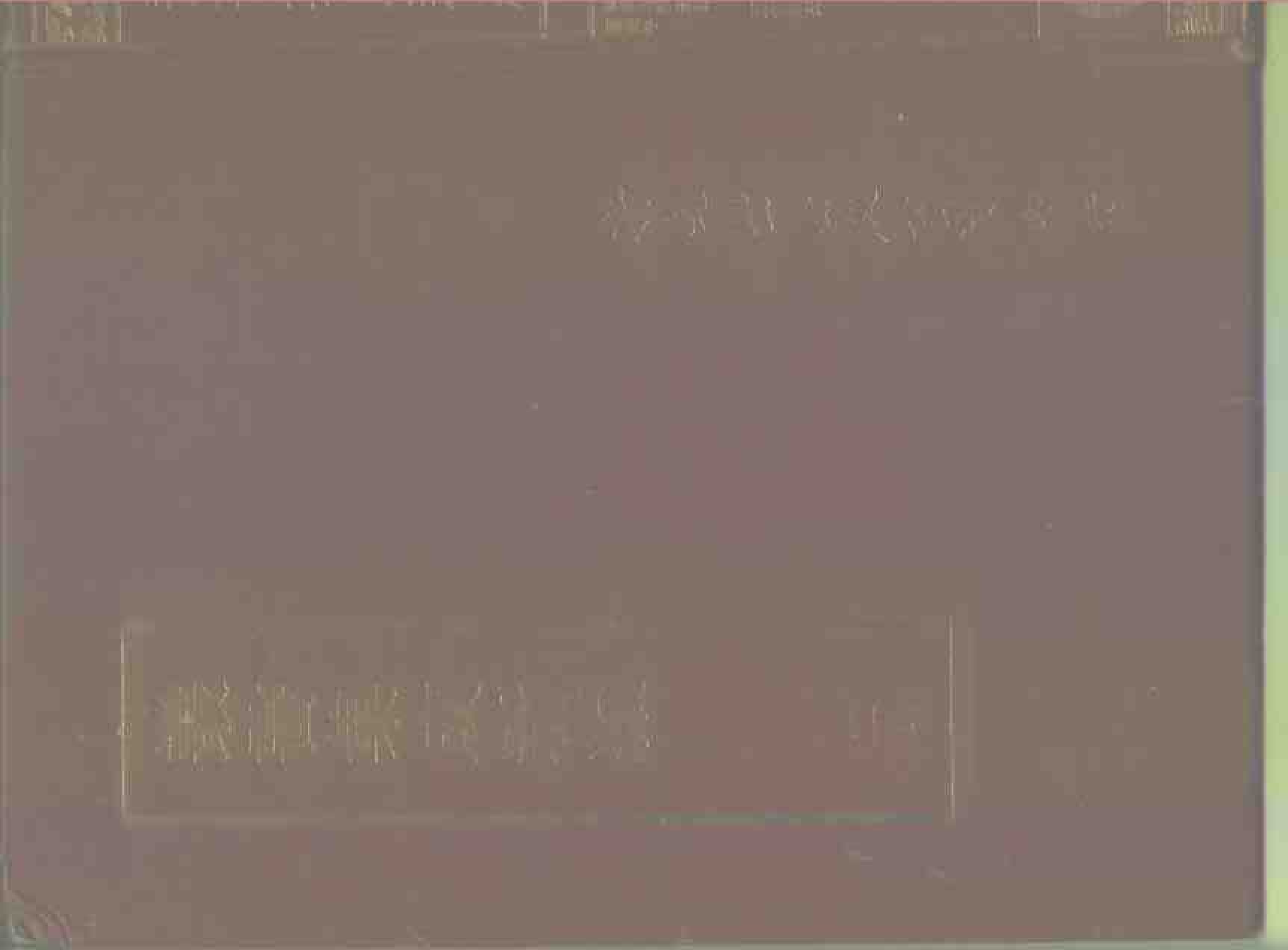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四册目錄 史地類

晉南北朝別史	魏	崔鴻撰	一
十六國春秋一卷	漢魏	湯球撰	史學 二七
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附年表	清	湯球輯	史學 二一五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十卷附校勘記	清	湯球輯	史學 二六〇
三十國春秋輯本一卷	清	湯球撰	史學 二七九
晉南北朝史補	清	周嘉猷撰	史學 二七九
南北史表五卷附年表、帝王世系表	清	周嘉猷撰	史學 二七九
晉南北朝史評	唐	順之撰	學海 三六二
兩晉解疑一卷附提要	明	唐順之撰	學海 三六二
隋史斷一卷	宋	南宮靖一著	學海 三六五
晉南北朝史鈔	清	郝懿行撰	史學 三六六
晉宋書故一卷	清	郝懿行撰	史學 三六六
南北朝雜記一卷	宋	劉敞撰	學海 三七六
唐編年	唐	溫大雅著	津逮 三八三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	唐	溫大雅著	津逮 三八三
唐鑑二十四卷附考異	宋	范祖禹撰	金華 三九四
唐實錄		呂祖謙音注	金華 三九四
順宗實錄五卷	唐	韓愈撰	顧氏 四六〇
唐稗史	唐	李翺述	顧氏 四六〇
卓異記一卷	唐	李德裕編	寶顏 四六三
次柳氏舊聞一卷附提要	唐	裴庭裕撰	稗海 四六七
東觀奏記三卷附提要、辨證、補正、校記	唐	趙元一著	指海 四八〇
唐稗史—勘亂	唐	撰人不詳	奇晉 四九二
奉天錄四卷	宋	呂夏卿撰	小萬 四九五
平巢事蹟考一卷	清	蔡世鈺著	豫章 五〇九
唐史考	宋	吳縝纂	知不足 五一三
唐書直筆四卷	宋	孫甫撰	粵雅 六六七
讀舊唐書隨筆一卷	明	李東陽著	學海 六八八
新唐書糾謬附錢校補遺、附錄、修唐書史臣表	清	趙紹祖撰	史學 五七九
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		尹洙編	讀畫 六九二
唐史論			
唐史論斷三卷附附錄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附提要			
五代編年			
五代春秋二卷			

五代別史

九國志十二卷附拾遺

三楚新錄三卷

宋 陸 振 撰

宋 周羽翀 撰

學海 守山 六九六 七三〇

27461/01

十六國春秋目錄

前趙錄
劉淵
劉聰
劉曜
後趙錄
石勒
石宏
石虎
石閔
前秦錄
符洪
符健
符生

北　　涼　　西
蜀
後
秦
錄
姚弋仲
姚萇
姚興
姚泓
蜀錄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期
李壽
李勢
前涼錄
張軌
張寔
張駿
張重
張祚
張元靖
張天錫
西涼錄
李暠
李歆
南涼錄
禿髮烏孤
傉檀利鹿
北涼錄

十六國春秋　目錄
汲冢紀年
後涼錄
呂光
呂纂
呂隆
前燕錄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皝
慕容儁
慕容暐
後燕錄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南燕錄
慕容德
慕容超
北燕錄
馮跋
馮弘
西秦錄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盤
乞伏慕末
夏錄
赫連勃勃
赫連昌

十六國春秋

前趙錄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攘破東胡，西走月氏，服事匈奴，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爲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后漢中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賢王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曰都尉，雖分爲五部，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新子於龍門，有一白魚頂有一角，軒鬐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爲名，幼而好學，不舍晝夜，晉諱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晉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耻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猿臂善射，弧力過人，身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魏　崔　鴻撰

太原王浚盧陵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晉文帝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費懇結浚又屢言之曾帝曾召見與言大悅之后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識談器智雖今日觀無以加也會父喪辛帝以謂代爲左部帥轉翊軍監五部軍事大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害州郡好豪所在蜂起徙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十一月以晉王粲爲四相大單于總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哭聲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于粲立帝於后庭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秋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粟豆司隸靳準舉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后乃稍止飛出復食黍豆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大與冢交于宮門有冢著進賢冠幷聰御坐大冠武冠帶綬與冢並坐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長安饑甚死者過半麴允爲粥以攻帝賜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知乃使侍中宋敞奉牋降曜敞隨使者至帝肉袒牽羊輿櫬啣璧出降東門曜受璧焚櫬遜帝及司徒梁汾驃騎允等諸臣百餘人至於平陽聰陳光極殿帝稽顙與對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以大司馬曜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二年正月東平王約卒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粲面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戊戌懸首於平陽三年聰所居鑫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哀慟自此鬼哭宮中至于九月夜聲不絕四月尚書令王鑒崔懿之等極諫聰大怒收鑒等殺之秋七月鬼哭於光極殿聰輩見東平王約甚愛之徵秦王曜爲丞相錄尚書事固辭仍以丞相領雍州牧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癸亥震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元漢昌葬宣光陵謚曰武皇帝廟號烈宗八月以丞相曜爲相國大都督司空靳準爲大將軍領尚書事粲荒耽酒色遊宴后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逼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追謚愍帝劉氏無少長男子盡刑于市發掘二陵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永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殮斂至甲戌乃斂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遐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二年當來后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遂數十人在耳汝但還后年當來見汝不還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余國引約入宮與皮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后年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盜皮獻於機下假而蘇謂左右曰機上取錢來左右取得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余國天王敬信遐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馳使奏皇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王幷葬焉

劉曜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識度弘遠博綜經史善屬文辭每覽鏡自照謂人曰吾形容風骨足以稱吾之志矣

劉聰字元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孕夢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日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幼而聰悟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弱冠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永嘉四年僭即帝位于光極前殿大赦改元光興元年以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東萊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軍會之晏比及南王師前后十二敗晉師長驅圍洛陽陷之聰兵大掠幽晉帝于端門害太子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澄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于平陽大赦改元嘉平元年二月內晉帝進號儀同三司會皆東平王約甚愛之徵秦王曜爲丞相錄尚書事固辭仍以丞相領雍州牧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癸亥震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元漢昌葬宣光陵謚曰武皇帝廟號烈宗八月以丞相曜爲相國大都督司空靳準爲大將軍領尚書事粲荒耽酒色遊宴后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逼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追謚愍帝劉氏無少長男子盡刑于市發掘二陵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永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殮斂至甲戌乃斂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遐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二年當來后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遂數十人在耳汝但還后年當來見汝不還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余國引約入宮與皮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后年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盜皮獻於機下假而蘇謂左右曰機上取錢來左右取得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余國天王敬信遐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馳使奏皇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王幷葬焉

劉曜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識度弘遠博綜經史善屬文辭每覽鏡自照謂人曰吾形容風骨足以稱吾之志矣

太原王浚盧陵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晉文帝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費懇結浚又屢言之曾帝曾召見與言大悅之后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識談器智雖今日觀無以加也會父喪辛帝以謂代爲左部帥轉翊軍監五部軍事大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害州郡好豪所在蜂起徙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十一月以晉王粲爲四相大單于總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哭聲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于粲立帝於后庭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秋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粟豆司隸靳準舉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后乃稍止飛出復食黍豆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大與冢交于宮門有冢著進賢冠幷聰御坐大冠武冠帶綬與冢並坐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長安饑甚死者過半麴允爲粥以攻帝賜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知乃使侍中宋敞奉牋降曜敞隨使者至帝肉袒牽羊輿櫬啣璧出降東門曜受璧焚櫬遜帝及司徒梁汾驃騎允等諸臣百餘人至於平陽聰陳光極殿帝稽顙與對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以大司馬曜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二年正月東平王約卒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粲面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戊戌懸首於平陽三年聰所居鑫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哀慟自此鬼哭宮中至于九月夜聲不絕四月尚書令王鑒崔懿之等極諫聰大怒收鑒等殺之秋七月鬼哭於光極殿聰輩見東平王約甚愛之徵秦王曜爲丞相錄尚書事固辭仍以丞相領雍州牧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癸亥震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元漢昌葬宣光陵謚曰武皇帝廟號烈宗八月以丞相曜爲相國大都督司空靳準爲大將軍領尚書事粲荒耽酒色遊宴后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逼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追謚愍帝劉氏無少長男子盡刑于市發掘二陵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永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殮斂至甲戌乃斂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遐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二年當來后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遂數十人在耳汝但還后年當來見汝不還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余國引約入宮與皮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后年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盜皮獻於機下假而蘇謂左右曰機上取錢來左右取得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余國天王敬信遐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馳使奏皇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王幷葬焉

劉曜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識度弘遠博綜經史善屬文辭每覽鏡自照謂人曰吾形容風骨足以稱吾之志矣

三寸手垂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嘗不過百餘根曾長三尺光初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上尊號於曜僭即皇帝位十二月靳準左右軍騎喬太王騰等殺準冰六壻來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立子熙爲皇太子六月繕宗廟祉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蜀王者之興必緣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途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爲太祖其議以聞於是太保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哲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周城陛下勳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遷以水行曜從之於是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三年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根更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鬚手之狀亦有兩腳若風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桐條遂爲大樹枝葉甚茂四年將於鄴陵西南祭壽陵侍中崔瑩和苞上疏諫曰臣等伏聞勒旨將營建壽陵周圍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鏤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湯葬高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此後喪亂以來漢帝諸陵開王之於終也如此後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唯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達至然抑亦神之之功興亡奢儉煥然於前唯陛下覽之曜大悅終南山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曰皇王皇亡敗趙昌以爲已瑞郡臣咸賀中書監劉均曰山崩石墜國傾民亂皇王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慚然改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追陷陽之陷納之六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十一年七月石虎率衆四萬人寇掻河東進滿坂曜遣中外精銳自滇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還曜追而敗之枕尸一百餘里虎奔朝歌遂攻石生於金墉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二月勒自帥衆拒之陣於洛西曜性少酣酒宋牟尤甚將戰飲數斗當乘赤馬無故踶劇乃乘小馬北出復飲斗餘至西陽門攜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督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壓於冰上爲堪所執勒將還襄國喻曜使與太子毗書令速降曜但勑毗與諸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爲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太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西保秦州遂和嶠奔上邽石虎乘勝追躡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十六國春秋

後趙錄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乌朱勒生時赤光滿室自氣自天屬于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幼而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或在前後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會幷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東貢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楊勒亦在中東至中原貿與荏平人師懽爲奴每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諸奴亦聞歸以白懽懽奇而免之隨於馬牧率設桑荏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而館於武安臨冰爲遊軍所因會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等凡八騎復東如赤祖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給資以賂汲桑永興元年關東所在盜起二年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收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淵拜爲輔漢將軍督平干淵薨職襲位劉曜王彌圍洛陽勒帥精騎二萬會之王彌既平洛陽將先誅勒勒請彌燕于己營手斬彌而并其衆將軍郭默獲沙門單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試之有効甚尊重之前趙嘉平二年張賓說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險形勢之固可擇此二邑而都然后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石勒於

是進據襄國廻授勒都督幽冀并等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郡公邑萬戶三年以征虜將軍領魏郡
太守鎮鄴三襲簒僭之謀兆於此矣前趙嘉平元年劉聰遣姚潛帥衆來討勒與戰潛軍大敗斬長史李
宏以并州來降七月劉聰疾甚以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勒固辭乃止劉曜稱制將授勒太
宰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曜聞平樂之言停太宰之授勒大
怒曰趙王桓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關所呼耶征虜虎賁左右長史張敬張賓等上號曰大司馬雖位
非倫崇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憎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得天下孝文以元默守之聖人之後必
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程遐言於勒曰中山快快不可以輔少主乞早除之以便大計勒不從勒毚虎
執政臨軒召子嵩州刺史遂兵入禁宿衛文武無不奔散宏大懼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以十三郡封爲
魏王又加九錫虎僞讓后乃受之延熙元年七月故順正爲魏國沿魏郡至黎陽十月宏齎璽綬親詣魏
公喻禪窟虎曰宏昏昧愚暗威褒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宏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廢宏爲
海陽王宏就車容色自若幽宏及程后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幷殺之時年二十二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勒弟晉永興中與勒和失路平元年劉琨遣勒舅王
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性殘忍好馳獵馆遊無紀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每患之勒白王曰此是凶暴無
使軍人殺之幸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性之至十八檢攝悉謹嚴
重愛士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勒深喜焉拜征虜將軍性酷虐無道軍中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因事害之
至於降城陷壘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屢加責誨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裒敢犯者指授攻討所
向無前故勒得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既殺宏稱居襄避遊天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虎荒遊廢政
外耽禁錮使太子邃省省以審泰事選守牧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三月南遊臨江而還東大震
是日觀省盈城賜匝有差九月還都鄴宮三年徙洛陽鐘簴九龍翁仲等于鄴是歲太武殿基二丈八尺下穿伏室設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鎖銀楹
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趙鑒九殿於顯陽后選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后庭服綺綵玩珍奇者
萬餘人內置女官十八等數宮人量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
國不得私學星讖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極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織上下庭燎下
悅之三年太保安邊等文武五百九人上皇帝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灑下盤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斬
成公段于闕門卽天王位南郊大赦親王貶爲郡公諸王爲縣侯太子遂總百揆其后荒酒淫色驕恣
無道或盤遊于田縣管而入或夜宵騎宿于宮臣家淫其妻妾僞宮人美淑者
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婬而殺之合牛羊肉裹面食之亦賜
左右欲以識其味也虎荒
此內遊戲失度遂以罪爲可或是之虎怒曰小事何足是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是請賞杖捶
月並再三遂甚慙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雖稱吾欲行訶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事發幽
羣臣皆稱萬歲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鄙行死蛇鼠關於安定府間二日蛇死隱涅馬生角長安城
遂于東宮殺之及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並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立河間公宣

爲太子。建武六年。濮陽騶孝樂生敬公爲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巳。洛門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鄉送雄虎雌爲雌。產一狼子。日嚙虎腦而殺之。后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橋於鄴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輒隨流。川工五百餘萬不成。虎如鄴昌津。沉璧告誠。璧浮於濟。水波上躍。津所殺視葬不但填壓死者百餘人。虎聞甚慚。還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成長安未央宮。又發司豫荊兗二十六萬人。成洛陽宮。十三年二月。虎親耕籍田于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昇而問澄公。公曰。龍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緒起宜光殿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親而惡之。斬匠截梁而去。緒怒。增之十丈。宣聞之。譖緒。楊柩車成。導曰。緒因豎怪。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宮。滅以緒之。國分封汝等。緒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楊柩導許諾。八月。殺緒。宣奏之。虎哀絕久之。乃蘇。召太子宣。鑿鑿于郊。北火焚殺之。議立太子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君服械。惡故生囚子。兒年三十便欲殺父。今世乃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齊公世爲皇世子。立昭儀劉氏爲皇后。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殿前。佛圖澄殿上裹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丹閔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雨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大寧元年。正月。虎僭卽皇帝位于鄴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西入關。虎掘之無尸。唯有一石。虎還之。曰。石者朕也。鄴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寢疾。四月。薨於金華殿。（晉書曰。季龍始成康元年僭位。十五年。正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年。）

右至是勒兵而還。戒卒九萬。次于葛陵。石閔將前鋒都督。太后命授遵丞相。加九錫。增封十郡。已丑。安陽亭。冉閔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盡哀。退如東閣。羣臣敦勸卽位。大赦。封世爲趙王。邑萬戶。廢太后劉氏爲昭儀。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大司馬義陽王鑒爲太傅。冲王冲爲太保。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甲午。太平光焰照天。月餘乃滅。已未雨血。周獨鄴城。六月。葬虎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石閔殺司空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共廢遵。閔使將軍蔡彥周成帥甲士三十八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棊。問周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誅鄭太后。張皇后。遵字大龍。虎第九子。凡在位者百八十三日。鑒卽位。大赦。以石閔爲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鑒使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等遣拜閔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羽十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華。知夜斬松等。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羽十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華。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而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帥衛士。誅先啓知。鑒曰。卿好陳力。勿憂無報也。伏都等攻閔不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橫戶。相枕藉。胡羽無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魏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鎭衛。宜改號大魏。易姓李氏。又大赦。閏月改元。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發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鑒字大郎。虎第三子也。

石閔

石閔。字永曾。虎之養孫也。父斌。字宏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遷黎陽騎都督。累世矛門。勒破陳午於河內。獲斌。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育嘉命。虎子之。歷位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勇力絕人。虎卽位。封爲武德侯。歷位北中郎將。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永興元年。閏月。司徒巾鍾。司空郎闓。率四十八人。上尊號於閔。閔僭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曜烈祖高皇帝。伶母王氏爲太后。妻蒲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爲太宰。諸子皆封爲縣公。新興王祇聞石鑒之死。稱尊號於襄國。改年永寧。石祇遣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鄴郭。閔盛衆拒之。琨軍大敗。二年三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祇怯。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泰乞師于慕容皝。中軍張泰請救于姚弋仲。三月。祇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祇。弋仲復遣子襄帥騎三萬八千爲遊擊將軍。悅綰帥甲士三萬。勁卒十三萬。四方攻之。祇衝其后。閔師大敗。閔與千萬騎奔遊鄴。祇使劉閏帥衆十萬追奔伐鄴。閔盛衆出戰。大敗之。追奔至於陽平。顯懼。密使請降。求救石祇爲効。四月。劉顯殺祇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等。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劉顯稱尊號。襄國。三年二月。劉顯帥衆伐常山。太守蘇彥告難。閔帥八千救彥。敗顯于常山。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軍靳伏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三月。慕容皝已赴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

擊之。與慕容恪遇於魏昌城。恪方陣而前。閔乘寡不敵。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馬無故而死。遂爲恪所擒。送之于薊。僭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智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耶。僞謚。鞠之三百。遣慕容評帥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龍城。告廟梟廟而殺之。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舟智尚幼。將幹。遣殺。鄴。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將幹驟趨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后。冉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及諸王公卿于薊。初。慕容皝容僞斬閔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僞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蝗。是歲太和八年也。

十六國春秋

前秦錄

符洪

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爲氐酋。其後家池生蒲。長五丈餘。如竹形。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愆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疑洪。先是隴右大雨雹。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爲部帥。好學多權略。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戎夷襁負歸之。推爲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羣氐推爲首。劉曜以洪爲氐王。及曜敗于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鎮六夷諸軍。委以西方之事。石虎滅石生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入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曲場帥。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洪怒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羣付應王。又見孫堅背有羣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卑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再閱。

暮容垂可指長而殆。姚萇父子。克之在吾數中。但取天下有易於漢魏矣。軍師將軍麻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因宴勸洪。將幷北衆。世子健收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長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數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謚惠武帝。

符健

符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苻氏夢大熊而孕。健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符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替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濟訖。焚橋三輔傑悉降。十一月入都長安。於是長史賈元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爲秦王。元碩等爲上尊號。健僞讓再三。乃從之。稱始元年。正月僭卽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晉永和七年爲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爲太祖武昭皇帝。廟宗廟社稷於長安。立妾強氏爲天王皇后。子長爲天王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弟雄丞相爲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是年。野羣成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蘭而衣。野菜而食。關西家給人足。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謂宜依漢晉衆皇王之義。不可遵自謙冲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卽皇帝位于太極殿。大赦。諸公進爵爲王。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二年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奢規諫。或面陳嶽過。其悉以聞。勿憚貴賤。四年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謚曰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建武中拜龍驤將軍。雄頭大足短。故軍中稱爲大頭龍驤。健甚重之。曰元才吾之姬旦。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爲皇太子。六月健寢疾。引太師雍公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堕等騈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葬于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符生

符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魄晷。昏醉無賴。飄洪甚忌之。無一日不譖洪。嶽之間。侍者曰。吾聞啫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耶。洪大駭。稽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及長。力擧千鈞。走及奔馬。皇始五年。僭卽皇帝位。大赦。改年。羣臣奏先帝晏駕。而爾不宜改號。生怒不從。將推讓主。僞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梁安。左僕射梁楞。尚書令梁犢。尚書梁讜。侍中梁殊。梁皇后。梁氏。梁皇后。梁氏。梁皇后。梁氏

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謀司空王臨壬戌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酒樂甚。生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興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牢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污服失冠。逢頭倒仆。生以爲樂。三年四月姚萇遣鎮東將軍尹緯等帥步騎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兵符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等步騎五千以討之。羌爲不勝引騎而退。羌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拒羌。大戰獲羌。羌有駿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歸。初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主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節在洛門之東。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羣臣朔望漏盡皆見。生日盥午須待宴訖。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饑弊。或至申酉。聞方出。臨朝輒怒色厲。惟行殺戮。或連月昏醉。非坻者覺。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燔鷄鴨。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生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爲樂。宗黨勳親。咸忠良殺害略盡。朝士奔走羣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鑿頭。殺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當除之。是夜清河王符法夢神告曰。且將禍集汝門。惟先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與呂婆樓帥壯士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疑不寤。堅衆既至。生搤殺之。時年二十三。僞諡厲王。封子越爲越侯。

苻堅

苻堅。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趙建武中。母荀氏新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成陽。必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膂力過絳。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趙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過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衛。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窮王之相。後遇之。統下車。謂曰。苻郎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隸師。時人猶以爲速成。健之入關也。次于曲沃。夢天神造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且而爲壇於曲沃。健泣謂堅曰。先王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堅既殺苻生。永興元年六月。去皇帝之號。僭稱大秦天王。卽位太極殿。誅雷龍等二十餘人。改諡光三年爲永興元年。追尊父爲文桓皇帝。世子宏爲皇太子。兄清河王法爲丞相東海公。門口爲永安公。苻侯爲太尉。諸王皆貶爵爲公。苻柳爲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師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席寶爲丞相長史。王猛爲中書令侍郎。權翼爲黃門郎。諸公卿爲生所誅者悉復本官。十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荀太后之意也。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二年四月。堅如雒門五時。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雄覽對曰。昔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

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十一月以猛爲司隸侍中。領護如故。猛上疏曰。伏見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愼。處士朱彤博識德辨。並宜左右彌綸。時贊九疇。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盼。登容致辭。所舉融等。詩別銓授。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令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寢。悉屏左右。堅自爲赦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所聽之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宵今大赦。有司以聞。堅嘆謂融猛曰。事何從而泄。於是勃然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大呼於市曰。宵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若蠅乎。群狀非常。吾固惡之。四年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五年白虎見天水。六年遣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五年六月。昏大司馬桓溫伐燕。次于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救燕。敗歸。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宏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吳王垂。幷秦桓溫。既走。慕容暐悔割河滎之地以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六年。令輔國王猛帥鎮南陽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鄧羌等。步騎六萬。討平燕。暐。八月。猛攻鄧。壘圍。暐遣太傅上庸王評等帥四十萬屯於潞州。猛覘知評貿水濁。薪不繼。將士有可乘之會。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鹽豉之衆。尚不足爲。況十萬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陳於沸原。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受命明君之朝。寧舫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疑而不應。猛乃馳就許之。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麾旗所將。殺傷甚衆。戮及日中。燕師敗績。進師圍鄴七日。堅至於安陽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舊事。泫然流涕。乃停輜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衆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坐垂亡之虜。若揣枯拉朽。何足憂也。戊寅。堅入鄴宮。大赦。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封清河郡侯。以燕太宰

恪太傅評之第盧賜之加侯委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翼周晉受四牡之錫卑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以鄧羌爲散騎常侍安定太守賜定關侯邑三千戶賞灑州之功七月七日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來格模故喬公一言魏絳追勳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啟勳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孫子詣行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嶷爲瑯琊太守嶷統之少子以祖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爲丞相中書監司隸校尉猛固辭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司徒之授四月天鼓鳴彗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害深禍大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當代慕容氏有之二宜除渠帥以寧皇泰若旦誅鮮卑不夕滅客悖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瞳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太守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龍漢陽人荀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辟陽之龍雅重王猛勸欲誅堅賴威之免堅深德之非威如父誅符生及決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辟陽之龍雅重王猛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擇虎之於子產猛兄事之及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遠寇亂益州招引吳蜀爲唇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威遠將軍桓石虔帥衆二萬入據黃江張育自號蜀王稱制于晉八月鄧羌敗晉師于涪西擊張育楊光屯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平羌勒銘于岷山而還十二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過溪世祖於瀕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羌曰臣常謂光武之過仲華非獨仲華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蓋以自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過賢十一年正月以安車輪徵隱士樂陵王勝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雋集純博之精莫如勝也終于太子少傅五月猛疾堅親於幾句曾社稷之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熙鎮滑坂符叡爲都督配兵五萬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堅命寶衛討之符叡勇果輕敵至華澤敗績被殺堅大怒葬禮誅逐遂叛寶衛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于泓泓至十萬餘道使謝堅曰秦師傾敗將與復大燕吳王以定關東可速資備大兵送家兄皇帝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堅怒召暐責之暐叩頭流血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衆兵還長安想北反叛之罪而暐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當不復能久立吾既德中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姚萇率衆七萬來攻堅爲萇所敗退慕容冲去長安一百餘里引師而歸使符方戍嶢山拜符暉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拒冲陣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與符琳率衆三萬擊冲于潼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自房敢至于此長樂公符丕在鄴糧竭馬叉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長安危逼乃遣從弟求救于謝元二十一年慕容冲僭稱皇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拒之飛矢滿

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賓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討之計其精卒九十七萬吾將先啓行薄伐南尋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左右僕射權翼沙門道安陽平公融尚書石越等上稽古諫前後數十堅不納十九年皆車騎植冲率衆十萬冠襄陽遣其前將軍劉波攻西北堅大怒遣其子征南知龍公叡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等將步卒五萬救襄陽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限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悕戎備發冀州民叫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爲祭文義從朕將登會稽復禹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其以司馬昌明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植冲爲侍郎勢逼不遠可並爲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騎從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符方鎮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融等攻壽春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元豫州刺史桓伊水陸七萬救壽春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陳容垂一軍獨全比至洛陽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設堅藩巡撫燕代并求拜墓堅許之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卽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堅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比至洛陽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設堅藩巡撫燕代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入告罪于太廟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據坑其衆垂引丁零爲九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泓先爲北城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烏合得數萬人自稱大都督雍州牧濮陽王推叔父垂爲丞相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若將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幾句曾社稷之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熙鎮滑坂符叡爲都督配兵五萬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堅命寶衛討之符叡勇果輕敵至華澤敗績被殺堅大怒葬禮誅逐遂叛寶衛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于泓泓至十萬餘道使謝堅曰秦師傾敗將與復大燕吳王以定關東可速資備大兵送家兄皇帝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堅怒召暐責之暐叩頭流血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衆兵還長安想北反叛之罪而暐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當不復能久立吾既德中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姚萇率衆七萬來攻堅爲萇所敗退慕容冲去長安一百餘里引師而歸使符方戍嶢山拜符暉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拒冲陣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與符琳率衆三萬擊冲于潼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自房敢至于此長樂公符丕在鄴糧竭馬叉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長安危逼乃遣從弟求救于謝元二十一年慕容冲僭稱皇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拒之飛矢滿

身流血被體。時雖兵寇危逼。猶翊諸僕。壁納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先是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周我。宮殿令觀。應聖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鬼曰。右符傳賈錄載亦朝鄉。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歲。有勝負。萇以登戰勝謂堅神將所助。亦於軍中立之。祠。非萇之鬼。陛下假臣祖威。曰朕以祖威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豈假乎符登而國臣忘戎政。勿與賊爭利。晉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訣。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六月太前征時言耶。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神道。聽臣至誠。四年正月。登卦樸謂萇曰。自古安有殺子宏等將卑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堅。大城。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固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室。萇求國璽于堅。堅曰萇次屠鑾。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乎。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遜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右僕射尹緯說堅。求爲禪代之事。堅曰姚萇叛賊。綿據橋以待之。登與緯大戰。爲緯所敗。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聞登敗。棄城出奔。登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兵。入馬毛山。七月。與攻登于馬毛。登遣子嵩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戰于山南。爲與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子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謚登爲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于楊定。與崇師衆二萬攻乾歸。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自符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和七年。是歲歲在甲午。四十四年。晉大元十九年也。

瓦亭。九月。運據胡空堡。我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據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附之以棘。坎土堰之三年。登亦朝鄉。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歲。有勝負。萇以登戰勝謂堅神將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陛下假臣祖威。曰朕以祖威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豈假乎符登而國臣忘戎政。勿與賊爭利。晉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訣。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六月太前征時言耶。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神道。聽臣至誠。四年正月。登卦樸謂萇曰。自古安有殺君反立神像。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登自立堅神像。職求有利。軍每夜據。乃斬像首送登。六年三月。登自雍攻長安。七月。登攻新安。姚萇敗之。登引退。八年十二月。姚萇從六陌趣隃橋。與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與緯大戰。爲緯所敗。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聞登敗。棄城出奔。登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兵。入馬毛山。七月。與攻登于馬毛。登遣子嵩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戰于山南。爲與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子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謚登爲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于楊定。與崇師衆二萬攻乾歸。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自符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和七年。是歲歲在甲午。四十四年。晉大元十九年也。

十六國春秋

後秦錄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長。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填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羌校尉。遷那元孫柯爲魏征西將軍。緩戎校尉。西羌都督。柯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擾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石虎徙石宏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太寧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將軍。石祇尊號于襄國。以仲爲右丞相。石祇爲劉顯所殺。仲乃與撫軍和。有子四十二人。常誡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家。勿效羣臣節。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時年七十三。後仲薨。柩爲符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及稱尊號。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雄武多才畧。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愛敬之。咸請爲嗣。仲以襄非適。不許。石祇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督道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卽丘縣公。弋仲薨。率戶

告堅神主曰。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星夜電邁。直造賊庭。庶上報皇帝酷烈。下雪人民大恥。二年。登次于

六萬南至桑陽。督應襄于譙城。遣王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一面安撫。便若平生。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潛謝方計襄逆。幢破之。襄行濟淮屯于盱眙。朝廷大震。遣方執引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據許昌。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赴。督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徹圍之。爲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數千騎奔于北山。百姓隨襄者四千餘戶。襄悉從北山將圍關中。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鄜城。符生遣符黑龍指職。率衆西引。與符堅戰于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葬僭曾號。追謚魏武王

姚萇

姚萇字子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不修行業。兄襄爲符堅所殺。萇率諸弟降于符生。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酋州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符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鍾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既而爲泓所敗。叡死之。萇懼奔于泗北。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稱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冲入長安。司隸崔毅尚書趙整等數百人來奔。萇聞符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吳忠率騎圍之。萇自赦縣如新平。吳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羣冲遣率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求戰于新平。大破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年。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追尊考弋仲爲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秋七月。萇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萬戶于安定。八月。以太子興鎮長安。四年十月。立社稷于長安。六年大收符登于長安。七年三月。萇疫疾。遣鎮東姚欣德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在所。八年十月。萇如長安。壅于新支。疫篤。與疾而還。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晏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遵民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恨矣。庚子。葬于永安宮。年六十四。謚武昭皇帝。葬原陵。廟號太祖。

姚興

姚興字子略。萇之少子。萇寢秘不發喪。皇初元年乃發喪。有服即位于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徑陽。與符登徙隴東三萬戶于長安。二年。以叔父緒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三年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偪坂。四年二月。遣齊公崇伐洛陽。宏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如洛陽。以東平緒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四年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先是。吐谷渾烏紇提。內投。慎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嵩據敦煌。各制方城。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趨廣武。遂眷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遜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遜等。乘勝追奔。隆懼。然流涕。築臣哲泣。姚紹率輕騎先赴難。姚讚亦率諸軍還長安。遂擊殺恢。及其三弟。各俘衆而歸。九月。隆奉表請降。與答報嘉美。以隆爲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始作五行大城。安七年正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什設佛經。九年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蕃。十年

與魏通和。貢馬千匹。十一年。蜀譙縱遣使稱蕃。十六年五月。興疑疾損升前殿。百官咸會。征虜劉羌泣曰。陛下諮議堂尚曾廣平公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持兵於第。興疾愈數旬。叅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公就第。興怒。乃收弼囚之。十二月。興疾甚。遣收廣平公弼第中甲杖納之武庫。於是弼黨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敦垔高一伸勒兵拒戰。不得入。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丁未。葬於殿。年五十三。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葬曰偶陵。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泓容受經傳。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如平涼。留泓總後事。徵翊人劉厥。梁喜。楊佛嵩。姜紀。尹緯。尹沖。姚晃。姚裕。姚恢。姚諶。姚文宗。王尚。王周。王弘。王鎮惡。胡翼度。胡大悲。胡翼護。胡金剛。胡小苟。胡鐵弗。胡大利。胡羅漢。胡羅憲。胡羅斤。胡羅真。胡羅侯。胡羅辰。胡羅干。胡羅提。胡羅結。胡羅敦。胡羅支。胡羅肱。胡羅延。胡羅盤。胡羅骨。胡羅跋。胡羅粟。胡羅簡。胡羅汗。胡羅單。胡羅頭。胡羅仇。胡羅渾。胡羅引。胡羅興。胡羅斗。胡羅突

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等進據河內。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沈田子所敗。泓退次于滿上。姚讚距督師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時大霖雨。渭水汎溢。王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滿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拒之。督師進據鄧城。泓使姚裕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潼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赴之。過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姚烈姚賀等皆死于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譙剛泓敗。召將士告之。皆以戈擊地。攘袂大哭。劉敬度奔衆奔晉。群夜率諸軍會泓于石橋。晉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潰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晉。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願自我決。愼無使不決。遂登宮墻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紹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皆殺之。九月裕至長安。送泓于建康市而戮。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燋死。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于是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

十六國春秋

蜀錄

李特

李特字元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秦併天下。以爲貿（戾切）遷。宗因而之賨人焉。及高祖爲漢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及魏武克漢中。特徙之。謂之巴人。特廉平寡欲。爲鄉人所愛。魏武嘉之。遷略陽（一曰拜縣）騎（李騭也）高明仁愛。識見多奇。固起以濟大事。然前軍（李雄也）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舉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薨。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稱尊。追謚流秦文王。子騭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焉。後羅氏汲水。忽然如寐。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焉以李流世卒。雄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瞳。鼻如龜。龍口方頤。耳如相鏡。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雄少有烈氣。有識者皆器重之。特稱益州牧。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亞雄。稱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以西山范長生岩居穴處。求道養志之士。雄欲迎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衍甲子。非鍾于李非吾節也。建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兄虎威爲太保。安平元年三月。范長生乘素輿皓帽。成都。雄迎于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謂雄對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更六嗣。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爲景帝。母羅氏爲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爲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玉衡五年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賓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爲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寢疾。六月丁卯。薨。年六十一。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嗣位。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雄薨。班即位。雄子車騎將軍越。自江陽奔喪。與期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殿宮。班字世文。雄兄特第四子。雄弟及妹夫李奮任回等。以四千騎鎮厭厭。以庠爲滅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萊之良將。曉兵法。部陳道

然。厭懼其齊整。殺之。復以特爲怡將。特兄弟既還。厭引兵歸縣竹。厭恐朝廷討己。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等進據河內。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沈田子所敗。泓退次于滿上。姚讚距督師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時大霖雨。渭水汎溢。王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滿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拒之。督師進據鄧城。泓使姚裕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潼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赴之。過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姚烈姚賀等皆死于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譙剛泓敗。召將士告之。皆以戈擊地。攘袂大哭。劉敬度奔衆奔晉。群夜率諸軍會泓于石橋。晉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潰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晉。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願自我決。愼無使不決。遂登宮墻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紹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皆殺之。九月裕至長安。送泓于建康市而戮。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燋死。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于是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

李流

李流字元通。特第四子也。少好學。便弓馬。東莞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莞校尉。率趙獻于成都。晉朝論功。拜振威將軍。封武陽侯。建初元年。特既見殺。流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吾不幸早喪父兄。不得與李騭（騭李也）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起以濟大事。然前軍（李雄也）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舉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薨。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稱尊。追謚流秦文王。子騭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焉。後羅氏汲水。忽然如寐。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焉以李流世卒。雄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瞳。鼻如龜。龍口方頤。耳如相鏡。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雄少有烈氣。有識者皆器重之。特稱益州牧。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亞雄。稱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以西山范長生岩居穴處。求道養志之士。雄欲迎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衍甲子。非鍾于李非吾節也。建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兄虎威爲太保。安平元年三月。范長生乘素輿皓帽。成都。雄迎于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謂雄對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更六嗣。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爲景帝。母羅氏爲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爲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玉衡五年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賓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爲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寢疾。六月丁卯。薨。年六十一。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嗣位。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雄薨。班即位。雄子車騎將軍越。自江陽奔喪。與期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殿宮。班字世文。雄兄特第四子。雄弟及妹夫李奮任回等。以四千騎鎮厭厭。以庠爲滅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萊之良將。曉兵法。部陳道

子。越既殺班。于是矯太后令罪狀。證屬太子。立期爲主。甲子册僭卽皇帝位。玉衡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立妻閻氏爲后。四月大將軍漢王雄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期不虞至。而不設備。至師攻城。屯兵宮門。殺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璞。盛期爲卬都縣公。幽之別宮。期自殺。年二十五。證曰幽公。

李蕩

李蕩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雄奇其才器。以爲足荷重任。封爲建寧王。雄薨。期立。改封漢王。領梁州刺史。治涪城。蕩見期兄弟十餘人。并有強兵。懼不自全。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與成都劭之。縱兵擄掠。數日乃定。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咸康四年爲漢興元年。追尊父驤爲獻皇帝。三年六月蕩下書曰。吳會遺墟。久通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討。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蕩登城觀之。羣臣曰。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叩頭泣諫乃止。其人咸稱萬歲。十月講禮于太學。舉明經者對好學侯。四年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六年分寧州乾右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爲漢州。四月蕩親疾。常見李期爲祟。八月薨。年四十。證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

李勢

李勢字子仁。蕩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蕩既薨。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嘉寧一年。晉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來伐。勢大發軍衆。使其叔父福及弟廣等十餘人于建康晉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卒。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闢以來迄于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丹敬曰。五百年。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卽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讖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城。曰流曰特攻難得。讖在元宮。自桓溫攻之。世蜀當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和元年。讖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晉水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晉。合四十七年。

十六國春秋

前涼錄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與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以聰注易。造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築之。遇秦之觀。軌喜曰。筮者之兆。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拜涼州刺史。課農桑。拔賢才。設崇文祭酒。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永興二年。拜西安將軍。封樂鄉侯。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纂。別駕陰監。奉裘京師。是歲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于臨羌河。癸亥。永昇天。身長十餘丈。五年。帝遣使拜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懷帝卽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讖周云。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卽位于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讓不受。二年進拜太尉涼州牧。以軌年老多疾。拜子豫行撫軍副涼州刺史。五月軌寢疾。丑薨于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太尉。謚武穆。張雅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張寔

張寔字安邊。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皆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周馥聽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西中郎將。建興元年。長史張耽等表宏嗣位。十月。帝遣使受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將降。劉曜進寇侍中司空涼州牧。三年始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五年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盡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六年六月。京兆人劉宏挾左道以惑百姓。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曾懷刀入內。輒寔于外。殿時年五十。葬于姑臧。謚曰武王。寔卒。世子駿嗣。寔字成邁。寔之母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爲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徵爲給事黃門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又以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年以寔既被害。子駿冲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涼州牧。茂不從。以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謚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三年。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四年。茂疑疾。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汝謹守忠節。毋或失墜。薨于正殿。年四十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成之四年。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正月。親耕籍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爲賊所擒。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前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慕容廆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宜都王爲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禮獻女妹妤。號曰美人。立貴遐親以處之。十四年五月。雨雹。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築察梅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耳行涼州事。十九年。田于建西。踰玉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爲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旣昆裔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錯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年四十。諡曰武昭王。廟號世祖。追尊文王。廟號世宗

張重華

張重華字茂烈。駿第二子。寬和慈重。沉毅少言。駿薨。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三年九月。晉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隨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終不受。詔羣僚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五年。重華遣掌

資于閻豫庭。論講經義。頗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前無耳。一目不明。偃胸。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徵在野合

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遁秦。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遷山也。七年十月。重華疑疾。隔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築井子。鑿曜爲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葬期陵。張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世祖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寧侯。重華薨。子耀靈。幼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耀靈冲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曜爲西涼侯。立祚爲大將軍。謚羌校尉涼州牧。趙長等議僭卽王位于謚光殿。大赦。改元爲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爲皇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重華少子元靖爲涼武侯。置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二年有神降于元武殿。自稱元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語福利。祚甚信之。征東張瓘遣兵傳檄廢祚。還第。復立耀靈。八月。祚收瓘弟瑤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恬素與祚有隙。大懼。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逼向姑臧。祚遣陽秋胡將鍠騎于菟拉音其腰而殺之。埋于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大澤。爲靈曜發哀。閏月。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觀。張瑤張嵩帥師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納混師。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瑤。長晚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長猶槃音盤桓斛中額。奔入萬秋關。爲廚士徐里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卽位。追謚改葬于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元靖

張元靖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瑤等。上元靖爲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大赦境內。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正月。親耕籍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爲賊所擒。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前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慕容廆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宜都王爲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禮獻女妹妤。號曰美人。立貴遐親以處之。十四年五月。雨雹。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築察梅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耳行涼州事。十九年。田于建西。踰玉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爲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旣昆裔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錯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年四十。諡曰武昭王。廟號世祖。追尊文王。廟號世宗

張重華

張重華字茂烈。駿第二子。寬和慈重。沉毅少言。駿薨。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三年九月。晉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隨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終不受。詔羣僚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五年。重華遣掌資于閻豫庭。論講經義。頗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旣安太子。仕乎。遁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幷。官氏。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前無耳。一目不明。偃胸。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徵在野合

于泥中三十所符堅復有寵幷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于晉。又與桓溫書。赴其年大舉都會上邽。十年以世子忠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次子大豫爲世子。豫母焦氏爲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巽人圖姬辭姬皆自殺二姬因色。竝有殊寵。天錫每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皆曰尊若不諒。妾請効死于前。遂自縊于地下。無他志。十月天錫疾篤。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十三年五月符堅遣武衛將軍句遵等率衆來伐。天錫遣中衛將軍史歲等拒戰。赤岸爲秦所敗。天錫納左長史馬謨之言。面縛降秦。東徙長安。拜鎮衛將軍。建康侯。北部尉。徙右僕射。隨符堅敗于淮南。又昔爲員外散騎常侍。復本封。冀州鎮西將軍。謚悼公。張軌以晉永寧元年九月率已歲牧涼州。至天錫收亡之歲。歲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西涼錄

李嵩

李嵩。字元盛。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祖父弇。前涼武衛將軍天水郡太守。安世亭侯。父毓。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嵩毓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沈敏有器度。後涼龍飛二年。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拜嵩效穀令。二年燉煌索仙鎧以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詣死。從弟務九代立。九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複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襲温敬有惠政。推嵩爲燉煌太守。假葉復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庚子元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嵩爲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弇涼公。父毓涼簡公。以瑤爲征東將軍。二年正月于南門起靜悲堂。以議朝政。圖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爲序頌。以作鑒戒。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四百人。四月燉煌有鳳凰集于曲水。命臣炎賦詩。嵩親爲之敍文。寫諸爲瓦。訓厲以戒諸子。十三年正月疑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終之後。嗣子繼卿子也。善相輔導。二月葬于恭德陵。年六十。諡世陵。謚昭武王。廟號太祖。初嵩爲羣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悔慙入姑臧。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初河右不生楸槐。張駿之世。取秦隴植之。皆死。至是

而酒泉言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樹賦。又作嬀辛氏誄。其餘賦數十篇。

李歆

李歆。字士業。嵩第二子。嵩薨。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改年爲嘉興元年。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宋繇亦諫。歆怒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濡澗。蒙遜自浩亹來戰于懷城。歆敗。左右勸退。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兵復戰。敗于蓼泉。爲遜所殺。歆弟驎。騎將軍翻。輦庫將軍豫等。面奔燉煌。蒙遜遂入酒泉。翻及燉煌太守恂。舉諸子等。棄燉煌奔于北山。郡人宋承張宏等。以恂在郡有惠。密信招恂。恂率千騎入于燉煌。朱承張宏等。推恂爲涼州刺史。遜率衆二萬攻恂。朱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恂弟之第六子也。遜復翻子寶。徙于姑臧。遣余北奔伊吾。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寶至伊吾。率流人反擊。騎南襲燉煌。據之。遣使降魏。魏以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鄯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承制玉門以西。寶莫雅有度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燉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薨。謚宣公。自嵩元年歲在庚子。至爲蒙遜所滅。二十一年。

南涼錄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漠北遷於河西。孤子莫圭立。莫圭多謀略。太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收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又殺涼州刺史杜宣。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詣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子思復鞬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鞬卒。子烏孤襲位。發民務農。修結鄰好。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益州牧。左賢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鹿孤爲驃騎將軍。傅梶爲車騎將軍。二年改稱武威王。三年正月徙于樂都。八月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腦。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薨。在王位三年。爲謚武王。廟號烈祖。

利鹿孤

利鹿孤。烏孤弟。太初三年八月即位。大赦。改治西平。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延耆老訪政。二年慕臣周訶即狩號。不許。九月僭稱河西王。三年三月寢疾。命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秦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剏基。屢垂諮嘆之誡。終能克昌家業。將軍在車騎乎。吾疑疾愆甚。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

機務廣其令車騎經營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薨益康王。葬西平陵。

傉檀利

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機悟。有才略。建和三年襲位。僭稱涼王。遷於樂都。改爲宏昌元年。秦遣使拜車騎將軍廣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姑臧。七月謚墓臣於宜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暢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構此堂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然後瓦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檀曰非若無以開諫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檀遷於樂都。雖受制于秦。車服禮制一如王也。十一月遷於姑臧。嘉平元年十一月僭即涼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臺爲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鎮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藏爽聰悟。檀甚愛之。擬之晉子建。七年傉檀議欲征西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盤。北迫蒙遜。今遠征難尅。後患必深。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阻衆。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且夕所虞。唯在熾盤。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獲。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盤乘虛來襲。且面城潰。安西樊泥自西平奔告。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盤所陷。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征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傉檀曰。蒙遜熾盤皆黍稷貿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匹夫無容其身。何其痛哉。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盤。六月至西平。盤遣使郊迎以上賓之禮。設余爲熾盤所逼。證景王。時年五十一。虎臺亦爲熾盤所害。少子保周歸魏。魏以爲張掖王。白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傉檀薨之歲。十有八歲。

十六國春秋

北涼錄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遜好學涉羣史。雄烈有英略。後龍飛二年。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皆爲呂光所殺。宗祖會葬者萬餘人。遜哭謂衆曰。昔漢祖中徵。吾之乃祖冒奏資融。保寧河右。呂王老荒。虐民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報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立盟約。一旬之間。衆至萬餘。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康以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四月業收男成殺死。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見屠害。諸軍能爲執仇乎。成素自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北至氐池。衆踰一萬。業遣右將軍田昂。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侯塢。遜自氐池救之。昂率騎五百歸遜。軍遂大潰。中庸來奔。五月遜至張掖。旧昂兄子承愛斬關納遜。業左右散走。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弧一已。爲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遜遂斬之。六月右長史梁中庸等。推遜爲大將軍。涼州牧。大赦。改元永安。四年秦鴻臚梁斐拜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九年二月兩月竝出。正始元年冬十

月遷都姑臧。十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謹光殿。大赦改元。設百官。始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立子德政爲世子。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遣西邸。遂懶海至龍池。起王母等寺。中有元石圖。命中書侍郎張穆爲賦銘于寺前。十四年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右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讌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炳曰。仲尼何如人也。炳曰。聖人也。蓮曰。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是于匡。解于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炳不能對。蓮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尋人有洋海而失津者。至于豆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尋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尋告尋侯。築城以偏寇。尋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尋侯不信。謂而有慕德數萬。幽土塔城。尋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尋不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義和元年十二月。魏道太常李憲拜蓮太傅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三年夏四月。蓮漫疾。立子茂虔爲世子。茂虔于路寢。五月薨。元陵。謚武宣王。廟號太祖。然沮渠茂虔。蓮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義和三年立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蓮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和。元年立子封嗣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年五月西中郎將燉煌太守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于郡城東門。投書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虔訪于李暠。暠深頤陸下。赳念脩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虔不悅。七年正月朝羣臣于謹光殿。有狐在于東序門首。不見其入。左右以告。禽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屠于中街。有石象在焉。是月日流血。五月太廟基陷。六月當陽門崩。魏常山王赤璽率衆至姑臧。虔嬰城拒守。九月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徙虔及宗室士民十萬戶于平城。拜虔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八年賜死。謚哀王。自蓮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寅三十九載。

十六國春秋

後涼錄

呂光

呂光。字世明。洛陽人。其先自沛遷洛陽。因家焉。世爲氐酋。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超建武中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年十歲。與諸兒童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童兒咸推爲主。而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人莫之知。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堅賢良除。美陽令。民庶憚愛。隣境慕清。潛麾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建元十九年。以光爲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毛飛彭晃杜進康降等。率步騎七萬。討西域。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渠高壘。廣設疑兵。爲木人被甲羅之壘上。以爲持久之計。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于鄯善王。弟呾龍侯將旭率騎二十餘萬救之。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鏁。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羅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姑默宿尉頭等國及諸胡內外七十萬人。光潛營相接。陣爲勾鎩之法。精騎爲遊軍。彌連其闕。秋七月。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逃奔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進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胡人奢侈。富于生資。家有蒲萄酒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飲沒酒賊者相繼。諸國貢獻屬路。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

苞著。泰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酒泉侯。二十一年正月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驢二萬餘頭。致外國珍異千餘品。駿馬高餘匹。四月至玉門。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據西樓。尉太安元年。符丕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梁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用符堅爲姚萇所害。痛缺哀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傅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諡堅爲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太安。十一月。纂遣尚書進曰。長蟲未殄。方補國難。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爲侍中中外都督。領右諸軍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道遙園白燕翔于酒泉。衆瑞成列。而從之。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于是纂僚泰表請崇進名號。二月僭即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置官司。丞郎以下。稱擬州縣。三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父爲景昭王。祖爲宣公。曾祖爲恭公。高祖爲敬公。龍飛元年五龍見于浩亭。纂臣咸賀。纘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爲太尉。宏爲司徒。詔曰。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宏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強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始厥萬世。若內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宏泣曰。不敢有二心。薨葬高陵。諡武皇帝。廟號太祖。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母趙淑媛。少便弓馬。好客。太安元年至于姑臧。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麤武深爲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光薨。緒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緒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臣雖長。陛下國家之適。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驍騎呂超謂緒曰。纂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恐成大變。宜早除之。纂聞超謀。遂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入自青角門。昇誰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遂僭天王。大赦。改龍飛四年爲成寧元年。諡紹隱王。纂遊田無度。荒耽酒色。常與左右因醉馳獵于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馬諫不納。番采太守呂超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引諸臣宴于內殿。呂隆堅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輦將車將超等遊于內。至瑤華堂東閤。超取劍斷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胃。奔于宣德堂。將軍魏益人斬纂首以狗。隆既纂位。諡靈帝。葬白石陵。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既殺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咸寧三年爲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寶爲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勳。拜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錄尚書。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鴻臚恢敦非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涼州牧建康公。三年隆以二涼之逼。遣斂琛寶請迎于秦。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率步騎四萬來迎。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還。既至長安。秦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其後坐與姚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于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十六國春秋

前燕錄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瑰。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厥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漢代少年乞冠步搖冠。意甚好之。遂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晉訛。遂爲慕容焉。廆木延左賢王。從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又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單于。邃邑遼東。於是滿machine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纘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廆身長八尺有大度。嘗以慕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涉卒。弟耐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太康元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督護不授。擢舉賢才。宣方授仕。魯國孔纂。宿德清望。請爲資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納國胄受業焉。大興四年。晉道謁者拜廆便持節。侍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郡公。丹書鉄券。承制海東。咸和元年加侍中。位特進。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于青山。晉遣使者贈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證遼公、號爲燕王、追謚武宣王、僞稱曾、武宣帝、廟號高祖、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眞、廆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晉建武元年、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卽遼東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九年八月、入鄴宮大赦、繕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鎭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得銅二十七斤七十三兩、光色精奇、有異常者、以爲佛神之命、遣向曾郎假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兎、三年三月、僞夜夢石虎謝其贈、焉而還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踏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道、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僞凝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慨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三寇未除、景茂冲幼、虛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道求宜、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去暴、不可以亂正統、僞慙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也、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僞薨于應福前殿、年五十三、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僞雅好文籍、性嚴重、未曾以疾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

慕容皩

慕容皩、字景茂、僞之第三子、元邈三年、封中山王、琳立爲皇太子、光壽四年、僞卽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年、以大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對朝政、司空陽鶩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袞州牧、錦梁國四年正月、皩南郊、十月、太尉奕邁、薨于和龍、初、皩委政太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勰、助教尚鋒、秘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記、孔子于東堂、以勰爲國子祭酒、鋒爲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棒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年以大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對朝政、司空陽鶩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袞州牧、錦梁國四年正月、皩南郊、十月、太尉奕邁、薨于和龍、初、皩委政太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勰、助教尚鋒、秘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記、孔子于東堂、以勰爲國子祭酒、鋒爲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棒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年以大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對朝政、司空陽鶩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袞州牧、錦梁國四年正月、皩南郊、十月、太尉奕邁、薨于和龍、初、皩委政太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勰、助教尚鋒、秘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記、孔子于東堂、以勰爲國子祭酒、鋒爲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棒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年以大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對朝政、司空陽鶩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袞州牧、錦梁國四年正月、皩南郊、十月、太尉奕邁、薨于和龍、初、皩委政太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勰、助教尚鋒、秘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記、孔子于東堂、以勰爲國子祭酒、鋒爲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棒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

氏聽、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焉勉其旁、設之薊城東掖門、是月像成而焉死、十一月、自薊還鄴、三月、入鄴宮、大赦、繕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鎭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得銅二十七斤七十三兩、光色精奇、有異常者、以爲佛神之命、遣向曾郎假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兎、三年三月、僞夜夢石虎謝其贈、焉而還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踏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道、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僞凝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慨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三寇未除、景茂冲幼、虛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道求宜、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去暴、不可以亂正統、僞慙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也、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僞薨于應福前殿、年五十三、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僞雅好文籍、性嚴重、未曾以疾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

慕容皩

慕容皩、字景茂、僞之第三子、元邈三年、封中山王、琳立爲皇太子、光壽四年、僞卽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年、以大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對朝政、司空陽鶩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袞州牧、錦梁國四年正月、皩南郊、十月、太尉奕邁、薨于和龍、初、皩委政太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勰、助教尚鋒、秘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記、孔子于東堂、以勰爲國子祭酒、鋒爲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棒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年以大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對朝政、司空陽鶩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袞州牧、錦梁國四年正月、皩南郊、十月、太尉奕邁、薨于和龍、初、皩委政太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勰、助教尚鋒、秘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記、孔子于東堂、以勰爲國子祭酒、鋒爲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棒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

慕容皝、字宣英、號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身長八尺一寸、善爲文、雅好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爲勸戒、號之八年、晉遣使者拜號燕王、以焉爲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鎭東將軍、號薨、卽燕王位、赦其境內、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正月、卽趙大魏大亂、乃嚴兵將爲進取之計、七月、晉使謁者陳沈拜焉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幷平四州牧、大將軍、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號故事、元璽元年正月、司馬成焉大悅、告于號廟、四月、遣輔國恪、和國奕討冉閔、戰于魏昌、廣、斬閔、大收、掠送之、詣大將軍、將幹、輔國、子智、固守鄴城、遣輔弼、評等、帥騎一萬、以討之、鄴北鄙縣、悉降、輔國奕等、一百一十人、勒稱尊號、令曰、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聞也、八月、赴節、輔弼、評等、送閔后、葉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幷乘輿服物、及六璽、送于中山、傳國璽、將幹、先以逆晉、焉欲神其事業、言璽還在已、乃詐云得之、賜閔妻號、奉璽君、封冉智爲海濱侯、以輔弼、評爲司州刺史、鎭鄴、十月、輔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十一月、僭卽皇帝位于正陽前殿、大赦、改年、時晉遣使詣焉、奏、庚午詔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脩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爲皇后、升平元年正月、復立中山王曄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壽、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號將出避難、欲乘之、焉悲鳴踴躍、人莫能近、號曰此焉見異、先朝孤皆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號登奇之至、是年四十九、薨而殮、逸不虧、僭比之、

十六國春秋

後燕錄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小字阿六敦。母關氏。垂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武藝絕倫之。嘗曰。此兒固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焉。字道業。因壁馬傷前二齒。慕容鴦即王位。因改名麟。外以慕郁麟爲名。內惡而改之。蓋以識記之文。去夫以垂爲名。及爲僭稱尊號。封吳王。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之。垂途出奔秦。符堅田垂至。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屢京兆尹。符堅敗于淮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寶言于垂曰。國家傾喪。皇綱廢弛。當陛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屬堅。垂至灞池。言于堅曰。王師不利。壯境之民。或因此輕重。請率紹輯寧朔齊。且旭都衛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今之綽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垂也。恐冠軍之號。不愜其志。列地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龍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堅曰。卿言是也。但胶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對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往不見其返。關東之變。垂其首乎。自涼馬盛結草銜面。遽至

安陽候鎧于長樂公丕。垂至館之于鄴西。會符陽陣告丁零翟斌聚衆圍遵。遵武將軍符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令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統。卿爲垂謀之主。符陽告急。簡將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懼誅氐兵。命左右殺飛龍。濟河焚橋。衆三萬至洛陽。符陽閉門拒守不與交通。翟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圖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軍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秦迎反正。歸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自稱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翟斌爲建義將軍。封河南王。弟德爲范陽王。衆至二十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元年正月朝翠察于滑陽宮。以障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爲燕元元年。立太子寶爲燕太子。攻拔鄴鄴。丕固守中城。垂漸而圍之。于魏郡肥鄉築新興以置輜重。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二年三月丕棄鄴奔井州。以魯陽王和爲瑯中郎將。鎮鄴。十二年垂定都中山。建興元年正月慕容勸垂正尊號。辛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建興。立子寶爲皇太子。十年五月太子寶率衆八萬伐魏。范陽王德爲之後繼。魏聞寶將至。徙于河西。寶臨河不敢濟。引師還次于參合。俄而魏軍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十一年三月垂大衆出參合。太子寶出天門。垂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吊之。死者父兄各皆號哭。軍哀慟。垂慙恨嘔血。因而疫疾。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蜜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于平城。夏四月薨于上谷之涿陽。年七十二。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垂第四子。元鼎四年生于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從己。殷后諫垂曰。太子質質庸容。柔而不斷。非濟世之雄。遼西高陽陛下嗣之賢者。宜擇一樹之。垂不納。謂曰。汝謂我爲晉獻公乎。建興十一年四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康元年。寶遣將軍趙王麟逼殷后曰。當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覺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殷氏。后怒曰。汝兄弟上逼殺母。豈能保守社稷。吾覓惜死。念國滅不久。遂自殺。八月立妃殷氏爲皇后。濮陽公榮爲皇太子。二年正月。魏使修和。寶不許。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趙王麟。寶與太子榮等。萬騎就清河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五月。中山機。麟出據新市。魏師臨于養臺。收積而舞。魏入中山。寶遣御史中丞兼鴻臚鄧羣。持節受司空范陽王德承和。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封侯。牧守三年二月。寶發龍城。以撫軍慕容隱爲前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于乙連上。殷速忤。宋赤眉因民之憚遠役。殺司空樂浪王宙。兼既率亂。投仗奔走。寶馳還龍城。又與長樂王盛等南奔。尚書關汗殺速忤等十餘人。率太子榮承制大赦。遣迎寶還于薊。寶欲北還。盛等成以汗忠款誠實來明。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鄴。鄴中遣民圍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聞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乃還龍城。次于廣都。關汗又遣左將軍蘇超寶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于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殺之。年四十四。殺太子榮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青龍。七月。長樂公盛襲誅汗。盛即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祖。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秦建元十年生于長安。二十年符堅陷慕容氏。盛東奔。既至。垂問以西事。盛地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叛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于是封長樂公。建興六年領北中郎鎮薊。進爵爲王。及寶爲閻汗所殺。盛馳訃哀。因潛結大衆。謀討難及汗等。斬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元。書龍讖。稱自卑不稱尊號。以長樂王稱制。諸王貶爵爲公。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即皇帝位。正月朝羣臣于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爲長樂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三年八月右將軍慕容國謀率禁兵襲盛。前將軍段機等。因衆心阻動。潛于禁中。故燥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從閤中擊傷足。遂取簪刺前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薨。年二十九。爲謚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于長生。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長樂元年。濫僕射中外都督留邕尹。盛薨。僭即皇帝位。大赦。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見州郡若德予言。問以民間疾苦。司隸部民劉增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至四月立符貴人爲昭儀。五月築龍騰苑。廣十里。徭役徒二萬。起景雲山于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符昭儀鑿曲光海。青凉池。季夏暑熱。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四年二月昭儀符氏卒。立符貴嬪爲皇后。九月符后遊敗。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爲猥虎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五年十月擬鄴之鳳陽作宏光門。累級三層。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寤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是月符后起承華殿。杜靜殺槍。詣闕上書。誅大怒。斬之。后將季夏思凍魚鮪。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四月符后崩。熙悲號辟踊。若喪考妣。攣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僞仆絕良久。而乃蘇。服斬縗。食粥。百寮于宮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按校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淚則加罪。羣臣震懼。莫不含哀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姨也。美姿容。熙欲以爲殉。乃毀其縗絰。中有弊麁。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弗許。營陵周輪數里。下洞三泉。內圖諸侯將八座之像。熙曰。將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輦車高大。毀北門而出。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興跋從兄萬泥等三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門。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盜耳。勝遲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逼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拔。遂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熙微服逃于林中。爲人執送雲等。殺之。年三十二。葬衡平陵。謚曰昭文皇帝。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高和。句麗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及熙葬后。馮跋詣之。雲以大謀。雲懼。跋等強之。四月卽天王位。

復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爲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武邑公。慕容歸爲遼東公。立燕之宗祀。三年冬十月雲臨東堂。辜臣離班。桃仁。悅劍執紙面入。耕有所啓。抽劍擬雲。雲以几拒跋。桃仁準面殺之。立馮跋爲王。卽位。僞謚爲惠懿皇帝。始葬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

十六國春秋

南燕錄

慕容德

慕容德字元明。皝之少子。號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姙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姙。夢日入懷中。獨善而不敢言。晉咸康二年。晉寇生德。左右以告。方疑而起。號曰。此兒易生。假鄴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號薨。哀毀過禮。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額上有日角。假月重文。元璁初封梁公。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封范陽王。入爲魏尹。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効。後爲張掖太守。符堅伐晉。垂請德爲副。堅敗。德乃隨垂如鄴。垂爲燕王。復封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隸校尉。八年刑徙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以德鎮鄴。及賈失中山。自龍城奔鄴。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鍾自義臺來奔。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擾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懷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攻之。魏則內外受敵。使變衆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元年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滑臺。黎陽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棄輜重。黎陽甘日流澌冰合。是夜濟訖。冰亦繼消。德

大悅改黎陽津爲天子津。德入滑臺。趙王麟停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福祚遐絕。謀企澤皇。伏願仰承俯順以承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來議。且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爲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盈百官。封進有差。實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遣中黃門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裘卽自南征。假速節作逆於乙逸。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奏迎鍾馳使白狀。寶遣思之後。見探機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初符登旣滅。登弟廣率所部二千來降。拜冠軍。處之乞活保。至是復叛。稱秦王。德留撫軍曾陽王和守滑臺。德率衆攻廣。靳之。和長史季辨教和以滑臺降魏。德曰。符廣雖平。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主之居。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可謂用武之國。德猶預未決。於是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報曰。山西經俗之士。不應預聞朝隧。但有待之易。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卽朗之懿。超敬覽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振衰庶戎。撫曰。幾何。曰。年期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設。撫不敢言。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次薛城。八月入廄。固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元年。又曰。漢宜愍庶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偏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敍賞有差。新制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王張卿爲材官將軍上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謁於延賢堂。酒酣。德笑謂羣臣曰。朕雖寡德。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王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倫也。順命左右賜仲帛壬匹。仲疑多。陳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哉。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范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組五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墟。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通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安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墳。豈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崔也。德悅之。三月以大牢祀漢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鄗。是因目牛山。悶讀以齊之山川賢否。故事。年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雞皆驚。提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爲御史中丞。封永熙侯。五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夢弒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震烈。百寮驚趨。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德若至瞑。更見公卿。屬託以汝。死無所恨。數目視公卿。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今日召羣中尊德之超。開目顧之。是夕。崩於東陽陵。謚獻武皇帝。廟號世宗。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爲質。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

掖。德從符堅南征。留金刀鄴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僞掖太守符昌誅納及德之諸子。公孫太妃以書不合。刺納妻段氏以懷妊未決。執於郡獄。獄椽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爲公孫氏臨卒。授超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後因呂隆歸秦。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母謂超曰。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乎。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納之。超至長安。徘徊行乞。由是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於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於心。不告母妻。辭母謂卜上。乃與謙俱歸。至緒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遂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晨以金刀且宣。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九圍。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十一年立爲太子。己未。僭卽皇帝位。大赦。改建平六年爲太上元年。三年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秦。姚興許還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聘。秦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姚興大悅。還超母妻。十月華至長安。宗正元聘先反命。超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穆王爲穆皇帝。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五年二月。晉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晉師攻滑。超聞晉軍之盛。自率衆四萬拒戰。大敗。奔還廣固。徙郭內民入保小城。晉攻陷大城。長圍列守。超請爲潘臣。以大峴爲界。裕不許。六年正月。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二月。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出奔。爲晉師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爲軍賞。始建平元年歲在己亥。僭號居齊王爲劉裕所滅。在己酉年。二十一年。

十六國春秋

北燕錄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采馮鄉。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有器量。爲慕容永將。永滅。跋東徙和龍。家長谷中。跋夜夢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拜中衞將軍。建始元年與二弟結謀殺慕容熙。立高雲爲主。正始元年以跋爲中外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太平元年雲爲其宰臣離逝桃仁所殺。帳下督張泰李桑誅逝及仁。羣臣推跋爲主。僭即天王位。大赦。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即號燕國。改爲太平元年。追皆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帝。子永爲太子。三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七年建大學。以長樂劉軒。鄧羣丘張炳。咸周宿。崇爲博士。領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十四年宿軍地燃。一旬乃滅。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趙鞏女既嫁化爲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羣臣曰。此何祥。尚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爲雄。陰變爲陽。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婦人專制王莽篡位。今女爲男。臣將無若之徵。跋曰。將何以禳之。權曰。桑自東門。與生殺於闕下。生中流矢卒。句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句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宏率龍城萬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楊伊等勒精兵於外。而居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敢而還。遣使徵宏於句麗。後二年。爲句麗所殺。馮跋太平元年歲在乙酉。至宏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訓。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委決萬機。九月跋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規立其子受愚翼翻政。謂之曰。上欲將舉。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遣關寺伺問而已。冀及大臣皆不得見。跋弟宏於是與壯士數十人裹甲入禁中。宿衞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宏家僮陴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御女一人。跋驚懼而薨。宏遣修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圖危社稷。吾備太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宏遣使賜死。命宗正諷皆黃門。遣招典葬事於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僞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馮宏

馮宏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簒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宏卽天王位。大興元年正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皇后。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爲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益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嚙馬尾後者迭相嚙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召城邊東營丘城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逼。宏徙民四萬餘戶而西。三年六月魏永昌王來伐。五年四月遣右衞孫德乞師於宋。十二月又遣尚書楊伊請迎於句麗。六年三月端門崩。四月魏又遣侍中建興公崔鈞。東平公鵜青來攻。赴白狼。句麗將高居孟光率衆數萬隨楊伊來迎。屯於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宏。宏引句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句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句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宏率龍城萬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楊伊等勒精兵於外。而居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敢而還。遣使徵宏於句麗。後二年。爲句麗所殺。僞謚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乙酉。至宏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十六國春秋

西秦錄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自漠北南出太陰山。五世有祐鄰者。晉太始初率戶五萬遷居高平川。鄰卒。子結權立。遷於苑川。結權卒。弟祁埿立。祁埿卒。利那立。利那卒。弟祁埿立。祁埿卒。利那子述延立。遷於苑川。述延卒。祁埿子傉太悉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於麥田元狐山。太悉卒。子司繁立。秦始皇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繁率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與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乃詣統歸降。符堅拜南單于。留之長安。後以爲鎮西將軍。鎮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卽位。聞堅征晉奔敗。國仁收衆至十餘萬。又聞堅爲姚萇所殺。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偁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建義元年。徙武陵苑川等十一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符登遣使拜仁大將軍苑川王。四年六月薨。僞謚曰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雄武有度略。仁薨。羣寮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歸爲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爲太初元年。立遵氏爲后。以南川侯出遵乞都爲丞相。九月遷於金城。二年正月符登遣使拜爲大將軍。金城王。六年立子熾磐爲太子。七年登遣使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黃鉞加九錫之禮。十月氐王楊定步騎四萬來伐。乾歸勒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八年呂光來伐。歸乃稱藩。遣子勿勿爲質。既而悔之。十三年將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來伐。入自南安峽。歸次於隴西。以拒碩德。與游師戰於乾歸川。兵將至。率輕騎數千候與。俄與中軍相失。爲與追騎所逼。戰敗。遁歸苑川。乃率騎數百馳上允吾。禿髮利鹿孤遣歸之於晉興。乾歸將叛。謀泄。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姚興將盛。吾將歸之。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悅。拜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十四年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民配之。十八年正月乾歸至長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震裂。正月又朝長安。二十年姚興以乾歸納爲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磐爲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二十一年熾磐以長安亂將始。乃招結諸部。築城於螟坝山以據之。更始元年乾歸隨姚興如平涼。熾磐攻抱罕冣之。遂遣使來告乾歸。乾歸奔還苑川。遂如抱罕。留熾磐鎮之。乾歸將衆二萬還於度堅山諸將勸稱王。七月僭稱秦王。大赦。改年。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四年五月乾歸畋於五谿山。有梟集於其手。乾歸惡之。六月爲兄子公府所殺。公府出奔。熾磐遣於抱罕。遣弟廣武將軍智達追擒公府於螟琅山南。輿裂之。八月葬乾歸於抱罕陵。仍僞謚武元王。廟號高祖。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乾歸薨。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元爲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勳爲相國。封拜各有差。二年熾磐討吐谷渾別統旁行長柳川。擒逢於渭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五年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磐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數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聞偁檀西征。率步騎二萬襲樂都。偁檀降。遂幷南涼。兵強地廣。十月僭卽秦王位。置百官。立妻禿髮氏爲王后。四年改元赦。熾磐寢疾。顧命太子慕末。乃薨於外寢。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磐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宏元年立爲太子。熾磐薨。僭卽秦王位。大赦。改年爲承宏元年。二月立萬載爲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慕末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封。爲赫連定所拒。遂圍安西。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徙。徙之。庫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傅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據城降。末乃衔璧出降。送於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年。

十六國春秋

夏錄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劉方人。匈奴左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名武。前趙光平中以宗室封楊烈公。拜安北將軍左賢王。父衞辰。符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胡。屯於伐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劉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魏師來伐。辰遣子力佛提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爲魏所敗。遂乘勝濟河。攻苻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奔秦高平公沒奕於。奕於妻之以女。姚興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二萬襲殺高平公沒奕於而并其衆。衆至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置百官。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以大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發徧北民夷十萬於朔方黑水之界。營起京城。大赦。改元龍昇七年。改宏始十年爲龍昇元年。設百官。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爲鳳翔元年。令曰。朕之皇祖。北逐幽朔。改姓姒氏。後從北方。爲劉氏。從母姓非禮也。古之氏族。無常。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統者。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哲城伐人。二年立夫人梁氏爲后。立子瑰爲太子。四年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十二月裕

留子義眞鎮長安。面還。勃大悅。遂圖進取之計。遣太子璝率騎二萬南伐長安。五年義眞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回堡。八月勃勃連據咸陽。劉裕大懼。乃召義眞東鎮洛陽。勃勃入長安。正月率臣僚勃勃稱皇帝。三月築壇於霸上。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翔六年爲昌武元年。冬十月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鎮南臺尙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還統萬。（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所建宮殿。廻麗大成。遂大赦。改昌武二年爲昇興元年。刻石都南。頌紀功德。四月追尊父衞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皇太后。祖父豹曰宣皇帝。什翼圭武曰景皇帝。高祖諱乞伏。曰元皇帝。五月雨魚於統萬。二年十月起冲天臺於統萬。年山。欲登之以望長安。六年勃勃將廢太子璝爲秦王。以酒泉公倫爲太子。璝聞將廢已。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平涼。璝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璝。率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大悅。立昌爲太子。七月勃勃疑疾甚。徵昇永安殿。召羣臣嘱以後事。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諡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

赫連昌

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薨。卽位於永安。大赦。改元眞興七年爲永光元年。七月查城劉晧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十月魏乘虛來伐。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內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眞尚追擊之。送於魏。魏封昌秦

王尙始平公主爲魏所殺。

赫連定

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率衆赴安。進封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擒。定途率沿衆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葵浩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十月敗於陰盤。登苦盛山而嘆統萬城。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假而有狐蹊百數。鳴於定陵。令射之。無所獲。定慕之曰。此大不嘉。嗚嗚天道。復何言哉。三年煬魏軍來襲。十月赴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戶西奔上邽。四年河南王莫瑰因戎狄之衆。東面以爭天下。魏遣徐州刺史拾虎率騎三萬來伐。遂擒定送於魏。勃勃初號龍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年也。

右崔鴻十六國春秋。按魏書。鴻以劉淵、石勒、慕容皝、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土。未能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僭記。時有增損。後魏收撰魏書。而以世仕江右。故不錄晉劉聰之事。又別作序例一卷。凡一百二卷。劉知幾史通云。鴻初求諸國史。猶闕蜀事。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隋志凡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宋國史志祇有二十餘卷。而文獻通考幷不著錄。則晁陳二家必俱未見此書也。按晁說之云。司馬溫公修通鑑。所考十六國春秋。非鴻全書。即在宋時已散佚久矣。故經義考列入佚書門。且云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史、册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非原書也。若叢書本凡十六國。各爲篇卷。又祇存其略云。汝上王謨識。

十六國春秋輯補敘例

一此本以纂錄爲底本者。蓋纂錄雖未知卽崔鴻所纂與否。而與正本同載於隋經籍志。則係當時約本。而爲十六國春秋原文可知。

一此本於纂錄所刪節處。以晉書張軌李昌等傳及劉淵諸載記補足者。蓋以傳記與纂錄合觀。其刪節之迹可見。且與原書之引於各書者。其字句多同。則知此傳記實采十六國春秋而成。

一此本雖多依晉書傳記錄補。然其所誤。如劉聰二劉后。晉書列女傳與御覽所引互異。則自從御覽所引而不錄。晉他如李特見殺在太安二年。而以爲元年。李雄卽位國號大成。而以爲改元大武之類不一。亦自從纂錄及見於御覽者錄出而不錄其誤。

一本傳謂鴻經綜既廣。多有違繆。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鴻亦以爲滅在元年。是皆原誤之文。推上一年。覩纂錄及參諸傳記。雖皆有迹可尋。亦不必依謬傳謂。以復其初。強分百卷者。不過略存梗概而已。

一此本編年。則以纂錄爲主。而稍之晉書傳記。以補其闕。初意亦以晉書不錄其年月。疑其有譌。及以甲子排之。自無不合。因依綱目以補年表一卷。以冠於首。

一此本十六國次序。既不從纂錄（前趙・後趙・前秦・後秦・後涼・後燕・南涼・西秦・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北燕・南燕・前趙・前秦・後秦・後涼・後燕・西秦・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南涼・南燕・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在前・後趙・前燕・後秦・後涼・後燕・南涼・西秦・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南涼・南燕・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在前・後趙・前燕・後秦・後涼・後燕・南涼・西秦・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南涼・南燕・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在前・又不從載記（前趙・後趙・前秦・後秦・後涼・後燕・南涼・西秦・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南涼・南燕・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在前・）。考盖因魏書本傳謂鴻以劉淵石勒、慕容廆、苻健、慕容皝、裴氏、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國書。

十六國春秋輯補傳

湯君諱球，字伯玕，夥縣人。少幼學，從同縣俞先生正燮、汪先生文臺游，博通諸經，篤守家法，隱居教授，章句訓故，以鄭氏爲主。諸生舉經義相質，必引據師說，徐下己意，決其異同，無穿鑿無傅會，宜欲問學者宗之。夥山縣僻小，而士皆潛心經術，實君爲之倡也。其事親以孝聞，父永懿，老病且篤，君謝絕人事，晝還侍疾，衣不解帶者逾數月。父竟獲痊，以毀滅終，居喪哀毀踰禮，杖而後起，性耿介，授徒奉親，束脩外不受一無名錢，鄉里敬其清操，亦無敢干以私者。咸豐初，皖中爲賊蘇關，郡縣承檄練鄉兵，當事者逸君直練局，君自謂非經悔材，且鄉兵訓練無素，不足辦賊，死非所懼，懼爲賊污耳，遂避地去，後賊果大至，始服君先識高蹈云。君頎身長髯，多聞強識，早歲留精銳思，治畴人學，中西算法，靡不洞曉，尤善天官家言，開元占經，悉能成誦，星緯推步，研究其奧，而不屑以藝事名，亂定後，聚書數千卷，杜門著述，補輯鄭氏逸書九種，孝經論語注，苞采尤備，並補輯劉熙孟子注，劉珍等東觀漢紀，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等書，皆前人輯本所未逮，又以恬嗜爲唐所修房玄齡傳稱，其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采碎事，競爲綺靡，劉知幾亦言自貞觀中，更加筆削，凡所修撰，多聚異聞，盲修史者，皆棄其俗本，遍廣異載籍，以補所闕，其事雖猥雜，其辭猥雜，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非過論矣。自太宗著論，總題御撰，新製既出，俗史遂佚。今君於散亡之餘，掇拾殘殘，又廣采羣朝各史，攷覽異同，倘就所錄，刊入史注，必能參疑詳洽，首尾該備，以方世期，又何愧焉。厥緒未竟，甍歸巳宿，遺書盈篋，思就湮沒，惜哉。

光緒十有九年，歲在閼逢涒灘，陬月，華陽王秉恩謹。

家晉書、皆正史類也。曰陸機、干寶、曹嘉之、鄧粲、劉謐之、王韶之、徐廣、裴松之、郭季產、九家晉紀，曰習鑿齒漢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杜延業晉春秋，裴方三十國春秋，皆編年類也。又輯常璩、和苞、田融、王度、陸翽、范亨、張詮、王長暐、高閭、裴安仁、姚和都、張諮、劉昞、喻歸、車頻、段龜龍等所譔偏霸各史，而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爲鉅觀。又補撰年表一卷，校定纂錄十卷，其所刪訂，足正居本之失，蓋君平生精力，唯此書最深邃矣。又旁輯兩晉詔鈔，晉起居注鈔，庾詵晉朝雜事，張敞東宮舊事，車灌修陵故事，盧綝八王故事，四王起事，應詹陶公故事，桓元僭事，傅暢晉諸公贊，裴啓語林，郭頒世語，裴啓語林，山公啓事，凡五種，又著錄晉別集三百家，晉文集三百家，皆手自校寫，卷帙具存，至被兵時所燬卷帙，不在此數。其纂述可謂勤且閎矣。同治六年，詔舉孝廉方正，同縣程先生鴻詔，以君行誼白大吏，應其選，而君抗志沖雅，不就一官，以著作終其身，嗚呼，非所稱博文君子者歟。光緒辛卯，廣雅書局刻君所輯十六國春秋，乘恩提點局事，獲預校讐，因據程君所述事略及讀錄書目次爲傳，庶以備延閣之采焉。

論曰：史官之替久矣，馬班而後，世重范書，體大思精，歎爲絕作，觀其自敍，亦博采衆家而成，承祚國志稱良史才，袁世期補而注之，遂以不朽，晉代記載，炳乎蔚林，陸機、干寶、何法盛、習鑿齒諸賢，大雅宏達，皆有纂裁，卓然成一家言，唐修晉書，始用衆手，貞觀中房玄齡奏令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典著作者多文藻之士，又雜取世說新語以放誕相高，然則子元所譏，其事雖猥雜，其辭猥雜，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非過論矣。自太宗著論，總題御撰，新製既出，俗史遂佚。今君於散亡之餘，掇拾殘殘，又廣采羣朝各史，攷覽異同，倘就所錄，刊入史注，必能參疑詳洽，首尾該備，以方世期，又何愧焉。厥緒未竟，甍歸巳宿，遺書盈篋，思就湮沒，惜哉。

光緒十有九年，歲在閼逢涒灘，陬月，華陽王秉恩謹。

十六國春秋輯補書後

自晉政不綱。方輿鼎沸。擾致神器。僭跨相望。又皆起自胡羯。非我族類。毀裂冠冕。茶毒縉紳。宗社邱墟。生民塗炭。豈天心錮亂。運厄陽九。故遣其會耶。抑人事有以釀成之也。夫夷夏之防。古今至重。要荒委贄。義在羈縻。自漢魏以來。戎狄降者。多處之塞內。漢光徙先零於鴈門。魏武徙武都氐於秦川。又并州之胡。散居六郡。皆郭欽蔽言。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則胡騎三日。可至孟津。宜以兵威。徙之邊地。江統亦言。宜徙羌出關中。氐逼關右。五部匈奴。申論發遣。歸其本域。皆不見錄用。是時朝野上下。祖尚虛浮。白鼻揩談。靡然成俗。州郡武備既弛。戎政不修。梟雄之材。乘釁而動。固其宜矣。劉淵因都衆之推。假單于之號。挾弦數萬。首倡逆謀。李特父子。略陽氐豪。扇動流民。遂蹙巴蜀。石勒羯之餘種。苻洪氐之酋長。姚萇羌之渠帥。迭據關隴。雄視中原。拓跋索頭之裔。稱王於代。慕容鮮卑之族。僭帝於燕。惟涼州張氏。奉晉正朔。終以僻在西陲。爲秦所幷。呂光繼起。勢亦不振。自餘諸國。皆非冠裳夷狄。蓋則中夏。又非勢然也。蓋晉究其終始而論之。皆武踐祚。本田舍漢。平吳而後。志益驕溢。嗣主昏懦。不堪負荷。受遺顧託。又非親賢。加以女后專朝。台宰尸素。八王搆難。同氣推戈。逮乎神州陸沈。播遷江左。譬猶王綏土崩於幽薊。劉琨瓦解於晉陽。者衣冠。相率渡江。自守經略。未宏桓溫

入關。三輔糜爛。因小挫衄。輒復返旆。遂使秦中豪傑。翻然改圖。王猛尹緯。甘爲苻姚佐命而不悔。故曾之替。非十六國也。夷甫諸人。固任其責。亦由江表將相。坐失事機。無以收恢復之效也。而論者顧委之於運。何哉。偏霸之興。亦應符讖。然皆傳祚不永。忽就夷滅。蓋任賢則强。復讎則歷。宋有嚴刑峻法。賦役雜興。誅僇大臣。猜忌骨肉。而能卜世長久。寇燬洛邑。若明乎逆取。昧乎順守。斯十六國之所以失耳。夫劉據之禍。歷稔逾百。購覓載籍。尚古罕聞。然覆轍相尋。成敗爛列。則又哲后之寶龜。先民之烱戒。而非可味焉不察者也。魏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彼例一卷。年表一卷。褒貶得失。指寓勸懲。惜宋元間。其書已佚。明屠氏別撰百卷。虛託鴻名。雜采小說。未足徵信。古黎汾伯玕先生。潛心著述。剛取舊文。輯成是編。並錄晉世叙記列傳。及宋魏兩書。以補其闕。又撰年表一卷。冠皆於首。經緯秩然。十六國先後敍次。一依鴻傳。正其違繆。校其異同。遂使散亡之籍。頓還舊觀。蒸誠以彰。興替足覩。非僅拾遺訂墜而已。夫史家三長。識尤其要。諸國不可。穢亦非宜。本傳稱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趙之書。明正統所歸。匪在元魏。今書於諸方僞號。輒繫晉年。歲表闕庭。不遺一字。侵陵則稱入寇。敗績亦曰王師。筆削之間。具存微恉。雖非鴻書之舊。然約而不濫。博而不煩。綱舉而目張。意內而言外。即謂鴻書至今存可也。嗚呼。當晉太康時。君相溺於宴安。猶於全盛。氐羌戎狄。雜處中國。有履霜堅冰之漸而不知戒。同積薪厝火之勢而不知懼。一旦禍起。遂成橫流。內訌外潰。不可遏止。而承其弊者。又咸玩寇斐師。無撥亂反正之具。至使銅駝荊棘。鐘虡淪於羣盜。步陵夷。卒以不振。然則千載而下。思患預防。可不於是編三復之哉。光緒壬辰涂月。陽湖吳翊寅。

十六國春秋輯補目錄

前趙錄

卷一之二　劉淵　子和　劉聰

卷三之五　劉驃　子駿　陳元達

卷六之八　劉曜

卷九　劉延年　劉洋　王彌　王腐　崔游　范隆　董景道

卷十　王育　章忠　劉敏元　郭汜　李矩年　王倫　杜育　蒲智明　梁綸妻辛氏　陝赫人　冷道　相里蜜

後趙錄

卷一之五　石勒　子弘　張賓

卷六之九　石虎　子世　馮翊

卷十　石閔

卷十一　支雄　張謐　張樓　魏豹　申綏　綦成　韋謨　裴宣　傅暢　石朗　盛訓　劉羣

卷十二　楊柱　辛謐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秦和明

前燕錄

卷一　慕容廆　裔璩　高瞻

卷二之三　慕容皝　慕容翰　封裕

卷四之五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卷六之七　慕容暐　慕容恪　陽驎　皇甫眞

卷八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羅　成公都　王猥　公孫凰　公孫永　黃泓　氾昭

前秦錄

卷一　苻洪　苻健　苻雄

卷二　苻生　王皮

卷三之八

荷堅　王猛　苻融　苻丕
卷九
荷丕　梁沖
卷十
苻登　徐嵩
卷十一
苻琳　堅太后苟氏　堅夫人張氏　登后毛氏　梁讜　張蚝　徐成　姜宇　鹿孤
張忠　石垣　孟欽　附沙　王嘉　秦璟母宋氏　登滔妻蘇氏　阮韜
後燕錄
卷一之三
慕容皝
卷二
慕容廆
卷四
慕容寶
卷五
慕容盛
卷六
慕容熙　慕容雲
卷七
慕容凰　垂段后　趙秋　封衡　王高　宋郡機附　慕容白曜
後秦錄
卷一
姚弋仲　姚萇
卷二
姚萇
卷三之六
姚興　尹緯
卷七之八
姚泓
十六國春秋輯補　目錄

卷九
姚顗　姚嵩　姜后蛙氏　王鑒仲　索稚　徐輩　均慶繼什
南涼錄
卷一之三
慕容德
卷四之五
慕容超
卷六
慕容鍾　封孚　封嵩　王愷　冷平　段豐妻慕容氏
夏錄
卷一之二
赫連勃勃
卷三
赫連昌　赫連定
前涼錄
卷一
張軌
卷二
張寔　張茂
卷三之四
張駿
卷五
張重華　子耀靈
卷六
張祚　張玄靚
卷七
張天錫
卷八
十六國春秋輯補　目錄

卷九
姚顗　姚嵩　姜后蛙氏　王鑒仲　索稚　徐輩　均慶繼什
南涼錄
卷一之三
慕容德
卷四之五
慕容超
卷六
慕容鍾　封孚　封嵩　王愷　冷平　段豐妻慕容氏
夏錄
卷一之二
赫連勃勃
卷三
赫連昌　赫連定
前涼錄
卷一
張軌
卷二
張寔　張茂
卷三之四
張駿
卷五
張重華　子耀靈
卷六
張祚　張玄靚
卷七
張天錫
卷八
十六國春秋輯補　目錄

天錫　段國　段氏　段龕　段儀　段璣　段蘭　段昭　李錄　李恪
李謨　李重　張駿　張茂　張寔　張耀　張玄靚
卷九
張祚　張玄靚　李暠　張重華　張天錫　郭荷　郭瑀　新城

前燕

卷一
李恢
卷二
李流　李雄
卷三
李班　李期
卷四
李壽　李勢
卷五
李庠　李始　李玄　熊壯　譙秀

後涼錄

卷一之二
呂光
卷三
呂纂　呂超
卷四
呂隆張掖氏　呂紹張掖氏　呂超張掖氏　郭磨　宣布

西涼錄

卷一
乞伏國仁
卷二
乞伏乾歸
卷三

乞伏熾磐　乞伏慕末
卷四
辛恕　[illegible]　[illegible]　杜谷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涼錄

卷一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卷二之三
禿髮傉檀　[illegible]

西涼錄

卷一之二
李暠
卷三
李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北涼錄

卷一之二
沮渠蒙遜
卷三
沮渠茂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北燕錄

卷一之二
馮跋
卷三
馮弘　馮素弗　[illegible]

十六國春秋輯補年表

	乙巳	丙午	丁未
晉	武帝太康六年	七年	八年
前趙			
後趙			
前燕	初慕容皝僭稱燕王 解甲單于至是子孫 繼位 建熙 酉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晉	九年	十年	惠帝永熙元年	元康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永康元年	永寧元年	太安元年	二年
前趙		以劉猛爲北部都尉	以淵爲五部大都督													
後趙																
前燕		匡伊以爲單于都督					遷徙居大棘城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以張軌爲涼州刺史		
後涼											李特入蜀			李特殺趙廞據廣漢	李特自爲大將軍改元建初	李特被殺
西涼																
南涼																
北涼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元興元年	二年	光熙元年	惠帝永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漢王稱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永興元年	河瑞元年	聰光熙元年
	公師藩起兵汲桑起之衆		名曜爲石勒	石勒降漢	永興元年		
				盧白鵬爲單于			
							清洪白稀論
	雄自稱成都王改元建興	二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代王其衆入都	代公其衆入都	代公猗盧死雄城流昭帝	代公猗盧死雄城流昭帝	代公其衆入都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五年	六年	愍帝建興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元帝建武元年	太興元年
	嘉平元年昭落關	二年	三年	四年十一月改元建元元年○目推一下	二年	麟嘉元年	二年	三年聰卒子粲立靳準殺粲之衆推曜爲主稱光初元
		劉聰僭號	劉琨克鄴					
公								以遘爲大單于
		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以張軌爲涼州牧軌卒	張寔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王衛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十六國年表 卷四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六國年表 卷四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十六國年表 卷四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十六國年表 卷四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十六國年表 卷四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升平元年
	三年 鶴破圍殺之魏					
	鶴元年 鶴年稱帝	二年	二年	四年	五年	先蚩元年 徒部鄴
改皇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建平生破殺盧水興	二年	三年
				元年 遠光立攻子生		
陳都公	七年 仲子卒 遂來降			格大單子 寢白天子		晉爰案殺弟長降
	六年	七年 遂重龍為涼州牧平蠡曜立	詐和平元年	二年 被立殺立	太始元年	二年
		為涼公	詐之白	詐蠡曜立		
				年 十三		
				卒 四		
				卒		
				為主		
				玄靖		
				去年		
				號遙		
				稱起		
				卒		
			王	年 自涼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四年	三年	二年	帝廢 元年 太和	三年	二年	興宗 元年	哀帝 元年 隆和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卒 子曜 改 建熙 元年	三年	二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建元 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廿露 元年	二年	大帝
													興
													王
													父
													天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天錫	八年 天賜 建玄 靖立	七年	六年 秦升平之以 號玄 靖為 平公	五年	四年	三年	

年代	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涼	代	前秦	後燕	後秦	西秦	後涼	南涼	南燕	北涼	夏	成漢
丙戌	太元十一年	光初十二年	建武四年	建熙十年	太元十一年	建興十年	建元十年	建元十年	白雀元年	建義元年	麟嘉七年	建初二年	建平元年	永安三年	龍昇二年	嘉寧二年
丁亥	十二年	光初十三年	建武五年	建熙十一年	太元十二年	建興十一年	建元十一年	建元十一年	白雀二年	建義二年	麟嘉八年	建初三年	建平二年	永安四年	龍昇三年	嘉寧三年
戊子	十三年	光初十四年	建武六年	建熙十二年	太元十三年	建興十二年	建元十二年	建元十二年	白雀三年	建義三年	麟嘉九年	建初四年	建平三年	永安五年	龍昇四年	嘉寧四年
己丑	十四年	光初十五年	建武七年	建熙十三年	太元十四年	建興十三年	建元十三年	建元十三年	白雀四年	建義四年	麟嘉十年	建初五年	建平四年	永安六年	龍昇五年	嘉寧五年
庚寅	十五年	光初十六年	建武八年	建熙十四年	太元十五年	建興十四年	建元十四年	建元十四年	白雀五年	建義五年	麟嘉十一年	建初六年	建平五年	永安七年	龍昇六年	嘉寧六年
辛卯	十六年	光初十七年	建武九年	建熙十五年	太元十六年	建興十五年	建元十五年	建元十五年	白雀六年	建義六年	麟嘉十二年	建初七年	建平六年	永安八年	龍昇七年	嘉寧七年
壬辰	十七年	光初十八年	建武十年	建熙十六年	太元十七年	建興十六年	建元十六年	建元十六年	白雀七年	建義七年	麟嘉十三年	建初八年	建平七年	永安九年	龍昇八年	嘉寧八年
癸巳	十八年	光初十九年	建武十一年	建熙十七年	太元十八年	建興十七年	建元十七年	建元十七年	白雀八年	建義八年	麟嘉十四年	建初九年	建平八年	永安十年	龍昇九年	嘉寧九年
甲午	十九年	光初二十年	建武十二年	建熙十八年	太元十九年	建興十八年	建元十八年	建元十八年	白雀九年	建義九年	麟嘉十五年	建初十年	建平九年	永安十一年	龍昇十年	嘉寧十年
乙未	二十年	光初二十一年	建武十三年	建熙十九年	太元二十年	建興十九年	建元十九年	建元十九年	白雀十年	建義十年	麟嘉十六年	建初十一年	建平十年	永安十二年	龍昇十一年	嘉寧十一年
丙申	二十一年	光初二十二年	建武十四年	建熙二十年	太元二十一年	建興二十年	建元二十年	建元二十年	白雀十一年	建義十一年	麟嘉十七年	建初十二年	建平十一年	永安十三年	龍昇十二年	嘉寧十二年
丁酉	二十二年	光初二十三年	建武十五年	建熙二十一年	太元二十二年	建興二十一年	建元二十一年	建元二十一年	白雀十二年	建義十二年	麟嘉十八年	建初十三年	建平十二年	永安十四年	龍昇十三年	嘉寧十三年
戊戌	二十三年	光初二十四年	建武十六年	建熙二十二年	太元二十三年	建興二十二年	建元二十二年	建元二十二年	白雀十三年	建義十三年	麟嘉十九年	建初十四年	建平十三年	永安十五年	龍昇十四年	嘉寧十四年
己亥	二十四年	光初二十五年	建武十七年	建熙二十三年	太元二十四年	建興二十三年	建元二十三年	建元二十三年	白雀十四年	建義十四年	麟嘉二十年	建初十五年	建平十四年	永安十六年	龍昇十五年	嘉寧十五年
庚子	二十五年	光初二十六年	建武十八年	建熙二十四年	太元二十五年	建興二十四年	建元二十四年	建元二十四年	白雀十五年	建義十五年	麟嘉二十一年	建初十六年	建平十五年	永安十七年	龍昇十六年	嘉寧十六年
辛丑	二十六年	光初二十七年	建武十九年	建熙二十五年	太元二十六年	建興二十五年	建元二十五年	建元二十五年	白雀十六年	建義十六年	麟嘉二十二年	建初十七年	建平十六年	永安十八年	龍昇十七年	嘉寧十七年
壬寅	二十七年	光初二十八年	建武二十年	建熙二十六年	太元二十七年	建興二十六年	建元二十六年	建元二十六年	白雀十七年	建義十七年	麟嘉二十三年	建初十八年	建平十七年	永安十九年	龍昇十八年	嘉寧十八年
癸卯	二十八年	光初二十九年	建武二十一年	建熙二十七年	太元二十八年	建興二十七年	建元二十七年	建元二十七年	白雀十八年	建義十八年	麟嘉二十四年	建初十九年	建平十八年	永安二十年	龍昇十九年	嘉寧十九年
甲辰	二十九年	光初三十年	建武二十二年	建熙二十八年	太元二十九年	建興二十八年	建元二十八年	建元二十八年	白雀十九年	建義十九年	麟嘉二十五年	建初二十年	建平十九年	永安二十一年	龍昇二十年	嘉寧二十年
乙巳	三十年	光初三十一年	建武二十三年	建熙二十九年	太元三十年	建興二十九年	建元二十九年	建元二十九年	白雀二十年	建義二十年	麟嘉二十六年	建初二十一年	建平二十年	永安二十二年	龍昇二十一年	嘉寧二十一年
丙午	元年	光初三十二年	建武二十四年	建熙三十年	太元三十一年	建興三十年	建元三十年	建元三十年	白雀二十一年	建義二十一年	麟嘉二十七年	建初二十二年	建平二十一年	永安二十三年	龍昇二十二年	嘉寧二十二年
丁未	二年	光初三十三年	建武二十五年	建熙三十一年	太元三十二年	建興三十一年	建元三十一年	建元三十一年	白雀二十二年	建義二十二年	麟嘉二十八年	建初二十三年	建平二十二年	永安二十四年	龍昇二十三年	嘉寧二十三年
戊申	三年	光初三十四年	建武二十六年	建熙三十二年	太元三十三年	建興三十二年	建元三十二年	建元三十二年	白雀二十三年	建義二十三年	麟嘉二十九年	建初二十四年	建平二十三年	永安二十五年	龍昇二十四年	嘉寧二十四年
己酉	四年	光初三十五年	建武二十七年	建熙三十三年	太元三十四年	建興三十三年	建元三十三年	建元三十三年	白雀二十四年	建義二十四年	麟嘉三十年	建初二十五年	建平二十四年	永安二十六年	龍昇二十五年	嘉寧二十五年
庚戌	五年	光初三十六年	建武二十八年	建熙三十四年	太元三十五年	建興三十四年	建元三十四年	建元三十四年	白雀二十五年	建義二十五年	麟嘉三十一年	建初二十六年	建平二十五年	永安二十七年	龍昇二十六年	嘉寧二十六年
辛亥	六年	光初三十七年	建武二十九年	建熙三十五年	太元三十六年	建興三十五年	建元三十五年	建元三十五年	白雀二十六年	建義二十六年	麟嘉三十二年	建初二十七年	建平二十六年	永安二十八年	龍昇二十七年	嘉寧二十七年
壬子	七年	光初三十八年	建武三十年	建熙三十六年	太元三十七年	建興三十六年	建元三十六年	建元三十六年	白雀二十七年	建義二十七年	麟嘉三十三年	建初二十八年	建平二十七年	永安二十九年	龍昇二十八年	嘉寧二十八年
癸丑	八年	光初三十九年	建武三十一年	建熙三十七年	太元三十八年	建興三十七年	建元三十七年	建元三十七年	白雀二十八年	建義二十八年	麟嘉三十四年	建初二十九年	建平二十八年	永安三十年	龍昇二十九年	嘉寧二十九年
甲寅	九年	光初四十年	建武三十二年	建熙三十八年	太元三十九年	建興三十八年	建元三十八年	建元三十八年	白雀二十九年	建義二十九年	麟嘉三十五年	建初三十年	建平二十九年	永安三十一年	龍昇三十年	嘉寧三十年
乙卯	十年	光初四十一年	建武三十三年	建熙三十九年	太元四十年	建興三十九年	建元三十九年	建元三十九年	白雀三十年	建義三十年	麟嘉三十六年	建初三十一年	建平三十年	永安三十二年	龍昇三十一年	嘉寧三十一年
丙辰	十一年	光初四十二年	建武三十四年	建熙四十年	太元四十一年	建興四十年	建元四十年	建元四十年	白雀三十一年	建義三十一年	麟嘉三十七年	建初三十二年	建平三十一年	永安三十三年	龍昇三十二年	嘉寧三十二年
丁巳	十二年	光初四十三年	建武三十五年	建熙四十一年	太元四十二年	建興四十一年	建元四十一年	建元四十一年	白雀三十二年	建義三十二年	麟嘉三十八年	建初三十三年	建平三十二年	永安三十四年	龍昇三十三年	嘉寧三十三年
戊午	十三年	光初四十四年	建武三十六年	建熙四十二年	太元四十三年	建興四十二年	建元四十二年	建元四十二年	白雀三十三年	建義三十三年	麟嘉三十九年	建初三十四年	建平三十三年	永安三十五年	龍昇三十四年	嘉寧三十四年
己未	十四年	光初四十五年	建武三十七年	建熙四十三年	太元四十四年	建興四十三年	建元四十三年	建元四十三年	白雀三十四年	建義三十四年	麟嘉四十年	建初三十五年	建平三十四年	永安三十六年	龍昇三十五年	嘉寧三十五年
庚申	十五年	光初四十六年	建武三十八年	建熙四十四年	太元四十五年	建興四十四年	建元四十四年	建元四十四年	白雀三十五年	建義三十五年	麟嘉四十一年	建初三十六年	建平三十五年	永安三十七年	龍昇三十六年	嘉寧三十六年
辛酉	十六年	光初四十七年	建武三十九年	建熙四十五年	太元四十六年	建興四十五年	建元四十五年	建元四十五年	白雀三十六年	建義三十六年	麟嘉四十二年	建初三十七年	建平三十六年	永安三十八年	龍昇三十七年	嘉寧三十七年
壬戌	十七年	光初四十八年	建武四十年	建熙四十六年	太元四十七年	建興四十六年	建元四十六年	建元四十六年	白雀三十七年	建義三十七年	麟嘉四十三年	建初三十八年	建平三十七年	永安三十九年	龍昇三十八年	嘉寧三十八年
癸亥	十八年	光初四十九年	建武四十一年	建熙四十七年	太元四十八年	建興四十七年	建元四十七年	建元四十七年	白雀三十八年	建義三十八年	麟嘉四十四年	建初三十九年	建平三十八年	永安四十年	龍昇三十九年	嘉寧三十九年
甲子	十九年	光初五十年	建武四十二年	建熙四十八年	太元四十九年	建興四十八年	建元四十八年	建元四十八年	白雀三十九年	建義三十九年	麟嘉四十五年	建初四十年	建平三十九年	永安四十一年	龍昇四十年	嘉寧四十年
乙丑	二十年	光初五十一年	建武四十三年	建熙四十九年	太元五十年	建興四十九年	建元四十九年	建元四十九年	白雀四十年	建義四十年	麟嘉四十六年	建初四十一年	建平四十年	永安四十二年	龍昇四十一年	嘉寧四十一年
丙寅	二十一年	光初五十二年	建武四十四年	建熙五十年	太元五十一年	建興五十年	建元五十年	建元五十年	白雀四十一年	建義四十一年	麟嘉四十七年	建初四十二年	建平四十一年	永安四十三年	龍昇四十二年	嘉寧四十二年
丁卯	二十二年	光初五十三年	建武四十五年	建熙五十一年	太元五十二年	建興五十一年	建元五十一年	建元五十一年	白雀四十二年	建義四十二年	麟嘉四十八年	建初四十三年	建平四十二年	永安四十四年	龍昇四十三年	嘉寧四十三年
戊辰	二十三年	光初五十四年	建武四十六年	建熙五十二年	太元五十三年	建興五十二年	建元五十二年	建元五十二年	白雀四十三年	建義四十三年	麟嘉四十九年	建初四十四年	建平四十三年	永安四十五年	龍昇四十四年	嘉寧四十四年
己巳	二十四年	光初五十五年	建武四十七年	建熙五十三年	太元五十四年	建興五十三年	建元五十三年	建元五十三年	白雀四十四年	建義四十四年	麟嘉五十年	建初四十五年	建平四十四年	永安四十六年	龍昇四十五年	嘉寧四十五年
庚午	二十五年	光初五十六年	建武四十八年	建熙五十四年	太元五十五年	建興五十四年	建元五十四年	建元五十四年	白雀四十五年	建義四十五年	麟嘉五十一年	建初四十六年	建平四十五年	永安四十七年	龍昇四十六年	嘉寧四十六年
辛未	二十六年	光初五十七年	建武四十九年	建熙五十五年	太元五十六年	建興五十五年	建元五十五年	建元五十五年	白雀四十六年	建義四十六年	麟嘉五十二年	建初四十七年	建平四十六年	永安四十八年	龍昇四十七年	嘉寧四十七年
壬申	二十七年	光初五十八年	建武五十年	建熙五十六年	太元五十七年	建興五十六年	建元五十六年	建元五十六年	白雀四十七年	建義四十七年	麟嘉五十三年	建初四十八年	建平四十七年	永安四十九年	龍昇四十八年	嘉寧四十八年
癸酉	二十八年	光初五十九年	建武五十一年	建熙五十七年	太元五十八年	建興五十七年	建元五十七年	建元五十七年	白雀四十八年	建義四十八年	麟嘉五十四年	建初四十九年	建平四十八年	永安五十年	龍昇四十九年	嘉寧四十九年
甲戌	二十九年	光初六十年	建武五十二年	建熙五十八年	太元五十九年	建興五十八年	建元五十八年	建元五十八年	白雀四十九年	建義四十九年	麟嘉五十五年	建初五十年	建平四十九年	永安五十一年	龍昇五十年	嘉寧五十年
乙亥	三十年	光初六十一年	建武五十三年	建熙五十九年	太元六十年	建興五十九年	建元五十九年	建元五十九年	白雀五十年	建義五十年	麟嘉五十六年	建初五十一年	建平五十年	永安五十二年	龍昇五十一年	嘉寧五十一年
丙子	太元一年	光初六十二年	建武五十四年	建熙六十年	太元六十一年	建興六十年	建元六十年	建元六十年	白雀五十一年	建義五十一年	麟嘉五十七年	建初五十二年	建平五十一年	永安五十三年	龍昇五十二年	嘉寧五十二年
丁丑	二年	光初六十三年	建武五十五年	建熙六十一年	太元六十二年	建興六十一年	建元六十一年	建元六十一年	白雀五十二年	建義五十二年	麟嘉五十八年	建初五十三年	建平五十二年	永安五十四年	龍昇五十三年	嘉寧五十三年
戊寅	三年	光初六十四年	建武五十六年	建熙六十二年	太元六十三年	建興六十二年	建元六十二年	建元六十二年	白雀五十三年	建義五十三年	麟嘉五十九年	建初五十四年	建平五十三年	永安五十五年	龍昇五十四年	嘉寧五十四年
己卯	四年	光初六十五年	建武五十七年	建熙六十三年	太元六十四年	建興六十三年	建元六十三年	建元六十三年	白雀五十四年	建義五十四年	麟嘉六十年	建初五十五年	建平五十四年	永安五十六年	龍昇五十五年	嘉寧五十五年
庚辰	五年	光初六十六年	建武五十八年	建熙六十四年	太元六十五年	建興六十四年	建元六十四年	建元六十四年	白雀五十五年	建義五十五年	麟嘉六十一年	建初五十六年	建平五十五年	永安五十七年	龍昇五十六年	嘉寧五十六年
辛巳	六年	光初六十七年	建武五十九年	建熙六十五年	太元六十六年	建興六十五年	建元六十五年	建元六十五年	白雀五十六年	建義五十六年	麟嘉六十二年	建初五十七年	建平五十六年	永安五十八年	龍昇五十七年	嘉寧五十七年
壬午	七年	光初六十八年	建武六十年	建熙六十六年	太元六十七年	建興六十六年	建元六十六年	建元六十六年	白雀五十七年	建義五十七年	麟嘉六十三年	建初五十八年	建平五十七年	永安五十九年	龍昇五十八年	嘉寧五十八年
癸未	八年	光初六十九年	建武六十一年	建熙六十七年	太元六十八年	建興六十七年	建元六十七年	建元六十七年	白雀五十八年	建義五十八年	麟嘉六十四年	建初五十九年	建平五十八年	永安六十年	龍昇五十九年	嘉寧五十九年
甲申	九年	光初七十年	建武六十二年	建熙六十八年	太元六十九年	建興六十八年	建元六十八年	建元六十八年	白雀五十九年	建義五十九年	麟嘉六十五年	建初六十年	建平五十九年	永安六十一年	龍昇六十年	嘉寧六十年
乙酉	十年	光初七十一年	建武六十三年	建熙六十九年	太元七十年	建興六十九年	建元六十九年	建元六十九年	白雀六十年	建義六十年	麟嘉六十六年	建初六十一年	建平六十年	永安六十二年	龍昇六十一年	嘉寧六十一年
丙戌	十一年	光初七十二年	建武六十四年	建熙七十年	太元七十一年	建興七十年	建元七十年	建元七十年	白雀六十一年	建義六十一年	麟嘉六十七年	建初六十二年	建平六十一年	永安六十三年	龍昇六十二年	嘉寧六十二年
丁亥	十二年	光初七十三年	建武六十五年	建熙七十一年	太元七十二年	建興七十一年	建元七十一年	建元七十一年	白雀六十二年	建義六十二年	麟嘉六十八年	建初六十三年	建平六十二年	永安六十四年	龍昇六十三年	嘉寧六十三年
戊子	十三年	光初七十四年	建武六十六年	建熙七十二年	太元七十三年	建興七十二年	建元七十二年	建元七十二年	白雀六十三年	建義六十三年	麟嘉六十九年	建初六十四年	建平六十三年	永安六十五年	龍昇六十四年	嘉寧六十四年
己丑	十四年	光初七十五年	建武六十七年	建熙七十三年	太元七十四年	建興七十三年	建元七十三年	建元七十三年	白雀六十四年	建義六十四年	麟嘉七十年	建初六十五年	建平六十四年	永安六十六年	龍昇六十五年	嘉寧六十五年
庚寅	十五年	光初七十六年	建武六十八年	建熙七十四年	太元七十五年	建興七十四年	建元七十四年	建元七十四年	白雀六十五年	建義六十五年	麟嘉七十一年	建初六十六年	建平六十五年	永安六十七年	龍昇六十六年	嘉寧六十六年
辛卯	十六年	光初七十七年	建武六十九年	建熙七十五年	太元七十六年	建興七十五年	建元七十五年	建元七十五年	白雀六十六年	建義六十六年	麟嘉七十二年	建初六十七年	建平六十六年	永安六十八年	龍昇六十七年	嘉寧六十七年
壬辰	十七年	光初七十八年	建武七十年	建熙七十六年	太元七十七年	建興七十六年	建元七十六年	建元七十六年	白雀六十七年	建義六十七年	麟嘉七十三年	建初六十八年	建平六十七年	永安六十九年	龍昇六十八年	嘉寧六十八年
癸巳	十八年	光初七十九年	建武七十一年	建熙七十七年	太元七十八年	建興七十七年	建元七十七年	建元七十七年	白雀六十八年	建義六十八年	麟嘉七十四年	建初六十九年	建平六十八年	永安七十年	龍昇六十九年	嘉寧六十九年
甲午	十九年	光初八十年	建武七十二年	建熙七十八年	太元七十九年	建興七十八年	建元七十八年	建元七十八年	白雀六十九年	建義六十九年	麟嘉七十五年	建初七十年	建平六十九年	永安七十一年	龍昇七十年	嘉寧七十年
乙未	二十年	光初八十一年	建武七十三年	建熙七十九年	太元八十年	建興七十九年	建元七十九年	建元七十九年	白雀七十年	建義七十年	麟嘉七十六年	建初七十一年	建平七十年	永安七十二年	龍昇七十一年	嘉寧七十一年
丙申	二十一年	光初八十二年	建武七十四年	建熙八十年	太元八十一年	建興八十年	建元八十年	建元八十年	白雀七十一年	建義七十一年	麟嘉七十七年	建初七十二年	建平七十一年	永安七十三年	龍昇七十二年	嘉寧七十二年
丁酉	二十二年	光初八十三年	建武七十五年	建熙八十一年	太元八十二年	建興八十一年	建元八十一年	建元八十一年	白雀七十二年	建義七十二年	麟嘉七十八年	建初七十三年	建平七十二年	永安七十四年	龍昇七十三年	嘉寧七十三年
戊戌	二十三年	光初八十四年	建武七十六年	建熙八十二年	太元八十三年	建興八十二年	建元八十二年	建元八十二年	白雀七十三年	建義七十三年	麟嘉七十九年	建初七十四年	建平七十三年	永安七十五年	龍昇七十四年	嘉寧七十四年
己亥	二十四年	光初八十五年	建武七十七年	建熙八十三年	太元八十四年	建興八十三年	建元八十三年	建元八十三年	白雀七十四年	建義七十四年	麟嘉八十年	建初七十五年	建平七十四年	永安七十六年	龍昇七十五年	嘉寧七十五年
庚子	二十五年	光初八十六年	建武七十八年	建熙八十四年	太元八十五年	建興八十四年	建元八十四年	建元八十四年	白雀七十五年	建義七十五年	麟嘉八十一年	建初七十六年	建平七十五年	永安七十七年	龍昇七十六年	嘉寧七十六年
辛丑	二十六年	光初八十七年	建武七十九年	建熙八十五年	太元八十六年	建興八十五年	建元八十五年	建元八十五年	白雀七十六年	建義七十六年	麟嘉八十二年	建初七十七年	建平七十六年	永安七十八年	龍昇七十七年	嘉寧七十七年
壬寅	二十七年	光初八十八年	建武八十年	建熙八十六年	太元八十七年	建興八十六年	建元八十六年	建元八十六年	白雀七十七年	建義七十七年	麟嘉八十三年	建初七十八年	建平七十七年	永安七十九年	龍昇七十八年	嘉寧七十八年
癸卯	二十八年	光初八十九年	建武八十一年	建熙八十七年	太元八十八年	建興八十七年	建元八十七年	建元八十七年	白雀七十八年	建義七十八年	麟嘉八十四年	建初七十九年	建平七十八年	永安八十年	龍昇七十九年	嘉寧七十九年
甲辰	二十九年	光初九十年	建武八十二年	建熙八十八年	太元八十九年	建興八十八年	建元八十八年	建元八十八年	白雀七十九年	建義七十九年	麟嘉八十五年	建初八十年	建平七十九年	永安八十一年	龍昇八十年	嘉寧八十年
乙巳	三十年	光初九十一年	建武八十三年	建熙八十九年	太元九十年	建興八十九年	建元八十九年	建元八十九年	白雀八十年	建義八十年	麟嘉八十六年	建初八十一年	建平八十年	永安八十二年	龍昇八十一年	嘉寧八十一年
丙午	元年	光初九十二年	建武八十四年	建熙九十年	太元九十一年	建興九十年	建元九十年	建元九十年	白雀八十一年	建義八十一年	麟嘉八十七年	建初八十二年	建平八十一年	永安八十三年	龍昇八十二年	嘉寧八十二年
丁未	二年	光初九十三年	建武八十五年	建熙九十一年	太元九十二年	建興九十一年	建元九十一年	建元九十一年	白雀八十二年	建義八十二年	麟嘉八十八年	建初八十三年	建平八十二年	永安八十四年	龍昇八十三年	嘉寧八十三年
戊申	三年	光初九十四年	建武八十六年	建熙九十二年	太元九十三年	建興九十二年	建元九十二年	建元九十二年	白雀八十三年	建義八十三年	麟嘉八十九年	建初八十四年	建平八十三年	永安八十五年	龍昇八十四年	嘉寧八十四年
己酉	四年	光初九十五年	建武八十七年	建熙九十三年	太元九十四年	建興九十三年	建元九十三年	建元九十三年	白雀八十四年	建義八十四年	麟嘉九十年	建初八十五年	建平八十四年	永安八十六年	龍昇八十五年	嘉寧八十五年
庚戌	五年	光初九十六年	建武八十八年	建熙九十四年	太元九十五年	建興九十四年	建元九十四年	建元九十四年	白雀八十五年	建義八十五年	麟嘉九十一年	建初八十六年	建平八十五年	永安八十七年	龍昇八十六年	嘉寧八十六年
辛亥	六年	光初九十七年	建武八十九年	建熙九十五年	太元九十六年	建興九十五年	建元九十五年	建元九十五年	白雀八十六年	建義八十六年	麟嘉九十二年	建初八十七年	建平八十六年	永安八十八年	龍昇八十七年	嘉寧八十七年
壬子	七年	光初九十八年	建武九十年	建熙九十六年	太元九十七年	建興九十六年	建元九十六年	建元九十六年	白雀八十七年	建義八十七年	麟嘉九十三年	建初八十八年	建平八十七年	永安八十九年	龍昇八十八年	嘉寧八十八年
癸丑	八年	光初九十九年	建武九十一年	建熙九十七年	太元九十八年	建興九十七年	建元九十七年	建元九十七年	白雀八十八年	建義八十八年	麟嘉九十四年	建初八十九年	建平八十八年	永安九十年	龍昇八十九年	嘉寧八十九年
甲寅	九年	光初一百年	建武九十二年	建熙九十八年	太元九十九年	建興九十八年	建元九十八年	建元九十八年	白雀八十九年	建義八十九年	麟嘉九十五年	建初九十年	建平八十九年	永安九十一年	龍昇九十年	嘉寧九十年
乙卯	十年	光初一百一年	建武九十三年	建熙九十九年	太元一百年	建興九十九年	建元九十九年	建元九十九年	白雀九十年	建義九十年	麟嘉九十六年	建初九十一年	建平九十年	永安九十二年	龍昇九十一年	嘉寧九十一年
丙辰	十一年	光初一百二年	建武九十四年	建熙一百年	太元一百一年	建興一百年	建元一百年	建元一百年	白雀九十一年	建義九十一年	麟嘉九十七年	建初九十二年	建平九十一年	永安九十三年	龍昇九十二年	嘉寧九十二年
丁巳	十二年	光初一百三年	建武九十五年	建熙一百一年	太元一百二年	建興一百一年	建元一百一年	建元一百一年	白雀九十二年	建義九十二年	麟嘉九十八年	建初九十三年	建平九十二年	永安九十四年	龍昇九十三年	嘉寧九十三年
戊午	十三年	光初一百四年	建武九十六年	建熙一百二年	太元一百三年	建興一百二年	建元一百二年	建元一百二年	白雀九十三年	建義九十三年	麟嘉九十九年	建初九十四年	建平九十三年	永安九十五年	龍昇九十四年	嘉寧九十四年
己未	十四年	光初一百五年	建武九十七年	建熙一百三年	太元一百四年	建興一百三年	建元一百三年	建元一百三年	白雀九十四年	建義九十四年	麟嘉一百年	建初九十五年	建平九十四年	永安九十六年	龍昇九十五年	嘉寧九十五年
庚申	十五年	光初一百六年	建武九十八年	建熙一百四年	太元一百五年	建興一百四年	建元一百四年	建元一百四年	白雀九十五年	建義九十五年	麟嘉一百一年	建初九十六年	建平九十五年	永安九十七年	龍昇九十六年	嘉寧九十六年
辛酉	十六年	光初一百七年	建武九十九年	建熙一百五年	太元一百六年	建興一百五年	建元一百五年	建元一百五年	白雀九十六年	建義九十六年	麟嘉一百二年	建初九十七年	建平九十六年	永安九十八年	龍昇九十七年	嘉寧九十七年
壬戌	十七年	光初一百八年	建武一百年	建熙一百六年	太元一百七年	建興一百六年	建元一百六年	建元一百六年	白雀九十七年	建義九十七年	麟嘉一百三年	建初九十八年	建平九十七年	永安九十九年	龍昇九十八年	嘉寧九十八年
癸亥	十八年	光初一百九年	建武一百一年	建熙一百七年	太元一百八年	建興一百七年	建元一百七年	建元一百七年	白雀九十八年	建義九十八年	麟嘉一百四年	建初九十九年	建平九十八年	永安一百年	龍昇九十九年	嘉寧九十九年
甲子	十九年	光初一百十年	建武一百二年	建熙一百八年	太元一百九年	建興一百八年	建元一百八年	建元一百八年	白雀九十九年	建義九十九年	麟嘉一百五年	建初一百年	建平九十九年	永安一百一年	龍昇一百年	嘉寧一百年
乙丑	二十年	光初一百十一年	建武一百三年	建熙一百九年	太元一百十年	建興一百九年	建元一百九年	建元一百九年	白雀一百年	建義一百年	麟嘉一百六年	建初一百一年	建平一百年	永安一百二年	龍昇一百一年	嘉寧一百一年
丙寅	二十一年	光初一百十二年	建武一百四年	建熙一百十年	太元一百十一年	建興一百十年	建元一百十年	建元一百十年	白雀一百一年	建義一百一年	麟嘉一百七年	建初一百二年	建平一百一年	永安一百三年	龍昇一百二年	嘉寧一百二年
丁卯	二十二年	光初一百十三年	建武一百五年	建熙一百十一年	太元一百十二年	建興一百十一年	建元一百十一年	建元一百十一年	白雀一百二年	建義一百二年	麟嘉一百八年	建初一百三年	建平一百二年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三年	二年	元年	一年十二月	十年	九年	八年
二年	元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二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十八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三十七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十年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四十一年	四十年	三十九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一年	四十年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三年	二年	元年	一年十二月	十年	九年	八年
二年	元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二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十八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三十七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十年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四十一年	四十年	三十九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一年	四十年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和元年	永興元年	神鳳元年	甘露元年	五鳳元年	黃龍元年	初元元年	永光元年	建昭元年	竟寧元年	建始元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二年	三年	宋永初元年　景平元年	文帝元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世祖太武始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勃勃卒子昌承光元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爕爕卒子暮末立
三年	四年	五年　北涼沮渠蒙遜伊吾共二十四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庚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五年　神龜元年	六年　二年	七年　三年	八年　四年	九年　延和元年	十年　二年	十一年　三年	十二年　太延元年	十三年　二年
四年　昌破魏遣第定勝光元年帰帝平涼	二年	三年	四年　鴛吐谷渾所滅國亡凡二十五年					
永弘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鴛夏所滅國亡凡四十七年					
永安元年	二年	三年　赫連太興元年	義和元年	二年	三年　蒙遜卒子茂虔永和元年	四年　於魏	五年　構藩於宋	六年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三年	二年	太平元年 眞君	五年	四年	三年	
年表							
紀事	說討西行	酒泉無論引衆	保周以爲酒泉王	魏殺酒泉還據無論退據張掖周撫以酒泉降無論保據岡亡凡三十九年	茂虔降魏	遣子入侍於魏復遣使如宋	宋高祖永初三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

前趙錄一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製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岱、控弦之士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母姓爲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是也。（上二句亦見初學記八、御覽一百六十三。）後漢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黃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入朝、魏武因留之、因分其衆爲五部、以左賢王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一作左賢王妃。）呼延氏、（八字依廣韻引補。）魏嘉平中、所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白魚、頂有一角、（一作頭有二角。）軒鬐躍鱗於龍門、而至於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

	癸未	甲申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五年	
年			
			永嘉高祖昌宋王
			入據敦煌以爲敎河西公
		李賓入朝於魏留之	
		無諱本弟代立宋以爲河西王後爲梁所并	

祭所。久之乃去。巫覘皆異之。曰。此嘉祥也。（一作也。）其夜夢日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牛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師聊張圖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淵。（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名焉。（一作命之。二句亦見御覽三百七十。）圖貌英懿。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成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師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旁涉圖讖。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古傳。譬猶隨陸之無武。（載記作逢學武事。猶言善射。）射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猨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拾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皆國。文王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遨結豪俊之後。淵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機鑒智量。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與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幬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塞心。若舉天限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畴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河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鮫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述。誠開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意。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宜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蔚詞莊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

前趙錄二

劉淵

甲子　元熙元年（晉惠帝永興元年）　還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宜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宙宇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濮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戚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簒天窺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伊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遵宗孝章皇帝。累葉重輝。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因逆相尋。故孝愍委棄高國。昭烈播越岷蜀。竟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宴駕。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

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顯宣庭閣。戰慄烝烝。思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衛藏柄冰。勉從羣議。改晉永興元年爲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爲孝愍皇帝。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一作三帝五祖）之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翟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嬴公騰使將軍孫詢討之。戰於大陵。詢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汲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劉元海遣將攻西河城。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四句依御覽一百八十引補。）冠軍參軍梁肅攻界休。剋之。其令賈渾（一作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肅怒。將殺之。將尹綏曰。將軍舍之。以勸邪君。聆不聽。遂殺之。（依晉書忠義傳補。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二。）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聆欲納之。宗罵曰。屠狗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母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依御覽四百二十二引補。亦見晉書列女傳。）

乙丑　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於蒲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還。是歲。離石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穀以給之。

丙寅　三年。晉惠光熙元年。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尚謀元海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諸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舉。爲劉琨定河東。建帝號。設行而南。苑長安而都之。以圖中之。秦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艱經鴻基。剋殄羣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甯坂平陽。皆陷之。丁卯　四年。晉愍永嘉元年。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皆降。壘壁遍降。時四部之東萊王彌、起兵青徐。劉靈爲王浚所逐。王淵爲苟純所敗。乃謀偕漢。（三句依通鑑改異引補。）遣使來降。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波桑叛。趙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遣徵州郡四部鮮卑陸逐延。爲會大單徵。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並伸款相次來降。元海悉將其宮俘。

戊辰　永鳳元年。晉永嘉二年。淵遣聰等十將據太行。石勒等十將下趙魏。（四句依通鑑改異引補。）秋七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衛軍和爲大將軍。撫軍聰爲車騎大將軍。建武曜爲征虜大將軍。又以其大將軍和爲大司徒。封樂王。尚書令劉歆樂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歆樂爲大司空。封壺門郡公。以延年爲江都王。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事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爲啜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贖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謝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下趙魏。（四句依通鑑改異引補。）秋七月。鳳凰集於蒲子。長樂王洋、（御覽引誤作太樂王嶂。）字季海。性至孝。喜及二親。宋皆不動。囚擊擊。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晉書四百二十一。載延年爲太傅。下脫有太字。）居本國令爲一傳。）以洋爲以侯爲上郡王。上郡王儁。（晉本作王儁。上郡人。仍誤。）字元英。有幹藏之稱。儁年七八歲。隨兄弟子元直。西如涼州。路

中粗匱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僞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即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踰以元直易僞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乃以僞授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僞勺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非年而心喪六戰（同上四百十六）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公侯

己巳　河瑞元年（晉永嘉三年）太史令宣于（晉春秋作鮮于）修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祖興風翔奄受大命然運昔未珍皇居仄陋紫宮之慶（時災告祀紫微）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起洛陽滿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象陶唐晉都顯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三）五月遣聰攻壺關聰敗韓述於西澗石勒敗黃甫於封田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賡拒聰六月賡等來討七月戰於長平長平之戰劉聰馬中流矢遂爲首軍所掠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貧見養於叔父常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論淡之後從博士乞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撻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驅驢久覽鹽車坂乃爲娶妻教學（依御覽八百三十三引補）後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貧、見養於叔父、常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論淡之後、從博士乞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撻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驅驢久覽鹽車坂、乃爲娶妻教學（依御覽八百三十三引補）後聰嘉平三年遷虎牙攻長安以功封梁鄒侯（依御覽三百五十一引補）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壽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淵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天下改元河瑞（此節亦見初學記二十御覽）

六百八十二）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於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於西明門諸軍賈胤夜薄之戰於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顯其衆遂潰聰遁師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宜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帥銳卒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邱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宜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夜竪之間收兵積穀伏猾嚴期宣于修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甾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敖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庚午）二年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爲皇后以大司馬梁王和爲左丞相太子乂爲北海王王彌遣都宏率鮮卑討石勒戰於飛龍山下勒師大敗（御覽四十五引作前趙錄）宏單騎走歸劉寔於廣宗殺之八月淵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敖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司徒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總單于寔於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丁亥淵疾篤召敖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崩於光極殿（此節亦見通鑑攷異）以

永嘉四年死在位六（當作七）年太子和即位聰自西明門攻斬和於西宮九月辛卯（二字依通鑑攷異補）葬淵於永光陵益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於近郊陛下今使爲寄主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卽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倘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前綱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讒耳勿聽此狂僭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莫不濟矣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珍攻北海王乂密珍等使人（一作挾乂）斬淵奔於聰聰命甘卩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於光極西室（九月辛卯二字依通鑑攷異補）葬淵於宣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蘇武丈夫若遭二虜終不介兩公猶拘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過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覩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幰曲蓋荷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卽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動或莫二軍國內外隱不專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

前趙錄三

劉聰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愼勿言之、自是十五月而生聰焉、（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夜有日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艸隸、善屬文、答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騎射、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延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善所不能測也、弱冠遊於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黙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歸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委任勑卽算位、聰以北海王久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三句依通鑑攷異補、又與公卿泣訴、固請、聰久而許之、曰、又及群臣、正以四海未定、

難尚殷、貧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遊卷隘、待久年長、復子明辟、（庚午、光興元年、晉永嘉四年、）聰僭卽皇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境內、改元光興元年、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又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累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河間王顒、彭城王騰、高平王遵、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爲太后單氏、委色絕脂、聰烝焉、單卽又之母也、又嬖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慟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豳磨、又尊母爲皇太后、十月、聰將趙固與曾單騎將軍王申始相拒於延津、時賈疋、裴邃、人不相見、固軍大敗、（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河間王顒、彭城王騰、高平王遵、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爲太后單氏、委色絕脂、聰烝焉、單卽又之母也、又嬖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慟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豳磨、又尊母爲皇太后、十月、聰將趙固與曾單騎將軍王申始相拒於延津、時賈疋、裴邃、人不相見、固軍大敗、（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辛未、嘉平元年、署其衞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晉師死者三萬餘人、彌等命東萊王彌、龍驤劉曜、及鎭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晉師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長驅圍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於洛水、晏盡焚之、遁於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於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幽帝於諮門、曜於是害晉太子及諸王公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粲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一作太后、）侍中庾珉等傳國六璽於平陽、聰大赦、改光興爲嘉平元年、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亦見通鑑攷異、）七月、司馬模牙門趙染歸、聰以爲平西將軍、八月、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於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於下邽、模乃降、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粲、送衞將軍梁芬、模長吏尋繇、秦散騎常侍杜薈、辛謐、及北宮純等於平陽、聰以梁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不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矣、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鎭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殺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於黃邱、曜復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疋追之、旋襲梁州、十二月、賈疋戰死、（七字依通鑑攷異引補、）杜人王禿、紀特等、攻劉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於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於雍城、閻中或皆翕然稱

壬申　嘉平二年。聰后呼延氏死。呼延氏、潤母之從父妹。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潤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百年之後。粲兄弟必無種也。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圖。太弟何爲者哉。陛下宜思先帝殂落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猶情。何可堅之於垂成。墮之於將就。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淡之心未專。而思皆之懷猶盛。劉琨去此。near尺之間。狂人構間其中。朱必不禍發於今日。姜嘗聞陛下說。陛公一何相似。竊爲陛下寒心。聰深然其言。於是相與之計起矣。（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立司空王育女爲左昭儀。尚書令任顗女爲右昭儀。（二句依御覽一百四十四引補。）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嫂大鴻臚李弘聘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器皆委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論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亦見御覽三百八十及一百四十二。）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右貴嬪決之。二月。晉帝進號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亦見通鑑。）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遇。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文示朕。謂朕曰。卿家甥舅。皆給事中。謂祇子賜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寤之。但皆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元雄河內懷人。世以屠沽爲業。默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塹。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河內陸允。世之豪民。望見以女妻之。（此條依御覽三百八十六引補。）祇病卒城陷。遷祇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於平陽。聰贈祇太保。純、粹、

妻之宜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慙曰。我女年始十四。委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遠以女劉殷乎。宜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其國黨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樞在殯。而西鄰失火。風颱甚盛。殷夫婦叩頭號哭。火遂越燒東家。此節見初學記。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給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歲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簒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弭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盧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遇之圖。幸遭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谷委。除殘反政。然聖迹稍盛。嚴威滋遠。殷若復辭。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諫。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吝商之義。下念鮑叔救小白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潛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依晉書孝友傳補。亦見於御覽四百十一。及初學記二十五。以彭城王璽爲衛將軍。聰遣劉粲、劉曜等。於是手疏啓曰。伏聞敕旨。將爲姜營殿。今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計。當賞以美爵。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慮。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自古國敗家喪。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鏞。屢而入。及至。即以鏞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慙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而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一曜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陛下之狹。欲損如此。忍臣所以敢冒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慙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二宮。作一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鏞。屢而入。及至。即以鏞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慙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而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敕旨。將爲姜營殿。今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計。當賞以美爵。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慮。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自古國敗家喪。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鏞。屢而入。及至。即以鏞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慙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而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

一曜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陛下之狹。欲損如此。忍臣所以敢冒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慙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二宮。作一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

前趙錄四

劉聰

甲戌 建元元年。（晉愍帝建興二年。亦見通鑑。）正月朔日。黑氣四塞。終日竟夜。（御覽八百七十八。）日一作月。相承出於西方。東行三月。平陽城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亘天。有赤龍蜚迅而去。（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此段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及八百八十。）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蜿蜒。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臭聞於平陽。（此節後御覽三百二十六引補。）曜還師攻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邱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踏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攻北地。夢尋徵大怒。引滿射之。染慙悖而寤。且將攻城。中箸而死。（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十一月。以晉王粲爲相國。（一作四相。似國相之誤。）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烈風拔樹發屋。光祿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剛。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隸寺。廣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白十二月以下。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貶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晉末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俠。正可煩一剌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盡爲異也。又兵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司馬已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綬綬。遠遊冠。晉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車騎武牙大將軍。各領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尚書非。進封晉王。食五郡。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始安王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敳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馬。曜復次泗渦。趙染次於新豐。皆安東將軍。梁綱自長安東討染。染退於累壁。有輕綃之色。染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逼偪。王彌雄劣不同。必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陣鉗兵以撲之。兆可輕也。困獸猶鬥。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梁綱小豎。豈能扞吾馬踏刀劍也。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於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乃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復踵遠謀。鑿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錢忠良。以遑愚慈。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裹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面死。死者無知則已。若死而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瞑。（一作眠。）牀枕而死。（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叱刑者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獻浮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染復與段疾眷向長安。趙允夜襲營。疾敗死。段疾驍勇善射。好讀書。爲御史中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號曰老虎。（此節後御覽二百二十六引補。）曜還師攻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邱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踏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攻北地。夢尋徵大怒。引滿射之。染慙悖而寤。且將攻城。中箸而死。（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十一月。以晉王粲爲相國。（一作四相。似國相之誤。）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烈風拔樹發屋。光祿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剛。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隸寺。廣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白十二月以下。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貶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晉末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俠。正可煩一剌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盡爲異也。又兵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司馬已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綬綬。遠遊冠。晉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車騎武牙大將軍。各領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尚書非。進封晉王。食五郡。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始安王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敳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馬。曜復次泗渦。趙染次於新豐。皆安東將軍。梁綱自長安東討染。染退於累壁。有輕綃之色。染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逼偪。王彌雄劣不同。必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陣鉗兵以撲之。兆可輕也。困獸猶鬥。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梁綱小豎。豈能扞吾馬踏刀劍也。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於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乃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復踵遠謀。鑿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錢忠良。以遑愚慈。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裹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面死。死者無知則已。若死而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瞑。（一作眠。）牀枕而死。（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叱刑者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獻浮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染復與段疾眷向長安。趙允夜襲營。疾敗死。段疾驍勇善射。好讀書。爲御史中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號曰老虎。（此節後御覽二百二十六引補。）曜還師攻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邱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踏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攻北地。夢尋徵大怒。引滿射之。染慙悖而寤。且將攻城。中箸而死。（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十一月。以晉王粲爲相國。（一作四相。似國相之誤。）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烈風拔樹發屋。光祿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剛。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隸寺。廣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白十二月以下。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貶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晉末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俠。正可煩一剌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盡爲異也。又兵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司馬已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綬綬。遠遊冠。晉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車騎武牙大將軍。各領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尚書非。進封晉王。食五郡。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始安王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敳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

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晉之間都縣壁壘降者四十餘所遂略地西下規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
置成而歸於臨淄晁於是遂有據倉齊之志石勒以逆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幷齊乃寢而弗
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於一泉塢曜進攻李矩於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城皋曜殺
而滅之矩恐遂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靳氏（一作月）爲右
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
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進位以謖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
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强盛弗可圖也引師而歸宜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
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
有殊寵聰追於元達之諫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

乙亥　二年四月雨血於東宮（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
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聰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遵朔於聰遂如漏坂
八月平陽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十二月又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劉
曜又進軍屯於蒙邑麴允餽甚去黃白而軍於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鴈門太守梁肅奔於允吾
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

丙子　麟嘉元年聰武庫地陷深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懷僉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皆
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誠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沈等言耶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誠有動搖
功臣而弗見被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撫戢品之賞後宮之家賜賚
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有僭貪
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

殘賊害良善（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斬準合宗內外諮以郭之郭猗有德於劉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
懷不還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若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伯之位一旦有風
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塞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大事何可與人臣
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掩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爲大單
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猶獸之不若也背父
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非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
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洩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蓋棠猶不可除況君
之洹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敢逆
鱗之諫每所聞必言莫重探納臣當入言之頃殿下不懌密表其事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
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想頗通其陰謀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

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猶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歐欷流涕皮、
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
若言卿何不先啟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讎儻故也皮惇
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並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父猗子猗於侍人又怒殺之、
而隱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
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
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閒風廉之言謂
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舉太弟剋季來猜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
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錮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
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雄輩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
貿高之流也然後下宮爲殿下遊裘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致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
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臨
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生殺除授王沈郭猗等盡所欲皆從之又立
市於後庭與宮人謔遊咸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延、田散少
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陽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
致盤柰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貴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壽其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忍信左右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所猶未宣露乞垂熒天之澤迴
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卽頭流血王沈叱
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
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蟊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
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
足爲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詔弄官欺誣日月內諂
陛下外侯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以勢選舉不復以賢士
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前發姦陷之極刑陛下不
垂三察猥加誅戮恐咸驚苦痛入九泉四海悲悼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
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背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悅委黃皓而滅
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寵因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
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盡其意則災異自弭和氣量祥

今遣昏米殄已蜀米資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金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殺扁鵲臣恐遂成桓侯晉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疑也疑之沈等輒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掃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顧牧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沈等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據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越乎漢既據中原廉命所屆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稱藩於我我之不能北徙猶大漠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寖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地以與此玉幷兼焉曹嶷猥顧東齊鮮卑之衆是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徙猶大漠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寖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地以與此玉幷兼焉曹嶷猥顧東齊鮮卑之衆是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猥海之事內爲高祖圍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

前趙錄五

劉聰

門並　嘉二年　晉元建武元年　正月東平王約卒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畢中詔云京師將有變敕裹甲以備之又以爲信然今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曰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沈準收兵先脅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言曰面今面後吾知卿等忠于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誅乂粲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閻豎所忌也劉聰以讒照故誅齊事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數之無令士丐吾鼠此節依御覽三百七十四引補。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長光叛者十餘萬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殿十數人在耳汝但還後年當來見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猶尼梁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還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留皮囊於机上假面蘇謂左右曰机上取皮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一力白玉題文曰猶尼梁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和見也驍使奏皇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

政如前。八月。聰將趙固降于李矩。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而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粲言于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惟荀崧王導流涕而已。聰又使帝爲己舞。崧導皆拜而舞。既而復位。相對悲泣。聰亦爲之改容。

麟嘉三年　晉元大興元年　天崩。聲若雷。久乃止。十二字依御覽八百七十四引補。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酒濟襲粲。貝邱王冰自鄴城覘知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鑾輿則百室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一作會稽王袁已下二十人。一子襲點而卒。聰聞之。自投于牀。哀慟氣絕。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于九月夜聲不絕。御覽八百八十三。引作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平陽西明門牡自亡。崔山崩。署其縣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勳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沈、靈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四月。尚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毓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作配后土。執儉皇姑。必釋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聰不聽。

稱神誕之心。是故周文選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鞏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幾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于色。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慶瑣。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捐玉質而對腐木。不獲卜杖。延流血。延尋汾河。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卜乃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及則晶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于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我入也。右目當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慙殺之。相國曜自長安赴難。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嶽等。招集晉人。僭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後母卜氏。遇之無道。恆取蒲稂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欲食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杖延流血。延尋汾河。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卜乃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及則晶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于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我入也。右目當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慙殺之。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葬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非宣光陵。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倜儻。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暱近姦佞。任性嚴刻。無復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遊宴。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殿甚侈。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于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于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旋踵夕。粲兆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靈言之于帝。二靳承閒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顥、大司馬濟南王劉驥、大司徒齊王劉勳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八月。以丞相曜爲相國大都督。司徒靳準爲大將軍。領尚書事。粲荒耽一作酗。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于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舊時望。謀之于延。延非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追謚愍帝。劉氏無少長男子。一作女。靈刑于東市。發掘二陵。一作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嶽等。招集晉人。僭于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我入也。右目當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慙殺之。相國曜自長安赴難。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後母卜氏。遇之無道。恆取蒲稂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欲食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杖延流血。延尋汾河。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卜乃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及則晶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于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我入也。右目當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慙殺之。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謎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推性之有分，竊分者願。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于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譏，小臣免招寵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思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秦逭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靳準左右軍（一作車）騎將軍、秦王螣、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來降。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曜誅靳氏，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率濟大類，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嘗上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服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也。（此段亦見御覽四十五。）元海世類歷順厥德，後羿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

前趙錄六

劉曜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于淵。幼而聰惠（一作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顧揖不過百餘根，面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于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銳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開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嘗曰：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常隱避于管涔之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閒居，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在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服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也。（此段亦見御覽四十五。）元海世，類歷順厥德，後羿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

戊寅　光初元年。（晉元帝太興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于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擅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率濟大類，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秦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靳準左右軍（一作車）騎將軍、秦王螣、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來降。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曜誅靳氏，見康女有姿容，將納爲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赴井死。曜哀之，免康一子。（此節依晉書劉聰傳補。）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追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諡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

己卯　二年。勒遣王修等獻捷。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進趙王。郭汜，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爲縣卒，驄巫而遇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飢極當時，朴訥無慧。後爲縣卒，戍憤遊擧，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依御覽五百八十二引補。）因曹平樂言，修實來覘伺。二月，斬修，追汜還。停勒之授。夏四月，徙都長安，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駿爲長樂王，聰太原王，沖淮南王，徹齊王，高魯王，徹楚王，徹諸宗室，皆進封郡王。六月，緒宗廟社稷而北郊于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諦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民庶，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復以大單于爲太祖。其議以聞。于是太保呼延晏等曰：今宜承昏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山之屬城，陛下勳功懋于平洛，終于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還以水行承晉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于是牲牡尚黑，旗幟尚玄，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貰各降一等。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茂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辯，秦隴氐光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茂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敕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

徐之徵也。

庚辰　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晏連諜曰：諜者還還云，其五牛旗走，多雪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竭

既少糧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刃而壞吾自滅不如率兄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平如其敗也等一死早曉無在遂盡衆背城面陣爲曜所敗士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氐曜進攻皇甫堙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懂還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脩邱慕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于劉粲粲置之于書賢載送于忠忠送之朝鮮崔毖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十字依御覽五百四引補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變爲人形髮姓名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袁元基不如孫策頒之形唯無目身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一作裯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則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纔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爲報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貸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委宇神闕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徵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脩德之曜立太學于長樂宮東小學于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監祭酒祕書監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薛景道以明經徵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游子遠幼有委貌聰嘉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檃公才也此節依御覽三百七十九引補曜命起鄧明觀立西宮建陵署臺于瀉池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

前趙錄七

劉曜

辛巳　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狹窄城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擬喬而起凌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倍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入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圍一作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一作嶠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始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漢主之於終也如此向使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裸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殺益豈不

欲爲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愿耳。從喪亂以來。漢帝諸陵。成見蹉跌。唯霸陵獨全。蓋太宗之遠至。然抑亦靳之之功。與亡秦俭。煢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朕雖不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能安懼。況當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海平。今敵悉停。待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北言之役。況朕之閒靜。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詔。領諫議大夫。可數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言不酬。無錫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數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鄴水囿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橋五梁。罷酉小哀。困當衰。嗚呼嗚呼。赤牛奮。豁其蹄。一作以爲天賜胤。登七九。一作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改元曰玉。一作以爲己瑞。一作以爲天賜胤。登七九。一作日而後受之

卒。戰輒敗之。逢掘安於隰城。大雨霖。震曜父子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子棺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遷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粲、太常梁肅等。繕復之。松柏悉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此條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

前趙錄八

劉曜

甲申・七年。（一作二年。）署作署。）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謁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於隴城。安類出挑戰。累擾敗之。斬獲八千餘級。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諸羌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羌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破。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邱中伯、率勁騎追安。類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捻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突則刀矛俱發。輒害六七。（一作人五六。）遠則雙擲兩鞬。（一作鞬。）左右馳射之。而走。（此段亦略見御覽七百四十四。）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轡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弃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漸安於澗曲。曜大悅。安素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共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驅馳驒騱小阪中。竄

雙脊將七同心肝。驒騱駱馬鐵鍛鞍。七尺大刀指如灘。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設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驒騱實長逝。爲我外投而縣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踊而嘉偽。命樂府歌之。陳安字虎侯。成紀平莊人也。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乘軒杖節。安能久事犂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面墓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途聚結司馬宝。驍壯果毅。武勇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驍馬。（此傳依御覽三百六十二及三百八十六補。）楊伯支斬羌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羌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陳安自隴長驅至於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右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欲自道俱渡。而至姑臧。涼州大恸。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長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恸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物美貨。不可勝紀。（此段亦略見於御覽八百二。）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綏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造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奔於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綏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都鞠部。至是胤自言。都鞠大酋。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都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甚同義眞。乎。固當應爲卿之家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豬豎。何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家百城。當世非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宗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眞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眞。曜子僉之字也。於是封僉爲臨海侯。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竄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識塞而不凋。湿而不溺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儲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儻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窮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宏等咸曰。陛下以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四海宗廟之慶。左光祿卜秦、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乖訪舉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謂殿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朱建之前。擇聖衷而超樹之

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繼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踰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尙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屬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宜慎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祝之仁。何可捨縲紲而立臣也。陛下謀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示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憒。以臣徼塡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歐歌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衰之不忍廢。乃止。追盪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秦胤之貝。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衞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照於胤蓋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宋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

乙酉　八年。

丙戌　九年。晉成帝咸和元年。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雜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卽日次於渭城。追劉岳追之。曜次於富平。爲岳擊挻。岳及石他戰於河渭。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借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於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頗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追劉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衞精卒一萬。濟自孟津。鎭東呼延謨率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盪杅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李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拒季龍。率騎二萬來拒。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恕於八特坂。曜次於金谷。夜撫故大鷄。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腾等八十餘人。幷兵光三千餘人。送於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二月。勒自帥衆拒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晏飲。左右諫之。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木。昏霧四塞。七旬（一作衞）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一百（一作二）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於朝歌。曜遂濟自洛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

陽，雍運窮，天所亡，開大分，依一觀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紛紛勒開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致之，舍暇於襄國永壽小城，給其奴妾，嚴兵固守，遣劉岳、劉霊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聞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但宴終日而去，勒謝曜曰：使與其太子熙（一作曦，下同）、齊公遠降之，曜但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皆而愚之，建平末，爲勒所殺。

己丑　十二年，正月，太子熙、大司馬南陽王胤、劉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勃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慙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於上邽，劉胤、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於長安，聞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斌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皆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廷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嶷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曾二王平吳之鑒，其即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嶷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苑生乎，各賜嶷金百斤，張嶷、陳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既畢，嶷於墓側，哀感幽顯，蔵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蘇活。（此小傳依御覽五百五十七引補。）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各本作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城，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恐之至是，嫌隙遂構，劉畯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楓舉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聚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遣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掠荷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荷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益忌彌，陰圖之，劉畯又勸彌襲曹嶷，藉其衆以誅勒，伏兵斃彌，殺之，并其衆。（此依晉書列傳錄。）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雄健，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材幹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驟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掖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爲長史，柏根死，衆徙海濱，爲荷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爲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衆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荀晞遣輕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太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造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蠡曰：晉兵尚强，未可輕，盧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蠡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王彌有子，遣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芳攻陷揚州，而大悅，遣其侍中黃御吏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逼窘將軍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

前趙錄九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雄健，魏玄菟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材幹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驟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掖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爲長史，柏根死，衆徙海濱，爲荷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爲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衆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荀晞遣輕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太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造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蠡曰：晉兵尚强，未可輕，盧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蠡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王彌有子，遣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芳攻陷揚州，而大悅，遣其侍中黃御吏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逼窘將軍

王廣

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破盜賊梅芳，圍百餘日，外救不至，糧食將竭，芳遣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衆相枕而死者

五千人王廣女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閤室雖芳不中芳慙起曰何故欺王廣曰檀奈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曰無由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此依晉書列女傳補。亦略見御覽四百十八。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寮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秦始初武帝錄敍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此依晉書崔遊傳補。

范隆

范隆字玄嵩雁門人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總功之親族范廣整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峯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豈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於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本常並封公隆死於劉聰之世追贈太師。此依晉書隱逸傳補。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荳夜誦讀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悉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尊道鄭氏著論通論非駁諸儒演暢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寒盛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辭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臨於渭汭曜欲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此依晉書隱逸傳補。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

前趙錄十

王育

王育字百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謝己以愼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別立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辭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逼我使我捉死鷂乎育執刃叱收曰若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翻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宜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西武陽令爲政清約宿姦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此

依晉書忠義傳錄。

章忠

章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檢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諧。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卻匄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顗造焉。服闋。遂處於墓所。顗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舂臼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顗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簿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顗慈而無斷。弃興禮而附賊。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婁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巨瀾。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矯。道爲功曹。會山羌破郡。矯遣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矯以身捍之。泣曰。章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遣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矯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此依晉書忠義傳錄。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衆賜。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塚壟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爲不得汝乎。敏元猶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救汝而後死。此公鄉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恆有隱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願諸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暫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柰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遮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此依晉書忠義傳錄。

杜育

杜育、字子光。濮陽人。少爲賊。其母每怒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顗。育爲賊圍。衣甲三重。持戟逢轉而出。此見御覽三百五十二。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盛共二縣令。二縣爰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允。爲父報仇。母老。弟身有妻無子。智明慫之。俾北獄葳餘。令免將妻入獄。嫌隙緣之。人有勸免逃者。免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斌達一男。曾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世。遘相前鋒軍事。智明勒衆迎東與。頴大怒曰。婦名聆事。授斧事孤。主上爲幸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柰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其事之義。正如是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此依晉書忠義傳錄。

陝婦人

陝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僑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父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謀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雜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此依晉書列女傳補。亦略見御覽四百三十九。

徐州刺史冷道字安義。此見齊編。

偏將軍相里覽。同上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一

後趙錄一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訇。音曹。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冒加。並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爲朱性凶笵。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己性山下。一作五指山上。草木皆變爲鐵騎之形。二字依初學記八。御覽四十五補。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王陽、編以爲信然。並加賓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間歸輒之晉戚在前後。懼以間製御。一作告其母。御曰。作勞耳鳴。無不辦也。六句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五。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遁依舅騶北澤都尉劉豹。欲縛賣之。騶密之。豹免勒於是將諸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粉貨既食之。并給以

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擒將冀州就穀。因執還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進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資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虞萃胡將詣冀州。兩胡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馬。秀死一柚。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殿辱。敬先以勒謝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輒陽時而濟。既而東至平原。貿賣於平人師懽家爲奴。有一父老謂勒曰。君龍角。二字一作龜。虬。髮。非常人也。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倒。勒曰。若如公言。非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二字一作輟。於野。又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以白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此段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五。及七百三十。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備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趙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遂明等八騎爲羣盜。後郭敖、劉徽、劉寶、張噎、侯、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縣。驅諸苑中乘苑馬。遠掠財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穎敗槀輿於滏陰。逼帝如鄴宮。王浚騎討勒。戰於槀龍山下。勒師大敗。此段亦見御覽四十五。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於長安。關東所在兵一作盜。起。皆十餘壁。壁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堂、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壘。迴軍距之。次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於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奔北軍。奔於淮南。王堂退保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鼎攻略圉苑市二壘。陷之。鼎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濟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酸棗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堵。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於建鄴。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乃赦張彌、張彌、字巨秦。汲郡人。昔永嘉中與梁巨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聲哲戰。臻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依御覽三百八十六引補。王師退逼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於勒。及聞冀州刺史東嬴公騰。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回軍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於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洹。追至洛川。粲出輜輸。勒至成皋關。關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己也。乃潛隨勒軍。騎劉淵。淵署劉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留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己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

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都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馬。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谷、閻膺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順邱諸壘壁多陷之。假勒冠軍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於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神。攻乞活敝亭田禾於中邱。皆殺之。河塲元年。永嘉三年。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鄗。鄗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以上亦見。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遂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鄧弘、王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戰於槀龍山下。勒師大敗。此段亦見御覽四十五。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壁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堂、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壘。迴軍距之。次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於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奔北軍。奔於淮南。王堂退保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鼎攻略圉苑市二壘。陷之。鼎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濟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酸棗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堵。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於建鄴。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乃赦張彌、張彌、字巨秦。汲郡人。昔永嘉中與梁巨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聲哲戰。臻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依御覽三百八十六引補。王師退逼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於勒。及聞冀州刺史東嬴公騰。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回軍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於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洹。追至洛川。粲出輜輸。勒至成皋關。關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己也。乃潛隨勒軍。騎劉淵。淵署劉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留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己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

遂降於勒。勒斬脫囚。送於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逼襄陽。攻陷江西壘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棄襄城。如知之。遣弟瑞率騎二萬五千。詐言救軍。誓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益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勒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宝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遣勒南寇使王導率兼尚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帶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岷弃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於南頓。朗陵公何旋、廣陵公陳畛、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攀等。率衆降於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積一兔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冏、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胡毋輔之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蹉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塹之左衙。何倫右衙。李惲、周越覘。率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毘。出自洛陽。勒逆毘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毘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屯於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於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潁陽。害寇軍將軍王滋。破王讚於陽夏。雖讚以爲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苟晞於蒙城。執晞以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教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兵去。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狽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當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遣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於肥澤。午司馬上蔡李頵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遠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謂王彌曰。於己營彌長史張嶷、陳彌勿就。恐有專諸、聶政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攻陷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將軍郭黑略（二字一作默）。篡沙門天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賦之有效。甚

尊重之。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虎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囚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儁送王於勒。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捲燕豫。欲馬江淮。折衝漢河。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訶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珍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衆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資。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勤義室堂。長宵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荏諮。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鯨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衆輩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狄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還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遠略。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儀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遏節本朝。吾自灰燼。難爲效。遣琨名馬珍寶。與資其使。謝歸以絕之。前趙嘉平二年。（晉永嘉六年。勒於葛陵。繕宝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數晝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依然長嘯。中堅蘇安、勒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宜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發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遲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因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僞將軍之疑。不足以敗將軍之事。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此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敗去。未追奇兵騎擊也。輜重遲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憚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掌曰。賓之計是也。吾刁膺曰。君其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當勦降。此計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葯陂。道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王師敗季龍於戶（一作口）。盡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晉退百里。及於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晉退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憑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邈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濮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自

酸棗向棘津，冰間勒軍至，始欲內北船，會雄等已渡屯其樂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困其費軍，遂潰扳，長驅遶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於三臺，演潛將陰深率衆數萬降於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說勒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潛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早城，廣運糧儲，西連平陽，播定并、冀，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舊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險險，形勢之國（一作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象嗣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率多降附，運穀以輸勒，聰授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冀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財、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莞鄉，勒使蘧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運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轉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貪財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窮鬬，謂不敢出戰，意必解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雄，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整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破必震恠，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麾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蕞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幷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諸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於冀州，郡縣壁壘，率三臺流人降於勒，綜獻璽於劉聰，於是游綸、張財、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鄧恭行冀州刺史，保於信都，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二

後趙錄二

石勒

建興元年（前趙嘉平三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於冀州，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殺蘧安支雄等，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謎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爲丸薄盛，執汲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於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徐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皇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爲丸蕃廣、衡寇、郡襲、背王浚，密遣使降於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義書史，署爲文學祭酒，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葬定山谷，葬詳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廬葬於襄國城南，勒謂石長史

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舍趙。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貫簡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負釁逋竄。會蒙收拾。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負釁逋竄。會蒙收拾。

往骨築名管窒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翰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往骨築名管窒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翰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

應符受命。可謂雖龍之會。但受人之桑榆。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爲。且豈惟趙臣之猶志。恐亦明公之所出。非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虛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彭祖之壽。彭祖之壽。

不許有死而已。不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廟者。則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不許有死而已。不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廟者。則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

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玉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振爲四公。所謂君臣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玉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振爲四公。所謂君臣

相知。此亦足感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妾車駟馬。裘以卿祿。（一作基謀之術。）相知。此亦足感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妾車駟馬。裘以卿祿。（一作基謀之術。）

辟其子明爲參軍。（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一。）勒以征虜將軍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謀。一作基謀之術。）辟其子明爲參軍。（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一。）勒以征虜將軍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謀。一作基謀之術。）

非於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謀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非於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謀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

以火省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虛奉牋於劉琨。陳己遣深重。求討以火省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虛奉牋於劉琨。陳己遣深重。求討

致背相圖。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致背相圖。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

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於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謀遣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於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謀遣

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

使。無故敢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難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稍謙推奉。尚恐未使。無故敢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難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稍謙推奉。尚恐未

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辭言上貢實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辭言上貢實

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

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竊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竊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

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曉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偏燕壤。自貽於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嶷、賈納、車服。數朱碩、裴嶷、田嬌等。以贈亂政。貴游枕以不忠於浚。皆斬之。遷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曉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偏燕壤。自貽於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嶷、賈納、車服。數朱碩、裴嶷、田嬌等。以贈亂政。貴游枕以不忠於浚。皆斬之。遷

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

鳥九旒。廣漸崇郊。設斬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宮殿。以皆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監守宰鳥九旒。廣漸崇郊。設斬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宮殿。以皆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監守宰

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遠。虢左史長。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發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遠。虢左史長。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發

鎮藩縣。威聲播於八表。固已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豎其部鎮藩縣。威聲播於八表。固已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豎其部

二升直銀二兩。肉一斤直銀一兩。（五句亦見御覽三十五。作遣元元年。）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二升直銀二兩。肉一斤直銀一兩。（五句亦見御覽三十五。作遣元元年。）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

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

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候。文武進位各有差。勒將支雄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候。文武進位各有差。勒將支雄

攻劉演於廩邱。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邱。斬勒所署太守郤犨。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於廩攻劉演於廩邱。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邱。斬勒所署太守郤犨。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於廩

邱。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那羕。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於潞城。邱。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那羕。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於潞城。

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貢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於勒。遂明攻滏口。於在平降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貢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於勒。遂明攻滏口。於在平降

之。因破東燕。殺衆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於襄國。勒使其將葛寧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之。因破東燕。殺衆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於襄國。勒使其將葛寧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

公也。復遣監軍華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符璽。亦修牋於勒。勒人范亞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盡歲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冕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勳距旦。敗公也。復遣監軍華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符璽。亦修牋於勒。勒人范亞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盡歲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冕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勳距旦。敗

之。執旦於望都關。之。執旦於望都關。

建興四年（晉建興元年）勒襲邵續於樂陵，續率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脩起兵於科斗壘，據郁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揭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於昌亭爲之聲援（一作勢）。徒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於襄國，使石季龍率襲乞活王平於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於廆邱，支雄、遂明、壁事黑於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徒其衆萬餘於襄國。晉將邵續使文鴦弗能進屯於景亭，竇豫及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退止盧陽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季龍乘虛入於容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廆邱（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二）。演與諸部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於容營，季龍乘虛入於容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廆邱。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贈敬田宅，令儁官授其經。時奔文鴦軍，遣演弟厥送於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贈敬田宅，令儁官授其經。時奔文鴦軍，遣演弟厥送於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攻中山，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於晉陽，遂奔代郡。勒攻燕平太守綽據於姑城，劉琨遣將軍姬（一作澹）澹率衆十餘萬來討，琨衣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敗，棄而北，澹縱馬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來降，琨遂奔於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於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追姬澹於桑乾，勒遣參左長史張敬、獻捷於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兩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於邵續，河間邢嘏、景徽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猛博，勒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脇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於遼西，逃和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魏脂，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魏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變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澹還良守，任之以恩，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宜仁澤，齊揚威武，幽冀之寇，可坐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土衆多李酒軍人，回先爲酒府長史，素服恒威德，多叛歸之。嚴、魏脂衆多李酒軍人，回先爲酒府長史，素服恒威德，多叛歸之。嚴、魏脂率衆降於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宴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幷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柸等會於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矯令賚遺末柸以四之。末柸既忍有以報勒忍，又忻於厚賂，乃或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屠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貢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慙懇，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柸殺

鮮卑單于載附真（御覽作長）位，忽拔邵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於犨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日，贈平南將軍。初，曹嶷據青州，既叛劉聰，而遥王命，以建郡縣，遥勢拔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七月，劉聰疾甚，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乃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稱皇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幷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於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於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諸和，勒與劉粲、靳明有招懷之計，乃送泰於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遣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靳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宜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翟黑、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於劉曜，曜彭城內史周斌以彭沛降於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於蒲上，斬明率平陽之衆，奔於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於襄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三

後趙錄三

石勒

己卯 趙王元年。（晉建光元年二年。晉永嘉太興二年。）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將授勒太宰。領大將軍。加九錫。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置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合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趙王倫等。外裂至虔。內成大忽。强弱謀特修之。返將輕裝乘與。時曜勢百殘黎。懼修宜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於衆。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遂歸。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貶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單。孤惟事君之體。當哭泣求救。晚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三字一作當所爭。）邪。於是設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桓澹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澹。既怒刑仗卒。卒亦悔之。場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於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

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胡攻之。勒增設官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設擊鼓署。結警貨殺。河西鮮卑日六延叛於勒。石季龍討之。敗延於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離散。衆其妻子匹磾奔都督。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時以河爲斷。挑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於廣宗。石季龍、與服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守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慄。如臨深淵。豈可假守稱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亞。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皆參山太守徐龕叛降於勒。征虜將軍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載伴容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應期符運。龍躍宇宙。夠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盈去劉氏。威恢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垦辰不孝。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堅。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冀寸尺之潤。大司馬雖位冠九台。非爵者之號。諸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邱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於寧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州刺史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十一月。勒即位。爲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殿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營東西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侯王每世稱元。改光初二年爲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參軍續咸、度景爲律學祭酒。任播、程遐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茲、劉謨等爲門生主簿。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衆官。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起、賈淵、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優其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於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若冀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首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中孤之心也。登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五句依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補。）

廣設二年勒下書禁二字一作令曰國人不得報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陷緱氏縣令王陽降於萇萇以陽爲河內太守使鎮洛陽降於勒旨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於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乘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於晉勒大怒命張敬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泛溢衝山陷谷巨松偃拔浮於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安十餘營裏不設備萇夜擊之大敗而歸此段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二字一作河州面去留將姚豹守雍城住西臺晉將祖逖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開逖士乘壘傾而胡戎饑久盜擾無復鬬氣勒將以盧千頭運糧以餉雍豹逖遣韓潛、桓渢、李頭、段成追擊於汴水盡獲之姚豹青逖此段依御覽二百八十六及通典一百六十一引補八月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總樂於斯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於雍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邱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以邵輔爲材官將軍邵輔樂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制法令甚嚴兼諱胡尤峻諸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搏盤石虎改曰麻餅四句依御覽二

十六·八百六十引補·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曰向有醉胡威行天下況於宮閤一作閫·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縱之邪縱惶懼忘辭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皆呵縱之面不可與語所謂互鄉難與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七·使石季龍凝託候部掘地哪於狹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詔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綏定九品將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孟卓、字君偉、廣平人少修清苦之志著一作有·一冊諸十年不游十一·伸換·○依御覽四百三十一·六百九十六引補·令益寮及州郡識各舉秀才至孝廉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皆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驗準丞相司直

辛巳三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造從事中郎任汪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民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一乳四子可謂慶過姬祥美加嘉日以爲二儀諧賜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人穀一百石羅紈一作綺·四十匹庶以崇迎嘉祥石季龍攻段匹磾於厥突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與機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衝嶮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遂西巴鮮卑慕容廆於隴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僅弼九千悉降其衆城

攻爲寇乃下書曰祖逖歷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邱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逖如超佗威恩報其遲暮逖聞之甚悅遣卷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冦讎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李營建德殿井木斜榰斬於殿中勒悔之贈太常趙郡趙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證漢者未詳或以爲瑞卷軍緩咸曰王莽時物也北時兵亂之後典度墟滅遂命下證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一無此字當千千一無此字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竊之於永嘉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貿於官坐死者十餘人而錢終不行乃重立禁制官賦至皆取錢廛肆故不行也此段亦見御覽八百三十六·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巷門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十三·祖逖牙門盖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冦豫州坐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舉多兩屬矣冬十月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溫嶠、庾亮之恕是布衣之誠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肯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世之後魂靈當歸之非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勒引入與酣謔宜陽胥突亂之曰卿雖老胥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鬥不孤往日帙卿老拳卿亦個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陽與勒鄉居談常爭漏麻池送相毆擊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鄉飲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稍復釀者尊罇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慕容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僅弼九千悉降其衆城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四

後趙錄四

石勒

壬午　四年。（晉元永昌元年。）二月。先是勒世子興死。王是。拜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累衙將軍。以張賔爲長史。

張賔、字世遠。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逸。雅洒清談。勒僚其儀辨。拜世子衞軍長史。勒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依北堂書鈔七十一。御覽二百四十八。及四百四引補。）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龜。龜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翰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龜。送之襄國。勒坑龜於百尺樓。自上搤殺之。令步都妻子剖而食之。坑龜降卒三千。竝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於勒。徐寇閻鼂。鼂多設任詐降。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奬埈。大慙曰。奬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樸。率然而對曰。頓遭羣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羣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卑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餞三百萬。以勵貧俗。

甲申　六年。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臨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紹。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於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晝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恣者莫不歸美焉。晉使人詣襄賔、聞鄒貪其勳立六國後。大慙曰。此法當失。何以得遂成天下。至留候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委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於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於泗汭。石生攻劉矇河內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兗豫壁壘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隔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開。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崔皓爲勒謀大夫。與奧農使者朱表、典勒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勒課農桑。農桑最脩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穎。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石邃攻陷譙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於譙城。勒汲郡內史石聰開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

乙酉　七年。勒將將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羅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輕出。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豈能爲害。馳騁之樂。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舉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盜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得關內侯。於是朝臣諠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聰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於鄄山。斌死之。勒西夾中郎將王勝襲殺幷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乂以幷州叛於勒。朱是。石梁至是石梁渡。執縱疑襄國。季龍又攻王勝於幷州。殺之。李矩以劉猛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滨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基址於襄國。列

之罪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南。置於建德前殿。（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九十。）

丙戌　趙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於襄國。（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六。）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賜賚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僭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萬於城西殺。詔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大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攻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於陣擒曜送之。以徇於軍也。（二百九十。）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勒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徇曜面北。及是。詔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諭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逆送之叛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己丑　二年。劉曜子粲等去長安。奔於上邽。遣季龍討之。勒還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殺品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懷證言也。車騎虎剋上邽。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璽各一。送之於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五

後趙錄五

石勒

庚寅　建平元年。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二月。車騎石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勒不許。羣臣固請。勒乃以成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逖。逖屯於雍丘。堪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

辛卯　太和元年。徙平令師懿雍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逖。逖屯於雍丘。堪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

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堪。南陽都尉董幼叛。舉襄陽之衆。又降於堪。祖約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璽各一。送之於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

諸將佐。皆陰遣使附於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逖敗。奔譙。遂圍洛陽。勒衆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張進、尤城堪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龍於高候。（御覽四百六十六。）遂圍洛陽。勒衆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張進、尤城堪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

札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韓羅。（御覽四百六十六。）遂圍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穆豎。攻之未必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路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逕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曜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懸旗親犯。必視旌弭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不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石堪、石瞻、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逕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消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戚皋間。（一作上

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將成擒也。勒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數句亦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乃卷甲銜枚。面澗道。繞路。出於虎牢之間。知曜陳兵軍十餘萬於城西。朔旦。詔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大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攻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於陣擒曜送之。以徇於軍也。（二百九十。）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勒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徇曜面北。及是。詔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諭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逆送之叛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己丑　二年。劉曜子粲等去長安。奔於上邽。遣季龍討之。勒還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殺品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懷證言也。車騎虎剋上邽。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璽各一。送之於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

庚寅　建平元年。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二月。車騎石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勒不許。羣臣固請。勒乃以成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逖。逖屯於雍丘。堪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

辛卯　太和元年。徙平令師懿雍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逖。逖屯於雍丘。堪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

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堪。南陽都尉董幼叛。舉襄陽之衆。又降於堪。祖約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璽各一。送之於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

諸將佐。皆陰遣使附於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逖敗。奔譙。遂圍洛陽。勒衆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張進、尤城堪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

札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韓羅。（御覽四百六十六。）遂圍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穆豎。攻之未必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路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逕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曜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懸旗親犯。必視旌弭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不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石堪、石瞻、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逕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消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戚皋間。（一作上

（晉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七・及三百八十四引補・）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胤北服。勒從之。勒下書曰。自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開府儀同。是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滱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此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讖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令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悉郎。皆詣東堂。詮詳乎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者。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兆避蹇晉愍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淵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劉粹監建平漢固三郡。營巴降於勒。勒以咸周土中。漢晉皆京。復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散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

十三年。正月。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大宴於建德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藻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貴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一作倘・）遇光武者。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皆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城。遣將軍韓雅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溝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大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變。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王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塞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故有此災。（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況蔡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非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忘。故從其議。儻或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變。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讖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案春秋。震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閒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疑塞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季龍之閈。可設雀羅。季龍怨快快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恠恠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

癸巳　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此節

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舍中郎。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開府儀同。是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滱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此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讖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令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悉郎。皆詣東堂。詮詳乎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者。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兆避蹇晉愍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淵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劉粹監建平漢固三郡。營巴降於勒。勒以咸周土中。漢晉皆京。復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散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

十三年。正月。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大宴於建德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藻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貴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一作倘・）遇光武者。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皆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城。遣將軍韓雅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溝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大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變。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讖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案春秋。震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閒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疑塞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季龍之閈。可設雀羅。季龍怨快快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恠恠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

癸巳　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此節

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五・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順升台府於是撞拜太學生五百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竹死鼯鼠門於安定府閤二日蛇死臨渭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皆悉曰基蕃安定臨事前後聞誦書聲勒曰吳蜀未平書執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强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崔伊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議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隆恐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荊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覺不從及勒薨虎執弘一作政・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石季龍囚中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四十三引補・召其子冀州刺史遵率兵入禁宿衛交武廉不奔散弘大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八・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

其父子以愚棄亦已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從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事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閒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執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强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崔伊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議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隆恐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荊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覺不從及勒薨虎執弘一作政・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石季龍囚中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四十三引補・召其子冀州刺史遵率兵入禁宿衛交武廉不奔散弘大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八・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

石弘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三・子也母程夫人右光祿選之妹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於杜嚴誦律於綏威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騎射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衞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建平元年勒僭位立爲太子盧衿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憎愎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雖荷再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幾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快快不可以輔少主也宜一作乞・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卷衞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思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制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遐慍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罪世明主開懷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徵違慮犬之效陛下酬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三・子也母程夫人右光祿選之妹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於杜嚴誦律於綏威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騎射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衞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建平元年勒僭位立爲太子盧衿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憎愎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雖荷再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幾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快快不可以輔少主也宜一作乞・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卷衞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思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制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遐慍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罪世明主開懷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徵違慮犬之效陛下酬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虎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

羅黼次於浦坂前鋒及挺大戰滝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於季龍背生而趕之生時俘浦坂不知挺之死也懼罪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於滑渦生不能守長安欲西上隴士卒散盡遂入於雞頭山（四句依御覽四十四引校補）將軍將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帥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將英等分遣諸將屯於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擒下斬生於雞頭山（一作爲道吳所害山在驛縣東二句依御覽四十四引校補）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巳建魏壹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

十年　延熙元年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於華陰上邽豪族雷惲以權降徙秦州三萬餘戶於青井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逕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於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猗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於馬闌山郭敖等縣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於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七月改顯邱爲魏國沿一作分魏郡至一作立不遵義承大統順漸革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八十八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寨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殺之趙明諫不從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攝位拜爲尚書及陳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擬之蘇則（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在位二年卒時年二十二

張貺

張貺字孟孫趙郡中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貺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擧達有大節常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監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貺謂所親曰吾歷覽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者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四十二）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貺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呢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敬將葬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與遐識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痛日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六

後趙錄六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鞏邪父曰寇奴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皆永興中與勒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遣勒母王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遊無紀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每以爲患勒白王將殺之曰此兒因墓無使軍人殺之舜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怯之年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甚嘉焉拜征虜將軍爲姻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偏鄧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作者輒方便二字一作因事害之前後所殺皆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簡別蕃羣坑斬士女路有道殣勒雖屢加責誨而行寔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寇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左輔都督禁衛諸

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齊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慍之。以程遐間己。而征爲所抑。服季龍宇文伯。光渠都人也。頗曉相法。常謂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挼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御覽七百三十。）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冀國以來。端拱指授而已。吾躬嘗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宋頭。東平青兗。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疑食。待主上委翫之後。不足復留種也。既殄殺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隅自棄。四海業重。故使從推遠。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

乙未　建武元年。晉咸康元年。正月。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建武。以樊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暢爲尚書左僕射。魏揔、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遣陶之柳郷。立停翟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綏。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綏奔淮南。虎荒遊暴政。外就營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鵲雀（一作觀。名誤。）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三月。南遊寧歷陽。臨江而還。江東大震。遣其征虜石邁寇中原。遂圍平北將軍桓宣於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於章山。邁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皆將軍酒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與外伅。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於崇杜之東。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縳上下。虎試而悅之。

丁酉　三年。太保樊安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號勸進。方入而庭燎油漏下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赦。腰斬成公段于闕門。於是依放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殊死以下。追尊祖僧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案永和平破公爲大宗孝皇帝。係在六年。此疑有誤。）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石虎鄭后。名櫻桃。皆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乘輿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后。太后給之。（依御覽三百八十引補。）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潘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光。武鄉長城徙人韓強。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篆郡獻之。拜強騎都尉。復其一門。垂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逆。幅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惡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莊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遊此璽。弘過而獻之。太子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驅恣無道。或盤遊於畋。曠管而入。或夜召騎。宿於宮臣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共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煑而食之。亦陽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罪於季龍。逢疾之如仇。虎荒耽內遊。威刑遂度。邃以事爲可皇皇之。虎怒曰。此小事。何足皇也。時有所不諷。復怒曰。何以不皇。請貰杖。逢月至再三。邃告愧。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

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紹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

等伏不敢對遵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遵亦怪醉而歸。遵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賈遵。遵怒殺其使。季龍聞遵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遵呼前與語。抽劍擬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遵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大武東堂。遵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遵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遵遲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遵爲庶人。其夜。虎殺太子遵。（此句亦見遵載記。）及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蠶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河間公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平幽州。在王浚坟中。虎見而悅之。因酷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嫉悍。率亞於鄭后也。（使御覽一百四十五引補。）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宮王小秦國。易姓名爲季子楊。游於鄴縣。爰赤眉家。顏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奇之。妻以二女。轉相煽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謀、謝榮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謀爲左右大司馬。榮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於鄴子楊顙無血。

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九。）

戊寅　四年。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榆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乘冰合遼。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於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弃令支。奔於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寧、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於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窘險。遣子乞特真送裘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遣其戶二萬餘於薄骨律。令典農都尉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荊揚北鄙。石閔敗王師於河陰。將軍蔡懷死之。宜將朱保又敗王師於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韋、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宣將毛寶於邾西。死者萬餘人。鑿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袁咸侵悉。賂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僚震慴。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遼王擧裘雍秦二州豪族。自東徙以來。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章杜牛辛等十有七姓。獨非兵貫。一同寇族。隨才銓敍。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忽言。爾鼠子豎。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從起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依御覽三百九十一引補。）

貧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號道子恪伏兵於密雲。廢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甚怒。方食吐餘。乃削秋官爵。

己亥　五年。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選舉乖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奚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鎮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荊揚北鄙。石閔敗王師於河陰。將軍蔡懷死之。宜將朱保又敗王師於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韋、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於邾西。死者萬餘人。鑿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袁咸侵悉。賂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僚震慴。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遼王擧裘雍秦二州豪族。自東徙以來。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章杜牛辛等十有七姓。獨非兵貫。一同寇族。隨才銓敍。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忽言。爾鼠子豎。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從起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依御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七

後趙錄七

石虎

庚子 建武六年。追符瑞考樂平敬公爲太宗孝皇帝。（此後篇疑本編。戴記混附於晉。）於時大旱。白虹經天。（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皇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與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鴻池二冶初建。徒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恆法。致起怨辭。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淵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幷雍豫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郡城衛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亘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潛游樓爲陂之酷。深願陛下濟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咸登功於耘耔之辰。咸煩役於收穫之月。頓獘之徒。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謏暗。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裒覽。虎省而善之。賜以三分而一。貝邱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逆坐者數千家。虎馳徙刑徒配之。（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及七百六十四。）而與諸沙門。游宴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一作東叡。）郎。（一作叡。）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太子太保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欠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掉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濟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咸登功於耘耔之辰。咸煩役於收穫之月。頓獘之徒。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謏暗。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裒覽。虎省而善之。賜以二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固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於道路。死者相望。面來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狐狐千餘

賜微士幸謐几杖衣服。緤五百斛。勒平原爲起甲第。先是李湛將李宏自晉奔於季龍。晉致書誚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知漢。當爲季宗族。混同王化。若造而果也。則不煩一族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海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懇契。誠敢酬反。則取誚戎胥。宜皆答之。并賜以楷矢。使海知我退荒。必獎也。於是道宏備物以酬之。以石賴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離領季龍之權。道其別駕馬說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褒徼。季龍大怒。將斬說。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說。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雄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謂王波曰。

衣領中書監。

辛丑 七年。

壬寅 八年。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於公。六月。上苑孟門。上有神人之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大勒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遏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趣州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衆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邱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逆坐者數千家。虎馳徙刑徒配之。擾攘之際。盜賊公行。夜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欠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掉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濟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咸登功於耘耔之辰。咸煩役於收穫之月。頓獘之徒。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謏暗。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裒覽。虎省而善之。賜以二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固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於道路。死者相望。面來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狐狐千餘

遊騎之逐皆成路季龍大悅曰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滄江南之徼也天命不可違其赦譙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初大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入肩中唯短髯鬚出石虎大惡之以

（見御覽三百六十九）

佛圖澄對之流涕

（見御覽九十卷）

九年（晉建興元年）冉遵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龍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沈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朝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閻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字文歸執段遼之子謁降於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襲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於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喜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祕書國子祭酒孫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穢常縣甕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十二月武鄉羌雄虎邏爲雄盧一猴子口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猴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

（見御覽甲冑部）

十年季龍饗羣臣於大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於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軒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四率上次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宜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滻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宜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白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乃下書進波前議道李宏及答揩矣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於滻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北孫爲侯平北尹農攻墓容獄凡城不剋而還斬農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大社經觀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剻乃滅

（四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季龍下書曰昔右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恕爲本故能允協人和感照神物朕以涉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右烈是以每下書獨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俾百姓仰

冀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雪彌順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誼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戴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聊國道氛祲自消肯殷庶之良用康羣黎而羣公卿士各恆道迷邦捐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設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

（二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立二時於鄴昌津嗣天及五郊李尟以建事上庸漢固巴徼梓潼五郡降於季龍先是虎起河橋於鄴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終不成虎知鄴昌津中流告誠俄而所沈壁浮於潛上巴地震水波上騰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患甚乃斬工匠止作而還

（此段亦見御覽七十一）

命石宣石韜生殺舛除皆選日省決不復啟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開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逆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睆睆正耐溺中珍慍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於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悚之側目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八

後趙錄八

石虎

乙巳十一年（晉穆永和元年）季龍子後陽公邃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邃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監護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邃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幷州五萬一作雍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遣司農中郎將裘鎮帥工匠四千於東平剛山造獵車千乘輪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益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上刻期將校獵上自鄴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一作伺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三十一）

御史因之拉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聊志矣又發司豫荊冀二十六萬人城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區皆益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

賴其盲務於美淑。若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
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
奪而逼之。經死者三千餘人。刑楚揚徐。問流叛路。鑒等守坐不能糾慢。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
夫廣平遂明。（句依魏錄引補。）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祕仕而已。季龍常以
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繪巾。綠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鞾。游於戲馬觀。觀上安置。蓄五色紙。在木風
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丙午　十二年。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會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
因譖軌不修道。又詐謂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
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士隨三尺。茅
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瑤臺瓊樹。象箸玉杯。錢歷割心。脯賢剖孕。故其亡也忽
焉。今襄國郡宮。足庶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於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
乘。養獸萬里。奪人婦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
災診。墨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繼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
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強。但褒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戊申　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且而潤澄。公曰。論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
月。秦公韜起宜光殿於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視而惡之。斬匠徹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患甚。
謂所幸楊杯、牟成等曰。韜凶豎悖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
韜既死。主人必親臨哭。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八月。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四
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
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醉其寮屬於東明觀。
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夜何期而不飲乎。
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縁獨猴梯而入。殺韜。盜其刀簡。
而去。且宣奏之。虎哀甚氣絕。久之乃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晉）秦公者。恐在道牆之內。慮生非常。
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
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
過危篤。宣不應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
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顧大家老婆。吾等何忠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
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
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
廁中。以鐵猳穿其頷而縶之。作數斗木槽。和藁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簡。斫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
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
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
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亞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

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因而遊獵薮澤。乘大
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
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
何慙。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宜既馳逐終夕。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聚集行宮。
文武陵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婦順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
反。獸殫乃止。其有奔逸當之者。坐有御者罪。（以上涉見御覽八百三十一。）馬步騙一日。無將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
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儗爲御。有亂其間者。以旨禁罪之。所過三州十
五郡。資儲靡有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晉。宣素惡韜。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醉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夜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縁獨猴梯而入。殺韜。盜其刀簡。而去。且宣奏之。虎哀甚氣絕。久之乃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晉）秦公者。恐在道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篤。宣不應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顧大家老婆。吾等何忠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廁中。以鐵猳穿其頷而縶之。作數斗木槽。和藁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簡。斫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亞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

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殺之兒猶擁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海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調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宜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宜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龍於宜亦殺之季龍念其委色復納若少女於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遜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嗇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讒於東堂庞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腸胃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一作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殺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諒之遂立齊公世爲皇太子立昭儀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倏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頃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十一月遷舉臣於大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墮人衣虎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幷閣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此何兆也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九

後趙錄九

石虎

己酉　大寧元年虎時疾瘧以永和五年正月僭即皇帝位於洴郊大赦境內改年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謁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穊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吉獨鹿徵告戍者戍者皆賜大呼梁犢乃自稱督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遣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救以輜車安西到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孺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者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鐫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衆率王苞時鎮長安盡鋭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農帥不利又戰於洛陽農帥又敗乃退壁成皋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擬馳於黎陽東、大敗之、斬馘首萬餘、盡滅之、二月、有沙門圖、封世爲謀主、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屢勸太后劉氏爲昭儀、（此何亦見通鑑攷異）遊致異。於是李農歸請罪、遊復其位、待之如初、尋其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疾首將軍、王簡拔其沛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蔡感犯積尸、又犯鼎、川及蒙惑北犯河陰、洛陽西北九里、石牛在清山上、忽鳴、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肩、銀釘四足。（此節依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補。）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遊爲大將軍、鎮鄴、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東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幽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發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遊自幽州至鄴、赦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遊之、遊慟哭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遊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李龍臨於西關、龍騰將軍進曰、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遊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遊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沖師大敗、獲沖於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六月、始葬虎、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遊揚州刺史王洪、以淮南歸順、皆西中郎將陳遠、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諸葛、率師伐遊、次於下邳、遊以李農爲前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襄不能進、退屯歲陵、陳達聞之懼、遂焚輜重、積聚、毀城而遁、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懇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款、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張誅李農、而舉與雍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於灞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遊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於鄴、勳又爲朗所距、釋騷鉤、拔宛城、殺遊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遊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遊忌而不能任、閔既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得陽外候、陽以宮女、樹己之恩、遊弗之猜也、而更題名簿、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鑒之計、頗疑憚於閔、稍整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遊召石鑒等入議於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季城迴師、無赦奴豈有今日、小騶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十一月、石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王基等、密謀其廢遊、閔使將軍蘇亥、孟、周成、率甲士三十八人、執遊於前殿、如意觀、遊時方與婦人彈棊、聞周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遊曰、我尚如是、汝等立、寧復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其太子衍、上光祿璽綬、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鑒等、遊字太疵、虎第九子、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閔乃僭即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即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秦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使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偽若不知者、使斬松

及才、閔聞之、率騎三千、馳入門、升於大武前殿、鑒等遣字太疵、虎第九子、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閔乃僭即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即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秦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使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偽若不知者、使斬松及才、閔聞之、率騎三千、馳入門、升於大武前殿、鑒等遣

才於西中華門殺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後御覽七百四十四。并誤伎。）烏桓部人也。其祖博聞門殺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後御覽七百四十四。并誤伎。）烏桓部人也。其祖博聞

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攻殺閔農。鑒遣石瑰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啟、侍中石璞、前河東太守石暕、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銘等、結羯士三千人。伏於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壘。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壘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殿閣道臨閒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都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壘觀卿。勿憂無報也。伏都有幹力。善尺牘。及銘率衆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殺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己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端華。橫尸相枕。血流九渠。（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五。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圖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鑒帥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金給之。石鑒（鑒原誤成。）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遍爲心。蒸之使拆裂方食。及爲丑閔所篡。幽暦。思其不裂者不可得。（此節依御覽八百六十引補。）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勒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者。皆斬之。三百三十五。死者二十餘萬人。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驤者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舉屯桑壁。劉國據楊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白長安奔於洛陽。秋承閔書誅朗。朗奔於襄國。麻秋率衆奔於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衆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驅騎突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於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濟。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農閔農馳還。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蹤。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鎭衛。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閏月。殺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殄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除。字大朗。虎第三子也。李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娶妾數人。奔京師。勒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爲丹閔所殺。人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識者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薊陵公。李龍惡之。改薊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成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當作六。案鑒在永和六年閏正月見殺。）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

後趙錄十

石閔

石閔、字永甘。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一作贍。）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於河內。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虎卽位。拜建節將軍。徙封severe武。（一作盛。）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

永興元年。（晉永和六年。）閏月。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閔等、四十八人。上書號於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贈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諸農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褚、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徵諸屯結。皆

不從。新興王石祗聞鑒之死。僭稱尊號於襄國。改年永寧。殺姚弋仲、苻健官。（句依通鑑攷異補、）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哲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王謨字思賢。璽言不清暢。延知無威儀。將殺曲陽令石勒。疑之。閔長史張賓曰。請試可不。勒從之。由是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爲都督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依御覽二百六十八及三百六十七引補。）晉巡江太守裴寘。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澄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兵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業陽會琨。閔盡衆拒之。大敗。琨於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賛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於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梁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於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於苔亭。賛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靳靳豚於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隊亘百餘里。鏘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苔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偏舉後門。多蒙顯進。於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帥步騎十萬。攻石祗於襄國。累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縣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敢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

二年二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慕容儁。中軍張賽詣敕於燒弋仲。三月。祗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二萬八千。至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三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於長蘆。將軍樓威候琨於黃邱。皆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雲集。欲吾出戰。覆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親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愼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晨當殺胡王。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乘寇不敵。雖馬潰圍出。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爲格所擒。（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及三百五十二。）及蘆岡、張溫等。送之於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謂曾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驟之三百。遣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薊城。告廟戮焉而殺之。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於晉陽。蘇亥（一作彦。）乘常山。奔於新興。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昇智尚幼。將斡遣侍中樓毅、屠事劉猗、率表降晉。且乞師於晉。滏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於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使。使還鄴復命。斡沈吟未決。施乃率胜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謂之曰。且出蹔付我。今囚遽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圍當馳白天子耳。閔知已在晉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衛。斡以爲然。乃出蹔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疑送於京師。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施融斡斡縱而下。奔於倉垣。評送閔后蠶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徐休、中書監石熊、司隸校尉梁犢、中書令李胤、及諸王公卿士於薊。尚書令王衍、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韜、自殺。初。慕容儁斬閔於遵陵。而還。皇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是歲水（原缺作大。）和八年也。

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四月。劉顯殺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於鄴。送質書命。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祗、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石寧奔於柏人。閔命焚祗首於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啟。以譙城歸順。七月。劉顯復率衆伐鄴。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弁（一作強。）、退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車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於慕容儁。

閔親率騎八千。救之。二月。劉顯王子永興三年。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二月。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彥（一作亥。）告難於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眞強降於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於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山爲應。遂入襄國。二月。誅顯。（句亦見通鑑攷異。）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於鄴。顯奔於枋頭。三月。前燕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於薊州。閔帥騎距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一作陳。）壹閔大將軍蔡悶、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待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帥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過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選射鮮卑勇而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乘寇不敵。雖馬潰圍出。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爲格所擒。（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及三百五十二。）及蘆岡、張溫等、送之於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謂曾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驟之三百。遣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薊城。告廟戮焉而殺之。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於晉陽。蘇亥（一作彦。）乘常山。奔於新興。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昇智尚幼。將斡遣侍中樓毅、屠事劉猗、率表降晉。且乞師於晉。滏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於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使。使還鄴復命。斡沈吟未決。施乃率胜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謂之曰。且出蹔付我。今囚遽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圍當馳白天子耳。閔知已在晉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衛。斡以爲然。乃出蹔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疑送於京師。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施融斡斡縱而下。奔於倉垣。評送閔后蠶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徐休、中書監石熊、司隸校尉梁犢、中書令李胤、及諸王公卿士於薊。尚書令王衍、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韜、自殺。初。慕容儁斬閔於遵陵。而還。皇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是歲水（原缺作大。）和八年也。

81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一

後趙錄十一

支雄

支雄、其先月支胡人也。（通鑑晉紀九、注引後趙支雄傳。）

司空支雄。（晉紀。）

張謐

張謐、美姿容貌、幼而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傳嘉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御覽三百七十九。）

張樓

張樓爲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人謠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剚虎狼。（御覽四百六十五。）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避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婁婆先死、豹死守（死守二字、疑是非婆二字之誤。）於隙邱南、婆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御覽八百八十三。）

申鍾（成師中緝。）

申鍾、字道時、爲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爲三公。（御覽二百六十八。）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教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治秋鄒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於幷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於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侯甘諸儒林傳論。）

韋謏

韋謏、字思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累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丹閔乂署爲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壓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騎之如茲、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獫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慢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閔志在殺掾、竟於澄定、即其言大怒、遂誅之、幷殺其子伯陽、陽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昔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顓抵耳、謏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同上）

裴憲（晉裴楷子。）

裴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閾、省儕朋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頴亮弘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仕講東宮、歷貴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衆皆等莫不謝罪軍門、冀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幕幽州、人鬼同疾、孤悲行乾憲、拯茲黎元、綱紀成叙、凝謝交路、二君齊惡俶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儻然、泣而對曰、民等世荷竹帛、恩過隆重、王浚因釁醜正、尚竹之道潛、雖欣聖化、義阻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宋開商容在倒戈之列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屈物、必於刑忍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群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稱王浚官寮親脇、皆貨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貴白餘裘、雖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吏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來邀制度、與王波爲之讌朝儀、於是憲文物、

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抱、毅。並以文才知名。毅仕季龍。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儒。爲來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僭稱尊號。好減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毅馬。亦段逸爲人所殺。季龍怒。以重名爲動見貰。遂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適爲嗣。（依晉書裴秀傳錄。）

傅暢（晉傅子。）

傅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鎖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貴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祕書丞。轉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贊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成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依晉書傅玄傳錄。）

石樸（晉石勒載記。）

石樸、字玄真。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模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時加優寵。位至司徒。

盧諶（晉盧志子。）

盧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遭亂武帝女榮陽公主。拜騎馬都尉。未成。讓而公主卒。後舉州秀才。時太尉掾。洛陽沒。隨父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卽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值琨與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匹磾既害琨。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並切。於是卽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遜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遜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石氏誅。諶隨閔帝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得旋舊異客。皆宗之。性清愼。有益斷。得士類懽心。及琨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范川荀綽、河東裴遐、北地傅暢、並洽沒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恆以爲辱。諶每語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卽誤。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歷司空林宗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依晉書盧諶傳錄。）

劉羣（晉劉子。）

劉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愼。有益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柩來波。溫嶠前後表稱。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朱波中。翹首南望。思報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懷惜。加爰錄召。羣絕與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

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幷州收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惟有渭東裴憲、渤海石樸、滎陽鄭系、潁州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依晉書劉琨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二

後趙錄十二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資徒數百。常食飽飲水。衣褐纖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玩其異客。皆宗之。性不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尙。軻在永昌。季龍每有僧侶。軻曰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眞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凝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子弟盡行。遣魁壯羽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幷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當臥十牀。覆以布被。僕寢其中。下無兩牀。軻瞑目不答。俄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

以安車蒲輪徵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徙涼州祠弟子以牛負之爲段軍道祠并爲所塑（依晉書補）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隨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褻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苻堅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遁閱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蓋理盡性之妙登有識之者邪是故不變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棄是也君王功以成名而久處之非所以顯萬全遠危亡之端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草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同上）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好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咒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當齋時平旦至洗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此節亦引見御覽三百七十一）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驗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一作目）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城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

自說陛光圖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咒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滻西溢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徐弟子曰寧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咒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驅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北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酉酉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者乎云胡子洛度宜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祚嗣中後徙臨滻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棗子藥有松蜜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十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眾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註昌亭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道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康都袁弘爲南郡太守與弟類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弘曰法師棄行殊琴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同上

宜陽公素和明原編

邊荒不能道腸除寇期遊莫已已之懸奇當棄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道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木爲難無可以衛卒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顛久遊圖浮利撥撥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崇遊開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踏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驗至橋廟祝已先至後墓客偶救季龍尸於河水衛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擎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以爲天馬之應云同上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綺服皆不著不畏寒暑盡後不臥恆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祚嗣中後徙臨滻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棗子藥有松蜜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十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眾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註昌亭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道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康都袁弘爲南郡太守與弟類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弘曰法師棄行殊琴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同上

宜陽公素和明原編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麻襦布裘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盡大路云飴天馬超與太守霍狀牧送語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逢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遂以語澄麻襦謝澄曰昔在光和中會亀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絕麻終有期金雞消於壍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三

前燕錄一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厥越、以君一作北夷、邑於紫濛之野。世居遼左、號曰東胡。其後雄昌、與匈奴爭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西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山爲號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一作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服意甚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焉。祖木延、左賢王、從毋邱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鮮卑單于、遼邑於遼東北、於是漸襲胡風、遵循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此段亦見慶紀、及御覽四十五、與六百八十四。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將軍一作謂廆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匡濟時者也。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一見歎異、二字一作奇之。因以所服延許遵之、以結殷勤而別。此節亦見御覽四百四十四。涉歸卒、弟耐算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以

避禍。太康五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怪先君之怨、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音雅理、殊弘闊別、豈能與皆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弟之。尹爲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申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接復何爲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廆又遷於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卽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濛之邑也。乃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王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大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三帥大素延、攻掠諸郡。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鬬志。廆曰、素延雖大羊蟲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處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裴讓、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雖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賊愚、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虛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幷存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賢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猜怙、衆稱兵、未遑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强。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數宜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邈、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歸負荷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邱郡、幷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擢一作舉賢才、推。官方授任、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樂耽、爲謀主、北海逄羨、成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齊陰綦毋邃、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

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宿德清望、請爲賢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北世子皝、率武之士、遍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劇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登曜荊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國胄東修、受業焉。劉讚字孟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爲世純儒。貞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邱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屈巳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勞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士英賢比肩、而不軫慮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舉之直、討逆暴之羯、救命舊都之士、招懷有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據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罹患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標據揚越、外杖周張、內蒞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智、處北勇略邪。將呂蒙陵統高謀驍世說、況今因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虓虎之強、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可徒清虛寂、徼善於全已、昔曹參亦尉此道、著盡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任、超然高絕、期智之權、與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感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悵恨、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勠、授首投尾、則悵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焉、言不宣盡、廆使者遣風沒海、其後廆更爲前鑒、並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統上佽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蟠會、神武之略、過踰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盛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頗擅諸夏、德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猶犹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晉、盜稱竽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慤、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遠廓繼統、濟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運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誰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弘振藩翰、敦奬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險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凭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廆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黃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謙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思情至心、實爲國計、僉報抽等書、非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兩討段國、北伐塞外、遠殺索頭、荒服款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不能爲官擢勳、然忠義謀誠、今勝履上聞、可不遵遠、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廆卒乃止。咸和八年、夏五月、廆薨於文昌殿、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葬於青

山管遣使者策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公、號爲燕王、追諡武宣王、及僞僭號、一作稱。追尊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紳、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來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澀、乃與開投廆、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舉士啓行、廆甚悅、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寵逼城下、外內騷動、廆閉策於嶷、嶷曰、悉獨官業據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陳、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裔、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問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濫總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師、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塗、寇容詭戮、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輔平中壞、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裹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棄僻陋、孤北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徼臣區區、亡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裴儁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爲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元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塵擾、此郡沃壤、鴻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國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衛、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干淩政令無恆、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於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瞻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若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翼贊皇家、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伸勤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有功、太傅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咸和八年、六月、卽遼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都內諸軍事、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於外、號牢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檢陰安守二城而還、初、號庶兄迪威輸、驍武有雄才、素爲號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廆、號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輸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攻號、號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非發、殺號使、東歸平郭、號遣其弟迪武幼、司馬佟壹等討之、仁遣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於號、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眺等、棄城奔遼、仁於是據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皝、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

前燕錄二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眞、廆第三二、一作子也、小字萬年、龐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先句一作尚經學、武、一作斌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平望侯、率衆征討、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輔平中壞、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裹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棄僻陋、孤北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徼臣區區、亡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裴儁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爲樂浪太守。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四

慕容皝、字元眞、廆第三二、一作子也、小字萬年、龐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先句一作尚經學、武、一作斌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平望侯、率衆征討、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輔平中壞、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裹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棄僻陋、孤北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徼臣區區、亡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裴儁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爲樂浪太守。

甲午　號元年（成和九年）號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於白狼揚威淑虎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堌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遣弟皝與韓恵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皝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李龍諸軍並撓弃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雅三萬餘級築成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李龍請兵應接李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號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穆帝罷于公如故

己亥　六年號前軍師慕容評敗李龍將石威等於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薊城其年號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

庚子　七年釗遣其世子朝於號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於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放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號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號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造輪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擒其二子而還號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並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襲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段氏賢若穆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資遮梁翼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勇執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哲道而遵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垂今焚灼述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盈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能自立內惑豎豎外憂五貝卒令王莽坐取田紛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紛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閭弱不能自立內惑豎豎外憂五貝卒令王莽坐取之裘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踰陛下深教渭陽冰等負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儕顯貝氏何不封以潘國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侵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喧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成呢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往事垂今焚灼述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盈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至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帝命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段氏賢若穆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資遮梁翼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勇執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哲道而遵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

功成事畢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冀之迹矣每視史傳未嘗不流悲慨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時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嘗慕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謀之術何不業以一士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安復何酖辱之憂乎寔武何進好專虛己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陸梁猶有能殿以不亂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連僭逆之寇家有滅亡之怨人有復讎之憤率得安枕逍遙雅謀卒謨邪許雖寡德紹聖先帝剋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幷吞弱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輯倉有餘粟敵人日我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望望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裘及寄北備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罷戍稱燕王、北燕祖昌原在燕、案此事自在庾亮死後、故移於此。　猥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頂蘭城而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襲之北土皆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蛤蟆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攻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徒幽冀三萬餘戶

羊玄　八年、晉成康七年、猥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黃龍之地也使陽裕、唐柱等可營制規模築龍城構宮室宗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此縣本見御覽百六十二、　七月晉成帝使冀大鴻臚郭希、一作伷、　持節拜猥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

王寅　九年、晉成康八年、原誤七年、　猥遣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霊等前鋒遣長史王寅等勒衆萬五千從北道而進高句麗王釗聞猥軍之從北路也乃使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道躬率羸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於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劍單馬而遁猥掘劍父乙弗利之弗二字引補、墓戮其尸並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五

前燕錄三

慕容皝

癸卯　十年、晉建武元元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爲怖之荒酒縱弛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俘以

甲辰　十一年、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霊爲前鋒歸使其將悉羅騰將淺奔于寔衆距翰皝遣謂翰曰、弈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餘可不勞兵而滅弈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銳氣於是前戰斬弈于盡俘其衆歸遣道滇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沙子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

乙巳　十二年、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牧其七三分入私私記室參軍封裔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

之。國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歸之罰。又益非役官。益官益人。使官必稱。須人不曠位。度廣入多少。裁而之王。遂、劉明、鍾北罪應禁錮。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練司。封生遷遷。深得王臣之體。許不云乎。無言不酬。北賜錢五萬。明官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又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於之。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勸。在公殺盡地利者。故流亡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穀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餓塞流殍。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襁負而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皆士。以行鄉射之禮。每月隨觀。考試經藝。號雅好文辭。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教胄子。慕容皝攻高句麗。南蘇之役。丙午　十三年。（晉永和二年。載記誤作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

丁未　十四年。號親臨東序。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娶翬悛於承乾殿。右長史宋懿（晉作誠。）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以久旱亏百姓田租。能咸周窮。陽營邱等邨。以渤海人爲與集縣。河間人爲東邱縣。廣平魏郡人爲與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遼東內史。宋該舉侍郎。綽偏爲孝廉。號下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倒之罪。至王威臨討。罪城釁書。此則勃逆之甚。索何舉之。割符朝臣。何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薪。進爵龍王。與可免官禁錮終身。（御覽六百五十一。）

戊申　十五年。號營畋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趨號曰。此非獲所王。其還也。翰之不言。遂濟河。迎日大獲。八月。號因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盡而還。宮。引太子儁。屬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平。方須經建大事。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以永和四年九月。薨於承乾殿。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龍山。謚文明王。儁爵號。追竹曰文明皇帝。廟號太祖。曦曰龍平。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猿臂工射。將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陣征伐。所在有功。威振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弈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謐欲乘勝深入。翰盧戚本國之害。說設於謐。謐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號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號玉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固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懲乎。謐怒曰。吾前勳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號。謐果大敗。翰盧仇國。因罪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奔還本國。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謂追者曰。吾低思變而歸。理無反面。

吾之弧矢。汝曹知否。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矣。豈不殺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宜便返。不中者。可來前也。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鋌。追騎乃散。（此篇亦見御覽三百四十四。）既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臥病粗時。後疾漸篤。於其家中偶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皝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喉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谷滅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憾。命也柰何。遂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貲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聞裕當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裕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裕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疾陸眷。爲晉愍騎大將軍。遊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春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帆迹所及。爲水而已。欲慙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嗟。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搆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也。裕降。拜北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相字疑衍。）領征東廨秩司馬。秩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器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遊。親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皆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穆。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六

前燕錄四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甘相不復。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章幹略。善屬文。雅長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銘讚。以爲勸戒。皝之八年。晉遣使者拜皝爲燕王。拜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鎮東將軍。十五年。（永和四年。）皝薨。僭即燕王位。赦其境內。

己酉（永和五年。）　元年。春正月。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是時石季龍死。五月。閻超魏大亂。乃啟兵將爲進取之計。（此事亦見通鑑。）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鶩爲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七月。皆稱帝使謁者陳沈拜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晉武故事。

廣武二年，僞宰諸軍南伐，出自盧祖，次於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奔薊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獨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於徐無，代郡人於凡城而還。

建寧三年，段匹磾引之覲下，使其記室封裕詣之。匹磾姿貌雄偉，有英略，善於撫納，士之西投者，皆推誠以接之，故人皆盡力。匹磾頭上有肉髻，毛長數寸，垂之委地，時人謂之「肉角」。

永和八年，正月，司南車成，僞大悅，告於武廟，及相國封爽，討段匹磾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於繹幕，僞如中山。僞二軍聲勢，匹磾懼，奔於常山。垂追及於泜水，匹磾名素振，衆咸憚之。垂謂諸將曰：「匹磾老卒疲貨，爲足擒也。吾今分軍爲三部，掎角以待之，匹磾性輕銳，又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令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屬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矣。」匹磾果三面衝垂陣，戰於魏昌廣阿澤，匹磾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匹磾送之，斬於龍城。垂乘軍高開，被創而卒，僞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五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諸討之，僞曰：「羣小以脫東還，有事幹爲，范陽太守閻兄開戰汲，悲哭嘔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僞召見，謂之曰：「自古及今，未有如酋者也。非爲吾宰諸軍南伐，出自盧祖，次於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奔薊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獨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於徐無，代郡人於凡城而還。

沱閻將蘇亥，遣其將余光、秦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棄於井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閻大將軍蔣幹、輔閻子智、固守鄴城。僞又遣輔弼評等帥騎一萬，攻鄴，是時營巢於僞正陽殿之西楹，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僞謂慕容仮曰：「是何祥也？」咸稱慕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楹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致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僞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

故相惡耳。今陵既至。亦當自定。然不庫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荷生河內太守王竹、犨陽太守韓高、以郡歸鶩。竹圍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桂、建興太守高簒、各以郡叛歸於鶩。初鶩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於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鶩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鶩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器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蟬冕之貴。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宜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咸以有事至嚴。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愼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設不宜有設。今之鑾鉦。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鑾。簡超神氣。施之宜養。皆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緣葛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襲。朔望正旦。乃具衮冕。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咸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溼。不得納鳥。而以衮冕改服。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咸廢咸存。有乖禮意。大燕受命。作難其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鶩曰。其劍履不趨。舉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遷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下書曰。周禮冠冕。君臣略同。中世以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侯冠悉顏裏屈竹。絳緺作公字。以代梁處。施之金蟬。令僕尙書。證儀倍餘萬。初。鶩有嗆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鶩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蹏齧。人莫能近。鶩曰。此馬見異先朝。狐當使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發。鶩退。鼓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鶩比之飇氏聰。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鶩頗二字一作其勞。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於鶩。拜車騎將軍。雲中郡公。處之於代郡平舒城。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勿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遣出請降。不失予戶侯也。鶩弗從。鄴固請行。鶩怒殺之。

〔內辰〕五年。鶩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遏鶩於濟水之西。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虛背腹之患。有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援救。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盛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鶩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士衆。何宜輕棄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壁。（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八。）鶩所署徐州刺史王腦、索頭單于薛雲降於恪。段鶩之破國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程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腦踰

遲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腦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鶩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烈三千餘戶於薊。招慕容皝。皝鎮薊。固恪振旅而歸。鶩太子曄死。鶩益猒悔。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七

前燕錄五

慕容儁

丁巳　光壽元年。晉升平元年。正月。復立次子中山王曄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翟斌勒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鶩有嗆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鶩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蹏齧。人莫能近。鶩曰。此馬見異先朝。狐當使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發。鶩退。鼓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鶩比之飇氏聰。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鶩頗二字一作其勞。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於鶩。拜車騎將軍。雲中郡公。處之於代郡平舒城。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勿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遣出請降。不失予戶侯也。鶩弗從。鄴固請行。鶩怒殺之。

〔內辰〕五年。鶩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遏鶩於濟水之西。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虛背腹之患。有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援救。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盛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鶩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士衆。何宜輕棄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壁。（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八。）鶩所署徐州刺史王腦、索頭單于薛雲降於恪。段鶩之破國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程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腦踰

官身清朝。斯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或軍之禍。坑陷沈卒。往往而然。孤孫榮子。十室而九。豫三方岳峙。父子異舍。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慢思若流。此其二也。淑發好問。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沒亡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甚妄過者。其來超時。此其六也。廉潔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爲泣曰。卿雖發學。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庾賀。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沖。器識未瑩。卿以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周然。二國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僞顧謂陸曰。伯陽之言。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三月。僞夜夢石虎謝其尊。一作尊。曼遂痛塞而薨。之命。發其墓。制棺出尸。編面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其尸而投之漳水。此節亦見御覽四百。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僞。入自石門。屯於河洛。攸部將匡超。進據鞏縣。洛館。屯於新柵。又遣督護徐商。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僞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於東阿。王師敗績。搴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十二月。僞疾疢。謂大司馬恪曰。吾所患惙頓。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致治。二字一作去暴。一作攻劫。臣等不敢不盡死力。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也。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疑。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宜當賦設奇察。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盌和等百餘人。乃止。

戊申　四年。昏升平四年。正月。僞薨於鄴。前殿。時年五十三。一作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僞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暨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愼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恆

韓恆、字景山。安平淮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恆年十歲。能屬文。日誦書三。與身齊。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以上亦見御覽六百十六。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僞既逐翟悉。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來該等建議。以僞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僞納之。命郡俊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恆駁曰。自晉胡乘間。人懷荼毒。諸夏庶孫。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忠信義不著。不忠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錫僞者。非爲臣之義也。僞不平之。出爲新昌令。默爲鎮軍。復參軍事。遷荅邱太守。政化大行。僞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僞僭位。將定五行次。集論紛紜。恆時疾在龍城。僞召恆以決之。恆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既而恆至。言於僞曰。趙有中原。非唯

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震方。於易。震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謚謚改。後從恢議。儁祕書監清河温統。聞恢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谷亡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睥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與同郡祖逖擁部衆於南土。力能自固。逖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開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郡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遂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詛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眞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愕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嘗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客而闕軍資。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獎力屈。無所取濟。通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恢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俾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恢乃止。午恐績終爲恢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至。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於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嗣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建熙元年。晉升平四年。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事。恪辭曰。建熙元年。晉升平四年。儁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

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尋立爲皇太子。及儁嘉。舉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光壽四年。晉升平四年。儁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

慕容暐

建熙元年。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事。恪辭曰。國有長君。周公事。專堂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錄尚書事。輔翼朝政。慕輿根爲太師。司空陽鶩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幷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其餘非授各有差。暐既庸弱。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祕吳札。並於家難之際。豹曰。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柰何更有私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八

前燕錄六

此見廣韻。結附於此。
御覽四百三十六。

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犒謀誅恪及評。因面璽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戚。先帝所託。終慮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眞、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覘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

辛酉　二年。初。慕容恪所署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程遐、鄭生勸暐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護豎子。不敢有異志。且其懷蠆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崩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圖。（一作平。今圍一作圖。）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援救。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逐一時之利哉。吾嚴潛圍。使休養將卒。以重官賞。間而離之。事淹勞窮。其變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蝟斬之。自三月至八月。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曾。悉降其衆。（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八。）尋復叛歸於暐。暐待之如初。

壬戌　三年。（晉哀隆和元年。）遣傅顏、呂護率衆據河陰。顏北斃勒勒。大發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死。將軍段崇、牧軍北渡屯於野王。

癸亥　四年。（晉興寧元年。）正月。暐南郊。暐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十月。太尉奔迎神主於和龍。初。暐委政太宰恪。專受經於博士王欽、助教尚鉉、祕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記孔子於東堂。以欽爲國子祭酒。鉉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傳講皆有拜授。

北渡屯於野王。

甲子　五年。（晉興寧二年。○原作興寧初。此從帝紀。）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盛彊城。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於幽冀。暐豫州刺史鄧嘉、執刺史鎮金，以城降。暐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於盟津。孫興分戍成皋。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等。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太宰恪卒。其國中皆痛惜之。慕容恪、字玄恭。獻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獻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獻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獻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滄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獻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獻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疑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

蔡流言。泥臣等謀誅成宋。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盛蔽賢路。是以中牟拜表。被陳丹款。望恩幽察。未忍遐棄。奄丹儉榮。慈貴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於茲。難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懇盛漠。深乘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遠。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邱避賢之美。輒循兩疎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授。推乘昭許。暐曰。朕以不天。早傾乾榦。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骨衡。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宜慈惠和。坐以待旦。慶誠夕惕。美亦重矣。故能外攘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鎮。抑亦公之力也。今開右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己讓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剋二疎獨善之小。以成公旦補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暐曰。夫建德者。必以紓美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勞。公與先帝開梯洪基。廓天明命。將廓奕羣醜。紹復隆周之遘。災告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疑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五月。暐下書曰。朕以寡德。滯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晨植之時。而岑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遊雨大降。（此書依御覽十一引補。）暐鎮衛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暐從之。太和元年。暐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譙蚣攸。攸奔於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

丁卯　八年。慕容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强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播平關隴。蕩一區吳。庶副成先帝遺志。謝憂責於常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等。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太宰恪卒。其國中皆痛惜之。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滄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疑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

諸軍營戶三分其貫風教陵敝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灾府之儲廣明法令以清四海障納之宿僞定制朝野震懼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時有司奏中山浦陰劉洛縣差充役弟與私代背軍逃歸州以本名捕斬與語郡列稱逃是與身請求代洛死洛又因隙己實正名宜從寬辟兄弟爭命詳判有疑障曰洛應征輒留與冒名逃役供應極法但兄弟競死情義可嘉宜特原之。（御覽四百十六。）十二月

有神降於鄧自稱洳女有巫與人相接數日而去

己巳　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爲皇后六月皆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眞、率衆五萬來伐障前發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桓玄攻湖陸執障寧東慕容忠障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於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翽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障將傅顏於林渚溫軍大振遂至枋頭障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前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於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於石門絕溫糧潛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偪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垂大敗之斬獲二萬餘級苟池聞溫班師邀擊於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溫奔還淮南垂既敗溫有大功威德彌振太傅評大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擯鋒陷陣宜論功超授評褒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傳十二月垂出奔秦。）

先是障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於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陳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覬覦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非爲王猛乎障評不以爲莫皇甫眞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論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績兼歸出洛州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指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寔之常也又吳王外弈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弁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障召評而誡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鷹揚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授懼以勁寇心也障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障攻慕容筑於金墉

於是人心稍定恪廉撿待物諸勳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覬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泥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言之因洛譴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時有司奏中山浦陰劉洛縣差充役弟與私代背軍逃歸州以本名捕斬與語郡列稱逃是與身請求代洛死洛又因隙己實正名宜從寬辟兄弟爭命詳判有疑障曰洛應征輒留與冒名逃役供應極法但兄弟競死情義可嘉宜特原之。（御覽四百十六。）十二月太尉陽鶩卒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魏官至東夷校尉鶩母李氏執盤成宛而歸十二月太尉陽鶩卒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魏官至東夷校尉鶩母李氏博學有母儀慕容皝常升堂拜敬（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三十一。）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鬼甚奇之皝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皝臨終謂僞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僞之將圖中原也慫慂勝之功亞於慕容恪障既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障優答不許慫清貞謹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尤儉約。（一作清儉。）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封郡公常乘敝車瘠牛。（一作馬。）及卒無殮財（末段亦見御覽四百三十一。）

戊辰　九年苻堅將苻覆據陝城降於障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華陰障華下議欲遣兵救護因圖圍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難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障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繼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圖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貳燬燬起道路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囚逆將終數歸有道彖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士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野之旗命皇甫眞引幷冀之衆往取蒲阪臣亟引許洛之兵馳解謀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賞此則僭概待時之機抱志未申之傑必竭誠盡節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佞人障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覆知評障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歲於慕容垂以重幣請救垂得書謂私於皇甫眞曰方爲人患者必謀爲我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謂私於皇甫眞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當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眞曰然繼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障僕射悅綰言於障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九

前燕錄七

慕容暐

庚午　建熙十一年。暐遣慕容臧率衆救筑。臧次晉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於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於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於猛。（案十六國春秋云。去年十二月。猛受筑降。而梁燕書少帝紀自云。此年正月拔洛。故附於此。）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騰。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於豫州刺史袁眞。眞怒。以壽陽降暐。暐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眞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眞統俱卒。眞猶宋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暐毋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舉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臣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百姓。歷資內外。用能仁威猛恩。惠致聚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以湟賊。藉綠時會。非但無弱。豈王師之敵。景略當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鬥。當以算取之。若衆敵不鬥。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暐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驍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裨將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起火於高山。因燒其輜重。火見。鄧羌、張蚝、徐成、姚萬壽等。一時鼓譟而進。評懼。棄軍走。猛追之。及於五交口。評單騎得免。其將士死者萬餘人。猛盡收其資仗。評之走也。其將王鷹揚、張顯、王顯、王騰、王顯等。率中外精卒三（一作四）十餘萬。距秦師於潞川。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非常。暐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當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

猛戰於灞川。評師敗績。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乘勝追奔。遂長驅至鄴。十一月。苻堅復率衆十萬。會猛來攻鄴城外亂。先是慕容恪以衆萬餘。屯於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有歸皇五子。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蕭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弟五百餘人。夜開城北門。引納秦師。暲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於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暲於高陽。秦將巨虎執暲。將縛之。暲曰。我梁山巨虎。受縛縛賊何謂天子邪。（一作也。）虎曰。我梁山巨虎。受縛縛賊何謂天子邪。一作也。）遂執暲送於堅。堅詰問其奔狀。暲曰。狐死首邱。欲臨死於先人陵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於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拜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於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嵩擊桓。執而送之。堅入鄴宮。幷正陽殿。徙暲及王公已下。幷請鄴中四萬餘戶於長安。封暲新興侯。邑五千戶。尋拜尚書。堅征壽城。（一作春。）以暲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與王彫攻荷丕於鄴。中山王沖起兵關中。暲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歲。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隗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暲四世。暲在位（下脫前二字。）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隗凡八十五年。

皇甫眞

皇甫眞、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與拜爲遼東國侍郎。試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眞議欲寬誅。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扁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邱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慕容恪伐玄菟。眞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僞臨終。與慕容恪俱受顧託。慕與根將謀爲亂。眞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眞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抑宜以兵戈取也。眞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挾其姦心。因物未已。明公方欲馬浦江。勒銘劍閣。況護竄迹近畿。而不息戰。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眞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晉陽。何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荷堅密謀纂拜。欲觀審羣臣。乃造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何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眞兄興仕荷堅爲散騎常侍。從子晉授。並顯。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眞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當侍及晉授兄弟。並相知在秦。眞怒曰。匹馬隻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暲。請窮詰之。暲許不許。辯還。詣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堅機識過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眞亦秦人而燕川之。因知關西多君子矣。眞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依洒至石。餘不亂。雖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褻慢之相違也。眞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笑之。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秦車都尉。數歲而死。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

前燕錄八

吐谷渾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封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鬥。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鬥傷。吐谷渾曰。馬爲畜耳。欲食水草。鬥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而鬥起於馬。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其長史乙那樓瑰及父時耆舊追渾謝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非流後裔。我宜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啟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瑰遣從者二千騎。乃擁迴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銜突山谷。如是者十餘催。（一作日。）樓瑰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幾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應其昌乎。於是西附陰山。面黃河。皆永嘉之亂。南邊隘右。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欲之。及僞垂僭號。以爲金後大曲。（以上亦見御覽五百七十。）其後子孫據有西岩已西甘松

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青松山東北。有西王母。母蒲山。大有神驗。江水出焉。（四句依御覽五十引補。）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庪帳爲屋。以肉酪爲糧。其官皆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羅。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繞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窮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非記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足。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餘犯則微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青。頗有菽粟。出駏驉。駏驉牛。而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雄姿傑出。美容儀。慨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羣。嘗讌慨謂其羣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碧窗窮山。褊閉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塵裘之鬼。雖儉視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猜忍不恤下。爲邑城老。羌會姜聰所刺殺。（以上亦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前燕錄。）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公。（一作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聰吾。吾之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輯睦。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會姜聰所害。每旦常縛草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中之則號天而泣。不中則瞋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姜聰。諸將已屠腑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公。（一先劍　所以申罔極之心耳。（以上亦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前燕錄。）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常王年麻。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晉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間荷堅之釁。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伏翟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聖並騎。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謂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辟下入覲。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牀。惡地等舁而扶之曰。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上吐谷渾。後晉書四夷傳錄。）

成公都

成公都。晉興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處之戰。年十八。橫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疑之方叔。論者

咸曰。當求之於古。遣次無其比也。（御覽四百三十六。）

王獻

王獻。（一作勳。）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鄰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獻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獻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暐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苻堅所滅。獻死於長安。（後晉書儒林傳錄。）

公孫凰

公孫凰。字子悊。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罪布。寢土牀。及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風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遺請。遂得與言。數年病卒。（後晉書隱逸傳錄。）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冀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嚴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凰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若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藏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者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後晉書隱逸傳錄。）

黃泓

黃泓。字始基。魏郡斥邱人也。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彙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眞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黑參軍。我之仲翔也。及就詞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就。就將走。邀泓曰。賊有敗氣。無可發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爲追擊之備。就曰。今遑遑如此。卿言必走。孤未可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虜不足爲疑。及期。季龍果退。就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行。儁從之。及儁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遷益令許放害其寵。諮事慕容評。說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監。

遷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後晉書藝術傳錄。）

氾昭

氾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人有於被中報昭黃金者。昭貫面遣之。（御覽八百一十引前燕錄。疑吳。居本附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一

前秦錄一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爲西戎酋長、（一作世爲氐酋）其後家池中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愆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因瀕產洪、驚悸而寤、（此二句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五）先是隗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爲部帥、好施（一作好學）多權略、曉武善騎射、屬永嘉氐、（一作羯）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通之術、戎哲襁負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譙氐都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率氐推爲首、劉曜以洪爲氐王、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大悅、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委以西方之事、封漳陽伯、超進平四年、石生起兵於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石虎之滅石生也、洪率戶二萬下隴、東如馮翊、虎拜洪護氐校尉、進爵爲侯、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徙秦

雍州氐羌十餘萬於關東、遷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累有戰功、進封西平郡公、其部曲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佛圖澄言苻氏有王氣、虎陰欲殺之、洪稱疾不朝、太寧元年、進位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進封本國略陽郡公、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姚弋仲亦擁據關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衆五萬來伐洪、洪逆擊敗之、於是安定梁楞等、並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已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應隆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非孫堅之生、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矣、初、趙將軍麻秋西鎮枹罕、聞冉閔之亂、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雄逆擊、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因讒酖洪、將幷其衆、世子健收而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薨、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諡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熊而孕之、健生之夜、洪夢族曾氏王蒲、健謂之曰、是兒與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焉、字世健、後避石虎外祖張賾之名、故改焉、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遣使告喪於京師、且遮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害關中擾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報者、健殺之以狥、晉永和六年、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盩厔、起浮橋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輒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之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盩厔、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幷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笑之、迴泰之陰、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古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晉所至三輔傑桀降、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十一月、健入都長安、遣使獻捷京師、幷慚好於桓溫、於是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爲侯、晉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將使通玄碩等、使上尊號、玄碩等乃上尊號、健僞讓再三、乃從之、

辛亥　皇始元年（晉永和七年）。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僭稱天王大單于。大赦境內死罪。改竺永和七年爲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爲太祖武惠皇帝。繼宗廟社稷。孟百官於長安。立妻强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拒之五丈原。勳敗退。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啗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六月。立其子淮南王生爲皇太子。六月。健疑苻雄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薨。以健爲死。遂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乘輦舍杖。遣散。執薨殺之。數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詣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葬於太極前殿。時年四一（一作三）。十九。在位四（一作五）年。葬原陵。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

乙卯　五年。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浦津盩厔。得一履於河中。長七尺三寸。人跡所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殺戰之內。何所不有。（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四。）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

丙辰　三年。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咸獻書規諫。務盡忠益。其有應詔而不至。或至而不合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浦津盩厔。得一履於河中。長七尺三寸。人跡所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殺戰之內。何所不有。（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四。）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啗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六月。立其子淮南王生爲皇太子。六月。健疑苻雄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薨。以健爲死。遂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乘輦舍杖。遣散。執薨殺之。數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詣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葬於太極前殿。時年四一（一作三）。十九。在位四（一作五）年。葬原陵。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丁巳　四年。（晉永和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於藍田。健以羸兵挑溫。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挑溫。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因夜襲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於溫。健別遣丞相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前師敗績。（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六十六。）又破司馬勳於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伐也。姜發清野以待之。故溫掠無所得。軍人大飢。（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三十八。）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謚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趙遷武中。以功拜征虜將軍。健貌魁頭大而足短。軍中稱爲大頭龍。征伐皆有殊績。（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七十。）健酋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裴奉法。健甚重之。嘗曰。元才、吾之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慟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據冪識本。則小傳自附於此。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附大傳後。今取補足。）射太子舍人趙海爲中護軍。著作佐郎董榮爲尚書。兼以佞俸進也。以昌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門。以恢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二

前秦錄二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曉果。毅暴。性酒無賴。雖洪甚愛之。生無一日。爲兒童時。年七歲。洪戲之。以上（亦見御覽三百六十六。）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能懼捶。洪曰。汝爲卿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苻勒也。洪徧跣面掩其口。語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率旗靡。斬將者前後十數。甚倶死。健以識書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皇始五年。健卒。改年壽光。羣臣奏先帝安親而剛。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識主。時永和十一（原談一年也。）乙卯　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射太子舍人趙海爲中護軍。著作佐郎董榮爲尚書。兼以佞俸進也。以昌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

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强悍與桓溫戰沒其子延來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悟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九月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宰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庭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斃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順之惠和羣臣以威康讖之美生曰保也璠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昔州險襄執若峭而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威資藎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轡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旌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振雖虎視關中猾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盈月致誚慎楷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拯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河西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璠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璠曰秦據漢舊都地象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遜潛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者年頑德德侔伊呂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宗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領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學强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機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命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領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儀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薛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曉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闔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嵩當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肜之倫相望於嚴谷濟濟多士焉可殫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謂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璠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容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質在君公璠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憚秦師之至乃言於玄覬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盡容備遣將盡與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於襄氏僅皆將軍劉度等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於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哲走節將軍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僅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平陽太守苻產於匈奴僕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攻僕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隨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隨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假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率衆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泗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辭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

趙相況也璠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辭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兵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隆必世假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不可保也璠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昔州險襄執若峭而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威資藎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轡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旌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振雖虎視關中猾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盈月致誚慎楷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拯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河西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璠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璠曰秦據漢舊都地象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遜潛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者年頑德德侔伊呂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宗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領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學强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機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命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領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儀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薛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曉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闔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嵩當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肜之倫相望於嚴谷濟濟多士焉可殫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謂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璠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容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質在君公璠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憚秦師之至乃言於玄覬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盡容備遣將盡與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於襄氏僅皆將軍劉度等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於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哲走節將軍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僅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平陽太守苻產於匈奴僕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攻僕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隨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隨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假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率衆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泗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辭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

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盡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剖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生曰元正盛禮一作旦日有蝕之正陽神劒悖風大起漳水旱不時災害未息此皆山陛下不克彊於政治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祭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霖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盪祗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大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免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誅汝門爲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誅汝門爲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害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譖羣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皆使太醫令程延令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幷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城用生以爲讒其目駭延出目然後斬之

丁巳　三年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晝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四月姚襄遣姚萇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等率步騎萬五千以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偽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門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一作平　迴光騎距襄襄退而黃眉堅至大戰獲襄有畧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斬之盡俘其衆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一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菹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間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此節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五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巍巍何青青時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遂城諸空城以禦之金紫光祿大夫羊柔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養慮篤敬宜左右朕舟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柔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因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曾帥大臣若不從汝命漸除之及即僞位荒暴日滋殘虐彌甚其妖酒於酒無復盡夜羣臣朔望漸盡諸見生曰日盡午一作午　須待譙訖朝謁畢有見者咸至日暮而不出百僚彷徨或至中酒間方出臨朝酒一作輒怒色厲惟行有一作多殺戮動連月昏醉非堪省覽文奏因之

遂疑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敬太平生曰朕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於渭水又謂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瀹雞豚秘鴨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生剝死囚面皮介其歌舞觀以爲娛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朝士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僞殘毀偏廢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戮腥刳胎拉脅鋸類殺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楢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象自去月上旬沈一作陰久陰不雨荀卿見御覽八百七十九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中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惡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誅汝門爲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彊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與呂婆樓率內外宿衛將士皆拾杖趨堅生猶昏寢未覺堅衆既至生猶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僞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諡厲王封子馗爲越侯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三

前秦錄三

苻堅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健弟雄之子也趙建武中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於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渭水有神光之異自天燭一作照　其庭嘗有赤祥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之異文隧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成陽祕而莫之傳也委貌魁傑嘗垂遊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最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因而謂健曰此兒姿貌環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過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衛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顧部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復過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性相不恆後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倘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次於

曲沃。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覺。日旦而爲壇於曲沃拜堅。健泣謂堅曰。先王（苻洪）嘗受此號。汝父永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之。堅揮劍揾馬。志氣威猛。士卒莫不憚服焉。性面不預時權。若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面已。世大怒曰。要當蹴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毆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廄。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悉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收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輕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

己未　廿露元年。正月。堅起明堂。辟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藉田。其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堅南游嶓冢。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靡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其中之言乎。於是酣酒極歡。命羣臣賦詩。六月。廿露降。乃大赦。復改元曰廿露。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綏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酸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肅整。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校尉。王猛、辞讚爲中書令。侍郎權翼、段純、辛牢等諸公卿爲生所誅。成陽內史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綏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酸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肅整。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校尉。王猛、辞讚爲中書令。侍郎權翼、段純、辛牢等諸公卿爲生所誅。成陽內史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綏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酸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肅整。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校尉。王猛、辞讚爲中書令。侍郎權翼、段純、辛牢等諸公卿爲生所誅。成陽內史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綏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其

庚午　二年。北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遣衆拒戰。爲羌所敗。獲其妻子蚝送之。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貴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於長安。張蚝本姓弓。上黨泫氏人也。膂力過人。能御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性於平妾。知而責之。蚝慚。割陰以自誓。遂爲閹人。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張蚝。皆萬人敵也。（御覽三百八十六、及二百七十五。）四月。堅如雍。祀五時。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韶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貶而與。首縣白旗。殲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鑒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竹魏絳和戎之處。歎曰。吾與先帝共興事業。處賦詩而歸。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錄寡高年。殺鳥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紛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關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

庚申　二年。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背荊吳之戰。事興霸業。非國之利。所獲資產。其悉以償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爲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又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比處馬不敢南首者。以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陽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辛酉　三年。九月。風凰集於東園。大赦其境內。百官進位一級。歌之曰。風凰於飛。其羽鎩鎩。鴻武聖后。德隆道昌。戊子　四年。晉哀帝隆和元年。堅親臨太學。致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寶曰。於一月三臨太學。論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達。燕雖周孔復言。不由於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寶對曰。自劉石擾亂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咸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爰者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響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學者大興。庚寅　五年。晉興寧元年。白虎見天水。

甲子　六年。遣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堵各張圍。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鄧鑒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競尚爲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

癸卯　五年。晉興寧元年。白虎見天水。

甲子　六年。遣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堵各張圍。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鄧鑒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競尚爲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

乙丑　建元元年。晉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李威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慕容暐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於蛤濛。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向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屯衆二萬。攻其舍城。已而郡縣屯於馬陽山。衆庶二萬。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驍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武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璝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丙寅　二年。晉帝奕太和元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屋。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

此節本見御覽八百八十。

丁卯　三年。羌敦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荊州北部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

戊辰　四年。堅親臨太學。致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寶曰。於一月三臨太學。論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達。燕雖周孔復言。不由於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寶對曰。自劉石擾亂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咸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爰者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響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學者大興。庚寅　五年。晉興寧元年。白虎見天水。

己巳　五年。晉太和四年。六月。晉大司馬桓溫伐燕。慕容暐次於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師於堅。堅請賂秦以三郡。暐不許。堅乃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盛遣弟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盛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驍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盛尋死。分其部落。武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璝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庚午　二年。晉帝奕太和五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屋。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

傑也。較詎猛謀非可測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萬物。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桓溫既走。慕容暐悔禍河洛（一作武牢。）之地以賂秦。乃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信。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慙。遣王猛與建威梁成、（平老之子。）鄧羌、征步騎二萬伐燕。冀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鄧（攻暐洛州刺史慕容紀。（載記作沈。下同。）於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李輔率十萬將解紀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蠡陽。猛遣慕容紀書紀懼而請降。十二月。猛陳師而受之。皆（引十六國春秋如此。而云燕哲少帝紀。此年十二月。拔洛。居本陽不從此而從拔。何也。）鄧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此段亦見通鑑攷異。）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四

前秦錄四

苻堅

廣平（太和五年。）武昭王。建元六年。又命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討平燕。堅親送猛於灞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勑運漕相繼。但憂賊不頓後虛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冀陛下神算。羣胡不足平也。願不頓轡修冒犯。糒路自難。不武窮克。不淹時。但願速救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帥楊安攻晉陽。八月。猛攻壺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成壺關。餘楊安攻晉陽。為地道。晉陽危蹙。光不悅而退。俄而兵姿。猛召之。光忿而鄧應。猛乃馳就許之。光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才。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塞旅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二、三百三十四、及二百五十。）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帥鄴。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堅聞之。謂其羣臣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乘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御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擢枯拉朽。何足慮也。堅圍沖幼。鑒窺邊釁。股有不虞。北如宗廟何。戊寅。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降。將軍郭慶執暐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鄴宮。大赦。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降於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封清河郡侯。以樂太宰恪、太傅評之第盡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逆朕命。以郭慶為散騎常侍、安定太守、冀定鄯侯。邑三千戶。賞灞川之功。以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選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褒其羣臣。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於長安。封賞各有差。既遣猛處分六州。便宜從事。猛上書辭。堅遣侍中梁讓、驗旨。梁讓字伯言。博學有儁才。與弟隱、開中堂堂二申兩房。來若二梁。（晉文琦章。御覽四百九十五。）

幸未（晉簡文咸安元年。）七年。堅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高中霖雨。長樂劉詳竝以頑學。耆德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終酒。居於東序。詳為儀禮。終酒。處於西序。堅每月朔

且率百僚親臨講論。（此節依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補。）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復業者、悉聽之。皆叛臣袁雄、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於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陰懷洛澗。蚝電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楊世以地降於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篡代立。遂受天子拜命。而絕於堅。世弟統、號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篡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鄧定。益。雅等次於駱谷。篡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於陝中。爲雅等所敗。篡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於雅。篡將碩、裸降於雅。諸爲內應。篡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薦張天錫將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平六州。西擒楊篡。欲以舉征討。勞卒頻年。師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恐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性比牟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喋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劉向以舶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領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賴。異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爲晉涼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怡江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磐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舉步騎三萬。人自劍閣。楊亮舉巴濮兵徐拒之。戰於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西戍將軍西壘校尉周虓降於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於綿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蠻州刺史、鎮仇池。

咸康　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龍。潁陽人。苟太后姑子。少與苻雄結刎頸之交。苻生屢欲誅堅。賴威以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誅苻生及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辟陽之福。雅重王猛。勑堅以國事任之。堅常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魏叔之於吳吾。畢虎之於子產。猛兄事之。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蠻蜑。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爲脣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譙元、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一作赴。）討。五月。獨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與巴獠（音老。）相應。以叛於堅。育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二萬。入據晉（音侵。）店。江源。育乃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晉。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壽而育與萬爭權。衆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擊敗之。育光退屯綿竹。八月。鄧羌敗育。育光走還成都南。重死之。及育叔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平。羌勒銘於岷山而還。十二

月光至昌成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光武之過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蓋以自況。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相。石虔敗姚萇於堵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光明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絡青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

乙亥　十一年正月。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勰（一作協。或作協。）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勰也。終於太子少傅。五月。王猛疾。堅親臨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神。無不周備。以猛疾病未（一作寢。）堅大赦殊死已下。（此亦見前）

（舉記二十。御覽六百五十二。）　七月。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死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光虜。我之仇讎。終爲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七。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謚武侯。朝野巷哭三日。堅猶聽訟。觀於米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於掖庭。選閭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又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此節依初學記二十六引補。）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五

前秦錄五

苻堅

丙子　建元十二年。（晉太元元年。）正月癸巳。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象八卦。堅命太卜穿池養之。食之以粟。（此二句見御覽三百七十四。屠本作此二句。餘文。故姑附此。）堅每曰。自王丞相薨後。鑒髮中白。（此節亦見事類賦注二十六。依補。）四月。堅下書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可遣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步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車騎。親餞萇等於城西。宣行將各有差。軍司段鑒謂周虓曰。以此兵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此節依通鑑。又見晉引補。）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王統。隼三州之衆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首之列藩。志在保境。命帥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楸於河首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輯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宋皇。率衆三萬。與馬建陣於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勒據聚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

昌。萇陳開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宮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來拒。與萇等戰於赤岸。涼師大潰。天錫懼。率騎數千。奔還姑臧。致歲請降於萇。甲午。大軍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舁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涼州平。九月。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五品秩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弁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光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涉翼犍廷。翼犍敗。遁於弱水。苻洛遂之。勢窮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疑即寶若。）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以翼犍（下似脫長樂子二字。）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郡故地。立尉監行事官。收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給令朝獻。出入往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疑作宮嗣。下同。）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多考。漠北嘯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鄉導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抽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

丁丑　十三年。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殽白故事。發其王侯以下及豪強富民。僃隸三萬人。開漕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灌。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民賴其利。（以上涉見御覽七十五。）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前涼哲呂太守陰嶷卒。都人思其政化。繪經送喪至武威者千餘人。（御覽二百六十一。三十六。依類聚附涼事末。）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並遣求之。

戊寅　十四年。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昌明。昌容睦。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陽安將焚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昌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逐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於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據衆七萬。爲岸聲援。慴池等不敢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戍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楊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於淮西。先是梁熙遣使西城。稱揚堅之威德。並以綵綺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吾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勞賜古人矣。乃命

舉匡作止焉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雄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賦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不拳貴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非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荀羨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累如山但徙荊楚人納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不從之及緊圍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旆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殺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逝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荀融將關東甲卒會於涔湄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與師乃止是歲天鼓鳴（句依御覽八百七十四引補）

己卯　十五年（晉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於泗汭將救彭城荀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於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之圍彭城也詔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衛率衆數萬次於泗汭將救彭城超據彭城分兵下邳（二句依通鑑載記補）超留其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於泗汭將救彭城荀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於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之圍彭城也詔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衛

麈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此節御覽九百二。引作十六國春秋逸錄。蓋依原本附此。新羅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北人食麥。此節依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補。康居羊貢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初堅母少賤。將軍李威有寵於堅。威作所錄面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梁熙。音盈。一作盈。一作盈。此又誤也。雖皆時事。然十不留一。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兵二萬。襲襄陵。留輜重於晉城。水陸輕進。桓沖遣衛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尊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於檄水。振等大敗。退保晉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貴走襄陽。都貴原引作鷹。據本作隨。以字音字形相近而誤。皆字處獻。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清辨善談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辭高一時。御覽三百七十七。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六

前秦錄六

苻堅

壬午　建元十八年。晉太元七年。堅襲秦臣於前殿。梁奏賦詩。秦州別駕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諜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紹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三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宮中大樹。倒根於上。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苻融以位次宗正。不能勸導弟兄。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剋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人王雕一作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雕爲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

中州。洪水大起。建西流。惟有繼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馬。氐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信滅燕平六州。廼徙汧隴諸長於京師。三秦本戶。皆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雖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雖臨刑上疏曰。臣以超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涓學。臣師劉涓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額頊之墟。里名曰雖。圖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實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額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於成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滿又云。吾將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一百六十四。以上亦略見御覽。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云。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以下。孜孜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堅三元而止。堅以雖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謀讖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軍師前都王彌。冀州牧燕王休密馱。朝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資等覩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益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城路遙。不許。會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資等請曰。大宛諸國。輦道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臨。請爲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盧秅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以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伺奴旣平。易若稽朽。豈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苻將軍朱肜焚毀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會議伐南晉。統承大業。垂三十載。戎夷遠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未一。未嘗不臨食輟飯。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其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蕩伐南晉。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肜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鼓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皆主自當衝璧與觀。塔願軍門。若遂而弗悟。必逸死江海。猛將追之。卽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還授佑宗。告成封禪。起白鹽於中垣。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還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商戈收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哀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謂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非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編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潛王耳東。及之情。成共推之。道愛猶在於人。

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佞政。（一作貳。）之證。臣恐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勤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擾養民。（一作伺。）吳。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蔵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句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都善王休密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城諸軍事。寧西將軍。率師前部王彌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城都護。率北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湖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如天。其智若神。猶陸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憂荷大業。巨賚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擢。造吾。若商風之隕秋籟。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皆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執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蜀。不可伐也。且皆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勛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澈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堙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竭。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蔵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作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於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倏遠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偸魂假號。以賊蔚遺子孫哉。詩云。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賈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遊云。濕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乎。賜帛五百匹。黃金百斤。東非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彭。遠觀若水。親地則見人。至是聞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此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秦陷襄陽。晉東中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晉北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揚武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慶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鉅鹿公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振威慕容暐。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等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縛炬於樹枝上。光照十數里。沖懼。退還上明。（此段亦略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還歸。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漫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滅嚴。速催戎備。悉發諸州公私馬。關以十丁遣一兵。

居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藝絕倫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腹將壯健有膽略復高績侯國存者襲封三王期克捷之日以司馬昌明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郎勢還不遠可並爲起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士female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騎從一作騎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鼓角相望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揚州刺史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道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掎後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者斬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趨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苔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三百八十八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成以疲之計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列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擊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走還於淮北饑甚民有遺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三百九十四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腥天地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視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甚僕射張天錫侍郎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苻堅不出項堅固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皝屯扶羅城妾成等守沮口皆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妾成斬之皝棄北棄弃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

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圖而垂有貳志說堅請還撫燕偕幷求拜墓堅許之檄冀圖諫以爲不可堅不從詩檄垂爲疑悔之辭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幷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葬於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屬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賻融大司馬益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翟斌盡衆滑州牧平原公苻暉

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七

前秦錄七

苻堅

甲申建元二十年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鮮卑烏桓衆至萬數千不道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飲濟北王泓先爲北城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雜畜衆至數千遣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強永一作將軍引強求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幾甸實社稷之先髮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睿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於華陽一作華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

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驍率衆將奔關東叡驍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二・堅大慙萇懼誅）遂叛竇衝擊益容沖於洛東大破之沖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發備大舉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歸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堅大慙召慕容暐貴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命誅鋤鋭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

業成德顯祖初箸名於晉朝今復建霸動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怪丕自以力強逼之乃改書而遣遂等并遣濟南毛興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徵山既至堅布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論靜論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愚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旦三日恐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試哉輔大悅於是邊城固守甚爲士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峯甚乘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甚將入覺之引兵面退輔驅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甚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乘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甚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滑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侍書郎自云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會望深以爲恥時有羣烏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鳴嘯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宜有照鑒極災返義保誠順爲國自愛舊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丧無成相隨隕口三輔人爲沖所脅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虎利器如霜而鋤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監鼠誠感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義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猒秋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愍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尋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鴈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關犢慰勉鴈翊諸縣之秦衆咸曰與陛下問死共生誓無有貳先是夢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出汝且詩而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久長得堅大信之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晉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股如謠言天或遣予今留汝繼祖宗以後事自將服夫人及中山公詵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宜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六月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據沖於城西爲沖所擒堅頗懼甘太子宏等將世婁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姓逃散盡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士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堅每臨恐懼觀伺占經四引·堅每臨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時關中又爲謠曰長鞘馬鞭趕左股太歲南行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八

前秦錄八

苻堅

乙酉　建元二十一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稱帝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嘗爲沖所圍殿中上將軍鄧羌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興樂等蒙冒皮胄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盖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等敗沖於城西追奔至於阿房城諸將皆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關中之亟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璽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以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堅聞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堅聞之以丕自以力強逼之乃改書而遣遂等并遣濟南毛興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徵山既至堅布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論靜論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愚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旦三日恐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試哉輔大悅於是邊城固守甚爲士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峯甚乘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甚將入覺之引兵面退輔驅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甚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乘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甚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滑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侍書郎自云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會望深以爲恥時有羣烏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鳴嘯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宜有照鑒極災返義保誠順爲國自愛舊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丧無成相隨隕口三輔人爲沖所脅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虎利器如霜而鋤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監鼠誠感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義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猒秋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愍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尋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鴈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關犢慰勉鴈翊諸縣之秦衆咸曰與陛下問死共生誓無有貳先是夢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出汝且詩而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久長得堅大信之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晉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股如謠言天或遣予今留汝繼祖宗以後事自將服夫人及中山公詵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宜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六月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據沖於城西爲沖所擒堅頗懼甘太子宏等將世婁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姓逃散盡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士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堅每臨恐懼觀伺占經四引·堅每臨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時關中又爲謠曰長鞘馬鞭趕左股太歲南行

當避一作厥。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鎮也超盛因侍坐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祇父是仇絞。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垂是盛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乘輦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之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此節亦見御覽四十四。縣。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其次應符厥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先乎。因綽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雖汝先名。逼天不祥。其能久乎。祖已受禪。下成服。莫有敢言。頃之。證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諫。堅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婇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俄留鎮冀州。堅還。猛於六州之內。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發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危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騶之役。收宣威盡筋骨之效。故僞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候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臣敢貪丹誠。請避賢路。陛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忝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慶犬微勤。未忍損棄者。乞待關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資。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還便宜。輒以悉停。暫任弗可。重臘。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蝸蝸布衣。朕龍潛翼寇。屬世事紛紜。厲王之際。鼎覆厥德。朕奇卿於哲兒。哲卿爲風祖。卿亦異朕於一言。追考祭之雅志。豈不精哭神交。千載之會。雖偶殷入夢。姜公悟兆。古今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踰將二紀。內盡百揆。外濟羣凶。天下向定。葬倫攸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味謀。政替身亡。斯則取威敗之殷鑒。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寧嵩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何奴弱之。臣何庸猶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鄭遨。實令爲靡輕棄。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斃。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盛典。臣何顏處之。願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譏。臣蒙覆載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放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親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勸其太子弘、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歿乎廬恩。洗寄勗右。因母亡。詔非詣還奠

酷也。猛曰。臣聞宰家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誼在哀未。此節亦見晉書記二十二。樂之分。臣戶於諸徐尚蒐數。若以臣不能。宥殘盡暴。庶清愆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敕之。證尚書左丞成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僕。事又證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斷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猶後上下成服。莫有敢言。頃之。證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諫。堅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婇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俄留鎮冀州。堅還。猛於六州之內。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發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危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騶之役。收宣威盡筋骨之效。故僞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候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臣敢貪丹誠。請避賢路。陛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忝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慶犬微勤。未忍損棄者。乞待關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資。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還便宜。輒以悉停。暫任弗可。重臘。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蝸蝸布衣。朕龍潛翼寇。屬世事紛紜。厲王之際。鼎覆厥德。朕奇卿於哲兒。哲卿爲風祖。卿亦異朕於一言。追考祭之雅志。豈不精哭神交。千載之會。雖偶殷入夢。姜公悟兆。古今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踰將二紀。內盡百揆。外濟羣凶。天下向定。葬倫攸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味謀。政替身亡。斯則取威敗之殷鑒。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寧嵩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何奴弱之。臣何庸猶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鄭遨。實令爲靡輕棄。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斃。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盛典。臣何顏處之。願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譏。臣蒙覆載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放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親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勸其太子弘、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歿乎廬恩。洗寄勗右。因母亡。詔非詣還奠

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容已容鄴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止。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幸寵尤分徼時一發之惠。睚眦之忿。雖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騎詣祀所。祭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胡。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敘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朝三千匹。穀萬石。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崔鴻曰。鄧羌諭郡將以棧法。狗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此號依通鑑綱目補。）

荀融

荀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凡成吾兒筮山之操。乃止。荀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健有台輔之望。長而令娶蒲萄。爲朝野所屬。堅督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儗之王粲。嘗著淨土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皆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經綸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韋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盜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顏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妻獄證。還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和承易位。離上坎下。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殷而生。無禍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馬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馬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與其妻謀殺妻。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獄。豐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毋揚聲唱盜。行人爲毋逐之。既挾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毋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夙陽門者。非盜。既而還之。融正色訶後。（當作先。）出者曰。汝眞是盜。何以證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形察色。無不盡其情狀。雖鎮

關東。朝之大事。靡不咨融與融議之。性至孝。初留冀州。遣使參問起居。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禁校尉、太子太傅。領中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荊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寇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自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麻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爲此不遠變通大運。劉禪何非漢之遺胄。然終爲中國之所幷。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甚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圖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並納及淮南之敗。垂甚之叛。堅悼恨彌深。

荀朗

荀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弘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安樂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崇士。玩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皆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高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謹。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悍。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法恨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譙請之。朝士盛坐。並儿擲盞席。朗每事欲誇之。唯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以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出。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同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桑牢落。恢之皆驗。又食豉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忽之差。時人成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算山夫。奄焉處東市。賦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荀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十九

前秦錄九

苻丕

苻丕、字永固、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之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於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時出鎮於鄴、東及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於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幽幷人衆、與慕容垂、翟斌爲垂將帶方太守平規等所敗、乃退昌黎太守宋敞、樊爽和龍蒿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所殺、乃舉哀於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自丕。勠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安（一作太平）元年、九月、益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郡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

供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嘉爲諫軍將軍、彭城公、張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於宜禾、堅梁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幹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北非登、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蔥嶺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輕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魏弘統說熙曰、主上傾圖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畜衆、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遠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據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捕囚逆於諸夏、率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於西海、以子胤爲騰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於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縶迎光。光殺之。進威西都太守梁祚、番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篡、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堯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幷二州諸軍事、信都侯苻晃爲鎮東將軍、督青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讓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於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堯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黃衡、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懷隨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衛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雍州牧。於是王永宜楸州郡曰、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荊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於宇宙、德弊伴於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衛衮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於關東、泓沖繼凶於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墟山之攻、衆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藩宛沛宗臣、咸四七勤節、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九五、膺協天心、嘉祥休瑞、史不絕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千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常震、志殄元凶、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垂攻王堯於博陵、垂是檄竭

矢盧郡功曹張猗臨城聚衆應麟。宼臨城敗之。曰。卿衆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敗。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桂令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結之。卿兄爲吾吏。親尊于戈。設不忠不孝之事。古人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加之。何忠義之可稱。塞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宼及固安侯荷鑒。並爲麟所殺。

西晉二年正月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沖左將軍韓延殺沖。立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初。王廣遣自成都也。葬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統母揚威將軍馮跋自陝娶歸。斬之。送丕首於江東。執其太子寧。長樂王詳。送於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荷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梟堙其足。將殺之。義顧視世晉經。至夜中。士開械舩於重縶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荷篡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荷登稱尊號。僞證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索泮

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頗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勳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基敬之後。從天錫歸仕於秦。荷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別駕。尋遷建威將軍。西郡太守。呂光旣廹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氐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氐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前之常也。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其弟凌。有儁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荷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

前秦錄十

苻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鎮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即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蠭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建元元年、初拜國中上一作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于興、請登爲司馬、當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千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藏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登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以上七句、赤見通典一百五十九。初長安之將敗也、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壘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皆等以王禮葬堅於二壘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固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丁亥 二年、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登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秦王、登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刺史、朔方公、登愛惜士衆、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監厥誠、因敕敕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剋鎧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必先、不可顧胥、賊、畏威、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國運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誰騰虎韜、拯拔溷京、以赴穆宗剛爲

戊子　三年。登率衆下隴。次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萇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西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於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慙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神將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邱。欲哲見鄉里。陛下與苻丕誓以爲將軍。質走洛陽。衆皆潰散。通鑑作皆走洛陽。於萇萇以爲將軍。質走洛陽。衆皆潰散。通鑑作皆走洛陽。懷義方含恥而存。執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郟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萇署曜太守。登遣都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於鄧東。爲曜所敗。遂當作曜。歸軍馮翊太守。登遣都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於鄧東。爲曜所敗。遂當作曜。歸

己丑　四年。正月。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俛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子等謀反。登覺。出奔於萇。萇登進討彭池。不尅。攻鄜妲營及繁川諸堡。皆尅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於安邱。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於平涼。尅之。以尚書苻顯原爲前禁將軍。滅光校尉。戊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苻登妻毛氏。毛興之女也。壯勇善騎射。登留毛氏及輜重於大界營。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猶獨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將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昭。萇怒殺之。此依御覽四百三十九引・及晉書

庚寅　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如資衡大司馬驢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衡率兄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還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弁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裕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於悉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盛、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嚴整地驅。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奸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嚴地之語。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騙。門待之。大驚。謂左右曰。當征東其殆聖乎。徵此公。幾爲賢子所誤。

庚寅　五年。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尹緯、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於馬毛山。七月。與率衆攻登。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

生於隴東。萇救之。不尅而退。登將軍魏揭飛攻姚當成於胥城。爲萇所殺。弼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威將軍梁勝。率衆攻登。登擊破之。勝退保胡空堡。登進攻之。勝固守不出。登乃引軍出迎。與與戰於山前。爲與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子崇弁於溫中復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諡登爲高皇帝。廟號太宗。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弁於楊定與崇帥衆二萬攻乾歸。爲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始苻健以秘讖。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徐嵩

徐嵩、字元高。登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致之。聲譽日隆。堅嘗謂侍臣曰。關東人士。可與共治天下者。其唯徐嵩乎。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堅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一

前秦錄十一

堅夫人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右。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若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兵敗不歸。秋冬已來。衆雞夜鳴。犬大噪。衆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騎逸。武庫兵器有聲。書因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與兵。張氏諫從。經果大敗於淝水。及堅死。張氏乃自殺。（依晉書列女傳錄。）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巖棲谷飲。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繒袍。夏則褰褐。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玉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整石爲釜。容六斗四升。泰山人於今法之。（以上亦散見於初學記五。北堂書鈔百六十。御覽五十。及七百五十七。）左右居人。餉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間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老所能知之。其道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洛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鑒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周衰亂。避地泰山。與島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錮死偕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撫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依晉書隱逸傳錄。）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營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弊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閉中取物。如書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同上）

孟欽

術士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趍之。苻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謁會。舉觴酌。目左右將執欽。欽化爲旋風。乘出第外。（以上赤約見御覽九。）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尚有鎖洞。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年。復見於青州。苻朗等之入於海島。（依晉書載衛傳錄。）

僧涉

僧涉（一作沙公。）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來然之事。臨若指掌。能以祕呪下神龍。每旱。堅嘗使之呪龍。俄而龍便下。鉢中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堅歎曰。涉公在此。豈疑此乎。（同上）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爲堅寄作郎。後遷爲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

位爲列將。無犬馬誠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光耀。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戚慈三斬揚漆其首。爲便器。羣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盛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調之云不見徂來人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於堅堅宴羣臣於釣臺（一作堅與羣臣飲酒）以秘書監朱肜爲酒正堅曰今日之飲當以落地（一作梅落）爲限（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七）秘書侍郎整以堅頗好酒因爲酒德之歌乃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槃傾又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歌曰稽黍兩秦採麥東齊淚封艾發鼻納心迷（此節亦見御覽）入百四十二）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每宴羣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氐戶於諸鎮以四帥子弟三千戶配長樂公不鎮鄴親送至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蔣父是仇殺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誰啁誰（一作當啁）堅笑而不納（上段亦散見堅傳）堅末年好色諳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自本消（一作此河本是指）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渠樹（或作一株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一作疑）棘刺內實有赤心（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邪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陳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酣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兆詐及堅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旦歸命釋迦文今來受大道後遊洛山專經精律皆雍州刺史鄯俟欽其風尚遣其同遊終於襄陽時年六十餘矣（原本有此傳・不知何據・因內多引見於御覽・則於晉書殺記或有此小傳而後殺落缺・結綠之以俟考・）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容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盧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屋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於終南山結庵廬而止（以上亦散見數有於初學記五・）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上無不師宗之間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若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莫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跼脇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雜云故鴞非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幷之志道將鄧恆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磐攻取之備垂成徙河與恆相持恆憚而不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傷前二齒墓容鴞僭即王位因改名獸外以墓郡獸爲名內實惡面改之等以識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鴞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及其時矣鴞以新造大喪不許墓與根言於鴞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鴞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鴞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帝伐之義先代常典方今平中原宜緩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驅鴞從之及鴞僭稱皇號封垂吳王徙鎮鄴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荊冀二州牧有望於榮楚之間再爲司隸僭王公已下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依晉書藝術傳編・）

章逵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弱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晉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記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爲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兼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父所授書到冀州徙膠東富人程安家安家資饒養護之逵時年少宋氏壹則撫採夜則教逵然紡績無廢淨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逵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宰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慨然歎樂還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寄落比年掇撰正經粗集唯周官闕注未有其師稱見太常章逵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晉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依晉書列女傳・）

賈滔妻蘇氏

賈滔妻蘇氏始平人彭城令蘇道質之女也名蕙字若蘭有才學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以贖夫罪宛轉循環以誦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依晉書列女傳・及御覽五百二十引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二

後燕錄一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小字阿六敦母閻淑儀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一作四・）手垂過膝

義不屈迹。時慕容暐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樂舉。建繼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己。遂與世子令（一作出奔於秦。荷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垂至。堅大悅。郊迎執手。歎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陽。引令爲參軍。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滑東及威爲東山之舉。見物思人。卿將何以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荷堅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騎一千。爲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甚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陵。不不許。乃著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四。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堅朝。豪超常之遇。忽敢輕悔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堅躬。誠不可忘。越曰。垂假不忠於燕。其肯盡心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龍同功舊。不能銘澤報忠。而肯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苻暉告急。馳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夜襲飛龍。悉誅氏兵。命左右殺飛龍。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伸部曲歸翟斌。會苻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此段別本及載記皆略。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桓好客。室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問之曰。此第好否。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修之。何足爲好。鳳因言曰。今王之勝。象列百品。而外有槽櫪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以上依御覽八百四十八引補。）秦滅燕。桓阻兵逆東。爲秦所殺。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服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以上依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垂召慕容遠。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少阨。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固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關門距守。不與垂交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勝稱曾孫。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奉關東。當以大義論秦。奉迎反正。（一作上自竹。非孤心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面東。道建威將軍王腹。起浮橋於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弢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恐疑軍之號。不能其志。列地

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懲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淩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曰。卿言是也。俱膠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翌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堅不從。遣其將李楹、閔亮、尹國、李兼三千送垂。自涼馬臺結萃筏而渡。至安陽。修篴於長樂公丕。堅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幷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悖。子母之軍。恐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騎一千。爲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甚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陵。不不許。乃著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四。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堅朝。豪超常之遇。忽敢輕悔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堅躬。誠不可忘。越曰。垂假不忠於燕。其肯盡心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龍同功舊。不能銘澤報忠。而肯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苻暉告急。馳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夜襲飛龍。悉誅氏兵。命左右殺飛龍。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伸部曲歸翟斌。會苻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此段別本及載記皆略。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桓好客。室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問之曰。此第好否。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修之。何足爲好。鳳因言曰。今王之勝。象列百品。而外有槽櫪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以上依御覽八百四十八引補。）秦滅燕。桓阻兵逆東。爲秦所殺。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服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以上依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垂召慕容遠。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少阨。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固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關門距守。不與垂交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勝稱曾孫。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奉關東。當以大義論秦。奉迎反正。（一作上自竹。非孤心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面東。道建威將軍王腹。起浮橋於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弢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恐疑軍之號。不能其志。列地

於是農宙奔列人。農乃詐烏桓說張驎。使趙秋說堵各舉聰及烏丸劉大等來援。趙秋字子武。渤海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鄉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依御覽四百七十一及五百五十五引補。）楷紹奔辟陽。乘咸趨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皆勒農逆擊之。農曰。我無兵仗。彼有鎧鉀。（音甲。）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此節依御覽三百五十五引補。）為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築下詞詰上尊號。乃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封河南王。都桂為桂國大將軍。封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太原王。鳳為建策將軍。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一作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三

後燕錄二

慕容垂

甲申　燕元元年。（晉太元九年。）正月。朝至自滑陽宮。以璽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元年。服色朝儀。皆如晉章。立太子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皆丕乃遣侍郎姜讓詣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遵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崇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納米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豈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開於機運。不以鄧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頃。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悲駑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證卿以上賓。任同舊臣。僻齊勳輔。獻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咨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收績。頹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倚卿以都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悵然。有慚朝士。卿既

馬封衡。請引滻水以灌之。從之。封衡。字百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餘歲。見一老父荷僊於路。引歸問之。父曰。宣子一飯客名春秋。宜給宅一區。奴一口。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依初學記二十四引補。）垂幾不得出。冠軍隆將騎衛之。垂僅而得免。慕容麟拔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隆將騎衛之。垂僅而得免。慕容麟拔常山中山。翟斌特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以上數節。依通鑑約補。）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訪之封王。冑驍兇。以來未有此褊。忽賤益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歸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眞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隆擊破之。眞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於下邑。爲眞所敗。眞遂屯於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還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賜書之恩。退以嚴壁眞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崇於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曾師。規固鄴都。不可留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

乙酉　二年。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率僚聞慕容暐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趙王盾鎮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遼西王農還鄴。於是遠近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韓諲近出。遠期不還。長史張豁請討之。農不應。假遂高陽於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暑遣歸。退謂豁曰。君所見殊謬。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遂等當迎於道左耳。溫在中山。兵力甚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眞夜襲中山。溫擊破之。乃遣兵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此段依通鑑約補。）管魯城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疾趙二百里。至五橋澤。爭橋轘重。垂與牢之又戰於五橋澤。皆大敗。車騎德及隆引兵要牢之於五丈橋。牢之單馬走。驢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此節亦見初學記七。書鈔百五十九。御覽七十三。及通鑑。因依校補。）鄴中飢甚。不能衆就食。殺於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苻堅坐軍敗徵還。不還。鄴。燕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椹爲軍糧。北趣中山。使農先驅。趣遼等皆來迎。上下如初。（此節依通鑑約補。）翟眞去丞營。徙屯行唐。眞司馬鮮于乞殺眞。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眞從弟成爲主。眞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率北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嚴叛於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救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北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嚴所敗。嚴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

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八（原誤作「月」。）月。苻丕乘鄴奔於井州。以晉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慕容農攻克令支。斬徐嚴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至龍城。繕修陵廟。垂以農爲幽州牧。留鎮之。農法制寬簡。滑刑獄。省賦役。勸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至者數萬。（末九句。依通鑑約補。）十二月。（原誤作「年」。）垂定都於中山。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溫。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修宮室。雖道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末九句。亦依通鑑約補。）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四

後燕錄三

慕容垂

丙戌　建興元年。正月。監統上言於垂曰。臣聞陛下之奇有六焉。嶽初之奇。金光耀室。（依初學記二十七引補。）符堅號其興儀。修郊廟之禮。垂從之。辛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子寶爲皇太子。以其左長史庫傉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服勞、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仲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享太祖。詔百官議之。皆以爲當然。博士劉詳、董謐、以爲堯母爲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卑。姬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爲。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率選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苻昭可是帝后。頗損社稷。遣殿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此段載記稍略。依通鑑補。）遣其征西慕容楷、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重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皆驍以鷹揚。苻

定、苻紹等悉降。垂下書封紹等爲侯。以酬秦王之惠。且擬三恪。（宋四句依御覽一百九十八引補。）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撫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於享配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爲。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適殺其母。山垂爲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爲之嗤之禍。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師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此詳依通鑑引補。）

丁亥　二年。垂太子洗馬太原溫詳。奔晉爲濟北太守。溫詳東阿。垂親兵阿上。分兵擊之。詳奔彭城。其衆皆降。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鎮之。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待與之交手語。秦官人宂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及燕取鄴。祚先奔入晉。晉以爲河北郡守。至是來歸。垂見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效忠節。但爲公猶忌。懼死而負之。每思時背之願。未嘗不中宵忘寢。祚亦歎歎。垂謂祚金日磾辭垂曰。卿復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此節略見御覽三百八十七。因依通鑑補是。垂留其太子寶。還士衆疲竭。走歸滑臺。劍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垂遣農追擊之。垂擒其衆。（此節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劍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於黎陽。

庚寅　五年。

辛卯　六年。初。燕遣趙王麟會魏兵伐賀訥。破之。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爲國患。不如攝之還朝。使其弟盛國事。垂不從。至是。珪遣艦獻見於燕。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艦以求良馬。珪弗與。遂與燕絕。（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八十六。）

壬辰　七年。垂引師伐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攝其兵精。成謀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率魏騎慕容國。於黎陽津使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竭。走歸滑臺。劍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垂遣農追擊之。垂擒其衆。（此節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劍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於黎陽。

癸巳　八年。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詳德傳。）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鼓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連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璋。龍驤張崇。攻永弟支於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

甲午　九年。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於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撤諸軍。還杜太行轘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蓋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蓋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於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璋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宴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壺關。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留守率面還。垂告捷於龍城之廟。

乙未　十年。魏使延附熙諸郡。五月。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爲婚姻。結好久矣。間以來馬不被。面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舉之。涉珪沈勇有謀。幼脈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魏圍寶將王張等於珪曰。燕壁於五原。降魏別部三萬心。官品形以駭之。乃可剋也。珪從之。遂徙部落畜產於河西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

入鄴。以鄴城震雖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尚書郎吏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災殺人。猶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非朋也。豈王設教。不以顯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鄴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宜竭澄瑕穢。率由舊章。更遵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

餘家。收祭田百萬餘斛。進軍臨河。（此段被記略。依通鑑約補。）寶懼不敢濟。引師還。次於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護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逆。魏軍將至之候。宜追兵禦之。寶笑而不納。猛固以爲言。乃遣騎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辟以告言爲盧。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衛大至。三軍奔潰。（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六。）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撫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謂晉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狙於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播其餘志。垂從之。

丙申　十一年。三月。垂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道一作盧。）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鎮青山。破魏陳留公泥。（泥一作盧。）於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各哀號哭。軍中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於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與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夏四月薨。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羣難尚殷。喪殿一從簡易。朝終夕殮。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慎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爲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葬曰宣平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五

後燕錄四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一作祚。）垂之第四子也。元鼎元（一作四。）年生於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一作從。）己。苻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頗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典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段后元妃。（一作凍。）垂曰。太子資（一作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要未見克昌之美。遼西、（垂第三子段。）高陽、（垂之仲子農。）二王。陛下兒（一作子。）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遣王驎輩詐負氣。當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驎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謂曰。汝欲使（一作作。）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繇下所知。而主上比晉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此段案別本改。而其餘女悔補足。數別本不無脫節也。最北則因已探爲列女悔。故不錄。）建興十一年。（即晉太元二十一年也。）四月。垂死。其年。寶僭即皇帝位。尊段氏爲太后。大赦境內。

改元爲永康。

丙申　永康元年。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爲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遣西王農爲都督幷雍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幷州牧、鎮晉陽。甲寅。以其太尉庫傉官偉爲太師。左光祿大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乙亥。遣將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能不。（一作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一作元妃。）慙曰。汝兄弟上（一作超。）殺佳。安能（一作豈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實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戚襲。羣下咸以爲然。中書令睦邃大言曰。此段依列女傳補足。）不宜虛實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實從之。此段依列女傳補足。）六月癸酉。魏擊廣寧太守劉亢濮。死之。徙其部曲於平城。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丁亥。遣垂遣令校閱戶口。能諸軍營分蔭之戶。分屬郡縣。定士族衣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叁合之敗。平視舉兵。魯口以叛。諸將討之不剋。垂自將之。渡河而走。垂引還。部離解。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持重不決。將卒氣喪。事久變生。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實然之。而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恐恨。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實。精以義距時。視猶保高邑。實詔高陽王隆討之。秋七月。隆遣建威將軍進等追斬親於濟北。遂西王農。悉將部曲數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實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幷之衆赴中山。會表求赴難。而無行意。遣將高口之幷州。幷州歲旱。民不得供其食。又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叛。潛召魏軍。魏軍追擊之。實農等棄大軍。輕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實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二月。魏軍進攻中山。屯於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一作皓。）謀殺實。立趙王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實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隆曰。涉珪雖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

分壘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陷於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百數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斐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閣而入。爲慕容詳所殺。五月。詳遂僭稱尊號。設百官。改年號。荒酒窘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扇。莫敢忤視。城中大饑。公卿餓死者數十人。九月。趙王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殺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麟復僭稱尊號。中山饑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麟退阻派水。依漪迦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與魏師戰於義臺塢。大破之。麟軍敗績而奔。（此節原依御覽二百九十五・通典百五十六引補・魏收後燕錄作山奴始・也。以上赤見荀文遜集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五・塊終而歪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三五五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四十五　後燕

侯牧守。

戊戌　三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於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遠役也。殺司空樂浪王溫。遂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譖。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又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尚書蘭汗殺速骨等十餘人。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還於薊城。寶欲北還。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二志者。悔之無及。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黎陽城西。即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於鉅鹿。慕容盛結豪傑於冀州。段後、段溫收部曲於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乃還龍城。次於廣都。而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具申款誠。悲節無貳。於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於外郎。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當作二。）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青龍。七月。長樂公盛發誅汗。盛即位。僞證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一作初。）號之還於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廢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魄（一作也。）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一作皆。）出吳來（一作山。）吳始。也。（以上赤見荀文遜集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五・魏收後燕錄作山吳始・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六

後燕錄五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秦建元十年生於長安。少沈敏。多謀略。二十年。苻堅誅慕容氏。盛潛東奔於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繒繳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於慕容垂。行至西樂。過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竪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竪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實而遣之。歲餘。永誅僞之子孫。男女無遺云。（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四十九・及七百四十四・）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盡地成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堅之風烈。寶即僞位。建興六年。領北中郎將。鎮薊。進僭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

速骨作亂。馳出追衛實。變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邯城。盛留在後。及寶爲閻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窓汗性愚直。必不疑我。若不往。必謂我有他心。我進而彼退。我退而彼進。進退之間。有平戎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遵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豈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譌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是以明其不詐。道二叔流言之疑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脫令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倍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是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面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內。方貽王嗚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救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攷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能屏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愆。事彰已察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積無異稱。將失順和委授之功。故置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勳。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得而稱焉。敞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謔賦詩。賜金帛各有差。盛據遼東。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毋在龍城。來取顯叛。乃陰引後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上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盛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神將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政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游聲以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

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倆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踰武王之籌矣。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攝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平戎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遵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發明周氣。以遏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譌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是以明其不詐。道二叔流言之疑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脫令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倍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是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面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救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攷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能屏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愆。事彰已察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積無異稱。將失順和委授之功。故置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勳。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得而稱焉。敞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謔賦詩。賜金帛各有差。盛據遼東。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毋在龍城。來取顯叛。乃陰引後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上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盛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神將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政

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忘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助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盛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襲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勗曰。旱總三軍之佐。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敵。無故逃亡。致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皆內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旱以利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邱山之罪耳。

（咸和）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燕民天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徙其五千餘戶於遼西。盛引見百僚於東堂。致詳器械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議其新城南蘇。皆剋之。徙其五千餘戶於遼西。盛引見百僚於東堂。致詳器械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議其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貝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

（建平）三年。盛討原癸。癸大廚獲而還。八月。左（一作右）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涂興、段儀等。謀率禁兵襲盛。事發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阻動。潛（一作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即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閤中擊盛。傷足。遂取禁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羊壯）三年。盛討原癸。癸大廚獲而還。八月。左（一作右）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涂興、段儀等。謀率禁兵襲盛。事發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阻動。潛（一作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即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閤中擊盛。傷足。遂取禁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羊壯）及之。

三年。盛討原癸。大廚獲而還。八月。左（一作右）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涂興、段儀等。謀率禁兵襲盛。事發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阻動。潛（一作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即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閤中擊盛。傷足。遂取禁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羊壯）三年。盛討原癸。大廚獲而還。八月。左（一作右）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涂興、段儀等。謀率禁兵襲盛。事發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阻動。潛（一作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即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閤中擊盛。傷足。遂取禁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羊壯）及之。

（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隆所親愛。故得免焉。關洋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爲公。長樂元年。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昌黎尹。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薨。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皇帝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大赦殊死已下。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改北燕爲大單于。置左右輔位次尚書。

（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隆所親愛。故得免焉。關洋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爲公。長樂元年。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昌黎尹。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薨。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皇帝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大赦殊死已下。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改北燕爲大單于。置左右輔位次尚書。

（太興）二年。初。熙烝於丁氏。故爲所立及龍幸貴人丁氏殺逮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毅司隸校尉張順。閉門距熙。熙率騎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七

後燕錄六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也。燕元二年。生於常山。（一作長生。）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隆所親愛。故得免焉。關洋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爲公。長樂元年。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昌黎尹。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薨。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皇帝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大赦殊死已下。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改北燕爲大單于。置左右輔位次尚書。

（太興）二年。初。熙烝於丁氏。故爲所立及龍幸貴人丁氏殺逮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毅司隸校尉張順。閉門距熙。熙率騎馳

返。和乘怙投杖。熙入誅之。

癸卯・三年。正月。熙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者舊於東宮。與言。謂以民所附・（一作所附）・疾苦。司隸部民劉猩。對問稱旨。拜并州刺史。熙方太守是荔大治宮室。至四月。立荷貴人爲昭儀。五月大集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又起景雲・（一作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此條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六・）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入龍騰苑。左右漕散。熙微服逃於林中。爲人所執。送雲。數而殺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當作七・）年。雲葬之於荷氏墓徽平陵。僞謚曰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太元八（當作九・）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當作三・）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茅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謎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害季也。熙覺爲雲所滅。如讖言焉。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初。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史。娶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以疾去官。及燕之弊荷后也。馮跋謂雲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頗更圖之。跋遁曰。慕容氏世衰。河閒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遇。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謀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强之。四月。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爲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鄭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舊臣。復其爵位。

戊辰・二年。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以慕容歸爲遼東公。主燕之宗社。（一作祀・）

己酉・三年。秋八月。太白入月中。冬十月。戊辰。（以上依開元占經十二引補校・）雲臨東堂。幸臣離（一作雜・）班、桃（一作逃・）仁、愎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抽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弒之。立馮跋爲主。跋卽位。遷雲尸於東堂。僞謚爲惠懿皇帝。始乘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慙。故徧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實賜月至數千萬。衣食飤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八

後燕錄

慕容凰

慕容垂段后

趙秋

封衡（以上原輯本闕）

王高

魏郡王高家貧徙有四壁。　高泰末飢亂。夫妻並耐苦耕。收則伐薪燒埴。高父母兄弟嫉盡十有五人。飢食糞菲。寒衣葦衣。（以上三節。俱見初學記十八。）

襄城公耒那樓密。（廣韻）

遣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剋之。將盡以其人爲軍實。副將鄧羅。（晉紀曰。許四履之地。號爲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無怨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實。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寒心。若飛書告捷。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也。（御覽二百七十九。案後燕不及宋。此自係誤引。姑附於末以俟攷。）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九

後秦錄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長。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虒。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揚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虒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一作魏。征一作鎮。）西將軍、西羌校尉、都督。柯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親舊貧乏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徙槐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樞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污先叛。宜徙隴上豪彊。盧其心腹。以質幾何。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管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變賊。皆朝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檻。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

豪傑於關東。弋仲率步衆四萬。遊於清河。拜衛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耕植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害之乎。季龍慚其强正。而不知責。遣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醇直。不修威儀。樓獻讒言。無所遷遊。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咸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渭婭之弟也。忤視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追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季龍以免。皆處襄於遭城。遣五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命去使節。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永和九年。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剌客殺襄。剌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忌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蓋。蓋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若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棲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永和十年。流人郭敷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於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帆北引。永和十一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冠軍將軍高季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永和十二年。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何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徙圍拒之。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升平元年。襄琦徒北扈。（一作北山。銀誤。）將圍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將軍姚閎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龍（一無龍字。記同。）拒戰。閎敗。爲飛龍所執。襄率衆西引。進據黃落。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盾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蒼天不棄德。以死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與苻堅戰於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及僭皇帝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弟延定爲東城侯。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能制弊。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以襄非適。（一作長。）不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冠軍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卽邱縣公。弋仲薨。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岱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鶉觀。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略陽王黑鄧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

太原薛瑳、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嵩山。馬中流矢死。輒其弟萇以免。皆處襄於遭城。遣五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命去使節。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及永和九年。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剌客殺襄。剌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忌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蓋。蓋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若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棲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永和十年。流人郭敷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於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帆北引。永和十一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冠軍將軍高季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永和十二年。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何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徙圍拒之。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升平元年。襄琦徒北扈。（一作北山。銀誤。）將圍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將軍姚閎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龍（一無龍字。記同。）拒戰。閎敗。爲飛龍所執。襄率衆西引。進據黃落。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盾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蒼天不棄德。以死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與苻堅戰於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及僭皇帝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弟延定爲東城侯。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

後秦錄二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事一業、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座、諸會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此節亦略見御覽六百九十。）襄與李歷戰之敗於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此節亦見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十。）兄襄僞荅堅所殺、萇率諸弟降於荅生、荅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陳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冠三州刺史、復僞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劉本作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雍州刺史。）初、萇隨楊安伐荀皆、皆奇之、謂萇曰、君當以貴興我門戶、我死、君必繼之。及安死、萇收其衆、屯於杏城、自稱大將軍、秦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初、置百官、以其弟尚爲尚書令、左長史、子崇爲太子、少子紹爲北地王、立其父弋仲爲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立妻蛇氏爲皇后、萇后蛇氏、南安人。（依晉書補。）子興爲皇太子、益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秋七月、萇如安定、整平涼胡金熙、薛毕沒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攻統將王於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儁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坐取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拔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

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可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收於淮南、歸長安。

甲申　白雀元年。（晉太元九年。）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叡司馬、既而爲泓所收、叡死之、萇遣前騶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難、故豪傑翩翩、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視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議、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改元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欽、盧牛雙、趙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尹緯、趙曜、狄廣、張乾等爲參軍、王欽、盧牛雙將西上、恐沖追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沖、進屯北地、屬兵積衆、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於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光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我因恨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牧資實、須秦隴悉平、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虎之策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武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

乙酉　二年。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六月、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鍾等、文武數百人來奔、萇聞苻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之、萇自攻縣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

丙戌　建初元年。（晉太元十一年。）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消北盡應之、扶風王憐有衆數千、僭據馬嵬、奴遣弟多攻憐、萇伐憐破之、憐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追尊考弋仲爲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立妻蛇氏爲皇后、萇后蛇氏、南安人。（依晉書補。）子興爲皇太子、益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秋七月、萇如安定、整平涼胡金熙、薛毕沒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攻統將王於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儁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坐取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拔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

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惟德攻而害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開闢之士、有善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

丁亥　二年、徙秦州三萬戶於安定。七一作八月、以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鴈門大守閻憕、與苻師奴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完、率步騎擊之、褐飛及首級萬餘。悉地諸降。萇待之如初。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三・悉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隅嘯千里、過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廉、不可干以非義、領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群處一柵孔中、薄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甚小、已盈之矣。萇曰、少來鬥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武城劉曾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逢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遠自任、不修小節、愚恥羣雄、包羅儁異、樂雖錄善、有高廻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讒言、安知過也、南羌貢羝、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曰、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卑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

辛卯　六年、萇與苻登相持、鎮東苻一作荀・曜據逍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知虛實、今輕兵直進、逼據吾東、必苟曜堅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野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姓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以擊之。萇曰、登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果大敗之。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三・登退屯於鄜、登將金槐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槐營、萇下諫之。萇曰、槐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氐果有異謀。槐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敗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遠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於安定東。一作於長安・登酒高令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軍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義、懷取英雄、收羅儁異、三也。策畢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

壬辰　七年、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敍。苻登驃騎將軍沒奚干、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萇疫疾、遣鎮東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在所。一作詣・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疫疾、王統、若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慙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皆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更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

己巳　八年。苻登與晉衛相持。登議擊之。尹緯言於登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伯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閑關之原。登從之。滅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傒。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傒。衛國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傒。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成如登策。便興遣鎮長安。

登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蠭蠆有和勤舉者。皆以其罪罪之。哲平遠將軍薛氐校尉楊佛嵩。率胡羯三千餘戶降於登。伜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十月。登如長安。至於新支傒。疾篤。與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登懼走入宮。宮人迎登。則鬼。誤中登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塗面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登遂狂言。或稱臣。登殺陛下者兄裏。非臣之罪。頗不枉臣。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登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謝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汝撫育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庚子。崩於永安宮。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僭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一

後秦錄三

姚興

姚興、字子略。萇之太一伯少。載記作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成化之。萇薨。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頓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頓德將佐言於頓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頓德曰。太子志度宏明。必無疑阻。今苻登來滅。而自海干戈。所謂追二哀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

甲午　皇初元年。晉太元十九年。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成陽太守劉忌奴據遯世傒以叛。興親討之。苻登自六陌向歷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傒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追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四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

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將伯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閑關之原。葬從之。滅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傒。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傒。衛國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傒。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成如葬策。便興遣鎮長安。

葬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蠭蠆有和勤舉者。皆以其罪罪之。哲平遠將軍薛氐校尉楊佛嵩。率胡羯三千餘戶降於葬。伜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十月。葬如長安。至於新支傒。疾篤。與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葬懼走入宮。宮人迎葬。則鬼。誤中葬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塗面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葬遂狂言。或稱臣。葬殺陛下者兄裏。非臣之罪。頗不枉臣。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葬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謝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汝撫育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庚子。崩於永安宮。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僭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將伯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閑關之原。葬從之。滅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傒。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傒。衛國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傒。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成如葬策。便興遣鎮長安。

葬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蠭蠆有和勤舉者。皆以其罪罪之。哲平遠將軍薛氐校尉楊佛嵩。率胡羯三千餘戶降於葬。伜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十月。葬如長安。至於新支傒。疾篤。與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葬懼走入宮。宮人迎葬。則鬼。誤中葬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塗面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葬遂狂言。或稱臣。葬殺陛下者兄裏。非臣之罪。頗不枉臣。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葬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謝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汝撫育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庚子。崩於永安宮。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僭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乙未　二年。以叔父征虜緒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富山公。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武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梁氏爲皇太后。配襲太廟。

丙申　三年。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降於興。興處之於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涼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剋之。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尚書。薛臨及略陽豪族梁千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隴南羌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千城。千城降。興命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丁酉　四年。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興制。漢魏爲準。當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當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當議。

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持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彊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皆運穀留。令三軍之絕。宜明賞刑。皆以邊不虞。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於高平公沒奕于。執而送之。沒氏男雌買得。欲因興葬興未之信。遣率揚詐往。買得具以告揚。揚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起。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迥、皆降於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二月。當作十二月。辛丑朔。

（永興五年）・侯敦・遣齊公張佚洛陽。晉河南太守及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梧谷。徙流人兩河嚴杏、河東裴岐、韓粲等二萬餘戶而還。與下詳。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氐酋楊飛、喫鐵等。殺隴東太守姚週。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與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晉台、牛邊萬餘戶於漢中。與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瑤、楊珩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與修於聰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與敘闊狀。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成勸。儒風盛焉。（此節亦見御覽百六十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謁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拔。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嘗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戊戌・五年。

己亥・弘始元年。與遣將鎮東楊佛嵩攻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與以日月薄蝕。災雪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姚晃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震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讎。方當靜清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與曰。殷湯及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末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九月。乃遣妥告於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冬十月。克洛陽。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以東平公紹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與下書。聰頭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與降號。固讓王爵。與弗許。京兆韋華、逍遙園及侯帆、始平扈毗等。率衆陽流人一萬叛晉。奔於與。與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分。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與大悅。拜華中書令。與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與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衛臣姚驢碑、趙嶷、地王平、馬萬歲、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與覽而善之。乃拔孫吳營衆之法。以損益之。與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過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與當臨諸議堂。聽決疑獄。於時號無冤濫。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與恐姦佞小人阻惑之。乃節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與以司隸校尉郭抃、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抃

邑一百戶。賜超帶場內侯。佩等進位一級。冰井伯郭抃、字仲安。金城人也。初爲建部尚書。與郎韓範、尚心盧求。搜揚俊乂。內外稱之。以擬魏之崔毛。（冰井下依御覽二百四十引補。）

庚子・二年。使碩德率龍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與將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牧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與進如抱罕。班賜王公已下。差於卒伍。與之西也。沒弈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吏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寵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與下詳。將帥遣大使。非在臨場檢要之所。皆聰弈赴。及非乃從王役。臨戎遣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疑。奏代。宋至。敢輒去者。以叛去官歸罪之。遣晉將軍劉萬等二百三十七人。詣於建鄴。魏人襲汝弈于于率北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弈於蔡州。與見勃勃奇之。祖踰勳爵。因諫。詳見勃勃傳。濟南公姚邕。字子和。與之弟也。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其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御覽五百六十四引姚興傳。）魏師進次芮芮。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後魏平陽太守武鹿（八字亦見廣韻。）入徙河東。與於是練兵講武。大閱於城西。驍勇壯銳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於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與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與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

辛丑・三年。四年。與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五月。遣大將軍隨西平王德。姚程。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平等軍次河東。與遣其光遠霸城、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鎮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鄧方見騎。並集平掌。以會於與。使沒弈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先是吐谷渾據張掖。李嵩據敦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遣蒼松王隆始城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邁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邁。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迎來降。俘獲蒙邁。李嵩等。各修表奉獻。與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與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級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九月。奉表請降。與答報嘉美。以隆爲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訪儁哲。西土悅之。姚平糧絕矢盡。將經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與下詳。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與徙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安。皆輔國將軍袁虛之。事前將軍劉羣。冠軍將軍高長壹、龍驤將軍郭恭等。武於桓玄。懼而奔與。與臨東堂引見。謂虛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辨成大事以不。虛之曰。玄藉

世胄。雄據荊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半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得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勗運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化。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諷揚自効。改授假節寧西將軍廣州刺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二

後秦錄四

姚興

姚興　弘始五年。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上庸、慶平）洸（陳留）宣（長樂）諶（博陵）愔（南陽）璞（平原）質（晉陵）達（洛河）裕（隴西）國兒（章武）皆爲公。道其豪大鴻臚梁喜以新平張構爲副。拜悉聚僭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涉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爲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爲至魏安。爲僭檀弟文眞所圍。衆潰。執松爲送於僭檀。僭檀大怒。送松爲還。長安陷。罪文眞。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莧戰時將吏。盡撮鉉之。其僅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淸素。然興性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左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答嘲草詩以箴之。難具以聞。嗤翊相娶（一作運。廣韻作德。赤引作宣。）賦以諷焉。興省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也。（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三十一。）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進陷南鄭。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於梁國而歸。又遣其輦散騎常侍席確。梁州刺史姚洸。陳留太守姚恢。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傉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諶、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尙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於長安。扭渠蒙進遣弟挐貢其方物。王尙綏撫還黎。專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

甲辰　六年。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幸巴蜀。興留裴嬉而遣澄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亡晉。必將有誅。以晉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迸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帝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臣將任卿以東南之事。請曰。我等爲國家鬼。不爲晉陵賊臣。興慙。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逃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敞成、姚當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於仇池。當都等入自宕昌。敞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蕩距敞成。從子斌距當都。當都逆擊擒之。盛俘其衆。楊盛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於興。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

乙巳　七年。正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又言。尋覽衆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恒、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秉譯。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恒、僧肇、曇影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道其將歛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擁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愉、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謨、中書令桓胤、驃軍何澄之等奔於興。劉裕遣大參軍衛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來南鄭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道其將歛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擁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愉、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謨、中書令桓胤、驃軍何澄之等奔於興。劉裕遣大參軍衛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來南鄭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鄭、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道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歛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

丙午　八年。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恒慄。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璩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愼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曾臨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被於弈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博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唯有妖人稱神女。號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於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己。乃署傉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遮主簿胡威詣興訴曰。臣州秦國五年。王威

不接。衙胥棲冰。孤城獨守。者仰特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遠天人之心。以華士貪狄。若僧楷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頭。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如向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王是復與魏通和。貿馬千匹。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宣還長安。皆復其得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遂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傉檀逐東伐劉裕。與以問誰。誰對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歐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東部尚書昭諫曰。傉檀特遣。輕敢遂。遠宜詔發遲及。率玄鉞。使自相攻擊。待其弊也。然後取之。此古莊之舉也。與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擊討勃勃。傉檀勢孤。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與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糾衆遣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與謝罪。齎雜爲物物所換。

己酉　十一年。與遣平北姚沖、征虜狄伯支、輔國歐晏、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沖次於嶺北。欲圍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憚其謀泄。遂焚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與。與遣平西姚賞。而涼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稱藩。仍貢其方物。與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與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之容。斂成泣謂與曰。沖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疑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與曰。沖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詔曰。昔河間王子國瑤、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與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瑤等曰。裕與不遵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脩立。將莫不害之。是避之來。質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與嘉之。以國瑤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周以申第。與如武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歐曼、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與欲留步軍。輕如見營。乘成恒懼。詳章宗希旨勃與行。臨發。侍御史姜楞越次面進曰。章宗何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郎

師大潰。衆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苟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葬臣成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證揚梁通利於山水者。皆富豪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二鎮事。穎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竊聚芍陂。有侵逸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脫。安敢闚吾疆場。苟有奸心。北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當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煙條。兵聚俱了。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游冢。每將娶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興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

壬子　十四年。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有司抗表請罪。興曰。災證之來。咎在元首。近代咸歸罪三公。非也。二字一作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己。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宜悉冠履復位。（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仇池公楊盛叛。

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當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煙條。兵聚俱了。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游冢。每將娶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興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

壬子　十四年。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有司抗表請罪。興曰。災證之來。咎在元首。近代咸歸罪三公。非也。二字一作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己。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宜悉冠履復位。（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仇池公楊盛叛。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三

後秦錄五

姚興

辛亥　弘始十三年。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諾奸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興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懷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兵河右。時齊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隔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撫之。足以靖邊奸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極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奐。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晉武彭蠡。興曰。元始奐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察前事。近悟後悔。興不從。以其太常崇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

辛亥　弘始十三年。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諾奸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興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懷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兵河右。時齊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隔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撫之。足以靖邊奸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極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奐。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晉武彭蠡。興曰。元始奐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察前事。近悟後悔。興不從。以其太常崇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

論政事。（後御覽四百七十五引補。）

甲寅　十六年。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譖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後御覽二百六十一引補。）興以姚顯爲太尉。蔣卒。太尉文成公姚晃、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敏。文武兼才。爲令錄十餘年。無枉政。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誰晨博受。待士以布衣之禮。咸忘夜靜處。與賢士談

後秦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光叛。興與遣後將軍敦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敦成

爲兗所敗。祖懋詣趙興太守姚程歸罪。程欲送殺之。或怒爭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衞諸軍鎮撫北邊。東侯彌姐部地。率其部人而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於鄴城。弼寵愛日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爲給事黃門侍郎。庶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恣其寃人。稱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將有陵逼之心。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集其側。市巷諠譁。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舉留。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遠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五月。興疫疾於內。妖賊李弘反於武原。武原兵仇常起兵應弘。興興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於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尚書令廣平公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持兵。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欲堤、並興禁兵。宿衞於內。姚裕遣使告姚懿於蒲坂。並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屨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狗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狗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壞門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謨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損。一作升。前殿朝其羣臣。百官咸會。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舉。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交惡。不穆。含恥胡顏。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宜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閭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篤。各催兵還鎮。懿恢及弟謀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於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邦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脩和親。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殷康報聘。幷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謨來朝。興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愍。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拒之。於是引見諸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審裁。勸興磨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言。撫軍東曹屬委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秉權。年謀漸有歲。傾陷羣賢。爲之羣起。聖朝

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令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蒸猶繁。扇盛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囚徒。以絕煽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盧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順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僻傷。冀汝類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皆不傾己招求。彊匡不建。然明不照下。弗威魑魅。至於狎效一官。行著一善。晉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忤休惕。未見儁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豈王之過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賢。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以譏四海乎。羣臣咸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四

後秦錄六

姚興

乙卯　弘始十七年。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都、司馬國瑤率騎八千赴之。鈞假姚宣之假己。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賈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譖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於杏城下獄。而使鈞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乃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鈞救之。至延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鈞次於三樹。遣鈞及歛曼鬼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都至於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遵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於興。物物遣其將赫連建率衆追武緣。數千騎入新平。離鈞討之。戰於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物物攻彭雙方於石鑒。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

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儀文泣謂臣曰劉琨供御主上克薄奇（一作寄・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援勦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羿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興洛休之既得湘襄南翔恐非復施中之物可以營衛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殷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騶豁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納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病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十二月興藥勦（一作疾・廣平公鉤告病（一作都・不朝集兵於鄴興聞之慘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湛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諭於弟致弼搆造是非仰慚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家亦家之禍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欽盛見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騶道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兒懼興盛其爲變乃收弼因之中曹殺之湛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湛天心和平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盛命張泉又言於興曰弼有黨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來守心王者惡之宜悕仁虛己以答天譴興納之

（一作・十八年正旦興朝羣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惟勤泣不能自勝乘威怪焉賀惟者莫知其所從來也）

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敬之皆與隣士數人預於諮會興如華陰以湛監國入居西宮二月（原作十二月・十字誤衍・興因疾甚還長安湛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悕寵以寧宗社湛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樓下弼黨見興升輿威懷危懼尹沖等先謀欲因湛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衛奉輿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晉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使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是可以申馬前愆沖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湛錄尚書事便姚紹胡翼度興兵禁中防衛內外湛欲盡見收廣平公弼第中甲杖內（一作還・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精兒出告其兄悕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悕與其屬（一作黨・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欽盛高（一作見・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悕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湛時侍疾於諮議堂道欽盛見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面悕等既不得入（一作達・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哀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悕等奔潰逃於驪山悕黨呂隆奔雍尹沖等奔於京師興引紹及澄梁喜尹昭欽盛見入內寢受遺輔政丁未薨於殿（一云作三・在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僞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卷而歎荷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鄉黨憚之秦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秦（一作堅・將滅心喜甚踴躍向天再拜（此五句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七・既而流涕長歎友人路陽桓雖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慨交懷及姚萇殺馬牧緯與尹詳、屈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荷堅讀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宮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鑒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乘中宵鑒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惜學者緯曰臣不惜學惜鑒學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道何異何如也緯曰漢祖興道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知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道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鑒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鑒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荷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隨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迫二陳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洽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帛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施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天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臨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謬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期滅荷登澄清秦雍生極端右死夔扇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五

後秦錄七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嫉御。泓曰、人情惰緩、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敦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嘗受經於太學博士溫于嶷、嶷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候見師傅皆拜焉。（此節亦見初學記十七、與之如平）

及興寢疾、泓入侍醫藥、晝夜不寧。興每見於色、姚紹每爲弟羽翼、泓亦推心宗事、紹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

（兩晉）永和元年、興既覺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北喬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爲泓發覺、以義陽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爲永和元年。尉於諮議堂。既葬、乃親臨政。內外百寮、增位一級。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玉是羌酋黨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於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懷趙氏塢以叛於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兼既發、實參軍事宗整諮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物物猶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關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盧心撫御、葬但克固維城、亦竄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而保那黨。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諮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那、望泓遣姚佛生詣宣佛生遂譖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雖俾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遺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疑、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向奴堡。推向奴曾孫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浦坂討弘。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弘送於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於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統。遂逼秦川。（一作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擊。及於竹嶺。姚讚率騎兩千、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渭水。嵩爲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雌。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當將出五陵而泓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向奴堡。推向奴曾弘爲大單于。

緯萬、恢武桃雍討之。爲渦所敗。姚詳討渦。擒之。泓使輔國斂曼眞、前將軍姚光晃、討楊佺於陳倉。惟殫於散關。物物道兄子隆南伐譙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猥、建義蛇玄距卻之。詳而晉太尉劉裕總大將一作軍。伐泓。次於彭城。道寔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滎陽。泓將王荷生以滎陽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晉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韋運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死之。若縱旋然。宜指恪疑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租。一社稷之危。若縱旋然。宜指恪疑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租。一社稷之危。若縱旋然。宜指恪疑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租。一

者。臣當遣鎮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節已成。違距詔敕者。當明其罪於天下。鼓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蛇玄屯陝津。武衛姚寔屯潼關。鎮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向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鎮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皇泓。鎮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執國囚之。遣詣泓。泓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縱旋然。宜指恪疑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租。一社稷之危。若縱旋然。宜指恪疑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租。一

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徵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鎮者。鎮深患之。臨晉戍千戶叛應鎮。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鎮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鎮。紹入於蒲坂。執鎮囚之。誅孫暢等。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六

後秦錄八

姚泓

丁巳　永和二年。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赴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委紀。率衆奔之。建節影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委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鄜城。鎮西姚讜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見內外離叛。皆師漸還。歲旦。朝羣臣於其前殿。愀然流涕。羣臣皆泣。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於澄西。扶風太守姚恢、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姚蚝。皆懼而降恢。恢引而西。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則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間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烈。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鄠亭。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

遣長安。泓副證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遂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證曰。遜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恒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擾扰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成懼而思新。其將齊黃等衆。恢而降。恢進軍逼絡。證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裴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回溫關。楫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保赴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河。攻蒲坂。使將軍荀卓攻匈奴鑒。鑒乃進絡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絡因辭非許。於是遣絡率武衛姚恕等步騎五萬。距晉師於溫關。姚鎮與幷州刺史尹昭。爲裘襄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淺。非可卒剋攻之。偽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溫關。溫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溫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溫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遂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奮散。引還定城。紹留姚恕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資儲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萇距截。姚弘距珍。姚讚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溫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塊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於霸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逆死。衆旅不多。堅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懈怠耳。吾欲分軍逕據閿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阻。諸將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驚懼。胡可以觀。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遣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寇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達等衝枚夜襲。營衆潰。營戰死之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姚證屯於河上。遣恢武姚難、逆蒲坂。設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諶守霸柳。姚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王師要難。乃棄道赴救。求至而難敗。因破裕弹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黑蓋等。帥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爲沈林子所敗。洽戰死。衆皆沒。爲紹聞洽等敗。恐畫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爲泓聲援。七月。劉裕次於陝城。

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蒙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於逼上。關中郡縣。多潛通於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曾薛帛於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過害。超石乘其衆奔於溫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帜關向河內。引魏軍以逼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渭上逆軍。次於石橋。以援之。讚退屯於渭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弼。大敗之。强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艇統屯兵宮中。姚沈屯於澄西。尚書姚白瓜徒四軍。難戶入長安。將軍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逼東。泓軍於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丕爲皆所敗。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讚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鼎、建武姚進、揚威姚蛭、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逕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河間公裕等數百騎出奔於石橋。大將軍東平公讚追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一作戈。擊地。攘袂大哭。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乘一作率。衆奔裕。讚夜率諸軍赴難。將會泓於石橋。皆師已圍讚一作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與河間公裕等。謀欲詣裕請降。其子彭城公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皆劉裕待人無禮。將逼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面降。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裕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於裕。裕並殺之。餘宗遷於江南。九月。裕至長安。送泓於建康市面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燋死焉。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於是歲。歲在丙辰。丙辰當作丁巳。原誤。推上一年。說詳作姚萇以秦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有三歲。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七

後秦錄九

敘憲

補國將軍敘憲。[原缺]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炎聰悟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嫁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轉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虬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初羅什作誦之日。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方。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仆羅什踐而登焉。荷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帛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裴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臨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留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在此必猴狼。宜徙氈隔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磨起兵。纂乘大軍輕還。復爲磨所敗。惟以身免。中衢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義誑詐。告資曰。義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義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於嗷前蠕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殿面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故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比日酒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能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道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皆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親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欲著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蹉興著賢相論二卷。興本之若神。嘗請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通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胡床。鄣蔽人衆。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吾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嘗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便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師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

心方復後世惻怛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道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此依晉書載記修飾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八

南燕錄一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對宮人言婦人妊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其髀中入一作在獨喜而不言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八晉咸康二年盡寤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此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一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面號骨表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頤有日月兩角足下有旋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滑慎多才藝容儀之偉立也元璽初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爲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楊陝以叛堅將苻柳進兵枹罕將應之德勒暐乘發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覺不能用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天耳此節依御覽七百三十引補德兄垂器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遠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踏征自効後

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伐晉以兵臨江垂時德爲副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譖殺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通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德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獘以復社稷暐不納德乃隨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封復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隸校尉居中鎮衛參斷政事八年拜司徒於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道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戮臣也今永既赴僞號扇動華戎致令華豎縱橫遂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懃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亮敵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能留意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忽韓諫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鄴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也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虛竭攻則衆旅多獘師老氣生詳而圖之可以擒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毋兄之問而與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襲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赴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薊一作及寶失中山薊城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拔陲隨藻送玉玦一紐幷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讖曰大風迷物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和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濟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掃而寶兄子麟自義豈來奔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來攻鄴雖樓櫓儲粟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師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拔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懸衢之士有所依懃成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以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

戊戌燕元年晉隆安二年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於滑臺及黎陽迴風船沒魏軍垂

至三軍危懼議欲退保據黎陽晉日流澌冰合是夜渡黎陽津濟師乾冰亦尋消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鄧含陳執言於德曰昔光武渡呼沱冰泮自合今大王濟河天橋自成蓋命所扶徵兆已見德乃大悅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此語依御覽六十八及七十一引校補）及德入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澄冰得白玉狀若圜於是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誰都適係趙魏道黎謁企盤澤願仰承尊順以安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今假順來議且依燕元故事稱元年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爲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皆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及此謀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卻自南征段速骨作逆於乙迥今失據來此呼丞相率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卅而惡之執懇付獄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國帝奔亡人神屬主故權順衆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國帝將還吾將具禮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黎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脈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范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蓄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虛悅德初議所都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宿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輿謹、封逞、韓諫等固勸攻滑臺倘書潘聰曰滑臺四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九

南燕錄二

慕容德

己亥　二年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所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壘會葵惑守東井咸言秦當復興者至是復叛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閒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撫軍魯陽王和守滑臺德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師至管城臺德親率師於後作亂臺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范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蓄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虛悅德初議所都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宿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輿謹、封逞、韓諫等固勸攻滑臺倘書潘聰曰滑臺四

連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士瞰人情。地平無險。昔之蕃鎮。必置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湊。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處之。非久安之計也。昔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皆志以待敎。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險峻。足爲王者一作帝之都。宜還舊土。魏設於前。大兵繼進於後。降則渾書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留關蚕鎖。倘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此節原見御覽一百六十。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密志以待。敎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險峻。足爲王者一作帝之都。宜還舊土。魏設於前。大兵繼進於後。降則渾書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留關蚕鎖。倘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一百六十。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問朗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皆志以待敎。

亦以盧言相賞賞不譖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日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弟令並得在始容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惟朕一身雖獨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娶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怒之曰若正止一作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破死況爲親尊而可齊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似娶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壬寅　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邱盜兄婁舅家顧謂左右曰國大夫不逼一作近城非平仲古之一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安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築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陋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納賢悟平生意也遂以讓從至漢城三月三疑作四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謨鷹老於申海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邱陵賢哲故事謨歷對詳辨盡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留臨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癸卯　建平四年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甫軍率衆攻端門殿中帥候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殷宏等關宮門而出德聞之拊牀曰二寇遁跡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鵾鴟之林三京社稷翦爲邱墟四通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邊氓之失土假長夜之未旦所以屈己以申大信忍恥以圖遠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成矣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逆篡虐隳宸極董卓神姦人鑑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綏之驅樂推之卒接厥亂之機猶蛭發雷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減公私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鋸棄之始仰視曰朕當朋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晒之謂左右曰焚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吏孟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逕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蹟履路跨地數千乘臨十萬可以面幷弱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事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知義人思自奮緒甲待豎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溫風經理九服欽馬長江歷旌隨阪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亙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慕容皝復起爲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趙魏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思生要必亟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經百六宏網暫弛逢令姦逆亂華蕩京城穢毒毒繁有徒據

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入爵二級。其月。當作日。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著得至曉。更見公卿。屬託以汝。死無所恨。數日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曰。今日召董中書造詔立超。開口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並佐理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高平門內。朝夕覲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十一月。立爲太子。及德死。己未。以義熙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建平六年爲太上元年。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竜揚南竜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爭爲太尉。翰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焉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爭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猶不卽位。害鍾等權逼。以間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閒言。爭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裘狐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

丙午　二年。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遣。謂南海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上七句亦見御覽八百四。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悲恨形於言色。法亦慙。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微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謀之。車裂。僕射封嵩。數遣黃門令牟裘詰吾云。帝非太后所生。如依故事。宜勒兵廢帝。立鍾爲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臨斬。謂裘曰。卿何意間人之親。五車裂之。安御覽六百四十五補。西中郎將封融奔於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岳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岳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於魏。封融又集羣盜。據石鏤城。殺鎮西大將軍徐轡。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於魏。慕容鎮剋青州。鎮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於時超不恤政事。數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諄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週。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寔。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遵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道蹟寖毀。遂戎馬生郊。典儀彫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罪。易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遺。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慈慘尤深。光啓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一

南燕錄四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爲廣武太守。被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德之諸子皆誅之。公孫太妃以老不合刑。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妊未決。因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背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開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遵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其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僭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部之。而紹曰。諺云。妍皮疑斫。姚興、慕容法出奔於魏。慕容鎮剋青州。鎮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於時超不恤政事。數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諄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週。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寔。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遵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道蹟寖毀。遂戎馬生郊。典儀彫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罪。易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遺。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慈慘尤深。光啓建

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安息北會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梟裂之刑烹煮之慘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梟獍之惡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惡刑制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猾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謹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賈生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

丁未　三年超母婁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貴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奉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伎掠吳邊必成鄰忿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頸捨忠以爲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宣暫降大號以中至孝之情權變之道興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於秦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面附爲依奉秋以小事大之義非富寧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僭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神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顧父遊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稱帝通聘結好義同誠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假與皆爭盟謄辭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愚曰若如卿言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惻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殊宴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遐日龍潛風塵和光同塵之是歲歲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滹水不冰高醜使至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匹范州民王浦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匹毉搜去地九寸拜浦長水校尉操邱公

己酉　太上五年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即樂作歎音俗不備悔逆伎於姚興遂設入意其倾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頹沒城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輸謀今陛下固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

宮迎於馬耳關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二

南燕錄五

臺容超

戊申　太上四年（晉義熙三年・○今作四・）正月大赦追尊其父北海穆王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柴燎烟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私謂於中書侍郎王嵩曰煙者國之種今火旺煙滅國其亡乎（此節依開元占經一百引補・案占經卷引作太上五年・五字疑誤・）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邱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壞裂（上四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及八百七十九・）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遣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歲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滹水不冰高醜使至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匹范州民王浦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匹毉搜去地九寸拜浦長水校尉操邱公（此節依御覽八百九十五引補・）

己酉　太上五年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即樂作歎音俗不備悔逆伎於姚興遂設入意其倾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頹沒城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輸謀今陛下固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

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谷提、公孫歸等。率騎襲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和爲武衛。與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谷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厚榮。懇盡忠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儉。諂事五樓。選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快。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路男女千餘人而去。二月。晉師渡淮。超引見慕臣於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銳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勅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麥除菜苗。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麥除菜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弊。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師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蹙。背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峴。韓謨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僭似劉琮矣。今乘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三

南燕錄六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語詼辯、至於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川之顛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途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於姚興、興拜始平太守、賜爵義侯、（小傳見載記、）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後、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暐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關洛之篡、南奔滑臺、僭號、以爲侍中、尚書令、孚辭以疾、不許、寶於是置酒大會、謂孚曰、朕平青州、不多造衣裳、執遠日、頗廢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遜謝、孚曰、行年七十、蓐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於世、（小傳見載記、）

王嬰

王嬰、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擇鞍而踦、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一進斛餘、德歎曰、所噉如此、非肚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大縣試之、於是拜逢陵長、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御覽四百八十八、）

冷平

冷平、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十六、）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煥、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煥視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煥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盛酒、言笑自若、至夕、密謂其婢曰、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煥宅前、煥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依晉書列女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四

夏錄一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朔方人、匈奴左（一作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劉虎、前趙劉聰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父豹子、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後趙石季龍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翟斌、父衛辰、入居塞內、荷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胡、屯於代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後魏師來伐、辰遣其子右地代（一作力侯提）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爲魏所敗、魏人遂乘勝濟河、攻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乃奔於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驍謀曰、烏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憮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妻之以女、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與兄面奇之、深加禮敬、拜騎

騎將軍、加奉車都尉、當參軍國大議、遊遨於勳舊、與弟鞏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過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狐用、與之其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汲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衙、長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視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胡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社崙、獻馬八千匹於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高平公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丁未　龍昇元年、晉義熙三年、○原作二、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其境內、改弘始十年曰龍昇元年、晉作九、僞龍昇元年、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大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侯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雖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鞮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謀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族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啓、啓輿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大破之、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四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資雄略、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一十四、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口、財寶若山、宜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悉屈、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瓦解、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險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此八句亦見御覽三百一十四、大破傉檀於百井、追奔八十餘里、殺衆數萬、斬其大將十餘人、以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此節未見御覽一百七十七、及三百十四、遂於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於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

戊申　二年、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步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

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牛羊稱是。

北夷又降附者數萬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

己酉　三年。勃勃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於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恢生等追之。伏兵夾擊。悉擒之。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二。興將軍王奚仲梁先胡三千餘戶於勒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勃勃乃縱麋圍之。於是堰蹟其水。僞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二。而三百八十六及二百三十二引作後秦錄。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於黃石岡。彌旦豪地於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北地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庚戌　四年。遣其尚書金翼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翼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於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於渭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於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

辛亥　五年。姚興將姚詳率三城兩弁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弈于率衆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壬子　六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興將楊佛嵩戰於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三萬匹。進攻姚興將黨智隆於東鄉。降之。拜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於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遷朕不肯。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

癸丑　鳳翔元年。大赦其境內。改元。昇七年爲鳳翔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匈奴北夷夏十萬人。造其御史中丞嗇烏洛孤監於泪渠蒙遜。蒙遜曰。自金行數終。禍稔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翦爲茂草。蒼倉黎生。罔知濟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視。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威。吳蜀之約。成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釁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晉一交而懷仇蓋之願。思風原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其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脅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

乙卯　鳳翔三年。攻姚興將姚逵於杏城。二句冤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敞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泪渠蒙遜。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稔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翦爲茂草。蒼倉黎生。罔知濟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視。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威。吳蜀之約。成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釁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晉一交而懷仇蓋之願。思風原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其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脅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

丙辰　四年。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兵平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雍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

以德不以暴。且燄豬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威盟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爲之。而況萬乘。徵勃勃曰。甚薄。徵卿朕安問此言。五月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甚。此節後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晉殊中國。故後從母氏爲劉氏。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簡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興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祚。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毅如鐵。皆堪伐人。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二。

戊午　二年。立一作大人。梁氏爲王后。立子璝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五

夏錄二

赫連勃勃

乙卯　鳳翔三年。攻姚興將姚逵於杏城。二句冤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敞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泪渠蒙遜。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稔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翦爲茂草。蒼倉黎生。罔知濟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視。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威。吳蜀之約。成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釁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晉一交而懷仇蓋之願。思風原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其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脅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

丙辰　四年。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兵平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雍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

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於長安安定人胡儉華韜辜戶五萬餘安定降於勃勃以儉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詳於雍城詳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鄜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儉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俱進吳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臨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非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林馬厲兵休養士卒肄進攻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瑰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遠統萬十二月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遂圖進取之計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猥狼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代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嶢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簞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句之間必面縛軍門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太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

丁巳　五年璝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等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於城中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璝夜襲長安不剋八月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潼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追勃勃入於長安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郡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翟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鎮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征軍將軍封河陽侯

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於長安

戊午　昌武元年正月羣臣乃勸進勃勃稱皇帝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道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貴當年乖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拳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礎石於恆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瑰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高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

己未　真興元年遣其將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管井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奔於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勃陰於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祖思至而悲懼道渴（二字一作過礙）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璋當盛我何處（一作國葬何地）遂殺之（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二）羣臣勃勃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能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城南築冬十月以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鎮南臺尚書韋乾鎮長安十一月勃勃田於三交至綏運池而還（二句依初學記八引補）統萬所建宮殿苑囿大成遂大赦其境內改昌武二年爲真興元年乃刻石都南頌紀功德曰夫帝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開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克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遒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時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危險王綱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陣絕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嘏未沫慶綿萬祀龍飛漢南風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窒崐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紐滄海之表發始運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咸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安然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時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危險王綱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陣絕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嘏未沫慶綿萬祀龍飛漢南風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窒崐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紐滄海之表發始運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咸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安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馬長騏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渾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黯王耀羅猶朝日之升扶桑英燾接遠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以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支於千葉重光於萬祀朕寔宅崐面彈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扇姦雄鼎峙之秋除凶猾立之際昧旦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警喪魄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答於柔服威刑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姐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咫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已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脩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乙以綏明堂棲帝坐而營路寢圖閣披霤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秘宝通房連閣驰道旋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儼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閶闔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礎石於恆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瑰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高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

椿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禔。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翼。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奏。而五時之座開。四門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綺以隨珠。絳以金鉉。雖曦望互升於裘。而終無昼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究其稱。斲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尊名以來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宮有侐。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徽肇制。滑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惟始。咸秩百神。實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翬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偉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奄王繼軌。光開徽風。道無常爽。惠不敷。金精南邁。天輝北回。靈祉踰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戴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輪奐。肇建帝京。土卷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霤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扉。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蟠螭承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嶮峨。層城參差。楹雕蚪龍。節鏤龍蠖。綴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襲箸。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遵軌三五。貽則嗣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此四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二年。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桓文皇太后。祖豹子曰宣皇帝。曾祖虎曰景皇帝。高祖詡兒曰元皇帝。勃勃凶殘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習矛一作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戮之。羣臣忤視者殺。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爽夏嘗然。人無生顏。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二。

五月。雨魚於統萬。

三年。十月。原作二年起沖天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此二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四年。

五年。

六年。勃勃將廢太子瑰爲秦王。以酒泉公倫爲太子。瑰聞將廢己。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一萬襲殺瑰。率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倫爲太子。

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爲魏所敗。倫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倫以都之。

七年。六月。太廟悲陷。此節依御覽八百八十引補。七月。勃勃疾甚。益昇永和殿。召羣臣屬以後事。八月。二字亦見御覽八百二十。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六

夏錄三

赫連昌

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甚。赫連昌發二百里內民二萬五千人。營嘉平陵。七千人繕治廟於契吳。初。昌父勃勃北遊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廟焉。葬勃勃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殺駿馬四十匹。此段依御覽五百五十五引補。勃勃葬。即位於永安臺。大赦。改眞興七年爲承光元年。

丙寅　二年。七月。舍城劉晷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逐之。羣臣咸賀。以爲石者沈而浮。隱者出。逆流而行。荊吳入朝之象。昌原引作勃。大悅。此段亦見北堂書鈔。十月。魏乘虛來伐。

丁卯　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內公晉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於安定以都之。

戊辰　四年。宋元嘉五年。二月。魏軍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鵠晉追擒之。送於魏。（上二條。通鑑攷異引十六國春秋鈔。亦與此同。明云與魏書紀傳言安據據昌不同。而原本編於此而疑魏書。何故。）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爲魏所殺。

赫連定

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率衆赴安定。遏對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擒。定遂率遺衆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璝。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

己巳　二年。十月。畋於陰磐。定登荒（初學記八引作子可二字。）藍山而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定傍。令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大不善哉。天道復何言哉。

庚午　三年。九月。魏師來襲。十月。克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戶。西奔上邽。

辛未　四年。宋元嘉八年。河南王慕璝（原作魏。）遣益州刺史沒利延、寧州刺史拾虎、率騎三萬來伐。執定以歸。（此節亦見通鑑攷異。）吐谷渾拾虎（原作寅。因廣韻改。）者。拾虔之弟也。年數歲。猶大啼哭。母氏念憂其不黑。父樹洛干曰。此兒音家驪肩駟胸。伯樂尚不能曰之。而況庸人哉。終成吾門戶者。必在此子。年六七歲。而器識不恆。誠謂之神童。（此段依御覽三百八十四引補。）遂送定於魏。勃勃初號龍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載也。（疑記作自勃勃至定。二十有六載而亡。）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七

前涼錄一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祖烈。魏外黃令。父溫。爲太官令。母隨西辛氏。軌少明敏。好學。明經。有器望。婁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安。）字士安。友善。謐於宣陽門內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親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敝善抑才。乃爲之美談。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椽。拜太子（二字一作舍人。）洗馬。中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骨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賈誼故事。築之。謂安定梁元帝。晉郎太子洗馬中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骨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賈誼故事。築之。謂安定梁元帝。晉郎

以教之。春秋行鄭射之禮。秘書監續世徵、少府發矣、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威其志也。杭默然。融等出而被甲。武張涼州穆益不悛。殆非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馬忠赴戶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泳、尋進光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掾參椽。參賢相繼罪應死。各引泳爲證。泳計理無兩活。遂自刎而死。參賢監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雖卑若羅拔。能拾爲冠。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永興二年。惠帝遣加一作拜・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光熙元年。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纂、別駕陰監、李表京師。是歲。大破姑臧。姑臧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龜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銅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都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鑿河西。今之甘州・永嘉元年。正月。東莞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拉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道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擾。牧守宜戮力勤王。清貞德素。嘉遯道衆。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忠。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太常摯虞、侍中荀藩、尚書郎曹攄、博士成公綏、著作郎王粲、秘書郎潘尼、太子洗馬江統、尚書郎杜育、陳眕、繆世恭、散騎侍郎華混、王敦、王導、王邃、王玄之、王悅之、王濛、王蘊、王胡之、王彪之、王羲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王獻之、王薈、王恬、王珣、王珉、王荊、王瑤之、王穆之、王謐、王恭、王忱、王國寶、王愉、王忱、王雅

平之。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進位司空。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吾以金貝皮幣爲貨。恐益盛之弊。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秦始中。河西荒廢。遠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時西胡致金胡錞。皆拂菻力禁切。作奇狀。並入高二枚。此節依御覽七百五十八引補。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趙陶領三千人衛長安。二年。帝遣大鴻臚辛蕤。進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蕤。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鎮。一作爽。尚書郎。兄暉。曄。弟冀。迅。哲。以才識知名。秦雍間爲之語曰。五一作龍。三龍一門。金友玉昆。雖年七歲。隨父鎮在京師。北地程曉。鎮之親友。曰蕤面笑曰。豎牛特牾。猶子之謂。蕤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乘資大奇異之。此依御覽三百八十四。及四百九十五。八百四引補。軌文固辭。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在州十三年。五月。軌寢疾。遣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軍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己丑。二字亦見通鑑攷異。案於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太尉。諡武穆公。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八

前涼錄二

張寔

張寔。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初元年。元字惡。因辭曉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賊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二年。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建興元年。長史張耀、氾禕等。表寔嗣位。氾禕、字休先。臧嬰、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官。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鄯張休詣勸禕。休詣曰。君不聞寧逐三千頭虎。不逐張休詣乎。禕怒。以印綬拄。出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從事聞休詣坐不解印。拄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遷居延令。仕寔爲左長史。依御覽四百二十八引補。十月。愍帝遣使內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篤勤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吳天不弔。凋余藩屏。用悼厥心。維爾寔仍世忠貞。克隆基構。是以前遣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敬弘先緒。俾屏王室。

乙亥。張寔元年。建興三年。閻沮長趙訛一作嘏。上言。軍士張冰於青泥水中得一玉璽。帝璽。羣寮上尊稱。寔曰。孤常忍哀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乃遂之於京師。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八十二。丙子。二年。建興四年。下令國中曰。黍稷前疑。庶難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窮寮箴誡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斬孤卿者。酬以東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宮匹。讒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瑤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飭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與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防。竊謂宜僉聽遐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恆內斷聖心。則羣寮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於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十一月。帝將降於劉曜。下詔於寔曰。天步危運。鵠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妄忽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晉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沖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曜。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毒潛王。深爲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逼。劫質羌胡。攻沒北地。勤尤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梁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斬十重。外救不至。粗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惟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貞。勤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持中司空。涼州牧。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傾覆。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使出降。故使見公卿。焉以後事。密遣黃門侍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

丁丑。三年。元建武元年。晉愍帝建興五年。史淑等至姑臧。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赴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茂。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擬劉曜。寔以叔年老。弗許。茂曰。狐死首邱。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茂受晉寵。剖符列位。期逆溫天。朝廷傾覆。瑣宴安方肅。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圖宗勁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所堪。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閻、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子賈納、輔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違狐耳也。復遺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鞭。狐州遠城。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勒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羯不進。麹允持金五百。請救於羯。是以決遣賈霧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患不遠。於王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惟公命是從。乃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留牛。羸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

念婁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命乎曰諾乃鼓噪進戰會張閏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殺數千時焦嵩陳安寔隨右東與劉曜相持聞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脾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

戊寅　四年　元太興元年・建興六年・焦嵩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宋澄爲輕車將軍舉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閏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駿說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鑒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昭著先帝遜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於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改也

己卯　五年　太興二年・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遁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祁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冒獲下川忽如見袘坂上草木存焉（此節依御覽八百八十引補）

庚辰　六年　會保爲劉曜所逼遁於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助物情遣其將陰監梁保聲言襲寔實欲襲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寵室梁閒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六月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鑄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眩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鏡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王寔猶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皆悎刃入內斬寔於外寢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皆元帝册贈寔大司馬涼州牧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子駿年幼弟茂攝事以寔子幼嗣茂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寔之母弟也寔好學不以勢利嬰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給事黃門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疾固辭四年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嗣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沖幼宜立長君州人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其境內九月立寔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世子

庚申　四年　太寧二年・正月黃霧四塞（十字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五月茂寢疾臨終執駿手泣曰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罪及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戚失墜吾遺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歸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幰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葬於正寢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列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茂無子駿嗣位

主簿馬詡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荅於往每所經營輕遂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壬午　二年　永昌元年・永昌元年・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益秦州（據洪頤煊說在後・姑依諸本附於此・）

癸未　三年　明太寧元年・劉曜遣其將劉成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事羌謹軍陰溫於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遂令長以縣應曜祠西大將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懟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茂曰氾公昔生緡粕剌舉近才不堪國家大計且朝廷吁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退還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隴珍曰劉曜以乘勝之銳擅三秦之銳精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徑剋南安席卷河內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佔桑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思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衆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誅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發氐羌之衆聲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稱藩於曜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茂復大城姑臧修整鈞臺別搆吳紹謀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懲既往之事恐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府舍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退方異境寇我之虞也必有乘人之規菅順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勳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貴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連遘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髦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州時辛晏叛辛澤勸茂討之前燉煌太守辛焉隱道省寔遇辛晏反叛爲晏所執焉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焉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僭陶內侯（此節依御覽八百十八引補・）

甲申　四年　太寧二年・正月黃霧四塞（十字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五月茂寢疾臨終執駿手泣曰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罪及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戚失墜吾遺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歸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幰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葬於正寢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列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茂無子駿嗣位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九

前涼錄三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此節依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補・）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羣、面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賈門侍郎史淑在姑臧、茂之四年、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管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大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總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講羣寮於閤豫堂、命寶海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囚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寇攻城、書周、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囚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寇攻城、書周、武迴戈、以須亡叛之則、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鑒聘於劉曜、曜留之、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寶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鑒曰、不能、曜待中徐邈曰、若來和同、面云不能、何也、曜曰、吾植貴澤之盟、愛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寒邱之會、臨面於誕、叛者九國、超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

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遐者之變、況部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撫而道之、時太寧二（原誤元・年、猶稱建興十二年、）乙酉　駿太元元年、（太寧三年・）正月、駿親耕籍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令有黃龍見於指次之嘉泉、右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而興改、號以章休徵、不從、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鴟從南來雀不施、雖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風、是時辛晏降而復攻河南之地、

丙戌　二年、（明咸和元年・）九月、雨冰、狀若絲纏、皆著草、（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駿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此節并下節・駿記陰下初戊己校尉之上、以及下三四事・原誤於後・今姑依前後分附・以便觀覽・）安二千餘家於姑臧、梗聘於李雄、雄都好、丁亥　三年、（咸和二年・）夏五月、駿聞劉曜軍爲後趙石勒所敗、乃去曜官僭、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駿遣武威太守段業、金城太守張閩、武興太守辛晏、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西伐駿之武威、枹罕護軍辛晏告急、（句依後補・）駿遣將辛巖、韓璞東距劉胤、屯於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提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晨昏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弊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退、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其孤之罪也、將軍何憂、昔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息甫該、親之張掖、辛晏降、曜遂失河南之地、

戊子　四年、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苑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遊爲主人逆易、胤若輕騎潛氐羌以距我者、則窘我未已、頓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強胤、內貧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思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數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犒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羣心成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阿沒廆、破之、下令境中曰、昔緜蠻面禹興、芮葆面缺進、周帝所以珍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盛暑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十二月、劉曜爲勒所拘、

己丑　五年、曜太子胤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

庚寅　六年。寒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鐘鼓之聲。此二句見御覽十四。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盤摘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澤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甘松山東北有西王母掃浦山。大有神驗。江水出焉。上四句依御覽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

辛卯　七年。駿境內疫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諫詳請出倉穀貸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扃遊東封之邑。計人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貸。扃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論之。駿納之。

壬辰　八年。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此言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寮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壘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禍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弗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武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論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乃立子重華爲世子。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

前涼錄四

張駿

癸巳　駿九年。成和八年。先是駿遣傅顓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稽藩於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德於南氐楊初。淳因說曰。南氐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幷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捕氛蕪趙。拯二帝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道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懲寡君勤王之志矣。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殺淳於東峽。蜀人橋賛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皆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宜示衆曰。云涼州不忘君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慙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晉嚴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嚴謂淳曰。卿體大器熟。可且還下吏。少住須涼淳

曰。寡君以是興師。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若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衰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即殺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夏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製戴。將成桓文之事。何暇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遷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酒還至能鞠。慕兵遁衰。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燉煌計吏敬訪到長安。既而退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庾上書以本州來知中興。宜遣大使。人隨西貢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貢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幷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是年。雨五穀於武威。燉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俊御覽八百五十八引補。

甲午　駿十年。咸和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往來不絕。張駿讓爵。答於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一作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窳隆也。若尊親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徵黃君。一作吾。生。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此段亦見初學記十八。書鈔百。御覽四百五十四。於坐權爲燉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屬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稽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

乙未　駿十一年。咸康元年。使其將楊宜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宜以其部將張植爲前鋒。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植乃剪髮肉祖。徒跣升擔。慟泣歸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植殺所乘馬。經天而去。後御覽十一引補。於是西域並降。

丙申　駿十二年。鄯善王元孟獻女姝一作珠。好。號曰美人。立寶遲觀以處之焉。考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羣有隨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僭六佾。建豹尾。所造宮殿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並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刑政白殿。秋三月居之。其牓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西隔寒。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寇虐。徐波蕞及。雖肆力修鍊。同盟靡恤。奉韶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顯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祲振林。萬里懷歲。嘉命顯至。荷

咸扉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望格竹宝，遵家不登，播幸吳楚，宗廟有忝，離之哀，園陵有殄瘁之痛，普天含氣，悲傷臣等命一方，職在爺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雖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皆不崇朝而告，窒礙囚逆，臨日有年，東西遑賊，辭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譁向義之徒，更思晉誕，鉛刀有平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慢日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咨文徙設，臣所以有吟荒漢，痛心長路，著也，且兆雖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姦，黨之間，蔡囚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提逗首領，衰歎窮盧，臣開少康中興，山於一旅，光武劉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荊揚驚悍，區州突騎，吞噬遺燼，在於掌握，誠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軌，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遵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

丁酉　駿十三年，駿又遣謹光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褒銓敘，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

戊戌　駿十四年，成康四年。五月，雨雪降，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官極言得失。

己亥　駿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閤內外事有宜者，條以奏。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庚子　駿十六年，咸康六年。

辛丑　駿十七年，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夜怪，室如登，曉起視之，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此節見御覽八百七十四作駿時哲逸興十七年，知元作駿十七年，而爲後人所改。

壬寅　駿十八年，咸康八年。

癸卯　駿十九年，建元元年。田於建西，鑄玉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爲金澤縣。

甲辰　駿二十年，建元二年。武威姑臧民曰白與，以女爲妾，其妻妬之，與怒，以女爲妾，其妻妬之與怒，以婁爲婢，爲女給使，郡縣以聞，張駿大猛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爲怪乎，於姑臧市縊殺之，是月，沈陰昏暝，霧籠四塞，此節見御覽六百四十五。

乙巳　駿二十一年，穆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卻昆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卻在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室，二字一作玉堆室，珠璣鏤飾，煥若神宮，以上數句亦見御覽三十八，禹貢崑崙在臨羌一作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

丙午　駿二十二年，永和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以上見御覽四百乃覺，於正德前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策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皆文王，廟號世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一

前涼錄五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聰重，沈毅少言，駿薨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其境內，尊其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璋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秋伐武威，金城，太守張沖告急，張植爲西域校尉，與衛威將軍牛霸，羌騎救沖，圍城陷乃還，供御覽四百七十七引補。沖降於秋，張沖，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貴不疑張長思，供御覽十引補。金城令車濟死之，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益，重華以爲金城介，爲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屈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遣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後晉書忠義傳錄，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恢攻之，恢壁於廣武，欲以持久疲之，牧屠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

以兵爲强。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雖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帥。然議者衆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機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强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雖資文武。朗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權。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宿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則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北堂書鈔一百九十五。重華封艾爲關祿伯。善待之。諸胤貴戚。北堂書鈔一百八引補。是月有司議。道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進陷大夏。大夏據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成都尉宋矩。宋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菲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北堂書鈔一百十八引補。）是月。有司議道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覲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公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瑤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鉞誓衆。登鼓祭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丁未　永樂元年。（晉永和三年。是元永樂。）麻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瑤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斬數重。雲梯電（一作地）車。鑽鑿之。所宜慎之。晉世祖即位。躬親萬機。韋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陛下故緒甲兵。積習實大。衆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遵百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鎮以撫勵敵。今遺嬪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晉世祖即位。躬親萬機。韋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朗園。蓋非明王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此段載記在後。依晉本移此。）

戊申　永樂五年。（永和七年。）重華謀奪於閻氏寵。於閻氏寵。講論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既安太子。位乎逼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呆。胎則（一作脏。）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逼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逼山也。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陘上。爲苻雄所破。弈重華。重華厚禮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己酉　永樂六年。使張弘。宗鑒。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鄧羌之。戰於陳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悉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東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翹之。還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遣嬉游魂。取亂俾亡。視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步騎七萬。逕出隴上。以俟聖朝棼然之威。由東騷擾。不足憚慮。長安晉胡。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跑受之末。猛虎應揚。不豫告威之次。瞻望盈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通重華爲涼州牧。是

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秃髮加羅容虎，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勳有功忠義之臣乎？明旦今且移河右，其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譯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德德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猾夏之也，假令齊晉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望上以貴公忠賢，是以僭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都邑，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僭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後將受詔，未及而卒。

永和九年癸丑　永和九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策拜子靈曜爲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癸巳，於平章殿，年二十七。七當作四。在位十一年。十一當作八。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張一作檀。駿。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二

前涼錄六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諫以靈曜沖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殷暱爲寧涼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護光校尉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婁氏，自閤內腰委及驗，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鶉奔之詩，和平元年甲午，永和十年。祚納尉紺，趙長等議，僭即王位，一作僭帝位。於謚光殿，立宗廟，舞八佾，設百官，下書曰：

張祚

靈曜、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龍臣趙長、尉紺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靈曜淫暴不道，又通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靈曜爲涼寧侯，而立祚，祚等使楊秋甲寅　和平元年，永和十年。祚納尉紺，趙長等議，僭即王位，一作僭帝位。於謚光殿，立宗廟，舞八佾，設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據，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句剡不絕，四祖承襲，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誰沖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孫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靈曜爲涼寧侯，而立祚，祚等使楊秋

武昭各一級。追崇祚祖執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威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吐千（一作辛）氏爲王后。后子泰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一作王）子庭堅爲建康侯。（一作王）重華少子玄靚（一作靖）爲涼武侯。二月。郊祀天地。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天晦。黑風冥閒。（此句見御覽八百七十七依以補）異鼠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戢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賛。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隆西伯。萬里通度。任節不貳也。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勢。帥徒蔑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峩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擬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擬反噬。卽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擬。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嫩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躡擬。破之。擬奔於苻健。

乙卯　二年。（永和十一年。）其國中五月雨雪。霖降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張瑤、時鎮枹罕。祚惡其强。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發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其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一作變）祚大怒。以鸞爲妖言沮衆。斬之。（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八）

丙辰　三年。其國中五月雨雪。霖降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張瑤、時鎮枹罕。祚惡其强。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發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其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以狗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月夜所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鉅陋。弓不合度。矢不端直。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爲治也。（此見御覽七百四十四引）玲等濟河未畢。上書諫言。軍不可行。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一作大變）祚大怒。斬之。

丁巳　二年。（咸和十二年。）右將軍宋熙皆取天龍觀。壞以爲宅。（此見初學記八引）

戊午　三年。

己未　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瑤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他族。瑤徵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輔國宋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城。（一作門）申令諸營曰。張瑤謀逆。被太后詔誅之。餓而衆至二千。瑤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瑤自殺。混盡夷其屬。入見玄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輔政。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雨水深四尺。時宋混兄弟擅權。玄靚虛坐而已。（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

庚申　五年。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漢郊。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綏、字士艾。燉煌人。父哉。節爲記室祭酒。每褒去官。父舉秀才。著涼祚秋五十卷。又作六爻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

辛酉　六年。（升平五年。）宋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邃、譖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邃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邃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服心郭增、劉通二人。並年十八九。內寵。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假長等。天錫曰。汝其人。邃曰。邃卽是也。天錫曰。汝大尷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邃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年少。更求可與謀者。邃曰。趙白駒及趙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邃俱入朝。邃與白駒等率衆入殿。收長殺之。祚尊天錫爲辟王。所殺爲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

萬歲。祚葬立三年而已。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卽位。備禮改葬於嶧陵。追謚威王。封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玄靚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瑤等上玄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赦其境內。改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張瑤至姑臧。推立玄靚爲大將軍、涼王。自爲衞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改易倏閒。有隴西人李儉、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衙縣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

丙辰　玄靚太始元年。（晉永和十二年。）瑤先欲征縣。以兄珪在縣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縣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衞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瑤。縣將從之。瑤遣弟琚領大衆征縣。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瑤應縣。旋謂基曰。縣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瑤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瑤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

丁巳　二年。（晉升平元年。）右將軍宋熙皆取天龍觀。壞以爲宅。（此見初學記八引。）

戊午　三年。

己未　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瑤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他族。瑤徵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輔國宋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城。（一作門）申令諸營曰。張瑤謀逆。被太后詔誅之。餓而衆至二千。瑤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瑤自殺。混盡夷其屬。入見玄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輔政。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雨水深四尺。時宋混兄弟擅權。玄靚虛坐而已。（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

庚申　五年。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漢郊。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綏、字士艾。燉煌人。父哉。節爲記室祭酒。每褒去官。父舉秀才。著涼祚秋五十卷。又作六爻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

辛酉　六年。（升平五年。）宋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邃、譖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邃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邃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服心郭增、劉通二人。並年十八九。內寵。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假長等。天錫曰。汝其人。邃曰。邃卽是也。天錫曰。汝大尷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邃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年少。更求可與謀者。邃曰。趙白駒及趙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邃俱入朝。邃與白駒等率衆入殿。收長殺之。祚尊天錫爲辟王。所殺爲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三

前涼錄七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少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冗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玄靖八年即位。年十八。謁於太廟。尊母劉氏爲太后。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奉章請命。幷送御史兪歸還京都。

甲子　天錫元年。四月。秦沮鴻送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乙丑　二年。晉興寧三年。天錫元日。與嬖倖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郎中張憲一作憓。與機切諫。不納。北堂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

丙寅　三年。太和元年。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蕃牝鹿生角。東蕃銅佛生毛。四月。延興地震陷裂。水出。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引。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中外諸軍輔政。玄靖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寧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率升平之號。

戊辰　七年。晉寧康元年。

己巳　八年。晉寧康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靖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右將軍劉肅一作潘肅。按晉作潘肅。是。等議。以頃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率衆入禁門。潛遣肅等夜害玄靖。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沖公。一作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庚午　七年。晉寧康二年。遣使拜隴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辛未　八年。晉寧康二年。咸安元年。郡國火燃於泥中三十所。自天錫之國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燉煌劉遜、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强盛。復有幷豫之規。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大懼。乃立權利性。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其年夏。晉固大舉。都會上邽。遣從事中郎韓博、晉節將軍康妙、奉表於晉。幷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殷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時少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驥。秦氏富强而殺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弗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此段依御覽六百二十三引補。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此段依御覽六百二十三引補。

壬申　九年。晉簡文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時備禮徵處士郭瑀。郭瑀、字元瑜。燉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護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隔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泰山不動之操。著孝經錯綜。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安車輪玄纁。備禮徵之。瑀不納。北堂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著秋墨說。光九宗。懷其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席不可以不煖。君不獨立道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僑幸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疑焉。故遣使者盧左授校。謁一作越。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罷弋。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

羽翰出刃。從天錫入。值拉於門下。頭斫之不中。自踰繼之。又不死。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囚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罪亂此極。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面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寤。吾不食言。邕聚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天錫以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玄靖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寧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率升平之號。

壬戌　七年。晉寧康元年。

癸亥　八年。晉寧康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靖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右將軍劉肅一作潘肅。按晉作潘肅。是。等議。以頃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率衆入禁門。潛遣肅等夜害玄靖。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沖公。一作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甲子　天錫元年。四月。秦沮鴻送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乙丑　二年。晉興寧三年。天錫元日。與嬖倖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郎中張憲一作憓。與機切諫。不納。北堂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

丙寅　三年。太和元年。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蕃牝鹿生角。東蕃銅佛生毛。四月。延興地震陷裂。水出。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引。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中外諸軍輔政。玄靖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寧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率升平之號。

戊辰　七年。晉寧康元年。遣使拜隴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己巳　六年。立子大懷爲世子。

庚午　七年。晉遣使拜隴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辛未　八年。晉寧康二年。咸安元年。郡國火燃於泥中三十所。自天錫之國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燉煌劉遜、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强盛。復有幷豫之規。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大懼。乃立權利性。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其年夏。晉固大舉。都會上邽。遣從事中郎韓博、晉節將軍康妙、奉表於晉。幷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殷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時少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驥。秦氏富强而殺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弗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此段依御覽六百二十三引補。

壬申　九年。晉簡文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時備禮徵處士郭瑀。郭瑀、字元瑜。燉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護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隔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泰山不動之操。著孝經錯綜。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安車輪玄纁。備禮徵之。瑀不納。北堂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著秋墨說。光九宗。懷其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席不可以不煖。君不獨立道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僑幸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疑焉。故遣使者盧左授校。謁一作越。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罷弋。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

172

蘇。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播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苻氏來。天錫子大豫起兵。王稚駿之。一作遣使招瑀。詳見後涼呂光傳。）

癸酉　十年。（晉孝武帝寧康元年。）殿世子大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立夔一作子大豫爲世子。豫母焦氏爲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國色。並不知何許人也。有殊寵於天錫。天錫疑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曰。妾若不諱。妾誓效死於前。供灑掃於地下。終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之禮。（依晉書列女傳校補。）

甲戌　十一年。有赤風昏闇。（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

乙亥　十二年。

丙子　十三年。（晉太元元年。）五月。苻堅遣武衛將軍苟苌、毛當、梁熙、姚萇等。率衆十萬來伐。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盧忱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乘以忱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宰宴。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凝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據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襲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中錄事盧忱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乘以仂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宰宴。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凝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據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襲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秦車都尉。從梁統征隴右。與王擢遇於刑槐。相拒十餘日。據衝枚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御覽三百五十七引錄。）司兵趙充哲與苌苦戰。又死。天錫遣中衛將軍史景等拒戰赤岸。爲秦所敗。景亦沒於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迫。納左長史馬芮之言。面縛降於萇等。東徙長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牢堅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張軌以晉永寧元年辛酉歲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子。（原誤午。）凡八主。（一作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則居之。拜驍騎將軍。遷右僕射。苻堅大敗於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潁歸國。謂曰。昔孟明不臂。終顯厥功。豈以一告而廢其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箸德遐城。世襲前勞。弭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紀淪喪。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本封。徵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儲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晉問其西土。（此句北方。作事甘。）所出何物爲美。天錫應聲對曰。桑椹甘香。（一作蔗。）隴羝革鞚。乳酪一作漿酪。發性。人無異一作妬。心。（此節亦見御覽九百五十五。非類賦注二十五。）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

追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諡悼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四

前涼錄八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墳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玄德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宋纖

宋纖字令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守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嗣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盡其象於閤上。出入視之。（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七十四。）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賜錢數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數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地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遲人遐。勞我心襟。注論語。及爲詩

頗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與。備禮徵爲太子友。與遺論甚切。織哨然歎曰。德非匪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與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遣之。織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深淪形。在人親土。聲聞實疏。勿告我家。今嘗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證曰玄虛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氾騰

氾騰。一作腾。字無忌。燉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閩造之。閉門不見。贈遺一無所受。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五。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築門潛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一作辟。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徐而卒。見晉書隱逸傳。

氾昭

氾昭。字顯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人有於夜中報昭以黃金者。昭賞而遣之。御覽八百十五。事前燕錄。

辛緝

辛緝。弟理。美姿貌。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慙。徙理燉煌。遂以憂死。御覽三百七十九。

張世虔

張世虔。燉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數十人。世虔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御覽四百二十。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方正。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長歎涕泣。或晨興中庭。張茂時。燉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頹德名儁。真可以澡雪四表。輯寧鄉邦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鳳降翼。謝哲公。而襲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守道崇教。非有爵位。遑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賻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兼人之所收。收兼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棄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蹙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顯。蔑以過也。乃益曰玄居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索紘

索紘。字叔徽。燉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一作夢。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紘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紘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爲多事。多事遂言廬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通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紘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迫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者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此節一作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紘曰。馬屬離。離爲火。火屬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蓋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紘曰。棺者。祿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薨。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廚。脫上衣來詣充。紘曰。廚去上半。下半男字。衣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楠手把兩杖極打之。紘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赤色也。兩杖。笞象也。極打者。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馬興平三字一作黃平二字。問紘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紘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者。教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索綏夢東有二角。皆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紘曰。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間。時綏父在東。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昔舉使皆州。夜夢猳喙一脚。紘曰。脚肉被喙。爲卻字。會東廚反。遂不行。張斌當舉孝廉。夢豎竿中天。紘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夢。莫不中驗。上二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紘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臨姓名。有假隱者。紘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質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紘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郡舉。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勞。無東郊漂氾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東指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見晉書藝術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五

前錄涼八

張斌

張斌、字洪茂、燉煌人也、作葡萄酒賦、文致甚美、（御覽九百七十二）

李弇

李弇、字子完、隨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娶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觀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弇、（御覽三百六十二）

新嘉

新嘉、字孔貲、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嘏孔貲、嘏孔貲、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錄、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師書、貨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稱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面不名之、竟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六

獨錄

李壽

李壽、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曋（脫頭引作嵒）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入者、以爲廩君、四姓莫入者、而務相之劍獨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止也、鹽神使從廩君宿、且杌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甚眾、廩君欲射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鹽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入者、以爲廩君、四姓莫入者、而務相之劍獨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止也、鹽神使從廩君宿、且杌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甚眾、廩君欲射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山、泉水亭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蓋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

相乘。屋君登之岸上有牟石。方一丈。長五尺。屋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其人。二字一作一字之。高祖爲漢王。始募賓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遣出關。來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一作利。民用敦一作殷。阜。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歌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及魏武克漢中。特組父虎。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帝嘉之。遷於略陽。拜虎等爲將軍。徙內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土。復號之爲巴氐。虎子蟜。特、庠、流、騫特少壯。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於蜀。至劍閣。聚結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中書求省食巴郡侯。流爲巡威將軍。武陽侯。振旅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歐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歐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貲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橦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懼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特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共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賚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與之。

驍騎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以相統領。於是進兵攻毋於廣漢。毋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毋。悝特不敢進。毋智力既窮。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圍式遣尚書。貢其信用。譙周說尚。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來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霍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舍子慶、離、任回、李恭、上官晧、李螭、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悼、楊褒、楊珪、王達、趙肹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兵弱士約。法令簡肅。百姓忠而特兵弱士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語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圍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難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而東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龕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駿、博、特弟庠、張龕、龜乘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保萌。蕩進攻保萌。博又遠遁。其衆皆降於蕩。

晉　建初元年。（太安二年。一作永興元年。戴記作元年誤。）特自稱（一作都下。誤。）使持節（一作推特。）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爲建初元年。大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攄險。與特相持。進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益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留其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幸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衰。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而走。特遣蕩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猶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三。）特之攻張徵也。使弟驤與李螭、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螭逆戰。死。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與流拜方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督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定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瑤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保。詣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還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發。驕怠無備。是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谿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泥、龔恂、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道至成都。尚閉

城不出。特營於大城西。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毋。悝特不敢進。毋智力既窮。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圍式遣尚書。貢其信用。譙周說尚。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來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霍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舍子慶、離、任回、李恭、上官晧、楊褒、楊珪、王達、趙肹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兵弱士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語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圍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難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而東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龕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駿、博、特弟庠、張龕、龜乘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保萌。蕩進攻保萌。博又遠遁。其衆皆降於蕩。

晉　建初元年。（太安二年。一作永興元年。戴記作元年誤。）特自稱（一作都下。誤。）使持節（一作推特。）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爲建初元年。大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攄險。與特相持。進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益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留其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幸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衰。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而走。特遣蕩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猶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三。）特之攻張徵也。使弟驤與李螭、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螭逆戰。死。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與流拜方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督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定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瑤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保。詣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還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發。驕怠無備。是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谿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泥、龔恂、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道至成都。尚閉

城不出。特營於大城西。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毋。悝特不敢進。毋智力既窮。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圍式遣尚書。貢其信用。譙周說尚。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來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霍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舍子慶、離、任回、李恭、上官晧、楊褒、楊珪、王達、趙肹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兵弱士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語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圍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難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而東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龕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駿、博、特弟庠、張龕、龜乘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保萌。蕩進攻保萌。博又遠遁。其衆皆降於蕩。

晉　建初元年。（太安二年。一作永興元年。戴記作元年誤。）特自稱（一作都下。誤。）使持節（一作推特。）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爲建初元年。大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攄險。與特相持。進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益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留其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幸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衰。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而走。特遣蕩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猶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三。）特之攻張徵也。使弟驤與李螭、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螭逆戰。死。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與流拜方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督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定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瑤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保。詣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還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發。驕怠無備。是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谿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泥、龔恂、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道至成都。尚閉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七

蜀錄二

李流

李流、字玄通。蓋第四子（一作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光校尉何攀稱流有貴節之勇。舉爲東光校尉。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撫流人。破當陵於綿竹。平趙廞於成都。皆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督。號爲東督。特當使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保。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蠻未集。程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蠲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進初元年。特既見殺。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還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發。驕怠無備。是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谿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泥、龔恂、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道至成都。尚閉

門自守。滿驢馬追擊。皝古鵠字。一作角牛二字誤。倚矛破傷死。一作爲僕射所射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皆懼。太守李含曰士太后。

乙丑　二年。晉永興二年。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開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倒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倚軍。倚保大城。雄渡江。皆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倚參軍涪陵徐轂。求爲汶山太守。欲娶結長生等。與倚特角討流。倚不許。轂怨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說長生等。使資結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諸子尊奉之。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益斷。一作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薨。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潛稱尊號。追諡流蜀文王。子勰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以李流世卒。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瞳。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雄少以烈氣聞。鄉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承制。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一作都於羅城。羅倚攻郫。驤被傷。李安救之。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爲帳下督。數有戰功。甚信愛之。倚之潛晚伯攻郫也。驤迎戰不利。被傷落馬。臥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嗔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遂巡而退。依御覽四百二十一引補。雄攻驤。驤固守。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李驤。攻雄。雄擊走之。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卒。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中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悝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悝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逆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哲裹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壬申　二年。是時南陽一作秦。漢嘉獠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

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贈其曾祖虎曰巴郡桓王。一作公。祖慕隨西襄王。父特成都哀王。母羅氏曰王太后。

乙丑　二年。晉永興二年。

丙寅　晏平元年。晉光熙元年。三月。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大門。執賓主之禮。拜爲相。皆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及六月。雄僭即帝位。二句亦見通鑑攷異。大赦。其境內改元。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爲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爲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大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宰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官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

丁卯　二年。晉永嘉元年。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於長安。國等陷南鄭。襲徙漢中人於蜀。

戊辰　三年。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

己巳　四年。時李離據梓潼。北部將羅恭、一作羨。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於羅尚。尚遣其將向疵、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疵不剋。

庚午　五年。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尚羅卒。巴西亂。李驤原作雄。攻雄登於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燻鼠食之。一無叛者。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依補。

辛未　玉衡元年。晉永嘉五年。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卒。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中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悝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悝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逆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哲裹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壬申　二年。是時南陽一作秦。漢嘉獠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

癸酉　三年。晉建興元年。

甲戌　四年。雄虛己愛人。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
乙亥　五衛五年。晉建興三年。正月。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
丙子　六年。
丁丑　七年。晉建武元年。
戊寅　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舉之如神。
己卯　九年。晉太興二年。
庚辰　十年。
辛巳　十一年。氐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
壬午　十二年。晉永昌元年。隴西賊帥陳安又來附。
癸未　十三年。晉明太寧元年。遣李驤征越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遐。遐使其將姚恢、孟泉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遮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特險多爲不法。稚討討之。雄遣軍拒之。稚與李離。督珍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拒之。稚不得進。而珍、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珍、稚。死者數千人。珍、稚、雄兄漢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
甲申　十四年。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恕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蒞於戎戰。班婁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釐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家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愼。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猾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嘆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其爲守藩之將。補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覩。情在開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晉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豈虛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相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之。雅謔多如此類。
乙酉　十五年。
丙戌　十六年。晉咸和元年。
丁亥　十七年。

戊子　十八年。
己丑　十九年。雄以中原喪亂。乃類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類假道於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强。何不自娛。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寧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殄邪中興。江東。故萬里製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
庚寅　二十年。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尋別遣費黑。遂平。皆巴東監軍毋邱奧退保宜都。
辛卯　二十一年。
壬辰　二十二年。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碧爲前鋒。又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爲寧州之援。
癸巳　二十三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
甲午　二十四年。晉咸和八年。當作九年。雄分寧州置交州。以龔壯爲交州刺史。交州刺史龔壯六字見晉編。五月。雄寢疾。生瘡於頭。六月。丁卯。御覽引作晉咸康六年八月。死之日。宮內積雪。自外則否。三句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雄性寬厚。簡刑約法。蜀有名稱。氐苻成、文碧。既降復叛。手傷雄目。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延賢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殼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非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虛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寨即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勳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此段見魏書。張駿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八

蜀錄三

李班

李班、字世文、雄兄蕩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爲子、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嶷、及隴西牽融、天水文靚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髣髴、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勤修執度、時諸李子弟、皆倚峯雄而班恬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井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貿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班亦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薨、班卽位、以李遐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政事皆委諮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瑤等、雄子車騎將軍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北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眞、心無纖芥、時有

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十月、班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殯宮、於是矯太后令罪狀班屬大子、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裘蓋雄多納之、故長吏列將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甲子、期僭卽皇帝位、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玝於涪、玝棄城降、自封涪漢王、拜梁州刺史、東光校尉、中謁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乙未　王愆元年、晉咸康元年、正月、大赦境內、改元王愆、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瓊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旣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勳立期、故加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

丙申　二年、乃誣北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玝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留守宰、成南鄭、雄子廣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

丁酉　王愆三年、（原作四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此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後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寶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尤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四月、大將軍漢王壽、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期到成都、越不虞其至、預不設備、壽遂取（一作卽）之、北城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於是殺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褒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期自殺、（一作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期嗣蜀諸九旋、餘如王譚、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九

蜀錄四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也。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雅量豁然、異於李氏諸子。雄奇非才器、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爲建寧王、雄殞死、遷大將軍大都督

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七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巂上書。勸壽結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服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詁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自以己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嬖殺李雄爲壽納鳳女生勢。卅歲。勢委貌。拜驍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率於俯仰。時人異之。壽僭即皇帝位。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

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舉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倡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

太和二年。晉永和元年。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非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殺當等。奕度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靜。馬當甚重之。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

丙午。嘉寧元年。李奕自哲壽舉兵反。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稽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雒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客。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戶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趙臣佐。親任左右小人。華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蜀連有災。謫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鳥鳥集城下。北五句依御覽九百二十四引補。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譴。

丁未。嘉寧二年。晉遣安征一作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率水軍來伐。溫次青衣。勢大發軍禦之。又遣李福與弟壁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壁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鶩騎騎渡向犍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鎮東李位都逆往溫往疑作降。皆壁到犍爲。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壁至溫已達成都之十里陌。壁衆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譙秀。秀言晉吳漢征蜀。虛誅公孫氏。今皆下晉。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門。與皆壁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特險阻僭竊。稱有汶蜀。勢以闇劣。繼踵覆軌。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鉞。以靈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遠逾倉亭。自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

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幷敕州郡。投戈釋杖。窮袖之魚。待命漏刻。勢等與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叔父福（載記作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於建康。皆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常璩、字道將。蜀郡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國以來。迄於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吏胡毋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云。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口。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鬼。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丁未。原作壬戌。而降晉。合四十七年。（載記作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

蜀錄五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書騎督。弓馬便捷。智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宗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破賊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疑見載記。）

賨壯

賨壯、字子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

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雠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殪之壽納費黨說壽以晉主幼弱宜自稱王壽不從無所取脅天久雨百姓饑怨壯上書說壽以順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秘而不宣反遣使入朝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已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病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重成都惟研攻經典以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默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衆道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通惑論文多不載見晉書壯傳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明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驃子壽皆慕秀名共東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寇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雄壯常欺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重疊徵命遂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賈頒敕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乘人欲代之負荷秀曰各有老翻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誰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依晉書譙秀傳編

許遜妻杜氏

許遜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遜爲益州刺史李雄所害雄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駡雄曰汝雖逆賊無道死有先後豈容久活我杜氏女豈肯與賊汝速殺我雄怒害之依晉書列女傳編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一

後涼錄一

呂光

呂光字世明潞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遷潞陽因家焉世爲馬首豪父婆樓字屈平佐命前秦苻堅宣亟太尉光以超逸武中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而童兒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宜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知一作識也唯王猛器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懷愛鄰境晏清遷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從堅征張平戰於銅壁剋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猛討之猛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銳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句一作猛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滅鄧羌等降封都亭侯苻堅

之鎮洛陽以光爲吏部尚書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車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獨入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鎮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十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建元十九年以光爲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隆等繼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楊翰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若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北旁國請降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揮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營上以爲持久之計帛純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腎內脈起成字文曰巨創營外復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誠非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璽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習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益急將軍竇苟洛陽人以壯勇知名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城道戚時堅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按御覽七百六十五·二十及三百三十六引補·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於狥胡狥胡遣弟呐龍侯將尉犂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一作姑默宿·尉頭一作頭類·等國王及諸胡內外合七十餘萬人以救之前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鏡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爲縋策馬鄉人多有中者乘背擲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衆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選營相接案陣爲勾鎖之法精騎爲遊軍翩繞其閒秋七月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遁奔三十餘閒（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九十八·通典百五十八·）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光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讚之胡人奢侈富於李姜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渝沒酒藏者相繼矣·此節亦見御覽七百六十五·及九百七十二·）諸國慴光威名貢獻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軍西域威恩甚著繼點胡王昔所未賓者不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開荷堅爲姚萇所害奮袂哀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僞證堅爲文昭皇帝長更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大安十一月率衆勤進曰長蛇未殄方抽國難不（一無不字·）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皇天欲賛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掠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其城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苻李隰郝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矣干等陳於城南光出擊破之斬矣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迷於狥利不如席卷嶺西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

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鄴在南。阻兵侗嶺。若大舉西行。事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鄴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勢事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其和脣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是叛逆始開。寧、穆與之情契未審。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當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頭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初。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大豫。道使招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醫病三年。不豫絕其發散。魯連在趙。義不結吾。況人將左袒而不救之。乃與燉煌梁嘏。起兵五千。逐業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燉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意於謀開。既而忌嘏威名。率衆伐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欲氣而卒。（此段依晉書隱逸傳補足。晉載紀國已采爲隱逸傳。故於此多刪節云。）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遁。路中衆散。穆單騎奔辟馬。辟馬令郭文斬首送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二

後涼錄二

呂光

己丑　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已瑞。於是率衆奉表。崇進名號。光從之。以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即三河王位於南郊。設官司。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其境內。改元。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貢中郎將纂、討北庭匹勒於三

庚寅　二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曾祖爲蒂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暾致毀。廨縣。而邱池令尹興。媿狀狼籍。懼罪。暾首送之。

辛卯　三年。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便賢恩殊貨。因旅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

以諷之。光覽而悅之。而光彭奚念入攻白土郝尉孫峙退奔興城。

壬辰　四年。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竇苟討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興呂篡、強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於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算及楊武揚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裴、軍於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爲堤。攻剋柁罕。奚念單騎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追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越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柁罕。奚念單騎退奔興城。

甲午　六年。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諮曰。劉馬心何懼。念當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耳。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賨。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寶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乙未　七年。

丙申　龍飛元年。五龍見於浩舋。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六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年龍飛。備設琴司。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皆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殷鑒等五人爲尚書。乾歸獨子野心。前後反覆。欣方東猜秦趙。勒銘會稽。算計不可。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翟楊定。皆嵐師以誘之。雖竝衛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鬥。況乾歸而可視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八。及二百九十二。通典百十一。又百五十四。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於柁罕。光遣於姑臧。光荒亂。委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貰虜。扇動諸虜。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謀襲軍超。策擬敗之。男成退屯樂涫。呂篡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涫。戰敗。澄策死之。壘澄本姓婁氏。此句依通鑑改。異及廣韻引補。按晉引作後涼之誤。自稱後涼之後。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

宗附。將若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部州。使澄裔之徐。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逸、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衆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昶、僕射王詳不平。盧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涼興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篡討業。沮渠羅仇、建武梁裴、軍於合離。篡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篡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當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機。都兼最強。二萬之人。多北故衆。吾今與公出義推機。爲主。則二萬之衆。盡我有也。圍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萬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黁遂據東苑以叛。光馳召篡。諸將勸篡曰。業開師遁。必掩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篡曰。業雖據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後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篡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明善天文。起兵非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篡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篡勁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阻無二。吾來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晉禾。遂奔東苑。篡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篡共擊縣軍。破之。遂入於姑臧。縣之叛也。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軍敗。悉甚悉投之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縣悠然自若。縣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篡擊縣。將王妻於城西大破之。自是縣勢漸衰。光遣楊軌書曰。自亮闇不靖。郭縣叛逆。兩蕃安否。音問隔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縣作主。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臨察成敗。遠伴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鴛鴦巳於風雨。郭縣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致之大理。舉多虛謬。朕不忍親之。縣悠然自若。縣推後遂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五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縣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難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

戊戌　三年。軌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縣。至姑臧。壘於城北。軌以士馬之疊。議欲大決成敗。縣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篡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强。我弱。衆不敵。忠遂率兵邀篡。篡擊敗之。郭縣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縣走。南奔廉川。

乙亥　四年。九月。光疾。十二月。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篡爲司徒。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篡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强。我弱。衆不敵。忠遂率兵邀篡。篡擊敗之。郭縣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縣走。南奔廉川。

丁丑　二年。光於是次於長最。使呂篡率楊軌、資荷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楊秋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晉禾。遂奔東苑。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縣遂據東苑。以叛。光馳召篡。諸將勸篡曰。業開師遁。必掩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篡曰。業雖據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後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縣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篡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縣明善天文。起兵非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篡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篡勁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阻無二。吾來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晉禾。遂奔東苑。及軍敗。悉甚悉投之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縣悠然自若。縣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篡擊縣。將王妻於城西大破之。自是縣勢漸衰。光遣楊軌書曰。自亮闇不靖。郭縣叛逆。兩蕃安否。音問隔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縣作主。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臨察成敗。遠伴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鴛鴦巳於風雨。郭縣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致之大理。舉多虛謬。朕不忍親之。縣悠然自若。縣推後遂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五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縣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難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

戊戌　三年。軌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縣。至姑臧。壘於城北。軌以士馬之疊。議欲大決成敗。縣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篡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强。我弱。衆不敵。忠遂率兵邀篡。篡擊敗之。郭縣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縣走。南奔廉川。

乙亥　四年。九月。光疾。十二月。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篡爲司徒。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篡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强。我弱。衆不敵。忠遂率兵邀篡。篡擊敗之。郭縣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縣走。南奔廉川。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三

後涼錄三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也。世超淑媛。少便弓馬。好歷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壁業爲務。及堅亂。西奔上邽。太安元年。垂於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麤武。深爲吾憂。關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光薨。呂紹秘不發喪。纂推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驍騎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當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明命。晉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駑劣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鬬我。我親死如陌。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士心附己。且弘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和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器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渡湟堙河。爲利鹿孤弟僸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廣必乘虛襲掠都下。宜且還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陛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至康闐僸檀寇姑臧。乃還。即序前安據盜發張駿墓。見破貌如生。得眞珠簏、琉璃椀、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馬鞭、馬腦鈿、（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九、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謀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者。婆言於纂曰。潛龍攸出。

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鬬。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二年薨。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當作十四年。）葬高陵。僞謚武（載記作武式。）皇帝。廟號太祖。

家大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羅者裴即羅什之別名也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鼠色白行於宮陽九宮門改爲乾興門

東廂非申到殿前蟠龍比目失之　孟具爲築瑞殿號大殿爲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宮陽九宮門改爲乾興門

辛丑　三年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隆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興奄在聖躬大業已創宜以道守之願監葉於日新邁洪編於萬紀自陛下龍飛顧宇宋關崎嶇二嶺之內綱維宋振於九州當競競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揉黃生於荼蓼而更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慮簒爲陛下危之精邱酒池洛汭不返若陛下之殷盤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殷之興也伊陟贊於巫咸周之興也尹佚筮於商historian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倫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衛槩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覽誤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弟禾太守呂超揖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輦車將超等游於內至瑤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資川略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惻超超刺纂洞胸殞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初呂紹之死也美人燉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一作德請爲尼清辯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欲襍其行道中皆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太守鄔斐敏設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誓不受辱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遂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卒此節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面以智論列女傳補足右僕射楊桓字文公弈河西利鹿孤仕爲左司馬利鹿孤率衆來攻隆與戰敗掠其民二千餘戶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嶷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設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僭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兼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於玉門夏悌之際爲功不難道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焚盛犯帝坐有彗星掃門於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魏益多又數動衆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強秦相斃孫權屈身於魏漢周勃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捐忿百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城識者導以見機而悟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磨厲士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尚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

此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面以晉書列女傳補足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晉書以隆安五年死載記誤推下一年也一作御白陵一作御白石論

堵呂紹傳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爲世子光舒即天王位進爲太子光死紹祕不發喪下事載記俱附於篇傳篇末亦同

庶兄太原公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謚隱王先是光未亡時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徵東尋親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爲纂所殺

纂紹嘗有傳載記將其事盡附纂傳而不存其目豈以其即位日淺歟然拔前涼張駿曜例重華十一月死十二月廣宏曜亦無多日故姑錄居本前後兩段以存梗概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太守呂超揖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輦車將超等游於內至瑤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資川略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惻超超刺纂洞胸殞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初呂紹之死也美人燉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一作德請爲尼清辯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欲襍其行道中皆

並稷、以太祖之葉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穀、資儲內豐、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計、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捐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炎、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諧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鎭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世弟愛子文武舊臣墓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於長安、碩德乃還。

二年、秦遣鴻臚恆敦拜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公、姚興謀臣皆曰、隆結伯父之歡、制命河外、今雖饑弱、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達、道消後服、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覿虛實、且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諧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饑人、姑臧谿儉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諧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愍而禁人情、塹坑之、於是積尸盈於衢路。

三年、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涼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於秦、姚興乃遣其尙書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使呂凱告光、凱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葉不滅、送相篤弊、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舉袂於此、歃血同盟、終始不貳、今陛下舉大事而棄之、將安所歸、既至長安、興一作秦、以隆爲散騎常侍、尙書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敍之、其後隆坐與姚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於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臧註作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是凡十有三載、歲有誤、）以安帝元興二（一作二）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四

後涼錄四

呂遠妻苻氏

建中將軍逸東太守呂遠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遠卒自殺、（見御覽四百三十九、）

郭黁

郭黁、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面伐之間、太守趙凝使黁筮之、黁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惡其非歲、幽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黁、黁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則史梁隙間、黁曰、其祥安在、黁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童徐而都、後及前部王朝於苻堅、前部王西歸、都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黁勸光誅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聚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歸、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黁不可從、誤人大事、黁曰、若其不獲、黁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誅之、光比之京、管、當委幹輕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黁

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必遇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詣隆。隆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終亦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收。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汴。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隆爲散騎常侍太常。隆後以光年老。知統將敗。遂與光僕射王詳起兵作亂。百姓聞隆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隆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如隆言。隆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隆曰。未也。光統之命。垂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隆告曰。涼州讖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隆性褊急。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隆以滅統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此後晉書編南涼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五

西秦錄一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普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逶遲不進。似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謂發爲子。兼威許之。老父放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擊馬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鄰。莫何。託鄰者。晉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酋一作渠。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晉泰始初。率戶五萬一作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雄皐蘆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州。與結鄰迭相攻擊。蘆結敗。南奔略陽。訖鄰蓋幷其衆。因遷居高平州。訖鄰卒子結一作權。立。遷於豕屯。結權卒。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卒。弟祁埿立。祁埿卒。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蔫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遷於蔫川。以叔父柯埿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爲左輔將軍。鎮苑川。吐

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豕屯山。述延卒。祁埿二無此二字。子傉大寒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愔而遷於麥田。元作一孤山。大寒卒。子司繁立。秦皇始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司繁率騎三萬。拒統於蔫川。統潛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壘降於苻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假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北部衆。俄而鮮卑勿塞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勿塞愔而詣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卽位。及堅興師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撫扶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驅宇侔寧。宜綏以德。方盛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逆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滿益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聞堅征晉奔敗。國仁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幷之。收衆至十餘萬。

乙酉　建義元年。又聞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乌合之衆。天也。夫守常遂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於是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建義元年。以其將乙弗晉斌爲左相。屢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墓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威武陽安固武始洮陽天水略陽隴川甘松匡朔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鮮卑匹蹄率衆五千降。

丙戌　二年。南安秘宜及諸羌胡來攻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扈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忌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秘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伊眷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

丁亥　三年。苻登遣使者拜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雍涼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干。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於渴御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干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闡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鴈泉侯。

戊子　四年。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叛據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盧侯降者千餘戶。叛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六月。國仁薨。在位四年。僭謚宣烈王。一無宣字。廟號烈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六

西秦錄二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大量。國仁之薨也。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幼稚。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其境內。改四年爲太初元年。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公（一作梁。州刺史莫侯悌卷（九字亦見廣韻引）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九月、遷於金城。

己丑 二年、晉太元十四年。正月、苻登遣使拜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率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羝、叱豆渾及南邱鹿結幷休官喝呼奴、盧水胡地拔並率衆降於乾歸。皆署其官爵。

庚寅 三年。隴西太守趙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辛卯 四年。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奚干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奚干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坂。

壬辰 五年。寶進迫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

癸巳 六年。立子熾磐爲太子。

甲午 七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署官司。納其妹東平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瑾、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十月、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遠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引衆而退。翟瑾猶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虞子以寧楚。胡建斃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瑾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以太元十九（九原誤七）年、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爲右僕射。（僕射秘宜四字亦見廣韻引）。翟瑾爲吏部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引、趙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

乙未 八年。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過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寨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擒彼固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貞寇。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擒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衆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要以宗女昌光率衆十萬來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衙將軍莫者段苗（八字亦見廣韻引。言於乾歸曰。光且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翹翼舉國。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寓處。不忍小屈。與奸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勿勿爲質。既

而悔之。遂殊周等。

四年　九年。乞伏軻彈與乞伏益州不平。奔於呂光。光又伐之。成紀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公卹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五月。乾歸隨姚碩德伐涼。此節依通鑑校異引十六國四秦春秋補。白帝皆以機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衆。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恐。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殪。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

丁酉　十年。晉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篡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諸將曰。今寇勢猖蹶。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固。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

戊戌　十一年。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鷗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於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壁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昌爲質。

己亥　十二年。鮮卑禿髮烏孤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

庚子　十三年。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於苑川。秦姚興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五萬來伐。入自南安峽。乾歸次於隴西。以距碩德。興衛師繼發。乾歸閉與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道以來。屢摧勁敵。乘機籍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盛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馳之地。宜引師平川。倘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勠力勉之。若枭斷姚興。關中之地。豈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翟容尤。率中軍二萬。邀於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邀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晝冥。遂與中軍相失。瓦解。諸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升。亡新鳥散。故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始泰。乘機撫運。寧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經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鶴望。豈宜固守誰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即大位。允副卒心。乾歸從之。以義熙五一誤三。年七月。僭稱秦王。大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庚戌　二年。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干。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於苑川。又遣隴西羌呂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於苑川枹罕。

辛亥　三年。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諸北狄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北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於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龕於伯陽堡。王憬於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於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於枹罕。

壬子　四年。師次於奴麥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於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其戶

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於赤水。大破降之。五月。乾歸畋於五谿山。有衆集於其手。乾歸甚惡之。六月。爲兄子公府所弒。幷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出奔固大夏。熾磐遣於枹罕。遣弟（熾北作乾歸弟。）廣武將軍智達、楊武木奚干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於隴峴山南。幷其四子。磔裂之於譙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元平陵。爲謚武元王。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七

西秦錄三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與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征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於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薨。義熙八（原誤六）年。熾磐襲僞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年爲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勗爲相國。趙誓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壽爲禁中錄事。吏誠爲司直。封拜各有差。能尚書令僕射尉詣等六卿。侍中、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黃門郎官。設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晉安帝義熙九年。）永康二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焜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盧滑。緣爲邊患。秋。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屈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河安士庶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遂艾推儁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

（晉安帝義熙十年。）七年。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衙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於孵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於枹罕。徙川光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

（晉元熙元年。）建弘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

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八（原誤七）年。而宋氏受禪。

庚申　二年。宋永初元年。吐谷渾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辛酉　三年。

壬戌　四年。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尋將軍又寅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井陳伐瓦方略。太宗許之。

癸亥　五年。宋永平元年。

甲子　六年。宋元嘉元年。

乙丑　七年。白蘭王吐谷渾阿柴卒。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之。又曰。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幾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此節見御覽三百四十九引。）吐谷渾拾寅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奔易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

丙寅　八年。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邊頭、弟安遠將軍安度、爲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孤、奉表貢其方物。

丁卯　九年。以尚書焦嵩代姚瀋領澆河太守。爲吐谷渾元諸所執。熾磐疑疾。頓命太子慕末。以宋元嘉四年。乃遣於外寢。子慕末嗣僞位。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八

西秦錄四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磐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元年。立爲太子。熾磐薨。僭即秦王位。

戊辰　永弘元年。宋元嘉五年。大赦。改年爲永弘元年。二月。立禹藏爲太子。沮渠蒙遜尚書王梓送戎馬千匹。銀百三斤。（此節依御覽八百十六引補。）

己巳　二年。殺尚書隗西辛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辛進、字國都。隗西人。建弘初。爲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磐遊於後園。凌雹彈鳥。丸傷慕末母之面。及慕末嗣位。問母面傷之由。母曰。辛進彈鳥所傷。慕末怒。故誅之。（御覽三百五十。）慕末弟軻殊羅。燕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因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謨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與。盡殺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刻其版。投屍於河。禿髮氏乃自殺。

庚午　三年。壬寅母弟前將軍白蚕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頗有怨言。慕末皆殺之。慕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九月。部民多叛。又爲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圖、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涼以東、安定以西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上邽。（此句亦見通鑑攷異。）爲赫連定所拒。途國南安。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來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徙。從之。庫結引還。

辛未　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草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傅侍中乞伏延雅、吏部尚書乞伏跋跋、鎮城弈代。慕末乃衛璧出降。送於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定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

覩器性英果有雄略。晉從容謂博士金城薛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率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制斷。取輕都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脂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頒檄撫納。乘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隴涇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蹋王。覩熊不受。謂使者曰。自皆道不剛。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無跋忌。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皇名。吾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捕叡秦隴清。彼沙涼。然後依馬遷泗。幾圖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開無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靈還洛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勤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耶。乾歸大怒。然憚其強。初猶結好。後竟遣衆襲之。覩熊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提。

烏紇提一名大孩。性恢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提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提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覩貴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提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漠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晉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則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遣養之。以待其變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上四段。依晉書西戎傳編。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九

南涼錄一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塞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姓胡。被氏。此句亦見廣韻。因寢而產於破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秦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此句通鑑敘引作轄河州刺史李弘。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能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鞬卒。子烏孤襲位。養民務農。修結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曰。晉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則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遣養之。以待其變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

195

保以都之。烏孤發廬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平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舉百。光何足憚也。烏孤曰。光之衰老。宋宜謙以候釁。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朕己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言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辛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

庚子　建和元年。大赦其境內。改年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耆老。訪政治。呂纂來伐。使僻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擾。僻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卒乘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僻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而北城以自固。僻檀置酒於朱明門上。鳴鐘鼓以娛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將軍俱延（四字亦見晉載記）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安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奔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於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

辛丑　建和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游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固請卽尊號。不許。乃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始嚴之規。倉府粟帛。生數人之志。且苦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署笞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應之。如其敵強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使僻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

桓沈曰。臣往事呂氏。憤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傑。每希樂毅附燕。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遠離。公衡之戀。豈日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之。僖桓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

壬寅　三年。剋美顯。僖桓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滔王逆。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創河右。幹橘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天命。豈敢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扈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僖桓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籍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諫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幷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委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跨肆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僖桓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舉下議之。尚書左丞裴循嶠曰。今姑臧虛殘。幾至空竭。野無青草。貨食無取。蒙遜千里行糧。運不過使二寇相發。以乘其弊。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僖桓曰。嶠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進僖桓車騎大將軍。涼王。開府儀同三司。督隴右諸軍事。領秦州牧。西平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

南涼錄二

禿髮僖檀

禿髮僖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嘗謂諸子曰。僖檀明識弘遠。非汝等儕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僖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建和三年。遜位。

壬寅　弘昌元年。以晉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於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僖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昭烈嘉襄之遁。熾磐雖逃還。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岱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僖檀歸其妻子。奏遣使拜僖檀車騎將軍。廣武公。

癸卯　二年。僖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於姑臧。僖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與涼州刺史王尙、道士潘宗啟來聘。啟父燮。呂光時自涅河太守入爲尙書郎。見僖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妊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啟兄弟託君。至是。僖檀謂啟曰。孤以常

才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喬家業。藉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傚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來歸阿服。猶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僻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

甲辰　三年。僻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能尚書巫郎官。遣參軍關尚聘於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僻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胡。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僻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

乙巳　四年。僻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斐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於秦。六月。秦遣授僻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當侍公如故。鎮姑臧。僻檀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泉。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青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僻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殿下僻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陽之疑冠。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同楊班。梁裕、趙昌、武周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僻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獎文武於謹光殿。班賜金帛各有差。

丙午　五年。遣西曹從事史嘉聘於姚興。興謂嘉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嘉曰。車騎積德河右。少播英聞。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嘉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顧狽。若宜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徵西以周召之重。力加姑臧。脅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速兵十年。殪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遙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七月。僻檀謀舉兵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葅鑊。宗廟構此堂爲哈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灌然瓦解。梁熙據全盛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衛轄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報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三一作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僻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八月。以鎮衙大將軍文支鎮姑臧。僻檀還於樂都。僻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章。一如王也。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僻檀偽游澆河。襲徙西平澆河諸羌三萬餘戶於武興。番

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還於姑臧。

丁未　六年。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於均石。爲蒙遜所敗。僻檀率騎二萬。運殺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降之。北後僻檀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僻檀與數騎奔南山。雖爲追騎所得。僻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於姑臧。國中駭懼。堵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北屬三百人。叛僻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特衆故也。貴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僻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安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僻檀悉誅之。

戊申　嘉平元年。（晉武帝泰始四年。）姚興以僻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僻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興廢。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邱。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僻檀權詐多方。謀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物物以鳥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勍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僻檀以輕勃勃。至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困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僻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遣僻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邀。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僻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晏城固守。弼論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類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一

南涼錄三

禿髮傉檀

戊戌 嘉平三年。遣其左將軍枯木、附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酉。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修德貴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疆。掠我邊鄙。殘我不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緩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錄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於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謂保爲蒙遜所擒。諫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逆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以婁敬爲功。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媾好。通糴濟難。慰喻羣部。以振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

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幾。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孤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善謀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遷國姑臧百姓。徙東苑之戮。悉皆散。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傉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發南。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綏守姑臧。傉檀始出城。焦謀、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謀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謀爲涼州刺史。降於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傉檀遣北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遲、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辛亥 四年。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罷子爲質。我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傉檀遣其太子虎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傉檀又將伐蒙遜。郎川誰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幷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昔蓋。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一作穿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徒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虛表。（一作不虛。）大敵外逼。徒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敗績而還。（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二十六、通典百五十六。）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

壬子 五年。

癸丑 六年。遣安西紇勿耀兵西境。蒙遜使西平徒戶掠牛馬而還。郎川誰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廢謀。不恤政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士傾被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傉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阻。鹿盪子鮮卑衛。精文種復吳。卿之謂也。開卿唯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郎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而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舉遠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蒙遜又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

甲寅 七年。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而還熾磐。北追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

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褒遲近去。不能卒來。且夕所虜。惟在熾磐。彼名徵衆。易以討縻。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陸。傉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尚書言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庶等率諸管人。迭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虎臺曰。小賊寇衡。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虎臺懼管人有二心也。乃召臺智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遇。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効。豈有猜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一作一旦。而城潰。安西樊尼自酉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緒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褒遲、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哉。褒遲與吾名齊年比。熾磐期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褒遲方招懷遐遠。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豹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六月。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於熾磐。傉檀將振威將軍尉賢攻圍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猶守。何所爲也。賢攻曰。受涼王厚恩。爲國藩扞。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管文亮之文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索昌。索昌卽秋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秋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前涼張軌爲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祉。字中堅。幼有介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祉、絕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四字一作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拜祉效谷令。敏薨。二年。敦煌謚郡馮翊郭謚、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祉溫毅有惠政。推祉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祉初難之。令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祉曰。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祉乃從之。時進號冠軍。稱藩於業。業以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口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傉檀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傉檀不能從。傉檀女病甚。請救於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此條後晉諸藏衛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二

西涼錄一

李嵩（李嵩古老切）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一作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子侍中敢之後。廣曾祖仲

昌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衙將軍索嗣構昌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循西水至二十里移昌使迎己昌懼疑將出迎之敦寇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威資柰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郡人情附己不廣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昌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倒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說嗣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敞、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昌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放深恨之乃殺嗣遣使謝昌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業復進昌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　元年　時有赤氣起於昌後園龍鬬見於小城隆安四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昌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昌乃大赦其境內改年爲庚子追尊祖弁曰涼景公父紹涼獻武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邈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護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護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澄爲武衛將軍昏與太守汜德瑜爲軍諮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溫河太守索訥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驃騎馬護軍大夏太守索嘉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

辛丑　二年　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眞玉於於眞至是六月玉至敦煌納之郡府（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四）

壬寅　三年　正月昌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裔之堂以證朝政。

癸卯　四年　

甲辰　五年　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讖所志四月敦煌有鳥緣木而生作大悅頌之（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七十六）

孝子烈士貞女皆親爲序頌以明褒誠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是月有白雀翔於靖恭堂捿觀之

乙巳　建初元年（晉義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年爲建初元年遣舍人黃始、梁興、閻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頃值繼統不阻簡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闢位奕葉載德業括關西化被鯷裔遐邇款誠世蒙驥賞昔德之遠揚案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盜賊遄興奘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脣齒數相推唇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柔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動圖狎隙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毀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區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祭祭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雅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悉時務伯祖龍驤將軍晨昔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弁叔佐涼州著功槃礴殊績之隆勳於天府忘臣無庸輒依資融故事追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謚光校尉臣以爲荊楚聲貫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事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晉壁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猛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竭氣忘寢與食雖肝焦盧不遑事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冥契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盟拉朽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輒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盟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龍鑒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殞命灰身殺越慮慨竊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世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遲狽跱一城自張掖已東皆之道塗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雖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如何張邈贊成其議揚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事遣將軍建康太守謹槃館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謹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讜鎮敦煌遂遷居於酒泉（今之肅州）。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三

西涼錄二

李嵩

丙午 建初二年。嵩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愛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必天心。登車理轡。百塗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遺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敢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覓過。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眞僞遠佞諛。近忠正。獄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愼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偏棄。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貴必。勿忘須臾。狹佐邑宿。盡敬承敬。謙謹儉約。事事恒愼。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

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顛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屢動。未得休衆息役。崇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踪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衿。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以上並附述初元年。）初。嵩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嵩從姑梁袞之母養之。及後禿髮傉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袞送敬愛於酒泉。并通和好。且道使報聘。贈以方物。嵩親率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部。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沮渠蒙遜來侵。至於赴康。掠三千餘戶而歸。嵩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者。亦徙七千餘戶。郭磷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皆昌者數千戶。及高東遷。皆徙之於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

丁未 建初三年。嵩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禍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華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險曠。未知達不。吳涼縣邈。蟒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午。庶援災穢。而點虜委雌。未率威教。鎮守與穴。阻臣前路。竊以諸郡草寇。倉幣未登。故鼻兵被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運。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掎裂國威。席卷河湟。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阻越爲效。又臣州界遐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都分。輒假臣世子歆。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謹兗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鄂。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舉在輪力。臨機制命。動靜續聞。嵩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以供軍糧。姓樂業。諸勒銘酒泉。嵩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昞（昞記作彦明者。亦以遠諱改也。）爲文。刻石頌德。劉昞、字彦明。敦煌人也。父賓。字子玉。以儒學見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壻焉。昞衣來坐。神志滿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此段亦見史通削繁引。案其注云。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則此係史通校文。或使人依之而改。）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常數百人。武昭王嵩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嵩好文典。皆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諳代掌。嵩曰。卿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謂之曰。卿注記篇籍。以竭精思。日且昃。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并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

行於世。後北涼沮渠蒙遜平酒泉。徵晹祕書郎中。陽號玄虛先生。事詳晉傳。既而蒙遜每年伐寇不止。晹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兆之校也。

戊申　四年。時白狐、白兎、白雀、白烏、皆棲其國囿。其邁下以爲白祥。佥稱所謎。皆應時雍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祭瑞。諸史官記其事。晹從之。

己酉　五年。

庚戌　六年。春三月。魏安熙朗據姑臧。自號龍驤大將軍。遣使稱臣。晹因其所稱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遜率騎來攻。晹遣世子歆及別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敗。元虎被擒。晹以銀三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晹與遜結盟而還。

辛亥　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侵。晹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已竭。徐而擊之。蔑不剋矣。蒙遜糧盡引去。晹遣世子歆要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

壬子　八年。

癸丑　九年。三月三日。晹讌於曲水。命宰賓賦詩。而親爲之序。（亦見御覽三十。）又寫諸葛亮訓勵以勖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常濟之勖不建。雖外總良能。懼殷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肇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晹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蠻。

甲寅　十年。晹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新圍。兵無血刃。坐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一作指劉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悉疑傷稽。入據姑臧。）晹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其辭曰。涉至虛以誕觀。乘有興於本無。察玄元於陶衍。承景靈之冥符。隆朝雲之奄鬱。仰明日之照照。既敗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樂。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覆玄覓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稼獨禽之簡賸。飲飛鳳於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零吟於崇嶺。奇秀木之凌霜。挺修竹之青葱。經叢棘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臨光。將駿繁榮於常衡。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風之逸響。應鳴鸞於南崗。時弗薙髟。心住形留。眷鴛陽林。宛首一邱。衡風沐雨。載沈載浮。利害紛紜。以交錯。歡感徂謝。寢而相求。乾扈徂滅。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淪。謝蹈德於圓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資。棄弱冠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宜儲之秘庭。翫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爽爽景明。叡叡王居。說說百辟。君希寀又。臣庶襲孟。張王痴嚴。梁后墜璽。淳風杪葬。以永寢。指神淪寄而遐遁。居發雙於閬巖。嚴棲猿以悼顛。疾風颯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翥以蔽日。大火炎北原。名都幽然炱絕。千邑閱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恆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時。遯非分於無象。故覆車絕路而繼軌。爲生靈於土塗。哀徐類之忪惶。遵陳依而旋仰。求欲導而失途。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爲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涼冥契而來同。跨駱水以赴基。踰鵾嶺以爲塘。絕奔騤之駿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嶂巘。重嶮萬尋。玄蹤窈冥。整肆紊岑。棘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梟吟。挺非我以爲用。任乖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所以來庭。野逸所以就縶。休矣時英。茂哉偉哲。庶羣網以墟籠。豈徒射鉤與斬袂。或脫檻而繼轡。或後至而先列。采殊才於嚴陸。拔魁奇於蕪蹊。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濟檝。想孔明於草廬。運玄器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葦深之高軌。嘉關張之彊傑。誓報讐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歸南珍。英英周發。挺奇劑與昭文烈。武建策爲林。龍驤江浦。揔堂堂之勁陣。鸞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遺蹤。伸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結。僭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罔雨。增益既滿。三江已清。穆穆以飛棻。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膺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習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赴赴干城。翼翼上將。委敵奔鋒。獻俘闕庭。問昌寓之驂乘。登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懼牧童之所逸。審機動之至微。思道珍而忘寐。表黔首於永世。譚早卒。第二子歆嗣。

乙卯　建初十一年。

丙辰　十二年。

丁巳　十三年。正月。晹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雖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愒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失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殆之機。吾終之後。嗣子猶孺子也。善相輔導。逃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騖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簪略乖衷。失成敗之要。皆義熙十三年二月。薨於恭德殿。時年六十七。（九一作非建世陵。國人上謚曰昭武王。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紉即皆死。至是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晹又答槐樹賦以寄情。（此節亦見御覽九百五十四。作前涼錄。）蓋歎靜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炳等並作。又感兵難繁興。時俗喧競。乃答大酒客賦。以裘恬裕之懷。初與辛晃、辛恭靖、同志友善。晃等歸皆遇害江南。晹聞而弔之。晹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操儀。先卒。晹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四

西涼錄三

李歆

李歆、字士業、嘉第二子。嘉薨時、府寮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謚光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元年、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及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案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誘歆、歆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蔓泉、歆聞引兵還、爲蒙遜所逼、歆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

戊午 嘉興二年、蒙遜又伐歆、歆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斐秧稼而還。是歲、朝廷以歆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謚光校尉、酒泉公。

己未 三年、歆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稼穡、今區域三分、勢不久竝、幷衆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彫

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稚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元后、殷勤垂戒、謂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魯公是也。嘉興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謀德門陷、（以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八月、敦煌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酒門、今茲暮夏、地頻五震、六月、阻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願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曹傅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閻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慕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驗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位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酒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爲楚所執、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愚先朝布衣之尊、雖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味死而進愚款、願陛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勤農績、以消儉素德爲榮、忌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俊、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渭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並不納。

庚申 嘉興四年、歆立四年而宋受禪、散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不聽、宋繇亦固諫、歆怒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瀆泗、蒙遜自浩壁來距、戰於懷城、歆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於蔓泉、爲蒙遜所殺、歆諸弟嶠、騎將軍酒泉太守翻、鎮虜將軍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於酒泉、歆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衢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輪而謂熾曰、南風吹、動長木、胡桐椎、不中穀、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八十八、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於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鷙峭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十一作千。）騎入於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改元永建、蒙遜遣世子德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遜居其城、恂字士誠、嵩之第六子也、歆子重耳、脫身

奔於江左仕於宋後歸魏爲弘農太守翻字士舉小字武弼甚少子也屢曉騎將軍新遷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驍勇善撫接深遵復讎翻子寶徙於姑臧盛餘隨貝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至伊吾率流人及廚騎南襲敦煌據之無諱城將規復先業道弟懷遠奉表歸降於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世龍嘉寶忠款拜悅遠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別遣使以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嗣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益著威惠於西土在敦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徙爲鎮南將軍井州刺史轉鎮北將軍魏太安五年薨謚宣公自拓元年歲在庚子至爲蒙遜所滅二十一年。（晉北作元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玉海少帝拔平元年誠。據北涼右凡二十四年。○按誠記載井事恰亦適二年。實在庚寅誠皆昌二年而數之也。）

溫后尹氏

溫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盜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雖於己生。爲之殫業也。謀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爲寇子敵嗣位。僭爲太后。欲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欲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闔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衆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柰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欲不從。其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誠諫之曰。婦子命懸人手。柰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惮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聘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遜於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女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漂流。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匡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依晉志列女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五

北涼錄一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之官。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世居盧水爲會豪。高祖晫。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力。祖郡復延。封北地王。父法弘襲爵。荷堅時。以爲中田護軍。卒。蒙遜代領部曲。蒙遜好學。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烈有英略。潛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伙自晦。光之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伯父羅仇爲西平太守。仇弟麴粥爲三河太守。後涼龍飛二年。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子纂攻征河南王乞伏乾歸於枹罕。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老驕縱。諸子頗爲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吾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奮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老。荒虐無道。世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時（一作民。）

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疆軍馬。遂臨松令非祥。立盟約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光遣呂篡逆擊蒙遜。遜敗績。將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戶悉散亡。時從兄男戚。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逗屯樂涫。殺酒泉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酏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鎭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酒泉太守。委以軍國之任。神璽二年。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險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遜遣之。經旬不克。蒙遜引水灌城。城浪。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鎭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騷一巳。爲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涼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蓼裘。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衆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六月。右長史梁中庸、房暮、梁中庸爲左右。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一作梁州牧張掖公。大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鎭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翹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鎭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暮、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隰、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擅任賢才。文武咸悅。是時敦煌太守李嵩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酒泉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元庚子。與蒙遜相抗。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於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於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既降於興。酒泉涼軍二郡。叛絳於李嵩。乃遣建忠翹、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酒張掖太守。翹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翹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裨將逗不能久也。何故遠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冀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蒸涉西脊。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謂省百僚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

乙酉　二年。蒙遜與禿髮傉檀共攻涼州。爲呂隆所破。李嵩遣唐瑤及宋繇攻酒泉。薩太守益生。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嵩。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罪之。乃盡貽其妻孥。

癸卯　三年。蒙遜下令曰。昔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雍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蓋言以自鋭哉。內外羣寀。北各揔揚賢儁。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甲辰　四年。遣輔國臧莫孩、隆。隆勢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遣弟翹入貢於秦。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驍奇伎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駿狄洛弊於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戶而還。秦姚興遣使人鴆檀。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刺史、二字一作牧。西海侯。一作公。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若以之爲隊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

枕臥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愴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至萬餘。光遣呂纂逆擊蒙遜。遜敗績。將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戶悉散亡。時從兄男戚。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逗屯樂涫。殺酒泉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酏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鎭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酒泉太守。委以軍國之任。神璽二年。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險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遜遣之。經旬不克。蒙遜引水灌城。城浪。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鎭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騷一巳。爲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衆。涼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蓼裘。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衆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六月。右長史梁中庸、房暮、梁中庸爲左右。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一作梁州牧張掖公。大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鎭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翹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鎭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暮、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隰、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擅任賢才。文武咸悅。是時敦煌太守李嵩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酒泉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元庚子。與蒙遜相抗。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於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於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既降於興。酒泉涼軍二郡。叛絳於李嵩。乃遣建忠翹、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酒張掖太守。翹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翹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裨將逗不能久也。何故遠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冀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蒸涉西脊。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謂省百僚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

乙酉　二年。蒙遜與禿髮傉檀共攻涼州。爲呂隆所破。李嵩遣唐瑤及宋繇攻酒泉。薩太守益生。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嵩。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罪之。乃盡貽其妻孥。

癸卯　三年。蒙遜下令曰。昔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雍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蓋言以自鋭哉。內外羣寀。北各揔揚賢儁。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甲辰　四年。遣輔國臧莫孩、隆。隆勢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遣弟翹入貢於秦。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驍奇伎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駿狄洛弊於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戶而還。秦姚興遣使人鴆檀。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刺史、二字一作牧。西海侯。一作公。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若以之爲隊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

白日動高一時。當入諸鼎。殊匪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倘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綽、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駿將。並位纔二品。倘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赫曰。張掖捍蔽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圖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乙巳　永安五年。（晉義熙元年。）

丙午　六年。

丁未　七年。蒙遜襲李暠於酒泉。至安彌。去城六十里。暠乃偽引軍出戰。遂大破之。暠閉城自守。蒙遜乘引而歸。

戊申　八年。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勁剋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傉檀於均石。大戰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為右長史。寵錫功勞。

己酉　九年二月。兩月並出。

庚戌　十年。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為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為西郡太守。翹粥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於永安。永安令張掖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冀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國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匡弼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辛亥　十一年。蒙遜率步騎三萬。伐南涼禿髮傉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昏昏入其城。至顯美。徒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擊。（一作果。）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夾艾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和許之而歸。（此段諸見御覽三百八十六。）及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

壬子　十二年。嬖文武將士於謹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識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挺為謹光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六

北涼錄二

沮渠蒙遜

壬子　玄（一作元。）王。始元年。冬十月。蒙遜遷都姑臧。以義熙八年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於謹光殿。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百官。始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

癸丑　二年。四月。立其子德政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傉檀退河太守文支據湟川。據軍戍宜侯峯。兼來降。蒙遜署文支為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戚宜侯為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為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光開統風。基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傉檀。陷峙衍京。毒加灾及。東苑之警。深捨狄。每念存生之無辜。是以不追厥過。分獲甲冑。體俗風靡。雖仰其巢穴。傉檀追項伯脫漢之誅。據被重審。詩為臣妾。自西平巳南。連城歸順。惟傉檀窮猘。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合巳應。消一之期無賒。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宣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面如若疆。遣冠軍

伏恩率騎三萬、駿卑和、烏啼二胡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疑於新望。閻人王懷邕、蒙遜僞足。其妻孟氏挽斬之。夷北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君剝之運。仍拯道毀之茶蓼。上望指清氛穢。下冀保寧家國。而太后不豫。涉疏彌增。將刑獄枉濫。兼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臣不絜。神所讎乎。內省諸身。未知厥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卒。

甲寅　三年。

乙卯　四年。褒遜遣其將蓮禮於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糧運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觸尼貢距。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衛、折斐、趙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遜且戰且前。大破之。禮折斐等七百餘人。總騎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金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迅、智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鑒寤擁於南晉。蒼生沒於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雋。謬爲河右遐黎。推爲盟主。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淹也。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遂先攻浩亹。晉門。而鉅鑿於幌前。蒙遜笑曰。前二（通典作太乙。）爲臍蛇。今盤在吾幌前。天意欲吾過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歆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詐布西塊。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歆聞而大悅。進入都濡澗。蒙遜潛軍蓮之。敗歆於懷城。遂進剋酒泉。（此段據初學記二十六、通典百五四、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

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李歆衙臣皆隨才擢敍。蒙遜令曰。秘書郎中燉煌宋繇。授玄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起陸沈親於東苑。以處之。（此節依御覽四百七十四引補。）先酒泉南有銅駝出。言虜犯者大雨雪。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此節依初學記二、類聚二、御覽十二引補。）散弟敦煌太守恬據郡自稱冠軍大將軍。十月。蒙遜進圍敦煌。太守恬棄城走。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

丙辰　五年。二月。與西秦通和。蒙遜西巡。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穆賦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

丁巳　玄始六年。蒙遜下書曰。頃自春大旱。害及時苗。碧原背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過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盤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書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破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崇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欽是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也。蒙遜爲李歆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

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戊午　七年。其舉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格勤官次。所以忘身爲効。自皇綱初紊。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厝式。而朝士多違恩倒。不遵典章。臧公文御案。在家臥署。臧事無可否。盤桓而過至。今聞陟絕於皇朝。殿踐絕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能凝公忘私。率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事泰。宜崇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令征南將軍段苞、尚書左丞房晷、侍朝堂。詳行之旬日。百僚振肅。是年。皆遣使奔蒙遜爲涼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己未　八年。

庚申　九年。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聞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宋可西行。且當南遷。要其歸會。主而忽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淹也。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遂先攻浩亹。晉門。而鉅鑿於幌前。蒙遜笑曰。前二（通典作太乙。）爲臍蛇。今盤在吾幌前。天意欲吾過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歆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詐布西塊。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歆聞而大悅。進入都濡澗。蒙遜潛軍蓮之。敗歆於懷城。遂進剋酒泉。（此段據初學記二十六、通典百五四、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

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李歆衙臣皆隨才擢敍。蒙遜令曰。秘書郎中燉煌宋繇。授玄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起陸沈親於東苑。以處之。（此節依御覽四百七十四引補。）先酒泉南有銅駝出。言虜犯者大雨雪。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此節依初學記二十六、類聚二、御覽十二引補。）散弟敦煌太守恬據郡自稱冠軍大將軍。十月。蒙遜進圍敦煌。太守恬棄城走。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

辛酉　十年。正月。蒙遜自率衆攻燉煌。乃築長隄。以水灌城。數十日不下。恬武衛宋承、廣武張弘等、衆城來降。殺恬而屠其城。獲其弟子寶。因於姑臧。李氏由是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宋繇使拜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寶逃管昌。十二月。管昌太守唐契據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壬戌　玄始十一年。春正月。燮舉臣於雒光殿。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犬。養兵象（一作案。）也。不出一旬。必有遠人。命治兵東苑以備之。西秦遣騎七千來襲。至於孫敢。聞有備而還。（此段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政德攻管昌。殲之。唐契及弟和、羽率寶同奔伊吾。遂臣柔然。柔然來攻。蒙遜遣政德拒之。政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立次子興國爲世子。

癸亥　十二年。乙伏熾磐來攻。遂陷白草嶺及臨松郡。

甲子　十三年。熾磐執蒙遜從弟成都及從子白蹄頗蓮等。

乙丑　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絕幻奇伎。（以上依御覽七百三十七引補。）超遊林室於內。蓮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堅成遣讖秦臣讀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晒曰。仲尼何如人也。晒曰。聖人也。蓮曰。聖人將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長於匡俗。於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晒不能對。蓮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竝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魯侯不信。俄而有蒼燕數萬。銜土塔城。魯侯信之。大城山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

丙寅　玄始十五年。

丁卯　十六年。

戊辰　承玄元年。蒙蓮遣兵伐西秦。時乞伏熾磐死。慕末遂成都歸。以求和親。於是大赦境內。改元承玄。蒙蓮復伐西秦。

己巳　二年。慕末遣保定連。蒙蓮遣世子與國攻之。慕末率衆迎擊。與國戰敗被擒。殺軍士三千餘人。蒙蓮道使遂殺三十萬餅。以賜世子與國。於西秦。慕末不許。蒙蓮乃立與國弟菩提爲世子。蒙蓮遣使詣宋入貢。并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並給之。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

庚午　三年。

辛未　義和元年。赫連定自治城濟河。欲襲蒙蓮。定濟未半。吐谷渾王慕璝擊敗之。執定以歸。於是蒙蓮大赦境內。改元義和。以世子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十一月。魏遣太常李順。拜蒙蓮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河西王。并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並給之。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

壬申　二年。蒙蓮寇年。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紀。

癸酉　三年。夏四月。蒙蓮寢疾。立子茂虔爲世子。（此句承見通鑑張瑛。）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謚武宣王。廟號太祖。蒙蓮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嗣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七

北涼錄三

沮渠茂虔

沮渠茂虔、蒙蓮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義和三年。立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詣命於魏。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和元年。立子封堪（一作堪。）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詣命於魏。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蓮女爲夫人。茂虔稱受先王遺意。送妹與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爲左昭儀。因遣順拜茂虔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城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茂虔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世祖優詔不許。（遣使以下。俟魏書錄。）

平氏　永和二年。茂虔遣使上表於宋。告嗣位曰。臣聞功以濟物爲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惽靦爽。爰爽基緒。清澄區夏。暨運鍾有道。偏大宋之宗臣。懋班九錫。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諸名之路無附。懿諡難弘。而遂殺之美有闕。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克定禍亂曰武。善開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勳光天府。標枌稱遂。實並斯義。輒

上證爲武宣王若允天應乘之史策則幽顯荷茲始終無恨今遣使臣上表以聞宋遣使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勤濟西服爰自高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翌宜遠略奄至薨阻悽悼於懷便遣使弔祭幷加顯錫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襲授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涼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北殷依宋書錄。

乙亥　三年正月酉中郎將敦煌大守沮渠唐兒上書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郡城東門投書於地忽然不見北書一紙八字端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茂虔訪於宰常張慷慨曰昔虢將亡神降於莘深願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茂虔不悅。

丙子　四年大雷震宣文於震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茂虔征南大將軍沮渠蓋奈曰記世有知乎遂毀記伐木運道而行。依魏書錄。

丁丑　五年茂虔遣鎮西將軍沮渠旁周請魏入貢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幷徵世子封堀疑闕字。入侍茂虔遣封堀如魏復遣使如宋奉表獻其方物幷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

三國總略二十卷裕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敦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職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邱先生三卷周牌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歐傳幷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起居注諸雜書數十種皆與之魏世祖遣奉常李順以其妹武威公主妻茂虔遣右相宋繇隨順謂平城奉表入謝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茂虔母后妃定號世祖使奉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茂虔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依魏書錄。

戊寅　六年。

己卯　七年正月朝羣臣於謹光殿有狐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卿一作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茂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目流血五月太廟階一作基陷六月當陽門崩。北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還言茂虔雖外修臣禮而內實乖悖命公卿爲書以讓茂虔數其十二罪茂虔聞有魏師發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援於柔然遣弟征南大將軍菴來將兵萬餘人拒戰於城西弈澄入城魏常山王赤坚率衆至姑臧茂虔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世祖東還遂嬰城固守見子祖踰城出降世祖以先降獲免拜萬年將軍酒泉鎮將是日茂虔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十月徙茂虔及宗室士民十萬戶於平城。此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魏書作三萬。世祖納以妹婿禮待之拜茂虔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又爲武宣王蒙遜設守墓三十家。此段原文兵略依魏書補。

張諶

張諶字元慮武威姑臧人也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諶率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

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慕君。御覽二百六十八。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八

北燕錄一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曾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於長谷（一作梁。中幼而遜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嘗之所居止。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曾夜夢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永康末。拜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振旅。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北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北諸弟逃於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及從父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一作命。所鍾。人望攸係。遂奉（一作推。主上。光踐寶位。刻士疏爵。當與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一作命。所鍾。人望攸係。遂奉（一作推。主上。光踐寶位。刻士疏爵。當與兄弟共之。素何敢辱干戈於道路。乘友于而爲國伯。過貴德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奠王室。萬泥欲從之。素弗不可。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古人所慎。宜速圖之。萬泥從之。遂與兄弟及諸父子弟。潛結壯士。將以其夜襲熙。事泄。熙誅萬泥等。（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三十。通典作

遂發殺熙。立高雲爲主。正始元年。雲以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跋讓榮崇。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乘（一作垂。四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五。）

己酉　太平元年。雲爲其宰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利所重。請爲公斬之。於是循劍而下。桑斬班於西門。泰殺仁於庭中。羣臣乘推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掃清凶穢。皆公勛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害猶遠。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當作義熙五年。）乃僭卽天王位於昌黎。而不徙都。號大燕北境內。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隊氏代姜。不徙齊號。卽號燕國。改爲太平元年。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皇后。子永爲太子。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安爲宜皇帝。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皇后。子永爲太子。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勃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時而萬泥抗表陳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享休咸。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扞。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平二年（晉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喪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享休咸。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扞。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平二年（晉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喪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享休咸。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扞。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

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焉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懼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山谷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乘草粗莽倫未敍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致覺於是上下肅然詔賜路絕蠕蠕勇幷律道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翠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莅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道北游幹榮都乘騎二千途北女陸於蠕蠕庫莫奚畏出庫其率三千餘落詣突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谷郎分道使者遍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給品有差孝悌力田和順者拜爵顯之昌黎耆舊賢良遼東侈萬以文章知名九字依魏書補・嘗擢敍之道北太常丞翻引補・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

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於長谷爲祖父園邑七月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監四輔

壬子　四年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惟農者殿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述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

癸丑　太平五年

甲寅　六年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宜邦宗族頌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聰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北通出於遼西臨淵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道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皓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衙尉封城陽伯皓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臨宇無虞百姓寧泰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埏無塞殮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棺有朽裁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亂考因窆立廟皆不改祭陵寢中下境內自今皆令率之魏使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草國濟俗實所盡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誦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矜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蔡邕張煥、成周崔瑗、爲博士郎中備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九

北燕錄二

馮跋

乙卯　太平七年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家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家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犬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寵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修尚器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委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悔於朝覲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騎豈是漢高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退之護自三弟誅後常快快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而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埏無塞殮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棺有朽裁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亂考因窆立廟皆不改祭陵寢中下境內自今皆令率之魏使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草國濟俗實所盡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誦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矜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蔡邕張煥、成周崔瑗、爲博士郎中備

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丙辰] 八年，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沮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蜣蜩解律爲北弟大但所逐，竄窒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北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於夏五月，解律上書請遷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強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解律固請曰：不如大衆，願給騎三百，是夜潛勒勒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高陵、匹羊萬口。

[戊午] 十年，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程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隨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遠義慕鄰，取亡之道。宜遣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嘗思之，尋而魏遣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輔國將軍安原、騎二萬來伐。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過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執等距戰，執中流矢死。跋嬰城固守，魏攻之不克，魏以有備引還。

[己未] 十一年，[突興]國遣使來朝，其人穴居，多猪羊，少牛馬，又衣魚皮，冬衣猪毛，至於漁獵，常持槊草自隨。令人不見俗無尊卑之別，寒則入穴，[此見清鈔一百五十八・原本有缺字・居本猶全・今從之以校者]

[庚申] 十二年，龍城東溝，竭涸積年，夏四月，溝中墳起有聲，俄而泉湧出。所謂百川沸騰，陰旺之所致也。[此見開元占經九十八]

[辛酉] 十三年，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鵲雀折翼。地震者，臣下之象，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惡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

[壬戌] 十四年，宿渾地燃，一句乃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癸亥] 太平十五年，和龍城地陷，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乃滅。後遼西太守高苟謀反伏誅。[此見御覽八百八十]

[甲子] 十六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青炎左都王荷婁，產妖，妨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慕荷婁於社大雨。[此亦見御覽，作十五年，居本作十六年]

[乙丑] 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爲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臣曰：此何祥？尚書左承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爲雄，陰變爲陽，君弱臣督之象。卒有婦人專制，將何以禦之？權曰：桀紂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中興。[一作興]葵惡守心，宋景貴躬，延齡二紀，雖修身崇德，可以轉禍爲福。

[丙寅] 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爲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爲本，不學無以宜守，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

夙夜虔虔欽承明訓。

[丁卯] 十九年，丁零兵楊道來降。初，後燕帝光始中，丁零民疑作丁零氏・楊道獵於白鹿山，爲窠井所獲，流漂塞外，至大難北及大黎國，逐山草而射獵，爲業。至十月，乃收華爲城，水漬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八十里，南北二十餘里，名凌城，居其中。[此見御覽一百九十二]

[戊辰] 二十年。

[己巳] 太平二十一年，二月，飄風從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亟於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上黨公家人以爲災，占者曰：不如大衆，願給騎三百，是夜遣勒勒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高陵、匹羊萬口。

[庚午] 二十年，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程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隨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遠義慕鄰，取亡之道。宜遣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嘗思之，尋而魏遣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輔國將軍安原、騎二萬來伐。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過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執等距戰，執中流矢死。跋嬰城固守，魏攻之不克，魏以有備引還。

[庚午] 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參決萬機。九月，跋疾甚，益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規立其子受居，惡翼聰政，謂之曰：主疾將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遣照寺傳入，專掌禁衛，矯虛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閭而已。翼及諸大臣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百

北燕錄三

馮弘

馮弘、字文通、段之季弟、高雲篡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薨、弘僭卽天王位、以姚昭爲大司馬、昭貧暴、其子肇凌曰、大人不卹飢風之怪乎、昭不納、明年、弘殺昭幷諸子姪四十餘人、（依御覽八百七十六補。）

辛未　太興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皇后、

壬申　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爲太子、鳳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銜馬尾、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又有狼夜繞城嗥嘆、如是終歲、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石城遼東營邱成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引還、徙民四萬餘戶而西、尚書郭生勸弘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罪在前、屈形已降、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弘謂長樂公崇、使鎭肥如、崇遣弟樂陵公邈如魏、聘世祖拜崇遼西王、弘使別將封羽、率衆圍崇於遼西、（尚書郭生以下、依魏收補。下同。）

癸酉　三年、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六月、魏永昌王健來伐、樓毅、別將五千騎圍凡城、封羽以城迎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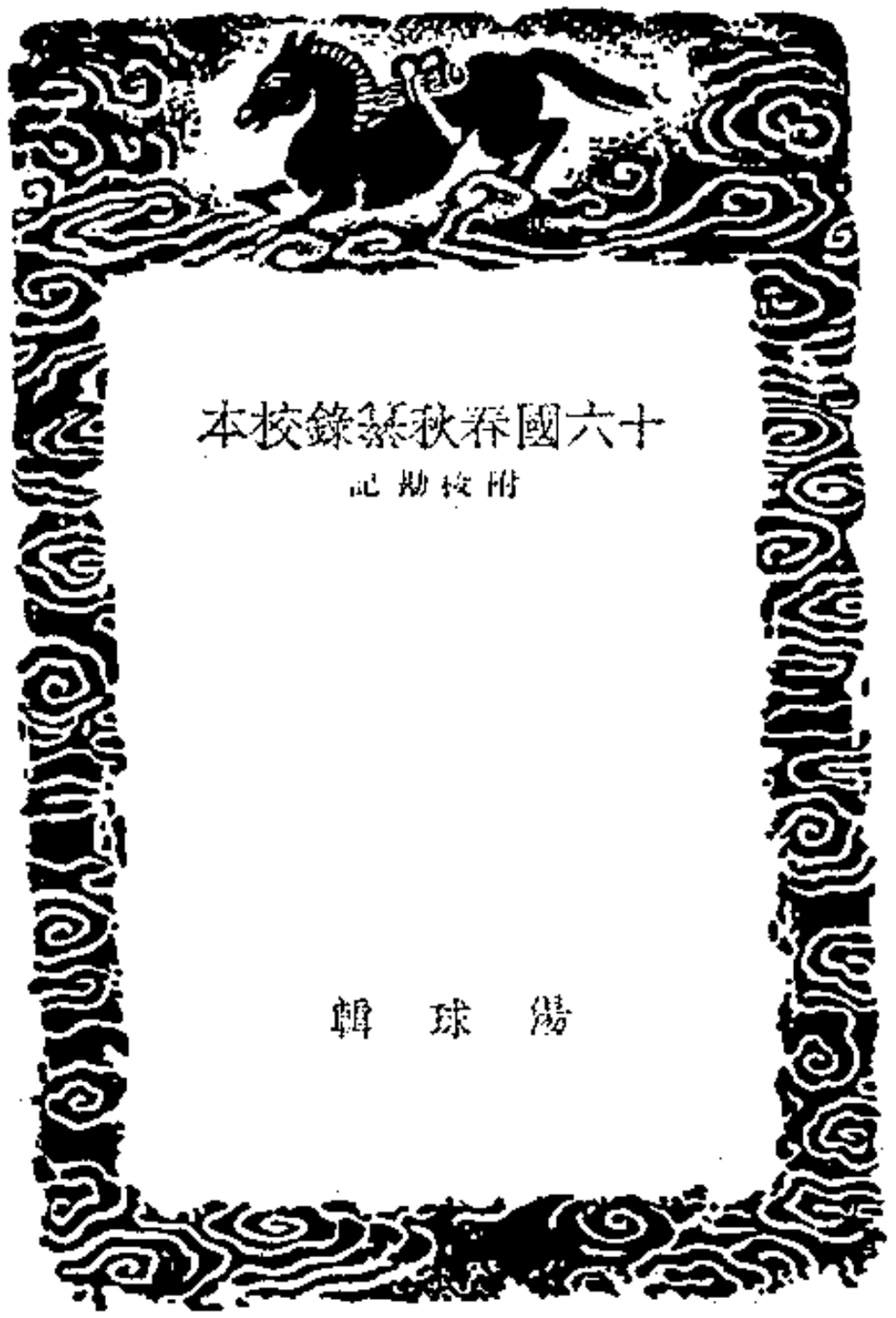
甲戌　四年、弘遣尚書高顯、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奉掖庭、世祖許之、乃徵太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太子王仁質魏、散騎常侍訓謀弘大怒殺之、

乙亥　五年、四月、遣右衛孫德乞師於宋、世祖遣駙馬大將軍樂平王丕來伐、弘曰、虜以上下危懼、太常楊暉、勸弘請罪乞降、遂送太子入侍、弘不聽、十二月、又遣尚書許陽伊、請迎於句麗、

丙子　六年、三月、罷門尉、四月、魏又遣侍郎建興公崔絢、東平公源賀來伐、攻克白狼、復遣使求迎於高麗、高麗將葛居盧孟光率衆數萬、隨陽伊來迎、屯於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此句亦見遷徙改異。）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高麗軍既入城、取孟卬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爲高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和龍見三字一作龍城為、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於外、葛居盧孟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及而還、遣使徵弘於高麗、後二年、爲高麗所殺、初弘至遼東、高麗王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遇君、及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辭制答讓之、高麗王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王尊其侍人、取北太子王仁爲質、弘忿恕之、高麗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爲證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弘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馮素弗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雄悟有大志、委親屈節、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前宮令成淡、淡後有高名、素弗造焉、淡命門者勿納、素弗還入、與淡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淡始奇之、曰、吾遠求駟騏、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結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讓虛恭愼、非證不動、雖賤養之賤者、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姓歌之、初爲京尹、及鎭營邱、百姓歌之、常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畢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載記小傳。）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

附校勘記

陽球輯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敘

隋書經籍志云。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又云。纂錄一十卷。知隋時其書原有二本。百卷久已散佚。而纂錄本則歷代流傳。尚概見於何鏜漢魏叢書中。率何如也。惟其名不彰。故宋崇文總目以爲十六國春秋略。通鑑考異以爲十六國春秋鈔。（其所引據與此書同。）四庫簡明目錄稱或即崇文考異之書。而以爲別本十六國春秋。未免失檢。隋書經籍志矣。其書編纂簡潔。故能行之久遠。但傳鈔屢經。不無脫飾及脫誤難讀之處。又幸北齊修文殿御覽。曾全載於偏霸部中。（其編次雖使概與此書同。）可以兩相讎校。爰取二本之詳者。以爲底本。其小異同。則惟求其是而注一作某。其有詳略。則注某節去。或云依某加。以便檢閱。雖不能云復原本之舊觀。亦可以觀古書之梗概。或曰與百卷不合。蓋此書原纂其錄。所以國各爲錄。豈必與百卷本同哉。參互考訂。即纂錄本。實信無疑。因定其一十卷之目。以列於後。古鄴湯球伯玕氏記。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目錄

卷一……一
　前趙錄
卷二……九
　後趙錄
卷三……一九
　前燕錄
卷四……二五
　前秦錄
卷五……四一
　後秦錄
　蜀錄
卷六……五三

前涼錄
西涼錄
卷七……六一
北涼錄
後涼錄
卷八……六七
後燕錄
南涼錄
卷九……七七
南燕錄
西秦錄
卷十……八五
北燕錄
夏錄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一

野縣湯球輯

前趙錄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代、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一作姑・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爲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後漢中平、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父、入朝、魏武因留之、因分其衆爲五部、以左賢王豹爲左部帥、其餘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雖分屬五部、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豹妻一作左賢王妃・呼延氏、魏嘉平中、產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白魚、頭有一角、一作頭有二角・軒鬣鱗於龍門、而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一作祥瑞也、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其夜夢日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一作影・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

劉聰

劉聰、字元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之夢、月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白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幼而聰嘉、究通經史、一作史・百家之言、孫吳兵法、一作法・靡不誦一作通・之、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力驍捷、超絕一時、以永嘉四年、僭卽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改元光興元年、以衞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一作州・命東海王彌、龍驤劉曜及鎮軍石勒、進軍會之、晏比及河南、一無河字・王師前後十二敗、晉師長驅圍洛陽、陷之、縱一作聰・兵大掠、幽晉帝於端門、害一作殺・晉太子及諸百官已下三萬一作二十・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於平陽、大赦、改光興爲嘉平元年、二月、內晉帝進號儀同三司、會稽郡公、聰引帝入謁、謂曰、卿爲

豫章王時朕付與王武子相造武子宗一作介朕於卿卿言聞北名久矣以卿所作樂府歌文示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沿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久之又引朕射於昆堂朕得十二等卿與武子俱得九等卿顧朕稱曰銀硯卿依御覽八百十二補。顏憶不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禍日不早識龍顏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禄故爲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三年春正月謚於光極前殿遍晉帝行酒顧琛、王儁等起而大哭。

經五日遂復從至昆嵛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焉大有人民宮室甚壯麗號聰惡之二月丁未懷帝崩於平陽於是誅琨等三月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四月聰帝即位於長安東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蜚迅而去流星起於東等攻長安洞東地震雨血於平陽建元元年正月黑霧四塞著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夜時日落地三月一作相承出於西方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蜚迅而去流星起於東日。牛入紫微龍形委延一作蜒。北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毘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癸未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阯肉之旁已丑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十一月以皆王粲爲四相一作相國。大單于總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哭聲麟嘉元年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識戲或三日不醒秋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粟豆司隸靳準率部民收而埋之。陽來奔上皇號於曜僭即皇帝位十二月靳準左右軍一作車。騎斬太王騰等殺準奉六璽來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立子粲爲皇太子六月鎮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稽始祖我皇家之哭聲聞於十餘里然後乃殯土飛出復食黍豆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大興冢交於宮門有冢著進賢冠升聰御坐大冠武冠帶綬與冢並昇俄而門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長安饑甚死者過半麴先出自夏后居於北夷世跨蕤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民庶故立灃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采後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復以大單于爲太祖其議以聞於是太保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山之屬城陛下勳功懋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遵以水行曜從之於是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三年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鎖眉三寸眥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枝條遂爲大樹枝葉甚茂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崔豫、和包上疏諫曰臣等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圍四里一作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始皇下驪三泉周輪一作通。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周王之於終也如此從一作依。聰亂已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唯霸陵獨全雖太宗之遵至儉抑亦釋之之功與亡吞儉悶然於前唯陛下覽之曜大悅終南山崩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曰皇亡亡一作王同。皇亡敗趙昌以爲己瑞羣臣成賀中書監劉均曰山崩石墜國傾民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國之而昌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慚一作漸。然改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竹恵后也。洛陽之陷納之六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十一年七月石虎率衆四萬入寇攻河東進攻蒲坂。曜還一作回。中外精銳自潼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還曜追而敗之枕尸一一或作二。百餘里虎奔朝歌遂攻石

生於金墉。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三月。勒自帥衆拒之。陣於洛西。曜性少酣酒。末年尤甚。將戰飲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踊躍。乃乘小馬比一作北。出復飲斗餘。至於西陽門。搆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壓於冰上。爲堪所執。勒將還襄國。暨曜使與太子毗書。令速降。曜但敕毗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爲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大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二

後趙錄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幼而力耕。每聞鞭鐸之聲。或在前後。懼以告其母。一作父。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會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亦在中。東至中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每夜於野。嘗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禮樂。於斯備矣。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產四子。可謂慶過姬祥。美加嬰日。其賜乳婢一作一人。穀百石。雜綵十四一作四十匹。以卹窮乏。

足。旌以廟迎嘉祥。冬十月。勒親與鄉老齒坐懽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一作取。之。何以不來。父老歔欷令速來。溫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其復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禮樂。於斯備矣。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產四子。可謂慶過姬祥。美加嬰日。其賜乳婢一作一人。穀百石。雜綵十四一作四十匹。以卹窮乏。足旌以廟迎嘉祥。冬十月。勒親與鄉老齒坐懽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一作取。之。何以不來。父老歔欷令速來。溫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謂之曰。一作引入懽酣。宣揚舞蹊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鬬不。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里第一區。拜爲都尉。陽與勒隣居。歲嘗爭溫麻池。迭相毆擊。四年。二月。拜子宏爲世子。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聞鄭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侯字。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八年。八月。修三臺。十月。一作三月。以世子衞將軍宏鎮鄴。太和元年。劉曜圍洛陽。襄國大震。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汲桑永興元年。關中所在盜一作寇。起二年。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馳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一作晉。王淵。冀。聰。兗位。劉曜、王彌圍洛陽。勒帥精騎二一作三。萬會之。王彌既平洛陽。將先誅勒。勒謂諸

都之宜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簡侍御史於洛陽三年正月大饗於建德殿酒酣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氣卓犖超絶魏祖（一作武）自三王（一作五）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鞭（一作馳）而爭先耳倘遇光武者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在二劉之間耳軒輊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竹死蛇鳳門於安定屠間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皆曰基葛安定屠事前後聞誦書擊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隕石於肥鄉六月勒寢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宏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七月薨於西閣僞謚明帝廟號高祖

石宏

石宏字大雅勒第三子母程夫人右光祿退之妹建平元年立爲太子虛衿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得（一作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程遐言於勒曰中山快快不可以輔少主乞（一作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不從勒凳虎執政臨軒召子弇州刺史遂帥兵入禁宿衛文武無不奔散宏大懼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以十三郡封爲魏王又加九錫虎僞讓後乃受之延熙元年七月改顯邱爲魏國沿（一作分）魏郡至黎陽至（一作立）十月宏齎璽綬親詣魏公（一作宮）喻禪意虎曰宏昏昧憨暗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廢宏爲海陽王宏就車容色自若幽宏及程后南陽王悕於崇訓宮尋殺之時年二十二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遣勒母王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性殘忍好馳獵誑遊無紀度尤善彈人軍中每患之勒白玉曰此兒凶暴無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令之至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弓馬迅捷（一作勁）勇冠當時勒深嘉焉拜征虜將軍性酷虐無道軍中勁幹策略與己侔者輒因事害之至於降城陷壘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屢加賞誨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徧信彌隆役以專征之任既殺宏稱居攝超天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虎荒遊廢政（一作述）外耽聲績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守牧祕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三月南遊臨江而還夏都鄴宮二年徙洛陽鍾簴九龍等於鄴是歲大武殿東江東大震是日覩（一作睹）省臺城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二年徙洛陽鍾簴九龍等於鄴是歲大武殿東西宮皆就大武殿基二丈八尺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深丸金槍銀機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起臺觀九（一作殿）於顯陽後選（一作採）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後

庭服綺穀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八等教宮人基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臺觀仰觀吳辭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舉星讖左校令成公段遵庭燎於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繩上下虎獄而悅之三年太保鞏安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號安等勸進方入而庭燎油滯下盤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斬成公段于闕門闕門卽天王位南郊大赦親王貶爲郡公燕王爲縣侯太子邃總百揆其後荒淫色驕恣無道咸盤遊於畋暨管而入咸夜百騎宿於宮臣家淫其婇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盤上傳共（一作首）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後（一作面）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虎荒耽內遊威刑違度邃以事爲可咸皇之虎怒曰此小事何足皇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皇謂賈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慙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宜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乖發幽邃於東宮殺之及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棺埋之詠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立河間公（一作王）宣爲太子六年追尊號考業平敬公（一作孝公）爲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鄉送雄虎雌爲太后合授遵丞相加九錫增封十郡己亞王安陽亭貢甲（一作申）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盡哀退如東閤皇后敦勸卽位大赦封世爲孟王邑萬戶廢太后劉氏爲昭儀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生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大司馬義陽王鑒爲太傅沛王沖爲太保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鎮尚書郎甲午大武殿災諸門觀闕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焰一作燄・照天川徐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鄴城六月暮虎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石閔劫司空李農及右衛王基等密謀共廢遊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十八人執遊於西臺如意觀遊時方與婦人彈碁閔周成等曰反者誅也咸曰諾陽平鑒當立遊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殺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升誅鄴太后張皇后遊字大樞虎第九子凡在位百八十三日鑒即位大赦以石閔爲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鑒使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子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僞不知夜斬松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羽士三千人伏於胡天赤欲誅閔等時鑒在中堂伏都帥三十餘人將昇堂挾鑒以攻之鑒見而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都掖門臣嚴帥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好陳力勿令無報也伏都等攻閔農不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枕諸胡羯無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於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機超幸識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閔月庚寅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殄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鑒字大明虎第三子也

石閔

石閔字永曾虎之養孫也父瞻一作贍・字宏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督累世牙門勳破陳午於河內獲瞻時年十二垂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屬位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勇力絕人虎卽位封爲修武侯屬位北中郎將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永興元年閏月司徒中鎮司空郎閔一作閩・等四十八人上尊號於閔僭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曒烈祖高皇帝曾母王氏爲皇太后妻蘭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爲太宰諸子皆封爲縣公新興王祇開石鑒之死稱尊號於襄國改年永寧石祇遣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邯鄲閔盡衆拒之琨軍大敗二年二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祇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一作奉・乞師於慕容儁中軍張舉請救於姚弋仲三月祇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祇七伸復遣子妻帥騎三萬八千儁遣將軍悅綰帥甲士三萬勁卒合十三萬四方攻之祇衛其後閔帥大敗閔與千餘騎奔還鄴祇使劉顯帥衆七萬追奔伐鄴閔盡衆出戰大敗之追奔至於陽平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石祇爲効四月劉顯殺祇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等遣弈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炳皆虎之孫子也七月劉顯稱尊號襄國三年二月劉顯帥衆伐常山太守蘇彥告難閔率騎八千救之彥敗顯於常山追奔及於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爲顯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三月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於冀州閔帥騎擊之與慕容恪遇於魏昌城廣宜作堰・慕恪方陣而前閔衆突不敢所乘赤馬曰朱

龍日行千里潰圍出東奔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爲恪所擒送之於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衆人面服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龍城告廟戮辱而殺之鄴中饑一作餓・人相食虎時寄人被食路盡丹智尚幼將幹遣歷郡劉猗奉表降晉一作篤・八月龍長水校尉馬頵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蔣幹繇間而下奔於倉垣一作洹・評送閔后盧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及諸王公卿於薊初慕容儁斬閔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盛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一作是歲太寧・和八年也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三

前燕錄

慕容廆五罪切・字弈落瑰一作環・昌黎棘城人晉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厥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一作山・以爲號會祖莫護跋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短衣好之遂效爲慕容廆祖木延左賢王從毋邱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父涉歸以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晉爲遂爲慕容焉廆木延左賢王從毋邱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廆身長八尺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涉歸卒弟耐立將謀殺廆廆亡奔於遼東徐郁家太康五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蠶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沈子淡一作王沈・一作淡・四庫定如此・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皆讓不授擢舉賢良官方授任魯國孔纂一作篡・宿德清望請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洽通

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號率國胄受業焉。大興四年。皆遣謁者拜璽使持節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郡公。丹書鐵券。承嗣海東。成和元年。加侍中。位特進。八年。又五月。薨於文德殿。年六十五。葬於青山。皆遣使者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襄公。號爲燕王。追謚武宣王。僞稱尊。追尊武宣帝。廟號高祖。

慕容號　晉書。

慕容皝。字元眞。廆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才藝。皆建武元年。拜振威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大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晉元年。）六月。即遼東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九年。（晉二年。）八月。皆遣謁者拜號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一如廆故事。（晉三年。咸康元年。）七月。立子儁爲世子。四年。以左司馬封奕爲長史。九月。奕等以號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上議。十月。僭即燕王位。於文德殿。大赦境內。改備舉司。以封奕爲相國。追尊先公爲武宣王。先妣爲王后。起文昌殿。出入警蹕。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是歲。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八年。七月。皆使鴻臚郭恪（一作悅。）持節拜號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九年。（晉四年。）遷都龍城。宮闕。十二年。夏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於龍山。號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號大悅。赦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號雅好文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裝興誡十五篇。並以教胄子。十四年。號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嬖寵僚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謨（宣作悅。）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號因見白兔驍射之。馬倒被傷。二月。僞寢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憒然（一作憒。）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睿。必能勝殘去暴。（二字一作致治。）不可以亂正統。僞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幼少主也。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僞薨於龍翔前殿。年五十三。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僞好文籍。性

於中山得國璽。蔣幹先以送晉。僞欲神其事。輦言麻運在己。乃詐云得之。賜閻婁號奉璽若。幷科智爲海濆侯。以輔弼評爲司州刺史。（一作牧。）鎮鄴。十月。輔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十一月。僭即皇帝位於正陽前殿。大赦改年。時晉遣使詣僞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爲皇后。升平元年。正月。復立中山王暐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壽。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虜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踣。謂人莫能近。獸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號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僞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一作勒。）其旁。謚之銅城東掖門。是月。像成而馬死。十一月。自薊遷鄴。十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鄴宮大赦。繕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得璽二十七。（案初學記五。引作根下得璽七十。書鈔亦引作得璽七十。御覽三十九。引作根下得璽七十二。則此原脫作根下得璽七十二。）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僞以爲岳神之命。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兔三。年三月。僞夜夢石虎謁其廢。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踏而詬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僞寢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憒然（一作憒。）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睿。必能勝殘去暴。（二字一作致治。）不可以亂正統。僞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幼少主也。僞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僞薨於龍翔前殿。年五十三。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僞好文籍。性

慕容儁。字宣英。號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身長八尺一寸。（一作尋。）文雅長（一作好。）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察銘讚。以爲勸戒。號之入年。皆遣使者拜號燕王。以僞爲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鎮東將軍。號薨。即燕王位。赦其境內。元年。春正月。依秋列國故事。稱元年。五（一作正。）月。聞趙魏大亂。（一無號大二字。）乃集（一作殿。）兵將爲進取之計。七月。皆使謁者陳沈拜僞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幷平四州牧大將軍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號故事。元璽元年。正月。司南車成。僞大悅。告于號廟。四月。遣輔國恪、相國評討丹閻。戰于魏昌廣盈。閻師大敗。撫送之。閻大將軍蔣幹輔閻子幹固守鄴城。遣輔弼評等帥騎一萬以討之。鄴北都縣悉降。輔國恪、相國奚（一作綸。）斌（一作保中。）脫三字。等一二。（一作百。）百一十人勸稱尊號。令曰。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聞也。八月。廆鄴。輔弼評等送閻后藍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幷乘輿服物及六璽。送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四

前秦錄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彊盛、世爲氐酋、其後家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寢產洪、先是隃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諮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爲部帥、好學多權略、善騎射、周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或負襁負荼之、推爲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率氐推爲首、劉曜以洪爲氐王、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隃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跣（一作祝）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委以西方之事、遷陽伯、超建平四年、石生起兵於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上三十二字、依御覽偏霸部引加、石虎既滅石生也、洪率戶二萬下隃東、如馮翊、虎拜洪護氐校尉、進爵爲侯、上二十二字、亦依偏霸部加、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光我內實京師、虎從之、上十九字、偏霸部節去、徙秦雍州民光十餘萬戶於關東、上十三字、依偏霸部加、遷（一作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四字亦依偏霸部加、累有

等率扶餘、高麗及上黨質民子弟五百人、夜開城北門、引納秦師、暐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暐於高陽、秦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一作也）暐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陵墓耳、堅哀而釋之、命還宮、率文武出降、堅入鄴宮、升正陽殿、徙暐及王公已下并諸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封暐新興郡侯、邑五千戶、尋拜侍中、尚書、堅征晉城、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苻丕於鄴、中山王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葳德僭稱尊號、僞益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熊而孕、健生之夜、洪夢族曾氐王蒲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焉、字世健、後避石虎外祖張豚之名、故改爲建、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上五十二字、偏霸部節去、）皆永和六年、自（六字依偏霸部加、）稱晉征西大將軍、開府（二字加同上、）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濟訖焚橋、三輔擾壁悉降、十一月入都長安、於是長史賈玄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爲秦王、玄碩等乃（一作爲、）上尊號、健僞讓再三、乃從之、皇始元年、正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改皆永和七年爲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爲太祖武惠皇帝、諡宗廟社稷於長安、立妻（一作強）氐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二字一作皇、太子、覩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弟雄丞相爲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收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宜依漢晉故事、稱皇帝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諸公進僭爲王、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三年正月下書曰、其令（一作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咸獻書規諫、咸面陳朕過、其悉（一作遠、）以聞、勿拘貴賤、四年、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謚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超建武中、拜龍驤將軍、雄頭大而足短、故軍中稱爲大頭龍驤、健甚重

之曰、元才、吾之姬旦、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爲皇太子、六月、健寢疾、引太師魚弁、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嘱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於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僞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荷生

荷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蠢暴、昏酒（一作酔）、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日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即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信、生怒、引佩刀自剚出血、曰、此亦一淚、邪、洪大慙、鞭之、生曰、性耐刀、剚不堪鞭、捶、洪曰、汝爲賊不已、吾將以賊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羣臣奏先帝晏駕、山陵、宜稱嗣、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讖主、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以太子門大夫趙韶爲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佐郎韋逞爲尚書、並以佞倖進也、九月、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癸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座、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遂（一作追）周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太傅錄尚書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右僕射梁安后、安之女孫、又誅丞相雷弱兒、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生雖在諒闇、遊飲荒淫、殺戮無道、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鍾鼎鏘鏘、備設左右、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誅五百餘人、二年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災、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蟊賊、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隨、壬戌、羣臣於太極前殿、飲酒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典（一作與）勸、既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牢殺之、於是百寮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污服失冠、蓬頭僞仆、生以爲樂、三年四月、姚襄遣姚蘭等、帥衆二萬七千、進據黄洛、生遣平王（二字一作兵符）、黄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等步騎萬五千以討之、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拒襄、大戰、獲襄、襄有駿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之、肩等振旅而歸、初、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主（一作王）、女爲公、聞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聲（一作吉）、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僚、綏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丞鄧羌性鯁直、與猛協規齊志、於是百僚肅整、豪右屏氣、風化大行、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爲吏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選如故、猛上疏曰、伏見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愼、處士朱彤、博識聰辯、並宜左右彌綸、陣贊九棘、愚臣庸鄙、誠避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屈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別銓授、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右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凰集於東闕（一作闈）、大赦、其境內、初、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溶堂、悉屏左右、堅自爲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融曰、蒼蠅入人、穢入蚤龍門、東海王堅與呂婆樓、帥陛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一作集）、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暴、不寤、堅乘輿既至、生猶問左右曰、此誰何等人、引生置別室、嚴爲越王儀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僞謚厲王、封

子楚爲越侯、

荷堅

荷堅、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趙建武中、母苟氏、祈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屬（一作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坤付臣又士王、咸陽、祕而莫之傳也、委毗魁傑、哲雅過人、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鎮重、足短安下、非常相、趙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衛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上二十一字、原脫、據顧部補出）、統顧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復遇之、統下車謂曰、苻郎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善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健之入關也、次於山沃、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且面爲墳於山沃、拜堅、健泣謂堅曰、先王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若汝也）、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堅既殺生、永興元年、六月、去皇帝之號、僭稱大秦天王、即位太極殿、誅造謀等二十餘人、改壽光三年爲永興元年、追尊父爲文桓皇帝、世子宏爲皇太子、兄清河王法爲丞相、東海公、以永安公苻侯爲太尉、諸王皆貶僭爲公、苻柳爲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席寶爲丞相長史、王猛爲中書令侍郎、權翼爲黄門郎、諸公卿爲生所誅者、悉復本官、十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之意也、堅性友愛、與法談於東堂、慟哭嘔血二年、四月、堅如雍、祀二字一作郡門、五時、音止、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華陰、門頗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雄盟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羅唐虞、恢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華原、觀省魏類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辟雍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聲（一作吉）、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僚、綏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丞鄧羌性鯁直、與猛協規齊志、於是百僚肅整、豪右屏氣、風化大行、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爲吏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選如故、猛上疏曰、伏見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愼、處士朱彤、博識聰辯、並宜左右彌綸、陣贊九棘、愚臣庸鄙、誠避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屈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別銓授、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右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凰集於東闕（一作闈）、大赦、其境內、初、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溶堂、悉屏左右、堅自爲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一作堅所惡之）、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長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笑謂融、猛曰、事何從而泄、於是赦外寇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堅狀非常、吾固惡之、四年七月、黄龍見於

咸紀。梁山崩。五年。白龍見天水。六年。遣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五年。六月。晉大司馬桓溫伐燕。次於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師於一無於字。堅詣賂秦以三字一作謂。武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將軍荀池、洛州刺史鄧一作部。光帥步騎二萬救燕。溫敗歸。是月。京兆尹一作尹民。王敏上書獻十賂。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侍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吳王垂來鞏一作秦。桓溫既走。嘉容暐悔割河洛一作路。之地以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吳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六年。令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鄧羌等。步騎六萬。討平燕冀。八月。猛攻剋壺關。暐遣太傅上庸王評等帥四十萬。屯於潞川。孟皝知評資水險嘉。不撫將士。有可乘之會。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挾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數十萬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陳於泫原。猛誓衆曰。王景略受陝西之任。撫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慶觴交酢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勇。破釜棄甑。大呼赴進。猛望評麾一作揮。卻之衆。罷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震而不應。猛乃馳就許之。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峯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燕師敗績。進師圍鄴。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十一月。堅帥精銳十萬攻鄴。上三十字。依編纂部加。七日。堅至於安陽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舊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衆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擢枯拉朽。何足疑也。戊寅。鄴。嘉容暐出奔。將軍郭慶執暐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鄴宮。大赦。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封清河郡侯。以燕太宰恪、太傅評之第。盧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逆厥命。以鄧羌爲散騎常侍、安定太守。眞定郡侯。邑三千戶。賞潞川之功。七年。七月。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來格模。故喬公一言。魏絳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機爲瑯琊太守。統之少子。以荷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爲丞相中書監。同錄校尉。猛固辭。羌相改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司徒之授。九年。四月。天鼓鳴。聲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吳深一作害深。

遂怪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朕將登會稽。復禹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其以司馬昌明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郎。勞還不遠。可並爲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騎從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戊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獨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融等攻壽春。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敢干。遏天子。豈以傳國推授汝兄乎。五胡次序。無汝兄名。遠天不祥。其能久乎。卿已送管。不可得也。及又道右僕射尹綏說堅。求爲變舉。綏代之非。堅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因圍綏曰。卿於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嘆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八月。縊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慟。萇欲匿殺堅之名。乃謚爲莊烈天王。長樂公稱尊號。僞謚堅爲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奔也。假道歸晉。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爲梁州刺史。

苻丕

苻丕、字永敘。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堅與之言將略。嘉之。才幹亞於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時出鎮於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於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攻兵超魏。西赴長安。會平州刺史苻沖。率幽幷之衆。聚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等所敗。乃率衆三萬。進屯壺關。使招丕。丕乃去鄴。帥叔父六萬進如潞州。縣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所殺。乃舉哀於晉陽。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沖左將軍韓延殺沖。立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五月。丕以呂光爲車騎將軍涼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氐有喪青者。謂諸將曰。狄道長苻登。雖王室故屬。而志略雄朗。請共立之。以赴大仇。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請命。八月。丕以登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南安王。持節雍州牧。因其所稱而授之。九月。丕下書。歸罪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鵝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帥禁衛虎旅。還而取之。十月。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王師大敗。丕懼帥其衆數千。南奔東垣。管揚威將軍竭袋自陝攀斬之。送丕首於江東。苻登稱尊號。謚爲哀平皇帝。

苻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敞。太尉司馬。登少勇有壯氣。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將軍。羽林監。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太平二年。與姚萇戰於胡奴（一作格）坂。大破之。十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舍城奔。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不發喪行服。爲位於陳東。僭即皇帝位。改太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於軍中。引師而告。堅神主曰。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星夜（一作宵）至鶉。直造賊庭。庶上報皇帝酷怨。下安人民大恥。

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殺帝出五將。久長得。堅大信之。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一作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衆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六月。太子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思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室。萇求國璽於堅曰。萇次應符曆。（一作次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推授汝兄乎。璽已送管。不可得也。萇又道右僕射尹綏說堅。求爲變舉。綏代之非。堅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因圍綏曰。卿於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嘆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八月。縊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慟。萇欲匿殺堅之名。乃謚爲莊烈天王。長樂公稱尊號。僞謚堅爲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奔也。假道歸晉。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爲梁州刺史。

苻丕

苻丕、字永敘。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堅與之言將略。嘉之。才幹亞於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時出鎮於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於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攻兵超魏。西赴長安。會平州刺史苻沖。率幽幷之衆。聚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等所敗。乃率衆三萬。進屯壺關。使招丕。丕乃去鄴。帥叔父六萬進如潞州。縣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所殺。乃舉哀於晉陽。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沖左將軍韓延殺沖。立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五月。丕以呂光爲車騎將軍涼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氐有喪青者。謂諸將曰。狄道長苻登。雖王室故屬。而志略雄朗。請共立之。以赴大仇。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請命。八月。丕以登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南安王。持節雍州牧。因其所稱而授之。九月。丕下書。歸罪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鵝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帥禁衛虎旅。還而取之。十月。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王師大敗。丕懼帥其衆數千。南奔東垣。管揚威將軍竭袋自陝攀斬之。送丕首於江東。苻登稱尊號。謚爲哀平皇帝。

苻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敞。太尉司馬。登少勇有壯氣。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將軍。羽林監。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太平二年。與姚萇戰於胡奴（一作格）坂。大破之。十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舍城奔。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不發喪行服。爲位於陳東。僭即皇帝位。改太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於軍中。引師而告。堅神主曰。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星夜（一作宵）至鶉。直造賊庭。庶上報皇帝酷怨。下安人民大恥。

二年登次於瓦亭九月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掘壍堅壁雖挑無數裸刻衣裳陳之以棘坎土埋之三年登次朝那（俗那字一作娜）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萇以登戰勝謂堅神將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陛下假臣龍驤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豈假荷登而國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懇臣至誠四年正月登昇樓謂萇曰自古安有殺君賊姚萇出來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每夜驚乃斬像首送登登大怒之登引退八年十二月姚萇薨九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奔而東四月登從六陌趣廢橋與將軍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登與緯大戰爲緯所敗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開登敗棄城出奔登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兵入馬毛山七月與攻馬毛山登遣子崇質於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戰於山南爲興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子崇奔於追中復僭稱帝改年延初盜登爲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於楊定與崇師衆二萬攻乾歸爲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自荷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訖永和七年也是歲歲在甲午四十四年晉太元十九年也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五

後秦錄

姚弋仲

姚弋仲而安弥亭羌人也其先有炎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長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爰爰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歸順王處之於赤亭（一作魏）那玄孫柯迴爲魏征西羌都督柯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石虎徙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太寧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將軍石祇符號於冀國以仲爲右丞相石祇爲劉顯所殺仲乃與燕連和有子四十二人常誡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乃使使降晉永和七年拜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北（一作江淮）諸軍事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時年七十三後仲屍柩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葬稱符號追益景元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

姚萇

姚弋仲第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不事行業（一作修）兄襄爲苻堅所殺萇率諸弟降於苻生（一作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苻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叡司馬既而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參軍姜協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稱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沖入長安司隸權翼尚書趙遵等數百人來奔萇即苻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吳忠率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吳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慕容沖遣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來伐戰於新平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年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追尊考弋仲爲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秋七月萇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萬戶於安定七月（一作八月）以太子興鎮長安四年十月立社稷於長安六年大敗苻登於長安七年三月萇寢疾遣鎮東姚碩德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在所八年十月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與疾面進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晏、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興曰有殺諸人者慎勿受之撫膺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恨矣庚子薨於永安宮年六十四謚武昭皇帝葬原陵（一作元陵）廟號太祖

姚興

姚興字子略萇之太子（一作少子）萇薨祕不發喪興盛初元年乃發喪行服即位於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逕陽與苻登戰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二年以叔父緒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三年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四年二月遣齊公崇伐洛陽弘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

起洛陽，以東平公紹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四年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先是吐蕃傅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嵩據敦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遣苻松至隆城下，隆遣弟緄固超、龍驤蒲等率衆拒德。德大破之，生擒蒲、傅檀、蒙遜、李嵩等各修表奉獻。九月，隆率衆請降，與荅報慰美，以隆爲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旛摩羅什至長安。七年正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說佛經。九年，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燕王宓容、趙王伏完（一作宏）、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敦皇（一作煌）、勒兵拒戰，不得入，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賜弼死。丁未，薨於殿。年五十三。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葬曰偶陵。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長子也。（一作興之太子。）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泓嘗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與如平涼，留泓總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句李矣以下，與羌泓即位編綴部節去。）大赦，改元爲永和元年。尊於諸議堂。既（一作訖。）葬，乃親臨政。內外百寮增位一級。令文武各盡直言，勿有所諱。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遂逼秦川。泓遣雍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於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爲羌所敗，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郡。三輔大旱，自去冬不雨，至於是歲。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進兵侵雍，遂據杏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戰於馬鞍坂，勃勃兵敗走還。尋而（句內外百寮至此，編綴部節去。）昏相劉裕總大軍伐泓，次於彭城，遣冠軍檀道濟、龍驤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滎邴、項城，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荷生以滎邴降鎮惡。徐州刺史姚壑以項城降道濟。竺師遂入穎口，所至多降服。姚紹聞竺師之至也，馳還長安。晉於泓曰：竺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遣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能爲也。如其不爾，皆棄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吏部郎譙橫又以齊公姚恢有忠勤於國家，未有殊賞，今致之死地，安定人人自危，恐必生變。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並不從。竺師至咸陽，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部將趙玄說洸曰：今

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據諸戎兵，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戰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弊。洸用姚禹、閻佚之謀，卒遣玄出戰。會陽城成皋榮陽虎牢諸城悉降於道濟，玄戰敗，死於柏谷。道濟進至洛陽，洸懼出降。泓母弟逞、嶷、海用其司馬孫暢謀，欲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而自立。遂舉兵哲號，傳檄州郡。時征北姚恢，亦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欲除君側之惡。軍勢甚盛。泓見內外離叛，竹師漸逼，歲且朝暮，臣皆泣。姚紹率輕騎先赴難。姚讚亦率諸軍還長安，逆擊殺恢，及其三弟。泓乃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率武衛姚恕等距竺師於滻關。道濟固壘不戰，紹道左長史姚洽等屯於河北，欲絕道濟租輸。爲沈林子所敗，衆皆沒焉。紹忿恚發病，嘔血而死。泓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等進據河內，爲泓聲援。（自上攻逞邪已下至此，編綴部節去。）七月，劉裕次於陝城。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將大衆繼發。裕爲沈田子所敗。（上二十五字，編綴部節去。）泓退次於端上。裕至潼關，（四字依編綴部加。）姚讚距管師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時大霖雨，渭水汎溢，王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渭上還軍，次於石橋，以援之。裕一作督。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尉統屯兵宮中，姚沈屯於澄西，尚書姚白瓜四軍，雜戶入長安。將軍姚丕守潤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渭東。泓軍於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二句一作丕爲管所敗。）泓自赴之，遏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姚烈、姚賓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河間公姚裕等數百騎出奔於石橋，大將軍東平公瞻聞泓之敗，召將士告之。皆以戈擊地，攘袂大哭。胡翼度棄衆奔，皆潰。夜率諸軍赴難，會泓於石橋。管師已固青門。（一云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潰散。泓計無所出，與河間公裕等謀，欲詣裕請降。其子彭城公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皆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慷然不答。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滑坂降。皆東平公瞻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於裕。裕盡殺之。九月，裕至長安，送泓於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燋死。自姚萇自稱元年，歲在甲申，至於是歲，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

蜀錄

李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二字一作口歲出錢四十，其人。）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爲賨。（藏宗切。）因謂之賨人焉。（句一作遂因名焉。）及高祖爲漢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殷。（一作阜。）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及魏武克漢中，特祖父虎將五百家歸魏，魏

武帝之遣略陽（一作洛陽）拜虎等爲將軍徙內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號巴氐（一作人）虎子茂爲東羌獵將（一作凡）茂生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特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頻歲大饑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至劍閣頗聆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圖式（一作）等咸欲爲亂李特兄弟既懇欵引兵歸綿竹欵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一作）魏爲太守李苾等督萬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欵開兵至懼（一作怕）不知所爲李苾等使斬關走文武盡散欵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一作以）欲征之惠帝遣尚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羅尚聞欵叛上表稱欵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欲自征之惠帝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幷以寶物尚甚悅多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鎮北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弟廙驍騎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以相統領進兵攻尚於成亂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拒大安二年都下推特爲大將軍大赦改元爲建初元年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今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堡懸息無備是天亡之時也可告諸村密到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道大衆奄襲特營（一作）特出逆戰到官染特軍敗績死之雄稱成都王追諡景王及稱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

李流字玄通（一作特）第四子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平趙欵於成都皆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建初元年特既見殺諸將曰驍騎（李驤也）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李雄也）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歲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稱帝號追諡流秦文王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胜羅氏浸水忽然如面（一作）寤夢大蛇纏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滿以李流世卒雄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非和有四目如重瞳鼻如鼈龜口方如器耳如相盼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衆也懼無復固志勢乃夜開東門走九百里至哲嘗然後送降文於溫勢等與根面縛軍門溫解縛焚根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稱大將軍益州牧治鄼城以西山范長生嚴居宋臧求道養志之士（一作求道養志之志）雄欲迎立爲君面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太元五行大會甲子祚歸於李非吾節也建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約法七章以仗父驤爲太傅兄虎威爲太保晏平元年三月范長生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謂雄對坐即拜丞相特曰范賢長生雄稱特號又六月僭即帝位大赦改年（一作）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爲景帝母羅氏爲皇太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爲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王衛五年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率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爲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疫六月丁卯薨年六十一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一作好）學弱冠能屬文雄薨班即位雄車騎將軍越自江陽奔喪以期與（一作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殯宮班、宇世文雄兄蕩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爲子越既殺班於是矯太后令即皇帝位玉恆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立妻閻氏爲后四月大將軍漢王壽率步騎一萬自涪（音浮）向成都期不及至預不設備至倉（一作卒）猝於管乃誓文武得數千人攻成都克之縱（一作放）兵劫掠數日乃定於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成康（一作玉）四年爲漢興元年追尊父驤爲獻皇帝三年六月壽下書曰興會遺墟久遘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行沂江而上過成都數陵益江（一作以）謁登城觀之羣臣曰（一作以）國小衆寡臭會險遠圖之未易叩頭泣諫乃止兵（一作其）人成稱萬歲（一作呼）十月謚（一作諡）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四年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六（一作五）年分寧州興古（一作牂）永昌雲南朱提越巂（音攜）河陽六郡爲漢州四月壽疫疾常見李期爲祟八月薨年四十謚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潛於備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太和元年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李（一作李）氏爲皇后嘉寧二年晉遣征（一作）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來伐勢大發軍徵之鎮東李位都逆往降溫遂成都之十里陌勢衆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恇懼無復固志勢乃夜開東門走九百里至晉嘗然後送降文於溫勢等與根面縛軍門溫解縛焚根

遂勢及叔父福等十餘人於建康。皆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卒。嘗撰、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闢以來。迄於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闕。毋丘儉征之。其人入水不濡。漢高募取。以爲板楯蠻。復其租賦。晉興。復其渠帥。今賨人是也。又有白虎復夷。白虎者。廩君之苗裔也。其俗以虎爲神。巴郡南郡蠻是也。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人以虎飼之。今之義故。是其種也。又有五溪蠻。五溪者。雄、樠、酉、辰、武溪是也。其俗好相殺。以蠱毒爲業。漢時。伏波將軍路博德討之。其後遂爲盜賊。今有五姓。蠻夷大人。皆其後也。又有濮人。濮在建寧郡之南。其俗與僚同。又有僚人。僚者。蜀之別名。其俗好相攻擊。善用藥弩。其人山居。以射獵爲業。又有賓都侯。賓都侯者。出自宕渠。有誕者。皆以爲應云。（一作史闕毋丘儉征之。其人入水不濡。漢高募取。以爲板楯蠻。復其租賦。晉興。復其渠帥。今賨人是也。又有白虎復夷。白虎者。廩君之苗裔也。其俗以虎爲神。巴郡南郡蠻是也。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人以虎飼之。今之義故。是其種也。又有五溪蠻。五溪者。雄、樠、酉、辰、武溪是也。其俗好相殺。以蠱毒爲業。漢時。伏波將軍路博德討之。其後遂爲盜賊。今有五姓。蠻夷大人。皆其後也。又有濮人。濮在建寧郡之南。其俗與僚同。又有僚人。僚者。蜀之別名。其俗好相攻擊。善用藥弩。其人山居。以射獵爲業。又有賓都侯。賓都侯者。出自宕渠。有誕者。皆以爲應云。）

史闕毋丘儉征之。其人入水不濡。漢高募取。以爲板楯蠻。復其租賦。晉興。復其渠帥。今賨人是也。又有白虎復夷。白虎者。廩君之苗裔也。其俗以虎爲神。巴郡南郡蠻是也。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人以虎飼之。今之義故。是其種也。又有五溪蠻。五溪者。雄、樠、酉、辰、武溪是也。其俗好相殺。以蠱毒爲業。漢時。伏波將軍路博德討之。其後遂爲盜賊。今有五姓。蠻夷大人。皆其後也。又有濮人。濮在建寧郡之南。其俗與僚同。又有僚人。僚者。蜀之別名。其俗好相攻擊。善用藥弩。其人山居。以射獵爲業。又有賓都侯。賓都侯者。出自宕渠。有誕者。皆以爲應云。

之讖局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識云。廙渙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城都北門十八子。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筆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一作庚戌。一作丁未。）而降晉。合四十七年。

之讖局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識云。廙渙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城都北門十八子。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筆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一作庚戌。一作丁未。）而降晉。合四十七年。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六

前涼錄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大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與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太子（一作舍）人。與京兆杜預。以所（一作注易遺（一作遂）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迺實融故事。簒之。遇秦之亂。軌喜曰。嘗者之兆。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拜涼州刺史。深慰農桑。拔賢才。於是文經洒微。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永興二年。拜安西將軍。封樂鄉侯。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宴、別駕陰監、奉表哀師。是歲。大城姑臧。姑臧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水升天。身長十餘丈。五年。帝遣使拜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陷長安。遷晉帝於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讓不受。二年。進拜太尉涼州牧。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五月。勒殺掠立

子寔爲世子。己丑。薨於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太尉。謚武穆公。張茂、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闢以來。迄於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闕毋丘儉征之。其人入水不濡。漢高募取。以爲板楯蠻。復其租賦。晉興。復其渠帥。今賨人是也。又有白虎復夷。白虎者。廩君之苗裔也。其俗以虎爲神。巴郡南郡蠻是也。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人以虎飼之。今之義故。是其種也。又有五溪蠻。五溪者。雄、樠、酉、辰、武溪是也。其俗好相殺。以蠱毒爲業。漢時。伏波將軍路博德討之。其後遂爲盜賊。今有五姓。蠻夷大人。皆其後也。又有濮人。濮在建寧郡之南。其俗與僚同。又有僚人。僚者。蜀之別名。其俗好相攻擊。善用藥弩。其人山居。以射獵爲業。又有賓都侯。賓都侯者。出自宕渠。有誕者。皆以爲應云。（一作史闕毋丘儉征之。其人入水不濡。漢高募取。以爲板楯蠻。復其租賦。晉興。復其渠帥。今賨人是也。又有白虎復夷。白虎者。廩君之苗裔也。其俗以虎爲神。巴郡南郡蠻是也。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人以虎飼之。今之義故。是其種也。又有五溪蠻。五溪者。雄、樠、酉、辰、武溪是也。其俗好相殺。以蠱毒爲業。漢時。伏波將軍路博德討之。其後遂爲盜賊。今有五姓。蠻夷大人。皆其後也。又有濮人。濮在建寧郡之南。其俗與僚同。又有僚人。僚者。蜀之別名。其俗好相攻擊。善用藥弩。其人山居。以射獵爲業。又有賓都侯。賓都侯者。出自宕渠。有誕者。皆以爲應云。）

張寔

張寔、字安邊。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督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詔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謁者僕射。中郎將。建興二年。長史張鎮等表寔嗣位。十月。帝遣使授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將降劉曜。進寔侍中、司空、涼州牧。三年。始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五年。南陽王保。進寔太尉。加都督陝東諸軍事。領雍州刺史。尋爲王實、麴特所逼。出鎮姑臧。時年五十。葬於外冢。時年五十。葬於外冢。

張茂

張茂、字成逝。寔之母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爲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保。進茂爵爲侯。固辭。三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等。以寔既被害。子駿沖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以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鎮姑臧。尋拜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三年。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四門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等。以寔既被害。子駿沖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以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鎮姑臧。尋拜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三年。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四年。茂疑疾。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汝謹守忠節。無或失隕。薨於正寢。年四十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威王。廟號太宗。

年。茂疑疾。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汝謹守忠節。無或失隕。薨於正寢。年四十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威王。廟號太宗。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茂之四年。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正月。親耕籍田。二月。始承元帝崩問。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爲勒（一作喊。）所擒。曜太子毓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舉臣勿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亜華爲世子。十二月。鄯善王獻女姝（一作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十四年。五月。雨雪降箱。駿避正殿素服。命舉賢極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閤內外事付密綴。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亜華行涼州事。十九年。八月。田於建西。踰玉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爲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發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西堂。王母堂（三字一作玉堂堂二字。）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一作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於正德前殿。年四十。晉遣策贈大司馬。謚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張亜華

張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宣和懿重、沈毅少言。駿薨、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光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三年九月、晉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光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華容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五年、重華謙卑察於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姬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逺山乎。綏曰、孔子姬姓开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一作剖、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婁、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逺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冇四皓冢爲不逺山也。七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證左長史馬岌策拜子靈曜爲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於平章殿、年三十七。葬顯陵、張祚僭號、追證桓王、廟號世祖。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靈曜沖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殿曜爲寧涼侯、立祚爲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趙長等議僭即王位於謚光殿、大赦、改元爲和平元年、立叱干二字一作羊。氏爲皇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重華少子元靖爲涼武侯、置百官。二月、皆祖父郊祀天地。二年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福利。祚甚信之、征東張瑾還兵傳檄、廣祚以侯還第、復立靈曜。八月、祚收瑾弟琚及其子嶷等。驍騎將軍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混酉奔。招合爽皆、衆至萬餘人、還向姑臧、祚大懼、遣陽秋胡將靈曜於死拉。音颯。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九月、宋混次於武始大澤、爲靈曜發喪、閏月、混至姑臧、祚登神崔觀、張瑤、張嶷殺祚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入內、混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瑤。長馳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勢之、長奮槊刺祚中額、奔入焉。秋閏、爲廚士徐黑一作里。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卽位、備禮改葬於愍陵、追證威王、封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元靖

張元靖、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瑤等上元靖爲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張瑾至姑臧、推立元靖爲大將軍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鈆法御史杜逸言於瑾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佗族。瑾微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城門。一作門。申令諸營曰、張瑾謀逆、被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瑾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瑾、自殺。混入見元靖、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鈆法御史杜逸言於瑾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佗族。瑾微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城門。一作門。申令諸營曰、張瑾謀逆、被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瑾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瑾、自殺。混入見元靖、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輔政。五年六月、大旱、令諸所由之官、皆詠雲漢詩。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輔政。五年六月、大旱、令諸所由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新旱文。昔神鼎之出漢、晉邱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道也。

綏、字士艾。燉煌人。父城、晉司徒掾。家貧好學。樂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卷。顗符命傳十餘篇。以著逺之功。封平樂亭侯。六年、宋混卒。天錫以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八年、右將軍齊甫等議以靖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勑天錫自立。四月、天錫遣燉等使拜靖父子爲平陵鄉沖王。

張天錫

張天錫、字公純。駿之少子。母曰劉美人。元靖八年卽位。年十八。謁於太廟。尊母劉氏爲太后。元年四月、泰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三年、姑臧北山楊佛生松葉、西逕北雁生角、東逕銅佛生毛、延與地震、陷裂水出。天錫避正殿、引咎貴躬。晉遣使拜隴右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八年、郡國火燃於泥中三十所。尋壓復有并兼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郭博奉表於晉、又與桓溫書、劭其年大舉。郡合土邦十年、以世子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次子大豫爲世子。豫母焦氏爲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寢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二姬閥一作因。色、並有殊寵。天錫每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皆曰、妾若不諱、要誓效死於前。溷捕於地下、無他志。十月、天錫疾篤、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十三年五月、苟堅遣武衞將軍苟萇等率衆十萬來伐。天錫遣中衞將軍史景等拒戰赤岸。爲秦所敗。天錫納左長史馬岌之言、面縛降秦。東徙長安。拜歸義侯。北部衞誓、遷右僕射。隨苟堅敗於淮南。又入晉爲員外散騎常侍。復本封。薨贈鎮西將軍。諡悼公。張軌以晉永寧元年辛酉歲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西涼錄

李嵩古老切。

李嵩、字元盛。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李氏世爲西州右一作姓。祖父弁。著前涼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親、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孝廉、郎之選。腹子少而好學。沈敎有器度。後涼龍飛二年、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稱改燉煌。業仍署嵩爲燉煌太守。段業復僭鎮西將軍、領護西羌校尉、守唐琉。移檄六郡、推嵩爲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年。追贈祖父涼武公。以琉爲征東將軍。三年正月、嵩於酒門起靜恭堂、以議朝政。圖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爲序頌。以作監戒。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百人。四月、燉煌有蒼綠木而生。作黃鳥之形。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正月、大赦、改年爲建初元年。三月、讌於曲水。命羣賢賦詩。嵩親爲之序文。一作又。焉。諮葛亮訓厲以誡諸子。十三年正月、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終之後、嗣子猶卑子也。善相輔導。二月、薨於恭

德殿。年六十七。一無七字。葬建世陵。謚昭武王。廟號太祖。初。諡爲峯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咸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僭恒入據姑臧。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初。河右不生楸槐。張駿之世。取秦隴植之。皆死。至是而酒泉宮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樹賦。又作蜡辛氏誄。其一作白。餘賦數十篇。

李歆

李歆。字士業。諡第二子。諡霊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謚光校尉。大赦。改年爲嘉興元年。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宋繇亦諫。歆怒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戰於懷城。歆敗。左右勸還。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於蒙泉。爲遜所殺。歆弟驍騎將軍翻、撃虜將軍豫等西奔墝煌。蒙遜遂入酒泉。翻及墝煌太守恂與議作興。諸子等棄墝煌奔於北山。郡人宋一作朱。承、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密信招恂。恂率數千騎入於墝煌。宋承推恂爲涼州刺史。遜率衆二萬攻恂。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恂、諡之第六子也。遜復獲勗子寶。徙於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寶至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墝煌。據之。遣使降魏。魏以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墝煌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宐雅有度量。昔著威惠於西土。在墝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薨謚宣公。自諡元年。歲在庚子。至爲蒙遜所滅。二十一年。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七

北涼錄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遜好學。涉羣史。雄烈有英略。後涼龍飛二年。遜伯父羅仇、麹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皆爲呂光所殺。宗部會葬者萬餘人。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資融。保寧河右。呂王毒荒。虐民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土崩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黄泉。衆咸稱萬歲。遂立盟約。一旬之間。衆至萬餘。與從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改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大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永安元年三月。遜以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四月。業收男成賜死。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軍能爲報仇乎。咸紹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北至氐池。衆遣右將軍田昂、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候塢。遜自氐池救之。昂率騎五百歸遜。軍遂大潰。中庸等來奔。五月。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慚恥。納遜。業左右散走。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弧一己。爲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

投身嶺南。庶得東還。一作還。與妻子相見。遜遂斬之。六月。右長史梁中庸等推遜爲大將軍涼一作梁。州牧。大赦。改元。永安四年。秦遣鴻臚梁斐一作裴。拜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九年二月。南月並出。玄始元年冬十月。遷都姑臧。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於謚光殿。大赦。改元。謚百官。始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立子德政爲世子。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遜西。遂循海至隴。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圖。命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於寺前。十四年。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讌羣臣。談論經傳。顯謂郎中劉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是於匡辱於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冀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避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龍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山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義和元年十一一作十二。月。魏遣太常李慎拜遜太傅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三年。及四月。遜寢疾。立子茂虔爲世子。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謚武宣王。廟號太祖。

沮渠茂虔

沮渠茂虔。遜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義和三年。立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遜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和元年。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年。正月。西中郎將燉煌太守沮渠唐兒上言。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郡城東門。投書於地。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虔訪於奉常張慎。慎曰。昔虢將亡。神降於莘。深願陛下克念惟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虔不悅。七年。正月。朝羣臣於謚光殿。有狐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射之。一作禽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圖一作屠。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自流血。五月。太廟基一作陷。六月。凉陽門崩。魏常山王赤坚率衆至姑臧。虔嬰城拒守。九月。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徙虔及宗室士民十萬戶於平城。拜虔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八年。賜死。謚哀王。自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亥。至是歲庚寅。三十九載。

後涼錄

呂光

呂光。字世明。洛陽人。其先自沛遷洛一作略。陽。因家焉。世爲氐酋。父婁機。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建武中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而童兒咸推爲主。光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寡笑。有大量。人莫知之。唯王猛甚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安悍愛鄰。境肅清。遷廳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建元十九年。以光爲使持

節都督諸討諸軍事、征將軍姜（一作羌。）飛、彭晃、杜進、康隆等率步騎七萬討西虜。十二月、亀茲、鄯善王帛純捍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渠高壁、廣設疑兵。爲木人被甲、維之、彎弓以爲持久之計。二十年五月、帛純乃領國財寶、請救於狛胡。狛（一作狛王。）遣弟吶龍侯將旃率騎二十餘萬救之。胡便弓馬、善射、衆甚憚之。姑默宿尉頭等國及諸胡內外七十萬人、光遥營相接、圍爲句鎌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秋七月、戰於城西、大敗之。帛純逃奔王侯降者三千餘國。進入其城、城有三重、辰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堵陴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焕若神居。胡人奔修、富於生（一作本。）。姦家有蒲萄酒、藏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諸國貢獻過路、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泰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二十一年正月、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驅二萬餘頭、致外國珍異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西（一作校尉。）太安元年、苻堅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涼（一作凉。）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開苻堅爲姚萇所害、發哀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修檄諸州、期孟冬大舉。盛堅爲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太安。十一月、羣寮勸進曰、長蛇未殄、方捕國難、宜（一作不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爲侍中、中外都督隴右諸軍、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遣遙園白鷴翔於酒泉、衆瑞咸列而從之。於是羣寮奉表、崇進名號。光從之。二月、僭即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置百官、承制以下、猶攝州縣事。二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父爲京昭王、祖爲宣公、曾祖爲恭公、高祖爲敬公、龍飛元年、五龍見於酒壁。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年、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爲太尉、弘爲司徒。詔曰、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三年、八月、甘露降、遣遙園白鷴翔於酒泉、衆瑞咸列而從之。於是羣寮奉表、崇進名號。光從之。二月、僭即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置百官、承制以下、猶攝州縣事。二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父爲京昭王、祖爲宣公、曾祖爲恭公、高祖爲敬公、龍飛元年、五龍見於酒壁。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年、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爲太尉、弘爲司徒。詔曰、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輩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强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賊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葬高陵、謚武皇帝、廟號太祖。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母趙淑媛。少便弓馬、不好書。太安元年、至於姑臧、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蓋武、深爲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光薨、紹秘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臣雖長、陛下國家之適、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遂哽咽紹曰、纂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恐成大變。宜早除之。纂聞、超謀、遂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超出奔廣武。纂遂僭天王位、大赦、改龍飛四年爲咸寧元年、葬紹隱王。纂遊田無度、荒耽酒色、常與左右內酣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馬諫、不納。（原作采字誤、一作和。）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於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特兄弟和和、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八

後燕錄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第五子、小字阿六敦、母閻淑儀。垂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號甚寵之。常曰、此兒圖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因隆焉傷、前二齒。慕容德即王位、因改名鍾、外以慕卻鍾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去夬以垂爲名、及焉傷稍平、號封吳王。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之。垂遂出奔秦。苻堅聞垂至、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歷京兆尹、苻堅敗於淮肉、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國家傾喪、皇綱廢弛。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宜裴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屬堅。垂至滻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請奉詔輯寧朔裔。且滻鄙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今之韓白。且世哀東夏、志不爲人下。垣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一作非慕義而來。）恐冠軍之號、不能羈其志。列地百里、未滿其

心且垂猶鷹也儁即附人儁便高飛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四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堅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自涼馬嘉結草銜而渡至安陽修簒於長樂公丕垂至館之於鄴西會荷陲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丕於是配垂兵二千遣騎武將軍荷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一作武戒荷飛龍曰垂爲三軍之統卿爲垂謀之主荷陲告急簡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懋誅氐兵命左右殺飛龍濟河焚橋衆三萬至洛陽荷陲閉門拒守不與交通翟斌率衆會垂勒稱曾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君以諸軍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驅秦奉迎反正誠上自曾非孤心也乃自稱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翟斌爲建義將軍尋河南王弟德爲范陽王衆至二十萬濟自石門長驅入鄴元年正月朝享察於清陽宮以臨在長安俄曾慇懃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爲燕元元年立太子寶爲燕王太子攻拔鄴郭丕固守中城垂潛而圍之於魏郡肥鄉築新興以逼轘重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二年三月丕棄鄴奔井州以舉臣於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爲長樂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燕民天王三年八月右魯陽王和爲衛中郎將鎮鄴十二月月據陳作年垂定都中山建興元年正月垂祭勳垂正曾號爭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建興立子寶爲皇太子十年五月太子寶率衆八萬伐魏范陽王德爲之後繼魏將軍慕容國謀率禁兵襲盛前將軍段璣一作機等因衆心阻動潛於禁中鼓噪大呼盛聞變舉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從閤中擊盛傷足遂取鼓昇前殿名叔父河間公熙賜以後事熙未至而魏軍二十九僞謚昭武皇帝廟號世祖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垂第四子元璽四年生於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從己一作段后諫一作垂曰太子寶質雍容柔而不斷非濟世之雄遼西高陽陸下嗣一作見之賢者宜擇一嗣之垂不納謂曰汝謂我爲管獻公乎建興十一年四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康元年寶遣將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常謂主上不能圖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上逼殺母豈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遂自殺八月立妃段氏爲皇后濮陽王桑一作桑字爲皇太子二年正月魏使修和寶不許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趙王麟寶與太子榮等萬騎就清河王會於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五月詳遂僭稱尊號九月趙王麟率衆入中山殺詳麟復僭稱尊號十二十四字依例補加一作部與魏戰于義臺敗績南奔魏入中山寶遣御史中丞衆鴻臨一作鴻臨將遂持節授司徒一作空范陽王德丞相慕容農牧承制南夏封公下一字有侯牧守三年二月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爲前軍步騎三萬辭南伐次於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民之憚遠役殺司空樂浪王雷衆僅幸免南奔尚書關汗殺速骨等十餘人奉太子榮承制大赦遣速骨及於劉寶徙北還盛等咸以汗忠款盧

寶未明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鄴鄴中遣民因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聞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乃還龍城次於廣都而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於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於外邸殺之年四十四殺太子榮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青龍七月長樂公盛襲誅汗盛卽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一作祖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榮建元十年生於長安二十年荷堅誅慕容氏盛東奔既至垂問以西事盡地成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明帝之背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山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建興六年領北中郎鎮薊進爵爲王及寶爲蘭汗所殺盛馳赴一作計哀因潛結大衆謀討難及汗等崩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青龍元年爲建平元年原作改元實號一作改青龍元年皆殺誤謚振自卑不稱皇號以長樂王稱制諸王貶爵爲公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卽皇帝位正月朝羣臣於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爲長樂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燕民天王三年八月右將軍慕容國謀率禁兵襲盛前將軍段璣一作機等因衆心阻動潛於禁中鼓噪大呼盛聞變舉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從閤中擊盛傷足遂取鼓昇前殿名叔父河間公熙賜以後事熙未至而魏軍二十九僞謚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於常山一作長生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長樂元年遷侍中外都督領昌黎尹盛薨遂僭卽皇帝位大赦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見州郡耆舊於東宮與言問以民間所一作疾苦司隸部民劉壇對問稱旨升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至四月立苻貴人爲昭儀五月築龍騰苑廣十里餘役徒二萬起景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苻昭儀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暑熱士卒不得休息喝一作竭死者大半四年二月昭儀苻氏卒立苻貴嬪爲皇后九月苻后遊畋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爲猥虎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五年十月起邯鄲之鳳陽作弘光門累級三丈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延面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是月苻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于北門士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熙大怒斬之后嘗李夏思凍魚鮓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四月苻后崩熙悲號踴踊若喪考妣擁其尸面撫之曰儀仆絕息久而乃蘇服喪經食粥百餘於宮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按校哭者有淚以爲忠孝一作淚不孝疑是無淚則加誅葬臣震懼莫不含哀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臨之嫂也美姿容熙欲以爲殉乃殺其侄

轉中有弊能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臨兆許終陵周輪數里下通三泉內圖畫尚書八座之像臨曰盡爲之臣將隨后入此陵輻車高大毀北門而出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三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爲主發倚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門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舜告熙熙曰此鼠盜耳(一作腴)。還當誅之乃收嫈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入龍騰施左右潰散熙微服逃於林中爲人執送雲等殺之年二十三葬之徽(一作衛)平陵謚曰昭文皇帝。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高和何屬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及熙葬后獨跋詣之告以大謀雲懼跋等強之四月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爲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一作中外都督)錄尚書事武邑公二年以慕容歸爲遼東公立燕之宗社(社一作祀)。三年冬十月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抽劍擊雲雲以几拒班桃仁進而殺之立馮跋爲主跋卽位僞謚爲惠愍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

南涼錄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疋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孤卒子詰歸立詰歸卒子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太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能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衆(一作落)轉盛遂據涼土糧卒子烏孤襲位養民務農脩(一作循)結鄰好呂光封爲孤臧武都公燕州牧左賢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鹿孤爲驃騎將軍僭擬爲車騎將軍二年改稱武威王三年正月徙治於(一作樂)都八月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薨在王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

利鹿孤

利鹿孤烏孤弟也太初三年八月卽位大赦(赦一作改)。改年延者老訪政治二年。羣臣固請卽尊號不許九月(一作乃)僭稱河西王三年三月寢疾命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倒戈商厥宅是宜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疾恐懼弗堪負荷其以位授車騎

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嚴其令車騎經總百揆以成先王之志庶謚康王葬西平陵。

傉檀

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建和三年襲位僭號涼王遷於樂都改爲弘昌元年秦遣使拜車騎將軍廣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授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姑臧七月遷舉臣於宜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搆此堂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滙然瓦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三二(一作)主唯信順可以久(一作)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檀遷於樂都雖受制於秦車服禮制一如王也十一月遷於姑臧嘉平元年十一月僭卽涼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臺爲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爲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爲爽聰悟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卽成詞不移漏檀覽而善之擬之曹子建七年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盤北迫蒙遜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阻衆謂其太子虎益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盤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盤乘虛來襲一旦城潰安西樊泥自西平奔告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盤所陷卿等徒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返一作征)。北段苟(一作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傉檀曰蒙遜熾盤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謬乎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哉吾老矣事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盤六月至西平盤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歲餘爲熾盤所鴆謚景王時年五十一虎嵩亦爲熾盤所害少子保周歸魏魏以爲張掖王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傉檀嘉之歲甲寅十有八歲。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九

南燕錄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皝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妊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臍中。獨喜而不敢言。皆咸康二年。豈寔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皝薨。襲殿過禮。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額上有日角偃月重文。元璽初。封梁公。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封范陽王。入爲魏尹。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効。後爲張掖太守。眷隆伐晉。垂請德爲副。堅敗。乃隨垂如鄴。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隸校尉。八年。拜司徒。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以德鎮鄴。及寶失中山。寶邱。望見安嬰家。頗左右曰。禮。大夫不逼一作近。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居一作安。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非樂。墾非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違門者。猶冀憶平生意也。德悅之。三月。以太牢祠漢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問諸以齊之山川賢哲故事。諮歷對詳辨。盡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五年二月。夜地震。在牖之雞。皆驚擾一作撓。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嶷自青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爲御史中丞。封永寧侯。六一作五。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悉召諸王。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震起。百寮慓越。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一作德。至晚。

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白德兄子超至此。編輯部只作德曰。中山。二年。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滑臺。黎陽。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保據黎陽。昏曰。流澌冰合。是夜濟訖。冰亦尋消。德大悅。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德入滑臺。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肅條。趙魏道黎。謀企皇澤。一作澤。伏願仰承睿順。以安一作永。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叡順來議。且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奏謙而已。改永康三年爲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封進有差。實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遣中黃門趙思告北地王鈺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逵於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奉迎鑾駕。使自狀。實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初。苻登既滅。登弟廣率所部二千來降。拜冠軍。處之乞活堡。一作壘。至是復叛。稱秦王。德留撫軍咎陽王和守滑臺。德率衆攻廣。斬之。和長史李一作辨。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曰。苻廣雖平。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可謂用武之國。德猶豫未決。於是遣牙門蘇撫開沙門朗公。報曰。山栖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即朝之權越。敬覽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寢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祕不敢言。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次辟城。八月。入廣固。御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元年。又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偏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敍賞有差。襲德任賢。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一作匠。張剛爲材官將軍。尚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謀於延賢堂酒酣。德笑一作喚。謂羣臣曰。朕雖寡薄。恭一作共。己南面。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願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多陳讓。德曰。卿知謂朕不知戲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大教改元爲建平元年。又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偏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敍賞有差。襲德任賢。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一作匠。張剛爲材官將軍。尚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謀於延賢堂酒酣。德笑一作喚。謂羣臣曰。朕雖寡薄。恭一作共。己南面。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願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多陳讓。德曰。卿知謂朕不知戲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邱。望見安嬰家。頗左右曰。禮。大夫不逼一作近。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居一作安。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非樂。墾非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違門者。猶冀憶平生意也。德悅之。三月。以太牢祠漢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問諸以齊之山川賢哲故事。諮歷對詳辨。盡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五年。二月。夜地震。在牖之雞。皆驚擾一作撓。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嶷自青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爲御史中丞。封永寧侯。六一作五。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悉召諸王。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震起。百寮慓越。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一作德。至晚。

更見公卿，顧託以汝，死無所恨。數一作日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令日停盧中，諸道諸立超開目顧一作之，是夕，薨於顯安宮，年七十，爲十餘宮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莫知其處。所在鼎葬於東陽陵，益獻武皇帝，廟號世宗，在位五年。一作六。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誅納及德諸子，公孫夫人以老不合刑，納妻段氏以懷妊未決，執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妻也，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公孫氏臨卒，授超金刀曰：開汝伯已中興於鄴都，晉柝，病將沒，相見瑰絕，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後因呂隆歸秦，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逼東歸，母謂超曰：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恩而不報，天不祐人，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納之。超至長安，猶狂行乞，由是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言術於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顧於心，不告母妻，辭母詣謙上，乃與謙俱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父，赴張平六年，四月，至廣固，見以金刀，且宣顯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十一月，立爲太子。己未，僭御皇帝位，大赦，改建平六年爲太上元年，三年，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秦，姚興許還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聘秦，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姚興大悅，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馳先反命。言

軍都督諸軍事，改年一作元。大赦，九年，熾盤寢疾，顧命太子慕末，乃遷於外寢，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盤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元年，立爲太子。熾盤薨，僧即秦王位，大赦，改年爲承弘元年。二月，立高皇后爲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慕末焚城邑，毀宮器，率戶五千，東如上邽，爲赫連定所拒，遂國南安。十一月，魏遣尚書龐結率騎五千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徙，從之，龐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直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傳侍中乞伏延祚、東部尚書乞伏跋跋斂城奔代，末乃衘璧出降，送於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定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載。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卷十

北燕錄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采馮鄉，因以氏焉。曾永嘉之亂，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爲慕容永將，永滅，跋東徙和龍，家長谷一作樂。中，紱夜夢一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拜中衛將軍，建始元年，與二弟結謀，襲殺慕容熙，立高雲爲主，正始元年，以跋爲中外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太平元年，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帳下督張泰、李桑一作奉。等誅班及仁，舉臣推跋爲主，僭即天王位，大赦，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從齊號，即號燕國，改爲太平元年，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子永爲太子，三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七年，迎太學，以長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十四年，宿軍地城內美女皆句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宏率和龍見三字一作龍城高。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於外，爲居處，孟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整而還，遣使徵宏於句麗，後二年，爲句麗所殺，僞謚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一誤乙酉。至宏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夏錄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劉方人，匈奴左一作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什翻父劉虎，一作武。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祖父豹子，後趙建武中，拜平北將軍，左賢王，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

于。督攝河西諸胡。屯於代（一作伐。）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魏師來伐。辰遣子右地代（一作力侯提。）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爲魏所敗。遂乘勝濟河。攻朔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弈秦高平公沒弈于。弈于妻之以女。雄異以勃勃爲持節安平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胡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社崙。獻馬八千匹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二萬。襲殺高平公沒弈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宏始十年爲龍升元年。置百官。以何奴又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以大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發諸北民夷十萬於朔方黑渠之南。營起京城。大赦。改龍升七年爲鳳翔元年。令曰。朕之皇祖。北遷幽朔。姓改姒氏。後從母爲劉氏。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一作之。）氏族無常。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興天運。今改姓曰赫連氏。鷹揚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統者。以鐵伐爲氏。鷹隼宗族子孫。剛毅如鐵。皆城伐人二年。立夫人梁氏爲后。立子璝爲太子。四年。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十二月。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進率騎二萬。南伐長安。五年。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一作逋。）堡。八月。勃勃進據咸陽。劉裕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勃入長安。正月。率臣勃勃勃耕皇帝三月。築壇於霸上。即皇帝位。大赦。改鳳翔六年爲昌武元年。冬十月。以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鎮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還統萬。（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所建宮殿苑囿大威。遂大赦。改昌武二年爲眞興元年。乃刻石都南頌紀（一作其。）功德。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苟氏爲桓文皇太后。祖豹子曰宣皇帝。曾祖虎曰景皇帝。高祖訓兒（一作芝。）曰元皇帝。五月。雨魚於統萬。二年。十月。起沖天臺於統萬南（一作。）山。欲登之以望長安。六年。勃勃將廢太子璝爲秦王。以酒泉公倫爲太子。璝聞將廢己。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平城。爲璝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璝。率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大悅。立昌爲太子。七月。勃勃寢疾。甚。詐卉永安殿。召羣臣屬以後事。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

赫連昌

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葬。卽位於永安臺。大赦。改眞興七年爲永光元年。七月。杏城劉啚川有青石。大如馬。卽。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十月。魏乘虛來伐。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內公丕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於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渴侯追擒之。送於魏。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爲魏所殺。

赫連定

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鎮雍州。收鎮長安。率衆趣安定。進封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擒。定遂率遺衆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赦。改承（一作永。）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勘記

前趙錄

劉淵

北服丁谷。　王謨漢魏叢書本無北字。（以下凡漢魏叢書皆稱王本。）

內侵燕岱。　王本岱作代。

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　鮑本仿宋本太平御覽使作始。冒頓作之。（以下凡太平御覽皆稱鮑本。）

後漢中平。　王本平作年。

使子於扶羅將兵。　鮑本將兵下有助漢二字。王本同。

於扶羅以其衆留漢。立爲單于。　鮑本無於字。王本立上有自字。

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　鮑本無於字。

卽元海父入朝。　王本作卽元海之父也。無入朝二字。

魏武因留之。因分其衆爲五部。　王本無因留之因四字。

王吐谷渾慕（一作莫。）璝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十月。畋於陰磐。登苛蘭山而望統萬城。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赴王季之業。俄而有蒼狐百數。鳴於定陵。令射之。無所獲。定懼之曰。大不祥。咄咄天道。復何言哉。三年。九月。魏師來襲。十月。克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戶。西奔上邽。四年。河南王慕璝因戎狄之衆。東面以爭天下。魏（此字疑衍。）遣益州刺史拾虎率騎三萬來伐。遂擒定送於魏。勃勃初號龍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載也。

以左賢王豹爲左部帥。王本無上左字。
俄而有一大白魚。鮑本無俄而字。王本同。王本白魚上無大字。
軒轅龍鱗於龍門。而至於祭所。鮑本無於龍門三字。并無下於字。王本同。
此嘉祥也。鮑本作此嘉祉。無也字。
其夜夢且所見魚變爲人。鮑本王本並無且字。
大如半雞子。鮑本王本並無半字。
授呼延氏。鮑本無氏字。
自是十三月而生淵。鮑本王本並作十五月。
遂以名焉。王本作遂以爲名。
不舍晝夜。鮑本舍作捨。
晉觀書傳。鮑本王本晉下並有每字。
身長八尺四寸。王本無長字。
盧衿友之。王本衿作襟。
在洛陽國晉文王深待之。王本無國字。王作帝。
時東萊王彌等。鮑本彌作猕。下同。
淵言之於晉武帝。王本淵下有又屢二字。無武字。
後謂王濟曰。王本後作后。
雖由余日磾。王本由余作金。
從祖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議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興復在此時。王本作左賢王此時下有也字。

劉聰

母張夫人之孕。王本無之字。
兗通經史百家之言。王本史作書。
孫吳兵法雖不誦之。鮑本法作勢。誦作通。
以永嘉四年。王本無以字。
以御射呼延晏爲使持節。鮑本無使持節三字。
自宜陽入洛川。鮑本川作州。
龍驤劉曜及鎮軍石勒。王本無龍驤二字。鮑本無劉曜及三字。並誤。
安比及河南王師前后十二敗晉師。鮑本無晉字。並無王師前后字。王本無河字。
縱兵大掠。王本縱作聰。
害百太子及諸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鮑本害作煞。三萬作二十。無於字。王本無皆字諸字。

永鳳元年秋七月。王本無秋字。
撫軍聰爲車騎大將軍。王本聰誤作總。
汾水中得玉璽。鮑本王本並無中字。
大赦天下改元。王本作大赦改元。
以劉洋爲太傅。王本作太尉。
司徒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王本聰作總。尚書下有事字。
置單于弨於平陽西涇於光極殿。鮑本無弨字。王本並殿陽字涇字。
葬涇於永光陵。鮑本無於字。

劉聰

母張夫人之孕。王本無之字。
兗通經史百家之言。王本史作書。
孫吳兵法雖不誦之。鮑本法作勢。誦作通。
以永嘉四年。王本無以字。
以御射呼延晏爲使持節。鮑本無使持節三字。
自宜陽入洛川。鮑本川作州。
龍驤劉曜及鎮軍石勒。王本無龍驤二字。鮑本無劉曜及三字。並誤。
安比及河南王師前后十二敗晉師。鮑本無晉字。並無王師前后字。王本無河字。
縱兵大掠。王本縱作聰。
害百太子及諸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鮑本害作煞。三萬作二十。無於字。王本無百字諸字。
改光興爲嘉平元年。王本無光興爲三字。
二年二月內。鮑本無二年字。王本同。又鮑本無內字。
武子示朕於卿。卿言朕其名久矣。鮑本示作介。不盡卿字。
曰聞君善爲辭賦。鮑本王本曰上均有謂朕二字。
卿顏愆不。鮑本無卿字。王本同。又王本不作否。
不得早識龍顏耳。鮑本王本並無得字。
臯天之意也。鮑本無也字。
自相驅除耳。鮑本無耳字。
著人如鑒。王本無著字。鑒作黑。

辛酉夜時。王本無夜字。
三月。鮑本作三日。
龍形委迤。鮑本作透迤。王本同。
驚聞于平陽。王本皃作見。
以晉王粲爲四相。鮑本作國相。
宮中鬼哭聲。鮑本無聲字。
麟嘉元年。王本無此四字。
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講戲。王本後作后。講作宴。
然後乃斬十餘出。王本無然字。後作后。
大冠武冠帶綬。鮑本無武冠二字。
死者過半。鮑本脫者過二字。
劉允爲粥以供帝膳。王本供誤作攻。
勢不自支。王本支誤作知。
帝稍頹於前。王本於前二字作與。
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王本騎作騏。
又使帝執蓋。王本無又字。
焚其子曾稽王裒以下二十一人。聰聞哀塞。鮑本此二句作曾稽王裒已下二十一人。一子焚焉而卒。
自是鬼哭於宮。鮑本是作此。無於字。王本同。王本宮下有中字。
收監等殺之。鮑本殺作斬。
斬準爲司空。鮑本王本並作大司空。
詔昭武皇帝。王本昭作曰。
司空斬準爲大將軍。鮑本無大字。
荒耽酒色。鮑本此作酗。
遊讌後庭。王本讌後作宴后。
麟嘉元年。王本作永嘉。
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焉。鮑本王本均無焉字。
號曰靈殊離國。王本離作禽。
汝父二年當來。鮑本父作後。

但可永明亞十數人在耳。鮑本但作俱。王本十數作數十。
騎尼渠徐國。王本徐作余。下同。
置皮鐵於機上。鮑本機作机。下同。王本機上作機下。
及聰以戊寅歲亡。王本作戊辰。

劉曜

幼而聰惠。性託落高亮。王本惠作慧。託作拓。
斬準左右軍騎奮太王騰等殺準。鮑本軍作車。
復以大單于爲太弟。鮑本復作御。
經一宿。鮑本無經字。
十月而生枝條。鮑本枝作柯。王本同。
侍中喬豫、和包上疏諫曰。王本包作苞。
臣等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圍四里。鮑本作伏聞敕旨營陵。將周圍四十里。無臣等建壽字。
聖王之於終也如是。鮑本王作主。無於字。
周輪七里。鮑本輪作溢。
閻王之於終也如此。鮑本無於字。
從喪亂已來。王本從作後。
雖太宗之達玄然。王本雖上有此字。
悶然於前。王本悶作燜。
終南山崩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王本不崩崩字。鮑本方作一。
曜憮然改容。鮑本作撫然。
石虎率衆四萬入寇援河東。王本鮑本入並作人。
曜選中外精銳。鮑本選作簡。
枕尸一百餘里。鮑本作二百餘里。
攻討汲郡河南。鮑本王本南並作內。
乃乘小馬。比出。王本比作北。
至於西陽門。孤陣。王本無於字。
而馬陷石渠。鮑本無而字。
曜但救此與諸大臣匡維社稷。王本無大字。

後趙錄

石勒

懼以告其母。鮑本母作父。

貿與在平人師懂爲奴。王本作茬平。

勒以能馬自託於桑。王本馬上有相字。

而備於武安。鮑本無於字。

向羣鹿者我也。鮑本王本俱無向字。

國中所在盜起。鮑本中作東。王本同。又鮑本盜作兵。

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王本作晉平。

勒率精騎二萬會之。鮑本作三萬。

將先誅勒。勒諜獺識于己營。王本不叠勒字。王本識作瀨。

手斬彌而幷其衆。鮑本無而字。

試之有効。鮑本試之二字作澄。

形勢之固。鮑本固作國。

勒於是進拔襄國。王本勒下有石字。

進封本郡上黨公。王本無上黨字。

以征虜將軍石虎爲魏郡太守。王本無石虎二字。

鎮鄴三臺。基謀之萌。王本作篡弒之謀。

劉琨遣姚澹帥衆來討。鮑本姚作姬。

征虜將軍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等。王本無將軍字。鮑本資作資。

上號曰。鮑本號作疏。

非勍者之號。王本勍作伯。

依魏王在鄴故事。王本無依魏王三字。

汲光初二年爲趙王元年。王本光初二年四字作元勛。

始建社稷宗廟。鮑本無始字。王本宗廟上有立字。

不得侮易衣冠華族。鮑本得作應。

國人不應報嫂。鮑本報嫂作執姨並誤。

始置軒縣之樂八佾之舞。鮑本作綺軒縣倆八佾。

作金根大輅。王本根作銀。輅作輪。

令武妻一產四子。鮑本王本產並作乳。

可謂屢過姬祥。王本屢作度。

北鄉乳婢一人。王本婢作婦。

雜錯十四疋。鮑本作四十疋。

勒親與鄉老齒坐慷欵。鮑本無親字及慷欵二字。

孤方任之。王本作取之。

率僅匹夫乎。鮑本作疋夫。

勒與酣謔。引陽瞽笑謂之曰。鮑本作引入慷酣。宣揚瞽笑視之曰。

頗復與人鬥不。王本無不字。

因賜里第一區。鮑本無因字。

藏常爭溫麻池送相歐擊。王本常作長。歐作毆。

鼎立六國後。王本後作后。

賴有此耳。鮑本王本乾下均有侯字。

十月。以世子衙將軍宏鎮鄴。太和元年。王本十月作三月。元年作十年。鮑本亦作十年。

濟自大碻。鮑本自大碻三字作河。

以爲神靈之助。王本以爲上有勒字。

戰于西陽門。王本無陽字。

二年。曜子駿。鮑本王本據下均有等字。

東屠龍克上邽。鮑本王本克並作冠。

進之秦隴。王本隴下有西字。

建平元年。鮑本王本元年下均有二月。

勒以趙天王。王本以作號。

采椽茅茨。鮑本采作採。王本茨作次。

楚秦之章華阿房。鮑本無之字。王本作楚章華、秦阿房。

勒詔曰。鮑本無勒字。

是月大雨霖。王本作霖雨。

西北漲水漂流巨木萬餘根。鮑本無漂字。
漢晉舊都。鮑本王本都並作京。
盛行營。鮑本王本營並作盈。
超絕魏亂。自三王以來。王本亂作武。王作五。
然猶與韓彭競驅而爭先耳。王本驅作健。
倘遇光武者。王本無者字。
丈夫行事。王本上有大字。
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王本無父子二字。
西鄉竹死。蛇以鬥于安定府門。王本竹誤作行。鮑本蛇作蚰。下同。
僞諡明帝。鮑本王本帝上並有皇字。

石宏

漢祖以馬上得天下。鮑本得作取。
乞早除之。鮑本乞作宜。
召子冀州刺史遵帥兵入禁宿衛。鮑本遵作邃。王本作遂。無帥字。
沿魏郡至黎陽。鮑本沿作分。至作立。
親詣魏公。鮑本公作宮。
幽宏及程后、商賜王恢於崇訓宮。誅殺之。鮑本程作太。殺作絞。

石虎

性殘忍。鮑本無性字。
尤善彈人。王本尤善下有彈數二字。
無使軍人殺之。鮑本殺作煞。
弓馬迅捷。鮑本捷作健。
勒深嘉焉。王本嘉作喜。
大赦改元。鮑本元作年。
荒遊廢政。鮑本作志荒內遊。
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鮑本邃作遵。王本遵作逗。可尚作者以。
征伐刑斷。王本征上有誅字。
江東大震。王本脫江字。

是日觀雀蓋成。鮑本觀作鵲。案當是鵲雀之誤。
二年、徙洛陽鐘簴九龍等於鄴。王本二作三。九龍下有銅仲字。
下穿伏室。鮑本下穿作穿爲。
金棺。鮑本棺作璀。王本作鏤。
起蓋風蓋九殿於顯陽後。選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鮑本九作之。選作採。王本後作后。下同。
教宮人星占。鮑本宮作官誤。
置女太史於蓋上。鮑本無於字。
禁鄴國不得私學星讖。鮑本私下有知字。
上盤置燈。鮑本脫盤字。
安等勒進。王本無勒進二字。
太子邃總百揆。鮑本邃作遂。王本作遂。
威盤遊於畋。鮑本遊於二字倒。王本畋作田。
傳共觀之。鮑本共作首。
又納諸比邱尼有姿色者、與其交婆後殺之。鮑本納作內。後作而。
合牛羊肉煮而食之。鮑本無之字。
威刑遠度。鮑本刑作怒。王本遠作失。
選以事爲可。戚皇之虎怒。鮑本遂作遂。無爲可戚三字。王本選作遂。鮑本無虎字。
語賈秋蓮。王本語作請。
及妃張氏並男女二十六人並賜死。合棺埋之。鮑本無並字。棺上有一字。王本亦有一字。
六年。鮑本王本六年上並有建武二字。
考樂平敬公。鮑本敬作孝。
產一狼子。口噬虎腦而殺之。三日。狼子亦死。鮑本產作乳。口作日。三日上有後字。王本亦作日。亦有后字。
城長安未央宮。城洛陽宮。王本城作成。
緤囚暨悖逆。鮑本悖作物。
輒等許諾。王本輒上有楊字。
召太子宣鑷縶於鄴北。王本鄴作郊。
洗吾服穢惡。王本吾服作君服。

見年二十。便欲殺父。　王本作三十。鮑本殺作煞。
墨幕臣於大武前殿。　王本墨作卒。前殿二字倒。
大霖雨。　鮑本作雨霖。
大赦改元。　鮑本王本並作改年。
子世卽位。　王本作世子。
貫甲曜兵。　鮑本貫甲作庚申。
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　鮑本無其乘輿三字。王本無輿字。服御作御服。大作太。
光焰照天。　鮑本焰作炎。
及右衛王基等密謀共廢遵。　鮑本無及字密字。王本無等字。
閻周成等曰。　鮑本無周字。
復變時。　王本復下有能字。
並誅鄭太后張皇后。　王本脫並字。
夜誅閔、農於琨華殿。　王本農下有等字。
夜斬松於酒中華門。　王本松下有等字。
伏都帥三十餘人將昇壇。　鮑本無餘字。王本昇作升。
鑒見而問其故。　鮑本無而字。
於是高鼻多鬚。　鮑本王本於是並作于時。
初寄龍元年。　鮑本初在寄龍下。
改元閻月。　王本作閻月改元。
鑒字大朗。　鮑本作太朗。王本作大郎。

石閔

父鮑。　鮑本瞻作贍。下同。
魏郡內黃人也。　王本無也字。
歷位北中郎將。　鮑本無位字。
虎之敗於昌梨。　鮑本無於字。
司徒郎閔。　王本閔作湣。
尊母王氏爲太后。　鮑本無尊字。
諸子皆封爲縣公。　鮑本無封字。

新興王祇。　鮑本王本祇並作祇。下同。
二年二月。　鮑本王本並作三月。
祇懼。　王本作祇性。
遣太尉張舉。　王本舉作奉。
弋仲復遣子襄。　鮑本無復字。
勒卒合三十萬。　鮑本王本並無合字。
閔與千餘騎奔還鄴。　王本餘作萬。
祇使劉顯帥衆七萬。　王本作十萬。
四月劉顯殺祇。　鮑本殺作煞。
閔率騎八千救遵。　王本率作帥。無騎字。
與慕容恪遇於魏昌城廣益。　鮑本無魏昌城三字。王本無廣益二字。
潰圍出東奔行二十餘里。　王本無出字。鮑本無行字。
衛胄夷狄。　鮑本衛作尒。
何爲不可作帝王邪。　鮑本邪作耶。
送閔於龍城。告閔、毓廟而殺之。　鮑本脫於字。無而字。
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　鮑本餓作饑。無被食二字。
率衆降晉。　鮑本率作奏。王本晉作僞。
八月。龍長水校尉馬願。　鮑本王本並無龍字。
將韓恳縋而下。奔于倉垣。　鮑本無縋字。下奔作投出。垣作洹。
其日大雨雪。　王本雪作雹。

前燕錄

慕容皝

字奕落瑰。　鮑本落作洛。王本瑰作稬。
魏初。　鮑本魏上有於字。
其後晉詔。　鮑本王本詔並作訛。
左賢王。　鮑本無此三字。
從世邱儉。　鮑本王本世並作母誤。

父涉歸。以余柳城之勛。王本父誤又。鮑本無之字。
涉歸卒。鮑本王本並無歸字。
王沈子淩承制。鮑本無子淩二字。王本無沈子二字。
擢舉賢良官。鮑本王本良並作才。
魯國孔纂。王本纂作纂。
儒學洽通。引爲東庠祭酒。王本洽作該。鮑本無引字。
其世子斌。鮑本無其字。
位特進。鮑本無位字。
追贈武宣帝。王本脫追贈二字。

嘉容斌

博學多才識。王本才作材。
拜振威將軍。鮑本威作武。王本同。又脫拜字
三年七月。鮑本作七年三月。王本亦作七年。
以左司馬封奕爲長史。鮑本長史上有左字。
若使鴻臚郭愷。王本作郭忱。
其餘官皆如故。鮑本無其字及官皆字。
九年。鮑本王本年並作月。
立浮圖佛寺於山。鮑本無佛字。
焉倒被傷。鮑本無被傷二字。
方須經見大事。王本無須經二字。鮑本無大事二字。

嘉容偉

裴駰文雅長辭賦。王本駰作爲。長作好。
皆著銘讚。王本無銘字。
元年春正月。王本無此五字。
稱元年五月。鮑本王本五並作正。
聞趙魏大亂。乃集兵將爲進取之計。鮑本無魏大二字。集作聚。王本亦作聚。
拜爲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王本無侍中二字。鮑本無都督二字。
擒送之闕。王本闕作闕。

輔國恪、相國奕等一百一十人。鮑本王本並脫恪相國三字。又鮑本一百作二百。
輔國恪等五百五人。鮑本五百作三百。
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鮑本脫尊字。
升平元年。鮑本升平作光壽。
復立中山王曄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壽。鮑本無復字。無其境內三字。曰光壽三字。
馬悲鳴驟躍。鮑本驟作躍。
鐵頭其勞盛之彊城東掖門。王本鐵頭作雋勒。鮑本無之字。
十二月。鮑本脫十字。王本同。又二作三。
得璽二十七。鮑本無得字。
爲以爲岳神之命。鮑本無爲字。
遣御史中尉楊約。鮑本作陽約。
晉思懿然。鮑本然作頓。
必能勝殘去暴。鮑本去暴作致治。
爲怒曰。鮑本無怒字。
寧不能輔幼少主也。鮑本無幼字。

嘉容暐

專掌百揆。鮑本王本並無掌字。
副贊朝政。王本無副字。
迎神主於和龍。王本無主字。
祕書郎杜銓。鮑本王本涂並作銓。下同。
遂至枋頭。鮑本枋作方誤。
溫奔淮南。鮑本王本奔下並有還字。
十一月。鮑本王本並脫一字。
率扶餘高麗。鮑本作句麗。王本作高句麗。
夜開城門。王本城下有北字。
何謂天子邪。鮑本邪作也。王本作耶。
拜爲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王本無侍中二字。鮑本無都督二字。
欲得死於先人陵墓耳。鮑本無耳字。
年三十五歲。德僧稱曾孫。鮑本無歲字僧字。王本無德字。

前秦錄

苻洪

時成異之。　鮑本時上有于字。

因以爲氏焉。　鮑本無爲字。

乃散千金。　鮑本無乃字。

虎跪出迎之。　王本跪作親。

豎六萬諸軍委以西方之事。　鮑本無委以西方之五字。

石虎既滅石生也。　鮑本下石字及也字並無。王本無既字。

遷洪爲龍驤將軍。　王本遷作以。

封西平郡公。　鮑本作平西。

其諸子亦非常才。　王本亦作並。

又其孫堅之生。背有草付字。　鮑本無其字。草付作苻字。王本無之生字。

閒冉閔之說。　鮑本說作亂。

麻秋說洪西都長安。　鮑本無麻字。

洪深然之。　鮑本無此四字。

已而秋因宴鴆洪。　鮑本已作既。宴鴆作讌酖。

收而殺之。　王本作收斬秋。

關中周漢晉都。形勝之國。　王本無周漢晉都及之國字。

吾亡後。　鮑本後上有之字。

健僭位僞諡惠武帝。　鮑本無此八字。

苻健

初。母光氏夢感大熊而孕健。　鮑本無初字健字。

乃上尊號。　王本乃作爲。

立妻強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太子。　鮑本只作皇后太子。無天王字。

弟雄丞相爲東海公。　鮑本無爲字。

其令公卿以下。　王本令作自。

其悉以聞。　鮑本悉作速。

洪之季子也。　鮑本無也字。

超走武中。　王本無超字。

雄頭大而足短。　王本無而字。

引太師魚符。　王本魚作象。

苻生

昏酒無賴。　王本酒作醉。

中書令王魚。　鮑本無此五字。

願陛下遂追周王。　鮑本遂作遠。王作文。王本亦作文。

亦足以塞大喪之憂。　鮑本無亦字以字。

生雖在涼閤。　鮑本王本涼並作諒。

飲酒樂妾生親欲以和之。　鮑本無飲酒字。王本無親字。

命尚書令辛牢典勳。　王本典作與。

既而生怒。　鮑本無既而字。王本無生字。

無不引滿昏醉。汚服失冠。　鮑本無失冠字。

姚萇鞏固姚蘭等帥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　鮑本無帥字。

生道平王黃眉。　王本平王作兵符。

男便爲主女爲公。　鮑本主作王。

時爲龍驤將軍。鎮在洛門之東。　鮑本無時爲龍驤將軍六字並之字。

漏盡請見。　王本請作詣。

日晏午。　鮑本午作乎。

或至申酉開方出。　鮑本開上有之字。

臨朝酒怒色厲。多有殺戮。　王本酒作瞋。多有作惟行。

或使男子裸交於殿前。　鮑本裸作躶。

活爛雖踰三五十爲率。　鮑本脫活字。十作千。

宗室舊勳親戚忠良。　鮑本無宗室舊親四字。王本無室字。

朝士奔走草野。　鮑本走作逃。

皆除之。　鮑本當上有則字。

惟先覺者可以免之。　鮑本無惟者之三字。

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鮑本無強汪字。
東海王堅與呂婆樓伊陛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鮑本無與呂婆樓四字。無餘字。無鼓噪字。進作集。
皆舍杖貼堅。鮑本杖作仗。
僞諡厲王。鮑本無僞字。

苻堅

母苟氏。前子於西門豹祠。王本苟作荀。下同。鮑本無子於字。
十二月而生堅。鮑本無堅字。
自天屬靡。王本屬作燭。
曰神付臣。王本神作草。
祕而莫之傳也。王本祕上有必字。
此兒頭大鎮重。鮑本無鎮字。重下有身長任人四字。王本同。惟人作大。
後復過之。王本無復字。
但僕不及見。鮑本無但字。
健之入關也。鮑本無也字。
拜堅。健泣。王本無拜堅字。鮑本無健字。
堅既穀生。鮑本王本生上有苟字。
以永安公。王本以作爲。上空二格。
堅如雍祀五時。王本雍祀作龍門。
美哉山河之固。雄。鮑本雄作權。
咸陽內史猛聲彰出納。王本聲作吉。
宜入貢百僚。鮑本王本僚並作接。當據改。
博識聰辯。王本聰作德視。
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右僕射。王本虞作僉。
鳳凰集於東闕。鮑本闕作閤。
密議於綺室。鮑本無密字。
騙而復來。堅惡之。王本惡作所跑。
堅雖謂融猛曰。鮑本無猛字。
於是教外窮推之。鮑本無於是字。

大呼於市。鮑本無大字。
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師於堅。諸路泰以武平以西之地。鮑本無於字。王本無師字。路泰以三字作割。
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溫敗績。王本鄧作鄒。無二萬字。無溫字。
京兆尹王佽。鮑本尹作民。
九曰伐叛討逆。鮑本討逆作柔服。
燕車騎吳王垂來奔。王本來奔作奔秦。
慕容臨海割河澤之地以賂秦。鮑本澤作洛。
令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鮑本王本楊並作陽。
屯於潞川。鮑本王本川並作州。當據改。
況數十萬乎。王本脫數字。
衆皆猶勇。鮑本王本並作勇番。
猛望評師之衆。惡之。鮑本評作燕。
將軍其勉之。鮑本無此五字。
於是大飲帳中。鮑本無大字及帳中字。
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鮑本無運矛字。及評軍出入數四字。
殺傷甚衆。戰至日中。鮑本無此八字。
堅帥精銳十萬攻鄴。鮑本脫鄴字。
七日。堅至於安陽故宅。鮑本堅作面。
乃停信宿。鮑本無此四字。
臣奉陛下神算。鮑本算作策。
擊垂亡之虜。王本擊作孥。誤。
凡郡百五十七。鮑本無凡字。
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鮑本無此十四字。
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鮑本無使持節及關東六州七字。
開府儀同三司。鮑本無三司字。
以燕太宰恪。鮑本燕作僞。
中妓三十八人。鮑本中下有女字。無八字。
爲琅琊太守。鮑本作琅邪。

改受司徒。　鮑本王本受並作授。當據改。
九年四月。　鮑本王本並無九年二字。
經太微補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　鮑本無此十三字。
災深禍大。　王本災作患。
燕當爲代所滅。　鮑本王本代並作岱。
神爲平陽太守。　王本爲平陽二字作陽謂。
勤塋以圖事任之。　鮑本無勤字。
巴夷險逆。　鮑本王本並作險逆。
謹軍校尉鄧羌可。　鮑本軍作羌。王本同。又王本無下羌字。
星夜赴討。　鮑本夜作言。
屯於綿竹。　鮑本無屯字。
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勒爲國子祭酒。　鮑本無安車蒲輪及陵五字。又勒作忻。下同。
以便社稷。　王本便作復。
朝堂巷哭三日。　鮑本堂作野。王本堂作禁。
命太卜穿地養之。　鮑本王本並無穿字。
涼州刺史張天錫。　王本涼作凉。
致誠請降於苻。　鮑本無致字。請字。
諸郡縣悉降。　鮑本無縣字。
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　鮑本無持節字。
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　鮑本無餘字。
野北部尚書。　鮑本北作比。
初苻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　鮑本作乘。鮑本無之征也。堅爲天錫立第。既至如歸。王本無其作之。

嘗有聖人入輔中國。　鮑本王本入並作之。
著作郎崔諒。　王本作崔裒。
然十不留一。　王本十作千。
十八年三月。　王本脫十字。
計其兵仗精率九十七萬。　鮑本仗作杖。王本無兵仗字。

上書固諫。　鮑本固作而誤。
率衆十萬寇襄陽。　鮑本寇作攻。
左衛毛當等。　鮑本左作佐。
幽冀之衆。　鮑本冀誤異。
敗堅於肥水。　鮑本肥作淝。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　鮑本無若字邪當字。王本邪作卽。
清然流涕。　鮑本清作泫。
說堅請遷撫燕倍。　鮑本倍作代。
堅遣將軍強永率騎增之。　鮑本無率騎字。
涅衆遂盛。　鮑本無衆遂盛三字。
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　鮑本無此十九字。
寇不可長。　鮑本無此四字。
今臨及宗族種類。　鮑本無及字種類字。
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　鮑本大破二字移慕字上。無擊字之字。
涅衆至十萬餘。　王本脫衆字。
將欲興復大燕。　王本無欲字。
堅大怒。　王本無大字。
使息兵過長安。恕其反叛之罪。而臨密遣使詔之曰。　王本息作衆。鮑本無過長安恕其反叛之罪而十字。又王本無密字。下之字作涅。
當不復能久立。吾既徙中之人。　鮑本復能二字倒。無立字既字。
改年曰燕興。　鮑本無此五字。
繞益率衆七萬來攻。　鮑本脫繞字。
去長安二百餘里。　王本二作一。

引師而歸。鮑本引作退。
黎沖于滹上。鮑本滹作滱。
長樂公丕在鄴。鮑本王本丕上並有苻字。
堅貴甲胄。鮑本王本貴上並有身字。
每夜有人周城大呼至堅入五將山長得六十五字。鮑本作詬言二字。
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王本作告其太子曰。
殷如此言。鮑本此作詬。
今留汝輯撫戎政。勿與賊爭利。鮑本無今字賊字。
琳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鮑本無琳字。
沖入據長安。王本沖作堅誤。
徵而忠至。鮑本無至字。
裴永憲符厲。王本厲作勵。符作錄。厲字空格。
堅瞑目叱之。鮑本無瞑目字。
違天不祥。鮑本祥作詳誤。
裴又遣右僕射尹緯說堅。鮑本無又字。
卿宰相才也。王本無也字。
服夫人中山公說等。鮑本無公字。
苴微賤殺堅之名。鮑本殺作煞。王本殷堅字。
長樂公稱尊號。王本無公字尊字。
初太子之奔也。王本奔作遁。

苻丕

堅之長庶子也。鮑本王本並無也字。
紳幽井之衆。王本之作人。
紳男女六萬遁如潞州。王本男女作民。無如字。
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取殺。王本無長安二字。鮑本殺作煞。王本取作去。
僭即皇帝位于晉陽。鮑本王本並殷位字。
改年昌平。五月。鮑本王本並作正月。
於是權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雍州二郡牧。王本作持節使。

超而取之。王本超作夫。
紳其衆數十。鮑本其衆作騎。
自陝壁斬之。鮑本王本壁上並有要字。
與姚萇戰于胡叛坂。王本胡作柏。
自杏城奔登。鮑本王本杏並作吉。
登乃具丕死問。王本問作聞。
是夜電邁。鮑本夜作宵。
戎又歸之者。王本無又字。
姚萇掘堅屍。王本無堅字。
登次朝那。王本那作鄉。
互有勝負。鮑本互作平。王本無互字。
登假符登而僭臣。鮑本假下有手字。王本作乎字。
勿計臣過。王本臣誤神。
與將軍尹緯據磨橋以待之。鮑本無磨字。無之字。王本無軍字。亦無磨字。
入馬毛山。鮑本句下有七月與攻登于馬毛八字。王本同。
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王本援作授。
子崇奔於湟中。鮑本無於字。
復僭稱尊號。鮑本無僭字。王本無復字。
皆永和七年也。鮑本王本並無也字。

後秦錄

姚弋仲

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鮑本間作閒。
假冠軍將軍西戎校尉。鮑本無冠軍將軍字。王本西戎作羌。
部玄孫柯迴爲魏征西將軍。王本無迴字。鮑本爲魏作魏假。無征西將軍四字。
迴生弋仲。王本迴作柯。
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鮑本無襁負字者字。
弋仲稱疾不賀。鮑本無弋字。

常謂盛于曰。鮑本無常字。
晉江北諸軍事。王本北作淮。
時年七十三。鮑本脫時年二字。
後仲屍柩爲苻生所得。王本屍作躰。

姚萇

弋仲第五子。鮑本無弋字。
仲以萇非長。不許。王本長作適。
卽邱公。鮑本王本公上並有縣字。
遣五弟爲任。鮑本無五字。王本五作王。
揚州刺史殷浩。鮑本王本揚並作楊。
道謝萬討萇。道壹破之。王本萬作方。
自許昌逐攻洛陽。鮑本王本並無昌字。
萇撤圍拒之。王本脫拒之。
萇帥衆西引。鮑本帥作率。王本同。又無萇字。
萇僭竊號。鮑本僭作稱。無號字。

姚萇

字景茂。王本作子茂。
不事行業。王本事作檢。
萇率諸弟降於苻生。鮑本無於字。苻生作秦苻。
竝以萇爲揚武將軍。鮑本無萇字。
潞川之戰。鮑本王本並作潞州。
今特以相授。鮑本無今字。
此將不祥之徵也。鮑本無將字。
萇容泓起兵叛堅。鮑本無叛堅字。
以萇爲叡司馬。王本無叡字。
叡死之。鮑本無之字。
司隸楗冀。王本楗作翟。
萇容泓遣車騎大將軍尹詳令高宣來伐。戰於新平。大破之。王本來伐作求。又車作率。詳無之字。鮑本

無伐字。
追符考弋仲爲景元皇帝。鮑本脫弋字爲字。
七月。王本作八月。
有數諸人者。王本諸上有此字。
誅骨肉以恩。鮑本撫上有汝字。
葬原陵。鮑本作元陵。

姚興

萇之太子。王本作少子。
絕不發喪。王本絕作秘。
與苻登戰。王本脫戰字。
與答報嘉美。王本與作興。誤。
貢馬千匹。鮑本匹作疋。
侍疾於西議堂。鮑本王本西並作諮。
尚書令廣平公。王本脫令字。
使諸子交罵。含恥朝顏。鮑本無使字。王本交罵作不穆。無含恥朝顏四字。
十七年十二月。興疾重。廣平公弼告病不朝。集兵于第。王本無此二十一字。
道收廣平公弼第中甲仗。納之武庫。鮑本無中字。納之字作置。王本仗作杖。
於是弼黨率甲士攻端門。鮑本士作仗。
殿中上將軍敦煌尚勒兵拒戰。鮑本王本尚並作高。
薨於殿。鮑本殿上有前字。

姚泓

興長子也。鮑本興下有之字。無也字。
泓卽位。鮑本無泓字。
晉相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鮑本總大軍三字作來。無泓次于彭城五字。
遣冠軍振道濟、龍驤王鎮惡。王本無冠軍龍驤四字。
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王本者作君。
宜撫諸戎兵。王本戎作戍。兵下有士字。
姚紹率騎先赴難。王本騎作輕。

七月劉裕次於陝城　王本無七月字。
泓退次于滭上　鮑本無退字。
姚諶距晉師於陽西姚難屯於香城時大霖雨洪水汎溢王鎮惡水陸並進追及姚難　鮑本無此三十三字。
軍次於石橋以拔之裕進據郟城泓使姚裕與齊難統屯兵宮中　鮑本使作遣無以拔之及尙脾睨統字。
姚洸屯於澮西尙書姚白瓜四軍雜入長安　王本澮作澮瓜下有徙字鮑本無此十七字。
將軍姚丕守泲橋　王本無將軍字。
朔翼度屯石砦姚碧屯滿東　鮑本無此十一字。
鎮惡夾泲進兵破姚丕於泲橋　二句鮑本作丕爲晉所敗。
逼水地狹　鮑本無此四字。
姚諶、姚烈、姚寶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河間公姚裕等　鮑本無姚字王本無河間公及等字。
召將士告之至諶死　凡二十三字鮑本無。
讌夜率諸軍赴難會泓于石橋　王本無赴難字。
晉師已閉青門　鮑本師作人。
泓計無所出與河間公裕等謀欲詣裕請降　鮑本無計無所出及謀欲字王本降下有晉字無與河間公裕等及詣裕請字。
非子彭城公佛念　鮑本非子作于王本無彭城公三字。
願自裁決　王本裁作我。
念遂登宮牆　王本無念字。
而戮之　王本無之字。
至於是歲歲在丙辰　王本不疊歲字。

罰錄

李特

移賦敏之　鮑本敏之作其人。
因謂之賢人焉　鮑本作因遂名焉。

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　鮑本無鐵丹字敦作殷。
又善歌舞　王本無又字。
及魏武克漢中　鮑本克作赴王本作剋。
特順父庞將五百家歸漢　鮑本無將五百家四字。
徙內者亦萬餘家　鮑本作內徙。
號巴氐　鮑本氐作人王本作氏又鮑本號下有爲字。
墓生有五子　鮑本生作凡。
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　鮑本無反關西三字。
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　王本略作洛無寇氐字。
同移者園式等　鮑本式作武。
以成都內史耿滕代歐　鮑本滕作勝下同。
歐遣衆迎之　鮑本迎作逆。
特弟庠　鮑本特弟作時季。
歐以庠爲威寇將軍　王本威作滅。
聽兵法部陳肅然　鮑本法部陣三字作陣兵部。
雖爲太守李苾等督萬人　鮑本無等字王本無上六字萬下並有餘字。
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　王本無特字鮑本無收字。
驚懼不知所爲　王本懼作怕。
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　王本脫軍字。
部下推特爲大將軍　鮑本部作都。
今又分散人衆　鮑本散人作人散。
密刻期日　鮑本期誤斯。

李流

墓第四子也　鮑本作特第四弟。
雄稱帝號　王本無號字。

李雄

夢雙虹自門升天　鮑本升作昇。
忽然如寐　鮑本如作而。

法爲大貴。　鮑本大貴作貴人。

雄少以烈氣聞。　王本以字聞字皆作有。

范長生嘗居宮庭。求道養志之士。雄欲迎立爲君而臣之。　鮑本求道養志之士作求道養之志。王本嚴作嚴。

范長生爲天地太師之號。　鮑本無爲字。

李期

期慈好學。　鮑本慈作惠。

雄子車騎將軍越。　王本脫子字。

以期與班。　王本以作與。與作以。

論屬太子。　鮑本屬作戾。

玉恆元年。　王本恆作衡。

大赦改元。　鮑本元作年。

至師城。　鮑本師作郎。

尚書田褒等。　王本田褒誤曰褒。

廢期爲邛都縣公。　鮑本無縣字。

李壽

雄奇其才器。　鮑本器作琦。

雄薨期立。改爲漢王。　鮑本雄薨作既而。爲作封。王本亦作封。

縱兵擄掠。　鮑本縱作放。

於是僭卽皇帝位。　王本脫於是字。

追尊父雄爲獻皇帝。　鮑本無爲字。

躬行天罰。　王本天字脫。

舟行泝江而上。　鮑本王本行並作師。

羣臣曰。　鮑本曰作以。

兵人成稱萬歲。　王本兵作其。鮑本稱作呼。

十月論詮于太學。　鮑本論作議。王本作講。

與古。　王本作乾石。

李勢

改元太和元年。　鮑本改下無元字。年下有正月字。王本亦有正月字。

婁季氏爲皇后。　鮑本季作李。

嘉寧二年。晉遣征西將軍。　王本二作一。無遣字。鮑本征作安。

縱火燒其大城諸門。　王本無諸字。

五百年外。　王本無外字。

有識者皆以爲惡云。　王本云作之。

又著讖云。　王本讖誤讀。

十八子。　鮑本王本子並作字。

李特以晉永寧元年。　王本寧誤和。

歲在壬戌。　鮑本壬作庚。

前涼錄

張軌

拜太子舍人。　鮑本太子作宮守。

與京兆杜預以所注易遺之。　王本所作聘。遺作遣。

拜安西將軍。　鮑本王本並作西安。

姑臧城本匈奴所築也。　王本姑臧作其。鮑本無本字。

有翅形。　鮑本王本有上並有地字。

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　王本寔作宴。下並同。

謚武穆公。　王本無公字。

張寔

改授議郎西平郎將。　鮑本王本平並作中。

遣弁寔征西大將軍。　王本遣下有使字。

母弟茂嗣。以寔子幼嗣茂。　鮑本無此十字。

張茂

以父疾固辭。　王本以父作又以。

無或失墮。　王本無作毋。

張駿

元帝崩。鮑本王本並加哲字。

劉曜爲勒所擒。王本勒作賊。

衆莫不赦。鮑本王本衆並作罪。當據改。

鄯善王獻女妹好。鮑本王下有元證字。王本同。又綵鮑本作殊。

踰玉石縣。王本石誤作右。下同。

卽崑崙之墟也。鮑本無也字。王本同。又王本卽作既誤。

有石室西堂王母堂。鮑本無西堂二字。王本西堂作玉堂。無王母堂二字。

在隴光之西。王本光作江。

張重華

重華踰察察于閑豫庭。鮑本作閑預。

住乎遐山乎。王本住作仕。

孔子歸姓幷官氏女。鮑本幷作亢。

胎刖無耳。鮑本刖作則。

臣所未悉。王本所作當誤。

張祚

封長寧侯。鮑本王本並無長字。

涼公。王本無此二字。

立叱干氏爲皇后。王本叱干作婁寧。

神言與福利。王本與作語。

征東張瑾遣兵傳檄廢祚以侯還第。王本無以侯字。

祚大懼。王本大懼二字移在祚疑之句上。

爲寇曜發覘。鮑本王本夷並作寅。

內亂領軍。王本內作納。

爲尉士徐黑所殺。王本黑作里。

張元靖

推立元靖爲大將軍涼王。王本無立字。

東苑大家上忽有地陷爲澤。鮑本苑誤菟。王本陷爲作東天。

元引召苻二苻又張軌以晉永寧元年辛酉歲。鮑本作九年。王本作九月辛巳歲。

西涼錄

李嵩

李氏世爲西州右姓。王本作著姓。

天水太守。王本水下有郡字。

沈毅有器度。鮑本王本毅並作敬。

自稱涼州牧。鮑本脫州字。

拜嵩效穀令。鮑本效作郊。

大赦改元。鮑本王本並作改年。

追尊祖父涼武公。王本脫武字。

三年正月嵩於南門起靜德堂。王本誤作二年。鮑本並無嵩字。

增高門學生百人。王本作四百人。

改元爲建初元年。　鮑本作改年

爲講爲苑訓厲以誡諸子。　王本誡作戒。

年六十七。　王本無七字。

既而得植入據姑臧。　王本脫據字。

共餘賦數十篇。　鮑本共作自。王本餘作余。

李暠

命中外戒嚴。　王本無命字。

遂率步騎三萬來伐。　鮑本王本來並作東。

郡人宋承張弘等。　王本作宋承下同。

恂率數千騎入於燉煌。宋承推恂爲涼州刺史。　王本無數字。推上有張宏等三字。

遲復矯。　鮑本無復字。王本無矯字。

歲餘北奔伊吾。　王本餘作余。

都督西垂諸軍事。　王本垂作鄯。

領護西戎校尉。　鮑本護西誤倒。王本無西字。

北涼錄

沮渠蒙遜

後涼龍飛二年。　王本脫涼字。

皆爲光所殺。　鮑本作爲光所煞。王本作爲呂光。

與從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建康公。　王本推字下有光字。無下建字。

遜明男成死。　王本無此五字。

兼餘一萬。　王本餘作鹽。

斬獲納降。　鮑本納作內。

庶得東還。　王本還作遷。

涼州牧。　王本涼作梁。

梁道禋虛梁婁。　王本脫道字。婁作婁。

記西王母等寺。寺中有玄石圖。命中書侍郎張穆賦焉。

顧謂郎中劉祐曰。　王本祐作炳。

匿於匡。　鮑本匡作匡。

與魯人一木杖。　王本脫一字。

攻魯不克而還。　鮑本王本並作不尅。

義和元年十一月。　王本作十二月。

願號太祖。　鮑本脫願字。王本此下有然字。直接下篇。

沮渠蒙遜（王本不另列目）

和雅有度益。　王本無益字。

立子封壇爲世子。　王本壇作臨。

上言曰。　王本無曰字。

投諸於地。　王本無於地二字。

慎曰。　王本無慎字。

克念修政。　鮑本王本克並作尅。

命射之不獲。　王本命射二字作貫。

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　王本圖作屠。像作象。

是月目流血。　王本目誤日。

後涼錄

呂光

其先自沛遷洛陽。　鮑本洛作略。

光以建武中生于枋頭。　鮑本王本建上並有趙字。

與諸氐兒遊戲邑里。　王本作兒童。

而童兒咸推爲主。　鮑本王本並無而字。

左肘有肉印。　鮑本作肉甲。

人莫知之。惟王猛甚異之。　鮑本王本並作之知。又無甚字。

率將軍婁寔。　王本作光寔。

狩道弟明龍侯將尉率騎二十餘萬救之。　王本狩作王。鮑本無明龍侯將尉及騎字。

咸至千餅。　鮑本王本並無咸字。

士卒淪沒酒賊者相繼。　鮑本賊作歲。

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　鮑本玉作王。
護西校尉。　鮑本西作窴。
梁州牧。　鮑本作涼州。
改建安爲太安。　鮑本太作大。下同。
長蛇未殄。　鮑本蛇作虵。王本作虺。
宜進位元台。　鮑本宜上有不字。
崇進名號。　鮑本王本崇上並有請字。
益百官承郎以下。　鮑本王本百官承並作官司。
二年九月。　王本作三年。
則貽厥茂世。　王本無則字。

呂纂

不好酒。　王本脫不字。
纂排閤入。　王本閤作閥。
超出奔虞武。　王本超上有呂字。
番禾太守。　鮑本禾作和。王本作采。誤。
讌于內殿。　王本讌作宴。
證纂蜜帝。　王本脫纂字。

呂隆

錄尚書事。　王本脫事字。
追超賚珍寶請迎於秦。　王本無超字。珍作琛。
秦遣尚書左僕射齊難。　鮑本王本並無秦字。

後燕錄

慕容垂

世子寶言於垂曰。　鮑本無寶字。
且詣鄴舊都。　鮑本王本並作舊都。
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　鮑本無以字也字。德作義。
饑卽附人。　鮑本王本俱並作飢。卽並作則。

丕戒飛龍曰。　鮑本丕作武。
符蘇閉關門。　鮑本無關字。
長驅入鄴。　鮑本王本驅入作騙攻。
立太子寶爲燕王太子。　王本無王字。
攻拔鄴郭。　王本郭作鄴。
垂圍而圖之。　王本圖作漸。
十二月。　鮑本王本月並誤年。
改元建興。　鮑本無建興字。
軍中哀慟。　王本脫中字。
寶至雲中。　鮑本王本寶下並有等字。
年七十一。　王本一作二。

慕容寶

好人從己。　鮑本從作佞。
段后諫垂曰。太子寶質雍容。　鮑本諫作謂。寶作婁。
陛下嗣之賢者。　鮑本嗣作兒。
改元爲永康元年。　鮑本脫元字。
濮陽王榮爲皇太子。　鮑本王本王並作公。
萬騎就滑河王付於鄴。　王本脫王字。
詳遂僭稱尊號。九月趙王麟率衆入中山。　王本無此十六字。鮑本此下有殺詳。麟復僭尊號。中山饑。麟出拔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敗績而奔。魏入中山三十字。王本又無殺詳麟復僭尊號七字及下與字。
封公侯。　王本侯上亦有封字。
以慕容騰爲前軍。　鮑本王本以字下並有撫軍二字。
投仗奔走。　鮑本仗作伏。
遣迎寶還及於鄴。　鮑本王本並無及字。
而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　鮑本王本而並作詣。
迎寶入於外郎。　鮑本迎寶下有至龍城難引寶六字。王本難又作汗。
廟號烈宗。　王本作祖。

慕容盛

盛東奔。既至　鮑本東奔作奔東。既作歸。
盡地威圖　王本脫威字。
及寶爲蘭汗所殺。盛馳赴哀　鮑本汗作難。王本赴作訃。
改青龍元年爲建平元年　鮑本脫爲建平元年五字。王本誤作改元青龍四字。
前將軍段璣等　王本璣作機。
俄有一賊。從閒中擊盛傷足　鮑本無俄有字。王本無盛字。
召叔父河閒公熙　王本父作公。

慕容熙

生于常山　王本常山作長生。
熙引見幽州郡耆舊于東宮與言。問以民閒疾苦　鮑本無與言字。問作所。王本無于東宮三字。與言作予言。
暍死者大半　王本暍作渴。
高承光一倍　王本承光作宏光。又此句下有負土於北門。士與穀同價。興軍杜靜截棺蓋關上書諫。太慕斬之二十五字。鮑本大慕上并有熙字。
苻后崩　鮑本崩作卒。
有誤以爲忠孝　鮑本以爲忠孝四字作則不。
羣臣震懼　鮑本震作振。
下涸三泉　鮑本涸作凅。卽鑠之借。
朕還當誅之　王本朕作勝。
攻北門不克　鮑本王本克並作尅。
葬之徽平陵　王本之徽二字作衛。

慕容雲

拜侍御郎　鮑本郎作卽。
都督中外諸軍　鮑本作中外都督。無諸軍字。
二年。以慕容歸爲遼東公　鮑本無以字。王本遂無二年字。
立燕之宗社　鮑本社作祀。
僞諡爲惠懿皇帝　鮑本無僞字。

南涼錄

禿髮烏孤

孤卒子視羅立　王本無卒字。
視羅卒　鮑本無此三字。
孫樹機能立　鮑本無立字。
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　王本愉作檢。
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　王本丹作舟。
從弟務丸伐立　鮑本王本伐並作代。
都衆輒甚　鮑本衆作落。
修結鄰好　鮑本修作脩。
呂光封烏孤爲武鄉公燕州牧左賢王　鮑本王本燕並作益。
徙治樂鄉　王本治作于。
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　鮑本無在王位三年僞六字。

利鹿孤

徙治西平　王本徙作改。
延者老訪政治　王本無治字。
九月　鮑本二字作乃。
武王倒戟實麻　王本實作賀誤。
吾疑疾懷愧　王本愧作愧誤。

僭楹（王本楹下脫桁利字。）

溫然冰解　王本溫然作然後。
十有三主。唯信順可以久安　王本三作二。又作久。
嘉平元年十一月　鮑本作十二月。
僭楹議欲西征乙弗　王本作征西。
謂其太子虎盜曰　鮑本虎作武。下同。
內外供窘　鮑本脫外字。
一旦而潰　鮑本潰上有城字。王本同。

衆多逃返。鮑本返作反。
道鎮北段苟追之。王本鎮作征。脫北字。鮑本苟作苟下同。
蒙遜婦盤。昔皆委質於晉。鮑本無蒙遜及皆三字。
匹夫無所容其身。王本脫所字。
待以上賓之禮。鮑本無待字。
甲寅。王本脫此二字。

南燕錄

慕容德

獨喜而不敢言。王本喜作善。
方盛而起。鮑本王本盛並作疑。
額上有旧角偃月重文。鮑本作日月兩角下偃重文。
乃隨垂如鄴。鮑本王本乃上並有德字。
八年。拜司馬。王本脫拜字。
奔龍城。王本作自龍城奔鄴。
魏必乘勝來攻鄴。王本無來字。
自然生變。王本自然作理自。
改黎陽津爲天橋津。王本橋作子。
鴈企皇澤。王本皇澤作澤皐。
以安宗廟。王本安作承。
且以燕元故耶。鮑本以作依。
處之乞活壘。鮑本壘作望。
和長史李辨。王本作季辨。
德猶豫未決。鮑本王本豫並作預。
可謂與邦之術矣。鮑本無之術矣三字。
推祕不敢言。王本無祕字。
褒德任賢。王本無此四字。
以公匠張開爲材官將軍尚方令。王本公作工。尚作上。

青州刺史鞠仲。鮑本鞠作鞫。
德笑謂羣臣曰。鮑本笑作歎。
蒼巳而面。鮑本蒼作拱。
額大夫不逼城隍。王本逼作通。
而生居近市。王本居作安。
存居濕陰。鮑本存作在。
皆慓擾飛散。王本擾作揾。
六年。王本作五年。
俄而震起。鮑本震起作地震。
若得至曉。王本若得作德若。
數目視公主。鮑本數作舉。
造詔立超。開目顧之。王本詔立作諧之。顧作額。並誤。
夜分出四門。鮑本無四字。

慕容超

及弟諸子。鮑本弟作德之二字。王本同。
公孫夫人以老不合刑。鮑本夫人作太妃。王本同。又王本老誤作者。
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逃焉。鮑本無及字。
平今難死。王本平作乎。連上句讀。
猶狂行乞。鮑本王本猶並作徉。
資術於路。王本無術字。
乃與誰歸。鮑本王本歸上並有俱字。
腰帶九圍。王本無帶字。
和長史李辨。王本作季辨。
給事中宗正元聘秦。王本秦誤作奉。
宗正元馳先反命。超大悅。王本馳作聘。無大字。
率騎三千。王本作二千。
超聞皆師之盛。鮑本王本師並作軍。
文武皆有遷授。鮑本無此六字。
十月。王本作二月。

爲督師所執。　鮑本無師字。
始德延平元年。　王本脫德字。
至爲劉裕所滅。滅在己丙。　王本至誤作王。脫滅字。
凡一十一年。　鮑本王本並作二十一年。

西秦錄

乞伏國仁

其先自漠北。　王本作漠北。
五世有祐鄰者。　鮑本有作祖。祐作拓。無者字。
子結樞立。　鮑本結作詰。下同。
子利鞮立。　鮑本鞮作鞬。下同。
弟祁逸立。　鮑本逸作泥。下同。
利鞮子述延立。　鮑本無利字。
述延卒。　鮑本無述字。
元孤山。　鮑本元作無。
太寧卒。　鮑本無太字。
秦皇始中。　鮑本王本皇始並作始皇。
司繇乃詣統萬降。　鮑本無司字。
國仁收衆至十餘萬。　鮑本無國字。
置武陽苑川等十一郡。　王本陽作陵。
僞諡烈王。　鮑本王本諡下並有曰字。

乞伏乾歸

立妻遼氏爲后。　王本脫妻字。
氐王楊定步崎四十萬來伐。　鮑本楊作揚。
乾歸勒衆而追。　鮑本無乾字。下並同。
乾歸乃稱藩。　鮑本無乾字。藩作蕃。王本同。
歸聞興將至。　鮑本無將字。王本興作兵。
自率輕騎數千候興。　王本無自字。

驍至允吾。　王本至作上。
處之於忤掛。　王本脫處字。鮑本無掛字。
乾歸將叛。　鮑本無乾字。
銚興方盛。　王本方作將。
乾歸遂奔長安。　鮑本無乾字。
持節都督。　鮑本無此四字。
十一月。又朝于長安。　王本作正月。
熾盤以長安亂將始。　鮑本無熾字。
熾盤攻枹罕。　鮑本無熾字。
熾盤還于枹罕。　鮑本無熾字。
追倫公府於龍頭山南。環裂之。　鮑本環作轘。
葬乾歸于枹罕元平陵。僞諡武元王。　王本無元平字。僞上有仍字。

乞伏熾盤

乾歸長子。　鮑本長作太。
乾歸薨。　鮑本無乾字。
改年爲永康元年。　王本改年作改元。
熾盤討吐谷渾別統勞行長柳川。掘達於渭渾川。　鮑本無熾字。下並同。又無勞行長柳川五字。掘作屈。
三年正月。　王本誤作五年。
以伺四方之隙。　鮑本伺作待。
立妻禿髮氏爲王后。　鮑本禿髮作吐谷。
僞撫軍大將軍都督諸軍事。　鮑本無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八字。
改年大赦。九年。　王本年作元。無大字九年字。

乞伏慕末

熾盤之第二子。　鮑本作太子。
建弘元年。　鮑本脫元字。
熾盤薨。　鮑本無熾字。
慕末焚城邑。　鮑本無慕末二字。
東如上邽。　王本上邽二字作封。

遂國南安。王本國作圍。南安作安南。並誤。
臨城奔代。王本無代字。
悉爲赫連定所誅。鮑本無連字。王本無定字。並誤。
四十七載。王本載作年。

北燕錄

馮跋

雄武有器量。王本脫武字。
家長谷中。跋夜夢天門開。鮑本無家字。谷作樂。夢作見。
錄尚書事。鮑本脫書字。
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帳下督張泰、李桑等。鮑本無其幸臣及張泰字。又桑作垂。王本無等字。
父安爲宣皇帝。王本作宣帝。
跋問羣臣曰。鮑本王本羣臣上有諸字。
尚書左丞。鮑本王本丞並誤作承。
王莽篡逆。王本逆作位。
而魔道以興。王本以作中。
上疾將瘳。王本疾誤作欲。
於是興兵十數十人。鮑本興作舉。
宏遣邁城告曰。王本邁作遣。
黃門盧昭。王本昭作拓。

馮宏

跋薨。宏僭即天王位。王本無跋薨及僭字。鮑本無即字。
前者衛馬尾。王本無者字。
石城遼東。王本石作召。遼作遼。
魏師引還。王本無引字。
宏徙民四萬餘戶而西。鮑本無宏字。
魏永昌王健來伐。王本無健字。
端門崩。鮑本端作瑞。

來伐攻赴白狼。鮑本無來字。王本無伐字。
何施將葛居盧孟光。王本無盧字。
宏率和龍見戶東徙。王本和龍見作龍城萬。
葛居盧孟光率騎後殿。王本作而居光。無葛盧孟三字。
歲在己酉。王本誤作乙酉。

夏錄

赫連勃勃

何奴左賢王去卑之後。鮑本左作右。
曾祖父劉虎。王本劉虎作名武。
祖父豹子。王本無父字。鮑本無子字。
屯於代來城。王本代作伐。
辰遣子右地代。王本右地代作力侯提。
高平公沒奚於。奚於娶之以女。鮑本不叠奚於。於作子。
安平將軍。鮑本王本並作安北。
時河西鮮卑社崙。鮑本崙作崘。王本作嵏。
封代公。王本無封字。
發徹北民夷十萬於朔方黑渠之南。王本南作界。
子而從母之姓。鮑本無而字之字。王本並無子字。
古人氏族無常。王本人作之。
義興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鮑本王本興並作眞。
退屯劉迴堡。王本劉作列。
勃入長安。王本叠勃字。
所建宅殿苑囿大成。遂大赦。鮑本無所建及苑囿字。又遂字亦無。
乃劉石都南。鮑本王本並無乃字。
母苻氏爲桓文皇太后。王本無桓文字。鮑本無皇字。
祖豹子曰宣皇帝。鮑本無子字。王本同。又王本祖下有父字。
曾祖虎曰叔皇帝。王本虎作武。

高祖訓兒。王本兒作芝。

起沖天臺于統萬南山。王本南作牟。

勃勃特盾太子璟奏王。趙本不重勃字。

戰于平城。趙本城作成。王本無城字。

赫連昌

勃勃葬。趙本不重勃字。

杏城劉晞川。王本杏作查。

赫連定

率衆赴安定。王本無定字。

進征南大將軍自前王吐谷渾慕瑣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王本慕作莫。下同。又瑣作澄誤。

敢于陰槃。王本弊作蹩。

豈有今日之事乎。王本脫之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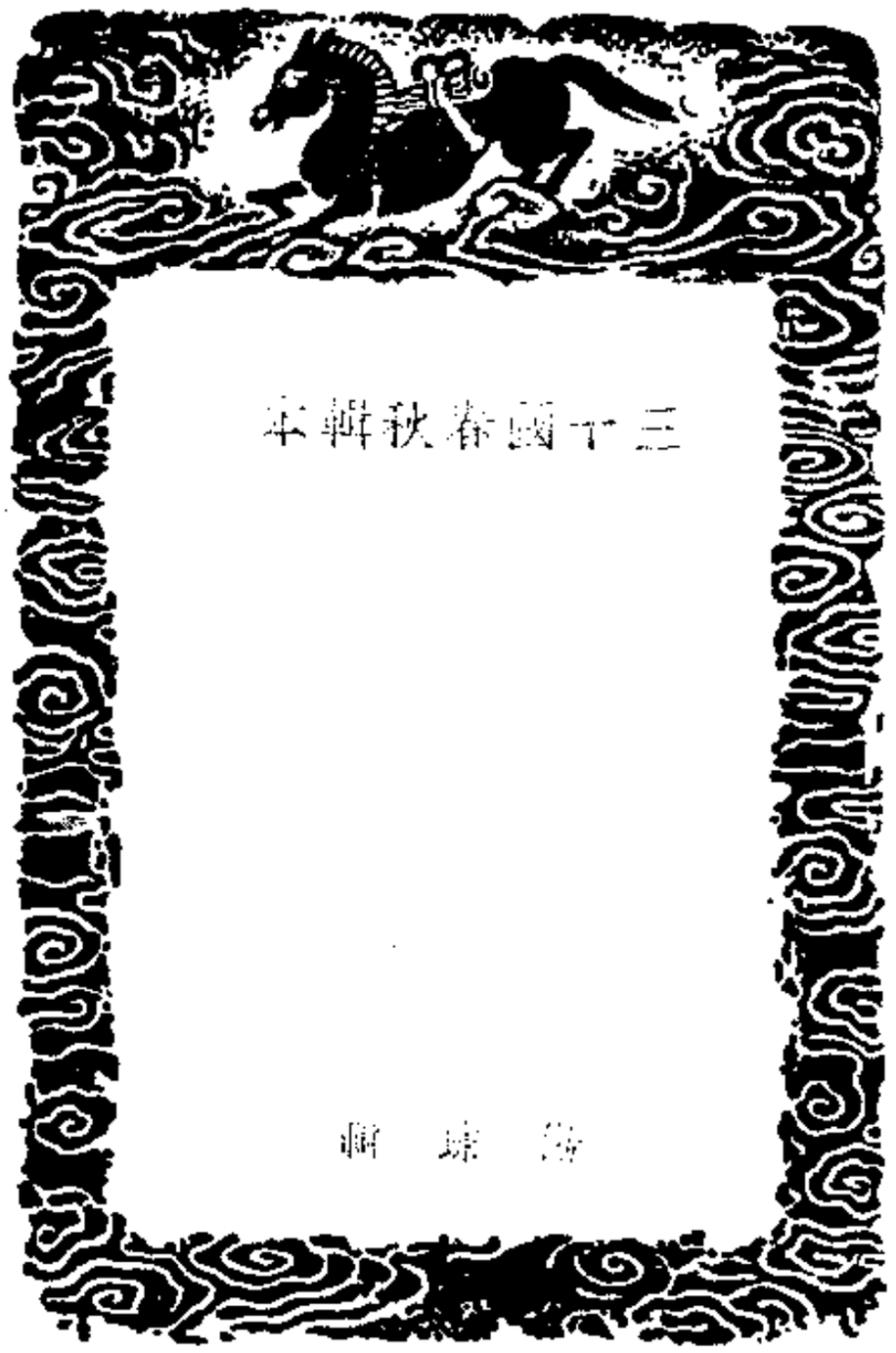
俄而有羣狐首啟。王本作狐犖。

大不善。趙本句上有此字。王本同。又王本善作忌。

三年九月　王本九月作秋。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勘記跋

崔鴻十六國春秋纂錄。隋志十卷。宋張文潛目以爲十六國春秋鈔。御覽引十六國春秋略。通鑑考異以爲十六國春秋纂錄。今諸書所引。或稱纂錄。或稱略。或稱鈔。或稱十六國春秋。或稱崔鴻十六國春秋。或稱崔鴻。或稱鴻。或稱崔氏。或稱崔氏十六國春秋。或稱崔氏纂錄。或稱崔氏略。或稱崔氏鈔。或稱崔氏十六國春秋纂錄。或稱崔氏十六國春秋略。或稱崔氏十六國春秋鈔。或稱崔鴻纂錄。或稱崔鴻略。或稱崔鴻鈔。或稱崔鴻十六國春秋纂錄。或稱崔鴻十六國春秋略。或稱崔鴻



三十國春秋輯本

通方等三十國春秋

魏嘉平元年，魏帝謁陵，曹爽及弟羲、訓、淳皆從，高祖命授兵，召公卿於廟堂，奏皇太后廢爽，丁酉，斬爽、羲、訓、淳及三族。（御覽六百四十七）

文帝器重魏舒，而舒不爲人知，晉吏部郎魏衡，訓姪舒曰，汝後得爲小縣長，舒曰，堪爲八百戶長，將老嫂入官舍，即斯願畢矣。（御覽五百十七）

錢行處於文帝曰，裴楷清通，裴楷當赴爲別宅，宅甚美麗，楷兄欲之，楷別讓之，其性有大度，皆斯類也。（御覽五百十六）

泰始四年，策免石苞官，遣就第。

五年二月，以羊祜都督荆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方樹基址，惟王浚爲巴郡太守，將委以巴蜀之任，祜兄子暮，問祜曰，叔淸爲人，志大者修，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識者曰，祜可謂能舉善矣，知

通方等三十國春秋
武敏之三十國春秋
常璩蜀李書
相融趙書
王度三石傳
車頻秦書
裴景仁秦記
張諮涼記
段龜涼記
張詮前燕書
和苞漢趙記
吳篤趙書
范亨燕書
王景暉南燕書
姚和都後秦記
喻歸西河記
劉昞燉煌實錄
高閭燕志

晉泰始五年夏四月地震大疫上命發以賜馬小車驢救療（此下缺頁）

泰始七年吳建衡三年吳孟仁卒　吳司徒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故曰小兒無德可容而學者多背故爲廣被可御氣類相接也（御覽五百十一通鑑攷異晉紀）

泰始八年二月武帝在七月以賈充爲都督秦涼二州事（通鑑攷異晉紀）

八年十一月賈充與朝士宴飲庾純醉與充爭言詔免純官（通鑑攷異晉紀）

八年衛瓘以太子晉悳不堪爲嗣欲廢而未敢（同上）

咸寧元年吳天紀元年孫皓納張布女有寵而死厚葬之民有訛言途誅奚熙幷殺章安侯奪（同上）

四年吳天紀二年吳收張悌岑昏等泥頭諸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廣州（同上）

四年羊祜卒　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今顏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御覽五百十三）

五年十一月晉大舉伐吳　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戲場（御覽三百十六）

太康元年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杜預傳作今向暑水涌方降（通鑑攷異晉紀）

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通鑑攷異晉紀）

元年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吳殺岑昏與何植書庚午送降書壬申濬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羊洛陽（通鑑攷異晉紀四晉書本傳作四年卒）

王濟晉與武帝棊濟伸腳在局下因問皓曰開君生剝人面皮何也（通鑑攷異晉紀）

武子大慙縮腳（御覽三百七十二）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召三十六軍　太康之初吳寇新殄未益一紀千戈已尋蟻蝨生於甲冑燕雀處於帷幄（御覽三百五十五）

元康四年七月傅咸爲司隸五年五月始親職十月卒（通鑑攷異晉紀四晉書本傳）

元康五年閏月依通鑑攷異補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史通雜說篇如此三十國春秋輯本乃刊誤晉書）

元康八年李特就殺人貲（通鑑攷異晉紀）

晉永康元年正月大赦有鳩入御坐武帳中拂司空張華之冠（初學記二十六）

永康元年中台星拆張華子韙勸華遜位不從　張華善天文觀望氣元康初晉興鄴陽雷孔章夫夜登樓面見一氣起牛斗間華謂孔章曰此何氣也對曰其寶劍乎（初學記二十四）

永康元年成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疑即略）皆懼奔國（御覽三百七十九）

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人王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面倒見止（御覽三百七十九即作耶因大笑之遣乃放過因得奔潁）

永興元年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劉淵自稱漢王（通鑑攷異晉紀）

永興二年六月李雄即帝位改元大武（通鑑攷異晉紀八）

光熙元年東海王越殺河間王顒（同上）

懷帝

永嘉四年漢劉聰光興元年氐蒲洪自稱略陽公前秦蒲洪父健歸爲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疑產洪（御覽三百六十一）

洪面紫（御覽三百六十一）

永嘉五年　蜀王李雄攻遣登於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嬌餒取食之一無叛者（御覽三百二十）

永嘉五年。成王衡元年。漢嘉平元年。　漢陷洛陽。遷帝於平陽。聰以帝爲平阿公。明年二月。乃封帝爲積公。（通鑑晉紀九。）

永嘉六年。劉聰引上大讌。謂上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卿贈朕以柘弓銀靫。卿憶否。上（上字原漫漶作聰。）曰。安敢忘之。且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初學記二十一。）

王敦謀害王澄。而澄乘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同上。）

漢趙晉殷衛等州。　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旅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惰。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款。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也。久負賢者。（謝承後漢書。）

妻曰。爲女求夫。不覺庭中有麒麟。於是妻之。（御覽五百十一。）

愍帝

愍帝名予業。或作業。（通鑑晉紀九。）

建興二年。三月癸酉。石勒取幽州。壬午。勒晨至薊。（通鑑晉紀十一。）

建興四年。漢麟嘉元年。丙寅。丞相睿斬都運令史溫于伯於建康。於是以刀拭柱。血逆流。至二丈三尺。下四尺五寸。其痕如絳。（御覽四百四十六。）

建興四年。漢劉聰子約卒。　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事。味何旬也。約曰。臣誦孝經。每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末胥不反覆誦之。聰大悅。（御覽六百十。）

元帝

建武元年。涼遣韓璞伐漠。初。永嘉中。童謠云。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觀。（郭茂倩樂府八十八。）李矩降劉陽而還擊之。劉陽少驍猛。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卻行百步。（御覽四百三十六。）大興元年。漢劉曜光初元年。漢主聰卒。子粲立。靳準弒之。復殺王延。　王延九歲喪母。行孝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事彌謹。卜常取蒲蔑收廁。與之貯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與之。卜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御覽四百十一。）

大興元年。蒲洪降劉曜。（通鑑晉紀十三。）

大興三年。涼張茂永元元年。後趙石勒二年。　石勒遣石良率精騎五千。掩李矩郭誦之弟元。救元作雷。與誦說云。去年東平曹嶷。西資翁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勒與誦書。納潛尾馬鞭。說資禮賢。相同踏金。佳物爲信。矩所領將士。並欲歸勒。矩知衆之去己。乃率衆來歸。（御覽三百五十九。）

大興四年。　王敦令郭璞筮卦。曰。明公起事。雖必不久。敦怒曰。卿謂幾何。曰。命盡日中。引出斬之。璞曰。當何之。曰。南山之首。曰。我知之矣。必在犍柏之間乎。時有鵲巢而其頭。（御覽七百五十四。）

永昌元年。五月。王敦殺甘卓。　甘卓將破梁。引鋸不見其頭。（御覽七百十七。）

明帝

太寧元年。　陳安奔隴城。聞趙將劉貢馳將追之。石虎止貢曰。窮寇歸兵。不可追也。我士卒連勝。皆已意驕。以驕惰之卒。當致死之衆。恐無萬全之利。貢曰。不然。彼銳氣盡矣。衆心乖阻。人懷苟免。莫有鬬志。我卒乘猛氣甚盛。皆一當十。豈其衰汎之餘。所能抗也。貢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於隴城。（御覽二百九十九。）

成帝

晉咸和二年。溫嶠與陶侃、馘義兵伐蘇峻。峻師四萬。直指石頭。侃泊加子洲。（御覽六十九。）三年。峻兵犯闕。　蘇峻作逆。領軍卞壼、以王師敗績。遂單騎赴難。二子眕旰隨之。俱歿。卞裘氏撫屍而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微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前。子歿於後。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矣。（御覽五百十一。）

溫嶠等入討峻。遷帝於石頭。殷羨之勸趙石頭。　光祿勳殷羨之還豫章。貴游多附寄書。羨之至板橋。投書於江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初學記六。）

咸和五年。趙建平元年。　江州刺史劉胤自武昌。以有疾。徵。微爲右將軍。而王舒未至。猶在盆口。後將軍郭默旋而過。胤不覺之。謂曰。暫默酒五升。勉一頓。默大怒。投之於江。遂與故將張丑宋侯孟純等。矯詔入城門。莫有禦者。胤獨與其妾寢。默至。斬於牀下。及其司馬張滿、參軍荀楷、李篡。懼獸故也。（御覽三百十三。）

咸和九年。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　王隱始成晉書。合八十八卷。家貧無紙。未成其志。遂南遊。投陶侃於荊州。又江州投庾亮。乃獲其紙墨。始書就焉。（初學記二十一。）

咸和九年。石虎即位。改元永熙。（通鑑晉紀十七。）

咸康三年。石虎僭稱趙天王。　趙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上盤置燎。下盤置人。成康三年正月。趙攻安等上皆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藏記作十。）趙王虎墨之。膠斬成公段。（通鑑晉紀十七。）

穆帝

永和元年。趙造獵車千乘。石季龍將獵。幘冠金鏁之帽。（御覽六百八十七。）

永和二年。（李漢嘉元年。涼張重華永興元年。）九月。燕殺慕容翰。（通鑑晉紀十九。）

永和三年。　趙將麻秋、命黑槊龍騰三千人。馳聲謝艾軍艾左右撾鼓。李儁動艾乘馬。艾不從。乃下馳崩。牀而麾衆。趙人以爲有伏。懼而不進。（御覽四百三十六。）

永和五年。趙以酒卒高力等戍涼州。　定陽人梁犢。因民心怨趙也。謀兵東逼。犢自稱大將軍。率衆攻下揚。起之。犢軍人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雖無甲兵。所在略百姓大舍。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擬向崩潰。

御覽二百九十九。

永和六年。魏丹楊永興元年。晉正月。通鑑攷異晉紀二十。

三月。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同上。

永和八年。燕慕容儁元璽元。秦主苻健皇始二年。並稱帝。姚萇來寇。慕容評遇敵。李先圖異志下。

廣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何敢害萇。會救至。供不死。御覽三百二十五。

永和十年。涼張祚和平元年。僞前梁張重華。寰作涼。張駿。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祚厩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李先圖異志下。

升平四年。燕主暐建熙元年。朝廷以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史通攷異。

哀帝

帝奕 簡西公。

太和六年。十一月。被廢。桓溫使劉亭侯。寰作劉惔。書作亨。收帝璽綬。通鑑攷異晉紀二十五。

簡文帝

孝武帝

太元元年。涼亡。涼天水太守史稜暴疾死。五日而蘇。云見涼光殿皆生白瓜。及秦使梁熙滅涼。小字白瓜也。事類賦注二十七。

太元二年。秦平諸國後。示人以侈。盛左右鎮郎及佛蓋郎。申香爲佛蓋郎。長一丈九尺。初學記十九。

秦王苻堅。騷殊能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服御物。極珍飾之奇。倘書金部郎裴元略諫曰。願陛下遵采椽之不斲。郤瑤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聞過乎。御覽四百五十六。

太元四年。秦以苻洛爲益州牧。苻洛雄勇多力。猛氣絕人。坐御奔牛。射洞豨耳。苻堅深憚之。故常爲遠守。御覽四百三十六。

太元八年。秦大舉入寇。秦王堅下書曰。吳人放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寇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御覽三百二十二。

太元九年。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　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就御覽引作請救。乃遣謝玄請和。垂不許。遂圍鄴。玄青銅鍍黃金燒轉繩等。以之爲信。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十七。

太元十七年。以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晉黃門郎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柤於水。乃接焉。旬日之中。滿門之溝。忽起爲岸。是夕有人通夢於仲堪。自稱徐伯。感君之惠。無以報。仲堪因問門岸爲何祥乎。對曰。水中之岸。其名爲洲。君將爲洲也。言終而沒。御覽五百十一。

太元二十一年。燕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涼呂光龍飛元年　後燕慕容垂道其子寶。步騎七萬。伐秦。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惧參合之敗。展書魏有可乘之機。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卻還道卒。御覽三百二十三。

安帝

隆安元年。南涼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段業神璽元年。烏孤稱西平王。後涼禿髮烏孤七世祖壽闐之在孕也。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灘西移。終當東歸。至京必生貴男。長爲人主。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娠生壽闐。被中。詳卑謂被髮　因以禿髮爲號。壽闐爲名。御覽六十一。三百十一。

涼沮渠蒙遜。簒位。簒金山　沮渠蒙遜。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因以官爲氏。少牧羊。臥息田畔。忽見沙門以手摩其頭曰。爾後當王此土。不久苦焉。言終而滅。御覽上八百三十六。

隆安二年。燕慕容盛建平元。魏天興元年。慕容德元年。燕關汗猷智。盛子太原王奇、起兵於外。燕金紫光祿大夫高平公歆。初。歆伯父左光祿大夫熙。拊歆首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當。有佐命之功。顯吾門者必汝也。御覽五百十二。

隆安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涼呂纂成寧元年。南燕慕容德傳檄青州。　燕徵其東萊太守王慕。德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鞍轡由鐙。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慕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御覽三百七十七。

隆安四年。南燕禿髮利鹿孤和元年。西涼李嵩庚子元年。　涼州人胡安據。盜發涼州人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赤玉簡。紫玉笛。初學記十六。

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鞭。馬瑙鍾。黃金勒。御覽三百五十八。

十一月。北涼李暠。自稱涼公。嫁妹太守李嵩表子段業。嵩稱盡忠不貳。橫爲李嵩所證。請業殺嵩。嵩自歸司敗。業乃殺嵩。遣使謝嵩。初。嵩與嵩結姻頸之交。嵩常以宗族託嵩。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及是。嵩反爲嵩所構。嵩乃悔之。御覽四百八。

隆安五年。燕慕容熙光始元年。涼呂隆神鼎元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元年。後梁宣帝呂超。殺其君纂。后楊氏國色。超將妻之。謂其父悛曰。后若自殺。禍必及宗。悛以此言告后。后曰。大人本貴女與氐羌。以陶富貴一之以甚。其可乎。悛不能強。乃自殺。御覽三百八十。

李撝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歸悲堂。以證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譜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女。盡自爲序。以明鑒戒。文武慕儀。亦皆圖焉。是月。白雀翔於靖悲堂。揚頌之。（御覽百七十六。案出引作三十國春秋。涼錄。）

元興三年。（魏天興元年。劉裕等起兵討桓玄。誅之。帝復位。）王謐與秉議推劉裕領揚州。裕辭乃以謐爲侍中領揚州。初。裕名位微。謐直繩之馬柳。謐代逗之。由是德謐。遺方等曰。夫鼓鼙之聲。欲使聞遠。非直繩之馬。

解體。部下閉門拒之。事平。爲司空參軍。後到臺之伐魏。知其名。乞與同行。進之告僕曰。到公必敗。吾言則應軍。否則及難。遂請讓糧。乃免。道濟曉年懼禍。其夫人劉道牌問進之。進之曰。道濟威名蓋世。如死得所。亦不相負。夫人泣語道濟。道濟意狐疑。亡何。被收。道濟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壞汝萬里長城。辭彤曰。身經百戰。死非意外事。遇之撫掌笑曰。以世農夫。又以義死友。子以忠死君。此大宋之光。坐地就刑。神色不變。進之無眷屬。僕當健從進之死。故无收其尸者。辭彤、下沛人。死後其子負竹簿。尋求進之骨不得。以其帶同父棺葬焉。（見高氏小史。據晉方等三十國春秋。前漢。遼東。遼西。武陵之書無。疑缺。缺疑出以校攷。）

武帝諮將進金銀。或以得官者。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何得以官賣金耶。帝謝之。（御覽三百十一。）

哀帝即位。有白氣二道。帶天。望氣者言宮中有伏兵。果爲邛都公所害也。（御覽八百七十七。）

常璩蜀李書

武皇帝諱雄。字仲儁。始祖第三子。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瞳。鼻如龜龍。（據白帖引常璩蜀志曰。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人鼻如懸膽。蜀志疑即蜀李書。即龜字似當作鳩。）口如方器。耳如相盼。法爲貴人。位必過三公。不疑也。帝每周旋鄉里。有識者皆器異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太康中。每語鄉里曰。李仲儁有大貴之表。終爲人主也。（御覽三百六十。又三百六十六。）

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蛇自門升天。一蛇中斷。及生。后常言子者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御覽上三百九十八。）

武皇帝雄泰武三年。白鳥赤足來翔。帝以問范賢。賢曰。鳥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關中流民請降。（類聚九十二。據御覽引作蜀李雄書。）

蜀才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爲丞相。（釋文序法解傳。遠人注。按顧氏家訓。蜀才。自名長生。）

賈奕字放長。梓潼人也。太始初。內移河東。少仕晉。爲倉部令史。惠帝時。爲安富令。中原喪亂。王衡七年歸國。武帝素聞奕名。重之。皇子雅生。因名賈奕。（御覽三百六十二。）

和苞漢趙記

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將斬之。聰時幸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聰勉聽之。於是易李堂爲愧賢堂。（御覽二十四。學記二十四。御覽百七十六。）

魯陽侯王廣字廣之。爲揚州刺史。晉末。張乘避世爲牸。梅芳最勇。山東國廣。城陷。愷因廣。將詣芳。廣女有美色。芳引入。甚有寵。入經一旬。乎伺芳睡。引刀斬芳。芳驚起曰。何故反耶。乎罵曰。愷吾主。我欲誅反賊等。何謂我反乎。吾殺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爲汝首於通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色無變容。乃自殺。時年十五。（御覽四百四十。）

今上（晉也）殺晉散騎常侍梁綽。并妻辛氏。伏地大哭。仰白今上曰。妾聞女不再醮。男以義烈。聞妾夫已死。理無獨生。乞就辟有司。地下以事見結。且婦人再嫁。明公亦安用哉。遂號哭不止。上曰。貞婦也。其任之。亦自殺。（御覽四百四十。）

劉聰嘉三年。太子粲討趙固郭默於洛陽。默便馳檄等夜北渡河。襲太子於東北。穿柵面去。（御覽三百三十六。）

今上光初二年石勒召幽黎之衆十餘萬人，證攻車飛梯，攻平陽小城。今上遣騎萬五千，曳柴揚塵，鼓於山谷，冲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僞退。（御覽三百三十六）

光初六年，今上討陳安於隴城，城內得安死，陳安猶刀，左右俱發。隴上語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八蛇矛左右盤。（御覽四百九十六）

劉粲進治平陽，於汾水中得白玉雞，廣四寸，高二分，一（御覽白玉）龍紐，文曰：有新保之。（事類賦注九，御覽八百四，樓以下皆引作趙書，疑亦和苞之書，蓋因趙石事，所以一曰二石集錄，不言及漢趙，故結附於漢趙記之後，以俟攷。）

趙染髮長安，秦王業弄射鳩樓，格戰至天明，不拔。（御覽百七十六）

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云：剋海永昌，曜以爲天錫神璽，齋九日而受之。（書鈔百三十一，御覽六百八十二）

劉曜討陳安於隴城下，小將劉牙、趙牢、路松、多堅戍，不下。城內得二字一（御覽）安死，乃謠曰：隴上健兒曰陳安，鞍七尺大刀配齊銅。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一（作萬）騎悠悠。一（作修）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落九騎留。衆我驟驍雄最悲，天大降雨道者休，阿呵呼嗚呼奈子乎，嗚呼阿呵奈子何。（御覽三百五十三，又四百六十五）

田融趙書

石勒與汲桑桂來，汲桑清河貝邱人，年二十餘，力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御覽三百八十六）

汲桑自號大將軍，以勒爲前驅，攻鄴，入之，南據充州，爲苟晞所敗，桑走死，汲桑六月盛暑，而重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扇者悉能，桑怒一（作不）得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叔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一（作裘）不識寒，暑斷人一（作頭，類聚十九，御覽二十一）斬過，（御覽二百八十六）

石勒與劉零等攻魏郡，劉零陽平人，年二十餘，常驅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驌馬，（御覽三百八十六）石勒電葛陵，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刁雍（戴記作膺）勸勒降晉，勒愀然面嘯，張賓勸勒逕北，勒欣然攘臂曰：賓計是也，雍宜斬，明其性怯，可退爲將軍。（御覽三百九十二，又四百九十九）

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月日（作旦，四朝考）周遍河朔，百草無遺，唯不食三豆及麻。（開元占經百二十，類聚一百二）

後石率精騎五千襲偉結，一戰生擒結於青邱，鎗頸拳手於裏圍，（御覽六百）前石率精騎五千襲偉結，一戰生擒結於青邱，鎗頸拳手於裏圍青陽城門，頓首請囚。（御覽四十四）

前石（類聚作劉曜）召楊綏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十郡車牛五千乘，運土築趙固城，又取土城西南塚內，得圓石，狀若水碓，其銘曰：作樞，石重四鈞，上有文曰：同律度量衡，有幸氏所造，藏者求之，詳或以爲瑞。

參軍綽咸曰：王莽時物。（書鈔百十二，御覽十六，又五十一，又百七十五）

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勒賜乳母穀帛，以爲休詳。（御覽二百）

圖豐市五日一市。（御覽八百三十七）

前石數出遊獵，每頓驢騎，主簿程琅諫，前石驢逐自若，草間有瓦木，驢馬觸之，馬即死，前石亦危殆，憶小不稱，設宮獄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等，誰之何及。（御覽四百五十四，按，惟此明經訓傳未標名。）

劉曜攻石勒將戰，曜飲，乘醉乘大赤馬，無故踴躍不可近，於是退赤馬及合陣，敗走，隨體素壯，馬小不勝。陷冰，爲石堪所擒也。（御覽六百十八）

佛圖澄亦謂必禽劉曜。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常乘板輿於大水上。（書鈔百四十）

太和二年正月，具禮樂，朝羣后，侍郎郗恭執應不降，常侍畦洪執裘不彈，皆下理官。（書鈔百二十，御覽三百五十六）

石虎等破劉曜子熙於上邽，獲馬二百匹，赤覲金銀步叉弓鞬三十具。（書鈔百二十，御覽三百五十）

裴憲撰三正東耕儀。（書鈔百二十七）

東耕儀，在殿中監鋪席於侍臣之南北面，解匿出御座，跪授黃門侍中，侍中稱制，警蹕以順授尊。太常謂曰：皇帝親耕藉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禮，侍中跪取耒與侍郎，以授殿中監，監復箱匣。（御覽八百二十，又百二十七，又百二十九，又八百十八）

中尊令徐光奏請一（作以）東耕一（作儀）郊，儀親耕，改服宜服介幘衿繡袴褶，（書鈔百六十，御覽三百二十）

徐光字秀武，頓邱人，父以牛醫爲業，光年十四五，爲將軍王陽秣馬，光但書馬柳（類聚五十六，御覽□□）柱爲詩頌，不覺

皇后出謁，乘羽蓋金華車，（書鈔百四十）

前石時，暴風雷雨霹靂，震臺壞署，婦人震死，瘞之三日，重霹靂出之，（御覽八百十六）

石勒時，斷塞食，忽暴風霹雷雨澍，大者如彈丸，平地水深三尺，勒大懼，復令民塞食，（書鈔百四十三）

前石臨安縣馬生角在耳，長有七寸，搖之即動。（占經百十八）

前石時，安定太守鄔玭上言：蛇與鼠鬬於門中，而蛇自死。（同上一百二十）

前石時，淳維白光婦人，產卵大如盂，剖之有蟲如瓦蟾，二足立行。（御覽九百四十四）

前石時，有石阯魏郡鄴縣東北六十里曲漳地，初有黑黃雲如幕，長數十丈，交西（玉海引作鄴）如雷，聲如雷，聲家陷地，熱氣起，連天，時左右有私鑄者，皆震盲，盡止，經視之，上（玉海引作土）猶帶熱，求覓見有一石，方一尺，青色，面輕撥之，音若落。（玉海引作鑿，四朝考作斫）二十一日，前石死。（占經七十六）

前石死，滿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引錦一疋，（御覽八百十五）

王洛生石勒欲撲其權臺，洛生在獄自刺腹，深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淬其腹，出胃面死。（御覽三百七十八）

石鑒尚石之昆弟也。初石氏貴顯在軍中不能自遠人逕詣石鑒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旌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輔之爲荊廣川劉興女壻甚愛之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可獨不可稱時人以爲嗤笑（御覽四百九十九）

石勒參軍周延（一作廷一作雅）爲館陶令逕（一作斷）官絹數百匹下獄以八座議岩之後每設大會輒與俳兒（一作優）著介幘黃絹單衣（一作單中）倒延曰汝爲何官在我俳（一作單中）答曰我本爲館陶令計二十三字一數一作斗數一作單衣曰政坐取一作是故入汝俳中以爲大笑（御覽八十五引趙書二十三字一數一作斗數一作單百二十二字一數一作斗數一作單百六十九又六百九十一御覽四百九十九）

石勒使王逸煮臛於角飛本經注九引作趙書（一作羹）

石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搴旗勒死諒勒諸兒襲位（貴說注一）

將軍張珍（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趙記）領郡縣民丁萬人徙洛陽六鎰、鐘鐻、九龍、翁仲、銅籬、桑廉鐘一沒鹽津中（御覽五百七十五）

石虎造庭燎於樓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御覽八十七引趙書八百七十）

石虎聘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女病謂崔誤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兒小子以少唾其容作巽非藥也後石乃射之一箭通中面死（御覽三百八十七）

從幽州大道溥沱河造浮橋植行榆五十里設行宮（御覽八十八引趙書九百五十六）

隨元侯崔約字道基與太子詹事潘孫珍朝會珍忠目痛問約川何方治爲佳約戲言唯漏取盒珍曰目何可漏約曰卿目腕腕止可漏中珍入奏天子怒約父子伏誅（御覽六百四十五）

後石造獵車千乘轅長三尺（御覽七百七十五）

石虎子韜以琉璃碧、螺杯、勸客酒（御覽七百六十）

石虎建武十四年東南卒有黑粉分爲三走又冒日日沒後分爲七枚相去數十丈其間有白雲如魚鱗虎子韜曰當有刺客後果爲太子宮所殺（御覽八百七十）

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建武末卒葬於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矣（御覽九十二引趙書九十五）

實成卒後五年石虎夢見成泣泗嘱其子犉虎曰非心虛所遣（當是遣字也）遣夢之言信而有徵（御覽二百七十六）

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即撤廷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因成夢而登列卿也（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

丹圍攻石遵遵方與女子彈碁兵至殺之（御覽七百五十四）

蒸人趙世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刻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諡曰扈冢之卷車馬鱗鱗泥丸之日門無弔賓弔賓不來何所因由性苛剋寇盜所親（御覽四百六十五）

吳篤趙書

石勒赴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絳氈、白盤（御覽八百二十按紱郡雲大宛使獻其方物）

王度二石傳

石勒傳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永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茬平界。與平原茬平人師歡家庸耕。耳恆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御覽三百三十八又八百二十二皆引作石勒別傳）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數丈。（御覽六百八十二引作石虎別傳）中生人參差。（或作或作花或作文或作華或作字諸葛古花字）葉若蓬蓋。於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大志。莫其終不可知。（御覽三百三十一引作石勒別傳）勒邑人厚遇之。（御覽九百九十一引作石虎別傳）人多陋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俱渡桑乾。（世說新語注四）勒稱趙王。令武鄉耆舊往襄國。拜李陽參軍都尉。勒微時。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悍。每輕勒。與爭溷廁。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御覽四百九十六引作勒別傳）

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諫勒。不從。出獵縣馬。顧左右曰。不從主簿之言。面致墜馬。賜朗絹百疋。以旌忠直。（御覽八百三十二）

以咸和三年改元曰太和。（茬平民謠作師懷上黑兒。令曰。按記應白兒爲瑞。此黑兒曰祥。外檢典籍。議者以爲黑兒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爲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爲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

革命。以水受金。夫兒、陰獻玄、水色。黑色見。以裝應行。以推之。黑兒上應云云。（通鑑九十九）後僭正號。（世說注四）

死。謚明皇帝。（世說注四）

石虎傳

石虎字季龍。勒從弟。年十七八。身長七尺五寸。好弓馬射獵。迅健有勇力。同時等類。多畏憚之。（御覽三百八十六引作石虎別傳）

武鄉長城縣民韓強。在長城縣西山嚴石澗中。（二字一作問）得玄璽一所。方四寸。厚二寸。與璽同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虎以爲瑞。（御覽六百八十二引作石虎別傳。又引晉抄百三十一。或作石勒別傳）

十三年。永和三年。春二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后率三夫人命婦。蠶先蠶於近郊。是歲八月。雨雪大寒。行旅凍死。（御覽三十四引作石虎別傳）

王度二石僞事（附）

劉曜躬領將士二十七萬衆。大舉征勒。勒養子生爲衙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暨勒軍卒至。天曉。曜軍當攻金墉城。勒軍入。正與曜軍相遇。即交戰。曜軍大破。（御覽三百二十六。晉抄百三十引作三石遺事）

石虎建康二年。遷都鄴宮。照一大鏡。不見頭。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否。權曰。若當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虎曰。卿健將也。因與共言。

郭權降石虎。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否。權曰。若當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虎曰。卿健將也。因與共言。

石虎攻中山。得鄭略之妹爲妻。甚相敬待。下獄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誑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歸胡牀於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臨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來。未至。虎於後射之。中腰而殺。（御覽三百七十一）

佛圖澄死時。衆官哲殊。欲以澄生所持一作金錫杖、銀鉢盂、內著棺中。爲其埋石作椁。葬畢經年。再開後故發椁開棺視之。了不見體骨處所。唯見杖鉢存焉。（御覽五百五十二又七百十引作三石遺事）

石混（或作小）降說鄴中有鳳皇。將九雛。在延明門外道西。（御覽九百十五）

石混說。建武十四年。忽有騊駼一匹。有四目。倚著殿中。十餘日突去。不知所在。（古今注一百十六）

高祖慕容廆。少有大度。雄略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人鑒。嘗謂總御諸部。高祖弱冠往見。華甚異之。謂高祖曰。君必爲命世之器。匡時濟難者也。脫所著帻。簪以遺高祖。結般勤而別。（御覽四百七十八。又六百八十八。）

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通鑑晉紀考異三）

太康四年。慕容涉歸卒。弟澘（載記作耐）篡立。（同上。）

澘謀殺廆。廆亡。國人殺澘。迎廆立之。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見婦人。謂是男子。（御覽四百七十八。）

廆登祚。無所見。遂免。（御覽七百九。）

太安元年。素怒延圍成於棘城。遂出擊。大破之。（通鑑晉紀燕書紀傳皆紀破之事。載記作素遁。而云延孫傳則不知何人。）

晉室大亂。高祖（二字疑衍。）耶邪之際。方經略江東。高翔說高祖曰。自王公政錯。士人失望。檀負歸公者。動有萬數。今王氏敗沒。而祖星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遣貢使江東。亦有所資。然後仗義聲以檄不庭。可以有辭於天下。高祖深納焉。（御覽四百六十二。）

破鮮卑宇文部。獲皇帝玉璽。便裝疑送建鄴。至自建鄴。大興四年。以慕容廆爲車騎大將軍

平州刺史。（通鑑晉紀敘興十三。）

太寧三年。石勒使乞得歸來伐。成遣世子虓擊之。以仁爲左翼。乞得歸拒虓。遣兄子悉拔雄拒仁。（同上。）

太祖文明皇帝紀

成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會鄴使至。云太子邃在後悉酒。入宮殺害。石主大懼。狼狽引還。（通鑑晉紀敘晉十七。）

初。帳下吳肖使鄴還。說四月浴佛日。行像詣宮。石太子邃騎出迎像。往來馳驟。撫有儲君體。王曰。古者觀戚儀以定禍福。此子虎之固式。而輕傚無禮。將不得其死。然及石主東歸。留邃鎮鄴。國亡敗內亂。以致誅戮。（同上。）

成康六年。燕王皝襲趙。略燕范陽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通鑑晉紀敘興十八年。載記作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太祖皝八年。（咸康七年。）使揚裕唐柱等築龍城。立門闕宮殿廟園耕田。後遂改爲龍城縣。（御覽百九十二。）

建元二年。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帥評等擊代。（通鑑晉紀敘興十九。按。載記未記此事。）

建元二年。皝伐宇文逸豆歸。逸豆歸南羅大涉夜干（載記作涉奔於。）逆戰。（同上。）

烈祖景昭皇帝紀

永和五年。趙亂。四月。集兵二十餘萬。爲進取之計。（通鑑晉紀敘興二十。）

永和八年。三月己酉。冉閔殺劉鑠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同上。）

冉閔妻得璽以獻。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元璽。元璽元年。蕤弁遣侍中裴嶷。太子詹事劉猗。（一作贊。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負璽欲亡匿。私行數里。忽黃氣四塞。迷路一作不得進。乃復故道還。易取行裝。始得去。）（晉紀敘興二十一。事類賦注引十六國春秋。御覽十五又六百八十。）

永和八年。升平二年。十二月。荀光寇泰山。殺太守賈嵩。（通鑑晉紀敘興二十二。）

少帝紀

興寧初。遣使慕容評。遺許昌、縣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興寧元年。汝南太守朱黎（晉紀作朱斌。）棄許昌。克之。（通鑑晉紀敘興二十三。）

太和四年。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陽。明年正月。拔洛。（同上。二十四。）

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也。評鄧固山泉。鑿水與軍人絹匹。水二石。（水經注十。）

世祖成武皇帝紀

建興十年。慕容寶自河而還。軍收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率衆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策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垂淚慎嘔血。因而寢疾焉。盡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水經注十三。）

慕容令（晉書子載記作全。）之奔還鄴。建熙元年。（晉作十一年。）二月也。（通鑑晉紀敘興二十四。）

烈宗惠愍皇帝紀

愍帝時有異僧素質綠首集於端門東園樹栖翔二旬而去又四月以異僧故大赦名東園曰白馬園（通鑑晉紀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按此記作昭武時事）

中宗昭武皇帝紀

秋七月丁卯昭武帝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銀槨面一千一七作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諧闕言狀以是日到詔曰經始崇殿而銀具出人神允協之應也賜陵爵關外侯（御覽百七十五又七百六十二）

昭文皇帝紀

文帝熙平二年左部民得玉璽玉鼎（御覽八百四）

昭文帝時左部民得紫璧以獻（同上八百五六）

慕容仁傳

從世子皝擊乞得歸歸遣兄子悉拔堆拒仁仁擊悉拔堆（堆一作碓）斬之（晉紀晉紀十五）

慕容翰傳

翰嘗臨陣為流矢所中病臥歲時不出久後漸差試馬成告稱翰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乃賜翰死（通鑑晉紀晉紀十九）

慕容恪傳

恪之威聲震於外敵初烈祖崩晉人喜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東耳（御覽四百六十九）

王誕傳

初王誕亡歸李壽說壽討王浚遣其子成（李洪傳作威）壽擊之（通鑑晉紀晉紀十九）

慕容恪傳

慕容廆遣使（通鑑晉紀晉紀十九）

周存傳

周存字道名上谷漁陽人王彭祖叛母逃竄流離失所時在分州郡隔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亡無間後得在昌黎而時已屬段氏昌黎土地識之所統存徑投高瑁高瑁客之為設酒於坐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高瑁言音未止存涕泗橫面尋聲而對酸慟舉坐莫不感慨高瑁亦為之動容由是寵遇倍加存停非年不得母回將辭歸高瑁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陰微旨陳謝曰劫政荊柯刺客之流竄氣之激願甘死舉韓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給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疑企未敢盡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求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想之高瑁慕與根善射嘗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縣豎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慕求射之一發而中（御覽四百七十）

宋該傳

宋該字宣恆（一作宣弘又作孔為左右一作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正負而幅重不能勝乃至恒頓以魏辱之（通鑑八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二又八百二十）

李洪傳

李臻遣其子成（王浚傳作威）擊王浚（通鑑晉紀晉紀九）

申驹傳

烈祖常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制物鐵鑽為用亦噬噓之意而從上下何也驹答曰口之下動上使下也鐵鑽之用上斡下也烈祖稱善（御覽三百六十七）

賈堅傳

賈堅字世固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立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老年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發一矢隨腹背附脅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御覽七百四十四）

烈祖問堅年對以受新命始及三載（堅本傳烈祖太守永和七年公慕容評所殺堅悅其言拜樂陵太守通鑑晉紀晉紀二十一）

梁琛傳

梁琛使秦琛從兄弈先在秦為尚書郎會龍秦主欲令琛止弈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詣弈弈數就郡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通鑑晉紀晉紀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九）

孟高傳

孟高字宏義長壯有雄委慕容皝即位左遷衛將軍出避難將向龍都禁衛四散唯高及殿中將艾郎等千餘騎從行達遼澤縣逢賊高獨力戰賊射殺之（御覽四百十七）

皇甫真傳

皇甫真字處季安定朝那人也從輔國格討撫丹圍御南圍拔鄴鄴石氏徙都城內珍玩寶貨充溢真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斂圖籍真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匹牛四十頭以助軍資（御覽四百二十六）秦遣郭辯征句奴使詣鄴覲覘真覺其姦白皝請誅之評不許太和二年燕建都薊八年皇甫真為太尉郭辯至燕（通鑑晉紀晉紀二十三）

郡城失守，秦主初入臨前殿，讌羣臣數百人，皆集東掖門。見侍中王猛來，莫等趨馬首拜之。明日，更見，其乃卿猛，猛曰：昨拜朝卿，何若慢之相逕。其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宜拜賊而卿國士，亦何所怪也。猛嘉之。（御覽五百四十二）

鮮于休傳

鮮于休有才器伎幹，時爲左光祿大夫，嘗屬（御覽二百四十九）

羅憲傳

羅憲字叔龍，工圖葬，究盡其妙，獨步當時。俄而右北平樂抄少傾出，與齊瑤。（御覽七百五十三）

公孫晨傳

公孫晨上谷人，少帝建熙六年，隱於昌黎之城。（二字一作九城）冬衣單布，疑於土牀上。夏則併飡茹於一器，停使（御覽七百四十八，引晉四十八，引晉諸公）

組臭，然後乃食。人或異之，莫能測也。（御覽七百四十八，引晉諸公）

車頻秦書

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符，言己當王，應符命也。（晉說，註四）

苻堅母荀氏，浴澆水，經西門豹祠歸，夜夢若有龍蛇感己，遂懷孕而生堅。（御覽三百六十）

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肩背有赤色隱起，狀若篆文，曰草付之鮮，因爲苻氏。（世說，註四，御覽三百六十九，又三百七十一）

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統（一作純，下同）名知人，堅六歲時，晉歲於路，統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走縛有罪，不縛小兒，統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相貴，何也？統曰：非凡等所及知也。（晉說，註四，御覽三百八十二）

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堅時年十二，宋有軍號，健夢有天神，遣使者朱衣武冠，拜肩頭爲誰，臨臨將軍，以冠二百三十九）

堅小字也，健卽拜爲臨將軍，以應神命。（晉說，註四，御覽二百三十九）

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晉說，註四）

苻生寧光三年二月，太白犯東井，太史奏曰：必有暴兵。生曰：星入非者，必將渴耳，何怪也。時長安謠曰：百里堰蛮城，蒲蒲何青青，兒不知法，仰見星，其年苻法殺生而堅代立，是其應也。（開元占經五十）

堅立時，有黃雲五色，遍境，又時以景雲瑞，赦民，改五日。（載記，御覽八十八）

苻堅欲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獨爲敕文，有大赦繩集於筆端，腦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宮今大赦，有司以聞。堅猶曰：禁中無聞耳之垣，事何從遍？敕猶之，咸言有一小兒，衣青衣，大呼於市曰：宮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御覽九百四十四）

王猛攻鄴，慕容評拒猛，而悅貢水與軍人，衆思爲亂，猛因將破（一作之）（類聚八，御覽二百二十八）

苻堅建元六年四月，天地有大星色白，占者以爲太平之祥，乃立圖狐嶽於宮左。多十一月，平燕國，擒慕容暐。（占經七十七）

初，慕容暐在鄴，居石虎宮，夢虎齧其臂，暴人求虎，殪所在。女子李菟告暐，在東明觀下掘得之，屍猶不壞。暐深而厭之曰：死胡敢夢生天子，檻捷毀碎，投之漳河，河流迅疾，終不移轉，暐後爲臣虎所執，乃悟而慚焉。（御覽五百四十九）

苻堅以李菟無狀，無少長悉坑之。（御覽五百四十九）

苻堅幸太學，以周官禮注無師，以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使生徒就宋授業焉。太常居家，遷流移苦寒，常自負周官，終不敢捨。（御覽百一，按此引作東晉諸書）

苻堅時，關隨父安百姓悉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初學十九，御覽九百十六）

建元八年五月，遣少弟陽平公融鎮鄴，停灞東，苟太后以融少子，愛甚，比發，三出經之，垂引夜痛往內外莫知。太史令魏述奏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遽重晏占。（占經）

十九

苻堅建元九年四月，有客星出尾箕，長十餘丈，狀如彗而末曲，或名蚩尤旗，掃於東井，自夏及冬不滅。太史令張孟光（一作孟）奏：彗起尾箕，尾箕燕分，而掃東井，東井秦分，燕首尾亂於秦，東胡鮮卑，歷世稱燕，今慕容暐父子兄弟亡處，而不報聖朝，臧僭鮮卑，執權乘勢，馳輪躍馬，貪榮莫與，爲二宜小抑退，除其黨帥，夫蛇蛇蠆手，壯夫解腕，玄像告兆，事應無差，堅不納。後慕容氏遂稱王於燕地。（占經八十九）

以安車徵隱士樂陵王勰爲國子祭酒，苻堅徵隱士張巨和至長安，賜以冠衣，和以羌辭。（御覽七百四十）

苻堅時，沙門竺僧朗苻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寄宿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構崇閣，雖寒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水經注八）

建元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世說注四）

苻登圍襄陽，作飛雲橋一（一作以）攻城，趙之。（御覽三百三十六，按此引作東越諸書）

先是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難之太卜，因而（六字，依占補）以石爲祉，發之十六年而死。收其骨以問吉凶，名爲洛龜。太卜佐高崩、一作）夢洛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過，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附玄破於淮肥，自綏新城浮圖中，

秦苻因伽論矣。（水經注十九）

堅平諸國之後。示人以侈。苻堅時有巾香長十尺以上。爲桃蟹頭。（御覽三百七十七。）苻堅時。西域獻翠鳥四。雄雌各二。以錦鑒之。月餘並死。（同上九百二十四。）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胥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傖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狄爲匡腳。面面體爲胡。方方以類名也。（同上三百六十三。）苻堅建元十八年。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有金彫（御覽作畫。）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爲左道。勸堅跡之。彫（御覽作畫。）至是果得之。（御覽七百五十九。）苻堅臨死。裒堅曰。新平地。古諺頊墟。其故里有白難聞。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至是果得之。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王樓寨遣使衛頭獻美女。圖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御覽三百七十三又七百八十一。）

苻堅時。新羅國王樓寨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御覽七百八十一。）

苻堅使熊邁造金銀細鏤鎧。金爲綵（唐鈔。）以綵之。（御覽三百五十二。）建元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於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世說注四。）

徽處士王嘉於到歡山。王嘉在東陳陽谷口。鑿岸爲穴。面而居之。諸有從其學者。人各一穴。遙至百穴。（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苻堅時。新羅國王樓寨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御覽七百八十一。）

苻堅使熊邁造金銀細鏤鎧。金爲綵（唐鈔。）以綵之。（御覽三百五十二。）建元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於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世說注四。）

徽處士王嘉於到歡山。王嘉在東陳陽谷口。鑿岸爲穴。面而居之。諸有從其學者。人各一穴。遙至百穴。（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苻堅容垂復圖鄴。百姓不得復田。民以桑椹爲糧。相啖略盡。（御覽七十三。）容垂安爲慕容皝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道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世說注六。）

尚書令苻雅。爲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楷製富。爲作苻雅貧。（御覽八百十七。）

苻登。堅族曾孫。堅死。登自立。嘗刻兕鏖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爲度。故戰所向無前。（御覽三百五十六。事文類聚後集百二十一引作廣論。）

苻登率萬人。在到娥鞏營下。同聲向哭。哀號動地。鞏心悪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御覽四百八十七。）登以登立堅神主於軍中。頻戰輒勝。亦於軍中立堅神像。以請福。姚萇自爲堅神像。戰求有利。軍中士衆出入並懼恐。皆云畏苻主像。萇嚴鼓斬之。以首送苻登。（御覽三百九十六。）

王景暉南燕書

姚萇皇初三年。藏在丁酉。於長安滑渚得赤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德。（御覽六百五十八。）

苻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菑。長五丈。節狀如竹。成以異之。謂之菑家。因以氏焉。洪後以讖文草付應王。遂改姓爲苻。（初學記九、御覽八十二、御覽九百九十九）

苻健至長安。貢玄等上玲瓏。依舊儀。立百官。設壇城南。於渭水之陽。（初學記六、引作裴景仁秦書、藝文類聚四十、御覽五百五十八引作苻秦記）

苻健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州。獲僧智超。殺而棄其尸。瑤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御覽四百一十）

苻健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州。獲僧智超。殺而棄其尸。瑤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

俄有翠鳥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銜鳥向山。乃得父尸。

苻健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百姓（一作民）一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下獄。是月。會大雨霖。河渭溢。蒲坂津壞。遂登於河中得隻履。長七尺二（一作一）寸。稱履五指。長尺餘。指尺（一作深）一寸。壘以獻。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因赦靖。

苻健皇始四年。冬。山雞來入人家。栖宿養子而去。翠鳥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銜鳥向山。乃得父尸。

苻健皇始五年。鳳皇降渭濱杜陵南原。三日而去。（御覽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四）

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收。字之曰堅頭。（初學記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四）

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遑盛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永固堅字。以太常掌禮。作宋氏傳其父業。

得周官音義。曰非此母無可授後。堅一（一作於）是就宋立講室。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帷而授業焉。（初學記十八、御覽六百四、按二書皆引作裴注宋書、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六百十九引作秦記、書鈔百三十二引作秦書）

宋昌說堅文若。賜侍婢十人。（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四、按二書皆引作裴注秦記、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事類賦注二十五、御覽九百十九、按此皆引作秦記）

苻堅討姚萇於北地。斷其運水之路。人有汲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深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風。據盤而歎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助賊。（藝文類聚六、引裴景仁秦記、苻堅方食、值雹雨輟）

初長安謠云。鳳皇鳳皇止阿房。苻堅遂於阿房城。植桐數萬株以待之。其後鸞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鳳皇。（初學記八、御覽九百五十六、事類賦注二十五、御覽九百十九、按此皆引作秦記）

謝玄追據彭城。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爲青州將。降。苻朗字元達。堅從兄姓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涉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來。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面才。國寶美而狠故也。苻朗渡江。傳與朝士宴集。時賢並用睡蛊。（一作蛊机）朗欲夸之。睡則令小兒竊而弄（一作齋席）。朗覺而張口。兒睡面舍出。坐者以爲不及之遠矣。（白帖三百八十七、引按此下疑脫又善證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指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誠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恆半雌。間之亦驗。又食粉炙。知白黑一（一作黑）白之處。人不信。試而成試而記之。果然無蓋蓋之差。（御覽九百十一、御覽九百十九、御覽作苻朗、按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於高祚物。不容於世。後兼識而殺之。（世說注七）

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訪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儀容異常。舊面謂曰。卿於朕世。何所爲作。緯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御覽三百七十七）

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死。子纂立。嗤弄鳩摩羅什。以其基博。及殺子云斫胡奴頭。什曰。不斫胡奴頭。其胡奴斫人頭。後繼弟超。（當作超）字胡奴。果斫纂頭。（御覽七百五十四）

姚和都後秦記

姚裒垂暫過隊。御覽三百六十九。
姚裒遣參軍辭瑾使桓溫。溫以刖戲瑾。瑾曰。在北曰狐。在南曰貉。何所問也。同上九百九。
魏武王姚裒。盛待楊亮。亮奔桓溫。溫問亮曰。裒何如人。答曰。天下傑也。神明器度。故是孫策之儔。面雖武夫。野人無名。故隨於舉士名若己之所以舉舊者之所以命己。字。則己之所以舉舊者之所以命己。字。則己之所以推舉舉者之所以稱之。御覽四百六。
姚裒將與苻廣眉戰。謂將軍王欽盧曰。吾數行。常有異光引吾前。狀如蜀火。御覽三百八十二。作明。數日來忽復不見。意惡之。此何祥也。欽盧不對。御與眉戰。死於陣。古經九十九。
姚萇以太元九年稱秦王。以狄伯奇爲從事中郎。狄伯奇少甘遊雅。待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盛飾。始舉寄鰲。御覽八百九十二。
姚萇大破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各曰。若值魏武王。將破此賊。陛下將牢大過。上歎曰。吾不如亡兄者四。身長八尺五寸。垂臂過膝。人望面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臨陣交戰。決勝一朝。二也。寬仁容衆。恩信著於四海。三也。總御英雄。各盡其力。四也。御覽三百六十。

張諮涼記

天錫字公純。燉煌敦煌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襲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北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逐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御覽二百三十引。作張資涼州記。下同。
天錫明慤類悟。英辭少著。同上。

喻歸西河記

姑臧。何奴故日蓋臧城也。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董烏城。（御覽八百九十八。）西河無鹽桑。婦女著裙襦。上加細布衫。且笭戎狄性。著紫類褐襖。以外諸異色縫袷衿。（御覽六百九十五。）

段龜龍涼記

武王呂光。字世明。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輝。舉舍異之。因名光。年十歲。與諸兄弟於里巷鬬軍戲。華藍成推爲主。將士處中。部分爲五。鄉黨皆時所宗。（御覽三百八十五。）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沈重寡略。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開上三百七十七。）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西域。印內隱起文字。（類聚作左臂內有文字。）曰巨鼎。（開上三百六十九。）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開上三百七十。）呂光太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都。黑燕列從。（初學記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二。）呂光太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盜敬室。（一作郭敬家。御覽九百二十二。類聚九十六。）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歆罔心之梁。（初學記二十。御覽九百六十九。類聚八十九。）呂光時。州人陳沖。（一作仲平。）得玉璽。廣一（一作三）寸。長四寸。光澤。直衛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裏。有三十四字。（御覽三十一。御覽六百八十二。）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華陰皆從。改年麟嘉。（類聚九十八。）

呂光時有仟射者自謂爲王欣家奴發僞應死射有奇巧王曰爾魯般之僞也故赦之涼風門及大殿諸
久傾敗射運巧致思土木俱正（御覽七百五十二）
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掌遠）爲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蟲尋飛去是以麥苗損耗無幾（類聚一百）
頃積地燒糞祖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川淨水比大澍所到蟲盡死
呂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獻火浣布、善鮮馬（御覽八百九十九）
呂光爭天淵池時天清朗忽然起霧有五色雲在光上（御覽十五）
呂光龍飛二年太常郭黁反叛黁以簒奪招誘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直不盡黁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軍之與呂主可謂吳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琴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御覽四百五十四）
郭黁略地之際王孫（光孫也）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黁遂盡投王孫於錄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觀者無不掩目寒心而黁意氣愔然（御覽四百九十二）
呂纂咸寧二年有蓋胡安據等殺張駿纂得白玉鞭受三升玉笛紫玉簫（以上六帖引作白珠簫下有字疑衍又八十三卷御覽四十四引作琉璃笛又八十四引琉璃槍御覽五百八十一又七百一又七百六十一）
呂纂成寧二年有蓋胡安據等殺張駿纂得白玉鞭受三升玉笛紫玉簫（以上六帖引作白珠簫下有字疑衍又八十三卷御覽四十四引作琉璃笛又八十四引琉璃槍御覽五百八十一又七百一又七百六十一）
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無復節曰不有直言之臣匡邪辭之君也纂雖有此言終不能改（御覽四百五十四）
呂纂嶄密作巉游獵誠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愴黃巾發憤之言（初學記十八）
呂纂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爲臚筵（書鈔百三十二）
隱王纂殺紹自立證紹爲隱王張美人年色壯盛出家爲道呂隆超殺纂以讓隆隆即位逼之張自投門樓健股頓折口齒經色自若俄而死（御覽三百七十三）
溫子昇涼州樂歌遠遊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初學記八引其歌下有又歌曰路出玉門關曉接飢城坂但事絃歌樂誰道山川遠離引晉曲涼歌詞以依致）
高昌僻土有異於華寒服冷水暑啜圈羅圈羅（類聚若蔑皮爲之）郡人呼粥也
鄯善山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餘里山中多溫夏涼宜牧牛乳酪漿好夏宮館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酥特好醍一斛得升餘酥又有仙人樹行人山中飢渴者飄食之飽不得持去半居不可見
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劉昞燉煌實錄

晉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徵服出城逢虎道邊虎化爲人遙呼暠爲西涼君暠因變弧待之又遙呼暠曰有事告汝無疑也暠知其異投弓於地人乃前曰燉煌空虛不是編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從酒泉言訖乃失暠乃移都酒泉（御覽百六十五）
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虜相忌曰使汝行逢宋都督（以上二百七十九）
王琴白帖引作禁下有字孟曹三字編異志引琴作樊卒有盜開琴家者見琴與人杯酒賜以爽一作杯酒賜盜盜懼而走琴追之謂曰我是王孟曾使也今有人發孟曾家以酒黑其脣明日入城有人來銅馬出冢者其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我是王孟曾使也今有人發孟曾家以酒黑其脣明日入城有黑脣者是也但至可以驗而摘之須臾馬逼流汗盜明詣城門不覺脣黑城門乃縛一作爲吏所縛詰之如神言（孟曹卷之字御覽三百六十八編異志上御覽三百六十白帖）
董黯字子舉有才學太守京兆諒舉黯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卒官黯衰絰送喪道遇惡虜衆皆散走黯身蔽柩哭呼盜賊欲破棺黯叩頭救請頭破流血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御覽四百二十一）
索袁有文武材舉孝廉除鄢中每征伐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沒於金城爲步光三千人所圍鄯守孤垒垂當破沒袁以完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沒對坐袒頭揩拭大笑笑皆佩楯擐刀四面直前

宿謂從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除弓按矢。纔境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橋通中。立殺三十餘人。餘衆百計。光即散走。（御覽四百三十七引）

氾毓字孔完。大將軍梁冀之孫也。推家財百萬與孤兄子。於是三府競辟。皆不就。（御覽五百十二）

梁戒（一作宗）（一作宗）伯爽。成善鼓箏者。悲歌能使感者起舞。時人號曰雍門周。（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謝承書一十）

張存善毓。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毓縮奴腳。欲使。則毓解之。（御覽三百三十八引）

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常出門。見白雀與黑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御覽九百二十二引）

梁充夢一廣股上衣來謂充。梁枕占曰。廣去上半。下男字也。（御覽二百七十六）

宋楠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楠一手把兩杖。極打之。梁枕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筈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御覽九百二十引）

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鬢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御覽三百八十引）

甘孫亮。爲郎選令矣。（御覽二百十上）

漢靈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蛇長六尺。夜於御前。嘗軒而見。（御覽三百八十引謝承書）

張詮南燕書

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爲左僕射。尚書韓譚（御覽作覃）爲右僕射。時嵩譚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譚弟軌爲東中郎將。嵩等供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方謝。帝顧曰。卿二龍於長樂。將使何如。（御覽二百十一引）

德將死。以超爲皇太子。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慕容納沈靜深重。外納內敏。（御覽四百六十四引）

慕容皝遷道遙宮。（御覽二十四。）

光始五年春。慕容皝與苻后征高句麗。至遼東。爲衝車駱道以攻之。（御覽三百三十六。）

李陵居長谷之東。先主與高雲遊讌往來。每酣其家。陵與其妻王氏。每夜自齎酒饌而至。（御覽四百七十五。）

馮跋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墓荀妻於此。大雨晉洽。（御覽十一。）

南北史表

周嘉猷撰

南北史表序

司馬氏易編年爲紀傳而八書之外又立十表或年經而國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有深意也沿襲以後缺焉故熊氏方有後漢年表之作而歐陽子唐書又有宰相世系表益自爾唐以上最重氏族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凡選舉婚姻皆取正焉自唐以來譜學漸廢此歐陽子所以作表之意也況南北朝時統系正閏雜亂紛更甚於秦楚之際且瓜分割裂右姓望族遷徙無常而北魏之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又皆前此所未有也李氏南北史及齊梁陳北齊北周之書志且無之況於世系乎兩脞周子歷官山左十餘年仕優而不暇學劍爲此書編年世系南北建號朗若列炤不覺令人快絕四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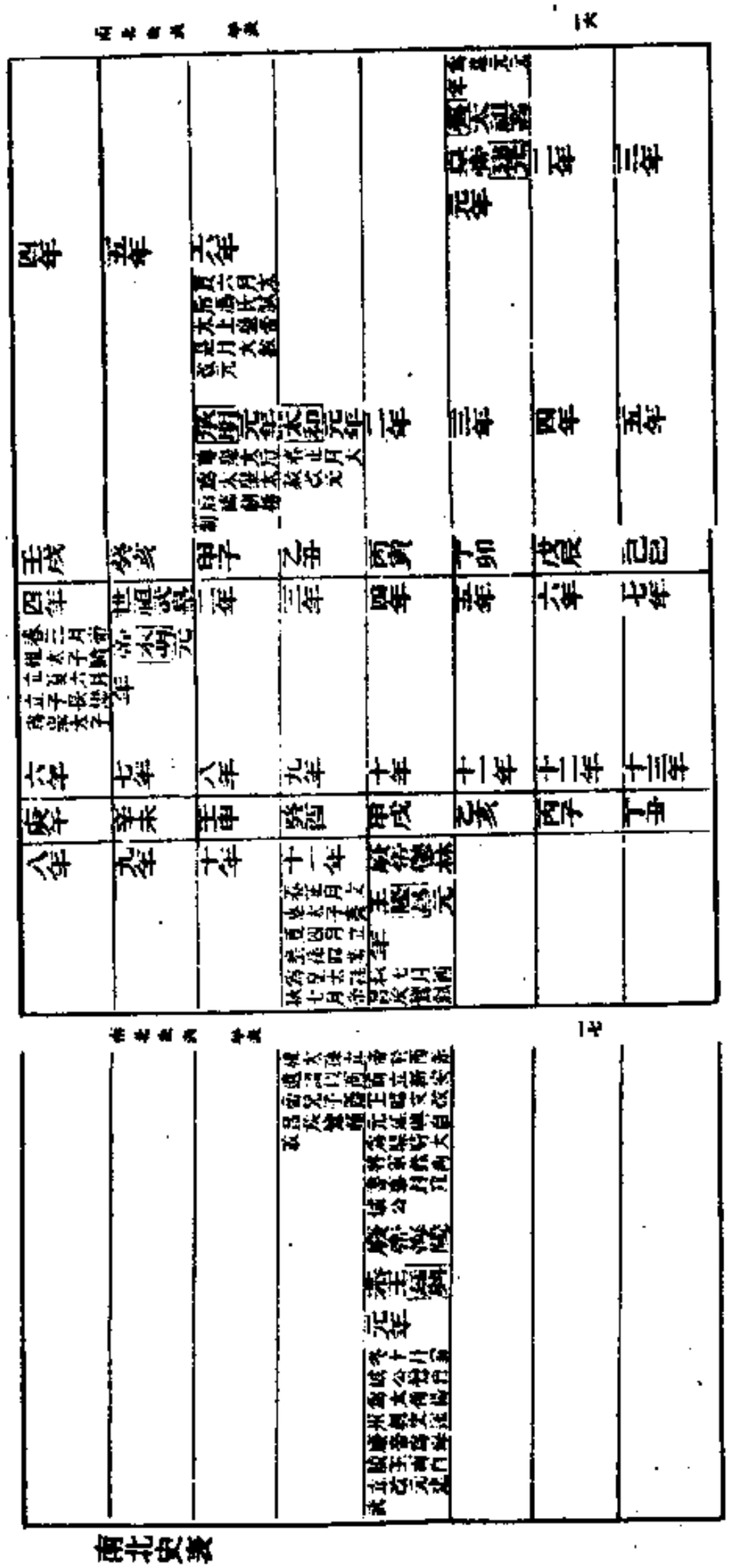
南北史表序

爲氏有歷代年表於南北正閏亦云詳矣而初不及世系君之此書殆過之昔人所以云前賢畏後生也兩脞卒於官踰年其子酋復梓之以行問序於余余謂此乃南北朝史之綱領正當附於李氏書以行者也因附數言以爲後之讀史者告乾隆癸卯三月桂林胡德琳序

南北史年表

西元	干支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魏	東魏	北齊	西魏	北周	隋
		建國元年	泰始元年	永初元年	建元元年	天監元年	永定元年	天興元年	天平元年	天保元年	大統元年	元年	開皇元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景平元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五年	五年	二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五年
		六年	六年	三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六年
		七年	七年	元嘉元年	七年	七年	天嘉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二年	永明元年	八年	二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八年
		九年	九年	三年	二年	九年	三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四年	三年	十年	四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一年	五年	四年	十一年	五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六年	五年	十二年	六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三年	七年	六年	十三年	太建元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八年	七年	十四年	二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五年	九年	八年	十五年	三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年	九年	十六年	四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一年	十年	十七年	五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八年	六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九年	七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二十年	八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二十一年	九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十六年	十五年	二十二年	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二十三年	十一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二十四年	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十五年	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年	十九年	二十六年	十四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二十七年	十五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八年	十六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九年	十七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三十年	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三十一年	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三十二年	二十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三十三年	二十一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三十四年	二十二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三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三十六年	二十四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三十七年	二十五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八年	二十六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九年	二十七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四十年	二十八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四十一年	二十九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四十二年	三十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四十三年	三十一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八年	三十七年	四十四年	三十二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四十五年	三十三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年	三十九年	四十六年	三十四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一年	四十年	四十七年	三十五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一年	四十八年	三十六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三年	四十二年	四十九年	三十七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年	四十四年	四十三年	五十年	三十八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四十五年	四十四年	五十一年	三十九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四十六年	四十五年	五十二年	四十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六年	五十三年	四十一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四十八年	四十七年	五十四年	四十二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四十九年	四十八年	五十五年	四十三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年	四十九年	五十六年	四十四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一年	五十年	五十七年	四十五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七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一年	五十八年	四十六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三年	五十二年	五十九年	四十七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六十年	六十年	五十四年	五十三年	六十年	四十八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五十五年	五十四年	六十一年	四十九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五十六年	五十五年	六十二年	五十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二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五十七年	五十六年	六十三年	五十一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三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五十八年	五十七年	六十四年	五十二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五十九年	五十八年	六十五年	五十三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年	五十九年	六十六年	五十四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一年	六十年	六十七年	五十五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二年	六十一年	六十八年	五十六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三年	六十二年	六十九年	五十七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六十九年
		七十年	七十年	六十四年	六十三年	七十年	五十八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六十五年	六十四年	七十一年	五十九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六十六年	六十五年	七十二年	六十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六十七年	六十六年	七十三年	六十一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三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六十八年	六十七年	七十四年	六十二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六十九年	六十八年	七十五年	六十三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年	六十九年	七十六年	六十四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六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一年	七十年	七十七年	六十五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二年	七十一年	七十八年	六十六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三年	七十二年	七十九年	六十七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八十年	八十年	七十四年	七十三年	八十年	六十八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七十五年	七十四年	八十一年	六十九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一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七十六年	七十五年	八十二年	七十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七十七年	七十六年	八十三年	七十一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三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七十八年	七十七年	八十四年	七十二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四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七十九年	七十八年	八十五年	七十三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五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年	七十九年	八十六年	七十四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一年	八十年	八十七年	七十五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二年	八十一年	八十八年	七十六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三年	八十二年	八十九年	七十七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九十年	八十四年	八十三年	九十年	七十八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八十五年	八十四年	九十一年	七十九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八十六年	八十五年	九十二年	八十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六年	九十三年	八十一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八十八年	八十七年	九十四年	八十二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四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八十九年	八十八年	九十五年	八十三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年	八十九年	九十六年	八十四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一年	九十年	九十七年	八十五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二年	九十一年	九十八年	八十六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三年	九十二年	九十九年	八十七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九十四年	九十三年	一百年	八十八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一年	一百一年	九十五年	九十四年	一百一年	八十九年	一百一年	一百一年	一百一年	一百一年	一百一年	一百一年
		一百二年	一百二年	九十六年	九十五年	一百二年	九十年	一百二年	一百二年	一百二年	一百二年	一百二年	一百二年
		一百三年	一百三年	九十七年	九十六年	一百三年	九十一年	一百三年	一百三年	一百三年	一百三年	一百三年	一百三年
		一百四年	一百四年	九十八年	九十七年	一百四年	九十二年	一百四年	一百四年	一百四年	一百四年	一百四年	一百四年
		一百五年	一百五年	九十九年	九十八年	一百五年	九十三年	一百五年	一百五年	一百五年	一百五年	一百五年	一百五年
		一百六年	一百六年	一百年	九十九年	一百六年	九十四年	一百六年	一百六年	一百六年	一百六年	一百六年	一百六年
		一百七年	一百七年	一百一年	一百年	一百七年	九十五年	一百七年	一百七年	一百七年	一百七年	一百七年	一百七年
		一百八年	一百八年	一百二年	一百一年	一百八年	九十六年	一百八年	一百八年	一百八年	一百八年	一百八年	一百八年
		一百九年	一百九年	一百三年	一百二年	一百九年	九十七年	一百九年	一百九年	一百九年	一百九年	一百九年	一百九年
		一百十年	一百十年	一百四年	一百三年	一百十年	九十八年	一百十年	一百十年	一百十年	一百十年	一百十年	一百十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五年	一百四年	一百十一年	九十九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六年	一百五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七年	一百六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一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八年	一百七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二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九年	一百八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三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年	一百九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四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五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六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七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八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九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十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十一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十二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十三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十四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十五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十六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十七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十八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十九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三十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五十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百六十七年	一百六十七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七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百六十七年	一百六十七年	一百六十七年	一百六十七年

| | | |



南北朝表

| | | |

年	蒲津帝元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以宇文泰爲大冢宰	冬十月秦王廣卒	春正月周公健卽大位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建年號改元	夏四月東宇文護帝立其弟魏公	冬十月帝禪於晉陽太子殷立	春二月常山王演自鄴中外諸軍事	夏四月東魏天平元年	武成元年二年	高祖武皇帝				
	周太祖文皇帝	冬十月秦世子邕卽大位	春正月周公健卽大位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建年號改元	夏四月東宇文護帝立其弟魏公	冬十月帝禪於晉陽太子殷立	春二月常山王演自鄴中外諸軍事	夏四月東魏天平元年	孝靜帝元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以宇文泰爲大冢宰	冬十月秦王廣卒	春正月周公健卽大位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建年號改元	夏四月東宇文護帝立其弟魏公	冬十月帝禪於晉陽太子殷立	春二月常山王演自鄴中外諸軍事	夏四月東魏天平元年	武成元年二年	高祖武皇帝				
	周太祖文皇帝	冬十月秦世子邕卽大位	春正月周公健卽大位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建年號改元	夏四月東宇文護帝立其弟魏公	冬十月帝禪於晉陽太子殷立	春二月常山王演自鄴中外諸軍事	夏四月東魏天平元年	孝靜帝元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閔帝元年					

年	後魏中宗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宣皇帝大	元年												
	後魏中宗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宣皇帝大	元年												
	後魏中宗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宣皇帝大	元年												

年	世宗孝明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河清元年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後主天統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後主天統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後主天統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年	後主武平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後主武平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後主武平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後主武平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年	後主武平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後主武平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後主武平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後主武平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丙午	元年 宣王太子
十七年	丁未	二年 高祖太子
十八年	戊申	三年
十九年	己酉	四年
二十年	庚戌	五年
二十一年	辛亥	六年
二十二年	壬子	七年
二十三年	癸丑	八年

四年	丙午	元年 宣王太子 高祖皇太子
五年	丁未	二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	戊申	三年 春正月齊王廣僭即皇帝位國號漢改元建興
七年	己酉	四年
八年	庚戌	五年
九年	辛亥	六年
十年	壬子	七年
十一年	癸丑	八年
十二年	甲寅	九年
十三年	乙卯	十年
十四年	丙辰	十一年
十五年	丁巳	十二年

十六年	戊午	十三年
十七年	己未	十四年
十八年	庚申	十五年
十九年	辛酉	十六年
二十年	壬戌	十七年
二十一年	癸亥	十八年
二十二年	甲子	十九年
二十三年	乙丑	二十年
二十四年	丙寅	二十一年
二十五年	丁卯	二十二年
二十六年	戊辰	二十三年
二十七年	己巳	二十四年

元年	甲寅	後主諱叔寶二年 秋九月隋主入朝於隋因留 冬十月遣春正月遣 晉王廣伐陳俘其主叔寶以歸
二年	乙卯	
三年	丙辰	
四年	丁巳	
五年	戊午	
六年	己未	
七年	庚申	
八年	辛酉	
九年	壬戌	
十年	癸亥	
十一年	甲子	
十二年	乙丑	
十三年	丙寅	

元年	丙寅	煬帝諱廣大業元年
二年	丁卯	
三年	戊辰	
四年	己巳	
五年	庚午	
六年	辛未	
七年	壬申	
八年	癸酉	
九年	甲戌	
十年	乙亥	
十一年	丙子	
十二年	丁丑	秋七月帝發江都宮北巡次於太原 十二月以突厥啓民可汗爲太原道行軍總管 守夏縣令 十一月帝如汾陽宮
十三年	戊寅	秋七月帝發江都宮北巡次於太原 十二月以突厥啓民可汗爲太原道行軍總管 守夏縣令
十四年	己卯	春三月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 秋七月帝發江都宮北巡次於太原 十二月以突厥啓民可汗爲太原道行軍總管 守夏縣令

元年	己卯	秋七月帝發江都宮北巡次於太原 十二月以突厥啓民可汗爲太原道行軍總管 守夏縣令
二年	庚辰	春三月唐王淵自爲相國加九錫夏五月即皇帝位於太原國號唐改元武德
三年	辛巳	
四年	壬午	
五年	癸未	
六年	甲申	
七年	乙酉	
八年	丙戌	
九年	丁亥	
十年	戊子	
十一年	己丑	
十二年	庚寅	
十三年	辛卯	
十四年	壬辰	

元年	癸巳	冬十月遣使冊命世充爲鄭王
二年	甲午	春三月唐王淵自爲相國加九錫夏五月即皇帝位於太原國號唐改元武德
三年	乙未	
四年	丙申	
五年	丁酉	
六年	戊戌	
七年	己亥	
八年	庚子	
九年	辛丑	
十年	壬寅	
十一年	癸卯	
十二年	甲辰	
十三年	乙巳	
十四年	丙午	

元年	丁未	恭帝侗二年 夏四月王世充廢帝自立王鄭改元開明
二年	戊申	
三年	己酉	
四年	庚戌	
五年	辛亥	
六年	壬子	
七年	癸丑	
八年	甲寅	
九年	乙卯	
十年	丙辰	
十一年	丁巳	
十二年	戊午	
十三年	己未	
十四年	庚申	

元年	庚申	高祖武德三年
二年	辛酉	
三年	壬戌	
四年	癸亥	
五年	甲子	
六年	乙丑	
七年	丙寅	
八年	丁卯	
九年	戊辰	
十年	己巳	
十一年	庚午	
十二年	辛未	
十三年	壬申	
十四年	癸酉	

元年	甲戌	皇帝諱昭武三年
二年	乙亥	
三年	丙子	
四年	丁丑	
五年	戊寅	
六年	己卯	
七年	庚辰	
八年	辛巳	
九年	壬午	
十年	癸未	
十一年	甲申	
十二年	乙酉	
十三年	丙戌	
十四年	丁亥	

按自登國元年丙戌至泰二年己卯凡二百二十四年李氏誤也

延壽上書表云二百四十四年李氏誤也

南北史世系表卷一

益唐周嘉猷撰

自魏晉立九品中正以閥閱取才下逮梁陳咸遵斯制下品都無資仕上族早預清流時蒙相承輒爲奕世固由藉藉之美抑亦代不乏賢北魏起自邊方漸其種姓迨孝文作洛亦重中正之選於是遐裔盛門多爲中土榮盛迄於唐代嗚呼盛矣爰取南北兩史中錄其枝葉較緐源流可溯者綴姓別族都爲一編作南北史世系表

東莞劉氏萬人世居京口

一世	程之字道輿	彭城公	邵以孟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彭城劉氏系出楚元王之後晉左將軍劉牧遁居安上里牧遁弟懷慎懷慎懷默

又晉太尉諮議參軍劉佛之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亦墊元王之

又宋司空劉勔亦彭城之安上里人

後餘之弟虔之謙之

後餘之弟虔之謙之

又晉鎮北將軍劉牢之亦彭城人

又晉丹陽尹劉惔亦沛郡相人晉初有光祿勳劉宏字終順與兄侍中粹字純嘏弟吏部尚書演字沖嘏並有名中朝號洛中三嘏宏生畯晉陵太守畯生惔惔四世孫弘之

又梁晉作郎劉臧亦沛郡人臧六世祖敏以永嘉之亂徙居廣陵

南陽劉氏出自漢長沙定王子安衍康侯丹之後舊封三世從

扈俚陽商孫虞魏侍中無子以弟子阜嗣陳留相阜生喬晉諫

州刺史衡生挺領川太守挺二子綽昉

平原劉氏漢膠東王寄之後其後有劉植者爲平原太守因家

馬楨商孫祀從慕容德渡河徙於北海都昌

又晉太尉劉寔亦平原高唐人濟北惠王壽之後寔七世孫伯

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族漢高組以宗女妻冒頓其族貴者皆

從母姓因改爲劉氏左賢王去卑裔孫庫仁庫仁弟眷

又漢閔王承五世孫亮

又晉宣帝弟太常東武城侯馗馗七世孫榮期

右劉氏

河內司馬氏溫縣孝敬里人自宋受晉禪宗室凌夷其歸北者

位乾榮顯晉宣帝弟魯中郎進進生護剛王遜遜生閔王承承

生烈王無忌無忌生敬王恬

又太常旭次子高密文獻王泰泰生孝王略無子以彭城王紘子其王俊嗣俊生純之

又宣帝弟安平獻王孚之後有河間王雲之

又宣帝子汝南王亮之後有準景之

又文帝子齊獻王皎之後有侍中柔之

又陳有散騎常侍司馬申亦河內溫人不知其所自出

又北齊司馬子如自云河內溫人徙居雲中子如兄叡

又晉有濮陽太守熙世以醫術顯亦東海人

又梁有光祿大夫徐勉亦東海郡人

又梁太子左衛率徐摛亦東海郡人

東莞徐氏姑幕人永嘉之亂州治中登之與鄉人南渡江家於

右司馬氏

東海徐氏郯人系出徐偃王之後其世次詳見唐書普有尚書

吏部郎盛

京口

右徐氏

北地傅氏靈州人系出漢義陽侯介子之後後漢陽太守燮生幹魏扶風太守幹生玄晉司隸校尉嘏嘏生咸咸生生

世	
一世	燮之
二世	敷
三世	虔
四世	玄
五世	通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又晉司隸校尉咸子孫自北地徙居清河故傅氏復爲清河人晉有傅伷子遵石季龍太常遵曾孫融

世	
一世	融
二世	蓁
三世	靈越
四世	原太守
五世	敬仲
六世	敬紹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又宋有太常卿傅弘仁亦北地靈州人

世	
一世	弘仁
二世	倫
三世	珍
四世	翻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又司隸校尉玄從父嘏魏太常嘏生祇晉司徒

世	
一世	祇
二世	宣
三世	暢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又魏光祿大夫傅永亦清河人

世	
一世	永
二世	洪超
三世	乾愛
四世	洪仲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高平檀氏金鄉人世居京口

世	
一世	遵之
二世	韶
三世	偉
四世	玉安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傅氏

北海王氏劉人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王猛字景略仕苻堅位丞相清河武侯

世	
一世	猛
二世	永
三世	休
四世	基
五世	鎮惡
六世	叔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北海王氏

琅邪王氏系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裔孫雍秦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亂遷於琅邪四世孫吉漢諫大夫復徙臨沂都鄉南仁里數傳至青州刺史仁仁生融公府辟不就自融以上世次詳見唐書

世	曜	昭	朗	儁	恩	從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昭字仲英晉中書侍郎　昭字仲英晉中書侍郎　昭字仲英晉中書侍郎

晞字叔朗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晞字叔朗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皆字季倫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皆字季倫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伯奇字季倫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伯奇字季倫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奉朝請　奉朝請

諮議參軍　諮議參軍

給事黃門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詔文林館　詔文林館

駙馬都尉　駙馬都尉

沿州司馬　沿州司馬

世	曜	昭	朗	儁	恩	從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昭字仲英晉中書侍郎　昭字仲英晉中書侍郎　昭字仲英晉中書侍郎

晞字叔朗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晞字叔朗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皆字季倫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皆字季倫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伯奇字季倫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伯奇字季倫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大夫

奉朝請　奉朝請

諮議參軍　諮議參軍

給事黃門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詔文林館　詔文林館

駙馬都尉　駙馬都尉

沿州司馬　沿州司馬

南北史表

卷一

又晉司徒左長史王徽亦太原晉陽人

右東海王氏晉書以後將軍隆爲淵之子三國志則云淵之孫案僧孺乃肅之八世孫以世數計之則隆是孫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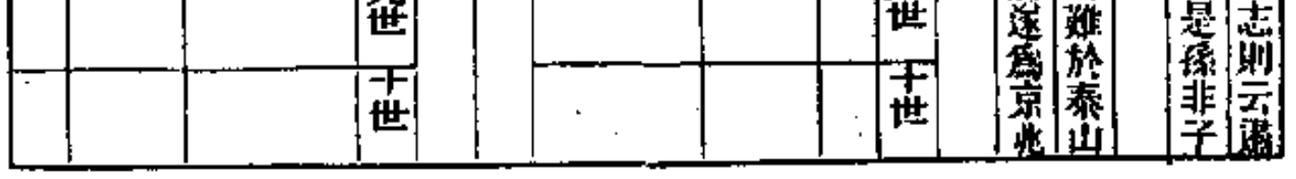
實應從三國志爲正

京兆王氏系出魏信陵君無忌之後無忌孫卑子逃難於泰山時人以其故王族也謂之王家漢宣帝時徙居霸陵遂爲京兆人卑子九世孫遵後漢河南尹遵十一世孫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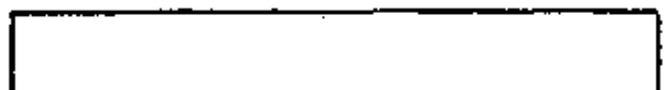
右京兆王氏

樂浪王氏前燕太宰波之後波四世孫珍

右樂浪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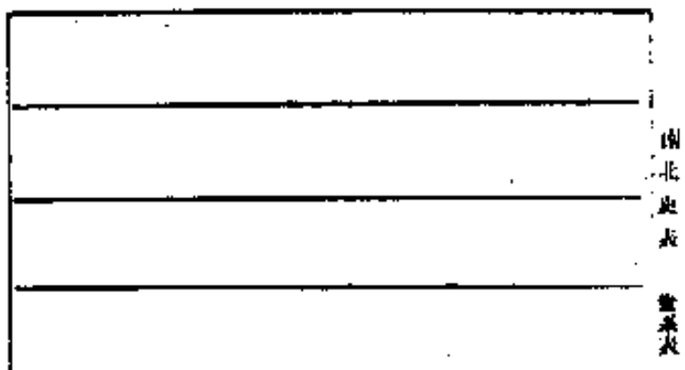


右京兆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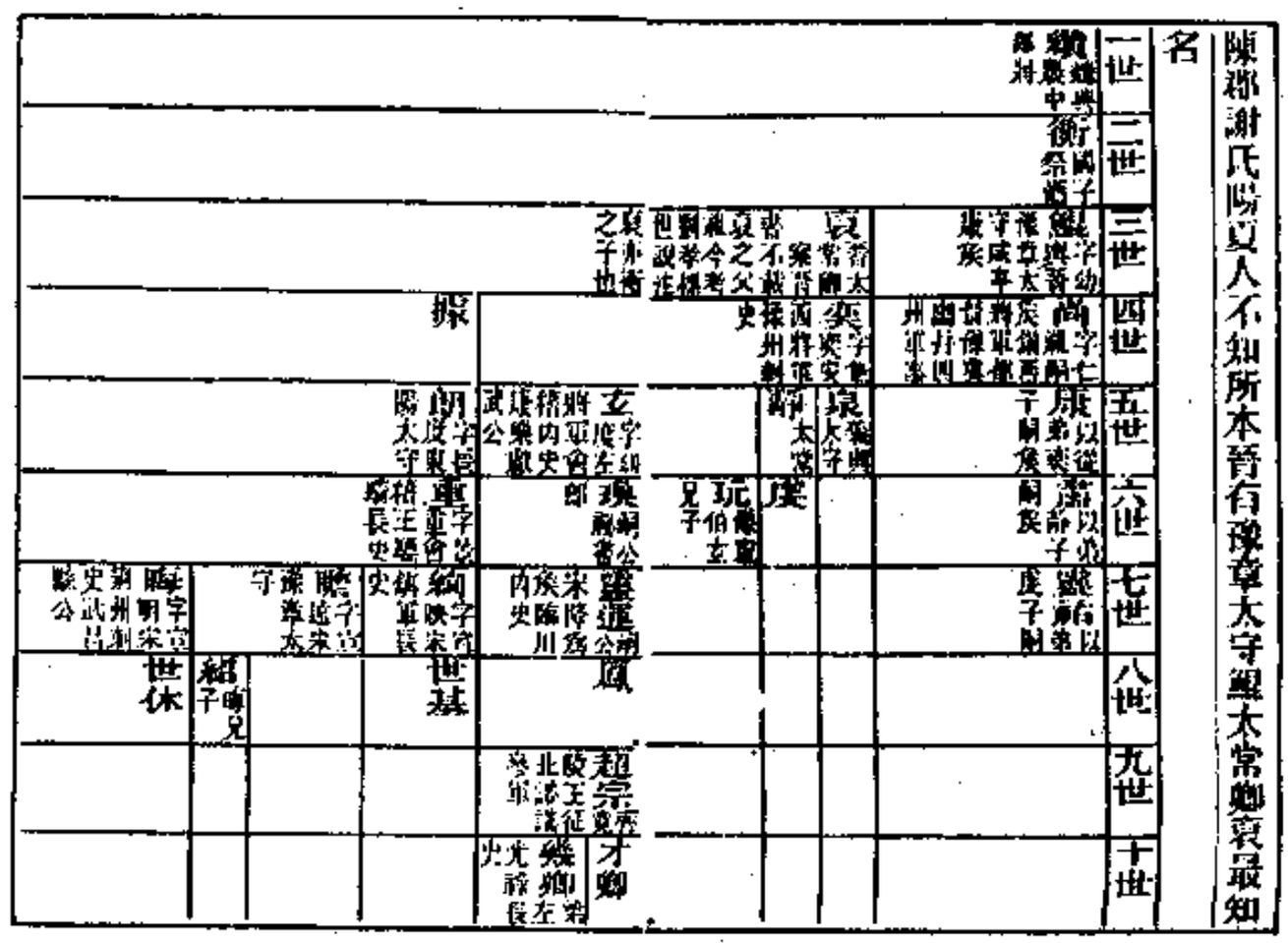


右藏氏

東莞藏氏莒人曾有尚書郎汪



陳郡謝氏陽夏人不知所本晉右僕射太守鎮太常卿裒最知名



王考慮駒

安字安石太傅都督十五州軍事建昌文靖公

瑀嗣公謚靖公 永伯以弟子嗣

肅正侯 朓字玄暢齊尚書吏部郎 謚府謂

琰字弘璋山元綠動音作 游字怪柴桑侯特進光祿大夫

琅字度德將軍領內史謚忠簡公

華字敬遠 晉字弘微以弟子繼宋從兄思企紫光祿大夫侍中 顯字仁悠北中郎長史 顗字仲恭太常 謐字景重東陽太守 淪字景源太子詹事 綽字景舒太子庶子 綏字景猷太子洗馬

混字叔源公尚書左僕射 混字德沖農部郎中 謐字伯武太守 謐字弘業

萬字茂石散騎常侍 紹字德農員外郎 謐字弘業

經安七世孫北中郎諮議參軍 梁字言梁尚書令

石字石奴開府儀同三司南康襄公 汪謚公 明慧以從兄沖子子謚

鐵字揚石永嘉太守 邈字茂度太守 沖字務度中書郎 方明宋會稽太守 超遠司徒從事參軍 茂度州從事 茂一字令

川兒 珍從 淡琰兄

十世 才卿 深

十一世 哲字孝深侍中司徒左長史 謐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玄大 僑字圓寂 L字世本高卿東王諱 謙

駿太常 駿字令茂侍都官尚書 倫尚僕射

綽 洽 虞字希如梁度支尚書 虞子元靖仁侍中常侍 虞兄

凱 虞孫子

右謝氏案晉氏渡江王謝競爽盛隊之末諸謝漸微唐代無人相者故其前後世次俱不可考

陳留阮氏尉氏人不知所本梁丞相瑀晉光祿大夫裕最知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略太尉都督	籍步兵校尉	放度遼將軍	瞻之						

交州刺史

裕字思曠晉金紫光祿大夫

侃 謚桓公 敳之中軍將軍 潮之

瑀字長瑜 昭武都 咸字仲寧 曠字子朗 始平太守 舍人

彭城到氏武原人楚大夫屈到之後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阮氏									

彥之字道元度遼將軍北昌忠公 元度遼州從事 仲度謚公 撝字茂謙 沆字茂通 驃騎從事中郎 盧陵王北中郎諮議參軍 氣 近梁太守

石到氏

略陽垣氏徙道人族姓豪强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有垣敞者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敞二子遜苗俱仕慕容超超被圍踰城降晉仍家下邳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敞

遜 宋員外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遼二郡樂鄉縣太守

苗 宋屯騎校尉

懷伯 鎮西將軍

護之 字宣慶 襲祖爵陽武子 宗室太中大夫 加給事中

詢之 射聲校尉

祖崇 襲祖爵陽武子 通直散騎侍郎

昶 字千里 北齊軍司空以忠吳郡太守 下見唐書

君正 字世基 周特進驃騎大將軍 泗洋陳三州諸軍事 司徒左長史 成州刺史

仕俊 梁太子右衛率 加侍中 武陵昭王 散騎常侍 領左驍騎將軍 出爲持節都督 雍州諸軍事 安右將軍 雍州刺史 侍中 領軍將軍 尚書令 加侍中 特進 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 泗洋陳三州諸軍事 司徒左長史 成州刺史

敬 字子恭 蕭詧 隋 上開府 儀同三司 上柱國 蔡國公 卒贈 柱國 蔡王

泌 字公濟 隋 上儀同三司 上柱國 蔡國公 卒贈 柱國 蔡王

右垣氏

陳郡袁氏陽夏人其上世詳見唐書宗出漢司徒滴之後滴字公熙子渙魏郎中令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渙 字曉卿 魏郎中令著

侃 字公然 尚書

高辛氏

瑾 字山甫 晉青州級虞國子祭酒將軍鎮郡太守酒長公江夏相守 卒贈 都督 青州諸軍事

方平 字伯山 松滋太守

超 字伯東 太守

威 字子

明子 晉侍郎

翼 侍郎 宋淮南度齊太守 子沈馬

原之 字思 宋吳興太守

植

淡

植 字元 隋 史舍人

元友 隋 史舍人

敬 隋 蔚州刺史

方華 隋 蔚州刺史

泌 字公濟 隋 上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 蔡國公 卒贈 柱國 蔡王

仕俊 梁太子右衛率 加侍中 武陵昭王 散騎常侍 領左驍騎將軍 出爲持節都督 雍州諸軍事 安右將軍 雍州刺史 侍中 領軍將軍 尚書令 加侍中 特進 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 泗洋陳三州諸軍事 司徒左長史 成州刺史

君正 字世基 周特進驃騎大將軍 泗洋陳三州諸軍事 司徒左長史 成州刺史

右袁氏

宣 字景 梁太尉 加侍中 尚書令 都官尚書 翻字長懋 翻翔魏記室參軍事 實黃門侍郎 司徒 左長史 昇 正員郎

又有袁宣者陳郡項人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主簿隨文秀入魏亦與太尉叔同宗

魯郡孔氏至聖之裔自周迄唐之末世次封襲詳載唐書其遷於會稽者六朝時奕世通顯漢末太子少傅潛遊地會稽之山陰因家焉

一世　潛

二世　竺　吳侍中太常

三世　冲　丹陽太守

四世　侃　大司農

五世　坦　平西將軍　延陵男　混　吳興太守　愉　字敬康　晉車騎將軍領揚州

六世　遐　宋尚書水部郎中五世孫　閩　副漢散騎常侍　靖　字孝恭　張家令特進左光祿大夫

七世　邈之　佩道　秀道　休源　字茂　宗範中書郎　靈產　東陽別駕　深之　北部郎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撰之　州中從事

十七世

十八世　徽　或從弟

十九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二十四世

二十五世

二十六世

二十七世

二十八世

二十九世

三十世

三十一世

三十二世

三十三世

三十四世

三十五世

三十六世

三十七世

三十八世

三十九世

四十世

四十一世

四十二世

四十三世

四十四世

四十五世

四十六世

四十七世

四十八世

四十九世

五十世

五十一世

五十二世

五十三世

五十四世

五十五世

五十六世

五十七世

五十八世

五十九世

六十世

六十一世

六十二世

六十三世

六十四世

六十五世

六十六世

六十七世

六十八世

六十九世

七十世

七十一世

七十二世

七十三世

七十四世

七十五世

七十六世

七十七世

七十八世

七十九世

八十世

八十一世

八十二世

八十三世

八十四世

八十五世

八十六世

八十七世

八十八世

八十九世

九十世

九十一世

九十二世

九十三世

九十四世

九十五世

九十六世

九十七世

九十八世

九十九世

一百世

一百一世

一百二世

一百三世

一百四世

一百五世

一百六世

一百七世

一百八世

一百九世

一百十世

一百十一世

一百十二世

一百十三世

一百十四世

一百十五世

一百十六世

一百十七世

一百十八世

一百十九世

一百二十世

一百二十一世

一百二十二世

一百二十三世

一百二十四世

一百二十五世

一百二十六世

一百二十七世

一百二十八世

一百二十九世

一百三十世

一百三十一世

一百三十二世

一百三十三世

一百三十四世

一百三十五世

一百三十六世

一百三十七世

一百三十八世

一百三十九世

一百四十世

一百四十一世

一百四十二世

一百四十三世

一百四十四世

一百四十五世

一百四十六世

一百四十七世

一百四十八世

一百四十九世

一百五十世

一百五十一世

一百五十二世

一百五十三世

一百五十四世

一百五十五世

一百五十六世

一百五十七世

一百五十八世

一百五十九世

一百六十世

一百六十一世

一百六十二世

一百六十三世

一百六十四世

一百六十五世

一百六十六世

一百六十七世

一百六十八世

一百六十九世

一百七十世

一百七十一世

一百七十二世

一百七十三世

一百七十四世

一百七十五世

一百七十六世

一百七十七世

一百七十八世

一百七十九世

一百八十世

一百八十一世

一百八十二世

一百八十三世

一百八十四世

一百八十五世

一百八十六世

一百八十七世

一百八十八世

一百八十九世

一百九十世

一百九十一世

一百九十二世

一百九十三世

一百九十四世

一百九十五世

一百九十六世

一百九十七世

一百九十八世

一百九十九世

二百世

二百一世

二百二世

二百三世

二百四世

二百五世

二百六世

二百七世

二百八世

二百九世

二百十世

二百十一世

二百十二世

二百十三世

二百十四世

二百十五世

二百十六世

二百十七世

二百十八世

二百十九世

二百二十世

二百二十一世

二百二十二世

二百二十三世

二百二十四世

二百二十五世

二百二十六世

二百二十七世

二百二十八世

二百二十九世

二百三十世

二百三十一世

二百三十二世

二百三十三世

二百三十四世

二百三十五世

二百三十六世

二百三十七世

二百三十八世

二百三十九世

二百四十世

二百四十一世

二百四十二世

二百四十三世

二百四十四世

二百四十五世

二百四十六世

二百四十七世

二百四十八世

二百四十九世

二百五十世

二百五十一世

二百五十二世

二百五十三世

二百五十四世

二百五十五世

二百五十六世

二百五十七世

二百五十八世

二百五十九世

二百六十世

二百六十一世

二百六十二世

二百六十三世

二百六十四世

二百六十五世

二百六十六世

二百六十七世

二百六十八世

二百六十九世

二百七十世

二百七十一世

二百七十二世

二百七十三世

二百七十四世

二百七十五世

二百七十六世

二百七十七世

二百七十八世

二百七十九世

二百八十世

二百八十一世

二百八十二世

二百八十三世

二百八十四世

二百八十五世

二百八十六世

二百八十七世

二百八十八世

二百八十九世

二百九十世

二百九十一世

二百九十二世

二百九十三世

二百九十四世

二百九十五世

二百九十六世

二百九十七世

二百九十八世

二百九十九世

三百世

三百一世

三百二世

三百三世

三百四世

三百五世

三百六世

三百七世

三百八世

三百九世

三百十世

三百十一世

三百十二世

三百十三世

三百十四世

三百十五世

三百十六世

三百十七世

三百十八世

三百十九世

三百二十世

三百二十一世

三百二十二世

三百二十三世

三百二十四世

三百二十五世

三百二十六世

三百二十七世

三百二十八世

三百二十九世

三百三十世

三百三十一世

三百三十二世

三百三十三世

三百三十四世

三百三十五世

三百三十六世

三百三十七世

三百三十八世

三百三十九世

四百世

四百一世

四百二世

四百三世

四百四世

四百五世

四百六世

四百七世

四百八世

四百九世

四百十世

四百十一世

四百十二世

四百十三世

四百十四世

四百十五世

四百十六世

四百十七世

四百十八世

四百十九世

四百二十世

四百二十一世

四百二十二世

四百二十三世

四百二十四世

四百二十五世

四百二十六世

四百二十七世

四百二十八世

四百二十九世

四百三十世

四百三十一世

四百三十二世

四百三十三世

四百三十四世

四百三十五世

四百三十六世

四百三十七世

四百三十八世

四百三十九世

四百四十世

四百四十一世

四百四十二世

四百四十三世

四百四十四世

四百四十五世

四百四十六世

四百四十七世

四百四十八世

四百四十九世

四百五十世

四百五十一世

四百五十二世

四百五十三世

四百五十四世

四百五十五世

四百五十六世

四百五十七世

四百五十八世

四百五十九世

四百六十世

四百六十一世

四百六十二世

四百六十三世

四百六十四世

四百六十五世

四百六十六世

四百六十七世

四百六十八世

四百六十九世

四百七十世

四百七十一世

四百七十二世

四百七十三世

四百七十四世

四百七十五世

四百七十六世

四百七十七世

四百七十八世

四百七十九世

四百八十世

四百八十一世

四百八十二世

四百八十三世

四百八十四世

四百八十五世

四百八十六世

四百八十七世

四百八十八世

四百八十九世

四百九十世

四百九十一世

四百九十二世

四百九十三世

四百九十四世

四百九十五世

四百九十六世

四百九十七世

四百九十八世

四百九十九世

五百世

五百一世

五百二世

五百三世

五百四世

五百五世

五百六世

五百七世

五百八世

五百九世

五百十世

五百十一世

五百十二世

五百十三世

五百十四世

五百十五世

五百十六世

五百十七世

五百十八世

五百十九世

五百二十世

五百二十一世

五百二十二世

五百二十三世

五百二十四世

五百二十五世

五百二十六世

五百二十七世

五百二十八世

五百二十九世

五百三十世

五百三十一世

五百三十二世

五百三十三世

五百三十四世

五百三十五世

五百三十六世

五百三十七世

五百三十八世

五百三十九世

五百四十世

五百四十一世

五百四十二世

五百四十三世

五百四十四世

五百四十五世

五百四十六世

五百四十七世

五百四十八世

五百四十九世

五百五十世

五百五十一世

五百五十二世

五百五十三世

五百五十四世

五百五十五世

五百五十六世

五百五十七世

五百五十八世

五百五十九世

六百世

六百一世

六百二世

六百三世

六百四世

六百五世

六百六世

六百七世

六百八世

六百九世

六百十世

六百十一世

六百十二世

六百十三世

六百十四世

六百十五世

六百十六世

六百十七世

六百十八世

六百十九世

六百二十世

六百二十一世

六百二十二世

六百二十三世

六百二十四世

六百二十五世

六百二十六世

六百二十七世

六百二十八世

六百二十九世

六百三十世

六百三十一世

六百三十二世

六百三十三世

六百三十四世

六百三十五世

六百三十六世

六百三十七世

六百三十八世

六百三十九世

六百四十世

六百四十一世

六百四十二世

六百四十三世

六百四十四世

六百四十五世

六百四十六世

六百四十七世

六百四十八世

六百四十九世

六百五十世

六百五十一世

六百五十二世

六百五十三世

六百五十四世

六百五十五世

六百五十六世

六百五十七世

六百五十八世

六百五十九世

六百六十世

六百六十一世

六百六十二世

六百六十三世

六百六十四世

六百六十五世

六百六十六世

六百六十七世

六百六十八世

六百六十九世

六百七十世

六百七十一世

六百七十二世

六百七十三世

六百七十四世

六百七十五世

六百七十六世

六百七十七世

六百七十八世

六百七十九世

六百八十世

六百八十一世

六百八十二世

六百八十三世

六百八十四世

六百八十五世

六百八十六世

六百八十七世

六百八十八世

六百八十九世

六百九十世

六百九十一世

六百九十二世

六百九十三世

六百九十四世

六百九十五世

六百九十六世

六百九十七世

六百九十八世

六百九十九世

七百世

七百一世

七百二世

七百三世

七百四世

七百五世

七百六世

七百七世

七百八世

七百九世

七百十世

七百十一世

七百十二世

七百十三世

七百十四世

七百十五世

七百十六世

七百十七世

七百十八世

七百十九世

七百二十世

七百二十一世

七百二十二世

七百二十三世

七百二十四世

七百二十五世

七百二十六世

七百二十七世

七百二十八世

七百二十九世

七百三十世

七百三十一世

七百三十二世

七百三十三世

七百三十四世

七百三十五世

七百三十六世

七百三十七世

七百三十八世

七百三十九世

七百四十世

七百四十一世

七百四十二世

七百四十三世

七百四十四世

七百四十五世

七百四十六世

七百四十七世

七百四十八世

七百四十九世

七百五十世

七百五十一世

七百五十二世

七百五十三世

七百五十四世

七百五十五世

七百五十六世

七百五十七世

七百五十八世

七百五十九世

七百六十世

七百六十一世

七百六十二世

七百六十三世

七百六十四世

七百六十五世

七百六十六世

七百六十七世

七百六十八世

七百六十九世

七百七十世

七百七十一世

七百七十二世

七百七十三世

七百七十四世

七百七十五世

七百七十六世

七百七十七世

七百七十八世

七百七十九世

七百八十世

七百八十一世

七百八十二世

七百八十三世

七百八十四世

七百八十五世

七百八十六世

七百八十七世

七百八十八世

七百八十九世

七百九十世

七百九十一世

七百九十二世

七百九十三世

七百九十四世

七百九十五世

七百九十六世

七百九十七世

七百九十八世

七百九十九世

八百世

八百一世

八百二世

八百三世

八百四世

八百五世

八百六世

八百七世

八百八世

八百九世

八百十世

八百十一世

八百十二世

八百十三世

八百十四世

八百十五世

八百十六世

八百十七世

八百十八世

八百十九世

八百二十世

八百二十一世

八百二十二世

八百二十三世

八百二十四世

八百二十五世

八百二十六世

八百二十七世

八百二十八世

八百二十九世

八百三十世

八百三十一世

八百三十二世

八百三十三世

八百三十四世

八百三十五世

八百三十六世

八百三十七世

八百三十八世

八百三十九世

八百四十世

八百四十一世

八百四十二世

八百四十三世

八百四十四世

八百四十五世

八百四十六世

八百四十七世

八百四十八世

八百四十九世

八百五十世

八百五十一世

八百五十二世

八百五十三世

八百五十四世

八百五十五世

八百五十六世

八百五十七世

八百五十八世

八百五十九世

八百六十世

八百六十一世

八百六十二世

八百六十三世

八百六十四世

八百六十五世

八百六十六世

八百六十七世

八百六十八世

八百六十九世

八百七十世

八百七十一世

八百七十二世

八百七十三世

八百七十四世

八百七十五世

八百七十六世

八百七十七世

八百七十八世

八百七十九世

八百八十世

八百八十一世

八百八十二世

八百八十三世

八百八十四世

八百八十五世

八百八十六世

八百八十七世

八百八十八世

八百八十九世

八百九十世

八百九十一世

八百九十二世

八百九十三世

八百九十四世

八百九十五世

八百九十六世

八百九十七世

八百九十八世

八百九十九世

九百世

九百一世

九百二世

九百三世

九百四世

九百五世

九百六世

九百七世

九百八世

九百九世

九百十世

九百十一世

九百十二世

九百十三世

九百十四世

九百十五世

九百十六世

九百十七世

九百十八世

九百十九世

九百二十世

九百二十一世

九百二十二世

九百二十三世

九百二十四世

九百二十五世

九百二十六世

九百二十七世

九百二十八世

九百二十九世

九百三十世

九百三十一世

九百三十二世

九百三十三世

九百三十四世

九百三十五世

九百三十六世

九百三十七世

九百三十八世

九百三十九世

九百四十世

九百四十一世

九百四十二世

九百四十三世

九百四十四世

九百四十五世

九百四十六世

九百四十七世

九百四十八世

九百四十九世

九百五十世

九百五十一世

九百五十二世

九百五十三世

九百五十四世

九百五十五世

九百五十六世

九百五十七世

九百五十八世

九百五十九世

九百六十世

九百六十一世

九百六十二世

九百六十三世

九百六十四世

九百六十五世

九百六十六世

九百六十七世

九百六十八世

九百六十九世

九百七十世

九百七十一世

九百七十二世

九百七十三世

九百七十四世

九百七十五世

九百七十六世

九百七十七世

九百七十八世

九百七十九世

九百八十世

九百八十一世

九百八十二世

九百八十三世

九百八十四世

九百八十五世

九百八十六世

九百八十七世

九百八十八世

九百八十九世

九百九十世

九百九十一世

九百九十二世

九百九十三世

九百九十四世

九百九十五世

九百九十六世

九百九十七世

九百九十八世

九百九十九世

一千世

一千一世

一千二世

一千三世

一千四世

一千五世

一千六世

一千七世

一千八世

一千九世

一千十世

一千十一世

一千十二世

一千十三世

一千十四世

一千十五世

一千十六世

一千十七世

一千十八世

一千十九世

一千二十世

一千二十一世

一千二十二世

一千二十三世

一千二十四世

一千二十五世

一千二十六世

一千二十七世

一千二十八世

一千二十九世

一千三十世

一千三十一世

一千三十二世

一千三十三世

一千三十四世

一千三十五世

一千三十六世

一千三十七世

一千三十八世

一千三十九世

一千四十世

一千四十一世

一千四十二世

一千四十三世

一千四十四世

一千四十五世

一千四十六世

一千四十七世

一千四十八世

一千四十九世

一千五十世

一千五十一世

一千五十二世

一千五十三世

一千五十四世

一千五十五世

一千五十六世

一千五十七世

一千五十八世

一千五十九世

一千六十世

一千六十一世

一千六十二世

一千六十三世

一千六十四世

一千六十五世

一千六十六世

一千六十七世

一千六十八世

一千六十九世

一千七十世

一千七十一世

一千七十二世

一千七十三世

一千七十四世

一千七十五世

一千七十六世

一千七十七世

一千七十八世

一千七十九世

一千八十世

一千八十一世

一千八十二世

一千八十三世

一千八十四世

一千八十五世

一千八十六世

一千八十七世

一千八十八世

一千八十九世

一千九十世

一千九十一世

一千九十二世

一千九十三世

一千九十四世

一千九十五世

一千九十六世

一千九十七世

一千九十八世

一千九十九世

一千一百世

一千一百一世

一千一百二世

一千一百三世

一千一百四世

一千一百五世

一千一百六世

一千一百七世

一千一百八世

一千一百九世

一千一百十世

一千一百十一世

一千一百十二世

一千一百十三世

一千一百十四世

一千一百十五世

一千一百十六世

一千一百十七世

一千一百十八世

一千一百十九世

一千一百二十世

一千一百二十一世

一千一百二十二世

一千一百二十三世

一千一百二十四世

一千一百二十五世

一千一百二十六世

一千一百二十七世

一千一百二十八世

一千一百二十九世

一千一百三十世

一千一百三十一世

一千一百三十二世

一千一百三十三世

一千一百三十四世

一千一百三十五世

一千一百三十六世

一千一百三十七世

一千一百三十八世

一千一百三十九世

一千一百四十世

一千一百四十一世

一千一百四十二世

一千一百四十三世

一千一百四十四世

一千一百四十五世

一千一百四十六世

一千一百四十七世

一千一百四十八世

一千一百四十九世

一千一百五十世

一千一百五十一世

一千一百五十二世

一千一百五十三世

一千一百五十四世

一千一百五十五世

一千一百五十六世

一千一百五十七世

一千一百五十八世

一千一百五十九世

一千一百六十世

一千一百六十一世

一千一百六十二世

一千一百六十三世

一千一百六十四世

一千一百六十五世

一千一百六十六世

一千一百六十七世

一千一百六十八世

一千一百六十九世

一千一百七十世

一千一百七十一世

一千一百七十二世

一千一百七十三世

一千一百七十四世

一千一百七十五世

一千一百七十六世

一千一百七十七世

一千一百七十八世

一千一百七十九世

一千一百八十世

一千一百八十一世

一千一百八十二世

一千一百八十三世

一千一百八十四世

一千一百八十五世

一千一百八十六世

一千一百八十七世

一千一百八十八世

一千一百八十九世

一千一百九十世

一千一百九十一世

一千一百九十二世

一千一百九十三世

一千一百九十四世

一千一百九十五世

一千一百九十六世

一千一百九十七世

一千一百九十八世

一千一百九十九世

一千二百世

一千二百一世

一千二百二世

一千二百三世

一千二百四世

一千二百五世

一千二百六世

一千二百七世

一千二百八世

一千二百九世

一千二百十世

一千二百十一世

一千二百十二世

一千二百十三世

一千二百十四世

一千二百十五世

一千二百十六世

一千二百十七世

一千二百十八世

一千二百十九世

一千二百二十世

一千二百二十一世

一千二百二十二世

一千二百二十三世

一千二百二十四世

一千二百二十五世

一千二百二十六世

一千二百二十七世

一千二百二十八世

一千二百二十九世

一千二百三十世

一千二百三十一世

一千二百三十二世

一千二百三十三世

一千二百三十四世

一千二百三十五世

一千二百三十六世

一千二百三十七世

一千二百三十八世

一千二百三十九世

一千二百四十世

一千二百四十一世

一千二百四十二世

一千二百四十三世

一千二百四十四世

一千二百四十五世

一千二百四十六世

一千二百四十七世

一千二百四十八世

一千二百四十九世

一千二百五十世

一千二百五十一世

一千二百五十二世

一千二百五十三世

一千二百五十四世

一千二百五十五世

一千二百五十六世

一千二百五十七世

一千二百五十八世

一千二百五十九世

一千二百六十世

一千二百六十一世

一千二百六十二世

一千二百六十三世

一千二百六十四世

一千二百六十五世

一千二百六十六世

一千二百六十七世

一千二百六十八世

一千二百六十九世

一千二百七十世

一千二百七十一世

一千二百七十二世

一千二百七十三世

一千二百七十四世

一千二百七十五世

一千二百七十六世

一千二百七十七世

一千二百七十八世

一千二百七十九世

一千二百八十世

一千二百八十一世

一千二百八十二世

一千二百八十三世

一千二百八十四世

一千二百八十五世

一千二百八十六世

一千二百八十七世

一千二百八十八世

一千二百八十九世

一千二百九十世

一千二百九十一世

一千二百九十二世

一千二百九十三世

一千二百九十四世

一千二百九十五世

一千二百九十六世

一千二百九十七世

一千二百九十八世

一千二百九十九世

一千三百世

一千三百一世

一千三百二世

一千三百三世

一千三百四世

一千三百五世

一千三百六世

一千三百七世

一千三百八世

一千三百九世

一千三百十世

一千三百十一世

一千三百十二世

一千三百十三世

一千三百十四世

一千三百十五世

一千三百十六世

一千三百十七世

一千三百十八世

一千三百十九世

一千三百二十世

一千三百二十一世

一千三百二十二世

一千三百二十三世

一千三百二十四世

一千三百二十五世

一千三百二十六世

一千三百二十七世

一千三百二十八世

一千三百二十九世

一千三百三十世

一千三百三十一世

一千三百三十二世

一千三百三十三世

一千三百三十四世

一千三百三十五世

一千三百三十六世

一千三百三十七世

一千三百三十八世

一千三百三十九世

一千三百四十世

一千三百四十一世

一千三百四十二世

一千三百四十三世

一千三百四十四世

一千三百四十五世

一千三百四十六世

一千三百四十七世

一千三百四十八世

一千三百四十九世

一千三百五十世

一千三百五十一世

一千三百五十二世

一千三百五十三世

一千三百五十四世

一千三百五十五世

一千三百五十六世

一千三百五十七世

一千三百五十八世

一千三百五十九世

一千三百六十世

一千三百六十一世

一千三百六十二世

一千三百六十三世

一千三百六十四世

一千三百六十五世

一千三百六十六世

一千三百六十七世

一千三百六十八世

一千三百六十九世

一千三百七十世

一千三百七十一世

一千三百七十二世

一千三百七十三世

一千三百七十四世

一千三百七十五世

一千三百七十六世

一千三百七十七世

一千三百七十八世

一千三百七十九世

一千三百八十世

一千三百八十一世

一千三百八十二世

一千三百八十三世

一千三百八十四世

一千三百八十五世

一千三百八十六世

一千三百八十七世

一千三百八十八世

一千三百八十九世

一千三百九十世

一千三百九十一世

一千三百九十二世

一千三百九十三世

一千三百九十四世

一千三百九十五世

一千三百九十六世

一千三百九十七世

一千三百九十八世

一千三百九十九世

一千四百世

一千四百一世

一千四百二世

一千四百三世

一千四百四世

一千四百五世

一千四百六世

一千四百七世

一千四百八世

一千四百九世

一千四百十世

一千四百十一世

一千四百十二世

一千四百十三世

一千四百十四世

一千四百十五世

一千四百十六世

一千四百十七世

一千四百十八世

一千四百十九世

一千四百二十世

一千四百二十一世

一千四百二十二世

一千四百二十三世

一千四百二十四世

一千四百二十五世

一千四百二十六世

一千四百二十七世

一千四百二十八世

一千四百二十九世

一千四百三十世

一千四百三十一世

一千四百三十二世

一千四百三十三世

一千四百三十四世

一千四百三十五世

一千四百三十六世

一千四百三十七世

一千四百三十八世

一千四百三十九世

一千四百四十世

一千四百四十一世

一千四百四十二世

一千四百四十三世

一千四百四十四世

一千四百四十五世

一千四百四十六世

一千四百四十七世

一千四百四十八世

一千四百四十九世

一千四百五十世

一千四百五十一世

一千四百五十二世

一千四百五十三世

一千四百五十四世

一千四百五十五世

一千四百五十六世

一千四百五十七世

一千四百五十八世

一千四百五十九世

一千四百六十世

一千四百六十一世

一千四百六十二世

一千四百六十三世

一千四百六十四世

一千四百六十五世

一千四百六十六世

一千四百六十七世

一千四百六十八世

一千四百六十九世

一千四百七十世

一千四百七十一世

一千四百七十二世

一千四百七十三世

一千四百七十四世

一千四百七十五世

一千四百七十六世

一千四百七十七世

一千四百七十八世

一千四百七十九世

一千四百八十世

一千四百八十一世

一千四百八十二世

一千四百八十三世

一千四百八十四世

一千四百八十五世

一千四百八十六世

一千四百八十七世

一千四百八十八世

一千四百八十九世

一千四百九十世

一千四百九十一世

一千四百九十二世

一千四百九十三世

一千四百九十四世

一千四百九十五世

一千四百九十六世

一千四百九十七世

一千四百九十八世

一千四百九十九世

一千五百世

一千五百一世

一千五百二世

一千五百三世

一千五百四世

一千五百五世

一千五百六世

一千五百七世

一千五百八世

一千五百九世

一千五百十世

一千五百十一世

一千五百十二世

一千五百十三世

一千五百十四世

一千五百十五世

一千五百十六世

一千五百十七世

一千五百十八世

一千五百十九世

一千五百二十世

一千五百二十一世

一千五百二十二世

一千五百二十三世

一千五百二十四世

一千五百二十五世

一千五百二十六世

一千五百二十七世

一千五百二十八世

一千五百二十九世

一千五百三十世

一千五百三十一世

一千五百三十二世

一千五百三十三世

一千五百三十四世

一千五百三十五世

一千五百三十六世

一千五百三十七世

一千五百三十八世

一千五百三十九世

一千五百四十世

一千五百四十一世

一千五百四十二世

一千五百四十三世

一千五百四十四世

一千五百四十五世

一千五百四十六世

一千五百四十七世

一千五百四十八世

一千五百四十九世

一千五百五十世

一千五百五十一世

一千五百五十二世

一千五百五十三世

一千五百五十四世

一千五百五十五世

一千五百五十六世

一千五百五十七世

一千五百五十八世

一千五百五十九世

一千六百世

一千六百一世

一千六百二世

一千六百三世

一千六百四世

一千六百五世

一千六百六世

一千六百七世

一千六百八世

一千六百九世

一千六百十世

一千六百十一世

一千六百十二世

一千六百十三世

一千六百十四世

一千六百十五世

一千六百十六世

一千六百十七世

一千六百十八世

一千六百十九世

一千六百二十世

一千六百二十一世

一千六百二十二世

一千六百二十三世

一千六百二十四世

一千六百二十五世

一千六百二十六世

一千六百二十七世

一千六百二十八世

一千六百二十九世

一千六百三十世

一千六百三十一世

一千六百三十二世

一千六百三十三世

一千六百三十四世

一千六百三十五世

一千六百三十六世

一千六百三十七世

一千六百三十八世

一千六百三十九世

一千六百四十世

一千六百四十一世

一千六百四十二世

一千六百四十三世

一千六百四十四世

一千六百四十五世

一千六百四十六世

一千六百四十七世

一千六百四十八世

一千六百四十九世

一千六百五十世

一千六百五十一世

一千六百五十二世

一千六百五十三世

一千六百五十四世

一千六百五十五世

一千六百五十六世

一千六百五十七世

一千六百五十八世

一千六百五十九世

一千六百六十世

一千六百六十一世

一千六百六十二世

一千六百六十三世

一千六百六十四世

一千六百六十五世

一千六百六十六世

一千六百六十七世

一千六百六十八世

一千六百六十九世

一千六百七十世

一千六百七十一世

一千六百七十二世

一千六百七十三世

一千六百七十四世

一千六百七十五世

一千六百七十六世

一千六百七十七世

一千六百七十八世

一千六百七十九世

一千六百八十世

一千六百八十一世

一千六百八十二世

一千六百八十三世

一千六百八十四世

一千六百八十五世

一千六百八十六世

一千六百八十七世

一千六百八十八世

一千六百八十九世

一千六百九十世

一千六百九十一世

一千六百九十二世

一千六百九十三世

一千六百九十四世

一千六百九十五世

一千六百九十六世

一千六百九十七世

一千六百九十八世

一千六百九十九世

一千七百世

一千七百一世

一千七百二世

一千七百三世

一千七百四世

一千七百五世

一千七百六世

一千七百七世

一千七百八世

一千七百九世

一千七百十世

一千七百十一世

一千七百十二世

一千七百十三世

一千七百十四世

一千七百十五世

一千七百十六世

一千七百十七世

一千七百十八世

一千七百十九世

一千七百二十世

一千七百二十一世

一千七百二十二世

一千七百二十三世

一千七百二十四世

一千七百二十五世

一千七百二十六世

一千七百二十七世

一千七百二十八世

一千七百二十九世

一千七百三十世

一千七百三十一世

一千七百三十二世

一千七百三十三世

一千七百三十四世

一千七百三十五世

一千七百三十六世

一千七百三十七世

一千七百三十八世

一千七百三十九世

一千七百四十世

一千七百四十一世

一千七百四十二世

一千七百四十三世

一千七百四十四世

一千七百四十五世

一千七百四十六世

一千七百四十七世

一千七百四十八世

一千七百四十九世

一千七百五十世

一千七百五十一世

一千七百五十二世

一千七百五十三世

一千七百五十四世

一千七百五十五世

一千七百五十六世

一千七百五十七世

一千七百五十八世

一千七百五十九世

一千七百六十世

一千七百六十一世

一千七百六十二世

一千七百六十三世

一千七百六十四世

一千七百六十五世

一千七百六十六世

一千七百六十七世

一千七百六十八世

一千七百六十九世

一千七百七十世

一千七百七十一世

一千七百七十二世

一千七百七十三世

一千七百七十四世

一千七百七十五世

一千七百七十六世

一千七百七十七世

一千七百七十八世

一千七百七十九世

一千七百八十世

一千七百八十一世

一千七百八十二世

一千七百八十三世

一千七百八十四世

一千七百八十五世

一千七百八十六世

一千七百八十七世

一千七百八十八世

一千七百八十九世

一千七百九十世

一千七百九十一世

一千七百九十二世

一千七百九十三世

一千七百九十四世

一千七百九十五世

一千七百九十六世

一千七百九十七世

一千七百九十八世

一千七百九十九世

一千八百世

一千八百一世

一千八百二世

一千八百三世

一千八百四世

一千八百五世

一千八百六世

一千八百七世

一千八百八世

一千八百九世

一千八百十世

一千八百十一世

一千八百十二世

一千八百十三世

一千八百十四世

一千八百十五世

一千八百十六世

一千八百十七世

一千八百十八世

一千八百十九世

一千八百二十世

一千八百二十一世

一千八百二十二世

一千八百二十三世

一千八百二十四世

一千八百二十五世

一千八百二十六世

一千八百二十七世

一千八百二十八世

一千八百二十九世

一千八百三十世

一千八百三十一世

一千八百三十二世

一千八百三十三世

一千八百三十四世

一千八百三十五世

一千八百三十六世

一千八百三十七世

一千八百三十八世

一千八百三十九世

一千八百四十世

一千八百四十一世

一千八百四十二世

一千八百四十三世

一千八百四十四世

一千八百四十五世

一千八百四十六世

一千八百四十七世

一千八百四十八世

一千八百四十九世

一千八百五十世

一千八百五十一世

一千八百五十二世

一千八百五十三世

一千八百五十四世

一千八百五十五世

一千八百五十六世

一千八百五十七世

一千八百五十八世

一千八百五十九世

一千八百六十世

一千八百六十一世

一千八百六十二世

一千八百六十三世

一千八百六十四世

一千八百六十五世

一千八百六十六世

一千八百六十七世

一千八百六十八世

一千八百六十九世

一千八百七十世

一千八百七十一世

一千八百七十二世

一千八百七十三世

一千八百七十四世

一千八百七十五世

一千八百七十六世

一千八百七十七世

一千八百七十八世

一千八百七十九世

一千八百八十世

一千八百八十一世

一千八百八十二世

一千八百八十三世

一千八百八十四世

一千八百八十五世

一千八百八十六世

一千八百八十七世

一千八百八十八世

一千八百八十九世

一千八百九十世

一千八百九十一世

一千八百九十二世

一千八百九十三世

一千八百九十四世

一千八百九十五世

一千八百九十六世

一千八百九十七世

一千八百九十八世

一千八百九十九世

一千九百世

一千九百一世

一千九百二世

一千九百三世

一千九百四世

一千九百五世

一千九百六世

一千九百七世

一千九百八世

一千九百九世

一千九百十世

一千九百十一世

一千九百十二世

一千九百十三世

一千九百十四世

一千九百十五世

一千九百十六世

一千九百十七世

一千九百十八世

一千九百十九世

一千九百二十世

一千九百二十一世

一千九百二十二世

一千九百二十三世

一千九百二十四世

一千九百二十五世

一千九百二十六世

一千九百二十七世

一千九百二十八世

一千九百二十九世

一千九百三十世

一千九百三十一世

一千九百三十二世

一千九百三十三世

一千九百三十四世

一千九百三十五世

一千九百三十六世

一千九百三十七世

一千九百三十八世

一千九百三十九世

一千九百四十世

一千九百四十一世

一千九百四十二世

一千九百四十三世

一千九百四十四世

一千九百四十五世

一千九百四十六世

一千九百四十七世

一千九百四十八世

一千九百四十九世

一千九百五十世

一千九百五十一世

一千九百五十二世

一千九百五十三世

一千九百五十四世

一千九百五十五世

一千九百五十六世

一千九百五十七世

一千九百五十八世

一千九百五十九世

一千九百六十世

一千九百六十一世

一千九百六十二世

一千九百六十三世

一千九百六十四世

一千九百六十五世

一千九百六十六世

一千九百六十七世

一千九百六十八世

一千九百六十九世

一千九百七十世

一千九百七十一世

一千九百七十二世

一千九百七十三世

一千九百七十四世

一千九百七十五世

一千九百七十六世

一千九百七十七世

一千九百七十八世

一千九百七十九世

一千九百八十世

一千九百八十一世

一千九百八十二世

一千九百八十三世

一千九百八十四世

一千九百八十五世

一千九百八十六世

一千九百八十七世

一千九百八十八世

一千九百八十九世

一千九百九十世

一千九百九十一世

一千九百九十二世

一千九百九十三世

一千九百九十四世

一千九百九十五世

一千九百九十六世

一千九百九十七世

一千九百九十八世

一千九百九十九世

二千世

二千一世

二千二世

二千三世

二千四世

二千五世

二千六世

二千七世

二千八世

二千九世

二千十世

二千十一世

二千十二世

二千十三世

二千十四世

二千十五世

二千十六世

二千十七世

二千十八世

二千十九世

二千二十世

二千二十一世

二千二十二世

二千二十三世

二千二十四世

二千二十五世

二千二十六世

二千二十七世

二千二十八世

二千二十九世

二千三十世

二千三十一世

二千三十二世

二千三十三世

二千三十四世

二千三十五世

二千三十六世

二千三十七世

二千三十八世

二千三十九世

二千四十世

二千四十一世

二千四十二世

二千四十三世

二千四十四世

二千四十五世

二千四十六世

二千四十七世

二千四十八世

二千四十九世

二千五十世

二千五十一世

二千五十二世

二千五十三世

二千五十四世

二千五十五世

二千五十六世

二千五十七世

二千五十八世

二千五十九世

二千六十世

二千六十一世

二千六十二世

二千六十三世

二千六十四世

二千六十五世

二千六十六世

二千六十七世

二千六十八世

二千六十九世

二千七十世

二千七十一世

二千七十二世

二千七十三世

二千七十四世

二千七十五世

二千七十六世

二千七十七世

二千七十八世

二千七十九世

二千八十世

二千八十一世

二千八十二世

二千八十三世

二千八十四世

二千八十五世

二千八十六世

二千八十七世

二千八十八世

二千八十九世

二千九十世

二千九十一世

二千九十二世

二千九十三世

二千九十四世

二千九十五世

二千九十六世

二千九十七世

二千九十八世

二千九十九世

三千世

三千一世

三千二世

三千三世

三千四世

三千五世

三千六世

三千七世

三千八世

三千九世

三千十世

三千十一世

三千十二世

三千十三世

三千十四世

三千十五世

三千十六世

三千十七世

三千十八世

三千十九世

三千二十世

三千二十一世

三千二十二世

三千二十三世

三千二十四世

三千二十五世

三千二十六世

三千二十七世

三千二十八世

三千二十九世

三千三十世

三千三十一世

三千三十二世

三千三十三世

三千三十四世

三千三十五世

三千三十六世

三千三十七世

三千三十八世

三千三十九世

三千四十世

三千四十一世

三千四十二世

三千四十三世

三千四十四世

三千四十五世

三千四十六世

三千四十七世

三千四十八世

三千四十九世

三千五十世

三千五十一世

三千五十二世

三千五十三世

三千五十四世

三千五十五世

三千五十六世

三千五十七世

三千五十八世

三千五十九世

三千六十世

三千六十一世

三千六十二世

三千六十三世

三千六十四世

三千六十五世

三千六十六世

三千六十七世

三千六十八世

三千六十九世

三千七十世

三千七十一世

三千七十二世

三千七十三世

三千七十四世

三千七十五世

三千七十六世

三千七十七世

三千七十八世

三千七十九世

三千八十世

三千八十一世

三千八十二世

三千八十三世

三千八十四世

三千八十五世

三千八十六世

三千八十七世

三千八十八世

三千八十九世

三千九十世

三千九十一世

三千九十二世

三千九十三世

三千九十四世

三千九十五世

三千九十六世

三千九十七世

三千九十八世

三千九十九世

四千世

四千一世

四千二世

四千三世

四千四世

四千五世

四千六世

四千七世

四千八世

四千九世

四千十世

四千十一世

四千十二世

四千十三世

四千十四世

四千十五世

四千十六世

四千十七世

四千十八世

四千十九世

四千二十世

四千二十一世

四千二十二世

四千二十三世

四千二十四世

四千二十五世

四千二十六世

四千二十七世

四千二十八世

四千二十九世

四千三十世

四千三十一世

四千三十二世

四千三十三世

四千三十四世

四千三十五世

四千三十六世

四千三十七世

四千三十八世

四千三十九世

四千四十世

四千四十一世

四千四十二世

四千四十三世

四千四十四世

四千四十五世

四千四十六世

四千四十七世

四千四十八世

四千四十九世

四千五十世

四千五十一世

四千五十二世

四千五十三世

四千五十四世

四千五十五世

四千五十六世

四千五十七世

四千五十八世

四千五十九世

四千六十世

四千六十一世

四千六十二世

四千六十三世

四千六十四世

四千六十五世

四千六十六世

四千六十七世

四千六十八世

四千六十九世

四千七十世

四千七十一世

四千七十二世

四千七十三世

四千七十四世

四千七十五世

四千七十六世

四千七十七世

四千七十八世

四千七十九世

四千八十世

四千八十一世

四千八十二世

四千八十三世

四千八十四世

四千八十五世

四千八十六世

四千八十七世

四千八十八世

四千八十九世

四千九十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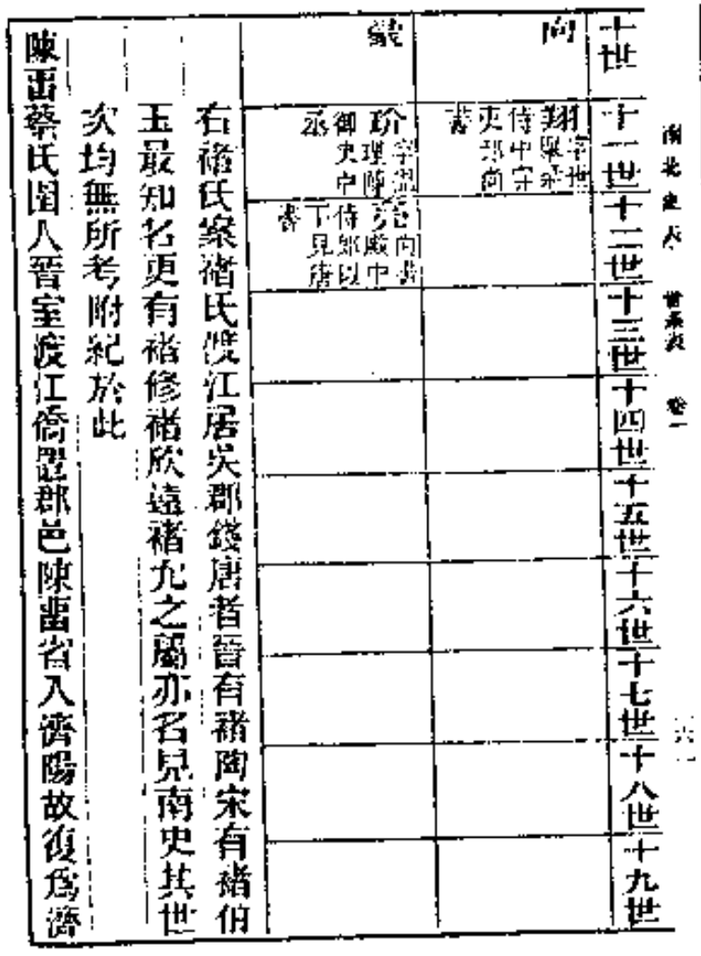
四千九十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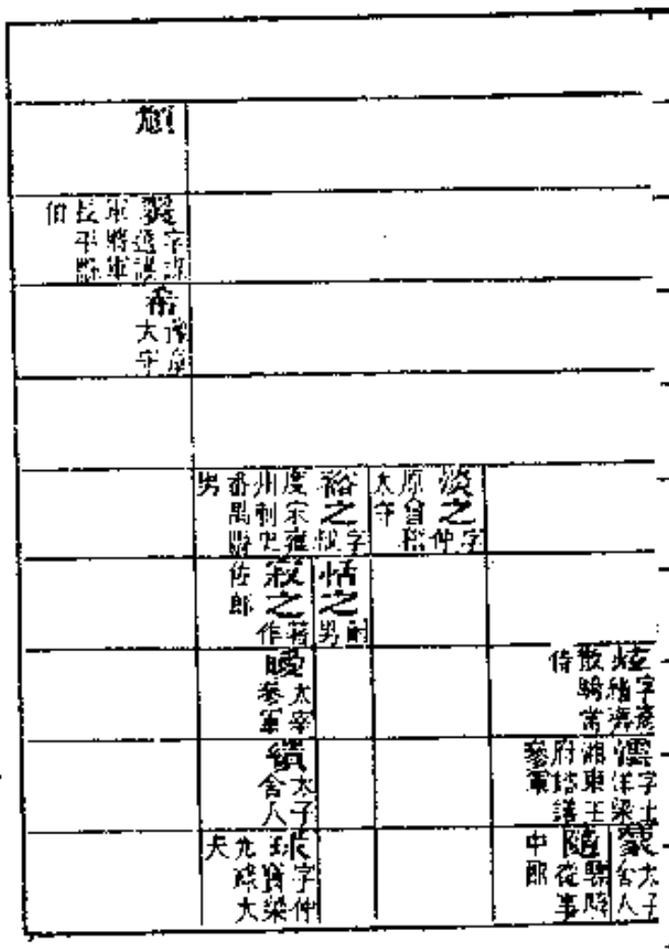
四千九十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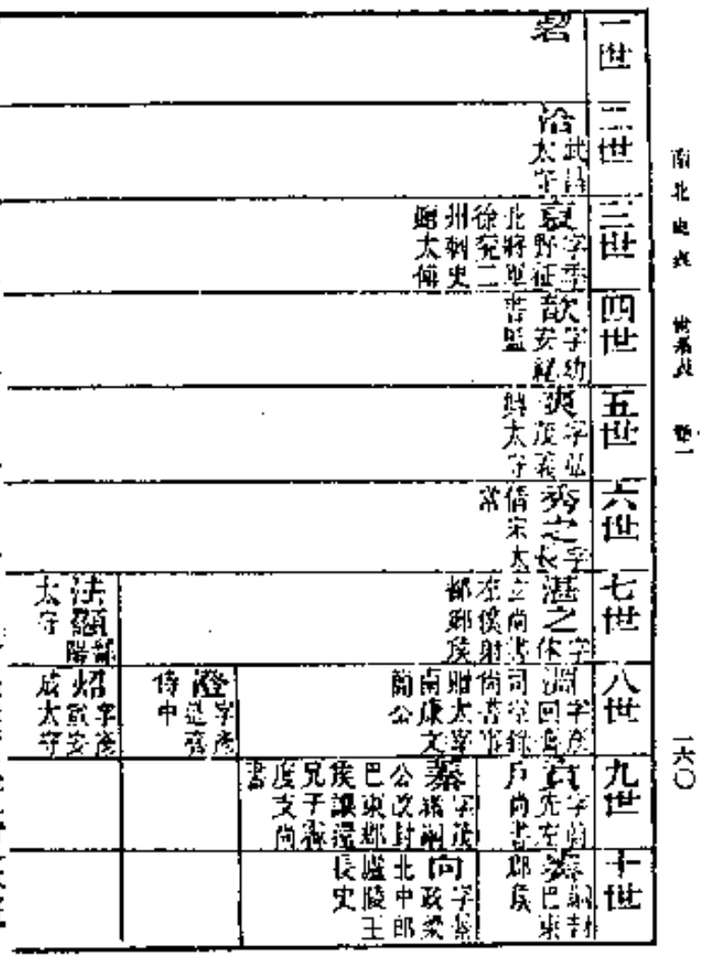
四千九十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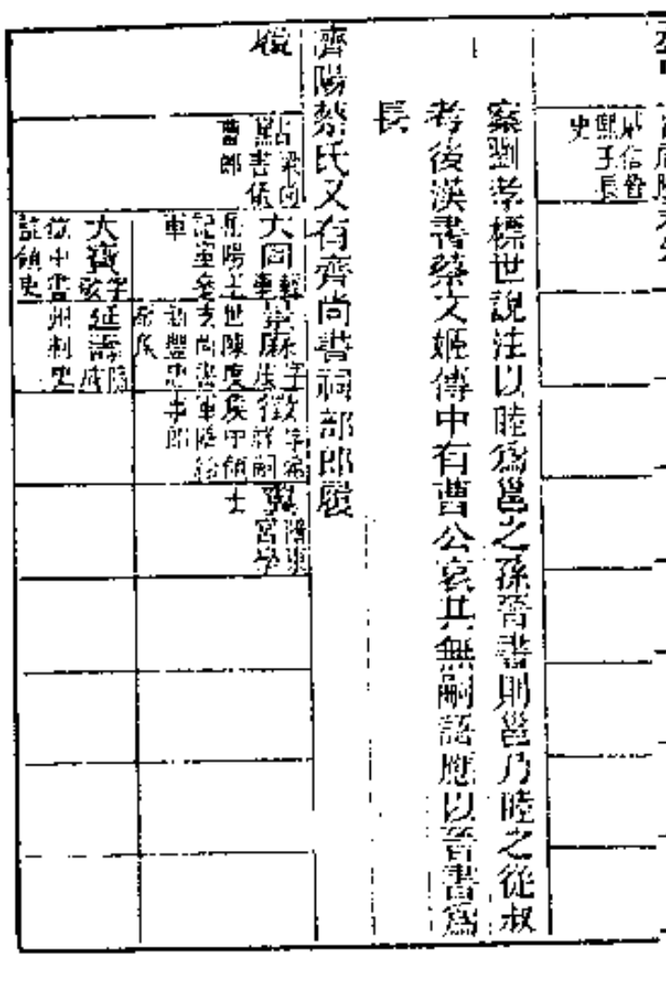
四千九十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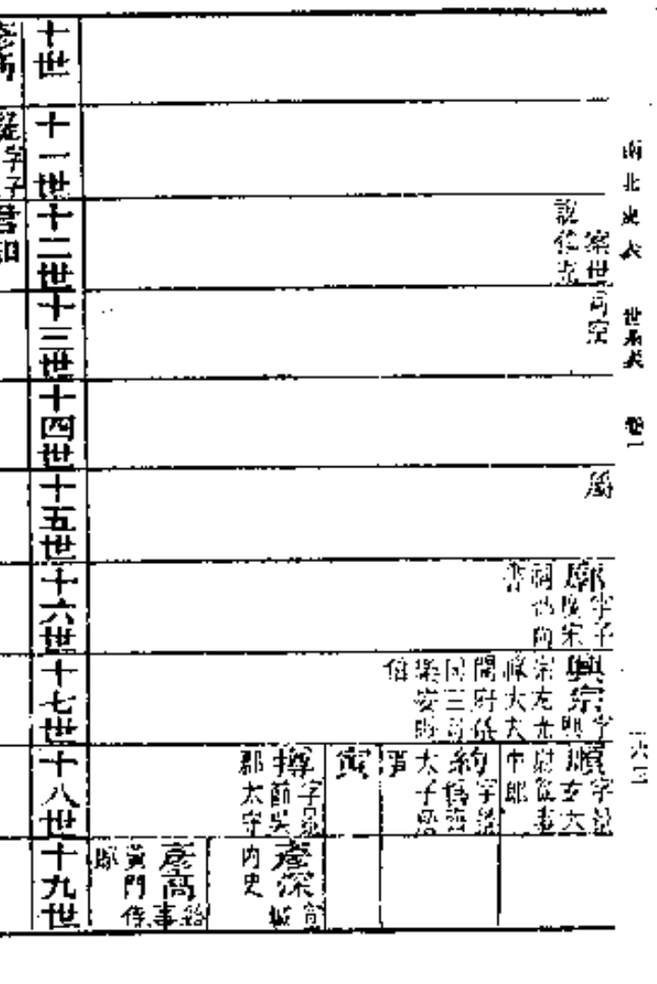
四千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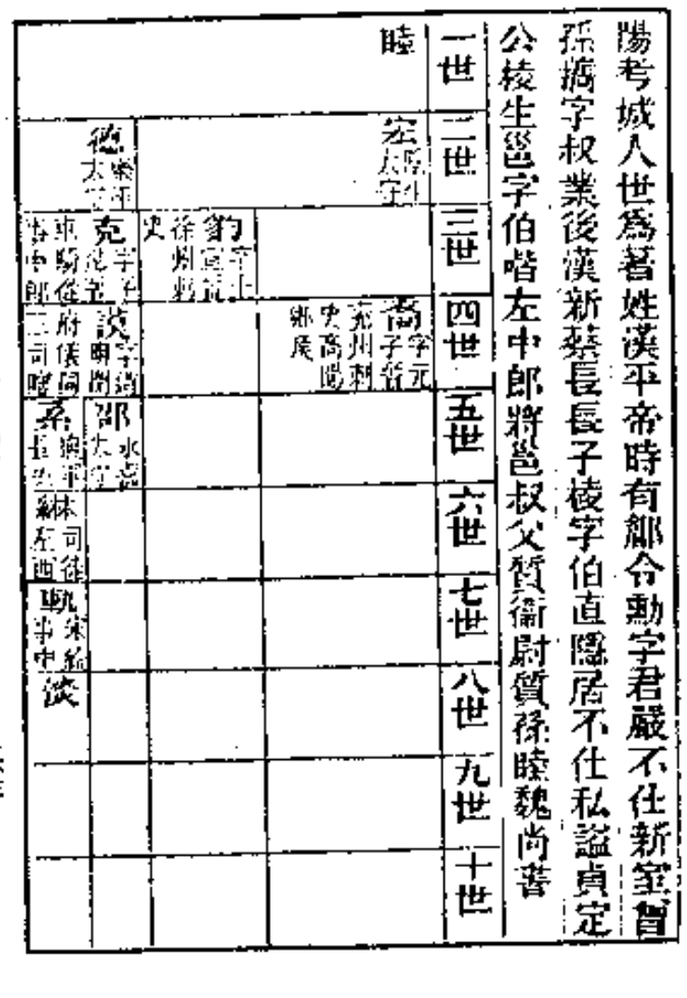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向
號
翔 字世 隆豫章 侍中宋吏部尚書
玠 字洪範向書 理陳威中 侍郎以下見唐
右褚氏案褚氏渡江居吳郡錢唐者晉有褚陶宋有褚伯玉最知名更有褚修褚欣遠褚允之屬亦名見南史其世次均無所考附紀於此
陳留蔡氏閩人晉室渡江僑置郡邑陳亡蔡氏閩入齊陽故復爲齊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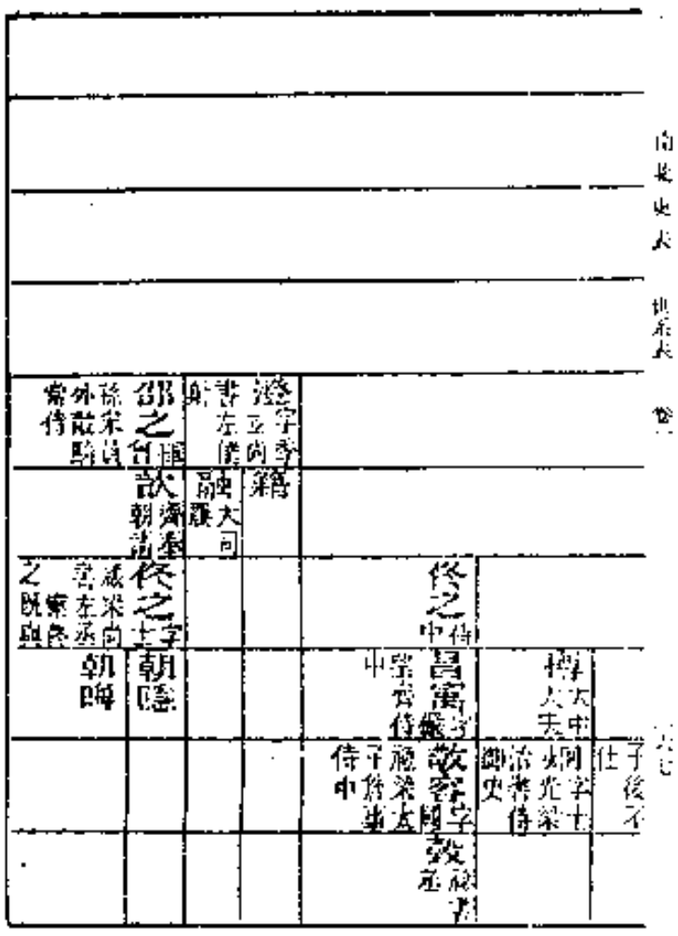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名
治 武昌太守
叡 字季野征西安成 北將軍吉昭 徐兗二州刺史 鄭太侯
淡 字弘度 侯 鎮太守 倩宋太子常 在侯 都鄭侯 贈太常 南康文公 巴東鄱陽王 後諡 長史
秀之 字 休淵 回烏 先左 巴東 戶尚書 鄱侯
法顯 陽 太守
焰 字 成太守
澄 字 南康
向 字 政梁 公改封北中郎 巴東鄱陽王 後諡 長史
登 侍中
秦 字 緒湘 兄子 度支尚 書
旭 字 太守
燮 字 遠謀 軍將軍 長平侯
希 太守
頤
裕之 字 度宋 州刺史 番禺侯
恬之 字 附 男
叔之 字 作 曖 太宰 參軍
鎮 太子 舍人
玩 字 附 九嵕大 夫
炫 字 德源 濮 字 士 梁 散騎 常侍
隨 聽將 事 中郎
豪 太子 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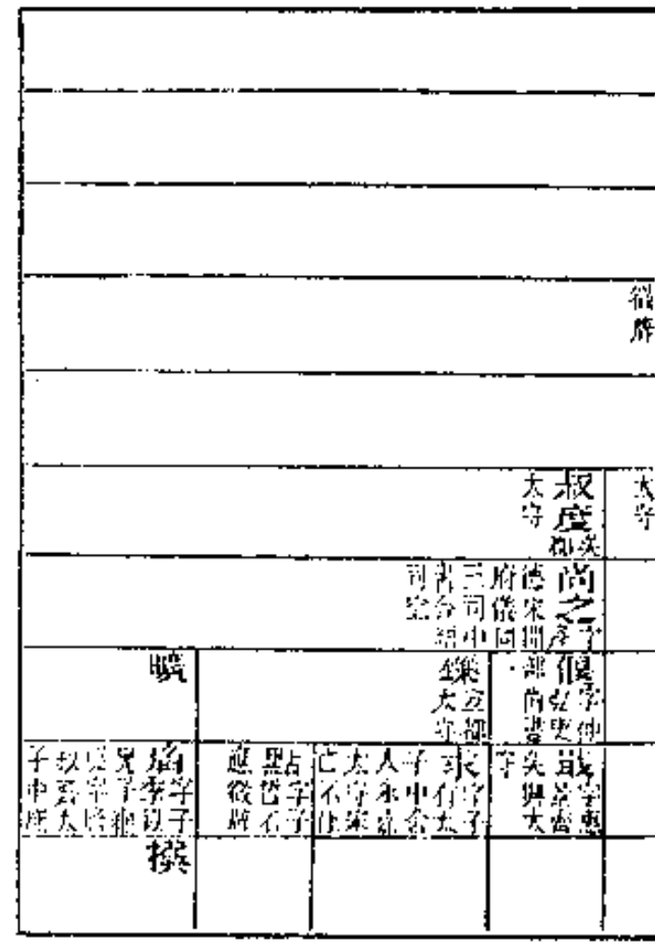

睦
宏 太守
德 太守
克 字 化 東騎 侍中郎
高 字 元 梁州刺 史高陽 鄉侯
劉 字 士 徐州刺 史
說 字 通 明 府僕 二司暐
郡 水 太守
系 字 綿 長史 林 司徒 左西
軌 宋給 事中
法顯 太守
陽 成太守
焰 字 成 太守
登 侍中
澄 字 南康 文
秦 字 緒湘 公改封 巴東鄱 陽王 後諡 長史
向 字 政梁 南康 兄子 度支尚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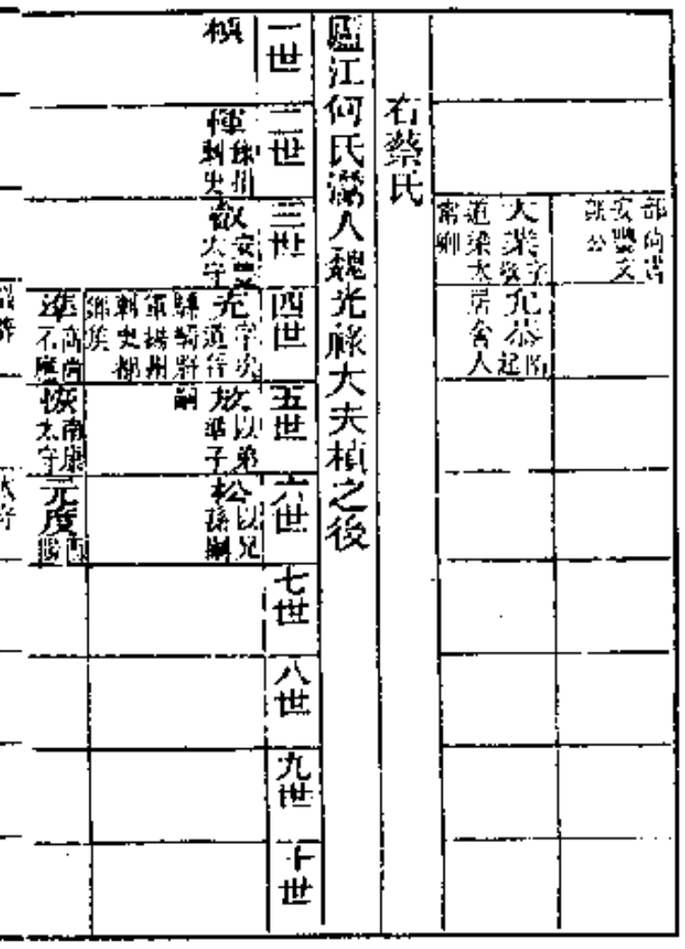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高
凝 字子 居陳 君知 卿伯 曾 王長 史
齊陽勢氏又有齊尚書祠部郎殷
鏡 名出 點書 佐 大同 中 學 麻 字 徽 字 編 訓 敦 宮 學 博 士 陽 士世 陳 度 侯 中 領 記室 參 支 尚 書 事 陸 給 車 騎 將 軍 儀 同 三 司 開 府 儀 同 大 寶 字 延 壽 陳 給 事 中 黃 門 侍 郎 中 書 侍 御 史


案劉孝標世說注以睦爲邕之孫晉書則邕乃睦之從叔考後漢書蔡文姬傳中有曹公哀其無嗣語應以晉書爲長
睦
宏 太守
說 侍中 司空
廓 字子 陳留 宋 祠部 尚書
興宗 字 顯 女大 將軍 中郎
約 字 約 侍 國三 司 梁安 時 太子 舍 侍
寅
撙 字 節 吳郡 太守 內史
彥深 字 簡 城 給事 黃門 侍郎
彥高 給事 黃門 侍郎


陽考城人世爲著姓漢平帝時有鄒令勳字君嚴不仕新室曾孫摛字叔業後漢新蔡長子棱字伯直隱居不仕私謚貞定公棱生邕字伯喈左中郎將邕叔父質衛尉質孫睦魏尚書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睦
宏 侍中 太守
高 字元 梁州刺 史高陽 鄉侯
劉 字士 徐州刺 史
德 太守
克 字化 東騎 侍中郎
說 字通 明 府僕 二司暐
郡 水 太守
系 字綿 平 林 司徒 左西
軌 宋給 事中
淡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高
凝 字子 居陳 君知 卿伯 曾 王長 史
齊陽勢氏又有齊尚書祠部郎殷
鏡 名出 點書 佐 大同 中 學 麻 字 徽 字 編 訓 敦 宮 學 博 士 陽 士世 陳 度 侯 中 領 記室 參 支 尚 書 事 陸 給 車 騎 將 軍 儀 同 三 司 開 府 儀 同 大 寶 字 延 壽 陳 給 事 中 黃 門 侍 郎 中 書 侍 御 史


案劉孝標世說注以睦爲邕之孫晉書則邕乃睦之從叔考後漢書蔡文姬傳中有曹公哀其無嗣語應以晉書爲長
睦
宏 太守
說 侍中 司空
廓 字子 陳留 宋 祠部 尚書
興宗 字 顯 女大 將軍 中郎
約 字 約 侍 國三 司 梁安 時 太子 舍 侍
寅
撙 字 節 吳郡 太守 內史
彥深 字 簡 城 給事 黃門 侍郎
彥高 給事 黃門 侍郎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楨
暉 字 輝 刺史
叡 字 安 太守
充 字 允 通 侍 騎 將 軍 揚州 刺史都 侯
放 字 子 以 弟 子 松 見 孫 傳
元度 字 南 康 太守
尚之 字 仲 德 宋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中 書 令 給 樂 安 侯 太守
叔度 字 宋 都 太守
瞻
胤 字 子 設 祭 酒 侍 中 吏 部 尚 書
撰 字 思 元 都 太守 內史
江何氏濟人魏光祿大夫楨之後
右蠶氏
部 尚書 安 懿 文 謚 公
大業 字 元 恭 始 通 梁 太 居 舍 人
南 剛

廬江何氏又有晉侍中楷世居會稽

楷 字叔則 子先之 尚之同族不應與昌寓父同名必有一誤 伯興

右何氏案魏太子少傅何夔陳國陽夏人漢車騎將軍熙之後夔生宿晉太宰朗陵公曾二子邵太僕劭司徒遵四子尚緻機羨永嘉之末滅亡無遺又宋廷尉何承天東海郯人曾孫尚書水部郎遠與宗人思澄子朗俱撰文名時稱東海三何其世系亦不可考附誌於此

范陽張氏方城人系出漢留侯良之後上世詳見唐書良爲孫萬五子壯讓彭睦遜壯孫皓後漢司空皓生宇范陽太守因避地居方城宇曾孫平魏漁陽太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平 華 字茂先 司空壯武公 張華 字公禮 江左太子舍人 永 字景宗 新安太守 鏡 字景玉 新安太守 澄 字道鏡 彭城內史 敞 吳國內史 裕 字法度 宋曾祖太守 演 太子中舍 緒 字思曼 金紫光祿大夫 完 宋正員郎 允 字道安 西功曹 亮 字道輔 鎮國子吳郡太守 榮 字道茂 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事中安太守 長公 字士茂 東陽太守 瑰 字道寶 梁昌縣右光祿大夫 盾 字士信 東陽令 翼 字公弼 尚書左僕射 伊 字德尹 梁湖州刺史列亭侯 翼子繪 字仲文 南譙內史中丞南譙江尉時遭嗣廢參事陽附廢 安之 宋弘農令 弘策 字元謀 長樂 繪 字仲文 尚書右僕射 交 字少通 以下見唐書 準 字子平 鎮南將軍 弘範 字仲規 繪以 字伯 以下見唐書 騎都尉 趙侍郎 以下見唐書

右范陽張氏

吳郡張氏吳人本出爲第四子睦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裔孫澄晉光祿大夫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澄 彭祖 彭城內史 敞 吳國內史 裕 字法度 宋曾祖太守 演 太子中舍 緒 字思曼 金紫光祿大夫 完 宋正員郎 允 字道安 西功曹 亮 字道輔 鎮國子吳郡太守 榮 字道茂 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事中安太守 瑰 字道寶 梁昌縣右光祿大夫 永 字景宗 新安太守 鏡 新安太守 長公 字士茂 東陽太守 盾 字士信 東陽令 翼 字公弼 尚書左僕射 伊 字德尹 梁湖州刺史列亭侯 翼子繪 字仲文 南譙內史中丞南譙江尉時遭嗣廢參事陽附廢 安之 宋弘農令 弘策 字元謀 長樂 繪 字仲文 尚書右僕射 交 字少通 以下見唐書 準 字子平 鎮南將軍 弘範 字仲規 繪以 字伯 以下見唐書 騎都尉 趙侍郎 以下見唐書

右吳郡張氏案張氏舊姓吳中吳太子太傅溫大鴻臚儼子晉大司馬東曹掾翰及御史中丞憑俱知名當代而世系無所考

清河張氏東武城人亦出漢留侯良之後高孫岱魏太山太守自河內徙居清河岱曾孫幸後魏青州刺史平陸侯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幸 準之 晉鴻臚卿 鷟 字景風 州刺史襲父爵平陵侯 綽 字處約 始均 字子齊 蕭之 字敬則 吳興太守 紹 字景業 由巫吳興太守 徵太守 仲瑀 仲瑜 仲瑾 仲璋 仲琮 仲璠 仲琳 仲瑤 仲瑗 仲瑛 仲瑱 仲瑒 仲瑨 仲瑢 仲瑣 仲瑩 仲瑶 仲瑷 仲瑳

右滿河張氏

上谷張氏祖陽人不知所本後魏真門侍郎荔最知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質太守	卓太守	荔字世榮魏侍郎給事黃門大官	度字洪中魏尚書殿中大將軍	倫字次念大司徒					
			純字道和小讓魏尚書大中大夫平皇侯	代字宝燕北平太守	華字仮貴太子洗馬	琛字智宝太子洗馬			

右上谷張氏

敦煌張氏淵泉人世爲河西著姓魏執金吾恭之後恭七世孫質涼金城太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質	顯涼泉太守	鉞字威武西泰平		通字秀徹綽號孫高尚不赴徵辟	徽字方猷之謚公平縣公守				
					鳳字孔鸞散騎常侍	愉字元悅涼州刺史	肇字嘉慶廣陵太守		

右敦煌張氏

南陽范氏順陽人本出晉士會之後晉有雍州刺史羯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羯字彦德晉右將軍雍州刺史	廣字仲將己令孟	大將軍雍州刺史	汪字玄平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興侯	廣侯	弘之字長宗以謚	魯通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湛字子然魏豪造將軍南浦男									

右范氏

又范氏之徙居吳郡錢唐者其先鍾虞遜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馥裔孫平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平字子安吳臨海太守	咸	泉	嚴國內史	文才					

右范氏案南史隱逸傳錢唐范悅之子靈瑜孫元琰祖孫並抗高節不應徵辟靈瑜亦以孝行稱去平遠近無可考

右孫氏

太原孫氏中都人本出孫武之後武爲吳將會采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武裔孫詢安定太守二子鬱默默爲安邑令吳先主權卽其裔也鬱孫編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亂遂居太原史都裔孫資魏驃騎將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資	宏南陽太守	楚字子鳳爲梁太守	泉	咸	厚字長安吳臨海太守				
			纂	洵	恢				
			綽字興公散騎常侍領著作郎長樂縣成	統字永紹公祭酒	塵通尉				
			詢中軍參軍	登尚書令					

右孫氏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孫字武子發秦太守左光祿大夫領護軍國子祭酒追贈太宰	秦字伯宗左光祿大夫領護軍國子祭酒追贈太宰	曇							
璨之晉抗節府參軍	不應徵不仕而卒則沖自是兩人否則璨誤也	廣司徒祭酒	嶷字仲遠宋中書侍郎	淵之					
深字叔清	雲字慶遠宋尚書右僕射	孝才綱紀兼國子博士	胄字長才都官郎中						

右孫氏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案潛監吳軍事傳稱沖而卒則沖自是兩人否則潛誤也	韋太守	放字淵莊長少相							
			康字茂之徐州刺史	伯駿梁秦州刺史					

南北史世系表卷二

潁川荀氏潁陰人本出楚蘭陵令荀卿之後十一世孫淑字季和後漢朗陵侯相

錢唐周嘉猷撰

一世 淑

二世 儉 瀰副 緝相

三世 紀字仲理 侍中 侍中 祕書監 衍字休倩 相太僕 詵字友倩 門侍郎

四世 五世 性字伯豫 潁陰令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南北史世系表卷二

文梁潁川太守荀延祖亦潁陰人不知其所承

延祖 伯通 財 陳右衛將軍 卿 昌 太子右衛率 朗字開明 陳散騎常侍 法尚 隋秘書監 兼著作郎 史臣屬筆 太子內舍人 侍讀 奉朝請 左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 公 侍讀 奉朝請 左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 公 侍讀 奉朝請 左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 公

太子少傅裕器生溫溫四子溥暉簡恬溥居隴西畦爲北祖簡爲南祖恬爲中祖南祖之裔詳見唐書中祖之後無聞焉

白馬

洞林

小白 中書侍郎 博士 以爲後魏建威將軍南豐公蓋其第六子義貴融後之所追贈也

原伯魯 東平太守 以下見唐書

幼偉 司空 冀州刺史 別傳

道貴 開府 太守 以下見唐書

正則 幼偉子 冀州刺史 以下見唐書

敬德 正則子 冀州刺史 以下見唐書

平城東原太守

伯祕 太僕卿 冀州刺史

仲衡 開府中郎

輔之 秦王友 東海王太傅

懷孝 齊仁州刺史

敬叔 瑯琊宗平陽太守 東宮長史

敬和 瑯琊宗平陽太守 東宮長史

叔孫 伯夔 東萊太守

仲明 徵 見

子弟 瑜 瑯琊 琅琊左光祿大夫

人

連山 恩明 通直散騎侍郎 將軍

先護 雍州刺史 平輦縣開國公 安寧城

紹宗 推誠宣力 雍州刺史 開府儀同三司 大士 公

石鄭氏案北史鄭羲傳云父暉娶長樂潘氏生六子而羲第六宇幼麟唐書世系表則云暉生中書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府伯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因號七房鄭氏未知孰是今從北史

河東裴氏聞喜人本出非子之後上世詳見唐書漢光武時有敦煌太守遵者徙居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又徙聞喜遵玄孫茂字巨光歷郡守尚書吉陽平侯

茂 一世 潛字文行 建秀彥 秀字季 清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王猗　叔謙子景融子

叔謙司徒從事中郎　景融字孔明儀同高岳錄事參軍　景顏司空長史　景龍　景明華州刺史　文端書侍郎　顯安　志弘

三虎謚桃弓陽太守　鳳字景範北太守　昇之　曜字道徽通直散騎侍郎　子袖字外延平縣兄平原郡太守

宣明爲慶孫之曾孫恐屬譌錯慶孫北魏明帝末始爲郡郡而宣明已出守和夷相距不過二三十年豈有懸隔四世之理況叔義宣明諸子俱以景連名其爲同堂兄弟更可槩見應

弘陸　鴻臚卿　晉兒長平公　文行右丞以下見唐書　文政以下見唐書　文藝伊陽縣開國子二州刺史

案唐書仲規叔義不列於表以宣明爲慶孫之曾孫恐屬譌錯慶孫北魏明帝末始爲郡郡而宣明已出守和夷相距不過二三十年豈有懸隔四世之理況叔義宣明諸子俱以景連名其爲同堂兄弟更可槩見應

惠秀　秀業天水郡守　憑正平子澄城縣開國子　文舉道都尉　文騫道大都督　文雅字長貴江夏公

三虎謚桃弓陽太守　山滋州主簿東太守　延儁字平子侍中陽都事史部尚書　元道　敬猷　景緒和夷都守　叔卿尚見唐書　神舉　振　神待　鴻臚卿　叔義宣明華州刺史　文端書侍郎　顯安　志弘　瑗　南青州刺史

孝和魏沃

列傳　列史

右顏氏

琅琊顏氏臨沂人邾儀父字顏子孫因以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蠋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喪亂譜牒淪亡魏有斐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始自幹遷於臨沂孝悌里子欽給事中欲生獻汝陰太守

二子緻含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含字弘都晉光祿大夫西平靖侯	協字君和嗣光祿大夫都鄉宣侯	靖之字茂猷中郎	騰之宏道尚宗世子中郎	炳之叔明通直散騎侍郎太守	紹之字承伯豫章太守	見遠字仲期協律校尉湘東王記室	協字子和之儀字仲則隋秦州刺史新野公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愚客 師古字籀 鹿門處士	相時								

讓安成太守　約字敬則太子詹事

顗護軍司馬　延之字延壽東莞臨沂人宋金紫光祿大夫

測太尉參軍事　弈中書侍郎　躍　邵竟陵太守　師伯字長深梁綏遠將軍左僕射　師仲

之推字思魯隋太子學士　之善儀同三司

慥遊秦　慥楚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愚客 師古字籀 鹿門處士	相時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含字弘都晉光祿大夫西平靖侯	協字君和嗣光祿大夫都鄉宣侯	靖之字茂猷中郎	騰之宏道尚宗世子中郎	炳之叔明通直散騎侍郎太守	紹之字承伯豫章太守	見遠字仲期協律校尉湘東王記室	協字子和之儀字仲則隋秦州刺史新野公		

惟貞字幹疑北堅百主參軍　元南子國司業金鄉男　喬卿富府尉　長　幼期字道遠道兵曹　真卿太師魯公　頎字正水北海太守　貞節孝烈男

幼遷字子高北齊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撰國史　昭肅字元禮北齊中書上柱國燕郡王　師古　果州山太守倫太子太保　曜卿通司馬　旭卿尤山令　茂曾建爲司馬

右顏氏案唐初自祕監以下代有達人然皆不入政府世系不載唐書今從魯公所撰先廟碑具錄於右至魯公諸

敬仲　始康　無忌　務滋　少連　辟強　元藏江陵少尹　青德

姪碏載甚詳而不系其所出故略而弗錄

吳興沈氏系出竇沈之後以國爲氏其上世詳見沈約宋書自敘漢光武時有沈戎者字威卿爲州從事自壽春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後分會稽爲吳郡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孫皓又分吳郡爲吳興郡晉武帝平吳又改永安爲武康故復爲吳興郡武康人戎三子鄧辭景景爲河開相演之慶之皆其後也辭字仲高安平相九世孫警字世明晉後將軍謝安參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警	程夫字彥淵前將軍建安太守	子敬字正直宋二郎太	正字元直宋吉昌海						

田子字元光晉安弟林子參軍始興王記室參軍安太守都鄉侯兵參軍　雲子字道舒宋尚書左丞安太守加侍中　林子字敬則鄱陽王鏗西諸曹參軍遷始興內史　鄱陽伯範南康太守　元規字士則梁尚書左僕射　虞子　伯玉字德潤永興令　仲玉威王諮議中兵參軍　趙字孝異黃門郎　中書令侍中尚書左僕射

仲夫　任夫

預夫
佩夫

又河間相景之後晉有光祿勳沈叔

叔寶 新安太守 懷文 思遠 明宋晉 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廬太守 懷遠 武令 員外散騎侍郎 宋 中 宇宗孝 紹 五兵尚書 侍中

又晉吳國內史沈充亦河間相景之後

充 字士居 晉 勳 字世堅 冠軍將軍陳郡 赤黔 追 叔任 宋 開制史 盧新蔡男 坦之 都昌一名顯始 官郎 安令 演之 字景略 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宋 臨賀 宇 處默 不應徵辟 東陽太守 吳國內史 長史贈 車騎將軍 都督 會稽 內史 說 道已 梓潼二郡行參軍 都太守 淵之 北 字處 散騎常侍 淵 字叔 御史中丞 梁 開府儀同三司 侍郎 梁 廷尉卿 之 孫 梁 廷尉卿

又河間相景之後宋有慶之敞之取知名

敞之 宋 給事中 慶之 宇 弘 侍中 文叔 侍中 昭明 梁 太子 昭略 字 昭茂 侍中 昭光 文季 字仲 通直散騎侍郎 中衛將軍 左僕射 西豐忠 公

郡之 南 中郎行參軍 文秀 字世 保中 梁 司徒左長史 都太守 叔仁 梁 從父兄 宋征西 攸之 宋 元珪 從父兄 驃大將軍開府 左長史 儀同三 司開 制史昌 陽縣公 文和 中 侍郎 儒 昭 以 之弟 孫 梁 廷尉卿 遷 梁 通直 侍郎

郭之

右沈氏案吳興諸沈自演之處之諸人外沈麟士以隱遁終沈珠沈峻沈不害及峻子文阿以儒術顯陳尚書僕射沈君理以幹理稱御史中丞沈炯以文學著而其枝葉皆不繁且不知其上世之所系故略而弗錄

汝南周氏出自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遂爲汝南著姓漢興續周之後封烈裔孫仁爲汝墳侯賜號正公以汝墳下溼遷於安成正公玄孫燕仕郡爲決曹掾燕玄孫零陵太守亮光祿勳陽及徵君燮重合合磐俱知名於漢代而其後嗣無可考魏有少府卿周裴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裴 淩 字 開 顗 字子 琳 弟顒 仁嗣 閔 字子 琳 子嗣 文 路華 安東將軍 會稽 內史 悛 字 仲 孫 光 商 虎頭 顗 弟 悛 相 顒 字 令 國子博士 著 作 郎 捨 字 昇 梁 通直 郎 兼 知 太子 事 宏 始 梁 司徒 征祭酒

虔江周氏本汝南安成人漢末避地江南因家於尋陽

虔江周氏又自居於舒皆

榮 字 平 興 開 國 公 榮 字 仲 通 梁 侍 太 常 景 世 隱 梁 規 制

陽太守

副安陽侯邪奴

忠太尉陽平公　陽平公　譙定公　譙定公

冀洛陽令　洛陽令

峻子侯　輸兄侯　輸兄侯

將軍

輸字公緒侯　輸侯鴈門太守

將軍領部太

將軍領部太守

贈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

義興周氏陽羨人吳有郡陽太守鮪

鮪字子魚　子魚記室參軍建威將軍公陽侯　公陽侯

武將軍諫議大夫中書侍郎

御史中丞

靖

酒陽莊侯孫玉柏忠烈公

恪字元遜侯　恪吳國太平元年薨　恪吳國太平元年薨　恪吳國太平元年薨

清流亭侯

建威將軍吳興內史

賛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

太子舍人綏安侯　太子舍人綏安侯

綏字子嗣侯　綏晉散騎侍郎

綏字子嗣侯　綏晉散騎侍郎

永安周氏亦出自汝南徙燕燕九世孫防防十三世孫靈起其

札字子相侯　札孝右將軍

將軍會稽內史

將軍會稽內史

先避西晉之亂南徙居永安黃岡

靈起家平北將軍　靈起家平北將軍

法倘　法倘

法倘字紹軌以柱二州刺史定州刺史

道隆右光祿大夫遷公　道隆右光祿大夫遷公

案後漢書周防傳防父揚揚生防字偉公陳留太守防生

舉字宣光光祿大夫舉生勰不應徵命勰孫恂自揚至恂

六世一身俱知名不言其為汝南採燕之後且燕當宣帝

之世建武時防已顯名相距九世亦復不合恐別是一人

右周氏案兩漢之世周氏最盛其見於漢書列傳者周勃

周緤周昌俱沛人周仁任城人周堪齊人高帝功臣表又

有隆慮侯周遫魏其侯周聚不知何許人其

見於後漢書列傳者自安成諸周外又有周榮太原廣武

人周澤北海安丘人周章南陽癭人周紆下邳徐人晉民

南遷安成較盛廬江義興亦競爽一時蓋本支百世枝葉

繁衍幾於徧布都國矣而今之修譜者輒推本於汝南豈

篤論哉再漢代復姓有周陽周生後俱為周氏北魏孝

文帝又改獻帝次兄之後晉氏為周氏則又泊我周宗而

源流迥別者矣

嶺川庾氏鄢陵人掌庾大夫之後以官為氏漢末有庾乘者才

學洽聞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乘

道康太中大夫　道康晉散騎常侍中加通中大夫諫大夫

疑謝太傅

純字謀純散騎少子府

琛字子瑜海王越軍諮祭酒　琛字子瑜海王越軍諮祭酒

從子通　從子通

伯宣父　伯宣父

琛傳中均不載其父名　琛傳中和字通均不載其父名

其非庾峻之稼可知矣　其非庾峻之稼可知矣

擇字叔統仁恕內史　擇字叔統仁恕內史

中郎將陽太守豫州刺史　中郎將陽太守豫州刺史

冰字季堅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冰字季堅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希字始彥北徐兗二州刺史　希字始彥北徐兗二州刺史

攸之　攸之

東陽太守將軍　東陽太守將軍

叔宣右衛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顗玉 沙澗長 特字元德陳留直閤將軍 大中大夫 城令 夫領步知名居兵校尉舍人

南陽庾氏新野人世爲西楚望族晉末有義興太守庾深之

深之 梁宋尚書相城縣 梁之字 局參軍 行齊太子右衛率

華野縣令 **發** 字休奕 荊州別駕 曾祖都督荊州諸軍事 太行郡府君

攻 道驥 字 西陽太守 **易** 不仕 **點** 字子

貞粲散騎侍郎 於陵介 字 梁通議郎

屬 字 之梁江陵陷 州刺史 領義陽蠻校尉 太守武矣

立 嗣矣

南陽庾氏徙居江陵者有已郡太守庾攻

右庾氏

吳郡顧氏其先顧伯之後子孫以國爲氏世居於吳漢有穎川太守顧奉字季鴻泰曾孫綽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編 字元 崇吳郡 則徙 丞相酸棗太守 常平侯 陵南侯

裕 字彥 祖綽 尚書 比散騎侍郎

榮 字公 元帝安 東太守 東掾司 郎中 將軍

氏 字子 西伯 武將軍

右顧氏

太山羊氏南城人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漢安帝時有羊侵者官司隸校尉侵生儒太常儒生續字興祖南陽太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續 必北地 祕太守 **祉** 濟陽 太守

衛 上黨 太守 **發** 鎮北 護軍 **倫** 濟陽相 **亮** 字長 大通侯

陽 徐州 刺史

忱 字敬 顯 中散大夫 **欣** 元宋 太守

楷 黃門 郎

級 中書 侍郎

希 字泰 開宋 遷尚 書主客 **繇** 字伯 遷尚 書主客

又有晉尚書郎官郎楷

太山羊氏又有晉徐州刺史忱

弟之譙令從三國志

白頭氏案唐書世系表云棄弟徵侍中久居臨官臨晏生雄

實 制 刺史 **相** 臨海 太守

必 交州 刺史 **眾** 字長 始晉 建康 侯 **昌** 制 侯

國 眾從 **和** 字君 孝眾 **淳** 右衛 將軍 **侍** 中軍 參軍

向書僕令 射鄒陽 侯

胤 字子 嗣 **胤之** 從 **悅** 司徒 左西 員外常侍中散大夫 **琛** 字弘 瑋宋 水部郎 **寶先** 尚 書

以兄子綽封鍾平侯 **法興** 以 兄子 **玄孫之** 綽封 鍾平侯

規之 瑤 世祖 秘策 世孫 綽子 光祿 大夫 **琛** 字 **深** 字文 **遠** 武德 都守

偉 字 **鸞** 折衝 都官 尚球 **鸞** 字子 **鵬** 東 **鵬** 字子 **翔** 侍中 **翔** 字 **鸞** 參軍 **鸞** 字 **鸞** 參軍

玄正 陽 都賀 治

修 向書 左丞

烈 字信 **愛** 字 **珍** 宛

敬 字元 **恕** 引 北 **恕** 京兆王 **愉** 將軍 **愉** 長史 **虞** 平太 守

元 **給** **忱**

忱 別駕 州刺史 從事

又有晉尚書都官郎楷

太山羊氏南城人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漢安帝時有羊侵者官司隸校尉侵生儒太常儒生續字興祖南陽太守

承 祚 字叔 **編** 以兄 **玄之** 尚 **理** 尚書 **玄** 右僕 **玄之** 尚 **聰** 太常 **秀** 字 **珪** 侯 **規之** 瑤 世孫 門大 守鍾平 **法興** 以 兄子 **玄孫之** 綽封 鍾平侯

承 字 **編** 以兄 **玄之** 尚 **理** 尚書 **玄** 右僕 **玄之** 尚 **聰** 太常 **秀** 字 **珪** 侯 **規之** 瑤 世孫 門大 守鍾平 **法興** 以 兄子 **玄孫之** 綽封 鍾平侯

右羊氏

濟陽江氏本陳留圉人晉室南遷僑置郡邑陳留省入濟陽故復爲濟陽考城人漢魏之際有譙郡太守封亢父男裘

世	南史	北史	附
一世	玄保宋征虜將軍		
二世	通直郎		
三世	紫光祿大夫加特進		
四世	榮	南安王太守	
五世	戚	統元將軍	裘
六世		假節冠軍將軍	
七世		侍領國子博士	
八世		領國子祭酒	
九世		鼓吹署令	
十世		梧州刺史	
十一世	慧宗	梧州刺史	
十二世	德馬	名長史	
十三世	祥	德	
十四世	禧	慶卿	
十五世	祚		
十六世	文遷		
十七世	果		
十八世	備		
十九世	緜	徽	
二十世	文遷		

又有宋都水使者尚書金部郎江齊之齊

世	南史	北史
一世	柔之	柔之
二世	革	革
三世	敬	敬
四世	德藻	德藻
五世	從師	從師
六世	泌	泌

濟陽江氏又有宋盧奴參軍江遵以齊明帝母景皇后父顯金紫光祿大夫

世	南史	北史
十世	文遷	備
十一世	果	緜
十二世	祥	徽
十三世	禧	
十四世	慶卿	
十五世	祚	
十六世	文遷	
十七世	泌	
十八世	元貞	
十九世	蠻	
二十世	蠻	

右江氏案齊梁之際金紫光祿大夫醴陵憲侯江淹文學既優仕宦亦達但其上世無所考而子姓亦不繁故不列於表

世	南史	北史
一世	觀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南陽宗氏湛陽人出自宋襄公母弟敖之後敖孫伯宗仕晉其子州犁奔楚州犁少子連家於南陽以王父字爲氏後漢有汝南太守宗資修武令宗慈蜀有後將軍宗預俱知名而其後嗣無可考皆有宜都太守宗承

世	南史	北史
一世	承	孫之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宗氏案梁之季世又有宗懍宗如周俱知名而不知其上世之所承

河東柳氏出自展禽之後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楚滅魯仕楚者幷天下柳氏遷於河東柳下惠裔孫安始居解縣安十五世孫景獻晉侍中二子耆純耆太守號西眷二子恭璩恭後趙河東郡守南徙汝潁間遂仕江表恭曾孫偘宋安郡守

世	南史	北史
一世	偘	偘
二世	蓋	蓋
三世	仲遠	仲遠
四世	鴻	鴻
五世	蠲	蠲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特進生瑜黃門郎

瑜　通字處穆容垂尚書左丞　運字叔慶北魏龍驤將軍御史中丞　毅　勳之字宣相如　延寶通字敬保魏州孫魏州刺二郡僧同府太守主簿　陸宗魏敬保魏州從事中郎　子悅儀都　子安　子昇

國魏大司馬外兵郎　寔字文魏著作郎州別駕大夫司徒左長史　熙字述修中書侍郎同修國史　語瓜子魏散騎常侍秘書監

證宋冠軍將軍二州刺史散騎侍郎　宗伯始休字思盛魏中尚東萊州公銀青光祿大夫何太守書侍郎　楼字長賓魏通直散騎侍郎何大房城縣公

仲文魏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僧洗馬秘書郎　僧敬太子　僧昭字叔陽員外散騎侍郎　世濟

叔義尚書庫部郎　叔仁魏南彭武陽二州刺史　子侃中撫武將軍都守　子植寧遠將軍　子車東太守　子度　子約考功郎

魏中尉珍生欽欽生京京孫瓊瓊容垂車騎將軍并州因住宋爲太山太守號青州房

輯　隆之魏元孫司空高陽王雍參軍事　士安魏乾寧以司空掾卒　士和寧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　士和子魏尚書郎兵部　士泰魏給事中持節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南鄉侯　敬默征虜將軍別駕武城子　敬遜幼孫原太守光祖通

佼之　昌連　僧誕　僧深魏平齊郡太守　僧麟魏青州刺史伯麟　伯鳳　伯歆　伯龍　祖螭　祖虬　細論書監　光伯太尉府諮議參軍　殷州別駕

道固字景徽文堅北魏敦煌平齊郡平州刺史　休璉魏齊州刺史　僧誕秀才　祖思字敬元南齊青冀二州刺史　元謨南齊東海太守　羨真平元謨南齊太守　小舅　張光祖大夫　順沖北魏龍驤大將軍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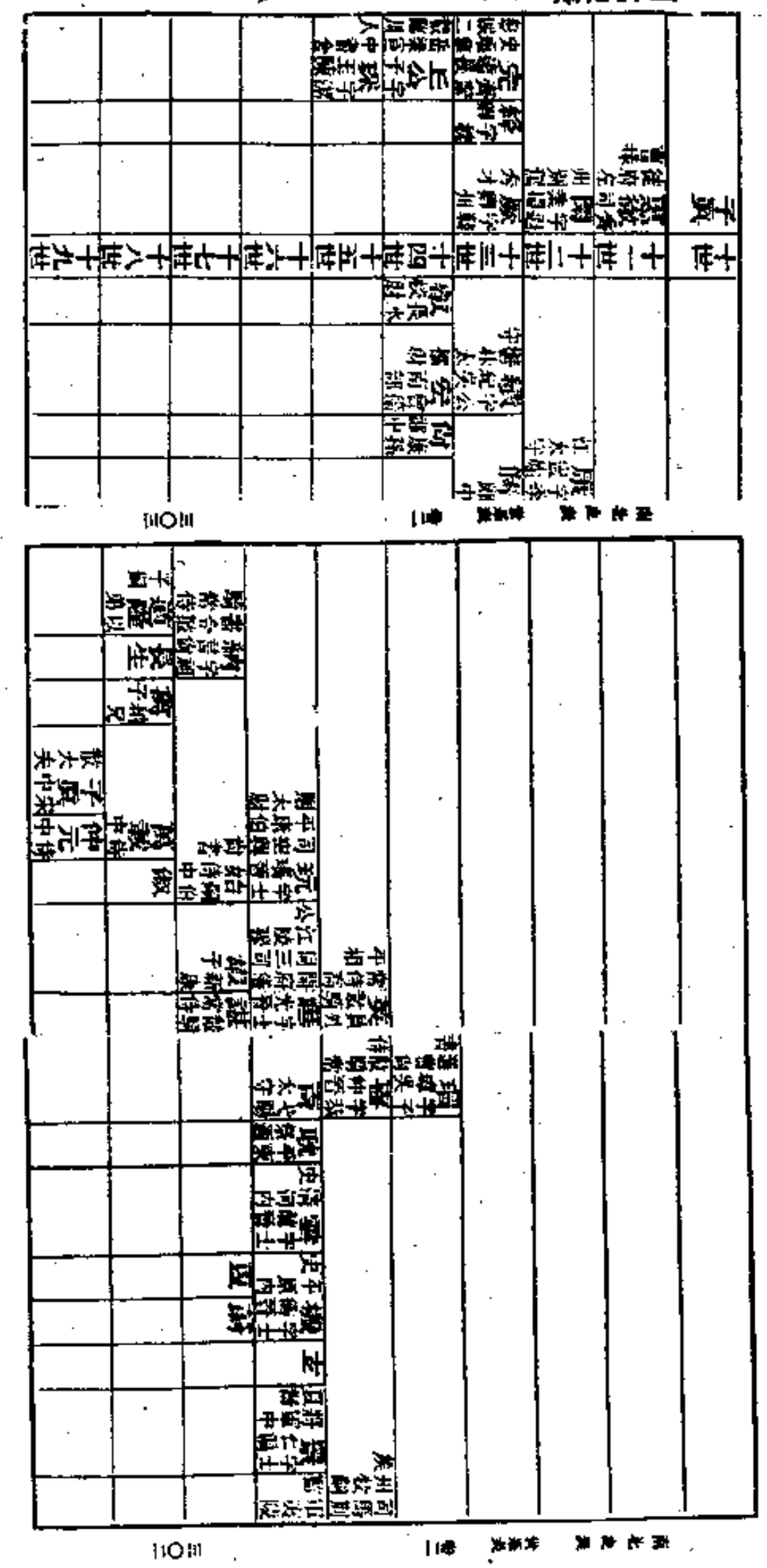
魏司空安陽孝侯林字德儒中尉珍之從弟也林曾孫悅后季龍司徒左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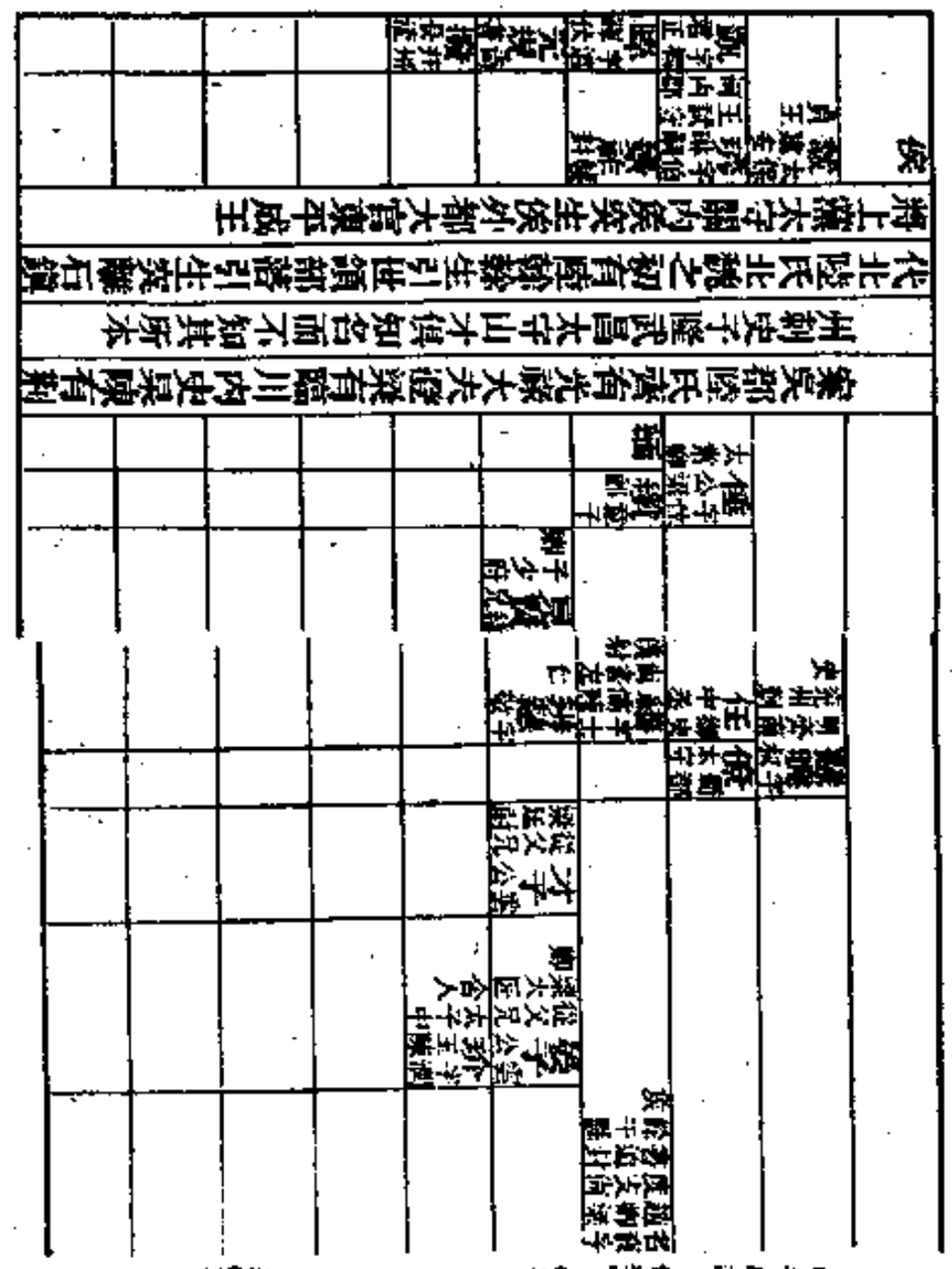
道固字景徽文堅北魏敦煌平齊郡平州刺史　休璉魏齊州刺史　僧誕秀才　祖思字敬元南齊青冀二州刺史　元謨南齊東海太守　羨真平元謨南齊太守　僧深魏平齊郡太守　祇字敬元北魏龍驤將軍　敏　悅字伯通　潛字君沖魏散騎侍郎　宏字士通　渙字仲亮一名寶中書侍郎　肅字叔穆中立魏武陽侯　顯魏平齊郡鄭州刺史　幼永昌郡守　彥珍　彥理字君綽　彥雅字君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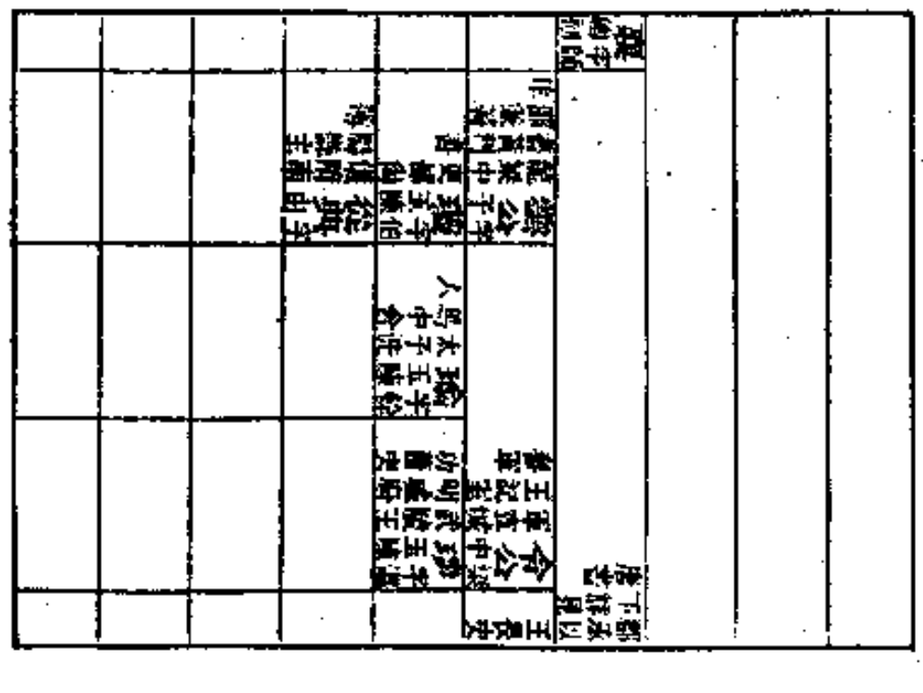
案唐書世系表中尉珍司空林俱出漢東萊侯業之後珍爲業之九世孫林爲業之十二世孫而陳書魏志則以林爲珍之從弟今從三國志又案崔林本傳林二子述隨隋晉尚書僕射述生瑋太子右衛率而北史崔宏傳亦不言以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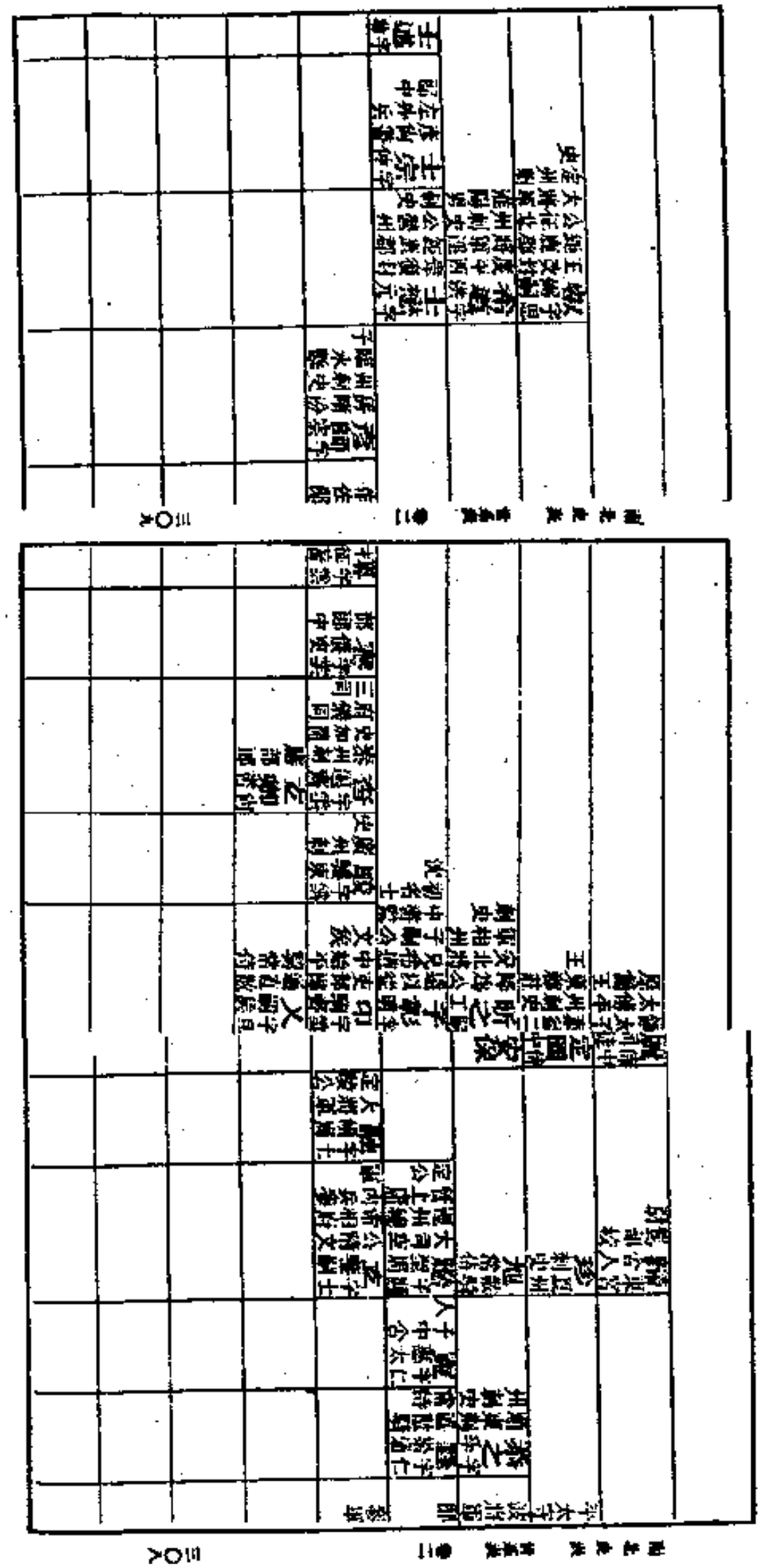
崔悅爲嶠之子姑闕疑以俟考

漢東萊侯業六世孫泰字世榮散騎常侍始居鄒縣泰十四世孫魏宋樂陵太守隨慕容德渡河居齊郡烏水號烏水房









右陸氏

平原明氏兩人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爲姓明氏其後也晉有明玩者仕州爲中從事玩生略略給事中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僧紹字元休 烈滿尚不應辟	仲璋							
	僧誌州刺史	僧誌州刺史							
	僧肅未詳	山寄字 若統散騎常侍	凝字 道隆 統令						
		克鑽字弘 通婚太原 北兗州	除摩	子車史 令歷城 縣侯					
		少遐字	寧司空	歎北齊 太子中庶子					

孟遠字 朝請 清 | 榮之 司 | 爽字開明 太子洗馬 | 汪 | 晉永本

新平太守 | 操字仲 志齊 孔章尚 江夏太守 | 充 | 州刺史 | 操 | 東府城中尚書令 | 希悅尚書 外兵郎中 | 士儁字 修建州 平北府 長史 | 士佩字 偉安東 將軍司 州從事 | 文符 | 黙中

右明氏案魏克惟南明氏乃渡江南度雖晚竝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譙郡夏侯氏譙人出自夏禹之後杞簡公以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爲侯因以爲氏焉後去鄣之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杞簡公爲楚所滅弟他奔魯悼公子封於汝陰侯傳國至荊沛分沛爲譙遂爲郡人漢興有縣公襲者對汝陰侯傳國至荊孫頗以罪除服奔魏悼字元讓魏大將軍高安鄉忠侯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悼	充	國	邵	佐					
	子江								
	子藏								
	林字子 林以通 東將軍								
	廉悼光								
	淵字敬才悼	御字安寧 侯	綱中郎	晏					
	族第謐 征西將 軍博昌 亭侯	納字仲	權字子	駿井州 刺史	莊	進字孝			
	猛字季	虎							

榮字幼									
惠字祖 安太守									
	散騎常侍	弋陽 大守	承字文 子散 騎常侍	琰	琳	謨	總	瞻	

譙郡夏侯氏有夏侯道遷者自梁奔魏孝昌二州刺史濮陽明

和字叔 權河 南守

向字仲 仁襲 從子制 州牧昌 陵鄉侯

左 字太 初 | 雅 子關 內侯

本 向從 瑯邪 向後復 封昌陵 侯

侯

道遷 | 夫 字元寫 孫超 宗襲爵 梁

春 | 欣宗 從 | 魏道濟 兄子 咸陽太 守

又有夏侯詳者字叔業采向書左僕射加金紫光祿大夫豐城

詳 | 璽 字世 龍記室 | 江 諡公

公都 督豫南 豫二州 刺史 | 孝 字季 龍 | 誤 編 太傳 | 溢 弟衡 陽內史

諡 | 州刺史 保城恒 侯

右夏侯氏案晉書夏侯湛傳云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則道遷與詳疑皆承之裔也

南北史世系表卷二

南北史世系表卷三

錢唐周嘉猷撰

京兆韋氏出自豕韋氏之後與大彭造爲商伯後失國徙居彭城子孫以國爲氏漢興有韋孟者爲楚王太傅復徙於魯之鄒縣孟五世孫賢賢少子玄成父子爲漢丞相封扶陽侯又徙京兆杜陵玄成生寬寬生青青生峻後漢尚書令峻生約梓潼太守約生著東海相著孫岩魏太子僕事三子簡穆皓潛簡孫恩度北魏中書侍郎

世	度
一世	于越略陽郡守
二世	英
三世	代郡太守
四世	珍周 侍中平大將軍齊惠公
五世	安岐州刺史德政碑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魏唐事圖第二子穆號東眷韋氏穆曾孫楷晉長樂清河二郡太守

楷 字公則 司徒掾 治州刺史

子爽 字公昭 給事中 大將軍

榮亮 字子明 給事黃門侍郎 通議大夫 通直散騎常侍

文宗 字世紀 給事黃門侍郎 通議大夫 通直散騎常侍

文英

楷 撫軍將軍 試守 字友龍 魏 華山 伯 遷墨大 觀縣 華山 男 都水 使者

長秋縣武都太守 男 都水 使者 字洪 字敬 字元 字世 字世 字世

右辜氏

樂安任氏博昌人出自夏車正奚仲之後漢御史大夫廣阿矦任敖其苗裔也世居於沛復徙於樂安之博昌魏有任城王任城任曠俱知名而其後嗣無可考齊有金紫光祿大夫任嶷任暾任遐弟遙中散大夫

一世 任遐 字景遠

二世 昉 字彥冲 東里伯 新安太守 外兵郎

三世 西華 南容 北史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任氏

高陽許氏許男結爲楚城邏於容城子孫分散以國爲氏復自容城徙冀州高陽北新城都鄉樂善里秦末有許倚者隱居不仕曾孫毗漢侍中毗生德字伯饒汝南太守因家平輿四子據政邈勤據大司農生允字士宗魏中領軍鎮北將軍

一世 允

二世 許字子遠 司隸校尉 侍中

三世 猛 字仁 射聲校尉

四世 式 字儀 雍平

五世 瑕 字仲 氐道令

六世 茂 字延 氐道令

七世 彥 字道 說 北館侯 謚曰公

八世 安仁 字 公 元康

九世

十世

右許氏

案後漢汝南許劭與兄虔從兄靖俱負盛名皆德會稽賀氏自沛徙於山陰其先慶普漢世傳經世所稱慶氏學也普商孫純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純從子齊仕吳爲名將

一世 齊 吳丹楊太守 謚曰桓侯

二世 景 吳威遠將軍 都鄉侯

三世 邵 中軍師 右將軍 都鄉侯

四世 循 字孝先 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肅侯

五世 隰 字德施 太守

六世 道 字子通 公 鄱陽內史 康令

七世

八世 損 字德沖 步兵校尉 射聲校尉 謚曰簡侯

九世 瑒 字文璉 偏將軍 東平相 著論 建安七子之一

十世 璩 字休連 侍中 博士 給事黃門侍郎 著論

右賀氏

京兆杜氏本出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劉累子孫於杜城京兆杜陵縣是也杜伯爲宣王大夫無罪被殺子孫分適諸矦之國秦有杜赫爲大將軍食采於南陽衍邑世稱爲杜衍赫曾孫周漢御史大夫復以矦族徙茂陵周生延年御史大夫建平敬矦延年七世孫畿字伯矦魏尚書僕射豐樂矦

一世 畿 字伯侯 魏尚書僕射 豐樂矦

二世 恕 字元 魏尚書左丞 豐樂矦

三世 又 字公治 司隸校尉 豐樂矦

四世 預 字世 散騎常侍 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 豐樂矦

五世 坦 字處平 宋左衛將軍 豫州刺史 豐樂矦

六世 叔文 字子 梁太子中庶子 國子博士 豐樂矦

七世 幼文 字 散騎常侍 豐樂矦

八世 孝文 字 豐樂矦

九世

十世

右杜氏

事長史
正儀
正倫

襄勝杜氏出自當陽矦少子尹之後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梁有梁秦二州刺史懷瑤

懷瑤
滿
峯　梁鎮南大將軍南梁州刺史漾陰縣侯
西荊州刺史

吳郡杜氏鑽唐人晉有杜炅字子春通靈有道術不知其先世之所本炅孫運劉毅衛軍參軍

運
通判州事　京產字祖山幽居不仕　栖字祖梧桐幽居不仕

右杜氏案杜氏之居鑽唐者梁有奉朝請規規生大中大夫之倖世以三禮專門陳有侍中棱以佐命功封永城矦而其世系均無可考

長沙歐陽氏其先越之苗裔越王無疆爲楚所滅無疆子蹄更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因以爲氏有爲漸郡太守者子孫或居勃海晉幀巨太守歐陽建其後也建兄子質徙居長沙之臨湘質七世族孫景達字敬遠仕南齊爲本州治中

景達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個　字主鬼世隱紀室詢以下見唐書　宰相通任南將公廣州諸事　刺史山陽穆公　約　駙司空

右歐陽氏

吳興姚氏本出陳敬仲之後王莽封田豐爲世睦矦以奉舜祀豐子恢避莽亂過江居吳郡改姓爲姚恢五世孫敞復改姓姚居吳興武康數生信吳選曹尚書信七世孫譽提梁高平令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譽提
信　字法顯吳平侯諡康以通用上吏部尚書見唐書　國府共參入隋終都公贈父僕射　太子內舍人　玄　字士弘會稽王參軍州縣從府司馬

中山杜氏曲陽人不知所本魏有惟南太守彥衡

彥衡
慧度　宋吳興太守
詢　字敬子宋吳興太守
公瞻　宋之祕書丞居舍人
運　字敬山陰令作郎
滿　字子簡山陰令
弘文　齊國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交州刺史封新興縣侯
弘獻　交州刺軍交州刺史封新興縣侯

交阯杜氏本關京兆晉有杜元鎮宦備太守遂居交阯之宋蓋元孫稜字道言宋冠軍將軍交州刺史

稜
慶　梁通直散騎常侍交州刺史封新興縣侯
弘文　梁交州刺史封新興縣侯
弘獻　梁交州刺史封新興縣侯

發　南海太守
岸　字公偉梁州刺史江陵縣侯
開　江州刺史枝江公
挺
劭　安西梁州刺史華容縣侯

爲司州刺史秀爲榮陽類川二郡太守後以謀反誅伏誅齊又有檜裴者爲衡州刺史封陽塘矦不知其所本

裴
檜　梁秦梁陽通隱矣二郡太守刺史封陽塘矦
之　梁秦梁二郡太守刺史封陽塘矦
遵　字世興
雄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雲世祖之外祖父也子孫矦者凡五國奕世貴盛矦末漸微迄魏晉宋齊無顯者梁有散騎常侍司州刺史方興封魚復縣矦

方興
文城　梁吳興太守
俊　梁吳興太守
猛　字智武陵南御川刺史富陽矦
毅　字智烈陳侍中護軍將軍逍遙縣公
文皎

右樊氏

魏郡申氏魏人其先以國爲氏有申鍾者爲石季龍軍司宋武帝平廣固鍾之孫宣宣從父永皆歸晉永拜大中大夫宣歷兗青二州刺史

永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坦　宋驃騎將軍
令孫　徐州刺史
闡　陳吳興太守
元嗣　陳吳興太守
說　宋前廢坡太守

右樊氏

南陽樊氏湖陽人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漢有樊重字君

右申氏

平昌伏氏安巨人漢興有伏勝者字子賤以尚書教授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勝五世孫孺客授琅邪東武因家焉孺玄孫湛字惠公光武時爲大司徒封勝都侯傳國至六世孫完爲晉採所殺國除首有善作郎伏滔字玄度亦伏生之裔也魏晉間更遷郡邑復爲平昌安巨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滔 隰之 宋冀州刺史 容 字玄度 公 卿郎 孫 字士龍 知命 族 送至主簿 倚諸隱淪內史治書中書令 侍御史入 海太守 孫 撫軍記室參軍 孫 陵王記室參軍

右伏氏

吳興乇氏烏程人不知所本晉有祕書監乇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系 道真 諸葛瑾 長史 諸葛恪 長水校尉 綜 字休緒 騎都尉 沙王傅司空從騎都尉 長史中郎

仲孚 字公信 倚彌章內史登 彌從孫

右乇氏案乇氏世多能吏仲孚而外又有故鄭令寂之廷尉卿仲起俱以政績著稱而世系無可考

濟陰卞氏冤句人晉初有琅邪內史卞統生子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統 粹 字玄一 仁恕 待中中書令贈侍書令咸 國子祭酒諡曰穆公 壺 字彥之 眇 尚書諡曰貞 同三司 陽公 盱 駙馬都尉 志尚公主

濟陰卞氏又有中領軍嗣之不知其所承

嗣之 延之 吏部尚書 彬 字玄林 散騎常侍

裔

紹 字敬仁 光祿大夫 領少府 益陽縣 侯

廙 廣州刺史 眕 尚書郎

倫之 孫 字伯倫 孫湛給事中 倫 字叔倫 尚書郎 吳令

范陽祖氏又有祖敏者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魏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

敏 疑 字元遠 安固子 遙授冀州刺史 孝武 珍 字元琚 中書侍郎 侍中 都督 岩 字仲山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開府 領軍將軍

武威賈氏又有徙於齊郡益都者北魏有中書侍郎元書

右賈氏

潁川鍾氏長社人與宗氏皆出伯宗之後伯宗子州犂奔楚食

宋於鍾離因以爲氏楚漢時有鍾離昧爲項羽將有二子長曰

發居九江仍故姓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爲鍾氏漢有西曹掾酷

字季明二子迪敷迪郡主簿二子繇演繇字元常魏太傅定陵

成侯

右鍾氏

南陽岑氏世居棘陽漢有征南大將軍彭彭生遵遵玄孫晊字

右岑氏案後漢書岑晊在黨錮傳不言其爲彭之後唐書

不知何據姑仍之

尋陽陶氏本鄱陽人吳有陽武將軍丹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

後以尋陽爲郡子孫更爲尋陽柴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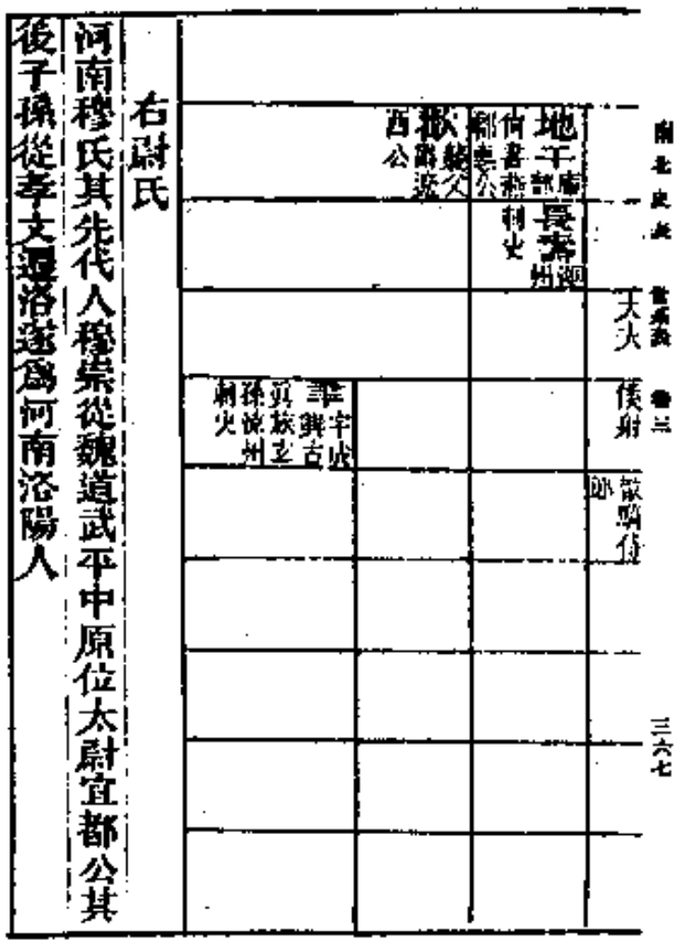
右陶氏案秣陵陶季直梁大中大夫與宗人子鏘並以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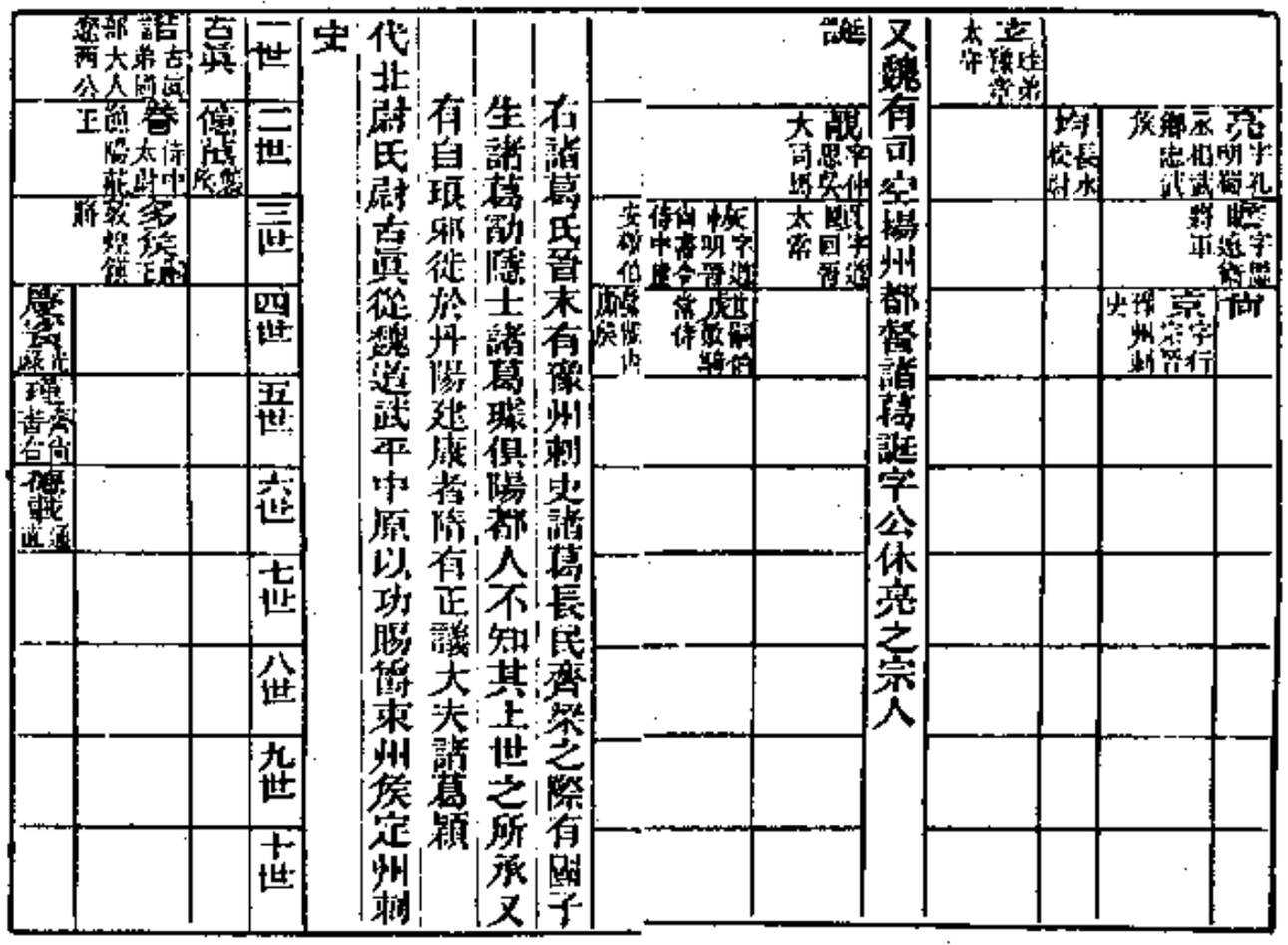
義稱而陶隱君弘景字通明尤著名於梁代蓋皆基之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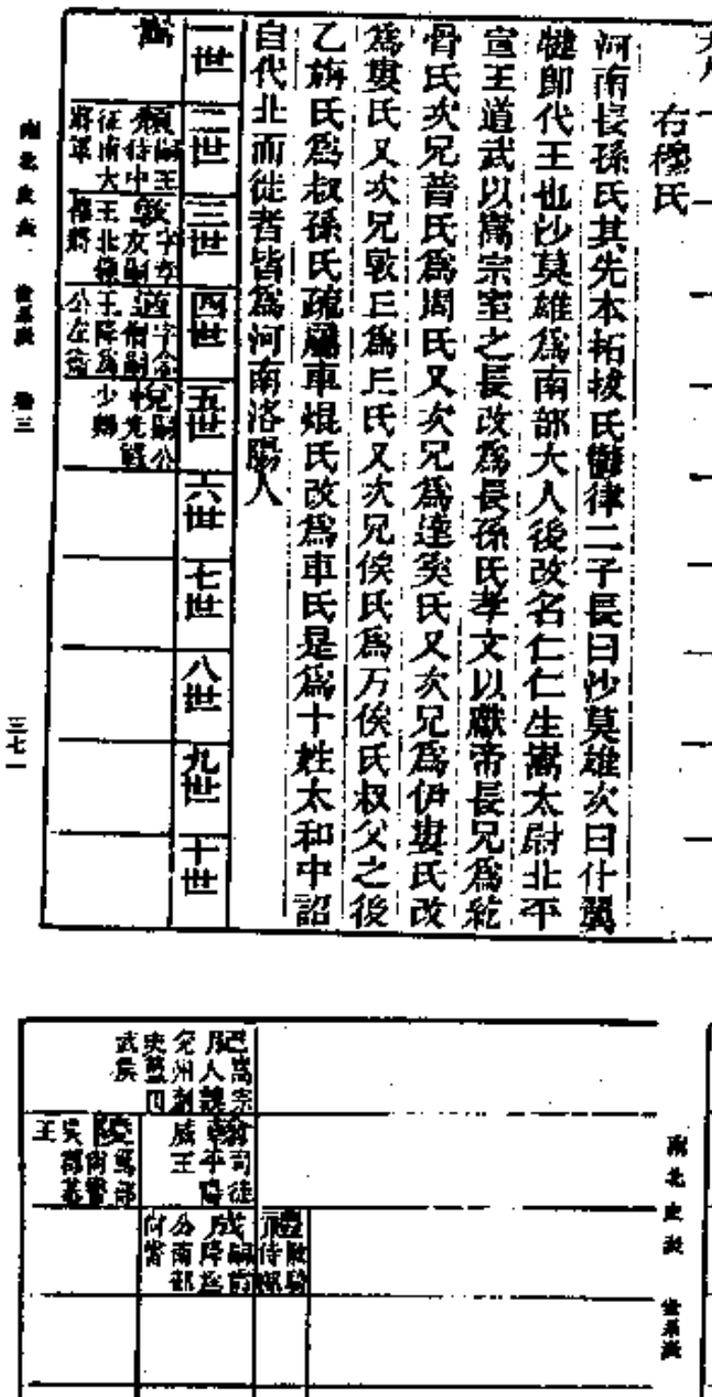
肖也世系均無可攷

琅邪諸葛氏陽都人其先本姓葛氏自諸城徙於陽都因號諸

葛漢有司隸校尉諸葛豐豐裔孫珪太山郡丞


右尉氏
河南穆氏其先代人穆崇從魏道武平中原位太尉宜都公其後子孫從孝文遷洛遂爲河南洛陽人


右穆氏
河南長孫氏其先本拓拔氏儁律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卽代王也沙莫雄爲南部大人後改名仁仁生嵩太尉北平宣王道武以爲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孝文以獻帝長兄爲統骨氏次兄普氏爲周氏又次兄爲達奚氏又次兄爲伊婁氏改爲婁氏又次兄敦巨爲丘氏又次兄侯氏爲万侯氏叔父之後乙旃氏爲叔孫氏疏屬車焜氏改爲車氏是爲十姓太和中詔自代北而徙者皆爲河南洛陽人


右竇氏
河南滎陽鄭氏其先出自姬姓周穆王子穆侯名甲以甲爲氏後有鄭桓公友封於鄭其後子孫因以爲氏

右鄭氏
河南滎陽鄭氏其先出自姬姓周穆王子穆侯名甲以甲爲氏後有鄭桓公友封於鄭其後子孫因以爲氏

右長孫氏案唐表多與北史不合辨謬殊甚如以道生爲平子紹遠與兕均爲子裕之子尤其顯而易見者

京兆于氏出自周武王之子邢叔子孫以國爲氏去邑爲于其後有自東海郯縣隨拓跋鄰徙代者改爲万紐于氏孝文時復爲于氏外都大官粟磾佐魏太武平赫連昌以功封新安公粟磾七世孫謹從孝武西入關遂爲京兆長安人

右于氏

物海封氏出自封父之後沛州封丘縣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至周失國子孫爲齊大夫遂居勃海蓬縣喬孫崧漢侍中涼州刺史崧生暄暄四世孫仁仁孫繹晉侍中東夷校尉繹生悛

右封氏

廣平宋氏宋偃王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中尉昌始居西河介休昌喬孫爽爽生活活生恭恭世仕慕容氏位並通顯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

悟宣從悟子諡平太守列人子

顯敬侯

幷字義和以雄豁見高祖子嗣諡剋史尚書吏部

雄字伯春卿

紀字仲出後紀北道行臺

欽仁伯父太尉祭酒

欽道侍中以下見魔書

朔字翔鳳幷族弟河南尹

道興制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

道瑾制伏波將軍行陽太守

世景通經備太和翻友弾廣史都太守

世昌字元伯宗徐兗二州刺史

世軌通經以朝基世尉少卿員子監

孝王者北平王之孫道興從孫

案唐書以幷爲恭弟議之曾孫則悟乃宣之從弟而非從

子宋今從北史

敦煌宋氏世仕西涼有宋繇者爲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繇字體業涼武昭王李暠之同母弟也佐暠定涼土爲從事中郎後歸沮渠蒙遜魏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倩水公

王愉

右宋氏

勃海刁氏饒安人不知所本魏有齊郡太守刁恭恭生攸晉御史中丞攸生協字元亮尚書令

協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轟字大通北道總管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道字伯弘仁濟州刺史

暢字仲興通直郎

雅字叔和魏荊宜豫洛州刺史

建字孝構國記著作

柔字子智右光祿大夫

欽字德儁

右刁氏

隴西辛氏出自周太史辛甲之後封於長子子孫失國家於中山苦陘漢初復以豪族徙雕西牧道破羌將軍辛武賢生左將軍慶忌玄孫茂後漢酒泉太守侍中茂六世孫焉焉三子寶生璨龍驤將軍南樂太守

贊字道明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城武公

寔字季道冀州刺史高城武侯

贊字子翼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昌字子儀

隴西辛氏又有後趙吏部尚書欽欽曾孫歆魏隴州刺史朱陽公

欽字伯恭從父兄西對州刺史

雄字世寧冀州刺史

士貞

璨字叔義晉江夏縣男

衡字仲和常侍

俊字叔義山南行臺郎中

徽字元哲散騎侍郎

寶生璨龍驤將軍南樂太守

璨字仲寶

馬第二子裕裕六世孫敬宗敬宗生樹寶父子並代郡太守樹

裕字仲略

諶字德君開府儀同三司樂昌公

寶字叔珍

左將軍慶忌玄孫茂後漢酒泉太守侍中茂六世孫焉焉三子

寅裕胄寅七世孫顯宗北魏馮翊太守

顯宗 慶之 加威遠將軍

歆 仲舒周內衛史下大夫

右辛氏

滎陽毛氏陽武人出自毛伯之後晉有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寶

宇碩寶封州陵侯

一世 寶

二世 穆之字 珍 封侯 祖尚侯太守 從封建安右將軍西陽太守 安右將軍江州刺史

三世 球 持節 太守

四世 弘之 字叔道 征虜

五世 祀之 宋 道縣侯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川薊六世孫翔為丹陽太守因家焉翔玄孫彬字儒宗晉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上庸襄侯彬子點襲涼州刺史張軌女永嘉末逃居涼州點子輝前涼凌江將軍復徙晉昌之宜安輝生威威生弘弘三子縯階諸號三祖縯字昌仁西涼晉昌太守永興侯

一世 縯 縣侯

二世 契 伊吾王 達 北魏華州刺史晉昌侯 榮 字樂組 祖

三世 崇 字幼 和起魏內都大官酒泉侯陰州宣公 欽 字孟 演祖魏內都大公降爵東都太官酒泉侯陰州刺史

四世 永 魏將軍東陽督魏州刺史大夫漢陽公 倫 北魏晉昌太守 諮 北魏晉昌太守

五世 凌 大夫 悟 周內史下大夫 琛 字獻周 司宗中大夫兼令則侍內史膳子左庶 蘭方公子 晉 公嗣 蘭 字馥周 內史膳子左庶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榮唐譜世系表云諸生揣揣生儼儼生倫倫生永與北史不合今從北史又案北史唐永傳云永祖揣自丹陽靈魏拜北海太守遂為北海平壽人揣之父諸已仕於魏朝不應揣始還北也存之以俟考

晉昌唐氏又有徙於太原晉陽者魏有尚書令靈芝

靈芝 字道和 魏尚書令州刺史晉昌公

君德 君徹 君明 降魏位 恩州刺史安鄉郡公 部將

右唐氏

上谷寇氏昌平人世為著姓漢有執金吾雍奴威侯恂字子翼佐命光武奕世貴盛至恂曾孫榮桓帝時坐事誅寇氏由此衰廢其後避難徙焉綱萬年喬孫修之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

一世 修之 字延期 東萊太守

二世 元寶 字崇國 北海相

三世 祖訓 字德猷 鎮南將軍州刺史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毛氏榮貴宗人德祖晉司州刺史與二弟嶷祚並著名節而其世系無所考

晉昌唐氏唐侯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分仕晉楚唐睢為魏大夫睢孫雎居沛漢斥丘侯鴻裔孫林尚書令林孫蔚徙居頴

右寇氏

大夫 睢

雎 字子長 漢斥丘侯

鴻 字伯鸞 漢執金吾

林 字子材 尚書令

蔚 字仲文 魏頴川太守

范陽鄘氏涿鹿人不知所本有鄘紹者慕容寶濮陽太守以都

右寇氏

河南宜陽本宋太守

迎降魏道武授宛州監軍紹生嵩天水太守

嵩

一世 龜 字世則 平東將軍長蘭侯青州刺史降伯迴史永寧中副使

二世 道元 字重 孝友伯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道峻 孫承業長述參行鄘事

上黨冀氏長子人不知所本有冀僧賴者魏道武平中山首來歸國僧賴孫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賜今名司農卿平陽伯

暄

一世 洪 字永 尚書令州刺史降爵位 恩州刺史安鄉郡公

二世 君徹 字 西 部將

三世 君德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鄘氏

鄘以道言術顯

道遵 字 太守

道約 字 祕書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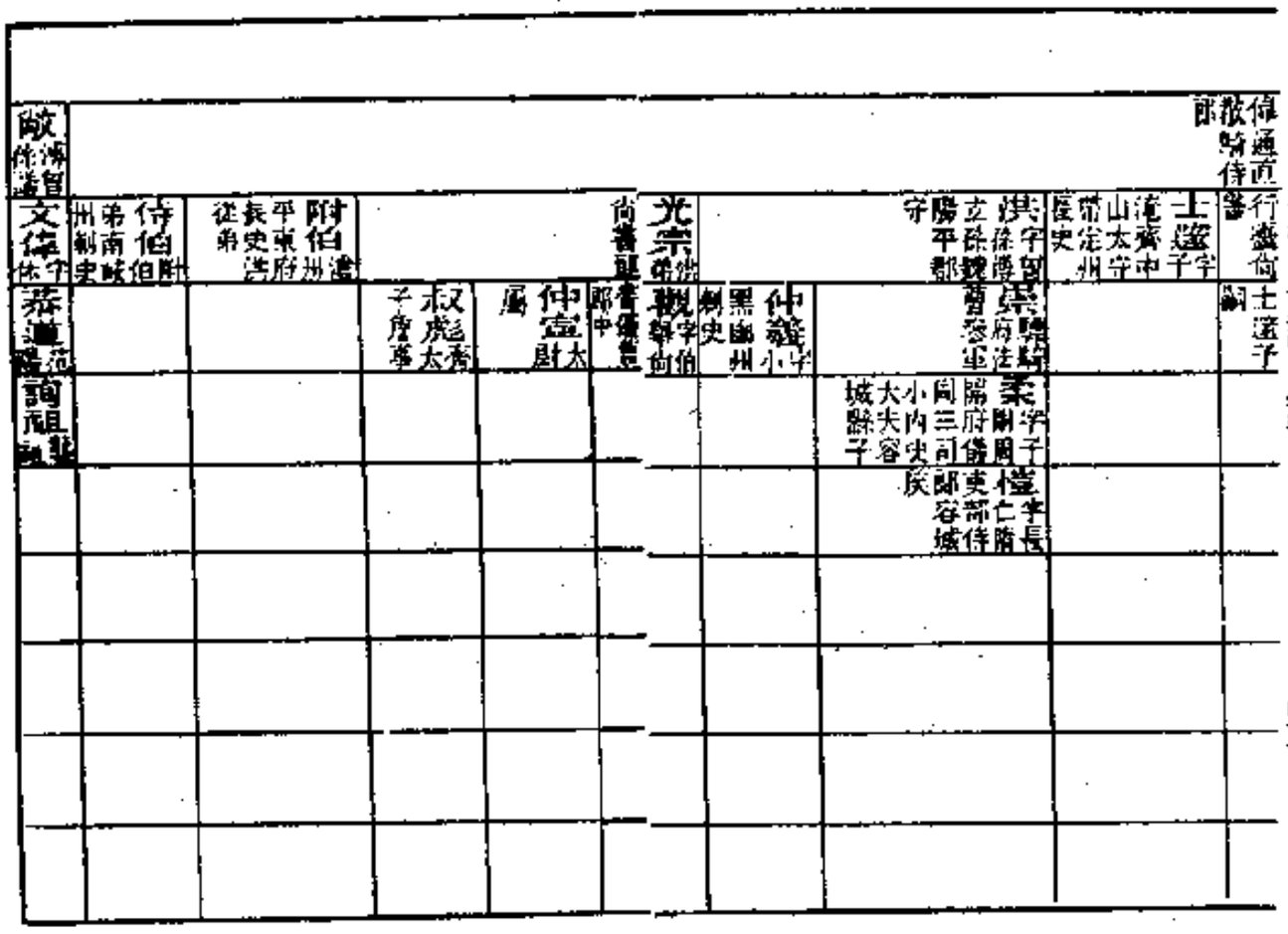
道楨 字 幸長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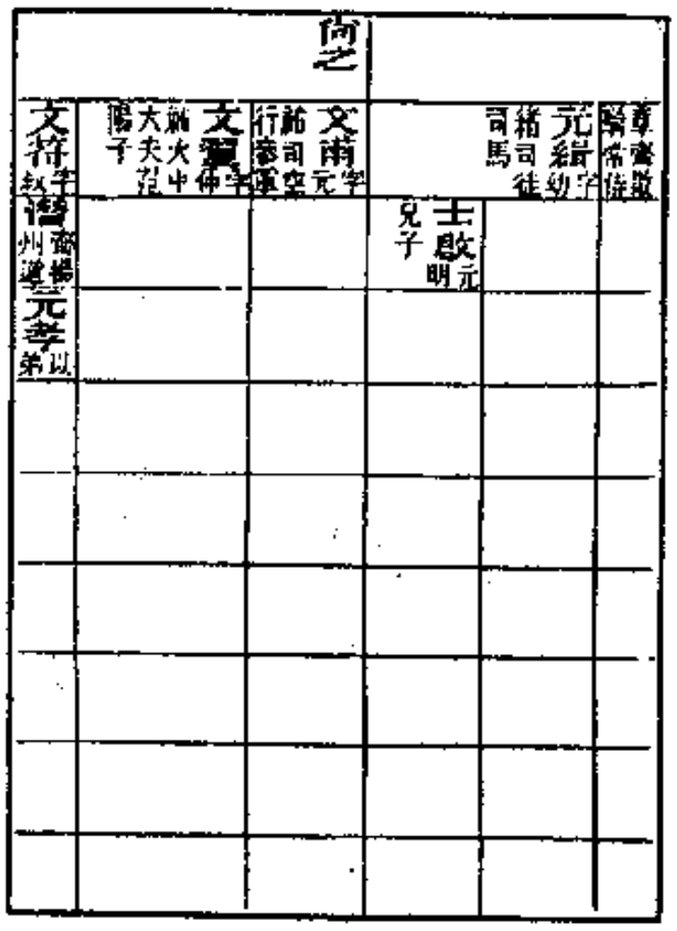
道則 字 司農卿 孫承業長述參行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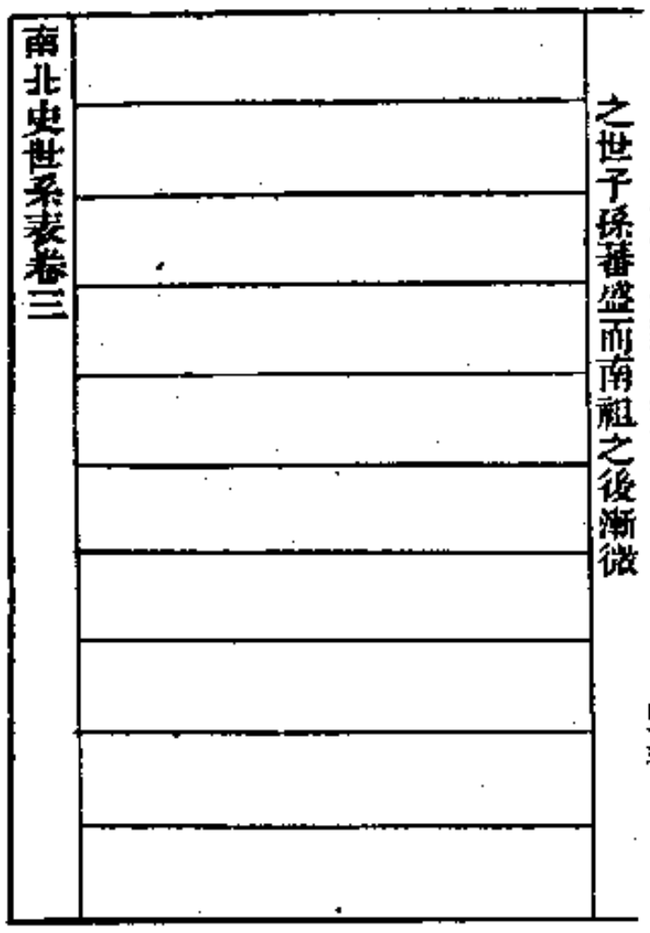
右賀氏案隋河東通守堯君素別爲魏郡湯陰人
西平源氏樂都人出自北魏聖武皇帝詰汾長子正孤七世孫
河西王秃髮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其子破羌奔魏太武謂曰
朕與卿同源今可爲源氏後賜名賀太尉隴西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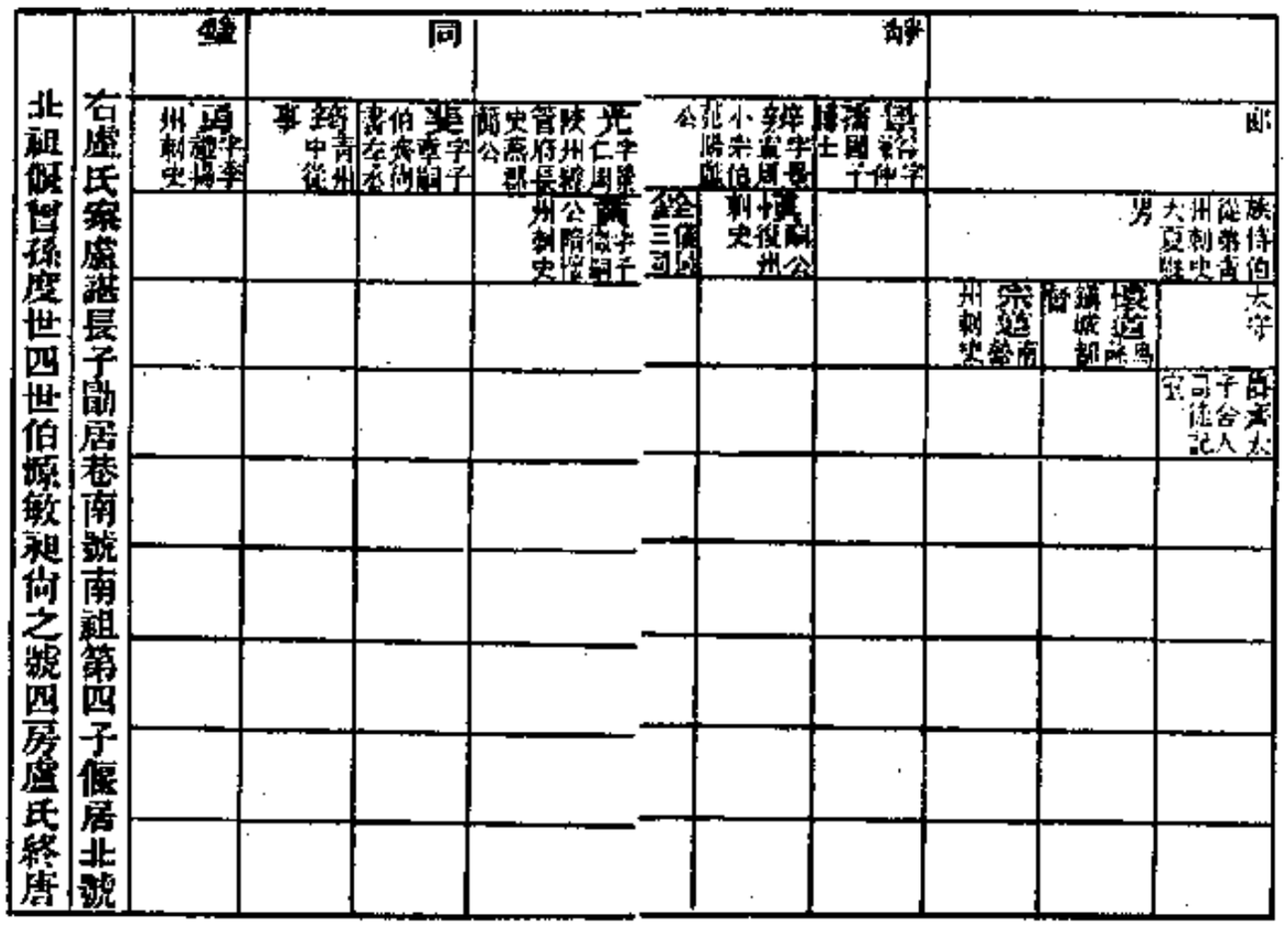
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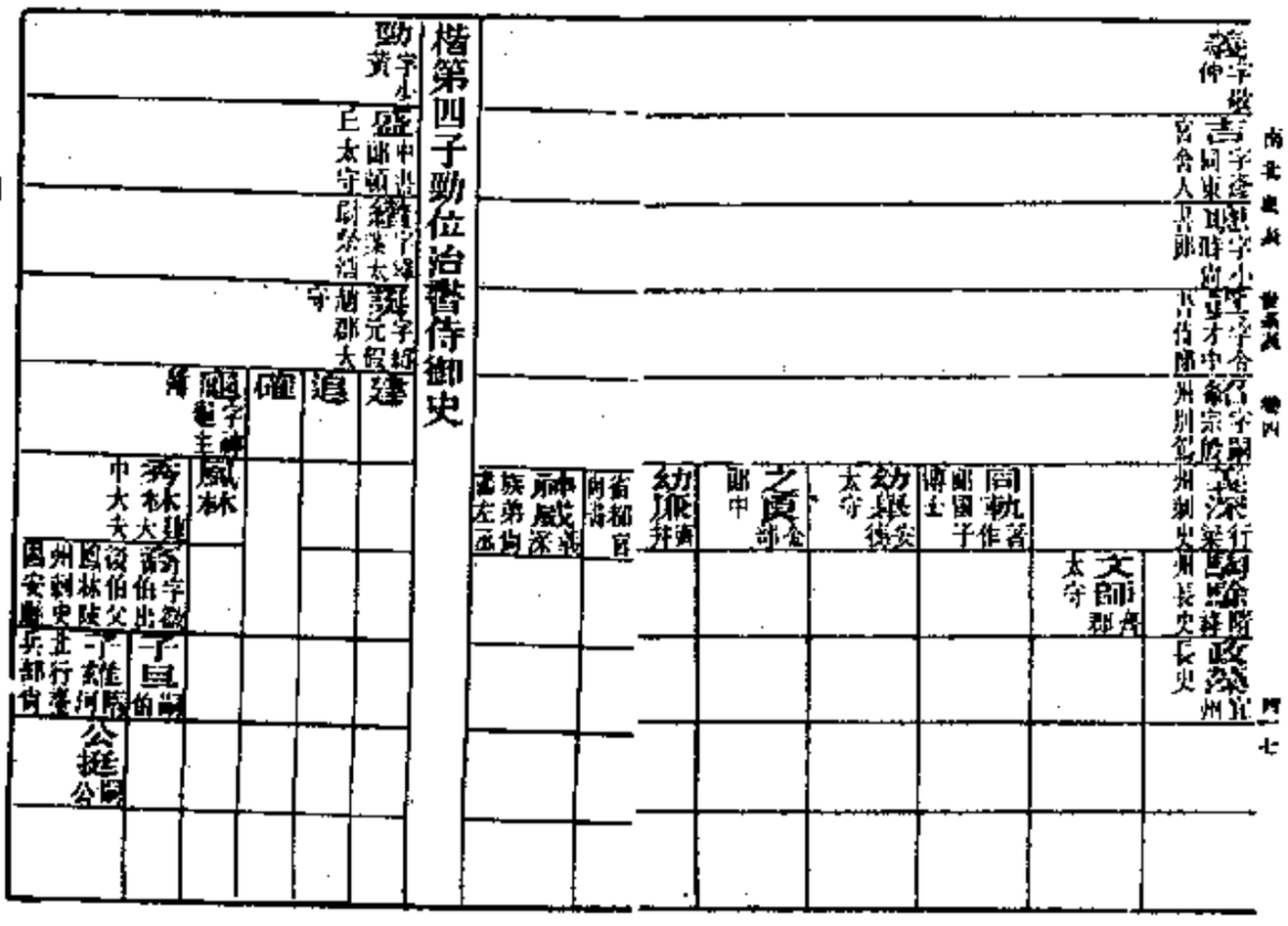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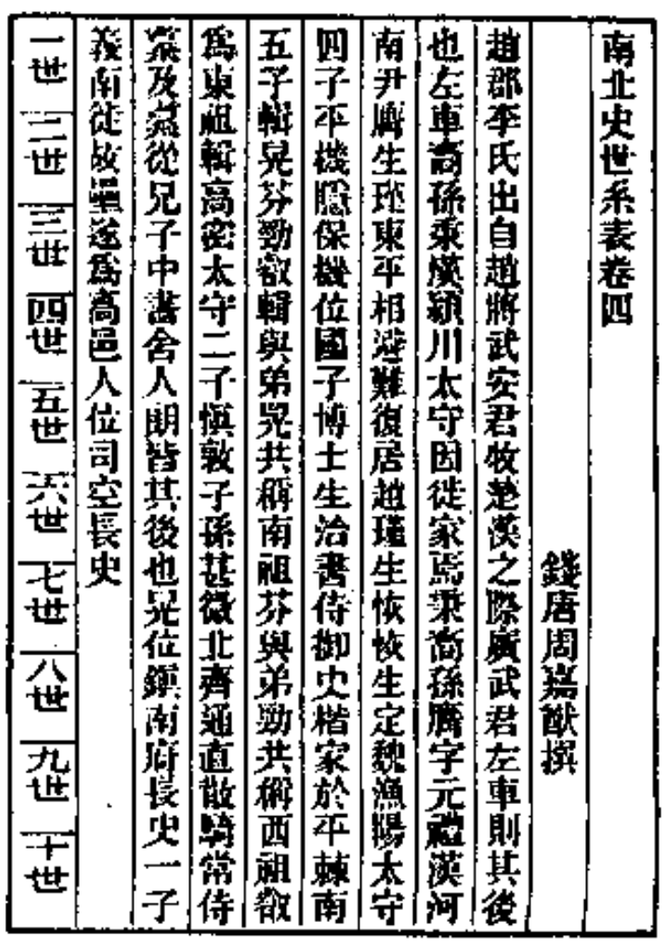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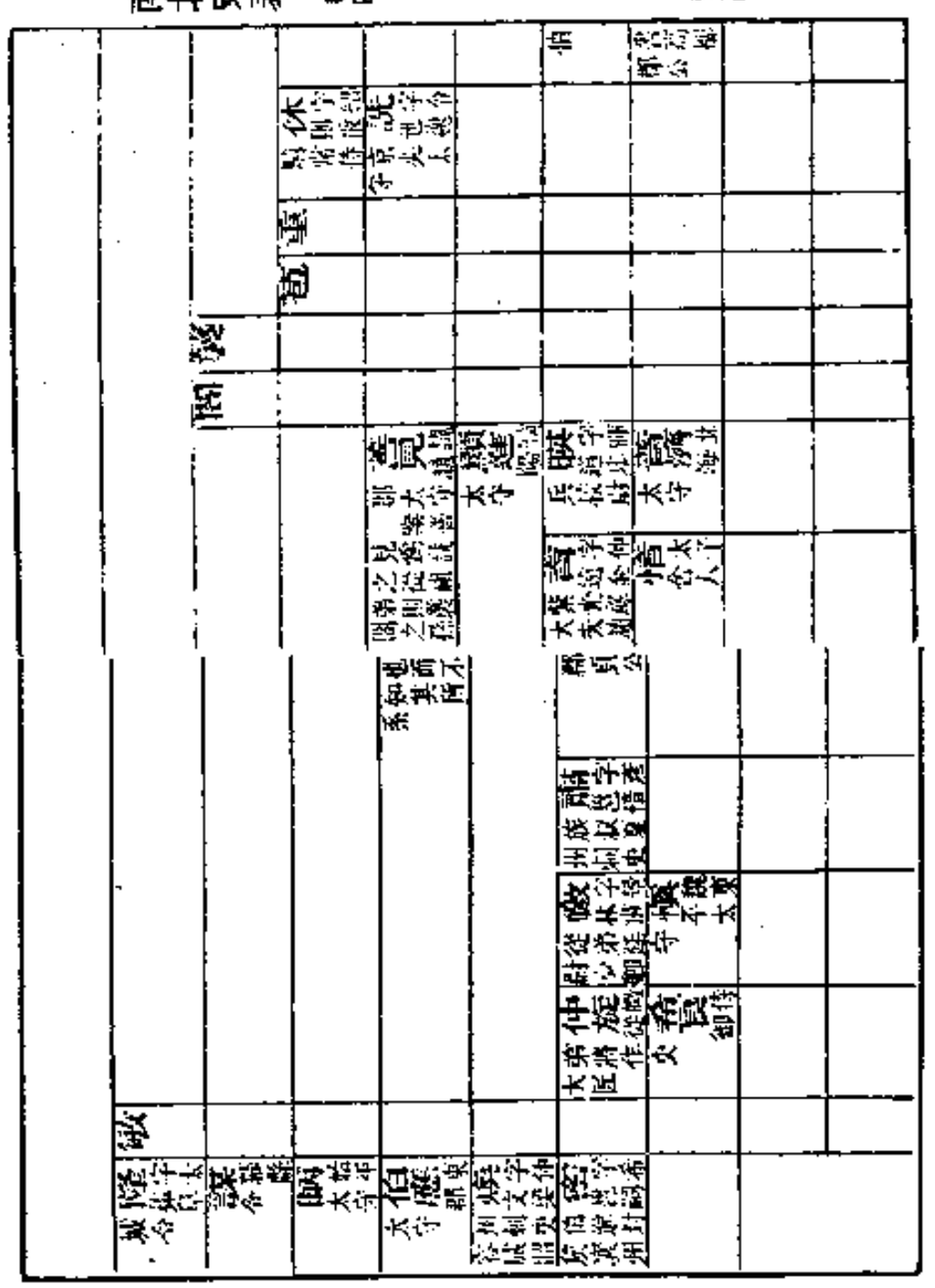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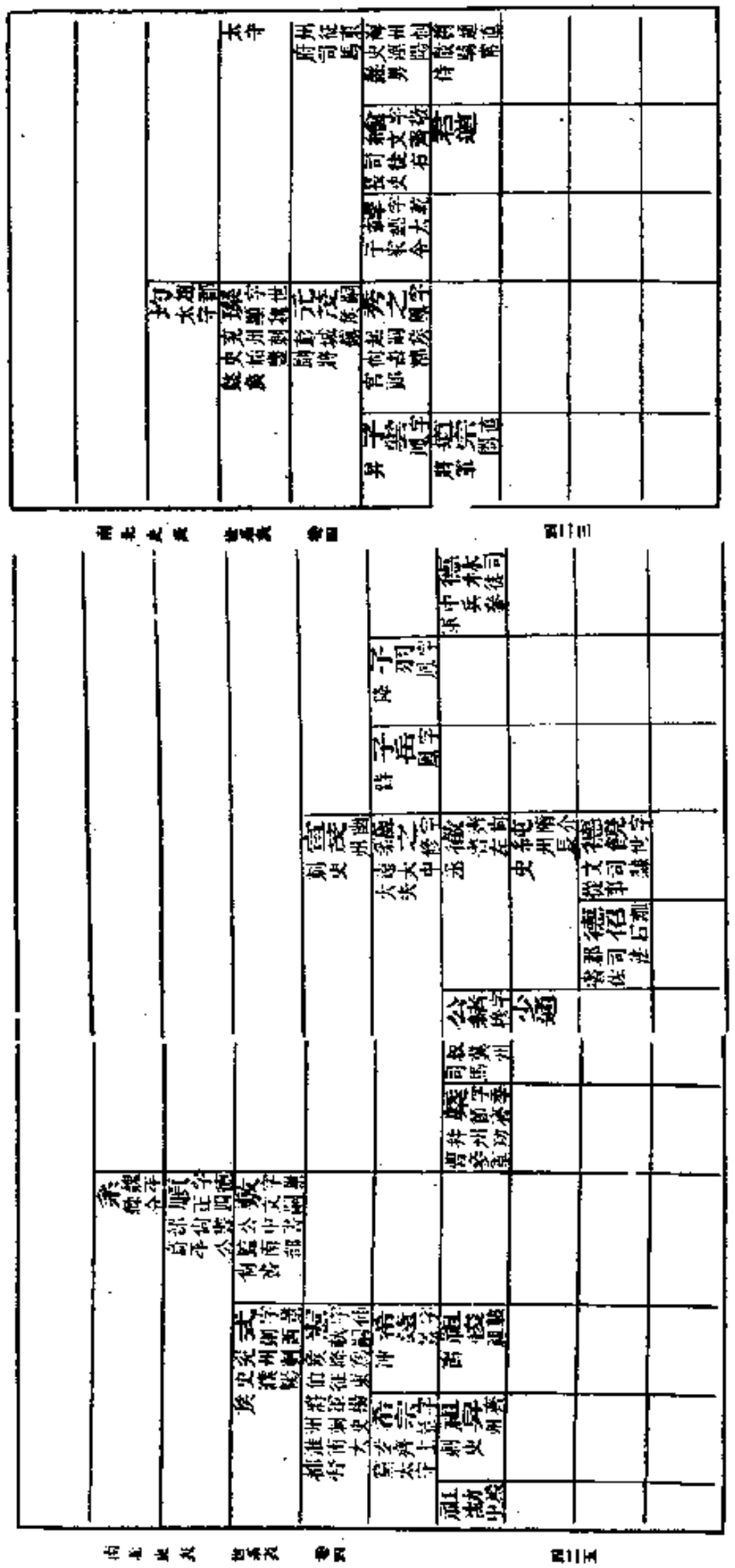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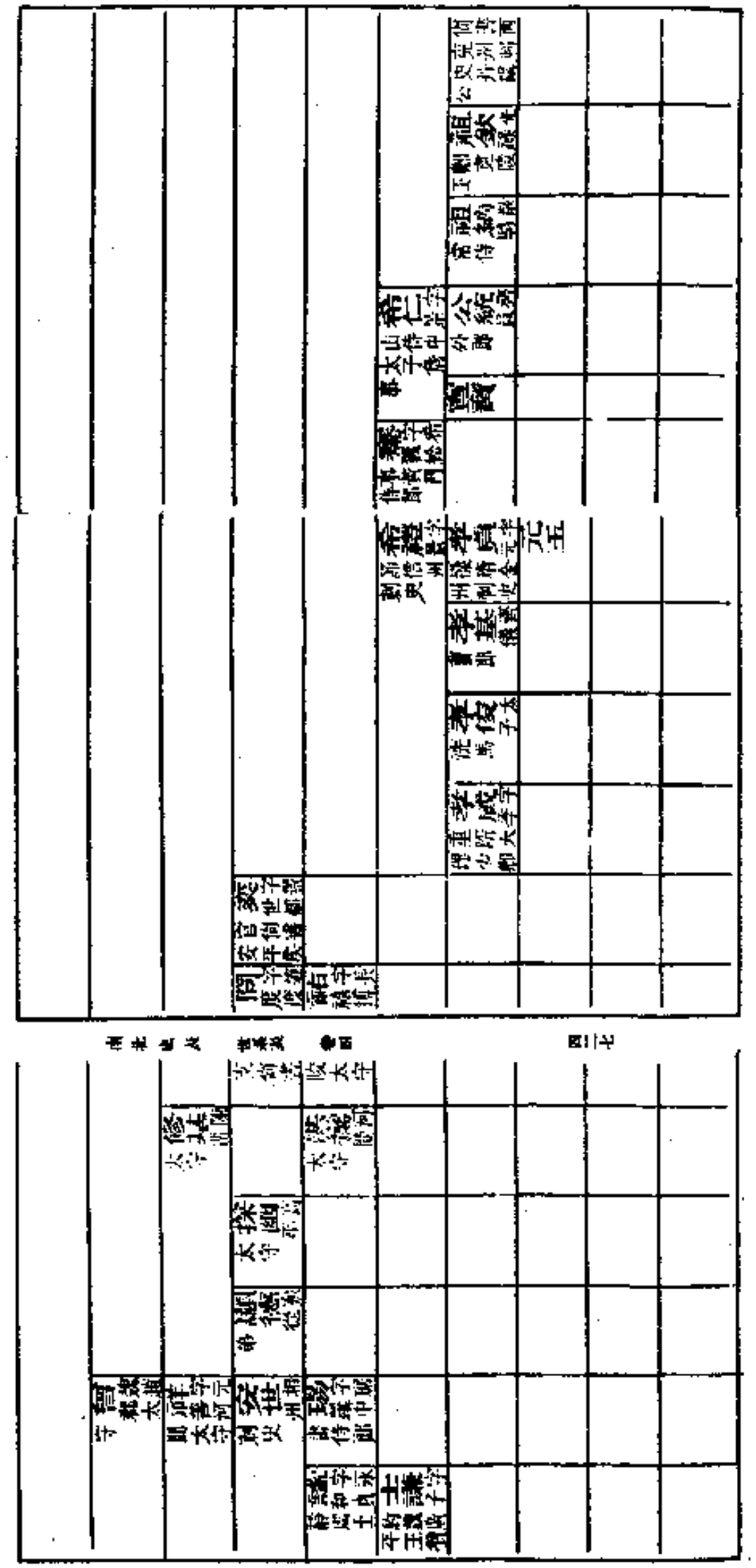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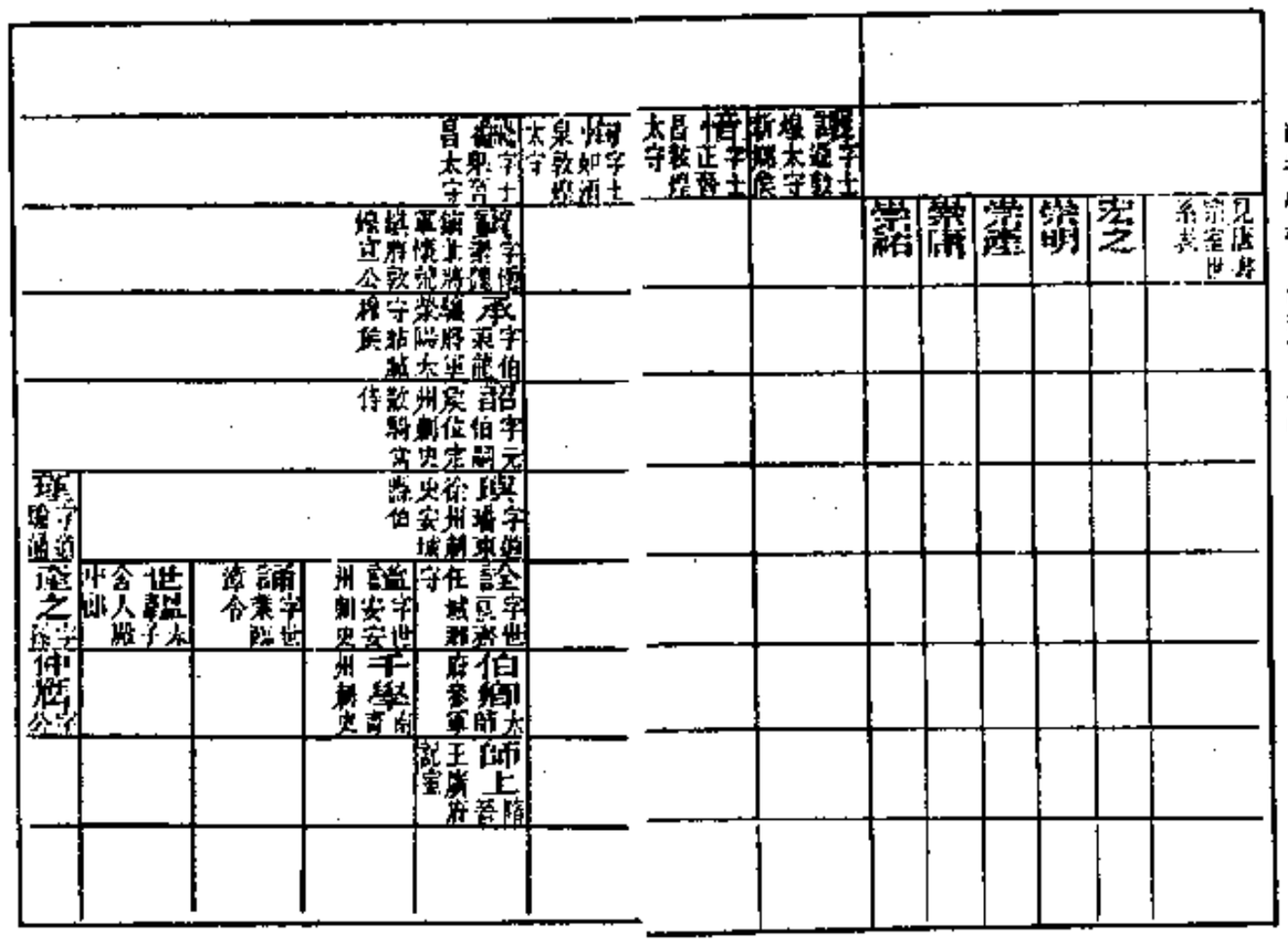
孝伯 騎常侍 秦州刺史 宜城文昭公 安民 駙馬 元顯 有操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 仲遠 安上 太守 豹子 開府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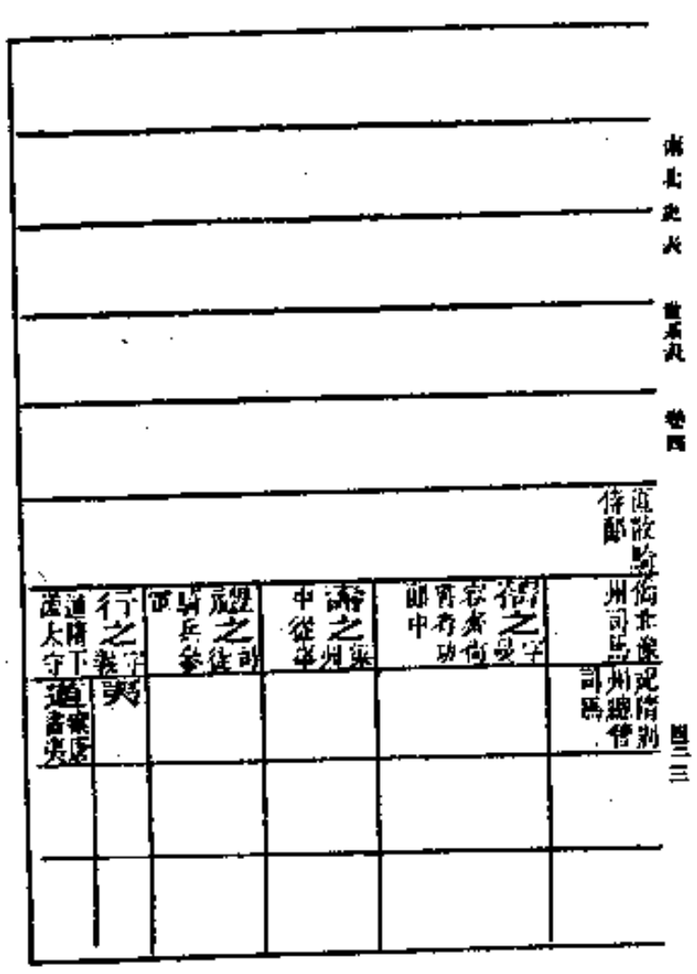
江夏李氏本趙郡平棘人出自漢酒泉太守護彊次子昭昭少子就後漢會稽太守徙居江夏平春就生通字文達魏汝南太守都亭侯二子緒基緒平虜中郎將基關侯奉義中郎將緒生秉字元曾秦州刺史三子重尚矩重字茂曾晉平陽太守趙王倫相國右長史二子式懋式字景則晉侍中仍居江夏懋石季龍樂安太守北中郎將懋生先字容仁慕容永祕書監永滅歸魏位內都大官壽春侯徙居中山復爲中山盧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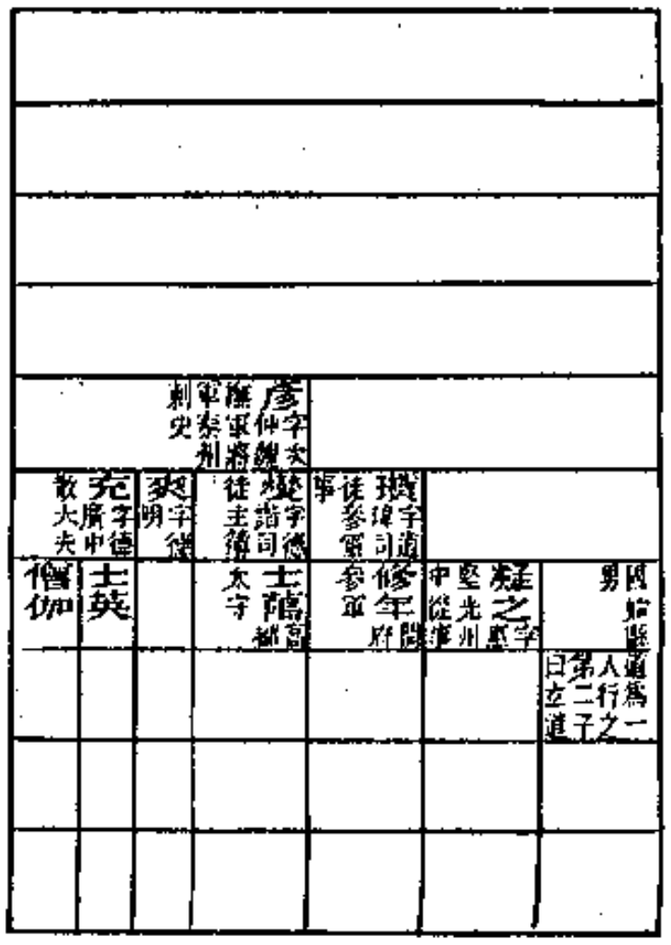
先 國副使 厲 中書侍郎 字元 子散征西大將軍長史馮翊太守 皎 義徽散騎侍郎 都本使者 景備 徽昭 徽高 孫奉車都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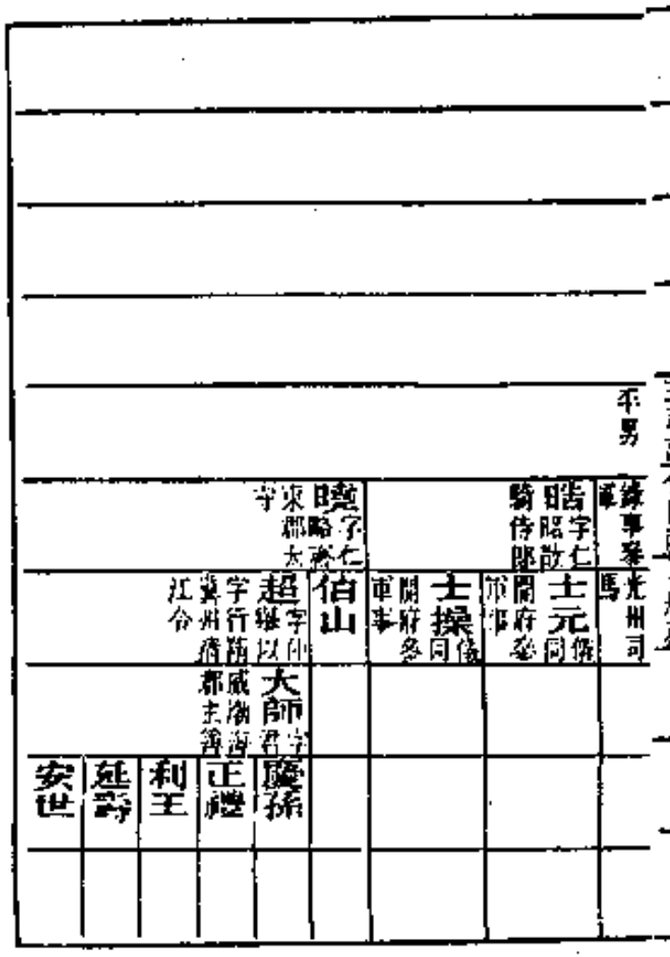
隴西李氏成紀人出自皋陶之後世次詳見唐書西涼武昭王

嗣字士業紹 重耳 字紹 顯北魏弘農太守部居第七廟之始祖以下詳 後主歆 字士業紹 王 涼武昭世子諱









恒 冀州刺史 曲陽侯

榮 定州刺史 長城公

直 卓騎將軍 諸改葬

雄 左驍騎將軍 密國公

渾 字金才 父前改封鄖國公 右驍騎將軍大

遼東李氏出自趙相齊之後初居中山十三世孫賓後漢玄菟都尉徙居襄平賓生雄卓騎長史雄生亮原武令亮生敏河內太守敏生信信生肖字宣伯晉司徒廣陸成侯三子固眞長修固字鎮基散騎侍郎固生志字彥道陽平太守嗣廣陸侯志弟沈沈孫崛仕慕容垂爲黃門郎振五世孫永北魏大中大夫

永 字永興 隴西狄道人 後徙居遼東 北魏中尉 隴西郡開國侯 追封遼東公

車 駙馬都尉 改封魏國公 柱國大將軍 州總管 諡曰武

山都公 宇法主 唐元魏 御邢國

衍 字仲威 隴西公 柱國安以下見 州總管 唐書 賜姓侯莫陳氏

仲威 隴西公 柱國安以下見 州總管 唐書 賜姓侯莫陳氏

長雄 司會中大夫 開府儀同三 泰州總管 司河陽郡公

綸 司會中大夫 開府儀同三 泰州總管 司河陽郡公

寔 字敬本 三司 郡公

樹 字雲擢 隋以吳 隴州刺 柱國右 史 波面伯 改封河 東郡公

崇 字季重 魏郡 斯 字元 盛 司 州刺 史 范 陽公

元 字季 玉 直太 常卿 室 陽侯

寔 開府儀同 三司 郡公

擢 隋以吳 隴州刺 柱國右 史 波面伯 改封河 東郡公

崇 魏郡 斯 字元 盛 司 州刺 史 范 陽公

元 字季 玉 直太 常卿 室 陽侯

寔唐書振作根後燕中書令根生宣鄴郡郡守龍驤將軍宣生賓後魏征東將軍汝南公賓生永則永乃振之曾孫不及五世矣與北史不合未知孰是

顗 丘李氏本梁國蒙縣人徙居顗丘不知其所自出北魏時有李方叔者文成元皇后之父也

方叔 駿 陵王 平 字定陵 襲爵封 侯 璞 字延 襲封 侯 玉 尚書 祠部

襲彭城公 散騎侍郎 封武 別 郡公

公 侍中 尚書 左僕 公 開 郡公

晉 字修 遠

諧 字虔和 大 城侯

恒 字伯 仁中 司農卿 彭城侯

太尉 參軍

原 字道 淳令

顯 字紹 祖 散騎 常侍

克 通直 散騎 常侍

若 陽平王 府 諮議

諧 字虔和 大 城侯

恒 字伯 仁中 司農卿 彭城侯

太尉 參軍

原 字道 淳令

顯 字紹 祖 散騎 常侍

克 通直 散騎 常侍

若 陽平王 府 諮議

變十世孫壽後魏湖州戶曹從事徙於傳陵安平

范陽李氏不知所本晉永嘉之亂有李產者字子喬爲慕容儁太子太保

產 字伯 業 魏郡 訢 字元 盛 司 州刺 史 范 陽公

業 魏郡 訢 字元 盛 司 州刺 史 范 陽公

續 陽前 燕太子 中庶子 襲侯

元 字季 玉 直太 常卿 室 陽侯

敬族 太學 德林 字 百藥 隋 公 著 作 郎 博士 輔隋內 史令宏 以下見 平文公 唐書

敬族 太學 德林 字 百藥 隋 公 著 作 郎 博士 輔隋內 史令宏 以下見 平文公 唐書

又魏御史中尉李虎亦頓丘衛國人家世寒微其先無可攷

誕 陳留 公

世哲 齊 州 府相州 刺史 隋 開 國子 爵武康 侯

前軌 侯 給事黃 門侍郎

世哲 齊 州 府相州 刺史 隋 開 國子 爵武康 侯

前軌 侯 給事黃 門侍郎

漢中李氏南鄭人漢司徒邰之後邰生太尉固固生安平相燮

志 字道 虎 南州刺 史

游 秘州刺 史 臨黃 縣公

丹 開 公

志 字道 南州刺 史

游 秘州刺 史 臨黃 縣公

丹 開 公

右游氏

天水趙氏與秦同祖伯益趙王遷爲秦所滅趙人立遷兄嘉爲代王後降於秦秦使嘉子公輔主西戎西戎懷之號曰趙王世居隴西天水西縣有趙昌者仕於后勃爲黃門郎

昌 溫 字恩 秦 懷 仇池分 前王僕 射兼尚 書令 以下見 唐書 宰相 表

瓊 字叔 超 前趙 前王僕 射兼尚 書令 以下見 唐書 宰相 表

應 前趙 前王僕 射兼尚 書令 以下見 唐書 宰相 表

邈 字思 中 晉侍郎 永城縣 開

溫 字恩 秦 懷 仇池分 前王僕 射兼尚 書令 以下見 唐書 宰相 表

瓊 字叔 超 前趙 前王僕 射兼尚 書令 以下見 唐書 宰相 表

應 前趙 前王僕 射兼尚 書令 以下見 唐書 宰相 表

邈 字思 中 晉侍郎 永城縣 開

右李氏

廣平游氏任人鄭大夫游吉之後晉時有游鯤者仕慕容皝爲

樂浪太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暉 幼馮跋 所平 明根 字 肇 字伯 始尚 平原 公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暉 幼馮跋 所平 明根 字 肇 字伯 始尚 平原 公

雒 字伯 度明 根從祖 兄祕書 監廣平 宣侯

道魏大 書右僕 射新泰 高邑文 侯

雒 字伯 度明 根從祖 兄祕書 監廣平 宣侯

道魏大 書右僕 射新泰 高邑文 侯

又魏河東太守趙超宗亦天水西人

遵 字思 中 晉侍郎 永城縣 開

遵 字思 中 晉侍郎 永城縣 開

趙崇
仲謐 御史中丞 諡貞隱 葬臨汾 封左丞 吳州刺太子洗 史金城郡公
又周泰州刺史趙諒亦天水西人
諒 字士開 元恪 開府儀同三司 金紫光祿衛長 公 藤大夫史 淮安郡公 元楷 江都丞
案天水趙氏自南安徙於代者有實部中大夫長道郡公
趙昶徙居漢中南鄭者有吳州總管伯陽縣公趙文表北
周時俱知名
南陽趙氏世居宛縣漢太傅喜之後喜奇孫難爲齊州清河太
守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復爲平原人難玄孫隱字彥深以
字行北齊司徒宜陽王
彥深 仲將 安州刺史 叔堅 秦中書侍郎
河南趙氏世仕河西沮渠氏滅有趙武者始歸魏賜爵金城侯
徙於洛陽
武 軌 中書博士 申侯 後魏征南將軍 肅 字慶雅 開府儀同三司 給事黃門侍郎 弘安 弘智 弘智女 孝基
河南趙氏又有魏高平太守盛
盛 元卿 和逸將軍 岡陽侯 仲卿 秘書丞 世弘 著作郎 成公
右趙氏
姑臧段氏鄭其叔段之後漢有北地都尉卬西域校尉會宗俱
知名世居武威會宗從曾孫類漢太尉熲八世孫暉字長莊乞
伏熾盤御史大夫西海侯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暉 字子光 承福 作郎
姑臧段氏又有段信者仕沮渠氏後歸魏以豪族徙北邊遂家
於五原
信 連 安北將軍 梁 字子光 昭先 散騎侍郎 寶 字德興 東大行臺左丞 王行臺左丞 涼州刺史 馬 臺都督 和平鎮 忠武王 深 字德深 周大將軍 清水縣公 右侯射 亮 字德明 陰平太守
右段氏
南陽韓氏出自韓萬之後韓襄王爲秦所滅漢高祖封其孫信
爲韓王信生弓高侯頹當頹當孫說以功封案道侯傳子興
以罪絕武帝復封興弟增爲龍額侯增生河南尹忘避王莽亂
居堵陽爲九世孫河東太守純純生魏司徒
甫鄉恭侯晉暨六世孫延之字顯宗後魏
孫世居柏谷塢
顯宗 翔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案漢書大司馬韓增乃按道侯說之子唐書則以爲孫應
以漢書爲正又案北史韓褒傳褒祖璦不言其爲顯宗之
孫今從唐書世系表
又漢大司馬增之後有韓瑚者魏平原太守世居昌黎棘城
瑚 興宗 子紀 字元 龍驤將軍 州刺史 先祕書 孫 國子 祭酒 壁 字子 大將軍 儀同三司 永 始 主簿 雅子

公 城子
顯宗 字 伯華 親 親 南東太原 洛濮秦太守 男 仲穆 先 酒泉陽 男
弓高侯頹當孫尋後漢隴西太守尋生梭司空世居潁川其
後徙安定武安後魏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者字黃耆復徙常山
之九門
耆 元 興 祖 侍中 鎮 德 開 安定公 遷 冠軍 定 征南大 將軍 均 字天 德 開 公 定州 刺史 以 下 見 唐 書
河中韓氏東垣人不知所本魏孝文時有韓景者爲赭陽太守
景孫雄字木蘭周都督申州刺史新義威公
雄 翕虎 字子 世謂 通 開 公 隋 上柱 國 涼州 總管 仲 字 叔 儒 開 隋 西太守 甘棠 縣 公 孝基 字 孝 開 隋 上柱 國 新安
右韓氏
清河房氏東武城人舜封丹朱於房以國爲氏陵喬
孫雖漢常山太守徙居東清河繹幕雅十一世孫植後漢司空
植八世孫謐仕燕位太尉掾隨慕容德南遷因居滿南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謐 兄弟 四人 作 郎 裕 兄弟 四人 皇 國 屬 法 護 後 魏 州 刺 史 先 祕書 孫 國子 祭酒 伯 祖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州 刺 史 成 主 簿 主 簿 簿 子 大 將 軍 儀 同 三 司 州 刺 史 永 始 主 簿 雅子

右房氏

東平畢氏出自畢公高之後裔孫諶漢兗州別駕世居東平須

倫

欽 毓 諶字敬上 諶者晉州刺史

子遠 廣 字仲深 晉陽令 恭 字慎恒 晉陽令 刺史以下見唐書

河南房氏本出清河晉初有房乾者出使北虜留而不遣其俗

謂房爲屋引因改爲屋引氏子孫隨魏南遷復爲房氏而河南

猶有屋引氏乾裔孫倫魏殿中尚書武陽公

元魏 愛親 景伯 字仲文 烈祖 山基 陽曜 字敬叔 遵 字延和 太尉 延先 字延和 太尉 諮議參軍 遵 字敬叔 鎮南將軍 王濟 州建威府司馬 晉陽令 左民尚書 族子隸司空長史 兵部侍郎 梁州刺史 追贈使持節 太守 諮議參軍 諮議參軍 諮議參軍

右邢氏案北史斛律光傳有尚書三公郎邢祖信應是祖
徵兄弟行而本傳不載或即祖俊之誤耳
安定皇甫氏宋戴公生公子充石字皇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

爲孫遇亂避地奔魯漢興自魯徙茂陵改父爲甫復徙安定朝
那世爲西州著姓北魏時有隴東太守穆

世	穆								
一世	道周	遵字功	德周	公					
二世	州都	明府	尚書						
三世	信州	主客郎	贈鎮						
四世	安公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安定皇甫氏有自三水徙居長安者北魏之末有皇甫和爲本
州中從事贈涇州刺史

和	璠	字景琰	史部	尚書	周諒	下大	隨州刺史						
					延	字之	誕	刑	無逸	部			
					并州總管	諮議參軍	平						
					儀同	三司	馬弘義	侯					
					明公								

晉氏之亂皇甫氏有避地江左者宋時有皇甫椿齡及弟光隨
僻安都裴叔業先後歸魏椿齡拜岐州刺史光勃海太守

椿齡	璋	湘	尚書										
	瑒	光祿	大夫	長卿	太								
					司馬								
光													

右皇甫氏

陽平路氏清泉人堯封帝擊子玄元於中路歷虞夏稱侯子孫
以國爲氏漢符離侯路博德始居陽平裔孫嘉晉安東太守嘉

右路氏案北史恃慶祖掉陽平太守與唐表不合且不載
其父名今從唐書
北平陽氏無終人累世仕於慕容氏魏孝文時有陽尼者字景
文以博學知名爲國子祭酒尼從孫承慶太學博士承慶從弟
固字敬安前軍將軍

孫遂	一世	遂	纂	建見	書										
	二世			滿	并州	刺史	奇奴								
	三世						特	字	伯	麗	給	事			
	四世						伸信				瑞	定州中	阿	國王	深	長史
	五世						思本	以	下	見	唐	書			
	六世						文舉	特	慶	從	兄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賀拔氏

神武賀拔氏尖山人其先與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
莫弗裔孫尒頭以夏家鎮武川因家焉尒頭以功賜爵龍城
縣男爲本鎮軍主

| 尒頭 | 一世 | 度拔 | 岡 | 男 | 允 | 字可 | 泥 | 司 | 世文 | 本鎮軍 | 徒領 | 柔 | 令 | 燕 | 王 | 世樂 | 難陀 | 勝 | 字破 | 胡太 | 仲華 | 以 | 第 | 師 | 錄 | 尚 | 書 | 事 | 凉 | 公

右裴氏

朔州解律氏敕勒部人魏道武時有倍侯利者率衆內附位大

羽眞賜姓孟都公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倍侯利	幡地斤	拂璃	平	光	武都				

倍侯利 殿中尚書 大夫

幡地斤 先陽郡公

拂璃 前刺史 定陽郡

平 字幽昭 中書侍郎 濟北王 前將軍 太尉 太原王

光 字明月 北魏太武帝 師 武王

武都 鎮北大將軍 三州刺史

定遠 鎮州 刺史 淮都王

右解律氏

陽平敬氏太平人陳敬仲之後子孫以謚爲氏秦有敬丕生

敬爲河東太守子孫因家焉敬裔孫歸南涼枹罕太守歸孫顯

後魏北絳太守顯曾孫顯儁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顯儁	長瑜	德亮							

顯儁 字子英 冀州刺史 東安縣侯

長瑜 合州 刺史

德亮 陽平 內侍 書郎

右敬氏案唐書顯儁二弟法筵法明唐宰相敬暉法筵之

長命 北齊 建字彥修 中書舍人 昭都宮 尚書 君恕 光祿卿 中書舍人 郡公 高昌 君總 幽州 別駕 士通 判 幽州 錄事以下見唐書

右白氏

鉅鹿魏氏下曲陽人魏公子無忌之後魏收北魏書自序云漢

初魏無知封高貢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位終

本郡太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歆	悅	子建	收	仁表					

歆 字道穆 陵太守

悅 字處 魏太守

子建 字敬 超武 陵太守

收 字伯 起武 忠左光 祿大夫 加驃騎 大將軍 兼 尚書 僕射

仁表 弟 中書監 儀同三司 開府 義同 公

仲同 字仲 中漢子 建威子 光壽初 光祿大 夫

屑 字仲 中書侍郎 鹽鐵 副使

伯成 魏後 中山太守

顯和 字雙 和後 魏光州 刺史

季景 收 從 滄 字度 滄深隱 著作郎 大司農 卿 太子學 士

遵之 滄州 滿行 司馬

偃 字宏 後 魏驃騎 將軍

贊 字懷 素 尚 書 祠部 郎中

相如 字 相 如 博

周建 鉅鹿 魏族

破仲 武 字 破 仲 武 魏 開府儀 同三司 太子 家僕 之宣侯

鉤 字孝 衡 開府 參軍 事

賞義 字 賞 義 魏 開府 參軍 事

右梁氏

梁氏有因官北遷家於武川者北魏時有侯力提揚武將

軍定陽侯玄孫禦字善通東雍州刺史廣平武昭公

禦 字抗 德隆 洋改封 雍州總 兹虎賁 晉陽 軍郎將 公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叔諧									

安定梁氏烏氏人其先以國爲氏隋有梁士彥最知名

史

安定梁氏有因官北遷家於武川者北魏時有侯力提揚武將

軍定陽侯玄孫禦字善通東雍州刺史廣平武昭公

禦 字抗 德隆 洋改封 雍州總 兹虎賁 晉陽 軍郎將 公

士彥 字 操德上 柱國 開府儀 同三司 相州 刺史 隋相 國公 武陽 公

元 字 孝 同 公 周 亳州 刺史

右梁氏

案魏無知至收閱世千有餘年而傳代僅止六七必有脫

誤又案唐書歆始居下曲陽二子愉悅愉字彥長侍中廣

宰相玄同愉之後也

館陶魏氏本出漢充州刺史衡衡曾孫珉始居館陶魏有贈頗

州刺史魏處

處 字 順 貴 鄉 光 伯 府 儀同 三司 贈 侍中 德振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少政	孝該								
愉	孝幾								

少政 魏州 刺史

愉 字彥長 侍中 魏尚 書僕 射北齊 隋 州刺史

孝該 州 別駕

孝幾 州 錄事 參軍

賓
善 訥公 柱國
願 司屋 少卿
忻 字仲樂 左僕射 大將軍 莫國公
儁 字安集全 樂光縣開 大夫安 平康公
儁 字伯集全 樂光縣開 大夫安 平康公
儁 字伯集全 樂光縣開 大夫安 平康公
儁 字伯

右尉延氏

扶風蘇氏武功人出自周司寇蘇忿生世
漢代郡太守建復徙扶風平陵建三子武
世係純後漢南陽太守純生章并州刺史
相都亭關侯卽七世孫後魏中書侍郎
玉門都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蘇氏

敦煌令狐氏出自畢公高之後高裔孫畢
季芒季生雖單居以奉畢公之祀因以
爲氏世居太原漢有建威將軍逌與翟義起兵討王莽兵敗死
之三子皆奔敦煌世爲西土冠冕後魏有令狐嗣生紹安皆
官至都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令狐氏

昌黎豆盧氏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有
慕容勝者以燕始皇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北人謂
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傳孫甍魏柔玄鎮將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豆盧氏

河南賀若氏洛陽人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有
賀若賁者爲都官尚書封安富縣公其後從孝文徙洛陽

右賀若氏

魏郡申氏不知所本有申鐘者爲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
鍾子達避地江左遂爲琅琊臨沂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申氏

安定牛氏鴈門人出自宋司寇牛父之後漢有牛邯爲護羌校
尉因居隴西復徙安定邯爲孫崇隴西主簿其後避難改姓遼
氏崇爲孫繙本郡中正繙生元後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右牛氏

扶風蘇氏又有周宛州刺史武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鐘唐周嘉猷撰

北史立僧傳具載夏赫連氏燕慕容氏後秦姚氏北燕馮氏西秦乞伏氏北涼沮渠氏而以後梁宣帝爲附庸馬劉石苻張之滅事在登國元年以前缺而弗載今仍其舊而梁宣帝附庸之蕭氏表中至於桓玄簒晉劉氏乘之以興爾朱亂魏周齊由此割據興亡所係故綴之篇末作僭僞畔逆世系表

夏赫連氏南單于苗裔鐵弗劉武之後武爲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冤之北北人謂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諧汁發世領部落諧汁發死武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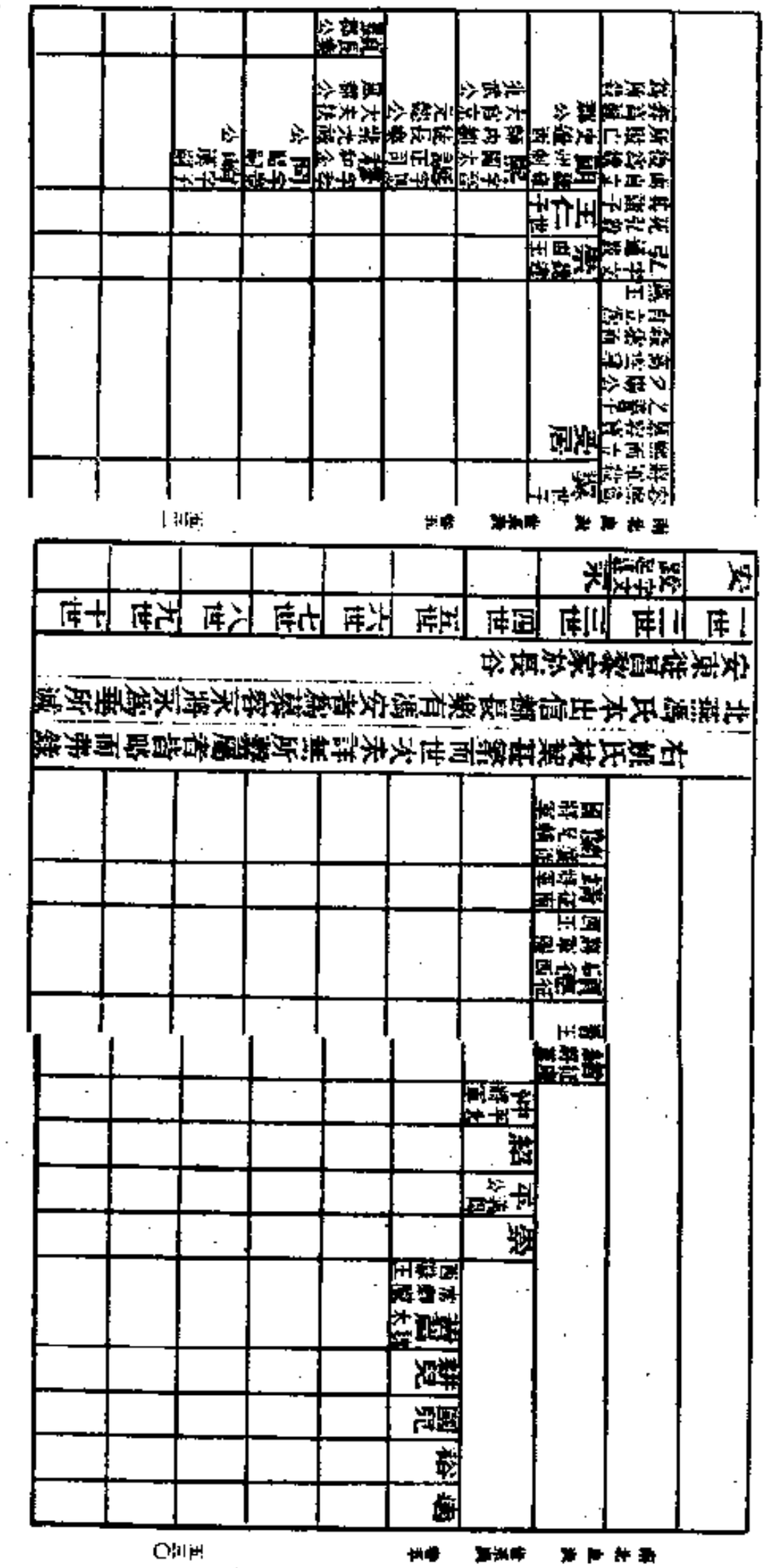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武	務桓	惠勿斯	衛辰	勃勃 明元賜	昌 字祖 改其名爲屈孑	圖勃死後	僭稱大位後爲	夏天王統所俞	後破長
					安僭即	帝位改	其姓爲	赫連氏	
關陝頭				定 昌殿	僭立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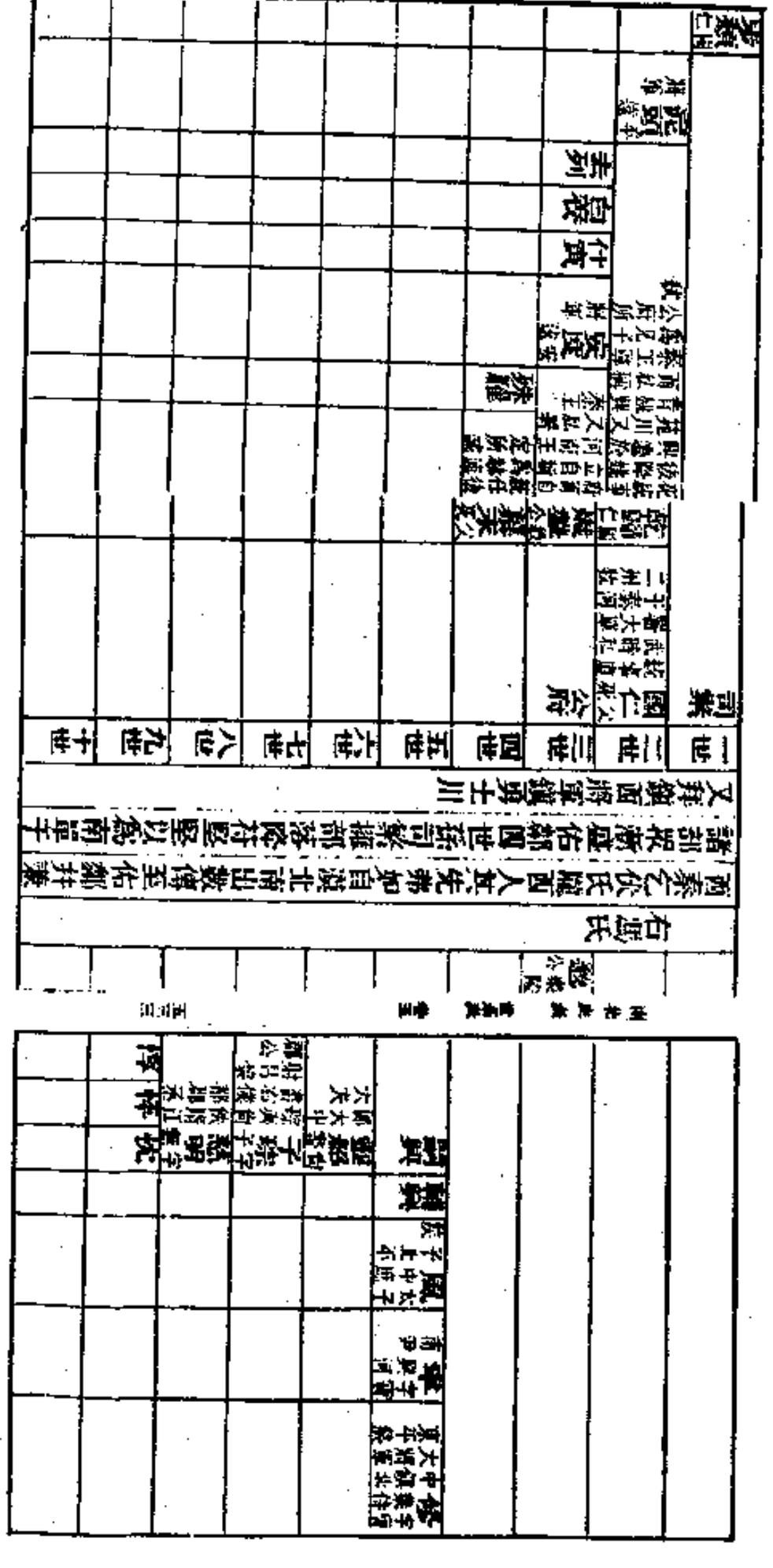
右赫連氏案左賢王去卑裔孫庫仁亦與衛辰同族其後別爲河南劉氏已見前表又案齊有赫連子悅周有赫連達皆勃勃之後而其世系無可考

燕慕容氏本出昌黎魏時有莫護跋者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於棘城之北生木延左賢王木延生涉歸以勤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遂東涉歸死子廆代領部落以遷東徙遠遷於徒河之青山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木延	涉歸	廆 字奕洛瑰	皝 建威將軍						
			翰 冠軍將軍	儁 字異度	曄 世子				
			昭 字元真	暐 字宣明	早卒				
			仁 東夷校尉	評	熙				
			朗	恪	寶				
			幼	德	盛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皇帝德 死後追	號位自劍	遷持堅滿	都於鄴王弘	僭位鄴	載記無	所紀僅	以歸後	爲拓拔	所殺
慕容	才字	汎 初封	清北	海王	寶	等又	王師敗	績忠而	見疑
起兵屯	據承業	舉其大	將軍	慕容	垂	之子	所殺中	山之兄	子
等殺之	而立	其	第中	山王	沖				
中山	慕容	沖	特擊	皇承業	僭位	中山	王	寶	字道
運復	定	僭立	於	常山	王	格	字石	奴	太原
王	慕容	恪	之	車騎	將軍	左將軍	中	山	王
慕容	垂	字道	明初	封吳	王	死襲位	殺慕	容德	自
稱帝	於	鄴	以歸	後	拓拔	珪	字涉	圭	小
字	超	明	超	字	道	明	初	封	北海
王	超	王	慕	容	皝	次	慕	容	廆
字	奕	洛	瑰	冠	軍	將	軍		





南北史表 卷五

右沮渠氏

沮渠氏出自齊桓公之後以謚爲氏漢有五更桓榮世居譙國龍亢榮八世孫顯官至郎中顯生彝字茂倫晉宣城內史萬盧縣男

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系	溫字元禦子大梁宇伯道	司馬都濟字仲倫晉中外諸軍事諸葛道陸鄧侯食邑萬戶	諶字道子	修字延伯安二州刺史						

右沮渠氏

北涼大沮渠氏本張掖臨松盧水人匈奴有左沮渠官羌之酋豪曰大沮渠氏以官爲氏以大冠之有暉仲歸者生蓋皆雄健有勇名世居盧水爲酋長

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巡	新興延法弘伏地王付氏中領部曲	繫連代父田谷軍假鎮北將軍酒泉河西王封爲涼王	羅仇酒泉太守	男成從兄輔國將軍	收繫父封臨	祖繫虎武公	蒿年鎮張掖王皆收繫之子			

右沮渠氏

議國桓氏出自齊桓公之後以謚爲氏漢有五更桓榮世居龍亢榮八世孫顯官至郎中顯生彝字茂倫晉宣城內史萬盧縣男

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系	溫字元禦子大梁宇伯道	司馬都濟字仲倫晉中外諸軍事諸葛道陸鄧侯食邑萬戶	諶字道子	修字延伯安二州刺史						

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巡	新興延法弘伏地王付氏中領部曲	繫連代父田谷軍假鎮北將軍酒泉河西王封爲涼王	羅仇酒泉太守	男成從兄輔國將軍	收繫父封臨	祖繫虎武公	蒿年鎮張掖王皆收繫之子			

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系	溫字元禦子大梁宇伯道	司馬都濟字仲倫晉中外諸軍事諸葛道陸鄧侯食邑萬戶	諶字道子	修字延伯安二州刺史						

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巡	新興延法弘伏地王付氏中領部曲	繫連代父田谷軍假鎮北將軍酒泉河西王封爲涼王	羅仇酒泉太守	男成從兄輔國將軍	收繫父封臨	祖繫虎武公	蒿年鎮張掖王皆收繫之子			

右沮渠氏

北涼大沮渠氏本張掖臨松盧水人匈奴有左沮渠官羌之酋豪曰大沮渠氏以官爲氏以大冠之有暉仲歸者生蓋皆雄健有勇名世居盧水爲酋長

右爾朱氏

				太尉書令榮平郡王
			世承中侍領御史中尉	
		天光榮從弟		
	大行臺隴西王	顯貞通直郎	顯兄子	

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南北朝帝王之族齊梁雖易號而同出一祖故建國凡八薈姓則七姬劉氏彭城世胄推本元王然自曾祖以上闕而不著猶存實錄若蕭氏之祖相國隙氏之紹太尼誕矣拓拔宇文代興朔漠渤海弘農淵源可考作帝王世系表

彭城劉氏系出楚元王交之後世爲彭城縣綏與里人晉氏東遷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晉有武原令混宋高祖武皇帝之曾祖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晉武皇東安太守奉孝高祖武少帝遵									

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 | | | | | | | | |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王子禮 字孝雲

東平王 子嗣 字孝基 紹

南平穆懷王敏 安侍中 司空

王鑠 字休徽

嗣王子產 字孝仁 以

侯嶷深 南安縣

嗣王伯 以衛王昭義子繼

嗣王 子繼祖 王

孝武帝 子繼祖 王

竟陵王 延字休文南 兗州刺史

嗣王業 字仲興 新徐縣 子延 世子 平寇 將軍 都公 以明 帝

嗣王寶 封洮陽 王 紹 子 嗣 王

承緒 馬 晞 字重 昌縣 封中 大夫

義陽王 思延 紹 字休 道 徐州刺史 出秀 遠波 封 晉熙 王

臨賀王 正德 字休 南 豫州刺史

廬陵王 續 字休 貞 豫州刺史

南康王 會理 字休 元 軍開府 儀同三 司

彭城 子純 州刺史

武昌王 渾 字休 深 州刺史

太宗明皇帝 諱 字道 生

後廢帝 字智 生

順帝 準 字仲 謙 陽王 改字 仲 封淮 東初封 安成 王

邵陵殤王 友 字 仲

質 南康 州刺史

武陵王 紀 字仲 數 車武 帝

貞陽侯 淵明 字仲 建 受梁 封 敬 公

臨賀王 正德 字休 貴 會稽 封定 縣

新興王 嚴 字仲 岳 會稽 封定 縣

建安王 伯 紹 字仲 高 安侯 食 臨川 封 縣公

始建王 簡 字仲 高 安侯 食 臨川 封 縣公

休仁 太 子 領 侍 從

豫章剌 曜 字

王休 茂 南 特 州 刺史

海陵王 休茂 帝 州 刺史

鄱陽哀嗣王 士 以 道 初封 東 縣

王休業 弘 以 道 平王 休 子 繼

臨慶沖嗣王 智 以明 帝 子

王休倩 井 帝 初封 東 縣 平王 道 改 臨 慶

新野愍 侯

彭城王允 義康 太 軍領 司 徙 改 授 江州 刺史

王夷父

桂陽王 德 寶 休 範 江 州 德 刺史

巴陵哀沖始 王休 若 荊州 刺史

江夏文 獻王 義 恭 太 軍 領 司 徙 錄 尚書事

南郡王 世子 恢 義 宣 太 領 司 徙 錄 尚書事

衡陽文 獻王 義 季 綢 湘 二 州 刺史

宣陽王 樞

悼

南北史表

長沙景成王祥悼王預　徐州刺史

王道憑欣　徐州刺史謚文簡　驃將軍

桂陽泰烈王慧龍　慧景以弟子後

侯義融　領軍　慧朗　字法深　州刺史

新渝惠懷珍　慧以弟子後

侯義宗　總

興安簡　字伯奴　荊安州刺史

高陽康侯　葉　字康　領軍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謚字康道吳郡太守

侯義淵　徐州刺史

營道僖侯義深　湘州刺史

臨川烈康王義慶　以長沙景王子襲封　武王道憐　以長沙景王子襲封　規　字道則　晉平內史　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荊州刺史　封華容縣公　武命受降　道封陸川王

武王道憐　以長沙景王子襲封　規　字道則　晉平內史　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荊州刺史　封華容縣公　武命受降　道封陸川王

彭城靖王義康　以弟後　祗　字道欽　晉平內史　封彭城縣公　武命受降　道封陸川王

衡正國獻公　海西　湎子域　彭城內史　郡高原　武分湎之弟

侯爵考琨之　陵　國侍書左　王郎司空　主簿

侯爵考琨之　陵　國侍書左　王郎司空　主簿

侯爵考琨之　陵　國侍書左　王郎司空　主簿

侯義宏　總

侯義豫　領軍　慧景　字法深　州刺史　謚思　字彥

桂陽泰烈王慧龍　以弟後　總　侯義融　慧朗　字法深　州刺史　謚思　字彥

侯義融　慧朗　字法深　州刺史　謚思　字彥

王道憑欣　徐州刺史謚文簡　驃將軍

長沙景成王祥悼王預　徐州刺史

案劉延孫傳云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與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澱亭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故別著於篇

蘭陵蕭氏系出漢相國酇文終侯何之後世大誅見唐書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惠帝分東海郡爲蘭陵郡故復爲蘭陵郡人晉有淮陰令整過江居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上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整爲齊高帝之高祖三子倫鏡烈鏡仕晉爲濟陰太守卽梁武帝之高祖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晉陵陰卽丘令制國鑒　奉之　平令	令略　字子武	肇　樂　字固子　後　太守							
齊臺聖衛陽元嗣王勉　永陽王	帝承之　王道度　以爲帝子　珉　字寶　字嗣伯宋安定子繼之項以武帝子仍宋右軍太守齊書監將軍引之譙迫興縣五加封開等男	子坦　以武陵昭王曇子奉元王後	始安貞靖王道生　宋正員　字景基　元嘉無　字孝伯卽武帝子宋末朝廷遣單騎受世子明請兵受世子明卽位	王道生　宋正員　字景基　元嘉無　字孝伯卽武帝子宋末朝廷遣單騎受世子明請兵受世子明卽位	始安貞靖王道生　宋正員　字景基　元嘉無　字孝伯卽武帝子宋末朝廷遣單騎受世子明請兵受世子明卽位	曲江康穆　字德遠　安太守　謚　字德遠　安太守	公遷昌　字孝暉　豫州刺史	高宗明皇帝鸞　字智明　初封西昌侯進安王太昌侯進安王太尉領司徒梁定王海陵厲王被廢奉齊建武帝入纂高帝爲第三子　廢帝東昏侯寶卷　字智藏　初封封宣城郡公後徙封巴陵王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字智深　荊州刺史　鄱陽王恪　字智琳　初封晉熙王　晉熙王寶嗣　字智源　初封鄱陽王　鄱陽王寶夤　字亮工　隨將軍出齊興封齊興公齊王　侑遷仁壽鄭州刺史　和帝寶融　字智昭　初封南康王　南康王寶修　字智賁　賁　字智賁　亮工　隨將軍出齊興封齊興公齊王　侑遷仁壽鄭州刺史　和帝寶融　字智昭　初封南康王　南康王寶修　字智賁　賁	興安簡　字伯奴　荊安州刺史	高陽康侯　葉　字康　領軍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謚字康道吳郡太守	營道僖侯義深　湘州刺史	侯義淵　徐州刺史	侯義宏　總	侯義豫　領軍	侯義融　慧朗　字法深　州刺史	桂陽泰烈王慧龍　以弟後　總	新渝惠懷珍　慧以弟子後　總	長沙景成王祥悼王預　徐州刺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祖高世祖武文忠太廟帝曦
皇帝道皇帝陽子長懋林王昭
成伯　字紹宇直繩字玉客
魯林郎

貴宏

位追尊為世宗文皇帝廟帝立復貶
廢帝海陵王昭文字
陵秦王昭秀字懷
尚書令湘
已陵王昭
尚初封
晉安王

業字元
尚

桂陽王昭粲太
尚書令湘

竟陵文嗣王昭同梁受禪降
宣王子晉字景封監利
侯太
貞陽侯淵明字
貞封
梁新
昭顯

貞字宣常改封
巴陵王
湘東王
定皆參
軍

貢英太
傅揚州
刺史加
中書監

廬陵王子卿字
子卿字

晉熙王
貴高字
晉中書
令

桂陽王
貴卿

安陸昭綱王慶
王綱字
睦改封
湘東
王太宗
業初封
安陸侯

雍州刺
史明帝
即位追
封安陸
王

晉城公

江陵公
貴賢

南海王
子罕字宏
華陰縣
將軍

巴陵王
子倫字
宗北中
郎將

邵陵王
子貞字
松

豫章王
子岳字

西昌王
子明字
光無軍
將軍

建安王
子真字
仙護軍
將軍

隨郡王
子隆字
興中郎
大將軍

子恭字
昌江州
刺史

長沙威
子鄉字
音初封
巴東王
輔州刺
史以謀
反伏誅
追貶為
庶

安陸王
子敬字
諸南宏
州刺史

晉安王昭基

南康侯
子恪字
晉為子
晉梁降

南郡王
子夏字
廣

子建字
雲

獻王方慶子陳字
字宣慶梁受
大司馬
梁封新
安

陳章文寶世子嗣王元
揚州刺
史加中
書監

子頊字

郡陽侯
子鋭字
說宏

泉陵侯
子操字
節門
鄉

太郡太
守

衡陽王
子峻字
嵩

南陽王
子琳字
璋

湘東王

西陽王
子文字
宣

盧郡侯子序（中庶）
子總字悅（侍中 鬱梁陵 富為子 吳興太守）
新浦侯（晉字世謙 建海 晉梁陵 富為子 國子祭酒）
子雲字暉令（晉梁陵 富為子 國子祭酒）
子雅字（晉 光祿卿 長史）
子游（晉 侍郎）
王映字（平太守）
光祿卿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州陵侯
王晃字（宣 明侍中 車騎將軍）
長沙威
王晏字（宣 昭烈將軍 中尚府）
武陵昭
盧川獻子（晉 建 高）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五八一

桂陽王（字宣 鑠 明中 軍將軍 開府儀 同三司）
鄱陽王（字（宣 鏘 諮議參軍 徐）
王（字（宣 曜 武陵王 侍讀 中書監）
安成恭（字（宣 王 濟 字（宣 曜 武陵王 侍讀 中書監）
侯（同三 司）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五八二

陸子（瑜 鎮軍參軍）
始之（晉 南豐縣 中兵參軍）
南豐縣（穎 字（宣 長豐侯 進封侯）
伯未（晉 高帝從 侍中侍 疑弟太傅令 子彥回 尚公主 州刺史）
雲之（晉 外 郎）
敬宗（始興 王國中 軍）
侯景（先 高帝從 子假節 司州諸 軍事）
新吳忠毅（北中 郎諮 議參軍）
河東王（鉉 字（宣 府作 中衛將 軍）
晉陵王（字（宣 銳 侯 州刺史）
侯（州 刺史）
道濟（民 外 郎）
仙伯（陵 侯 國下軍）
實復侯（殺 字（宣 誕 侯 司）
穎孚
穎基
穎達（侯 敬 穎族 衛將軍 太守）
敬（新安 太守）
敬（太 守）
作唐侯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五八三

始興閔（中庶）
王鑑字（宣 徹 始興 王 監）
江夏王（字友 鋒字（宣 穎 侯 中加 散騎）
南平王（鋭 字（宣 鋭 侯 州刺史）
宜都王（鏗 字（宣 鏗 侯 刺）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五八四

濟陰太（州治中 南譙治 尚之（兵 步 臨 約 齊 高 侯）
守鏗　從事副 書侍御 史道賜（密 侯）
子　史

遵（濟 中 大夫）
欣祖（武 臨汝公 今 坦之（字 晉 平高帝 絕服族 子 尚 左僕射 丹陽尹）
梁文皇（長沙宣 元王業（章王 嵩 王 孝 嗣 王 睿）
帝順之（武王 恭（字 靜 曠 金紫光 儀（字 希 正太 子舍人）

衛陽公（字（宣 昭 高 祖 子 領 軍將軍 南徐州 刺史）
西昌侯（字（宣 課 文大 子 左衛 率）
徐（州 刺史）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五八五

始興（中 尉 王 鑑 徹 始興 王）
江夏王（字友 鋒（字（宣 穎 侯 中加 散騎）
南平王（鋭 字（宣 鋭 侯 州刺史）
宜都王（鏗 字（宣 鏗 侯 刺）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五八六

始興（中 尉 王 鑑 徹 始興 王）
江夏王（字友 鋒（字（宣 穎 侯 中加 散騎）
南平王（鋭 字（宣 鋭 侯 州刺史）
宜都王（鏗 字（宣 鏗 侯 刺）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五八七

始興（中 尉 王 鑑 徹 始興 王）
江夏王（字友 鋒（字（宣 穎 侯 中加 散騎）
南平王（鋭 字（宣 鋭 侯 州刺史）
宜都王（鏗 字（宣 鏗 侯 刺）

南北史表　帝王世系表　五八八

南康簡王綸 字世理 才幹長

南康簡王會 字長理 才幹長

臨賀郡王大圜 字仁恕 聰明內慧侍讀

樂良王大封 字仁厚

綏建王大壯 字仁

巢安王大昕 字仁 諒

建平王大球 字仁 玉

皇子大訓 字仁 訓德

武益王大威 字仁 容止閑雅

南陽王大約 字仁 博古開朗 尹

南陽王綸 字世理 才幹長

南康簡王會 字長理 才幹長

臨賀郡王大圜 字仁恕 聰明內慧侍讀

樂良王大封 字仁厚

綏建王大壯 字仁

巢安王大昕 字仁 諒

建平王大球 字仁 玉

皇子大訓 字仁 訓德

武益王大威 字仁 容止閑雅

南陽王大約 字仁 博古開朗 尹

純安古兒 字洛生 將軍加侯 復姓

部勝奚 字通理 仲 宣太子 洗馬

樂安炭 字文理 奉 昊

王綸 字世理 才幹長 新別駕 刺史

部陵流 汝南奚

純安古兒 字洛生 將軍加侯 復姓

部勝奚 字通理 仲 宣太子 洗馬

樂安炭 字文理 奉 昊

王綸 字世理 才幹長 新別駕 刺史

部陵流 汝南奚

貞惠世子方諒 字明智 中衛將軍都州刺史

敬皇帝子方矩 字德規

獻懷太子方智 字德業 相侯封晉安王

始安王方略

武陵王世子圓照 字世明 紀南梁 周宋州刺史 重宋鼎二郡太守

江安侯圓正 字明 光西侯 太守

圓通 字明 圓照

圓悟

圓滿

貞惠世子方諒 字明智 中衛將軍都州刺史

敬皇帝子方矩 字德規

獻懷太子方智 字德業 相侯封晉安王

始安王方略

武陵王世子圓照 字世明 紀南梁 周宋州刺史 重宋鼎二郡太守

江安侯圓正 字明 光西侯 太守

圓通 字明 圓照

圓悟

圓滿

世祖孝忠烈世永嘉王 莊 簡王受 封梁人所以承王業

元皇帝子方等 莊 簡王 繼本莊 以王業 於都州 對為藩 梁人所以承王業 封梁王

王綸 字世理 才幹長 調司空 梯杭中 外諸軍 事

永安侯 字中 正秘 書監

順 字長 玄 字長 白

世祖孝忠烈世永嘉王 莊 簡王受 封梁人所以承王業

元皇帝子方等 莊 簡王 繼本莊 以王業 於都州 對為藩 梁人所以承王業 封梁王

王綸 字世理 才幹長 調司空 梯杭中 外諸軍 事

永安侯 字中 正秘 書監

順 字長 玄 字長 白

衡太子 洗馬令 人

建安武貞 字世 文剛 州輸 封開陵 王

正表 字公 儀土檢 州輸 校開陵

正立 字公 族 山丹陽 尹

封山侯康壽

武化侯

衡陽宣孝王元嗣 王獻 字世 恭 州刺史 泰陽貞

王暢 字士 嗣 邵州 刺史

桂陽簡教王叡嗣王懷 字世 遵 宰元貞 子洗馬 宣武王 史

王融 字士 以侯 沙梧州 刺 天監初 子 加封 中記室 監

臨川靜惠世子 惠王宏 正仁 公字 字直 清業 端書 太尉 遷

臨賀王見理 孟 字 正德 公字 晉

巢山侯 正則 公字

衡太子 洗馬令 人

建安武貞 字世 文剛 州輸 封開陵 王

正表 字公 儀土檢 州輸 校開陵

正立 字公 族 山丹陽 尹

封山侯康壽

武化侯

衡陽宣孝王元嗣 王獻 字世 恭 州刺史 泰陽貞

王暢 字士 嗣 邵州 刺史

桂陽簡教王叡嗣王懷 字世 遵 宰元貞 子洗馬 宣武王 史

王融 字士 以侯 沙梧州 刺 天監初 子 加封 中記室 監

臨川靜惠世子 惠王宏 正仁 公字 字直 清業 端書 太尉 遷

臨賀王見理 孟 字 正德 公字 晉

巢山侯 正則 公字

南平元簡節王
襲王侔字敬恪　則揚州刺史
侯旅字事賢門　領軍將軍
衡山侯靜字仁裕　中衛令大司馬
定襄侯欣字敬叔　元嘉北
都陽忠嗣王筠世子嗣　烈王恢字世儀　合州刺史
武林侯　谷字世儀　以卑

安成康惠王操
王秀字字智通　益梁州刺史
南浦侯　推字智進　都太守
永興侯演字惟　揚州別駕
正信字　理給事　中

宗之南　附太守　天監初　追贈侍
中平忠光侯曆　領軍將軍　儀同三司
侯瑱字文　明帝殿　太守
上蔡侯　侯曄子　明帝殿　太守
西鄉侯　勔字文　勔南　康內史

修字世　和太　保湘州　刺史
湘潭侯　祗司徒　從事　中郎
廷　湘州刺史　出為東
魏任齊　王至全業　光歸大
夫
永興侯　親雲侯
南安侯　恬
豫章王　綜字世　公略史
都伯部伯
嵩　州刺史　出為齊
復鎮西　儀授鎮
州刺史　封義興
郡公
謝侯之　國子博　士山陰
侯
謝鼻陽　縣公
始興忠烈王亮
武王儼　嗣徐寧

字慎通　領軍將　軍開府　儀同三
司
侯瑱文
上蔡侯　侯曄子　明帝殿　太守
侯騭字文　太子左
西鄉侯　勔字文　勔南　康內史

十世
十一世
烈
侯王琮紘　襲公　爵襄城　侯
南海王鉅　襲梁　公以下　兄薨
珣
約太子　令史　以下祥　見唐書
堅字子　幹晉　驍太守

東鄉侯
勔字文　子洗　馬
曲江鄉　侯勃太　保廣州　刺史
昌字子　益宗　正卿
河陰縣　侯謝子　明江州　刺史

案太子太傅蕭望之上距鄭侯不遠漢史不言其所自出而譜氏之譜乃由太傅以上溯鄭侯其悠謬可見矣唐書蕭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一曰齊梁房晉有洮陽令蕭卓女為宋高祖繼母皇舅房之別祖也系出後漢中山相苞與齊梁同族而世次已遙不附屬籍故別見於後

吳興陳氏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玄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逢永嘉中由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遂家焉自逢至太常卿道巨其世次詳見唐書道巨生文讚陳高祖之父也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陳太祖始興昭世祖文皇帝曠

| | | |

刺史	淮南王 叔恕子 字華 侍中 以下見 唐書	始興王 叔重子 字 厚江州 刺史國 太府少 卿	舞陽王 叔儀子 字 忠 傳中	岳陽王 叔慎子 字 敬 湘州 刺史	襄陽王 叔遷子 字 尹 廣 侍 中江 公 以下 見唐書	巴山王 叔雄子 字

六二七

河東康簡王孝	臨汝	新蔡王 叔齊子 字	睢陵王 叔文子 字	
獻子 字	城令	尚侍中	才侍中	
恭商		開府儀同	順宜州	
徐州 刺		王客郎		
史				

六二五

元陵王	叔英子 字	推 侍郎給 事	新興王	叔純子 字	洪 隋河 北令	巴東王	叔讜子 字

六二九

武昌王	征
叔威子 字	
安 隋高	
苑令	
湘東王	
叔平子 字	
康 隋胡	
滋令	
隨郡王	
叔敖子 字	
仁 隋信	
倜三司	
酉陽王	
叔毅子 字	
和	
南安王	
叔儉子 字	
防	
南郡王	
叔澄子 字	
梁 隋義	
註令	
曜山王	
叔宣子 字	
通 隋開 煙	
城令	

六二八

高祖武孝惠太	叔榮字 子	協 隋內	黃令
皇帝嫡子克			
先字興	太原王		
國	叔匡子 字	佐 隋治	光令
衡陽獻王伯			
王昌字	叔坦子 字	之以	梁 湘州 文帝子
信		鎮 西	府 州刺史
		以下	見
		唐書	

南康忠懿王曹	臨	隋	賀
壯王休開	汝	方	方
侍	侯	略	華
永修定	臨汝侯	方略	方華
字			
公			
先	臨	泰	臨
梁	汝	散	汝
文	侯	騎	侯
監	方	侍	方
南	慶	中	慶
徐	隋	領	隋
州	州	軍	州
刺	刺	將	刺
史	史	軍	史
受			
禪			
追			
加			
封			
陳			

歐陽進	臨海王	新寧王	新昌王
陽令	叔顯字 子	叔坦子 字	叔隆字 子
	安 隋新	開 隋洛	道
	縣令	陽令	

正井陽井
鍾陵侯 魏北海王 前刺史
建城侯 晃
上饒侯 晃以上四侯並高帝從子
虞化侯 詔明威將軍
吉陽侯 謹
豫寧侯 詔信威將軍
遂興侯 正理侯 詳字文成武州刺史
宜城侯 正業
慧紀 字元方 前刺史 隋開皇初卒
平固侯 敬雅
平固侯 敬泰以上七侯並高帝從祖
靈都侯 敬雅

北魏拓跋氏孝文皇帝更爲元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氏焉其裔始均仕堯有功舜命爲田祖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成振北方成帝崩節皇帝貸立節帝崩莊皇帝覩立

莊帝崩明皇帝樓立明帝崩安皇帝越立安帝崩宣皇帝推寅立南遷大澤宣帝崩景皇帝利立景帝崩元皇帝侯立元帝崩和皇帝肆立和帝崩定皇帝椹立定帝崩僖皇帝益立僖帝崩威皇帝詰汾立始出居匈奴故地獻帝年老以位授子聖武皇帝詰汾聖武崩子神元皇帝力微立遷於定襄之盛樂與吾和親

一世 北魏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在位五十五年
二世 太子沙漠汗
三世 祖詰俟斤
四世 烈帝推寅
五世 肆帝普根
六世 獻帝賀傉
七世 穆帝猗㐌
八世 平文皇帝鬱律
九世 惠帝紇那
十世 昭帝寔

八年一百四歲崩太子悉鹿立
生桓帝 居立之又殺悉帝子自立
桓帝 在位五年崩弟
烽帝紇 在位三年
壞於大寧時平
文皇帝居
烈帝翳槐
獻帝賀傉
昭帝寔
穆帝猗㐌六修
威皇帝比延
平文皇帝鬱律
烈皇帝翳槐
惠帝紇那
昭帝寔
宜都王目辰 刺史以上三人並桓帝之後世次不可考附此

烈帝翳槐 位一年崩弟什翼犍立
昭成皇帝什翼犍
烈帝翳槐 立一年被殺
帝鬱律 在位五年場帝自宇文后弒之部還入居於宇文部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
帝賀傉 在位五年場帝自宇文后弒之部還入西立其子寔
帝寔 在位三年石虎納烈帝於大寧場帝復出居於代郡
威皇帝比延 盛樂之
惠皇帝紇那 之立三年石虎納烈帝於大寧場帝復出居於代郡
烈皇帝翳槐 立一年被殺
帝鬱律 在位五年場帝自宇文后弒之部還入西立其子賀傉
帝賀傉 在位五年場帝自宇文后弒之部還入西立其子寔
帝寔 在位三年石虎納烈帝於大寧場帝復出居於代郡
烈帝翳槐 立一年被殺
帝鬱律 在位五年場帝自宇文后弒之部還入西立其子賀傉
帝賀傉 在位五年場帝自宇文后弒之部還入西立其子寔
帝寔 在位三年石虎納烈帝於大寧場帝復出居於代郡

帝什翼
建在位三十九年為苻堅所殺
太子嗣太祖道武皇帝元皇帝武皇帝子晃成
臨淮王譚侍中
廣陵侯建
南安隱王余
樂平康侯嗣王拔車騎大將軍
安定殤王彌
襄安王侯王寶鎮安內都大將
永昌莊侯王仁
建寧王濟南王崇
新興王俊
酒泉王

太祖道武皇帝世祖太宗明元皇帝武皇帝子晃成
陳留王紹侍中
廣平王嗣
京兆王黎
河間王修
河南王武昌成侯王平原
臨淮王譚
長樂王嘉
廣平王連
京兆王江陽王武烈王黎
東平王翰中軍大將軍
留王伏羅車騎大將軍
即位追謚宗祖帝
太祖道武皇帝元皇帝武皇帝子晃成
陳留王紹侍中
廣平王淮南靖世子吐照
王拖王方
鍾英
河南王武昌成侯王平原
臨淮王譚
長樂王嘉
廣平王連
京兆王江陽王武烈王黎
東平王翰中軍大將軍
留王伏羅車騎大將軍
即位追謚宗祖帝

秦明王衡王儀中山侯輸
王榮內大將軍
南陽王寬
新蔡昭沛侯公幹
瑞字天賜大
征虜將軍江陽太守
羅侯昌平太守
晉陽公資侍中左僕射
叔字景七平城肅侯
爲翊穆字元泉司空
河間公懌光州刺史
德將軍輝字景曜
益生
城陽宣公忠侍中儀同三司
益字幹榮公端書侍郎
京兆王江陽王武烈王黎
吐根王雞仁以改封江陽王
源子恭
廣平王南平王安王霄
運以陽左光祿平王大夫
照子綸改封南平涼州刺史
長樂王盛文
南王曜改封河子繼改封
河間王略陽王修
羯兒以河
臨淮王譚侍中
廣陵侯建
南安隱王余
樂平康侯嗣王拔車騎大將軍
安定殤王彌
襄安王侯王寶鎮安內都大將
永昌莊侯王仁
建寧王濟南王崇
新蔡王俊
酒泉王

河南王武昌成侯王平原
王提改封新興又改封武昌統萬鎮都大將
王羅改封新興
王掘改封常山
王鍾英
臨淮王譚侍中
廣陵侯建
南安隱王余
樂平康侯嗣王拔車騎大將軍
安定殤王彌
襄安王侯王寶鎮安內都大將
永昌莊侯王仁
建寧王濟南王崇
新蔡王俊
酒泉王

秦明王衡王儀中山侯輸
王榮內大將軍
南陽王寬
新蔡昭沛侯公幹
瑞字天賜大
征虜將軍江陽太守
羅侯昌平太守
晉陽公資侍中左僕射
叔字景七平城肅侯
爲翊穆字元泉司空
河間公懌光州刺史
德將軍輝字景曜
益生
城陽宣公忠侍中儀同三司
益字幹榮公端書侍郎
京兆王江陽王武烈王黎
吐根王雞仁以改封江陽王
源子恭
廣平王南平王安王霄
運以陽左光祿平王大夫
照子綸改封南平涼州刺史
長樂王盛文
南王曜改封河子繼改封
河間王略陽王修
羯兒以河
臨淮王譚侍中
廣陵侯建
南安隱王余
樂平康侯嗣王拔車騎大將軍
安定殤王彌
襄安王侯王寶鎮安內都大將
永昌莊侯王仁
建寧王濟南王崇
新蔡王俊
酒泉王

河南王武昌成侯王平原
王提改封新興又改封武昌統萬鎮都大將
王羅改封新興
王掘改封常山
王鍾英
臨淮王譚侍中
廣陵侯建
南安隱王余
樂平康侯嗣王拔車騎大將軍
安定殤王彌
襄安王侯王寶鎮安內都大將
永昌莊侯王仁
建寧王濟南王崇
新蔡王俊
酒泉王

秦明王衡王儀中山侯輸
王榮內大將軍
南陽王寬
新蔡昭沛侯公幹
瑞字天賜大
征虜將軍江陽太守
羅侯昌平太守
晉陽公資侍中左僕射
叔字景七平城肅侯
爲翊穆字元泉司空
河間公懌光州刺史
德將軍輝字景曜
益生
城陽宣公忠侍中儀同三司
益字幹榮公端書侍郎
京兆王江陽王武烈王黎
吐根王雞仁以改封江陽王
源子恭
廣平王南平王安王霄
運以陽左光祿平王大夫
照子綸改封南平涼州刺史
長樂王盛文
南王曜改封河子繼改封
河間王略陽王修
羯兒以河
臨淮王譚侍中
廣陵侯建
南安隱王余
樂平康侯嗣王拔車騎大將軍
安定殤王彌
襄安王侯王寶鎮安內都大將
永昌莊侯王仁
建寧王濟南王崇
新蔡王俊
酒泉王

秦明王衡王儀中山侯輸
王榮內大將軍
南陽王寬
新蔡昭沛侯公幹
瑞字天賜大
征虜將軍江陽太守
羅侯昌平太守
晉陽公資侍中左僕射
叔字景七平城肅侯
爲翊穆字元泉司空
河間公懌光州刺史
德將軍輝字景曜
益生
城陽宣公忠侍中儀同三司
益字幹榮公端書侍郎
京兆王江陽王武烈王黎
吐根王雞仁以改封江陽王
源子恭
廣平王南平王安王霄
運以陽左光祿平王大夫
照子綸改封南平涼州刺史
長樂王盛文
南王曜改封河子繼改封
河間王略陽王修
羯兒以河
臨淮王譚侍中
廣陵侯建
南安隱王余
樂平康侯嗣王拔車騎大將軍
安定殤王彌
襄安王侯王寶鎮安內都大將
永昌莊侯王仁
建寧王濟南王崇
新蔡王俊
酒泉王

河南王武昌成侯王平原
王提改封新興又改封武昌統萬鎮都大將
王羅改封新興
王掘改封常山
王鍾英
臨淮王譚侍中
廣陵侯建
南安隱王余
樂平康侯嗣王拔車騎大將軍
安定殤王彌
襄安王侯王寶鎮安內都大將
永昌莊侯王仁
建寧王濟南王崇
新蔡王俊
酒泉王

廣平武昭王
穆王懷諱尚獲左僕射

汝南文穆

孝武皇帝修字孝先 湘初封平陽王

嗣王悅嗣王徽 侍中驃騎大將軍以下皆見唐書

讓

成陽王通字敬和

豐王悅 侍中太尉

琅邪王綽

皇子恍

趙郡叡孝恭王
王幹字貞貞民諱伯弟直司州牧

王詮字典謨諱卒贈父儀大司馬

河間王坦世寶 一名瑾字延和齊降封新興郡公開府儀同三司

昌

譙字世茂奇敏封義興王

譙字思永太尉保侍中封成陽王

鎮字伸和出繼子太尉清河王青嶧二州刺史

鎮字秀和宗子含正卿出入奔梁封鄱王卿州刺史

高陽文王寔嗣王越

永業

高密王

彭城武嗣王勃嗣王韜

穆王深字翁集孝恭初封臨淮王

宣王鍾字子韶字世肅青州刺史加史中丞侍中大師帝為上黨王

安樂定王長文字景元博學多識晉武帝為秘書監固辭不就

廣陵靖密王欣

王羽字子翼初封大亂侯拜龍驤將軍

節閔帝恭海王
恭字仲業集初封高陽王後改封東海王

子起

敬宗孝莊帝

子攸初封長樂王

北海平嗣王顯冠安

王詳字平子明太傅出繼司徒後卒贈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

始平王子正

大官

齊郡順敬王詡

王簡字幸伯授北海州刺史卒太保史

河間老嗣王琛

王若字孝寶初封趙以降爵為王簡子

王猛字延明大梁州刺史卒贈侍中司空公諡曰文

嗣王長業

驃平剛莊王安

王新成諱陽諱內都大州刺史

廣陵康博陵王嗣王欽

矣行字陽叔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南武陵公

魏興王誦字超興中侍將

鉅平公義陽王貽業

欽字思若司

子孝季

安樂厲武康王嗣王肇

王興業諱字提長文定州都督相州刺史卒

東海王頊中北平監

朱紫所改走區

廣川莊閑王謐

王路中字仲和道

潁川武襄王斌字子之

京兆康嗣王太嗣王弼文王悰
王子推興 改封宇伯輿 字遵慶 青州刺史 卒贈司空 兼尚書令 驃騎大將軍 例降爵公
王子建興 字太興 左光祿大夫 領護軍將軍 侍中 遷尚書左僕射 加散騎常侍 領軍將軍 加侍中 遷尚書令 加散騎常侍 領軍將軍 加侍中 遷尚書令 加散騎常侍 領軍將軍 加侍中 遷尚書令

東平王嗣王道
隆
臨淮哀嗣王提慶
王諶

王休 大中大夫 州刺史 字化生 馬

願平 員外常侍

宋安懿景山 字成師 襲公

王珍 字安清 上西平郡 守 侯 柱國平遠 襲公

咸陽簡哀王石定王遵
王建 庾

世子咤 早薨

世子彌康王世 遵 定州刺史

臨淮王 孝友 卒 贈 冀 齊 隆 公

扶風文嗣王瑞

簡王孚 幷州刺史 字光和 太祖

子禮 卒 參軍

右衛將軍 防城都督

員外散騎

晉道 改字文若 大司馬 濟南

筒平王嗣王和
原

博士 以對 策 第 為 秘書 郎 校 定 石 渠 秘 書 太守

博士 參伯 崇 字紹 建 徐州 刺史

安王雲嗣王義
武烈王文 傳 弟 一名 住 嗣

弟 舒 副 事 中 書 令 侍 集 書 監 開 國 子 二 州 刺 史 祭 酒 江 陽 縣 公

鐘葵
法洪 宋 州 刺史 法僧 梁 侍 奔 梁 封 宋王 太 州 刺史 附

均 荊州 刺史 成 主

虔 智 太 附

斑 升

璣 陸 梁 州 刺史

譚 中 梁 州 刺史 江 陵 公

羅長
乞 羅 前 刺史

洪業 人 事

爪 中 給 事

中 國 都 公

爽 字 景 光 祿 大夫

馮翊穆嗣王亨
王季海 字 德 良 一名 海 才 周 侯 為 公 徐 州 刺史

常山 陽 王 遵 四 世 孫 過 燕 東 曹 掾

文遠 字 行 恭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徐 州 刺 史 當 都 公

所 行 參 軍

暉 將 弟 左 光 祿 大夫

士將 弟 子 書 將 作 大 匠

悝 字 完 弟 子 魏 陽 縣 伯 梁 州 刺史

弘生 字 子 仲 遷 王 昶 字 休

魏郡景穆 王

濟興 洛平王 字 幹 沿 左 侯 加 特 進

雄 將 軍 武 陵 郡 公 威

昭 陳郡平 王元 字 襲 道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 | | |

上黨剛王貴
（諡見周高祖紀）

新興愍侯王勇
（字永業高祖第三子）

新城宣閔王寬
（字康道以孝聞）

王湛
（字淵通太尉開府儀同）

世祖武皇帝
（諱邕字禽奴高祖第四子）

成皇帝
（諱贇字仁綱武帝太子）

後主緯
（字仁綱）

幼主恆

東平王
格

高德
（諡見周高祖紀）

高孝
（諡見周高祖紀）

高威
（諡見周高祖紀）

貢德
（諡見周高祖紀）

錢鍾
（諡見周高祖紀）

琅邪王世儼
（字仁儼以平陽王保秉御淹孫繼史中丞）

齊安王
（諱仁開弘定）

高德
（諡見周高祖紀）

汝陽王
高忠
（諡見周高祖紀）

定陽王
高康
（諡見周高祖紀）

城陽王
高基
（諡見周高祖紀）

東海王
仁謙

任城王

清大永州刺史

高陽康嗣王士
（諡見周高祖紀）

樓王混裘
（諡見周高祖紀）

博陵文嗣王韜
（諡見周高祖紀）

鎮王湛
（諡見周高祖紀）

尹

西河王
仁機

樂平王
仁邕

潁川王
仁儉

安樂王
仁雅

丹陽王
仁直

淮南王
仁光
（諡見周高祖紀）

高平王
仁英
（諡見周高祖紀）

真定
（諡見周高祖紀）

北平王
（諡見周高祖紀）

華山王
（諡見周高祖紀）

馮翊王訥王茂
（字子潤諡定德）

漢陽敬訥王雄
（諡見周高祖紀）

懷王冷德
（諡見周高祖紀）

趙郡哀訥王敏訥王整

王琛
（字司空肖舍以信實聞史下見周中訥雄傳）

封商越郡公敬宗諡為王

清河昭訥王勣
（諡見周高祖紀）

武王岳
（字敬德公相庶改封安太宗字洪略樂安侯仁開府儀同三司右僕射路上州制史以下詳見庶書）

樂安王
（諡見周高祖紀）

順
（諡見周高祖紀）

從祖兄
右衛將軍

廣平公平昌王盛
（諡見周高祖紀）

子瑜
（以從兄紹太尉子繼後）

廣武王長
（諡見周高祖紀）

永樂
（諡見周高祖紀）

陽州公修城郡王孝緒
（諡見周高祖紀）

上洛王元海 鄯州 思宗神瑞 從子太俗

徽

武興王 諱寶炬 普字積善 成太事

平秦王 諱廣仁 字翼神武 族弟太宇翼州 刺史

建國者 刺史淳山從父兄

蓋山靖王 諱武平 族弟長安太守 伏護字 國子爲 撰以進 國子爲 壺山後 演門侍 郎

又降太尉

又魏咸陽文公允中書令泰之孫司空乾系出司空慶之後皆北齊之宗族也

司空隆中書令韶 丞相 錄尚 書事

允 字伯 恭 錄尚 書事

忱 字士 開 侍中 尚書 僕射

賢 字仲 達 散騎 常侍

湖 神武 之曾 祖已見 前

海 允從 高祖 弟

遵 字世 永太守 淨陽子 開國 男 元榮 侍 中 車騎 大將 軍 開府 儀同 三司 道行 臺

孝 字學 恭 和州 主簿

南寧 隨府 從事 中郎

文

比 字子 昭 贈 冀 允 族兄 征南 從事 中郎

魏三藏中書侍郎 尚書 左僕 射 鎮 南將 軍 開府 儀同 三司 給事中 尚皮子

石 字子 和 襲 高 梁光

顯 字門 賢 襲

德正 侍 御

伯堅 司徒

王 襲 爵 公

諫大夫治中書舍人 前朝 著作 佐郎 遷尚 書 以下 缺見 傳

散大夫 射丘 田 通 見唐 書

雖 字敬 賢 左 州 刺 太守

德 紹任 城

仲 武 卒 贈 都 守

東閤祭酒 道 監 以下 騎侍 郎 見唐 書

孝 字修 敬 京 兆 府 戶 曹 參 軍

順 字仲 恭 性 忠 密 雅 州 刺 史 轉 西 臺 拜 太 尉

突騎 將 軍 司 農 卿

紹 字敬 叔 襲 向 號 文 貞 公 幹 尚 書

長 以下 缺見 傳

從父弟 左 僕 射 東 揚 州 刺 史 樂 城 縣 侯

大 昭 公 諱 侯

呂 兒 父 諱

孝 式 字 道 尊 常 侍 遵

案齊神武與高乾高德正輩同源異派故神武呼乾邕爲從叔文宣以德正爲宗正卿雖不附屬籍而世次班班可考至南安王思好本浩氏子陽夏王隆之本閭人徐成養子皆非高氏之本支也倣唐舊元戰之例點而弗錄

北周宇文氏出自炎帝之後有葛烏兔者爲鮮卑君長世爲大人其裔孫曰普回始姓宇文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甥舅之國自莫那九世至歸豆爲慕容晃所滅自歸豆以上世次詳見唐書歸豆生陵魏都牧主安定侯

始居代郡之武川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魏安定桓 內侯 諱

侯陵

周德皇 帝追 謚 尊 祖

邵惠公 顥 追加 謚 號

肥 追加 封 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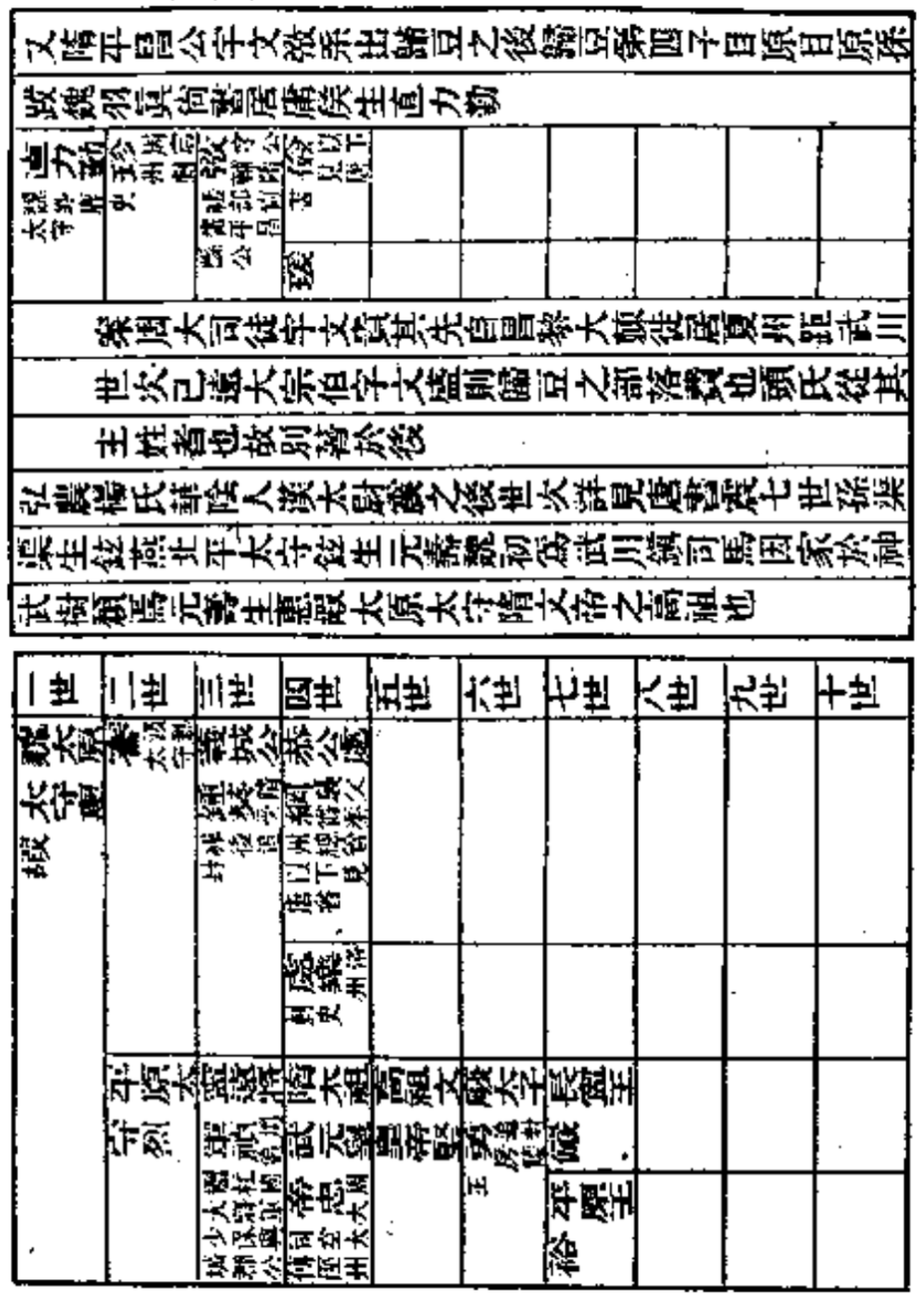
貴 字永 寶 隨 魏 太 祖 霸 大 將 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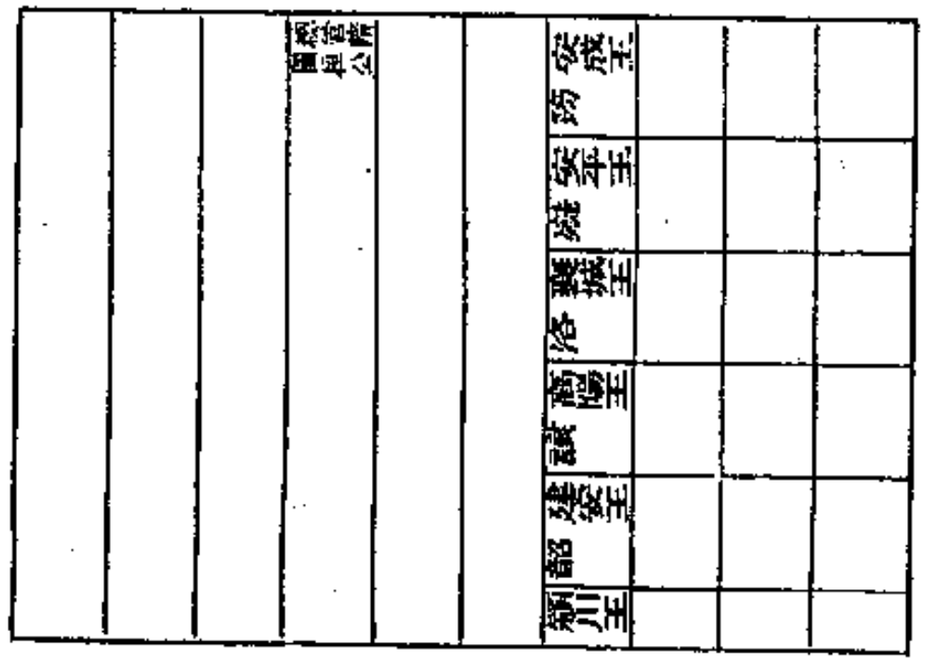
國 字 公 文 公 廣 治 諱 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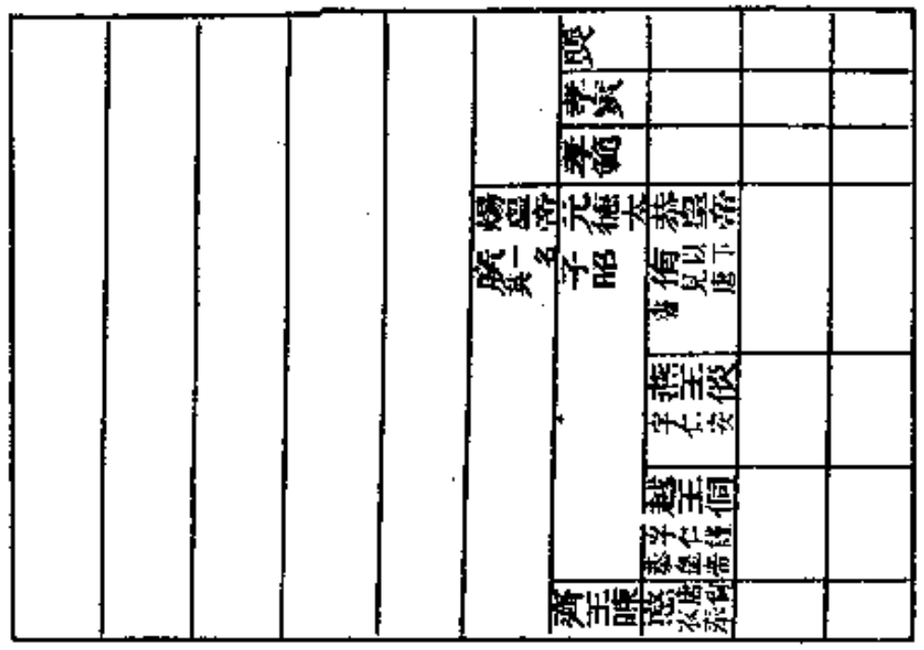
天水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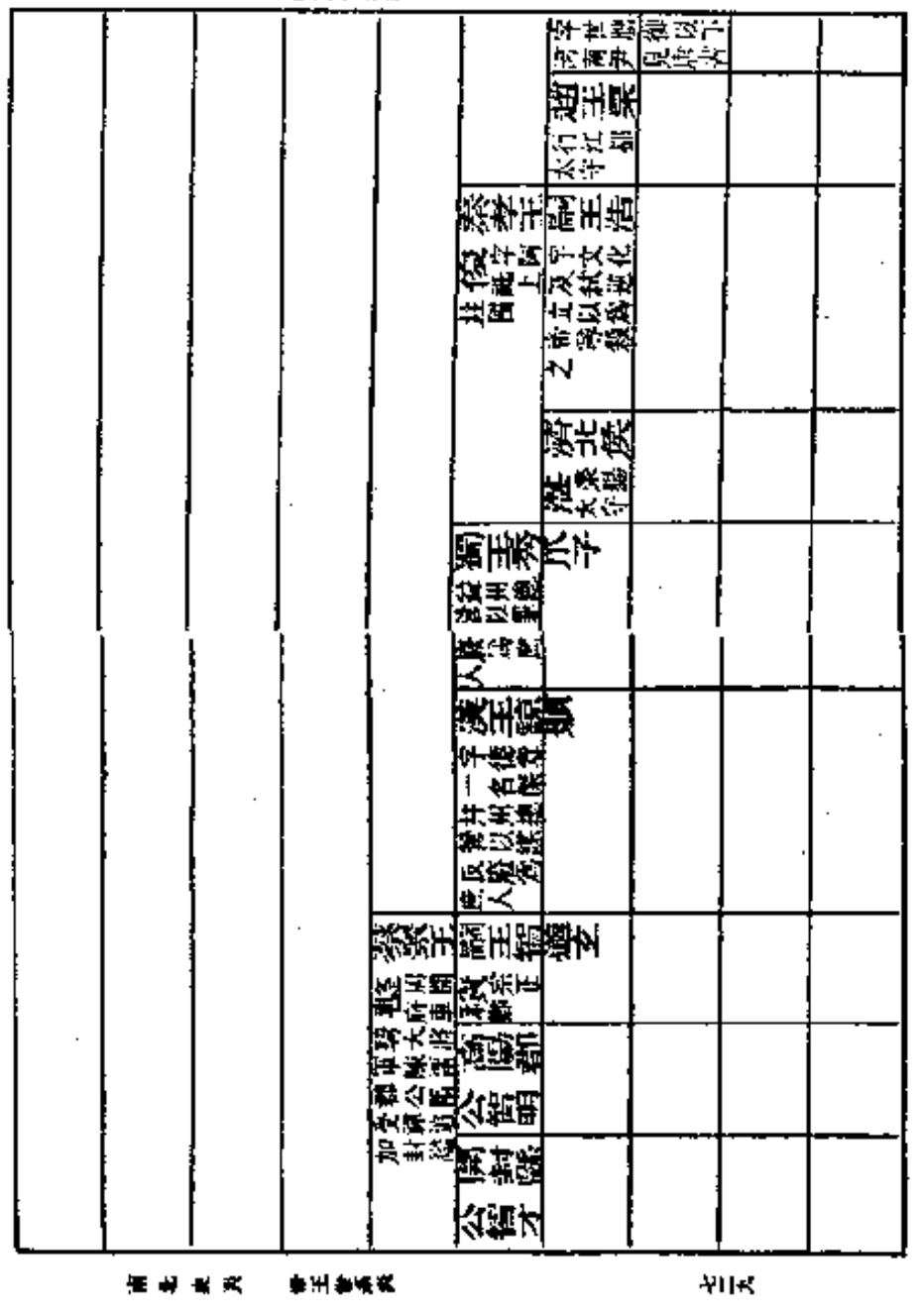
西陽昭 公 以上 謚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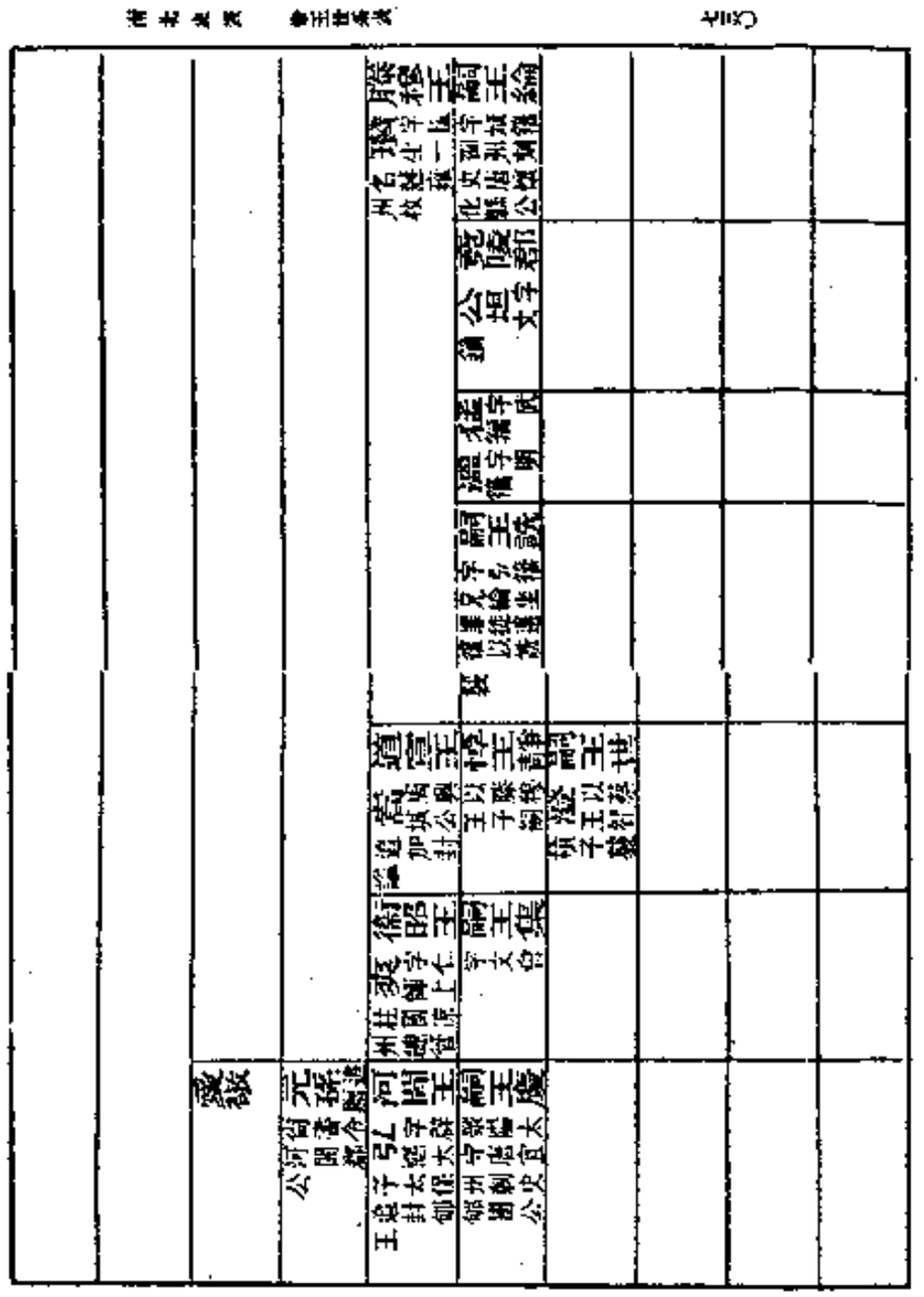
寬 字 乾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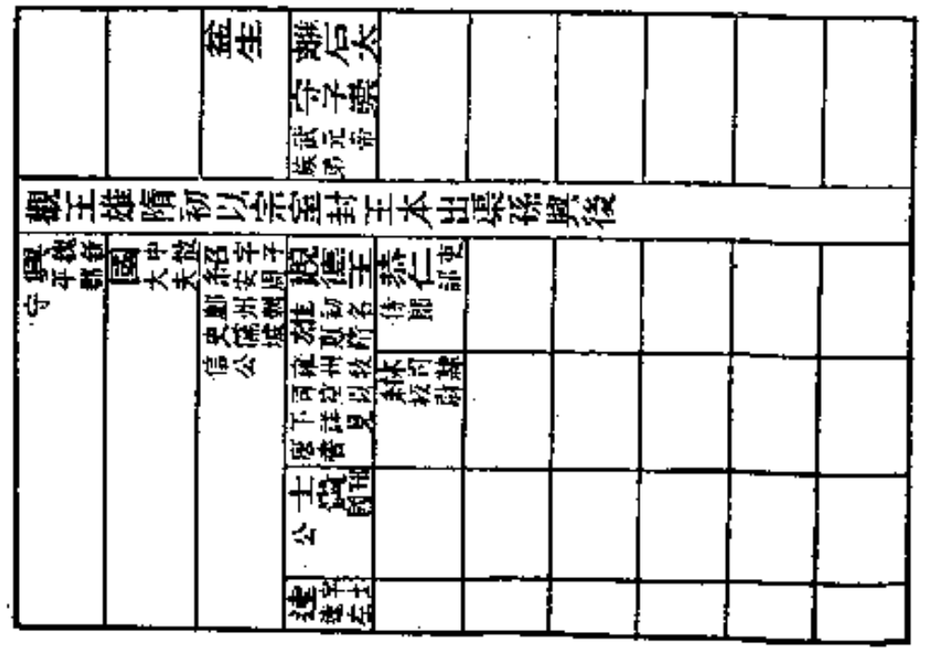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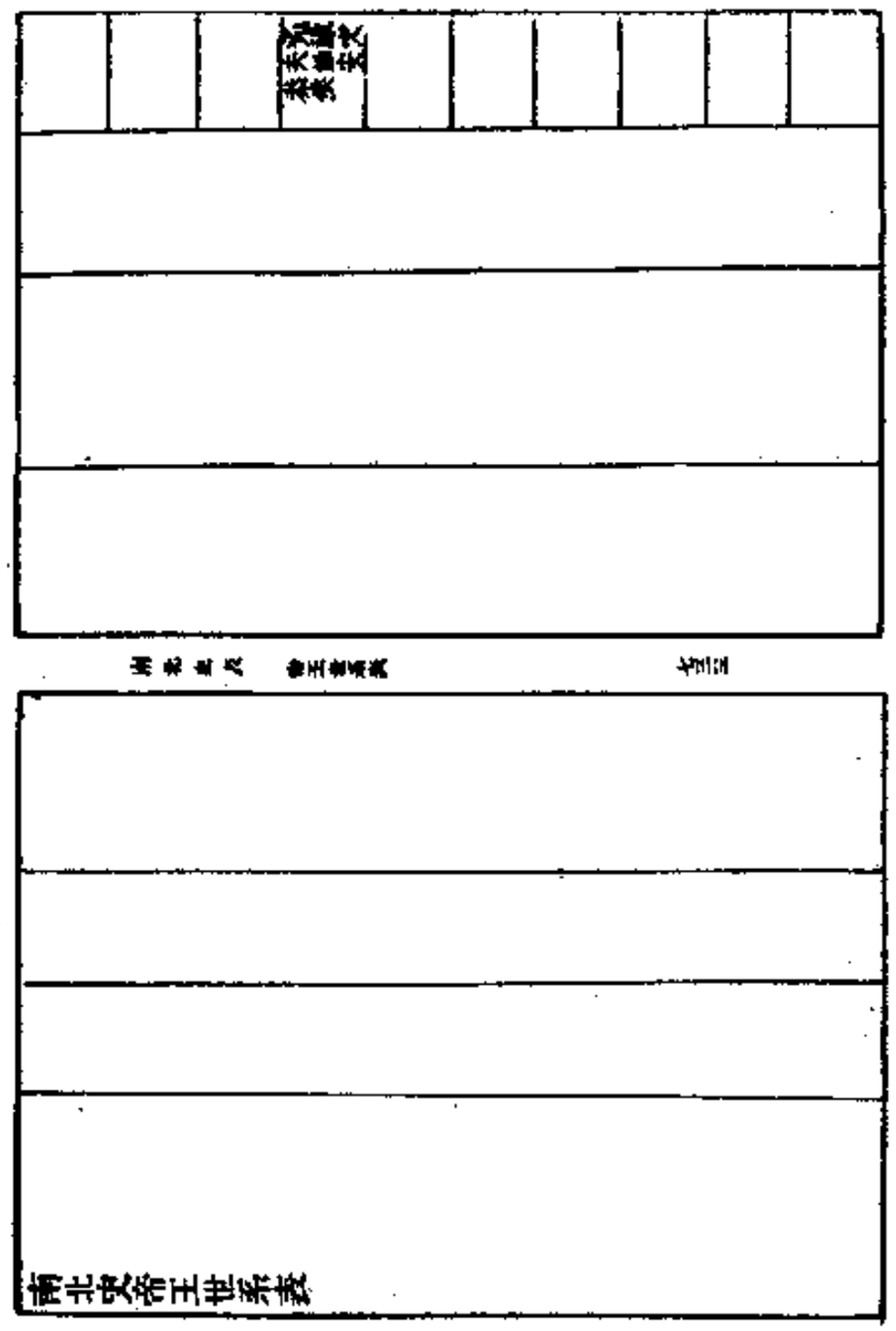












兩晉解疑

唐 順之 撰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羊祜勸代吳

祜勸晉主伐吳有曰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蘇秦賈曰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則吳不滅而晉不亂也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是慮在平吳而勞于滅吳何哉

解曰智者能見理而不能見事蘇之責祜于理是矣使晉世有賢君勵精圖治平吳之後君明臣良復有何慮若晉無人而吳立令主安見長江之險不足以掠平中原也何如乘其時而滅之以大一統之業不少足以安枕乎所謂當勞聖慮正勸之以保治之道也勵治之主以外患而益惕不肖之君豈不以外患而益速其亡哉事機不可失晏安不可懷羊祜之言是也

杜預

預在當日時人謂之杜五庫史氏歷指其學能才巧智勇略慮但附會太子之短表溫公謂其巧飾經傳獲罪名教豈淺淺哉

解曰識時務者不拘迂以廢事談理道者不俾功以順非預既癖於左傳左氏于崩薨葬卒未嘗不彌連致意其勸人以孝者至矣預豈慎欲短喪哉蓋當晉新承漢祚人情洶擾吳蜀未平正拮据不遑之時也使諒陰不言置國事于不問吳蜀之境其孰與底定哉故不酌一時之虛文以廢千秋之大業此杜預之心也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溫公故深責之以扶名教於萬世也

劉淵

王渾薦劉淵文武長才可任東南之事孔珣楊珧謂非族類其心必異後遂起五胡之亂若是乎族類之嚴耶

解曰所謂族類者非必以華夷爲界也小人之害君子如大禹不與我同類也至於人久居中國有何華夷之分惟以才德爲尚耳淵以文武全才久冒劉姓生長中華其賢不賢當與中國等倫可也如金日磾爲漢賢相豈不美乎奚必以族類而出之哉族類之辨春秋之防微也如止以華夷論帝王之胄流于蠻夷者不可勝數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何傷爲聖帝明王哉如五胡之亂亦氣運使然耳淵卽不師五胡甯不亂哉如必曰中華之人則同類也操莽輩豈皆夷乎

王愷石崇

豳富瑣事也史大書而詳言之何也

解曰奢侈者亡國之本特財者殺身之媒富者眾怨之跡也而況可豳乎王愷國戚朝廷嬖之其富也固宜崇一荊州刺史耳安享王者之富僭逾之罪已干明王之誅況肆行無忌猶欲碎珊瑚以壓國戚其死也不待知者而明之矣豈必緣珠爲禍媒哉

賈充

充與成濟操刃弒君同一亂臣賊子也成濟誅而充富貴終身及其死也史書曰魯公賈充卒謚曰荒帝更曰武是遵何德哉

解曰吾于賈充益見福善禍淫之無憑也人有一善之長猶可以享無妄之福張湯之有後廉清爲之基也秦檜之善終息民之可頌也馮道和讓溫柔故有長樂老之榮胡廣中庸不迫乃享四世公之壽咄咄賈充弒君之外則無長才而亦生享榮腴死有令謚于載之下徒令人不平耳

劉毅

晉尚書左僕射毅論陳羣中正之設其損有八不知魏何以行之而效今何行之而弊歟

解曰毅之所論者流弊也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一旦舉而罷除之人才壅于上聞賢路由之蓁蕪是欲清其流而反杜其源也苟持衡者公其心以行之擇其人而任之惟其才不惟其人量能授職則無一之損重其任卽無四之損是非常而毀譽不行則五損去矣採春華而無忘秋實則六損去矣因才授品別其高下則七損去矣公同選舉崇德抑功則八損去矣八損去則九品清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韋忠索靖

忠料張茂先裴逸民如持左券靖指銅駝在荊棘明炳幾先何其晚節末路忠爲劉聰之臣靖遭王騰之反各死賊手何其明于料人而暗于處己乎

解曰名將成也則智生身將危也則志昏智生則全身遠害而有餘志昏則保身守己而不足得喪有定數故恩智無常期所謂才高可以造命天定亦能勝人者此也

陸機陸雲

陸抗六子機雲之名獨著卒覆抗宗者亦二子也甚哉末世之才適以賈禍耳

解曰才不足以禍人人自爲才禍耳機雲二子表表晉室當司馬家兒推兩同氣舉國若狂頴何人斯而機乃委質耶玖何人斯而機乃與同列耶機不愼殺身以及弟雲不諫兄以竝及於戮所謂智足安時者安在也華亭之鶴止堪與上蔡之犬同傳殊可羞已

晉惠帝

惠帝在華林園聞蛙鳴問爲官爲私聞人餓死曰何不食肉糜人謂之戇驗至蕩陰敗績侍中稽紹以身衛帝血濺帝衣及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何又知曰稽侍中血勿浣也

解曰帝之戇驗有爲官爲私之問見舉朝人士皆圖自私故借此以諷之何不食肉糜見肥肉充庖而欲散之血也惜政出多門權不由己遂以戇驗自晦至稽紹之則義感于中不能自已曰稽侍中血不可浣兒當年百官散去者死有餘辜矣其知重賢臣也如是苟得伊周之臣以爲之輔則晉祚安如磐石也何也戇驗者不知爲善亦不知爲惡渾渾默默寂然無爲較剛愎自用殘暴嗜殺者不猶愈乎惜晉庭無人骨肉慘毒自取滅亡與惠帝乎何尤

荀晞

晞爲兗州刺史威名甚盛從母督其子求爲將晞不許固求乃許後犯法斬之從母即晞母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子心與其不聽貸子後孰若不聽求于前既徇情而與之則當量才酌用可也何乃遽以爲督護乎以不才之人假以重任其犯法也必矣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既殺而乃飾言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不知官卿者亦兗州刺史也苟道將也奈何理遣之說不幾乎言及此令人三嘆

解曰君子之道曰仁與智仁不輕殺智不苟與晞與從母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子心與其不聽貸子後孰若不聽求于前既徇情而與之則當量才酌用可也何乃遽以爲督護乎以不才之人假以重任其犯法也必矣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既殺而乃飾言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不知官卿者亦兗州刺史也苟道將也奈何理遣之說不幾乎言及此令人三嘆

解曰君子之道曰仁與智仁不輕殺智不苟與晞與從母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子心與其不聽貸子後孰若不聽求之而得則其求不已不至于無以應其求不止也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哭弟者苟道將也無以應其求彼則怒而且怨竝前之德而忘之此貪婪小人之不可遣者也更有暴橫强梁無故相凌不知理或曰犯法而殺之不以私害公也既殺而哭之更有非意之人忘加構逆無厭索爲何物我以仁彼以暴我以寬彼以猛卽三自反而無公廢私也道將兩得之矣

解曰人情萬殊調停之則心勞日拙理求在我自得之則心逸日休謂不及可以情恕此太公之量也宏物之許固求乃許後犯法斬之從母即晞母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子心與其不聽貸子後孰若不聽求之而得則其求不已者也謂非意可以理遣則遣之難在我而爲所遣不爲所遣則存乎人也人有頗明于理者則可以理遣之更有非意之人忘加構逆無厭索求求之而得則其求不已不至于無以應其求不止也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哭弟者苟道將也無以應其求彼則怒而且怨竝前之德而忘之此貪婪小人之不可遣者也更有暴橫强梁無故相凌不知理爲何物我以仁彼以暴我以寬彼以猛卽三自反而無失彼之橫逆如故我曰於禽獸又何難焉彼則偏肆其吞噬而亦以我爲魚肉也將奈何理遣之說不幾乎言之美行之難乎與言及此令人三嘆

祖逖劉琨

二人當聞鷄起舞之時同一志趣琨恐祖生先我著鞭一時二俊表表英聲其優劣何如

解曰琨屢舉無大快人意者乃心晉帝而卒爲段匹磾所殺君子惜之士雅以英風雄略擊楫中流晉室賴之以成帝業所尤難者石勒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牙門童建叛降于趙勒斬之送首于逖且曰將軍之惡猶吾惡也因與逖書求通逖終不爲之動惟不納趙之叛者以爲報而已有杜征南羊叔子之風及其卒也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乃敢肆行無所憚甚哉逖之存亡其關國家之安危也顧不大哉劉琨恐非其匹也

王導附王彬

導之在東晉也中興之名佐或方之爲夷吾帝倚之爲蕭何及見疏外乃能任眞推分澹如自處及敦之

反也乃聳之殺周顗雖飾詞以自解識者已誅其心

吳李槃列其八罪朱補擬之趙盾八罪得勿過于刻趙盾果擬之於其倫歟

解曰史氏罪盾惜不越境王敦之反導未遠屏盾不討畋時處其難導假節鉞子敦以權跋扈歸朝中外皇皇導恃宗黨乃殺賢良顗有深恩固不可殺顗即無恩何罪可加無罪殺人盜賊之行忍心害理獨有茂宏八罪攸當導亦何辭擬之趙盾恐非其匹

又曰王氏之門獨有一彬剛方正直如蘭斯馨彬哭伯仁不畏強禦導令拜敦夷然弗顧敦欲篡位彬諫甚苦導獨不言甯非敦伍九原之下曰負伯仁清天白日豈不負彬

庾亮附王導

亮國戚也初秉政而殺白頭老公專擅極矣後徵蘇峻舉朝以爲不可亮不從而逼峻反尹氏譏其四失誠當矣後又鼠竄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滅賊定國則晉祚自亮而夭矣峻平之後亮泥首求外已足羞矣後復都督六州招致賓客遙執朝權卒無一善足錄

王導謂元規塵污人斯亦不足取矣史臣謂中興之功王導有四焉較之庾亮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功名之際人之福命關焉古人處此亦有幸有不幸也亮以天子元舅雅尚風流樂親賢良不貪暴以作威福當主少國疑之際而能任眾賢之有爲較之國戚鄧賀王梁輩不啻霄壤矣紛紛舉動乖錯或亦無學之所致何足厚非故至於王導身居宰衡名冠羣英其決裂乖張則深有可責者于卞敦之不赴國難也不當爵而爵於郭默之專殺也當討而不討

依違君臣之際苟全倥傯之閒有過可指無善可錄庸厚福其塵亦自污人矣何責於亮者其所行功不敵過史以四功歸之近於諛也所尤足幸者兩人以不純之品享厚祿而獲榮名位天爵而終壽考當時如卞壼桓彝忠君衛國悉死鋒鏑之下且也壼後無傳而彝之子溫孫元亦不可謂有後天之禍福豈盡爽哉亦有幸有不幸也

殷浩

浩以虛名養重謬爲當世推許及出秉朝政以北伐無功而廢置之乃咄咄書空以寄歉望一聞溫命喜不自勝卒以空函見絕羅念庵評曰浩人品三變以爲初似高士繼似賢臣後誠鄙夫其亦足定浩之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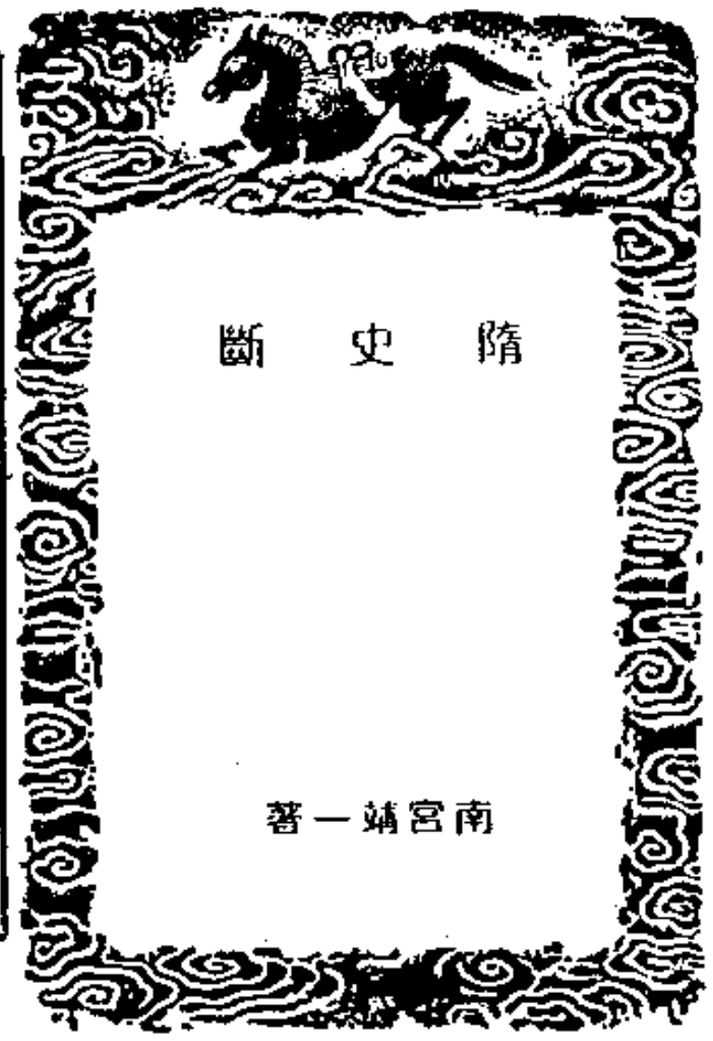
否

解曰浩非三變也一而已矣始辭徵辟以退爲進也繼而北伐邀功自飾也終達空函真情過露矣始終一鄙夫何變之有至於罷遣生徒以廢學校使晉之學宮淪於草莽世之文士散漫無歸眞名教之罪人斯文之茅賊也所尤可鄙者用刺客而無功信詐僞以致敗斯則罪浮於庾亮貽羞於 者多多矣從來處士盜虛聲當以浩爲第一

桓溫

溫之爲人臣也拜表輒行無人臣之禮枋頭失利歸罪袁眞且勒改孫盛之直筆尤可恨者廢帝奕爲海西公斯其人亦不足稱矣乃庾翼薦其有英雄之才何充嘉其英略過人何二公之失言歟

解曰人非聖賢瑕瑜自不相掩古今論溫者簡冊在望矣子則以爲溫之有可取者八志在經略中原一也平李勢而舉賢旌善二也伐姚秦而居民安堵三也以王猛爲江東無比四也以謝安爲征西司馬五也歎神州之陸沈而歸罪王衍諸人六也入洛而謁陵置戍七也深知殷浩而絕之八也有此八者是以始則來庾何之交稱終則致王謝之入幕若溫者亦人傑也哉



隋之得國本自後周然其接東晉紹正統則實在開皇平陳之後文帝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寄當揆輔政不能匡主庇民乘時竊竄遂竊周鼎王謙據巴蜀之險（謙王雄子爲益州總管以父子受周恩舉兵匡復期月底平尉遲迥舉全齊之衆（迥爲相州總管以所管諸州起兵青齊皆從之一戰就戮亦天幸也於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奮其威斷銳意伐陳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皆成帝於基湖立豫州非河南之古豫州也）遂入

建業而陳亡矣開皇九年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旦視朝日昃忘倦居處服飾務存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功亦所不靳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罔不垂意邊遠關中饑每年遣左右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進者必流涕以示羣臣深自痛責至於徹膳勤勞思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倉廩富實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可謂盛矣然帝素不學而又溺之以刻薄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悅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像又任情殺戮以察爲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俊而父子之恩滅爲獨孤后所制嶮騎出走中夜不反（獨孤后殺宮人時遲氏帝大怒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餘里）而夫婦之道乖四勇於東宮付阿摩（晉王廣小字）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君才晉帝寵任高熲太過帝怒以馬鑾撞殺之熲反被驅坐死）元勳宿將誅退略盡（史萬歲）而君臣之義莫有存者述其篡國之初親如愛女亦非其所爲至於不

肯降志（周宣帝后楊氏帝女也然知父有逆圖意頗不平形諸言詞及納妃嬪悵然知其志欲毒其志）后誓不嫁乃止（儼然與漢后之親王莽而嫁之不許）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晉王廣揚成太子勇之罪又誅蜀王秀）親父兄如路人蓋與梁武之諸子異姓一轍也他年寢疾追陳宮兵甲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身亦不保善乎前輩之論曰隋有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娶相奇偉與蕭道成同而亡國則有二焉一曰獨孤后以妒忌治家如是而已矣煬帝弒君父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地

震（立煬帝爲太子是日天下地震）不謀同時亂證既彰禍亡可必嗣政之後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強之資恩逞無厭之欲小二帝三王之規模嘉秦皇漢武之制度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衣冠以文其好除諫臣以護其過荒淫無度法令滋章嫂蟻人民沙泥金帛耗儲峙於玉門（長城經略西域柳城之外頓師徒於陰山遼左之遠（徵天下之兵伐高麗）宮洛陽（太業元年命閻毗營東京宮室）渠通濟（命皇甫諶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後自板渚引河入汴以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符楊越（巡朔方大業三年北巡至榆林）斬刈民力殺掠甚衆四海之人扣心怨上又

猜忌羣臣無所專任先朝元老（楊素）微賢若（薛道衡）實迹（楊玄感）或惡其訐直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其餘無辜受戮者不可勝計政刑紊弛賄賂公行正言壅底道路側目隋氏之亂已潰裂而不可收拾矣俄而元惡倡黎陽之亂（元惡楊素子）十一年八月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入寇圍帝於雁門九月乃解）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於是相聚爲盜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號帝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剽郡邑上下苟安交相蒙蔽自謂眞有存者述其篡國之初親如愛女亦非其所爲至於不偷狗盜不足爲慮縱恣爲蛇莫肯念亂於是李密（魏諱）銑（梁寶）建德（梁夏王世充（鄭薛仁杲（父舉稱秦）與夫武周（姓劉稱定）黑闥（姓劉稱漢東）之徒皆磨牙搖撼以相吞噬故皇輿往而不返而有江都之弒唐公李淵兵入長安立代王侑（即恭帝楊帝之孫立二年）而爲帝當是時四海土崩羣盜蜂起雖欲爲隋扈可得乎迹其禍亂之原尋其覆亡之兆楊堅得國之初不越月閒既廢其君又戮其族使宇文氏炎飛煙滅蕩無遺燼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是其烈者楊廣當父病革淫烝父妾行甘鳥獸僅不旋踵弒父殺兄禍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而殺其猶子者七人（長甯王儼等）屠戮之慘亦略相報晚年身死人手至撤牀簣以裹屍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隋祚之不長未爲不幸也隋之創業大抵與秦皇略同而其再世亡國亦如之然秦皇焚書而五帝三王以來六經之學遂亡隋皇焚讖（讖緯之書起於東漢云孔子六經之外復錄七緯蓋佛書也文皇盡焚之并禁私藏）而秦漢魏晉以來讖記之學亦足有可稱談者焉隋之有天下凡三主三十年（起文帝開皇九年己酉訖恭帝義寧二年戊寅）唐取之而亡

隋史斷終

普宋書故

光緒十七年
廣雅書局栞

普宋書故

普宋書故

書中疑滯必有故訓尋書音義既鮮可採宣詮所摭復多簡略別編茲篇聊代覆誦如其未然以俟君子

喬梁　宗稷　伍伯　顓沛　子卯　白丁　主事　人事　都督都統　彪排　駓稍　形管　白筆　粉墨　告身　策命　灼然　文筆　快手　蠹　遒步神　元由　乾沒　阿堵　盥器　雞鳴歌　棗食故　式占　射雉　有馬　厮衛鐵衛　蜜章　祕器　署書　錠錠　引易　引論語　引禮　宋書律志　宋書本紀　宋書麻志　宋書禮志　宋書符瑞志　宋書五行志　宋書州郡志　宋書傳

普宋書故　目錄

普宋書故　一

普宋書故

喬梁二字見晉語及孟子書後人借爲富貴之美稱宋書張暢傳李孝伯曰君南土喬梁何爲喬嶽鴨曰清梁之言識爲多慙荀伯子傳伯子常自矜蓄綿之美謂王弘曰天下高梁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王曇首傳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爲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

乃祖

晉書武帝紀魏帝策文有曰惟王乃祖乃父及帝受禪詔曰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此皆與古義合乃汝也古言乃祖乃父猶今言你耶你祖耶也你乃古今奇轉耳漢高帝言乃翁卽你父也言若翁亦汝父也禮記子孫曰哀夫曰乃乃非語詞乃卽你也今鄉里鄙人夫婦相謂俱呼曰你卽禮記之乃也後世不知此義多有舛誤宋書荀伯子傳江夏公衛與上表自陳而曰臣乃祖故太保璀鮮卑吐谷渾傳亦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遠右自言其祖爲乃祖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矣劉穆之傳高祖表曰獻其乃懷帝之朝聽本自獻懷而云乃懷亦爲失也

宗稷

古今文字章奏騰啟每言宗祉因請宋書抑六朝闕多作宗稷如鄧琬傳大懼宗稷殲覆待日哀顒傳神鼎將淪宗稷幾泯袁淑傳臣論亦云宗稷之重威臨四方唯沈攸之傳云宗祉已成他人之有獨此一處更作宗祉也

伍伯

伍伯如今官府前導著紅黑帽人謂之軍牢者也伯讀音陌索古無輕脣音伯與伍同其行在諸國簿前故晉書王曜曰案此出李郎傳名今亡其書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人爲旅師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

普宋書故　二

人及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
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爲諸官驛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
其比也

顓沛

詩簡兮篇云顓沛之揭毛傳顓仆沛拔也釋文顓都田反沛音貝
是沛讀爲貝顓沛依字書應顓顓通借爲顓踣又從俗作顛狽
晉書王羲之傳吾昔有伯英章艸十紙過江顓狽遺乃亡失禿
筆傳楷藏記使河西雲擾呂氏顓狽又云吾以不才嗣統不能
負荷大業顓狽如是宋書范泰傳契闊戎陳顓狽艱危益顯節
之異文也

子卯

禮記檀弓下云子卯不樂鄭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
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深諱之奉傳言子爲貪狼卯爲陰
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一說皆通宋書禮志
二云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則與鄭說同甲乙子卯竝單舉
一邊省文耳

門生

勳戚勢家私人冗從依附戶籍親同家奴謂之門生江左以來
此風尤盛宋書謝靈運傳奴僮數百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
遊巷陌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而顧琛傳倒書寺門有制
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爲冗賤可知
已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五殷琰傳叔寶者杜堪之子既士豪鄉
望內外請軍事竝專之又曰皇甫道烈士豪然則古之士豪鄉
貴之隆號今之士豪里庶之醜稱京師人或謂此諱爲士包包
裹豈方俗語音之譌變耶

書吏

今之書吏古之令史也宋書恩倖傳竟了了令史得法與等五
人以法與爲記室令史是也而孝義傳余齊民少有孝行爲邑
書吏今案書吏之名蓋謂小吏知書者與令史異今則以爲令
史之通名矣又北齊書通直郎深傳初爲倘書令司馬子如賤客
供爲書子如善其無誤將入省舍用爲倘書令史月餘補正令
史案正令史蓋如今之經承

人事

今世饋送無論品物雖俗通謂之人事此言亦有所本宋書
謝方明傳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彈糾南齊書
輿服志大通人事多納貨賄溯而上之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
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五曰去人事何曾傳都守有宰牧少恩好
脩人事者裴秀傳交關人事謝之罪耳此在江左元帝呻創時
名矣刑法志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此在江左元帝呻創時
家又聞其美將任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又竟陵王誕傳饋
餽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

白丁

今通呼無職眞者名爲白丁徵其實則不然宋書垣護之傳即
分遣白丁沈攸之傳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
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邪
琬傳扦發廬陵白丁攻薛又云解遣白丁此則白丁蓋如今之
鄉勇身隸丁壯以其未隸伍籍故謂之白丁耳又有白衣客者
有刺史都總統其事然則此職亦如今之總督其刺史當如今
之巡撫矣

彭排

彭排今之牌排也干楯之屬經典無此名晉宋以來史書有之
宋書王鎮惡傳晁軍人據彭排戰具朱齡石傳設彭排於輿上
謝晦運傳及羅山陰防衛彭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沈慶之傳
法系陵之遷外樹悉後之介倒戟劫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
賊退善則干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

耽躭

耽仁志以羽毛爲飾魏略劉備性好結耽有人以犛牛尾與備
者因手自結之諸葛參答孫權書所遺白耽薄少重見辭謝益
以增慙宋書禮志五孝建二年有司奏嗅耽不得孔雀白鷳案
鷳也江東王羲之傳作鷳非是知槩上有耽鄉風所謂二矛重英魯頌謂之
朱矣是古飾以朱後世或用孔鷳此益國容至乎軍容則耽惟
用白故朱齡石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竪一白耽是也又云超

石初行別齎大纛幷千條張猶色角切與槩同長丈人尺者乃斷猶長三四
尺以鉅繩之一猶輒制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崔浩
話傳賊悉被犀革戈矛所不能加乃截猶長數尺以大斧椎
之一猶輒貫十條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然則猶本長兵不利施
戰故二傳俱截長爲短以便擊刺益兼刀鎗之用矣又文五王
傳竟陵王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宜須髮爲鞘耽既覺
已失乃案鞘耽當爲猶耽竝字形之譌失於校正猶耽即禮記
所謂槩耽者也

影管

彤管見詩毛傳以爲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潘似形管
專爲宮廷而設實不然也晉書貝侯湛傳作抵疑云謂丹耶染

彤管劉琨傳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
遇入侍華幄出營彤管宋書百官志上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
雙隃麋墨一丸此漢制也然則彤管所施不獨專於女史今宮
府筆管或染以絳蒨以紅紙皆其遺像也

白筆

宋書禮志五云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執筆今之白筆是其遺
象手板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
裹之名笏案此則執筆書笏必須粉筆因笏色白故書笏亦須
白筆也

粉墨

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徐陵宣

示諸求官人書云既忝衡流庶須粉墨如顏所說似謂文詞脩
飾如徐所言則似當時銓書選授粉墨兼施如今官府文牒用
朱書標甚之比二文同異未知其審徐書又云白銀難得貢札
易營貢札者宋書蔡廓傳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
此則黃紙書牒因名黃札由是知粉墨之義應如顏氏所說蓋
選人狀貌年名行義皆須銓論當時華飾成風故摛藻修詞便
稱粉墨耳

告身

今之誥敕古謂之告身北齊書傅伏傳周克幷州遣人招伏伏
給告身是也又謂之除身宋書顏延之傳晉恭思皇后葬應須
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節吏是也

策命

古者職官除授必有策命上至帝王受終莫不皆然韓詩外傳
八載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
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安此即官之策
命也及乎受錄應圖改年即位尤重策文宋書蔡興宗傳大明
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
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
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
此則天子登阼古有策書明矣或疑臨軒發詔事出王言若乃
告終易代斬然在玆策書有命誰之自出斯不然也韓詩外傳
十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

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孟之反也按
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慢易
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毋自逸厥躬無忝萬民望之按天子策
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斯則天
子即位太宗奉同史祝奉策康王之誥列在周書歷代相傳儀
章可案與宗之說蓋不誣也又傳載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
色自若了無哀貌與宗出謂親故曰國家之禍其在此乎余因
讀史參以詩傳謂其文蓋出古禮經之逸篇謹錄而存之

灼爍

晉書鄧攸傳舉灼然二品毛本作器不審灼然爲何語讀阮瞻
傳舉止灼爍溫嶠傳舉秀才灼然乃知灼然爲當時科目之名

所嘵傅之舉止止字衍或正字之誤亦猶鄧攸傳之品誤作器
蓋皆字形詞語相涉未視厥義故漫人妄改爾

文筆

胡毋輔之甘卓皆六朝人以文爲筆見於史傳者甚多大抵與詩對稱
似不專指一類如南史任昉傳任筆沈詩梁書劉潛傳三筆六
詩南史庾肩吾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之類似凡文章皆謂之筆
晉書謝靈運傳論曰顏延之雖與運比肩而才不及運延之傳
云延之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此則似筆爲優顏氏所說蓋又有
臣文筆別言之者如南史陸杲傳文章之一類耳考文心雕龍云今之
文中之一類耳考文心雕龍云今案筆之爲體實多門緒
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又金樓子云不學詩不能言不學禮不能
如伯松若此之流況謂之筆是也又南史任昉傳尤長載筆王

公表奏無不請焉據此二條似專以章表爲筆其實亦對文則
別散文則通耳

快手

錄卒之精健者名快手亦曰精手也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
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史快手復有二千餘人文九
王傳景素徙中王左右勇士數十人並揀楚快手黃回傳募江
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南史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宋書殷琰
傳簡選千百精手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千南史齊高帝紀
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祇配精手

蠻雪人之蟲也擣蠶之家造作藥物役使毘蟲傳流氣類殺人
慘酷甚於戈矛初益起於交廣既而風聲漸染自南而北江淮
之間亦罹斯災宋書顧覬之傳時浦都相繼唐賜往比村朱起
母彭家飲酒醉因得病吐蟲蟲十餘枝臨死語妻張死後剖腹
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腐碎據此江北亦有蠱矣但此風
未盛耳今則未聞

塗步神

步神者夏官校人冬祭馬步鄭注馬步神爲災害馬者賈疏馬
神耕步謂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賈
益隙族師春秋祭酺鄭注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
爲步又引校人馬步而申之曰則未知此世所云蜂螟之步與

人鬼之步與證以此注則知校人疏玄冥乃蜂螟之說蜂螟蝝
者當是昆蟲之蠶人鬼之步如彭生爲豕伯有爲厲之類是也
是人物爲祟皆有步神史記封禪書諸布之鬼益兼包人物而
言布與步亦字異音同耳宋書文九王傳休若既死上與驃騎
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
白云爲塗步鄧所使去三月中怨云神語遣巴陵王應作天子
巴陵王何休若汝使巴陵王密知之云今案塗步鄧雖未知馬步蜂螟
與人鬼所由要其神爲人物災害無疑也休若卒爲所蠱害益
知周禮及康成注俱非虛語耳于公齊乘亭館上女山東厚丘
城側有酺神廟恐即封神書諸布之鬼也余因讀史參以經義
略存疏記欲遍隨滯用祛未寤焉

元由

宋書王景文傳臣遭李武之憫傅元由變行業元始初也由萌
蘖也論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來或言元故或言元舊皆是
也今人爲書元俱作原字如宮曰原任詩曰原謂文曰原文以
物質幾曰原當以幾曰原凡此之類有數十條習焉成是不察所安是說也余閒之

率皆易元爲原沿至今日習非成是不察所安是說也余閒之
牟默人云

乾沒

乾沒二字始見於漢書傳說者多失其恉漢書如淳注得利爲
利器倘十萬餘人
乾失利爲沒三國志裴松之注欲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

沒而爲之此與徐廣注隨勢沈淨之說皆不免望文生訓唯服虔注乾沒射成敗也此說近之蓋乾沒當時方言以爲行險徼倖之義不得以利爲言如如淳說也魏志傳臧傳豈敢許命洪流以儌乾沒抱朴子言忘憂周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晉書樂志下明君篇云昧死射乾沒慷慨則滅族皆有冒險犯難之意說者徒見張湯傳上云始爲小吏乾沒其下遂云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晉書潘岳傳言衛尉已乎便以爲貪夫徇利之言曾不思晉書每言乾沒或謂故得不廢張駿傳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如馮紈傳充女之爲太子妃也紈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紈知劉裕已還欲沒取勝盧循傳姊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不以乾沒取勝盧循傳姊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此皆不以徇利爲言又如魏晉宋齊北史王劭傳贊爲河朔清流而乾沒衆利梁書止足傳序其連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凡此諸義皆徼倖鎖營之意後漢書董卓傳注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摩然則干摩與乾沒聲義俱近又皆當時方言更無可疑矣

阿堵

阿堵者即今人言者箇阿儜語詞堵从者聲義得通借說文云者別事詞也故指其物而別之曰者箇方俗之言有符詁訓淺人不曉書作這箇不知這字音彥主篇這宜箇切這也以迎爲者其譌甚矣凡言者箇隨其所指理俱可通故晉書王衍傳口未嘗言錢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謂錢也世說巧藝篇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謂眼也文學篇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謂經也雖是篇注謝安目衛士謂溫曰明公何有聲聞舊阿堵聿謂兵也益知此語爲晉代方言今人讀堵爲覩音則失之矣

庸聲

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庸聲兒宋書前廢帝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如此庸聲兒今案庸聲晉宋方言即爲如此之意沈休文箸書不得其解妄有增加糊爲重複南史南齊上刪去如此二字則得之矣後世詞人喜用庸聲有平去二音而方以智通雅以庸聲爲呼語詞謂今云能亨此蓋明季方音證以今時語或云那杭或云箇杭皆即庸聲二字之音轉字變耳又晉宋人或言爾聲如聲或單言聲此皆語詞及語餘聲也世說文學篇桓宣武語人曰顯看兩王掾輒爾聲如生毋狗聲強來捉人臂此皆單言聲亭杭二音者也方正篇劉尹語桓大司馬曰使君如爾地爾可閣戰來勝吾止爲此注引語林曰王仲祖何覓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爾兒此皆以如爾代爾聲如讀若女即爾之轉音也文學篇劉尹曰觚中車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聲語品藻篇王丞相云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聲此又以爾聲代爾聲爾讀若你亦爾之轉音矣

雞鳴歌

晉書武帝紀泰始二年春正月庚寅罷雞鳴歌案周禮雞人夜嘑旦以號百官今京師夜漏二十餘刻後遣卒一人先唱衆人屬和其聲抑揚宛轉有音無字須臾之間徧傳遠近以警羣官傳論徵有相似即引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應劭曰今雞鳴歌也又引晉太康地道記後漢固始酮陽公安細陽四縣備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然則宋之黃州不出汝南境吟東坡所聞即雞鳴歌經秦始罷後汝南傳唱遺聲讀太康記豈雞鳴歌經秦始罷後汝南傳唱遺聲猶存故顏師古不知而妄破其說故東坡爲之置辯今京師夜漏之哈號蓋亦不知即雞鳴歌矣以其音頗流來遠合於周官嘑旦之義周遠而志之與存古云

寒食散

寒食散一名五石散世說言語篇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寔腑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倡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今案五石之名雖未之前聞要不越丹砂雲母雄黃石英鍾乳之屬此等皆精剛內蘊符采外標所載乃歷代迄今安能滅事斯不徵也案晉書武帝紀咸寧三年帝將射雉盧欽諫而止聽官志太康末武帝常出射雉還以六朝貴遊勤云故發檀案生熟輒棄厥驅假令何晏不誅亦終天歿加之孝標徵引更痛災炎晉書裴秀傳服寒食散當飲冷酒寒始七年蘇時年四十八王戎傳戎傳業發暫廁得不及禍皇甫謐傳服寒食藥違節度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飲逆或若溫瘧或熱陽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智術傳服寒食散露髮袒身鄧攸傳夜失火燒車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此皆藥之流毒彰於歷試安在平叔一人服食獨收神效又宋書王微傳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吳喜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扇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竪積以止患然則治病之功不加案末傷生之趣動有百端獲輒相尋長生未有古人有言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諒哉肯

雖役不從而云歷代迄今寡能厥事蓋欺佈之訣言或以主多
忌諱掩過遂非豈倫儕立誡之通論哉晉讀宋書備記其事以
寓其欺論文九王休仁傳云晉末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
往雉場中又云休祐死時日已三瞞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
從騎在右伏野中休祐傳云七年二月車駕於鼎山射雉有一
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沈悅文
傳時游幸無度悅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
下風雨甚驟江智淵臥草偶被召俱入雉場阮佃夫傳元
徽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然則宋之君臣終日操縱原禽在
目樂可知也徐注乃云寡能厥事之云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豈
由裏之言哉恩倖載傳泰始三年詔曰徐爰任算設數取合人

主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貧有以也

有馬

馬畜息耗可以覘民力之興衰論語有馬借乘欵以今亡當時
民物衰耗亦可想見魯頌駉牡不獨國富民殷也漢書食貨
志上稱民人給家足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衍有以也
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三年制刑徐兗豫雍青冀七州統內家有
馬一匹者獨復一丁周朝傳朗上書言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
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
者獨一人役宋孝建之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
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然則就所言參以孝建之制當時馬
少亦可見也又宋越傳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
衆莫敢當每一捷都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
爲隊主又大府以武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是知民
家有馬可以覘當宋世亟戰故因馬授官爾

脈術鍼術

古人通醫不皆診脈故宋書范曄傳言然先善於治病兼能
脈則知診脈在治病家特法外意也孔熙先博學多能別更善
此故言兼能耳周朗傳言鍼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伎人鮮
能達可知此事自古爲難矣文九王休仁傳言殷氏吳興太守
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鬲術委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脈說之
遂通好事泄還還家賜死繇則翻雖知醫未必解脈其入視脈
當即導淫之資今世醫家不論分曉上手便要視脈風靡所漸

舉世皆然殊可怪也又國家鍼術後世或不傳偽衆傳言程天
祚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鍼術深加愛賞史書此事亦不多見
拓跋燾北人氣質剛猛猶宜於鍼灸故尤愛賞之今北方人猶有
解者往往有驗云

囚門柏歷

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二年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
設囚門徐爰斷禮志二云晉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有司奏大
行皇后陵所作囚門柏歷門號關禮端門詔曰門如何處案毛本何
作囚門柏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
繫於木裹以葦席死者裹作裹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囚
門是其象也禮既葬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
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囚門非古有懸重形似囚門後
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今案禮志所說囚門殊未明了
其柏歷門又缺其形若如范堅之說囚門則似今之引魂旛以
招爲質以木爲匡樹於門外以表喪臨葬揭於竿頭以引行柩
爲楚聲哀楚之徵也宋書五行志二以爲識云代晉者楚乃相
玄篆逆自號曰楚之徵然則清暑二字反音爲楚此暑讀如鼠
之證也案晉宋書亦可謂暑爲楚其義更明六朝國人讀作雙聲此正雙聲也
暑讀如處者北齊書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諸事云須取署
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
此署讀如處之證也廣韻因之署與諸薯曙竝常恕切然今京
師人賣紅薯白薯仍謂舒預切此古音矣又如劉農古同音漢
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膲五日漢儀注立秋祖臈續
漢書作貙劉是劉膲音同漢姓劉氏故本紀儀注竝作膲蓋避
嫌也而說文因之無劉有鐳其訓殺也此卽劉字之訓其後因
讀劉如酋與膲音異案淮南原道篇高誘注劉讀酋連之酋非
伏儼漢書注不知此義而云膲音劉誤矣今撫州人讀劉如膲
此亦古音之猶存者

錠鋌

錠說文與鐙互訓鋌鍋鐵樸也本義如此今俗以金銀之完整
者通謂之錠此言亦有所本檢晉宋書竝無之唯北齊書陳元
康傳賞元康金百錠可知此語起於北朝矣然今之言錠者不
限大小通得稱之故有中錠大錠之言而元康傳先言賞金

種五言鮪以爲蜜章用鐙不以油而以蜜非以蠟刻印章第朱

謀玖爾

祕器

晉代名臣飾終之典有東園祕器溫明祕器亦有東園溫明乘
之者安平獻王孚傳復有但言祕器不言處所者傳皆異數也祕器
者盛冰之器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是其義也宋書禮志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
詔賜祕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緒制夷盤隨冰
借給此則祕器卽夷盤其冰隨器俱往東園溫明益藏冰之地
宋世凌室在樂游苑內然祕器之須竟成絕響矣案晉書有其事
無其禮何

署署

署暑竝从者聲古讀應同今讀暑如鼠處此起於北齊高祖之父諱樹因而諱署爲處非古音
也暑讀如鼠古書多有其證案晉宋書亦可謂署爲處其義更明六朝國人讀作雙聲此正雙聲也
爲楚聲哀楚之徵也宋書五行志二以爲識云代晉者楚乃相
玄篆逆自號曰楚之徵然則清暑二字反音爲楚此暑讀如鼠
之證也案晉宋書亦可謂署爲處其義更明六朝國人讀作雙聲此正雙聲也
暑讀如處者北齊書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諸事云須取署
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
此署讀如處之證也廣韻因之署與諸薯曙竝常恕切然今京
師人賣紅薯白薯仍謂舒預切此古音矣又如劉農古同音漢
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膲五日漢儀注立秋祖臈續
漢書作貙劉是劉膲音同漢姓劉氏故本紀儀注竝作膲蓋避
嫌也而說文因之無劉有鐳其訓殺也此卽劉字之訓其後因
讀劉如酋與膲音異案淮南原道篇高誘注劉讀酋連之酋非
伏儼漢書注不知此義而云膲音劉誤矣今撫州人讀劉如膲
此亦古音之猶存者

錠鋌

錠說文與鐙互訓鋌鍋鐵樸也本義如此今俗以金銀之完整
者通謂之錠此言亦有所本檢晉宋書竝無之唯北齊書陳元
康傳賞元康金百錠可知此語起於北朝矣然今之言錠者不
限大小通得稱之故有中錠大錠之言而元康傳先言賞金

五十斤文言貲金百錠則知錠重於斤矣蓋初造此名唯大者稱錠習俗流傳固而大小通名案北史錠作鋌鋌錠音轉或其字本作鋌後轉爲錠爾

引易

宋書後廢帝紀元徽元年八月甲寅詔夕屬縣矜責桑傳作晨兢夕屬此知晉宋人讀易以夕惕若屬爲句

宋書索虜傳長沙王義欣鎮彭城告司兗二州云太和烟塵流澤洋溢案烟塵即絪縕漢書每作如此唯說文作壹壹爲異

晉書紀瞻傳與顧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大意以太極爲混沌之時據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言以王弼云太極天地爲未當瞻大悟以先天之言蓋老氏虛誕之說非作易者之意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也今案太極二字說者非一然要其大歸蓋不出二途韓康伯言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孔穎達正義引老子云道生一即太也一生二即兩儀也此正合顧榮之說文選十九勵志詩注引鄭康成曰極中之道沖和未分之氣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太極太一也此並同紀瞻之義然二途既分道家則宗前說儒門必遵後訓要而論之極至極中之訓於義尤允也至於太極有圖蓋出道家之言不足可尋論者或援以說易則非矣

引論語

晉宋書故　三三　晉宋書故

晉書紀瞻傳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殺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云案此以天道之道謂去聲與導同極是道訓通達夫子之言性與天通其義甚明何晏集解乃以天道爲元亨曰新之道孫不成語

晉書司馬彪傳關雎既亂則師摯脩之與仲尼脩春秋竝稱亂者對治而言治亂亦曰亂何晏集解引鄭注周道既衰之音作正樂脩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由此而言知夫子反魯正樂亦事有師摯導源於前也故推爲功首鄭注始徧首也義和此

引禮

晉書卷沖傳艾旅王事六十餘載案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釋艾爲刈理治也是知魏晉人讀艾爲刈理治也

宋書禮志五云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殷人制爲大路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古曰桑根車素曰金根車漢因秦舊亦爲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今案禮運云山出器車鄭康成以器車爲二物恐非器車蓋自然成器所謂不揉自曲者也文選上林賦注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象輿亦謂自然有形象耳據張揖及禮志之言又器車與馬圖爲偶不得割分皆句如鄭所言矣案注器謂若瑞應也山車素木樸材不假彫治殷人制以爲路取其攻堅故孔子舍周從殷者也

宋書本紀

武帝本紀上云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之計其下列敘九人有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恕與東莞童厚之並同義謀下云元德厚之謀於京邑聚衆攻玄及謀溯江殺劉毅兄遐誅元德恕興厚之等紀載甚明乃其下敘高祖移檄京邑而又稱鎮北參軍王元德等竝率部曲保據石頭豈桓玄誅元德等事出倉卒外間未審故檄據從前致斯辭謬將史臣失檢而然耶

本紀中云簒討宋公加九錫今案其文全襲潘元茂册魏公文宮縣文章古來皆有本頭不獨王莽學大誥安爲祖不臣之逆全篇不露一字獨於討司馬休之及休之上表自陳見之此史法之佳者

本紀下云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畫熠燿麒麟縱横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顗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王本公案此一條應敘入孝武本紀庶彰其修治蔑亂之德亦史法也置之此紀便成贅旒

少帝本紀景平二年帝居處所爲多過失皇太后下令廢之有曰幸災肆於悖詞喜容表於在慼至乃徵名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笮弄廢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宋擇勝御產子就宮覲然無性醜聲四達及鑾后崩背棄加天罰由此而言知夫子反魯正樂亦事有師摯導源於前也故推排掖宮抗掌笑讌殿省備聞居帝王之位好阜綠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厮養之事親執鞭撲毆擊無常以爲笑樂穿池築觀朝成葬毀徵發工匠疲極光民案此指陳纍狀極盡無儉以文言代敘事法也

文帝本紀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案此宮廢也而書曰崩何以徵亂賊存事實也將援鄧春秋書公薨不地之例彼臣子隱其君父故耳沈休文梁人而成宋書何故不追晉法而學魯孔乎

孝武帝本紀孝武以四月即皇帝位五月誅逆劭等是月便尊所生路淑媛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繼故即位之君行此亦太早傳云太不愆也此舉有焉

孝建二年六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赦天下案文帝以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遘疾下逮孝建二年六月已二十九月矣孝武本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皇帝位至是年六月正得二十七月故云國哀除釋也據武帝紀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孝武此除益依鄭禮也案王淮之傳據傳作準禮志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準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楷紳之士多遵之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寔賅著自前訓今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此則永初改制從淮之議也然據傳淮之奏在永初二年而本紀及禮志二俱繫以元年蓋傳本亦作元缺脫其下因誤爲二矣

諸本紀敘封拜於王而後爲帝者例不書名而曰諱此亦倣例非僞史法蓋乃公羊所謂踊爲文公諱也而其例亦不純如武帝之爲晉書彭城公諱文帝之篇書武陵王諱孝武帝之篇書湘東王諱明帝矣後廢帝之篇於安成王獨不書諱順帝何也豈成亦不書名唯曰齊王沈氏表上宋書在齊武帝之世故特爲齊高帝諱耳雖非史法有爲而然

順帝本紀昇明元年十二月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又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又吳郡太守劉遐據郡反案此皆忠於宋而不附於齊非反也攸之傳與武陵王晞有云十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祉已成他人之有諒哉斯言表沈袁自是宋朝忠臣王凌諸葛誕於魏室亦然不容槩以謀逆爲詞列於叛人也宋書凡涉齊事多有微詞亦如陳壽志魏多爲晉隱非直筆

宋書律志

律志序乃諸志之總論歷舉遷固彪壽之書源流得失欲明其書續前作之意也然沈氏諸志俱本之何承天亦多即用舊文不加刪潤其序已具晉之矣

律志引漢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與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晉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以書賸人知之晉欲教而無從心達蓋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晉唯候氣而已案此可見律法失傳自漢已然

又論漢志上生下生之說云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今上生不及黃鍾豈得還相爲宮乎又譏京房六十律

於法爲疏又議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爲觝徵爲祉陽氣施種於黃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欲附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

又載荀勖問列和笛律一事頗爲詳覈又云勖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乃以爲律呂故至失韻及部佐荀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既成莫求古器丁時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鍾以律命之不叩而自鳴然又載阮咸議其聲高後堀地得古銅尺果長勖尺四分案長字誤據世說注應作短然則勖之所鑄新律必非依周禮所得古器亦非即周律明矣勖益欺世要名故空造此語若審如所言杜夔尺度將長於古八分有餘耶案沈氏此條本錄晉後

略晉議公劉及干寶晉紀而爲說今以世說補注所引晉紀校之文多刪節解說此條本此有詔附外詳之太史令云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勖尺短四分強此方與晉紀所說相應而今宋書各本作長勖尺四分強矣

律志之末又載晉笛尺寸至宋元嘉中鍾宗之奏縱等遞有減損亦足見荀勖所造未爲精審也

宋書麻志

史臣案鄒衍五德周爲火行又云五德更王唯有一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此二家又云秦若則以漢土勝秦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逵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爲長若同蒼點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逵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

麻志所採大要有三家景初麻一魏明帝時尚書郎楊偉造景初元年施用其術以建丑之月爲正三年帝崩復用夏正偉表略云秦漢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久而不革至武帝元封七年乃始其繆於是遷太初麻其麻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麻施而行之至於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偉之持論如此先是光和中劉洪造乾象法又制遲疾麻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增微矣黃初中太史丞韓翊又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麻求復施相偉術後出斟酌諸家以立多少之衷固知積分設差以推合朔月蝕故其術轉密至於晉宋猶皆依用然史又稱偉之五

星大乖於後代何承天亦譏其春秋二分長短不悟而偉表願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云古今諸麻皆未能竝己之妙亦不自見其眉睫之過也一爲元嘉麻宋太祖頗好麻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表上遂被施用其表略云漢代雖候滿望以昏明中星驗四時二分及冬至所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麻冬至日在牽牛初度則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以月蝕檢之則差二日有餘然則今之冬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變革以取其合案祖冲之所謂法本此有詔附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尋校前後悉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定大小餘於推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此元嘉麻之大較也一爲有頗三大頗二小比傳法殊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傳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便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此元嘉麻之大較也一爲祖冲之新麻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上表曰古麻疎

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遲退或移兩宿又云何承天麻二至先天四日後天四日移一月列差或數旬晷度損益前術之乖遠臣麻所以改定也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遲天則伺察無準臣敢率愚聲更脩新麻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術有三改舊其一以筭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用既移則應改法麻紀屢遷當用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今卻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漏典云日短晷長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遷當用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今卻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漏典云日短晷長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泰麻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麻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衆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

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麻舛乖謬既著軌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舊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交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發喜備論其義今麻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麻法設元應在此歲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麻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麻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麻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麻交會遲疾亦置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云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

人少解麻數竟無異同之辯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特立異議冲之隨難辯折文多不載冲之又云尋古麻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魏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章歲十九其歲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疎承前用則法與復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冲之自信如此時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論未及施用而孝明帝崩其事遂寢也今案嘉平中蔡邕議云麻數精微術無常是又云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斯實通人之論術家所不悟故丹素相非幸甘各是今人動笑古人之謬後人復譏前人之疎楊偉景初既護

四分何氏元熹仍襲魏麻沖之新法又謂勝前綜而論之法稍
久而大備故轉行而彌遠然術無常是取協當時義在變通用
皆有效推之緜遠與復生矣元和詔書稱春秋保乾圖曰三百
年斗歷改宜上引明白古無不變之法而沖之新歷自謂將來
久用無煩屢改抑亦信術之過也

宋書禮志

禮志詳博洽聽勝於史記禮書漢書禮志多矣案何承天傳先
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此則
禮志之篇當即承天所刪沈休文鈔錄其書爾
禮志一云自漢末喪亂載籍殘缺初則王粲衛覬典定眾儀
魏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顗鄭沖詳定晉禮江左
則荀崧刁協綴理乖素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
可悉載今鈔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穀梁左氏說與公
羊又不同而漢總遵事謁略者眾魏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
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博士奏定其儀據杜預左
氏傳說王婚是供其婚禮之辭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
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婚所生若前人然姊妹則稱先守某
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
迎先儒以爲臣明詳錄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
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將
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

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而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
於事於是從之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所定也今案古
禮既不可考華恆所定本依漢晉舊制彪之所從猶是咸康遺
文與禮彬彬亦可謂質有其文者也又以咸康羣臣對爲失禮
故但依咸壹上禮不復稱賀斯爲得之

禮志二云元嘉四年太祖東巡奉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案北
顧應作北固世說言語篇劉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劉孝標
注引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
曰北固正此地也北顧乃梁武所改此後人說書業顏延之傳
本亦應作太

元嘉二十六年上東巡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儀注某書閣
常談與

元嘉二十六年上東巡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儀注某書閣事云云又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此可
見當時臺省文移書式所云押署者名半作行仲之辭後世謂
之花押是也云甲乙啟辭壬申啟辭者別事之辭如今某官申
某事是也云右謹白紙書如今官府文書用拍連紙是也云文
書如干里驛行者若今之取急文書馬上飛遞是也沈攸之傳
尚書符征西府文云飛火車檄文書千里驛行

宋書符瑞志

符命之說興於西京之季盛於東漢之初波靡於魏晉蔓延於
江左沈休文因之創爲符瑞志今案上編肇自犧皇迄於有宋
是緯候之書也中篇麟鳳龜龍瑞應之牒也下篇艸木禽蟲謥
異之編也夫吉凶由人災祥靡準燕鳥巢幕之不稱喻也越雀白燀詩人以爲由穢而生證以於今所見
白兔白鼠白鴈之屬蓄於人家生育其種孳孕甚繁寶非因呈
瑞而出也若乃二花同蔕余家蓍蓮爲慶四年會稽獻異未敢
便以上聞寧可登於紀瑞之書哉

宋書五行志

春秋書震不書雷宋書雷震並書如云雷震太極殿柱又雷雨
震電又雷震含章殿四柱亦有雷震還言如云雷又雷又大雨
又雷電大雨又震電又震宣陽門四柱又震廣莫門四柱又震
壁柱益雷電常事故春秋不記震雷歷也非常故記之宋書繁
密故當亦書之然亦必非時乃書耳震則雖時亦書是其例也
天文五行二志足稱詳備上接馬彪續志下補陳壽國志之遺

宋書州郡志

會城是琅邪郡下小地名控領南北而晉書地理志無之康帝
紀建元二年以衛將軍褚裒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
鎮會城宋書州郡志亦無此縣唯南琅邪下云成帝咸康元年
桓溫領都鎮江乘之蒲洲會城一統志有會城在滁北而世說
言語篇桓公北征經會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桑溫
北征乃自江陵何由至琅邪之會城此世說誤耳

宋書傳

沈約文士其爲宋書雖甚淹贍亦多浮雜往往喜談鬼瑞揣摩
隱怪時同小說家言殊失國史之體然敘致華辭韻情朗暢自
一代史才也

癸酉之春迄乙亥之秋夫子養痾供業遂罷嗣雖之役維時艱遠常滿席几凝塵披卷停吟舍毫欲臥余時時料檢每以御書加謂之疾日尋以辰言似非單舉省文之意恐不如翼奉傳所言爲得也門生一條願盡人日知錄已剔言之然前後漢書儒林傳諸所稱門生多係執經傳授之徒未可執一而論益至六朝乃更爲冗賤耳都督一條據宋志謂起於黃初二年案南晉百官志云魏晉世州牧隆重則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係云起光武並非也據此則都督緣始與沈志異沈志又本何徐宛未審孰是也彭排一條謂晉宋以來史書多有案釋名釋兵云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則漢時已有此名矣又昵稍一條引宋志梨昵不得用孔崔白鷙知梨上有昵則鄒風所謂二子重英魯頌謂之朱英是古備以朱後世或用孔雀毛羽飾之耳至師古以東園爲署名非凌室也又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據此祕器似非殮襲或者宋制即以祕器盛冰則是漢宋同名而異用耳至師古以東園爲署名蓋作器之所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輼車朱蕤器銀鏤黃金匣似晉之東園溫明猶仍漢署舊名非凌室也又北堂書鈔九十二引晉公卿禮秩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祕器則是當時本有儀注未可以晉書但言賜祕器而禮志不載遂謂有其事而無其禮也以上數端不足爲塵壤涓流之益謹摭所知

承琪頓首蘭垞先生閣下屢覩大著晉宋書故掩雅詳贍誠足貽後學林其最精者如策命一條以韓詩外傳太宗太史太祝授天子策證康王之誥爲注尚書者所未及塗步神一條以周禮旅師鄭注蜡蜮之醊證校人賈疏玄冥之步玄冥乃蜡神之字之譌又引史記封禪書諸布以見醊步布音義相近皆此則足爲人物考舊說之闕失經史尤爲卓然其他亦多精核承琪翫有進者書內如宗稷一條謂六朝人多作宗稷沈侯之傳獨作宗社案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嗚呼紘於宗稷李善注宗稷社稷之通稱也引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據此則宗社舊有斯稱宗爲尊義後人似指宗廟社稷則誤耳又子卯一條謂鄭注言甲子乙卯宋書禮志云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與

鄭說同甲乙子卯皆單舉一邊省文耳案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尋以辰言似非單舉省文之意恐不如翼奉傳所言爲得也門生一條顧盧人日知錄已剔言之然前後漢書儒林傳諸所稱門生多係執經傳授之徒未可執一而論益至六朝乃更爲冗賤耳都督一條據宋志謂起於黃初二年案南晉百官志云魏晉世州牧隆重則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係云起光武並非也據此則都督緣始與沈志異沈志又本何徐宛未審孰是也彭排一條謂晉宋以來史書多有案釋名釋兵云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則漢時已有此名矣又昵稍一條引宋志梨昵不得用孔崔白鷙知梨上有昵則鄒風所謂二子重英魯頌謂之朱英是古備以朱後世或用孔雀毛羽飾之耳至師古以東園爲署名非凌室也又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據此祕器似非殮襲或者宋制即以祕器盛冰則是漢宋同名而異用耳至師古以東園爲署名蓋作器之所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輼車朱蕤器銀鏤黃金匣似晉之東園溫明猶仍漢署舊名非凌室也又北堂書鈔九十二引晉公卿禮秩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祕器則是當時本有儀注未可以晉書但言賜祕器而禮志不載遂謂有其事而無其禮也以上數端不足爲塵壤涓流之益謹摭所知

又囚門柏歷一條云囚門柏歷未審何狀若如范堅云古有縣垂形似囚門則如今之引魂旛然所需費固無多何至晉成后畏以大煩費停之又據孔琳之傳謂罷囚門之武謂自太明以後禁斷案囚門柏歷雖未的知形狀據通典云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詔於西堂設掊蔗神武門施囚門柏歷宋書禮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丧神虎門設囚門柏歷至西上閤此似因陳設延袤故爲煩費如今之貴家大族治喪者以席爲門庭戶牖陳設具備亦有設至千餘金及數百金者也又案隋書禮志云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囚門柏歷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囚門豈設重之禮請革茲俗奏詔可檢至是始禁斷

石晉宋書故一卷亦郝蘭皐先生撰未附渾縣胡玉縉承珙札一通先生史學淵洽於晉宋書訓名義精能指其要而撮其樞而證駁所糾辨者亦足以相質證先生特錄而存之有以也參校謂尚有可引申者如晉梁一條案魏孝文帝遷洛表第士人闕閥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晉梁有令僕者曰華陽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是北朝亦染其習且以晉梁爲世族揆之尊稱矣又子卯一條案周天和元年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昆宏表昆吾之稔杜預有揚解之文宜依是日停樂庶貽後昆商鑒斯在以甲子乙卯並舉與鄭注相同疑奉所言乃陰陽五行家

別一說非禮經意也又文筆一條考阮文達公揅經室集有學海堂文筆策問一道內附阮公子福所擬策語引樸學齋讀傳凡二十餘條以證文筆之別而其議竟自先生發之又引論語一條考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營略別傳云魯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父象而任心胸者乎亦以道字訓去聲與導同是魏晉間人本有此說以上數條維先生未及徵引然與所論皆合符節亦足見其識解之精實是書與補晉書刑法志食貨志俱刻於郝氏遺書內今流布已罕特重刊之以永其傳光緒乙亥中和節前海伍紹棠謹跋

南北朝雜記

劉　敞　著

庾詵

齊新野庾詵少孤以讀書自業元象算數皆所妙絕武獻公蕭穎胄疾篤謂詵曰推某歷數當無辜否答曰鎖星在襄陽荊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于亂代齊名伊霍足貴子孫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曾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獻欷而終果如其言

穎胄赤斧之子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搆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徧鏁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釋之

蕭獻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獻明母患病積年獻明晝夜祈禱時寒凍獻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叩血成冰不懈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獻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卽愈

解叔謙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于庭中禱穎祈福閒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遇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

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匡昕

齊盧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

曾康祖

齊扶風曾康祖母患乳癰諸醫不能療康祖乃跪以兩手捧乳大悲泣母癰卽愈

舟斯豐樂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舟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齊明帝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筯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筯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詣流言象筯箕朕先哲唾誠今睿情冲素還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筯而已

甄彬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東苧于荊州長沙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東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金也

彬後爲郢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誡以廉愼至于彬獨曰卿昔有選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誡也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韜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經史神嘉中與范陽盧元超都李靈博陵崔鑒等以賢俊之胄同被詔徵拜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崔浩同撰書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見原宥性清儉雖累居顯貴而志同貧賤高宗幸其宅惟草廬數閒布被縕袍廚中盤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之粟帛

長孫道生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代人性忠謹儉素雖爲三公而居處率陋出鎮之後子頗加修葺及還歎曰吾爲宰相無以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爲今彊寇尚遊魂漢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乃令毀之時人比之晏嬰焉

李崇

北齊頓丘李崇陳留公諶之子高祖時爲兗州刺史兗州比多刼盜崇乃郤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四面諸郤始聞者撾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爲節俄頃之閒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時除揚州刺史崇明察審奸奸邪憚之號曰臥虎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上稱善後除梁州刺史

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爽機辯如流當謁太祖于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爲中書郎嘗獻

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庾杲之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嘗何謚莫有對者王儉因曰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所度量時人稱其辯答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雲首之孫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嘗爲五言詩曰稷契匡虞窮伊呂翼商周撫己媿前哲斂衽歸山丘故論者以宰相許之後爲吏部尚書有客姓譚諸儉求官儉曰齊桓臧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嘗之帝常幸樂遊宴羣臣奏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浴皇風竝沾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儉嘗集才學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惟盧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箑白團扇憲坐擅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

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抽箑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負之而趨

周騶

汝南周騶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咯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騶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歷中書侍郎

王融

魏使朱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彼所獻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知且將信誓有時而爽而騏驥驊騮容虛爲之名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徧周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蹶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國既名其優劣聊以相訪若千里必至聖主將駕之鼓車弁不能答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辨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時李膺答曰臣以爲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眾皆悅服

商鞅

東郡商鞅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鞅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鞅答曰外臣生于齊季故人恩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

龐琛

武帝嘗以棗擲龐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戲栗于陛下琛嘗子御座飲酒于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服事畢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王華千里

我私道固乃屈伏受酒琛歷尚書左丞

崔光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曰勵勖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旁皆有心卿兒名旁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悅

陳元康

北齊河陽陳元康刀筆吏也善暗書嘗雪夜太祖命作康三崔遲季舒昂也兩張德微纂也

李諧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浟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辨爲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于是得喪同遣志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間當少寒于此諧答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鄉下豈是測景之地諧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遷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殷人毀厄故遷相圮耿貴朝何爲而遷諧曰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氣肇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服事畢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王華千里

清邊笳城上響寒月浦中明

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糧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糧客師曰肉爲酥水爲漿穹廬爲帳氈爲牆愷中書監子劉之子也

盧思道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淩晨鬼我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個不鬼我何鬼我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太常卿

王元景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陽玠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竊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寀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葅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噉芥葅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而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資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邑問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爲寶徐州人以魚鹽爲寶及至玠邑曰卿幽州之寶也邑有物爲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邑有

媿色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游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瞬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金剛瞬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風高崇文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知過其軀此逾于父矣爲相州刺史遷太僕馥子琇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關力何患童

孃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之遠近聞者不復爲之

謝莊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郎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屬文好言元理少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故莊代顏峻爲吏部尚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瞋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莊邃中書令侍中謚曰憲莊家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胎

瑜並知名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喬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緊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爲軍主

豬膚

豬膚輔國將軍王肅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爲關張不過也

梁高祖重陳郡謝朏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爲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爲詩曰秋風滅白水雁足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樓發欲然約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我始欲然卽已印訖

王勃

唐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人謂之腹藁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文同爲求師訓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爲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

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迴首絕望便齠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曰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嬪之其弟季式爲齊州刺史敖曹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可比走馬海邊射游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

劉獻之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名法之言

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踰履從師止可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兄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吾不如莊周楊散遠矣因以疾辭

盧景裕

范陽盧景裕太常靜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簡默馳騁經史守道恭素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頭生一撮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爲注解至四十九而卒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盥晉之月初不露袒婁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

沈約

梁琅琊王筠幼而清穎文采逸豔爲沈約所賞及沈爲尚書令筠爲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爲文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翫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嗟見王仲宣歎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每商榷書史評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爲得志之

賞筠歷位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

孔稚圭

齊會稽孔稚圭光祿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鉅鹿簡公之曾內弟稚圭富學與陸慧曉謝瀹爲君子之交圭不務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掌書記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鉅鹿簡公之曾孫性故謹不好世務以飲酒爲務爲太常卿太祖欲以爲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驟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如飲酒樂耳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孫騰嘗詣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積圮在樹下以被自擁獨對一壺陶然樂矣因見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布

褥質酒肉以盡歡意焉二公嗟歎各置餉餽散之親故元誠一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卒贈司徒謚曰文宣

陶宏景

丹陽陶宏景幼而慧博通經史覩葛洪神仙傳便有志于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初爲宜都王侍讀後還奉朝請永平中謝職隱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號茅山由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亦

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也雅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士庶稟道服膺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也然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設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慨悔約戲之曰眾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與蔡氏之宗約與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嘗之巳子敬之書不如遜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邊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爲張融所善歷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好黃老隱于秦望山有道士

過乞飲酒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
二千石熙聞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振
海內仕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爲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
甚淒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
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爲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
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綯
爲作人按孔定針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膊
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
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卽氣絕眾醫以爲肉癰
徐文伯視之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
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
病卽愈

羊元保

宋文帝善奕棊嘗與太平羊元保棊元保戲賭得宣城
太守當救除以爲虛受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

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
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
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稽康所以不堪子亦未
能也

湘東王繹

梁湘東王繹博覽羣書才辨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
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爲布衣之交

張融

宋張融嘗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
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下未有居止權寄小船
上岸住在其閒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爲司徒長史敕
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
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
除司徒長史融與弟寶積俱謁太祖融于御前放氣寶
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
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
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

何承天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過諸佐
郎竝名家少年潁川荀伯子嘲之曾呼爲妳母承天曰
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劉繪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郵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
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杲何闕而居闕里繪歎
其辭答

徐孝嗣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時法雲
師在蕭寺日夕各遊二寺鄰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
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
蕭門何不至蕭寺

沈文季

齊太祖之爲齊王也置酒爲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
中沈文季曰糞膾爲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糞膾中乃是
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魚鱠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
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士帝稱美曰蓴羹願須歸沈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
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蘇湖遇琅琊王約張
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
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約景文
之子

胡諧之

齊豫章胡諧之初爲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
語僕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子女二
年上問諧之鄉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
惟不能正晉遂使宮人頓僕語上大笑徧問朝臣說之
諧之歷位度支尚書豫州刺史

梁武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園有橘柳會朝士竝作劉
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
吳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
曹瞞故事曰嘆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
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徐摛

梁侍中東海徐摛散騎常侍超之子也博學多才好爲
新變不拘舊體常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
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戶上懸簾明知是箔魚游畏
網判是見嘗又曰狀非快馬踢腳相連席異儒生帶經
長臥摛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
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
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徐陵

北齊使來聘梁訪東海徐陵春秋陵曰小如來五歲大

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

李諧

梁陸曼子聘魏魏道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曼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周捨

梁汝南周捨少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問于捨捨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爲遠河東裴子野在宴筵謂賓僚曰後事未嘗蓋食捨曰孔稱不徹裴曰未嘗一座皆笑捨學

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鑰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戴讒貧道何爲不執鑰

穆子容

魏使穆子容聘梁主客范胥謂之曰卿名子容思歸之傳何其太速客曰吾名子容者所以將命四方禮成告返那得言速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全無葛恕父名諧以爲犯諱曰短髮蠶疏重公曰貧道如髮　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辨朕諧重公曰貧

高祖問曰　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保寺剎既出逢劉孝綽說以爲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

陸乂

北齊散騎常侍河南陸乂黃門郎卬之子也卬字雲駒而乂慮風多所遺忘嘗與人馬曰雲駒有神符者當帶符與人渡滹水至失神符乂笑曰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

答曰陸乂名馬作雲駒

邢子才

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讓裴字敬憲愚耳新搆山池與賓客宴集謂河閒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爲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蓬萊裴聲也故以戲之敬憲初不悟于後始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反戶高則無害公但大語讓亦何嫌

北齊王晞

齊北海王晞字叔朗爲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禊飲晉湖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責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焉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晞好文酒樂山水府寮呼爲方外司馬焉及孝昭立待遇彌隆而晞每自疏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之爛熱耳

李騏驎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趙郡李騏驎曰赤也何如騏驎曰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騏驎時接客

盧思道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檢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爲北人食檢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筆卽續之曰共餽分炊水同鎗各煮魚爲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儦握塑曰十子成都止賭一雉盧思道曰賭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螯太子詹事范陽盧叔虎有子十八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澤之孫也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笛詩惟得五字云卓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插腦門思道常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驁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驁應聲曰公既姓盧是盧令之裔

徐之才

齊西陽王高平徐之才博識有口辯父雄祖成伯並善

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復爲汝公在三之義須居其兩孝徵僕射瑩之子之才嘗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陸操

隋屯兵尚書河閒陸操無姿貌有口辯嘗新婚太子少保趙郡李　謂之曰慶逢射雉幾度啓顏操曰息婦二子不言不笑

薛道衡

隋前內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高爽

高爽辯博多才時劉蕃爲晉陵令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蕃爲縣蕃追迎贈遺甚厚悉受之答書云高晉陵自答或問其故曰劉蕃迎晉陵令耳

何關爽事稍遷國子助教孫挹爲蘭陵縣爽又詣之挹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閤下過取筆題鼓面云身有八

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夬挹體肥壯
腰帶十圍故以此激之

劉祥

東莞劉祥恃才傲物嘗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輩已爲
人僕矣復作連珠譏諷朝廷尋被誅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爲幼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
者竝執鋌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
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
殺之子孫無在朝者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爲誅劉氏不盡於是大誅諸元
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爪甲爲之元郎漁人
不忍食之唯元懌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懌以其女
爲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得射故也景安兄景皓
曰甯爲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
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

羅織人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卽藉沒徐有功
出死因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
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爲此
也

徐孝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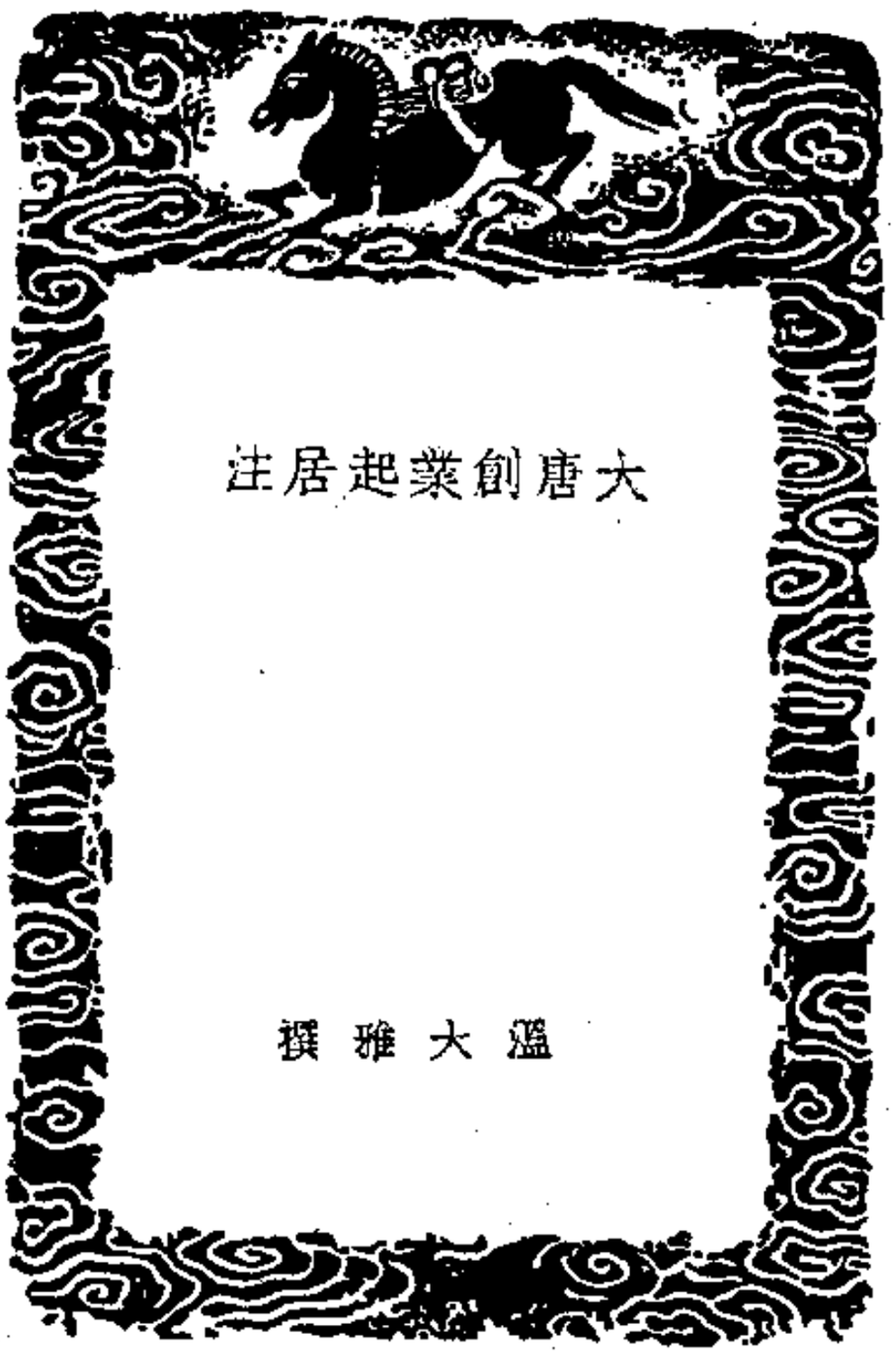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
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

蕭惠達

北齊平原太守蕭陵蕭惠達腰帶爲鼠嚙楊遵彥以俗
事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復嚙其鞶遵
彥曰當復得官職惠達曰鼠便爲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北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中翔州府門無故有小兒脚跡及擁土
爲城雉之狀察之乃狐媚是歲安南正起兵于北翔



大唐創業起居注

溫大雅撰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陷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率使安撫。不識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還至腸門。爲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雷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勍敵者也。今上甚憚遼遠。遼江淮反者多于蝟毛。羣盜所在蜂起。以此毖胡。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南軍兵馬。不過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憚。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復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靡止求財。敗無愆色。無警夜巡邏之勞。無搆鋒鏑之苦。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之角戰。舉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

今聖主在遠。孤城絕陵。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講理。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覘虜庭。每見帝兵。威謂以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當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都。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智辯。聚衆數萬。自號鰲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仍遣擊(虞本擊字)賁郎將王威。歐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帝遂私竊嘉其。而謂第二子秦王曰。唐國吾國。太原卻其地焉。今我來撫。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既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帝知非徒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都。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智辯。聚衆數萬。自號鰲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仍遣擊(虞本擊字)賁郎將王威。歐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帝遂私竊嘉其。而謂第二子秦王曰。唐國吾國。太原卻其地焉。今我來撫。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既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羣盜。惟財是視。頻特再勝。自許萬全。鬬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幸無爰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望。謂爲帝之所在。乃紳精銳。競來赴戰。及見輜駄。捨銳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靡。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猶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威帝恩德。若亢陽之逢甘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騎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幷力拒之。仁恭等逆帝指蹤。遂爲突厥所敗。既而附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賊。縱爲逸思。遂遣司直馳驛。就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籙。太原王者所在。盜賊猶豫。因而禍及。顧有所晦。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關兄弟未集耳。今遭羣凶之厄。關晃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爲英雄所笑。王泣而啓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晴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鋤墊。雖視機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慮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啓。今吾勵謀。當敬天之誡。以卜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絕。兵馬討捕。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衆咸異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温顒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彥弘。馳以啟帝。帝時方臥。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實爲天假。遐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謀。從此遂定。帝素慷慨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

王於晉陽密招驍友。太子及王俱裹甲路。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遑乎忘食。博徒盜門斷袋。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貫天。若大燒火。飛焰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覺天。俄而山上當龍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達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晉陽宮城東南樓望之。且及日中。騎盛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勁于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來擬。填塞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懷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遠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搆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爲孤間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爲孤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遣之。無爲驅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衆。戰則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峻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擬。仍誠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衆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豈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若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其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資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御。帝笑而聞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曾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嫌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惜。此非卿等所及。酒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啓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臨門。人馬甚衆。我要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設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還來也。卻忌唐公。於我蓄怨。決相誅伐。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卽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卷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寧豈如此。但孤爲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眾無君。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盧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延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提好誓真。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

抄過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關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脫紳王康達、李其所部千餘人。與志德府旅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踏處設伏。誡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羣。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且及日中。騎盛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勁于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來擬。填塞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懷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遠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搆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爲孤間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爲孤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遣之。無爲驅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衆。戰則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峻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擬。仍誡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衆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豈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若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其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資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御。帝笑而聞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曾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嫌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惜。此非卿等所及。酒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啓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臨門。人馬甚衆。我要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設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還來也。卻忌唐公。於我蓄怨。決相誅伐。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卽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卷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寧豈如此。但孤爲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眾無君。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盧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延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提好誓真。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

唐公若從我語，即宜急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宜俟等以帝辭色懍然，莫敢吝謀。與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寂、劉文靜等知此議，以狀聞。帝作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寂等對曰：儻使伊呂得盡誠于殷紂，即不爲湯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已集，所乏者馬。謝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憮然。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啓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鐘，事機相迫，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寧未負于先帝。衆議既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靈胙，股肱殞戮，歔欷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傳嗣，後主假權，楊氏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降茲禍亂，致天之剿，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衆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塞、特勒、達官等送馬千匹，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象以絳雉半幅之，諸軍稍旛皆放此。營壁城壍，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塞、特勒、達官等送馬千匹，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象以絳雉半幅之，諸軍稍旛皆放此。營壁城壍，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恆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并以採證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爲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文武後事。並委焉。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衆。文曰。夫天地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虧昃叠其貞滿。惟神與人。立不才之主。兆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已也。獨智自賢。安忍忌刻。拓狂悖爲混沌。苟媮冒爲長。立不才之主。兆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已也。獨智自賢。安忍忌刻。拓狂悖爲混沌。苟媮冒爲密。雖倫非好佞。拒諫信讒。啟怨誅良。仇讎骨肉。巡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不恆。親離衆叛。御河導洛。肆觸鑾而遂江馳道綠邊。徑長城而傍海。離宮別館之所在。車馬跡之所向。咸輸山而陘谷。畢結瑤而搆瑣。盜水陸征。殲丁壯於尊兆。伊谷轉輸。斃老幼於百萬。禽荒酣於飛走。盡食窮於水陸。征稅盡於貨欲。民力殫於勞止。十分天下。九爲盜賊。前蘇旅于關廷。材狼充於道路。帶牛佩犢。輦於大野。裹糧荷鍤而起芒碭。青鬼白狄。剽夷道而口口。黃巾赤眉。居崤左而縱鋭。曝骸如莽。僵尸若麻。敵國滿谿谷之舟。胡越繞和戎之毅。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鼎湖積薪以待然。鉗乘口而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爲亡國。某以虛薄。謬蒙寄惠。承七葉之餘慶。荷戴高之重任。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敢里家稱公。宜與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觀縗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敢里家稱公。宜與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觀縗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農昏立明。敢選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權定成雒。集事高縣。放後主于江都。復先帝之鴻緒。固配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爲亡國。某以虛薄。謬蒙寄惠。承七葉之餘慶。荷戴高之重任。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敢里家稱公。宜與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觀縗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農昏立明。敢選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權定成雒。集事高縣。放後主于江都。復先帝之鴻緒。固配敵國滿谿谷之舟。胡越繞和戎之毅。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鼎湖積薪以待然。鉗乘口而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爲亡國。某以虛薄。謬蒙寄惠。承七葉之餘慶。荷戴高之重任。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敢里家稱公。宜與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觀縗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農昏立明。敢選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權定成雒。集事高縣。放後主于江都。復先帝之鴻緒。固配天于圜疑。存司牧于兹生。豈謂一朝言及於此。事不獲已。追增感歎。凡厥士民。義旅義傑。敏究時難。曉達權謀。家慈國恥。聖乎今日。從我同盟。無爲武志。有違此盟。神其殛之。仍命以此晉鼓。徵唆所在郡縣。并命徵將勿得因循。妄論軍勢。帝性簡質。大度豁如。前代自矜違雒之事。皆以恕實行之。不爲欺紿。自然反經合義。妙盡機權。類皆如此。其義士等各以名到先後爲次第。汎加宣慰。綏德二尉官。帝謂行之等曰。吾未得爲此官。示宜行惠。知綏撫以德。使違者知有征無戰。見我心焉。是夕。次於清源。牧馬盈郊。皆據高險。老弱樵採。丁壯休息。崖候覘守之地。飛鳥不通。勿論人也。帝乃將世子及敕媽公等。率家僮十數。巡行營幕。次比器仗精粗。坐臥飲食。糧粟升斗。馬騾饑飽。逮乎僕隸。皆親閱之。如有不周。即令從人借助。亦不言所歡

賂豬胡、離石、龍泉、文成等諸郡。丙辰。至于西河。引見民庶等。禮敬耆老。哀撫鰥獨。賑貸窮困。擢任賢能。平獄訟。日昃而罷。罔有所遺。頒制文思。以之建極。孤所以自強不息。爲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皐之隘。速覓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東君羅敗鷸蚌之勢。吾然後爲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曰。頃者崤山火烈。海水羣飛。赤鴈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棲鑄鋒矜。爭帝圖王。狐鳴蟻起。翼翼京洛。強哥圍城。隳隳周原。但見游路。主上南巡。泛艫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塋上無崑。墓下結舌。大姦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前。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高。足成非賤。紫飡當世。傀俄切榮。從容平勃之間。謀云不可。但順而不抉。通賢所許。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哀公而流涕。稽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漠。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驅。御宇當途。率來中土。兵臨殽鄠。將觀周鼎。營屯數倉。酷似漢王。前道館甿。屈爲辟陶。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雖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舉鱗附翼。惟翌早膺圖籙。以寘兆庶。宗盟之長。固緒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變與南宰。恐同永嘉之勢。願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列之雖錄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途注意東都。無心外略。劉文靜之使薨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賚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此行。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遠。李密誠誕。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慈夫所戀。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寔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開唐國舉兵。爰其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驅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爲勁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圍圍南。退窮自北。逗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來禾豉被野。人馬無憂。糗足有糧。行即得衆。李密蟣于倉米。未逸遠路。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泥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密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籍輿言。慮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指岩太山而言曰。此神之靖。讓所劫。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衡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雖爲讓所推。逐其國己。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賑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豪雄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

其衆。密以煬帝不來。覆讓已死。坐對敖倉。便有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爲己任。歷有大言。其書多不錄。大略云。欲帝爲盟津之會。殄商辛於牧野。執子嬰于咸陽。其旨以殺後主。執代王爲喻。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皐之隘。速覓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東君羅敗鷸蚌之勢。吾然後爲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書曰。頃者崤山火烈。海水羣飛。赤鴈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棲鑄鋒矜。爭帝圖王。狐鳴蟻起。翼翼京洛。強哥圍城。隳隳周原。但見游路。主上南巡。泛艫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塋上無崑。墓下結舌。大姦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前。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高。足成非賤。紫飡當世。傀俄切榮。從容平勃之間。謀云不可。但順而不抉。通賢所許。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哀公而流涕。稽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漠。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驅。御宇當途。率來中土。兵臨殽鄠。將觀周鼎。營屯數倉。酷似漢王。前道館甿。屈爲辟陶。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雖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舉鱗附翼。惟翌早膺圖籙。以寘兆庶。宗盟之長。固緒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變與南宰。恐同永嘉之勢。願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列之雖錄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途注意東都。無心外略。劉文靜之使薨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賚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此行。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遠。李密誠誕。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慈夫所戀。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寔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開唐國舉兵。爰其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驅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爲勁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圍圍南。退窮自北。逗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來禾豉被野。人馬無憂。糗足有糧。行即得衆。李密蟣于倉米。未逸遠路。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泥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密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籍輿言。慮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指岩太山而言曰。此神之靖。讓所劫。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衡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雖爲讓所推。逐其國己。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賑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豪雄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

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啓帝曰。老生出自寒微。萌而無智。耐捕小盜。頗有膽名。今來居此。必當大衆貨勢。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疑不出。如其固守。便可誅其相引。謬爲誠節。彼無識解。不知遠大。爲其左右。憶悉凡庸。羣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裹養不嚴。傳首京都。小豎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來戰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速戰。賢胡吾知無能爲也。爾等譬之。妙盡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還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霍邑城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爲十數隊。遶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散開山急追馬步等後軍。老生在城上。遙見後軍欲來。眞謂遶其城盡營。乃從南門、東門南道。引兵而出。兼將三萬許人。帝盡其背城不肯遠鬬。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左軍。擬屯北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命小縮。僞若避之。既而老生見帝兵卻。謂爲提己。果引兵更前。去城里餘而陣。散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統到。方陣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繼而至。未及戰。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義兵齊呼而前。紅塵暗合。鼓未及動。鋒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悉阻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隘門不容。老生取入不得。及此戰亡。生未被知。沒有餘恨。靜而思之。良於是兵隨所向衝突。衆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滂洏。攻戰人等有勳者。並依格賞。受事不踰日。惟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觀戰地。憶然歎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生所遣。至于逢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幞左右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生所遣。至于逢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幞

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任用郡內官民。一如霍邑。庚寅。宿于絳郡西北之故山。此山、帝爲討捕大使時。嘗停營所。故還而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聽。遠山西北有大浮雲。色成繁成乘。似華蓋樓闕之形。須臾。有暴風吹來。向營而臨帝所居帳上。帝指絳城而謂傍侍曰。風雲如此。見從。彼何不達之甚。仍命廚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觀兵于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北。自卯及巳。遂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遜之宅。通守陳叔達已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初。餘皆臨汾郡部分。癸巳。至于龍門縣。劉文靜、康鞘利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馬二千疋。從鞘利等至。帝嘗其兵少而來遲。鞘之以關隴。謂劉文靜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愜本懷。先是帝使時。于此界獲玄狐。於往縣西南宴見鞘利。并與縣內遣俗等。發掘梅檀。丙申。至汾陰。道衢招諭峭帥薛舉。舉所部驍兵。垂餘數千。積年勁掠。非常富實。渠以北莫敢當之。帝書到。舉喜而從命。己亥。進營。停于臺口。分遣諸軍渡津水濱之人。具舟爭濟。日有數百。仍署水軍馮辛丑。太原獲寄石龍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奇異。帝初弗之信也。乃令水濆歷以驗之。所司設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昭以萬青。非永休祉。須安萬分。孤以寧德。寧堪預此。既爲人下。不容以之預告。宜以少牢祀石龍。而俾送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禾而獻者。教曰。嘉禾爲瑞。開諸往策。遠乎唐氏。世有莊祥。放勳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礼合。復逢靈貺。出自興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顧惟虛薄。未堪當此。是形之處。須裘華大悅而去。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并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渡。據河西岸。以待大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龍泉、文城等郡。獲文城太守苹公鄭元璹。送塲。帝見元璹。釋而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誡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是驗人情不爲之用。然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叛位。不妨伺便時和邀襲。宜爲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卻擬其河東。通若全兵守城。鄉其絕其糇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發兵覩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等導長諧等渡河。果遣默才郎將桑顯和、牢騷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擺散。追殪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備以身免。仍撤斷浦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突遣兵此行。事不獲已。今若進逼圍之。必不敢出。便割弘基、孫華等至關門。斷其行路。然後吾於蒲口朝服濟河。利涉大川。斯之謂矣。戊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內所爲。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

攻。帝觀諸士等志氣遒壯。皆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值雨甚。帝命旋師。軍人既得上城。遂不時速下。帝曰。風突宿衛衆人。解安陣隊。野戰非其所長。攻城落爲捍禦之。教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經茲勝地。每想離宮。峻宇雕牆。面成壯麗。良家子女。充切其間。懸懸盛于幽明。歷代極於民產。朕否迭遘。將何私欲。驰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北宮人等。並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帝至潼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泰明門之西北。與隴西燉煌二公諸軍二十餘萬衆會焉。帝勒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無兵者。悉以後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師等以義兵多而且盛。不分而濟。門防轉嚴。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喻事絕。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陪夾輔之意。愚人俗吏。不達變通。聞于事機。往而無報。如此。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啓帝曰。京城不降。此是隋運其亡。天既亡之。非人能復。逆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愚夫。恐非長策。請進圍之。以觀其意。帝曰。兵貴象機。矢及貢屋。人北謂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又恐亘猾之徒。知裘兵已定關中。來爭形勝。請更思之。帝乃遂巡。未有報。京兆郡城陣等。並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恥無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盛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城中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窮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甲午。關中羣帥等各請率驍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在泰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京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尊長敬。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屬。不得有一誓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脩攻戰之具。雲梯飛橦。樓櫓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檄京竹木。殫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遍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京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

隴西公是節食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燉煌公率新附諸軍。自鄠縣道屯長安故城。至並各聽教。道上郡睢陽以北。咸遣使齎敕。丙子。大軍西引。歷下邽。過櫟陽。路左所有煨燼之。教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經茲勝地。每想離宮。峻宇雕牆。面成壯麗。良家子女。充切其間。懸懸盛于幽明。歷代極於民產。朕否迭遘。將何私欲。驰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北宮人等。並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帝至潼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泰明門之西北。與隴西燉煌二公諸軍二十餘萬衆會焉。帝勒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無兵者。悉以後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師等。以義兵多而且盛。不分而濟。門防轉嚴。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喻事絕。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陪夾輔之意。愚人俗吏。不達變通。聞于事機。往而無報。如此。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啓帝曰。京城不降。此是隋運其亡。天既亡之。非人能復。逆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愚夫。恐非長策。請進圍之。以觀其意。帝曰。兵貴象機。矢及貢屋。人北謂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又恐亘猾之徒。知裘兵已定關中。來爭形勝。請更思之。帝乃遂巡。未有報。京兆郡城陣等。並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恥無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盛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城中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窮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甲午。關中羣帥等各請率驍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在泰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京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尊長敬。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屬。不得有一誓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脩攻戰之具。雲梯飛橦。樓櫓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檄京竹木。殫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遍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京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尊長敬。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屬。不得有一誓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脩攻戰之具。雲梯飛橦。樓櫓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檄京竹木。殫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遍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京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尊長敬。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屬。不得有一誓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脩攻戰之具。雲梯飛橦。樓櫓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檄京竹木。殫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遍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京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尊長敬。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屬。不得有一誓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脩攻戰之具。雲梯飛橦。樓櫓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檄京竹木。殫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遍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京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

爲太上皇。以少帝在。不言廢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

起祠政至即眞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爲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救稱令。萬機百度。證樂征伐。兵馬指使。應精率官。並皆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祫禘。奏聞。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等請曰。公負獨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誠無小讓。帝嘆曰。王家失鹿。遂使若此。公其勉之。帝曰。公負獨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誠無小讓。帝嘆曰。王家失鹿。遂使若此。公其勉之。

相長史竇寂爲魏國公。司馬劉文靜爲晉國公。趙興公神通爲鄭國公。永安公孝基爲譙國公。自餘將佐般開山、劉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日。令曰。李密逼迫衆洛。自許當進。王城如燬。疑必孔棘。東都危還。有若倒懸。西人之子。理本奔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是關義師。招綏不從。勿難還也。初年孟月。春作方興。不奪農時。宜知此運。於是以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乘引于渭水之北。仍以尚書道瑀爲相府司馬。劉文靜爲左元帥府長史。尚書賓璆爲掾。般開山爲右元帥府長史司馬。又拜船突通爲上柱國。封將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虞候事。軍士以下。做佐等。皆還知名者爲之。帝親詔軍勢而誓遣之。二月。涿郡太守口藝、與漁陽、上谷、北平、柳城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竇建德、聚衆數萬人。克乐河右。渤海、高陽等郡。大將軍府使人張道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河等郡。是並陷於賊。道源亦隨而沒焉。建德遂僭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粲、兼有所據。並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名。有何義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是以華陽公鄭元璹爲太常卿。封沛國公。道將兵。出商山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軍大都督府司兵馬元規。趙撫安陸。及荊襄間。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啟。李密又不敢西寇。時適農月。遂奉令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盧崇師、鎮宜陽。呂紹、宗任懷、鎮新安。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禮焉。册曰。於戲。維爾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大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含弘。萬有得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乎聖人。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代彼天工。息世子。改封燉煌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山東諸郡。十二月。隋西使。慰喻巴蜀。丙寅。罷丞相府長史已下屬官。還以大將軍府僚屬。帝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禮焉。册曰。於戲。維爾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大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含弘。萬有得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乎聖人。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代彼天工。息四海之羣聚。迴三益之掩耀。百揆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將受王典册。其敬酌厥命。上天不遺。降禍于我國家。高祖棄盛業而升龍。太上釋寶圖以委御。王室如燬。毚鼠弘多。歎屬道消。時鍾代季。郊廟絕主。有若縣旒。則我祖宗之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人之欲。奉七聖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絕維。有大造於皇家者也。雖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流君側。圍甚平城。論陷指期。陷危莫恤。王釋位同謀。總伐千里。晨炊廩食。倍道兼行。伺奴遣騎。乘輿反正。此則王之功也。滕山飛稱兵蘄趙。妄假名號。河朔懷德。山西屯結。王首啓戎行。大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夷狄貪婪。屢犯關塞。驅迫良善。殺略吏人。王鞠旅理兵。卷甲長驅。追奔逐北。擒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徙蕩。潛謀逆亂。外交邊裔。內騁奸回。晉繁有徒。頗惑宗社。王收戮兇渠。三輔倒懸。黃巾示宮闕之名。赤眉爲園陵之禍。凶荒仍歲。荊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扈言電邁。取彼邑如摧枯。舉秦關如反掌。克清禍階。志存匡復。此又王之功也。北荒獯獷。事務蕃縻。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絕。王式遏有方。款關請吏。更效鄰睦。復我衣冠。此又王之功也。汾晉地險。道路攸梗。山蹊川阻。負罪藏誅。類焉騰之乞活。同嚴尤之盜敕。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突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流輸潤。密邇關畿。京垓委積。由來尚矣。羣凶懷竊。一鼓而崩。此又王之功也。京師危迫。奸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同四凶之屬論。王大誓師旅。興言感慨。洒清上國。拯厥黎元。盪市焚屍。並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上天貽愛。莫甚乎

人。爰莘聖哲。弼予冲幼。宵寐靡寧。旰食待旦。燭日光於上泰。此又王之功也。唐虞因暨。韋
緘岐陽。吞噬衛邦。侵逼都鄙。王倒以御策。觀其擒二親離衆叛。我藍收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接
岷嶓。山川阻深。盡爲逋藪。淺風所煽。化行江漢。此又王之功也。薛舉僭蓋。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涜夏。
西土遊魂。秦山肆毒。赫斯授律。咸俘醜類。岐隴齊鑣。京觀滂潤。爲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獯與隔。一都
之會。爽民紛雜。橙隙荒梗。王發一介之使。降是尺之書。而鑑淵洞。劍閣無險。此又王之功也。弘農句服。
襟帶河陝。綢爲寇藪。連城阻亂。長策遠振。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
發跡。榮自鴻階。峻極比于崇華。清潤連于滄渤。憯茲將墜。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所。春生
夏長。僭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得一。總萬機之務。因百姓之心。保又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以濟濟
多士。庶政絪熙。穆穆四時。要荒式序。滋清風以厲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德高於乘象。睠又
聞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德。茂賞畴庸。五侯專征。九命作伯。周邵光錫。桓文是爵。大啓南陽。以表東海。
況乃道冠伊稷。功高晉鄭。酬勳蔑爾。朕其懼焉。今晉授相國。以河內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高陽、平原、
趙郡、襄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錫茲黑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家社。昔周邵分陝。咸爲保傅。毛畢
踏侯。入作卿士。內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綬。唐王璽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
第十。相國禮絕羣后。任總所司。朝班齊數。官以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黃鉞內外
都督。弼予相國。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志屬秋霜。刑
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王分地教本。人天是賴。疏爵務農。所實惟穀。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烏副焉。以王
風雅所被。瀕戎咸格。陰陽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王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王製宣皇道。導揚聲遏。暢三才
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戶以居。以王登賢能。官人惟序。以王納陛以登。
同逆。因驍果等欲逭精鋭。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果兵等苦於久在江都。咸思歸
叛。至是。煬帝知唐據有西京。過江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往東吳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
難。於是隋主崩問至。帝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帝哭哀甚。有詠止帝者。帝曰。吾爲
於少帝之處。却受九錫而求殊禮。陷子有知。不容肯行此事。既成無識。此乃吾自爲之。立身以來。不欺暗
人下畏屋。何可不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鼎祚耳。化及等本自因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
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可不愼歟。（倍中陳叔達之詞也。帝私謂元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家所立。本謂社稷上報
高祖。當終隋氏。不失人臣。豈期禍子尚幼。未復明辟。僥倖之徒。謳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豹儀天子之禮。
假諸臣下。何以爲國。孤總朝政。此事不得不知。政由己出。還自錫逆。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孤不欺人。敢欺
天也。華偉等固請曰。當何爲相圖。魯公用王禮。前賢不譏。請以爲不疑。帝曰。兩賢遇周漢之初興。有大勳
于二代。孤荷亂離之季。世值陵遲。受事殊擬於其倫。實多懼德。然諸公欲孤行魏晉
之故事。爲豹變之鴻漸。聊爲吾子揚搉而陳之。曹馬之興。不以讓畢。英雄鼎峙。角逐爭衡。無若之人。欲逃
大位。逼脅孤寡。假詔自媒。因九錫而論功。矜百辟於殊禮。示難進於讓退。思厥塞於幕情。故路人咸見其
心。有識呼爲狐媚。斯皆兆庶不推。謳歌不屆者也。宋齊蕞爾。處於江湖。地當漢之一郡。自稱尊號。可知必
以魏晉爲模。階習庶爻。而褊謟。功微五伯。禮竪二王。於是阿諛希旨之徒。申收勳于抗矯。飾非輕蔣之子。

予小子奉紹丕緒。哀號永感。五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讎申。形影相吊。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挾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伐。總九合于一匡。決百勝于千里。私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肇王基緒。德侔造化。功格貢晏。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歲淫天命。昔在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己眞能。私憤命駕。須臨潘園。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臨淵履薄。若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俗。雪恥怨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運故舉。遜於蒲邸。廬宮纂后。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趨上尊號。若釋重負。盛泰兼慶。罹手眞人。伸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勸有司。凡是表奏。皆不得以聞。章表不通。理難再請。欲召公卿議之。漸以啓論。於是文武將佐婁寂等二千人。不謀同辭。並不肯奏詔。乃相率上疏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王。春謳秋菊。無絕終古。玉碭石記。筆舌紛綸。垂統有光。煥平前籙。伏惟陛下資鑒稽德。寬慶至眞。固縱惟神。生知乃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奉生遂羣。追三五之躅。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冬伊始。鳳翔潛上。鴻志蓋毛之反者。繫委來庭。觸柱拔山之大姿。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獲險而陪塵。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德東漸。南諧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劍。機務成於雄略。人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門。計極萬安。戡窮百勝。小往大來。算無遺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代興。膺斯撥亂。若茲之舉。如茲之速。曩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誠歎誠喜。頓首頓首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蕩滌穢煩。德累功。世濟擬於高陽。禮精盛於周武。叡誕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奇。白雀呈祥。丹書授曆。名合天測。姓符桃李。君堯之國。處不則天。星紀云周。率時闕始。甲子之旦。不俟而口。起兵西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八井深水之國。識唐唐李樹之變歌。固以備在人謠。無德而稱者也。且夫憑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實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正位。人神佇式。天命不常。惟德是與。濫廣事叚。抑有前規。臣等敢錄舊典。奉上尊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願降鑒罔虛。憂世外己。上順天心。祇膺尤執。俯從人願。屈就樂推。變黎庶于時雍。配上帝于宗祀。勿以辛者貴濟之功。而爲匹夫獨美之操。昔之邊侯。成大天工。結尤著者。風雲機感。尚播殺之都。餘慶商周。鼎陶好生洽人。今興陛下。盛德有後。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疊武。千年得一。相繼風聲。符命所鍾。有自來矣。順納綏紳。懷懷之情。允副億兆顒顒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誠恒誠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所司以裘竟奏聞。帝退所奏裘。謂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裘寂等進見曰。昔樂毅對燕復不賢。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龜鏡已見。茲無所疑也。先人有言曰。功蓋天下者不賞。陛下欲讓至尊而爲臣下。恐隋朝不然。此舉。且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爲唐帝。臣等雖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裘公何相逼之深。當爲審思。亦未之許。裘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強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甄化尼。蜀郡衙元嵩等歌謠詩讖。甄化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又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室裘。何意舉堂裘。中央有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山。昭當子赤光連北斗。當子木上騧白旛。胡兵紛紛滿前後。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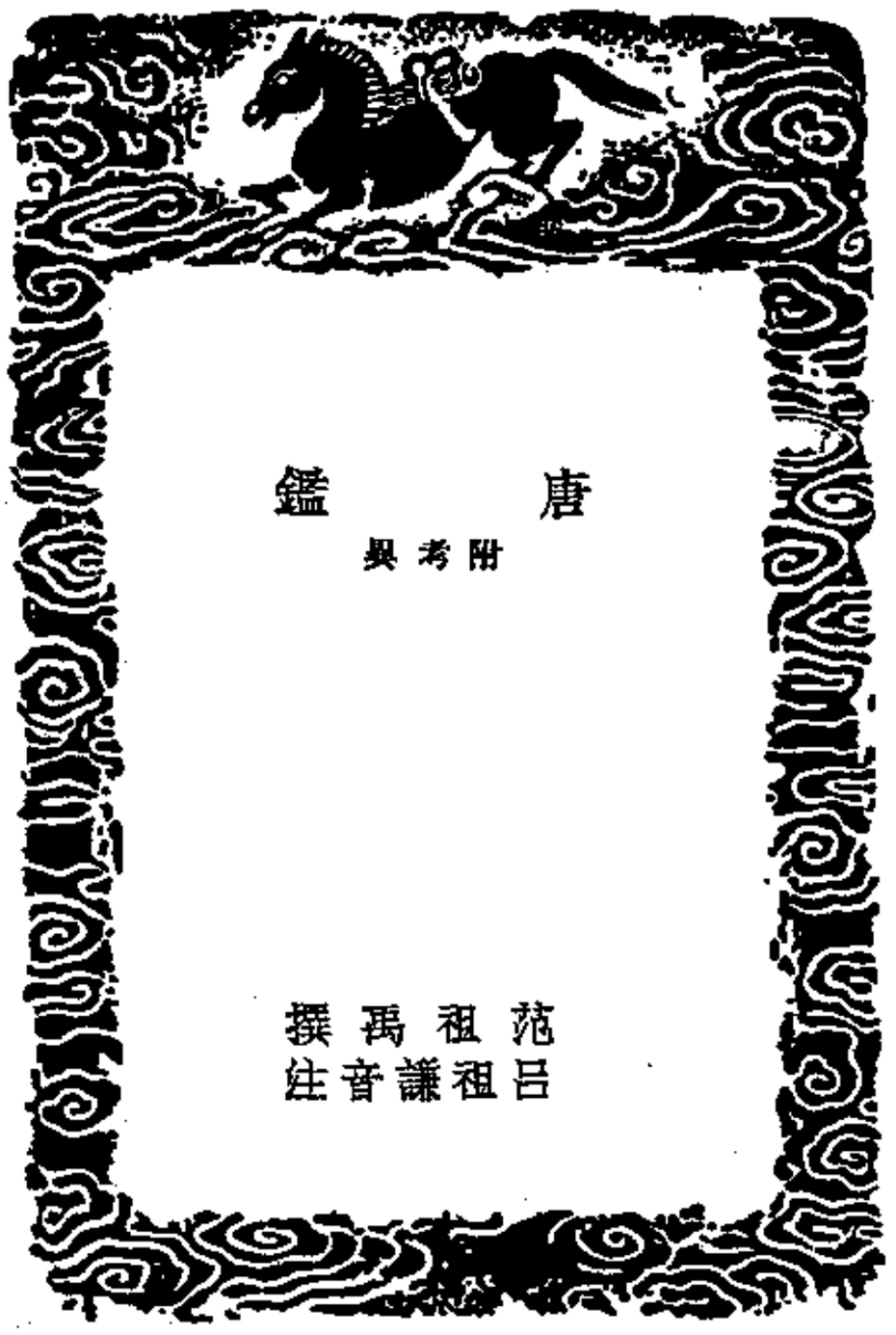
手唱堂堂。騙羊向南走。又曰。胡兵未濟漢不盡。治中都護有八非。又曰。與伍伍。仁義行。武得九九得弊名。孟子木底百丈水。東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衡先生。蜀郡衙元嵩。周天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戊亥君臣亂。子丑破城隕。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遷鼎改。人事俱不荒。人言有極性。也復道非常。爲君好題目。何口口馬湯。桃源花口口。李樹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水沒黃楊。未萌之前。識識遍於天下。今視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雖不以介懷。天下豈爲鑒効。特此欲作當口口口以免。須上爲七廟下安萬民。既膺符命。不得拘文牽旨。違天不祥。裘寂等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遜遜至於再三者。非徒推讓。亦恐舉公面諛。退爲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推高于吾人。以爲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亦何能有異之哉。於是寂等再拜稱萬歲而出。遂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德元年歲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設壇於長安城南。柴燎告天。册文曰。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生人以來。樹之司牧。踐命所屬。謂之大寶。曆數不在。罔時一作或僭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爲夏湯武聖濟。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某承家慶。世襲降祉。曰祖曰考。以功被德。賜履參墟。建侯唐國。地居咸里。門誕公宮。不緒建基。足爲桑矣。但有階屬服。大業爽德。餧僞師旅。民苛慆咨。謳見咎徵。昭於皇鑒。備聞卑雖。所不忍言。某守晉陽。雖心魏闕。授手滿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憑邊荒之辯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生命。指除夔亂。期之乂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及子。竭誠盡力。率先銘鏞。誓以無二。再靈弘誘。克濟艱難。電捕風驅。鄧清大邑。傳檄而定。峨嵋。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敍。東夷底定。非唇非齒。孰能茲速。尊立世嫡。翼奉宗祊。毀力輔政。撫慰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將移。謳歌獄訟。靡來唐鄧。人神符瑞。輻湊徵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神器有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若階之初。讓德不嗣。羣情逼請。六宗咸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克舉前典。設壇肆類。祇謁上帝。惠茲下人。翌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慚懼。謹遣太尉公裴寂等。用敢告之禮。瑞册若斐。和鑾清酌。薦合薌萁。明粢嘉蔬。禮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口口口備物儀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寧二年爲武德元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始此爲難得。至今遇之。烏可失之。且殷祚。有司以子卯不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余嘗謂太宗長自生貴。體足甘繡。未経幼志。便規大寓。運策則伏肉喻飛。捉刀則凶鯁魚潰。英雄見之心死。夷夏歸若赴壁宅九有。猶爭藻士之能。謀定萬方。還證蕭王之業。斯固資握文武。協高圖籙。既孤往哉。少選來風者。而此注備與隴西方駕。齊國聯鑣。蹈此瑣才。不殊典品。遂使跡已陳于千祀。疑忽生于單軼。非慴事戾人經。父在無自專之義。當由身覩國史。化家爲溢美之言矣。

繡水沈士龍跋

創業起居注。自起義旗至即其。值三百五十七日事耳。其中所載。破歷山飛。斬宋老生。及入關下都城數段。亦自寫得雄快。第敎王威、高君雅事。不若劉會政傳宛委詳致。若所稱高祖始爲太原。便自以爲天授。此似不必始于太宗。然晉陽宮婢哭諫旋師。乃舉義最大節目。何可抹煞。大抵敎筆時。建成方爲太子。故凡言結納賢豪。攻略城邑。必與太宗並稱。其後雖太宗卽位。豈嘗寵禁絕。不追貶改耶。

武原胡震亨跋



唐鑑

附考異

范祖禹撰
呂祖謙音注

重刻唐鑑音註序

古來音註之家。經爲多。史次之。如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章懷太子之於兩漢書。研覈詳明。折衷至當。尚矣。最後則胡三省資治通鑑音註。足與古人方駕。而求其簡要不煩。洞達治體。則惟呂成公所著范學士唐鑑音註。尤爲世君人者之金鑑焉。按唐鑑十二卷。學士官編修時。與司馬溫公修通鑑。奉詔而作。學士分掌唐史。上自高祖。下迄昭宗。嘗於編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撮其宏綱。繫以論斷。元祐初。表進於朝。上嘉納之。宋高宗嘗與侍臣言曰。頃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其推重如此。惟朱子語錄。謂其議論近腐。且病其有治人無治法。晚年作社倉記。則頗稱之。以爲不易之論。而自悔前言之誤。蓋朱子亦深佩之。成公不好議論。不立門戶。先之以音義。繼之以註釋。其間是非褒貶。無不以學士爲準。註成。分爲二十四卷。較原帙增其半。我朝嘉慶間。容刻詔示羣臣曰。范祖禹所著唐鑑一書。議敘一代事蹟。致鋭得失。其立論頗有裨於治道。因命館臣倣其體例。輯爲明鑑。蓋以取鑒前代。亦即倣鑒以周鑒倣之意也。顧安得成公其人者之金鑑哉。同治十年冬十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槎甫謹序。

進唐鑑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毋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壽命。（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日隙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望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與司馬光編纂實錄。有唐舊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胤征。工執藝事以諫。）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纘膺大統。容智日躋。詳延耆儒。啓沃聖學。（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豈於前代。（唐臨邛縣令王績謂貞觀聖尚代以爲元龜。）宜莫如唐。條刑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四方承式。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舉舉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閑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又上太皇太后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來。易繫辭・夫易所以彰往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書君奭云・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揚幽遠。一物不遂。特垂誤恩。擢置經幄。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違豫。遽棄羣臣。不復一覩淸光。竦嶺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撮其行事。編成一書。安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毋臨萬國。天覆羣生。酌于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爲書。瞽爲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爲書・瞽爲詩・工編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思不出職。交儆于上。蓋以廣聽。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世家云・其唐鑑十二卷。謹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唐鑑 唐紀元圖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玄宗 先天二 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五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三 上元二 寶應二
代宗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德宗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歷三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光啓四
昭宗 龍紀一 光化二 天復三
哀帝 天祐四

歷代紀元之圖

高祖 武德九
太宗 貞觀二十三
高宗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二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中宗 嗣聖一 文明一 光宅一 垂拱四 永昌一 載初一 天授二 如意元年 長壽二 延載一 證聖一 天册萬歲一 萬歲登封一 萬歲通天一 神功一 聖曆二 大足一 長安四 神龍二 景龍四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延和一 先天二 開元二十九
玄宗 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五 乾元三 上元二 寶應二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代宗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德宗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歷二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四 文德二
昭宗 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三 天復三 天祐一
哀帝 天祐四

唐鑑音註考異

歷代紀元之圖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纂輯

高宗 調露一・明本誤 開耀一・明本誤 則天 垂拱四・明本誤 永昌一・明本誤 如意長壽二・明本缺・神功一・明本缺・聖曆二・明本誤 久視一・明本缺・大足長安四・明本誤 神龍二・明本誤在延載之下・ 玄宗 天寶十五・明本缺 唐歷代傳世之圖 國王勰・明本避諱缺・太子瑛・明本缺 英・

卷一

五月詔曰掌

天命靡常・註・明本僅多合之也・按注疏 鄭箋・僅多旨之也・今改正・

卷二

初定均田章

無預士伍。明本士作仕，今從通鑑作士。

卷三

帝問房玄齡章

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明本誤公得其一，未得其一，今從通鑑改正。

卷五

帝謂侍臣章

又曰無輕民事惟難。明本維作誰，註同，今從通鑑改正。

卷六

凡征高麗章

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明本二千人誤三萬人，今從通鑑改正。

二十二年章

咸乞輪直，雇漢人造船。明本雇誤顧，今從通鑑改正。

二十三年章

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明本俟誤竢，今從通鑑改正。今狙詐之術也。明本狙誤徂，註同，今從綱子閻道篇改正。

卷七

帝欲廢王皇后章

註　書同命，疑誤錄，明本誤誤錄。

弘道元年章

帝聞之怒曰。明本益作益，今從通鑑改正。

卷九

二十五年四月章

悅謹祥。註，實萬荷，明本益作貞，今從通鑑作眞。

四載正月章

言有呼萬歲者。註，御史乘船在廟旁，明本史誤吏，必誤矣。

卷十

十一載章

陳希烈與國忠鞫之。明本鞫誤鞠。

哥舒翰章

哥舒翰軍於潼關。明本舒誤舍，蕃將火拔歸仁等。明本火誤大，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明本舒誤舍，

卷十一

至德元載章

哥舒翰守潼關。明本舒誤舍。

帝在鹽武章

大將管崇嗣。明本崇誤仲，今從唐書改正。

文部侍郎章

琯謂人曰。明本謂誤爲，琯性高簡。明本性誤惟，明年罷琯爲太子少師。明本少師誤太師，

九月廣平王章

咸乞輪直，雇漢人造船。明本雇誤顧，今從通鑑改正。

亦有徵直，彭濮。註，濮文王名國名，明本濮誤菊。

九月命郭子儀等章

殖綽、郭晞曰。明本缺一郭字，今補入。

九月詔去尊號章

月皆以之所建爲數。明本缺一以字，今補入。

卷十二

十年十月章

而殖綽、郭晞見獲。註，止，將爲三軍，明本三誤一，今從左傳改正。

三年四月章

則四夷復侵。註六月詩，明本六誤交，今改正。

卷十三

初辨策軍章

而勿以恤人。註，用勗相我國家，明本勗誤勖。

朱泚攻圍奉天章

而銳氣不衰。明本氣誤起，今從通鑑改正。

卷十四

帝問陸贄章

彰我之能從。明本缺一之字。今從通鑑補入。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章

察其事情。頗似窺覘。明本似誤以。今從通鑑改正。由是才能者恣於不任。明本作是由。誤倒。今從唐書改正。

五月帝使諭陸贄曰章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明本缺不若假以四五字。今從唐書補入。

卷十五

七月戶部侍郎章

欠負八百餘萬。明本八百作三十。今從通鑑改正。

贄又奏請章

計合稅之錢　明本錢上多一陸字。係衍文。今從通鑑刪去。　秤軸空。註。秤。盛錘錄。明本鈐誤稱。今從詩註疏改正。

卷十六

十二月章

撤業閉門　明本撤誤徹。今從唐書改正。

十九年章

皆正人也。註。謂舉之以禮。明本固誤周。今從冥鑑傳改正。

卷十七

二月章

賢者各引其類。註。謂割肉傳。故賢人在上則引其類。明本故誤對。引誤行。類誤對。今改正。

四月章

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明本璀誤瓘。後數卷皆誤。今從通鑑改正。

七月章

內則膠固歲深。明本歲作威。今從通鑑改正。

五年章

克自抑畏。註安國云。太王王季即位。按書經註疏云。太王王季即公甘亶。王季即位。明本今本均缺即公甘亶四字。

卷十八

十五年章

謀立澧王惲爲太子。明本澧誤澧。

卷十九

長慶元年章

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明本等誤事。今改正。

帝游戲章

百官謁見　明本官作王。今從通鑑作官。

卷二十

四年十月章

桑孤之主也。註。桑孤之主也。實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明本桑孤以下誤八字。缺二字。今從唐鑑補校正。

會昌三年章

出師屯趙州。明本趙誤超。今從通鑑校正。

卷二十一

十年十二月章

詢謀僉諧。註。詢謀僉同。明本詢誤僉。

十三年六月章

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明本實誤室。今從通鑑改正。故其國大亂。註。昌牙有罪於公。明本罪誤人。今改正。

咸通七年章

乃得一女子之首。註。略舉外六十餘城。劉自立爲王。明本六十誤卒。餘誤余。劉誤劉。今從通鑑傳改正。又注。十八年。軍至溟泊上。與賊戰。破之。明本缺一破字。今補入。

卷二十三

大順元年章

浴爲岳鄂觀察使。明本岳誤兵。

乾寧元年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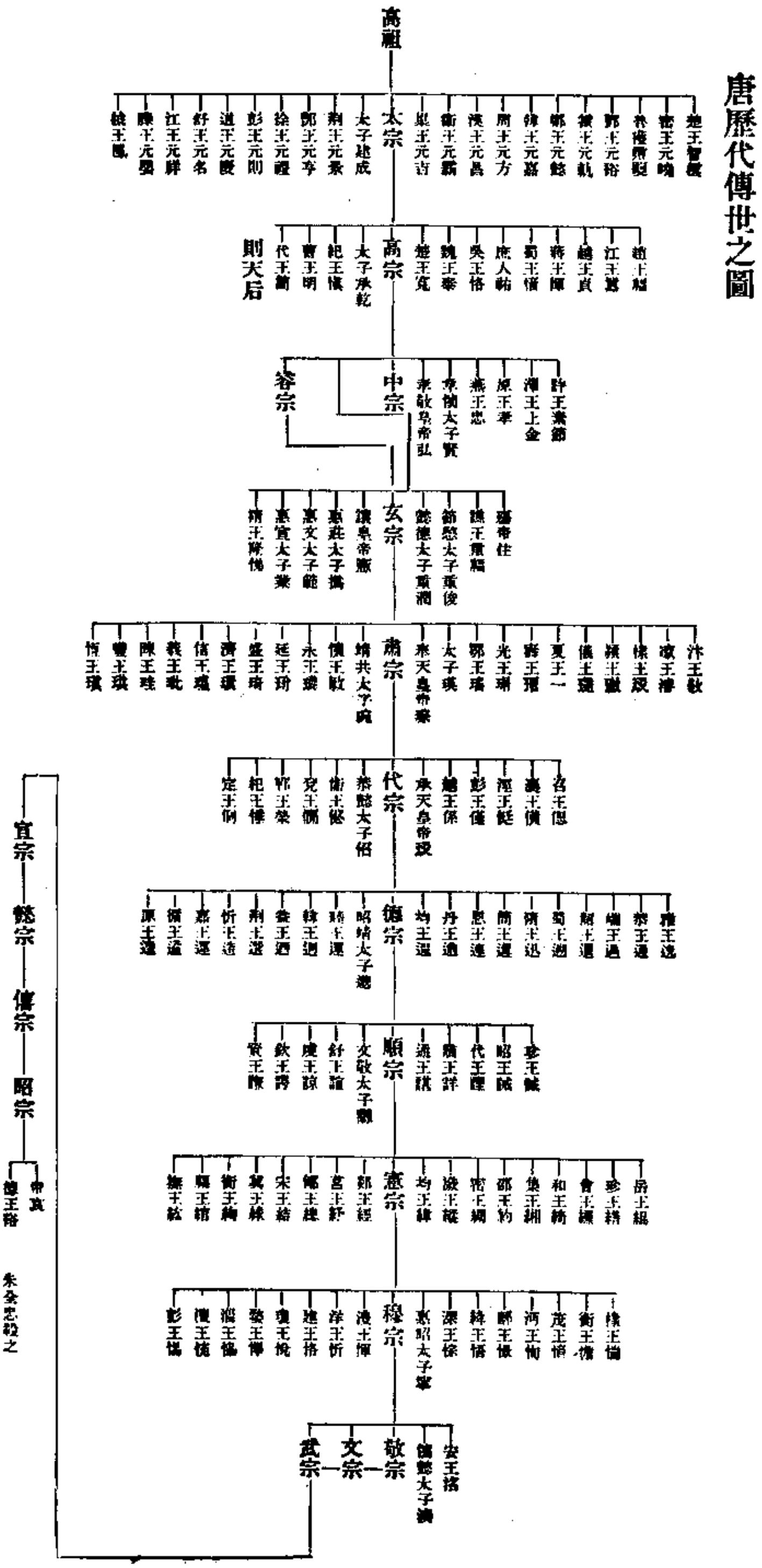
師其族黨犯闕走。將自商山奔河東。明本走誤將。將誤起。今從通鑑改正。

卷二十四

天祐元年章

立暉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明本柷作祝。通鑑作祝。　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註皆言王室未寧。難得太原。綿洛所有。明本難得誤暫得。綿誤指。

唐歷代傳世之圖


高祖
太宗
高宗
則天后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趙王福
朱全忠殺之

唐鑑卷之一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煬帝年號。）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太宗也。）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遣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啓。開導之也。）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音協。下同。）高祖既襲寂之邪。（既。近也。尼賀切。）受其宮女而不辭。父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倚。依也。）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孝經治章。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體形。響之應聲。皆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倚夏之亂。（晉韓奕。蹶父孔武。靡國不到。毛萇傳。蹶厥也。孔安國云。倚。依也。）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猶如字。二者權以制之。）

濟舉也。（後王肅傳。光武謂官屬曰。王莽憑以濟事。猶天助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孟子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歟。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唐本紀。太宗生皇子。高祖謂侍臣曰。此兒相貌甚奇。必能濟世安民。成我門閭。太宗見太宗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成我門閭。太宗拜謝。高祖曰。汝非長子。何拜。太宗曰。大王以來。隋室大亂。非英武無以定之。故拜耳。高祖大悅。自謂三王以來。隋室大亂。非英武無以定之。故拜耳。）

高祖使趙慈世民將兵鑿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爲鴈。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舉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殺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勝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唐本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殲蒐廉惡來於海隅。（唐本紀。蒐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蒐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紂武王伐紂。并紂惡來。）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憫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爰不革心。易慮。（爰。曰也。革心易慮。言以化順之。革不善心。）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子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草之從風也。（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太宗始起兵而殺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殺於唐。爲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爲盟主。復書曰。（復如字。）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秦王嬰。）商辛於牧野。（殪音翳。）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遂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雖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讚之。（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席卷。猶言有也。）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棄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言既命中。豈能納侮。）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愠於密。而屈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懦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裴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相去聲。下同。）王謂僚屬曰。此諮諛者所爲耳。孤乘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揆事揆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反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聲。）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賜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寡。竊以稱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塞泥王莽。（泥。伯姊氏之壻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子。漢末基位。號新室。泥土俗切。）王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非君臣皆不以爲溢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故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左傳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

曰受禪於隋。禪、時戰切。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詩。毛萇云。殷。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億。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長於諸侯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武王敗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古牧誓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强臣簒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端。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位帝也。卒隋帝爲酅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還用之。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惡、烏故切。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者亦。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愼。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鵜鶘者。鵜音提。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襦音儒。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謀擇其人。帝皆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頗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國音虢。臣音逸。王訓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辭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論篇。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開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恐不及。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頗示遠近。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開幸秦王府。兵圖籍。大破之。靖直遜其部。皆出齊太公之後。因生以賜姓。大將軍王賁諫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辭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論篇。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開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恐不及。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頗示遠近。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傳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氏篇序。因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或以官。姓氏。其祖本食菜於官。如司徒之官。食貨志云。居官以爲氏。注云。舜氏。陳氏是也。或以族。族。宗族。諸侯之子。公族之官。掌公族之教。注云。公族。君之同姓。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菜於高。因氏焉。或以字。如孔丘字仲尼。因以爲氏。或以名。如老子姓李名耳。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說。謂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唐本紀。武德二年。詔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廟於亳州。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加玄元皇帝號曰太上玄元皇帝。遣使者就其鄉。於老子舊宅。置祠宇。以時祭享。明皇紀。天寶二年。追號老子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命京師及諸州皆置玄元皇帝廟。每歲以仲春月上戊日享。命道士一人爲之長。以主其事。師在制命前已。違命則不敬。專命則不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東宮。太子之稱。言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秦伯不亦善乎。史。吳書。吳泰伯。泰伯光仲壅。泰伯。仲雍二人皆之讓弟。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泰伯。仲雍二人皆之讓弟。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經賊以立威。結深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謂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自古君子易統。易、以豉切。統、他弄切。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易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賣也。而敢於不見知。敢、古也。其道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解、九賣切。解、釋也。鮮有不至喪敗者也。鮮、少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爲我語唐天子。爲、于僞切。吾爲老君。吾而子於上帝。唐高宗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加玄元皇帝號。遣使冊老子。尊爲大聖祖玄元皇帝。上尊號曰大道玄元皇帝。睿宗紀。景雲二年。追尊老子爲大道玄元皇帝。開元二十九年。加號曰大聖祖玄元皇帝。天寶二年。追號老子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命京師及諸州皆置玄元皇帝廟。每歲以仲春月上戊日享。命道士一人爲之長。以主其事。師在制命前已。違命則不敬。專命則不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東宮。太子之稱。言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秦伯不亦善乎。史。吳書。吳泰伯。泰伯光仲壅。泰伯。仲雍二人皆之讓弟。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經賊以立威。結深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謂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聲。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昔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傳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違命則不敬。專命則不孝。君曰。誰使。君曰。誰使。對曰。君命大事。非太子。其誰當之。君曰。然。吾使女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誰軍。守曰監國。古之訓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違命則不敬。專命則不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東宮。太子之稱。言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秦伯不亦善乎。史。吳書。吳泰伯。泰伯光仲壅。泰伯。仲雍二人皆之讓弟。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經賊以立威。結深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謂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衞。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音帥。）王公設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鎭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蓋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蓋三公。坐而議政。）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各一人。是爲三公。正一品。）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衞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下萬事備矣。如此。如網之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紊之則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

正名。（論十三。必也正名乎。）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絁音施。）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閏加焉。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貨業分爲九等。（貨音貨。）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四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皆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侈主。姦吏邪臣。取民無度。加賦增調。兩稅之興。渠魁之臣逾。益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永業。租庸之法壞而爲兩稅。）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其養生喪死無憾。）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孟子。聖王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裁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富者所以能兼并。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同上。蓋亦反其本矣。蓋。因合切。）何不也。昔裒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論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岐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直列切。）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孟岐心上。曰其田疇。務本抑末。尙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固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衞士。（驍。古堯切。）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精去聲。）置東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鄜將尒朱煥等以甲遁文幹。（將去聲。尒與不同。遁去聲。）煥等去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衷裏相應。帝遣宇文顯召文幹。顯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罪如字。罪孰大焉。）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卽位。哀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爲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遠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爲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聲。）遣使請昏。（使。去聲。）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强。爲國家今日計。莫若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爲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爲恥（婚姻同下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爲謀之邪則是以女爲間（間去聲）而欲辱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聞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强（頡戶結切）而高祖取僅於四夷而已非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曾長者猶許其昏則强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如高祖與冒頓通婚使結兄弟之類曾去聲長上聲）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回鶻突厥葉護可汗以金城公主妻登里可汗以咸安公主下嫁之類）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夷（棄去聲遠于願切）變華爲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爲難也其臣亦不以爲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處上聲）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貳副貳之貳光傳太子君之貳貳之本也）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舜弟象天子封之有庫出孟子）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相去聲）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愛亦憂象喜亦喜壺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壺孟子萬章）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晉金縢武王既喪管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將危周公以間王室（間去聲）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悌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典切）先帝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間去聲）乘之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詹之豔切）亦召王珪韋挺於嵩州（嵩戶主切）皆以爲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以糾之讎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間去聲）乘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之相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讎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治源正本止欲之道也（治則法志治源正本之論）太宗以迂言爲難行（迂遠也）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者也齊小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小白鑿之齊當立者也（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以管仲不得終輔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王理滅檄）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慕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惟有雖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質質爲臣）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將去聲）習射於殿庭論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遠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唐殷秀實傳天子萬乘）而爲卒伍之師（卒伍兩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陋先知云）雖士勵兵强征伐四克（勵先知云）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戒詰重法以禁之帝曉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所迫（唐殷秀實傳）而爲卒伍之師（卒伍兩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加身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奢音賒）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二）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荀君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孟離婁荀君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益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治源正本止欲之道也（治則法志治源正本之論）太宗以迂言爲難行（迂遠也）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之三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去聲）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鄉曰嚮朕以弓矢定四方誠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數延見（數音朔）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卷）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己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皇皇者汲汲若有求而不得之貌詩周爰咨詢周爰咨度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陳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爲誰（爲于僞切）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揚絮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曼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詐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面御四海之廣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南有嘉魚詩曰烝然罩罩樂與賢者共之）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寧之（管荀諸篇）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地之鑑也）知水之止（止水言不動）則物至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輕重皆平）我以其正彼以其頗（平聲頗偏也）我以其貨彼以其僞何忠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破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孟子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憸邪者無自入矣（憸音纖）測其所爲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憸邪者無自入矣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卦云）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楊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論陸賈傳）湯武逆取而順守也）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管九守曰貴天下之目爲目貴天下之耳爲耳貴天下之智爲智目見耳聞智知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則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虜者突厥之謂控弦百萬遼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誠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云）書曰儆戒無虞（皋陶謨曰儆戒無虞）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視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貞觀太宗卒於十九年）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救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盜再救善人暗唾夫養稂莠者害嘉穀救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特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後王符傳臧洪之救者甚大於數赦數赦則刑人出而善人弱矣之類）失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

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綱舉條修，善政致和。）不亦疏乎！而人君每以救爲推恩，識斬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貴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語說命下。王曰：來，汝說。式，法也。欽，敬也。言汝說能法古人，敬承其道，汝當旁招俊乂，使列於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前賈益傳。今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故。）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論平聲。）比來唯唯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設天官太宰，推主進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長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書周命，楙王命伯冏，欲乃后德，交修不逮，故書曰：天官惟輔，言惟征，百官修輔，厥后惟明。）苟取充位而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卽爲之能，役後日惑以事至洛陽，雖蔽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孟獻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太宗虛己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又甚於煬帝。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蔽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孟獻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太宗虛己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又甚於煬帝。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蔽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堅昏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汗音寒，下同。）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汗音寒，下同。）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而使之，是教之亡禮也。教之亡禮，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復，扶又切。）豈能一一中理？（中去聲。）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貴之百官，使司天下之事，則由宰相審熟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好音耗，不審己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賚元首，明哉，股肱喜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君以知人爲明，（唐虞貴傳，君以知人爲明，知人則任賢去邪。）臣以任賢爲良，若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詳舜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稷播百穀，（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七登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皐陶明五刑，（帝曰：皐陶，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皐陶曰：予欲聞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奉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夔典樂，（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繼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帝曰：咨益，汝作朕虞。）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臨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下，面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

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衆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皆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易音異。下同。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逮。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耶同。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亦。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

魏晉　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丈。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威擒。其酋長。吳·丁丈切·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賀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聲·則其功豈猶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前賈誼傳·其如先審取舍。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嚇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爲治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之四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聲·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胎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封建·被封建者·遷古地王侯舜禹湯文武知其能去之·至以有封建非聖人意也·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非生人之初乎·不初無

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徒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克者，則郡縣設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羣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埽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唐虞官制：王乃時巡，考制度，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而不可奪也（語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世主謂之封禪（齊桓、晉文、秦始皇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聖多賢，臣而侵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徵亦預焉（唐通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有封禪者不絕，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切玄齡、魏徵博採衆議奏上之。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上，高宗乾封、天子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爲玉册，玉匱，石檢，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事見本傳云。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君子皆至，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宮室以奢侈相尚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得副宮庶臣忝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幽都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懽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侍臣曰朕昔過此貢飯而食做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臣居段獨實佈・天子萬乘・乘去聲・）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貧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畏勢于外（畏去聲・）文王卑服（卑其位卒爲賢君（書無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羣臣聽冢宰小人・作其卽位・整書胤・）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同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孔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敎安人之功・以敎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暫逸・）而逸豫無度者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巷伯愛民唯恐須臾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諂諛掩蔽羣臣夫豈被之所以亡則國我之所以存而不敢忘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蔽去聲・）以奢寡儉（儉去聲・）以奢寡儉夫儉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苟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斂（强去聲・）以奢寡儉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封積鉅橋之粟（史・殷紂封有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愼曰・鉅鹿水之大橋・有糟粟也・）武王發之（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告於四海・孔安國云・封所積之府以振貧民・）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爲爲周先事而綽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孝經・事君・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謂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當恐驕奢生於富貴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孔安國曰・視小人不可不省・其父母勤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皐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蚤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爲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兆諸侯・對文帝疑・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堅述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裁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唐鑑卷之五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猶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塾有師（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鄭氏云・鄉遂黨庠・門側之室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庠序之教（孟子・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以孝悌之義（孟子・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已非有教育之宮也唐之偏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開元之治・）學者衆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視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

故王珠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臨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於功而徇名（唐本紀貞觀太宗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不能以義制心（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十一月禮官奏新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書舜典音奇）嫡子婦服期叔、弟妻、夫兄、男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唐本高祖從魏官奏加服不喪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定公子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鮮去聲先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守勝易守勝難（易去聲）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書大禹謨后君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又曰無輕民事惟艱（書太甲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孔子曰爲君難（語十三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傅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視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離婁下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若自衒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泰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泰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道傅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嘗詣朝衆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屢嬖立庶危國亡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麗平聲）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北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綵綺遣其守者曰（遺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錯雜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給誑也）皆無恙咸鄉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開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動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趣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香大馬識明皆聲教被及使上去聲下如字）無恩不服（文王有聲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規其險阻（遺去聲規窺也窺伺也）譎詐誘其民人以爲奇能（譎古穴切詭也）薪口歸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爲諜於外國（諜徒協切奇疑也）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兵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書大禹謨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帝嘗臨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欲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華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禹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漢韓安國傳以自輔聽其規諫以輔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408

家。漢高祖擬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倩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畢臣有寇。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傅。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卽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開訓太子以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小曼詩・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豈其疾而亟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說人得以間之。情哉。（四・闇也・去聲。）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誡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驕慢邊部。豈能有益。行陳所遺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鋒燧之警。陛下豈得爲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奈何爲徵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面執之。服而封之。利莫威焉。德莫厚焉。圖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感以喬。（喪去聲・喬。秦穆公、趙王句踐是也。句音勾・得地之禍大。而感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湣音閔・）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后臧傳・廣德者王・）強兵不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唐憲宗語・聲教不遠・遠・及也・）不以煩中國。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強。德而可爲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去聲・）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皆・大禹謨・禹曰・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云・孔・甚也・巧言・好言語・令・善顏色・）孔子曰。佞人殆。（語十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變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遠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君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若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同上注・又論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足恭・）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書皐陶謨・何畏乎驩兜・何遠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以爲殆。（語十五・子曰・佞人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縱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易乾卦・閑邪存其誠・）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恒而聞之。忽焉。是以自古無非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競競而不忘。（小曼詩・兢兢競競・如履薄冰・）則疾安得生矣。彼特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艴音弗・不悅貌・孟公綽・艴然不悅曰・）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非聞君也。（聞與暗同・不明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舉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徼倖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

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輾轉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惟精惟一。（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宗遂鄧紫使高麗。還。諮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直・猶言特也・）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自伐高麗・高麗變夷之國・謂平聲・）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書說命傅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釋・尤謂于先王成德・）太宗之謂矣。

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歟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譔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字下同）君相不與焉（相去聲與如預）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杜村赋齊君齊太史書曰杜村赋莊公杜村赋之其弟復書杜村復殺之少弟復書杜村乃舍之）此奸臣賊子所以憚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正於執簡記事記事直書其實面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讀曰預）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爲天下

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諸屬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疑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滅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滅高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開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昔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忼慨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解上聲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智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昏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益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解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犯遷逆君臣相正國之屏也）故先王以羣臣爲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肯中於理哉（中去聲）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聲）而皆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輕去聲）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莫弗仲高麗莽鵠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逐安市城爲壁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倉忽切）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皆還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堅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隨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齊災）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懼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道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本其少時習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振威耀武於用兵（聖誌詩：揚厲用兵。）如漢武帝博虎（孟康曰：人有遇搏者，善搏虎，有來逐虎，虎負嶵，冀之敢擊，搏見虎，則持虎兩耳，隨而經之，或騎其背，拉其脅，折其骨解，乃下車，杖竹挾之，其爲士者冀之，見虎負嶵，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子：理義之悅我心，）中山九伐功彪一晉（同上：吳夫差闔廬不勤，不於維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大違茲也。保厥始，惟乃伐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功虧一簣，猶未成一簣，猶未爲山，故曰功虧一簣，言以譬人乾乾日，惟終始，惟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槁（枯木也。左袒之民，袒，偏也，夷狄之人，衣皆左袒。）解辮內附，（辮，結髮。）莫不以冠帶四夷爲慙德大業何哉（晁錯：錯大業，謂王業。）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瘡之有疣附贅懸疣（莊子：附贅懸疣，）有險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服，從也，去聲。）禹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按此，即成緯之辭，）然則欲其率服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慕風慕義（詩宛柳：百辟卿士，風人，單于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強，去聲，）故不勞民不費財垂於後世之君威以懾疾而欲參滅之感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貪戾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烏故切。）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面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厥弊也且得之既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魄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昂若無得無失惟其政樂政刑（記樂記：論樂利敝，）因時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業女有餘布（孟康文公：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亞於亡而常與之同軌其累德豈細哉（治忽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累，去聲，）太宗於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贊：好大喜功，窮兵於遠，好，呼報切，窮，）華夷中外欲其爲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遺，贻也，去聲，）此當以太宗爲戒而不可慕也（晉當以太宗爲戒，不可慕其所爲。）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舉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道偏師更迭擾其疆場（音亦，）使彼疲於奔命（釋禾入倦，）數年之間千里遺稼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弒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當君面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所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爲餘孽且弒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爲寇非禦寇也（唐高祖隋末據晉陽起兵，蓋蘇文弒其君高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其支離，專國，帝拜藏遼東郡王，特得遣蓋文，蓋原勤於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未幾耳，吹毛肆有五，良大舉小，以順討逆，以安擊危，保厥始，惟慎厥終，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宜貽世患也，以悅當往，以逸待勞，以佚待勞，智將務因敵而動，）

八月立皇子明爲晉王明母楊氏，隋煬帝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

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諱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成元吉）甘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婁氏大長孫無忌之女）遂其性本强悍勇不顧親而能提義而好賢（唐本作好賢而能提義）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章啟知彰明之彰）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檻下同）爲水運陸來劍南獨無寇盜居者邊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趙藥州僰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貴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遣船之役或乞輸直雇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斂價頗貴劍外騷然帝卽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遣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益有苗帝遂不服侮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舜予以倘哉土滌諫罰罪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旣孚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兆（老子道德經云）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遂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菑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殲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豐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論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見泰伯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君大禹謨任賢勿疑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蹔之面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服黥彭之徒（黥布彭越）祖詐之術也（楊雄謂漢祖得其道則天下祖詐成作使御矢甘道則天下祖詐成作誘）五伯之所不爲也（伯讀如霸）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孟荀心戚舜之仁不忍愛人（孟荀之仁不忍見貴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其本駿安希我意豈肯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肯方自咎故不欲顯道褫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褫去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固知人善爲聲樂之戲皆一觀天下而不顧繁焉千駟而不親者（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屑也弊車羸馬祝其後也）

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旣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縗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臣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久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夷三年則乘輿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勤奔走方逗撓不進高德遜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遜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質中廄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安希我意豈肯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肯方自咎故不欲顯道褫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褫去）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固知人善爲聲樂之戲皆一觀

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聚觀。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鞭。（唐書輿服志・貴杜胡人競倣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祖禹曰。高宗卽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將欲輔相。恭己以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陸心率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資禮老臣・恭己以總云・）察道裕希旨。而自貢行己之不足取信。舉朝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愼。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惛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許敬宗・李義府・陰險傾邪・善迎帝意・帝嘗於總要・幸以決政・武氏・臨朝稱制・皆出其謀・）蓋不知所以防之也。故曰。（孟子・離婁上・）人不侮其侮。而後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孟子・離婁上・）其斯之謂矣。

子非關非往。（書洛誥・周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焰焰・厥攸灼・敵弗其絕・）周公所以滅武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伐下面隙。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正言。導羣臣以諫爭。（唐魏徵傳・上太宗嘗・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者踵・）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聞。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長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舅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賜金寶帶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厲有所訴。無忌終不許。衞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書冏命・匪惟格其非心・）而徒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

是大臣異議未決。帝召謂。與其禍無窮。子志寧。精選其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罪。於絕嗣。將廢之。遂瓦等持不可。志寧固爭不對。帝使謂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昭儀。志寧本勣立武氏。其後無忌。遂良。柳奭等死竄由此。故云殺忠臣。

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殺及父祖。割骨肉之親。無異人理。趙兵。每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吳三十萬往擊之。勣其父祖皆官僚。受家恩。除國姓。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孟懿妻。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貴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遣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戾虎乎。韜若。夷人也。非所以爲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讓皇太子。太子面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爲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尊也。故李淑以爲武后欲謀篡國。既太子弘。益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容啗毒。通鑑云。弘仁孝英果。深爲上所鍾愛。以諸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罪終。實緣禍作。皆不言弘過酷。按李淑對勳宗云。事敗庶帝爲太子監門。仁明登御。天后方圖臨朝。乃缺殺。立雍王賢爲太子。新書據此乃店歷也。陵弘之死。其文雖明。今但云時人以爲天后缺之。疑以傳疑。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唐承天皇帝侯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侯當服謚。時。皆定大謀。抑宋璟。於中國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以此爲故事。皆不正之證。不可以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周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鄭崇質。崇質之子。高宗之甥。故義琰以天后之怒。告之。義琰乃改葬。崇質。義琰之子。高宗舅。義琰欲立陵其貴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貞。高宗殺元貞。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言不可。後昭立。衛之。敬宗官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貶本爵。而不自知忍。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承雙陸。外劫證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非移后家。真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竹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麾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帝在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爲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偏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又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舉兵拒之。冲爲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於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鄧王元裕。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又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譓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蔡王蒨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璥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鄱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貞、潭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顯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葬祖禰。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賈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册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爲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竇仲衝、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書季氏出其君。曰無君者八年。春秋師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還陽州。猶稱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同。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鄆。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宜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臧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晉。侯幸董賢第。哀帝卽位。貶賢太子官舍舍。二歲除。賢傳編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寵見。悅其儀貌。誠面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常與上臥起。後上嘗酒酣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黃爲諸郎將侍中。旬日間。貴振朝廷。常與上臥起。後上嘗酒酣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黃門侍郎。皆在側。上從容謂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閎遂曰。天下乃高祖天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鵝武氏之號。以爲母后嗣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後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瑰等（瑰音回。）皆以爲方夏行赦。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慈闇。（闇與暗同。）是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嗣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蘇瑰（瑰平聲。）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紘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疑憚。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至於滔天。弒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卽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爲政云。）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喪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委爲內給事，至是以誅韋氏功，遂用爲將軍，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更音鬲，下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而輕變太宗之制，崇信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寖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監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廳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傳：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崇曰：古者畴咨俞諮，（書：堯典：畴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畴，誰也。咨，謀也。）而武氏紀綱，（畴音誰，下同。）然後用之。（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然後易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幷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陘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契音喫。）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徵諫而止也。（徵去聲。）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去聲。）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將何以止之？夫人君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強去聲。）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驅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能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聲。）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愼，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謀閒之言，（閒去聲。）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兄弟，（思齊詩：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睦於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烏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大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舉斯心，加諸彼，孟子梁惠王之言。）

明皇以游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能而辭位以授之。（唐諸皇帝遺詔，本名成器，睿宗爲皇帝，故諡立爲皇太子，睿宗時進東宮，具瀛錄長，又當爲太子，而進王有大功，故以不定，遺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立，海內失望，因湯泣固辭，時大臣亦言進王有安社稷功，且世底抗嫡，不宜更儲，帝遂廢儲，遂許之，立楚王爲皇太子，玄宗始封楚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成器之行，有以資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無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子：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子：文公，是尚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事爲無一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咸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子伯：人主有職，一論一相而治，擇相而已。）相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如字。使者十使並同。）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監之，（監，古銜切。）刺史、縣令者，治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患，胡慣切。）苟相得其人，則十使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煩，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焉，於虔切。）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根以慾不得爲剛。（語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切。）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

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奏歲獻駿馬，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撿倖，（好，呼報切。）痛抑其賞。邊年始授郎將。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憐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非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爲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論，平聲。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子：堯舜與治天下之事業也，故其道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皆設輔相，（相，去聲。）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前：程方進傳：丞相進見王，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

傳・所以體貌大臣・國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從諫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惟求賢俊・委政羣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勳・勵所羣憚・故姚崇・宋璟・相繼登庸・守法不撓・事皆切・言皆不聽・張九齡爭益切・言益不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安縱恣・而張九齡復相・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納而厚於情・是以林甫・慶忠・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翊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章公綱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爰參天子・坐而論政・）而獨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爲九室・

臣祖禹曰・昔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老・成有一德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前章元成傳・諸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爲祖宗之廟・世世不毀・）商之三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之法者・蓋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役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爲之制・通選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井田・開阡陌・）後世雖爲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壞・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悅・下同・）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商鞅仲舒輩・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有即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潘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設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毛氏云・騋・牡七尺曰騋・牝七尺曰騏・馬與牝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六閑・四種・馬二千一百六十匹・卿大夫四閑・三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有三千・雖非過制・國人美之・）夫寡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隴右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昭二年・晉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馬・杜預云・晉代也・）夫馬必生於遠野・而妾於窮塞之地・（北地故多良・）稻粱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強也・（左昭四年・晉國富多馬・）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傳十五年・乘小駟・謂入也・鷹隼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則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輿服以從武事．及懼面變．轉與人易．亂衆駭慣．陰血屢作．張脉憤興．外氣中乾．邪迫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能．　唐姿馬於閫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從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御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也．（國君謂．士謂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諱光諱．太子君之貳也．國之本．）　將以付異宗廟社稷之重．非官僚也．而以爲賀．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說．仲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赴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勤勞之日也．（蓋我時．哀父母．生我劬勞．）　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赴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赴者．國之大事．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諸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信任力士．（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傳書．宣帝時．任顯爲僕射．元帝即位．顯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顯中人典事．中人無外黨．情狎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幸傾朝．皆敬事顯．顯巧慧．能探人主意指．內陛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莫足一跡．諸附顯者．竹得過位．至使省中稱之．）　遂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謂劉向諫．治亂繫乎之嗣．在所信任．）　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譖．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譖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爲．于僞切．）　故終九齡龍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入宮．亟誅韋氏．安樂公主．鄠邑侯溫．於飢餘中遂殺．甲申．睿宗方爲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發眾與劉幽求等入．向二鼓．天花散亂如雪．人不可辨．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遽取之．補闕譙王重福．亦不可及．后親族皆斬之．）　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　祁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龍出興泉祥瑞．）　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祝．極奢侈．求長生．悅讖祥．（唐禮樂志．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善賀天子．故所在爭首符瑞．禮臣奏表無虛日．本紀贊云．自又子寶九載．實沉符命．張均等往來得之．時帝通道教．益長生．故所在爭首符瑞．禮臣奏表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稱女禍．韋氏建以族滅．玄宗視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修心一勵．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爲娛．面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宴月失國而不悔．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　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鵲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幾．平聲．）　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爵豳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譏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史帝始皇紀．秦初并天下．）　遣使求得於盩厔．（音戶．又音扈．）　樓觀山．間閒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帝悉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此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揚雄曰．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　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蕭蕭之聲．見罔象之形也．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書說命．高宗夢得傅嚴．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說於傅嚴．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正於四方．惟恐德弗類．茲用不義．惟狂．惟厥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　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元皇帝．即老子．）　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事並見天寶問．）　諸說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羣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

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宰輔傳：文帝躬履節約。）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崔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旨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憂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賞大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耳其次不過豁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遲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諷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是以天下之利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到切。）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嚴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符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癸亥元皇帝於新廟甲午謁太廟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嚮老喜僊故其大臣諛（諛，羊朱切。）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貴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柱國大司空唐國公李昞爲元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資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經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云聖壽延長又朕於當山鍊藥成以證揖上及夜左右欲妝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妝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僞作也。語十四・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語諛言有呼萬歲者（語十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脩川事華山・至于中嶽・登日・視登讀曰・御史乘閑作刷勞・東巡狩望祠海岱・登禮罔不答・其令嗣官加增太室祠・明皇乃自爲祚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寵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不期歲餘遷如惠妃七月册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册太眞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序・刺奢宣公也・宣公世子・宣公爲伋取妻・去聲・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詳注・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其何以爲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崔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旨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憂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賞大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耳其次不過豁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遲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諷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是以天下之利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到切。）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嚴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符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癸亥元皇帝於新廟甲午謁太廟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嚮老喜僊故其大臣諛（諛，羊朱切。）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貴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柱國大司空唐國公李昞爲元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資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經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云聖壽延長又朕於當山鍊藥成以證揖上及夜左右欲妝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妝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僞作也。語十四・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語諛言有呼萬歲者（語十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脩川事華山・至于中嶽・登日・視登讀曰・御史乘閑作刷勞・東巡狩望祠海岱・登禮罔不答・其令嗣官加增太室祠・明皇乃自爲祚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寵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不期歲餘遷如惠妃七月册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册太眞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序・刺奢宣公也・宣公世子・宣公爲伋取妻・去聲・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詳注・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其何以爲天下乎

真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唐韶曰。誄錄。誄音類。誄前人之功德。說文曰。誄。謚也。）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行之浮於名。）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眞符。命荊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稽首請捨宅爲觀。以親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齊。楚。）漢武帝驅攘四夷。（四夷。匈奴。閩越。南越。朝鮮。）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務佞邪。慾情盡以蕩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幻。音患。）其神明精爽既發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救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幄。音握。帟。音亦。）光怪非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襁。居兩切。）使宮人以綵輿舁。（舁。與居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謹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爲戎。（左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氏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染戎狄。）明皇不信其子。而溺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國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鉷。胡中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府。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庸。音墉。）中外嗟怨。帝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龍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貲不絕於門。蘭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銲。何旦切。）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陽鉷恐事泄。補得穀之。王府司馬葦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

之私庭。鉷又殺之。銲所善那絆。與右衛武夷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供捕之。鉷意銲在絆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絆。絆格鬬且走。禁軍擁衛之。國忠冒鉷必不預謀。救陳希烈。與國忠鬬之。於是任海川。葦會等事皆發。鉷即自殺。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傅流嶺而未殺之。籍其家。數月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桑弘羊以興利。爲王室之將卑。以爲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咸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生而天下之所以發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史記。周語。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蔥非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極。中正也。極。中也。極。中也。極。中

伪鈒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陷維州。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楚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蓋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爲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蜀商數驛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沴音厲。峴音賢。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遂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邊事付之將。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直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壅絕。（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恩。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闕失。林甫怒。貶璡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何用多言。動搖衆心。若有上書言邊事者。臣必以爲沽激。請加嚴誅。以絕妄原。上然之。自是朝士相戒。不敢復言。）三品參佐。一命則謝之矣。後雖欲不唱。得乎。由是諫爭路絕。（唐李德裕論事狀曰。人臣不可以言獲罪。若以言獲罪。則天下之口。鉗矣。後雖有忠讜。亦何所論。君臣不見。立狀爲平。終日無聞。面從退有後言。）以安言爲賢。以實言爲妖。楊國忠知其若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雖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發。默（文曰。曰默也。）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至靈昌。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眞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爲蘇州。廢睢陽郡。置譙郡。天寶元年。改爲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而顏杲卿首謀常山。眞卿唱義於平原。（唐顏杲卿傳。安祿山反。杲雖爲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眞卿在平原。素聞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遣盧逃至常山。約起兵翦賊北道。）張介然、翟懋、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屯不三日。賊已濮河。乘勝進攻。轉降陳留。十閒經旋。皆被執。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李憕、盧奕、蔣清、死其官守。（唐李憕傳。憕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發兵東京。憕與御史大夫盧奕、將軍蔣清、率士卒。將適賊陣。

綠山度河。不敢自。河陽守將。徑詣守府。突入審。城陷。祿山敗而入。殺數千人。矢著謂門。執憕。突及官屬納治。害之。）賈賁以一尉討賊。非爲平交尉。乘其如懲鳥之飛揚。時惟懲揚。）李光弼電擊令起兵郭子儀應揚於朔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先朔方節度使。懲揚。召其兵詣闕。子儀上言。請分兵東出井陘。以固河東。詔可。子儀乃與李光弼引兵東出井陘。下常山。連拔九郡。）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朔方。即河北也。懲揚。言如指掌之易。莫知所至。）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強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事難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乃募萬人屯灞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裹瘡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閉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爲未可。國忠疑翰謀己。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番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既進册。國忠亦浸顯。三姊皆美。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恩寵震天下。號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忠右相。先是國忠數祿山反。故因再發之。欲以其言塞信。）又它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爲己不利。勤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虢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論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設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倶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糗餌。（糗。去九反。）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勢。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閭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諮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思論其遠近。不若其近者。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諮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思論其遠近。不若其近者。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諮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思論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選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僞軍降屬。（降。戶江切。屬。之欲切。）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踰三百年。（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踰平聲。）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大記。）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大記。）先脩其家。（脩。治也。）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縱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易。以豉切。醉。子遂切。）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臧僖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成其事以度軌儀謂之軌。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爵士。此亂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爵士。此亂

尊陽之禮。唯其無功。還子曰。方脩陽命。聚臣皆聽。唯其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肅宗之在靈武。承玄宗之後。以北虜之強。而不敢失人臣之禮。亦如此。李勉不以正路夷險易其心。（夷。平也。易如字。）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臧。（臧。善也。）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琯。烏官切。）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蔑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言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與王衍之比也。帝由是疏之。琯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南薰兩關兵馬節度使。琯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衆我寡。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爲三軍。以南軍北軍爲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聲。）馬步夾之。賊順風縱燒。牛甚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職。又敗。帝聞琯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帝乃省之。待琯如初。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難。去聲。）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蘇涯鼓琴。庭闈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琯爲太子少師。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疏之。而猶以爲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疏。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字。下同。）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典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解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弟。）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擊。帝乃罰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趨在草莽。（解見上段。）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疾首之時也。（史通世家。矢士夫之辰。）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

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葉音攝。下同。）欲如約。俟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遲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顏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東士爲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俟思之父老請率繒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始務欲速。不爲遠謀。（語十三。欲速則不達。）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孝牧曰。武王與交戰於牧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云。八百諸侯。及庸。蜀。羌。髳。微。盧。彭。在西蜀。蔡。叡。在巴蜀。盧。彭。在西北。）之師。中國之師。制之使爲掎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三十三年夏四月。季已。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掎。掎。居綺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倚。猶也。）與之共事。未有不爲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下也。）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帝著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齡。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驛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驛道。屏附焉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嬖言而保姑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殂。（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劫女巫張唐曰。我念之。振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拜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事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矯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徙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初輔國謀。恐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排宮門。矯制遷上皇。案行宮中。驗發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遷宮中。太上況西內。自是快快不豫。至棄天下。）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取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歡。齒決。齧決。齒間出。）飲食大嚼。齒決。齧決。齒間出。）則既不能念

九月。制去年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音誤）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通宗信讒所之小數。以爲更制改號。（更亦改。平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毘鬼神。聽巫覡。（男巫曰覡。女巫曰巫。下同。）以天下之君爲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爲正月。月數皆如舊。敕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昔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閻若璩曰。閻氏百詩。）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證天閒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顚亂天下。無所不有。通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僞得以惑之。猶實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使所吏反。）幷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散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幷係及竟王僩。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唐本傳。輔國以閹爲閑廄小兒。）通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致崩。己以殺后。后二王以幾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鎭。）瑱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逗鎭荊南。呂諲（諲音因。）運書西王仲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遣商金。均房。別營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茂音戊。）密表瑱偏强難制。（偏。遍也。强。其兩切。）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爲然。乃以瑱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云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我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瑱聞徙鎭。大懼。又諷將吏留己。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卽率應下二千趣襄陽。（趣與趨同。）瑱以兵逆之。（逆。迎也。）問所以來。對曰。向實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鎭。此因取救及告身示之。我猶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我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通宗信讒。黜陟不明。以潘鎭爲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茂（茂音戊。）之謀。使我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殺茂之爲愈也。

右通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衞、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遂後功。亦由任蕃夷爲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爲將。其肯遣歸忠乎。（遣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賤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僞濫。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勸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敕。士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那都考試。咸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三代以前以鄉里選取士論理論考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選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爲近古可行而卒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爲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勤臣頗越深川爲愧又何賀焉命埽懷恩毋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喪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自邊還不至帝遂疏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追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左莊十一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興也勃焉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人也恕（綽裕寬也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說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於不立爲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姑息猶安也言苟安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大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謀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臣祖禹曰代宗以高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稔積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云）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判度支（度待洛切）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令御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覆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宇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務鎮遠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冊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鹽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驗在宇人無恤隱之心（驗察也）而阿意權勢顧之當矣（韓滉度支故云掌邦計）敢爲面欺乃盜而不問是刑弛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其爲姦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侵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爲蔽一也明於疏遠而昧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偏不正也黨不平也蕩蕩平平王道平平）若代宗者其何賞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勑遵禮法間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能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葛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

以一輯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永嗣以爲己資資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薛寺人貂滿師子多魚（左僖二十年薛爭人相始滿師子多魚杜預云薛寺人相始滿師子多魚外則幸豎貂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傳十八年叔向曾魚侯曰城上有烏師其逋十一月丁卯朝入平陰逐從齊師風沙衝連大車以塞隧面縛銜璧以祭先平乃代之殿衝殺馬於隧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殪綽中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面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馳馬面白後綽之其右具丙亦舍兵面縛郤最）皆以宦寺敗國喪師（喪去聲）承倩一怒資臣而諸鎮解體亘猶逗撓終庶之世不能取魏其爲害也過於寺人貂風沙衝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清儉素侧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驅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頗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偃草也（語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廉亦偃）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云）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遣之百緣承

在先軍錯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荊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豺（仙佳切。女佳切。）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豺狗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卽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碎。決其低滯。四海之內。卽風震慄。以爲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蓋治之君不世出。）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荀況語。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率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慚。遂以私物倍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裁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卽位。遣中使卻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綵七百匹。黃銀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爲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懲艾泚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設中護軍府。中護軍分提諸軍。又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仰給。便有賢愚。予。或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委質心門生何之順。）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失德宗卽位之初。凡深嫉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記檀弓。有無忠信誠慤之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微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肆。法令者。人君爲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絳論。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肆。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紛平聲。）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舉朝廷之意。而不舉其法。逆探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帝初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喊動至巨萬。而罰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伏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爲哉。二臣以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朋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數五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入擧。取於衆。是以啞而廢食也。己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爲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己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漢尚博。封事。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舉之。）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用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衆進而不已也。（衆。猶人君置相。可不愼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鎭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爲求官勛。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恩榮。將士亦各霑官勛。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覬。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僻遠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禦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束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譟曰。天子令司徒鎭幽州。奈何遂勒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裴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勒使。（德宗。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鎭。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御。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爲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姦雄得以說其衆而用之也。天實以後。幽、薊爲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己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六月詩。小雅。德威。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先王不以罪四夷。而脩中國。反求諸己。自脩而已矣。（孟公綽丑。反求諸己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梁惠王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聒之爲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

富商發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竟非其實。輒加捃摭。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獻根發。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焉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慮論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禮記。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音志。）借商之事。非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費。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吏。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杞輔之以嚴。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好。呼報切。）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河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環。戶關切。）咨訓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各切。）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每出境。縱踪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

唐鑑卷之十三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盧邁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平爲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僞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殺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眞卿。對曰。眞卿爲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爲然。命眞卿宣慰希烈。爲希烈所留。眞卿叱責之。竟爲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盧邁李元平。盧杞陷顏眞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繇於天下。（繇。由也。）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好。呼報切。）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河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環。戶關切。）咨訓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各切。）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每出境。縱踪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

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貿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踰錢百枚六十。罰錢二千。貫告者錢十緡。其貫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曰。剝牀以膚。凶。剝牀以膚。何可長也。）象曰。切近災也。（見上注。）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語十三。欲速則不達。）不厭人心。不恤民力。兵怨滋而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未有不切近災者也。

務發民而先川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滋而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未有不切近災者也。（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驕民困。恐釁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敗蓋之弊。亦有不testa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紓。音舒。）成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邦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跨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疆。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甸。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渾、瑊、哥舒曜、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民。又降德音。能京城及發緣邊諸鎮。使之自守。則人心固而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爲病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朴而後以爲病也。（作書。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此之賢者能知之。蓋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渾瑊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逃。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還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灞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唯概食菜餚。衆怒。歡而叛之。遂作亂。還趣京城。百姓狼狽。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爾汝商貨悉賈矣。不殺汝。閭架陌矣。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人。（書立政。周公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王左右常伯。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是時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imi子南門之外。（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imi子南門之外。）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猶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苟悼公使弁利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故可用也。（史晉世家。）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選古之道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悔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符。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昔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率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陽恭舉迎。俾悍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既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趙贊、遣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變與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盪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彈誡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掎。居綺切。偏引也。）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黨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登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奉天。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邇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道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溆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益危宰相謀國乖剌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晉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疏斥之（踵：足後也。杞憂亡社稷。杞：殷之後。憂：至死猶以爲憂。自古臨難而不悟。難去聲。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聲。）朱泚僭號大秦皇帝詔百官以奚系爲禮部侍郎系爲泚譔册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光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奚系能拒朱泚不作册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皮乃死是亦爲逆而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引決自經也。）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爲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遊健步出城覘賊。（覘：丑廉切。覘：視也。）其人懇以苦寒爲辭。（懇：至誠也。）帝爲之詩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糲：力葛切。糲米：不精也。）每俟賊休息後舂人於城外采蘇葺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翟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意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爲言。）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公孫丑：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惡：烏故切。去上聲。）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既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壅於下布下情塞於上開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竟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疑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愼密。例自矜衒。街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納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偸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

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陸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陸下若遠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陸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衆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諫則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

帝頗采用其言。（爲・如字。）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己。（已見上卷。）而以爲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爲令。）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盡・下括切。）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剟其大略。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參論臆腆。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愁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奏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追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遂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惑

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諫復嘗言於帝曰。宣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特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陸下踐祚之初。望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陸下誠能變更容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諫復輕脫。戊子。命復光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爲之恨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陸下何憚而不爲辯明。乃直爲此恨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緣。（緣・音忠邪廉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罷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疏道復。雖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已。此盜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苟與哭同。）其德宗之謂矣。

執疑恥過。不欲辨明。專舊諧心。曖昧不決。而以陰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陸贄在翰林。爲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榮洋道險。晉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甚太子以下皆賀。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艱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贄上奏。其略曰。鋒鏑變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部鄙切。）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易師卦。下同。）六五爲師之主。猶帥之長子。人之師也。故行師則吉。弟子、惡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諭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乘輿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欲蘇之卒。尙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強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與兵。帝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南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能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萬復率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帝善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撫劉從一。附耳語。復奉

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糓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廷實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成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唐周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赤蒐用父・周之家宰貳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而廢設者宰也・禮大冢宰・識格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酌其宰・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爲而治（論十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己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戚・憂也）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鄙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魅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薄妃離昏帝召李泌（音邲）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猶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遲延至明日思之泌（上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漏此意於左右漏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諺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唐李勉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助・助曰・陛下家事・何招外人・）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賭城牟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孟離婁・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盡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順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見上註・）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爲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爲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巖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黷武不相盧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書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云云・王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王謂討。夫爲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欲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進。敗之不悔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上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智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臧固事殊。鮮克以濟。恐乘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猜復讎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愈疑爲待叡下之術。而不知失爲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剛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遠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驍突。迅於風飈。羣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受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委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馬孫伏伽傳。天子無親九重。）雖有方叔召虎之臣。（周宣王臣。方叔。召虎。）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八百餘萬緡。袖貫三百餘萬緡。皇樣物三十餘萬緡。諸別貯月庫以掌之。染練物別貯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貯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徵。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皇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貯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弼之。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污溼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馬。帝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令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市庶皆爲朋黨。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北大學・生財有大道。）皆移東於西。指虛爲實。徒張官吏。設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略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蓍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爲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光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偪音逼。）故曰。教不正則君位危。（此通言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偪。小臣竊。）爲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墮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士。艱於進用。蔡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恕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語十二。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爲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爲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爲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人君之常道也。德宗反之。足爲後世戒哉。

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麻。出絹絁。調出綿紬布葛。皆有禁人錢之制。（通考。今之兩稅。）獨異前章。但估貨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隨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成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盈羨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之。必貴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輕賤者多。是以利歸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秽。（大東詩・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杼柚機杼・毛氏云・空盡也。）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蓆上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羨・延面切。）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素少毒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毒。延齡每奏對。悉爲詭誕。皆衆

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蔽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譎妄。但以其好進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護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能爲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惡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蔽侵足以盜其君心（盜・竊也・竊奪也）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暱。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誅首惡）惟其爲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論道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殷以延齡爲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見昌黎文集）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爲不然。楊雄曰。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楊雄答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師況・勉強・四皓・事元成・請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爲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少也）後世猶貴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資文塲、霍仙鳴、皆爲神策護軍中尉。是時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蓋省禁要。亦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盜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唐會要・將賞刑與人主之柄・）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事宮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剋吏祿。或販鬻蔵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衆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剌史進奉自肅始。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亂以興國。或因亂而啓勤。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殷憂啓聖・艱難玉汝・）則知民之疾苦。事之得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盡其心。故能有爲也。德宗遭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愈斂。政吏騁惡。（揭先知・政吏騁惡・言・）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心誣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泌略以爲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塲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點州當蜀衝。擇可守者。文塲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爲鄜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爲事。（唐本紀贊・德宗猜忌刻薄・猜明自任・及在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僞延益猜・而方鎮愈強・）然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己。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貞元十一年進士及第。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能又改爲。好之而無已也。（記緇衣篇・子言・好賢如緇衣・案鄭註緇衣・黑武公也・父子並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官今・敝子又改爲今・毛氏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改・更也・言德君子・宜是居卿士之位・鄭氏云・緇衣者・居私燕之服也・揚曰・敝・幣也・國人之服幣・則改而爲新之・）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爲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典切・少也・好・呼報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爲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挾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和去聲・）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爲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逆己。（惡・烏故切・）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給・捷也・易音異・）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阨公孫注・阨窮不開・）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爲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爲多。其不亟於亡。非不幸也。

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五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尙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遣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衰・方雷切・未聞駙馬起復尙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惜古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卽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陋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語十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統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其妾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度・徒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士著生業（著・直略切・）仲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語十二・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所與共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註鄭氏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棄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剝亂遍天下而京師甚搖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爲帝所寵信徵泰節度使韓滉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壞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譖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非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廟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譖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者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覺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徵贊之也詔貶少徵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池回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語十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統可攻疾久則與身爲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爲一故也可不爲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又給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場霍仙鳴之薦於帝以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節度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寒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于溵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喪去聲・）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衮車之軌（前車覆・後車戒・）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爲可信乎則莫若愼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監如字・）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敵・）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

慢上凌下爲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如之何。頗譬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道中使誅廷至猿陽。頗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頗表貸洪。太重。帝復以洪爲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刺官辭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德宗）怒已解。奏留爲判官。一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非不世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十語六・血氣方剛・彼之在剛・有志氣之剛。孟公綽丑・其爲人也・至大至剛・）夫勇有匹夫之勇。（孟賁黥・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有天下之勇。（孟賁黥・文王之勇・武王之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必速。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於甚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爲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爲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爲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遷諫而辭之。（晉國語・史晉世家・）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爲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貢文場爲掖其敗。還。常禮過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遣歸及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悔厥德。不貽弧祿。（孫民詩曰・）推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提綱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音倚・又音奇・）賂數十萬。薦之於帝。以爲浙西觀察使。諂媚轉運使。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翟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盜鑄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開其將至。預整院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置院中。（械・居戒切・遽近聞之。不塞而傑。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怪迂。善貞直言。（惡・烏故切・）故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罪。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長・丁丈切・）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供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特欲謀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與

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欻、俶、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躐程序。異又因其窺以進。日與游處。謀緣詭祕。莫有知其端者。漸鎮或陰進貲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前賢畜德・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擇士之正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皆與正人居・不能做正・皆與不正人居・不能做不正。）其後嗣豹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弈之人入侍。豈不忍其子乎。人有十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忍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國有桃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濬。與盧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旬當此軍。盧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潞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吏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賞罰。人主之柄也。（前章澤潞・賞罰・人主之柄・毋以憎愛行之・）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爲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謀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若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若作・與倉卒同・）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乘莫放對。次公退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邵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銎於南門之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臨・予審訓命汝・尚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親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卽位也。必以禮正其終。順命之嘗（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曰順命・嘗卽遺詔也・）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宦官定

436

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疑疾彌留。（書顧命・綢繆牖間・康誥・惟烝・安國云・綢繆・久留也）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疑何而不疑。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見太宗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故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暗懦。繫於宦者。次公等時以草詔得至禁中。逢迎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造詔・殺公子扶蘇・立胡亥・說見史秦紀及李斯趙高傳・）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爲永鑒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前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發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卽降旌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禮夏大司馬・掌邦國之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順宗・憲宗・）非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見上註・）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覆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孜孜。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愼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尙書事。隋文帝衙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論本傳・對策・故自親本法官之中・於明堂之上・）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同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兩劉向傳・故賢人在上・則引其類・）豈不易而有威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特問宰臣曰。諫官多論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遺使度思。朝刺君過。比得上達。（此・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遺使度思・朝刺君過・比得上達・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面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往殺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屈其羣臣。其有違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之羣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毛氏云。聿。遹也。）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虐族。李友鹿蹄。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終甚篤。頔出望外。大喜頓首。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孟子云。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盧邁齮齕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腎納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詔諛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更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以藩言。白宰相。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兩浙、福建、掠賣人爲奴婢。周月已酉。制降天下繫囚。徐皆如二臣之請。己未。兩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貸。逮蠲寬賦之絕。至漢之時。憐民者。猶賜之田租。（前文紀二年九月。詔蠲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租稅之半。詔除田之租稅。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田租稅。貢賦志。文帝賜民十一。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功而已。）

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李絳以爲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婁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皆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逆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將去聲。下同。）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書周官。以公滅私。民其允協。）以義勝欲也。夫不知非而爲之。其過小。知非而爲之。其過大。已爲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愼其在己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剋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故諮躁之人。爭獻策畫。勤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而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聯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煽之恩。（煽。迴也。於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王之境土。）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之。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徐道或相裹脅。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攻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及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強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率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除。先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王之境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王之境土。）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相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程賀、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制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攻也。然其羣臣皆以爲不可。謀而力爭者相屬于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諒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蔡甲。君知爲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即趙而先辟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盡長策。使猛將練精兵。舉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找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爲之。（備有道無道。全盛衰興。賢者共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伊尹、商湯臣。）用傅說者、高宗之功。（傅說、高宗臣。）用十亂者、武王之功。（周武王有亂臣十人。）相成王者、周公之功。（成王叔父。周公名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太顛。閎夭。及文母十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成王名誦。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書說君奭。自成湯至帝乙中興之王。猶能保其成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也。）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言無逸。言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同上。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安閒云。太王王季。）文王小心翼翼。（大明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堯舜之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書無逸。其可謂賢矣。）

唐鑑卷之十八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當宣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疏。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疏而遂易其心哉。（易如字。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若惡正直而悅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憲宗之貴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謀。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書畢命。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諫。厥后曰聖。）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

正直之臣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言不能若王休命。說告戒。）苟能悅而從之。又貴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謀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澤惠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弛。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尙德不尙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不明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書皐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引書之。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爲無私也。然則人君忠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勦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論十。）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爲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繫辭。聖人亹亹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周爰咨度。）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樂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見前註。）設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蒙。欺欺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鎭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淮西。乃征恆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能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恆冀。（卒。終也。）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何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亂。而唐之爲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獷。惡也。）爲良民之民。（孟子。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皞。廣大自得之貌。）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

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爲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北堂書鈔。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鄭氏云。難知。有好心也。）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機穽與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能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爲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彼相矣。（論十六。周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切。）憲宗鄙之。是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是規辭位。癸卯。能爲禮部尙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拜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爲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爲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繫辭。聖人亹亹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周爰咨度。）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樂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見前註。）設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蒙。欺欺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鎭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淮西。乃征恆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能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恆冀。（卒。終也。）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何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亂。而唐之爲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獷。惡也。）爲良民之民。（孟子。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皞。廣大自得之貌。）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

440

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怿運。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道譎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澈水也。於其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剌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雖使剌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叛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隸各道剌史職事。隸在州兵。並以剌史領之。四月。詔議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剌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纂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爲法者。必圖盛衰。（楊先知・禮王之法・使一縣之衰必由於令。一郡之衰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子如網綱之相維。（者謂庶・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臂指之相使矣。（唐陸贄傳・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拒兵之勢。而剌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强。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祭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睹矣。崔祭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其發由是有端。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鑄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噪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邊定。河北底寧。永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宜以處以爲垢污。卒解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爲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鈍無恥。見利忘義。阻鄙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御史中丞判度支李絳、同平章事

澄傳云・憲宗庚大漸・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實崩在人・內官都之・不敢陳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云・宰臣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益事證明・終不能洩其虛實・故但云暴崩・非後文宗誅官者本討元和之亂・蓋史官曰・以累世憂趙禁門・尤恥日於史官・故盡除之・宜宗追總程宗以為預謀・節治逆黨・誅之殆盡・非之所弒・皆以為弒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弘志所弒・

唐鑑卷之十九

穆宗

元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言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而及第者・鄭朗輩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儻倖得之・帝以問語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四月・詔翬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後漢鍾傳序・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福拜為尚書・福與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優即馬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訾・遂各樹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之謠・因其誠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譽・與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弟子牢脩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逢皆誅滅之徒二百餘人・）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同上・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誅所及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

二十五人・）時之朋黨・始於牛僧儒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宰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唐本註曰・程宗以累八世憂趙禁門・尤恥日於史官・故盡除之・）朝無公政・士無公論・得賞僭濫・刑罰変紛・士之附命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同上・正直廢放・郭枉鐫結・海內希風之號・並共相榜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之八俊・俊者・言其人之後英也・）屑名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操・士高切・）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咨訪焉・稹無恩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裴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搖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換敗國政・（換・上聲・又叶救切・）陛下欲播蕩幽鎮・先宜蕩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閤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閤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慢藉斷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采民詩・任賢使能・周室中興頌・）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時尹吉甫為將・而其後騶虞・故其詩曰・文武吉甫・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王・（宣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同上・侯謀在矣・張仲孝友・）夫使文武之臣征伐・（文武見上註・）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檢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也・宣王能使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車攻詩・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內順治而外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禮義則順治・）穆宗肅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小人在側・（柏舟詩・小人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國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也・而其若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克・勝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涿音琢・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薊、嬀、檀為一道・（嬀音規・檀音壇・）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攻音工・玫音枚・）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榮弊日久・（榮・音榮・）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效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催制溫莫二州以十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張久弊旅京師・至假匄衣食・（匄・與丐同・）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反除弘靖幽州・勒克融還歸李軍・驅使克融盟誓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守・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

幕僚章臺璽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剌軍士糧賜數以反游語貫吏卒（漏・呼鈷切・軍中人人懟怒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章臺等推朱克融爲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儉（儉・登切・性剛褊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情肉釐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武巾切・賜成德軍度支益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酒謀作亂汝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夜結牙兵譟於府署（譟・蘇到切・殺弘正及幕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儉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爲魏博節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爲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魏鎮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雖聞鼓鼙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推憲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深州團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諸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皆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遠鎮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各切・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羣度元臣宿望爲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收。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程（音・成作併・）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資歷三年正月羣臣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貫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岡讖宅占岡原不召

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語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在諒足以取亡（詩注・諒・信行去聲・）而能不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羣小（暱・尼質切・羣・蒲巾切・）毬鞠角抵（抵・音邸・）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發萬緡付內園令（去聲・）召募力士（召・一叫切・）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特恩不遷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極捷者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盤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將軍蘇佐明、王嘉遮、石從貺、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盜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衞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卽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唐本傳・憲宗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若弒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宮閫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唐本傳・論處厚疏・憲度元勳正德・文武俱備・若位崇勳高・委參決・必使異議・協輯・）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爲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作殷王中宗・歷赤寅長・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能保惠於庶民・不侮鰥寡・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此在高宗時・憂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同上・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同上・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祚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唐鑑卷之二十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賊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憂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嬖狎（音狎）之侍制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疑（行下孟切）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孟切）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考官鴻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冤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奈何李郃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微斗升之祿而憤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汩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欲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詩劉向傳賢人在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族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蕡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爭去聲）糾正之任（糾與繩同）舉而置之高位則蕡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塞天地（蕭統謂雲蔽塞於天謂）而身老巖穴卒不爲世用豈不遺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淄音緇）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縱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册太子制書勉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帝曰蒸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也）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毀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爲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黑索也）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懲其本（王室喻本根同姓喻枝葉爵位喻花實而爲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同色強本幹爲諸侯王猶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深固根本爲不可拔者也）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昏湮滅絕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閉爲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忿憤出不遜語帝叱令退訓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輒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繫兩軍戚晰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梟堅遙切）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罪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還官自是天下事悉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猶逆欲除其偪（偪與逼同迫也）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書康誥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正典刑而已矣（詩大雅皇矣乃與訓注爲流言之計欲用甲兵於陛墀之門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今陛將不幸一敗塗地）社稷幾亡（幾平聲）非徒無益而禍重禍（孟公孫丑非徒無益又害之）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

有不害及國家者也。（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決父兄之幹，宦官橫橫，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困以此。甘露之事，識及忠良，不勝冤憤，欲報而已。王涯曰：李訓欲先去宦官，及復河邊，意果而謀淺，文宗以爲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傳約參甘露降合元殿，順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誅士官人，使無遺者，會風勁簾幕，見執兵者，士良等愕，因曰：金吾反，既扶帝入東閣，捕斬數千餘斬之，宦豎等知事迫矣，子，相與怨憤，帝懼，召問故狀，帝俟者，自是稍過不樂，至籍天下云。）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設宴享，聲伎盈庭，未嘗解顏，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歎，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逸，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偏，以精審閑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閒於知人，是以取敗，雖器使宜厚，勤於聽政，（唐本贊：文宗善論文推，出於天性，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卓漏下十一刻，）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行去聲，）而主威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乎，而主威身無擇行，（孝，）益削，國命益微，憤憂憊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孟離婁，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至德，帝曰，報，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嗚咽，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近，而見乎遠，自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爲高世之主，（武紀論，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發而不中，（孟公孫丑，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中去聲，）危辱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盧杞，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緣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有子論篇，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莫不容盡其心，）是以治出於一，（周語，三代政無多門，左傳，晉政多門，）苟非其才，則取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譖愚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爲治，其能致會昌之攻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姦稱從諫疾病，請命積爲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鶻與紇同，）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臺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

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須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因父兄之幹，宦官橫橫，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困以此，甘露之事，識及忠良，不勝冤憤，欲報而已，王涯曰，李訓欲先去宦官，及復河邊，意果而謀淺，文宗以爲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傳約參甘露降合元殿，順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誅士官人，使無遺者，會風勁簾幕，見執兵者，士良等愕，因曰，金吾反，既扶帝入東閣，捕斬數千餘斬之，宦豎等知事迫矣，子，相與怨憤，帝懼，召問故狀，帝俟者，自是稍過不樂，至籍天下云，）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授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彙令獨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勞師，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盡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處，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鞭（鞭音卞，齊俗切，）欲作敢，（楊倞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成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成作敢，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人主威令，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就敢戮，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非至

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久。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君子。簡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下江切。）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賊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鬬者。皆佐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密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帝行之。自餘回鶻至澤潞能兵。皆守此制。自非中嘗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賊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戚戚火乃得飯。德裕在位。雖遘喜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光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撓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賊令簡則民聽不惑。心監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循忠義。立功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爲國家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邀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敕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光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戚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中敏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誣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納、證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戶。

臣光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傳。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好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汨亂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德裕一失勢。戍死海上。何哉。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理可以伐無德。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無伐無也。（孟梁惠王。無德而爲天吏者。可以伐之。）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論語。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又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論語。衛靈公云。）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於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廉察强記。宮中斷役給潮墳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漕汚舟誤書漕爲清。樞密承旨疑隙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復入。帝悉推按改竄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決擿細微。以整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荀卿曰。君人者。勞於索賢。佚於官人。此之謂也。）雖如廉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爲政。（謂實煩瑣。大臣特以綜核不報期會以爲大。故孟耀知爲政。）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愼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儀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爲强長等佑之。即手書愼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宣宗決擿細微。以整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荀卿曰。君人者。勞於索賢。佚於官人。此之謂也。）雖如廉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爲政。（謂實煩瑣。大臣特以綜核不報期會以爲大。故孟耀知爲政。）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愼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儀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爲强長等佑之。即手書愼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時咨四岳。（書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帝曰。咨。四岳。舜典。舜曰。咨。四岳。）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詢謀僉同。）而後用人。既以爲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聲。）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爲明。防其羣下。知臣之道。（前漢何傳。何對昌后曰。知臣莫若主。）其不然乎。

臣祖禹曰。堯舜時咨四岳。（書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帝曰。咨。四岳。舜典。舜曰。咨。四岳。）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詢謀僉同。）而後用人。既以爲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聲。）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爲明。防其羣下。知臣之道。（前漢何傳。何對昌后曰。知臣莫若主。）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愼由爲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畢。敕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愼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愼由罷相。

十二年二月。以崔愼由爲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畢。敕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愼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愼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强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有脩身俟死。下無二道。天未有棄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記王制云。）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孟序。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僊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羨人不死之藥。前漢書郊祀志。武帝求神仙之類云。）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唐本紀。武宗納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生。王屋山人不死之術。）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天其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爲聖賢乎。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惟交修予。罔予棄。）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皆吏。（遇。待也。）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矣。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祖。（鄆音運。）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醫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嗣。爲其非嫡。故久不建東宮。帝御醫宦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棨。棨宜發於背。（宜子余切。）八月。宜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屬王歸長。歸長及樞密使王茂玄。馬公儀。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丁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製導宗實直至寢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退長等。貴以爲詔。皆捧起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子。樞句當軍國政事。（句當並去聲。）仍更名漼。（更平聲。漼上聲。）收退長。公儀。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論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皆少主。）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上病甚。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意耶。立少子。）其可謂難也。齊桓公定謂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立公子無虧爲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論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皆少主。）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上病甚。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意耶。立少子。）其可謂難也。齊桓公定謂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立公子無虧爲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

戶。（十一月。乙亥。無虧立。乃棺之。又見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之。）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慈其嗣。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爲外臣。宦者爲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爲明哉。

戶。（十一月。乙亥。無虧立。乃棺之。又見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之。）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慈其嗣。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爲外臣。宦者爲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爲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雖爲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容惜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遂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板蕩。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書多士云。）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雖爲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容惜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遂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板蕩。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書多士云。）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詔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自李涿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詔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自李涿

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特者人和而已。（孟公綽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而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縣大澤鄉。乃入城陳勝自立爲王。項、劉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共攻秦。閭左。閭里門也。言居閭里門左者。一切發之。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湟陽。）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史南越王趙佗傳。高后時。佗擅發兵攻長沙邊縣。隔絕道路。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處番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成臨蒲。）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爲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賈捐之以爲貪棄珠崖。救民飢困。乃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阯。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傳。交阯女子徵側反。略地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援擊伏波將軍。南擊交阯。從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有五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側、徵貳。傳首洛陽。）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焉耆而用魏徵之策。卒能招懷之。（唐紀。貞觀初。戒告邊將。叅畢兵馬。若不宜爲變夷狄。者兵不宜爲變夷狄。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帝曰。徵一言。實貽十萬衆。）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唐南蠻傳。唐南蠻傳云。南詔。楊國忠謂天下兵凡十萬。使李宓討之。涉海而死。死者什八。）自是以後。南詔益强。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盜蜀。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逢劉盧戰。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其後繼勝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上皆。懿宗任相不明。溼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愚亂。偏伐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奚。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實爲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不忘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內。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所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郡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鼓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頓。有司常具音樂飲食輜帳。（諸音亦。）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承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唐鑑卷之二十二

德宗

乾符二年。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黠。善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米麪兩盤。與帝相對。飲啖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致說帝籍兩市商旅資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昏湎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唐宦者傳。德宗繼艾潰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謂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掌禁兵。是以威柄下移。政在宦人。）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唐本紀。唐自穆宗以來八世。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王涯曰。建弘憲立穆宗。穆宗立敬宗。敬宗立文宗。文宗立武宗。武宗立宣宗。宣宗立懿宗。懿宗立僖宗。僖宗立昭宗。昭宗立哀帝。）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至數萬。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任平聲。和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昔曰夏王桀迹衆力率割夏邑（昔湯曾・夏王桀迹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亳邦湯・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乂讎斂（昔殷子・降監商民・用乂讎斂・言殷子不忘前人之心有七廢・割比干視其心・）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此衆利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患（昔曰商・坐曰賈・賈音古・）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任少師・少傅・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恃宗廟之亡而不救也（此周紀・王子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割比干視其心・）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蔑弱閹尹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賊則忠矣非未得爲仁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楊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楊雄見云・）先王患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爲聚斂剝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孟軻文公・上有好・下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世宮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云・豈弟・樂而易也・）其愛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殊疏遠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選用賢良委任宰相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豎而趑趄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好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儻崇則不然知非直者而不能黜是猶一鄙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強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是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徵爲强臣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商書盤庚・陶淵・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王者之於天下慈勸（論曰・畢道・勸相勉也・）使人各當其所（當去聲・）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分去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賴徵殺之不用度支糧餉（度徒各切・）常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憤憤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窮長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分去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賴徵殺之使人各當其所（當去聲・）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好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儻崇則不然知非直者而不能黜是猶一鄙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強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是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徵爲强臣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商書盤庚・陶淵・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王者之於天下慈勸（論曰・畢道・勸相勉也・）使人各當其所（當去聲

潞鎮有不附己者。（規・緣糜切・輾回之。令孜養子匡赫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赫傲甚。舉軍皆慎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實其無禮。盜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赫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閒音諫・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鄰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於李克用。克用方懇朝廷不罪朱全忠。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玫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幸興元。

臣光曰。僖宗播遷。爾京陷賊。皆令孜之爲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去聲・書曰。惡不在大。（宋庠諮・惡不在大・亦不在小・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長丁丈反・下同・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知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己無功。故必有所廢。謂之定策。（唐楊復恭傳・復恭定策立昭宗・李茂貞上復恭書曰・吾救難定策・吾救難立天子・既得位・乃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小人有功而不伐。（易繫辭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小人有功而不德

苑中夜歸，手敕貰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數百於殿廷，召集百官，使晉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嚴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懼，踰牆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按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宜家有事，惟軍容裁之。」季述曰：「百官奏：太子監國，陛下保護東宮。帝曰：「昨與卿輩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宜家起居軍容語，宜官狀，帝與后同謹，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銘鐵鍋之，令曰：「如不得入帝求饒，門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嚴御等皆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人，甲子，帝宰全忠，謹已已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翦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微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埽。帝慈可範等咸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衙。

臣光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胤結朱全忠，各倚强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懇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爲將來之永鑒哉！

唐鑑卷之二十四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謹奉表稱鄙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道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謂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纔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部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寧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妄稱相繼，帝厚遺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寇謙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憩於殽水，自崔胤之死，六

軍散亡俱盡。所餘解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面東。全忠猶忌之。猶設食於幄。壺縊殺之。拓遷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覺。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益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輒蔣玄暉、侯察帝動靜。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樞凡言行輒。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膚之愛子。全忠何敢密欲殺之。因泣下幅巾指流血。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輿。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社稷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惜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忠世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晚全忠之心。而徵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僇。無所不至。不知樞等貴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縱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虛身如此。豈能爲國乎。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史周紀・平王立・東遷子雒邑・詳我冠・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強并兼・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盜士皆盜。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敗北。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勢。皆重。則諸鎮未敢覬覦也。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報・張鐇・秦宗權・雄非所有・滑國爭時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強危使之・天下其孰我何・孔緯曰・治言萬世之利・陛下所紀・一時事耳・帝乃決出師・詔滑爲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卽・卽日發潼・司馬光資治通鑑・光曰・昭宗結則強溶・覆車於平陽・增李克用敗巢之勢・

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爲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佞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愈輕之。璨以爲誠和王傅張廷範、本儇人。全忠欲以爲太常卿。樞以爲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廷範動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潛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亞。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司戶。其餘咸門戶高華。咸科第自達於三省。盛開以名人以宰相俗・臨歷利口・惟甘徐風未泯・公其全歟・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自天寶以後。天寶・玄宗年號・燕、趙、魏不爲唐有。猶平聲・下同・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疆寓海・荒服之外・聲教不通・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染之亡

疾。結紳之士。皆於全忠曰。此盜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樞凡言行輒。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弒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甚被其驅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輿。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社稷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惜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世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晚全忠之心。而徵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僇。無所不至。不知樞等貴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縱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虛身如此。豈能爲國乎。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史周紀・平王立・東遷子雒邑・詳我冠・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強并兼・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盜士皆盜。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敗北。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勢。皆重。則諸鎮未敢覬覦也。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報・張鐇・秦宗權・雄非所有・滑國爭時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強危使之・天下其孰我何・孔緯曰・治言萬世之利・陛下所紀・一時事耳・帝乃決出師・詔滑爲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卽・卽日發潼・司馬光資治通鑑・光曰・昭宗結則強溶・覆車於平陽・增李克用敗巢之勢・

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爲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昭宣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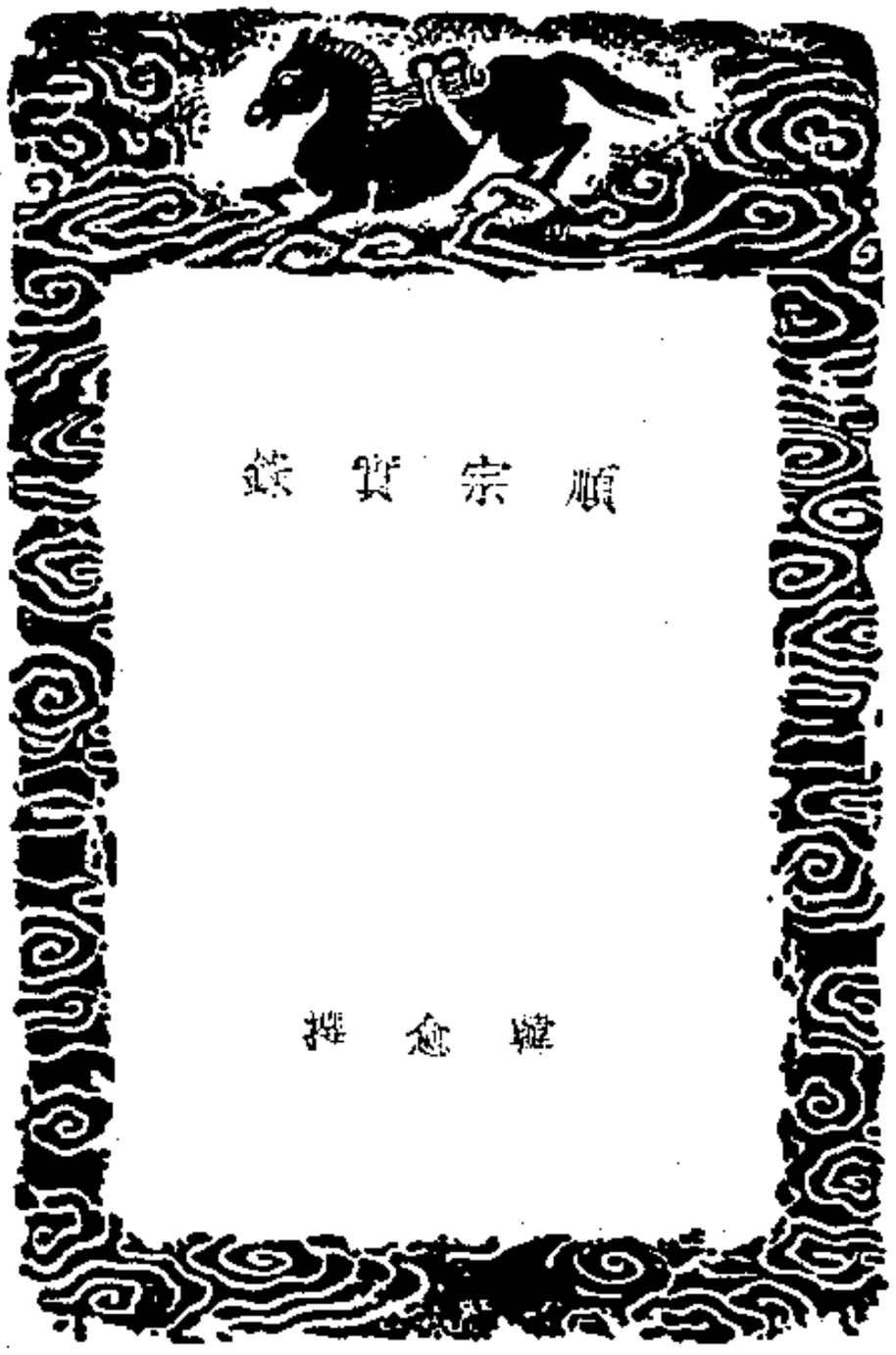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佞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愈輕之。璨以爲誠和王傅張廷範、本儇人。全忠欲以爲太常卿。樞以爲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廷範動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潛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亞。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司戶。其餘咸門戶高華。咸科第自達於三省。盛開以名人以宰相俗・臨歷利口・惟甘徐風未泯・公其全歟・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自天寶以後。天寶・玄宗年號・燕、趙、魏不爲唐有。猶平聲・下同・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疆寓海・荒服之外・聲教不通・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染之亡

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失之也以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益於左衽（左衽：謂夷狄之俗。）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戚逆戚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虞。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爲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禪音善。）以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子疏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駡曰。汝滅吾族。神色不撓。

胡三省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姦險趨利。實爲國與盜。惟以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木人也。故以綏緝與人而不以爲不可。勦滅賊庭而不以爲愧。而不以爲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習歟。（前賢論傳：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九十年，三百年其大數。）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遺愛除烈。在人有未遠。而幾於亡絕。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睿宗紀：景龍元年八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嬌遺詔自立爲皇太后。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開元之治，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于馬嵬。癸未，皇太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德宗以後無論矣。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爲中興。（元和憲宗卽位，共十五年。）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此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愼：追也。音遁。禪音善。）此其間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

過數十年。或數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雄曰。（揚雄字子雲。）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詩商頌云。）繼以太宗文治。（祀祭義：文王以爲治。）四宗守成。（持盈守成。）百有餘年太平。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家人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孟康文公：人倫明於上。）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輕。海外則縣之敎聽於令。郡之敎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鎭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逃（逃：逸也。）逸（逸及寇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爲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考證：王子子孫保。永保民。）



順宗實錄卷一

起癸酉歲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唐史臣韓愈撰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浮屠法。證重師傅。引見楓先拜。泰叢哲。德宗之爲諸王。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其衙。懃脊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不稱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剝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致諫。朝臣嫉權。讒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閉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容貌溫恭。克仁慈惠。文武之道。乘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將上嗣。儲德弈葉。敷仁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重光。安勳庶邦。朕疑疾彌留。非興兆庶。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膺元后。永綏兆人。其介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册。即皇帝位。爾惟奉若

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照臨功。撫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來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臨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宰別殿。諸王親賜進貢。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舉哀於王侯。顧有司。王叔文以棋進。俱侍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晝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牧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慙。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即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鑒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絪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謚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塞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潤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玻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盧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視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強哀強食。

景午。能翰林陰陽昆卜醫相視非諸侍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非侍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能之。

己酉。詔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兩年多。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藉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成出。不爲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諸制內遇祭

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令謂竣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斂。比年旱歎。先聖疑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爲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雇脚錢。無擧懲改。深所興嗟。朕自守洪業。敷宏理道。率容蓋愆。以冀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遽至京兆尹。特權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誚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擒詰讓罵。騎者實怒。遂亂播爲三原令。廷詰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遲黜。朝廷疾忌之。皆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閭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遇道侯之。實由開道獲免。

壬戌。制中丞。皇太子侍讀翰林侍詔王伾可守中常侍。依前翰林侍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如故。登仍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順宗實錄卷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從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宦官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但白敕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閉人所貨物。但稱宮中。即敕手付與。其爲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貨。遇宮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綃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驅送至內。農夫號泣。以所得綃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驅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驅。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衙吏擁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綃十匹。然宮市亦不爲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納。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都不中選。寺觀灰當出者。貨產業。割與地貿之。貴有委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發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發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將供奉鳥雀。將毆之。出發物求謝。乃去。咸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貧者或不知。

就索其直。多被毆焉。或時留蛇一籠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勿介意焉。貧者愧謝。來哀。乃擔而去。上在春宮時。即知其弊。嘗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卯。停鹽鐵使進獻。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貺。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

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郎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于新羅。且册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並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謫逐者。一去皆不復敍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卒於邊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三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噪。

大獻。宜斷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鹽鐵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台輔之望。以佑爲使。己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叔文爲兵部尚書。判鹽鐵。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戶部尚書。判鹽鐵。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同中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繫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猶紹緒。祇若大猷。惟恐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彝章。俾膺茂典。宜册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册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

順宗實錄卷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册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尤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淑懿。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鑒筮。固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啓洪業。逮于十葉。庬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勖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師直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屢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册禮之日雨乃止。追行事之時。天氣清明。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視

皇太子儀裝。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悲敬温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俾奉若丕訓。遵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戴考春秋之義。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册禮云畢。慶慰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並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聽動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導。而行其

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論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翰學蔡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應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鄭詡。禮部尚書。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詡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常博士。四年。遷屯田郎中、知制誥。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遷屯田郎中、知制誥。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裴謂之授左司郎中。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遷屯田郎中、知制誥。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謂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册遷屯子。謂以祕書少監。特詔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謂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聞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蠻夷朝貢等。

景寅。龍圖中丞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估之。遷近以爲笑。蓋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檢校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皋爲尚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籍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導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統左右神策京西都統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丙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擢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荊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直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弭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皋以前鹽鐵判官。謁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居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諸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鋪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寄。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令子祭酒德棻元孫。進士登第。司徒楊館來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日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歷八年。劉晏

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謙計事。令直省通執謙。直省以俟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擯入白執謙。執謙遂巡趨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拿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良懼。叔文執謙。莫敢出言。珣瑜揭款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遍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謙。爵益無所顧忌。遂近大懿焉。

爲吏部尚書。奏頠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頠之判南曹。公爲尚書。揚炎爲侍郎。頠得安之舉。分閤必擇其善者與安。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頠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衙。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背將士停岸睥睨。不敢進。諸道繼進。改福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將軍。召見。德宗慙曰。杜亞言卿皆惡。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臣酒能衣服。并物度支籍口。給其費。至貿陽城。鄂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與九郡皆有惠愛。

晏。字弘上。裴耀卿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而裴垍嚴綬表繳至。悉與皋同。附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激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攝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謂德宗曰。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誓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憚改過。以言謝天下。下叛逆者。迴心愉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能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銓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了不尋勘。其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和蕃公輔謀。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乘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以德宗以參得罪而與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誘致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贄同職。善巧佞諂。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知宰相超璟本贄所引。同對。媒贄之權。密以贄所戕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張滂李充等。權置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資客。拒門不納。親友。有至。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宰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騎馬前去。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首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務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之爲相。常以少

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衆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襲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破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掠金銀婦女等。悉還至北宋。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衙。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背將士停岸睥睨。不敢進。諸道繼進。改福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將軍。召見。德宗慙曰。杜亞言卿皆惡。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臣酒能衣服。并物度支籍口。給其費。至貿陽城。鄂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與九郡皆有惠愛。

晏。字弘上。裴耀卿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而裴垍嚴綬表繳至。悉與皋同。附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激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攝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謂德宗曰。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誓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憚改過。以言謝天下。下叛逆者。迴心愉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能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銓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了不尋勘。其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和蕃公輔謀。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乘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以德宗以參得罪而與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誘致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贄同職。善巧佞諂。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知宰相超璟本贄所引。同對。媒贄之權。密以贄所戕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張滂李充等。權置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資客。拒門不納。親友。有至。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宰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騎馬前去。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首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務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之爲相。常以少

順宗實錄卷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倜儻。時以公事至京。過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甚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怒。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章皐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曰。太尉使某致意。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若不達。不喜書。舉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遂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送租賦詣京師。至霸州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賊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衆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賊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租庸副使。將兵千人。鎮滁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至滁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偵令萬福攝滁州刺史。杲即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偵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試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

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袞破就之。不敢自愛。非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貞元而然。貞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初即位。與鄭絪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群寫史。稿官畢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驟下咸提悼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根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茹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謁之者。將遞城面問。城攜知其意。輒強與酒客。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話。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宜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肆。無留也。未嘗有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稍北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蔡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裂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舉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燒之。慟哭於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覲乎。明日。謁城歸覲者。二十餘人。有辭約者。皆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連蹤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

遷升號位。禮亦宜之。宜册爲太上皇德妃。令所司備禮。擇日册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非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赦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宰臣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甫疏諫他事。得召見。正甫與王伾舒。劉伯芻。婁繇。常仲儒。呂洞相善。數遊止正甫。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甫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皆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威季等。朋譖衆遊無度。皆謫斥之。衆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和次拔擢。至一月除數人。日夜輩聚。伾以侍書幸。寢陋異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置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歎歔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尙未悟。會遷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鎮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慙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愴擾。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　伾。杭州人。病死邊所。其黨皆廢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增。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頗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相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相先人德。致名位。等各以道。豈可如此自毀壞。攏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然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飄忽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愴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以資譜不言。謫南州縣名。爲郎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寮。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册文曰。維

永貞二年。歲次玄戈。前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元黎。獨超乎希夷。殫名之極。猶在乎圖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頌泳道德。越於精誠。伸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稽元元。業紹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敎本宗儉。凝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萬品。而功成不處。寰寀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稱而言。顯顯寂味。竭膂大智。憯悉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兢。惟懷永圖。今天下率安。皆容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若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遠北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嘉歷。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修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飾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腎亦親政。益倦於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曰躋聖敬。發稱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睠于九族。外勤於萬幾。問寢益嚴。侍膳無闕。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憾天下。今厥疾大漸。不瘳不興。付託得人。顯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尊繼。揔務之重。軍國之殷。繙而成之。不可暨閟。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鎭恬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詰主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嗣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諸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句芒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聲率。朕所哀矜。況洪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敦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卓異記

翔所著卓異記。皇唐帝功。環特奇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殊常。揮書而照今。貽謀紀遠。家世徽範。奉上度密。不自顯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爲傳說者。洎正人領賢。守道不撓。立言行己。貫百日。得以愛益遊揅。其好邪之迹。視而益明。自廣利頌所謂見。維彼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啟暢在心。或可諷默。且神仙鬼怪。未得論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殺爲人一途。無害於教化。故貽自廣。不俟繁雜。以見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予在楹溪。

李翔述

敍封禪併兩朝

平賊同日

相有二親

三拜中書令

二十七年背相印

與妻父同時爲相

三拜左僕射

兩即帝位

三聖子皆登帝位

代妻父爲節度

與使主同時爲相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兄弟爲禮部侍郎

兄弟皆掌記

壻主見門生知舉

與同列子爲丞相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門生先佩金紫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四代掌綸誥

起家二年爲丞相

父子皆同揚州事入相

門生壻壻主白麻

敍封禪併兩朝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牒文曰。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使賈鐵而救黎元。錫玄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造。業壯斷鼇。欽承寐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威結慶。遂得崑山疑燼。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蒸萬姓。陶化八紘。又玄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玉牒文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大宗。受命立極。高宗升平。六合放盛。中宗紹復。繼躰丕定。上帝眷祐。錫臣中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啟若天衢。四海晏然。封紀泰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黎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五十四年。肅宗封禪。自古帝王。撫有倫比。

兩即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嗣聖元年二月八日。降廬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即册爲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即帝位。謹按中宗皇帝即位後。復爲皇太子。又重紹寶位。升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睿王即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遜爲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返政。卻即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成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即位。如何。對曰。皇唐伏羲垂旗。揚時之亂。承陷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偏方調位。弱才稚立。欲和俸壻。況高歡乃魏厩馬之賤。追封爲皇。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代國郭元振。證按李邕撰行狀云。自北有唐受宰相臣。未有二親在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爲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嘗爲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拜中書

燕國張說。按中書故事本云說三拜此命。終始無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爲友。屬隋室喪亂。未嘗不悵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雖徒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謀集吏部。高孝基有知人之鑒。見玄齡嘆嘆。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即仗策詣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爲謀主。一屆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背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雄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代妻父爲節度

韋皐、張延賞。按韋皐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爲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爲西川矣。四年之代領茲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爲相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爲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爲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珏。按德輿杜公神道碑云。平黃席。晚職吏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時珏爲御史。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間。珏已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爲相。正非珏同列相庭。當代以爲盛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爲正丞相。其後以南省事疎。方帶平章之號。然非崇德碩老。有道名者。莫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巨鎮。三年此官不支。於右振古爲盛矣。

與使主同時爲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珏。按德輿杜公神道碑云。平黃席。晚職吏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時珏爲御史。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間。珏已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爲相。正非珏同列相庭。當代以爲盛矣。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韓弘。許州。公武。鄆州。田弘正。魏博。布。溫原。按韓弘、田弘正兩人。皆稱有功。憲宗英特。爲兩家父子同時爲節度使。誠曰。當代爲美。又曰。王智興河中。子晏平。鎰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群。劫徐州。安平用賄十萬貫。取朔方。其末久又坐贓貶永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爲禮部侍郎

僧鄒、鄖。鄖。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由袞

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鄖、鄖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爲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夏綏銀。懋。鹽夏銀。愬。邠寧。愿下痛。愬。邠州。恕。鹽夏綏。憑。夏綏并代州。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鉞。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宰記

盧簡能、簡辭。河陰。簡求。鄭州。弘正。昭義。按使下曹記。必擇有文學。得時譽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選時亦無比。

四代宰綸誥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從嘉貞至弘靖。宰綸誥繼世。人以爲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昕、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放。按故事。考功員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通來取士益以爲重。而座主見門生知舉。猶盛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經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爲美。

起家二年爲丞相

張鎬、按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乘國鈞。自古未有。

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宋璟與蘇瓌子頲同時爲相。按蘇頲除紫微侍郎平章事時。璟歎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爲丞相。與博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賢明。則頲過其父。推此爲論。繼代爲相有如此。類與其父同乘衡者。古無所聞。璟初共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德重。久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爲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爲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爲相。吉甫以忠明博達事宣宗。德裕以清直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之。與蘇瓌父子相望。爲優劣。況類不再相。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爲難及也。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淮蔡。能傷。遂拜相。前後爲小人害其才。橫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緣忍事。絕口爲逢人。節度使至鄜城。三師兵不放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分青州兗州爲三道。川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因時爲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大和五年。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相。凡六拜焉。當廷以侍

中書舍人爲正相。職難以來。以謀用武臣。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剏平亂遠。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爲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難服闋。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識者榮之。

門生爲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玄宗初設翰林待詔。尋改爲學士。以備顧問祕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領詔誥。每授相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兗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時代榮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濛、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要世無比。時號爲佳業者耳。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編

寶顏堂訂正次柳氏舊聞
唐 李德裕 編
明 陳繼儒 校
高承埏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等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始終事蹟試爲我言之涯卽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黔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

嘗司史謂芳言先是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卽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瑨詢事瑨對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覩縷末竟後著唐曆採取義類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秘不敢宣或奇恠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士失不獲臣德裕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親睹聞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謂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一十七章咸祀已久遺棄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思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編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閫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肅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恩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被說以侍講得進見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柱間假寐盼顧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統藥鼎三匝煮訖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揖聆目以

候之而神覆鼎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至告之故說降堦再拜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進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咫相愛若親戚昆弟之子

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爲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永相予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于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挫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爲幸大矣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親睹聞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謂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一十七章咸祀已久遺棄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思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編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閫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肅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恩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被說以侍講得進見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柱間假寐盼顧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統藥鼎三匝煮訖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揖聆目以候之而神覆鼎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至告之故說降堦再拜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進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咫相愛若親戚昆弟之子

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爲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永相予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于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挫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爲幸大矣

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矣非所以神玄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古爲工部尚書能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卿知吾之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不常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

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爲宰相引韓休與同列及杜相位稍與嵩不協嵩陰伏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不容嵩因乞骸骨上慰卿卿何庸去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陪涕上爲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明日宜如常朝請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子上以素羅帕苞直其二以賜焉

玄宗好神仙往往召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老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善筭心術祝人授筭而能察善惡夭壽上使筭果老憮然不

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老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老今安在臣願得視之而果老坐于上前久之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董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老遂飲三巵醺然如醉作者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色盡燋且黑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墮而藏之于衣帶中乃納于懷內出神藥色微紅傅齒穴中不痛久之視鏡齒粲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是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煙煙上數尺稍亡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善筭心術祝人授筭而能察善惡夭壽上使筭果老憮然不

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徧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啄水上低復沒于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煙煙上數尺稍亡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匹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霆雨力士絕馳至衢中大樹多

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時孟溫禮爲河南尹目覩其事禮子曙嘗言臣之祖先臣與力士同事內部員外李華撰集貶耒陽尉亦云前後奉詔滅次風昭然備諸耳目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覩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卽射中賜若巵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猶疑以賜酒巵是時琳從愿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卒不用

次柳氏舊聞

之也

肅宗在宮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是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煙煙上數尺稍亡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善筭心術祝人授筭而能察善惡夭壽上使筭果老憮然不

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時孟溫禮爲河南尹目覩其事禮子曙嘗言臣之祖先臣與力士同事內部員外李華撰集貶耒陽尉亦云前後奉詔滅次風昭然備諸耳目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覩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卽射中賜若巵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猶疑以賜酒巵是時琳從愿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卒不用

之也

肅宗在宮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是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煙煙上數尺稍亡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善筭心術祝人授筭而能察善惡夭壽上使筭果老憮然不

護視不謹邪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
后以手按其左脅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
介金甲以操劒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
左脅以劒決而入決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
已也肅宗驚之子燭下則若有絕而赤者存焉
遂以狀聞遂生代宗（晏子春秋言先臣与代宗之亦同也）代宗之
載誕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
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負媼惶惑乃以宮中諸

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視之不
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媼扣頭其服上睨曰非
爾所知趣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
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
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般
有三天子幾乎哉與太子飲樂焉肅宗爲太子
常侍膳尚食置熟狙有羊膂腦上顧使太子割
肅宗既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餅啖之上熟視不懌）

肅宗徐舉餘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
此愛惜
天寶中安祿山朝上特異待之爲置坐於
殿而偏張金鷄幃其來輒賜坐肅宗諫曰自古
正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已甚必將驕也上
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
興慶宮上潛龍之地聖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
愛及即位立樓于宮西南垣署曰花萼樓朝退

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
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闕鑾輿遠狩上每欲還京復
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進玉環琵琶者
唐宗所御琵琶也與將上章樂殿中常置之別
揚以黃帕益之不以他樂雜而未嘗侍用至是
得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僧段師彈時美
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
將去復眷眷因視樓下問有樂工歌水調者乎

一年少心悟上意自言顏工歌兼善水調使之
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
上曰眞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將至延秋門出楊國忠請遊左
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七
蛭踊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
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于人不如與
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徹炬而行聞者皆感激
流涕造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
王去豳何以過此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昏暗知頓使治事中
韋偘於墅中得熟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
之舉偘愚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上曰卿以
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

寶顏堂訂正次柳氏舊聞

次柳氏舊聞一卷

唐李德裕撰德裕事跡具唐書本傳是書所記皆元宗遇事凡十七則前有德裕自序大略謂史官柳芳上元開徙黔中商力士時亦徙巫州相與周旋因得聞禁中事記為一書曰問高力士太和中詔求其書宰相王涯等向芳孫彪支員外郎瑊索之不獲而德裕父吉甫及與芳子吏部郎中冕遊嘗聞其說以告德裕德裕因追憶錄進舊唐書文宗本紀載太和八年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進御

臣要略及柳氏舊聞三卷蓋即其事惟卷數與今本不合殆一書其為三卷歟中如元獻皇后服藥張果飲童汁無畏三藏祈雨吳后夢金甲神魏處池小龍內道場素黃文事皆涉神怪其姚崇魏知古相傾軋及乳媪以他兒易代宗事亦似非實錄存以備異聞可也柳珵常侍言旨案此書無別行之本此據陶宗儀所載首載李輔國逼脅元宗遷西內事云此事本在宋匡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也考德裕所著別無所謂程史者知此書初名程史後改題今名又知此書本十八條刪此一條今存十七至其名程史之義與所以改名之故則不可詳矣

東觀奏記

裴庭裕撰

唐裴庭裕

孝明鄭太后淵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誅死后入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爲毋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上性至孝奉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

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即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賀光奉朝謝后或以光生計爲念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后宴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先帝不臣之誅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東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檻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

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臙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臙詰其事臙曰郭太后是憲宗之任不得謂之簡仲芳既開州司馬實居中仲芳之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藩鎮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臙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罷問其事臙益不撓墀

以手加額於臙賞其孤直翌日臙貶潮州司戶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爲山陵使禮儀使奏臙爲判官又臙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輴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鬍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今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問歲遠近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再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韋丹後人不忘丹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南平夏党項發日以荒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簡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伸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玄爲都統判官戶部員外李貽孫爲都統掌記將軍毋昭裔陳君從爲都虞候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輴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鬍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今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問歲遠近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再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韋丹後人不忘丹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南平夏党項發日以荒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簡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玄爲都統判官戶部員外李貽孫爲都統掌記將軍毋昭裔陳君從爲都虞候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輴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鬍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今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問歲遠近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再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韋丹後人不忘丹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南平夏党項發日以荒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簡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玄爲都統判官戶部員外李貽孫爲都統掌記將軍毋昭裔陳君從爲都虞候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輴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鬍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今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問歲遠近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再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韋丹後人不忘丹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南平夏党項發日以荒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簡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玄爲都統判官戶部員外李貽孫爲都統掌記將軍毋昭裔陳君從爲都虞候

加贈故楚州刺史向書干一部侍郎李德修禮部尚書德修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藩鎮黜之任不得謂之簡仲方既開州司馬實居中仲方微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運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荊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上即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遷贈其兄敏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党項發日以荒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簡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玄爲都統判官戶部員外李貽孫爲都統掌記將軍毋昭裔陳君從爲都虞候

去京更遠卿別思之宰臣乃奏邠寧節制近於平盧仍許平安公主歲時秉傳入京

召充翰林學士問歲遠近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再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韋丹後人不忘丹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南平夏党項發日以荒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簡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伸與伸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玄爲都統判官戶部員外李貽孫爲都統掌記將軍毋昭裔陳君從爲都虞候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聲音人（俗呼如此）上恍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與宮娃同處上之甥別防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樺郎增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處民宰臣白敏中

憲選上顯衛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
鄜坊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
臣鄭塡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
追廻上訓聖念顥不樂圖婚衛臣入骨臣且在中
書顯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
上曰朕知此事久矣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
中取一檀木小函子來扃鑰甚固謂敏中曰此盡
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
矣敏中歸啓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

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
與前進士陳鍇銷憂閑靜話感上恩泣語此事盡
以示鍇

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失其名琮待之厚琮任
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 西川
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
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
之信術士一見害於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之仍令吏爲植於
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曰厚幣賄之仍令吏爲植於
都下買宅死生之計無關焉植至闕方感琮不知
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
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
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鍇
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檢
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論旨翌日延英上前舅甥嘗
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
嫉朋黨如仇警撝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南楊

嗣復貞穆李公珏 珏梯親以會昌初册立事亦七
年樞外上即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
尚書李珏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珏
辱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閒話矣
字侍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爲
冠徙之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自
自是詢問里閭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已
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掇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
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
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客爲宗伯擢居上
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捷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
第釋褐署烏重佩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
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
南尉遷左拾遺左遷下邽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
奏對雖嚴冬威寒亦汗流洽背

入室免喪諸侯羔鴈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
爲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
笑曰清廟器豈擊搏者乎擢拜禮部員外李宗閔爲相以品流程式爲己任擢掌書命
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
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
相畏人也如此
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垂鞭宮
立宣左衙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
二七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含春亭召對盡燭燭一
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送之院吏
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
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
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軍者進用
金蓮花乃引駕獨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閤
玨與嗣復論地貞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
傅說之命
侍御史馬植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
矛盾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會昌
陳王成美當壯爲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頼于郎
不爲之郎緘爲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閤之朝長
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
部尚書至是崔郾薨於淮南辟之檢理凡三載先
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

正殷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途十八爵齊舉令馬緜箸枚僕者是箸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說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二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丞以遣城從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丞奏系屬皇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丞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鄭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郴宣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中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上始卽位道士趙歸眞棁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緝之右補闕陳嶷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爲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尤李瑟除嶺南節度使閒一日以命中使頒旄節給事中讀敕封上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瑟宅郤喚使來旄節及瑟門而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領告

已數日郤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爲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贄有亢宗之分上初卽位元贄恩澤領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贄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贄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爲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寄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杜悰授左拾遺居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悰家行不至薄要孝爲衆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鄭畋怒頃悰上事先君見禮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悰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卽改授悰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來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頒賜之詮卽以衫袖張而

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 上以御益果頁賜

東觀奉記 卷上

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

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與詩人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顗知舉後宜 索科名記顗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謹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牓後盆焉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輪次

衛士柴嶽明動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爲諸子孫

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福祿刑殺師有傳授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坐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

遣司封員外郎克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職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首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辭 訛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

駙前鄉貢進士楊仁贍爲犀州參軍馳驛發遣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幣之朝有期周恤仁贍不易其日憑司糾論遂坐貶

裴庭裕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揚禪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爲復仍舊上意貴迎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愼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著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曆日付瑑令於下旬撰一吉日詔追之令疎通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也明日必副具瑑不論旨上以御按曆日付瑑令於下旬撰一吉日詔追之令疎通赴闕初無知者高湜自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上赫怒令與遠郡掌臣論牧上曰罕爲京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今日與一廉察奢捉者宜抵罪根本輕牧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宰止貶湖南觀察使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爲京兆尹因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遣京兆尹解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郢供官而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解字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郎進炙手可熱楊鄭既薛欲得命通魯紹壞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奏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扆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一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淹約詩以唐漢清新可方沈約面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恐遏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宛上赫怒令與遠郡掌臣論牧上曰罕爲京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今日與一廉察奢捉者宜抵罪根本輕牧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宰止貶湖南觀察使

炙手可熱楊鄭既薛欲得命通魯紹壞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奏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扆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一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淹約詩以唐漢清新可方沈約面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恐遏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宛上赫怒令與遠郡掌臣論牧上曰罕爲京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今日與一廉察奢捉者宜抵罪根本輕牧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宰止貶湖南觀察使

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途上遣召之國舅韋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郎頃刻而放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貿勢揍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曰朝廷崇尚禪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卓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

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幾旬合貢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本朝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管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庭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終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子卻知貢舉放及第並依府列盛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憤遂此釐革庶救一時之弊人多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冤宗曾幸青龍寺命模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來日果眺追感元和勝蹟張

望久之

鄆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瑄醇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今日納租足於否曰尚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即位後於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孳翰合樂錫賚有差進士司馬樵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時之事實

牛僧孺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盡記之後薨

司勳員外爲　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仕諫官頗能畏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譴否對曰陛下新有德音素任刺史縣令不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奚擯非嫌忌　賜卿紫

一前日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賜紫爲復別有進上連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慙

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賜一無所濫

潘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線如故鄭

肅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

始賜緋衣銀魚沈珣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

方賜金紫苗恪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

裴度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

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奬曰有事不當

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一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容召學士韋澳盡屏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知所委牧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與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即以十道四蕃志更博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罷而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錢之弘宗曰昨日謝聖上處分當牧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君

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麥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彙此祠之立碑頌德

上嘉歎久之即日降敕褒美李君仍令本縣勒碑

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水運使代比出犀甲曙罷職以

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即告於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

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錢之弘宗曰昨日謝聖上處分當牧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君

無不感悅

司農卿韋慶夜令衛士爲獻勝之衛御史臺劾奏貶

永州司馬

入祝漢貞詞辭敏給恩顧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流天德軍乾祐寓嶺外

崔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寒召無所間隔惟於遷轉皆守尋章

外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勳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

稽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范于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雁閘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文通說過溪壑無厭蹟固異於濫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荊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喙舌之司含人沈詢詞也日至大中十三年

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裔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即位但聞諫官論執左遷貶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惑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與裔綽曰卿凡有駁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裔綽前日同州是太宗皇帝興王之地陛下爲子孫宅爲慎擇牧守漢公在刑部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畫地私於

此人上色變而退馬翌日裔綽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使茜名與丞相家律同 責白衣子嚴不避馬擊
幕笞其背嚴毋諸關稱寃詣賊江州司馬制曰避
馬雖卑於嚴敬轡人合額於尊緩舍人楊紹復之
詞也茜自此爲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衛者欲固其事衛者令
書上尊號於機有告者上召至梘之信然居中棄
市
監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
給事中蕭倣鄭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
賢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兼
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請東上閤門進
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
即宛屈爲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
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
法嚴整以韓皐柳公綽柳仲郢爲稱首一旦子孫
不孝簪組歎惜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
卒於貶所一日永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
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爲其子滈言滈
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皆欲人也
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
望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
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來見
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招禍明日入中書
具爲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棠州立山
居近密乘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綯連州刺史
鄭朗爲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坐罪人者朗
中枉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
郎裴庶船先父早以科名屬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
嘉非者吏部以國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
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
竝分符竹善級凋瘵以補悔尤枝可虔州刺史散
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
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史部
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馬頡左授祕書
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柜等十人
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
技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
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
徐仁厚有賦題不容之謹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
憲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
爲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宏辭杜絢公時
爲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爲考官未試宏詞
先鎮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棚
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銓爲考官不
合坐宏詞趙柜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
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令狐丞相逐之盡履去物日宣
政至休靡多輪感謝休曰此乃省台繆選非休力
也乃命肩舁使出不與之坐兩門吏云自有中書
未有此事也人多爲坦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
子弘上第府人云欽羞而彰此之謂也

唐裴庶船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職方員外
中枉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刑部郎
郎裴庶船先父早以科名屬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
嘉非者吏部以國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
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
竝分符竹善級凋瘵以補悔尤枝可虔州刺史散
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
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史部
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馬頡左授祕書
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柜等十人
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
技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
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
徐仁厚有賦題不容之謹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
憲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
爲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宏辭杜絢公時
爲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爲考官未試宏詞
先鎮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棚
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銓爲考官不
合坐宏詞趙柜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
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令狐丞相逐之盡履去物日宣
政至休靡多輪感謝休曰此乃省台繆選非休力
也乃命肩舁使出不與之坐兩門吏云自有中書
未有此事也人多爲坦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
子弘上第府人云欽羞而彰此之謂也
奏記卷中 終
東觀奏記卷下 終

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譲爲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誠爲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冀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納貢無闕士嗥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驛赴任納性褊狷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貪撫循無狀杖四十流蔡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皆逆坐

宰臣鄭覃自中書歸宣平私第閉門園便李敬寔衙之朝列奏上召敬寔問語敬寔供奏官例一避上曰騎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入避輔相乎剥紫綬配南衙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敖事太常卿上曰廷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閱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海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寔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勳爲廣州節度使以鄜坊節度使韋宙爲江西觀察使只取隣道共涜赴任光祿卿宇宙爲江西觀察使只取隣道共涜赴任兗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詠鋤盡副聖旨景讓爲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

無道遷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已下是上兄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新事亡虜重昇太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止時人以上方嘿穆宗深爲是

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劉皐爲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玄价誣奏皐謀叛函首以進閻朝公卿面折廷諍上譯之言始坐玄价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鄘離闕日病鄘中赴鄘到一封與敏中言君臣偕逝之自樓上投下朱泚南幸遍化樓送之并賜詩四章以寵行邁紘刻印六詩於宜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業衆工詩以文章應制上海擇劇職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之易晦悒悒而終

懿宗歸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璀不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徐玫爲右丞相以觀不稱職請移他官玫爲右丞相以誠度部郎中韓聰俱聲績不立訴諸子中允贈改太子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建人也郡極不惡卿若爲我廉察奉公綏輯洞瘴長在我而前無異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即朕三尺階前便是

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悸懼失序上撫而遣之

趙人仇甫聚衆爲亂攻陷刻縣諸縣浙左騷然有感歸朱翠專使獻綃綃一見之心悅謂其子曰

尤物必寄人畢太厚於室無分今以是餌吾
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廻驛候謝意
又遣直輸唐事於綯綯不納乃命部吏化為之商
商賈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
乃舍之正堂玄伯夭妻艷賤從以事焉踰月無
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見或之寵冠六宮玄伯之
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疾疾皆玄伯之
罪也誅宗鄆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棠芝俱

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馬郎中李業
爲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以下五
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以下侍讀
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即位後其事遂停

武宣軍節度使康季榮不郊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投
於嶺外上以右金吾大將軍田牟貨任徐州有政
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往遣鎮一方於是安帖
韋澳在翰林掄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爲河陽三城節
度使當輔者揚之也大中十三年冬博節度使何
不赴就加中書令上大悅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
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容餘美
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
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

晏駕遂中寢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大中十二年
宣州叛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朝廷用宋州
刺史盧瑑問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
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寘特建鎮海軍節鎮撫

之以張犄角之勢兵罷後詢者言琢虛署官健名
廣佔衣糧沒入私家上遂命戴往按覆籍無一
人聞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
卒虛額者歲還條奏詢者之言始不勝
慶支奏狀言濱汚延設誤書清汚上一覽異之樞密
使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濱成濱字及中書復入
上赫怒勘湊改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
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揮觴賀上
前驅容閑緩衆胡服之云

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餘復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
殿廷優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
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
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舊典
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鍇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愍引故事免執
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無參集之體今鍇
者所以太常三卿初涖事博士自專事無關白
重罰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鍇風德唯唯而已鍇

林寵奉詔
曰吾老不能退一旦爲後生所辱遂發
勅鄉貢進士溫廷筠早隨計吏風
之才罕有道時之用放蹤人於湘浦移貢誼於長
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
舍人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
藏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衡
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
之均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承命鸚鵡才高
也坦身人多諷詞上明主也而廷筠及以才廢制

中自引騶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
盩厔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歿尤著於
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
於王廷而廷筠亦恆恆不涉第豈以文學爲極致
已靳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
至上於便殿閤之仍命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
物性令絳使抑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

官拜疏極諫上爲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
朝元閣聖祖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
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舊典
覺缺儀令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論諫
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
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移
宗廟幸之復列聖未嘗出宮居安慮危乞留聖慮
朕聞此語決不爲遊豫之行矣卿宜召兩省官
說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退朝惟宰臣夏侯孜
倒到從以無之大夫李景讓裴檢校吏部尚書充
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還事舍人無在館
者麻案既出敕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
宣之捧麻皆兩省舊吏自此始今通事舍人林滌
亦在館俟命
上以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甚令中使往東都
太僕卿裴諝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療
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
上歎頃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

居方以婁王當壁爲託三內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爲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爲左軍副使那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外之事前有自序稱上自壽邸即位二年監脩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奏選碩學之士十五人分脩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棨爲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專脩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即位是爲懿宗宗實泣宗實此居方下責以矯宣皆捧足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沒其家

鳳翔人薛上震悼久之美人在上藩邸生鄆王萬壽公主焉震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爲主文皆刻其事及爽邸已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偏還藩邸大中末副位之後人間切有擬議者宣宗北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爲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諡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東觀奏記三卷

唐裴庭裕撰庭裕一作廷裕字膚餘閩人官右補闕其名見新舊宰相世系表所謂裴氏東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稱其乾甯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脫下水船其事蹟則無可考焉其書專記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稱上自壽邸即位二年監脩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奏選碩學之士十五人分脩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棨爲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專脩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即位是爲懿宗宗實泣宗實此居方下責以矯宣皆捧足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沒其家

鳳翔人薛上震悼久之美人在上藩邸生鄆王萬壽公主焉震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爲主文皆刻其事及爽邸已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偏還藩邸大中末副位之後人間切有擬議者宣宗北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爲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諡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宣宗實錄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歷起居注不存一字謹采耳目聞親撰成三卷奏記於晉國公廠之於閣以備討論壹其在東局時所上監脩葉本也序末不署成書年月考杜讓能以龍紀元年三月兼門下侍郎十二月爲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貶死昭宗之二年卽大順元年此序云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則當在大順景福之間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蓋由大中以來約計之辭若以宣宗末年計至光化初年始爲四十載則杜讓能之死已久無從奏記矣蓋中記事頗具首尾司馬光作通鑑多采其說而亦不盡信之蓋閒見所及記近事者多確恩怨未盡記近事者亦多誕自古而然不但此書矣

四庫提要辨證

東觀奏記三卷

余嘉錫撰

唐裴庭裕撰庭裕字膺餘閩音人官右補闕其名見新書宰相世系表所謂裴氏東眷者也王定保摭言稱其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其事嶺則無可考焉

嘉錫案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條云小題尚書榜裴起部與郤之李拇先輩爲友以詩貿廷裕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詆之裴有六韻答其贈答詩皆用成都故事蓋庭裕及第在僖宗幸蜀時故也徐松唐登科記考卷二十三援據諸書推知庭裕爲僖宗中和二年進士知貢舉者爲禮部侍郎鄭仁準勞格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五採庭裕名入司封郎中知制誥坐事改左散騎常侍復因事貶湖南唐亡後猶存其平生仕履尚歷歷可見提要考之未詳

其書專記宣宗一朝之事前有自序稱上自壽邸即位二年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奏選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朝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宗實錄自宣宗至今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曆起居注不存一字蓋采耳目聞覩撰成三卷奏記於晉國公藏之於閣以備討論蓋其在史局時所上監修稿本也序末不著成書年月考杜讓能以龍紀元年三月兼門下侍郎十二月爲司徒景福元年守太尉二年貶死昭宗之二年卽大順元年此序云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則當在大順景福之間其云自宣宗至是垂四十年蓋由大中以來約計之辭若以宣宗末年計至光化初年始爲四十載則杜讓能之死已久無從奏記矣

案唐會要卷六十三云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以字原缺據玉海引補）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學士挑沿對曰頃歲左遷令閒叢竊衡水新書藝文志雜史類裴廷裕東觀奏記三卷原注大順中詔修宣懿僖實錄以日曆注記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記於監修國史杜讓能廷裕昭宗時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貶湖南卒勞氏自注云案此書今存題史官右補闕以勞氏所引諸書考之則廷裕於昭宗大順中官右補闕兼史館修撰乾寧時遷司封郎中翰林學士知制誥坐事改左散騎常侍復因事貶湖南唐亡後猶存其平生仕履尚歷歷可見提要考之未詳

光庭等十五人（舊局本作五人據玉海卷四十八引補十字）修之踰年竟不能編緣一字惟庭裕採宣宗朝耳目聞覩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紀納於史館是此書之成會要具有年月且唐書藝文志亦明注爲大順中提要乃僅據杜讓能歷官推其年月考證至二百餘言徒爲詞費耳

東觀奏記校記

卷上

第二頁十四行末字模糊應作「肇」

又十八行末字模糊應作「緒」

第三頁一行末字模糊應作「台」

又十五行末字模糊應作「章」

第四頁九行第三至十八字空小石山房叢書本作「欲見之淄青」藕香零拾本作「欲相見淄青」皆補三字

第五頁十四行第十四至十七字空別本不缺

第十一頁九行第三第四字空別本作「却召」

又十行第十至十九字十一行第一字空別本作「幷取一小帛裹之以賜」九字

又十四行第七字空別本作「宣」

第十二頁十四行第六字空別本同

卷中

第一頁七行第二字空別本作「祐」

第二頁十七行末字模糊應作「學」

又十八行第一字模糊應作「士」末字模糊別本作「寘」

第四頁一行末字空別本作「之」

又二行末字空別本作「告」

又十五行末字模糊應作「李」
又十六行末字空別本作「其」
又十七行末二字空別本作「解送」
又十八行末二字空別本作「策試」
第五頁十一行末字模糊應作「貿」
又十二行末字空別本作「一」
又十四行末字空別本作「自」
又十五行第五字空別本作「睦」末字空別本作「頃」
又十六行末字空別本作「事」
又十七行末字空別本作「能」

又十八行第十四字空別本作「上」末二字空別本作「蔡退」
第六頁一行第一第二字模糊別本作「謝畢」末字模糊別本作「便」
又二行末字空別本作「重」
第八頁十一行第一字空別本作「優」
又十四行第一字空別本作「上」
又十五行第十七字空別本作「吏」
第十頁一行末字空別本作「至」
第十一頁十八行末二字模糊別本作「充史」
第十二頁二行末字模糊別本作「相」
又八行第十四字空別本作「職」
又十一行第一字空別本作「與」

卷下

第二頁十六行末字模糊別本作「十」
又十八行末二字模糊別本作「衙路」
第三頁一行末字模糊別本作「不」
第四頁一行第一第二字空別本作「四顧」末三字模糊別本作「是上猶」
又二行第一字空別本作「子」
又三行第一字模糊別本作「宣」
又十七行末二字空別本作「狷王」
第五頁一行第十五字空應作「職」
又二行第十五字空應作「取」
又九行第十五字模糊應作「等」
第六頁十行第十四字模糊應作「擢」
又十七行第十五字模糊應作「非」
第七頁一行末二字空別本作「將以」
又二行末字空別本作「誠」
又三行末字模糊別本作「東」

又四行末字空別本作「家」

又五行末字空別本作「得」

第八頁一行第一第二字糢糊別本作「弘敬」

第九頁十七行第一字糢糊別本作「甚」

又十八行第一字糢糊別本作「却」

第十一頁一行第一字糢糊此句有誤別本作「宰臣夏侯孜獨到衙

以御史大夫李景讓」

奉天錄

趙元一 著

奉天錄序

編尋大古之初，眞源一味，自然樸略，不同浮華，雖乘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鄜清四海，帝舜猶有苗而綏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衆并天下。漢高祖夷兇靖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袁紹，晉武滅荷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茹氏平陳國，太宗擒王賨，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決介施而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之。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興時浮沉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敢漏網。口失備書，直筆直言，無嫌无妄，欲使朱藍各色，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與也。李忠臣三朝名將，忽爲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儒，乃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罪，敬忠、日月之鎮，口然生不聽之心，乃刻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凡掠良家子女，悉爲賤隸，六畜資財，委地而棄，晉太武瓜徙、盖屠屠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不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策，使奸我者慕義，亂我者懼死，撰也。逆臣賊子，難可遍也，略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策，使奸我者慕義，亂我者懼死，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權柄，嬖妍必記，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必荷聖恩，每覽耿紹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漳園王敦之遺蹟，思裔劍而雪心，疾惡之志，切于嘉謀，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潭原叛命，終興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于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館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焉，雖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凰之一毛，以効麒麟之千里，揭厚面無知

奉天錄卷一

唐 趙元一 著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悄深憤惋，及登寶位，有誅四兇之志焉。詔劍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鍔、淮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揚節度司徒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烈、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尚書李抱眞、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御史大夫吳湊、王李公晟、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

孤陋而寡聞，跡不出于邱門，文有慙于先哲，輕塵翠增于巨岳，墜露無益于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遠而不作，有媿老彭，裁革前非，用警來記云爾。

勝而寇亦不衰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既多不遑遠略戶部侍郎趙贊上封事請稅三輔兩畿居宇間架及取兩市富商大賈于西明慈恩二寺設院檢納貨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窮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內諸窯盡廢之及泚稱兵乃是潭原節度姚令言爲謀主也時哥舒曜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甲士日唯半菽馬渴騰皮而藁焉潛裹請濟陣詔神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襄城勍大梁節度使司徒李公勉發師犄角而攻之軍書往來同會于汝州之薛店軍令不嚴爲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旌大潰戎器委數百里鐵馬一萬踣沒焉洛陽士庶惶駭北走河陽西奔崤陝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臣奔于大梁高秉哲劉德信收離集散駐軍于汝州詔潭原節度姚令言赴援總師五千東之逢水時京兆尹王翃與金吾將軍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一

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赴京師詔有司發德二墓取其首別爲封樹增工部尚書喪葬官給時李日月兄威甚鋭燒慕陵廟帝甚忠之謂渾公曰朕不能保守宗祀赴平多難致使六合沸騰宗廟失主焚我陵園兒威輒爾是殷憂之時代終百六唐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德者進無德者讓有自來矣今天地翻沸淮楚搖蕩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渾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舉身自撲若臣悲慟久之渾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于項籍世祖窘于昆陽隋文帝厄于鄴門魏武保于南鄭三王五帝北狄忠諸況陛下承百王之末威盛遠往古小有違否而懷腹腕臣下之罪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念撫以小賊爲憂臣請自出一行梟逆賊之首即鑾宗社永安唐堯垂拱臣之願足矣上曰朕在蒙塵卿爲帥臣別慕神將將卿不可也渾公曰北狄特金牙之威武頻犯郊畿鄂公取之若指掌臣若不行兒威轉甚上許之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埋伏于莫谷之隅公自將數十騎從東門而出直抵朱泚營壘泚驚不登陴棄盔大潰公以騎少不足遏銳遂引而西李日月縱騎追之至城西門渾公謂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人彎弧射之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鋒刃十亡八九焉家僕者即渾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姓李氏封晉姓王以賞飛矢之捷用旌武功也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于長安休祥私第母氏哭而赴面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子之鑒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風初朱泚謀爲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七首于靴中內官登之時聖上行幸羣臣疑武革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其義臣復往返三四焉泚情況于言段色厲奪休之筹幹泚之首羣兇懾愕泚血數步見窻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兇曰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子之鑒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風初朱泚謀爲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七首于靴中內官登之時聖上行幸羣臣疑武革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其義臣復往返三四焉泚情況于言段色厲奪休之筹幹泚之首羣兇懾愕泚血數步見窻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兇曰

奉天錄卷二

八日泚于宣政殿僭即大位慇懃莫不血怒衝者多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僞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普脫海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册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衮面卒故殿巨川詩曰烟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道貴存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通管府將醉酒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恩九日李忠臣姚令言並爲侍中仍以令言爲關內副元帥以光祿卿源休爲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工部侍郎蔣鎮同平章事蔣鎮爲御史中丞太常卿敬釭爲御史大夫洪經綸爲中書舍人禮儀使是日夜三更哥舒曜拔遷城保于洛陽初公授東郊也上謂公曰卿行師出陣與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對曰先臣不敢比也祇如斬長蛇殘封豕靜氛祲揩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上曰伊尹去而伊陟臣扈文王沒而武王興卿父在閒元無西面之憂朕今得卿無東郊之慮及師發之日上親送于通化門百官羣哉觀者萬計期日若楚秦郊自有登壇之客豈惟漢稱定遠晉有征西而已哉及乎出師于通化門外無故門旗自折前途輒門旗官面發師旅終有火拔挫衄之難公不利以其父翰天寶之末師至乎北門無故門旗自折前途輒門旗官面發師旅終有火拔挫衄之難公此行陲父之徵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初公駐軍于襄城也希烈莫不懾擺馬有枝幹之象時公亦見名父之子不忝其役實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國軍多故糧盡援絕三將敗績于洋店城中戰士中矢者

十有八九焉城外兇衆飛矢拋木者壕濳俱滿公堅守孤城糧竭于內援絕于外軍志曰設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者不可守也公途拔城而還焉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鞫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時希烈兵勢漸盛而破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攻汴州都統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擁衆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寔憤賊既入城晉陌山積河路斷絕長安以東飛書不通南方貢使皆自宣池洪饒荊襄抵武關而入繒帛得韓滉寄人今迫于重圍上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滉親受聖策潛穿地道潛彼來路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爲火備城上更爲城牆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鏟十口各盛膏油散布雲梯之上細剉松脂五十車內藏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鱗城外發兇三軍齊叫雲梯既動鉦鼓雨集城中木石乘雄雷震俄頃之間雲梯腳陷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氈矢不得入梯腳將陷爭以火燭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氈于是革縛雲飛松枝亂下熱膏雨散中者逼人脂傍流凡數百步洪爝千尺白日爲之韜光沸聲若雷知漢將之謀也縱用罪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言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韓滉之計也昇巒夏節慶左三軍統軍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爲憂渾公親率列將酹酒臨火坑而呪曰天道助順忠誠感神賊泚兇悖固逼君父乾坤不容宜降大罰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拜乞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口潑油下脂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劇焉時十一月上旬也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蓄草糧儲將竭賊圍益急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爲封裹巡城慰勞有頃賊射百張脅于上面三步而下上大慙謂渾公曰雲梯雖捷賊勢尚強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易陛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苦戰士無傷夷之患陛之顧足渾公南淚而奏曰昔黃帝戰于涿鹿帝舜征于有苗沛公與項氏爭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太宗六年擒甲冑多雖況陛下承丕業之餘屢握皇圖而援籙萬方同軌八表恃賴豈以一小豎賊棄皇家百六之災得爲天譴而繫聖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間若不梟逆首獻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豈困哉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始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渾公之謂乎　時李懷光自魏博團練精兵五萬趨大行席卷而東并北軍公身與士卒同苦甘家無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寒不裘裝軍氣益盛三禮之將也初劉德信面

望崔樓下設伏潛敗績僞皇城留後李忠臣移檄奉天城下請救兵時姚令言士馬敗績傷者裹悉百姓乘驛而督之所抽救援將士皆懷刀箭夜行晝伏泚既迫急召機巧之匠設以雲梯劉曰面就其梯高百尺闊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駭上深憫之顧問百官時神武軍使御史大夫韓滉拜而奏曰臣昔在嶺南西山八州防守戰具備諳雲梯小伎不足上勞神慮請銀之上曰昔浦公困于項籍面得韓信寇人今迫于重圍上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滉親受聖策潛穿地道潛彼來路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爲火備城上更爲城牆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鏟十口各盛膏油散布雲梯之上細剉松脂五十車內藏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鱗城外發兇三軍齊叫雲梯既動鉦鼓雨集城中木石乘雄雷震俄頃之間雲梯腳陷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氈矢不得入梯腳將陷爭以火燭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氈于是革縛雲飛松枝亂下熱膏雨散中者逼人脂傍流凡數百步洪爝千尺白日爲之韜光沸聲若雷知漢將之謀也縱用罪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言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韓滉之計也昇巒夏節慶左三軍統軍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爲憂渾公親率列將酹酒臨火坑而呪曰天道助順忠誠感神賊泚兇悖固逼君父乾坤不容宜降大罰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拜乞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口潑油下脂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劇焉時十一月上旬也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蓄草糧儲將竭賊圍益急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爲封裹巡城慰勞有頃賊射百張脅于上面三步而下上大慙謂渾公曰雲梯雖捷賊勢尚強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易陛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苦戰士無傷夷之患陛之顧足渾公南淚而奏曰昔黃帝戰于涿鹿帝舜征于有苗沛公與項氏爭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太宗六年擒甲冑多雖況陛下承丕業之餘屢握皇圖而援籙萬方同軌八表恃賴豈以一小豎賊棄皇家百六之災得爲天譴而繫聖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間若不梟逆首獻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豈困哉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始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渾公之謂乎　時李懷光自魏博團練精兵五萬趨大行席卷而東并北軍公身與士卒同苦甘家無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寒不裘裝軍氣益盛三禮之將也初劉德信面

軍禮不備失儀於公公斬之孔子曰何以爲身曰非敬忠信而已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信之犯此先誡其劉公之謂乎時李希烈兵威大盛南敗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下汴州也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節棄城而遁鄰滑節度李澄謂諸將曰乘勝之軍不可敵今以詭計縻而取之以圖萬全遂飛表行在送啓元兇時李納號齊王田悅號魏王王武俊號趙王朱滔號燕王時神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鄧收蔡田而入同華節度駱元光領銳卒五千自昭應長驅而入河東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率卒三千鎮于中渭橋與賊相持泚唯據城重賜金帛而四隅之外盡是王師泚初據乾陵使一騎于城下招公卿士庶以爲不識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時駙馬都尉郭曖守東北角手射殺數十人無不應弦而斃賊衆被創而退曖卽汾陽王尚父之子也先是朱泚典郡鳳翔有貓乳鼠表奏稱境有祥詔下中書詳議可否欲編青史衆議皆以爲不然或曰鼠者坎精主爲竊盜貓者之食是吾君利器伏下之義也今返食其乳是容我腹賊之徵也果有十月三日之難矣以其年劍南山西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沛舉鎮五千人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于石笋街延賞無備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于東川沛以溫據爲謀主據素無才略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諜者察其不虞知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皆伏誅若子曰顏氏云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張沛當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張沛所帥奴才之溫據舉危輔朽不敗何待賊泚初至舉天鳳翔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皋領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適從皋密召將帥謂以忠誠覽其雄心皆顙効死賊將王文奘管偽牒誘皋偽檄誘皋皋欲斬之盧其禍速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既還具揚姦計都通等竟破汧陽縣義寧軍使李昶以兵會之新興二州將王震舉鎮歸皋皋軍容益壯朱泚以盧龍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僞有疾邀皋將謀大變皋兵馬使崔畔以白皋雲光之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張沛所帥奴才之溫據舉危輔朽不敗何待賊泚初至舉天鳳翔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皋領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適從皋密召將帥謂以忠誠覽其雄心皆顙効死賊將王文奘管偽牒誘皋皋欲斬之盧其禍速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既還具揚姦計都通等竟破汧陽縣義寧軍使李昶以兵會之新興二州將王震舉鎮歸皋皋軍容益壯朱泚以盧龍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僞有疾邀皋將謀大變皋兵馬使崔畔以白皋雲光之黨張日柱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泚次于汧陽逢泚僞中使蘇玉管僞詔以皋爲御史中丞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韋侍御已拜中丞使爲吾黨可于此還逢卷甲而迴皋僞託心腹迎而勞之因謂之曰皋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見赤心雲光素以書生待皋遂斂械器付皋皋納之于庫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就馬坊面縛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兇黨無遺上深賴之拜皋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義軍節度以旌殊能奉天士卒聞之咸增勇氣不復有西面之慮又命堂兄弁間道陳請朝廷以爲雖有誅雲光之舉城忽併來終恐後收皋使繼到知已保全乃有敕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下咸許承制受之皋盧奸人反間以阻忠誠乃築壇刑牲刺血誓衆東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幷及珍異等尋加皋檢校禮部尚書時僞皇城使李忠臣每方圖緣人心大授泚自奉天行遁悉令廢盜經三五日間卽使人僞從城外來布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聞者莫不飲泣焉初泚自號其宅爲潛龍宮移瑯琊庫圖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備宦豎朱重曜白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招百官來若不來並對彼夷戮僞中使輔知古諫泚曰不可且陛下初有寶位當以柔服爲心使遠近忻戴

若將彼妻子對之殘害是絕萬方向慕之心人人與之爲讎誰肯爲用泚然之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領卒戍于盱眙聞難卽日還廣陵深溝高壘繕甲完守鎮海軍浙東西節度使潤州刺史韓滉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抵玉山禁驅馬出境以戰艦三十艘舟師五千人自海門揭威武至于申浦而還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造堤壁自京江至凡數百處滉將邱澤嚴酷士卒日役數千人卉城數百里內先賢邱墓多被侵毀故老以爲自興京江平凡數百處滉將邱澤嚴酷士卒日役數千人卉城數百里內先賢邱墓多被侵毀故老以爲自孫權、東晉、宋、齊、梁、陳兵燹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人先戍宋州卽日追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采石軍使增置營壘部內佛寺銅鐘並鑄戎器本司取處分韓公判云佛本無形有形非佛泥塗塑像任自崩頹銅鐵之流各還本性既而並付鐵爲少遊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興滉境內滉亦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以樓船金船夔聘于江中時滉以中國多難衆華不至淮西幽燕並爲敵國公私數百之衆不繼憂王師之絕糧遂于浙江東西市米六百萬石裹粟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淮汴之間樓船萬公各一時也時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其年劍南山西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沛舉鎮五千人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于石笋街延賞無備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于東川沛以溫據爲謀主據素無才略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諜者察其不虞知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皆伏誅若子曰顏氏云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張沛當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張沛所帥奴才之溫據舉危輔朽不敗何待賊泚初至舉天鳳翔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皋領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適從皋密召將帥謂以忠誠覽其雄心皆顙効死賊將王文奘管偽牒誘皋皋欲斬之盧其禍速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既還具揚姦計都通等竟破汧陽縣義寧軍使李昶以兵會之新興二州將王震舉鎮歸皋皋軍容益壯朱泚以盧龍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僞有疾邀皋將謀大變皋兵馬使崔畔以白皋雲光之黨張日柱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泚次于汧陽逢泚僞中使蘇玉管僞詔以皋爲御史中丞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韋侍御已拜中丞使爲吾黨可于此還逢卷甲而迴皋僞託心腹迎而勞之因謂之曰皋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見赤心雲光素以書生待皋遂斂械器付皋皋納之于庫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就馬坊面縛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兇黨無遺上深賴之拜皋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義軍節度以旌殊能奉天士卒聞之咸增勇氣不復有西面之慮又命堂兄弁間道陳請朝廷以爲雖有誅雲光之舉城忽併來終恐後收皋使繼到知已保全乃有敕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下咸許承制受之皋盧奸人反間以阻忠誠乃築壇刑牲刺血誓衆東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幷及珍異等尋加皋檢校禮部尚書時僞皇城使李忠臣每方圖緣人心大授泚自奉天行遁悉令廢盜經三五日間卽使人僞從城外來布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聞者莫不飲泣焉初泚自號其宅爲潛龍宮移瑯琊庫圖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備宦豎朱重曜白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招百官來若不來並對彼夷戮僞中使輔知古諫泚曰不可且陛下初有寶位當以柔服爲心使遠近忻戴

面圍外甥劉誠虛爲前鋒都統誠虛武勇絕倫希烈惡之面反後被圍曹王皋騎將徐誠生擒送于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卒趙捷者日馳數百里送書于朱滔書曰昔文王囚于羑里終王八百之基殷湯繫于夏臺後有解網之頌吾切典郡四鎮落夷戰慴唐王不察信譖諛之說吾罹奸臣之禍便奪兵權雖位列上公謫官繼至情懷恍惚百慮攸心何期天道盈虛五運更代物極則反爰極斂來歷數在躬以登寶位涇原四鎮士馬爭騙隴右鳳翔歛容繼至三秦之地指日廓平吳蜀之間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兵殄除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誘之懸賞爵而招之張皇威而逼之驅鐵騎以隳之橫行洛陽與卿大夫于定鼎朱滔得書西嚮拜舞宣示僞詔曉諭三軍使令有司條疏移諜諸道曰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寶位謂悅使者曰君臣父子義無貸假四海之內皆是我家日月所照悉爲臣妻卿彼將士即朕股肱若信貳便切傷物議今遣將絹八萬疋以充三軍斗酒之脫便令宣示觀論三軍三軍愕然知有逆順田悅不達其謀矯詐遂息旋因于紹令狐峘鮮于叔明等上封事揀練僧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悅固此得其謀僞稱息制揀點三軍老人中人已下多怨謗焉田悅調設三軍拒我王命令軍閉我臨洺守將張伾緣卒三千堅壁深壘懷令嚴肅甘苦皆同庶士莫不效其死節圍經五月糧儲罄竭賊圍不解不先出私家牛馬用充軍食莫不感激焉乾牛羣弓並充軍食易子析骸亦已甚矣時太原昭義河陽並率軍于狗明二山時田悅壁壘嚴肅馬公不果前進問鄉老曰按圖經此山有名否鄉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頓軍必勝之地爲田悅是冤相也不已糧竭計無所出晨夜舉火與馬相應飛書不達有東風

光不臣之狀。陳孤軍腹背用軍之謀。臣請死節王事。願陛下天威遠借。死日生年。臣之願也。上覽表潸然。謂公使者曰。昔帝北伐劉元海。公私軍乘以從行役。踰三十餘以充御食。時覽史册。莫不潸然爲之流涕。朕今此行。備嘗斯苦。卿獨存臣節。無物申得朕懷。今將先帝血脈與卿爲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剪髮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將命。具宣聖旨。公舉身自撲。灑血濺地。三軍慟哭。山震陳慈。陣雲橫衝。魚躍而沸。將士拔距爭效死節。公謂三軍曰。昔逢羣盜射弓不調而不射。英起善戰。兵不教而不戰。今饗士練師。然後可用。夫中國者。天地之秀氣也。明主之所化也。聖賢之所聚也。千官趨蹌。百辟翼翼。皇王行幸爲賊所乘。周鼎未輕。臣死君難。司馬公之貪汝。只在今日。平原君之好客。終聞顯脫。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發聲一吐。威名振于賊庭。號令既行。逆命懸于鬼錄。三軍賈勇。若赴私讎。公知士卒可用。以行軍司馬鄭雲逵爲軍正。察軍情焉。用張巍侍郎爲都知粮料使。知轉輸焉。軍師孟日華王賁等爲心膂。葛乘補卒。各有司存焉。軍容大盛。與虞夫柳琴。各一時也。坊州刺史資覬。徵召百姓防城。擬充行役。管內鐵鎰。鑄爲戎器。監者盜其鎰鐵。用充鑄鏵。及鏵成而作鎰鳴。舉人謂之妖怪。遂聞其州縣。鞫問其故。乃鎰鐵也。覬自忖爲發機之首。遂取鎰者于淨室。焚香禮拜供養焉。是時蔡人縱兵已下汴州。遂有吞江淮之志。三吳股慄。其遊騎達于襄邑縣。宣武軍先鋒將陵襄邑兩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統卒一萬。固守襄邑。有轉輸之粟。利器山積。爲賊所乘。不踰旬日。軍敗城陷。戎裝委粟。悉爲盜資矣。襄邑爲蔡人所有。高翼有勇無謀。不思孟明之敗。遂憤惋投河而卒。君子曰。夫縕知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斯言信矣。蔡人僥倖。遂欲長驅。白謂莫敢有爭衡者。時都統副使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宋亳節度劉公洽。幽隴兵馬使其遊騎達于襄邑縣。宣武軍先鋒將陵襄邑兩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李克信。并永平同華等軍。有詔以劉公爲都統諸軍事。五軍步騎十五萬大會。決戰于沛水之陽。白堪之地。自辰至于申酉之間。勝負相半。賊益生兵。我師不利。夜後抽軍。各不相救。都統劉公曾迷細柳。縱騎奔敵。營也。去賊稍近。步卒恆少。清謂劉公曰。僕射是萬里長城。國家天柱。軍有先鋒而後營。今少有不利。縱騎奔敵。以忌度之。恐非計也。便逼劉公而控其轡。劉公謂少清曰。若潛爾者。終不相負。假我戎器。意乃決也。少清以戎器授于劉公。遂控轡而退。三更達于宋州。劉公收集離散。保守城池。秣馬厲兵。以俟後舉。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堪之捷。縱兵攻寧陵。自襄邑達于寧陵。路經七十里外。水陸舉室。樓船河中。魚貫相次。步騎兩岸。蝟毛蜂起。蔡人驍捷。自謂功在頃刻。時寧陵兩城都知鎮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彦昭。宣武軍馬步都虞候先鋒救援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劉昌。御史端公。張昌等。築壘清野。秣馬訓兵。憤氣填胸。誓雪國恥。察人特衆。攻逼城邑。自秦。漢出師。攻戰之具。宋足比也。公皆摧之。九攻九拒。百戰百勝。元兇使道術之士。置土壇。所諸風伯。乘風放火。焚燕戰棚。凡數百里間。烟燄衝然。風勢踰急。兇徒順風上城。攻擊女墻。百堵皆盡。戰士多難之。高公按劍登陣而望之。見兇魄方盛。將士不安。乃仰天而歎曰。今逆豎焉陵。兇威轉甚。皇天后土。豈無鑒歷者哉。昔呂光伐龜茲也。尚威神默晏。皇面軍師大興。宋祖之伐慕容。皆稱入幕。今使皇天之威。爲國除殘去害。若運數有終。淒昭請死于此城。以勵臣節。如其國祚再昌。請上天降鑒。使請退風。知神聖之幽贊也。言訖而風退。三軍賈勇。請求死鬬。女墻

高處。公令旋立木棚。則賊安錄。莊房奸謀。一夕萬變。公皆隨而應之。棚上烏衣者。如光武之鑾駱馬。時中丞劉昌潛謂左右曰。乘勝之軍。不可敵。況彼衆我寡。儻兵不戰。軍機所誡。不如拔城以示弱。東至宋州。與僕射連轡。出其不意。功必易成。遠令賜養之卒。策騎而備焉。高公知之。救諸守師各固封界。無令失機。遂自往城下。先謂公曰。頃爲女墻戰棚。未得用機。今戰棚已燒。女墻又盡。爲何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勳。在此城取之。劉公有所懼。強請高公曰。淮節昌取之。中丞勤業。何曾淮西也。二將言訖。高公登城。號令三軍。劉中丞意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救援之軍。彥昭是兩城之主。得失具在城主人。將士身中刀箭者。並于城內養之。彥昭乘城而遊。則傷者死于內。逃者死于外。何以能安城池。忍遺兒郎顫犯白刃。吾不爲也。且軍令在和不在衆。謀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敵也。昔謝安石以弱兵七萬。敗苻秦百萬之師。魯姑女子之義。尚能濟齊軍之衆。況丈夫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匪石之心。確乎不拔。臣節有在。三軍將士。或號或泣。喜躍兼并。咸曰。我公若在。兒郎等死日生年。于是距躍曲踴。請求死戰。自此已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後。並皆上城。三軍同心。萬人一德。劉公見公色多媿。報高公曰。昔賢之用兵也。任賢才。布德政。不戰而勝。不攻而取。今之用兵也。尚奇策。重權謀。守必全。戰必勝。今以國步未清。皇上巡狩。大盜移都。且須散金帛。犒師旅。使開鼓而蹈湯赴火。聞金而星布雲合。賞給之備。請申丞條疏。城外小房。不足爲慮。時園蔘急。西北角女墻悉盡。賊居平坐。頤視城中。無不委悉。軍士皆有難色。高公精貫白日。神情自若。謂三軍曰。今是壯士封侯之始。忠臣效節之秋。明主立賞以待賢。懸得以錫功。彥昭請身先士卒。有異議者。當按軍令。言訖。按劍前進。慷慨嗚嗟。投我忠誠。賊軍稍解。高公取私家牛馬。大會將士。肉山酒地。三軍皆醉。高公爲三證之將。戰士爲萬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茲日。賊雖小退。兵衆尚強。高公命幕佐修狀請益兵。判官尚華狀稱。賊于西北壘道更高。左擬右攻。平視城內。日夜交戰。以柳爲墻。鋒刃相持。不踰咫尺。伏惟僕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遊魂之年。返骸之日。謹錄狀上。伏聽處分。判官將呈高公見之。謂尚華曰。判官輕我軍士。卑我將帥。若值六國爭衡。吾則與廉、頗齊驅。如逢佐漢開基。吾則與韓、彭並進。今城外小房。可以權道取之。尚華未盡深意。焉得壯彼兇威。易我王師乎。索紙自修其狀。高公狀云。若此賊勢。朝夕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期日出師。乘其不意。生擒大將等三十五人。今見所令由鍾身逆上。斬首三千二百級。賊徒膽破。軍勢不安。逃遁有跡。日夜枝梧。免落奸便。伏惟高叔用遠憂。謹錄狀上。劉僕射得狀。忻然嗟懷。謂將士曰。良將在西。吾無患矣。選驍雄之士八百人。重加錫賚。戎械鮮潔。令赴寧陵。半夜而入。蔡人不知。平明。蔡人遁。我城邑。且雞虎之士。一以抗百。鞞鼓一振。萬矢在弦。鳴笛一吹。千弩齊發。兇徒瓦解。何牧野之類焉。遍野積屍。豈昆陽之可匹。蔡人諸我救軍從天上來。遂亡旗而遁。高公棟其驍士。俘斬萬計。自寧陵至于襄邑。樓船寶具。悉爲我有。倉庾輜重。皆我資糧。洋河之陰。枕屍數十里。皆高公義勇之功也。時劉公皆與高公勞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國家之根帶。元兇傑逆。竊弄神器。洽與五軍大戰。幾落奸便。走馬奔馳。分爲擒虜。皆燕昭王收燕之餘人。欲報齊。牢先人之恥。折節下士。卒招賢俊。築壇拜郭隗爲師。于是樂毅自魏而來。燕國復安。人民樂爲用也。樂毅爲上將軍。

486

糾合諸侯共伐齊下其七十城今洽爲國除殘去害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異代間生衷兒嬉暴心貫白日功高一時請迴洽官階並與中丞事寧劉公裘婆湯韶拜公御史大夫皆封一百五十戶公英謀獨斷爲天下紀綱武略雄圖有濟時之策變化在乎方寸神鬼不測奇謀拔濮陽則齊魯亡魂守寧陵城則獨正王室趙魏燕齊之烈將幷來款附嗚呼天降兇蝗鼎亂相尋蚊蟲亂飛處處皆有高公獨守孤城豺不顧命徘徊歎息嗟漢祚之將衰慷慨懷忠知唐運之復振烈士臨難而盡節忠臣見危而致命力竭弓劍血毀朱輪杖戰咄嗟憔悴夫增勇稽顙成觀豈寧陵之足高流血成池嬉忭河之不盛元兇遁走江淮又安千戚之後尋唐良臣傳知高公盛德之不朽也何必寇恂河內鄧侯關中而已哉夫子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也公之元勳碩德幻思奇謀隨機應敵戰必勝守必全寇噸代犖倚也時壽州刺史御史張建封總師五千屯于雍丘時希烈兵威大盛一戰而伯儁棄甲再戰而哥舒拔城大梁雄藩不暇自守惟楊巨防厲申款附公用軫于懷謂三軍將士曰今大盜移國京師不守公私塗炭皇帝聖慮未見申包胥慟哭于秦庭但見姚令言稱兵于肘腋希烈屢勝勝則必驕驕則可圖也軍雖小仗順可立大功在于此時也公雖外示威武而內攻守之計未知所出百姓李通姚誠之士也聞之謂子弟曰吾聞君侯勤庶久著才業甚高衆所具瞻遠近景慕今以西鄰傑逆密邇封疆有勤王報國之心無曹劌劉通獻奇之士于是策蹇足造軍門請謁于公將吏間其故通以情告謁者乃見之公謂通曰來我轅門有異見乎曰然公曰子試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揮洗元德三顧亮廬韓信請計于左車此數者求賢之謂也夫決安危之策定禍亂之計佐造化之功覽英雄之志除天下之難蹔萬全之計不在思賢而在知賢今天下安危在于淮蔡師律振則三吳安三吳安則國家不失外屏君侯卽宜收集子弟禮遇豪傑閱子房黃石之書披淳風衛公之術奪賊馬以益騎收賊粗以益儲珍滅元兇致君堯舜若不然則閉壁深壘按甲養兵自保封疆外假英雄內修文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是縱不能收馬中蔡豈使虜入封境哉張公曰子少止吾知之夫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振兵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昔者李陵提步卒五千深入絕漠當單于莫益之衆吾今兵數不減于陵奚賊又挾帝王之號假諸侯之力已下襄陽而令若狄霜盡歸本鎮而飛走無遺殺戮不辜逃于赤眉黃巾矣及攻州郡剿喪元徐炭士女之衆人之妻離人之親劫人之財孤人之子王孫之室翻爲原憲之貧糜竺之家乃作鄧通之鬼天怒神怨此可取乎今當圖萬全之計不知一戰之策也知本道必有與賊通好之事賊必有往來傳命之使欲因斬之以建功業大興師旅以成其勳是以遲鋭沉精通不之知也未幾本道揚州節度司徒陳少遊見元兇兵威日盛謂三軍將士曰揚楚之人故多佳惡淮寧兇勇難與爭鋒今可以權計竊廢而取遂表行在使討擊副使溫術口于元兇逆出壽陽張公知之乃召溫術而謂之猶爲魯諺帝謂術曰張建封懷面搜其行從果獲款狀使使上進有詔追術帝親問其故溫術雖卻言乞猶爲魯諺帝謂術曰張建封懷一州之地馳半縣之卒當賊大衝少遊居維揚雄藩脂膏之地十萬之師吟嘯可致資融河西之節麾爲漢網礙也帝居行在且復含垢而已尋元兇使僞殿前散將兼衙前虞候楊豐送僞赦書于揚州張公察

知而獲之乃集三軍將士百姓士庶等謂之曰李希烈起自戎行驟遷台鼎素無才行偶遇時來而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禍物極則返木秀則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楊惠敢興兇謀擁我節使背漢將寇恂斬魏霸使酒下其城今是時也斬豐而表聞帝覽表大悅加公御史大夫盧淦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救書手詔稱權而至軍聲大振公于是啟大幕立義旗賞英賢縻士馬大豪俊傑爭來效節公皆隨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盡其能幕府無遺才矣遠近向慕元兇惴氣將竄稽興人之頌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也元兇北下汴州東破襄邑全師攻逼寧陵士山嶺道路臨城內公乃悉銳擊其後師次固始賊屯壽陵返旆至于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馳以赴固始之急張公既解寧陵之圍復全軍歸保于霍丘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既而飲至策勳處賞遂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敗後尊亦憤恚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使錫賚纘至御札盛箱其見寵遇如此

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宣春縣北消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潸然流涕時工部尚書渾公登輿而對曰易稱先號咷而後笑秦王之至言肅宗幸靈武代宗幸陝郡尼父遭匡人之難絃歌不輟其聲故曰臨大難而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六師巡狩鄜次略谷寄山有八十四頭蠻酋上千伯山勢嵯峨羣羆登陟見蓬萊之遠岫遙望五峯似一拳之培塿山頂無草木直下望烟霞時聞春鶯關關往往山鳥叫嘯日旰萬乘思食前路尚遙蹊路之間忽有一徑不容乘騎人可緣遊弼此而行過數百步忽見僧房嚴肅廊宇清閑石砌散花金鋪耀日彩素丹牆樓殿遍谿勝境難思池沼澄虛下含煙霧異果呈實殊香滿空千葉蓮開萬年花發芬芳菌蓀相映林泉又見老僧年臨八十貌古神秀氣清體閑先驅稽首謂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嶇谿谷萬里杉松拂漢修途倘賒日旰須食帝將憩駕御膳如何老僧曰聖人行幸迴駕在近左右扈從其數甚衆今在左右纔有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介意先驅見山中人物既少廬難修辦老僧心知其數莫益今在左右纔有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介意先驅見山中人物既少廬難修辦老僧心知謂先驅曰昔左慈衒士也尚能酒升脯犒勞三軍辭俚況乃積之飯戒定慧之薰修百萬人天何猶不盡況乎一千人數胡足爲多矣于是飯塗珠光熒鮮玉液明鑪爐雪香奪芳蘭庖從千人無不飽足聖人慰覩獻情見容心思聖言再忻再躍食此飯者身安體輕皮光色潤知是聖人無作作則感動天地感應百靈口是忘機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徑路僻人稀山頂孤峰惟聞猿嘯清風明月空伴經行之時流水行雲豈知坐禪之劫聖上迴駕時路南征俄忽之間迴首返顧但見空山萬仞石壁千尋草木不生罕逢人跡皇帝信生靈異長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諸佛聖化也國祚之所特眷生之所仰願朕早還京師天下通流必無留難言訖循此數百步南望漢江仲春草青俯臨綠水目送歸鳥心懷漢宮皇帝潸然不覺揮淚百官扈從強笑含哭從此南行不過三五里卽入崆峒之谷直下萬尋風水潺湲似鳴琴之逸韻雲羅霧縠狀仙洞之幽棲石壁紅崖自然錦障猿聲鶴唳過客傷心于是三秦遺老雪涕而望乘輿行路耆嗟相視而思漢德趙魏之將返旆而討賊臣恆冀諸侯遙手而歸德化三吳三楚稽首而捧綸言三

蜀三秦節鉞而宣王命。寫次漢中。洋梁節度嚴振。率領朝廷。遣忠赴穆。位兼中外。鈐敍羣材。行在肅然。遠近忻慕。四方貢賦。如百川之奔東海也。南方士庶。如蚊赴陽之輻輳焉。七以僞號未翦。志復中原。盡瘡痍垂弱。今社稷不守。播在山谷。痛思七廟無主。八陵絕祭。庶不痛心疾首。今須擇名將。揀良臣。授鉞專征。誰可任者。朝廷衆議。以工部尚書渾公可充此役。乃擇日登壇。設壇場。皇帝先居正位。渾公北面而立。帝親操鉞授公曰。上至于天。下至于泉。將軍制之。勿以受命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兒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竊號于梁園。懷光不賓于咎屏。聖主蒙塵。重面死。勿以怯退面丧。躡踵候敵情。善觀時變。務在全軍濟衆。順天除害。公乃卜吉日。備軍儀。整凶門而出師。帝自推轂。乃辭而行。是日軍中之事。不聞天子詔。但聽將軍令。介冑之士。愕然相謂曰。萬國奔生之命。懸于將軍矣。渾公身擐黃金甲。領步騎三萬。從邠谷出師。李楚琳與朱泚通好。畏我奇謀。不敢出戰。渾公自渭橋口水之陽。引師東上。至武功縣。令泚以步騎四千人。玉帛三千馱。自長安而來。欲往鳳翔渥原。充三軍結好。共拒天命。會公于武亭之川。泚卒素豐金帛。先來挑戰。渾公以士馬遠來未口途抽軍于武功西陂下。營以挫其銳氣。渾公先與差軍郝玼。使其遊騎引之。取路于東原而入。渾公自將麾下。從西陂而進。合勢擊之。賊軍大敗。斬獲殆盡。積屍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騎卒四千。一無還脫。所獲金帛。並充軍賞。給禮而退之。公一無所取。然後引軍入奉天城。移檄諸道。清北、靈鹽、邠寧、涇原、鳳翔、等諸道糧至。中原赴復。自此而始。詩云。原隰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其渾公之謂矣。

奉天錄卷四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孤、同華節度駱元光、神策制將高秉哲、滻關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渭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北布兵。騎士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從兎東北角壞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勞窮固爲內應。李公縱騎至于白花殿。泚方知官軍大入。泚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宮苑。殄捕羣兇。然後使之號令。都人不知。軍令肅如也。渾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從中渭橋面入。公與李公赴徽、諄遊觀。戴休顏、張昕南等。西至茂陵東至周市城。夜半下營。逮明就路。逮乎日出。連騎齊驅。朱旗皎天。元戎三接。逢李公使者。覺牒與渾公。令取北路追鋒。遊騎東入長安。然後大軍繼至。與李公同梟兇黨。先錄至三橋。逢李公使者。覺牒與渾公。令取北路追泚。渾公却入咸陽。與諸將計會。諸將皆云。李公使者從東面收城。國家金帛。實貝三軍。豐足。而我諸軍。破涉山川。侍衛乘輿。草創建朝廷。返旆破殘賊。李公下長安。賴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賊。移牒北軍。是輕我也。且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見機不取。更欲何爲。且李公十馬不過十五萬。金帛既豐。必有驕我之色。宮廷緜邈。其誰方神策。幽隔宿衛。不下二十萬。若卷甲銜枚。且有鄰方神策。幽隔宿衛。不下二十萬。若卷甲銜枚。乘其驕佚。洗滌宮闈。梟兇碎首于王階。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遮殺其主。晟方補除妖孽。洗滌宮闈。梟兇碎首于王階。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遮殺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戮。以戒將來。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賜之繩劑。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此乃賊臣之詞。君子曰。神謀祕算。豈皆智而今愚。俱爲漢臣。何前忠而後亂。二心事主。豫讓之不爲。三思而行。季孫之善志。李公一揚宮掖。德比伊周。再殄兇渠。功超衛霍。社稷立。宗廟安。命有記言。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路。廉頗有不強之色。臣下無依。請歸田里。相如謂從者曰。廉頗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吾尚不懼秦昭王。豈難于廉頗耳。今諸侯不敢加兵于趙者。爲吾與廉頗也。若我與廉頗相得失。勢不兩全。諸侯乘危而進軍。趙必危矣。吾之避路。爲趙國社稷。非難于廉頗也。從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遂再拜受命。廉頗聞之。負荊請罪。爲刎頸之交。吾今亦然也。吾有保衛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兒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竊號于梁園。懷光不賓于咎屏。聖主蒙塵。而天返。楚琳伺隙而進軍。懷光得志于涇岍。希烈浸淫于河洛。齊魏抗兵于封境。即人臣道喪。聖主何安。根本未寧。枝葉何寄。吾用是勤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成將士。優賞至高。是豐其用。公舅父母妻子。並在長安。今若與驍逐則白刃之下。孰辨賢良。黃塵之中。寧分貴賤。崑山縱火。玉石俱焚。霜飛上林。芳蘭同殞。流血積屍之地。寧分父母之容。千軍萬馬之下。孰察妻孥之狀。公等血屬。豈不殆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誅斬兇黨。獻捷王朝。子孫榮顯于前。恩光更流于後。豈不休哉。三軍將士曰。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之所知也。敬奉命引師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寧州。官屯從者梟首。送于漢中。渾公擁節。與諸將返旆。迴觀而歸于國都也。孔子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代。守之以怯。詩云。知我者謂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豈不然乎。李公晟電掃關中。權指已滅。風行蟬聯。車轍攸同。兇黨伏誅。枝葉皆盡。逆人之迹。並令剗除。天府神都。成稱萬歲。李公軍政鄭重。時爲行軍司馬。收長安。爲前驅焉。嘉銳披堅。拔距摧敵。上知文武絕倫。深謀邁古。屢有詔旨。寵錫殊常。初收京師。搜獲宮嬪。斬決解補皇城留後。還補禁衛。如此等使。除三衛。爲車駕歸復京師。尋遷給事中、衛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公文武上才。聲名籍甚。執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謂諸執事曰。晟有滻橋之捷。並是鄭雲逵之功。如此。張彧侍郎、令公之子。爲方欲指陳得失。莫見皇帝還京。有乖雅意。憂慙茫然。惟稱不敢。其見推

之宜。百司不紊。浚奏行在。詔命公自苑囿設何。皇城譙鎮。各量功加授。其廊廡資格。制于行在。工部尚書渾公。自下成陽。追捕逆黨。與四鎮節度迎駕于洋梁。大駕還京。咸俟益殿。前後部伍。兼四鎮六軍神策威遠。並渾公爲總政。而歸于長安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渾公有焉。皇帝發自西朝。來歸風翔。面師渭濱。風伯清塵。玉柱金繩。御路是布。金吾六軍。神策四鎮。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衛將軍。省閣郎署。先驅後殿。旌旗被野。雅樂喧空。麗日披雲。綠山被谷。鸞次陳倉縣。鳳翔節度李楚琳。與九縣官吏耆老五千餘人。拜舞于上前。上令中使宣勞官吏耆老等。楚琳一無所問。以其武于我也。初。楚琳與張鎰腹心。見泚僭偽。逆賊殺鎰而歸泚。泚授楚琳鳳翔節度。泚攻奉天。楚琳供應及李懷光救援。軍次涇陽。泚卻守長安。楚琳勢窮。遂進節奉天。帝不悅。命左右焚之。卽欲口議。上以天步猶阻。含垢匿瑕。且爲容忍。遂發使賜楚琳節。纔廢而取之。後懷光阻兵。帝幸洋梁。楚琳又與泚通耗。帝聞深不平。皇帝還京。楚琳從駕至長安。詔授右衛將軍。表請出家。有詔依請。遂不得志。慙憤而卒。上至咸陽縣。李公以金商同華神策等軍馬。自丹鳳橋至于便門。六十餘里。御路兩旁。前後魚貫。錦繡交錯。朱紫相輝。鐵馬排空。霜戈曜日。工部尚書渾公。詞鄙王寓京城都防城使。侯仲莊。鹽鐵節度杜希全。渭北節度李建徽。駙馬都尉郭曖。邠寧節度韓遊瑰。羽林軍使令狐建。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餘人。並是柳營上將。麟閣功臣。爲前驅焉。上發自咸陽縣。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駕于路。賀幢幡蓋。金鐙鼓罐。排空塞野。觀至三橋。中書令李公。與同華節度駱元光。金商節度何可孤。涇隴節度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行營將高重晉等。奉迎于乘輿。李公見上。自撲于地。號哭良久。氣絕。上亦悲不自勝。詔令左右酒水救之。方得蘇息。自文武大臣。莫不掩面霑巾。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錚刃交馳。將必清宇宙之氛氳。洗乾坤之瑕垢。然後返節闕庭。致君堯舜。不期事在商壚。禍生不意。涇原作難。朱泚亂常。大駕播遷。宗廟無主。此則國無謀臣。致有斯禍。言訖。嗚咽舉身自撲。泚血漉地。億兆之衆。莫不潸然。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百姓衣冠。或號泣。或喜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燈。嬰兒之遇慈母。是知龍蛇虎踞之地。非蚯蚓之所居。鼯穴鳳巢之場。豈鵬鷃之所止。慶雲臨而萬方喜。旭日升而六合明。散寶玉以賞功臣。故秦科而用漢法。吳山燒峭。雲霧廓清。碧海滄溟。波瀾盡靜。文無不盡。武無不甄。堯風流面四海。和舜雨行而萬方泰。于是議封賞。禮山川。茆輪綰轂于幽燕。茅土分封于將相。皇帝巡狩。知稼穡之艱難。大駕親征。悉軍旅之勞苦。王移荊岫。陰德潛通。桂復幽林。芳香更遠。于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鴻恩于大赦。率土大同。率生遂性。然後聖上坐紫極以問政。考青史以來賢。千官指日以獻誠。萬方重譯而來貢。舊染汙俗。咸與惟新。雷霆忍怒。明照媿面。爲心日月所臨。知聖德之光大。修神農之播植。垂堯舜之衣裳。凡在生成。孰不慶幸。方復貴賒。克讓。鳥積成照。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察璇璣而齊七政。調律呂以暢八風。疏山奠川。任士作貢。休徵允集。惟德動天。書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時太極殿前。紫荊樹直下數切。偃蓋擘旋。枝葉蔓延。傍蔭百牖。羣兒繞彼。磨牙噴沫。物由人感。其樹動死。皇帝歸復。榮茂如初。則知聖澤滂流。恩害草木。時金吾將軍論惟明上詩曰。財狼暴宮闕。投跡依陵丹墀。花木久不芳。羣兒亦自疑。既爲皇帝枯。亦爲皇帝滋。神木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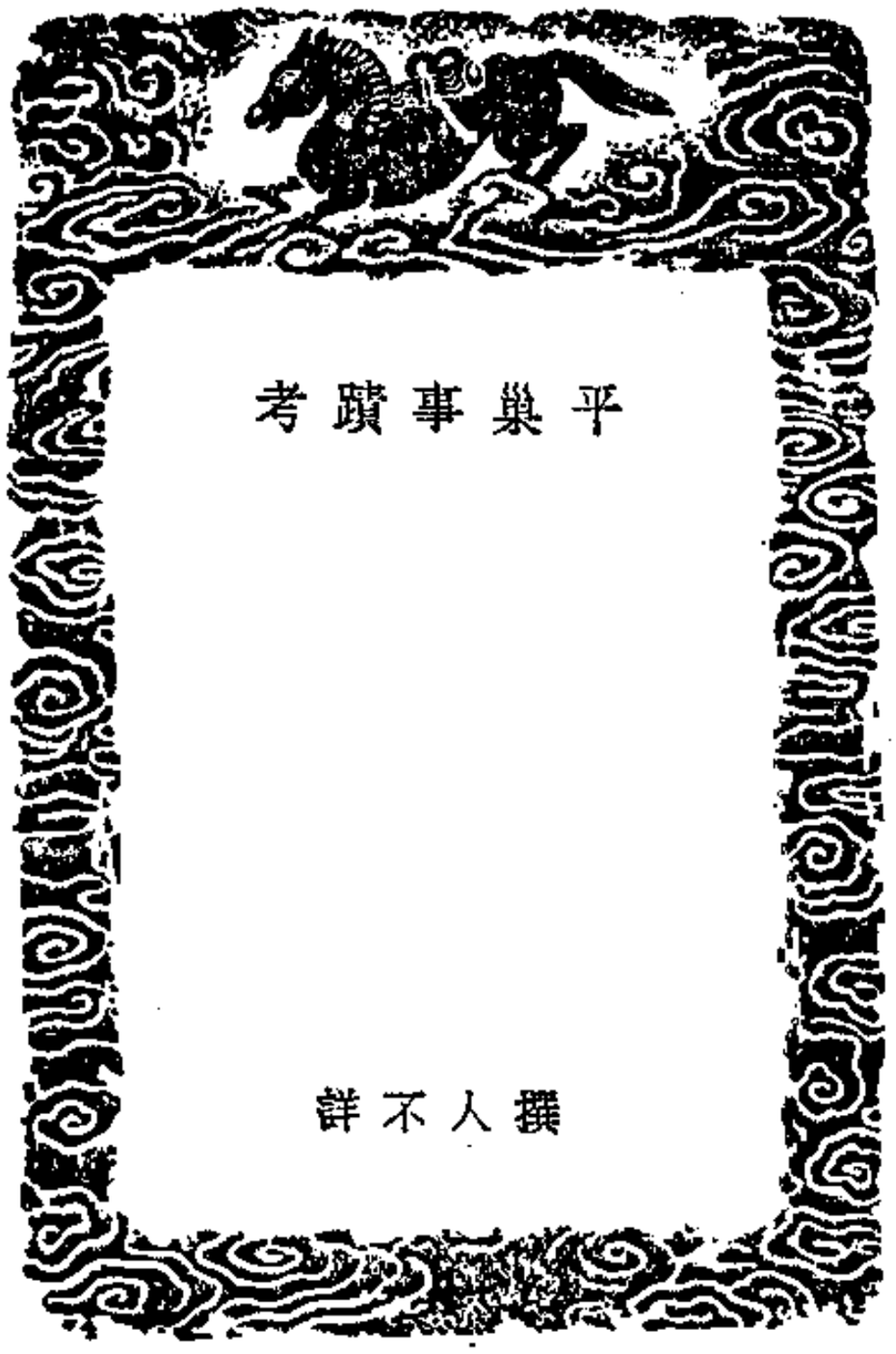
按德宗之出。錄稱十月三日。舊紀、通鑑、並稱丁未。則其月乙巳朔也。而紀、鑑、書張鎰被殺。皆繫壬子。與宋泚僭位同日。錄云六日。誤。博聞誤耶。杜希全漠谷之敗。舊運臣傳云。十一月三日。鑑云丙子。蓋十一月甲戌朔。而錄以爲十月十七。當據之提。舊渾瑊運臣二傳云十五日。紀、鑑云戊子。其日正符。而錄以爲十一月上旬。朱泚解圍。紀、鑑並云癸巳。以前月丁巳合圍計之。恰合新紀三旬有六日之數。自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也。舊運臣傳作三十日。乃字書偶譌。而錄以爲十八日。盧杞之貶。新、舊紀、通鑑俱書十二月壬戌。非十九日。卽二十日。而錄以爲二十五日。又失書十二月。他如王翃之誤爲王雄。高重捷之誤爲重傑。皆當以史鑑爲準。然其敍述頗詳。有足以裨史氏之闕略者。此書流傳甚尠。予得自蜀川。書肆中鬻卽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云舊抄本。略校正其譌脫處刊之。已而又得江都秦氏新刊永樂大典本。其分卷自首至卷二。其渾公之謂乎爲第一卷。時李懷光自魏博團練精兵至卷三南至鄠邑爲第二卷。李懷光遁旆解奉天重圍至其見泚過如此爲第三卷。上初拔奉天連至末爲第四卷。與抄本句字不同。擇其善者從之。兩通者不能一一刊改。秦刻世有單行本。宜合參之云。癸卯六月朔。錫之甫跋。

春天錄校勘表

卷次	頁次	行次	錯誤本	校正本
序	第一頁	三	行	春天在不覺間	原作蓋
卷一	第三頁	一	行	陷於困境	原作含
卷一	第三頁	四五	行	在我們文主來說主義文主內	文原作含
卷一	第三頁	五	行	三日本國立憲法律	原作歸
卷一	第三頁	十	行	關係主義統治權大者誤	誤作爭
卷一	第五頁	三	行	既得利權基礎	疑下有奪字
卷一	第五頁	六	行	行及法律	法作難
卷二	第十頁	七	行	不及民治發展過程	無天字
卷二	第十頁	十一	行	司法公以立憲主	主作主
卷二	第十一頁	六	行	以民之權	以民作民以
卷二	第十一頁	十三	行	百事定權力	定作產

卷次	頁次	行次	錯誤本	校正本
卷三	第十二頁	四	行	國民會議組織本位	議作論
卷三	第十二頁	九	行	政權減十	權作額
卷三	第十三頁	九	行	實權呈	實上有及字
卷三	第十三頁	十	二行	經濟平元子建議	元作九
卷三	第十四頁	三	行	不能統籌業權問題	權作即
卷三	第十四頁	八	行	議院等權問題	等作與
卷三	第十六頁	十	三行	結果有分設三千人	結作計
卷三	第十七頁	八	行	國議三事	議作事
卷三	第十七頁	十	二行	權本為以國民不意	為作是
卷三	第二十頁	七	八行	法治民國	國作權
卷三	第二十頁	八	行	以完三民主義之國	主作平
卷三	第二十頁	十	四行	我國憲法規程	憲作新
卷三	第二十頁	十	四行	國家權會組織	權會作議會
卷三	第二十一頁	一	行	不及國會三等大會議	等作黨
卷三	第二十一頁	一	行	為憲業法規	有遺脫天元下文缺有「憲法會二三以及十條定此國議十條」
卷三	第二十一頁	十	四行	國法治憲權	而作以
卷三	第二十二頁	五	行	憲法憲國	憲作我
卷三	第二十二頁	九	行	憲案權年	年作我
卷三	第二十三頁	四	行	步不憲步法對國會門	憲作權
卷三	第二十五頁	三	行	國會發三權之業	權作私
卷三	第二十五頁	八	行	所令	令所
卷三	第二十六頁	六	行	直接憲權法權權	憲作院權作權
卷三	第二十六頁	六	行	憲作同之不國	作權作
卷三	第二十六頁	十	行	權權自治	權作權
卷三	第二十七頁	四	行	不能憲自治	憲作權
卷三	第二十七頁	十	三行	而權憲行政	憲作權
卷三	第二十七頁	十	四行	權議權同之權	之作立

卷	三	第三十六頁	九	行	不能平坐	能相近
卷	四	第三十六頁	四	行	漸漸向	明下有四字
卷	四	第三十五頁	九	行	往往相連	復生疑
卷	四	第三十四頁	十	二	結球生處	添作卷
卷	四	第三十四頁	四	行	疑從天頂	無從字
卷	四	第三十三頁	三	行	空虛若無	衆星若懸
卷	四	第三十三頁	十	五	疑從天頂	按上有脫字
卷	四	第三十二頁	十	三	今按之時	疑作北
卷	四	第三十二頁	七	行	可度推步	衍一字
卷	三	第三十一頁	五	分	物理變合有常度	常度之誤



平巢事蹟考

宋　撰人闕　清　平湖　陸烜訂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二年五月、與其黨尚君長陷濮曹州、宛句人黃巢、聚衆應之、巢提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故也、十二月、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遂以爲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兵幷聽處分、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討之、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十月、攻陷鄧、遂寇淮南、諸州復攻潁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殿仙芝、仙芝、傷首、其衆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衆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黃巢、分道而去、四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七月、兵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宰相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相疑、忿若在座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十月、仙芝陷安州、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趨取、奏興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斬君長於狗脊嶺、巢於是月陷潼州、五年正月、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陷襄城、納賊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

至荊門、遇賊、沙陀縱擊、奮擊、破之、仙芝間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先是、鄉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曰、臣王仙芝微慢、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檢寇手、今屈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譴毀、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請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曾元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萬人、散遣者亦萬人、遇龍威、面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黃梅、斬之、尚讓帥餘衆歸於巢、時巢方攻亳州、宋下讓推巢爲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攻陷沂濮、掠宋汴、仙芝餘黨陷洪州、巢陷虔吉饒信鄂州、七月、巢寇宣州、觀察使王鐸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潭州、十月、遂陷福州、仙芝餘黨陷浙東、掠宋汴、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石鏡都將董昌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饒勇事昌、爲兵馬使、是年四月、鄭畋、盧攜以必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琮、崔沆、同平章事、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趨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多輸人、故徙駢鎮劍西、至是、乃得討賊、四月、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上以巢盜爲憂、鐸曰、臣在朝不足分朝廷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鐸奏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係、成之弟孫、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世將、故用之、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璘、將兵五千人於大庾嶺趨廣州、巢必透遁、乞勅王鐸以兵於彬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衡潮二州、自將萬人於三萬壁桂永恩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不許、十月、徒駢淮南、十一月、巢士卒罹瘴癘死者十三四、其徒衆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江陵、自帥衆趨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巢擁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進之伏發、大破之、俘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十一月、王鐸龍以盧攜同平章事、初、攜毋鄧國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畢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帥多易位之、廣明元年、淮南將張璘及巢戰於大雲倉、敗之三月、盧攜奏以高駢爲都統、遍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仗田令孜、外倚高駢、制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琮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隙、常爲所阻、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帛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盧從史、養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且慮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振聳、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曰、妖亂百萬、所經鎮戍、若誅無人之處、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爲首、彼衆我寡、若不渡淮、要以擊之、北渡長淮、何以振東、中原陷盡、必夷駢族、然卽令出軍、有呂用之者、以

左道媚骈。顯用其言。懼師霖有功。奪己權。從容謂骈曰。明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若澄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能慙耶。爲公良遣。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骈然之。乃止。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縱遣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骈怒。令璘將之。兵敗。璘死。其別將遂陷睦、婺兩州。勢復振。遂陷宣州。七月。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主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悉願盡力出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塞。初。巢寇廣陵。江東諸侯以骈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通。逃耳。固可折簡而招之。及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骈上表告急。稱賊六十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搢謂骈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骈。骈遂稱風痺不復出。巢衆號十五萬。剽都統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骈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詔諸道發兵屯泗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謂泗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稱留後。於是泗水之兵皆散。巢悉衆渡淮。所過不暇掠。唯取丁壯以益兵。十月。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初。巢將渡淮。豆盧瑑、崔沆請以天平節鉞授之。俟其至鎮。討焉。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鉞。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不能入關。必還掠浙。儉生海滸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且令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睿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將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貨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餓卒萬人。依托關下。今遣臣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當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嶽。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嶽。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嶽。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

左禁坑入。夾攻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蟹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賊。詔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巢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儲罪盧攜。貶爲資客分司。攜仰藥死。巢王徽、裴徹同平章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邀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唯福、稹、澤、潞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奔之。知帥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路上。巢入城數日。北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忤官吏。得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謂子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寄遍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恢復。卿可刺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塞。奏狀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宣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爲太尉。以其將楊由朱溫屯

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同留後。八月。感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時溥、陳璠將兵入討巢。二

人皆詳所奬拔也至東都矯稱詔命還師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送詳歸朝瑤伏甲於七里亭并北家屬殺之九月高駢能兵還府十月天平節度使曹全晟與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轉運使鐸群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亦可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二年正月帝居成都以王鐸爲諸道都統鐸以高駢

唐書直筆

呂夏卿撰

宋 呂夏卿撰

唐書直筆卷一

帝紀第一

名字

王者帝天下名所以事宗廟禮天地也其餘接見臣下從諱稱則名無所通焉帝名之例始于范曄宗陳壽古今之通制也史記漢書不載帝名失于簡略也

漢高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然則帝之有字尚矣唐高祖字叔德劉昫之書不載案劉昫原本誤劉敬今校改史之闕文也

書母

禮家貴嫡宗天下之本也非嫡則不書母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子立然後書所以生于母傳正也

代宗紀書曰母章敬吳皇后章敬今校改案今原本誤作今校改餘則不書所生母如元獻楊太后傳中載生肅宗故略于此

即位

繼世而立書即位宗文

書曰皇太子即位于柩前書柩前示承顧命之重也

繼故而立其賊不討則爲子之義輕不稱太子無嗣父之道也

文宗紀書曰實曆二年十二月皇帝即位不稱太子者陳宏志不討則太子之位不明故從兄弟稱用文宗例則以帝嗣而立也中宗紀書曰案中宗原本誤宗今校改景龍四年六月溫王即皇帝位哀帝紀書曰天祐元年八月輝王即皇帝位微不足以討賊非貶也不稱皇太子者矯先君之顧命出于一時之權宜故但以溫王輝王書

內禪

內禪非正之制也涉權宜而通大體則書踐阼而不稱太子傳繼計定人無異志則書踐阼而不稱皇帝若讓不忍嗣然

高祖紀書曰武德九年八月皇帝傳位爲太上皇睿宗紀書曰案睿宗原本誤高宗今校改先天元年八月皇帝傳位爲太上皇太宗紀書曰八月太上皇傳位皇帝踐阼于顯德殿明皇紀書曰八月太上皇傳位庚子皇帝踐阼于武德殿太宗明皇紀皆先載建成元吉太平公主之難及事克內禪之命行焉臣子之謀非一朝一夕之故變日居傳位之下復出太上皇傳位明神器有所授也順宗紀書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皇帝傳位于皇太子遜宗紀書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內禪乙巳皇太子踐阼于宣政殿錄內禪以起踐阼者人望所屬宗廟有主推天命之歸故不書太上傳位不嫌所授不明也受內禪不書即位嫌父在而取大寶稱踐阼明代父之誼從緩文

立太子

太子社稷之繫父在不得以君稱書名從臣下之辭人神所歸則書立

睿宗紀書曰景雲元年七月立皇太子隆基是也

立不以正非天下之心所在則書子從私恩也

高宗紀書曰永隆元年八月立子哲爲皇太子是也

太子薨不名讒猶在乎傳不成恩也德成無良雖嫡亦絀先書廢從天下之志也

文宗紀書曰開成三年九月廢皇太子永與太宗紀廢皇太子承乾同文天下之人知其可廢亦不足以爲君故先云廢

雙舉其恩廢不以過後書廢非得罪于天下天下不知太子之廢也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忠廢與高宗紀皇太子賢廢同文謂無可奪之罪後云廢從緩不忍辭

其德足以奉祿七而失愛君親罹于非命書殺迫也

中宗紀書曰景龍三年七月殺皇太子重俊不書部下所殺稱君命以紓海內之痛

立皇后

皇后非承宗廟海內之母立以德不以愛正家之道也先書君命正也

太宗紀書曰武德九年八月立皇后長孫氏先書立德選肅宗紀書曰至德元年四月立皇后張氏同文張氏雖以內終然其惡不累故用異例

廢以罪不以私則書廢從天下之人廢之也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二年六月廢皇后王氏不稱廢爲庶人嫌齊體之偏也王皇后詔赦于本傳若無罪不出詔加罪之譌不足信于後人也

立以嫡不以德廢以潛不以罪則異文見實

中宗紀書曰神龍元年立妃韋氏爲皇后高宗紀書曰永徽六年七月皇后王氏廢是也以愛奪權以計得衆立非恩德則從自立文

高宗紀書曰永徽六年十月皇后武氏立是也凡立后恩澤皆出于己大赦天下老人賜粟不出高宗紀者惡武后之立正始而杜漸故但載武后本傳

國變遭讒書權臣之命幽逼致崩云死惟皇后不云殺嫌齊體也

睿宗紀書曰景龍四年四月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丞相不書爲兵部尚書門下三品其本傳

哀帝紀書曰天祐二年十二月皇后何氏死乙酉朱溫追廢皇太后何氏是也庚戌赦郊詔赦于何后本傳者惡朱溫之譌故不出哀紀

宰相拜復

宰相國之股肱升黜書于紀重安危之本也書得人不備官

睿宗紀書曰景龍四年四月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丞相不書爲兵部尚書門下三品其本傳

睿宗不許避命懲濫恩也

宰官不許避命懲濫恩也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牛僧客爲丞相是也

用得其人功利社稷因其媒孽而輕柄用則先名而後免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丞相張九齡罷以一時之罪而惜其功不欲明罪免之命故後罷

用緩辭于本傳復書某月某日罷以某代之是紀文也罷相之後或更方鎮遷他官皆詳于本傳德宗紀書曰貞元十一年四月丞相陸贄貶于忠州贄以太子賓客貶忠州別駕猶書丞相者繫上意之向惑庸鄙之枉譖雖貶遠方而天下之望不替故猶稱丞相不書別駕而稱貶者君命皆放逐其盧器所加從略

不勝其任以過而罷則先免而後名國制明也有罪之放先書貶錄過以正罰則罪名正而天下服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貶丞相盧杞于新州位浮其材海內知其可去故先書貶竄之命

宰相薨于位書名而不氏

代宗紀書曰大曆十二年七月丞相元載賜死書名而不氏

大勳勞書薨記功也賢臣死于貶所書地隆之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元年五月汾陽王郭子儀薨貞元五年八月庚戌西平王李晟薨錄勳勞也德宗紀書曰貞元某年某月丞相陸贄卒于忠州文宗紀書曰太和九年七月丞相宋申錫卒于開州非罪而黜雖死猶書官記終也變薨言卒者儒賢臣不復故輕文識王者不能用舊臣也宗室屬遠亦書明皇紀書曰天寶十一年十月信安王禕薨是也

賢臣云亡海內所痛位名氏備而書卒若廢朝簡而贈賻殺則不書

敬宗紀書曰長慶四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韓愈卒賢臣記終也賢相告老乞骸骨書薨與賢臣異文文宗紀書曰開成四年三月晉國公裴度薨不書丞相龍也

義大臣有罪書伏誅無罪書賜死非君命書害

代宗紀書曰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伏誅國法行也中宗紀書曰天授二年十月左相岑長倩賜死書害

睿宗紀書曰天寶六載春正月誅北海太守李邕開元二十五年三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書誅者成法不可變王者至公之刑也書殺者觸威忤旨稚于非命王者一時之閒也

命將征伐

征伐國家盛舉之大政也將得人書帥師討有罪書伐

高宗紀書曰乾封元年十月遼東道大總管李勣帥師伐高麗不云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爲遼東大總管者紀書成命傳其實事也

將非其人書王師伐不得罪大戰書及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四月王師及雲南大戰于瀘川敗績不書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之者貶無功也書及者無名與師及爭土拓地玩威喪徒國家危亡之覺故不書王師不勝通以敗績書

將擅出師雖伐得罪出而有功皆書自專

書曰某月某日將軍某以師伐某國以者左右自用之文

宦軍失利以將名師遜鄰國也効命而死書失利將奔北脅辱書大敗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年閏三月郭英傑之師失利于都山英傑死之英傑絕遠畏死不限臣節書死而再名嘉之也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封常清之師大敗于葛子谷幸陝郡十五年六月哥舒翰之師大敗于靈寶西原常清翰一時名將雖敗軍

不勝其任以過而罷則先免而後名國制明也有罪之放先書貶錄過以正罰則罪名正而天下服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貶丞相盧杞于新州位浮其材海內知其可去故先書貶竄之命

宰相薨于位書名而不氏

代宗紀書曰大曆十二年七月丞相元載賜死書名而不氏

王師有功，執其醜虜，書獲。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常山太守顏杲卿敗安祿山之軍，獲其將何千年、高邈，以似奮擊，稱獲。

將以辱命而誅，書斬于軍中，否則書斬，殺無罪也。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二月，高仙芝、封常清、斬于軍中，誅辱命也。勝負之勢，用兵常數，士不素習，與尸弈北，雖國法必申，而其罪可貰，用經文，書曰：某年斬將軍某。

裨校之屬，雖有功，書元帥之名，重兵柄之分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十一月，宣武節度劉洽、破淄青李納之軍于徐州，不書神策將曲環名，一軍政于劉洽也。

執戎狄，則大將不名。
太宗紀，書曰：貞觀四年三月，執突厥頡利可汗是也，以能禽之故，大將不名也。

破戎狄，必稱王師。
太宗紀，書曰：王師破突厥于陰山，不書李靖之名，舉中國之重也，其餘具突厥、靖傳。

不稱王師者，窮兵黷武，非中國之道，用輕文。
太宗紀，書曰：十四年八月，平高昌城，十九年五月甲申，收遼東城是也。

戎狄之心，勢窮則幸生，服叛不一，無懲化之常，推可汗來奔則書。
太宗紀，書曰：王師破突厥于陰山，不書李靖之名，舉中國之重也，其餘具突厥、靖傳。

太宗紀，書曰：三年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什缽苾來奔，其餘酋名王酋豪來，皆藏之本傳，不列帝紀，不結好不固，以師而歸，變文書至，喜之也。

與中國受叛人也，明皇開元二年，突厥默啜妹壻火拔頡利發石失畢來奔，不書明皇紀是也。
武宗紀，書曰：會昌三年三月，太和公主至自回紇是也。

戎狄之俘，獻于社廟，不書大將之名，受俘亦如之，懲首事也。
太宗紀，書曰：十四年八月，平高昌城，十九年五月甲申，收遼東城是也。

太宗紀，書曰：貞觀四年三月，獻突厥之俘于太廟，二十三年正月，獻龜茲之俘于社廟，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年五月，皇帝御應天門，受契丹俘是也。

公主死于外國，則書于帝紀，而略于本傳。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八月，寧國公主自回紇還是也。

中國之俘，獻于社廟，皆書大將之名，受俘亦如之，褒大功也。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八月，寧國公主自回紇還是也。

公主無子，絕歸，則書自還。
公主，案高祖、憲祖、睿祖、玄祖、太祖、世祖、高宗、今校改，出降回紇，皆具本傳，而略于帝紀，爲中國諱也。

高祖紀，書曰：案高祖、憲祖、睿祖、玄祖、太祖、世祖、高宗、今校改，武德二年七月，秦王獻竇建德，王世充之俘于太廟，睿宗紀，書曰：元和十四年二月，皇帝御興安門，受田弘正所獻李師道之俘是也。

公主降，書本傳，儀仗防之易也。
開元五年，固安公主妻奚首領李大酺，案，舊唐書奚國傳作李大輔。永樂公主妻李失活，乾元元年，肅宗第二女寧國公主，案，舊唐書肅宗紀，寧國公主降回紇，皆具本傳，而略于帝紀，爲中國諱也。

宰相統兵，書天子遣師，重本朝之寄也。
公主無子，絕歸，則書自還。

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二年八月，裴度征淮西，吳元濟，皇帝御通化門遣師，昭宗紀，書曰：龍紀元年五月，張濬征太原，李克用，帝御安喜門，再拜銜命而辭，上賜之黑帶，具本傳。

公主下降
公主下嫁外國，必書逆女之使。
太宗紀，書曰：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渾遣使來逆女，十四年二月，吐谷渾遣使逆女，中國之臣，得以名通，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逆女，不書名，誰以使稱。

不書逆女之使，以公主大歸爲名。
淮陽王道明送宏化公主，不書本紀，曾中國也，具吐谷渾傳而已。

外國求婚之使，不書于紀，使若其請，不必皆然。
貞觀十四年六月，薛延陀遣使求婚，具吐蕃傳是也，中宗紀，書曰：景龍三年十一月，吐蕃遣使逆女，四年正月，車駕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緣當時之意，故異文，非新例也，曲赦咸陽，故不書于紀，具吐蕃傳，足本傳之文也。

公主薨降，無求婚逆女之使，則不書于紀，禮不足也。
開元五年，固安公主妻奚首領李大酺，案，舊唐書奚國傳作李大輔。永樂公主妻李失活，乾元元年，肅宗第二女寧國公主，案，舊唐書肅宗紀，寧國公主降回紇，皆具本傳，而略于帝紀，爲中國諱也。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八月，寧國公主自回紇還是也。

結好不固，以師而歸，變文書至，喜之也。
公主無子，絕歸，則書自還。

武宗紀，書曰：會昌三年三月，太和公主至自回紇是也。

公主死于外國，則書于帝紀，而略于本傳。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八月，寧國公主自回紇還是也。

書曰：某月某日，公主薨于某國是也。

外國之君，赴告，不書于紀。
春秋，吳越之國，卒而不書，葬，慕其僭而失禮，外宗稱蕃而臣其一國，風化之所不及，卒雖赴告，當列于本傳。

絕域內屬，書本傳，儆慢防之易也。
聖人內宰，必有外憂，故四夷奉珍獻寶，奔走京師，其心非素被天王之化，顧其勢使然，故不列帝紀，是不忘豫防之弊。

結好之盟，先書戎狄，以明汲汲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正月，吐蕃及朔翔節度使張鎰盟于清水，戎狄無信，盟詛末節，要以神明之信，非中國之福，故先書吐蕃，宗汲汲于中國也，不書吐蕃相尚結贊之名，所以重中夏也。

渝盟有變，則不地。
德宗紀，書曰：貞元二年閏月，吐蕃及侍中渾瑊盟，執我行人崔漢衡、路泌，以下皆不書，微也。

戎狄乞盟，不書渝盟之臣，蒙上文也。
穆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九月，吐蕃乞盟，十月，及吐蕃盟，不地，不書丞相楨渝盟，皆具吐蕃本傳。

亂臣

亂臣賊子，其謀有漸，王者執取下之柄，必防微塞源，若起而不云叛，責失御也。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起于漁陽是也。

負固怙亂之雄，乘伺覬覦而作，有國所不免，書叛，有地也。

德宗紀書曰：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以河中叛，憲宗紀書曰：元和二年十月，李錡以潤州叛是也。

無地書據。

劉闢以西川行軍司馬，因章皐之薨，竊據成都，憲宗紀書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劉闢據成都以叛，無地也。

竊地自固，非君命所授，用自立文。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二月，梁崇義以襄陽自立，以五使實讒，李舟如荊襄，拒境不納，是反狀已明，至是加崇義同平章事，不受詔，故以崇義自立爲文。

軍逐其帥，不預謀而立用衆立文。

穆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立其帥朱克融是也，不書立，因其本傳。

蕃臣失撫馭之和，以羅織奏用衆逐文。

穆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逐其帥張宏正是也。

非意之變，失備見逐，書奔。

文宗紀書曰：（案文宗，原本誤太宗，今校改）太和五年正月，李載義自幽州出奔是也。

春秋諸侯之子，列于盟會，則位定，方鎮之孤，以留後自立，朝廷因而授之，容非篡盜，書立。

德宗紀書曰：貞元二年六月，滄州程懷直立是也，不書程日華卒者，方鎮不卒。

拒君命于外，失臣子之義，書拒以見惡。

肅宗紀書曰：上元元年二月，來瑱以襄陽拒命是也，不云叛，其惡輕。

唐書直筆卷二

帝紀第一下

方鎮

方鎮遏兵以關王土，侵疆得地、圍城、皆同文。

穆宗紀書曰：長慶元年十一月，成德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二年三月，成德王庭湊入幽州，（據元年七月後，幽州復爲張弘靖所有，二年三月當書王庭湊入深州，此說深州，幽、滄上文有脫佚，）書曰入者，惡其專也。德宗紀中四年正月，淮西李希烈寇汝州，不書其將，以希烈首惡也。

方鎮遠命，擅甲兵以侵軼，其首爲惡，故不書將。

春秋諸侯大夫帥師，皆書，方鎮專征，犯上無君之惡莫大焉，故倒其將兵之臣名，則其惡不分，蓋深罪之也。

王師破方鎮之兵，書而繫以名。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七月，馬燧破魏博田悅之軍于建岡，書破，示剿絕凶逆，魏博書，寬悅以地自專，故書破用國文。

棄地不書名，重圍絕援，非力不足以自全，難與，歸其惡。

肅宗紀書曰至德元年十月初棄平原郡二年八月初棄豐昌郡不書顏真卿許叔冀之名力不足也
肅宗紀書曰至德二年五月收吳自南陽歸襄陽穆宗紀書曰長慶二年四月牛元翼自深州歸京師
皆全師歸來也
方鎮不執王臣不能固守盜節而喪國土書地以見重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李澄以滑州降李希烈懿宗紀書曰咸通九年十月崔璞以和州降龐
勛是也
方鎮叛亡之人書歸以明罔塞
代宗紀書曰大曆十年正月昭義叛卒裴志清歸于田承嗣是也
方鎮敗王者之師書不利以遏亂國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九月王師及淮西李希烈戰于襄城失利不書哥舒曜者師爲重也
方鎮據結扼王土之衝足以爲一時之患則書之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三月淄青李正己以兵屯濟陰是也
方鎮擅徙所居則書之
德宗紀書曰建中三年七月淮西李希烈遷于許州代宗紀書曰大曆十二年某月淄青李正己遷于
鄆州是也
方鎮因靈筮遂用麾下相圖文
代宗紀書曰大曆十四年淮西李希烈逐李忠臣憲宗紀書曰元和四年十一月蔡州吳少陽殺吳元
濟皆不書其帥
方鎮承命以討叛則書帥師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八月淮西李希烈帥師伐山南梁崇義是也

攻伐非君命則以國抗
代宗紀書曰大曆十年十月易定李寶臣敗魏博之軍于清水不書敗田承嗣之將盧子期者不與寶
臣神戈擅命也
王師克七書收大將以恩信得其地書入其下捨逆以總命書歸順其下取元惡以自効書獻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三月李皐入安州朗不用甲兵也代宗紀書曰大曆十年十
一月吳希光以溫州歸順憲宗紀書曰元和二年十月浙西裴文良執李錡
以獻十四年二月淄青劉悟斬李師道以獻不云其帥者獲罪于朝不得以臣子申故用兩下文
王師平方鎮先得地而申錫若因渠授首而圖墳市定則先得爲面後地
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二年十月吳元濟斬于京師其民久染汚俗撫而化之心環數千里
之地甲兵富強踰年然後破蔡先翦其墳土乃得元濟故先書平淮西後云元濟斬也武宗紀書曰會
軍亂殺其帥以罪書衆殺
敬宗紀書曰寶歷二年五月幽州殺其帥朱克融
方鎮效順舉族還朝書歸地
憲宗紀書曰元和五年十二月張茂昭以易定來歸非兵革所加而得其地書入以褒忠臣其地最爲
己有必其心盡于效順乃得之故以來視賜對爲書歸地之日不以管籥符印付有任節連爲歸地也書

歸以明舊地。

逼于天時。懼罪人覬。書得地。

憲宗紀。書曰。元和三年九月庚寅。得復襄陽。先是于頔爲其子所諷。歸朝入覲。至是日册拜司空。以裴均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朝廷始復得故地。因以是日書復襄陽也。非其心效順。故不書頔以襄陽來歸。朝廷喜得地而貸罪。國法無所申。故不書頔至自襄陽也。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己酉。復得宣武。韓宏以七月戊寅來朝。願奉朝請。至是日拜司徒。癸丑。以張宏靖爲宣武節度使。是朝廷以宏靖堅爲戎務。始復故地。因以己酉復得宣武。與于頔事同。惟得地已定。宏靖受命緩。故書己酉。非異例。

憲宗紀。書曰。元和五年七月庚子。成德王承宗請輸常賦以緩師。丁未。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十三年三月甲寅。成德王承宗獻德棣二州以緩師。庚辰。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先是五年。承宗請輸常賦。朝廷喜得地而貸罪。國法無所申。故不書頔至自襄陽也。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己酉。復得宣武。韓宏以七月戊寅來朝。願奉朝請。至是日拜司徒。癸丑。以張宏靖爲宣武節度使。是朝廷以宏靖堅爲戎務。始復故地。因以己酉復得宣武。與于頔事同。惟得地已定。宏靖受命緩。故書己酉。非異例。延降授官。史不書紀者。以輸賦爲重。于時昭洗之命。因李師道劉總輸請。不得已而從之。不書師道請者。宥過正罰。國家常法。非得緣于臣子之情。故不書。稱緩師。豫當時之志也。

春秋之法。陽虎以家臣竊寶玉大弓。書盜。求名亡也。方鎮之重。以狙詐陰竊。發于邊鄙。欲不知于人主者。必窮蠹而正罪名。故備書盜名。不得。蠹示大惡于天下也。

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年三月。淄青李師道。盜焚河陰轉運院。十一年正月。成德王承宗。盜焚獻陵寢宮。十年六月。成德王承宗。盜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大夫裴度。不書道。強梁姦等。刺元衡。及焚河陰院屋數衙。建陵門戟。竿數。皆不書。著。本傳載其事。以見惡。故紀略文。

方鎮來朝。必書。功臣則否。蕞兵入覲。國家休戚之本。書入朝。臣禮之失也。

代宗紀。書曰。大歷九年九月。幽州朱泚來朝。始通幽州也。泚以七月使弟滔奉表。以入朝。以九月至京師。故九月乃書來朝。如大歷二年郭子儀。李抱玉。三年馬璘。四年魏少游來朝。皆臣子常禮。載之本傳。昭宗紀。書曰。乾寧元年正月。鳳翔李茂貞入朝。不書來朝。逆嫌勢逼。不與其來也。書示臣禮猶存焉。昭宗紀。書曰。二年五月。鳳翔李茂貞。邠州韓建。至京師。凌蔑王室。臣禮替矣。變朝書至。譏矣也。

方鎮失地而朝。書棄。大去地。書至。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四年三月。洋宋李忠臣棄于京師。先是。忠臣爲李希烈所逐。狼狽歸朝。故不書來朝。憲宗紀。書曰。元和元年閏四月。朱泚奉天子都于洛陽。不書遷。諱偏脅也。不書甲辰天子至洛陽者。非天子之意也。故不書至。餘具崔寧傳。

四夷册立弔祭之使不書。不以中國臨夷狄也。

如元和十六年六月。以少府少監李銳持節趙南詔册立。左補闕大夫許孝恭佐副之。不書。遠宗紀。若使人傳無殊尤之事。則具夷狄之傳。

唐制。大喪。天子以卿大夫告于四夷。則書于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之喪。方鎮道使以告。則書本傳。

如元和十一年四月。太后崩。劍南李夷簡遣使南詔告哀。餘具夷簡傳。

崇勳殿七月。朱溫至京師。宴于文思毬場。十月。朱溫自河中至京師。宴于內殿。賜酒于延喜門。天祐元年五月。朱溫歸大梁。宴于

權臣出入必書。宴對亦書。

昭宗紀。書曰。天復三年二月。朱溫歸大梁。宴于

戎狄方鎮。拘行人以拒命。賤者名面不官。

太宗紀。書曰。貞觀八年十二月。吐谷渾執我行人趙道德。不書鴻臚丞。官微也。

宣慰宣諭使

宣慰宣諭使被執。稱以異國。絕之也。先使後執。不與逆臣數王人。從緩文。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四月。太子太師顏真卿使于淮西。被執。不書李希烈軍者。春秋。衛伐凡伯。貶之稱戎。希烈非不臣之逆。故推其志以國稱。深貶之也。不書宣慰者。君命不中也。

使出疆。能利社稷。安人民。不辱君命。則書宣慰宣諭之名。

高祖紀。書曰。武德元年八月。薛舉死于隴西。代宗紀。書曰。永泰元年九月。僕固懷恩死于鹽武是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孔巢父宣慰田悅軍。穆宗紀。書曰。長慶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韓愈宣慰王庭湊軍。不云魏博及鎮州者。元惡懔伏。不失臣節。不用國文。

行人不能慶權宜防變。以辱君命。則書國殺。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七月。給事中孔巢父過害于河中。惡國威之沮撓。故懷光得以稱國。用重文。與叛臣肆噬。取元惡而宥枝附。則不用方鎮敵國之文。

顏真卿異例。

叛臣肆噬取元惡而宥枝附。則不用方鎮敵國之文。

憲宗紀。書曰。元和元年九月。高崇文擒劉闢。平成都。一方脅從。民本非懷二心。先得偽乃取其地。故後云平成都。

王者受命。必有驅除。故僭命餘孽。用敵國之文。攻克王土。則書陷。王師失利。書戰而後敗。敵國之臣得以名通。侵伐書將。

高祖紀。書曰。武德二年九月。劉武周陷我并州。七月。王世充使其將羅士信侵我穀州。書將。用敵國之禮。又書曰。武德二年九月。王師及劉武周戰于介州。敗績。王師之敗先書者。非剋會期日。以決勝負。遇敵來戰。失備致敗。從緩文。不書裘寬敗。姜寶誼死。與尸辱命。用微者之文。

王師勝捷。則書大將之名。小捷用計詭勝。書破。

高祖紀。書曰。武德元年九月。秦王帥師及薛仁杲戰于淺水原。大敗之。俘薛。其仁杲傳。又書曰。武德二年十一月。秦王帥師破宋金剛之衆于美良州。是小捷用計詭勝。同文。

僭國

僭命之國。以地歸順。則先人後地。

高祖紀。書曰。武德二年十月。薛舉以秦州歸于我。五年七月。杜伏威以江東歸于我。以者。自專之文。

窮蹙之寇。以地降。用國文。

高祖紀。書曰。武德元年十一月。隴西薛仁杲降。四年十一月。荊州道銑降。以窮兵極討乃取之。國用自降爲文。書國。以得地爲重也。

鄰國并吞。非王師致討。書自滅。

高祖紀。書曰。武德二年某月。并陽沈法興滅。四年十一月。江東李子通滅。五年某月。豫章林士宏滅。不書李子通。王雄誕。張善安滅之者。強弱吞噬。朝廷威力所不知。其地不入。以不知文。

僭竊之國。因其下一時之計。則地以衆書。

高祖紀。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河西執李軌。以地歸于我。六年正月。山東執劉黑闥。以地歸于我。七年二月。漢陽殺高開道。以地歸于我。不書葛德威。安修仁。執黑闥。李軌。張金樹殺開道者。以衆書也。不云河西。山東。漁陽平者。非甲兵致討而得地。從自致文。方鎮拒命。其下以元惡自效。則以名見。異文也。

賊帥來降。其地未入。而復叛。則不書于紀。

武德元年八月。涼州李軌以地降。至十月復叛。則書本傳而已。

彊寇病死。道國滅書地。

高祖紀。書曰。武德元年八月。薛舉死于隴西。代宗紀。書曰。永泰元年九月。僕固懷恩死于鹽武是也。

彊寇夷定。則先地後滅。略將以明威。

高祖紀。書曰。武德四年五月。王師平河北。竇建德滅。丙寅。王師平河南。王世充滅。五年。王師平并州。劉武周滅。先地後滅。以得地爲重。不云秦王平建德。世充。武周者。略將以明威。

叛臣肆噬。取元惡而宥枝附。則不用方鎮敵國之文。

憲宗紀。書曰。元和元年九月。高崇文擒劉闢平成都。一方脅從。民本非懷二心。先得偽乃取其地。故後云平成都。

逆臣竊大號。書地。示不通于天下。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僭即皇帝位于洛陽。肅宗紀。書曰。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僭即皇帝位于范陽。德宗紀。書曰。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僭即皇帝位于京師。僖宗紀。書曰。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僭即皇帝位于京師是也。

逼脅千紀。原心定罪。不用僭文。

代宗紀。書曰。廣德元年十月。吐蕃以廣武王承宏爲皇帝。僖宗紀。書曰。光啓二年十月。朱玫以嗣襄王煴爲皇帝。昭宗紀。書曰。光化三年十一月。劉季述以太子裕爲皇帝是也。

僭命之逆。爲子所弒。雖得罪于天下。而父子之義存焉。天下所不容。故不書僭。

肅宗紀。書曰。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乾元二年三月。安慶緒亡。代宗紀。書曰。寶應元年。史朝義亡。悖義負固。自取滅亡。故書亡。其地未入朝廷。不書平。慶緒。朝義。皆不書即僞位。具本傳。

義師

王室有變。舉義以謀興復。則異文以見志。

中宗紀。書曰。垂拱四年八月。越王貞師于豫州。九月。越王敗績。光宅元年九月。徐敬業舉兵于揚州。十二月。徐敬業敗績。凡討叛必命將。不書率。長倩。弘光。輔。鞠崇裕。李孝逸。討越王敬業者。不與武氏之抗義舉也。敬業雖以興復爲名。其迹可疑。故不用越王之文。特書起兵。不書斬越王及敬業。隱之也。

王者壅蔽俗之善惡。知王業之艱難。其行以時。則書幸。不書還宮。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年十月。幸興慶宮。不書還宮者。雖踰月。民不知勞。故不書。

出非其時。稽覩所至。書還宮。

明皇紀。書曰天寶八載十月。車駕至華清宮。九載正月。車駕還宮。不書皇帝者。智盤遊之樂。損萬乘之威。以車駕稱。輕衛衆之變。忘魚服之辱。書還宮以見其志。明皇是歲幸華清宮。踰時忘反。受朝賀于離宮。故危之。

征伐巡守。得禮。書帝。失禮。書詔。踰宿則書至。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一年正月。皇帝北巡。三月。皇帝至京師。得禮也。太宗紀。書曰。貞觀十九年二月。詔親征高麗。二十年。皇帝至自高麗。失禮也。以萬乘之重。爭無人之地。馳驟不測之險。危之道也。故書詔征。不使帝者當失禮之過也。得禮則書至京師。示無危也。失禮則書至自某所者。乘輿未還以前。興事過舉。擾民玩威。下情離動。變生非常。故不書至京師。

朝賀

受朝賀。失禮則書地。不受朝賀則不書朔。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三月。勤政樓宴羣臣。憲宗紀。書曰。十三年二月。麟德殿宴羣臣。得衍樂慈惠之道。行于禮而後于酒食。故後書宴。中宗紀。書曰。景龍四年四月。宴羣臣于芳林園。敬宗紀。書曰。寶歷二年九月。宴羣臣于宣和殿。禮至于酒。有湯肴俄弁之容。是厚于酒食。而忘鹿鳴精誠之意。故先書宴。賜宴之例。則先書賜。皆書命也。敬宗紀。書曰。寶歷二年二月。賜羣臣上巳節宴曲江亭。文宗紀。書曰。開成二年十月。賜羣臣慶成節宴于曲江亭。是也。

宴羣

燕會。得禮則書地。失禮則書宴。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載三月。勤政樓宴羣臣。憲宗紀。書曰。十三年二月。麟德殿宴羣臣。得衍樂慈惠之道。行于禮而後于酒食。故後書宴。中宗紀。書曰。景龍四年四月。宴羣臣于芳林園。敬宗紀。書曰。寶歷二年九月。宴羣臣于宣和殿。禮至于酒。有湯肴俄弁之容。是厚于酒食。而忘鹿鳴精誠之意。故先書宴。賜宴之例。則先書賜。皆書命也。敬宗紀。書曰。寶歷二年二月。賜羣臣上巳節宴曲江亭。文宗紀。書曰。開成二年十月。賜羣臣慶成節宴于曲江亭。是也。

土木功

土木之功。雖用民以時。亦書。失時之役稱詔。

文宗紀。書曰。太和八年正月。修太廟。九月二日。詔修曲江、昆明二池。是時發神策軍修浚曲江。從鄭注之邪說。故書詔。以病奪民之時也。

親征

親征之禮。不書本紀。讓后德之不建也。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三月。皇后禮先蠶于苑中。高宗之世。武后四親蠶。不書。其德不足以率天下。故載之本傳。

耤田

耤田如禮。則異文以示勸。

高宗紀。書曰。儀鳳二年正月。皇帝躬耤田于北郊。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九年正月。皇帝躬耤田于籍田。耕耤之禮。王者不以身率下。則三時怠而生業墮。故耤田行禮。博躬而稱地。欲海內知王化尚農也。若如禮以至九推。民忘盡力農田之勞。而相勸于下。必異文以示褒。明皇是歲幸華清宮。踰時忘反。受朝賀于離宮。故書帝有事于耤田。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正月。皇帝有事于耤田。不云躬耕者。勸農率下之意明。

失禮過舉

舉難行之事。以便世蠹民。則書。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年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庭。德宗紀。書曰。大歷十四年閏月。罷劍南貢春酒。放舞象荊山之陽者是也。

失禮過舉。直文以見惡。

肅宗紀。書曰。乾元元年六月。初祠太一神。讖涇祀也。穆宗紀。書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大合樂于魚藻。襲湖末踰年也。

封禪朝陵。備于志車駕順動之節。書于紀。重王者出入也。賜酺肆赦。必書一時之澤。

高宗紀。書曰。麟德二年十月。皇帝發東都。乾封元年正月。皇帝封太山。禪社首。四月。皇帝至自泰山。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三年。亦如之。其車輅次舍。御頓受賀。皆見本志。惟大赦賜酺。備于本紀。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皇帝發東都。朝五陵。戊申。皇帝至自朝陵。其餘丙申。謁橋陵。戊戌。謁定陵。皆見本志。惟還宮大赦天下。流移人並放還。以下載于本紀。

災祥

水、旱、日月蝕、星孛、霜、雹、地震、山崩、弛役、避殿、減膳、親錄囚徒、遣使賑給。則載之本紀。有天地之變。而無修省之實。則載之五行天文志。懲不戒也。

祥瑞應之事。王者盛德所致。則載之本紀。以事繫日月。否則繫于一歲之終。

書曰。某月鳳凰見于某地。某郡獻白龜。是以事繫于日月也。其餘郡國所書。凰見某地。某郡獻白龜。不書也。

詔令

號令詔諭。民所取信。宜行而遽改。名存而實亡。則不書。

如貞觀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四月有事于泰山。不書太宗紀。而見之天文志。星索前。開元二年十月。吐蕃侵涇源。詔親征。天寶十五載六月。將謀幸蜀。下詔親征。乾元二年十月。下詔親征。史思明。不書明皇。肅宗紀。而見吐蕃及安史傳。

太子事

502

太子閻博釋奠加元服謁太廟成君臣書于紀。

睿宗紀書曰。景龍元年八月。三年十一月。太子釋奠于太學是也。開元七年九月。皇太子齒胄于國學。八月。皇太子加元服。乙丑謁太廟。二十一年五月。皇太子納妃。其後太子瑛廢。故皆不書。明皇紀。具瑛本傳。

皇后事

皇后所行之事。不書于紀。

如顯慶五年。武后宴親族鄰里命婦于并州。龍朔元年。武后請禁婦女爲緋綠之盛。景龍二年。韋后以裙上有五色雲。大赦天下。神龍元年。韋后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百姓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如此之類。亦皆具武。韋二后傳。舊史載之高宗中宗紀。失史法也。

如武后時宰相張光輔。崔元綜等。昭宗時宰相朱朴。鄭綮等。擬擬儀位。不足立傳。附于狄仁傑。崔遜。陸贄等傳。

賜姓

賜姓之例。出于近世。蓋功烈面親之也。悖臣節而不載。則復其姓。

如李寶臣當爲張寶臣是也。

四夷所生。非功業垂世。則見于本國。

如僕固懷恩背叛。不宜立傳。見于本國。鐵勒傳。

題傳

題傳之目。猶傳以姓。特傳以名。功高以事。迹爲以地。

題傳起于司馬遷。班固。至范曄宗。離而編題之。文繁不一。失史法之蠹。猶傳以姓。如李白。杜甫同傳是也。特傳以名。如韓愈。李德裕傳。皆具姓名。題之是也。功高以事。如張柬之。桓彥範等傳。題曰五王傳是也。案舊書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五月。封敬暉平陽郡王。桓彥範扶陽郡王。張柬之漢陽郡王。袁恕己南陽郡王。崔玄暐清河郡王。竇知人。加授特進。能知政事。又桓彥範傳云。武三思居中用事。日夕謀殺五王。等命竟川三思。計。遂封彥範等。雖外示恩寵。實奪其權。新書本紀不書。封王而書能。至列傳則題曰五王。迹爲以地者。如李正己。吳少誠傳。是也。案舊書分次列傳。新書改題淄青。淮西。必題者。歷代前史。取法史記。滑稽。刺客。佞幸。循吏。酷吏。貨殖。游俠。日者。龜筴之題。放儒林。忠義。孝友。隱逸。節婦等傳。如此之類。既不可離。而猶題之。是則題傳之目。不可廢也。

宗室

宗室之子。雖有功德。亦承本傳。

如李適之。李皐。李孝逸。李捷。李常。李巨。李國貞。各附本祖常山王。曹王。鄭王。淮安王。吳王。虢王傳。尚親也。

凡列傳之類有六。冠以后妃。尊也。次宗室諸王。親也。列以僭國。受命之始也。序以一時之君臣。善惡之繼也。繼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終以逆臣。成敗之鑑也。

后妃傳次以宗室。宗室傳次以十八帝諸子。題曰高祖諸子傳。不當參列傳之間。蓋班固取其參連一時之事。故離列傳之間。唐室諸王不出閤。未嘗干預時政。不測成敗。不立勞效。前序毋氏所生。後戒子孫相承。以備一代史書之體。故不當術班例。既條列十八帝諸子之後。次李密。王世充以下。至黃巢。秦宗權而傳終。

凡裹者卒月。貶者卒年。其餘從略。有功德則書。

如陸贄傳書曰。貞元二十一年卒。貶也。有功德則書年若干。謹終也。郭子儀傳書曰。年八十五。李晟傳。書曰。年六十五。德業不著。而事關一時者。附而不名。

唐書直筆卷三

列傳第二

先後

列傳之作。其體有二。一曰年。二曰事。年以先後之事次之。傳以年時爲先後之差。以事迹相類同傳。

特傳

備賢愚。紀成敗。功高行稱特傳。

若魏文公。裴度。陸贄。韓愈。皆特立一傳。

推父祖以本之。係子孫以終之。

孝子之志。務在顯親。人情重于緩證。每傳必備載祖父名諡官爵。或梗槩其事實。傳末必歷謂其子孫。也。繼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終以逆臣成敗之鑑也。

后妃傳次以宗室。宗室傳次以十八帝諸子。題曰高祖諸子傳。不當參列傳之間。蓋班固取其參連一時之事。故離列傳之間。唐室諸王不出閤。未嘗干預時政。不測成敗。不立勞效。前序毋氏所生。後戒子孫相承。以備一代史書之體。故不當術班例。既條列十八帝諸子之後。次李密。王世充以下。至黃巢。秦宗權而傳終。

凡裹者卒月。貶者卒年。其餘從略。有功德則書。

如陸贄傳書曰。貞元二十一年卒。貶也。有功德則書年若干。謹終也。郭子儀傳書曰。年八十五。李晟傳。書曰。年六十五。

謚贈

證贈之數、非功德不書、德及事也、
證法及贈官、非其人有功德、則不書、

論議

論議裒意、以明君上之得失、補國家之利害、非當時所通行、則不書、
如德宗李百藥傳載封建論、朱敬則傳載五等論、白居易傳、與元微之書、今皆削而不載、
論貨殖之弊、陳禮樂之原、則志之、
如陸贄諫減鹽利大益二庫狀、韓文公論遷明皇帝議、雜論議、皆附貨殖及郊祀志、
疏軍旅之宜、斥姦邪之惡、則見之他傳、
如韓文公淮西招討事宜及黃家賊事宜狀、見于元濟傳及南蠻傳、陸贄論裴延齡、見于延齡傳、
辭雖隱、非所以便世、梗槩其事而略其辭、
疏之所陳、不足以通行、則槩舉其事、不復臚載、
詩賦之作、足以揄揚國體而明功烈、則見之、
如杜甫三大禮賦、李白明堂賦、宣見之本傳、元結中興頌、見之安史傳、柳宗元方城皇武二雅、見之裴度、李愬傳、
詔策之實、足以信後代、則撫其辭、
誥告君命、創其繁證而載其實事、則見之本傳

官爵

以爵升易不當所居有善、則書、
如鄭餘慶傳、官至殿中御史、別無異迹、皆不書、至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上疏論列諸葛述事、（案述事原本誤改、今從舊本）一節可稱、則具書官、不爾則否、
衛恚儒林文苑忠烈孝友隱逸節鯁、皆得一編、則標其傳而總目之、
其餘若酷吏文藝、皆不足訓世、皆不標其傳名也、文苑之名、起于范蔚宗、如置至父子、李白、杜甫、王宏中等、不特以藝文見稱、故別立傳、不在文苑傳中、

外戚

外戚之家、恩澤所授、謹厚則無稱、侈法則害教、其名附于本傳、惟卓然殊尤者立傳、
若竇德明、獨狐懷恩、武承嗣、韋溫等、附于太穆元貞、則天、韋后傳、惟吳湊兄弟、可以別立一傳、（案湊兄弟原本誤元貞皇后之弟、今從舊本誤元貞皇后之子、吳湊、韋殼

末亦紀事之體也

贊論

史記八書漢書十志或有贊論而不必皆備蓋于事宋盛梗柴其事而總斷焉後人務欲倣文采之麗每志必有贊是拘儒繁文之病也

摘繁文闕誤第四

唐書范史繁簡誤多矣今略舉大較于左

高祖紀

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平荊州獲蕭銑十一月會稽賊帥李子通以其地來降謹按銑及子通傳銑自度救兵不至使率官屬總布幘詣李靖軍降請無殺掠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然則銑降得亡國之禮證天命之正漢之田橫未足比也本紀縱不足異文亦不當譬猶近乎誣矣子通爲杜伏威將王雄誕所攻窮蹙請降伏威執之送于京師蓋收其地是子通不以地降紀之誤也

太宗紀

太宗紀多載潛龍撥亂之功夫帝王之位非積勞力而致太宗征戰如破魏公而斬宋老生哲王業始基之迹嘗見之高祖紀敗薛舉降仁杲走宋金剛平劉武周滅建德俘世充翦黑闥擒闍明當見之僭國傳武德九年九月丁未引諸衛兵統將習射于顯德殿及每日引數百人于殿前教射自是士卒皆爲精銳天生五材孰能去兵自古皆有武備焉太宗以萬乘之尊躬教弧矢帝王之道未爲得也載之本紀于文爲繁當見突厥傳以示備豫如實錄稱其年十二月癸未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朕猥之屬意出入覲省如此之類見于本紀之末如漢文帝紀載賜張武之金以愧其心罷露臺以惜費皆帝王之上德故國史之法備載以示也八月甲子即位舊載八月癸亥高祖傳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東宮實則高祖以癸亥詔太宗以甲子即位日誤而事別不書甲子之日是即位遜而父子之道失矣太宗、肅宗之例既一而告天之文或載或不載于紀是史法失于繁簡也以實錄致之是年宋、泰二州慶雲見泰州定州景星見鳳皇、赤雀、麒麟、騶虞、元狐、見于僞台洛、麟沂鄆等州當載之本紀也貞觀十八年吐谷渾執行人鴻臚丞趙道德吐谷渾傳云趙德楷未知紀傳孰是

明皇紀

肅宗明皇紀景雲二年五月辛丑西城公主爲金仙公主隆昌公主爲玉眞公主仍改金仙、玉眞觀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繡服等令于正殿前焚之謹按肅宗實錄云三月癸丑制爲皇女金仙、玉眞公主于京城各置一觀仍以金仙、玉眞爲名以年歷推之五月無辛丑明皇實錄云七月內出珠玉錦繡于殿前焚之是二紀日月有誤又按崇二年八月韋安石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當在庚申而誤書丁巳開元二年七月裴王重茂薨當書丁未而誤爲辛未十一月庚寅葬弘帝實錄書辛卯如此之類實多如天

寶十三載九月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加詩賦實錄所書則是年十月尤不足信也明皇以延和元年三年十月乙巳幸國公宅瑰薨當在十二月而誤書十月本紀所書日月皆是年八月受內禪改元先天其年行事猶繫之睿宗至二年十二月改元開元則其年自正月以下皆明皇行事不當復稱先天二年尚附睿宗紀也愚謂開元冠年即位明皇踐位之始年也睿宗紀先天元年八月庚子帝傳位于皇太子明皇紀復云七月壬子制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二紀日月誤矣明皇紀載安祿山叛逆之迹繁複不當非成敗之繫當書之祿山本傳載于紀者如十一月丙寅安祿山起漁陽十二月辛卯安祿山陷陳留甲午陷滎陽丁酉陷東京辛丑皇太子帥師討祿山十五載六月乙未皇帝幸蜀丙申陳橋兵變國忠七月庚申皇帝幸蜀其餘車駕所次皆書祿山本傳從省文存春秋之法四時具爲年舊史疏闕一月或闕一時不書首月多矣遊宗紀元和不書四年正月惟以四月葬二年十二月下簡編之闕也

元獻皇后傳

元獻楊皇后傳云開元十七年葬細柳原明皇命張說爲誌文云石獸裡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滋園陵閉兮脂粉昏不知何年兮開鋌窆按張說集節閔太子妃楊氏墓誌云初上在東宮妃有女弟選爲良媛生忠王又戚鞠養忠王之事然則元獻傳云肅宗撫鞠于王妃又引張說誌文皆誤也疑元獻之薨不在開元十七年劉昫誤以節閔妃爲元獻后也

程懷直傳

德宗紀貞元二年六月橫海程日華卒以其子懷直權知軍州事十年三月懷直來朝賜安業宅復令還鎮十一年九月滄州大將程懷信逐其帥程懷直爲左龍武統軍至六年十二月己丑卒猶以左龍武統軍程懷直卒書于紀而本傳云懷直以爲懷信所逐因來朝覲德宗優容之賜甲第懷信卒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按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滄州刺史程懷信卒以子副使執恭起復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是懷直先卒六年然後執恭起復滄州刺史是明之執恭非懷直之子懷直未嘗復歸滄州傳之誤也

孔巢父傳

孔巢父傳建中四年宣慰魏博而德宗紀云建中四年十二月癸酉命孔巢父淄青宣慰紀之誤也巢父傳不書除守檢出使而書守檢遇害傳之闕也

韓愈傳

韓文公父仲卿謹按李白武昌令韓君去思碑及李翺皇甫湜文公行狀神道碑則仲卿以銅陵尉補武昌令徙鄱陽令終棲霞邱本傳云無名位謬矣文公安定桓王茂五世孫又崇卿有名大曆間亦當見文公傳首如漢書司馬遷揚雄傳例又李翺皇甫湜張籍侯喜賈島李賀文公之高弟也孟郊、李觀、庶全文公所與也皆無卓然殊尤之實附于文公傳末如漢書唐林其見于龐參傳此敘事之體也

唐書直筆卷四

新例須知

高祖至哀帝二十帝，十四世，享國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　太宗子，內　高宗子，即　中宗位，即　睿宗位，弟，即　玄宗子，內　肅宗子，即　代宗子，即　德宗位，即　順宗子，即　憲宗子，內　穆宗子，嫡　敬宗子，即　文宗弟，嫡　武宗弟，即　宣宗叔，即　懿宗子，即　僖宗子，即　昭宗弟，即　哀帝子，即　位。

諸王二百十一

宰相三百七十一人。

高祖十八人　太宗二十三人　高宗四十二人　武后六十八人　中宗十六人　睿宗十二人　玄宗二十四人　肅宗十六人　代宗五人　德宗三十四人　順宗五人　憲宗十七人　穆宗九人　敬宗一人　文宗十三人　武宗七人　宣宗十九人　懿宗十五人　僖宗十四人　昭宗二十二人　哀帝二人

列傳二千二百四十六人

后妃三十三人　公主二百十四人　列女四十七人　婦人計二百九十四人

羣臣正傳八百六十三人　子孫附見五百八十二人　附傳二百十八人　忠義五十人　孝友二十六人　卓行五人　隱逸二十三人　循吏十九人　宦者二十一人　酷吏十六人　外國六十二

文武官數

元和中二千七百八十八員

大中中二千七百九十九員

十道州縣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南　隴右　淮南　江南　劍南　嶺南　州府三百二十八　縣一千六百三十九

羈縻州府八百五十六

天祐以前方鎮六十四，外有觀察使五，防禦使六。

關內十二　河南九　河東九　河北六　山南東四　河西二　隴右二　劍南五　淮南一　江南東四　江南西四　黔中一　嶺南五　山南西四

田數

開元中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

大中中一千一百六十八萬八千三百五十四頃

稅賦

天寶中租錢二百萬餘緡，粟一千九百八十萬餘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餘匹，綿一百八十萬餘屯，一千三十五萬餘緡。

大中中稅錢八百五十九萬二千六十一緡，九百九十文。

兵數

開元中四十九萬人

大中中九十九萬七百一十五人

馬數

開元中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匹

驢數

肅宗上元以後九百萬餘緡

大中中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一緡三百九十文

運米

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

大中中一百四十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

茶錢

大中中六十萬三千三百七十緡九十七文

酒錢

大中中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九十一緡二百八十六文

鑄錢

天寶中三十萬七千餘緡

大中中一十八萬四千二百三十餘緡

歷

戊寅 高祖　睿宗　開元大衍 曆　寶應五紀 代宗　建中正元 德宗　元和觀象 憲宗　長慶宣明 穆宗　景福崇玄 昭宗

外有中宗景龍之歷、肅宗至德之歷、

鹽鐵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案此同舊書著錄數、新書作二百四十三卷、

改元七十五

大衍三百一十九

貢舉二百六十七

舊書紀志傳約二百九十萬字

新紀志傳約一百六十四萬字

外新添表約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

唐傳六十一

暢璀　趙國珍　韋元甫　裴冑　盧嶽　姚合　高仁厚　趙鄰　趙崇

若初　于頔　盧徵　鄭元　薛伾　閻巨源　李若初、于頔、盧徵、鄭元、薛伾、閻巨源、李紳　崔重質　張正甫　徐晦　盧商　十案以上二人舊書分次列傳、新書以裴冑附裴度傳、盧嶽附盧商傳、閻巨源附張弘靖傳、張正甫附李絳傳、徐晦附文苑歐陽詹傳、盧商附鄭絪傳、姚合附姚崇傳、高仁厚附高駢傳、趙鄰附趙德傳、趙崇附趙匡凝傳、以上三人舊書著錄數、新書作二百四十三卷、

外有中宗景龍之歷、肅宗至德之歷、

鹽鐵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案此同舊書著錄數、新書作二百四十三卷、

改元七十五

大衍三百一十九

貢舉二百六十七

舊書紀志傳約二百九十萬字

新紀志傳約一百六十四萬字

外新添表約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

唐傳六十一

暢璀　趙國珍　韋元甫　裴冑　盧嶽　姚合　高仁厚　趙鄰　趙崇

若初　于頔　盧徵　鄭元　薛伾　閻巨源　李若初、于頔、盧徵、鄭元、薛伾、閻巨源、李紳　崔重質　張正甫　徐晦　盧商　十案以上二人舊書分次列傳、新書以裴冑附裴度傳、盧嶽附盧商傳、閻巨源附張弘靖傳、張正甫附李絳傳、徐晦附文苑歐陽詹傳、盧商附鄭絪傳、姚合附姚崇傳、高仁厚附高駢傳、趙鄰附趙德傳、趙崇附趙匡凝傳、以上三人舊書著錄數、新書作二百四十三卷、

李公逸　張薦相　李玄通　楊立　謝叔方　成三郎　尹元貞　薛愿　袁光庭　佛貞　十案以上十一人舊書分次列傳、新書以李公逸、張薦相附李玄通、楊立附謝叔方、成三郎附尹元貞二傳、

王君操　案君操事與張薦分列、新書以君操事附張薦傳、

孔紹安　庾抱　鄭世翼　張蘊古　盧照鄰　楊炯　駱賓王　鄧玄挺　喬知之　富嘉謨　李

案以上十一人舊書分次列傳、新書以庾抱附賀德仁、以鄭世翼附盧照鄰、楊炯、駱賓王、鄧玄挺附王勃、以富嘉謨附尹元貞、以孔紹安、庾抱、鄭世翼、張蘊古、盧照鄰、楊炯、駱賓王、鄧玄挺、喬知之、富嘉謨、李

新添傳

后妃　郭貴妃　王賢妃

宗室　李從晦　李之芳　李知柔　案原本李從晦證李晦、之芳證之方、知柔證之柔、牧舊書已附李增知柔傳、今據增改、從晦附襄邑王神符、增之芳附蔣王惲、

增知柔從晦宜太子業今據增改、從晦襄邑王、

諸帝公主　十案此下原本無目、前據列傳人數云、公主二百四人、今改新書諸帝公主傳、實二百十二人、

列傳　姜寶誼　段成式　溫佶　溫廷皓　高重　杜求仁　杜咸　石仲覽　超元

裴度　裴均　史大奈　馮子猷　契苾明　泉男生　泉獻誠　論弓仁　石抱忠　韓

思彥　陳希烈　裴伷先　韋顗　韋知人　韋維　韋綱　韋虛心　韓朝宗　宋務光　呂元

泰　武平一　盧鼎　盧懷秀　崔碣　韋縝　盧若虛　姚合　姚勗　蘇弁　蘇震　蘇幹　裴佶　嚴

撝　劉迥　劉秩　劉迅　李鄴　葛非元禮　郝廷玉　李國臣　張伯儀　白元光　陳利貞

侯仲莊　烏承玼　元結　戴叔倫　趙惠伯　嚴郢　李德修　康日知　牛元翼　傅良弼　李

寰　劉滄　董溪　段伯倫　段文楚　陽圌　獨孤及　顧少連　杜黃裳　陳諫　韓愈

凌準　韓泰　杜羔　杜中立　劉又　皇甫湜　盧仝　賈島　鄭薰　裴坦　盧光啓　韋貽範

顧師篁　李貞素　崔嘏　丁柔立　劉勍　竇鄴　韋琮　鄭延昌　裴諝　李貞　李寰　韋琮　鄭延昌　裴

韓偓　韓儀　周寶　鄧處訥　雷滿　劉巨容　馮行襲　趙德諲　趙匡凝　趙德諲　趙匡凝　楊晟

顧彥朗　顧彥暉　李罕之　王敬武　孟方立　楊行密　孫儒　高仁厚　趙鄰　趙崇

珝　田頵　朱延壽　劉建鋒　成汭　鍾傳　劉漢宏　張雄　王潮　劉知濛　盧光稠

李公逸　張薦相　李玄通　楊立　謝叔方　成三郎　尹元貞　薛愿　袁光庭　佛貞　十案以上十一人舊書分次列傳、新書以李公逸、張薦相附李玄通、楊立附謝叔方、成三郎附尹元貞二傳、

王君操　案君操事與張薦分列、新書以君操事附張薦傳、

孔紹安　庾抱　鄭世翼　張蘊古　盧照鄰　楊炯　駱賓王　鄧玄挺　喬知之　富嘉謨　李

忠義　馬元規　王行敏　盧士寧　李百德　賈循　南霽雲　雷萬春　張巢　蔡廷玉　孟華

黃鍇　孫揆（案舊書忠義傳揆附黃巢傳，新書增揆附黃巢傳，又以馬元規、諸葛爽、盧渥、盧忠、盧萬等三人分附盧彥威傳，已有之，呂子臧、許遠二傳，增王行儉、李育德、賈循、張鎬、蔡廷玉、孟華、黃鍇七人，新書忠義傳增此十二人，又以馬元規、諸葛爽、盧渥、盧忠、盧萬等三人分附盧彥威傳，已有之，呂子臧、許遠二傳，增王行儉、李育德、賈循、張鎬、蔡廷玉、孟華、黃鍇七傳。）

孝友　任敬臣　支叔才　程袁師　武宏度　宋思禮　鄭浩聞　元讓　萬敬儉　章仝益　沈季詮　許伯育　侯知道　許法慎　林攒　陳鍐叡　王悌武（案舊書孝友傳無此十六人，新書增立。）

隱逸　朱桃椎　秦系　張志和　陸羽　陸龜蒙（案舊書隱逸傳無此五人，惟于大臣當士傳，新書隱逸傳無此五人，應增立。）

循吏　韋丹　韋皐　盧宏宣　薛元賞　何易于（案舊書良吏傳無此六人，新書循吏傳無此六人，應增立。）

儒學　蕭子儒（案舊書卓行傳蕭嵩子儒，當作此，今姑仍原文，以畢其說。）　沈伯儀　張齊賢　陳貞節　施敬本　盧履冰　王仲邕　康子元　賢助　韋彤　陳京　韋公肅（案舊書文苑傳沈伯儀以下十一人，新書儒學傳沈伯儀增立。）

文藝　劉藏器　元正　元淑　方　元季方　王助　呂向　張旭　裴閻　盧仝　李觀　鄭虔

薛存　柳并　盧綸　歐陽詹　歐陽袞（案舊書文苑傳歐陽詹附見歐陽袞之傳，乃誤以袞為詹之兄，新書文藝傳正之，今從之。）　吳武陵　李頻　吳融（案舊書文苑傳歐陽詹附見劉蕡傳，新書文藝傳增立。）

方技　袁客師　杜生　邢和璞　師夜光　羅思遠　姜撫（案舊書方技傳有邢和璞、師夜光、羅思遠之傳，新書增詳之，而羅思遠之附其後。）

列女　房玄齡妻盧　李舍母　許女李　堅貞節婦李　高叡妻秦　王鞫妻韋　盧惟清妻徐　饒娥　金節婦　高墜女　楊烈婦　賈直言妻薛　段居冀妻謝　楊含妻酒　鄭孝女　李廷節妻崔　殷保晦妻封　竇烈婦　李揆妻盧　山陽女超　周迪妻　朱延容妻王（案舊書列女傳二十二人，新書增立。）

外戚　鄭光（案舊宗室傳太僕之弟，舊書分著始末于文宗及李昭傳，新書增入外戚，可與此證合。）

宦官　駱奉先　劉貞亮　馬存亮　嚴遵美　仇士良　劉克明　劉季述　張彥宏（案舊宦官傳附馬存亮，于王守澄、陳弘志、梁守謙、魚弘志、劉承偕、劉季述、張彥宏、于頔

讀舊唐書隨筆

蔡世敏 石坪 著

吳兢傳兢有史才敘事簡要蕭嵩奏取所撰國史六十五卷韋述傳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撰述竟未成一家之書述始勒成國史百一十二卷事簡而記詳蓋兢述同於秘閣詳錄四庫書者述史固多於兢矣楊綰引德棻曾孫峴入史館修元代二宗實錄峴子進峴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裴垍進所撰德宗實錄五十卷石晉時昫所增爲百九十卷備一代之書者雖因峴舊文亦非令狐一家書也今目錄列二百卷疑分併異於昫原書而昫序亦闕

玉山 蔡世敏 石坪 著

日

證聖起乙未春一月訖乙未秋八月無所謂證聖二年也證聖之有二年則見地理志新舊書並同按證聖元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登封是天冊萬歲不成乎年也不成乎年故紀年不數天冊而通數證聖登封未改元之正月不得不屬證聖二年矣萬歲登封元年連於證聖共在歲乙未昫書原本連屬殆未爲誤也考證以萬歲登封元年連於證聖元年後爲誤故改今本地理所志必乙未正月事故稱證聖二年正月者子月也武后依周制故十二月爲臘月改稱正月爲一月

貞元七年二月巳巫原帥劉昌復築平涼城昌復浹旬而功畢兩復字並衍文三月甲子劉昌築胡谷堡改名彰義堡卽十一年春於涇川彰信堡置潘原縣者當據劉昌本傳又於平原口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非彰義堡卽十一年春於涇川築胡谷堡名曰彰信非彰義堡卽十一年春於涇川彰信堡置潘原縣者當是日賊循州不言祐疾也祐送同捷母妻及男赴闕而祐以書爲宜儆使而諸鎮怒之必有專擅失道者賊者已足謝諸鎮何至於殺者若祐卒月餘乃賜書自盡無與諸鎮之怒矣故紀傳皆略不書通鑑李祐問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遽劇上日祐若死是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此是李祐赴闕丁亥後丙申前十日內事盡祐有不禁擒元濟功見重於文宗閱其病劇所由而歸罪於耆故於其卒也而賜耆死耳豈循州之賊亦坐此乎

會昌二年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塡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所奏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息債之累自古已然無有甚於今日者 定制月選官

許借支祭廉較當日加給兩月俸料體恤尤厚然仕途壅滯有三四年爲選人者將何道而俾免京債必有能起而議之

大中二年勅昨以李威所訴已經還賊當從李德裕傳作李咸咸與汝納訟德裕皆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等使之然衛公亦有自取之道焉觀其奏請重修憲宗實錄用意彌縫遮形其謬耳

蕭宗張皇后傳去惡去疑去者去逸皇嫂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倘元宗女常芬公主去盈當卽去奢

紀傳多從原文劉昫未及改正苑君璋傳稱執我行人猶竇皇后傳稱歸於我帝其類甚多非難辨也論贊則唐史臣筆更一目瞭然韓愈蔣係論順憲二宗偶存其名豈昫書之例焉

廬陵王瑗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河間王孝恭二年授信州總管三年改信州爲饒州使此信州爲江南東道武德初置信州周爲永安乾元初江南東道置信州敬宗紀長慶四年二月丙戌貶翰林學士翰部郎中知制誥厲嚴爲信州刺史是也新書屬江南西道

巢剌王傳文與李綱傳複四百三十字劉昫未及刪改拔本傳高祖怒甚以下至皆非其罪也俱當刪去但云高祖以罪歆頼李綱對得免足矣蓋語具綱傳也綱傳歆頼不納下可兩言槩括之曰乃表以聞及井州陷乃表以下至井州遂陷以上竟接高祖怒甚刪去乃上表曰以下至井州遂陷於武周較爲直捷益表文及使父老詣闕憤士達致陷於武周皆巢剌王傳本事與李綱無涉

李靖李勣合傳輔公祏自保石頭城遣陳正通等率步

騎屯青林馮惠亮率舟師二萬屯營壘所謂水陸分守也當途軍鐵連巨艦仍於江西結壘青林軍仍於梁山屯築城柵十里所謂犄角之勢也前敘連鐵鎖以斷江路是惠亮舟師非正通步騎六字似衍文後敘水陸兵各十萬亦與三萬二萬牴牾（當途河間王傳作博望山）

凌煙閣二十四人趙公第一故其與遂良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宗室傳論以爲天網不漏者本傳俱不之及而獨哀死非其罪益不欲以罪掩功也

英公傳不敘勣立武氏亦猶其意耳然高宗紀先書遂良以諫立昭儀貶次書無忌以册立皇后命可謂微而顯矣無忌傳載貞觀十七年圖畫功臣詔遺漏申公士廉一人

房元齡傳太宗因謂諸功臣以下百七十七字與淮安王傳文複但改神通理屈句云及見太宗以漢獻何指蹤推數喻神通神通理屈可驟括其事

碑仆復立故只載停婚然十漸不終文貞早見及此矣此疏當從新書補入若諫資送公主事已見文德皇后傳宜刪

太宗櫛風沐雨未暇詩書（鄧世隆傳改特開文學館杜如晦房元齡以下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盖文達蘇勗）謂之十八學士望比登瀛焉及圖形而薛收已死太宗嘆之其承命而各爲之贊者褚亮也故盛稱亮傳顧敬宗何人而竟猶同器貲之得毋污陽翟耶

裴聞喜行儉以憂患武后左遷劉樂城仁軌郝�山處俊侶侶正論能折武后之心前史辈述拘泥證法詆諆樂城與聞喜子（光庭）同譏毋乃以一眚掩大德乎傳後各載辈說

而於總論折衷之可謂狄梁公啣矣矣

前唐紹傳先天二年冬今上謂武攸止山後澤王上金傳開元十二年今上削瑤王爵復召襲珣嗣澤王則徐有功傳今上踐祚自是元宗時史臣之稱不書年號可知

楊元亨兄弟以忤易之而族被凶名崔義元父子以贊其月末遷密播川使告捷及遮河西夫蒙靈詧罵仙芝令誠具奏其狀以仙芝代靈詧爲四鎮節度計日程正當十二月（播密川七十餘日至安西）封常清傳天寶六載從仙芝破對鏡邪正瞭然得春秋比事微指

于燕公（志寧）輔導皇儲始終無忝厥職而王皇后被廢嘵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靈詧爲安西節度是也本傳其年六月制授仙芝云云當改十二月前於勃律公主出持兩端斯白璧之玷矣事有世所共知若李英公協贊武氏者但附見他傳若燕公用意甚微則特著之本傳降並不其國下始接天寶六載乃史家倒裝文法

使賢者知所戒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可不謹歟

寶參得罪其故詳李巽傳而班宏傳云宏頗有力焉者（裴炎劉禕之）之廢中宗立豫王也可謂教猱升木矣無端蓋宏强參傾參參又薦張涚以制宏涚按徐棨徙嶺表則宏爲棨故而惡之愈力不獨謀殺於巽也通承

者閻右相右相覩過知仁再造唐室以馳譽丹青目之王遜少人以嘗掩獨非曾史之過歟

遺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其憮憮身後且如此盧懷慎豈伴食相哉卿非同掌樞密者固姚崇恐亦未能多讓矣子奐弟奕並傳清白其家風亦正可想

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爲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此元宗治亂大關也雖無武惠妃陷太子事邪正能兩立哉曲江諫止而林甫代相自哉太子琪傳不必遽謂無識

牛仙客信孫閣休咎之談乃張九齡傳載周子諒妄言休咎意子諒卽據休咎之言以徵仙客不宜登相位及廷詰辭窮乃斥爲妄歟崔希逸奏仙客河西狀正林甫傳後各載辈說

引仙客之端也三傳互參詞意始備

高仙芝之平勃律也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吐蕃連雲堡計自安西往連雲堡日程當在六月前五十餘日矣八月崩勃律班師九月復至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

令誠具奏其狀以仙芝代靈詧爲四鎮節度計日程正當十二月（播密川七十餘日至安西）封常清傳天寶六載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靈詧爲安西節度是也本傳其年六月制授仙芝云云當改十二月前於勃律公主出降並不其國下始接天寶六載乃史家倒裝文法

寶參得罪其故詳李巽傳而班宏傳云宏頗有力焉者（裴炎劉禕之）之廢中宗立豫王也可謂教猱升木矣無端蓋宏强參傾參參又薦張涚以制宏則宏爲棨故而惡之愈力不獨謀殺於巽也通承

上副寶參以下言非有關文

李泌傳必妄崩子所作彼方以泌爲長於鬼道故得大用及在相位隨時俯仰引輕薄之流者雖明知其生平大節如新書所載豈肯更一語及之哉劉昫弗加深考與王璵同列一卷論擬以左道惑衆殺陸夫桓靈堯舜數語使盧杞姦邪卒於敗所爲鬼道者安得此言耶

李西平十五子憲次第十又云憲晨第五子晨十子憲想最仁孝前後傳文牴牾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晉所學乃所以爲陸宣公也吉甫罪有可貶則貶之及相遇忠州不銜前事吉甫禮誠厚矣宣公何慙焉又何懼焉陛下怒臣未已姜公輔此奏明云得之寶參是時參已貶郴州宣公何心必死之而後快哉乃謂參死贄有力焉則時誠之繇妄不當採入傳姜公輔傳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遷涖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密訶公輔曰子晉見

郴州實相言爲公湊擬數矣上皆不允有怒公之言據此宜公止姜之求官非欲死實也公輔恐懼上蔽乞罷官爲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湊德宗問其故公輔又遣中使浸潛便以參言對帝怒貶公輔爲泉州別駕又遣中使賚詔賀參按宜公本傳公輔湊稱實參審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則固是而貶公輔詔責參於宣公無與也公輔不敢浸潛便以參言爲對二句正時議謂參死贊與有力者繆妄甚矣

一狂獗書生謀專節鉞統領三川之請劉闢也非羣臣也皐爲社稷大計欲表請皇太子監國使闢京師覘人情附叔文否及宰相執誼相與何如耳乃謂皐感其奸說志未可量斷不其然

惡人不禁其有後而善者不獲令終王武俊者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耳寶臣卒子惟岳謀襲位時兼有易深趙滄冀定武俊子士真縊殺之上聞授武俊恒冀而深趙投康日知易定滄投張孝忠武俊怒失趙定二州朱滔亦怒失深州同叛僭稱趙王以恒州爲真定府不已悖乎與元下詔削僞號授成德軍節度與李抱真合軍鉅鹿走朱滔升恒州爲都督府武俊爲長史子士真佐父立功繼立恬然守善不可謂非承順也承宗士真長子虜德棣諫保信軍觀察薛昌朝盜殺宰相武元衡叛逆實甚及吳元濟誅始懼李師道死奉法逾謹弟承元泣辭留後朝命田宏正帥成德軍斯不愧士真子矣乃其衙內兵馬使王廷湊盡害宏正將吏家族與朱克融謀拒王命雖有子元逵張懷忠順頓革父風然使力善者遺慘毒君子觀沂國父子宏正子布而嘆天之不欲治唐矣

居喪奪情曰起復程日華眞元四年卒子懷直起復爲留後滄州橫海軍明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再書起復於文爲複然服尚未闋於義無失也考證則謂眞元二年卒不當云起復以服闋故

順宗二十三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下當遵禮王綰三字蓋福王傳明言毋莊憲王皇后憲宗同出也餘十八王本錄不載毋氏當是十七王新書前王昭儀作張昭訓後王昭儀又生邵王綰別有據

敬宗晚朝劉栖楚額叩龍墀出血苦諫何其言之似於忠也然使因此而信爲忠得益逞其應犬之才則搏噬何所弗至矣其忠也正所以爲佞歟

薛元夫操心如一不可動搖其置佛寺時猶其居陽翼耳豈以威劫而搆成人罪哉故君子貴乎養兄弟不謂權貴移秘監宿之教也寒松倚嚴之槩贊賞兄弟不謂權貴移秘監宿之教也寒松倚嚴之槩身後可想然李臨淮爲天子討賊必待敢而後饋數萬衆不潰散耶是謂可與守正不可與明權

韓宏一日殺三百人對賓僚談笑自若很甚致書武元衡恥在王鍔下教甚雖居統帥不欲諸軍立功賊甚敖很且賊心中豈尚有朝廷哉以英明如憲宗不能制之以禮荀非勢屈入覲惡知其所終焉故曰幸也

先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李質不留弊以遺帥也韓宏當兄宏節制宣武時謙恭得士心故不戰而入大梁其感汴人者有素矣又得牙將如質者軍政安得不諧焉

盧杞沮李懷光之朝致叛以王翃告故已見杞傳矣崔宇之殺翃與謀焉本傳不載殆愛而不知其惡也抑重表其威望習術而黨邪害正止於杞傳微著之而不欲顯暴其惡歟

薄於德於禮虛其王彥威之謂矣彥威判度支內官請託無不如意豈尚存禮意乎元和新禮三十卷卽謂彥威干進之蓍可

昌黎之史才何至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盡內官惡其切直其拙也正所以爲史才也事載路隨傳隨奉詔改進憲宗實錄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故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無復昌黎筆矣特存昌黎及其婿蔣係論於順憲二宗紀後則路事亦有不欲盡沒者乎

贊謂全義逃賞貞元失策是已謂覆篑薄刑元和復興則否論云朝無賞帥之刑蓋自恥也恥之一字甚於刑戮寓之可恥甚於全義

孟簡疏論吐突承璀語許得非矣又從而賂之殺陸渝以滅口傳僅譏其濶浮圖籍謂明於內典者必不喪心病狂至此

李端盧綸不入文苑而見於庾仲簡辭傳簡辭兄弟雲搏水擊鼈爲鼎門固已虞仲第敘官階亦因子以傳父恐非義例

王鐸鎮魏州行則肩輿妓女夾侍資僚服御盡美一時樂彥禎訓豔而害之宜矣僖宗國步已艱不思枕戈飲血衡恥在王鍔下教甚雖居統帥不欲諸軍立功賊甚敖很且賊心中豈尚有朝廷哉以英明如憲宗不能制之以禮荀非勢屈入覲惡知其所終焉故曰幸也

區區以收京城功自侈許以忠義殊恐過當錄其功焉可耳

王涯不與訓注之謀亦以赤族史謂其貪權固寵不遠感汴人者有素矣又得牙將如質者軍政安得不諧焉

邪佞雖未明著其事而鹽鐵權茶諸使皆訓注力也百姓方投以瓦礫較璠餘諸人作孽尤重矣又何冤焉

張仲方傳謹按盜法下脫曰敬者夙夜敬戒曰敬書曰敬明乃訓易曰一十七字當下脫也字法也上脫刑也

二字當依沈鈔本補入

文章非素與遊無從得而選卽選亦不多非意存厚薄勢有所隔也裴潾綢文選三十卷時論未可以此非潾且不入昭明之選而文自足千古者有矣苟我足以傳雖素不與潾遊何憾

恐怛謀之死文饒極傷心痛恨事所謂舉城受酷由臣

發生事實之況狀	未能事前預防之原因及經過
載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置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書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優劣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篤疾愈多。而譏讒愈衆。崇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脩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繼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於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積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竭思新書。閒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誤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授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史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資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資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

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begin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臨東郡公道彥等紀書薛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載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昔開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纔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領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善。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爲定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詳略不一。或書或不書。而上距睿宗之類。一史之內。爲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踳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蕃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宦官正弼事與晉止在共事其初命李德裕執政。指修其父吉甫奏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爾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武

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begin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臨東郡公道彥等紀書薛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載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昔開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纔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領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善。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爲定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詳略不一。或書或不書。而上距睿宗之類。一史之內。爲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踳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蕃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宦官正弼事與晉止在共事其初命李德裕執政。指修其父吉甫奏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爾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武

必也討論艱難。刊削精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喑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

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慎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況方從官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竊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參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間摭舉其謬誤而已。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

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成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編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謬。編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謬。伏望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許脩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僻生。忽著書而編議。邇臣建請。脩旨脩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縝誠愚頓首。臣縝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口碑。元惡大奸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雜。浸慢混淆。訖於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禍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繩紐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模。惟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壁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違。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齊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法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彥。勤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祕藏。無使逸道。恣陷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脩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一曰以無爲有　第一卷
二曰似實而虛　第二卷
三曰書事失實　第三卷
四曰自相違舛　第四卷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五卷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六卷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七卷
八曰曾敬君親不嚴　第八卷
九曰紀志裝傳不相符合　第九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一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二卷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十五曰義例不明
十六曰先後失序
十七曰編次未當
十八曰與奪不當
十九曰事有可疑
二十曰字誤非是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成林　吳縝纂

一曰以無爲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闢拒却韶利
馬燧擊潰史朝義兵
裴垍卿資孝誠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髮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辭北宮。顧廷宇不汛掃。樂器塵盤。左右無媵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匹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與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潛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膩不潔。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

文尚曙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媪嬰隨。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媪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顱過其父。帝遲。盡門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謹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大昕案。據會要。代宗以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日生。大歷十四年五十四。是歲已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案林甫本傳。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爲太子。其宮室之內。汛掃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捕逐驅飾。以爲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愛林甫不測。則愈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既於玄宗爲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媪者遑敢率爾取他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顱額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邊中審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疑。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逾合。吉甫以爲非是。請起實洪靳鄂強弩兵。據三峽之扼。崇文帥師成功。人有關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赦。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面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於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驀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爲山南節度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幷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傳。自劉闢初反。綬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爲山南節度使嚴礪。即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閬適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

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幷州兵與崇文趣果間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礪乃始趣諸出幷州兵。吉甫方欲起宜洪靳郭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悖。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既以起幷州兵入蜀爲非是。而請起宜洪靳郭強弩兵搤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幷州之兵。自初伐叛。卽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宜洪靳郭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竟禽。然則吉甫所謀。毫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奉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靡之功。由此言之。平劉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實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虛乎。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求實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爲之辭。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顯其閒。參錯抵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爲實而書之。無所刊正。豈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闢拒却韻利

劉闢傳。貞觀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攻貳。都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闢縱反閒離之。韻利果疑。模末懼來降。韻利急追。闢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於京師矣。今劉闢傳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尙存於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降而頡利急追劉闢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潛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鼓照日。諸將宂疑未敢離。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誤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收綏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誤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冕鄴竇孝諶無傳而云而有傳

裴守眞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父孝諶、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實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諶、則無之。（大昕案云耀卿自有傳。實抗、孝諶、耀卿之某州刺史。）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滬治嶺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囚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虛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虛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

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遼邈。恐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其心方安生而樂業。憫善而畏罪。故即位幾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遽有殊絕。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奈何。恐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錄囚之時。畢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罪也。太宗以其蓋多繫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況死罪法之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巨姦極惡。衆所讎疾。其情至重。而爲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誤愚惷。窮迫株蔓。其情至輕。而爲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所常有。距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間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爲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蚤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之至云爾。自是秉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爲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脩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眞。如是乃稱脩史之職也歟。

襄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襄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卽怡恫。建請下降。武后怒。卽以當上衙士配之。由是失愛。弘薨。請數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過酤家。

今案襄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歲爾。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爾。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遽書於史。後之乘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謬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脩篡以來。迨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爲之討論詳究。細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脩史之意哉。（大昕案。此事載劉餗大唐新語。通鑑載其事云。年纔三十不嫁。則酒公已悟其失矣。）

鄭細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細傳云。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討諭。從史辭諂乏糧。請朗軍山東。李吉甫密謂細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細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鳥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孤內忌。遠爲觖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細。細常默默。遼先黃裳能去。以位四年能。案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爲相。至元和二年正月能。細以永正元年十二月爲相。至元和四年二月能。黃裳能後。細猶居相位。二非始能。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細常默默。遼先黃裳能去。是爲細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細能。而細猶居位。復爲讒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能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細傳自爲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爲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憲宗	鄭細	王承宗	盧從史	李吉甫
乙酉	八月乙巳卽位。	十二月自中書舍人爲中書相。			
永正元年				唐史中不見從史爲澤潞節度使之年。唯樊川集云。貞元中節	

於細。細常默默居位四年能。又李絳傳云。時議盧從史昭義。已面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細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細。絳爲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細能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爲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旣云從史父喪未官。而默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眞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細當是時已去相久矣。細傳所述。與常紀及年表井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爲相。而三年九月出爲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眞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譖細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細已去相將二年矣。其年月及細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符。其證三也。又李絳傳云。時議逗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吉甫謂細漏謀。帝欲逐細。絳爲開白乃免。其說與細傳又已不同。且所謂逗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旣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撫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均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細絳二傳遺漏謀之因。旣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奇其事。以爲絳之美。然皆參錯不質。其後史臣爲細傳者。旣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愈失其眞。其證四也。細傳又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細。細常默默。居位四年能。案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爲相。至元和二年正月能。細以永正元年十二月爲相。至元和四年二月能。黃裳能後。細猶居相位。二非始能。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細常默默。遼先黃裳能去。以是爲細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細能。而細猶居位。復爲讒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能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細傳自爲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爲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丙戌 元和元年						
丁亥 元和二年						
戊子 元和三年						度使李長榮卒。押衙盧從史主其軍事。則見從史在此中之前。已爲節度使也。
己丑 元和四年	十月。以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招討宣慰使。討王承宗。	二月丁卯。	九月。嗣爲門下相。			
庚寅 元和五年				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反。	七月丁未。赦承宗。	
辛卯 元和六年				從忠丁父憂未官。即獻計誅王承宗。由是承宗自稱留後。詔討賊。	四月。貶驩州。賜死。	
			九月戊戌。吉甫出爲淮南節度使。		正月己酉。自中書舍人爲中書相。	
	正月。吉甫爲中書相。					
	十一月。鉷自戶部侍郎爲中書相。					
					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正月己巳。黃裳貶。	

處。九齡叱曰。房輦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爲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爲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爲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

（在二十五年四月庚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者。謂終九齡爲相之日。太子得不廢耳。吳氏所糾。似不達其文義。）

劉滬治嶺南詔不敢犯邊

劉滬傳。爲西川節度使時。李鋒討南詔。兵不利。滬至壖。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開候。有卑籠都落者。謂討之。滬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滬爲西川節度使之時。卽憲宗成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逼安南。西掠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嶲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滬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爲自是不敢犯邊。則非其實也。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爲縣公

陸贄李益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倩王同封失實

王勃傳以垂拱等五王降封入閣爲出閤

張錫爲和日數

幸臣京兆尹二傳書事失實

崔胤僻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乂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爲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悉爲縣公今案滕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爲郡王太宗卽位羣臣曰漢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非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倘不得非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爲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滕若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發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皆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卽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薛道衡膝東郡公及薛薛道衡膝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爲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爲縣公者蓋薛史本紀其誤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誤而書故遂失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爲郡王亦誤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卽位纔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遽指高祖爲先朝此又史臣書事之甚誤者也

陸贄李晟傳李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寢奏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述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幷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快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問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抵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徒幸梁又李晟傳云後數日懷光幷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爲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奸帝許晟移軍又述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幷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快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問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抵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徒幸梁又李晟傳云後數日懷光幷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

張鷟爲相日數

今案睿宗紀張鷟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縱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雲京爲節度使詔可此蓋唐中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今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爲之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爲有私矣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恪恩之端其始豈非雲京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裏間構以成就恪恩之叛逆耶實雲京爲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爲湖南觀察使以貪穢殘暴而致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皐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見於嗣曹王及四夷傳）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於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於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修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今案睿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歲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方爲宰相。（是歲丁卯）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緣乃云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爲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顛倒錯亂。其間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大新案睿宗在位前後二年。（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鎰韋渠牟等十人爲學士。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綃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爲相。乃大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數月也。時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裴儉爲政。故非恪太子傳云。帝承寶歷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節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概見。集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爲相。況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阼。銳於爲治。必不至於是也。案播傳。穆宗時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領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又獨孤朗傳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領使。而文宗紀云。大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賄賂遊權幸。又以獻於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北貢奉。故復其鹽鐵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權近之臣。久廿其賄賂。故言之於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盌綾綃而命爲相。此則近誣也。帶盌綾綃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適

琉宏傳云。高適鎭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裴冕令。

今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乂爲節度使。朝廷用英乂。乃弄劍南節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適。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乂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爲節愍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之誅武三思不克也。蓋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蓋其實。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四日自相遂舛

王璵恭寇太后弟乃以爲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寇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曾而自有系曾可見者

韋雲起皆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厥世而傳及天文志錢易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妊

張鷟貶官年世相違

本紀書源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悞

賢妃徐惠爲齊聖肅之又爲姑

竇至忠傳敍諂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縉等世次不明

裴寂宇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虢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緒傳誤

兩傳祓周豐安太清不同

郝玼馬璘傳不同

薛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擁入朝紀傳不同

孔戣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璵悲憓太后弟乃以爲惠安太后弟

宦者楊復恭傳云王璵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悲憓皇后王氏、惠安傳叙初以下四十七字可刪、傳則戚弟璵事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然則璵乃悲憓弟、非惠安弟也、大昕案、二傳俱云王璵事、當去其一、后妃傳是編初以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履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帝悅、又案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爲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內宴、不能步履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爲中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

今案薨世南傳、敍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宋三十卽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於鴈門、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於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於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爲年五十三、則悞也、大昕案、唐會要、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九年八月卽位、年二十七、貞觀二十三年五月甲辰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年五十二、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案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卽不知其總凡之悞邪、名數之悞邪、然脩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陳謬矣、大昕案、唐會要、明皇二十八女、永穆、常芬、孝昌、遂昌、常山、唐昌、萬安、寧親、上仙、新城、宜禾、宜君、昌樂、永豐、平昌、太華、興信、靖光、（新書作靖昌）綿成、新平、盧氏、興信爲一人、又多出思禮、許國、靖安三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寧爲遂王、卽穆宗也、穆宗紀、以爲建安、憲宗紀以爲延安、二者必有一悞、大昕案、唐會要亦作延安、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溶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惲傳末云初惲名覓、深王察、洋王寰、絳王猿、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則是覓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皆改名恪而本傳皆爲建王恪也既於元和七年王改爲恪至長慶元年薨時猶書爲審其誤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末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悰、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惲、蘄王憺、澧王恍、棠王憬也然案僖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棠王憬爲司空是月憬薨則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亦謂史失之者誤也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王名惕即憲宗子沂王名禮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概云史逸之也

韋崇起傳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崇起告寂反

今案崇起傳崇起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大昕案地理志嵐州貞觀元年州廢嵐谷縣武德元年曰麟州貞觀四年還嵐州五年州廢）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敍星變異事與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龍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龍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歷玄枵乙亥不見

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龍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龍右大蛇屢見凡此所云即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蛇見大水星變雖已俱同至於閒有遠幷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於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氐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玄枵夫虛危即玄枵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宗復俘爲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裴度源絕心祿仕五十

餘年

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於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其長慶盡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寶歷元年乙巳二年丙午文宗大和元年丁未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復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況德裕爲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趙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昌宗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卽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大昕案隋文獻皇后獨孤信之女懷恩則信少子世之子於文獻后爲姪甥矣高祖紀稱獨孤后爲從母則元貞后亦信之女懷恩乃元貞皇后弟之子卓胡去子字爾吳氏未考隋書獨孤信傳文獻后弟孫誤○又案隋書作元貞皇后吳氏通宋時改）

張鷟貶官年世相違

張鷟傳略云鷟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鏁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勁蔇多口訥詘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絡默駿間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九年而鷟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又鷟旣於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與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常卿峯朔郡王歿德中與吐蕃戰沒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又釋之本傳云（附僕固玢傳）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神將進爵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經爲陝鎭之曰是必乘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鎭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教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於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爲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爲齊聯姊又爲姑

徐齊聯傳云、高宗時、姑爲帝婕妤、子昱傳、來又云、齊聯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爲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聯、子堅、皆以擧聞、女弟爲高宗婕妤、然則徐齊聯在本傳則爲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爲姪孫、在賢妃傳則齊聯乃賢妃婕妤之弟、而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爲是。

董至忠傳敍薛德言世次未明

董至忠傳云、薛德言、祕書少監。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至忠之外祖、其世次甚明、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爲甘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德言爲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成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乞糧還北還。

今案崔彥曾傳云、初、愍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蓄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屬賜乏、請募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募丁壯、合衆千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爲武寧兵七百戍桂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爲八百人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怒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貲、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寘、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寘告行在、德宗勞問、授豫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云、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張昕之死、不過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爲楊懷寘以夜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爲游瓌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遏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容、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爲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誚以爲嘗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爲柳宗元不容、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

今案竇羣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羣不附王叔文、欲遜之、掌執誼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嘗方盛時、羣亦未嘗能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皋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皋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暴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觀察使、觀此則皋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皋之出、自爲鄂岳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狀、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之望、宜爲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爲恣橫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摭其信實之事、筆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爲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蕤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蕤及旭乃珪之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眞玄、未知孰是。

劉晏證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爲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爲澳州長史。未知孰是。

虢王子次序不同

虢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尚邕恭禮。尚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滄州鹽山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大昕案。博陵安平。崔之族望。鹽山日用所居之地也。世系謂日用出博陵第三房）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殺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由是言之。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城周智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摯。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智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武。乃殺智。（案智雖不同。其實一人也）且周智已爲光弼所禽。何緣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爲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遁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陣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
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又李晟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清。光弼仲莊傳言禽。而思明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爲臨涇鎮將。當從數百騎出野逕。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北川繞衍。利畜牧。北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憩便地。玼出戍。留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玼言。則逸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
今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曆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玼傳云。貞元中說馬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玼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虜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今郝玼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薛苹玼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寘帥。帥不從。則是苗史未嘗以爲馬璘。未審新舊何由指以爲馬璘。此可疑者三也。（大昕案。今本舊書作郝玼）

薛定方傳誤

薛定方傳云。至恒篤城。欲救降胡取貨。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蕭銑。執頡利可汗。
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道宗傳以爲道宗親執。未知執是。

劉濬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濬、戰於瀛州。濟敗。奔於京師。
今案濬傳云。濬幷次子。濟世弟。幷得幽州。病且死。濬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己。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濬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命者。其事與紀全異。未知何者爲是。

孔戡傳誤

孔戡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祕監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戣。
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歿。戣、戡、戡爲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歿、戣、戡、酋、巢父兄之子。審矣。今戡傳乃指巢父爲父。則甚悞矣。（大昕案。韓退之撰孔戡墓誌云。考舉父。諱世者。考作之子。戣、戡、戡、酋、巢父兄之子。未可謂非巢父子。）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爲賊拘。仁杲平。乃克歸。
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誡曰。賊方熾。遽速戰利。公等世與事。糧盡衆疲。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嗣疾。變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撫事以賊道王也。諸勸兵以佈之。遂戰析墟。（大昕案。宋本析作坼。下同。）爲舉所乘。遂大敗。下走當死。餘名爲民。

今案析壚、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爲析壚。而薛舉及仁杲傳、則以爲高墌。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杲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參考亦可驗見。自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爲秦王所敗。此第一戰也。（此不載於高祖紀。而見於太宗紀并舉本傳。）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於高墌。王臥疾。而長史劉文靜、殷開山等觀兵於高墌。爲舉所大敗。死者十六。大將盈谷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墌。將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於高祖紀及薛舉傳。）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已丑、秦王復西討。屯於高墌。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及仁杲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於高祖紀及劉感傳。）十一月己酉、秦王敗仁杲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於高祖紀、太宗紀、仁杲傳。）此五戰地名人名及勝負。粗可考矣。若劉文靜殷開山之敗。乃高墌也。而開山傳則以爲析壚。慢矣。淺水原之戰。仁杲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迴明而仁杲降。而弘基傳乃以爲八總管軍皆沒。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爲大慢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墌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逶迤奔逐北。使仁杲不及計而降。易皆有八總管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墌、析壚、皆城名。高墌屬寧州定平縣。析壚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誤。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之說。爲謬最甚矣。（大斯案薛舉傳云。秦王駐高墌。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襲前後。是王以勁兵擣其背。文靜等襲兵高墌。而八總管敗於淺水原。與高墌地本相近。太宗駐高墌。而破賊於淺水原。劉文靜等襲兵高墌。而八總管敗於淺水原。與高墌地本相近。太宗駐高墌。而破賊於淺水原。劉弘基等襲兵高墌。而八總管敗於淺水原。與高墌地本相近。太宗駐高墌。而破賊於淺水原。是淺水原之戰。劉弘基等實與焉。舉正。）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五曰年月時世差五

韋弘敬封還詔書事一以爲德宗一以爲穆宗

魏琮罷相差一年

李勉平蔡州差一年

閻立本爲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雩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羲爲同三品年慢及官稱不同

資忠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差一年

憲昭太子遷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靈王琮薨紀傳差一年

張潛死紀傳差一年

雍王薨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獎劻傳贊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突厥傳敍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章弘放封還詔書事一以爲穆宗

章弘景傳云、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路檣近、拽太僕卿、弘放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睠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案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章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遂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放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爲穆宗、一以爲遂宗、一則云弘放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涇傳云、弘景等卻不知餘人爲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謇能相差一年

魏謇傳云、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

今案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謇能、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謇爲檢校戶部尙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爲十年者誤歟、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李愬傳云、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裹糧戛止、趨入駐元濟外宅、蔡吏告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今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二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圉立本傳中書令差一年

圉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立本纔以總章元年爲右相、本中書令也、）

今案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方爲中書令、未知孰是、（大昕案、高宗本紀同、）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今案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則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謀反、

今案玄宗紀、開元九年、並無幸東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愔傳所云九年者誤也、

王求禮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求禮傳云、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

今案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即此事而誤以元年爲二年爾、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今案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曆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即久視元年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羲爲同三品年慤及官稱不同

岑羲傳云、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攝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尙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

今案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殺中宗、矯詔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以刑部尙書裴談、工

部尚書張鷟、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
宰相表亦同、卽無中宗崩而義以右常侍爲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卽位、至七月丁巳、義能爲右
散騎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景雲元年（卽景龍四年、庚戌改也）六月、溫王卽位、改元唐
隆、是月、睿宗卽位、七月己巳、大赦、改元景雲、至二年（辛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義始爲同三品、然則非故雲
初、乃先天初也、紀及表又云、義廿爲中書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漏也、

竇懷貞傳誤

竇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臨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睿宗紀、景雲二年（辛亥）十月、竇懷貞罷、先天元年（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
三品、則是止三數月耳、非臨年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則爲臨年、非謂過一朞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
然、故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穎傳、謂穆宗卽位不閱歲而元穎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
月卽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亦可謂臨年矣、而本傳以爲不閱歲、又云、浦再朞、出爲西川
節度使、蓋謂僅及二周而元穎以長慶元年二月爲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周歲餘八月、而本傳以爲
浦再朞、今竇懷貞自罷相至復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爲臨年哉、

常山王承乾傳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云、貞觀十七年、廢爲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
今案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與本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鄆王寧爲皇太子、（卽惠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
今案穆宗紀、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寧爲皇太
子、册禮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
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爲舛錯、今惠昭本傳、又云、多十月、克行禮、明年薨、
則是元和四年受册、越禮而五年薨、意見乖異、不知何者爲是、然要之李絳等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
而冢子未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薨年則紀傳交互爲誤、考爾、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數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疾薨、年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己亥、
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爲孝敬皇帝、
今案燕王忠傳云、王皇后廢武后子弘立三歲、又高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爲庶人、是歲乙
卯、而弘三歲、則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誤

章懷太子傳年誤、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賢爲太子、
今案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竝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獨此傳以爲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差一年

慶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本封慶王、）
今案玄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惊薨、恐本傳之誤也、

張潛死差一年

張潛死差一年、

張潛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獄、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潛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潛聞曰、乘
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提潛構它釁兵、梏張全義遣牙將如溫者、夜圍繫殺之、屠其家、
實天復二年十二月、（是歲壬戌、）
今案昭宗紀、天復元年（辛酉）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月壬子、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
圍鳳翔、至天復三年（癸亥）正月、王師範取兗州、甲子、昭宗幸全忠軍、己巳、昭宗至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
全忠殺尚書左僕射致仕張濬、由此觀之、則天復二年十二月、昭宗尚在岐下、爲全忠所圍未出、亦未
有卜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二月丙申殺濬、爲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
月者誤也、且又濬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今觀濬傳所書、則似遷洛之後、濬方被殺、此蓋傳
中文意未全所致、當云全忠將脅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趙王詳傳差一年

趙王詳傳差一年、

今案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趙王詳薨、與傳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
今案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柔晷不斷、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
暨壽春、然則攸暨之降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事也、而傳以爲長安中、則誤矣、

喪助傳贊誤

喪助傳贊誤、

喪助傳贊云、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
今案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逮嘉祐五年庚子進新書之歲、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喪
助以大歷五年庚戌歲卒、上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沒數千年、無乃誤歟、

謚德太子傳誤

謚德太子傳誤、

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

今案重潤傳首云。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在辛丑。則是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誤也。（大明案。武后紀。長安元年。（即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殺鄱王重潤及永泰郡主。增武延基。）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女。廷芝、與儀死武后時。

今案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子廷芝亦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儀。武后傳云。麟德初。后召方士爲益壽藥。宦人發之。帝怒。召上官儀草詔廢后。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然則武后以麟德元年造蠱。是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尚親政。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當麟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死。年五十四。

今案道宗本傳云。婁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遁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婁寂與劉武周度索原之戰。即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娄寶誼死之之戰是也。（此戰見於娄寶誼劉武周傳。高祖本紀武德二年中。是年歲在己卯。）時道宗年十七。則是生於隋仁壽三年癸亥歲也。而房遺愛之誅。在永徽四年癸丑歲。自癸亥至癸丑。正五十一年。豈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傳敍永安王孝基誤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執我使者。帝亦因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今案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會財遲敬德至。與崇茂夾谷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爲賊所害。晉陽平。賜尸不獲。又案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於下邽。敗績。（此乃戰於夏縣。前誤作下邽。已有駁見別篇。又孝基及于筠等四人被執。正在此戰。而紀傳皆未見別篇。三年二月甲寅。獨孤懷恩謀反。伏誅。案懷恩傳。懷恩坐謀反。而始合討武周。既而四人敗績執。懷恩遁而謀反。事敗。遂伏誅。）四月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於洺州。敗之。武周亡入於突厥。克并州。由是盲之。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未破敗之前。已被害矣。何緣四年猶爲行軍總管而與突厥戰乎。此鍛誤也。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爲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爲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於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杲、率其衆來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杲糧盡。太宗曰。可矣。乃遣總管梁實柵淺水原。仁杲將宗羅睺擊實。太宗率兵出其後。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杲乃出降。

今案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已北。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討薛仁杲。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舉敗劉文靜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間。復屯於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高紀前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之。

今案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閻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瑾

天策上將乃書爲上將軍

紀云婁琬而傳乃婁章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玄許季常

目錄著王琳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暕名不同

王揖名不同

梁武猛名誤

嗣郯王戒丕字誤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信王愷名紀傳不同
昭宗子裕紀傳爲祐
王茂章傳作查章
幸蜀京官誤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吳大琮名不同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以公主字爲封號
程昌胄名不同
張去奢去盈不同
郭潛曜姓不同
南昌公主
張說字誤爲銳字
雍王並王房各有其誤
范雲仁尊官誤
蘇光榮名不同
鹿晏弘名誤
牛勗名不同
魚朝恩傳脫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范陽王福名不同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韋朗傳韋粲名誤
鄴弘軫名不全
李氏裘有知古二名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瑣名不同

宰相李藩世系裴脫誤
仇甫姓不同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突厥傳李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高麗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唐儉傳誤書官
高麗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麗紀封子爲蜀王名不同
長平王傳薛仁杲傳不同
紀書團練使崔瀆而傳乃觀察使崔瑨
代宗紀大曆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瀆。今案崔瑨傳云。瑨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瑨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逢奚親忿爭。親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瑨。聞難。惶惶走迴避。此即紀所書者。而不同如此。蓋紀誤也。大昕案。唐制節度團練使多兼本道觀察使。
天策上將乃書爲上將軍
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今案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太宗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將。又唐儉傳。太宗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然則其官止是天策上將。非上將軍也。
紀云璽璋而傳乃褚章
昭宗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貴州。刺史璽璋死之。今案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恭、氏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酒州。金敗。璽章守貴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楊行密遣將馬珙、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強弩數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投其首。然則書爲璽璋者誤也。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釭許季常
史思明傳云。思明又遣敬釭襲竟郾。又云。思明大怒。召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今案朱泚僭即皇帝位，以敬玒爲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斯二人名姓皆同，然史思明之亂，至朱泚建中之變，已二十五六年矣，二人者果存而助亂歟，或者姓名偶同歟，其誤記歟，不可得而知，脩史家亦當定其去取也。（大昕案：李常叔高子見思明傳中。）

目錄著王琳而傳乃王琳

目錄第一百三十列女傳有王琳妻韋。

今案其傳乃王琳妻韋也，未知孰是。

封逌言名不同

公主傳高麗女潍南公主下嫁封逌言。

今案封倫傳，乃名言道，未知孰是。

楊暗名不同

外戚傳楊國忠四子，曙、晞、曉、晧，又云，暗尚萬春公主，貴妃傳亦同，其字皆從日。

今案公主傳及宰相世系表，其暗字皆從月，蓋誤也。

王搏名不同

王縉傳，其孫搏，字昭逸。

今案宰相世系表曾作摶，未知孰是。

梁武孫名誤

宰相世系表內敍梁武孫云，統五子，歡、棨、登、譽、。

今案表內有晉字而無登字，蓋登當作晉也。

嗣郯王戒丕字誤

嗣彥陽傳云，乾寧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陽，（王建之取涪、昌、普三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

今案本紀，乾寧四年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紀傳中敍之多矣，唯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於奉天，敗績，況嗣覃王元爲京西招討使，宦官傳作嗣延王，名戒丕，嗣丹王名允，嗣覃王之名，當從本紀作嗣周爲是，此傳乃作嗣郯王戒丕，誤也，大昕案：兵志，昭宗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之名，戒丕以本紀考之，嗣延王嗣丹王，嗣覃王，皆誤。）

嗣郯王戒丕字誤

嗣彥陽傳云，乾寧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陽，王建之取涪、昌、普三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

今案本紀，乾寧四年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紀傳中敍之多矣，唯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於奉天，敗績，況嗣覃王元爲京西招討使，宦官傳作嗣延王，名戒丕，嗣丹王名允，嗣覃王之名，當從本紀作嗣周爲是，此傳乃作嗣郯王戒丕，誤也，大昕案：兵志，昭宗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之名，戒丕以本紀考之，嗣延王，嗣丹王，嗣覃王，皆誤。）

辛雲京官誤

僕固懷恩傳云，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鄭琦玉、竟領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正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鄭叔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又代宗紀云，廣德元年春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今僕固懷恩傳，載雲京等會師於莫州城下，正是寶應元年，廣德元年冬卷之際，又按辛雲京傳，雲京自爲河東節度使之後，未嘗移鎮，卒於太原，亦未嘗爲竟領節度使，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討賊，此蓋誤書也。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太宗諸子傳，蜀悼王愔傳末云，子瑨嗣王，武后時誅死，貶韓城州，神龍初，以朗陵王襚子禕嗣，

今案朗陵王，即譽林王格之子也，（格傳云，四子，仁璋、琨、瑨、璬，璬早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弦、出繼太宗子，）

蜀王愔由是言之，此蜀王傳所云以朗陵王襚子禕嗣，當作以朗陵王璬子禕嗣也，況開元中有信安王禕，即琨之子，而朗陵之親姪，無容與伯父同名，以此益見朗陵王璬當作瑨字也，然三宗諸子傳內許王素節傳末云，乃以嗣蜀王禕爲廣漢王，以宗室世系表考之，蓋祇本名禕也，

吳大瑨名不同

柳晟傳云，侵擾於吳大瑨，并子通玄，

今案吳通玄傳其父乃名道璘未知孰是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遂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澤州表爲判官爲環撤李納副戟大纛環上其表德宗異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惠琳伏誅時王鞏傳鞏以建中元年冬爲湖南觀察使李希烈反鞏以建中三年壬戌歲十月也爲江西節度使由此推之劉晏之管鹽鐵今且以廣德元年癸卯爲始至永貞元年乙酉已四十三年矣雖曾王鞏爲江西節度使之時自廣德癸卯計之至建中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四十三年不罷之理且叔倫主運在代宗初而惠琳反在憲宗初此時不相值一也惠琳之反在夏州而叔倫主運在湖南襄安地里遐勢何由相接此地不相近二也以此見決非楊惠琳明矣案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壬申遂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圍後崔寬收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崔寧傳敍子琳自成都收收餘兵沿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諸朝廷授峽州刺史其本末與叔倫傳相牴且正當代宗之初劉晏管鹽鐵之際此蓋亦楊子琳而誤爲惠琳也

以公主字爲封號

楊貴妃傳云每命婦入班持益公主等皆辭不敢就位

今案諸公主傳睿宗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外不見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爲封號稱之可乎就使當日時俗所稱然史家亦當考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楊貴妃傳云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儇騎爭門轡挺鬬競主墜馬儇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騎馬都尉程昌裔官

今案公主傳乃程昌胤也未知孰是大昕案此宋人避諱改作裔字公主傳倒永及改所謂史official文也

張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傳玄宗女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今案諸宗張皇后傳其尚常芬公主乃張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潛曜姓不同

公主傳玄宗女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案孝友傳乃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尚代國公主證據甚明爲郭姓者誤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瑰

今案蘇瑰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誤爲銳字

證樂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鉷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紹竹集賢院議舉士張說以爲

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遺當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

今案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蕭嵩總之又案張說傳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垍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總之又案張說傳說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當典集賢圖書之任開元十八年卒又案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大昕案嵩以十五年破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大昕案本紀是年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能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案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四月張說爲中書令十四年四月罷十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脩開元禮之時卽張說總領至十八年說卒卽蕭嵩總之蓋皆以見任宰相或僞相總之也況蕭嵩名位素崇嘗開元十四年已爲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嵩豈容下與銳爲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爲學士而誤以說爲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舉王房各有景誤

宗室世系表雍王綰之曾孫有虞國公相州刺史景誤

今案舉王琅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誤此二人止是三從昆弟耳無緣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傳云大昕案道宗舉王峰之孫子景恆封虞國公相州刺史然則雍王房之景誤非也當爲景恆而封虞國

范陽仙等官誤

武后本紀云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鸞府果毅薛大信

今案后妃傳則云暨門衛大將軍范雲仙白鸞府果毅薛大信未知孰是大昕案后妃傳作白澗地理志岢州嵐州俱有白澗府武后紀作白澗誤

蘇光榮名不同

孟元陽傳云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以所部屯澈水

今案韓全義傳云討吳少誠而師旅潰選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英秀大昕案潘孟陽作四秀英等保澈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澈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而韋弘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爲涇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爲元策者誤矣

鹿晏弘名誤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兵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頓奔鳳州晏弘自稱留後

今案僖宗紀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紀以爲勗傳以爲頊未知孰是

魚朝恩傳脫字

魚朝恩傳云以左監門衛軍知內侍省事

今案監門衛軍疑不成號當是將軍也大昕案今本有將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李訓傳云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仇士良傳云志弘右衙上將軍金中尉

今各以本傳上下文考之如李訓傳云弘志使偏將攻之士良傳云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又云與弘志議更立又云弘志韓國公又云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又云鴻臚於士良弘志又案武宗紀亦書爲魚弘志然則其人名弘志審矣而傳或書爲志弘使後世何所取信乎大昕案今本士良傳並作弘志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德宗紀貞元通九年鼎州反十二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爲南面招討使

今案康承訓傳云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以隨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與本紀所書名及官號有不同又案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衛大將軍遂代綯爲南面招討使亦不言爲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大昕案方鎮表昭宗乾寧四年鄜坊節度使爲李孝昌節度使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盧坦傳云坦爲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坦出半歲而絳罷吳少誠陷唐州

今案李絳罷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則坦之出鎮東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案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留後九年閏八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是後始相繼命將誅討然當元和八年九年則少誠之卒已久朝廷未嘗有誅少誠之事今此云吳少誠之誅誤矣當云吳元濟之誅也

范陽王虢名不同

魯王道變傳云子誠爲范陽王宗室世系表亦同

牛勗名不同

今案本紀乘拱四年九月殺范陽郡王鎮高鎮不同未知孰是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虢王鳳傳云次子茂融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郡文偉傳云東莞公融本紀乘拱三年大昕案乘拱三年亦作東莞郡公融皆無茂字未知孰是

袁朗傳袁燮名誤

袁朗傳云自湧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頤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

今案袁朗之先仕宋而死於國難者有淑頤燮三人然未嘗有名察者則此言察乃燮字之誤也

蘇弘軫名不全

鄭從讜傳云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產球蘇弘軫引兵拒沙陀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

今案上文云弘軫而下文止云斬軫即不知軫姓蘇弘邪或脫誤邪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遼東李氏世系表內兩世之間有名知古者二人必有誤者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瑀名不同

王琚傳云瑀義其爲即與周瑀張仲之等共計

今案王同皎武三思傳皆作周悅未知孰是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宰相世系表李氏南祖表內有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弟名曄子名藩

今案本表之末注云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藩相憲宗而李承傳云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嘩養之仕歷山南東道節度使終於湖南觀察使此即李曄李承李藩之世次今且據傳爲正傳稱兄嘩養之今表中嘩乃爲承之弟其誤一也藩既承之子今表止作藩其誤二也藩相憲宗以例當有相憲宗字而此不載顯是脫漏其誤三也

仇甫姓不同

藝文志雜史類中鄭昔平刻錄一卷注云委甫事

今案懿宗本紀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命安南經略使王式爲浙江東道觀察使以討之八月己卯仇甫伏誅王式傳亦作仇甫唯藝文志作委甫未知孰是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蘇定方傳云俟斤蝟髭據擁衆萬帳降

今案西突厥傳以爲拔悉密未知孰是

突厥傳李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突厥傳頡利子咄羅支

今案李靖傳作咄羅施未知孰是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武宗本紀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留後

今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未知孰是

高麗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高麗本紀武德九年七月癸巳封德彝爲尚書左僕射

今案宰相表乃是右僕射況是月辛卯方命蕭瑀爲左僕射至此止隔兩日爾而德彝本傳亦止云拜右僕射且云是時瑀爲左射僕然則德彝此拜官右射僕而高紀書爲左則誤也

唐儉傳誤書官

唐儉傳云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爲劉武周所擄

今案高麗紀云武德二年內史侍郎唐儉討劉武周又永安王孝基及獨孤懷恩傳皆云內史侍郎百官志云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內書令曰中書令然則儉在武德二年則當止是內史侍郎未合書爲中書侍郎也

高麗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麗紀武德四年左驍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今案十六衛止有驍衛未嘗有驍騎衛又案厥突傳亦止云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不書騎字也

高麗紀封子爲蜀王名不同

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璹爲蜀王元嶷漢王至八年十二月辛丑徙封元璹爲吳王元嶷陳王

今案子名元璹而封蜀王使民逮若何稱之逮璹字亦有旁音然恐難戶曉終似未安其可疑者一也

又案此高麗子也福寺本傳則二十二人並無名元璹者此可疑者二也案宿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後徙吳與此高紀所書封徙皆同又云貞觀十年徙宿王今以紀考之武德

六年、王蜀、及八年徙封宋者、皆名元軌、然則元軌初名元琦、後改爲元軌歟、若然、則是傳論載其改名一事矣、至於名琦而封蜀一事、訖未可曉、或者止名元軌而高紀誤以爲元琦乎、設若果誤載、則又安得六年八年皆誤歟、此二者、雖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琦元軌、在紀傳不脫則誤、必有一者矣、又案舊唐書紀武德六年、雖不載元琦初封蜀王等事、然八年亦書云、十一月改封蜀王元軌爲吳王、其名止是元軌、不作元琦、已自與新書不同、由是觀之、蓋新書之誤也、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長平王叔良傳云、薛仁果內史徵長孫、以衆降、又云、委事於長孫、乃克安、今案薛仁果傳作內史令、徵長孫、未知孰是、

新書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傳末云、六世孫璵、別傳、

王珪傳云、方慶六世孫、

李吉甫傳末云、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德裕傳云、元和宰相吉甫子、

徐文遠傳云、孫有功、自有傳、

徐有功傳云、國子博士文遠孫也、

劉迺傳云、子伯芻、別傳、

劉伯芻傳云、兵部侍郎迺之子、

張鷟傳末云、子又新、別有傳、

張又新傳云、工部侍郎鷟之子、

柏良器傳末云、子耆、別傳、

柏耆傳云、父良器、爲時威名將、

盧懷慎子奕、奕子杞、杞子元輔、其傳各相稱引世次、歷然可見、如此者甚多、難以徧舉、今相條數傳如右、以見例、例既如是、則餘人當從一法也、

新書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傳云、滑州靈昌人、

崔元翰傳云、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

李愬傳云、揚州江都人、

新唐書糾謬卷第七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璵　李吉甫德裕

劉迺伯芻　張鷟又新

盧懷慎奕杞元輔

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良佐　李愬愿

嚴震顥　陸贄扆

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潛　孟簡傳

李晟謂爲憕孫又似合採　張鎬爲後胤五世孫又似合採

崔行功鄭里　袁朗鄭里

徐文遠有功

柏良器耆

崔玄暐戎

令狐德棻楚

陸長源傳

李勉傳云、北海太守邕之從孫。

崔玄暐傳云、博陵安平人。

崔戎傳云、玄暐從孫也。

嚴震傳云、梓州鹽亭人。

嚴礪傳云、震從祖弟也。

陸贄傳云、蘇州嘉興人。

陸扆傳云、宰相贄族孫。

令狐德棻傳云、宜州華原人。

令狐楚傳云、德棻之裔也。

新書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潛傳。

李素立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承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潛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

今案素立生休烈、休烈生至遠、至遠生侑、侑生承、承生潛。自素立至潛六世、皆有名迹。別爲三傳。而皆無一語相統攝、以爲父某、祖某、子某。別有傳。雖潛傳云、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然終不明言見於別傳。必不免後人之疑也。

孟簡傳

孟簡、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

今案孟詵在隱逸傳、自傳云、汝州梁人也。然則平昌孟氏之望。而梁則所居之地。今簡傳既不本汝州梁之所居、而但書其望。又不於詵字下云、見隱逸傳。止云、武后時同州刺史。則似簡與隱逸傳之孟詵、殊非親屬矣。

陸長源傳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譽。

今案餘慶在陸元方傳後、自有傳。今長源傳不言其別傳。則其失與李承孟簡傳同也。

李景讓爲橙孫又似曾孫

李彭傳云、從天子入蜀後、橙數年卒。彭卽橙之子也。有孫放讓、放莊、放溫、別傳。

今案李放讓傳云、景讓贈太尉、橙孫也。然以彭傳言之、則似放讓等乃彭之孫、而橙之曾孫也。在放溫

傳則云橙孫。頗爲難明矣。

張鎰爲後胤五世孫又似曾孫

張鎰傳云、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

今案後胤傳宋云、孫齊丘、縣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子鎰、別有傳。以後胤傳言之、則鎰乃後胤之曾孫、非五世孫也。

袁朗鄉里

袁朗傳云、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

今案朗之先、出於後漢司徒滂、而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滂字公業、魏志李公路。）此袁滂爲陳國人、而初見於漢史甚明者也。至其子渙、仕魏爲郎中令。本傳亦云、陳郡扶樂人。至渙曾孫瑾、仕東晉。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其後滿之一族。如淑洵澤頤諷豪昂豫君正敬憲樞朗。凡以世皆仕江左。無入北爲官者。至陳亡、朗始仕隋耳。故鼎皆自稱陳國陽夏男子。然則朗之先世、皆本諸陳國。未曾遷徙。今新史乃云、其先雍州長安人。未審自何得之。豈非失其實歟。且自後周平江陵、隋平建鄴、南朝士人、過江而北仕者衆矣。故唐初此族尚多。如殷開山、竇世南褚亮、姚思廉、王方慶、顏師古、陸德明之徒、皆是也。而新書皆本其先里。使後世有考焉。揭袁朗傳所載如是、實甚慊矣。

崔行功鄉里

崔行功傳云、恆州井陘人。兄子玄暐、別有傳。

今案玄暐傳則云博陵安平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又案宰相世系表。崔損、亦行功族也。而損傳亦云、系本博陵。無乃博陵者是耶。或者系望博陵。而實則恆州耶。不可得而知。然史家止當考案從一。不可二者皆存而無辯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八

八曰曾敬君親不嚴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誕節名及上壽儀紀傳皆不載

裴守眞雄卿傳次序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楊愼矜傳云。父隆禮。歷任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尙書致仕。卒。

今案宰相世系表。載隆禮爲崇禮。此蓋隆禮以開元時避明皇帝諱。以崇易隆。理亦當然。而史家遺落其事。止書省名。此其失也。或者謂此乃史之小疵。亦不足云。愚以爲不然。夫史之作。豈獨止於勸徵而已哉。其筆削取捨。必使後世有考焉。方開元時。君父旣名隆矣。爲臣子者。亦名隆而無所避避。豈曾君之嚴上之謂哉。今隆禮旣嘗易名。而史不載。使後世不知者或歸罪於隆禮。或遂援之以爲說。此實史氏之深責。豈止小疵而已哉。況章思謙嘗避諱改名。而史皆載於傳。以例

皆之。則隆禮之傳。其失昭然矣。

誕節名上壽紀傳皆不載

證樂志云。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宴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巫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蒐田。遂以荒亡。揚其餘波。遊曲傳人。聞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爲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羣臣稱觴上壽而已。

今案唐會要云。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將之中和七年。是成節。是日上於宮中。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又文宗大和七年。是誕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是蓋人主因其誕辰。感其親生。令羣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又憲宗元和十五年七月詔云。朕誕辰

新唐書糾謬卷第九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程知節爲慈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瓌字與傳不同

崔鑑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郭正一傳爲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杜元穎爲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孫處約爲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岑義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李吉甫傳屢遷紀志不載

乾符五年五月風災事紀志不同

垂拱二年新豐驪山事紀志不同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舉王琮子韶世系未明

播山玉彩字

元結猗玕子

員俶年齒差誤

韶穎士

李紫立世系不同

崔河傳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蓉湘名紀傳不同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竇滔子均等

崔祐甫立後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恢

蘇瓌蘇震世次不明

韓休父兄

劉晏入相

王縉傳牟與紀不同

皆搖山王彩人不同

類使爲僕射裴傳不同

鄧王徙封紀傳不同

雨土紀志月不同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石然紀志月不同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誤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百官志云。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此與百官志所載。語意同而數不同。未知孰是。

今案曹確傳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喬曰。朕設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崔植傳云。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盡諸朝。

今案穆宗紀。長慶元年二月己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於有司。三月丁巳。赦幽、涿、檛、順、溫、莫、瀛、平、八州死罪以下。給復一年。賜盧龍軍士錢。又案溫造傳云。長慶初。爲幽鎮宣諭使。至范陽。劉總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而劉總傳云。總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祭爲一州。請張弘靖治之。溫莫爲一府。盧士玫治之。平薊媽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然則劉總所歸之地。在崔植傳則七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溫造劉總傳則九州。以本紀及劉總傳州名參考之。則十州。幽、涿、檛、順、溫、莫、瀛、平、薊、媽、檀。其舛誤至於如此。未知何者爲是。且唐人著書。多謂天下視河北得失以爲輕重。當時所繫亦大矣。而史臣記述乃爾。使後學無所考信。是誠可罪也哉。

宋瑝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宋瑝傳云。十二年東巡泰山。瑝復爲留守。

今案本紀。開元十二年無東巡泰山事。其東巡封泰山。乃十三年十月也。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云。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剡州縣。光弼遣將討之。連破賊於婺州。賊走。光弼追擊。又破之於東陽。晁窮蹙。乃降。光弼械送京師。磔於都市。

今案代宗紀。寶應元年八月辛未。台州人袁晁反。九月癸卯。陷信州。十月乙卯。陷溫、明二州。十二月甲戌。李光弼及袁晁戰於婺州。敗之。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袁晁戰。敗之。二年七月己酉。李光弼薨。十一月癸丑。袁晁伏誅。以此而校本傳。則頗不相應。未知何者爲是。

程知節爲蔥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程知節傳云。隸滄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

今案本紀。永徽六年五月癸未。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顯慶元年八月辛丑。程知節及賀魯部歌邏禄處月戰於榆慕谷。敗之。九月癸未。程知節及賀魯戰於怛篤城。敗之。二年閏正月庚戌。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以伐賀魯。十二月丁巳。蘇定方敗賀魯於金牙山。執之。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其顯慶二年。自命蘇定方出討而是年執之矣。今乃云知節顯慶二年爲蔥山道大總管以討賀魯者。誤也。且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誤者。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略云。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敬暉率羽林兵討賊。明日。中宗復位。

今案武后紀。長安五年即神龍元年也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等率兵討亂。張易之、昌宗等伏誅。丙午。皇帝復於位。又中宗紀云。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於位。由此觀之。則討賊後三日。中宗乃復位。非討賊之明日。彥範傳誤矣。大昕案討賊之明日太子監國改即可云復位。並非誤。

宰相世系表蘇瓌字與傳不同

宰相世系表云。蘇瓌字昌容。子頲字廷碩。世系表必誤也。

今案本傳云。瓌字昌容。子頲字廷碩。世系表必誤也。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崔龜從傳云。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讓能。

今案宣宗紀。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十一月。崔龜從能又宰相表云。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八月庚戌。罷判。五年四月乙卯。龜從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十一月庚寅。龜從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由此言之。本紀及傳所書皆甚略。唯年表爲詳備。至於自四年六月而至五年十一月。遂以爲再歲。若以杜元穎傳例言之。止可謂之逾年也。

郭正一傳爲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郭正一傳云。永隆中。遷祕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正一等。則慢矣。此其二也。

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置遷中書侍郎。

今案高宗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祕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實始於貞觀八年以命李靖。至永淳元年乃始入銜爾。今正一傳遂以爲同平章事始於

侍郎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非永隆中。此其一也。又案百官志云。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然則是平章事之名。實始於貞觀八年以命李靖。至永淳元年乃始入銜爾。今正一傳遂以爲同平章事始於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

今案吉甫以憲宗元和九年十月薨。而本紀自八年至九年。並無此熒惑之變。猶天文志有八年十月己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而已。若非慢書相爲將、以致異同。即是脫漏不載也。若以爲例不書。則九年

十月太白晝見亦書於紀例與此同亦當書也

乾符五年五月風災事紀志有不同

五行志第二十六卷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臣豆盧瑑崔沆制殿庭氛霧四塞及百官班賀於政事堂雨雹如鵝卵大風拔木

今案僖宗紀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風拔木宰相表亦同又五行志第二十五卷常風門云乾符五年五月丁酉大風拔木又蝗沆傳云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雷雨庭中百僚就班俯聽大風雨雹時謂不祥又豆盧瑑傳云歷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於庭大風拔木然則本紀表傳及五行志第二十五卷皆以爲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獨五行志二十六卷以爲六年則悞也

乘輿二年新豐獻山事紀志不同

武后紀乘輿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於新豐縣改新豐爲慶山

今案五行志云乘輿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亭鄉大風雨震雹有山湧出紀以爲十月己巳而志以爲九月己巳二者必有一悞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侯君集傳云君集平高昌還爲有司所劾詔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

今案本紀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侯君集伐高昌十四年八月克之十二月丁酉俘高昌王以獻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則是當十四年十二月文本未爲中書侍郎也而宰相表又云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兼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然則君集傳所書者止書其僉官歟不書正官而書僉官亦恐非史法也至於本紀止書正官而不著僉官若非脫漏似亦未允也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褚遂良傳云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今案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宰相表褚遂良事亦同然則傳所云僞也

柳璨官本紀與裴傳不同

昭宗紀天祐元年正月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璨傳及宰相表皆左拾遺非右也未知孰是

宗室列傳舉王璟子韶世系未明

今案宗室世系表舉王房止有子孝基及失名者二人無東平王韶而東平王韶自是雍王房雍王紘之子其世次甚明與傳全不同未知孰是

搖山玉彩字

孝敬皇帝傳云擷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凡五百篇又裴光庭傳云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

今案藝文志云裴光庭搖山往則一卷又云搖山玉彩五百卷其搖字在傳則皆從木而藝文志皆從手未知孰是大昕案今本唐書亦從木

元結猗玕子

藝文志小說家類有元結猗玕子一卷

今案元結傳云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琦玕字皆從玉此乃從犬未知孰是猗玕子止玕字從玉耳大昕案大又宋校本云宋本謬作

員俶年齒差悞

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

今案藝文志儒家類中有員俶太玄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且李泌傳謂俶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俶生於開元八年也既俶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爲是則至十六年之時俶不曾九歲矣此二說者必有一悞也

道穎士

文藝傳道穎士

今案新史中皆作穎惟藝文志第五十內作穎未知孰是

李素立世系不同

李素立傳云竹祖漪深父政猷爲隋水部郎

今案宰相世系表政猷乃素立之伯父爲宣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爲水部郎中又案陳都諫也凡郎中皆無是中字今此本有之疑誤衍也

崔沔傳

崔沔傳云後周隴州刺史約四世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竝無隴州刺史士約而沔乃後周大將軍說之四世孫也說之父名楷兄名士元、士謙與傳全不同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王方慶傳云父弘直終荊王友

今案宰相世系表云弘直魏州刺史謚曰孝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睿圖名紀傳不同

本紀云天授元年九月追尊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圖康皇帝

今案后妃傳云尊武王爲康皇帝、號睿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大新案當從本紀）

崔行功圖裘傳不同

崔行功傳云圖謀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

今案宰相世系表行功曾孫、名伯謙、字士遜而無名謀之裘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德宗紀云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迫左衙大將軍侯仲莊敗之於驛店

今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孟廷寶等率輕騎趨南山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抶

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能其兵即不言有驛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廷寶非庭保未知孰是

李揆世次裘傳不同

李揆傳云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書監

今案宰相世系裘則玄道生正基正基生寶積生成裕成裕生揆玄道於揆爲高祖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袁滋子均等

袁滋傳末云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今案宰相世系裘滋五子均、太子典膳郎、郡、字之奭、右拾遺、郊、字之乾、虢州刺史與傳不同又藝文志注云郊字之儀滋子也昭宗翰林學士亦與裘傳不同未知孰是

崔祐甫立後

崔植傳云植即祐甫弟盧江令嬰甫子也傳內又以植爲嬰甫次子祐甫命以主祀

今案宰相世系裘則嬰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嬰甫止有植一子其說與傳不同以意考之祐甫身爲名相其家號素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爲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裘似脫悞矣

睿宗紀與宰臣表不同

睿宗紀云左御史大夫無嘉字未知孰是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蘇味道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真

今案本紀延載元年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味道傳不言其檢校者以是年杜景佺、周允元例言之則皆當皆此蓋闕文也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

今案本紀天册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韋巨源鄜州刺史紀傳不同推究其實則紀是而傳悞何以言之案地理志云麟州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且天册萬歲元年歲在乙未而開元十二年歲在甲子相距三十年是時既未有麟州則巨源何由貶爲刺史乎以此知其實鄜字而悞爲麟也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庚寅振武將楊遊憲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今案嚴綬傳末云進賢討回鶻屢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遊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攻進賢奔靖邊軍與紀所書不同

韋至忠父引官誤

韋至忠傳云陳叔部郎引子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引爲陳叔部侍郎又案南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叔部侍郎則是新書傳之悞也

蘇瓌蘇震世次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瓌七世孫震爲河南尹

今案瓌傳瓌之子詵、詵之子震、當綿山亂時奔蜀武代宗時爲河南尹而卒且瓌爲相在睿宗時至代宗時不過六十餘年耳則震不當便爲七世孫也由此言之世系表必有悞處況本傳以震爲詵之子而表乃以爲虔之子此大差互其悞必矣又瓌傳末云文宗大和中錄德德宣其四代孫翔而世系表不載翔之名字此可見表之脫略又況震傳所述皆肅宗代宗時事而世系表乃以爲七世孫今翔當文宗時得官而止是四世孫文宗去睿宗尤更年遠其世次尚止四世卻震之非七世亦明甚矣

韓休傳與紀不同

睿宗紀書竇懷貞官左御史大夫

韓休傳云父大智其兄大敏

今案宰相韓氏世系表則大敏乃大智之弟

劉晏入相

劉晏傳云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晏上疏固爭帝大怒卽日賜死以檢校刑部尙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咸通十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年八月殺諫待詔韓宗紹九月丙辰劉瞻罷又宰相表瞻自承旨爲相與紀同又云十年九月瞻爲中書侍郎十一年正月瞻刑部尙書九月丙辰罷爲檢校刑部尙書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以上皆無爲河東節度使一節又無咸通十一年爲中書相一節未知孰是大訢案瞻之入相紀表皆在咸通十年而本傳作十一年此傳之誤也瞻罷劉瑑執政瑑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遂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考瑑之執政在大中十二年戊寅至咸通十年己丑中隔十二載矣瞻由承旨出領河東瑑召還爲承旨戶部侍郎面後入相此理之所宜有者傳失載召還復爲承旨一節未見疏略吳氏因疑瞻節度河東事亦更詳矣

崔摅山玉彩人不同

孝敬皇帝傳云命資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卽文思殿擢宋古令文章號摅山玉彩

今案藝文志摅山玉彩注云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師許敬宗司儀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姚胤右史竇連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蕭倣爲僕射表傳不同

蕭倣傳云罷爲尙書左僕射

今案宰相表云罷爲右僕射

鄧康王徒封紀傳不同

鄧康王元裕傳云貞觀五年始王鄧十一年徒王邢始王及徒皆與諸魏許密四王同封

今案本紀貞觀五年二月己酉封弟元裕爲鄧王元名靈王靈夔魏王元祥許王元曉密王卽此鄧康王傳所書其始封者皆是也至貞觀十一年則不然止書正月丁亥徙封元裕鄧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祥江王而已其靈夔元曉本紀皆不載其徙封大訢案本傳雖書貞觀十四年自滕王徙封魯以本傳可見然亦未見元曉仍以貞觀十一年改徙王之年○大訢案大宗紀貞觀十年正月癸丑徙封廬江王疑其徙封則不同而元裕傳僕云始封徙封皆同也

雨土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七年二月丁卯雨土

今案五行志乃三月丁卯未知孰是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韓王元嘉傳云貞觀九年更封韓

今案本紀乃貞觀十年也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高麗紀武德二年九月乙未京師地震

今案五行志乃十月乙未未知孰是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巂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

今案五行志則云正月壬寅松巂二州地震未知孰是

石然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四月壬寅崇陽石然

今案五行志乃三月壬寅未知孰是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誤

宰相表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子世勣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今案本紀乃是十一月甲午以上文推之是月有戊寅庚辰日則不復有甲子日鑒宰相表誤也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衞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於泊灼城敗之

今案高麗及薛萬徹傳皆云右武衞大將軍獨紀以爲左武衞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作泊汋城未知孰是案地理志第三十三卷下末有載賈耽考邊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內云泊汋城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汋口以此觀之似泊汋是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

十日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肅宗紀卽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吳士矩傳與狄仁傑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高智周傳記蔣渙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李知本李善傳各載太沖而得名之因不同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紀尙主而有不同

韋溫傳尉遲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杜悰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崔混及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佶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王晏平爲章溫封上谷

蘇味道張鷟傳悞

吳湊韓皐傳不同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張說評許敬宗文南傳不同

吳湊劉晏竇王紹等異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肅宗紀卽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肅宗紀云、朔方節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於朔方。

今案裴冕傳云、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廂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播遷於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逆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成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卽位、又杜鴻漸傳云、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綠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特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卽具上兵馬招輯之勢、錄軍資軍器械儲庾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潛至自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鎭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通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卽與冕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云、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考此數傳、杜鴻漸止爲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節度副使、魏少游、本爲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陸運使、鴻漸傳又云、六城水運使裴冕、以河西行軍

司馬已拜御史中丞遽左庶子爲天下兵馬副元帥赴召而還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支度判官盧幽金而紀云崔幽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鴻漸傳云六請此勸進之數不同也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李峴傳云鳳翔七坊押官盜掠人天與令謝夷甫殺之李輔國諷其要使誅枉詔監察御史孫鑒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推伯陽刑部侍郎李暐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均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驛人自歸帝而若虛譖中頃伯陽等至勁若虛搏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暐嶺南流鑒播州。

今案毛若虛傳云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開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鑒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卽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卽驛入白於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若臣出卽死因檄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且李峴傳云天與令謝夷甫而毛若虛傳以爲尉峴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爲三司而若虛傳云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歟峴傳云孫鑒直夷甫其妻又訴詔三司參訊無異辭要不臣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參訊未決而若虛按之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李暐嶺南孫鑒播州若虛傳云官屬悉貶嶺外此若兩傳之不同者也

吳士矩傳與狄仁傑蔡孚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吳湊傳末云兄淑子士矩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燮寃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積九萬軍用匱竭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養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謨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卽訊使杜江淮宅鎭衝智意帝聽乃流端州。

今案狄兼謨傳云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言國詔條知臨戎貢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爲諸道觀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觀二傳敍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勁治貶官次序各有未完參酌修之際未嘗以二傳參校補足其事意也。

高智周傳記蔣俲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高智周傳云智周所善殺與蔣子愼有客背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進後且與子

愼終遂安尉其子緒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尙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晁衡遺金帛不納惟取版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盧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尙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鍊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今案喬琳傳末云時又有蔣鎭者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歷中淫雨壞河中鹽池昧苦憲韓滉判度支盧誠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奏祥代宗疑不然命鎭驗歸按視鎭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盈嗣房虢池曰實應鹽靈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壻源休者休弟也故鎭與休交沈叛竄于鄂偽足不能進沈先得鍊而鎭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沈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悒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阻奔懦不決中朝臣遞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鎭救原十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汚僞官鍊兄弟復屈節於賊云又案朱沈傳云沈僭卽皇帝位以蔣鎭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蔣鍊爲御史中丞又云沈自將逼奉天以蔣鍊、李子平爲宰相然則蔣洌渙兄弟以高智周傳言之則皆良士可嘉者在喬琳朱沈傳言之則父子皆汚僞官爲叛臣名教之所不齒且如崔渙賢者也止爲元載所惡而蔣渙遂按其罪而逐之以是觀之則蔣渙之爲人可知而新書於兩傳各書之竟無褒貶與奪亦不明審其兩見之因後人觀之何所取信耶。（崔渙事在崔玄暐傳末有傳。）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沖面得名之因不同

李友寧知本傳云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遜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卑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然則此李太沖姓名鄉郡時世及里語皆同則二傳之太沖實一人耳今一傳以爲官婚最高而得稱一傳以爲名冠宗族而得稱二者使後世何所從也況知本傳旣備載矣華傳復書之可乎。

薛存誠孔戡傳各述李位事面有不同

薛存誠傳云存誠爲御史中丞江西盜軍高重昌妄勁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案果無實。

今案孔戡傳云遷尙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祭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謀不軌盜軍高仲誼上急變捕位勁禁中殺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遣御史臺覈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意怒此李位一事在薛存誠傳則云高重昌勁之而存誠三表請付臺按之無實在孔戡傳則云高仲誼上變勁位禁中面殺請付有司治之無反狀二者未知孰是。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記尙主面有不同

順宗女襄陽公主始封齊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

今案張茂昭傳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云尚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韋溫傳尉遲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韋溫傳尉遲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今案陳夷行傳云仙韶樂工尉遲瑋授王府率右拾遺資洵直嘗銜論奏鄭覃圖復讎以綢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銜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瑋光州長史以百練賜洵直又案曹確傳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瑋爲王府率拾遺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由是言之則尉遲瑋初授王府率因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矣韋溫何爲猶封還詔書無乃史慎記乎或者雖下除光州而尚未赴公議故溫封還其詔而朝廷遂已乎卒雖不可得而知然要之韋溫傳所書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慎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宋盡而後世不得不疑也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五行志云浙西觀察使王璠治潤州城陘中得方石有刻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今案璠本傳止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而已無瑕即休三字又曰術家云璠避名鍳生礎礎生璠蓋勸之有詔旒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延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以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戶厚賂貴近一則云流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溫傳云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姿平傳則云溫等還詔改永州司戶溫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異同之甚者未知其孰是兼薛延老盧弘宣傳皆遺此一事不載

杜悰及南蠻傳遞秦匡謀事不同

杜悰傳云悰爲荆南節度使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賊無功悰奏匡謀懼奔荆南在杜悰傳則云討蠻賊經略使秦匡謀懼而奔則是未嘗討蠻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說必有非其實者大昕案方鎮表大歷十二年置黔州經略招討觀察使治黔州兩傳或稱觀察或稱經略其實止是一官非互異也惟史此處多知盡宗紀元和八年黔中經略使江陵尹張伯靖檢校右僕射制封南平郡王黔中觀察使如故

今案南蠻傳云坦綽寇成都宰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在杜悰傳則云蠻寇而奔在南蠻傳則云蠻寇黔中懼而奔則是未嘗討蠻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說必有非其實者大昕案方鎮表大歷十二年置黔州經略招討觀察使治黔州兩傳或稱觀察或稱經略其實止是一官非互異也惟史此處多知盡宗紀元和八年黔中經略使江陵尹張伯靖檢校右僕射制封南平郡王黔中觀察使如故

今案南蠻傳云坦綽寇成都宰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在杜悰傳則云蠻寇而奔在南蠻傳則云蠻寇黔中懼而奔則是未嘗討蠻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說必有非其實者大昕案方鎮表大歷十二年置黔州經略招討觀察使治黔州兩傳或稱觀察或稱經略其實止是一官非互異也惟史此處多知盡宗紀元和八年黔中經略使江陵尹張伯靖檢校右僕射制封南平郡王黔中觀察使如故

崔湜及周利貞傳遞內外兄不同

崔湜傳云遁其外兄周利貞

今案周利貞傳利貞湜內兄也未知孰是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佶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劉晏傳末云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蠻南晏薨起爲汴東兩稅使晏能以佶先諸道鹽鐵輕貨從物使遷利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

今案藝文志云包融詩一卷注云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齊名世稱二包何字幼正大歷起居舍人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徐杭尉丁仙芝糜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潤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建封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顗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陝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中堂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瑤大昕曰今金次其詩爲丹陽集者然則融佶既見於劉晏傳末矣今藝文志又言之非重複歟且又其間遞事互有不同不若會而爲正備見於藝文志或備載於劉晏傳末無乎後世易於考尋且免異同之惑也

王晏平爲韋溫封上詔書

韋溫傳云爲給事中王晏平龍鑒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洊日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

今案王晏平傳云以功檢校右散騎常侍鎮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旒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延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以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戶厚賂貴近一則云流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溫傳云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晏平傳則云溫等還詔改永州司戶溫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異同之甚者未知其孰是兼薛延老盧弘宣傳皆遺此一事不載

蘇味道張錫傳慢

蘇味道傳云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鍔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鑿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倚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幾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侵毀鄉人墓田蓋至忠勸之貶坊州刺史

今案張錫傳云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淺禁中語又昧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兩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逮席地案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又武后紀云延載元年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貶集州刺史聖歷元年戊戌九月辛巳試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天册萬歲元年乙未正月戊子味道貶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久視元年庚子閏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元年辛丑三月流張錫於循州七月年壬寅十月甲寅蘇味道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甲辰三月己亥貶蘇味道爲坊州刺史以宰相表考之皆同然則蘇味道凡再爲相其初相以延載元年甲午歲其貶集州以天册萬歲元年乙未歲是甲先歲

傳道聖曆次改天册萬歲。方是時。張錫未爲相也。至聖曆元年戊戌歲。昧道再入相。是時張錫亦尚未入。至久視元年庚子歲閏七月。張錫始爲相。與昧道共事。至長安元年辛丑歲。流錫於衢州。此其大驗也。今昧道傳乃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武后放錫嶺南。幾降昧道。集州刺史。此大惧也。蓋後之史臣吳兢劉知幾之徒。追書其事。不知昧道貶集州之因。但聞錫嘗與昧道同下獄。而錫以高抗不屈流竄。昧道以低懼自貴獲免。遂附會其事。以爲坐此貶集州耳。殊不知嘗證聖之時。則張錫未爲相也。昧道貶集州。自有所坐也。與張錫同下獄。自是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錫雖流竄。昧道獲免。未嘗被貶也。今試條陳之。且又爲旁通圖譜。列其歲次年號。及二人歷官次序。庶覽者昭然易見。所謂證聖之時張錫未爲相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張錫傳並云。錫以久視元年始爲相。此得其實也。而是年歲在庚子。其證聖元年歲在乙未。距庚子中間六年。其事殊不相屬。此其一也。所謂昧道貶集州自有所坐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延載元年九月壬寅。貶李昭德爲南賓尉。昭德時自檢校內史貶也。次年天册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豆盧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鄜州刺史。杜景佺潘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元方絳州刺史。此五人皆宰相也。而同時貶斥。今考其傳。則四人所坐皆同。豆盧欽望傳云。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鄜州刺史。鄜都鄜字之悞也。有說見別篇。杜景佺傳云。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爲面欺。左遷潭州刺史。陸元方傳云。坐附會李昭德。貶絳州刺史。此五人既同時爲相。同時貶斥。而四人所坐。皆以昭德。則昧道所坐。不言可知。由是言之。則昧道集州之貶。本坐李昭德之故。而張錫矣倒焉。此其二也。所謂與張錫同下獄。乃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又獨得釋免。未嘗被貶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久視元年。錫始爲相。時昧道亦同爲相。至長安元年三月。錫流衢州。而昧道一無貶責。且錫本傳亦云。武后間之。釋昧道。而又是年七月。昧道方率使幽平。亦足以驗其未嘗被貶。此其三也。然則昧道此傳。止以證聖元年與張錫下獄一事失其實。則其餘考於紀傳。遂皆參錯。不能符合。宜後人之疑惑。今若差次其事。當云證聖元年。有司劾昧道與豆盧欽望等附會李昭德。坐貶集州刺史。召爲試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初。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昧道獨席地倚蹉。爲危懼可憐者。武后間之。將斬錫。既而流衢州。釋昧道。是歲率使幽平。擢兵馬逗二年。進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昧道因役廣過程。遂侵毀鄰人墓田。竟至忠勤之。貶坊州刺史。如此則紀傳皆遂相應。而事皆可以無疑也。

歲次	年號	本紀內職官	昧道歷內職官	本紀內職官	張錫歷內職官
乙未	證聖 天册萬歲	正月庚子。貶集州刺史。	與張錫坐事繫司刑獄。尋流集州刺史。始得說也。		
丙申	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				
丁酉	神功元年				
戊戌	聖歷元年	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己亥	二年				
庚子	久視元年			閏七月乙丑。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此年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辛丑	大足元年 長安元年	七月壬午。蘇味道撰冊幽州等州兵馬。		三月丙申。流張錫於衢州。	坐事流衢州。
壬寅	二年	十月甲寅。蘇味道進同鳳閣鸞臺三品。			
癸卯	三年				
甲辰	四年	三月丁亥。貶蘇味道爲坊州刺史。			
乙巳	神龍元年				

吳湊韓皐傳不同

吳湊韓皐傳云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皐能之卽召湊代皐

今案韓皐傳云拜京兆尹湊署鄭鉼爲倉曹參軍鉼苛斂束乃說皐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皐悅之湊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府帑已空內藏恐湊不敢貸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郭圖貶撫州日外司馬由此言之則皐之爲京兆無政之甚者而德宗以之爲過北意殊與皐傳不同審法如是可乎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本紀長壽二年五月敕冬官尚書蘇幹

今案幹傳云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羅織王沖通書繫獄瘐卒與紀不同未知孰是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

武延秀傳云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

今案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閤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張說評許於先文南傳不同

許景先傳云張說曰許舍人之文纖艷綺麗流於浮蕩今案王勃駱賓王傳後張說論文處云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與本傳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吳湊傳云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長載黨盛不敢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詰之也又王縉傳云縉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老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由是言之王縉以下以從坐免死乃劉晏之請也今吳湊傳止以爲湊言則慢矣蓋當時晏湊皆各有言但史之所敘不完備

劉悟買直言傳不同

劉悟傳云與監軍劉承偕不叶承偕與都將張固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買直言貨貨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叛李司空字少遷嘗定卽擒兵退縶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一

十一曰載述脫誤

衡王傳誤

唐義證字誤

常山及薛頤字誤

程處亮名不同

韋倫傳記襄州事誤

嚴善思傳誤

王同皎傳誤

狄仁傑傳誤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宰相世系疑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巢王傳論臨溫王一名

武后所撰字闕漏
杜悰傳漏拜司徒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韓建書諸王紀皆不盡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王志愔傳誤
膠東郡王道達傳誤
孔穎達傳誤
溫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李道古追逐柳公綽及誣李鄘事
賈至傳漏弃汝州貶岳州
劉禹錫少游傳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袁朗傳誤
長孫無忌傳漏事
崔玄傳脫世次
韓愈爲況之族子
大曆十二年秋雨災
邢文偉傳闕漏
西河公主傳漏事
李光顏立功漏落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脫字
蜀王愔傳漏哲王治一名
李子和傳脫字
霍王傳證本紀脫誤

高紀誤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衡王傳誤
十一宗諸子傳內遊宗子衡王惲
今案遊宗諸子趙王愷傳云長慶元年始王與瑄沔鄧茂滔衡沒七王同封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戊午封弟惲衡王然則惲之所封衡也而書爲衡則誤矣大昕案文苑英華載封滕王制第十五弟惲可封衡王是衡字不誤而作衡者誤也
唐義識字誤
公主傳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今案唐儉傳及宰相世系表皆作善識然則義字誤矣
常山及薛譚字誤
公主傳明皇帝女常山公主下嫁薛譚
今案薛稷傳作恆山公主嫁薛詮且唐自穆宗以後始諱恆方明皇帝時未當避也譚詮二字未知孰是
程處亮名不同
公主傳太宗女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今案程知節傳云子處亮尚清河公主其名不同未知孰是且又處亮所終之官當載於知節本傳之後今載於此不唯重複且失其所附也今若於公主傳則曰下嫁程處亮知節子也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於知節傳則曰子處亮尚清河公主終寧遠將軍如此豈不兩得其所乎
韋倫傳襄州事誤
韋倫傳云擢商州刺史荊襄道租庸使襄州神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杜鴻漸傳稱楚霸王刺史王政弄城道販南跨江陵絕漢沔倫道倫諷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盜意乃繫衙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衙尉俄兼寧隨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恨之中罷爲綦州刺史
今案肅宗紀乾元二年紀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陷荊州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改乾元二年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蘭未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然則倫傳所言康楚元作亂而倫所討平者正肅宗紀及杜鴻漸傳所云乾元二年上元元年張維瑾事卽自命來瑱討之矣今傳乃先敍楚元作亂討平訖始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卽不知康楚元作亂是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一節是何事以此參考卽見差謬矣

嚴善思傳誤

嚴善思傳云。譙王重福敗。善思坐謫通泗。逾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海北郵。給事中韓思復、侍謝。乃流靜州。

今案睿宗紀及宰相表宋璟傳。扶塵元年八月。重福以反伏誅。是時璟以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宰相也。今捨宰相不書。而載其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其誤一也。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玄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則是重福反時。邕未爲戶部郎中。其誤二也。

王同皎傳誤

王同皎傳云。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太子。卽中宗也。）帝卽位。主進封公主。

今案公主傳云。定安公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傳云。中宗卽位。皆進封。然則當同皎初尚郡主之時。止是新寧郡。非安定郡。至中宗復位之後。方進安定公主。同皎傳誤也。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帝復位。主進封安定公主。（案睿宗紀同皎尚安定公主。可證其當作定安。）

狄仁傑傳誤

狄仁傑傳云。聖歷三年卒。

今案本紀。聖歷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久視。而仁傑以九月辛丑卒。當書貶久視元年卒。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于惟謙相中宗。而于氏表不載。下皆倣此。

鄭縈相昭宗。

武什方相武后。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月中脫漏者

高瑀字季輔　相太宗、高宗。高氏表有宰相五人。而止計四人。漏此一名。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寧王憲傳云。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

今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卽睿宗。）爲壽春郡王。恆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此封乃五王也。在憲傳當云與衡陽、臨淄、巴陵、彭城。四王同封。今止云三王者。脫臨淄一名。蓋史家不欲列之降封之數。故止書三王。而不記臨淄一名。蓋脫誤也。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傳云。行立重然諾。舉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泌州刺史。

今案行立卽李錡甥。其授泌州刺史。以平錡功也。事見李錡傳。今本傳遺其平錡之功。止云以軍勞累授泌州刺史。殊未盡其事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譙王重福傳。長壽元年。與魯、河、燕、薛、潞、潤、鄫、七王同封。不及光王。（卽宣宗。）始王陳。與安王同封。不及鄂王。（卽敬宗。）江王。（卽文宗。）瓊王。（卽武宗。）年。與睦王同封。不及蔣王。（卽昭宗。）景王裕傳。乾寧四年。與鄂王同封。不及蔣王。（卽昭宗。）不載潤王。止是脫漏之事。非改潤也。惟本天皇帝察傳。開元十三年。徙王巢。與洛。濟十一王同封。忠王卽肅宗。鄂王倓傳。貞元四年。始王建康。都。與唐。高平。安。宣。城。睦。陳。河東。洛。交。十二王同封。虢。陵。遂。王卽肅宗。此則不當置列於諸王者。未見自餘其餘矣。

武后所撰字闕漏

武后傳云作瞾。而載乙丙〇嵐。悳。嵐。嵐。象。而十有二文。

今案集錄而作瓦。乙作囝。嵐作嵐。外又有𠎤。𠎤。𠎤。初。匸。生。囝。蠶。𠎤。共十九字。然則不止十二文也。

杜悰傳漏拜司徒

杜悰傳云。懿宗立。來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及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庚子。悰守司空。十月丙申。悰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劉戡敗績。貶新王傅。分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一節也。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李福傳云。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卽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劉戡敗績。貶司東都。

今案南蠻傳。止有李福械繫南蠻清平官董成等一事。外竝無入寇成都敗福兵之事。然則福傳所謂得實。而南蠻傳則脫漏矣。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昭宗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滔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井王允。（凡九王。）

今案通王滋傳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十一王。謂通王滋、（昭宗子。）嗣韓王、（名失。）嗣陳王、（名失。）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井王允。睦王倓（德宗子。）濟王。（名失。）今紀中止載九王。而不記睦濟二王。蓋脫誤也。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傳云。行立重然諾。舉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泌州刺史。

今案行立。卽李錡甥。其授泌州刺史。以平錡功也。事見李錡傳。今本傳遺其平錡之功。止云以軍勞累

李錡傳云。據裴行立本傳云。授泌州刺史。又地里志云。泌州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名。然則是天祐三年方有泌州之名。而元和之初。未有泌州。以此見皆爲沁者得其實。而泌字誤也。

王志愔傳誤

王志愔傳云。上所著臆正論。又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今案漢書。此乃武帝時。言成帝、誤也。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曰。太宗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邨、滕、漢賈、澤。尚不得弗土。所以別親疏也。今案周之邨、滕。漢之賈、澤。皆嘗封國有土。安得謂之尚不得弗土乎。此蓋因彼書之文而悞易之耳。彼書則曰。兩漢已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邨、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蓋謂宗室屬疎者。須有功如邨、滕、賈、澤。乃可得封云爾。今新書乃謂漢非大功不王。至如周邨、滕、漢賈、澤。雖宗室。然以無功。尚不得弗土。則悞矣。殊不知邨、滕、賈、澤。皆封國有土者也。

孔穎達傳誤

孔穎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誹耳。今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所言也。太宗悞問。而穎達悞對。史臣悞書也。

温大雅尚涼國公主未明

温大雅傳云。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今案公主傳。止有睿宗女涼國公主下嫁薛伯陽。非温曦也。然睿宗女內又有荊山公主。亦嫁薛伯陽。此二者未知孰是。無乃涼國實嫁温曦。而史悞作伯陽乎。若以爲然。又薛稷傳云。伯陽、稷之子。尚仙源公主。而仙源公主即涼國薨封。此又假非悞。無乃荊山者即温曦乎。二者雖不可得而推。然必有一悞矣。

李道古追逐柳公綽及評李聽事

李道古傳云。柳公綽鎮鄂。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信道人非軍。公綽恒遣出財貨。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今案柳公綽傳止云。元和十一年。爲李道古代。退除給事中。竟無被飛語及道古追逐之事。又李聽傳云。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告之。聲振賊中。召爲羽林將軍。亦無道古誣逐之事。其記事者脫誤歟。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寧應初召復故官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寧應初。召復故官。今案至本傳。逃王去榮殺人事。乃至德二載已後。乾元元年二月已前事也。其傳中自後更無事。止是貶岳州司馬。後遂言寧應初召復故官。且至德二載。歲在丁酉。乾元元年。歲在戊戌。二年。歲在己亥。至寧應元年。歲在壬寅。而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於溱水。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案崔圓留守東都。王師之敗。相州。圓棄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又蘇震傳云。震爲河南尹。九節度兵敗。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然則至之貶岳州司馬。正當至德乾元之際。其貶岳州。即坐棄汝州而出奔之故也。本傳既漏其爲汝州刺史一節。又失其爲岳州司馬之因。止云坐小法而已。若以肅宗紀乾元二年崔圓蘇震事考之。則其貶岳州之事。昭然可見也。

劉晏陳少游傳脫字

劉晏傳云。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摹臣、內擧侮太子。陳少游傳云。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今案外摹臣字句內及佶但諸史句內。必皆有脫字。（大昕案今本脫作外脅臣。）

李晟世系脫漏

李晟傳云。詔爲晟立五廟。追贈高祖芝已下。今案宰相世系。晟上世名止及曾祖謁。而不及芝。亦闕文也。

袁朗傳誤

袁朗傳云。秦王有主簿薛收、李道玄。今案太宗文學館學士姓名中。止有主簿李玄道。而無李道玄。且又玄道自有本傳甚明。此作道玄。蓋悞也。

長孫無忌傳漏事

徐齊聃傳云。長孫無忌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詔復獻公宣。今案無忌本傳。則全無復獻公宣、及以延主祀之事。止有上元元年。以孫元慶襲封事。又案宰相世系。延即無忌孫。而元慶則是曾孫。如此則無忌本傳脫此一事明矣。

崔戎傳脫世次

崔戎傳云。玄暐從孫也。今案宰相世系表。戎乃玄暐四世從孫也。

韓勉滉之族子

王伾傳云。韓皐、滉族子。韓皐傳。以勉爲皐從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韓滉與洄乃親兄弟。而皐則滉之子。蜂則洄之子。然則勉爲皐從弟是也。而王伾傳以爲滉族子。則僞矣。

大歷十二年秋雨災

韓滉傳。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十八。

今案五行志無此異。乃漏書也。

邢文偉傳漏

邢文偉傳云。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戴初元年。爲內史。

今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鳳閣侍郎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載初元年一月戊子。邢文偉爲內史。今傳中不載其爲平章事。止自鳳閣侍郎爲內史。況弘文館學士職之細者。尙且記之。平章事則遺不書。蓋闕文。

西河公主傳漏事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翌、薛成通時。

今案郭子儀孫銛傳略云。尙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然則西河公主又有再嫁郭氏一事。而本傳不載。乃闕文也。

李光顏立功漏落

李光顏傳云。從高崇文平劍南。

今案高崇文傳云。光顏以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故有功。今本傳不言。蓋脫漏也。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十一宗諸子傳中。如夏悼王二。儀王璬。憫思王敏之類。皆有傳而無錄。大昕案。卽不入目錄。

今案自宗室以下諸王。其間有早夭無後。或雖有名而無事者。多不入錄。其稍有記述者。皆有錄。此似例也。今夏悼王儀王憫思王之類。亦略有紀敘。而不入錄。未知其說。

懿太子傳李軌事誤

懿太子傳云。涼州人安興貴、救李軌。以兵降。

今案李軌傳。安脩仁與貴執軌送之。斬於長安。又案高祖紀。武德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安脩仁執李軌以降。然則非興貴殺軌也。

貞觀四年日食火灾紀志脫字

太宗本紀貞觀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五行志。殿北院火。

今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蓋紀及五行志皆脫閏字也。大昕案。以經推之。當是閏正月。

獨王愔傳漏竹王治一名

太宗紀云。貞觀五年二月庚戌。封子愔爲梁王、貞漢王、惲鄖王、治晉王、愷申王、嘉江王、簡代王。並同封者六王。今獨王愔傳。止云五王。蓋脫晉王治一名也。大昕案。辨見前。

李子和傳脫字

李子和傳云。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

今案武德止於九年。今此云十一年。疑是貞觀十一年。而脫貞觀二字也。

霍王元軌傳證本紀脫慢

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酆漢二王同封。

今案元軌在高紀武德六年八年書爲元琮。疑紀傳不脫卽慢。已有說見前篇外。武德六年止書云封子元琮爲蜀王。元軌傳所云酆漢二王者。漢則元慶。本傳云。始王酆。後改封陳。又封道。是爲道孝王也。酆則元嗣。本傳云。始王酆。後改封魏。是爲莊王也。今六年本紀止書封元琮。元慶爲酆漢二王。而不書封元嗣。元軌爲酆王。是闕文也。

高紀慢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高紀武德二年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於下邽。敗績。

今案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幷太宗紀考之。是時武周寇陷幷州。十月。寇晉州。面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反以應之。孝基奉詔討崇茂。攻夏縣。軍城南。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大敗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是時孝基在攻夏縣軍中。無緣在下邽與賊止有夏縣一戰而敗。遂被執。而紀全不書。況武周自入寇止到晉絳蒲澮之境。卽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於下邽。蓋慢也。乃夏縣耳。其孝基等四將戰敗被執。此不書。亦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二

十二日事狀並複

竊見嘉祐中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蓋必有以稱斯言矣。蓋增事者。廣記備言之謂也。省文者。詳略適中。則無重複蔓冗之弊。後世有所矜式。然今徐觀其所著。則增事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陳。往往一事數出。而其大致則同。可以刊省從一者甚衆。今略條其事如左。

王通　　趙麗妃
趙瓊　　駙山
沈皇后　　來濟高智周
裴柔　　定安公主
韋綱崔沔　　裴行儉
劉正臣　　宮市
張錫薛收道　　冥報記

獨孤懷恩　　薛頤薛紹
合浦公主　　上官儀
韋倫　　宜城公主
盧光啓

張楚金翰苑　　李匡乂
張鷟　　張昌宗
柳公綽　　裴處初
盧綸張廷珪　　徐賢妃徐堅
李揆李玄道　　崔良佐
高定　　吉中孚
韋彤　　注文選五臣
卿夜光　　段秀實
崔嘏

王通

王績傳云。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唯中說獨傳。

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薛收魏徵杜淹亦與焉。以十四年卒。謚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邪王。劉才人生光王。皆游鄠之舊。後愛薄而妃乃專寵。

太子瑛傳云。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卽位。攄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爲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濬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快快。王琚傳云。初太子諲明皇帝也在潞州。裘城張暐爲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嶲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暐拜宮門郎。

獨孤懷恩

獨孤懷恩傳。懷恩謀作亂事。

唐儉傳

劉世讓傳

此三傳文多雷同。以其重複傳名而已。且又每傳各有不同。如元君寶或作元君實。劉世讓作

皇甫冉冉兄弟　　李巨川
崔顥　　張昌宗
趙驊全交　　裴處初
項斯　　徐賢妃徐堅
高重　　崔良佐
王裕　　吉中孚
裴安時　　注文選五臣
楊慎交　　段秀實

劉讓。惊恩縊死於獄。乃云自殺。劉世讓逃歸。乃云武周還劉讓。惊恩縊死於獄。乃云自殺。劉世讓逃歸。乃云武周還劉

侍郎。大昕案。武德三年三月。改內史省曰中書省。侍郎曰中書侍郎。又改內史侍郎及武周改之。復舊官。其時官名已遍。惟恩惊稱內史侍郎。而冒并有改也。貞觀元年。復改內史侍郎曰中書侍郎。此書侍郎。如此者甚多。亦難以具紀也。

趙瓌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父瓌。倘高祖長樂公主。帝爲英王。聘后爲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內侍省。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絕主朝謁。隨瓌之官。瓌以諸州刺史與主領越王事死。神龍元年。追贈瓌左衞大將軍。

公主傳云。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爲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州刺史。徙容州。越王貞將舉兵。迫瓌脅之。主遣使者曰。爲我附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楚王敗。周興劾瓌假道。瓌將應之。主遣使者曰。爲我附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楚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皆被殺。

越王貞傳云。初貞騰檄諸州刺史趙瓌、論以興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爲應。瓌婁當樂長公主。亦趣諸王盃立功。故瓌與主皆死。

廬山

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驪山溪、大風雨雷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廬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雨寒。陰陽隔人氣不和而災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陛下以爲廬山。臣以爲非廬也。宜修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后怒。流於嶺南。武后紀云。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於新豐縣。改新豐爲廬山。敕因給復一年。賜酺三日。五行志云九月己巳。與此不同。已有說。見前篇。

武后傳云。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廬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犹資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爲災。非廬也。太后怒。投嶺外。

薛顗薛紹

公主傳云。城陽公主下嫁薛瑾子顗。封河東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顗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且應之。沖敗。都更以誠口事泄。下獄俱死。

越王貞傳云。濟州刺史薛顗、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顗、駙馬都尉瑾之子。

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衞員外將軍。以主壻不加戮。俄死河南獄。

沈臭后

后妃傳云。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廷。王入洛。復置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

德宗紀云。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初沈氏以開元末選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於蜀。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爲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廷。代宗克東都。得沈氏。置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睿真皇后紀當刪。

來濟高智周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宜城石仲覽家。仲覽衒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漢州雒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便和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顯。高晚顯而等。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漢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面濟銘益顯。大昕案。容四輩亦辨之云。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是。可謂究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得其書於越中。書舍人。是盛十七年癸卯。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名如兩傳所書。大爲不合。轉疏之說。誠哉史氏之失於不考。仲覽鄭里。一以爲宜城。一以爲江都。宜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合浦公主

公主傳。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遺愛。并遜主驕恣謀反等事。至房喬傳又載之。其事大抵皆同。蓋重複也。文多不錄。

裴柔

楊貴妃傳云。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以爲賊。棄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匈我死。卽并其女刺殺之。

楊國忠傳云。晡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爲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

定安公主

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更嫁太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銛坐是貶瀘州都督。

崔銑傳云。銑附魏元忠。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縣。大昕案。皎子縣上當脫同字。吳氏所未事正也。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丕應還崔。詔可。銛猶出爲瀘州都督。大昕案。銑傳應公主傳應在。

上官儀

武后傳云。后城高深邪。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舉己。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卽盜威福。施施無慚遲。

帝亦昏惱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眞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詔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泣謂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貞大臣怫旨不罷歲居禮道路曰晷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

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爭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獻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又取宅書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鄣帛欲頓去不許悲曰惟有死耳遂殺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勉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例上皆不納

李錡傳贊云貞元以後中宮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韜所車轂竟者不平因其欲箝之若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

宜城公主

宜城公主傳云始封義安郡主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今案此卽義安郡主本傳也而又云與義安等五郡主皆進封無乃重複乎況三宗十一宗諸子傳中假此同時竝封而入傳者多矣未嘗如此重複也

張錫蘇味道

張錫傳云坐漬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建席地藥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飯而流循州

蘇味道傳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倚蔬爲免懼可愧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事見第十卷）

冥報記

藝文志第四十八卷雜傳記內有唐臨冥報記兩卷

今案第四十九卷小說家又有唐臨冥報記兩卷

盧光啓

藝文志小說家有盧光啓初舉子一卷注云字子忠和昭宗

今案光啓自有傳此注乃重出也

張楚金翰苑

劉正臣

劉全諒傳云全諒邠寧（傳末）父客奴以戍盩厔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因鎭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王玄志怳殺之劉悟傳云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鎭范陽不克死

宮市

張建封傳云是時宦者主宮市詆數百十人閭物鬻舍謂之白望無詔文驗爰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遨閭閻所奉及脚價至有重荷趨肆而徙返者有農貢一蠶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宅券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鄣帛欲頓去不許悲曰惟有死耳遂殺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勉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例上皆不納

李錡傳贊云貞元以後中宮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韜所車轂竟者不平因其欲箝之若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

宜城公主

宜城公主傳云始封義安郡主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今案此卽義安郡主本傳也而又云與義安等五郡主皆進封無乃重複乎況三宗十一宗諸子傳中假此同時竝封而入傳者多矣未嘗如此重複也

張錫蘇味道

張錫傳云坐漬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建席地藥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飯而流循州

蘇味道傳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倚蔬爲免懼可愧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事見第十卷）

冥報記

藝文志第四十八卷雜傳記內有唐臨冥報記兩卷

今案第四十九卷小說家又有唐臨冥報記兩卷

盧光啓

藝文志小說家有盧光啓初舉子一卷注云字子忠和昭宗

今案光啓自有傳此注乃重出也

張楚金翰苑

藝文志第四十九卷類書中有張楚金翰苑七卷。
今案第五十卷總集中又有張楚金翰苑三十卷。未知何者爲是。

李巨川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韓建華州從事。
今案李巨川已見叛臣傳。此注重出也。

皇甫冉弟兄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皇甫冉詩三卷。注逃皇甫冉并弟台等事六十餘字。大昕案。此條注文。汝常志作事狀。
今案冉弟兄。文藝傳自有傳。此注重出也。（附逃傳。）

張謂

藝文志有張謂建中西狩錄十卷。注云。字正用。德宗時吏部侍郎。
今案張鷟傳末。謂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昌宗

藝文志有張昌宗古文紀年新傳三卷。注云。昌宗、冀州南宮人。太子舍人。
今案文藝張昌齡傳。自有昌宗事。此注重出也。

崔顥

藝文志有崔顥詩一卷。注中逃顥無行棄妻等事。
今案文藝孟浩然傳末。顥自有傳。已具載其事。此重出也。

柳公綽

柳公綽傳。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至子華傳、又曰。子華、公綽諸父也。豈非完文乎。

婁慶初

玄宗女新平公主傳。載婁慶初事。
今案婁師德傳末慶初傳又載之。此重出。

趙驊全交

趙宗儒傳云。父驊。字雲卿。少與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
今案蕭穎士傳云。皆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穎士傳既載之矣。又於宗儒傳附見之。此重出也。

殿綏張廷珪

殿綏傳末載李進賢事。
今案張廷珪傳末亦載之。此蓋重出也。（大昕案。張廷珪傳末載此事。惟張守珪傳末及之。亦互有詳略。）

徐賢妃徐堅

徐賢妃傳云。惠之弟齊聃、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今案徐堅傳末云。齊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國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此亦重出。（大昕案。又見第四卷自相蹈外類。）

項斯

藝文志云。項斯詩一卷。注云。字子遷。江東人。會昌升進尉。
今案楊敬之傳末。已敍斯之字及鄉里等事。今藝文志又載之。此重出也。

李揆李玄道

李揆傳云。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
今案李玄道自有傳。在褚亮傳末。其文曰。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然則揆傳與玄道傳既略相引綴。玄道傳已云本隴西人。世居鄭州。揆傳又言之。豈非完文乎。（大昕案。玄道本當書於揆傳之首。不當附褚亮傳末。）

崔良佐

藝文志雜史類內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凡二十六字。
今案文藝崔元翰傳中。已敍良佐始末事六十餘字甚悉。今藝文志又載之。蓋重出也。（大昕案。良佐元翰父。）

高重

藝文志春秋類內云。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注云。字文明。士廉五代孫。凡四十二字。
今案高重已附見於士廉傳末。其敍說甚詳。此註重出也。

高定

藝文志易類云。高定周易外傳二十二卷。注云。郢子。京兆府參軍。
今案高定自有傳附郢傳後。此注重出也。

吉中孚

藝文傳下虛綸末云。吉中孚。郴陽人。官戶部侍郎。
今案藝文志云。吉中孚詩一卷。注云。楚州人。始爲道士。後官校書郎。登宏辭。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初卒。此說自與虛綸傳末不同。且又中孚等當大歷時。與昔發、韓翃、同號十才子。其家世及聲迹。皆已略見于綸傳矣。如中孚之事。宜刪定從一。而乃重複兩見。且又其說異同如此。非所謂判脩者也。

王裕

公主傳同安公主下嫁陝州刺史王裕。陝司徒衮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今案王方翼傳云。祖裕、陝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此二傳自可删就一見足矣。不必兩載之也。

韋彤

儒學韋彤傳。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

今案韋雲起及孫方質。自皆有傳。雲起、京兆萬年人。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今彤傳止可云韋彤光宅宰相方質、四世從孫。餘皆可删去也。

注文選五臣

藝文志有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注具述五臣官位姓名。共四十字。

今案文藝呂向傳末。又載此五人姓名。蓋重出也。

裴安時

舊唐志第四十七卷有裴安時左氏釋疑七卷。注云字適之。大中江陵少尹。

今案第四十八卷。又有裴安時史記訓纂二十卷。元魏晉三十卷。其注亦與上文同。蓋重出也。

帥夜光

藝文志第四十九有帥夜光三玄異義三十卷。并注。十七字。

今案夜光在方技張果傳後自有傳。此注不惟重出。兼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大昕案：志稱幽州人，校勘記，四博士，按四門博士，郡望國子監，傳稱瀛州）

段秀實

段秀實傳云。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文多不錄）世多其謀。

今案兵志中已具載秀實之疏。而傳又具述之。其文意皆同。蓋重出也。

楊愼交

長寧公主傳。遞下嫁楊愼交及貶官等事。

今案楊悲仁傳。又載愼交歷官貶官等事。此蓋重出也。（大昕案：兩傳互見，文無重複，不當糾）

崔嘏

藝文志有崔嘏制誥集十卷。注云嘏事四十字。

今案李德裕傳後已有崔嘏事七十餘字。此注蓋重出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三

十三日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林蘊矜氏族

令狐德棻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籤

蔣渭父慕植松柏

姚崇傳

殷綏李遠

宋之愻爲刺史教婢

韓滉乘馬李嚴服裘

五王皆中不字

楊悲仁爲雍州牧事

安樂公主覽鋭作眉

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鋭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爲悖逆庶人。

今案玄宗紀云。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玄宗率總監羽林兵會南倉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又韋氏傳云。俄而臨淄王引兵夜破玄武門。又劉幽求傳云。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然則玄宗之起事在夜。而公主方覽鋭作眉。何爲哉。斯必妄也。證使其事誠然。猶不足書。而況於安乎。

林蘊矜氏族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今案凡史之所紀。必繫乎興亡治亂、禮樂政刑、褒貶勸懲、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教。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而無害。若安樂公主覽鋭作眉。林蘊矜氏族之類。雖連編累牘書之。何補於事乎。是徒汙簡策而貽譏誚也。

令狐德棻宜州人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

今案地理志。華原、乃京兆府之屬縣也。其注云。義寧二年。以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土門縣以隸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省宜君、土門。以華原、同官、隸雍州。然則宜州雖嘗暫置數年。然終於廢省。則其名不當復存。當曰雍州、或京兆華原人可也。（大昕案。柳公綽傳。京兆華原人。）

杜審權手自下籤

杜審權傳云。或進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籤。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攝籤徐下。乃退。

今案此亦人之閒居無處常事末節。又何足載於史乎。

蔣渙父葬植松柏

高智周傳末蔣渙父挺之卒。渙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

今案丘墓之植松柏。亦足紀歟。若其以多爲貴。則又非所聞也。

姚崇傳

姚崇傳云。況木積年而木自當盛乎。

今案此一句中。當有刊脩之字。不當穴鑿如此也。

嚴綬李逵

嚴綬傳。敍其未貴時干李逵而逵不禮。既顯後。逵謁綬而綬不禮。以報之之事。首末凡百餘字。文多不錄。何拙

於興亡治亂而敍之歟。

宋之遜爲刺史教婢

宋之問傳後敍之遜爲刺史教婢事。

今案此於興亡治亂何所損益而記之邪。（大昕案。此敍之遜之惡。正合此注。吳氏辨之。非也。）

韓滉乘馬李嚴服裘

韓滉傳云。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轡下。

李嚴傳云。爲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今案史之爲書。如此等事。亦當紀邪。

五王贊中不字

五王贊云。五王提衡兵。中興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邪。豎牙一啓。爲醢后黜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今案所謂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

楊悰仁爲雍州牧事

宰相表。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悰仁罷爲雍州牧。

今案宰相表。楊悰仁以武德二年。自黃門侍郎涼州總管遙領納言。六年四月。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至九年七月罷。自後裴內不見復入爲何官。至此忽有此罷爲雍州牧一事。且案悰仁本傳。止有武德末拜雍州牧。而無貞觀九年爲雍州牧事。然則此九年七月罷。而貞觀九年七月悰仁罷一事本無之。乃慎書也。況本紀內亦不書。即可見宰相表慎剩此一事。可削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四

十四日當書而返闕
九宮貴神
穆宗改名
宰相表闕文
王思禮傳闕文
雨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蘇定方傳
薛大鼎傳
五行志
李子和傳
馬周傳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紀傳漏紀通瑞事
李勣傳
長孫無忌傳
百官志
封德彝傳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鄭元璬朱粲傳
劉黑闥傳

九宮貴神

崔龜從傳云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是明禮家沿革。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今案新書益不載九宮貴神之所本。而其進新書表略云。名籍立傳。因革增損。裒類凡例。具載別錄。然其別錄今世罕傳。皆不知其刊削之所謂。今龜從傳既述其事。則宜志傳中。亦當因事著九宮之始。庶其本末相證。而後世可考焉。況九宮之神。自唐中葉以還。世世崇奉。人主皆所親祀。禮次昊天上帝。列爲大祠。迄今不改。其禮益亦甚重。此正古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而史氏所宜紀錄者也。後世欲有所考據。捨史籍奚適哉。今新書直削而不述。使一代鉅典。湮晦不傳。後學無復稽考。固然不知其所本。實闕文也。

穆宗改名

穆宗紀云。穆宗皇帝諱恆。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爲遂王。（卽穆宗也。延安郡王宥字有俟已見別篇。）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爲皇太子。其名宥也。及本紀則諱恆。新史又不載改名年月。今案澧王惲傳云。初憚名覒。深王察、洋王寮、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以此推之。當是元和六年。惠昭太子既薨。七年。乃立遂王爲皇太子。因此並與諸子改名。皆從必爲文。而穆宗之名。必是此時所改。以唐會要考之。則可驗矣。蓋新史凡諸帝在潛之日。諸事多所簡略。不復詳述。故不能見爾。然既爲一朝之史。凡人主或皇太子之名。豈細故哉。當明加紀述。使後人開卷而歷歷可考。今乃諱而不著。使覽者莫見本末。則難免闕文之譏也。

宰相表闕文

長孫無忌傳。晉王爲皇太子。無忌自司徒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房喬傳。自司空爲太子太傅知

門下省事。遺瑀傳自特進爲太子太保。李勣傳自兵部尚書爲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今案宰相表內止載蕭瑀、李勣二人所命之官。而無忌、喬則不載。此乃當書。實闕文也。

王思禮傳闕文

王思禮傳云。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今案鄧景山傳云。思禮在太原。儲廩益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此一事當載於思禮本傳。今言之不盡。實闕文也。

雨五十二日而不霽月

五行志第二十四云。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於丙申。今案五行志。載元和十二年八月壬申雨。至於九月戊子。自壬申至戊子。止十七日。猶且明書月。以謹其事。今自乙巳至丙申、凡五十二日。若乙巳在五月中旬後。則事閱五六七月、凡三月。豈可不明書內申所係之月。使後世何由而知哉。實闕文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定方討賀魯。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合。今以定方傳上下文考之。不見彌射步眞是何人。漢兵邪。漢將邪。蕃兵邪。蕃將邪。戎人部族名邪。及以西突厥傳考之。乃漢所遣將二人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眞。然則在定方傳。則皆不書姓。豈非闕文也乎。

薛大鼎傳

齊王祐傳。長史薛大鼎腹誅。不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今案薛大鼎本傳、則無之。此當書也。

五行志

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今案五行志不載此一事。以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拔木例推之。則當載。蓋闕文也。

李子和傳

本紀。貞觀六年正月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衞將軍李子和敗之。今案李子和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馬周傳

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午。大昕案。事相（大昕案。本紀作甲子。）馬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今案馬周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宰相表。貞觀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府事。張行成同掌機務。（大昕案。敬宗本傳。是時爲太子右庶子。此條似有脫文。若移右庶子三字於許敬宗之上。則於文順矣。）今案是時太宗親征高麗。而皇太子監國於定州。故以士廉洎周等佐之。是亦宰相之任也。故新書載之。宰相表者以此。然而不載於紀者何哉。又案士廉、洎、周、敬宗傳。皆載其輔太子監國、同掌機務之事。惟季輔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紀傳漏記直瑀事

宰相表。貞觀二十年四月甲子。瑀罷太子太保。今案本紀及直瑀傳。皆無此一節。蓋闕文也。

李勣傳

本紀貞觀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今案宰相表及高麗傳皆同。而世勣本傳則不載。蓋闕文也。

長孫無忌傳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宰相表亦同。今案無忌傳、不載此一事。然至於遣高宗即位後。乃云、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知門下尚書二省。既云猶知二省。則是前此曾知二省矣。本傳闕文無疑也。

百官志

太宗本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今案天策上將、亦官號也。以翰林學士例言之。亦當見於百官志。今百官志不載。實闕文也。

封德彝傳

高祖紀。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封德彝爲中書令。今案同時宰相裴寂、蕭瑀、楊恭仁傳。各載其所命之官。獨封德彝傳無（德彝自中書侍郎兼中書令。此入相之始。六年四月。正授中書令。不載其始。由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則傳固書之矣。內史令。卽中書令也。）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大昕案。吳氏之意以本紀不載元規名爲闕漏。此標題條誤。）

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今案呂子臧傳。同時死於鄧者。又有慰撫使馬元規一人。其守臧死事、與子臧同。而不得載名於紀。豈獨闕文而已哉。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大昕案。子臧傳稱朱粲新勒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不進。子臧謂以兵獨進。又不敵。及粲得衆。復攻元規。要殺子臧。臧罵曰。逆不見用。生公死矣。元規以無謀致敗。此家鄧之故。本紀不書。吳氏斷之。誠突。）

鄭元璬朱粲傳

高紀武德元年十二月辛巳鄭元璬及朱粲戰於商州敗之。

今案鄭元璬及粲傳皆無此一戰蓋闕文也大所案是歲二月元以太常卿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及此戰本陣皆失者

劉黑闥傳

鄭善棉傳云宣宗初劉黑闥由鄧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奏綠固爭黑闥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追使者追詔追罷之

今案劉黑闥傳止云爲鄧武節度使坐累貶鄧州刺史故湖南觀察使而漏此桂管觀察使追罷詔命一事不載蓋闕文也

一事兼該諸傳而傳中有載不載者

長孫無忌傳云太宗曰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皆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撫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略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泊、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今案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本傳然亦有不同其外諸人皆不見於本傳未審當載之歟不當載歟此亦義例之不明者也。

皇后傳所書不同

哀帝紀云母曰皇太后何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案后紀傳凡所生必書曰生某宗某王某公獨何皇后傳不書其生德王裕及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也。

薨卒書法不同

太宗紀貞觀元年六月辛丑封德彝薨又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嫁太府卿崔銑主薨又崔祐甫傳是歲被疾薨年六十。

今案封德彝傳云貞觀元年遘疾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又崔行功傳末云孫銑尚定安公主主卒崔植傳云祐甫病及卒然則封德彝在本紀則書薨在本傳則書卒定安公主在本傳則書薨在崔銑傳則書卒崔祐甫在本傳則書卒不知其義例謂何新書之內此比甚多不可遍數今但略舉其一二以見其書法之駁雜難明也。

温王不立紀傳

三宗諸子傳云中宗四子韋庶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睿帝、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五

十五日義例不明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一事兼該諸傳而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皇后傳所書不同

薨卒書法不同

温王不立紀傳

睿帝紀云母曰皇太后竇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案后紀傳凡所生必書曰生某宗某王某公獨何皇后傳不書其生德王裕及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也。

皇后傳所書不同

哀帝紀云母曰皇太后何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案后紀傳凡所生必書曰生某宗某王某公獨何皇后傳不書其生德王裕及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也。

薨卒書法不同

太宗紀貞觀元年六月辛丑封德彝薨又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嫁太府卿崔銑主薨又崔祐甫傳是歲被疾薨年六十。

今案封德彝傳云貞觀元年遘疾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又崔行功傳末云孫銑尚定安公主主卒崔植傳云祐甫病及卒然則封德彝在本紀則書薨在本傳則書卒定安公主在本傳則書薨在崔銑傳則書卒崔祐甫在本傳則書卒不知其義例謂何新書之內此比甚多不可遍數今但略舉其一二以見其書法之駁雜難明也。

温王不立紀傳

三宗諸子傳云中宗四子韋庶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睿帝、

今案新書凡列帝諸子、倘有史失其傳者、亦必標其名、而著其追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今此所謂殤帝者、乃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溫王、中宗崩、韋后矯詔立之爲皇太子、遂卽皇帝位、旣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卽位、復封爲溫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衞王、開元二年七月丁未薨、追册爲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及平生事迹、則宜列之爲傳、其卽位後所行之事、則當繫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此傳但記殤帝二字、其餘則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及薨晦無傳之因、返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覽者、莫知殤帝之爲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姚南仲傳云、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

今案本紀、大曆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册爲皇后、后妃傳所載亦同、然則獨孤氏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遂書爲崩、此蓋不推義例之不明、蓋未嘗考其位號先後而書也、

紀魏徵薨事

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

今案新書例、本紀惟書宰相、而它官不書、今據宰相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罷爲太子太師矣、故於十七年正月表內更不書此徵薨一節、蓋謂非宰相故也、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罷、至十七年薨、則是尙以爲宰相乎、若尙以爲宰相當書、則表內不當記云罷爲太子太師、至十七年正月、猶當書其薨於表、如此則於義方允、於例爲合、若以爲已罷宰相不當書、則本紀內當記其十六年罷爲太子太師、而十七年則不當更載其薨也、此一事進退皆無所據、依紀表二者必有一慊矣、（大昕案、魏徵部、但云罷爲太子太師、不云是表既、）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六

十六日先後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爲相之後

僕固懷恩爲朔元帥及檇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盧坦傳敘李錡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記火災年次不倫

柳渾傳記事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爲相之後

郭正一傳、載正一永隆中爲平章事、永淳中還官等事、次乃云、劉審禮所以獲戎正一曰、（云云文多不錄、）劉濟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

今案高宗紀、儀鳳三年（是年戊寅）九月丙寅、李敬玄、劉審禮及吐蕃戰於青海、敗績、審禮死之、又永隆元年、

盧在正一爲平章事。永淳元年。盧在正一遷官。而劉齊賢亦以是年十月。方爲平章事。其皇甫文亮亦非同時爲相之人。由是而言。則審禮收死。在永隆永淳之前。相去頗遠。而正一、齊賢此對。乃未爲相時事。非爲相後所言。其證甚明。今書於永隆永淳之後。失其次序矣。（大昕案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鄧州。傳郎中盧齊卿受逆黨偽官。四月壬申。鄧王子素節等舉兵反。五月甲申。李孝逸討平之。則齊卿之受偽官。在兵敗之後。此傳敘事倒置。）

僕固懷恩爲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僕固懷恩傳云。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黃即橫字之誤。）

今案代宗紀。寶應二年十月辛酉。雍王適討史朝義。甲戌。收史朝義於橫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爲副元帥。在本紀則懷恩先破賊。後爲副元帥。在傳則先爲副元帥。而後破賊。二者未知孰是。（大昕案本紀在寶應元年此說引）

盧坦傳書李錡柳晟開濟奚事失序

盧坦傳云。坦爲中丞時。帝隆誕道長吏。代還進奉。既而乃逃有司毀李錡祖墓。坦上疏諫止之事。

今案德宗紀。元和二年十二月甲申。李錡伏誅。三年正月癸巳。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自如此。而坦傳失之矣。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蔣乂傳云。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尙義章公主。母亡。遣言勾成禮。帝念孝忠功。卽日召爲左衞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盛縟禮本繇金革。未有奪喪尙主者。經盜典禮。遠人情。不可爲法。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饑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豉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謝其子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然則孝忠傳所記年次甚明。其茂宗尙主。及親迎成禮。殆止在貞元三年四年之間。蔣乂傳則載之貞元九年之後。失其序矣。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元載傳云。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標帶之固。於是載議河隴利害。既而載載懼越不法。等事。然後云令李少良上書。誣其魏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曰語。不敢復議。

今案代宗紀。大曆六年五月。殺李少良。今此傳先述八年吐蕃事。後述李少良事。則失其序矣。

記火災年次不倫

五行志第二十四。記貞元十三年、十九年火事。然後記二年七月、洪州火事。此亦記錄之失序也。

柳渾傳記事失序

柳渾傳云。本名戢。朱泚亂。渾匿終南山。屨服步至奉天。賊平。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事夫衛玉而置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擾。既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本紀。建中四年（癸亥）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十月。渾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反。僞元元年（甲子）六月。姚令言、朱泚伏誅。貞元元年（乙丑）二年（丙寅）三年（丁卯）正月。兵部侍郎柳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叉案關播傳。敍播用李元平守汝。爲李希烈所縛。然後逃從幸奉天事。然則元平失守。在朱泚反之前久矣。今渾傳。則先敍朱泚建中四年十月反舉。又及貞元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正月已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七

十七曰編次未當

道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孟詵無隱隱棄而入隱逸傳

李栖筠傳方鎭事

僕固懷恩馬存亮賈失所附

道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道瑀傳云。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兼。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

今案晉王之爲皇太子也。太宗以司徒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品自此始。此見於長孫無忌傳。）以司空房喬、爲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此見於房喬傳。）而瑀自特進爲太子太保。李勣、自兵部尙書爲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此見於李勣傳。）此乃一時之所謂妙選者。今史欲著其事。宜於無忌傳。備書所命師

傅保傳事等姓名、及所除之職、次載帝所言尊敬師傅之意、至於喬琳、劼傳則略陳其事、仍指諸傳以相援證、庶後世備見一時之事、此亦史體當然者也、今則太師傅內、既不具載始末、而太傅傅內、但各述拜官、至太保傅內、始書其事、又不云同時拜師傅啓事者何人、使覽者不能推見、更有師傅啓事、此亦記述之未允者也、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食貨志、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今著其數、太師、太保、太傅、一百四十萬、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太子太師、太保、太傅、一百二十萬、今案百官志云、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又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少師、少保、少傅、各一人、從二品、其次序皆如此、蜀食貨志、太子太傅、少傅、反居太保、少保之下、何也、

孟洗無隱棄而入隱逸傳

今案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止列於藝術傳、且未嘗有隱棄、今書乃入隱逸傳、莫論其說、

李栖筠傳方清事

李栖筠傳云、出爲常州刺史、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逋爲盜、積數萬、依鄣歙間、阻山自防、東南賦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

今案方清阻亂事、本紀及李光弼傳皆不載、惟栖筠傳有之、及劉晏、李芃傳、略見姓名、然栖筠方是時止爲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阻鄣歙、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爲乃見於栖筠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盧文弨云、此亦吳氏不細讀下文之故、此段乃承之辭起、非正敘方清也、案本係光弼分兵討平之下、云皆平此其所以誤栖筠傳也、今使光弼分兵討之、許呆即其所謂之人、光弼豈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盧行甫司馬許吳、按功狀面上元有鎮江吳意、朝廷以利逐重起兵、即拜栖筠蘇州刺史、團練觀察使、團之、）

僕固懷恩馬存亮賈循失所附

僕固懷恩、而列於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賈循、而列於仇士良、楊復光之後、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八

十八曰與奪不當

建定邊軍之策

論封建事

李勣李光顏平蔡之功

韓皋有大臣器

憲宗能用李絳

嚴綬治太原事

建定邊軍之策

路巖傳云、巖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璽盜邊後、巖力捄循、益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堉丁子弟、數擊剝、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還彙中書令、封魏國公、

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緯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邛、雅、邛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下謂然、即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邛州最南去邛乃千里、

緩急者足不相謂而師望利專制誅不言此二傳言定邊罪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大明宰相表以咸通十二年四川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兩方鎮表俱咸通八年置定邊軍節度使復以七州隸四川節度則路扈與鎮時定邊軍已廢矣

論封建事

宗室傳贊云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唱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歷祚之短長不繇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

今案此贊意蓋短百藥以爲國祚短長本諸天命不在乎封建之興郡縣以爲臆論不足取也然至於十一宗諸子貴則曰屢數短長自有庶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救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李勣李光顏平蔡之功

李勣傳贊曰平蔡功勣爲多

今案李光顏贊曰世皆謂李勣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此二人平蔡之功皆爲多則與奪果安在乎

韓皋有大臣器

韓皋傳云皋資望重厚有大臣器

今案皋本傳皋爲京尹而用小人言捨敬而進以希時邀寵及百姓以旱災受弊則唁嘿不言德宗庸闇之主也猶知其非而逐之於外今史氏乃以爲有大臣器則古之以道事君者固如是乎

憲宗能韓全義

韓全義傳云全義討蔡無功班師過闕下詆蔡不入謁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蔡人得自肆云憲宗在潞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

今案杜黃裳傳云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檢侵無功因其來朝白能之以全義傳言之則是憲宗柔已疾全義之姦妄雖不因黃裳之白亦必能去而黃裳傳則又全歸功於黃裳而隱憲宗之疾惡明斷史筆與奪豈當如是乎

嚴綬治太原事

裴垍傳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隧軍李輔光、塢勁其橫以李歸代之

今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在鎮九年尚克惠治稱流聞士馬華息入爲尚書右僕射然則經治太原在本傳則爲有治迹可取在裴垍傳則爲無治狀而可歸二者是非孰在乎

新唐書糾謬卷第十九

十九曰事有可疑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宣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段文昌傳有疑

牛氏表有可疑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單王字可疑

譙王傳裴冕未明

賈至論諸人姦宄

柳沖爲張延賞所擠

王維王縉兄弟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爲左僕射

崔湜昭逐李可及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文德皇后傳云從幸九成宮方閑疾付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

今案帝紀并柴紹傳竝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疑其無之

宜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宜城公主傳略云主婿裴冀帝盡斥爲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

今案中宗自未改神龍未返正已前止稱太子神龍元年始復帝位今傳云帝盡斥爲郡主久之復故封則是神龍元年以前明矣神龍以前爲嘗有帝所稱者何帝乎

段文昌傳有誤

段文昌傳云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

今案文昌傳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大和四年已後至九年竝無南詔寇南安因得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牛氏裴有可疑

宰相世系裴云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主簿譽之後

（通元按後周工部尚書臨涇公弘隋吏部尚書奇章公）

今案隋書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寧氏祖燮都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陽姓爲牛氏然則是本姓寧而弘父名允賜姓爲牛今此表乃云遼允遼允是遂以遂允爲名又云出隴西主簿譽之後則其得姓甚遠與隋書殊爲差舛然古之牛氏皆安定人故允封臨涇亦不出其地今此表則云臨涇不出安定臨涇之境今乃遠取奇章似必有說況近世史氏記人之鄉里多非其真如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姚則吳興之類昔人已嘗譏其失今此牛氏世裴恐亦同之疑案集韻寧字自是人姓（音儜）而隋書乃唐初所脩去隋未遠所脩之人多隋時人其所載遂必得其詳恐此世裴後人所遷不知源因妄和附著云爾

（眞元按裴冀之冀舊本作冀今改正）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武后紀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處其人名內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

今案敬則傳敬則當武后世已嘗爲相能後爲成均祭酒多官侍郎鄭州刺史致仕且未嘗爲庫部員外郎而本傳亦不言其同誅二張雖有與敬暉密謀誅之之策然傳亦止云暉卒用其策亦不言敬則同臨其事也疑此一名誤載（大昕案此條通攷考異已辨之）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蔣乂傳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勾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盭典禮遂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偪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衛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無用俗儀公主奉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儿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糟後嗣也喪禮倒反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歸德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襲墨縗縗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純裳去墨室行親迎以凶渭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乂有守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則是茂宗之母尚在安得復有在喪之說歟且又云茂宗母亡禮賞甚厚然則既云孝忠遣妻入朝則是茂宗之母尚在安得復有在喪之說歟且又云茂宗母亡遺言勾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且親傳之所敘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勾速成禮故德宗從之則其人之亡固未久也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歟史官亦以妻書之可乎凡此者皆史氏不明白其事未免後人之惑也

（吳氏誤疑亡者爲孝忠前妻入朝者爲後妻又疑亡者未久事不應如此朝廷不應以妻待之此應以妻書之證皆可笑）

單王字可疑

古之封一字王皆國名至唐則有以州名者若延王通王沂王韶王彭王之類是也而其內有封單王者不知此國名邪州名邪或沿之慢耶若是州名亦莫知其何在也

（單胡三省曰案武宗諸王傳後改雍王如考異所云蓋避諱故改雍字旁從武字也）

雍王重福傳裴冀宋明

雍王重福傳云趣東都舍騎馬裴冀家

今案唐騎馬都尉裴冀有二其一尚中宗女宣城公主其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今重福所舍之裴冀其宣城歟薛國歟不可得而知然意者重福即中宗子今既作亂必趣其所親姊妹之家然則無乃宣城之裴冀是邪史不明言特以意度之爾且又薛國初嫁王守一守一以開元十二年死後始再嫁裴冀以是言之則宣城之裴必矣然則裴冀者一時果有二人邪或薛國之冀即宣城之冀邪皆不可得知然此亦史氏之所宜辨析者故載之云

賈至論諸人善守

賈至傳云至徙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至誅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

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睢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

今案肅宗紀至德二載八月盧昌郡太守許叔冀奔於彭城九月丁丑安慶緒陷上黨郡執節度使程千里癸卯復京師冀絕奔於陝郡十月戊申廣平郡王俶及安慶緒戰於新店敗之克陝郡又魯炅保南陽見卷魯炅傳被圍凡一年遊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由是言之魯炅以二載五月弃南陽賈賁以至德元載死於雍丘見張巡傳而張巡代守許叔冀以八月弃睢昌程千里以九月失上黨至十月肅宗乃得陝而去榮殺人又在得陝之後則數子者或死或失守皆已在得陝之前而實至猶有此言無乃濫乎且至皆當時朝臣也凡諸將得失無容不知而鑿慢至此深可疑也大昕案實至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武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九卷。

柳渾傳　敍渾爲張延賞所擠罷相

今案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爲相是年延賞以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則其罷非緣延賞所擠此其一也又案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其所建請減吏員事尚不能主之而死何暇復擠柳渾乎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延賞擠渾之言其殆妄乎大昕案柳子厚作浯行狀不言爲延賞擠渾。

王維王縉兄弟

王維傳云縉爲蜀州刺史維裘已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顯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

今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邊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縉未嘗歷爲蜀州及常侍此可疑者一也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邊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而維傳云維以上元初卒今案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是歲乙未與其子慶緒及史思明及其子朝義相繼叛逆至代宗廣德元年而朝義平中間歷天寶十五年丙申至德二載丁酉乾元元年戊戌二年己亥上元元年庚子二年辛丑寶應元年壬寅廣德元年癸卯是年春史朝義死縉宣慰河北是時維之卒已久矣自丙申至庚子五六年之間縉未嘗有入蜀及爲常侍之事此可疑者二也又維傳云祿山反維爲賊得迫爲給事中賊平皆下獄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今案安祿山以天寶十五載丙申六月陷京師至至德二載丁酉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凡陷賊官下獄當在此際方是時縉官位已顯則何由復有爲蜀州刺史等事此可疑者三也由是言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大昕案王維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一卷。○裴耀卿太原五年遷兵部侍郎兼太原尹北都留守。

裴寂柳奭四月癸酉爲左僕射

宰相表武德四年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至六年又云四月癸酉寂爲左僕射至六年則皆此一可疑也又自四年寂爲左僕射即叢也。

今案本紀武德四年四月不書寂爲左僕射至六年則書此一可疑也又寂本傳止遇自右僕射還左雖不載其年闕不載遷改惟免撫綏於六年再爲左僕射此二可疑也又寂本傳止遇自右僕射還左雖不載其年然亦不過其兩爲左僕射此三可疑也又案五行志武德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今以八月丙戌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無癸酉日而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食以十二月壬寅朔却而推之則是年四月內有癸酉日此四可疑也由是言之四年四月癸酉寂爲僕射疑其慢書本無此一事也。

崔彥昭逐李可及

崔彥昭傳云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

今案彥昭傳彥昭懿宗時爲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僖宗本紀彥昭以乾符元年八月始爲相時僖宗已即位葬年矣又案曹確傳云懿宗咸通中確爲相時帝寵優人李可及可及恣恩橫甚人無敢斥確爲威衛將軍確謀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懿宗寵可及勢盛之時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納而彥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貶死此可疑者一也況確傳云僖宗立可及始貶死而彥昭傳則云昭彥奏逐死嶺南即未審彥昭以懿宗時言邪以僖宗時言邪若以懿宗時言則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從而彥昭身非言事之官又無評彈之職何由一言便逐考以爲當僖宗時言之遂逐則當懿宗時可及已爲乘人所憎確傳已具載其事豈容僖宗即位之後曹確返駕一言直候非年之後彥昭爲相言之然後貶逐乎此可疑者二也然則彥昭傳所書殆皆妄爾可疑也大昕案確以懿宗咸通十一年罷相出鎮十年僖宗即位確已久去朝廷而彥昭自河東內召方見任用臨年遂入相則可及之貶死出於彥昭所奏可無疑矣庶幾可及方幸時惟確服言之至僖宗立貶死則非確之功也家固載可及而附見其後非備矣氏考之未詳妄生嘗謀皆所不取。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十

二十曰字書非是

書雖固爲漢書。其間存用古字。使後世覽見古人文字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旁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兩得。在小學家不爲無助。故其敍傳自云。正文字。維學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脩書者之所宜法也。今新書則不然。不惟失一舉兩得使人不忘古之意。而又時載不經訛誤之字。使後世何述焉。今略編其字如左。

誤用字

姚宋傳贊　殷踐之傳　潘鎮傳序

崔邠傳　張廷珪傳　杜佑傳

蕭俛傳　嚴遵楨盧鎔等傳　康承訓傳

陸太子巢劇王突厥等傳　裴朗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崔光遠傳

薛苹傳　孫逖傳

韋待價等傳　狄仁傑傳

上官儀贊　李嶠傳

賈耽德傳　王義方傳

鄭善果傳　吐火羅傳

不經字

張道源傳　張道斌傳

田緒傳并田緯　薛源明傳

盧宏宣傳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李翰徐申等傳　李植鍔傳

韋處厚傳　李光弼郭汾炎等傳

裴冕傳　吉溫傳

訛錯字　呂諲傳

南楚傳　史憲誠傳

韓滉傳　太宗紀

李懷仙傳　代宗紀

陳京傳　昭宗紀傳

韋挺傳　魏徵陸贄等傳

劉氏宰相世系表　元稹傳

李紳傳　百官志

李磎傳　李鈐傳

王凝傳　侯希逸傳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李晟贊

劉武周傳　蘇定方傳

誤用字

姚宋傳贊云。崇獲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貪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今案卒悼其害。不知謂何。宣當悼乃誤之誤歟。

殷踐之傳　王勃傳

僕固懷恩傳　侯君集傳

王播傳　裴撫傳

王綝傳　李德裕傳

劉晏盧等傳　柳宗元傳

韓愈傳

嚴挺之傳云君子以爲猶。

今案此猶乃猶字當爲偏。亦有偏音。然行之已久。不可亂也。大昕案今本唐御作偏。

潘鎮傳序

潘鎮傳序云其人自祕。由光狀然。

今案由當作猶。字史臣之誤也。大昕案洪適與弟邁作隸品補遺。歐吳氏以爲不深究孟子之旨。

崔邠傳

崔邠傳云五子、琚、瑰、瑨、璿、璆。琚任禮部侍郎。郭岳觀察使。瑨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璿、珙俱進官。

今案初用瑰字。末用璿字。可乎。

張廷珪傳

張廷珪傳。彫鶚字。

今案當作凋字。而新書內二字通用之。如是類多。難以具載。今因此發之。它不復云。見前盧中丞頗通用。然考其體。自各不同。以雖以通用。故不敢不辨也。

杜佑傳

杜佑傳云。信安郡王禕。裴寬鎮州別駕。

今案信安郡王名禕。禕祥雖同音。而義訓不同。不可通用也。

潘傪傳

潘傪傳云。穆宗初。兩河底定。

今案底字疑當爲定。

道遣桓彥範等傳

道遣傳云。追提不決。

桓彥範傳云。高枕而臥。

李涵傳云。席地以臥。

今案古字臥眠通。其字當從目。

康承訓傳

康承訓傳云。面嫩弱持陳。

今案說文云。陳、陂隄也。今此云嫩弱持陳。義不可曉。疑當爲揗字。說文云。揗、夜戒守有所擊也。

道至忠賛

道至忠賛云。帝且憑往失。而精來鑒已。

今案憑字合是悟字。

隱太子巢剌王突厥等傳

隱太子巢剌王突厥等傳云。高祖授禪。

巢剌王元吉傳云。帝授禪。

突厥傳云。皆授節度以討之。

今案授、皆當作受。大昕案隱太子傳今本皆作受。

袁朗傳

袁朗傳云。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

今案受當作授。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與徐軍埙。

今案埙當作礎。其字從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屈突通傳云。帝道其家僮往召通。趙斬之。

唐儉傳云。命趙還舟。

崔寧傳云。趙與蔡兵雜往。

今案三傳趙字皆當作趣音促字。史臣之惧也。顧炎武云、案周禮趙其耕耨。今趙皆收斂。增趙增斂。增趙增趣。則趙與趣同。莊子箱上面趙下。亦音趣。則趙與趣

薛嵩傳

薛嵩傳云。好踘蹋。

今案踘當作鞠穀。

辛替否傳

辛替否傳云。寺塔不足殫極。

高郢傳云。不勞人以揗論。又云。若以揗論。

今案揗當作撙。

薛嵩傳

薛嵩傳云。好踘蹋。

今案踘當作鞠穀。

孫逖傳

孫逖傳云父喪缺復拜舍人。

今案缺合作闕。

韋待價傳

韋待價傳云朝野共蓋薄之。

李商隱傳云寮人蓋諷。

李磎遜傳士人蓋之。

今案說文云蓋苫也。又毛詩注云敦厚貌。無苫薄之訓。疑當作嗑。大昕案說文無嗑字。

狄仁傑傳

狄仁傑傳云。如得上方斬馬劍。

今案前漢朱雲周勃傳百官表。上方字皆作尚方。然則爲上字者誤矣。大昕案上尚古通用。

姜臣傳贊上官儀贊

姜臣傳贊三宰嘘凶牝奪辰。上官儀贊牝豎鴟晨。

今案此姜取詩牧誓之語。其字皆當作晨。

李嶠傳

李嶠傳云。今百姓受獘。

今案集韻。受字注云。破衣切。說文、物落上下相付也。通作蓑。蓑又同部孷、注云、餧死曰孷。或作孱蒆孳。然則受獘之字。當作孷孱蒆孳孳則可。若作受、則本訓不同。於義未允也。

何皇后傳

昭宗何皇后傳云。帝奔播既屢。威柄遽喪。左右皆操逆肅奴。

今案操字疑當作悍。

竇建德傳

竇建德傳云。梗人如灌津。胸充盈。

今案史記及前漢竇后傳地理志、皆作觀。顏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循書亦作觀。蓋唐初審於其地名。觀州。注地理志。觀州境內。然則未皆有作灌字者。獨新書如是。蓋慢也。

王義方傳

王義方傳云。光武失之蓬萌。

今案人姓。蓬字當作爭。今從爭。非也。又案後漢紀傳。皆作熾萌。蓋逢熾得姓本殊。爲字亦異。不可混同。

今改黜爲逐。非也。

員半千傳安祿山史思明貸

員半千傳云。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

安祿山史思明貸云。張杜權論。至今多稱誦之。

今案半千之意。欲與天下英才校其所長。則權字疑當作角。或作确。張杜權論字。當作確。

鄭善果傳

鄭善果傳云。從幸江都。從字文化及至遼城。

今案本紀。武德二年閏二月辛丑。竇建德殺宇文化及於聊城。又淮安王神通傳云。進擊宇文化及於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願降。神通不受。竇建德拔聊城。勢遂張。竇建德傳云。建德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四面乘城拔之。然則化及之敗在聊城。而善果傳以爲遼。則非也。

吐火羅傳

吐火羅傳云。有稻麥菜豆。

今案麥字當作麥。

不經字

譙縣對傳

張建封傳。地迫於寇。常困蠹不支。

今案字書無蠹字。疑當作蠹。蠹、迫也。

薛源明傳

薛源明傳云。市井餧僿。

今案字書無餧字。此蓋孷字。孷切、孷死曰孷。又作蒆蒆孳。字。誤爲此爾。大昕案孷字見宋公羨碑。

安金藏傳

安金藏傳云。桑柱鉄之。

今案柱字字書所未見。疑當作撥。

田緒傳并目錄

田緒傳、賈耽、目錄賈耽。

今案耽當從耳。今皆從身。非也。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吳元濟傳云。以馬慥爲圍後。李日知傳。諸子方慥角。

今案馬總、字會元、以證考之、字當作摠、且諸紀傳皆作摠字、其字俱從手、獨此從牛、蓋流俗不典之字、字書所無也、日知傳亦同、

孫思邈傳

謂以藥石救以鉗劑、

今案字書無鉗字、當作砭、說文云、以石刺病也、

盧弘宣傳

盧弘宣傳云、下撤霤論、

今案字書無霤字、當作廇、

李栖筠傳

李栖筠傳栖字皆從手、

今案其字從手、不見於經典、案集韻則當從木、大所寫、栖、古文棲字、

鄭餘慶傳

鄭餘慶傳云、拓增儀矩、又云、准漢舊事、

今案矩當作榘、准當作準、大所案、增圖榘圓皆云、規圓矩、規矩、所以正方圓、然則榘準字、皆不從木、作矩不通、說文

李絳徐申等傳

李絳傳云、析薪以爨、

徐申傳云、縣甕甑、

今案說文當作爨、此二傳字、皆非也、

李光弼楊炎等傳

李光弼傳云、設么麾城隅、

楊炎傳云、親么陋、

今案么字皆當作幺、

岑文本等傳

岑文本路隋楊炎傳改字、

今案惡當作堊、大所案、堊作惡、通唐太宗諱淵也、

韋處厚傳

今處厚傳云、息子方慤、

韋案說文、慤當作縠、

吉溫傳

吉溫傳云、見溫綱葆時、

今案其字當爲搒、綱今作繃、葆非也、顏師古云、繃謂束縛之、則繃葆與搒皆可用也、

五行志

五行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雹陽石縣、

今案雹當作雸、大所案、木紀作雸、

裴延傳

裴延傳云、冉閔消南陵、

今案得當作再、

呂諲傳

呂諲傳云、志行整飭、

今案飭當作飾、

說錯字

南楚傳

南楚傳云、入自邛棘、圍圍雅州、

今案雅州止有邛崍關、峽乃崍字之誤也、

史憲誠傳

史憲誠傳云、丁志紹、

今案其傳作志沼、及文宗紀亦作沼、然則作紹者、誤也、

王勃傳

王勃傳云、洛劍衡、降登葛僧山、瞰臨慨然、

今案地理志、彭州九隴縣有葛發山、作僧者、誤也、

韓滉傳

韓滉傳云、爲元佐辦裝、

今案方鎮劉玄佐事、復云元佐、蓋玄誤爲元也、

太宗紀

太宗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眉印雖、

今案當作邛字誤也。

武德二年。割武周據幷州。宋金剛陷沿州。

今案割武周據孤懷恩附遷敬德傳。乃沿州。作沿者誤。沿州即太谷。

僕固懷恩傳

僕固懷恩傳云。踏頓皮皆以兵會。次賀水。

今案代宗紀及史朝義傳。乃橫水。作賀者、誤也。

李愬仙傳

李愬仙傳云。故懷先與田承嗣、薛嵩。

今案先字誤。當作仙。

代宗紀

代宗紀。廣德元年永泰元年。雷戩於蠶屋。又云、蠶屋稭麥生。渾奴剽寇蠶屋。大明宮遺元年。同華戰於蠶屋。永泰元年。皆蠶屋稭麥生及剽寇即此。

今案其字皆誤。當作蠶屋。又宋祁從史從爭。疑作蠶。今本唐書俱作蠶。

侯君集傳

侯君集傳云。爲磧石道行軍總管。

今案太宗紀。貞觀八年十二月。君集爲磧石道行軍總管。宰相表亦同。然則磧字誤。當爲磧也。

陳京傳

陳京傳云。天子尚无豫。宋刪定。

今案无字必誤。合是无字。如馬璘傳諸將无疑。服文瓘傳无豫少決。李勉真傳內无豫。皆與此同意也。

昭宗紀

昭宗贊云。昭宗爲人明敏。

今案敏字誤。當作敭。

王播傳

王播、字明敭。

今案當作敭。

章挺傳

章挺傳云。鎮卓城。

今案本當從牛。今從干、誤也。

魏徵陸贄傳

魏徵陸贄傳云。徵進比于也。

今案進當作進。

魏徵傳云。道從耗矣。陸贄傳全卷皆作耗。

今案耗當作耗。

裴掞傳

方技裴掞傳云。旱熾、杜塞也。

今案本草蘗中無杜蘗。疑是牡蘗。牡蘗、蘗參也。見嘉祐本草第七卷沙參注中。

劉氏宰相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劉氏注云。尉氏房有仁軌琢。

今案尉氏劉氏在唐。無名琢者爲宰相。止有璿、相宣宗。琢字乃璿之誤也。

元稹傳

元稹傳。豈暇除治安。施教化。

今案暇字合從日。今從目、誤也。

王綰傳

王綰傳云。浙西觀察使。

今案浙乃淅字也。

李紳傳

李紳傳末云。雖爲怨仇所根却。

今案此根字當作抿。其字從手。今從木、誤也。

百官志

百官志。大理獄悉所穿驗事內云。家人入侍。

今案此乃侍字之誤也。

李德裕傳

李德裕傳。循例遞抄進內稟。

今案此抄字合從禾。

李琬傳

李磎傳云。反摘磎裘。
今案當作返摘。

李錡傳

李錡傳云。天下搥酒酒連。
今案搥當作捶。顏師古云。漢書王莽傳。豪吏掠笞人。掠之。注云。掠與捶同。子云蓋本前此。

劉崇望等傳

劉崇望傳。即河中鐵論。
章宙傳。鐵論之。
今案皆當作鐵。

王凝傳

王凝傳云。州有治賦淡銀。當推直以優吏奉。
今案推字恐是捶之誤。

侯希逸傳

侯希逸傳云。人苦之。
今案苦乃苦字之誤。

柳宗元傳

柳宗元傳。貞符內云。後之訞淫慧香好怪之徒。
今案此慧字疑是譎字。
又云。琢斬屠割齊流節解之論不作。
今案此琢字疑是椓字。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盧懷慎傳。軍塲有警。
吐蕃傳。軍塲不定。又云。軍塲不明。
今案此皆合作埸。

李晟贄

李晟傳贊云。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
今案郭子儀傳贊曰。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返顧。又五王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壞臣。中興房室。蓋提之爲言。謂勒統御之節。若乃命之爲提。於文殊爲不典。今李晟贄所謂提孤軍者。卽提字之

誤歟。

韓愈傳

韓愈傳。所要先決於心。
今案乃是先決於心。
又贊云。無柢抵聖人者。
今案當作抵。
又云。以荀況揚雄爲未淳。
今案當作醇。

劉武周傳

劉武周傳云。破之於美食川。
今案獨孤懷恩及秦瓊傳。皆爲美良川。蓋良誤爲食也。

薛定方傳

薛定方傳云。縛賀魯以還。又云。遂面縛降。
今案其字皆當作縛。

盧在都門。得吳氏書。手自校錄。又假宋本。補其闕文。吳說有未當者。輒有駁難。識於旁。今鮑君所刊。卽予舊校本也。癸丑夏刊成。寄以示予。既爲校正數字。又綴得辯正若干條。并寫以貽之。雖未必悉當。亦見予於此書用功老而不衰耳。八月辛酉朔大昕記。

卷一

李吉甫謀討劉闢

吉甫以一中書舍人

大昕案。唐中葉以後。翰林學士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而內制尤重於外制。故有由翰林入相者。亦有徑由外制入相者也。但舍人亦不經授。往往爲翰林遷轉之階。則但以官卑官知制誥。行外制文字而已。吉甫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其時已與外制及入翰林爲學士與內制雖同中書舍人。仍在翰林爲學士之後。不當舉其官。但曰中書舍人。不當舉其相之職。例爲已功耳。今但言舍人。不言學士。似昧於當時官制矣。

卷三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大昕案。此大誥令。但載大中六年十一月。封棣王制。

卷四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大昕案：逆之爲反，逆之爲叛，皆古字，吳以爲錢解非也。

附錄

王氏揮麈錄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脩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忠仁、而謁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乃從其間指摘瑕疵，爲糾謬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作後序，以謂鋟賣官、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晁氏讀書志

唐書辨證二十卷，皇朝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仕至郡守，數新書初修之時，其失有八，類其舛謬二十門，凡四百餘事，縝不能屬文，多誤有訛詞，如新書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陷太子瑛，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異，公爲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奏之，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縝以爲時九齡已相，而太子竟以廢死，以爲新書似實而虛，按史之文，謂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卒以九齡爲相，太子終無患乎，初名糾謬，其後改云辨證，實一書也。

陳氏直齋書錄解題

唐書糾謬二十卷，朝請大夫知蜀州成都吳縝廷珍撰，其父師孟，顯於熙豐，序言修書之時，其失有八，而糾摘北齊誤爲二十門，侍讀劉宗愈、言於朝，紹聖元年上之，世傳縝父以不得和脩書，故爲此。

修唐書史臣表

嘉定　錢大昕撰

	提舉官	刊修官	編修官
慶曆四年　甲申 編書使賈相昌、遣職修唐書，令館職日供所未脫者二事，附於本傳。			
五年　乙酉 五月四日，始開局修唐書。	賈昌朝　五月以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充提舉官。		
		王堯臣　五月以翰林學士充。 宋　祁　五月以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充，十一月命再修以結遺樂記。 張方平　五月以翰林學士充，十一月命再修以結遺樂記。	
			曾公亮　五月以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充，以編數不入局。 趙師民　五月以宗正丞監天章閣侍講充，未到局。 何中立　五月以館中舊集賢校理充，除開封事，亦不入局。

六年丙戌		
昌朝		
楊察 五月以知制誥充。 趙槩 五月以□□充。等請守蘇州不入局。 余靖 五月以知制誥史館充。尋出知吉州。案劉余二人長編不載。據實明退朝錄。		
堯臣 正月除承旨兼翰林侍講學士充。 鄖 正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十一月復爲翰林學士。 方平 大夫權御史中丞。		
鎮 范鎮 五月以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充。 必 邵必 五月以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充。以目疾辭不到局。 敏求 宋敏求 五月以校讐郎充。九月復館閣校勘。案東都事略。則宋鄖范鎮在局一十七年。敏求十年。今據長編。敏求與鎮置命中間未除外任。似不止十年也。		
七年丁亥		
昌朝 三月罷相。判大名府。 丁度 六月以工部侍郎兼知政事。充提舉官。		
察 正月自右正言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堯臣 丁母憂。未詳年月。 鄖		
鎮 敏求 加直祕閣。案東都事略云。慶歷中。未詳年月。		
八年戊子		
度 四月罷政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提舉如故。		
察 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鄖 六月復以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權知翰林學士。六月出知許州。 方平 八月出知滁州。		
鎮 敏求		
皇祐元年己丑		
度		
鄖 六月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自同判修爲刊修官。遂編集第。		
鎮 敏求		

二年庚寅		
度		
鄖 九月以興堂思。轉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		
鎮 敏求		
三年辛卯		
度		
鄖 三月以集賢殿修撰出知亳州。留赴州修唐書。自後歷內外任。皆以自隨。		
鎮 敏求		
四年壬辰		
度		
鄖 以禮部侍郎。改知成德軍。		
敏求		
義叟		
卿		
五年癸巳		
度 正月卒		
鄖 正月。改知定州。		
鎮 除閤封府推官。未詳年月。		
敏求		
義叟		
卿		

敏求		
劉義叟 以試大理評事道州推官充。		
呂夏卿 以江淮財充。案二人未睹入局年月。		
鎮		
敏求		
義叟 除試祕書省校書郎。		
夏卿 除試祕書省校書郎充。右州軍事推官。制。		
鎮 加直祕閣		
敏求		
義叟		
夏卿		
鎮 除閤封府推官。未詳年月。		
敏求		
義叟		
夏卿		

二年丁酉	兗臣	修　鄜 右僕射大夫，知樞密院事，兼	義　敏　鎮　寒 夏　卿　時　臣 兗　夏　院　敏　起　起 臣　卿　事　求　居　居 以　舍　舍 人　人 知　知 制　制 誥　誥
三年戊戌	兗　臣 八月辛 告公弟十月，以觀察判官，宗元	修　鄜 樞知院事，觀文殿大學士，六月， 開國男，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義　敏　鎮 夏　卿　時 兗　夏　制 臣　卿　誥

四年己亥	公　亮	鄜 修　三月， 樞密使，依前刑部尚書，參知政事， 開國男，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義　敏　鎮 夏　卿　時 兗　夏　院 臣　卿　事
五年庚子 六月辛酉， 參知政事，十月戊寅，以太子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	公　亮 以母喪，罷知政事，服闋，復	鄜 兼侍中，樞密使，監修國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義　敏　鎮　第 夏　卿　時　一 兗　夏　制　宰 臣　卿　誥　相

至和元年甲午 七月，論列邊事，貶知鄧州，尋徙知青州，以太子少保致仕。	沆 卒，八月，以前官同平章	郾　鄜 開國男，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歐陽修 六月，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充	義　敏　鎮 夏　卿　時 兗　夏　院 臣　卿　事
二年乙未 十月，論國事，以太子少保，判汝州，以使相判河陽，改	沆 六月，贈兵部侍郎。	修　鄜 士，六月，以知制誥修起居注，判太常寺，七月，以	時　鎮 月，論國事，罷判汝州，未拜

治平元年丙申	沆 天十二月薨，贈尚 守，王曾 臣，以太子少保，致仕，薨，贈	鄜 修　三月辛未，判太常寺，閏三月， 判尚書都省，十月辛卯，知制誥， 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義　敏　鎮　第 夏　卿　時　一 兗　夏　院　宰 臣　卿　事　相
五年戊申 六月庚辰， 參知政事，十月戊戌，以太子少保，判	公　亮 以母喪，罷知政事，服闋，復	鄜 兼侍中，樞密使，監修國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義　敏　鎮 夏　卿　時 兗　夏　制 臣　卿　誥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熙豐時名公鉅卿。多求前史謬誤而參訂之。然未嘗示人。閒有傳者。不過一二事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原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妥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惟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州學教授長樂吳元美謹序。（大明嘉靖戊午紹興八年也。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年六月。詔大理寺鞫岳飛、張憲獄。九月甲申。以吳元美爲湖廣大臣。按名容州編管。案檜傳。鄂卒有潛光亭。陶隱堂。以亭址潛光。有心於斯乎。堂名陶隱。無考於本縣。故拾尤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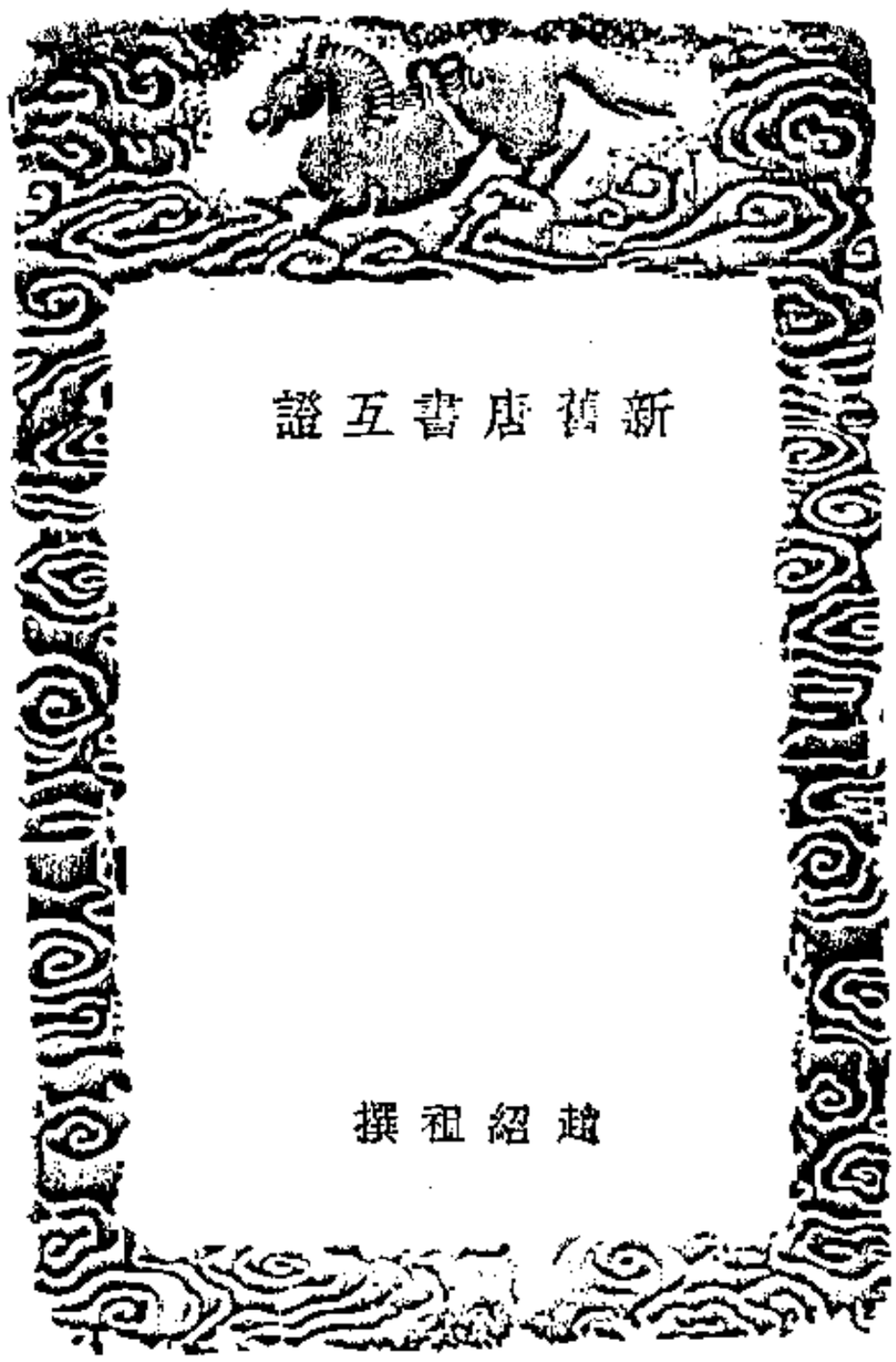
新唐書糾謬跋

吳廷珍初登第。上書歐陽公。求預史局。公以其輕佻。不許。及新史成。作此書。抵讐不遺餘力。然廷珍讀書既少。用功亦淺。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謂唐初未有麟州。不知關內之麟游、河南之鉅野、武德初皆嘗建爲麟州也。謂獨孤懷恩爲隋文獻后之弟。不知隋文獻后、與唐元貞后、皆獨孤信之女。而懷恩則信之孫。於后爲姪。非弟也。謂程昌胄名不同。不知爲史臣避諱。謂覃王字可疑。不知覃卽鄭字。避武宗諱而易之。謂衡王愔字誤。考文苑英華載封諸王制。正作衡字。其作衙者誤也。謂崔逢昭逐李可及事不足信。引曹確傳爲證。案可及之承詔。在懿宗朝。故曹確諫而不納。其失詔在僖宗朝。故逢昭奏而卽遂。前後本不同時。可及貶竄之日。確能相已久。又何疑於逢昭之奏乎。謂劉宏基等征薛舉戰沒。其地當在高墌。不在淺水原。考薛舉傳云。秦王壁高墌。策破可破。道將軍扈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與高墌、地本相近。太宗壁高墌。而敗敵於淺水原。事正相類。而吳妄糾之。是未達於地理也。謂崔琳一人。而紀書團練使傳書觀察使不同。攷唐時節度都團練都防禦例兼本道觀察使。節度團防主兵。觀察主民。各自有印。史家省文、於節度卽不稱觀察。於團防則但稱觀察。以節鎮爲重也。崔琳爲兵馬使所殺。史憑其擅殺長官。故特書團練而不書觀察。若秦匡謀之

仍職銜俱有缺。

敏求	轉工部員外郎。	注 轉祕書郎。
羲叟	加治支院檢討。未入銜本。	
夏卿	加直龍圖。約以書成推恩也。	
遘	四月卒。以書成恩。錄其子一人。	

或稱觀察。或稱經略。亦是以經略兼觀察。而吳皆譏之。是未達於官制也。歐本紀漏書馬元規死事。致元規雖與呂子臧同死。而元規以邊延慕斷。自取敗衂。故紀止書子臧一人。吳氏譏其闕漏。是未達於史例也。猶爲由嗤爲盜。古字也。而以爲誤用。竪作豎。唐人避太宗諱也。而以爲不經。是未達於小學也。新史舛謬固多。廷珍所糾。非無可采。但其沾沾自喜。祇欲快其胸臆。則非忠厚長者之道。歐公以輕佻屏之。宜矣。予得藏明人剔本。末卷脫三十行。妄以宅卷文闌入。知從郡編修晉藩所假宋槧本鈔足之。始成完書。吳氏所糾未嘗者。明亦疏通證明。附注各條之下。猶取處仲常非非圖語之例云。甲午三月。嘉定錢大昕書於海淀寓園。



新舊唐書互證卷目

卷一
高祖本紀並太宗本紀凡四十二事
卷二
高宗本紀並元宗本紀凡六十事
卷三
肅宗本紀並文宗本紀凡五十九事
卷四
武宗本紀並昭宗本紀凡四十六事
卷五
禮樂志並選舉志凡三十八事
卷六
百官志並藝文志凡四十一事
卷七
宰相表並宰相世系表凡七十九事
卷八
宰相世系表凡六十七事
卷九
后妃傳並太宗諸子傳凡六十八事
卷十
高宗諸子傳並公主傳凡五十九事
卷十一
李密傳並魏徵傳凡六十五事
卷十二
王珪傳並裴師德傳凡六十一事
卷十三
竇懷貞傳並蘇頲傳凡六十二事
卷十四
張說傳並烏承玭傳凡五十三事
卷十五
郭子儀傳並李淸傳凡四十五事
卷十六
劉晏傳並鄭絪傳凡六十三事
卷十七
杜悰傳並路巖傳凡六十四事
卷十八
王鐸傳並列女傳凡五十四事
卷十九
外戚傳並四夷叛附傳凡五十三事
卷二十
四夷沙陀傳並逆臣傳凡五十三事

新舊唐書互證卷一

涇縣趙紹祖撰

高祖本紀

新書。襲公生昞。襲封唐公。陷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舊書。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

案新書宗室世系表。亦作周。考舊書下云。高祖以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襲封唐公。是昞未入隋也。

當以舊紀爲是。又新紀下云。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不言復昞姓。陷字爲周字之譌必矣。

新書。左才相起齊郡。毀博山公。

舊竹汀新書考異曰。唐初。纂雄製據四十八人。或誅或降。皆見於本紀。惟才相後事失詳。亦疏也。

案左才相事。新舊書並見於李子通傳。亦未言其所終。

新書。周文舉據淮陽。號柳葉軍。

新書考異曰。案紀。武德四年十一月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其刺史王孝矩。叛附於黑闥。五年二月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敗徐圓朗於杞州。執周文舉。豈別有一文舉乎。抑已降而復叛乎。若文舉四年始叛。又不當預書於此也。

案已降而復叛者。紀備書其降與叛。如宋粲、李子通等是也。非於隋末起事者。紀皆特書其時日。如李軌、蕭銑等是也。此周文舉當與左才相皆不知其事之所終。而四年杞州人周文舉。必別一文舉也。

新書。武德元年六月甲戌。隋民部尚書蕭瑀爲內史令。舊書同。

案前乎此者。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後乎此者。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皆隋人隋官而不書隋。獨蕭瑀加一隋字。不知書法之意何在。（通鑑亦有隋字。）

新書。九月辛未。宇文化及殺楊王浩。二年六月。王世充殺趙王侗。

案安祿山史思明、逆賊也。而新紀皆之曰。安慶緒弒其父。思明。不書殺者。以歷指爲祿山子。朝義爲思明子也。楊王浩、趙王侗。雖不成爲帝。要爲化及、世充所奉之帝也。而書殺而不書弒。其義安居。

新書。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吳廷珍新書糾繆曰。案呂子臧傳。同時死者又有馬元規。而不得載名於紀。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錢竹汀曰。案子臧傳。稱宋偃新舊。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不進。子臧以兵獨進。及偃叛。元規襲臧。子臧孤戰曰。汝不見用。虛公死矣。元規以偃叛故敗。史家誤之。舊本紀不書。吳氏據之。）

新書。十二月。失戴李公逸。薛行之死。（見忠義李公逸傳。）貞觀十七年。失戴權萬紀、竇文振之死。（見本傳。）二年。失戴李公逸。薛行之死。（見忠義傳。）貞觀十七年。失戴權萬紀、竇文振之死。（見本傳。）二年。失戴李公逸。薛行之死。（見忠義傳。）貞觀十七年。失戴權萬紀、竇文振之死。（見本傳。）

十二月。失戴郭孝恪之死。（見孝恪本傳。）永徽元年十二月。失戴謝法興之死。（見南蠻傳。）興元規并力。元規不進。子臧以兵獨進。及偃叛。元規襲臧。子臧孤戰。（見南蠻傳。）興元規并力。元規不進。子臧以兵獨進。及偃叛。元規襲臧。子臧孤戰。（見南蠻傳。）興元規并力。元規不進。子臧以兵獨進。及偃叛。元規襲臧。子臧孤戰。

戴來濟之死。（見濟本傳。）萬歲通天元年。失戴許欽寂之死。（見許紹傳。）景龍二年十一月。失戴呂守素之死。（見郭山惲傳。）至德元戴十二月。失戴王海賓之死。（見王忠嗣傳。）天寶十四戴十二月。失戴荔非守瑜之死。（見逆臣史思明傳。）凡此皆忠義之當書死之者。竹汀先生豈能一一爲之說也。又況天寶九戴。張庭堅陀皆死之。（南諤傳。南諤書與張子烈都督。私之。多所承旬。由是怨怨反。逼庭堅陀。殺之。上元二年。）

案此自當爲新書之漏。錢氏所言。不足以文其過也。今考新紀所漏甚多。如是年九月。失戴劉感之死。

闕陷王巨皆死之。（巨本傳。陰子山反。逼蓬州。巨有本不知所出。即逼縣。爲子山所殺。）其與馬元規爲何如而皆貴之也哉。

新書。十一月癸丑。行軍總管趙慈景攻浦州。陷刺史梁君漢。拒戰。執慈景。

案長廣公主傳。慈景討梁君漢戰死。贈泰州刺史。舊曰。忠。假不當值書執也。今考新紀書執之例甚不一。如武德二年十一月。竇建德陷黎州。執淮安王神通總管李世勣。四年四月。王世充陷伊州。執總管張善相。四年十月。劉黑闥陷瀛州。執刺史盧士叡。皆死義之士。而值書執。（顏杲卿、程千里、蔣可以類推。）書法已爲不倫。乃至天寶十四戴十二月。安祿山陷陳留郡。執太守郭納。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以降賊之叛臣。而亦與死義之士。一例並書。豈不能測其命意之所在。豈非舛說。

新書十二月辛巳鄭元璹及宋鎫戰於滑州敗之。

新書糾謬曰案鄭元璹及鎫傳皆無此一戰（錢竹汀曰：是歲二月、元璹以太常卿持節出商洛、與楊陽、及此戰、本傳皆失書。）

案新紀本作二月己卯太常卿鄭元璹定樊鄧、鍾氏所引乃通鑑節取創業起居注之文。

新書二年九月丁丑杜伏威降。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杜伏威傳並云秦王圍王世充、遣使招撫伏威乃就款、則是三年也。未知孰是。

新書十月己亥羅藝降。舊書冬十月己亥封幽州總管羅藝爲燕郡王、賜姓李氏。（通鑑、羅藝降在元年十二月。）

案新舊二書杜伏威傳並云秦王圍王世充、遣使招撫、羅藝降在元年十二月。舊書云三年、新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實錄。

澈公通鑑考異曰創業注藝以武德元年二月降、舊書云三年十月所書、是藝此時已爲幽州總管、其降必不在二年而在元年也。創業起居注云二月、（義寧二年之二月也、時高祖未卽位。）涿郡太守羅藝送款、溫大雅當時人、必得其實、其封幽州總管、當在高祖卽位改元之後、爲十二月耳。

新書十二月丙申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於下邽、敗績。舊書永安王孝基、工部尙書獨孤懷恩、總管于筠爲劉武周將宋金剛掩襲、並沒焉。

通鑑考異曰高祖實錄云戰於下邽縣、案下邽乃在關中、去夏縣殊遠、實錄誤也。

新舊糾謬曰案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太宗紀考之、孝基奉詔討呂崇茂、攻夏縣、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大敗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孝基無緣在下邽與武周戰、況武周自入寇、止到晉絳浦澮之境、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於下邽、蓋誤也、乃夏縣耳、其孝基四將戰敗被執、不書、亦闕文也。

案通鑑考異、則新書因實錄而誤也。舊紀所書、漏唐儉、劉世讓、而糾謬所舉、亦漏于筠。

新書三年二月丁酉京師西南地有聲、舊書京師西南地有聲如山崩。

案新舊二書五行志俱不載。

新書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爲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荊王、元茂越王。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荊滕四王同封、今紀書元茂封越王、而傳乃是滕王、已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實紀誤也。當書云元慬滕王、爲是。

新書七月丙寅竇建德伏誅。

案新紀武德元年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執之。癸亥俘薛仁杲以獻。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安修仁執李軌以降。四年十月乙巳趙郡王孝恭敗蕭銑於荊州、執之。皆不書伏誅。是年五月壬戌、（舊作己未、通鑑從舊書、已書秦王世民敗竇建德於虎牢、執之、而又書伏誅。未知書法所以不一之意。）

新書九月甲子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杜伏威傳云使王雄誕擊子通於杭州、擒以獻、又案王雄誕傳云伏威使擊李子通、還師攻華、伏兵據洞口、華不得入、遂面縛降、以秦王世民敗薛仁杲、趙郡王孝恭敗蕭銑之例推之、當書云東面道行臺吳王伏威敗李子通於杭州、執之、敗汪華於新安、執之、以降、又以二傳考之、子通之降亦當在華前。未知孰是。

新書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丙申子通謀反伏誅。

通鑑考異曰實錄是月癸巳會稽賊帥李子通伏誅、案子通因杜伏威入朝始謀叛、於時未也。舊紀、是月子通以其地來降、新紀丙申謀反、亦不爲伏威未入朝也。

案杜伏威五年七月入朝、事見伏威子通本傳、新紀與傳自相矛盾。

新書十二月庚午陷魏州、辛未陷業州。

通鑑考異曰實錄作莘州、新書作業州、案地理志無業州、必莘州也。十道志開皇十六年於莘縣置莘州、舊志武德五年置。

案舊書地理志魏州下云隋改名武陽郡、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復爲魏州、又割莘臨黃武陽三縣置莘州、是魏州莘州皆武德四年置也、今紀上云陷魏州、則爲莘州無疑、惟舊志於莘下又云武德五年置、而涅公亦引之、若果於五年置、則此四年十二月不得有莘州也。（新志、莘下亦云、武德五年改莘州、避諱。）

新書五年正月乙酉劉黑闥陷相州、刺史房兗死之。丙申相州人殺其刺史獨孤徹、以其州叛附於黑闥。通鑑考異曰實錄、滑州人殺刺史獨孤徹以城應黑闥、案地里志無滑州、新書作相州、尤誤也。

黃綰庭曰考劉黑闥傳、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實錄滑字或是棣字之誤。（胡庭名謂、恒寧人。）

案綴庭考此甚精、今案新黑闥傳五年、陷相州、秦王率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新紀失書、秦王下相州、竊疑下相州後、復置刺史、而棣州人又殺之以叛、故云復殺刺史、通鑑以地里志無滑州、遂刪棄此事、致獨孤徹之名不見於書、亦過矣。蓋殺刺史者棣州人、而所殺則相州復置之刺史獨孤徹也。新紀特未分明其辭耳。

新書三月戊戌譙州刺史李義滿殺齊州都督王薄。

案此事新舊傳皆無所見、考通鑑盛彥師、王薄攻須昌、徵軍糧於李義滿、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未至、義滿憂憤死獄中、薄遂過譚州、戊戌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薄殺之、彥師亦坐死、通鑑所據、蓋實錄也、與新紀所書大異、未知孰是。（通鑑所載彥師事、與新舊書傳互異、別見徐圓朗傳下。）

新書四月壬申代州總管李大恩及突厥戰死之。舊書代州總管定襄郡王大恩爲虜所敗、戰死。

案舊書武德四年正月、竇建德行臺尙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鎭來降、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新紀刪之、而突厥傳亦祇云定襄王李大恩、竟令觀者不能知其爲胡姓、亦疏也。

新書七月丙申突厥殺劉武周於白道。舊書在三年七月丙申。

案新書武周傳云。起兵六年而滅。武周於大業十三年據汾陽宮反。則似其死當在五年。然武周自三年四月亡入突厥。不復見於紀傳。豈能數載安寢者。又三年十一月。梁師都說突厥云。今武周既滅。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是武周果於三年七月死矣。當從舊書。

新書六年二月丙寅。行軍總管李世勣敗徐圓朗。執之。舊書七年五月。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

沈炳震曰。兩書圓朗傳皆云。平黑闥。進師兗州。圓朗窮蹙夜遁。爲野人所殺。是在六年二月矣。惟兩傳皆言爲野人所殺。而新紀言執之亦誤。

新書三月。苗海潮、梅知巖、左難當降。

案上文言左難當據渭。苗海潮據永嘉。梅知巖據宣城。今考新地理志渭下。武德三年以縣置南徐州。宣城下。武德三年析置懷安縣。寧國下。武德三年。析宣城置。永嘉下。武德五年。因縣置東嘉州。并析置永寧安固橫陽樂成四縣。若三人以六年三月始降唐。何得於三年五年置州析縣。然則梅知巖、左難當必於三年降。苗海潮必於五年降也。又案地理志池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析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考元和郡縣志。永泰二年。李勉因總管左難當所奏。復名置池州。是左難當於四年已爲宣州總管。而梅知巖已調魏郡矣。新紀之誤可知。

新書四月壬申。封子元琦爲蜀王。元慶漢王。八年十一月辛丑。徙封元琦爲吳王。元慶陳王。舊書八年改封蜀王元軌爲吳王。其名止是元軌。疑新書誤也。又案元軌傳。

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而紀未嘗有所謂幽王者。疑漏幽王鳳一名。

新書六年四月丁卯。南州刺史龐孝泰反。陷南越州。（監本此處作李泰。而前卷及列傳元年二年仍作孝泰。）

案南越傳。馬武猿武德六年反者。乃寧道明。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殿據南越州反。攻姜州。寧純以兵援之。八年。長垣陷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泰擊擒等。走之。則孝泰未嘗反也。且紀書其反。未書其降。而龍朔元年。書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爲沃沮道行軍總管。二年。書龐孝泰及高麗戰於蛇水。死之。則此疑是紀誤。紀云泰傳云卷會要亦作泰。當爲是。

太宗本紀

新書薛舉寇涇川。太宗爲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爲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於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杲率其衆求戰云云。舊書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爲元帥以擊

仁杲。相持於折墌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

新書糾謬曰。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川。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己丑。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討仁杲。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十一執之。然則降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川。八月辛巳卒。非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劉文靜敗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乃云八月疾間。復屯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前後。無有此相持六十餘日之處。

案舊書相持六十餘日者。舉死後。太宗與仁杲相持也。文意本甚明。而新書移六十餘日之語於舉死之前。遂爲吳氏所糾。又案新書云。復屯於高墌城。考八總管之敗。高墌已爲薛舉所拔。通鑑作秦王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拒之。是秦王兵至高墌。非屯其城也。高墌折墌。地俱相近。（地理志。高墌城在涇州。平。折墌城在涇州保定。）而仁杲時居折墌。則作相持於折墌。語亦無弊也。惟舉死在八月。而舊紀作九月。亦誤。

新書。黑闥既降。已而復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敺其弱小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爲不可。遂已。

通鑑考異曰。太宗實錄。謂高祖欲空山東以太宗之言而寢。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歸美太宗。而誣高祖也甚矣。今采新書。

案溫公之言是矣。然新書此段。正取實錄之意。而云今采新書。何也。又考黑闥落水之敗。奔於突厥。復引突厥入寇山東。無既降之事。

新書。十一月（武德九年之十一月也。時太宗已即位。未改元。）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謬東郡公。又案舊書道彥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勳疏降爵爲郡公。是也。今紀乃云縣公。蓋承舊史本紀之誤。

新書。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不載。

新書。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舊書。正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

新書糾謬曰。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五行志。北院火。亦脫閏字。（錢竹汀曰。以屬推之。當是閏正月。）

案舊書天文志。亦作閏正月。而本紀失書日食事。但書武德殿北院火。亦脫閏字。下七月甲子朔日食。書於本紀矣。而天文志又脫之。考舊書天文五行二志。本多脫略。不可勝舉。此但以新書故及之。

新書。二月甲辰。李靖及突厥戰於陰山。破之。舊書。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二月甲辰。李靖又破突厥於陰山。

案新舊二書李靖傳。並是兩戰。且其中大有節次。不應獨於本紀書後戰。當從舊書。據錢竹汀所推。乙

亥亦當是閏正月之九日。考新紀上文。三年十二月癸未。杜如晦龍。閏月癸丑。爲死兵者立浮屠祠。是新紀以閏在三年十二月也。（舊紀俱書十二月癸丑。亦不書閏。）不知何以與天文志互異。恐當時本是閏三年十二月癸丑在三年十二月。丁卯朔。自是正月。非閏正月也。）或爲天文志之誤。余不能推算。但據本書言之。疑僧氏所推亦未密耳。

新書六年正月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敗之。

新書糾謬曰。案子和傳不載此一事。通鑑有此事。

新書十二月辛未。盧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悉原之。

新書刑法志云。三百九十人。二當爲三。命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今六年。盧囚。而京師死罪已三百九十人。以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愚謂此乃京師繫囚之數。非皆死罪也。況死罪法之極者。其間必有五覆極盡。今盡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爲也。而史臣以死罪書之者。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仁心感人之至云爾。白居易詩。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修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乃稱修史之職也。

案吳氏似未見歐公縱囚一論。故其言如此。而意短語繁。今略節其要。且吳氏但當疑太宗不應縱囚。不當疑囚非死罪。若果爲輕繫。何難立決而釋之。而詔以明年秋末就刑哉。又謂四年天下死罪止二十九人者。非史臣歸美而少其數。而此三百九十人。則爲當時所縱之實數乎。

新書。七年二月丁卯。雨土。舊書失書月。

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乃三月丁卯雨土。

案本紀。是年正月有戊子。三月有戊子。則二月丁卯不誤。五行志誤也。

新書。十二年正月乙未。巂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舊書。正月壬寅。松茂二州地震。

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則云。壬寅。松茂二州地震。未知孰是。

案新五行志與舊紀同也。今考舊五行志。正月二十二日。松茂二州地震。新舊二紀並云。閏二月庚辰朔。以是推之。正月二十二日正是壬寅。當從舊紀與五行志。

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案新舊二書道彥傳。不載此事。亦不載其曾爲交州都督。通鑑有此事。

新書。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舊書。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薨。

新書糾謬曰。案新書本紀例。惟宰相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能爲太子太師。故十七年正月薨。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能。至十七年正月書薨。此一事進退皆無所據。依二書必有一誤。（錢竹汀曰。案魏徵傳。但稱拜太子太師。不云薨。恐是衰誤。）

案舊紀十六年九月丁巳。特進鄭國公魏徵爲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新紀帝相多不書。故紀內不書。刪去知門下省事如故語。遂以爲徵薨紀與表俱誤。而表之誤尤甚也。（新紀徵爲太子太師。未爲大失。然考十年六月。紀書魏徵罷爲特進。知門下省事。參議朝政。國典。委特等。見其非罷宰相。則此亦宜承前書之。猶不致有誤。）

新書。十八年十一月甲午。李世勣、馬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舊書。庚子。（舊從新書作甲午。）命太子詹事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副之。（錢竹汀曰。宰相表作十一月甲子誤。）

新書糾謬曰。案馬周傳。亦不載此事。今考書紀十九年二月乙卯。詔皇太子圖定州盧國。申國公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新紀但書皇太子監國於定州。而不書五人。然宰相表仍書之。（表又有許敬宗。說互見表下。）似馬周未嘗爲遼東道總管。恐爲道宗之誤。

新書。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新書糾謬曰。案宰相表高麗傳皆同。而李勣本傳不載。

新書。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邱道大總管。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於泊灼城。敗之。

新書糾謬曰。案高麗及萬徹傳皆云右武衛。獨紀爲左武衛。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作泊汋城。地理志三十三卷下。末載賈耽考。邊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登州西北路一節云。泊汋城。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汋口。似泊汋是也。（案舊書高麗傳作泊汋。高麗傳作泊灼。右異左。泊灼與灼。皆字誤。不足深辨。亦不可勝辨。）

新書。九月壬寅。眉印雅三州獠反。茂州都督張士貴討之。舊書。十一月戊戌。右衛將軍梁建方討平之。

案通鑑作九月壬寅。並道二人。新書南蠻傳。亦言並道二人。二書各舉其一耳。又新書張士貴傳。俱不載此事。

新書。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舊書。年五十二。

新書糾謬曰。案冀世南傳。太宗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起兵。是歲丁亞。而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突厥圍煬帝雁門。詔募兵應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是歲乙亥。而年十六。以二者推較。則庚申生無疑。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五十年。而本紀以爲五十三。誤也。（錢竹汀曰。案唐會要。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九年八月。即位。年二十七。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年五十二。）

案舊書太宗紀云。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竹汀先生何須引會要也。且會要祇

583

云武德九年六月七日册爲皇太子八月九日卽位纔年二十七之文計太宗是時年二十九矣

新舊唐書互證卷二

涇縣趙紹祖撰

高宗本紀

新書九月己卯（貞觀二十三年九月也時高宗已卽位未改元）李勣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舊書八月通鑑從新書作九月）英國公勣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舊書考異曰案唐初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尚書令與左右僕射皆二品侍中中書令皆三品論班序當由侍中轉中書令乃遷僕射今勣以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是以上繫下也然自後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者遂不復與聞政事則宰相惟兩省長官任之而兩省不得與（尚書書謂之兩省）開元中皆改左右僕射爲左丞相蓋有相之名無相之實也

案武德時太宗皆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其以他官爲宰相者必云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同掌機務平章事平章軍國重事參議朝章國典之類其名不一也同中書門下三品者中書令侍中皆三品而爲眞宰相故必以他官冠之而後得爲宰相（舊參預朝政之類大曆時升中書令侍中爲二品其後遂無兩三品之名）貞觀十七年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士廉時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詹事三品開府儀同三司雖一品然爲散官皆非宰相之職故必同中書門下三品而爲宰相今僕射二品本爲眞宰相而乃下同三品名實舛矣然上元二年八月庚子仁軌爲尚書左僕射至德爲右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尚非一定之例非自勣後而僕射不帶同三品卽不爲眞宰相也（唐會要云景龍二年十月中書令侍中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僕射不兼宰相然準本紀及宋石傳宋石以八月爲侍中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者但爲尚書省而已此言恐得之新百官志序云自高宗已後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侍中中書令雖品高者亦然此亦誤也）

新書永徽五年六月丙寅河北大水（舊書閏五月丁丑夜大雨水漲暴溢漂溺縣遊縣居人及當番衛士死者三千餘人）至六月丙寅河北諸州大水

案新舊二書薛仁貴傳並云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仁貴登門大呼以震宮內高宗得免卽舊紀所載閏五月丁丑夜大雨事也非常災異史官不書但書六月河北大水亦不知輕重等差矣宜從舊書

新書六年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舊書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案新舊武后本紀俱云進爲宸妃而通鑑考異曰案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武氏然則未嘗爲宸妃也

新書龍朔元年二月乙未改元（舊書三月丙申朔改元通鑑作二月乙未據改元）

案此雖無可考證然恐當從舊書

新書五月甲午晦日有食之（舊書甲子晦）

案是年二月乙未晦三月丙申朔以是推之五月不得爲甲午晦又新紀下文壻六月辛巳若五月甲午晦則六月不得有辛巳也舊書書日多譌誤而此處作五月甲子晦獨爲是又案新天文志亦作甲子晦

新書二年十一月辛未貶許圉師爲虔州刺史（舊書辛未左相許圉師下獄三年二月前左相許圉師左遷虔州刺史通鑑作三年三月據舊紀三年上已書二月此處不應復書二月舊爲三月）

通鑑考異曰據實錄辛未免官久之貶虔州刺史新本紀誤

新書總章元年二月戊寅（舊九成宮三月庚寅大赦改元舊書二月丙寅下詔大赦改元爲總章元年二月戊寅幸九成宮）

案舊紀前云二月下二月二字當爲衍文否則爲三月之譌而改元在幸九成宮前新紀在如九成宮後也通鑑作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戊寅上幸九成宮然三月有庚寅則不得有戊寅通鑑之誤必矣

新書咸亨二年正月乙巳（舊東都皇太子監國三年十月己未皇太子監國十一月甲辰至自東都舊書同）

通鑑考異曰舊紀新紀唐曆統紀皆連載言皇太子監國案實錄此月無監國事惟明年十月有之今從之

案二年正月如東都令皇太子監國至三年十月則已將還豈至是時而始令監國溫公雖言據實錄不可從或者三年十月一事爲衍文也

新書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元劉審禮及吐蕃戰於青海敗績審禮死之舊書審禮被俘

案新舊二書審禮傳並云被執詔其子勗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非死於戰也舊紀爲是

新書調露元年十月突厥温傅奉職二部寇邊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伐之舊書遣單于大都護長史蕭嗣業將軍花大智（新書突厥傳作兜大智通鑑同舊紀作花）李景嘉等討之與突厥戰爲賊所敗

案新舊二書突厥傳並云戰敗新紀漏也

新書永淳元年十月丙寅黃門侍郎劉齊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作劉景先（宰相表通鑑皆作景先）

案世系表齊賢更名景先舊書齊賢傳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則此時改名久矣宜從舊書

新書宏道元年（即永淳二年也時永淳改元）八月乙丑皇太子朝於東都皇太孫留守京師舊書令唐昌郡王重福爲京留守劉仁軌副之

案通鑑同舊紀未知孰是又案新舊二書劉仁軌傳並云太孫重照留守疑新紀爲是

新書高宗孝敬皇帝弘傳云太子監國政事多決於天后天后以弘仁厚得衆意忌之及疾使人鴆殺之舊書高宗紀贊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晉靈

案高宗誠收唐事然當廢立之際舍高宗亦別無宜立者而歐公以此責太宗未免以成敗論且不知意欲誰屬也

武后本紀

新書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陰欲廢之而謀洩不果

案高宗之崩也年五十六歲在癸未其與上官儀謀廢武后歲在甲子舊紀高宗以貞觀二年六月生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

新書光宅元年十月丁酉貶劉齊賢爲辰州刺史

案宰相表亦作辰州考新舊二書齊賢傳並云貶普州刺史未知孰是（通鑑作普州）

新書垂拱元年五月丙午裴居道爲納言舊書秋官尚書裴居道爲內史納言

舊書蘇良嗣爲納言

案宰相表與舊紀同是新紀裴居道爲納言納言上大有闕文也（納言舊爲內史之誤·說古本周一行·故無王德眞·蘇良嗣二事·）

新書五月封皇子成器爲恆王三年閏正月封皇子隆基爲楚王隆範衛王隆業趙王在三年正月

案新書睿宗諸子傳云成器垂拱三年始王恆與衛趙二王同封與舊紀同

新書二年五月丙午裴居道爲內史

案上文四月庚辰岑長倩爲內史不應居道復爲內史宰相表作納言然下文三年四月壬戌裴居道爲納言又不應重書也此三年中新紀所書居道官必皆有誤又考舊紀是年不書居道官然四月書岑長倩爲內史三年四月書居道爲納言（通鑑同舊紀是居道此時與長倩並爲內史也居道垂拱元年已爲內史不必復書）

新書三年八月交趾人李嗣仙殺安南都護劉延祚據交州桂州司馬曹元靜敗之

案新舊二書嗣元常傳並云元常爲廣州都督斬其首惡而還與新紀異（通鑑同新紀·考異云·從實錄·）

新書四年十二月乙酉殺霍王元軌舊書元軌配流黔州（通鑑同舊紀·）

案新舊霍王元軌傳云徙黔州巢與舊紀同

新書永昌元年八月辛丑殺陝州刺史郭正一（新傳同·）

通鑑考異曰舊書正一傳云流嶺南

新書天授元年五月己亥（時元年改初）殺梁郡公孝逸

通鑑考異曰孝逸初封梁郡公以平敬業改封吳國公垂拱三年誅死除名當削爵矣新傳云流儋州蔣紀傳自相違

案舊書李孝逸傳亦云配流儋州尋卒

新書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

通鑑考異曰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昂建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右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幃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詩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後而唐曆統紀新本紀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

案温公所考是矣然尚有疑者陳子昂集有觀荊玉篇其序云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月軍幕次於張掖河丙戌是垂拱二年疑知之與子昂從征非武攸宜討契丹時也雖別傳與旌德碑皆唐人所作不應有誤今二者不可得見竊疑因子昂曾參攸宜軍幕又曾與知之共事而乘合傳會之孟棨本事詩載知之事云時歲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歲初九月始改元天授與新紀合

新書八月甲子殺流人張楚金戊辰殺流人元萬頃

通鑑考異曰舊書楚金萬頃傳皆云流嶺南

案新舊楚金傳云流死嶺表萬頃傳云坐誅亦參差不同而郭正一傳則云與元萬頃張楚金皆爲周

興所誣搆殺之。

新書十月丁卯殺流人韋方質。

通鑑考異曰舊傳云配流儋州道卒今從新紀。

案新傳亦云流死儋州白相遠何温公之從之也。

新書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鸞府果毅薛大信。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未知孰是。錢竹汀曰案后妃傳作白鸞府地理志澤州有白鸞府書白誤。

新書五月乙未殺冬官尚書蘇幹。

新書糾謬曰案幹傳云來俊臣案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獄發愧卒未知孰是。

案舊傳亦云發憤卒當是紀誤。

舊書長壽三年四月夏官尚書王孝傑同鳳閣鸞臺三品。

案新紀不書而宰相表有之紀漏也。

新書萬歲通天元年三月壬寅王孝傑、王孝傑、王孝傑、

案通鑑日同舊書名及地同新書又敘新舊二書奚傳佺、（舊傳作偕、通鑑作倫、）以悌並爲奚所擒送于突厥默啜事之新紀漏而舊紀未明也

新書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爲皇帝以賜小事自稱爲太上皇以鞫大事甲辰大赦改元舊書略同

案先天既爲元宗卽位以後所改之元則自此以後事自可入元宗本紀且改元之意出於睿宗固無不臨年改元之嫌不必至二年七月以後始屬之元宗也余家藏元宗封太山銘云朕宅位十四載開元十三年東封而云十四載知幷先天元年數之

新書丁未立皇太子妃王氏爲皇后舊書立皇帝子妃王氏爲皇后

案二紀所書皆不稔當云立皇帝妃王氏爲皇后此亦緣不以元年八月以後事屬元宗故語弊如此

元宗本紀

新書先天元年十月庚子享於太廟大赦開元元年正月辛巳（卽先天二年也時未改元）皇后親謁

案先天事既屬之睿宗紀此二事亦當入之不宜書於此使紀年不明

新書十月癸卯講武於驪山給事中唐紹伏誅

案唐紹舊書伏誅太過當書殺

新書二年七月庚子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舊書減死除名爲庶人

案宰相表七月訥除名當如舊紀書之

新書四年六月大武軍子將郝靈荃殺突厥默啜舊書默啜爲九姓拔曳固所殺斬其首送于京師

案新舊舊書突厥傳並同舊紀靈荃奉使拔曳固以其首歸之而借詔以殺也靈荃本無大功亦非宋璟抑之新紀詐法未明（靈荃傳作鍾荃通鑑作鍾奎）

新書六年十一月突厥執單于副都護張知運

案新舊二書突厥傳其事並在開元四年新紀誤也（通鑑在四年）

新書七年十月作義宗廟于東都舊書六年正月韋湊上疏請遷孝敬神主別立義宗廟七年十月於東都來庭縣廢置義宗廟

案新睿宗紀景雲元年十月癸卯出義宗於太廟舊紀十月甲申詔孝敬皇帝神主先祔太廟有違古義於東都別立義宗廟（舊書禮儀志・中宗祔廟・從姚元之・宋璟議・迎義宗廟於東都從姜皎里）至此益十年矣又敘新元宗紀四年十一月癸卯（通鑑作癸丑）則堅之死亦不在七月也且韋堅已流臨封當書云殺流人韋堅亦不當書其官通鑑書二人之死在六載正月不知何據

新書十一載二月庚午突厥部落阿布思寇邊舊書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安祿山同討契丹布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漠北

案當從舊書叛

新書六月御史大夫兼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敗吐蕃於瀘南克故洪城（通鑑作故陷州三城）

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謚孝敬爲廟稱從之然則韋湊之疏益云孝敬不得稱義宗而新舊二紀乃誤書之新紀漏而舊紀未明也舊禮儀志載其事於開元四年此則當從舊紀作六年正月（唐會要・載此疏在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當是景雲元年

詔別立義宗廟於東都至開元六年始成乃額爲孝敬廟不稱義宗廟若孝敬神主則已於景雲元年十月遷入夾室安置非至此始遷也（唐會要・載姚元之・宋璟議在景雲元年十二月）

新書十一年二月貶張嘉貞爲幽州刺史舊書作幽州

案宰相表作幽州通鑑同舊紀作幽州未知孰是開元十三年改幽州爲范陽州梁州爲褒州以避文相類牒相近者亦杜疑之一端也

新書十二年十一月庚辰溪州首領覃行璋反遣鎮軍大將軍張內侍招思討平之（通鑑在是年七月）

案新書思勗傳亦但云執行璋通鑑云赦行璋以爲洵水府別駕

新書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左領軍衞將軍蓋福愼伐之舊書作蓋福順

案通鑑作葛福順胡三省注以爲去年黨王毛仲貶今復敍用恐非是當是別一人

新書二十八年三月壬子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安戎城舊書作權判益州長史

案新舊二書吐蕃傳並云兼瓊代張宿節度或是以司馬權節度事

新書天寶元年正月辛未大赦改元舊書作丁未朔

案新紀上文十二月有癸未下文本月有甲寅則不得爲辛未朔舊書是也

新書天寶四載九月皇甫惟明及吐蕃戰於石堡城副將褚諷死之舊書作褚直廉

案新吐蕃傳又作諸葛諷通鑑同新紀胡三省音注曰諷直廉翻豈舊紀以反語而誤爲名與

新書五載七月殺括蒼郡太守韋堅播川郡太守皇甫惟明舊書正月利部尚書韋堅貶括蒼太守端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貶播川太守韓朝宗決死於貶中

案舊紀云韓朝宗決死或是要其終而言之下文又云七月韋堅爲李林甫所搆配流臨封郡賜死知堅之死不在正月也又案舊韋堅傳正月貶縉雲太守七月流臨封郡十月（通鑑作縉雲太守）則堅之死亦不在七月也且韋堅已流臨封當書云殺流人韋堅亦不當書其官通鑑書二人之死在六載正月不知何據

新書十一載二月庚午突厥部落阿布思寇邊舊書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與安祿山同討契丹布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漠北

案當從舊書叛

新書六月御史大夫兼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敗吐蕃於瀘南克故洪城（通鑑作故陷州三城）

通鑑考異曰。按國忠時在長安。鎧劍南破吐蕃。以國忠預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隴州從實錄。

案舊紀不載此事。新吐蕃傳云。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瀘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然則此僞事耳。紀不當書也。

新書。十二載九月。爲避祿山諱。改程千里俘阿布思以獻。舊書。三月。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獻於樓下。斬之於朱雀街。（舊程千里傳。擒布思在十二載十一月。獻俘在十三載三月。通鑑擒布思月同新紀。獻俘月同舊紀。）

案新舊程千里傳並云斬之。新紀不書伏誅。何也。

新書。十三載六月。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蠻戰於西洱河。死之。舊書。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爲閣羅鳳所擒。

案舊紀不言死。新舊南詔傳。皆言敗不言死。

新書。十四載十二月癸卯。封常清高仙芝伏誅。

案封常清、高仙芝議退守潼關。自是一時善策。舊書伏誅未免太過。且常清創宦。白衣隸軍。而仙芝當舊官。

新書。十五載六月丁酉。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殺楊國忠。

案舊書云。楊國忠伏誅。如以爲不予陳元禮之專殺。則肅宗楚客殺。而歸其過於中宗。何也。又案宰相表云。國忠死。實法亦未允。

新舊唐書互證卷二

肅宗本紀

新書。十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舊書同。

舊書考異曰。元宗紀在開元十三年正月。

新書。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舊書。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等。遊判官李涵奏陵迎上。時河西行軍司馬裴冕新授御史大夫。赴闕。遇上於平涼。

新書糾謬曰。案裴冕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元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卽位。又杜鴻漸傳。安思順裴冕朔方判官。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脅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旣至靈武。鴻漸卽與冕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

涇縣趙紹祖撰

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考此數傳。鴻漸止爲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爲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陸運使。裴冕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天下兵馬副元帥。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崔簡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杜鴻漸傳云六請。此勑進之數不同也。

案舊書鴻漸傳云。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是新傳未詳。而紀自不誤。裴冕爲御史中丞。諸傳皆同。而舊紀云御史大夫。亦誤。（舊紀亦云凡六上表。鴻漸傳亦作六上表。）

新書至德二載正月。河西兵馬使孟庭倫殺其節度使周泌。以武威郡反。舊書。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門物等反。

案通鑑作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而新紀下文二月又云孟庭倫伏誅。似非一人。誤也。未知孰是。

新書二月甲辰。郭子儀及安慶緒戰於永豐倉。敗之。

案新舊子儀傳。並同本紀。今考僕固懷恩傳。則並云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以渡。疑得其實。

新書十一月丙子。張鎬率四鎮陝西節度使來瑱。

案方鎮表。至德元載。置東畿觀察使。乾元元年。始爲陝虢華節度。上元元年。始改爲陝西節度。此時無陝西節度也。又考新舊書來瑱傳。是時爲淮南西道節度。其拜陝虢節度。在乾元二年。

新書乾元元年七月。黨項羌寇邊。九月丙子。招討黨項使王仲昇敗拓拔戎德。

案新舊黨項傳。俱不載此事。若因其寇邊而戰而斬之。則不當書敗也。

新書上元元年十一月甲午。揚州長史劉展反。陷潤州。丙申。陷昇州。壬子。李峘、淮南節度使鄧景山及劉展戰於淮上。敗績。舊書。宋州刺史劉展赴鎮揚州。揚州長史鄧景山以兵拒之。爲展所敗。展進陷揚昇潤等州。

案王子是丙申後十六日。不應展陷昇州如許之久。而李峘、鄧景山始與之戰也。通鑑考異雖云從新紀。而彼戰自在陷潤昇前。但不能確指其日耳。考展當是先入揚州。而後與峘、景山戰。始陷潤昇等州也。舊紀云。進陷揚潤昇。亦非是。又考此事。朝廷自失處置。其實展反。當在戰後陷潤州前。若戰則峘、景山與展之罪均。不當先書展反也。

新書。是歲西原蠻寇邊。桂州經略使邢濟敗之。

案西原蠻傳。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則紀當書。

新書。寶應元年建卯月乙丑。（時正稱元年。未改寶應。）河中軍亂。殺李國貞及其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又案國貞傳。以戶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庭與平陳鄭節度使。

荔非元禮傳。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事。則國貞當書官。而元禮非河中節度也。新紀云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爲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陸運使。裴冕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天下兵馬副元帥。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崔簡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杜鴻漸傳云六請。此勑進之數不同也。

案舊書鴻漸傳云。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是新傳未詳。而紀自不誤。裴冕爲御史中丞。諸傳皆同。而舊紀云御史大夫。亦誤。（舊紀亦云凡六上表。鴻漸傳亦作六上表。）

新書至德二載正月。河西兵馬使孟庭倫殺其節度使周泌。以武威郡反。舊書。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門物等反。

案通鑑作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而新紀下文二月又云孟庭倫伏誅。似非一人。不知是一人否。又案此上當書來瑱與裴冕戰事。（監本紀脫作裴。）

新書。廣德元年正月壬寅。（即寶應二年也。未改元。）山陵使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有罪伏誅。

案來瑱誠有罪。而裴冕攝之。裴當殺而瑱當伏誅。已爲不均。且瑱以去年入朝。加平章事。爲使相矣。而今以元振之譖。罪而殺之。此亦如盧杞之譖崔寧而殺之也。新紀不當書。（寧時名盱。）而其死也亦當殺。（建中四年十月。赦尚書右僕射崔寧。）何獨苛於來瑱。而釐其前罪以貸之也。

新書八月。僕固懷恩反。

案懷恩此時爲駱奉仙、辛雲京所搆耳。宋當反也。當書其反於明年正月。

新書。十一月壬寅。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使張休。

新書考異曰。唐有兩呂太一。其一見魏知古、張嘉貞傳。所謂令公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其一見韋倫傳。官者呂太一。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即此市舶使者。

案舊書李勉傳云。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此又一呂太一也。

新書。二年七月己酉。李光弼薨。

案新紀之例。惟宰相終於位者。得於本紀書薨。今李光弼卒於徐州。不在位而薨。豈以其爲太尉耶。而光弼乾元元年八月爲侍中。上元元年正月加太尉兼中書令。二年三月罷太尉。五月復爲太尉。皆不書於紀。則何以知其因爲太尉而書之也。若以其官具書於宰相表而不必書。則前裴寂、長孫无忌等之爲司空太尉既書之矣。又田承嗣亦爲太尉。李正己爲司徒。李寶臣爲司空。皆不書薨而同之。使和似光弼亦當爲使相也。若以光弼之爲大勳而書之。則裴度自大和四年能。即以司徒發侍中。爲山南東道節度。至開成四年。固正月入朝。三月薨。而亦不書於紀。則例之不一。亦可知矣。

新書。十一月癸丑。袁晁伏誅。

案上文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袁道戰收之德紀三月丁未袁傪破袁道之衆於浙東四月庚辰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浙東都縣盡平新光弼傳亦云廣德元年擒晁今紀書晁伏誅乃在二年十一月去光弼薨又五閱月矣疑誤。

新書大曆元年三月劍南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崔旰戰於梓州敗績。

案去年閏十月書崔旰反則此下當書旰降。

新書二年正月甲子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於華州。

案李忠臣傳云所過大掠華州今但云入於華州語似不了也。

新書三年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仲卿。

案此別一劉洽非元佐也。

新書五年三月癸酉內侍監魚朝恩有罪自殺舊書朝恩自縊而死。

案新魚朝恩傳云周皓與左右擒縊之今考新紀書自殺者不數人上元元年十二月蔣王惲自殺廣德元年六月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自殺此本無意於殺之者也其他欲殺之而自殺者紀皆書殺若魚朝恩則代宗誅之之意已久而其罪又不可勝數殆不可以自殺爲文宜書伏誅。

新書十四年三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卒其兄子悅自稱留後。

案新紀前無書節度使卒者自承嗣始新紀之意蓋同之於殺節度某遂節度某非書其卒也然而賢士大夫非宰相者皆不得見其卒於紀而悖逆之徒反得見之豈理也耶竊意俱書魏博田悅自稱留後足矣其耶則自見於傳也。

新書五月辛酉皇帝崩於紫宸內殿年五十三舊書失載年若干。

案舊紀前云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則年五十四也。

德宗本紀

新書德宗神武聖文皇帝舊書作孝文通鑑同舊書。

新書肅宗元年建丑月封豫節郡王舊書天寶元年四月癸丑生其年十二月拜特進封奉節郡王。

新書寶應元年十月屯於陝州。

案上文代宗卽位以後卽寶應元年事不應至此始稱寶應元年。

新書十一月史朝義死。

案新代宗紀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舊紀寶應元年十一月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來獻通鑑考異曰實錄作十一月而舊紀因之誤也以諸傳參考新紀爲是今德宗紀乃云十一月史朝義死與代宗紀自相違背而反與舊紀合。

新書建中二年八月荊南節度使李昌巎陳少游討梁崇義。

案陳少游上當脫淮南節度使五字。

新書四年十月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宣武軍兵馬使高翼死之舊書李希烈傳云襄城陷曜奔東都又云盛兵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今考襄城陷汝州襄邑屬宋州此十月癸丑所陷者襄城也襄邑之陷則在十二月陷汴州時新舊紀皆不書而新紀於此併書高翼之死是誤以襄城襄邑爲一地也。

新書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爲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梁州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衞大將軍侯伸莊敗之於驛店三月李懷光奪李建徽陽惠元兵惠元死之舊書甲子加李懷光太尉仍賜鐵券懷光怒投之於地是日懷光奪陽惠元李建徽所將兵惠元被害丁卯車駕幸梁州。

案是年正月癸酉朔則甲子是二月二十三日丁卯是二十六日豈容二十六日卽已幸梁懷光退襲之兵已敗而惠元建徽乃晏然與懷光合營至三月而始爲其奪兵乃或走或死之耶新書陸贄傳云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行在震駭遂幸梁州其所載與舊贄傳同然則奪兵必在幸梁之前明矣當以舊紀爲是。

新書糾謬曰案李懷光傳云道將孟庭寶等輕騎趨南山庭寶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遁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不言有驛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庭寶非庭保未知孰是。

案通鑑作孟保考異曰從實錄。

新書貞元元年八月丙戌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眞卿舊書正月癸丑始聞太子大師卷郡王顏眞卿爲希烈所害。

案舊紀不書眞卿被害月日舊眞卿傳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坟璨等殺眞卿新傳亦云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眞卿則新書此句當移於去年八月而誤置於此又案新舊傳皆曰閹奴而通鑑忽更其文曰中使大害義理不可不辨爲附記於此。

新書三年三月丁未李晟爲太尉辛亥馬燧爲司徒舊書三月丁未李晟爲太尉兼中書令辛亥河東馬燧來朝六月丙戌馬燧爲司徒兼侍中以贊吐蕃之盟失策而罷兵柄也。

案興元元年八月李晟馬燧皆爲副元帥今年三月李晟爲太尉卽罷其副元帥以將與吐蕃和而罷其兵柄也若馬燧此時方協贊和盟之策必無罷副元帥之事至閏五月吐蕃劫盟燧以失策爲德宗所罪始以司徒罷兵柄則馬燧罷副元帥必在六月舊紀得其實新紀宰相表皆誤。

新書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

案新天文志不書漏也。

新書。四年七月癸丑。寧州軍亂。殺寧都虞侯楊朝晟敗之。舊書。都虞侯楊朝晟斬其亂首二百餘人方定。案新舊楊朝晟傳並云以謀誅之。非有戰事也。新紀書敗之。未穩。

新書。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滮戰於瀛州。滮敗。奔於京師。

新書糾謬曰。案滮傳云。怖得幽州病且死。滮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圖總軍。德滮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己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滮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詣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異。未知何者爲是。

案舊紀不載此事。而舊傳與新傳同。考通鑑紀所載在八年。傳所載在十年。若然。則滮奔京師。未可繫於此下也。又案此等事紀可不書。見之傳足矣。

新書。九年正月癸酉。復稅茶。舊書。癸卯。初稅茶。從鹽鐵使張滂所奏。茶之有稅。自此始也。通鑑同紀。

案新書。建中三年九月丁亥。初稅商貨。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而通鑑從舊紀作初稅者。建中時法制初立。明年十月。朱泚反。又明年正月。詔竹木茶漆稅並停。則其事之行與未行不可知也。又案舊紀九年正月庚辰朔。是月中不得有癸酉。作癸卯是也。

新書。十年十月。超義軍節度留後王虔休及擒洺州刺史元誼戰於雞澤。敗之。舊書。元誼不悅虔休爲留後。據洺州叛。

案當從舊紀。書洺州刺史元誼叛。今新紀兩具官而以相戰爲文。則曲直安在。

新書。十二月壬戌。貶陸贄爲太子賓客。舊書。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爲太子賓客。

案新紀之例。宰相止書罷。不書其所罷之官。惟出爲外州刺史司馬者。書貶爲某官。中書侍郎太子賓客皆正三品。不得爲貶。如豆盧欽望、呂諲、盧邁、齊抗、鄭細、韋琮等並罷爲太子賓客。皆不書貶。而書貶者。陸贄、王鍔（鄭元檢校司空襄侍中行都統。咸貶書貶。）盧攜三人而已。

新書。十一年九月。橫海軍兵馬使程懷信逐其兄節度使懷直。自稱留後。

案懷直、程日華之子也。日華卒。懷直自稱留後。在貞元四年。而新紀不書。漏也。

新書。十七年。是歲。嘉王運薨。

案新舊二書文宗本紀。並於開成三年八月己亥。書嘉王運薨。又僖紀開成二年十月戊戌。追嘉王運、循王通、通王誼並可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贈動上柱國。疑此紀爲誤。然新舊嘉王運傳又並云。貞元十七年薨。與此紀同。未知孰是。

順宗本紀

新書。大曆十四年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舊書。在建中元年正月丁卯。通鑑同新紀。

憲宗本紀

新書。元和元年二月。劉闢陷梓州。執李康。舊書。五月壬申。貶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雷州司馬。

案新舊崇文傳皆云。闢歸康以求雪。崇文斬之。通鑑從舊傳。載其事於三月。而舊紀乃云五月貶康。自相矛盾矣。或者詔於五月貶康。而崇文已先斬之。然崇文專殺。亦當書於本紀也。新舊紀並漏。

新書。十一月庚戌。鄭餘慶罷。舊書。五月。罷爲太子賓客。九月。爲國子祭酒。十一月庚戌。爲河南尹。

案新舊鄭餘慶傳並云。罷爲太子賓客。帝以叱治渙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然則當以舊紀所書五月罷者爲是。而新紀云十一月罷與宰相裴所書十一月罷爲河南尹者。並誤也。

新書。八年十二月。振武將楊遊憲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舊書。振武軍亂。逐其帥李進賢。

新書糾謬曰。案嚴綬傳末云。進賢討回鶻。庫糧不貲。亦鳴砂。焚殺其將楊遊憲而還。進賢大怒。乘懼攻進賢。奔靖邊軍。與紀所書不同。通鑑同舊。

案舊書嚴綬傳不載此事。然但如舊紀所書。語自無弊。

新書。十年五月丙申。又敗之於時曲。舊書。李光顏大破賊黨於洄曲。

胡三省通鑑注曰。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卽時曲。蓋澈水於此回曲。因以爲名。

案舊光顏傳云。引兵臨澈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時曲洄曲皆澈水之曲。而自南地益重。質據洄曲而此戰在時曲也。

新書。十二月甲辰。武寧軍都押牙王智興及李師道戰於平陰。敗之。舊書。李愬收李師道之衆九千。

案王智興傳云。節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新紀書戰多歸功於帥。而此獨書智興何也。宜從舊書。

新書。是歲。丹王逾薨。

案新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二月丙申。時穆宗卽位未改元。丹王逾薨。舊紀亦在十五年。新舊丹王逾傳皆薨於十五年。此紀誤也。

穆宗本紀

新書。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逾王。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爲逾王。二者必有一誤。錢竹汀曰。案唐會要作延安。

案舊憲宗紀亦作延安郡王。

新書。元和七年。進昭太子薨。乃立逾王爲皇太子。

案憲宗紀。元和六年閏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七年七月乙亥。立逾王宥爲皇太子。舊書云。進昭太子

憲元和七年乃立爲皇太子。

新書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湊薨。舊書同。

新書刊謬曰。案憲宗諸子傳。元和七年。舊已改名恪。

敬宗本紀

新書寶曆二年四月戊戌。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反。舊書大和元年七月。李同捷除兗海。不受詔。結幽鎭謀叛。

案新舊李全略傳並云。全略死。同捷領留後事。詔久不下。文宗立。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烏重允代之。同捷計窮。不舉詔。則此處當書其子同捷自稱留後。而書反當從舊。卷在大和元年七月也。

文宗本紀

新書太和元年。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太當作大。唐石刻皆書大和。與魏明帝、晉海西公、後魏孝文、吳楊溥稱太和者各別。

新書五月丙子。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爲橫海軍節度使。李同捷充兗海沂密等州節度使。

案五月丙子。以重允代同捷也。新紀誤以爲討耳。說互見前。

新書二年十二月乙丑。魏博行營兵馬使丌志沼反。舊書作并志紹。

案通鑑考異云。從新紀。而今本皆同舊紀。未知孰是。

新書六年十一月甲子。立魯王永爲皇太子。舊書作十月甲子。

案新紀下文十二月乙丑若十一月有甲子。則十二月不得有乙丑也。舊紀是。

新書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逢奉號。送突厥丹使尹士悲。

新書刊謬曰。案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囚中人魏寶義、焦奉號。通鑑作宮告使魏寶義及它使焦奉號、尹士悲。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案舊志誠傳云。春衣使魏寶義、焦奉號。通鑑作宮告使魏寶義及它使焦奉號。考志誠本以不得僕射而怒。故執宮告使而并遣怒於它使耳。新傳通鑑是也。

新書八年七月癸亥。鄆王經薨。舊書。贈王經薨。

案二書諸王傳皆作鄆王經。二紀並誤。考通鑑考異云。諸王傳。武宗追改。遂其謚爲。舊紀或是史臣追改之。

新書九年九月癸亥。殺陳宏志。

案新書贊曰。文宗不能明宏志等非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益自明其陳宏志不得伏誅而僅書殺之意。然誅宗之死。其事難明。其時大璀自吐突承璀誼在澧王之外。則猶有梁守謙、

楊承和、王守澄等宏志、徵者也。其何敢肆行弒逆哉。新書於憲宗紀直書陳宏志反。而於郭后傳微露其意。似取束觀奏記光陵高臣之酷之說。而不欲明言之。果爾。則首惡不在宏志。後之修史者尙不肯明言。而文宗則穆宗之子也。乃欲使之正名討罪。使萬世後知其父之爲大逆乎。說互見宦者王守澄傳下。

新書十一月壬戌。李訓等謀誅中官不克。訓奔於鳳翔。

案李訓雖死於外。亦當書殺。

新書開成二年八月庚戌。封兄子普爲杞王。舊書。書楊杞王。

案新舊二書諸王傳。俱作紀王。未知孰是。通鑑同新紀作杞王。然考武宗紀。開成五年十二月。（時武宗即位。未改元。）封子峻爲杞王。似當以杞王爲是。

新書三年十月乙酉。義武軍節度使張璠卒。其子元益自稱留後。舊書。九月辛未。易定節度使張璠卒。十月乙酉朔。易定軍亂。不納新使李仲邃。立張璠子元益爲留後。十一月壬申。以蔡州刺史韓威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

新書考異曰。案裴度傳。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襲慴編。元益懼。束身歸朝。如傳所言。則元益未嘗自稱留後。紀所書失其實矣。若從紀所書。則元益初未束身歸朝。度雖遣使。於事無濟。二者必有一誤。

新書考異曰。案裴度傳。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襲慴編。元益懼。束身歸朝。如傳所言。則元益未嘗自稱留後。紀所書失其實矣。若從紀所書。則元益初未束身歸朝。度雖遣使。於事無濟。二者必有一誤。

案張璠父子事。編檢新舊傳不得其始末。通鑑云。張璠在鎭十五年。（胡三省注曰。長慶三年。至璠代陳楚間。凡十五年。）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及薨。軍中欲立元益。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邃。宰相議發兵討。上曰。緩之則自生變。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十一月丁卯。張元益出定州。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爲義武節度使。通鑑考異自云。從舊錄。與舊紀約略相似。然云璠在鎭十五年。據新書文宗本紀。大和三年三月乙巳。以太原兵馬使傅毅爲義武軍節度使。不受命。都知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則至開成三年。值十年耳。胡三省註。恐是據十五年之文而逆數之。又據舊書陳楚傳。長慶三年卒而傅會之。非有所考正也。新舊書陳楚傳並云。自義武徙河陽三城入爲龍武統軍。（舊傳曰龍武。新傳曰羽林。）舊穆宗紀。長慶二年六月丁卯。以易州刺史柳公濟爲義武軍節度。是陳楚去易定已久。而璠所代非陳楚明矣。又考舊文宗紀。大和三年三月壬辰。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卒。則璠所代者公濟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四

涇縣趙紹祖撰

武宗本紀

新書。八月壬戌。（開成五年八月也。未改元。）內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以兵殺仇士良不克。伏誅。舊書略同。

案二人欲殺仇士良而書伏誅。士良氣焰。猶可以偪異代修史者之心。書法可笑如此。考通鑑不從二紀云。會昌元年三月乙未。賜宏逸、季稜死。從實錄也。

新書。十一月戊寅。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留後。舊書同。

新書綱謬曰。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通鑑同傳。）

新書。會昌二年六月。河東節度使劉沔及回鶻戰於蠻州。敗績。舊書八月。通紀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雁門諸關。

案新舊二書劉沔傳。與舊紀同。皆無六月一戰。蓋新紀從實錄書之。通鑑考異云。實錄新紀誤也。

案德裕既以去年四月丙子書罷矣。準以新紀之例。則此處不應復書貶官也。宰相表不書此貶。當爲是。

新書。四年八月。幽州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衙將張允仲自稱留後。舊書。三年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其留後張直方。軍人推其衙將周綝爲留後。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其牙將張允仲爲留後。

通鑑考異曰。舊張允仲傳。四年戊帥周綝疑疾。表允仲爲留後。新傳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仲爲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仲知留後。皆無周綝姓名。今從舊傳。

案考異之言不甚明了。當是實錄載直方赴闕在去年八月。張允仲知留後在今年九月。實錄雖無周

宣宗本紀

新書。五月辛酉。（會昌六年五月也。未改元。）封子溫爲鄆王。漢雍王。涇雅王。滋夔王。沂鄆王。舊皆稱皇長男溫鄆王。二男涇雅王。三男滋韓王。四男沂壽王。

舊書考異曰。案靖懷太子漢傳云。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傳不言漢爲第幾子。而紀又不書封及薨事。此可疑也。又據此紀。長次三四以卽位年封。五男澤、六男潤以大中元年二月封。七男洽、八男渙、九男汶以五年正月封。其次第如此。而十一年六月。乃書第三男灌封衛王。第十一男雍封廣王。疑第三男當是第十男之譌。而宣宗諸子傳。御又以衛王灌列於夔王滋之前。此又可疑也。且列傳及新史宗室表俱云。宣宗十一子。自鄆王溫至簡王灌。正合十一人之數。何緣更有婿懷太子漢一人。此尤可疑也。新紀。鄆王溫、雍王涇、雅王滋、夔王滋、壽王沂以會昌六年五月封。濮王澤以大中二年三月封。鄆王潤以五年六月封。懷王洽、昭王汶、康王汶以八年九月封。衛王灌以十年九月封。廣王灌以十一年八月封。與舊紀年月多不合。惟增雍王漢一人。又於大中六年七月書漢之薨。頗與舊傳相應。然新舊傳及新宗室表皆云十一子。若幷漢數之。乃是十二子。此亦可疑也。新紀作漢而表傳乃作漢。漢與漢字形相涉。必有一誤矣。新傳失載衛王灌一人。表列灌於雅王涇之後。灌之上既有漢、涇兩人。而懿宗爲長子。則灌行第四。與舊紀所云三男者亦終不合。且灌果年長於滋、沂、澤、潤諸人。何以受封轉在十年之後。此皆可疑也。兩史表傳皆作夔王滋。而舊紀獨作靳王。此聲之譌。（新傳列衛王灌於第十二。未書失載。此經氏考異誤也。）漢、漢不同以形似而譌。通鑑作漢。疑爲是。舊傳所載諸王封年。多與新紀相應。而衛王灌、廣王濬、新舊傳皆作十一年封。與舊紀相應。雅王涇、新舊傳皆作大中元年封。與紀皆不相應。竹汀先生此考。可謂詳矣。而尚道此。故爲補著之。

新書。大中元年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案德裕既以去年四月丙子書罷。則此處不應復書貶官也。宰相表不書此貶。當爲是。

新書。四年八月。幽州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衙將張允仲自稱留後。舊書。三年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其留後張直方。軍人推其衙將周綝爲留後。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其牙將張允仲爲留後。

通鑑考異曰。舊張允仲傳。四年戊帥周綝疑疾。表允仲爲留後。新傳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仲爲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仲知留後。皆無周綝姓名。今從舊傳。

案考異之言不甚明了。當是實錄載直方赴闕在去年八月。張允仲知留後在今年九月。實錄雖無周

緜姓名。不應開至一年之久而幽州無圍後也。故從舊傳。余未見實錄。姑以意言如此。博雅君子。尚是正之。

新書。九年正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卒。其子紹鼎自稱留後。舊書。十一年二月。以成德軍節度使大使各一人。回節度副使十人。（舊百官志無此職。此當竝是回節度副使也。）

僖宗本紀

復王紹鼎云云。（通鑑同新紀。）

新書考異曰。潘鎮傳作大中八年。

案舊傳云。元逵大中十一年卒。舊紀於十一年言起復王紹鼎。下文三月又言起復王紹懿。又言王紹孚可落起復。舊傳又言紹鼎其年七月卒。紀在八月卒。雖小不同。而似相應。疑當從舊書。

新書。十二年六月丙申。江西都將毛鶴逐其觀察使鄭憲。舊傳。洪州賊毛合。

案鶴合聲相近。

懿宗本紀

新書。咸通元年正月。（大中十四年也。未改元。）浙東人仇甫反。舊書同。

通鑑考異曰。實錄作仇甫。平剡錄作裘甫。今從之。

案新藝文志雜史類中有鄭言平剡錄一卷。注云裘甫事。吳氏纘謬曰。未知孰是。考通鑑注引孫愐曰。裘本仇氏。避仇改爲裘。余疑此恐亦是因聲近而誤。

新書。四年正月。蠻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二月。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經略招討使。舊書。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都統。發諸道之師禦之。

案新高駢傳云。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召還京師。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而詔傳四年正月。城陷。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五年。南詔回掠邕州。以搖西南。明年。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大遠。恐皆有誤。考舊書黃巢傳。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據查牙山黃巢、黃捉兄弟依讓。（新紀。四年十一月。尚君長降。宋威發之。舊紀在五年二月。是黃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後。新傳巢與羣從裹衆數千人。）復來攻。及侯收以張茵儲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選士五千渡江。如所言。則駢四年已爲安南都護。六年始率兵渡江。且及侯收以五年十一月已罷和。新紀宰相裴休同。何能至六年而悉以兵授駢。以應仙芝。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年三月。通鑑在二年十一月。）皓討之。新紀蓋此誤也。然考異不言所據何書。未知孰是。

也。由是言之。新紀新傳之皆誤可知矣。考舊高駢傳云。蠻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是巢之起。在威爲招討之前。此一代大事所關。而草率如此。後之人何所取信哉。

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嘗以彷紀傳爲是耳。

新書。九年十月丁丑。陷徐州。觀察使崔彥曾死之。舊書。九月乙未。龐勳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

案新彥曾傳云。囚彥曾大影館。是非於陷徐日死也。紀蓋終言之。通鑑。勳殺彥曾在十年四月。其陷徐月日同新紀。考異云。從彭門紀亂。

新書。十年十二月壬子。蠻南蠻寇嘉州。

案新南詔傳云。嘉州陷。則此當書陷。

新書。十一年二月甲申。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王建立及蠻南蠻戰於城北。死之。

案新南詔傳。可謂詳矣。獨不見此事。舊紀通鑑皆無之。又考南詔傳云。節度使盧攜。又云。攻復通副譚奉舉。舊書。約。又云。攻逼節度副使柳緘往見杜元穎。緘和。新百官志云。節度使大使各一人。回節度副使十人。（舊百官志無此職。此當竝是回節度副使也。）

僖宗本紀

新書。僖宗諱儇。始封普王。名儼。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穆宗初名宥。本紀但載諱恆。又不載改名年月。自後文武宣懿僖昭六帝在藩。與本紀所載之諱皆不同。又不見所改年月。其失皆與穆紀同也。

案此紀首明云。初封普王。名儼。吳氏未細考也。然新紀於紀首書初名。惟書代位三帝。固不如舊紀之詳。亦且例不整一。宜其來吳氏之糾耳。

新書。十二月。（咸通十四年也。未改元。）蠻南蠻寇黎州。

案南詔傳。黎州陷。則此當書陷。

新書。乾符二年四月。浙西突陣將王郢反。五月。右龍武大將軍宋威討之。三年七月。鎮海軍節度使裴璩及王郢戰。敗之。舊書。二年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三年正月。浙西裴諜王郢徒黨。

案新紀不書郢伏誅於何年月。通鑑載郢死在四年閏二月。與二書不同。考異云。四年。郢執。舊實。始命皓討之。新紀蓋此誤也。然考異不言所據何書。未知孰是。

新書。二年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濮二州。四年三月。冤句賊黃巢、（舊紀。宋威爲招討在三年二月。舊紀在四年三月。）

案新紀王仙芝、黃巢皆不書反。不知何故。考通鑑載黃巢之應仙芝。亦在二年六月。而新舊紀書黃巢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大遠。恐皆有誤。考舊書黃巢傳。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據查牙山黃巢、黃捉兄弟依讓。（新紀。四年十一月。尚君長降。宋威發之。舊紀在五年二月。）是黃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後。新傳巢與羣從裹衆數千人。以應仙芝。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右威（年三月。通鑑在二年十一月。）皓討之。新紀蓋此誤也。然考異不言所據何書。未知孰是。

新書。三年十二月。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爲諸道行營都統。宮苑使李琢爲諸軍行營招討草賊使。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副之。

通鑑考異曰。實錄雖於此月載鄭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書之。案明年威、元裕使副貂如故。實錄誤也。

案通鑑載鄭畋疏云。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琢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代元裕。考世系表。晟孫無琢。此當從新紀作琢也。又考新紀崔安潛傳。無爲都統事。（舊傳亦無之。）止載使張自勉援宋州。賊夜解去。宋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

自勉隸麾下。（通鑑載此事在四年七月。）然則此事必不行。乃新紀之誤。非實錄之誤也。

新書四年十二月江州刺史劉秉仁及柳彥璋戰敗之。

案新黃巢傳劉秉仁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當皆云柳彥璋伏誅。

新書五年正月宋威罷招討使。三月崔安潛罷都統。

案非宰相而專罷某官者。新紀所未有。且此後之爲招討者多矣。亦未皆書罷。況前書李琢爲行營招討使。不書其罷。亦宋皆書宋威復爲招討使也。

新書二月癸酉。鎮中守捉使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舊書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

通鑑考異曰。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陵擾邊鄙。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見則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紀取之。今從之。

新書考異曰。案沙陀傳載此事在乾符三年。與紀自相抵牾。懿宗紀。咸通十四年正月。沙陀寇代北。正克用殺文楚以後事。

案僖懿宗紀。於咸通十四年二月。載赐盧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溫公亦以爲不足據。此恐不然。且新紀與五代史皆歐公所作。而莊宗本紀仍書此事在十三年。似歐公未有定見也。至沙陀傳書此事在乾符三年。則三字爲五字之譌。觀上文王仙芝陷荊襄是四年事可見。忻汀先生不必以此爲難。惟新書段秀實傳後附文楚亦云。咸通末。爲李克用所殺。此則眞與紀抵牾耳。（新紀。五年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郭。丁酉是正月朔日。沙陀傳於陷荊襄後下接三年。爲五年之譌也。）

新書五月丁酉。鄆畋。盧攜能。舊書在六年五月。

通鑑考異曰。新盧傳舊紀皆在六年。實錄新紀裴在五年。必有所據。今從之。

案新紀裴畋作新傳宋。作溫。公曰。宋氏多書。今從之。則當從傳。而所從者紀裴。何也。又案崔胤傳。亦在五年。疑當從舊紀及鄆畋傳作六年。說詳見王鐸傳下。

新書九月。黃巢陷越州。執觀察使崔璵。舊書六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迢、（新紀。廣州作李迢。通鑑亦作迢。）浙東觀察使崔璵書求保薦。（通鑑同舊紀。）

案新黃巢傳云。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璵。則此崔琢者。璵之譌也。下云。進寇廣州。貽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又書崔璵言於朝。似璵實爲所執。而舊紀通鑑皆無其事。未知孰是。考新舊巢傳竝云。璵一餘云至如越州崔璵。狼狽恐懼。求免不暇。疑新紀

鈞。舊書。五年十二月。鈞中流矢而卒。（通鑑同舊紀。）

案通鑑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乾符六年冬。李鈞中流矢卒。新書。廣明元年正月戊寅。荊南監軍楊復光、秦宗權軍將段彥謀。新書考異曰。案彥謀所殺者荊南守將。其爲鄆後者亦荊南之圍後也。考陳儒傳及通鑑。未見有常泚其人者。

案常泚見楊復光傳。不言其所終。但云彥謀殺泚。復光以客常泚假圍後。又云。更引彥謀爲荊南節度使。

新書中和元年。鄆軍將王玫殺鄆州。四月戊寅。王玫伏誅。

案黃巢傳。鄆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裹兵。俄而殺玫。引軍入於王師。朱玫傳。王玫者。爲僞節度。則此處當書云賊將王玫。而云鄆軍將者。誤也。

新書。乾符四年三月。冤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二月。王仙芝伏誅。是歲。天平軍節度使張裼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淄州刺史曹全晟克鄆州。殺崔君裕。廣明元年七月。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爲東面副都統。中和二年十月。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死之。部將崔用和二年。韓簡攻鄆州。節度使曹全晟爲簡所殺。大將朱瑄以餘衆保鄆州。

新書。科鬱曰。案朱宣傳云。黃巢亂。王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誅州事。存實襲殺之。遂稱留後。宣署濮州刺史。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於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天平軍節度使。然則以本紀言自乾符四年丁酉至中和四年甲辰凡八年。歷薛崇、張裼、崔君裕、曹全晟、崔用、曹存實、朱宣七帥。以傳言之。則薛崇、崔君裕、曹存實、朱宣四帥而已。紀稱黃巢陷鄆州而薛崇死。傳云。崇以拒仙芝死。紀云。節度張裼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傳云。崇死。君裕即攝州事。紀稱曹全晟殺崔君裕。傳云。存實殺君裕。紀稱韓簡寇鄆州而曹全晟死。傳云。存實戰死。宣嬰城而簡不能拔。乃拜節度使。其舛謬至於如此。豈可以垂之後世乎。

新書考異曰。案僖張裼傳云。乾符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其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於鎮。紀傳書裼出鎮之年雖互異。嬰之裼鎮天平。必在薛崇之前明矣。新紀書張裼於薛崇後。蓋不足信。而君裕實爲全晟所殺。則紀是而傳非也。考通鑑中和元年。天平節度兩面招討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圍後。是全晟死於賊。不死於韓簡。而與韓簡戰而死者。則存

實也。全叡死而存實代之。初無崔川者與之爭立存實爲韓簡所殺。而朱宣代守爲節度。亦無逐存實之事也。新紀此數條尤爲疏謬。

案新舊紀之誤。皆因全叡存實不明始末而致誤也。通鑑考異引實錄曰。曹存實繼其叔父全叡爲天平節度。不過藏而過害。得此據而事皆明矣。今略易新紀之文曰。乾符四年三月。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衙將崔君裕自知留後。新紀漏去薛崇。竹汀之說。新紀漏去薛崇。竹汀之說。六年。淄州刺史曹全叡陷鄆州。殺崔君裕。自稱留後。新紀漏去留後。據通鑑正五代史曰。君裕不能撫。新紀漏去君裕事。中和元年十月。天平節度南面招討使曹全叡與賊戰死之。其子存實自稱留後。此據通鑑。諸紀皆不書。新紀漏去曹全叡。此後新紀所書皆誤。舊紀爲得之。新紀漏去留後。據舊紀及五代史。其實。諸見於傳足矣。紀事不必書也。

新書中和四年五月癸酉。高仁厚爲劍南東川節度使以討楊師立。

案仁厚傳云。遂據梓州。絕敬瑄。又云。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仁厚既爲東川節度。則傳不當云據。

敬瑄擅殺節度。紀又略而不書。皆非也。

新書光啓三年五月癸未。秦宗權陷鄭州。六月。陷孟州。河陽將李罕之入於孟州。偽書。五月壬午。郭禹許同也。新紀三年五月復書陷。則其誤必矣。蓋宗權以來援秦賢而收。故孫儒乘河陽而罕之得入也。當三鎮之師大敗蔡賊於逸孝村。宗權退走。孫儒出秦賢敗。盡驅河陽之人殺之。焚燒閭井而去。諸葛爽偽從偽紀書之。又案新書宗權傳。宗權忿。過鄭。焚郛舍。驅民入淮西。盡自忿其敗。不能守而殘之。新紀誤將李罕之自潞州牧河陽。

以爲陷耳。

案新紀。二年十一月。宗權陷鄭州。十二月。陷孟州。偽紀。十一月。蔡賊孫儒陷鄭州。十二月。陷河陽。其事同也。新紀三年五月復書陷。則其誤必矣。蓋宗權以來援秦賢而收。故孫儒乘河陽而罕之得入也。當三鎮之師大敗蔡賊於逸孝村。宗權退走。孫儒出秦賢敗。盡驅河陽之人殺之。焚燒閭井而去。諸葛爽偽從偽紀書之。又案新書宗權傳。宗權忿。過鄭。焚郛舍。驅民入淮西。盡自忿其敗。不能守而殘之。新紀誤將李罕之自潞州牧河陽。

新書文德元年三月。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樂彥禎。其將羅宏信自稱權知留後。偽書。逐其帥樂彥禎。新舊紀。追昌黎門。舊殺之。舊傳云。彥禎之。追昌黎門。舊傳云。彥禎之。追昌黎門。舊傳云。彥禎之。追昌黎門

新書九月李克用陷潞州昭義軍節度使康君立死之。
新書考異曰潞州久屬河東若立以忤旨見殺初未用兵不當書陷。
新書二年正月壬申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自稱留後後舊書三軍立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爲留後。
案舊書王重榮傳竝云珂重簡子重榮之養子也。
新書六月庚寅鎮海軍節度使錢鏐爲浙江東道招討使。
案董昌在逆臣傳而今年二月不書董昌反此下又不書討董昌皆不知何故明年五月乙未書董昌伏誅而其上亦不書錢鏐克越州實未明歲例所在。
新書七月戊午匡國軍（是年升同州爲匡國軍）節度使王行瑜奔於京師庚申左右神策護軍中尉駱全瑾、劉景宣、指揮使王行實、李繼鵬反舊書七月庚申同州節度使王行實棄郡入京師癸亥夜delete圭與劉景宣子繼晟同州王行實縱火燔東市。
新書考異曰案兵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瑾、劉景宣及子繼晟（繼古匯本無于字）縱火東市又宦者傳亦作王行實奔京師又王行瑜傳圍弟行約宿衛參考之行實、行約均行瑜之弟其同州節度則行實非行約也行約先圍宿衛則爲神策指揮未可知疑互誤爾紀書反者有李繼鵬而宦者傳云劉繼晟未審卽一人否。
舊紀云劉繼晟於凶禮故曰十一篇而藝文志注則仍分之惟吉禮作六十篇而云總一百三十篇其數不合當從舊書作一百三十八篇。
新書高宗又詔太尉長孫无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國朝禮儀舊書韋琨下有太學博士史道元、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
案新藝文志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詔下於永徽二年書上於顯慶三年注無杜正倫、李友益而有蕭楚材、孔志約、亦無史道元、孫自覺、賀紀又許敬宗稱侍中列於李義府之前益顯慶三年許敬宗時爲侍中而杜正倫貶橫州刺史李義府貶普州刺史正倫等卒故無其名而敬宗序義府之上也以此推之則凡志傳中所

新書紀誤曰案通王滋傳作十一王紀中止數九王而不載陸濟二王蓋脫誤也（舒王名倚濟王失名）

案舊書昭宗子裕傳亦祇言九王而紀稱一十王（疑爲十一王之誤）皆不知孰是又案新紀光化三年十二月劉季述殺睦王倚懿宗諸子傳亦同是紀不取十一王之說而傳要爲矛盾糾謬注云睦王名倚而不考及此亦疏也。
新書天復元年二月辛未封全忠爲梁王。
案新紀無書封王者唐初葬雄及五王等無論矣卽乾寧二年李克用封晉王是年李茂貞封岐王天復二年楊行密封吳王錢鏐封越王皆不書而獨書此豈欲以著代唐之漸乎要爲自亂其例矣。

新舊唐書互證卷五

禮樂志（舊書分爲前後二志）
新書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冠書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餘同。

潭縣趙紹祖撰

載官書。其修撰人名有不同者。皆可知也。當合新舊二書及藝文志參考之。

新書。開元十四年。王邕請廢禮記復文而益以今事。學士張說以爲不可。而貞觀開元宜加折衷。（以上文稍節。）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遂當代學士銳爲大唐開元禮。衛嵩略同。

新書列傳曰。案嵩傳。開元十七年。進集中書令張說說。能令缺四年。當得之。此蓋說卒。當代說爲學士總之。而譌以爲銳也。

案藝文志。開元禮注無徐堅。而有賈登、張烜、陸善經、洪孝昌。考舊書徐堅傳。開元十七年卒。張說傳。十八年卒。是堅卒在說前矣。藝文志注雜錄撰紐諸人。而曰遂與繼之。竟似張說請與繼之者。殊不細。

唐會要云。二十九年頒行。蕭嵩監相在二十一年。不知書上於何年也。

新書。進熟詣配帝讀祝文。合祭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皎食祝文。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

案所引者。當爲開元禮之文。然爲唐一代作禮志。非修開元禮也。稱名處亦當酌改。

新書。開元十年。詔宜皇帝復祔於正室。謚爲獻祖。并謚光皇帝爲懿祖。

新書考異曰。案本紀。開元十一年八月戊申。追號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此云十年。誤也。又獻懿者。二祖之廟號。志稱謚亦誤。

案舊本紀。事在開元十一年。曰廟號獻祖。謚祖。語較明。

新書。景龍二年二月丁酉。有星孛於胃昴間。八月壬辰。有星孛於紫宮。舊書。二年七月七日。星孛於紫宮。（舊書製同。）閏三年八月八日。星孛於紫宮。（唐會要同。舊志。）

案新中宗紀。亦作二年七月。而三年八月。星孛紫宮。則紀不書。此志七月誤作二月。而下又脫三年二字也。又此志開成三年十一月乙卯。有彗星於東方。在尾箕東。西亙天。光啓元年。有彗星於積水積薪之間。於禾元年五月。有白彗形如旒。長三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蛇。紀皆不書。此等事既詳於天文志。紀不書可也。然既書之矣。豈得有書有不書乎。（舊志從略。不足證明。舊會要亦不載此數事。）新書。武德元年六月丙子。熒惑犯右執法。舊書同。

案新紀不書熒惑凌犯。而書太白晝見與經天。未識命意所在。然是年六月丙子。實無之。不知何以異也。又志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晝見。六年己未。又經天。大年九月。太白晝見。大和六年四月己丑。太白晝見。九年夏。太白晝見。開成二年六月己酉。大星晝見。天復元年五月。自丁酉至於己亥。太白晝見。經天。紀皆不書。又德宗本紀。貞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舊紀會要見。舊紀有之。而新志不載。亦不知何以異也。）

新書。元和八年十月己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

案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故異氏紀其譴。吉相爲將云。

案新舊本紀皆不書。唐會要作十一月庚申朔。考是歲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則庚申朔是十月。新志不誤。而新舊紀皆漏也。

舊書。大歷四年正月十五日甲申。晦。

案新紀新志皆不書。十五望日而日蝕。自無此理。然舊代宗紀。大歷四年正月庚午朔。甲戌。大風。乙亥。大雪平地深尺。甲申日有蝕之。其次第不誤。而紀志相合。不知何故。唐會要載日蝕作四年正月庚午朔。恐是以意改之。其實新紀志是年正月朔亦無日蝕事。特拈出以俟通此學者考焉。

新書。貞元二年八月辛巳朔。宮有蝕之。舊書同。

案新舊德宗紀在貞元三年。二志竝誤。（唐會要在三年八月。）

新書。乾封二年四月丙辰。有彗星於東北。在五車畢昴間。舊書。總章元年四月。彗見五車。

案新舊高宗紀。皆在總章元年四月。（唐會要同。）新志誤也。

新書。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於西方。文明元年七月辛未夕。有彗星於西方。舊書。文明在光宅前。

案光宅元年即文明元年也。是年正月癸未。改元嗣聖。二月己未。改元文明。九月甲寅。改元光宅。新志語失序。當從舊志。

新書。景龍二年二月丁酉。有星孛於胃昴間。八月壬辰。有星孛於紫宮。舊書。二年七月七日。星孛胃昴之間。三年八月八日。星孛於紫宮。（唐會要同。舊志。）

案新中宗紀。亦作二年七月。而三年八月。星孛紫宮。則紀不書。此志七月誤作二月。而下又脫三年二字也。又此志開成三年十一月乙卯。有彗星於東方。在尾箕東。西亙天。光啓元年。有彗星於積水積薪之間。於禾元年五月。有白彗形如旒。長三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蛇。紀皆不書。此等事既詳於天文志。紀不書可也。然既書之矣。豈得有書有不書乎。（舊志從略。不足證明。舊會要亦不載此數事。）

新書。武德元年六月丙子。熒惑犯右執法。舊書同。

案新紀不書熒惑凌犯。而書太白晝見與經天。未識命意所在。然是年六月丙子。實無之。不知何以異也。又志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晝見。六年己未。又經天。大年九月。太白晝見。大和六年四月己丑。太白晝見。九年夏。太白晝見。開成二年六月己酉。大星晝見。天復元年五月。自丁酉至於己亥。太白晝見。經天。紀皆不書。又德宗本紀。貞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舊紀會要見。舊紀有之。而新志不載。亦不知何以異也。）

新書。元和八年十月己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

案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故異氏紀其譴。吉相爲將云。

五行志

新書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枯樹復生枝葉老子、唐祖也占曰枯木復生權臣執政睦孟以爲有受命者

案此志前序云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愼之也以謂天道遼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將使君子意揣以爲偶然而不懼故考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云其議論可謂正矣今此爲志中第一條而說已相戾且老子爲唐祖後世修史者豈必以之爲斷若以爲庶受命之應則武德四年受命已數年矣若事不係唐則誰爲受命而當時亦無權臣執政者其爲乖謬可勝道哉

新書麟德元年十二月甲戌雨木冰

案高宗本紀是年十二月無雨木冰當是因龍朔三年十一月甲戌雨木冰而誤也新紀例書雨木冰而頗有舛誤遺漏如志云貞元元年十二月雨木冰紀乃云是秋雨木冰又志自長慶至於會昌凡八雨木冰而紀並不書

新書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於丙申時大饑至是麥將登復大雨霖衆心恐懼

新書糾謬曰案志元和十二年八月壬申雨至於九月戊子止十七日且書月以謹其事今自乙巳至丙申凡五十二日若乙巳在申旬後則事閱五六七月豈可不書丙申所係之月哉

案舊書德宗本紀貞元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於庚日（時後凡四日）當爲是新志誤以癸巳爲乙巳耳若自乙巳至於丙申連雨五十二日則時至七月下文何以言麥將登乎新志固誤而吳氏所糾亦全不相其上下文理

又案新紀不書雨而高宗本紀顯慶元年十一月書云自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者也若以其雨久而書之則此志載大曆四年四月雨至於九月貞元十年春雨至閏四月可謂久矣而何以不書余謂五行志所言災異紀不書可也而惟雨至於害稼當書

新書貞觀十三年三月雹陽石燃方丈德宗在四月

案新紀亦在四月

新書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

新書考異曰事又見蕭昌傳彼傳云中和時其鳴曰羅平天册皆互異

新書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鷰臺鄉大風雨震雷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

案武后本紀在十月己巳故吳氏糾謬以爲必有一誤（紀云改新豐爲慶山新書永淳二年七月己巳弘道元年也時未改元河溢壞河陽橋與此文互相備）

案新紀不書大水而書水溢然是年七月不書河溢貞元十三年七月不書淮溢永貞元年秋不書江溢而貞元四年正月紀書金房二州地震江溢志併見於地震而此不以類書皆互有詳略又紀於永徽五年六月書河北大水考志是年淸沱溢紀蓋因溢而誤書之永隆二年八月書河南河北大水蓋因賑而索連書之非其例也

新書光化三年九月浙江溢乾寧三年四月河圮於滑州

案乾寧在光化前此二條次序顚倒

地理志一

案商州新書在關內道舊書在山南西道（唐會要同）單於大都護府新書在關內道舊書在河東道（元和郡縣志同新志）滁州新書在河南道舊書在淮南道（元和郡縣志云滁州本屬淮南寶曆初屬宣歙大和初還屬淮南案方鎭表貞元四年滁州刺史兼淮南節度使十四年淮南節度使李鄘不能知兵則事當在五年而郡縣志誤繫作貞觀元年案以證明唐會要同舊志云河陰節度以滁州爲理所會昌四年又割滁州屬焉仍移治所於滁州戶口悉收入河南府）澄州、朗州新書在山南東道舊書在江南西道金州新書在山南東道舊書在山南西道（案唐會要貞元元年五月金州隸山南東道）成州、新書在山南西道舊書在劍南道（元和郡縣志同新志案郡縣志云貞觀中屬山南道）文州、扶州新書在山南西道舊書在劍南道（案方鎭表載映元元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增領扶文龍劍茂翼威維恭等州）茂州、翼州新書在劍南道舊書在山南西道（元和郡縣志云本屬隴右道永徽中改屬劍南道不知何時屬山南西道也）閬州、果州新書在山南西道舊書在劍南道（閬州果州貞觀十八年屬劍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分劍南東西兩川節度增領閬果合三州劍州屬焉乾元二年劍州復還劍南道元和郡縣志同新志案方鎭表乾元二年劍州復還劍南道是時）渝州、新書在江南西道舊書在江南東道（元和郡縣志同舊志）合州、滁州、新書在劍南道舊書在山南西道（元和郡縣志同新志案方鎭表乾元二年渝州還屬江南道是時）涪州、新書在江南西道舊書在劍南道（元和郡縣志同舊志考新志諸縣沿革移屬例注縣下而諸州之屬各道其不同者若此乃不爲一注其割屬之時使後人莫能詳考不亦惜乎

京兆府興平新書注本始平景龍二年中宗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改曰金城舊紀及吐蕃傳事皆在景龍四年新吐蕃傳在三年元和郡縣志在二年今考新紀景龍四年正月己卯如始平二月癸未至自始平雖不書送金城公主必此事也則當以四年爲定（唐會要景龍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幸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二月一日改始平縣爲金城縣舊書中一二三四字其誤不可勝糾以此事互有差舛故舉之）

滁州鍾離郡新書滁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滁

案元和郡縣志云隋開皇三年改爲滁州因水爲名大業三年改爲鍾離郡武德五年改爲滁州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焉是本爲滁而誤爲豪也

齊州濟南郡章邱新書注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因更名全節舊志同

案舊書良吏中有李若琳傳云貞觀中齊州郡督齊王據州城舉兵作亂若琳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遊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爲全節縣新書既刪其傳則此處不宜如舊志之略也

君球、李義滿之子。元和郡縣志云。滿及子君球固守。時義滿死已久。元和郡縣志亦誤。（新書刪去君球傳。惟載冰載征當誤一事。）本於舊傳。

長清、新書本隸濟州。貞觀十七年來屬。舊書略同。

案鄆州東平郡屬下。新書注本濟州。隋曰濟北郡。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三載。郡廢。以長清隸濟州。（濟州當爲齊州。亦當云以長清隸濟南郡。語方編。）則長清非以貞觀十七年來屬也。此仍舊志之誤。（元和郡縣志。鄆州屬下。既云。天寶十三載。濟州廢。濟陽所隸縣。面齊州長清下。又云。貞觀十七年來屬濟州。新舊志蓋並承其誤。）

太原府、新舊注、城中有天兵軍。開元十一年廢。

案元和郡縣志。天兵軍、聖歷二年置。不言其廢。則是元和時北軍額尚存也。此注疑誤。

澤州晉城、新舊注。天祐二年更曰丹川。

新舊考異曰。舊唐哀帝紀。改晉城曰高都。未詳孰是。

案晉城本丹川。唐會要云。天祐二年十一月。改爲丹川高都縣。以四字爲縣名也。

惠州、新書本碻州。天祐三年。以碻慈聲一更名。

案舊紀。事在三年三月。志於天祐所更縣名。竝仍舊名而注之。而碻州、唐州。何爲自亂其例。

景州、新舊大和四年。州又廢。景福元年復置。舊書同。

案唐會要。大和四年十二月。滄州觀察使殷侑奏廢爲景平縣。從之。則自太和四年（庚戌）至景福元年（壬子）六十三年。景州皆名景平縣。屬滄州。而新舊志景州及高弓縣下。不一見景平之名。何也。

泌州、新書本昌州。武德五年。以唐城山更名唐州。九年。徙治比陽。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衰更名。舊書作唐州。

案定州無極下。新志注曰。景福二年。定州王處存以縣及深澤衰置祁州。志不標祁州。而仍書曰無極。（舊志作祁州。）豈不以一時苟且之事。不足以改一代之定制耶。比而論之。則祁州之改置。猶愈於唐州之更名也。（此蓋全忠惡唐字之故。）又嶺南道辯州。天祐元年。全忠衰更名勤州。而志仍書辯州。以此例之。亦進退無據。

廣州新會、新舊注。武德四年。以南海郡之新會縣置義寧二縣置岡州。開元二十三年。州廢。以新會義寧來屬。舊書岡州。天寶元年。改爲義寧郡。乾元元年。復爲岡州。天寶戶五千六百五十。無口數。

案岡州廢於開元二十三年。舊志何以有天寶郡名及其戶數也。考元和郡縣志。新會縣、開元二十三年。割屬廣州。義寧縣、天寶初。廢岡州。以縣屬廣州。然舊志有云。乾元元年。復爲岡州。亦不相合。未知孰是。

澄州、（監本作橙州。）新書本瀧州。永貞元年更名。舊書作澄州。下同。

案會要作澄州。元和郡縣志作橙州。且云。貞觀末永徽初置。後以蠻俚背叛廢。開元十五年。李商隱重

新舊唐書互證卷六

百官志（舊書作職官志。）

新書百官志序。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師三公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案品高者如太子太師等本非宰相。其不應帶同三品而帶者。惟僕射耳。然其事雖自李勣始。而尚非定制也。（此志謂自高宗已後。據二年遂成故事。故遡以上溯。惟僕射必帶同三品。方爲眞宰相。至二月。劉仁軌爲左僕射。尚不帶同三品。故嚴舉以爲證。其自此以後。僕射必帶同三品。方爲眞宰相。）至所謂同三品。卽同侍中中書令。今志謂中書令則否。似不必言。又案大曆二年。升侍中中書令爲正二品以後。已無同三品之稱。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竟唐世不改耳。又考宰相表。至德二載。（丁酉）李麟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後更無同三品者。蓋至大曆二年。（丁未）凡十年。則其改易已有漸矣。餘俱五祥高宗本紀郭正一傳下。

尙書省、新書尙書令一人。（注。武德中。太宗爲尙書令。）舊書尙書令一員。（注。武之。自是闕而不置。）

瀋縣趙紹祖撰

600

案郭子儀傳。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子儀罷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設員。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特授。梁可猥私老臣。隳大典。帝不獲已許之。又案德宗本紀。貞元元年十一月。常作廣德元年正月。史朝議死。河北平。以功兼尚書令。廣德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是德宗嘗爲此官且踰年也。考顏魯公與郭英乂書云。僕射遽以爲尚書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今既三臺齊列。足明不同。刺史此蓋作於廣德二年十一月。是德宗爲尚書令後。其時又拜子儀爲尚書令也。唐會要云。建中二年十一月。除郭子儀爲尚書令。建中詔德之誤。其實十一月。興會公書令可證。志不注明廣德元年復置二年又廢。自是闕文。

新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舊書。左右司郎中各一員。左右司員外郎各一員。

案當從舊書增左右司三字。

新書。金部主事三人。注。金部主事三人。

案諸部但注令史以下。此注衍也。

門下省。新書。侍中二人。正二品。舊書。侍中二員。注。武德二年十一月。減一員。新志皆書其後定者。而不案當如舊書注明。今但舉其後升之品。則同中書門下三品之語。不可通也。又一切官品升降。皆須注明。方見一代制度。

新書。左補闕六人。左拾遺六人。注。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舊書。左補闕二員。左拾遺二員。注。垂拱元年二月。減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左右拾遺各二員。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減補闕拾遺宜各置兩員也。七年五月十一日。敕補闕拾遺宜各置兩員。加置兩員。天授既五員。則通前七員也。其數皆不合。不知孰是。

新書考異曰。案舊六典。左右各二員。蓋自有此官。未有置六員者。此六人當爲二人之誤。侍御史置內供奉。志既書之。此補闕拾遺亦有內供奉。何以不書。

案唐會要云。大曆七年五月十一日。敕補闕拾遺宜各加置兩員。天授既五員。則通前七員也。其數皆不合。不知孰是。

史館。新書。修撰四人。掌修國史。注。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宰相監領。或他官兼領。或專任。以宰相兼者。謂之監修國史。大中八年。敕史館修撰。宜准館二員。增置兩員。分掌四季。

新書考異曰。案舊書文宗紀。稱故事史館不過三員。或止兩員。大和六年。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四人竝命。論者非之。據此志。則史官四人。本有定員。不知何時裁省也。

案此志注。修撰四人。乃宣宗大中八年所增。考異所言。似未得注意也。但考舊志。修撰直館俱不載員數。疑其本無定員。舊宣宗紀。大中八年三月。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相監修國史。注。良貞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宰相兼者。謂之監修國史。大中八年。敕史館修撰。宜准館二員。增置兩員。分掌四季。

新書考異曰。此唐六典之文。考尚書刑部職云。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又宣宗元昭皇后盧氏。大中初薨。初贈昭容。傳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則昭容等號。後亦非不復置。二書皆未注明。

御史臺。新書。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丞門下也。

新書考異曰。此唐六典之文。考尚書刑部職云。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又刑法志云。永徽以後。武氏得志。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與此不同。蓋三司鞫獄。出於臨時遣使。故六典不著爲令。

大常寺。新書。南京武成王廟。注。朱金忠曰武明。

案金忠父名誠。故諱成。然唐志何須入此。又考地理志。諸州縣有城宇者。天祐二年皆更名。則此事或亦在天祐二年。雖爲金忠諱。亦不當言朱金忠也。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九月己巳。敕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當書曰。天祐二年。改爲武明。

左右羽林軍。

案舊志注。龍朔二年置。而新志不書。雖後見兵志。然自當注於此。又舊志六軍統軍下注云。與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各置統軍一人。新志雖注於龍武軍下。而龍武、神武、皆大將統軍各一人。不應羽林獨不書也。

左右神策軍。

案新志注云。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貞元二年。神策軍置大將軍將軍十四年。置統軍。品秩同六軍。神策軍既在六軍之內。何云品秩同六軍。知其誤也。（考兵志。此時六軍。當是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

新書。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兵志皆書無此目。）

新書考異曰。此所云道者。謂節度也。唐初分天下爲十道。不皆有屯戍之兵。平盧范陽皆屬河北道。河西安西北庭皆屬隴右道。初無道之名。志當云以節度統之。而後云某節度統某某軍某守捉。乃爲得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當數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臺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垂天授以前邊防之制。）是也。舊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一指十道十五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安道等名。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襄道天兵道等名。又考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以雲二年。自渭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

新書考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蓋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闌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道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循志及唐會要皆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軍皆在恆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恆州燕樂界內。軍

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范陽節度下載經略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恆陽高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紙十二軍。蓋當時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考方鎮表。開元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闌入天寶時。考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舊云城六。新）

泉守捉一。曰關內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

爽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無綏戎。當是威戎之誤。

案威勝軍、唐會要曰宛秀軍。

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無安夷軍。惟賀州有安定軍。又溱州有威勝軍。彭州有鎮靜軍。遂州有靜戎軍。此志皆不載。又羊灌田等守捉二十四。七盤等城三十六。犍爲等鎮四十七。皆不合。

案劍南道彭州茂州皆有威戎軍。志祇數其一。元和郡縣志所載有雲南軍。雖不知何時置。而地理志兵志皆不及。至城鎮不合。各道皆然。且有不舉其一者。非獨劍南一道也。

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

新書考異曰地理志。登州有平海軍。亦曰東牟守捉。此志分爲二。非也。天寶以前。河南初無節度之名。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睿宗當爲中宗之誤。舊職官志。龍武軍下注云。天后以領之。

案萬騎既爲睿宗所改。元宗何得以之平韋氏也。睿宗當爲中宗之誤。舊職官志。龍武軍下注云。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爲左右營。睿宗使諸軍都指揮使。李鍼副之。

昭宗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詳見兵志。

新書考異曰昭宗紀。景福二年。嗣覃王嗣周爲京西面招討使。官者傳以嗣覃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其名三處互異。今考本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而十一宗諸子及沙陀傳。俱有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之文。則嗣覃王之名。當從本紀。

案顧彥暉傳作嗣郯王戒丕。吳氏所考已詳。故附於此而不復錄。至覃王當爲郯王。說已見文宗本紀大和八年下。

食貨志

新書。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雜書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謂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隨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盧抱經曰。新志約舊志及通典之文。殊未明晰。蓋歲輸粟二斛謂之租。稻卽粟也。粟二斛之外。何以又加稻三斛乎。丁隨鄉所出。或出絹絁二丈。或不出絹絁者。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非蠶鄉者則出布矣。亦無輸銀之理。又考唐律疏義引賦役令。每丁租二石。調絁絹二丈。綿三兩。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又唐六典戶部下云。課戶每丁租粟三石。其調隨鄉土所產。

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內道京兆同華岐四州調綿絹。餘州布麻。河南道陳許汝潁調以絁綿。唐州麻布。餘皆以絹及綿。可見綾絹絁三者不皆徵也。皆無稻三斛銀十四兩之文。新志妄增之。其流毒恐有不可言者。唐時惟鹽州用銀。中國未以此爲市易。何由徵之。通典載士貢。惟海南諸郡貢銀。大率二十兩。開有三十兩五十兩者。獨始安郡百兩。夫一郡二十兩。一丁乃當其三分之二。有是事乎。歐宋諸公。不應荒唐至此。得毋鈔胥之妄增耶。

案新志亦云。隨鄉所出。則綾絹絁不皆徵。可以意會。然徧檢諸書。皆云綾絹絁各二丈。無絹二匹之文。

舊食貨志載開元八年敕。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閻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是則絹二匹。且長八丈。必不爾矣。又唐行兩稅。始以錢折估。故新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舊書旬有五日免其調。

陸贄上疏有云。以錢穀定稅。折供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齊抗亦言其弊云。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新舊書皆載志中。是雖法弊之極。亦未嘗輸銀。有明徵矣。抱經先生此說。有功千古。故備錄之。

案唐會要同舊志。

新書。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

盧抱經曰。通典開元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

新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

盧抱經曰。此又誤也。通典。土敕。盧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其稻田給牛之數。與此志同。

刑法志

新書。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凡斷罪皆當以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案唐會要。武德二年。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竝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至德二年。敕三長齋月并十齋日。竝宜斷屠釣。

新書。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愼等又著開元格。至二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等又著後格。前書六年。敕朱璵等刪定律令格式。七年三月奏上。

案新藝文志與舊書同。此志誤也。（宋璟傳。開元二十五年卒。）

新書。左臺御史周矩上疏云云。武后不納。

新書考異曰。此云后不納。而酷吏傳云。后寫獄乃稍息。何其相刺謬也。

新書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

案韋堅聚斂之臣。何得與李邕同稱名臣。此亦語之未細者也。

藝文志

新書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

新書考異曰。一類之中。前後重見。又僞史類。劉昫燉煌實錄二十卷。又見雜傳記類。雜史類。崔湜江表傳五卷。又見雜傳記類作三卷。故事類。葛洪西京雜記二卷。又見地理類。雜傳記類。圖緯陳酋風俗傳三卷。又見地理類。唐臨冥報記二卷。神仙門又有志和元眞子一卷也。又見小說類。道家類。張志和元眞子十二卷。二卷。疑卽一卷也。

案唐臨冥報記。舊志本在雜傳中。新志移入小說。當矣。而復見於雜傳。故誤以爲不著錄。

新書雜史類。崔良佐三國春秋注。卷亡。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居其白鹿山門人諡曰貞文孝父。

新書科譯曰。崔日用傳。滑州靈昌人。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鄉里宗族竝不同。以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

案前易類已有崔良佐易忘象。注但云卷亡。當移此注於彼。

又雜史類。南卓唐朝綱領圖一卷。注、字昭嗣。大中黔南觀察使。新書考異曰。樂類有南卓羯鼓錄。注當在彼。

新書李德裕上黨紀叛一卷。注、劉從諫事。

案當是從諫子事。

新書雜傳記類女訓門。尙宮宋氏女論語十篇。

案新書二宋尙宮宋氏若昭傳。女論語十篇。乃其姊若莘所著。而若昭注之。

新書儒家類。列藩正論三十卷。韋懷太子。春秋要錄十卷。宿書。韋宮要錄十卷。韋懷太子譔。

案當從舊志作韋宮要錄。又新志雜傳記類。已有韋懷太子列藩正論三十卷。（舊志亦在雜傳。）新書考異曰。此列於武后所譔之末。韋懷所譔之前。蓋重出而又舛誤也。

新書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注、汝士子。大理評事。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汝士子有知溫、知遠、知止（汝士傳作知至。）三人。無名倞者。

案唐會要。長慶三年。大理司直楊倞詳正敕格。而藝文志刑法類不載。其書或未成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七

涇縣趙紹祖撰

宰相表（舊書無此目。）

案高祖本紀。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卽皇帝位於太極殿。命蕭造兼太尉。宰相表三公當始於此。而表不書。漏也。

武德元年八月己丑。世民爲西討行軍元帥。戊申。文靜除名。

案紀八月壬申。劉文靜除名。己丑。世民爲西討元帥。壬申在己丑前十七日。而八月無戊申。表誤。

二年十月己亥。黃門侍郎涼州總管楊恭仁遙領納言。

案紀不書。若以此爲宰相。則紀當書。若同之於唐中葉節度使之帶平章事。則表亦可不書。況九年七月辛卯。楊恭仁能。紀表竝書。必有一誤矣。

四年四月癸酉。寇爲左僕射。六年四月癸酉。寇爲左僕射。

新書糾謬曰。紀四年不書。六年則書。若四年已爲左僕射。中間不聞遷改。能免。無緣六年復爲僕射。且以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卻而推之。則四月無癸酉。以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食。卻而推之。則四月有

癸酉。裴於四年誤書也。

九年六月庚申元吉誅。

案紀云秦王世民殺齊王元吉。書法爲是。

貞觀九年七月辛巳。裴仁軌爲雍州牧。

案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辛卯。楊恭仁罷。卽此事也。裴已書之矣。此於貞觀九年。又誤書之。

十六年九月丁巳。徵罷爲太子太師。

案此條多一罷字。說詳見本紀下。

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纔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錢竹汀曰。此條似有脫文。案敬宗本傳。是時爲右庶子。若兼右庶子三字於許敬宗上。則文順。）

新書糾謬曰。此亦宰相之任。而本紀不載。何也。又士廉、洎、周、敬宗傳。皆載其補太子監國事。惟季輔、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案新紀不書。循紀書之曰。申國公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而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名。（考舊書敬宗傳。亦載此事。舊紀闕之也。）劉洎、馬周、本位宰相。故新裴不書其官。非有闕文也。

二十三年癸巳。檢校洛州刺史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

案高宗本紀。當作二十三年六月癸巳。裴脫六月二字也。時高宗已於六月甲戌卽位。

永徽三年三月辛巳。兵部侍郎韓瑗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案本紀在四月。

四年九月甲戌。遂良爲尚書右僕射。王戌。行成薨。

案壬戌在甲戌前二事顚倒。當如本紀所書。

上元二年八月庚子。文瑾爲侍中。盧俊爲中書令。竝同中書門下三品。

案本紀無竝同中書門下三品。疑裴誤也。既爲侍中中書令矣。何同之有。

宏道元年十二月甲戌。仁軌罷爲左僕射。京師留守。

案新循紀傳皆非。罷此裴誤也。且是時左僕射尚是眞宰相。

光宅元年十月丁酉。宏敏貶汾州刺史。

案武氏本紀在九月丁丑。

垂拱元年正月戊辰。仁軌薨。庚戌。昧道守內史。

案庚戌在戊辰前二事顚倒。當如本紀所書。

十一月丙辰。元嘉自殺。元軌流黔州。

案本紀垂拱四年九月丙寅。殺韓王元嘉。十二月乙酉。殺霍王元軌。此裴年月日皆誤。而書法亦不誤。

一。

二年五月丙午。居道爲納言。

案本紀作內史。疑皆有誤。說見本紀下。

四年九月丁卯。左肅政臺御史大夫綦連耀、夏官侍郎王本立、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丙辰。光輔爲諸軍節度。長倩爲後軍大總管。討越王貞。

案丙辰在丁卯前二事顚倒。當如本紀所書。

載初元年。己丑

案己丑乃永昌元年。裴誤。考載初是天授元年正月所改之年。歲在庚寅。其年九月。改國號周。改元天授。新書例以後元標歲首。則載初本不當書於表者也。

五月丙辰。待價爲安息道行軍總管。

案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在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裴已書之矣。此誤以戰收之日當之。且戰收又不當書於表也。

天授元年四月丁巳。履冰被殺。

案本紀在五月戊子。

長壽元年九月辛丑。璿能爲司賓少卿。

案本紀二年九月辛丑。姚璿能。裴誤竝於元年。

萬歲登封元年。乙未

新書考異曰。案是歲一月改元證聖。九月改元天册萬歲。其明年臘月改元萬歲登封。三月改元萬歲通天。新史之例。年號以後改者爲定。此乙未歲。當書天册萬歲元年。裴書萬歲登封。誤。

案本紀在五月戊子。

神功元年八月庚子。仁傑兼納言。三思檢校內史。欽望自太子宮尹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十月癸卯。仁傑爲河北道副元帥。檢校納言。

甲子。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案新循紀傳及新紀皆無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裴誤重複。

通鑑考異曰。舊紀傳及新紀皆無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裴誤重複。

案通鑑取欽望一句。其日作八月丙戌。考本紀。豆盧欽望自太子宮尹爲文昌右相。乃聖曆二年八月庚子。裴已書之。疑此亦爲重復。而通鑑取之者。或別有所據。然未究言之。

聖曆元年二月乙未。欽望能爲太子賓客。三月甲戌。師德爲納言。

案二事本紀不書。通鑑取欽望一句。以終前事。

神龍元年正月甲辰，司刑少卿袁恕己爲己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案新紀不書，海紀有之，此蓋初定亂時之特命，於法當書，新紀誤以下庚戌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重複而刪之耳。

二年六月戊寅，貶韓爲雷州司馬云云。七月辛未，流瞬於嘉州云云。

案此二條，似不當復書於表，說見本紀下。

又案本紀是年十二月丙戌，蘇瓌存撫河北，表似應書而不書者，漏也。

開元元年八月壬寅，宋王成器爲太尉，申王捴爲司徒，九月丙寅，宋王憲能爲開府儀同三司。

案舊紀，憲與捴皆避昭成皇后諡，開元四年改名，新傳憲本名成器，避昭成皇后諡，與申王成義俱改今名，然則自四年以前，皆當書成器、成義，而表殊不書一，此同年一行，前後或書成器，或書捴書憲，尤爲不倫，故論之，餘不贅也。

十二月壬寅，元之兼紫微令。

案元宗本紀云，姚崇兼紫微令，考崇傳云，姚崇、字元之，本名元崇，武后時以字行，開元世改今名，而表或書元崇，或書元之，每錯出於一年之間，殊不畫一，當從本紀所書。

二年正月己卯，懷愼檢校黃門監。

案紀不書，恐以三年正月癸卯檢校黃門監而誤，又考盧懷愼本傳，亦祇云三年轉黃門監，

四年閏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罷爲開府儀同三司。

案幽求元年十二月癸丑罷，表已書之矣，此誤。

十年，

案本紀是年四月己亥，張說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閏五月壬申，張說巡邊，表皆應書而不書，漏也。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忠王浚爲太子。

案本紀，六月庚子，立忠王琰爲皇太子，（肅宗本紀：二十三年又更名璵，表不應書其初名，當從本紀。）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涇部侍郎房琯爲文部尚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案房琯是元宗次皆安所命，（事在元宗本紀，）裴冕是肅宗即位鹽武所命，（事在肅宗本紀，）雖同是七月甲子日，表亦當分別言之，而總書之曰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理有礙。

廣德元年七月壬子，雍王适兼中書令。

案代宗本紀不書，以德宗本紀考之，當是兼尚書令也，說詳職官志。

大歷十四年三月丁未，洋宋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是三月丁未，忠臣見逐之日，然以本官同平章事，紀竟未書其日，自是紀漏，當紀同書於丁未，而新表從之，然於是日見逐而即到京師，亦必無之事也，恐是見逐在前，紀但據奏到之日書之。

興元元年六月丙辰，忠臣誅。

案德宗本紀不書，然紀當書而表不當書也，忠臣從逆已久，豈得仍以唐宰相待之而書於表耶。

貞元元年八月甲戌，懷光伏誅。

案懷光傳，有詔爲太子太保，非三公也，表當從其罷爲太子太保之日，不當書其伏誅之日也。

元和十五年，

案穆宗本紀，是年六月韓宏罷，而表不書，漏也。

長慶二年六月戊寅，夷簡分司東都。

案夷簡於元和十三年七月已罷，表書此何意。

大和三年十二月己酉，元穎貶郴州刺史。

案元穎長慶三年已罷，表亦不應復書其貶。

四年，

案文宗本紀，是年正月甲午王播薨，而表不書，漏也。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丁酉，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新書考異曰，凡前宰相再入，例書姓，如蕭瑀、高士廉、姚元之、盧休璟諸人是也，敏中自荊南節度使再入相，不書姓，此史文之闕，舊唐書懿宗紀不載敏中入相事。

案錢氏謂再入相當書姓，是也，至當紀不載敏中再相，自是懿紀之闕，舊書敏中本傳固載之。

咸通五年五月戊戌，伸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案蔣伸三年正月罷相，此不必書。

乾符三年六月乙丑，撫王紘爲太尉，未薨，紘薨。

案僖宗本紀失載紘薨，當據此補之。

中和元年二月己卯，駢爲太尉。

案本紀不書，考高駢本傳云，尋檢校太尉，表亦可不書也。（宰相世系表宋・三公三師七十一人・亦不載高駢。）

宗室世系表（舊書無此目。）

蔡王圄。

案宗室列傳作蔡王壽，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同，表云圄，恐傳鈔者之誤，傳云，太祖八子，壽次在七，表

爲忠臣見逐之日，然

次於三在琼、綸禕之上。世祖惠帝、劉昭・未知孰是。

濟南王哲。

案宗室列傳云。蔡王蔚生子安哲。則哲係琬璬之叔。今與琬璬等同格。非也。宜高一格與安同。裴中此類。不可勝考。姑就易見者言之。

長平王貸。

案宗室列傳云。雍王綸子貸。追贈河南王。裴書道元傳。父貸、道封河南王。裴獨云長平王。且時有長平王叔良。恐是裴誤。

盧國公相州刺史景悆。

新書糾謬曰。舉王琦曾孫有蔡國公景悆。三從昆弟。無緣同名。案道宗傳云。子煮悆。封盧國公。

壽州團練使文通破蔡州有功。終遂州刺史。附縣令去惑死王仙芝。贈隋州刺史。

案裴鎬傳所不及。未爲不可。然宗室一傳所述者。獨此二事耶。且文通爲叔良六世孫。去惑卽文通之孫也。其事自可附見叔良傳。

戶部尚書國貞、字南華。

案薛書國貞傳。本名若幽。鎮於絳。賜名國貞。新表例載本名。如回初名繪、千里初名仁是也。而獨削國貞本名何耶。

嗣信王義珣、嗣澤王琤。

案宗室列傳。義珣嗣澤王。未嘗嗣信王。琤初嗣澤王。後奪爵。以義珣嗣澤王。琤降爲郢國公。進封陵信王。疑裴誤。

天水縣男朗州別駕楫、宗正少卿栻相、范陽縣男梗。

案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汝陽王璡生椿樞楫栻相梗梗。今表乃楫栻相梗與璡同格。高於椿樞等一格。鄧氏書本據唐裴。且楫栻等俱係本倫。其爲璡子無疑。此或校刊者之誤。

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鄒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石、褊。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惠山王房有遘之。與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

新書考異曰。案裴不云褊相僖宗。考褊本傳。初拜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後節鎮加宰相銜者極多。謂之使相。亦稱外宰相。非眞宰相也。而世系裴以褊列十一人之數。誤矣。又考定州刺史房有鱗。相肅宗。此則十一人之一。而計曰博不及焉。甚矣其舛也。

宰相世系表（案此非脫此目。）

裴氏出自風姓。顓頊裔孫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皐陶。皐陶生伯益。賜姓嬴氏。生大廉。

案史記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翳。伯翳生大廉。今裴以女華爲大業子。以大費、伯益爲兩人。史記雖不可信。而裴亦不知何據。

左春坊曰。案宗室世系。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皐陶。爲堯大理。生益。不以大業爲顓頊之裔孫。且缺去大費一代。與此又異。

德超、思諒、行儉、光庭、積、倩均。

案裴行儉傳。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薛書祖定高。父仁基。今案表行儉乃德超之孫。思諒之子。而定高乃其伯祖仁基。乃其從伯。不同如此。余嘗得唐嗣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闕其名。當是行儉之孫積誌也。（傳云積、倩均・積・嗣部員外郎・誌云字道安。傳與表皆缺載・高祖定。無官字・什祖仁基。祖行儉。嗣部員外郎・倩・嗣部員外郎・仁基父定・無官字・與誌同・）行儉考光庭。與新唐傳同。當是表誤。

南來吳有耀卿、行本、坦、中容有光庭、遵慶、樞、鎰。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朝宰相坦系出中容。非出南來吳。此必因南來吳裴亦有名坦者。故致誤爾。南來吳之裴坦。官太平令。未嘗任宰相也。

案裴坦相僖宗。昭宗。而贊卽坦叔父稷之孫。坦之從姪也。不知總數中何以齒莽如此。

劉氏彭城劉氏、皓、字幾之相懿宗。

案劉皓傳有弟助而表不書。

河南劉氏羅辰五世孫瑑。瑑弟仕儁。仕儁、坦、政會。

案裴政會爲仕儁之孫。考舊書政會傳云。祖瑑。仕儁。未知孰是。

劉氏宰相十二人。滋、文靜、膽、仁軌、璿、褘之、迺、辭道、景先從一、鄴。爰河南劉氏宰相一人。崇望。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劉幽求。相睿宗元宗。表失載其世系。

案蕭遘劉幽求傳。但云冀州武強人。不言其祖父并子孫。元和姓纂亦無之。鄧名世姓氏書考證云。信都劉氏。冀州武強人劉幽求。雖有族望。而亦無世系也。（案鄧書此宜云劉氏宰相十三人・幽求亡其世系・則綱舉目張・考異所云・皆可以不必矣・）

酋氏漢有丞相鄴文終侯何二子遵、則。

案漢書何二子臨、延。延生遵及則。疑表有脫文。

遵、一格。華、悟、衡。一格。恆、儆、儆俶、俶復。一格。儉。一格。

案傳華、衡爲温子。恆、悟爲華子。復爲衡子。儉爲恆子。儆爲悟子。儆俶爲儉弟。當以華、衡爲一格。恆、悟、復爲一格。儉、儆、儆俶等爲一格。其傳所無者。不能考也。知裴必有大誤。

寶氏懷哲、武威郡都督。

案公主傳。太宗女蘭陵公主下嫁竇懷哲。宮兗州都督。太穆皇后之族子。則裴當時駙馬都尉。而不書者。漏也。又考高宗本紀。永隆元年七月丙申。突厥寇鹽州。都督竇懷哲敗之。三處所書其所官之地皆不同。傳云。太穆皇后之族子。以裴考之。當是太穆之姪曾孫也。涼州雍隋武威郡。其時或曰涼州。郡名亦非是。

陳氏。出自嬀姓。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三十二世孫遏父爲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是爲胡公。九世孫厲公他生敬仲完。奔齊。以國爲姓。既而食邑於田。又爲田氏。十五世孫齊王建爲秦所滅。三子昇、桓、軫。桓稱王氏。軫、楚相。封潁川侯。因徙潁川。稱陳氏。生嬰。秦東陽令史。嬰生成安君餘。

鄧名世姓氏書辨證曰。唐表爲四誤。左傳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是大姬爲胡公夫人。今以大姬妻陶父而生胡公。一誤也。陳他殺太子免。蔡人殺他而立厲公。罷。今以厲公名他。二誤也。史記曰。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見汝先世之有貴者。今表云建之子軫相楚封潁川侯。三誤也。史記。成安君陳餘與張耳皆自大梁起。嬰自東陽以兵屬項梁。餘、嬰二人同時。今表云嬰生餘。四誤也。

案趙明誠金石錄杜如晦碑跋云。傳云。祖名果。而碑所書乃名徽。又案元和姓纂。義興公果。陽乎侯。三誤也。史記。成安君陳餘范曰。案戰國策。軫本秦人。史記。軫事惠王。歷四王而至始皇。二十五年滅齊。遷王建於共。年代相去若此。安有建生軫之理耶。

準、字道基。晉太尉廣陵元公。生伯珍。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

新書考異曰。案陳書南史本紀俱云。準生匡。匡生達。此表以匡爲準孫。與前史異。

文謚三子。談先、鎮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閤將軍。譏與昭烈公。

新書考異曰。案陳書。高祖之兄名道談。始贈長城縣公。襲贈義興郡公。改始興郡王。史從其後封。當云始興王。

陳氏宰相三人。叔達、希烈、夷行。

案希烈雖總數中有名。而表實無之。

楊氏。佾。鄱國公。侗。字仁謹。隋裴皇帝。

案裴雖紙以世系爲重。然皆法亦不可不謹。如佾之證裴帝。唐所證也。侗之證裴帝、世充所證也。今裴佾但書鄱國公。而侗則大書隋裴皇帝。此其意何耶。

高氏。勵。字敬德。

案高士廉傳。新舊書皆云父勵。與表同。趙明誠金石錄。高士廉塋兆記跋云。北史作勱。今此碑與北史合。

高氏宰相四人。士廉、履、郢、智周。

新書糾謬曰。高履字字輔。相太宗高宗。裴有宰相五人。而止計四人。漏此一名。

房氏。遺愛、太府卿。

案當書駙馬都尉。

宇文氏。化及、陷太僕卿。

案表中其人有官而不書者多矣。如宇文化及乃其不宜書官。但書名可也。

杜氏。預。字元凱。四子錫、躋、耽、尹。錫曾孫顗。二子楚秀、秀二子果、皎。皎生徽。徽字暐。陰懷州長史。豐鄉侯。生吒、淹。

新書考異曰。案崔府君杜如晦傳。曾祖皎。曾是當祖。周贈開府儀同三司。遂州刺史。高祖徽。曾是曾祖。周河內太守。祖果。周溫州刺史。入陰。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陰昌州長史。新書如晦傳亦云。祖果。有名。周陰聞。是果爲如晦之祖審矣。表乃以果與皎爲兄弟。是不然也。周書杜杲傳云。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杲果字形相似。此杜杲即杜果也。其祖名建。與唐表杜杲傳又互異。又考崔府君淹傳。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徵與吒字。非親昆弟。史文之乖剌如此

案李靖碑作什翩憧.

漢騎都尉陵降匈奴.爲孫歸魏.見於丙殿.賜氏曰丙.後周有信州總管龍居縣公明.明生榮.高祖與之有舊.以避世祖名.賜姓李氏.

案李元紘傳.新唐書竝云.本姓丙氏.賜姓李.不言其爲李陵之裔.未知孰是.

新書糾謬曰.裴宋注南祖宰相有潘.又李藩傳.父承.李承傳.幼孤.其兄暐養之.今裴暐乃爲承之弟.而潘作潘.又不言相憲宗.顯是脫漏.

隴西李氏宰相十人.武陽房有迺秀、勣臧大房有蓁琰、蔚楙、逢吉.丹陽房有綖、昭德.又有道廣、元紘、晟、超、承、山南東道節度使潘.

新書糾謬曰.裴宋注南祖宰相有潘.又李藩傳.父承.李承傳.幼孤.其兄暐養之.今裴暐乃爲承之弟.而潘作潘.又不言相憲宗.顯是脫漏.

隴西李氏宰相十人.武陽房有迺秀、勣臧大房有蓁琰、蔚楙、逢吉.丹陽房有綖、昭德.又有道廣、元紘、晟、超、郡李氏宰相十七人.南祖有游道、潘、固.言日知、敬元、紳、元素.東祖有絳、鎬、珏.西祖有愼矜、遼東有泌.江夏有鄴、磎.漢中有安期.

新書考異曰.宰相李義府自言系出趙郡李訓楼之族.李讓夷系出隴西.又武后時有李景諶.裴皆失載.宰相表又有李忠臣、李懷光二人.皆叛臣.故不敍其系.

案陳希烈在姦臣傳.其實亦叛臣也.表雖無世系.而總計處有名.爾琳與李忠臣同在叛臣傳.而裴載霧氏宰相一人琳.則忠臣、懷光非以其叛也.考忠臣本蠻裔.以李勣例之.當敍於蠻氏.懷光本渤海茹姓.以李寶臣等例之.當與柳城雞田竝列於裴末.而裴皆無之.自是疏漏.不能爲之說也.余友左睿谷曰.裴宋云.三公三師有以宰相及前宰相遷者.裴寂等二十七人.以軍功遷者.李光弼等二十人.以恩澤通者.武攸暨等四人.皆通見宰相世系.裴別著田氏爲氏二族.侯希逸亡其世系.李輔國中官也.僅附懷恩、叛臣也.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唐之盜也.皆削而不著.故表有以亡其世系而不著者.當以侯希逸爲例.有以叛臣而不著其世系者.當以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爲例.知此可以讀歐公之表矣.其論與錢氏同.自不失其爲厚.而裴實不能一例如二人之言.

新舊唐書互證卷八

溧縣趙紹祖撰

王氏.縉生威.威十九世孫澤.字季道.

新書考異曰.案王縉之徵.在後漢初.而季道兄弟.總角爲郭林宗所知.林宗卒於建寧初.距光武初僅百三四十年.而自縉至澤.傳世二十.此必無之事也.

案下文縉長子般.四世孫旹.三子允、隗、懋.懋六世孫光.後魏幷州刺史.裴自縉至光.共十二世.而已至後魏矣.

紳二子渾、濟.渾生湛.

案晉書湛爲渾之弟.濟則渾之子.鄧名世姓氏審辨證亦駁此誤.

溥字德潤.相昭宗.

案王溥本傳云.史失其何所人.（晉書溥無傳.）而裴敍其世系甚詳.且卽王翊、王翃之從曾孫.未知孰是.

王氏宰相十三人.珙邪有方慶、珙、搏琦.太原有溥、縉、珪、滻、唆、播、鐸.京兆有徽、德輿.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裴有王本立、王及善.皆相武后.裴闕其世系.華陰王氏有孝傑.已見於裴.而計日

不及何疎漏至此

魏氏源獻陵哀冊

案舊書魏謇傳云父馮余家藏唐魏公先廟碑云府君諱則舊傳新表俱誤也

謇字中之相宣宗潛字蘊華故

新書考異引沈炳震曰舊書魏謇傳潛于敖甥後琮爲相潛于敖甥後琮爲相表逢列敖於潛下以甥爲子誤之甚也

案舊書魏謇傳云潛子敖韋琮甥後琮爲相潛歷顯官與沈炳震所引不同考韋琮相在大中元年魏謇相在大中五年琮之相在謇安得云後琮爲相潛歷顯官也疑今本爲近人之所誤改但沈氏謂潛爲于敖甥以于作子而誤然句中有甥字當作何讀而致誤亦可疑也且表於魏氏世系頗詳非虛取之舊傳存疑可耳

温氏大雅字彦宏彦博字大臨彦將字大有

新書考異曰案本傳大有字彦將歐陽公集古錄疑其事謂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洪景伯始考正之云顏魯公作顏勤禮碑敘顏温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俱仕東宮懿德太子以彦配名惟大雅異復考大雅撰唐創業起居注彦博同直內史游秦彦將皆典祕閣是彦博彦將皆以彦配名惟大雅異復考大雅撰唐創業起居注書隋煬帝遊使夜至太原温彦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彦宏馳以獻帝帝方臥聞而驚起執彦宏手據此則温氏昆弟皆以彦爲名明矣而此書首題大雅舉敖撰又顏碑亦云大雅其故何耶

案唐之孝敬皇帝諱宏如徐有功本名宏敏而但以字行大雅生在孝敬之前而後人追改之故稱其字爲名如晉書不云劉淵而云劉元海不云石虎而云石季龍也

宰氏曼倩獻

趙明誠金石錄宰子與碑跋云君諱子與字安道曾祖之象祖文本父曼倩案元和姓纂及新唐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而無子與今墓誌云次弟獻則子與乃曼倩長子而闕者何也

張氏宰相十七人光輔

案光輔雖列名十七人中而世系表中失載

馬氏余字聖卿二子嚴嚴嚴字聖卿

案後漢書馬援傳嚴字威卿此恐校刊者之誤

褚氏宋其公子段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

新書考異曰此俗生傳會之詞不足信褚師當是以官爲氏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杜預曰褚師市官是也衛有褚師聲子則褚師一官宋衛鄭皆有之

案元和姓纂云宋其公子段爲褚師因氏焉

崔氏祐甫生子成子明子弼皆爲慶封所殺子明弈魯

案當云生子成子弼子明成弼爲慶封所殺明弈魯裘語不細

仁師相太宗高宗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表但云州自後未有入相之事此表高宗二字衍文也

崔氏宰相二十三人鄭州有元綜鄧陵有知温南祖有昭緯慎由允晉神基清河大房有鬼從小房有逢昭翠鄆青州房有圓安平房有仁師湜博陵大房有元畤損鉉元式二房有琪遠祐甫植三房有日用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表但云門下侍郎亦誤也且表於魏氏世系頗詳非虛取

又元嘩孫渙明皇西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表但云門下侍郎亦誤也崔氏宰相貴二十七人

新書考異曰案裴博陵有流字內融相僖宗二房有安上字敦禮相高宗遵字元宰相德宗皆失舉其官

案本紀及宰相表崔渙以至德元載七月相元宗在蜀所命八月赴鎮武二載八月罷當云相元宗肅宗

于氏宰相三人頔志寧琮

新書糾謬曰于惟謙相中宗而表不載

柳氏宗元字子厚告字用錡

案舊書柳宗元傳其子有周六周七而表不載周六周七當爲小名

部字德載相德宗

案柳渾本傳云字夷懌一字惟深本名載然則載係本名非字德載也又考德載乃韋處厚之字

韓氏宰相四人瑗休湜宏

新書考異曰案韓湜傳湜爲浙江東西觀察使鎮海軍節度使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宰相表不列湜名而本紀亦不言加湜平章事蓋方鎮加宰相不得爲真宰相也韓氏宰相但可云三人不得以湜充數

案貞元元年湜加平章事其時在鎮自是使相恐是二年十一月入朝便居宰相之職史於此有漏文考李絳楊於陵傳皆直稱湜爲宰相柳渾傳韓湜自浙西入朝帝虛己待之奏事或日晏飢相取充位湜遂省中榜吏自若然則湜之爲相其爲紀表之闕無疑非世系表之誤也

來氏敭字君叔生稜

案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敭生疑疑生稜本之後漢書當爲是

任氏宰相一人雅相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任知古。相武后。盧氏承泰。字齊卿。太子詹事。陽郡公。案盧承慶傳。承泰子齊卿。舊書亦同。今表乃誤以子爲孚。而書於一格之中。誤之甚也。盧氏宰相八人。大房有昇、承慶二房有幽、逈三房有懷慎、杞。范陽有撝、光啟。盧氏宰相四人。大房有昇、承慶二房有幽、逈三房有懷慎、杞。范陽有撝、光啟。案盧氏宰相撫間。此或盧商之譌。然表載商於二房。而此云大房亦誤。

上官氏。楚王、子蘭爲上官大夫。以族爲氏。新書考異曰。案史記上官大夫乃靳尚。非令尹子蘭。案元和姓纂亦云。王子蘭爲上官邑大夫。因氏焉。則其沿誤久矣。

樂氏。呂孫喜。喜生司城子罕。新書考異曰。據左傳子罕卽樂喜之字。表誤以爲兩人。

孫氏宰相二人。茂道、偓。又宰相表有韋琮。相宣宗。此表失載。

郭氏。平王東遷。奉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虢。於是平王求虢叔所舍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新書考異曰。案楚莊不與平王同時。春秋莊公二十四年。郭公。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楚莊伐陸渾之戎。又在其後六十九年。

漢有郭亭亭會。孫光憲大夫廣智。案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

武氏。漢有武臣爲趙王。梁都孝侯。臣生德。德生赦。案史記。武臣起在漢前。又史記功臣表。梁都孝侯武慭生子最。則武臣與梁都孝侯非一人。此表語不可通。似有脫誤。

攸宜、冬官尚書。新書考異曰。外戚傳。終羽林大將軍。與表異。武氏子弟封王者。惟攸歸、攸止、載德三人先死。不及削封。攸表著之。餘皆書所降之封。於例當矣。乃攸宜自建安王降息國公。攸緒自安平王降巢國公。攸寧自建昌王降江國公。表并公爵亦不書。重規已降封郯國公矣。而表仍書高平王。懿宗已降封歧國公矣。而表仍書河間王。傳封河內。崇訓已降封鎬國公矣。而表仍書高陽王。延義已降封魏國公。此又義例之自相違反者也。

案表中武氏子弟以王書者。尚有尚賓河間王。審思申王。再思蔡王。崇烈新安王。其死之前後不可知。然表所書官爵與傳相反者。不可勝考。

崇敏、崇行。

案此武攸暨子。太平公主所生也。考公主傳云。主三子崇簡、崇敏、崇行。哲拜三品。後又云。三子封王。崇簡乃太平先所降薛紹子。此崇敏、崇行。表不書官。或是太平敗後。誅死削封。然考薛氏世系表。薛紹子崇尤書蔣陽王。崇簡書立節王。是薛氏王者已二人。而主有四子俱得王也。與傳不同。

延祚、光祿少卿儆公。

新唐考異曰。案衛書外戚傳。延祚本咸安郡王。降封咸安郡公。且新傳書竣云。重規降封錄國。而表屬之延祚。恐誤。

案延祚降咸安郡公。亦見新傳。誤作延嗣耳。表無延嗣也。

武氏宰相五人。攸暨、攸寧、元衡、三思、承嗣。

新書糾謬曰。武什方相武后而表不載。

新書考異曰。什方本韋氏。賜姓武。表雖不書。宋爲大失。但本表元有兩例。李世勣本徐氏。表從徐氏。不從李氏。一例也。元載本景氏。表不別出景氏。而於元氏世系之後云。大曆宰相元載。本景氏。故不著。又一例也。此什方者。既不入韋氏。又不附書武氏之後。於例亦未當也。

韋氏、駙言。

案新傳書蘇世長本傳越云。以駙言子務元襲爵。今表載駙言子有務寂、務昇而無景暉。（元和姓纂光曜作景昭。）

曜、字廷顯。

新書糾謬曰。傳字昌容。子顗、字廷顯。表誤。

狄氏、仁傑、相武后。

案狄仁傑傳云。子光嗣、景暉。今表有光嗣、光遠、光昭而無景暉。元和姓纂光遠作景昭。

裴氏、恕己、相中宗。

案裴恕己傳有甘棠德文而表不載。

智宏、相高宗。

案宰相表。智宏長壽元年相。書云相武后。

姚姓、異、大理卿崇左拾遺。

案姚崇三子彝、異、奕。傳以崇爲彝子。新傳以崇爲奕子。而表以爲異子。三者不同。

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主廆弟西平王運生仁。事晉爲令臨澤敬侯。制生右衛將軍北地墾王精。降後魏。因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案元和姓纂云。慕容運孫北地王精入後魏。因賜姓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主廆弟西平王運生仁。事晉爲令臨澤敬侯。制生右衛將軍北地墾王精。降後魏。因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案元和姓纂云。慕容運孫北地王精入後魏。因賜姓豆盧氏。

王精。入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精生觀。觀什孫琛生寧。而北史寧傳云。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氏焉。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如此皆莫可考。（案寧・盧正道入世・道・慎微曾孫・慎微曾祖卷公主・說失載賜姓始末。）

案元和姓纂。觀什孫裘生永思、寧。裘以裘爲觀孫。其子載永慰。（慰與思不知孰是。）而不載寧。

勝、魯元、後魏太保襄城公。

新書考異曰。案魏書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什翼犍時。仕慕容垂尚書令臨澤公。不言慕容氏之族。且是盧氏非豆盧氏。故沈炳震極斥此表之謬。今檢裴稱運生尚書令臨澤侯。制生精。二子觀、勝。勝子魯元。是制乃魯元之曾祖。倘與尚字形相似。實與封號又同。慕容出於徒河。而魯元亦稱昌黎徒河人。其爲慕容之支庶。亦可無疑。單稱盧者。必是孝文遷洛時。改代北複姓。去豆存盧。沈氏謂魯元自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斯不然矣。晉書後燕載記。稱慕容麟以兵劫北地王精。謀弒主。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是精無降魏事。北史豆盧寧傳云。燕北地王精之後。高祖勝以皇始初歸魏。賜姓豆盧氏。蓋得其實。案諸書數豆盧氏世次皆不合。而元和姓纂謂志靜生魯元者尤謬。要之魯元必豆盧氏後無疑也。

豆盧氏宰相一人欽望。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豆盧瑑。相懿宗。

朱氏宰相一人敬則。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朱朴。相昭宗。

唐氏儉、字茂約。

案鎮竹汀金石跋尾唐儉碑云。據表。儉高祖令世。不載官位。碑云。高祖岳。北魏鄧州刺史。亦當以碑爲正。而新書考異未及引也。余所得唐儉碑甚殘闕。此敍世系處皆無之。

休璟、相中宗。

案宰相表。休璟以長安三年七月相。神龍二年三月致仕。景龍三年十二月復相。景雲元年七月致仕。

嘗云相武后中宗睿宗。

桓氏彥範、相中宗。

案桓彥範傳云。弟元範臣範。今表但有臣範而無元範。

鄭氏、暐生中書博士茂。一名少白。七子。白麟、允伯、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

新書考異曰。案魏書鄭羲、字幼麟。（幼麟・父暐生六子。羲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元和姓纂暐七子。白麟、小白、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暨七房鄭氏。魏書不及歸藏。蓋其後早絕故乎。盧表所載七子。惟允伯乃小白之子。餘六人乃小白昆弟。而供以爲子。諜矣。白麟有孫道慎。爲隨郡太守。

叔復子孫亦多顯者。表一以爲絕。一以爲撫閒。殆未可信。

鄭氏宰相九人。北祖有珣瑜暕朗餘慶從謹延昌。南祖有絪滎陽有畋。滄州有愔。

新書糾謬曰。鄭繁相昭宗而表不載。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有鄭肅。相武宗。吳氏惟舉繁不舉肅。亦考之未審也。

苗氏晉卿字元輔。相肅宗代宗。

案表載晉卿九子。收、藪、不堅、粲、垂、向、昌穀、望成。無牧而多望成也。傳記俱云。以母姓爲氏。且匈奴左右賢王。皆以子弟爲之。去卑既爲右賢王。必係近族。此表云出於沛獻王者妄也。據魏書劉武傳。稱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則猛當是去卑子。表以去卑與猛爲昆弟。亦非也。魏書官氏志。載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獨孤氏。後改爲劉氏。周書獨孤信傳。其先伏圖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是獨孤與匈奴非一種。不當牽混爲一。

案獨孤之先。或出於匈奴之冒劉姓者不可知。（元和姓纂云。本姓劉氏。）然以諸書考之。決非出於漢沛獻王後無疑也。想修唐表時。祇取諸家譜系雜鈔之。故此表與河南劉氏相矛盾。

雞田李氏。本河南部落稽阿跌之族。至光進賜姓李。

新書考異曰。案此表述世系甚略。考良臣碑。稱大父賀之。貞觀初。率部落來歸。授雞田州刺史。父延豐。襲雞田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良臣襲刺史。肅宗立。馳詣行在。戰有功。拜開府儀同三司。朔方先鋒左助兵馬使。贈太保。生三子。長光瑱。朔方都將。次光進、光顏。又光進碑云。嗣子季元。河東衙前兵馬使。次燧元。陳許節度押衙。次毅元。次綏元。太原尉。次宗元。次吉元。光顏碑云。嗣子昌元。鄭坊丹延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次扶元。左龍武軍大將軍。次繼元。太常主簿。次誠元。湖州司馬。次建元。河東節度右都押衙。次興元。衢王友。次榮元。右羽林統軍檢校左散騎常侍。次奉元。清源丞。次播元。河東節度押衙左門槍兵馬使。次安元。右軍先鋒兵馬使檢校右威衛將軍。則李氏五世譜牒。燦然可考。故史家不可以不博聞也。

太原王氏。晏宰、太原節度使。

案傳宰有子晏實。天雄節度使。而表不載。考表中智興九子有晏實。（傳作晏實。）新傳云。宰子晏實。智興子之疑。表因此而誤。然亦不應遺其官也。

烏氏。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名氏。

案此等疑爲俗野之說。

徐氏於此。

獨孤氏。出自劉氏。後漢世祖生沛獻王輔。輔生定。定生丐。丐二子。長廣、廣生稚。稚生進伯。鑾何奴。兵敗被執。囚之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爲谷蠡王。號獨孤部。尸利生烏孫二子去卑、猛。

新書考異曰。沈炳震曰。河南劉氏世系云。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其族貴者皆從母姓。因爲劉氏。左賢王去卑。裔孫庫仁爲南部大人。此又以去卑爲沛獻王之後。未詳何據。案魏書劉聰傳、晉書劉元海載記俱云。以母姓爲氏。且匈奴左右賢王。皆以子弟爲之。去卑既爲右賢王。必係近族。此表云出於沛獻王者妄也。據魏書劉武傳。稱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則猛當是去卑子。表以去卑與猛爲昆弟。亦非也。魏書官氏志。載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獨孤氏。後改爲劉氏。周書獨孤信傳。其先伏圖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是獨孤與匈奴非一種。不當牽混爲一。

案獨孤之先。或出於匈奴之冒劉姓者不可知。（元和姓纂云。本姓劉氏。）然以諸書考之。決非出於漢沛獻王後無疑也。想修唐表時。祇取諸家譜系雜鈔之。故此表與河南劉氏相矛盾。

雞田李氏。本河南部落稽阿跌之族。至光進賜姓李。

新書考異曰。案此表述世系甚略。考良臣碑。稱大父賀之。貞觀初。率部落來歸。授雞田州刺史。父延豐。襲雞田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良臣襲刺史。肅宗立。馳詣行在。戰有功。拜開府儀同三司。朔方先鋒左助兵馬使。贈太保。生三子。長光瑱。朔方都將。次光進、光顏。又光進碑云。嗣子季元。河東衙前兵馬使。次燧元。陳許節度押衙。次毅元。次綏元。太原尉。次宗元。次吉元。光顏碑云。嗣子昌元。鄭坊丹延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次扶元。左龍武軍大將軍。次繼元。太常主簿。次誠元。湖州司馬。次建元。河東節度右都押衙。次興元。衢王友。次榮元。右羽林統軍檢校左散騎常侍。次奉元。清源丞。次播元。河東節度押衙左門槍兵馬使。次安元。右軍先鋒兵馬使檢校右威衛將軍。則李氏五世譜牒。燦然可考。故史家不可以不博聞也。

太原王氏。晏宰、太原節度使。

案傳宰有子晏實。天雄節度使。而表不載。考表中智興九子有晏實。（傳作晏實。）新傳云。宰子晏實。智興子之疑。表因此而誤。然亦不應遺其官也。

烏氏。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名氏。

案此等疑爲俗野之說。

案表本以爲宰相之先後爲次第。故首張次劉次竇次竇。世勣既不附李氏。則勣相太宗高宗。不當次

新舊唐書互證卷九

遷縣趙紹祖撰

后妃傳

新書后妃傳序。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舊書傳序。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

案新書百官志內官下注云。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四人。正四品。才人五人。正五品。其人數與此不同。太宗文德長孫皇后傳。新書父晟。字季。仕隋爲左驍衛將軍。舊書。隋右驍衛將軍越之女也。（通鑑亦祇作長孫晟。）

新書考異曰。隋書及宰相世系表作季晟。

新書從宰九成宮方鬱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

新書糾謬曰。案帝紀并柴紹傳。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疑其撫之。

案舊書。皇后從宰九成宮。在貞觀八年。不載此事。通鑑於十年長孫皇后崩時附載之云。前年從宰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是八年中實有此事。特史不能詳載之。莫知其爲何事耳。

高宗王皇后傳。新書初簉良娣有寵。後皆亦作良姊。

案高宗諸子傳云。蕭淑妃生秦懿公主。傳云。義陽公主。蕭淑妃所生。考唐制內官無良姊。太子內官有良娣二人。蓋高宗爲太子時。蕭氏升爲良娣。及卽位進淑妃。而新舊書於此傳惟稱良姊者非也。

則天武皇后傳。（舊書無傳。）新書蔡是惟良爲姑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梁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妹。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侯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以韓國子敏之奉士彠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爲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疑我寇之。俄貶死。楊氏徙鄜衙二國。咸亨元年卒。

新書考異曰。后妃傳稱楊氏由榮國夫人徙鄜衙二國。外戚傳但稱榮國。不云徙封。其不同一也。外戚傳元爽以惟良事緣坐死。后妃傳先云。元爽坐事死振州。後及后毒殺魏國事。似元爽別坐他事誅。其不同二也。據外戚傳。賀蘭敏之死在楊氏卒之後。后妃傳。敏之死在楊氏卒之前。其不同三也。（魏國卒於乾封元年。在咸亨改元前四年。此傳云俄貶死。則爲時未久。）

案舊書高宗本紀。咸亨元年九月。衛國夫人楊氏薨。則新書后妃傳徙封鄜衙者不誤。而外戚傳誤也。不同二也。據外戚傳。賀蘭敏之死在楊氏卒之前。其不同三也。魏國卒於乾封元年。后妃傳。敏之死在楊氏卒後者不誤。而后妃傳誤。舊紀。咸亨二年六月。武敏之以罪復本姓賀蘭氏。則新書外戚傳死在楊氏卒後者不誤。而后妃傳誤也。獨舊書武承嗣傳。既云元爽自濠州流振州死。在惟良等死之前。又敍於惟良等死之後。而云元爽歸緣坐流嶺外死。數行中自相謬戾。爲不可解。又無怪新傳之一彼一此也。通鑑敍元爽死在惟良死前。亦不云以何罪死。餘同舊紀。

敬業南渡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

案舊書敬業傳亦云。殺刺史李思文。而新書敬業傳則云。殺思文爲潤州刺史。固守踰月。城陷。思温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途賜姓武。歷春官尚書。則舊敬業傳新后妃傳皆誤也。（通鑑敍刺史李思文殺字當爲執字之誤。）

作盥而坐(乙)因(一)厠惡臭熏鼻。缶十有二文。

新書糾謬曰。案集韻丙作兩。(乙)作囙。嚴作嶷。外又有人作坐。授作楹。初作衙。生作甥。作鑒非十九字。然則不止十二文也。

案吳若明碑。證作鑒。月作⊗。又作㬎。成作誠。嵓岳觀造像記。書月作匧。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順陵碑。君作顧。嘉元春佛像贊。證作鑒。惟嚴字無所考。疑是嚴字。又云。匧是月字。謂會以匧爲生誤。余謂武氏所作。本非典則。當時雖遵而書之。容有隨筆小誤。故所傳諸碑字各不同。亦不足深論也。

春官尚書李思文。

新書考異曰。此又一李思文。

案竹汀先生見上云殺刺史李思文故云。其實卽一人。上文言殺誤也。然此處亦當云武思文。

尊周文王爲文皇帝。武王爲康皇帝。

新書考異曰。武后本紀。追尊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吳氏糾謬但云。二說不同。今斷以傳爲誤。

案此一段。與紀並同。惟此一句。自相矛盾。又案下文云。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彠與高祖並配。以意得而自不避諱。又糾之何也。

年八十一。

案舊書武后紀云。年八十三。

上官昭容傳。新書。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舊書。新書糾謬曰。案儀。廷芝死於麟德元年十二月。不得謂之武后時。

案當云與儀同死。

睿宗昭成竇皇后傳。新書。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舊書。將作大匠抗曾孫。祖誕。大理卿等國公。父孝諶。潤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抗有傳。孝諶則無之。（鎮竹汀曰。當云祖誕自有傳。父孝諶潤州刺史。）

案舊書。開元二十三年以吳后賜肅宗。明年生代宗。二十八年薨。新書。吳后年十八薨。其年假相合。然舊代宗紀。開元十四年生。大曆十四年崩。年五十四。其年數不誤。（新紀亦書年五十三。誤差一年。）則新舊二書於此傳曾誤可知。然即使舊傳不誤。而舊紀誤。而開元二十三年。太子瑛未廢。亦祇可如舊傳云。幸忠王邸。不得如新傳所云。肅宗在東宮也。又考舊德宗本紀。生於天寶元年。劉賓客嘉話錄亦同。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參憲府。若題年恐錯。即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爲右丞相。覓未知此表是誰獻之。（表有云。今人間竹帛有委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國復相。）

案舊書不載此事。今考新舊二書。潘好禮傳。其先曾爲御史。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遷豫州刺史。徙溫州刺史。卒。不言歷官之年。又所官亦不同。不知蘇何所據。

元宗貴妃楊氏傳。新書。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元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差一年。

案新書承舊書而誤也。然舊書貞順皇后武氏傳。以二十五年十二月薨。甚明。此倜誤耳。

新書。嶺南節度使張九章。

新書考異曰。案方鎮表。至德元載。始置嶺南節度使。此時似無節度之名。

新書。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億騎爭閉門。鞭梃讙競。主墜馬。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乃程昌允也。（錢竹汀曰。此宋人避諱改。公主傳倜未改。所謂史臣改文也。）

案杜求仁傳云。爲興復府左長史。徐敬業傳云。匡復府。吳氏亦糾之。匡改爲興。亦避諱爾。吳氏未入可以意得而自不避諱。又糾之何也。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新書。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疑。鬚髮斑禿。後入謁。元宗見不悅。因幸其宮。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邸乃爾。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奠侍太子。力士曰。不如取掖廷衣冠子。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生代宗。爲嫡皇孫。帝臨澡之。孫體粹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即頓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顧高力士曰。一日見三天子。樂哉。舊書。開元二十三年。元宗幸忠王邸。命高力士遷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沈炳震曰。代宗貞觀元年生。二十三年當作十三年。）

新書糾謬曰。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二十五年太子瑛始廢。二十六年肅宗方爲太子。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

新書考異曰。此事舊史所無。新史采柳氏舊聞增入。其實無稽之談也。

案舊書。開元二十三年以吳后賜肅宗。明年生代宗。二十八年薨。新書。吳后年十八薨。其年假相合。然舊代宗紀。開元十四年生。大曆十四年崩。年五十四。其年數不誤。（新紀亦書年五十三。誤差一年。）則新舊二書於此傳曾誤可知。然即使舊傳不誤。而舊紀誤。而開元二十三年。太子瑛未廢。亦祇可如舊傳云。幸忠王邸。不得如新傳所云。肅宗在東宮也。又考舊德宗本紀。生於天寶元年。劉賓客嘉話錄亦同。（嘉話錄言元宗初即位相繼。疑柳氏從開元之不書。并二事誤書之。）則代宗必於開元十四年生。至天寶元年年十七而生德宗無疑矣。（新傳年十八薨。當是年二十八薨。）

代宗睿眞沈皇后傳。新書。贈后曾祖十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易直子震太尉。舊書。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祕書少監震贈太尉。

沈炳震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福子乃介福父。新書語明。

案舊書不云易直子震而云第二子。震。又下文云。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新書云外曾祖。）是不以士衡爲曾祖。非倜誤也。元和姓纂世次同新書。而云士衡隋陝令。當未知孰是。

代宗崔妃。（新書附端懿皇后傳。舊書別傳。）新書。天寶中。帝爲廣平王。時祕書少監崔珣妻韋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爲妃。妃生子僳。所謂召王者。舊書元宗選韓國之女嬪於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僳。

案新舊二書肅宗諸子傳。並云崔妃生召王僳。世系表作鄫王僳。亦係於肅宗下。是妃爲肅宗之妃。僳乃肅宗之子。而二書后妃傳。乃皆以爲代宗之妃。代宗之子。不知何以譌至於此。

順宗莊憲王皇后傳。新書祖難得。有功名於世。
案新書既爲王難得立傳。當云祖難得。自有傳。
新書元和十年崩。舊書十一年三月崩。
案新舊憲宗紀。亦在十一年三月。
憲宗懿安郭皇后傳。新舊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懿
樓。將自殞。帝聞不喜。是夕后薨。舊書宣宗繼統。即后
新舊考異曰。新史本宋敏求實錄。實錄又本於裴廷裕
案孝明傳爲懿安侍兒。宣宗之薄有由來矣。至疑郭后
失爲厚。要之恩禮愈異於前朝。舊史之言。必不確耳。余友端木垕垣曰。舊書仍唐史原文。諱也。觀新書
孝明傳。或言本爾朱氏一段。而舊書云。花史殘闕。未見族姓所出可見。（垕垣名生。江寧人。）
宗室傳。
案宗室及諸帝之子傳。史漢以來。皆略以時代爲次。
北史。而後來諸史。遂奉爲定例矣。
新書兩陽公延伯盜殺無嗣。
案宗室世系表。延伯子有昭貴、昭仲。與傳互異。
新書。舉王瑋仕周爲梁州刺史。生二子。曰韶、曰孝基。舊書。孝基父瑋。追封舉王。道元祖紹。追封雍王。道宗、
道元從父弟。父韶。追封東平王。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舉王子止有孝基及失名者二人。東平王韶自是雍王房雍王綸之子。
新書考異曰。案世系表。孝基入舉王房。韶入雍王房。又孝基下云。嗣王道立。以雍王綸男韶次子高平
公繼。則韶非舉王子明矣。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孝友止稱尚書左丞。其封河間郡公者。乃孝本也。
案舊傳本不誤。新傳易之而致誤也。又案世系表。瑋爲周汴梁二州刺史。
江夏郡王道宗傳。新書。助李靖破房。親執頡利可汗。舊書。頡利以十餘騎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微其執
送頡利。頡利夜走沙鉢羅設。馳追獲之。
新書糾謬曰。舊書蓋謂宗室屬疏者。須有功如鄫滕賈澤。乃可得封。今新書乃謂非大功不王。如周鄫、
滕、漢賈澤。尚不得弗士。則誤矣。
案鄫、滕皆文之昭。本非疏屬。德棻語已不能達意。而新書乃更以晦澁之辭出之。益不可解矣。
新書。孝節竹孫喆。舊書。神通元孫。孝節孫也。
新書考異曰。案世系表。喆乃孝節之孫。
案舊書曰。孝節孫。即當云神通竹孫。稱元孫亦誤。
典。

案新書於此刪去呂渭事。以見於渭傳也。然須云以父諱少康徙光祿卿。語意方明。
李漢傳。新書坐婿計出佐興元幕府。舊書。漢與同刻薛廷老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宜出施
行云云。
案舊書所載漢言。最切當日之弊。新書但以坐婿計三字了之。又不見之廷老傳。未免過簡。又漢議僕
射不當受御史中丞拜事。新書雖略見於李程傳。然揆之史例。恐宜從舊書載入漢傳。程傳可不書也。
長平王叔良傳。新書薛仁杲內史當長孫以衆降。
新書糾謬曰。仁杲傳作長孫。
案舊書薛仁杲傳作長孫。
新興穆王德良傳。新書孫晉夔王。舊書。紹封新興王。
案宗室俱例降爲公。晉何得獨夔王。考宗室世系表云。新興郡公。當爲是。
襄武郡王琛傳。新書。字仲寶。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作惟寶。
案表又云。一字道悲。
河間元王孝恭傳。新書子榮義、晦。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晦上亦有崇字。
淮安靖王神通傳。新書。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舊書。孝銳竹孫齊物。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孝銳子瑨。瑨子齊物。則齊物乃孝銳之孫。
案舊書齊物傳亦云。虢州刺史銳孫也。則新書言孝銳子誤。舊書言竹孫亦誤。
新書。孝友。河間王。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孝友止稱尚書左丞。其封河間郡公者。乃孝本也。
新書。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非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鄫、滕漢賈、
疏也。舊書。非有大功如周之鄫、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
新書糾謬曰。舊書蓋謂宗室屬疏者。須有功如鄫滕賈澤。乃可得封。今新書乃謂非大功不王。如周鄫、
滕、漢賈澤。尚不得弗士。則誤矣。
案鄫、滕皆文之昭。本非疏屬。德棻語已不能達意。而新書乃更以晦澁之辭出之。益不可解矣。
新書。孝節竹孫喆。舊書。神通元孫。孝節孫也。
新書考異曰。案世系表。喆乃孝節之孫。
案舊書曰。孝節孫。即當云神通竹孫。稱元孫亦誤。

新書孝節四世係說父遇及天寶時爲御史中丞舊書父遇之祖而傳以爲父差一世矣

案世系表亦作遇而新傳獨云遇及恐誤若以及天寶時爲句語亦未穩

新書監軍王定遠走乾陽橋自投下死舊書定遠照城下橋折傷而不死有詔削奪長流康州

案通鑑云爲枯桥所傷而死考異曰從實錄余家錄內侍李輔光墓誌云定遠爲亂兵所害當得其實

新書世祖四子長曰澄次潛次洪次高祖舊書博乂傳次序同

案新舊二紀皆作十年徙封又案荆王元景傳載世襲刺史謚新舊書並云潞州都督韓王元嘉傳新書貞觀九年更封韓潞州都督舊書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

新書潛上黨公孟卒

案下文云謚晉律歷杭州刺史與謀伏誅兩行中自相矛盾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澄子有士衍、世證、世訓三人又以蜀王第二子博乂繼豈諸子喪絕而後以博乂嗣之乎然澄既有三子不得云無喪矣博乂傳亦不言出繼梁王事蓋表傳之文多不相應

案德舊博乂傳云澄洪並無後世系表洪下有巴陵郡王盤陀舊書又云洪爲鄭王與世系表言爲漢王又異

新書宗室傳贊云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道玄等剛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曆數之短長不繇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

新書糾謬曰案贊意蓋短百藥之言以爲臆論然十一宗諸子贊則曰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蓋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案十一宗諸子贊其前似言唐末諸子雖王而不出閤與百姓無異本不與百藥同下忽接云然則曆數自有底止云云遂與百藥之語相似其用意本不知所在非獨與此贊相戾耳

高祖諸子傳

新書漫氏生元方傳皆同

案此張婕妤也不舉其官當是以預建成元吉之事而廢然二書元方傳皆未明言之

隱太子建成傳新書十六年追令贈舊書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

案舊書雖有至今榮之等語說者以爲沿唐史臣之辭而失於不知創也新書既益改之矣而此傳乃有追令贈之文又非舊書之所有

衡王元慶傳新書更以宗室西平王瑾子保定嗣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作平原王瑾

楚王智雲傳新書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舊書同

案宗室世系表定州刺史房作嗣楚王靈變出繼智雲其父乃西平王書定祖乃濟南公士都高祖子有鄫王靈變表中變字或龜字之誤龜表士都又有子世武則傳中世字爲士字之誤圭士都爲靈龜

荆王元景傳新書神龍初復王爵以係元逖嗣舊書封其係逖爲嗣

案元景之係不應名元逖又世系表亦祇名逖當從舊書

韓王元嘉傳新書貞觀九年更封韓潞州都督舊書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乃貞觀十年

案新舊二紀皆作十年徙封又案荆王元景傳載世襲刺史謚新舊書並云潞州都督韓王元嘉自潞州刺史授都督未嘗遷潞州也

新書潞上黨公孟卒

案下文云謚晉律歷杭州刺史與謀伏誅兩行中自相矛盾

鄭王元懿傳新書始王滕貞觀中徙王舊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十年改封鄭王

案新舊本紀武德四年無元懿封滕王者祇有元茂封越王貞觀十年祇有滕王元懿封鄭王而越王元茂之名不復見且高祖二十二子新舊傳世系表皆無越王元茂今案其爵封次第似元懿卽元茂而始封則越非滕也史失紀其改名及徙封滕事耳互見本紀武德四年下

新書十子長子璥嗣王爲鄭州刺史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元懿九子無名璥者嗣王乃遂州刺史璥也武后紀亦稱嗣鄭王璥

新書敬弟琳安德郡公生擇言

案宗室世系表擇言以南海公琄次子繼

雀王元軌傳新書以緒係暉嗣王舊書仍封諸係暉爲嗣雀王

案世系表無暉名

虢王鳳傳新書七子次子茂融舊書第五子東莞郡公融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鳳六子而茂融第四那文偉傳東莞公融本紀並誤三字

案舊書云第五子而世系表在四疑表脫一人

鄧王元裕傳新書貞觀五年始王鄧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皆與譙魏許密四王同封

新書糾謬曰本紀貞觀十一年止書正月丁亥徙封元裕鄧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舒江王其譙魏元曉皆不載其徙封據變又以貞觀十四年自燕王徙封魯本傳可見然亦未見改燕王之年（錢竹汀曰案太宗本紀貞觀十年正月徙封遠燕王吳氏克孝校及何其偉郡齋讀書志貞觀王元曉仍舊徙封之事）

魯王靈變傳新書實應初皇太子子封魯王更封宇爲嗣鄫王弟道邃封蔚國公舊書寶應元年皇太子

617

封魯王。改宇副郡王。道堅弟道邃。中興初封蔚國公。

案二書代宗本紀。寶應元年五月。（舊代宗已即位。新改元。）奉節郡王適進封魯王。（舊傳。時德宗爲本節郡王。）道邃封魯王不書云皇太子。新書見德傳之語。來穆便隨意改作皇太子子。尤爲無謂也。又案道邃爲宇之叔。新書脫道堅二字。語不明。當從舊書。

豳王元嬰傳。新書長子惟琦嗣。神龍中。更以少子惟信子涉嗣。舊書作循琦、循琦。

案世系表作惟琦。循與惟。篆隸字形相似。信或琦之訛也。

太宗諸子傳

常山王承乾傳。新書貞觀十七年。廢爲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

案舊紀亦在十八年十二月。

譙林王恪傳。舊書作吳王恪。

案譙林爲恪死後贈王。新書從其後封也。然世系表仍曰吳王房。或因恪子琨追封吳王而仍其舊封歟。

新書。仁壽被遣。適會桑以罪斥。故得襲爵譙林縣男。歷岳州別駕。爵郡公。舊書。封仁爲譙林縣侯。授巒州刺史。

紀王慎傳。新書。神龍中。以證嗣王。舊書。封慎少子。證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

案世系表云。澄初名儲誠。余家藏唐王訓墓誌作鐵城。似當從舊書世系表作澄。從王訓誌作鐵城。

曹王明傳。新書三子俊、傑、備。備歷衛尉少卿同正員。舊書。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沒於賊。

案新書刪舊書此句。恐非是。

嗣曹王皐傳。新書。大小戰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舊書。凡下州四。縣十七。

案皐取斷州。平黃州。下安州。新舊書所同。舊書又云。李恩登以隨州降。是下州四也。如新書所言祇三州。安得五邪。當從舊書。

蔣王惲傳。新書。上元中。遷箕州刺史。錄事參軍張君徹譖告惲反。舊書。有人譖告惲謀反。

案張君徹舊無名。而新書增之。蓋倣以所撫也。其實此等名本可不著。且新書刪舊書所載人姓名千百矣。其中多有不可刪不必刪而刪之者。而追舊書所無則必增之。不獨此張君徹也。姑於此論之。餘不皆云。

越王貞子冲傳。新書。武水令告急。魏州刺史。舊書。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

案郭務悌與張君徹類。而一刪之一增之。於此見新書用意之不平也。又舊書此傳上文云。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人云云。新書并其事刪之。似爲不可。

紀王慎傳。新書。神龍中。以證嗣王。舊書。封慎少子。證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

案世系表云。澄初名儲誠。余家藏唐王訓墓誌作鐵城。似當從舊書世系表作澄。從王訓誌作鐵城。

曹王明傳。新書三子俊、傑、備。備歷衛尉少卿同正員。舊書。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沒於賊。

案新書刪舊書此句。恐非是。

嗣曹王皐傳。新書。大小戰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舊書。凡下州四。縣十七。

案皐取斷州。平黃州。下安州。新舊書所同。舊書又云。李恩登以隨州降。是下州四也。如新書所言祇三州。安得五邪。當從舊書。

618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

澄縣趙紹祖撰

高宗諸子傳

許王素節傳。新書。開元初。詔外戚編王者皆錄宗。編曹王臻爲濟國公。

新書考異曰。曹王明傳。以傑子允爲嗣。後改封傑弟備。備薨。復封允。允薨。子哲嗣。中間不應更有臻嗣王爵。

案世系表。臻係价之子。价係傑之弟。備之兄也。恐是備死無後。以价之子臻繼。今因璀與讓珣事。詔外戚編王者皆歸宗。故臻降封濟國公。而復封傑之子允爲嗣曹王也。傳於備薨後。漏書臻嗣封及降封二事也。

孝敬皇帝宏傳。新書。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舍侍郎上官儀、中舍人楊思儉等。摘采古今文章。

號搖山玉彩。舊書作瑤山玉彩。監本亦作瑤山。

新書糾謬曰。案武文志搖山玉彩注云。太子少師許敬宗、司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允右史董思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又傳作搖山。志作搖山。又裴光庭傳。撰搖

山往則。藝文志作搖山往則。傳皆從本志。皆從手。未知孰是。

案崔搖山玉彩。據舊書是龍朔元年事。二年。圉師廷敬宗爲太子少師。麟德元年。儀見殺。事當表上於其後。故姓名不同也。又今汲古閣毛本傳志皆作搖。裴光庭傳亦作搖。皆從手。

新書。襄陽宜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

新書糾謬曰。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高宗總四十八歲耳。何緣有四十之女乎。

案舊書不載公主之年。新書武后傳云。幽四十不嫁。語病較此爲輕。通鑑云。幽三十不嫁。蓋已知新傳之失也。

章懷太子賢傳。新書。年三十四。舊書作三十二。

案上元二年。孝敬薨。新舊書並言年二十四。至文明元年。賢自殺。即光宅元年也。距上元二年凡九年。孝敬年三十三。賢是其弟。安得三十四乎。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守義徒封桂陽。舊書。永安郡王。

案世系表亦作永安郡王。與舊書同。

中宗諸子傳

懿德太子重潤傳。新書。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帝復位。封郡王。舊書。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郴王。

案舊書文意明白。新書曰。帝復位。疑於復帝位矣。

新書。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滿月。赦天下。改元永淳。歲在壬午。大足歲在辛丑。是重潤年二十也。

譙王重福傳。新書。遙東郡。舍騶馬裴冀家。

新書糾謬曰。案騶馬裴冀有二。一尚中宗女宜城公主。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薛國初嫁王守一。開元十二年。再嫁裴冀。以是言之。則宜城之冀必矣。然則此裴冀者。一時果有兩人邪。或薛國之冀即宜城之冀邪。皆不可知。此亦史氏所當辨析者。

案此裴冀當以重福故獲罪。尚薛國者。自別一人。

節愍太子重俊傳。新書。自率兵趨玄武門。斬關入。索皇后安樂公主上官昭容所在。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上官昭容傳並云。叩玄武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則節愍

鴻帝。新書無傳。舊書有傳。

新書糾謬曰。重茂之立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稍殊。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平生事迹。宜列於傳。而即位所行。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但記鴻帝二字。餘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使後世覽者莫知殤帝爲誰。此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睿宗諸子傳

惠文太子範傳。新書。初王鄭。故封衛。舊書同。

案惠莊太子傳云。初王恆。與衛趙二王同封。範何得先王鄭也。考新舊書武后本紀皆無此事。

元宗諸子傳

慶太子琰傳。新書。琰子五人。儼、伸、僩、侹、備。舊書六男。儼、伸、僩、侹、備、儆。

案世系表。儼繼奉天皇帝琮嗣慶王外。尚有六子。儼、伸、僩、侹、備、儆、偏、倫。新傳無儆、倫二人。舊傳無倫也。世系表儒作傳。考下靖恭太子琬傳。其子有陳留王倩。宜從表作儒。又顯王琦傳。新書子侹王鍾陵郡。鍾慶陵。舊書同。

案世系表。尚有嗣王慥。慥以長子嗣王。傳不宣遣。

義王珙傳。新書。與信王並失薨年。

案新舊二書代宗本紀。信王瑾以大曆九年十月薨。而傳云失其薨年。誤也。

肅宗諸子傳

衡王僩傳。新舊書並作衡。

新書糾謬曰。鄫王愷傳。與瑕河婺英潘衡濟七王同封。又稱宗本紀。長慶元年三月。封弟僩衡王。而舊爲衡誤。（錢竹汀曰。案文苑英華封諸王制。鄫作鄶。十五弟恢可封衡王。是鄶字誤也。）

案舊穆紀亦作衡王。而傳作衡王。未知孰是。

棣王惴傳。新書。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舊書。棣王惴大中六年封。大中十四年封。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惴爲棣王。三年十一月。封弟惕爲彭王。咸通元年七月。封叔恂爲信王。紀作恂。傳作愷。必有誤者。

案大中十四年。即咸通元年也。懿宗於十三年即位。至十四年十一月。始改咸通元年耳。然考舊宣懿紀。信王不見封年。而棣王彭王皆大中元年二月封。舊傳與新紀合。而與紀自相刺謬。未知孰是。又考通鑑。彭王惕於大中十三年封。不知何據。

榮王愔傳。新書。凡八王。史失其薨年。舊書。榮王廣明元年十月薨。

新書糾謬曰。案僖宗本紀。廣明元年八月。榮王愔爲司徒。是月愔薨。則是本傳謂史失之者誤也。

620

案舊傳薨在十月。亦與新紀小異。宰相表薨在八月。與紀同。

宣宗諸子傳

新書。宣宗十一子。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錄德宗言。當云十二子。世系表亦作十一子。俱誤。

通王滋傳。新書始王變。建封舊書作變王滋。

新書考異曰。懿宗本紀。咸通四年八月。變王滋薨。懿宗朝。初未改封通王。安得於昭宗朝領軍爲韓建所害乎。建所殺之通王。蓋別是一人。舊史昭宗紀不載通王名。

案世系表亦祇作變王滋。不云通王。與舊傳同。竹汀先生此考甚精。

新書。建乃將十一王至石隄谷殺之。濟韶彭韓沂陳延壽井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新書糾謬曰。彭王名惕。憲宗子。沂王名憺。昭宗子。安得一概云史逸之也。

案新書彭王惕傳云。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而此傳乃云史逸其系胄。自相刺謬。

諸公主傳（舊書無傳。）

世祖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婕妤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永徽初。賜戶三百。薨年八十六。

案新書王方翼傳。祖裕。尚同安大長公主。方翼早孤。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主薨。還京師。太宗聞。擢右千牛。是主已薨太宗時。不得至永徽初也。

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新書糾謬曰。案蘇勗傳乃作南康公主。

案舊書亦作南康公主。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新書糾謬曰。案封倫傳乃名言道。

案世系表與舊書皆作言道。

常樂公主、下嫁趙瓊。越王貞將舉兵。瓊將應之云云。

新書糾謬曰。與中宗和思皇后越王貞傳事狀重複。

案宜刪彼存此。又吳氏糾事狀當複者凡四十六條。錢氏考異增三十四條。亦未之能盡。苟無外證。兩存亦可。今或因事見之。不復重錄。

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新書糾謬曰。案唐儉傳及世系表皆作善識。

案舊書亦作善識。

臨川公主、下嫁周道務。道務、殿中大監惠郡公範之子。初。道務孤褓時。以功臣子養宮中。範卒還第。薨在八月。與紀同。

如成人。復內之。年十四乃得出。

案傳云。範卒還第。是範未死時。道務已入宮也。而云以功臣子養宮中。其事未明。

清河公主、下嫁程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新書糾謬曰。案程知節傳。子處亮。尚清河公主。且處亮所終之官。當載於知節傳後。

案舊書亦作處亮。趙明誠金石錄。清河公主碑跋云。下嫁程知節之子處亮。則言懷亮者誤也。

晉陽公主、帝諸子惟晉王及主最少。故親鞫之。

案文德皇后所生。高宗最少。非帝之子最少也。又下文新城公主、晉陽母弟也。則晉陽亦非最少。

高宗女義陽公主、下嫁權毅。高安公主、始封宣城。下嫁潁州刺史王勗。

案孝敬皇帝傳。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宏聞。咍側建言下降。武后怒。卽以嘗上衞士配之。此傳云。宣城下降潁州刺史王勗。則其言亦未確也。或者因義陽之降權毅而并誤書之。

太平公主、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新書考異曰。案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皆中宗女。神龍時公主無封金城者。惟高宗女高安公主封宣城。此金城或宣城之誤。

案金城公主、和蕃公主也。雍王守禮之女。神龍時許降吐蕃耳。（公主於景龍時下降。）考唐會要。神龍二年。敕公主設官屬。太平公主比親王。長寧、安樂惟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定安、金城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置司馬。新書自以不詳致疑。然考異頗引會要以訂正之。不知何以遺此。

主三子崇簡、崇敏、崇行、皆拜三品。

新書考異曰。案薛紹子名崇簡。武攸暨子名崇敏、崇行。蕃加姓以別之。

主內忌太子明。先天二年。謀廢天子。使元楷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太子得其姦。

案此數行內。或稱天子。或稱太子。殊雜亂不倫。考其事皆在元宗卽位後。當稱天子。

中宗女宜城公主、始封襄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妹。主逐。訓耳則臭。帝怒。斥爲縣主。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襄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新書糾謬曰。中宗自神龍末返正。前止稱太子。今傳云帝悉斥爲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以前。曷嘗有帝所稱者何帝乎。

又曰。既云始封襄安郡主。又云與襄安同進封。卅乃重複乎。

案此不是重複。但假有兩襄安也。又案帝怒者。武后也。久之復故封者。復爲郡主也。此必是中宗貶房

州時降爲縣主。中宗歸爲太子時。復封郡主耳。史欲見裴巽事而牽連入之。吳氏讀傳未明。既以縣主爲郡主。遂以復故封爲復公主。而因疑神龍以前無帝。此皆讀書不細之故。但傳自不當稱武后爲帝耳。

以惑人耳目耳。

睿宗女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萬鈞。

案孝友傳有鄭潛曜。卽萬鈞之子。余家藏代國公主碑。乃萬鈞自撰也。云字非婉。有二子。長曰膺。次曰明。傳皆未載。意者潛曜爲明之字而以字行乎。

玉眞公主、字持盈。始封昌昌公主。

新書考異曰。本封隆昌。史家避明皇諱追改。

霍國公主、下嫁裴虛己。

案惠文太子範傳。虛己坐與範遊徙嶺外。又案安祿山傳。以安慶宗之死。乃取帝近屬自代。國長公主以下百餘人害之。新書旣爲公主立傳。則皆宜於此詳之。

元宗二十九女。

新書糾謬曰。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

案唐會要元宗三十女。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張皇后傳。尙公主者乃去盈。非去奢也。

常山公主、下嫁薛譚。

新書糾謬曰。案薛稷傳。恆山公主嫁薛談。唐自穆宗以後始諱恆。明皇帝時未嘗避也。譚談二字未知孰是。

案錢氏新書考異於宗室世系表恆山愍王承乾下。因吳氏之言而深考之。可謂詳盡。然亦未必中當時史臣之病。今考太宗女下已有常山公主。蓋宋眞宗名恆。新書自避宋諱。初不因唐稱宗也。其有諱有不諱者。不能盡一耳。

萬年公主、天寶時爲道士。

案通鑑在開元四年。

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新書糾謬曰。案孝友傳乃鄭潛曜。郭字誤也。

衛國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盧建。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作豆盧達。

案趙明誠金石錄有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恐會要未是據。後漢會要亦作豆盧建。竹汀先生所見傳鈔者誤耳。

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

新書考異曰。元宗二十九女。而自永穆至壽安實三十人。吳氏糾其違舛。今考唐會要載二十八女。史合寧親與興信爲一人。又多懷思、普康、壽安三人。予謂公主蚤薨者多矣。獨普康以明皇女而追封於咸通之世。殊不近情。考懿宗八女。自有封普康者。乃悟咸通九年追封者。自是懿宗之女。史家轉寫。重複錯亂。除去普康。則與二十九人合矣。

案咸通卽懿宗建元。普康果懿宗女。則不得云追封也。考憲宗十八女。中有普康公主。咸通追封。或是此人。新書闕之。元宗女。誠不近情。然考唐會要。元宗三十女。自有普康公主。錢氏所見本不知何以不同。

萬春公主、下嫁楊朏。

新書糾謬曰。外戚傳。國忠四子暄、晞、曉、晞。其字皆從日。貴妃傳亦同。今公主傳與世系表皆從月。蓋誤也。

燕宗女趙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

案和政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鬱居。當是鄭巽死也。其時肅宗方爲太子。寧國必是郡主非公主。二傳皆誤。

鄫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主與彭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別駕鼎、浥陽韋惲。太子詹事李昇、皆私侍主家。

案舊書蕭復傳。韋惲作韋恪。李昇作李昇。通鑑從舊書作李昇。然考新書李叔明傳。又與子昇俱兼大夫。下文云子昇。考昇爲禁軍將軍。以李泌言遷太子詹事。未爲大夫。然則叔明自有子昇。官兼大夫。而昇與昇兄弟。非一人也。（舊書叔明傳亦作昇。）

代宗女新都公主、貞元十二年下嫁田華。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案既云具禮光順門。又云五禮由是廢。文意不屬。竟未明言所以。未免疏漏。又案潘鎮傳。田華尙永樂公主。而公主傳述代德三帝公主無封永樂尙田華者。說互見潘鎮傳下。

又案唐會要。新都降王贊。後降田華。而傳不言降王贊。會要又云。貞元四年（舊唐書德宗紀上。貞元二年不書降王贊事。）常卿董晉奏。今月十日。新都長公主出嫁。行五禮。準舊例。今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今奉敕其日早於光順門便行册禮。（舊唐書德宗紀上。貞元四年爲太常卿。五年爲禮部尙書。皆以會要稱是。）

新書糾謬曰。案郭子儀孫銛傳云。尙西河公主。長慶三年爲幸。太后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翌。翌成通時。

降沈氏。生一子。姪無嗣。以沈氏子嗣。然則西河公主又嫁郭氏。而本傳不載。乃闕文也。

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

新書糾謬曰。案張茂昭傳。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云尚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寶宗女廣德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

案當云初琮許尚永福公主。

昭宗女永明公主。早薨。

新書考異曰。案舊本紀在天祐三年七月。當云薨天祐時。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一

渥縣趙紹祖撰

李密傳。新書。祖耀。邢國公。舊書。周太保魏國公。

案附書李密傳亦云祖耀。周邢國公。新書世系表亦同。而祖君彥爲密移檄郡縣。則云周太保魏公之孫。

新書。隋州刺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隘狐縣南。邢公峴之下。密兵度橫出擊斬之。

案舊書略同。而無邢公峴名。通鑑考異引河洛記。辻將劉善武追踪。驅密於邢公山。新傳恐是參用此語。余謂李密入唐。封邢國公。當是後人因密死於此。而以名其山。河洛記不審其本末而書之。而新書遂誤襲之也。

王世充傳。新書。爲羽林將軍獨孤修德所殺。舊書。爲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

案通鑑。爲定州刺史獨孤修德所殺。名從新書。官從舊書。

竇建德傳。新書。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冬至。有五大鳥集其宮。又宗城人獻元圭一。孔德紹曰。昔禹天錫元圭。宜稱夏國。建德從之。

三年正月。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武德元年冬至日。有五大鳥降於樂壽。因改元爲五鳳。宗城人獻元圭。孔德紹曰。昔禹天錫元圭。宜稱夏國。建德從之。

案丁丑是大業十三年。當以舊書爲是。且十四年是恭帝義寧二年。即武德元年也。其年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十四年無五月也。又建德因宗城人獻元圭而改稱夏。亦宜從舊書。在武德元年冬至後。而新書既云五月改夏。又於冬至後稱孔德紹之言云。國宜稱夏。不自相矛盾乎。

新書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引兵討化及。舊書二年化及僭號於魏縣。其下略同。

案宇文化及至魏縣僭號在元年九月。建德討化及在二年二月。舊書言二年僭號誤也。然語勢紙是引起下文。其弊猶小。新書乃以化及至魏縣與建德討化及並敍於元年下。竟不分明其辭。而下文又有二年陷邢趙洺三州之語。是眞以誅化及爲元年事。語病甚大。且武德元年即大業十四年。新書上文既云十四年。直敍至冬至後矣。而又以武德元年接入化及事。不幾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書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即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舊略同。而上作今王使大將高士興。下又有遣士興進圍幽州等語。

案舊說敬此說。乃設言以悟建德耳。新書删去首尾。若實有其事。又高士興圍幽州。其事亦不見他傳。亦漏也。

新書。王進據虎牢。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舊書。經二月迫於武牢。即虎牢。避虎諱改也。不得進。通鑑考異曰。舊書有脫圍七十餘日之語。今檢舊書補之。

通鑑考異曰。吳兢太宗勳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十二萬次於酸棗。去敗纔四十一日。

案新書本紀。武德四年三月乙酉。竇建德陷管州。五月壬戌。秦王敗建德於虎牢。執之。舊書本紀作五月己未。壬戌前三日也。今考乙酉至己未三十五日。至壬戌三十八日。而太宗報建德以書。乃在獲其將殷秋、石瑰之後。則新舊傳之誤可知。又考舊書太宗本紀作相持二十餘日。此最爲是。

薛舉傳。新書。窮命地至始州。掠王氏。醉寢於野。王取命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大夫。

案舊列女傳有魏衡妻王氏。新書删之。而附其事於此。舊傳命地作企地。崇義大夫作崇義夫人。未知孰是。

李軌傳。新書。詔安興貴封梁國公。舊書。封涼國公。

案新舊忠義傳李愔傳後。詳錄凌烟功臣。有歸國公安興貴。不知是改封否也。唐會要功臣門作梁國公。威義傳誤。

劉黑闥傳。新書。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湛、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舊書作曹湛。

案新書上文亦云曹湛。而此處作曹湛。恐誤。又考新非高祖本紀。武德五年七月。貝州人張該以定州叛附於黑闥。疑此因曹湛而誤爲曹該。紀又因曹該、董康買而誤爲董該也。

新書。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不許。固請且泣。乃迺城下。元遜偽之。方偃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劇舊書。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涕泣固請。進至城協。德威勒兵執之。

案新書本紀。亦祇云。黑闥將葛德威執黑闥以降。不言崔元遜。同。元遜作元慰。而云元慰弈突厥。似元遜本不與德威同謀。實欲納黑闥者。新傳敘事。殊不明也。

徐圓朗傳。新書。梁王已破黑闥。圓朗懼。迎劉世彜。盛彥師謬說曰。公迎劉世彜亡無日矣。

通鑑考異曰。案實錄。彥師弈王薄。共殺李密。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

案舊書圓朗傳。不載此事。然新舊二書盛彥師傳皆云。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似不取弈王薄事也。未知孰是。

新書道銑傳。贊銑力困計殫。以奸言自稱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偽辨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新舊考異曰。蕭銑不情生降。以全民命。其符高祖。以田橫自比。鑒道其實耳。高祖自虛養虎。故誅除之。

視宋祖之待劉鋹。有愧色矣。以是爲聖。未之前聞。

輔公祏傳。新書。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

案新舊高祖本紀皆云。二年九月。杜伏威降。則當云武德二年。伏威既遣使歸順。其與伏威傳不合。已見本紀下。又案本紀。伏威降上有李子通自稱皇帝。沈法興自稱梁王。則伏威道公祏擊破子通。雖不能確指其時。自在既降之後。（通鑑在三年十二月後。蓋約略之辭。考證本紀。三年六月。徙封楚王杜伏威爲吳王。賜姓李氏。或者疑子通在三年六月前。以功而徙封也。今敘其事。）亦非也。

於二年之前。亦非也。

新書。六年。伏威入朝。舊書。五年。伏威將入朝。

案舊紀。五年七月丁亥。吳王伏威來朝。（通鑑從舊書。）

新書。遂僭位。國稱宋。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公祏傳不言年號。楊文公談苑。江南保大中。浚案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字。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然新舊書通鑑皆不載。萬斯同紀元彙考。自公祏紀元天明。與談苑又異。

案輔公祏僭位。在武德六年八月。七年三月即敗亡。矣。安得有乾德四年之文。王氏玉海竝收乾德天明於輔公祏下。亦不言何據。

新書。公祏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山。（通鑑從舊書。）

案新書閻毅傳。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是青林山即當塗之青山。新書本傳作青州山。誤也。

沈法興傳。新書。投吳郡賊帥人嗣安。舊書作閭人遂安。（通鑑從舊書。）

張善安傳。新書。武德六年反。輔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掠深州。執總管王戎。舊書。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涕泣固請。進至城協。德威勒兵執之。舉兵相應。

案新書高祖本紀。善安反在六年三月。陷深州在四月。而公祏之反則在八月。然則善安之反在公祏前。新舊二傳之誤可知。

梁師都傳。新書。殺郡丞唐世宗。舊書。殺郡丞唐宗。

案舊書當是避唐諱。考世宗卽唐休懿之祖。宰相世系表云。官洛陽令。而梁師都起朔方。則表誤可知。

裴寂傳。新書。字元真。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作真元。

新書。餉龍山令高斌廉。舊書同。

案靜業起居注作遼山縣令高斌廉。龍山縣後齊所置。隋開皇十年改曰晉陽。是時無龍山也。

新書。麟州刺史韋玃起兵。告寂反。案訊無狀。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玃起傳。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寂反事。且案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是時固未有麟州也。（錢竹汀曰。案麟遊縣。武德元年曰麟州。貞觀元年州廢。又置麟州。四年還麟州。五年州廢。則是時固有麟州。）

案舊書韋玃起傳云。武德四年。授西麟州刺史。（考元和郡縣志。麟遊下云。隋於此置西麟州。麟州必在麟遊縣也。與志所言武德元年不同。要之西麟州必在武德四年前。是亦可疑也。又玃起告寂案訊無狀。不聞玃起被罪。又可疑也。）

劉師立傳。新書。河西猛項破丑氏。舊書作破刃氏。

劉義節傳。新書。從子思禮。少學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屢刺史。位至太師。舊書。思禮少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己必至刺史。位至太師。

新書考異曰。案舊書文義謂思禮自相當得太師。非憬藏許之也。新史改竄。失其本旨。

樊興傳。新書。又從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仗。舊書同。

案新書太宗本紀。貞觀八年。又吐谷渾寇涼州。段志元爲西海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萬斯同紀元彙考。自公祏紀元天明。與以伐之。十二月。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新書二者道彥俗貫云行軍總管。是樊興爲赤水道總管。乃與段志元俱。非從李靖時也。蓋樊興時亦在軍中。後期致罪耳。其赤水道總管。自是道彥。非樊興也。）

李安遠傳。新書。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石刻秦王告少林寺教。有德廣郡開國公安遠名。傳作廣德郡誤。

案二書官名封爵之異。不可盡舉。今以此傳考之。李高遠、（新書。歷資州刺史。舊書。李高遠資州都督。）李顯（新書。李顯涼州都督。）錢九隴、（新舊書作

云・李朝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樊興、新唐書作云・封襄國公・後增食・公孫武達、新唐書作云・封清水縣公・進封東襄國公・張長遜、新書・改封國公・舊封巴國公・李孟嘗、新唐書作云・封清水縣公・進封東襄郡公・秦行師、新唐書作云・清水郡公・後增食・進封巴國公・荀無間於大遠甚矣。

段志元傳新書齊州臨濟人。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舊傳唐會要及神道碑作鄒平。

新書考異曰舊傳唐會要及神道碑作忠壯。

新書證曰壯處舊作忠壯。

案會要同新書。余友端木叟植曰易名之典。理無復斥其名者。當從舊書。其言誠有理也。

屈突通傳新書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後然證之世系表。則皆不然。表云。唐宏三子瑤、偕、諧。瑤三祖。儉、憲在琮下。次乃系於諧之下。則其族疎遠甚矣。

以愧相王。

舊書證曰安樂書證曰術。

案世系表亦作忠壯。舊書長孫无忌傳。圖形凌煙閣詔亦曰。褒忠壯公志元。

新書三世孫文昌。

舊書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疑爲代王之過。非也。

案舊云元孫文昌。又考舊書文昌傳。祖德皎。新書世系表作懷規。未知孰是。

案歸業起居注舉稱高龕爲相王。

新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諭。卽日解而去。

張公謹傳新書大安子倂舊書大安子說。

新書紀證曰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大和四年至九年。竝無南詔寇南安。安得有文昌撤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案世系表。大素子倂、大安子。舊書大素撰後魏書一百卷。新書。詔倂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則倂必大素子也。當以舊書及世系表爲是。

秦瓊傳新書與程鄖金計。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舊書。與程鄖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

案舊書程知節傳與秦叔寶馬上揖世充。亦與此傳不合。然新書改作策馬謝世充。語少情味。且牛進達、吳黑闥皆自世充所同來降。事亦不應爾也。

新書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者凡七人。徵、士廉、瑪、志元、宏基、世南、叔寶、智始終著名者也。

案上文詔圖形凌煙閣者二十三人。無高士廉名。考舊書長孫无忌傳。貞觀十七年。令圖褚无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而撮詔書數之。亦祇二十三人。蓋脫士廉一人也。（舊書士廉傳・十七年・圖形凌煙閣・此傳缺名臣圖形凌煙者七人・而士廉在其中・倂不知何在缺行之中・何以知詔如此・）又考永徽六年。其時長孫无忌、褚遂良、吳黑闥皆自世充所同來降。事亦不應爾也。

以謀反誅。杜如晦、房元齡、李靖、柴紹皆受子累。若河間王孝恭、屈突通、殷開山、長孫順德、張公謹、劉政會、何以不在致祭之列。亦可疑也。

唐儉傳新書字茂系舊書字茂約。

趙明誠金石錄唐儉碑跋曰字茂約。新史誤也。

案世系表亦作茂約。此當是傳寫之誤。

新書竇孫次。次子扶。扶弟持。持子逢讓。

案新書此世系於儉弟遠後。不知是憲曾或儉曾也。考舊書文苑傳次傳云。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然證之世系表。則皆不然。表云。唐宏三子瑤、偕、諧。瑤三祖。儉、憲在琮下。次乃系於諧之下。則其族疎遠甚矣。

段志元傳新書齊州臨濟人。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舊傳唐會要及神道碑作鄒平。

新書證曰壯處舊作忠壯。

新書考異曰舊傳唐會要及神道碑作忠壯。

案世系表亦作忠壯。舊書長孫无忌傳。圖形凌煙閣詔亦曰。褒忠壯公志元。

新書三世孫文昌。

案舊云元孫文昌。又考舊書文昌傳。祖德皎。新書世系表作懷規。未知孰是。

新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諭。卽日解而去。

屈突通傳新書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

新書紀證曰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大和四年至九年。竝無南詔寇南安。安得有文昌撤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案新地理志。眉山通義郡洪雅下注云。武德元年以縣置犍州。五年省南安入焉。貞觀元年州廢。開元七年。置義州。并以獠戶置南安、平鄉二縣。八年州廢。省二縣。舊志青神下云。漢南安縣。然則青神洪雅皆有南安之地。史仍其舊名也。又泉州有南安縣。此或非南詔之所及。

劉宏基傳新書大業末從征遼。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諷補繫歲餘。傳書。度已後期當誅。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

案舊書之意。似宏基自使潛告吏得捕繫而不得至遼也。新書改作吏諷補。語意不明。

許圉師傳新書進戶部尚書卒。舊書。封平恩縣男。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封平恩縣公。

案李橙傳後凌煙功臣作平恩縣公。新傳漏也。

程知節傳新書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顯慶二年閏正月。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以伐賀魯。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

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誤。

案新書刪正舊書。當刪去顯慶二年四字。不當刪去永徽六年。遂左衛大將軍六字。遂爲吳氏所糾。

温彥博傳。新書。竹孫曦、倚涼國長公主。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涼國下嫁薛伯陽。非温曦也。又荆山公主亦嫁薛伯陽。無乃涼國實嫁温曦。而道碑。是高宗御書。云非秋七十有六。可據也。當以舊書爲是。

史課作伯陽乎。又薛稷傳。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即涼國舊封。又似非誤。無乃尚荆山者爲温曦乎。二者雖不可推。然必有一誤矣。

趙子函石墨鐫華。涼國公主碑跋云。公主先嫁薛伯陽。後嫁温曦。而碑諱不言伯陽。

案唐會要。公主降薛伯陽。後降温曦。然唐人不知諱此。觀張說所撰鄭國長公主碑。均敍薛鄭兩家。實之諱津。不知此何以諱也。

温造傳。新書。道遇左補闕李虞。後作李虞仲。

案新舊二書李虞仲本傳竝云。虞仲字見之。不單名虞。

新書直博奮孫廷筠。廷筠弟廷皓。

案世系表不載廷筠、廷皓。舊書文苑傳亦不言其爲彥博之裔也。

李嗣眞傳。新書。武后時問嗣貳事。對曰。程嚞、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案嗣眞所對。全不中理。何足以悟后也。此殆爲新史者欲爲嗣眞立佳傳而造作之。舊傳無此語也。考舊書崔善爲。李嗣眞皆在方技傳。新書乃與温大雅等同傳。實屬不倫。至裴知古舊附方技倘獻市後。而新書附之嗣眞同黎於此。尤非也。

案舊書方技傳云。舊本錄崔善爲以下。似唐國史本在方技。當時已有定論矣。

劉闡傳。新書。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八年。頡利死於京師。今杜伏威傳。新書。下邳賊苗海潮以衆下之。舊書略同。

案新書有因舊書而誤者。此類是也。說見資靜傳下。

案新書高祖本紀。苗海潮據永嘉。永嘉屬温州。去下邳甚遠。二者殊不相合。

高儉傳。新書。字士廉。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作宗儉。

資威傳。新書。父燉。在周爲上柱國。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舊書。威、太穆皇后從父兄也。

案世系表。資略五子。與拔、岳、善、燉、岳二子。雖竝太穆皇后之女也。則威當是太穆皇后之從父二字語意俱未明。

資抗傳。新書。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舊書同。

案當作仁杲。二書於仁杲事多誤爲舉。

資靜傳。新書。改夏州都督。突厥寇武。聞其部落都射（新書有設字。所說即是此事。）舊傳寫者失其次。而新書遂誤沿之也。

案劉闡傳。貞觀初。爲夏州都督府司馬。今以此傳照之。必是資靜爲都督時。而劉闡爲司馬。其誘降御射設。即是資靜。舊傳云。隋大業末。游從雀躍。謂爲造。年十七。而自大業九年。歲次癸酉。天下盜起。至總章二年。歲在己巳。

五十七年耳。以十七增之。貳年七十四。勣之爲造。雖不知確在何年。然安得八十六也。余家藏李勣神道碑。是高宗御書。云非秋七十有六。可據也。當以舊書爲是。

敬業傳。舊書。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龍州。蕃將徐舍人者。集漢俘呼延州。謂僧延素曰。予本漢五代孫也。

案漢字下有闕文。又案新書刪此於本傳。而載於吐蕃傳曰。我乃司空英公奇孫也。語較明白。然當如舊書載入本傳。蓋見徐勣子孫。殊夷狄。盡而祀勣未絕也。

張亮傳。新書。亮更書李氏。李私通歌兒。養爲子。名慎機。亮子顯數諫。舊書。亮前妻子慎機。每以發慎機致諫。

案世系表不載亮子孫。未知孰是。

新書陝人常德發其謀。（舊書作常德完。）帝使馬周案之。亮謂辭曰。因等投死見誣耳。舊書。公頠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

案常德所發。即程公頠、公孫常之言。而所案者亦此二人也。新書刪去公頠及常一句。竟不知亮所言因爲何人。

劉闡傳。新書。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八年。頡利死於京師。今頡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闡逆拒卻其衆。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八年。頡利死於京師。今劉闡傳乃謂十一年頡利尚存本國。且考突厥本傳。亦無此事。此可驗其皆虛也。

案新書有因舊書而誤者。此類是也。說見資靜傳下。

高儉傳。新書。字士廉。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作宗儉。

資威傳。新書。父燉。在周爲上柱國。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舊書。威、太穆皇后從父兄也。

案世系表。資略五子。與拔、岳、善、燉、岳二子。雖竝太穆皇后之女也。則威當是太穆皇后之從父二字語意俱未明。

資抗傳。新書。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舊書同。

案當作仁杲。二書於仁杲事多誤爲舉。

資靜傳。新書。改夏州都督。突厥寇武。聞其部落都射（新書有設字。所說即是此事。）舊傳寫者失其次。而新書遂誤沿之也。

案劉闡傳。貞觀初。爲夏州都督府司馬。今以此傳照之。必是資靜爲都督時。而劉闡爲司馬。其誘降御射設。即是資靜。舊傳云。隋大業末。游從雀躍。謂爲造。年十七。而自大業九年。歲次癸酉。天下盜起。至總章二年。歲在己巳。

626

新書考異曰案世系裴感與毅爲從兄弟德元爲毅之曾孫則感之從曾孫矣

房元齡傳新書字喬祐書房喬字元齡

案新書從房元齡碑書之也然世系裴云字喬松洪容齋五筆云元齡有二碑其一字喬松

新書進爵邢國公祐書同

案元齡碑作邢國公余前後收得此碑兩本邢字明白可據而考之諸書則皆不然可疑也

杜如晦傳新書證曰成祐書同

趙明誠金石錄碑跋曰碑所書乃爲誠

新書如晦五世孫元穎

新書考異曰案世系表元穎乃淹之六世孫祐唐書杜審權傳如晦六代孫審權爲元穎從子與此傳合

案祐書杜元穎傳亦云棠公如晦曾孫未知孰是

魏徵傳新書帝幸九成宮宮御含風殿徵卒帝爲之舉哀詔中王珪趨至吏改館宮御以含嫮珪祐書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女還京酖於漳川縣官舍餘略同

案祐書文意是宮女自九成宮還京而酖於漳川官舍非從幸九成宮而舍於宮下也漳川即圍川祐書地理志云武德三年分岐山縣置圍川縣取漳川爲名俗訛改爲圍貞觀元年爲扶風縣新書貞觀八年改名

宮是九成宮在麟遊縣也新書語不明

新書侍郎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祐書同

新書考異曰公主傳太宗二十一女無封衡山者考于志寧傳云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降長孫氏是衡山侍婚魏氏後許嫁長孫氏矣公主傳下嫁長孫氏者有新興新城二公主未審何人初封衡山也

魏書傳新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祐書同

新書糾謬曰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又宰相表云十一年二月謩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爲十年者誤與

案祐紀謩能爲西川節度亦在大中十一年新傳沿祐傳而誤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二

渭南縣趙紹祖撰

王珪傳新書季父顏祐書同

沈炳震曰案隋書文學傳作頠

案世系表亦作頠而韋鏦起傳云師太學博士王頠新舊書竝同未知孰是

新書珪孫嶷旭祐書長子崇業崇業孫旭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嶷旭皆珪介孫未知孰是

案祐書酷吏王旭傳亦云曾祖珪與世系表同當爲是

薛收傳新書元敬隋選部郎選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祐書同

案祐傳德音爲收族兄當是元敬族叔然編檢世系表無德音名未知孰是

薛稷傳新書道衡介孫祐書元超從子稷

新書考異曰據世系表稷乃道衡四世孫

案新書元超子曜祐書元超從子稷下又云時從祖兄曜是稷爲道衡曾孫新祐傳同也未知孰是

韋挺傳。新書。廬州刺史楊文幹舉大逆。漆。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巂。舊書同。新書考異曰。王珪、韋挺、皆建成東宮官屬卷。杜淹則秦王府官也。何以同貶乎。考建成傳。但責兄弟不相容。而斥王珪、韋挺、杜淹於遠方。三人之罪。但坐搆釁。而非以文幹事得罪也。新書作責謝所薛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宅事繫投縊死。舊書略同。

案常見張亮傳。但云作書與公孫常。常坐讖。亮事繫。投縊死。二書所云。詞繁而不核。

李邕秀傳。新書字茂之。舊書祖元明。

案世系裴邕秀字茂實。而其祖名元穎。元明則其叔也。又新舊傳竝云。大亮族孫。據裴乃大亮族子。又竝云邕秀子齊損。以謀逆誅。裴無齊損。紙有子俊。爲黃州刺史。未知孰是。

竇威傳。新書。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朕清直其人哉。

案舊書。引爲秦府士曹參軍下。有及卽位三字。當從而增之。

蕭瑀傳。新書。貞觀初。房杜初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歸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盛於家。俄復爲左僕射。坐與陳叔達爭御前。不非免。歲餘。起爲晉州都督。入遼御史大夫。參預朝政。會元齡等小過失。瑀卽痛勒。不報。由是自失。能九年。復參預朝事。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明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耶。乃詔奉僧。舊書略同。

新書考異曰。以宰相表考之。瑀五入相。而五罷。傳於貞觀十年。能相一事。略而不書。其與陳叔達忿爭。在武德九年。太宗雖卽位。未改元。且係第一次。能相。而誤以爲第二次。皆自相牴牾也。

案新書皆因舊傳書之。以致誤也。但舊傳立晉王爲皇太子。前有十七年三字。較新傳爲稍明耳。

蕭俛傳。新書。復以少師召。俛令弟傑奉表。京師。開成二年。俛弟傑授楚州刺史。

案舊書。傑與俶竝著目錄。其所歷官。并始末竝詳。此傳後。而新書刪之。不見傑名。世系表亦無之。（郭名氏書。全寫舊裝。亦無傳也。）裴雖戒俶。亦不救其一官。且俶爲傑之弟。據裴。傑俶皆俛之從叔。知裴於此。必有大誤。竝詳世系裴下。

新書。蕭俛傳贊。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

案銷兵之舉。俛與段文昌任之。若朱克融之事。則崔植、杜元穎當職其咎。考新紀。長慶元年正月壬戌。蕭俛、牛僧孺二月己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錄於有司。總卽先精朱克融等赴京師。度其時未久。而銷兵之議。必在前矣。知傳贊之不核也。

蕭遘傳。新書。獨呼遘太尉。舊書同。年皆戲呼太尉。

案上下文義。新書不如舊書之明。

蕭定傳。新書。預甘棠。遘袁潤等六州刺史。大厤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盈爲第一。

案新書。景駿在循吏傳。亦云宏機孫。是與岳子爲昆弟。而舊書則景駿爲岳之子。機之甘棠也。新書作岳。誤。是譯。宏機舊書作機。新書作岳子。舊書作岳。未知孰是。

又案新書此傳。自權萬紀以下。除關立德兄弟外。舊書多在良吏傳。萬紀請鑿山冶銀。宏機辭獻替。而自謂守官固不足爲良吏。然新書附之封倫、裴矩傳後。時既不相接。事又不相比。亦屬不倫。宜各就其時附之。

新書。岳子孫皐。別有傳。

新書考異曰。案韋皐傳。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間。不言爲宏機之後。若依此傳。則皐爲宏機元孫。皐六世祖。卽宏機祖也。此傳云祖元禮。陷浙州刺史。（舊作浙。）不名範。兩傳必有一誤。

蕭瑀傳。新書。貞觀初。房杜初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歸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盛於家。俄復爲左僕射。坐與陳叔達爭御前。不非免。歲餘。起爲晉州都督。入遼御史大夫。參預朝政。會元齡等小過失。瑀卽痛勒。不報。由是自失。能九年。復參預朝事。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明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耶。乃詔奉僧。舊書略同。

新書考異曰。以宰相表考之。瑀五入相。而五罷。傳於貞觀十年。能相一事。略而不書。其與陳叔達忿爭。在武德九年。太宗雖卽位。未改元。且係第一次。能相。而誤以爲第二次。皆自相牴牾也。

案新書皆因舊傳書之。以致誤也。但舊傳立晉王爲皇太子。前有十七年三字。較新傳爲稍明耳。

蕭俛傳。新書。復以少師召。俛令弟傑奉表。京師。開成二年。俛弟傑授楚州刺史。舊書。傑與俶竝著目錄。其所歷官。并始末竝詳。此傳後。而新書刪之。不見傑名。世系表亦無之。（郭名氏書。全寫舊裝。亦無傳也。）裴雖戒俶。亦不救其一官。且俶爲傑之弟。據裴。傑俶皆俛之從叔。知裴於此。必有大誤。竝詳世系裴下。

新書。蕭俛傳贊。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

案銷兵之舉。俛與段文昌任之。若朱克融之事。則崔植、杜元穎當職其咎。考新紀。長慶元年正月壬戌。蕭俛、牛僧孺二月己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錄於有司。總卽先精朱克融等赴京師。度其時未久。而銷兵之議。必在前矣。知傳贊之不核也。

蕭遘傳。新書。獨呼遘太尉。舊書同。年皆戲呼太尉。

案上下文義。新書不如舊書之明。

蕭定傳。新書。預甘棠。遘袁潤等六州刺史。大厤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盈爲第一。

新書考異曰案復傳但云歷歙池二州刺史。改同州刺史。不云常州者。闕也。復定竝附瑀傳。而前後不相應如此。

案舊書遺復傳。自常州刺史遷潭州刺史。新書删之。遂爲錢氏所譏。又定傳書次於瑀後。不應次之遊後一傳中而世次時代之失序如此。

新書遺瑀傳後總贊。梁蕭氏興江左。皆有功在民。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遡遷。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

案自瑀至遷。據世系表。凡九葉。而得相者八人。非八葉宰相。且嵩等七相。皆瑀從子鈞之後。而瑀之後未有相者。梁武傾心梵教。至資兒貼婦以起龕寺。有何功於百姓。瑀謂李靖忌房杜。已乘休休之度。而寘以無功逸傳。俛以銷兵釁。論若華與遷。竝汙僞署。名德相望。亦過譽矣。

格輔元傳。新書父處仁。仕隋刻丞。舊書。伯父德仁。隋刻縣丞。

案世系表。輔元父處仁。不載其官。伯父德仁。隋刻丞。舊從舊書。

虞世南傳。新書。後皇宇虛危歷氐餘百日。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元枵四辰。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與。且虛危即元枵之次。今云孛虛危。歷元枵。以是觀之。必有誤矣。

案舊書天文志亦云。八月二十三日。星孛於虛危。歷於元枵。凡十一日而滅。蓋須女虛危。元枵之次。起女五度。終虛九度。終危十二度。故變文言元枵以明之。其危之十三度。則陳書之次。星未嘗歷之也。意此傳之所謂歷氐餘百日者或誤。則非天文志之誤。且吳氏糾之。當數自虛危歷氐之辰。舊云凡歷元枵陳書脫舊大業實沈娵訾降婁大梁實如此。舊書梁亦祇言孛於星位。屬於元枵。不言自虛危歷氐。余非知天文者。姑舉舊志言之。不嘗敢自氐歷虛危之辰。

褚亮傳。新書曾祖湮。父玠。舊書。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祕書監。

沈炯襲曰。陳書褚玠傳湮作溫。

案世系表。曾祖湮。顧褚亮碑殘闕。而據爲太子中舍人。名與官甚明白。且陳書褚玠傳亦作父湮。則表之爲象者必訛。而湮溫溴三者五異。未知孰是。

李守素傳。新書。通姓氏學。號爲肉譜。舊書。當時號爲行譜。

姚思廉傳。新書。本名簡。以字行。舊書。姚思廉。字簡之。新書係避諱。

新書考異曰。案藝文志有姚珽澳書紹訓四十卷。班珽字形相涉。或宋初避諱。珽字闕末筆。後人誤作班耳。

案舊書本作珽。又李尚隱傳亦作姚珽。新書尚隱傳作弟班。恐後人誤依新書改之。

令狐德棻傳。新書父熙。鴻臚卿。舊書。鴻臚少卿。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附吏部尚書武康公。考附書。熙嘗任鴻臚卿。又以本官兼史部尚書判五曹尚書事。後終桂州總管。史稱鴻臚卿者。當時以京職爲重。吏部未正授。故亦不書也。

案新傳書祖父官與世系表異者。何可勝舉。安能一一搘其書也。若論史法。但當書後官爲是。

新書。累進增城縣子。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彭城當是彭陽。北史敍傳稱德棻爲彭陽公。德棻大父整亦封彭陽公。

蘇世長傳。新書。與世充兄子宏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高祖與之書。數遣使者。輒殺之。俘博高祖與褒有舊。餘略同。

案下文所言高祖亦與世長有舊。故新書誤删褒字。其實此處文義。祇是因褒有舊而招之。後乃因其殺使者而誅之也。

新書。世長有機辨。淺於學。舊書。機辨有學。

案世長幼卽上書言事。又十八學士贊云。超然辨悟。不當如新書所云。

韋雲起傳。新書。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卽斬以徇。舊書作紇干。

案突厥傳。其官名有俟斤。有達干。無所謂紇斤紇干者。然突厥官名二十八等。二書未盡舉也。

于志寧傳。新書。與李勣修定本草幷圖。合五十四篇。

新書考異曰。卽所謂顯慶本草也。藝文志載逸人。無志寧名。

新書。曾孫休烈。舊書于休烈傳。高祖志寧。

案世系表。休烈是志寧元孫。

新書。婁韋卒。天子嗟休烈父子著儉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舊書同。

案公主傳。平陽昭公主薨。太常謚婦人非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身執金鼓。參佐命。於古有耶。宜用之。舊書柴紹傳亦同。今于休烈以儉著。而其妻韋乃給鼓吹。何謂耶。端木垣曰。考唐紹傳。韋旗人請命婦韋給鼓吹。鑒濫觴於是時也。

張行成傳。新書。族子易之、昌宗。舊書作族孫。

案世系表。行成兄行鈞。易之、昌宗行鈞之孫也。舊云從孫。又考新書無侯倖傳。則易之、昌宗事。捨此亦無可附。若删併入之武后傳。似亦可也。

及孫无忌傳。新書以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案上文云。進位司徒。宰相表。貞觀十六年七月。无忌爲司徒。十七年四月己丑。特進爵頊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世勣爲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與本紀同。未嘗言无忌同三品也。考百官志

云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已見官志下）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師三公中書令則否无忌既爲司徒則三公矣此沿舊書太宗本紀之文而誤舊紀蓋言无忌元齡與瑀協同命爲太子三師詹事而同三品之文係於李勣之下乃是以辭害意新紀既改之矣而傳何襲之

新書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舊書特令孫延主齊獻公之祀

案世系表延爲无忌之孫元翼則延之子无忌之曾孫也考舊書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九月追復无忌官爵以曾孫元翼襲封趙公而新書徐幹時傳亦言復獻公官以无忌孫延主其祀疑此爲兩事先復齊國而後復趙（无忌新舊傳各舉其一耳）

新書无忌族叔順德舊書長孫順德傳同

案舊書順德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愷隋開府順德既不見於世系表則當書其父祖而新傳刪之非也又考表云觀生稚澄稚爲无忌高祖而澄爲順德之祖則順德爲无忌之族祖而非族叔也且順德本元勳又是无忌叔祖傳亦不當附之无忌仍當從舊書與唐儉等同傳耳

新書刑法成徐黨舊書與秦叔寶等討建成徐黨於元武門

案新舊書不如舊書之明此即建成傳所謂王左右數百人至合鋒之尉遲敬德傳所謂宮府兵屯元武門戰不解者也非另有一事

褚遂良傳新書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舊書同

新書刑法志曰案本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

新書遂良付孫琎

案世系表無琎名

來濟傳新書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術於財有氣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言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名益起於此而以平章事入衡則自待舉正一等始也（舊志宣城作江都石仲覽）

案舊書職官志中書令下注云永淳二年黃門侍郎劉齊賢知政事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後他官執政未至侍中中書令者皆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與此不同益郭正一以劉齊賢爲定耳齊賢執政在永淳元年十月（舊志誤作二年）後於正一等數月故此傳遂據正一等言之

新書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舊書上有先是儀鳳中五字

案新書刪去舊書先是儀鳳中五字遂爲吳氏所糾

趙宏智傳新書舉五經舊書作五孝

案上文云講孝經百福殿益舉其中五孝之文

新書宏安付孫矜

新書刪之但云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而異傳所載亦不同未知孰是

杜正倫傳新書陰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羨舊書與兄正元、正義皆以秀才擢第

案世系表正義作正威未知孰是新傳同甚疏而事不核宜從舊書

溫知溫傳新書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侍郎之爲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世系表泰之初以職方郎中預平韋后功第二與此傳互異

案新書武后紀長安五年討二張有職方郎中崔泰之名與世系表合

高智周傳新書智周所善濠與蔣子慎其子紹往見智周以女妻之生子挺（舊書作提）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昌初歷鴻臚卿日本使臣還金帛不納惟取牋一番爲書以遺其副云挺卒洌兄弟盧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鍈又有清白名

新書刑法志曰案喬琳傳云蔣鎮者洌子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洌叛竄於鄂洌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求得之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僞官鍊兄弟復屈節於賊新書兩傳各書之後人何所取信耶又蠹樹松柏史何足紀若以多爲貴又非所聞也

案舊書高智周傳本脈又有清白名之語

郭正一傳新書永隆中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竝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自正一等始舊書同

新書刑法志曰案高宗本紀在永淳元年四月非永隆又案百官志貞觀八年李靖以疾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名益起於此而以平章事入銜則自待舉正一等始也

案舊書職官志中書令下注云永淳二年黃門侍郎劉齊賢知政事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後他官執政未至侍中中書令者皆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與此不同益郭正一以劉齊賢爲定耳齊賢執政在永淳元年十月（舊志誤作二年）後於正一等數月故此傳遂據正一等言之

新書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舊書上有先是儀鳳中五字

案新書刪去舊書先是儀鳳中五字遂爲吳氏所糾

趙宏智傳新書舉五經舊書作五孝

案上文云講孝經百福殿益舉其中五孝之文

新書宏安付孫矜

案李巢新書所增而舊書長孫无忌傳有云許敬宗道人上封事稱豎察御史李巢與无忌交通謀反

630

新書考異曰、幷從薛史傳。此采柳子厚所撰墓志增也。墓志云、乙巳於野。宣遇西人、深目而將、其得實因皆詣訴也。史改云、乃其得實、遂至失組。

崔敦禮傳、新書字安上、薛書本名元禮、高祖改名焉。

案敦禮墓志作光庭、新世系表亦作光庭、又案唐會要證爲克、與薛傳同、皆無平字。

趙明誠金石錄敦禮碑跋曰、世系表名安上、字敦禮、此碑所書與裝合、然薛書及碑皆云、本名元禮、高祖爲改名焉、其孫兢墓志亦云名敦禮、疑其以字行爾。

楊纂傳、新書、贈幽州都督、證曰悲、薛書證曰敬。

新書考異曰、所會要作敬、宋人避諱往往改敬爲悲、如楊纂、柳亨、疑本陰敬而後人追改也。

案薛書楊纂、柳亨傳皆本作敬。

劉德威傳、新書延景終陝州刺史、薛書同。

案新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巳、殺陝州刺史劉延景、而新薛傳皆不載此事、未知孰是。

那文偉傳、新書、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宏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薛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那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而傳不書、蓋闕文。

呂才傳、新書、泰莊襄四十八年、始皇帝生、薛書同。

新書考異曰、莊襄書作昭襄。

劉仁軌傳、新書、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薛書、五年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坐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

通鑑考異曰、仁軌從軍、乃在百濟、非征遼也。

案通鑑不取征遼之說、然新薛書雖不同、同云征遼、考本紀是年三月伐百濟、十二月伐高麗、通鑑既以此事紀之十二月末、而又不取征遼之說、不知何故、且仁軌立功在百濟、而白衣隨軍卽在百濟、史亦未有明文、觀下文紹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發新羅兵以援仁願、當是自遼而往百濟也。

新書、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薛書同。

通鑑考異曰、實錄或作任孝城、今從其多者。

案新薛百濟傳亦作任孝城。

新薛帝乃以隋爲熊津都督、薛書同。

通鑑考異曰、案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扶餘隆爲之、明年、實錄稱熊津都尉扶餘隆與金法敏盟、今從之。

裴行儉傳、新薛、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薛書同。

案高宗本紀、事在調露元年、又此下行儉議云、敬元失律、審禮喪元、皆儀鳳三年九月事、則新薛傳之

誤可知。

光廷傳、新書、證曰克平、特賜證曰忠悫、薛書、光廷作光庭、證爲克、特詔賜證曰忠獻。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及光廷碑、子秘墓誌、孫備碑、皆作忠獻。

案秘墓志作光庭、新世系表亦作光庭、又案唐會要證爲克、與薛傳同、皆無平字。

婁師德傳、新書、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薛書同。

案武后本紀、事在萬歲登封元年三月、卽於是月改元萬歲通天、在證聖後一年、然則新薛二傳云證聖中並誤。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三

涇縣趙繩祖撰

資懷貞傳、新書、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景雲二年、辛亥十月甲辰、資懷貞罷、先天元年、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四月耳、非踰年也、或曰、史家謂改歲爲踰年、非謂過一非也、愚曰、惟新書之例不然、案杜元穎傳、謂穆宗卽位、不閱歲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可謂踰年矣、而以爲不閱歲、又云、非再非出爲西川節度使、元穎以元年二月爲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歲餘八月、而以爲非再非、則此雖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爲踰年哉。

宗楚客傳、新書、詔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其部闕啜忠節略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犯邊、俘甘、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郭元振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所奏。

案二傳所載不合、而新傳與宗突厥傳同、宗傳與新突厥傳同、其彼非皆不並一故也。

郭山惲傳。新書。詔褒爲佐工部尚書。張鎬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衞將軍張洽爲黃驄舞。給事中李行言歌渥洼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部黷。

案舊山惲傳。有左金吾將軍杜元琰。蒲州錄事參軍門吠。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二語。新傳刪之。易爲餘臣各有所陳。如以其事部黷。竟盧刪之。但云所陳皆部黷可也。而獨去二人。疑有所諱。

王琪傳。新書。方慶六世孫。舊書。開元末。琪抗疏盛寒增配書帝。

新書考異曰。方慶傳在卷四十一。而此乃在卷三十四。前後失序。

案王方慶傳。卒於長安二年。至開元二十九年。纔四十二年耳。而琪能抗疏建議。亦當及冠。何以爲方慶六世孫也。然考世系表。亦是方慶六世孫。又考通鑑。戴琪上疏在開元二十五年。溫公考異已疑及於此。

新書。乾元三年。拜浦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乾元三年七月。兼浦州刺史充浦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沈炳震曰。案本紀。乾元三年閏四月。改元上元。乾元三年無七月。且琪以乾元元年入相。二年三月罷。舊紀新表皆同。七月始出爲浦同絳等州節度使。非自浦州入相也。

新舊二書。並於王琪傳載黃州刺史左震、昭應縣令梁鎭二事。

案梁鎭、左震皆奇士。惜二書不詳其爲何地人。左震、吾湮縣人。唐李肇國史補。朱洪邁容齋五筆皆載之。而亦不知爲湮縣人。

訊無狀。以黨與貶新州刺史。舊書。坡既無反狀。乃以遷詔追不到。左遷新州刺史。

阿史那忠傳。新書。蘇尼失子也。舊書。蘇尼失有傳。

案既無反狀。何黨與之有。舊書是也。

案新書不載蘇尼失事。而見於突厥傳云。頡利死。蘇尼失自殺以殉。舊本傳無此事。但云貞觀八年。

員半千傳。新書。刺史大怒。因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出之。

新舊二書。並於王琪傳載黃州事。舊書作豆盧欽望語。

卒。又頡利之擒。乃蘇尼失使子忠擒之。所載大異。未知孰是。

柳澤傳。新書。竹垞亭。證曰。非。舊書柳亭傳。證曰。敬。

案唐會要。證敬。與舊書同。

突芝何力傳。新書。歲勒哥論易勿施可汗之孫。父葛陁大葉中繼爲莫賀咄特勒。

案唐會要。證曰。烈。與舊書同。

父葛陁。新書。莫賀咄特勒。

新書考異曰。案回鶻傳云。突芝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幼。率其部衆歸。則何力乃哥楞弟子。非其孫也。論楞聲相近。此傳云易勿施。彼傳云易勿真。未詳孰是。薛延陀傳亦作易勿施。

案舊書未載何力之祖。余家藏何力子突芝明碑。曾祖哥論易勿施可汗。祖繼莫賀咄特勒。（舊書何力傳云。父葛莫賀咄特勒。碑何力之父名葛。新錄舊傳同也。明碑乃云祖繼莫賀咄特勒。未知其名孰是。舊傳作葛莫賀咄特勒之誤。而未載其名矣。皆不可曉。是何力爲哥論之孫。新書本傳此傳次序固當從舊書。而褒非史之定例。

張鎬傳。新書。肅后臨朝。韶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鄂州刺史。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張鎬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鄂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案是年七月己巳始改元景雲，在端臣錄州後七日。糾謬之書亦未細耳。

徐有功傳。新書會昌中追證忠正。舊書未載。

新書考異曰。證法無正字。宋避仁宗嫌名。改貞爲正。唐會要所載證正者皆貞也。有功之證。亦當爲忠貞。蓋脩史之時。或改或不改。例不畫一耳。

案唐會要本無證正者。會要王溥所脩。固無緣預避仁宗之嫌名耳。徐有功證。會要亦未載。或毅氏見本有不同也。

酷吏道傳。新書。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繫司刑獄。錫雖下獄。意氣自如。昧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

案舊書劉士泓傳。亦云憲宗考士泓所尚。豈安公主。是順宗女。而此傳下云。時道俛輔政。道俛於長慶元年正月罷相。則憲宗爲是也。宏泰案前。史道道俛輔政。則必非穆宗時。舊書宏景傳云。與給事中薛存慶封還詔書。此則新書之漏。然新書往往裁減人名。亦非可勝糾者。

李日知傳。新書。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依舊豐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同。

新書考異曰。睿宗紀。宰相表。日知以景雲元年六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傳謂放龍初者誤也。傳云平章事。紀表俱作同三品。宰相表又云。景雲二年四月日知守侍中。其年十月罷爲戶部尚書。傳以爲先天二年。又以戶部爲刑部。其輔御史大夫仍知政事。紀表俱不載。

案新書本仍舊書之文。其謂景雲爲景龍者。或傳寫校刊之誤。

杜景佺傳。新書。聖歷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舊書作二年。

案武后本紀及宰相表。皆在神功元年。新舊二傳皆誤。

裴炎傳。新書。以定策功封永淸縣男。舊書。封河東縣侯。

劉禕之傳。舊書。祖興宗。陳郡陽王諮議參軍。

案新書刪此句。而世系表亦不載。

魏元同傳。新書。狄仁傑督太原連失米荷斛。將坐誅。元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詬命。元同曰。明府可去矣。

新書考異曰。此事仁傑傳不載。

案本傳不載而互見他傳。此正是史法。但元同救免下。似有闕文。考通鑑。高宗將擢用興。或以爲非淸流。惟之而周興未知云云。自另一事。

新書。永淳元年。封鉅野男。舊書在垂拱三年。

李昭德傳。新書果敘鄧注著石論數千言。舊書作鄧注著碩論。

案舊書所載章疏。新書多刪之。而此傳云上悟。鄧注所言。乃備載其事。且節取悟疏數百言。亦是無識。云上悟、鄧注、大約皆承舊三思黨耳。舊書載悟疏中有陷來張挫侯王等語。則其人可知也。但云云悟上疏。

鄧注著石論以譏昭德之專是矣。

韋見素傳。新書是歲十月丙申。（本德元載也。）有星犯鼎。見素言於帝曰。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新書考異曰。案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乙卯。慶賜祿其父祿山。與所占差一日。又祿山傳死於正月朔。考至德元載十月辛巳朔日食。以此推之。次歲正月當爲庚戌朔。甲寅乙卯乃月之五六日。未審誰得其實。天文志不載至德元載十月星犯鼎事。非志有脫漏。則見素傳所云。傳聞不足信矣。

案舊唐肅宗本紀。至德元載十一月二十六日。癸酉。與太白同犯鼎。而新舊天文志皆不載。見素傳言十月。或脫一字也。又舊書天文志。載肅宗元年。（時去上元之歲。卓稱元年。其年建子月癸巳。月掩鼎。司天監韓穎奏。是殘寇滅亡之地。明年。史思明於上元二年三月。已爲朝義所弒。舊志所載之年。其誤甚明。故新書刪之而取此事。然年月差互。史或以傳寫失之。究未知孰是也。

韋虛心傳。新書證曰正。

案新書考異引唐會要韋虛心、李綱、崔義元、王方慶、李乂、皆證正。今檢會要。此數人皆散見眞字下。並非獨在一處。不知錢氏所見本何異也。正當爲眞。則錢氏所言甚是。說已見徐有功傳下。

李渤傳。新書。父約。以不能養母廢於世。舊書以母喪不時舉。流於施州。

案新書所刪舊書傳中父祖何可勝數。此等事既傳聞異辭。不書可也。

韋安石傳。新書證曰。案新書考異曰。唐會要。元和三年。追證張柬之爲文貞。桓彥範爲忠烈。敬暉爲貞烈。崔元暐爲文忠。袁恕己爲貞烈。史載桓張袁證。與會要同。惟暉證肅愍。元暐證文獻爲異。豈史所載者。睿宗所賜乎。

案考異所引乃會要雜錄。其實會要前複證中。已載敬暉證肅愍。崔元暐證文獻也。舊書止載暉一人證。新書則彥範傳亦云。睿宗即位。證曰忠烈。崔張袁三人雖不言何時證。意當統諸此也。會要雜錄乃言元和三年。中書門下上言。五人並未有證。其所引不知何書。恐未可據。（會要無字下又載敬暉、漢之其者。）

張柬之傳。新書。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云云。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地置。又云。以古滇王國民多姚姓。故置姚州都督。并置州十二。而所載州名實十三。並與東之所稱不合。舊書高宗本紀。麟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與志傳年月又異。

案舊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內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二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治於弄棟川東之所言龍朔中。卽麟德耳。當是始置於武德。而移置於麟德。又奏上於龍朔。而詔下於麟德也。至州數互異。則羈縻之州本無常耳。

新書。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及仁傑傳。以聖曆三年九月薨。卽久視元年也。蓋在庚子。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云長安中必誤也。

家貧不能得英華。俟見本再考之。又此傳云詔可。而通鑑曰竟格之。亦不同。

新書。坐小法貶岳州司馬。

新書糾謬曰。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於淦水。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至貶岳州。卽坐棄汝州也。本傳漏爲汝州刺史。又失其貶岳州司馬之因。但云坐小法而已。

白居易傳。新書。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舊書。元和元年。授集賢校理。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

案通鑑同舊書。

白敏中傳。新書。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兼平章事。舊書無遷字。

新書考異曰。遷字衍。

桓彥範傳。新書。彥範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而諸武使自誅定。舊書敬暉傳。載此爲張柬之語。

敬暉傳。新書。詐季昶諸收諸武。暉亦苦誅。不從。舊書。暉與張柬之屢據不可。乃止。

案五王之見。大略相同。誅二張而不誅諸武。眞是捨其大而取其小。新書謂暉亦苦誅者。未必然。舊書得其實耳。

新書。睿宗時。追復官爵。證曰肅愍。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元和三年。追證張柬之爲文貞。桓彥範爲忠烈。敬暉爲貞烈。崔元暐爲文忠。袁恕己爲貞烈。史載桓張袁證。與會要同。惟暉證肅愍。元暐證文獻爲異。豈史所載者。睿宗所賜乎。

案考異所引乃會要雜錄。其實會要前複證中。已載敬暉證肅愍。崔元暐證文獻也。舊書止載暉一人證。新書則彥範傳亦云。睿宗即位。證曰忠烈。崔張袁三人雖不言何時證。意當統諸此也。會要雜錄乃言元和三年。中書門下上言。五人並未有證。其所引不知何書。恐未可據。（會要無字下又載敬暉、漢之其者。）

張柬之傳。新書。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云云。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地置。又云。以古滇王國民多姚姓。故置姚州都督。并置州十二。而所載州名實十三。並與東之所稱不合。舊書高宗本紀。麟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與志傳年月又異。

案舊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內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二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治於弄棟川東之所言龍朔中。卽麟德耳。當是始置於武德。而移置於麟德。又奏上於龍朔。而詔下於麟德也。至州數互異。則羈縻之州本無常耳。

新書。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及仁傑傳。以聖曆三年九月薨。卽久視元年也。蓋在庚子。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

新書子愚、潛愚仕至襄州刺史、潛著作佐郎、舊書又拜其子潛爲著作郎、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東之子潛、潛子愚、

案舊書東之子無愚、此或表是而傳非、又新書裴高傳末有元暐付孫郢、暐付孫元膺、東之四世孫悅、悅已曾孫德文、惟元膺叔敬氏世系表而餘皆不載、然則表之所漏者多矣、

蘇瓌傳新書文宗大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不載翔名、

蘇頲傳新書乃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帝勞曰、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皆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明日加知制誥、時李乂對策皆命、舊書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

案百官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是中書侍郎即紫微侍郎、二書錯綜言之、易迷人曰、然觀舊書之意、似玄宗思得如陸象先者爲紫微侍郎、非象先歿而紫微侍郎遂虛此缺也、（新書李乂傳、開元初爲侍郎、是李乂此時現爲紫微侍郎、舊書此句不誤、）考本紀、陸象先以景雲二年十月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元年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是改紫微後、象先未皆爲侍郎、而爲中書侍郎、乃在景雲初、新傳云、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皆補、誤之甚也、又蘇頲以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則爲侍郎在前矣、考舊書陸象先傳、自罷相後、出入歷官甚久、至開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新傳雖減歷官、而删其官與卒之年、故不自知其誤、）而二書於此遽言其歿、尤可笑也、（是據唐史臣減元宗此言、皆是自陸象先歿、朕每思之、後、而新書又以意改之、遂重襲前沿誤耳、）

新書時詔立靖陵碑、命頲爲之詞、辭帝不納、其舊書玄宗從其言而止、

案新書韋湊傳亦云諫而止、唐會要亦云、從蘇頲之言而止、

新書瓌諸子頲、詵、顗、詵子震、

案世系表震是瓌七世孫、今傳云、瓌子詵、詵子震、則震是瓌之孫也、（通鑑亦誤瓌爲瓌孫、）新書糾謬、謂瓌相睿宗至代宗六十餘年、而震爲河南尹、不當爲七世孫、又震爲長安令時、安祿山陷京師、則世系表之誤決矣、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四

澄縣趙紹祖撰

發跋集。新書。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舊書略同。

案王晙傳。新舊書並云。所誅乃跌跌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事在開元十三載。此傳並誤。）至阿布思之誅。乃爲程千里所執。

新舊書中書舍人陸堅。舊書作徐堅。

案新書下文云。陸生之言。舊書下文云。徐子之言。似各有所據。非傳寫誤也。通鑑同新書。

張均傳。新書。希烈能而均爲利部尚書。坐坦貶建安太守。坦傳。國忠惡之。及希烈能。罷章見素代之。坦始忿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云云。舊書略同。

沈炳震曰。案天寶十三載三月。坦貶盧溪郡司馬。八月。韋見素入相。則見素相時。坦已就貶。

案沈氏所據。是舊書元宗本紀。祿山入朝。坦以漏國忠語而兄弟俱貶。新舊二傳敘事皆顛倒。此事溫公通鑑考異已言之。

新書。均免死流合浦。坦死賊中。舊書同。

案通鑑不取二書云。張坦流嶺表。張均棄市。（舊紀傳志。張坦貶白渡。張均配流合浦。又異。）未知孰是。

新書張說傳贊。又圖封禪。發明典章。

案封禪之議。說之識且不及源乾曜。費何以擧及是與。亦異於古通人之論矣。

魏知古傳。新舊。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舊書。蔣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

案本紀及宰相表。無改紫微令事。舊書考異以爲紫微令姚崇所官。蔣改二字衍也。此新書沿舊之誤。

盧懷慎傳。新舊。既罷疾。宋璟、盧從愿候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

案懷慎卒於開元四年。正元宗初政勤治之時。遽云享國久而料其後。必不然矣。事疑不實。

李元紘傳。新舊。會祖榮。證曰明。舊書同。

案唐會要作胡。證法。保民者艾曰胡。榮善撫循。年八十餘卒。作胡是也。

杜暹傳。新舊。守邊四年。舊書。暹在安西四年。

案暹開元十二年爲安西副都護。十四年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前後三年。

新舊。太常諡曰貞肅。劉同昇等以逆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以墨衰受命安西。不得盡孝。其子爲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舊書略同。

案唐會要云。竟諡曰貞肅。與二傳不同。

張九齡傳。新舊。杖子琮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舊書。令於朝決殺。

通鑑考異曰。舊牛仙客傳亦云。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楊宗元周君墓碣。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嫜下。

案新舊玄宗本紀云。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與此傳互異。二書紀事皆未盡一。

新舊。九齡弟九皋。其曾孫仲方。舊書同。

案舊書仲方傳則曰。祖九皋。父抗。新舊世系表作爲九皋父抗。則此傳云曾孫者皆誤也。

韓休傳。新舊。父大智。其兄大敏。舊伯父大敏。

新舊糾謬曰。案世系表。大敏則大智之弟。

新舊。休子浩。坐竊王鉷家貲有隱入流循州。舊書作有所容隱。

案容隱爲寬縱不盡之意。而隱入則隱之入己。浩以宰相子。能死節。非隱入之人也。一字改易。人品懸絕。不可不爲正之。

韓皋傳。新舊。則鼓琴至止息曰。美哉。精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鄧艾揚

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尊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晉魏散亡。自廣陵始。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魏揚州治壽春。與廣陵無豫。桑既不考而爲此言。新舊二史乃採其語入傳。甚矣史家之無學也。王凌刊本皆作王陵。亦誤。

案李善文選注云。廣陵散不知所起。劉潛琴議。杜夔妙於廣陵散。稽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然則廣陵散非稽康所作也。

韓滉傳。新書。江淮七監錢輸京師。工用運轉。仰給度二千。是本倍於子。舊書略同。

案韓滉傳。元琇發江東驢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混結奏運錢率費萬致千。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史頗右琇而言滉專。竊疑萬致千。滉之言誠過。而證以此傳。則費三百之言亦不合。此傳云。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去運費三百。是以一千七百得一千也。在江淮本監。其失利已如此。又可運而輸之京師邪。史所言殆皆不實。

張延賞傳。新書。先是尚結贊請和。及奏我狄無信。滉亦奏調軍食峙邊。無恙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會滉卒。延賞攝帝意。遂能晨兵而拜。晨太尉。是夏。吐蕃背約劫渭璋。故事。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晨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漵衛劉滋代攝。時議遣劉元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宜簡廣。宜并省其員。收糧賞壯士。帝許之。元佐酹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眞。抱眞銀延賞奪晨兵。不肯行。德宗書略同。

案此傳襍敍此數事。最無倫次。新書當是沿舊而譌也。考韓滉傳云。帝善其言。而此言帝疑邀功生事。一也。滉傳言因訪元佐。元佐請行。會滉病甚。延賞誠官。元佐因稱疾。滉薨卒。而此言延賞誠官。元佐酹西討。在滉卒之後。二也。且延賞攝帝意。能晨兵者。欲與吐蕃和也。乃建言誠官賞戰士。遣元佐西討。則宰相攝事。晨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漵衛劉滋代攝。時議遣劉元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宜簡廣。宜并省其員。收糧賞壯士。帝許之。元佐酹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眞。抱眞銀延賞奪晨兵。不肯行。德宗書略同。

案此傳襍敍此數事。最無倫次。新書當是沿舊而譌也。考韓滉傳云。帝善其言。而此言帝疑邀功生事。一也。滉傳言因訪元佐。元佐請行。會滉病甚。延賞誠官。元佐因稱疾。滉薨卒。而此言延賞誠官。元佐酹西討。在滉卒之後。二也。且延賞攝帝意。能晨兵者。欲與吐蕃和也。乃建言誠官賞戰士。遣元佐西討。則崔光佐辭更用李抱眞。則與和意全不相符。三也。李晨册太尉當拜。自在劫盟之先。若在劫盟之後。則崔漵衛已爲吐蕃所虜。不得攝事。四也。意帝初善滉言。故元佐請行。後見帝入延賞之言。能晨兵。亦稍知帝意在和。故辭不行。而誠官則另是一事。非爲復河湟起見。而史夾敍之。故不明也。此數事皆在平涼劫盟之前。史謂元佐抱眞之不行。因愧延賞能晨。武臣解體。或亦有此意。其實時已一意講和。元佐等自不必行耳。余友端木垕垣曰。是又吐蕃背約。乃終言之。此未爲大失。若延賞誠官之前。查欲以桑怒之。雖犯。擊元佐諸人之肘。故元佐等不肯行。此誠官正欲以激和議之成。若兵不出而官覓誠。則德宗之動於利。或延賞初心所不到也。其論自深。當錄之以俟論者之采擇焉。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二二九

新書於列傳中特立藩將、宗室宰相二名。橫亙其間。終非史法。但以類相從。聚而敍之可也。況宗室之相不盡入。知忠附宗室傳。李繹、李紓、李宗閔在列傳。李林甫在姦臣傳。而藩將之別傳者尤多乎。

李峴傳。新書。吳王恪孫也。舊書同。

案新書於列傳中特立藩將、宗室宰相二名。橫亙其間。終非史法。但以類相從。聚而敍之可也。況宗室之相不盡入。知忠附宗室傳。李繹、李紓、李宗閔在列傳。李林甫在姦臣傳。而藩將之別傳者尤多乎。

李峴傳。新書。吳王恪孫也。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宗室傳恪子琨、琨子緯、緯子峴、世系表亦同、則峴乃恪之曾孫。

新書楊國忠使客鄭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盈京兆捕其第、得安岑、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縛送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岑陵太守、舊書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相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衆歸咎京兆尹、乃出爲長沙太守。

案通鑑同舊書、明皇至祿山反時尚未悟、不應十三載已催其變也、疑舊書爲是。

新書紀謬曰、峴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與令尉夷甫殺之、輔國飄其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暐、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侯滿租士、柳井、皇甫冉諸人、傳皆闕之、結傳敘自稱一篇、述族望鄉里甚詳、不書可也、知幾傳敘其撰家史云云、不書亦可也、若全襲諸人鄉里、既無可考、當依衛伯玉諸傳之例、方合史法。

新書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靖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殷、不承元王、舊略同。

案世系裴雖依知幾出楚孝王後、而漢爲堯後、不能易也、蓋知幾之譜、當時諸劉亦不肯盡道耳。

韋述傳、新書脫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祕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舊書同於祕閣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沖代領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

案新藝文志史部目錄類、有韋述四錄二百卷、元行沖所上、即是書也、新傳部書語俱未明。

蔣乂傳、新書貞元九年、擬右拾遺史館修撰、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詔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舊書、十三年、以故河中節度使張茂昭之弟茂宗尚義章公主、茂宗方居母喪、有詔起復檢校將軍成禮、乂上疏云云、上令中使宣諭、乂又拜疏、辭遒激切、德宗於延英特召入對云云。

案新書刪去舊書延英入對一語、則帝謂所言者古禮、竟不知對誰言之、此過簡而不明也、貞元十三年茂昭正節度河東、舊書不應加一故字、當云以故河東節度使張孝忠之子茂宗尚主。

新書糾謬曰、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實甚厚、然則既云入朝、則其母尚在、今云母亡遣言丐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後母乎、且觀此傳所敍、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故德宗從之、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與、史官亦以妻書之可與、凡此者未免後人之惑也、（盧抱經曰、張孝忠遣長入朝、爲子茂迎、卒故京師、情事本極明白、吳氏所疑、蓋可笑。）

案唐會要、貶司徒、證文懿、與舊書同。

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證曰文懿。

新書考異曰、宗室傳、長樂郡王幼良六世孫、而宗室世系表以回爲長平郡王叔良六世孫、與二傳俱異、考舊史回傳、父名如仙、據裘如仙爲叔良五世孫、則回出自叔良之後信矣。

新書、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舊書、入朝爲兵部尚書、復出爲成都尹劍

案新書敘事實未明。吳氏所疑。不爲無因。但其失在硬執此事在貞元三年。故又有糾蕭乂傳失序一條。謂其序此事於九年之後。而不知此事實在十三年也。乃盧氏又以臆見譏之。謂孝忠之妻因覲迎喪。至於京師。則亦誤認此事果在三年。其失與吳氏均。考新舊二書張孝忠傳並云。貞元三年。孝忠遣妻入朝。執覲迎禮。未嘗言及成禮之事也。舊書德宗傳。貞元三年。許尚公主。以公主幼。待年十三。（下脫年字。）舊書爲是。

章堅傳。新書郡舟署某郡。以所產彝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宣州綾紬。舊書。若廣陵郡舶。即錦銅器海味。丹陽郡舶。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舶。即折造宣州綾紬云云。

案舊書載三郡所產。新書并入廣陵一郡中。不知何故。若欲詰簡。則但云以所產彝陳其上。其下並刪去之亦可矣。此於史無足述。然既欲記之。非徒見堅之阿玄宗之奢。或亦以附見各郡土物所宜。豈可任意如此。邪其餘諸郡所載。亦有不同。不必枚舉。

新書。先是人間唱得體紇那歌。舊書。戲唱歌詞。得（丁紇反。）体（體通紇反。）紇那也。紇讀得体耶。

案体本非體字。俗以爲體耳。舊書特書出之。或當時相傳此歌如此書。新舊竟改作體字非是。此於事意無足道。而史自不當如此。

楊愼矜傳。新書又隆禮。舊書景龍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名崇禮。

案世系表作崇禮。新傳刪去易名事。吳氏糾之。

新書。賜愼矜、琬死。舊書。琬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遣御史顏眞卿馳洛陽決獄。愼餘、愼名出兄死哭。既讀詔輟哭云云。又愼名請作誓與姊。途經手指天而絕。舊書。眞卿送敕東京。愼名請作誓與姊云云。平恕斟敕至大理。愼餘合掌指天而絕云云。

案新書似并而言之。疑有漏誤。當從舊書。

王鉷傳。新書。上寵任鉷。亞林甫。然鉷揆林甫。護事之。舊書。雖晉公林甫亦投避之。

案通鑑兩存其語。蓋小人之情不可測。其互相結。即互相投。固也。近有譏此不符者。不得其情者也。

李光弼傳。新書。崔圓、周皓、徐璜、玉、李泰授。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滑昌。駱悅惡其武。乃殺贄。贄既爲光弼所擒。何緣後從思明而爲駱悅所殺。與贄雖不同。實一人。

案舊書思明傳云。朝義兵迴。贄來迎。遂殺贄。或者別一人。吳氏謂實一人。亦未有確據。惟舊書下投懷州又云。生擒安太清、周贄、楊希文等。則必有一誤矣。

新書。王師乘城。擒安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舊書。生擒安太清、周贄、楊希文等獻於闕下。

●案新書於此處刪去周贄已悟舊書之失。又案房琯傳。有楊希文降賊。希仲希文。二傳不同。或者希文

爲是。

新書糾謬曰。案史思明傳云。光弼攻之。太清降。哥舒翰傳亦云。降安太清。侯仲莊傳云。禽安太清。或言降。或言禽。未知孰是。

新書朝恩忌光弼切骨。面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提衂。遲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云云。裕齋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遲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云云。又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遂愧恥成疾云云。（新書傳贊亦云。一爲遲延。）（兩神功等皆不受約束。）

案二書敘事皆未明白。逆使光弼禁兵。今考廣德初。並無吐蕃入寇徵兵之事。至七月。吐蕃陷隴右諸州。自十月以前。遲將告急文書。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始聞之。而卽幸陝。徵兵亦卽在是時。（程元振傳。）（嚴挺之傳。）十月徵召諸道兵可見也。不得云光弼遲延不行。及帝幸陝也。十月丙子。如陝。癸巳。吐蕃遂中間僅半月耳。（新舊書吐蕃傳並云。）（唐城十五日還。）（光弼之師。自不能至。）（舊地理志。徐州在京師東二千六百里。）（詔書至而出師。倍道行不能至也。）惟代宗還長安。拜東都留守。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此一事光弼不能無罪。然既曰歸徐州。則必出師至中途。聞賊退而還可知也。（改五見程元振傳下。）且久須詔書不至。其勢不可解。愚史不得其情。以臆言之。方光弼赴臨淮時。舁疾而行。是其疾已久。蓋是以病還。不得赴留守之命。蓋至明年七月而光弼卒矣。又田神功是時爲汴宋八州觀察使。治汴州。光弼雖爲河南副元帥。而神功自不近在麾下。況自十二月至六月。亦未有他事故而命之不行者。亦不得云神功等皆不稟命。愧恥成疾也。卽疾也。卽魚朝恩實應後常鎮陝。廣德元年十月。卽至華州。朝恩方自陝來迎。而元振未幾貶矣。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其語亦不實。或者此後朝恩因光弼不赴東都之命。遂有譖辭。故其弟光進常禁兵。出爲淄北郛寧節度使。（通鑑云。光弼歸徐州。上迎其母歸長安。反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出爲淄青節度使。皆得實。）而史臣旣深惜光弼。又痛恨元振、魚朝恩。途不暇辨其事而爲此言。反使光弼蒙不解之冤也。不可歟乎。

烏承玭傳。新書歷敘諸將討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承玭勦思明東身本朝。瀹洗前汙。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總命。

案史思明傳。所斬者承慶同來之安守忠、李立節。又後帝使烏承恩圖思明。思明執承恩。探其篋。得賜阿史那承慶錄券。徵兵會思明傳略同。是承慶此時未斬也。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五

涇縣趙紹祖撰

郭子儀傳。新書。僕固懷恩電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至天子跳幸陝云云。舊書。僕固懷恩匿兵于汾州。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云云。

案舊書敘事不明。而新書因之。致懷恩所結者回紇也。其時並未與吐蕃相結。且懷恩平史朝義。在廣德元年正月。吐蕃陷涇州。卽在是年十月。而去年至今年。回紇方助朝恩同平史朝義。安得云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乎。此舊書之謬也。新書不能是正。又從而甚之。乃云陰召回紇吐蕃之衆。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云云。殊不知此皆吐蕃事。回紇並不與。何得便以此爲懷恩之罪乎。且是時懷恩雖有叛心。而尙無叛事。故顏眞卿于代宗幸陝時。請詔懷恩勤王。二書旣滅其事于懷恩傳矣。若如此傳所云。則吐蕃之兵。卽懷恩所召。而眞卿何以爲此言乎。意者眞卿之請。代宗不許。其時或有阻之者。遣爲此論。而史臣誤書之。然幷回紇吐蕃於此事而言之。則作史者亦未免齒葬太甚矣。又二書於馬璘傳。敍逃此事。其譌亦同。

新書。封暉子鎰、晤子鎛各百戶云。

案新德宗紀。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陷麟州。刺史郭鋒死之。吐蕃傳。蕃將徐舍人者。語俘僧延素曰。知郭使君勁臣家。欲安全之不幸死亂兵。俗吐蕃傳略同。則麟州刺史郭鋒。卽曙之子也。而傳無一語及其官與其死於王事可乎。世系裘戎鋒之官。僅曰光祿少卿。愈足惑人云。

李嗣業傳。新書馬璘督爲節度。俗書節度使馬璘督。

案馬璘督卽高仙芝傳夫蒙靈詧也。史當分明其辭。

新書。嗣業提步士升山。積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俗書。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擲。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

案俗書文義。是賊據山拋石以擊唐軍。新書刪改時。觀之未明。遂有此誤。

馬璘傳。新書。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乘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宂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之。賊衄。出入三反。乘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俗書同。

新書。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案新書亦是因俗書而誤。考新書僕固懷恩傳。黃水之戰。朝義統精騎十萬來援。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俗書史朝義傳。雍王圍陝州二十九日。與朝義戰于邙山之下。蓋水曰黃水。山曰邙山。卽一地也。史因此兩戰俱在邙山。遂誤以僕固懷恩爲李光弼耳。觀二書璘傳不復言黃水之戰可見。

房琯傳。新書。琯族孫式。俗書。琯姪式。

案世系裘式是琯之姪。

李泌傳。新書。泌年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孔子者。有員俶者。九歲升坐。

新書糾謬曰。藝文志儒家類中。有員俶太元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今云開元十六年九歲。是俶生於開元八年。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此二說者。必有一誤也。

案俗書不載此事。今考李泌卒於貞元五年。年六十八。是泌生於開元十年。至十六年正七歲。而員俶九歲。不誤。而藝文志誤也。

新書。楚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新書考異曰。此紂語非楚語。

新書。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此亦泌之言也。其下必有闕文。而亦引泌爲讓而止乎。

案高彼寓傳。新書。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閭里。俗書。祖仙。父棲鵠。俱以孝聞。

案高彼寓不見世系表。則其祖父之名不當刪。新書此失。不可枚舉。此祇以其辭費而不殺。故言之。

李麟傳。新書。父濟。贈戶部尙書。證曰誠。俗書同。又俗書良吏傳。濟證曰成。

案唐會要。有贈戶部尙書眞源縣子李琮。證曰成。（琮與濟字形相似。當卽是一人。）與俗書良吏傳同。當爲是。

崔植傳。新書。祐甫弟遜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遜江次子主吾祀。俗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嬰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嬰甫止有植一子。與傳云次子不同。以意考之。祐甫身爲名臣。其家素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爲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裘似脫誤矣。

卒。至此亦九年矣。何緣乃云至崔圓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兼稱述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竊削去大字。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

案至崔圓復爲大學士。此亦泌之言也。其下必有闕文。而亦引泌爲讓而止。當是德宗因泌之讓而止。

唐會要云。敕依。是其事也。此句中有誤字耳。

崔圓傳。新書。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俗書同。

案與房琯、韋見素奉冊至靈武者。崔渙也。琯傳云。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又俗書李麟傳云。韋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而崔圓繼至。語較明白。

崔光遠傳。新書。因僞使其子東見祿山。舊書。使其息東見祿山。

案新傳加一息字。似有曲筆。

新書。俄而同羅背賊。以廆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散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舊書略同。

案神威既以憂死。何緣光遠復使人守之。且光遠在賊中。有何權力。能守神威、孝哲。若能守之。何不斬之。此史臣無識。據光遠家狀所書者也。

新書。代宗華爲魏州節度使。俗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方鎭表。是時無魏州節度。

案廣德元年。始置魏博節度使。治魏州。遣華傳言授魏州刺史。崔光遠代之是也。

李澄傳。新書。陷蒲山公寬之遠胄。俗書。蒲山公寬之後也。父鎬。

案世系表。澄是寬之元孫。非遠胄。父鎬。世系表作鎬。

盧從史傳。新書。貶驩州司馬。賜死。俗書無賜死事。

案通鑑同俗書。

高彼寓傳。新書。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閭里。俗書。祖仙。父棲鵠。俱以孝聞。

案高彼寓不見世系表。則其祖父之名不當刪。新書此失。不可枚舉。此祇以其辭費而不殺。故言之。

李麟傳。新書。父濟。贈戶部尙書。證曰誠。俗書同。又俗書良吏傳。濟證曰成。

案唐會要。有贈戶部尙書眞源縣子李琮。證曰成。（琮與濟字形相似。當卽是一人。）與俗書良吏傳同。當爲是。

崔植傳。新書。祐甫弟遜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遜江次子主吾祀。俗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嬰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嬰甫止有植一子。與傳云次子不同。以意考之。祐甫身爲名臣。其家素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爲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裘似脫誤矣。

案表亦不言植出繼祐甫。

新書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傳皆同。

新書糾謬曰。案穆宗紀。長慶元年。劉總以盧龍軍八州錄於有司。三月。赦幽涿檀順漠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又案溫造傳云。爲幽鎮宣諭使。爲開示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而劉總傳云。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漠莫爲一府。平薊媯檀爲一府。則在檀傳爲七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溫造劉總傳爲九州。以本紀參考之。則十州。其舛駁至於如此。未知何者爲是。本紀有順州。

案舊書地理志。幽州節度使下注云。管涿幽瀛莫檀薊平營媯順十州。又案順州本無地。治營州柳城。則名爲十州。實九州也。劉總傳詳而得實。本紀言八州者誤。而此傳言七州。乃謂九爲七耳。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承在暉之前。當是表誤。

新書及崇義坤。希烈果叛。舊書果有不順之跡。

案是時希烈未叛。觀下文可見。當如舊書之言。

新書及竇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舊書同。

案周贄等謀殺希烈。不克而死。承傳措語如成功者。亦不細。

韋倫傳。新書。擢商州刺史。荊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王。倫爲楚元以獻。召爲衛尉卿。俄兼尚書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誠之。中罷爲秦州刺史。舊書。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翻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餘同。（杜鴻漸傳。附楚元傳。楚元王。倫爲楚元以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反。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己未。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然則倫所平亂。正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張維瑾事。自命來瑱討之矣。今傳先敍平楚元亂。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卽不知楚元作亂在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爲何事。以此參考。卽見差謬。

案乾元三年卽上元元年也。張維瑾亂事在改元先。故云乾元三年。舊書本甚明白。新書易作乾元中。又不言襄州何事亂。上文楚元之亂。亦未言年。遂來吳氏之絕。然傳明云。以倫爲節度。中能。是倫能而更命來瑱也。吳氏讀書不細。而新書亦有以召之。當如舊書。

來瑱傳。新書。明年。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

新書考異曰。案方鎮表。至德二載。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此傳有郢復而無唐安。與表互異。又傳稱十州。而數之止有九州。則史有脫誤。考下文改山南

劍南復領東川。其間更無東西川相合之事。是嚴武始爲成都尹。正當初分之時。而傳誤爲合也。至廣德二年。嚴武復爲成都尹。敗吐蕃於鹽泊城。正當東西川復合之時。而其時上皇已崩。則二書嚴武傳之誤可知也。惟此傳言東川領梓遂等八州。而方鎮表言十二州。適當時人所上書。或不誤。而究不能詳考者也。

元結傳。新書。逃亂入猗玕洞。自號猗玕子。

案藝文志小說類中有元結猗玕子一卷。故吳氏謂之。然吳氏謂傳皆從玉。亦非也。傳惟玕字從玉耳。且實爲玕。亦非玕也。考顏魯公所書元結墓碑。及李肇國史補。皆作猗玕子。與傳同。

李承傳。新書。幼孤。其兄睟養之。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承在睟之前。當是表誤。

新書及崇義坤。希烈果叛。舊書果有不順之跡。

案是時希烈未叛。觀下文可見。當如舊書之言。

新書及竇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舊書同。

案周贄等謀殺希烈。不克而死。承傳措語如成功者。亦不細。

韋倫傳。新書。擢商州刺史。荊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王。倫爲楚元以獻。召爲衛尉卿。俄兼尚書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誠之。中罷爲秦州刺史。舊書。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翻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餘同。（杜鴻漸傳。附楚元傳。楚元王。倫爲楚元以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反。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己未。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然則倫所平亂。正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張維瑾事。自命來瑱討之矣。今傳先敍平楚元亂。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卽不知楚元作亂在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爲何事。以此參考。卽見差謬。

案乾元三年卽上元元年也。張維瑾亂事在改元先。故云乾元三年。舊書本甚明白。新書易作乾元中。又不言襄州何事亂。上文楚元之亂。亦未言年。遂來吳氏之絕。然傳明云。以倫爲節度。中能。是倫能而更命來瑱也。吳氏讀書不細。而新書亦有以召之。當如舊書。

來瑱傳。新書。明年。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

新書考異曰。案方鎮表。至德二載。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此傳有郢復而無唐安。與表互異。又傳稱十州。而數之止有九州。則史有脫誤。考下文改山南

東道襄鄧唐復隨鄂六州節度通鑑亦云劍南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今瑱止領六州以是推之似唐州元在管內傳偶脫唐字耳

案方鎮表是時別有興平節度使北所領郡即通鑑所云別置觀察使然所瀦者興平而非割山南東道而別置者二年廢興平節度使置觀察使即通鑑所云別置觀察使然所瀦者興平而非割山南東道而別置者疑表所云領九州此傳所云領十州及改領六州皆非也（是二者裘捷爲非是・而傳所云十州者・當是興平節度・時未除人・以梁瑱兼領・至上元二年・廢節度而置觀察・仍以四州隸之所領也・又此傳下文云加裘襄襄鄧等七州防禦使裘自均州率衆浮漢下則裘時或爲金商均房四州觀察使不可知・此實誤元年也・案方鎮表・是年金商隸山南東道・其代梁瑱領六州而加均州也・但傳止云裘瑱行軍司馬然裘果爲司馬者恐不能以兵討瑱而均自屬四州觀察又不能自均州率衆也

新書帝徐悟元振逆以他罪流溱州僞書略同

案元振之罪猶天其流溱州代宗蓋不得已而心猶不忍也豈以悟來瑱之證邪傳中似不須及此但云帝徐悟其被誣足矣

崔寧傳新書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僞書入朝邊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等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

僞書考異曰寧以西川節度入朝加平章事而未落節鎮此使相非兼相其邊司空亦是檢校司空非守司空故新書本紀及宰相表皆不書

新書王翃振武僞書同

案僞書本紀作張光晟知振武通鑑同僞紀

新書寧至夏州與希倩招黨項降者甚衆炎惡之

寧倘書右僕射知省事僞書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

案新書似言常春代希倩所紀不同

新書王翃振武僞書同

案僞書本紀作張光晟知振武通鑑同僞紀

新書寧至夏州與希倩招黨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空平章事兼山陵使等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

僞書考異曰寧以西川節度入朝加平章事而未落節鎮此使相非兼相其邊司空亦是檢校司空非守司空故新書本紀及宰相表皆不書

新書王翃振武僞書同

案僞書本紀作張光晟知振武通鑑同僞紀

新書寧至夏州與希倩招黨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空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僞書入朝邊司空

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此證五年劉闢實杜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其證六蓋其子德裕秉政日皆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奏惡皆增損而不實新書因而書之無所判正豈朝廷重修之意哉

案新書不可通者祇緣高崇文圍鹿頭未下一語耳至討闢謀出黃裳吉甫豈必不贊其謀此自各就其傳言之江淮兵雖不見入峽既非成功之兵史自可不究言其事且嚴礪受命與高崇文同討賊非請出并州兵自與嚴綬請助討賊各爲一事不必以山南節度爲嫌但嚴礪之請吉甫之議皆在初討賊時非崇文圍鹿頭之後也崇文用兵本西自閬中出則嚴礪之請已行新書誤置圍鹿頭未下一語於所請之前遂使所言皆虛若如舊書所云語雖簡而本無弊至并州兵有功三峽兵未效而史臣猶爲虛譽此則吳氏謂德裕重修實錄而歸美於其父誠有之也

新書六年裴洎病免復以原官召舊書五年冬裴洎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本紀宰相表俱同舊書

晉吳傳新書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舊書略同

案舊書此傳下文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等奔於河北一傳中自相矛盾新書蔽山傳安慶緒敗走鄴郡蔡希德田承嗣武令珣各以衆歸之又潞鎮傳云安慶緒奔鄴承嗣自穎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衆六萬是令珣實未死也新舊二傳皆誤

李元素傳新書邢國公密裔孫舊書蒲山公密之孫

案世系表元素是密之族裔孫耳舊云蒲山公寬裔孫

盧士玫傳新書山東人舊書山東右族

案山東非當時州郡之名

張孝忠傳新舊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舊書殺獻誠等四五人新書考異曰案潘鎮傳敍李寶臣殺昔鯁將辛忠義盧傲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不及獻誠北下敍惟岳事又敍牙將當鄭與獻誠語則獻誠實未死也此傳誤

康承訓傳新書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藏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匄糧鎧北還

新書糾謬曰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留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瓌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復留屯一年戍者怒然則此傳以爲七百六歲不得代彥曾傳以爲八百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而怒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案舊書懿宗紀云戍卒五百人又不同然此不過傳寫之誤當以八百人爲是惟此傳所云六歲不得代者乃大誤也考舊彥曾傳云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趾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三千人赴援分五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請代案舊書之所謂先是六年咸通之六年也舊懿宗紀載咸通五年五月制云宜令徐泗團練使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即此事也詔下於五年而待召募則戍者以六年行至九年而請代是三年一代也新書因是六年字而誤云六歲不得代通鑑亦仍之皆未細考之故

李珏傳新書珏案與二州刺史有約舊書珏刺史王涉馬萬通等珏案與之約

案新書删去二刺史名非是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六

澄縣趙紹祖撰

劉晏傳新書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舊書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

案晏賜死於建中元年七月二書本傳俱年六十六考是年庚申追數至元宗封泰山之年十三年乙丑五十六年耳依舊書年七歲則六十二新書年八歲則六十三皆不得爲六十六也舊書但言舉神童不言封泰山之年當爲是

劉滬傳新書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新書糾謬曰案南詔傳滬爲西川節度使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掠成都至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何皆不敢犯邊乎又案鄭愚綽傳實宗初劉滬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愚綽因爭帝已遣使者殂詔追罷之今滬傳漏此一事蓋闕文也

案劉滬爲西川節度在咸通七年三月當如吳氏所糾至滬既因鄭愚綽奏未爲桂管觀察則本傳自可不載

班宏傳新書高通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裘甫令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拜英乂劍南節度使此云英乂代適誤矣

李揆傳新書雖元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監舊書泰府舉士給舉中元道元孫

案世系表元道是揆高祖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兄楷舊書作兄皆

案世系表有皆無楷是揆之弟非兄也

趙憬傳新書皆祖仁本

案仁本舊書有傳新書刪之然考舊傳仁本亦有一二事可取新書未免太略

盧邁傳新書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舊書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屢請體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

案新書語太簡不明當從舊書又案下文以私忌不聽誓事

新書云遂抵罪舊書云坐劉伾亦當從舊書語較明白

關播傳新書李元平流珍州會赦還住荊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智州舊書皇甫政表請移屯帝遣謁見候光議事還因勸帝幷刪去之竟似突然矯詔移軍者考陸贄傳李晟密言其狡表請移屯帝遣謁見候光議事還因勸帝舊書所言爲是

許孟容移軍云云斯爲得實

新書詔爲晟立五廟追貴高祖芝以下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月壬申入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則新紀正得其實而愈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李愬傳新書詔馳出援壑殺志沼舊書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

案新書文宗紀亦云志沼奔於鎮州新傳誤也

馬燧傳新書庭光感泣即率衆降進營焦雍保壁將降舊書先一日賊焦雍保

案嗣業爲節度時在肅宗德武即位後余家藏段行琛碑云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疑二書皆誤以其母喪爲父喪也

新書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

案姚令言下當是脫判官岐鑒張五字言結令言之判官鼓噪也

顏真卿傳新書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舊書五代祖之推

新書考異曰案真卿爲其父惟貞廟碑敍世系最詳父惟貞祖昭甫曾祖勤禮勤禮與師古並思魯之子則真卿乃師古之從曾孫也

案碑真卿高祖思魯思魯父之推舊書是也

李晟傳新書曾吐蕃欲佐泚舊書吐蕃欲以兵佐誅泚

案渾瑊傳云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此當以舊書所言爲是

新書遣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舊書略同

案舊書上文云晟懼爲所併乃密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則此處敍事已未明矣新書幷刪去之竟似突然矯詔移軍者考陸贄傳李晟密言其狡表請移屯帝遣謁見候光議事還因勸帝貿兵死於亂兵三子匿而免舊書用妻弟竇緩將親兵下云云斯爲得實

案新書語皆不及舊書之蘊而明

李愬傳新書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愬夜起舊書十二年十月十日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則新紀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案十一年爲十二年之譌傳寫之誤耳舊書本傳作十月十日而舊紀亦作十月壬申入城通鑑考異謂是月之十五日十六日而已卯則奏到日也

李愬傳新書詔馳出援壑殺志沼舊書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

案新書文宗紀亦云志沼奔於鎮州新傳誤也

馬燧傳新書庭光感泣即率衆降進營焦雍保壁將降舊書先一日賊焦雍保守將尉珪降庭光東道既

645

絕、乃率衆出降、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奉誠園亭親卻其安邑里舊第云舊書同、

案通鑑於德宗初卽位時云、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誠園、是時馬璘尚未立大功、是馬璘之園也、不知奉誠奉誠是二園否、或有一誤也、

立功游環悟馳入邠、

案游環所以使子從帝而身不從者、蓋入邠之策已前定矣、陽順懷光之誘而得以入邠、陰使其子從帝所以使帝不疑也、而新書取書甚多、不忍割愛、必欲牽連書之、故有帝疑游環之誤、此云游環既失兵不知所圖者、亦牽連前事之誤也、（游環必失兵、而後懷光不疑、乃得入邠耳、且帝幸梁而餽令游環失兵、則帝在奉天、又何懼於游環而卻日幸梁耶、）邠之卻甲、卽而新書紐謬曰、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僕固懷恩救朔方節度留後渾釋之、又釋之附回紇傳亦云、僕固懷恩之走、聲言鎮撫釋之將拒之、信其謀、張韶言、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

案渾釋之事、新書既待其詳、當見之於渾傳之首、不當附之於回紇渾部傳、而致渾傳中反以仍當書而誤也、

楊朝晟傳、新書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朝晟父懷貞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舊書略同、

新書紐謬曰、萬固傳則以爲固伺聞斬昕、楊朝晟傳則以爲懷貞以夜斬昕、韓游瓌傳則以爲伏甲先起而高固趨之、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案游瓌傳所謂伏甲先起者、卽懷貞也、此各就其人傳言之、互有詳略耳、又案舊書有兩楊朝晟傳、一在一百二十二卷、一在一百四十四卷、而後傳較詳、如云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資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是懷貞、朝晟皆封王、而前傳無之、新傳亦無之、又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諸城北地、後傳在貞元十三年、前傳在十年、新傳繫之九年後而無年、通鑑則從舊書後傳作十三年、

戴休顏傳、新書、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間行在、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扞禦有勞、

案杜希全傳云、引兵赴難、次漢谷、爲賊邀擊、遣保邠州、未嘗得入奉天也、及德宗幸梁、以休顏守奉天、書是李懷光至、朱泚圍解後、始得入奉天、而因命之守、是時瑊以兵衛駕入谷口、而游瓌還邠州、此傳云、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語涉大概、

關播傳、新書、陸贄諫帝曰、晟既盧杞、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

案陸贄傳、本因晟已移軍盧兩軍孤立、疇與李晟幷屯、此傳所載不合、

韓游瓌傳、新書、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聲游瓌不知、發怒媿罵瑊、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游瓌遣御史至江西卽訊、使杜江淮宅鎮術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新書紐謬曰、案狄兼謨傳云、士矩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嬖藏縱侈、一日我凡數十萬、初至庫發二十七萬緡、晚年幾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北巾解、得以親議、文宗非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狄兼謨遣御史至江西卽訊、使杜江淮宅鎮術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新書紐謬曰、案狄兼謨傳云、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臨戎貸士、州有定數、而與奪山已、始弊一方、爲語道殊塗、請付有司治罪、貶蔡州別駕、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劾實次序、各有未完、

取者邠志、亦非也、考懷光奪建徽、惠元兵、實在幸梁之前、帝見懷光決反、故卽日幸梁、非以疑游瓌故、

案舊書崔寧傳所載略同。亦祇云貶蔡州別駕。此傳既云。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謀。尚貶蔡州別駕。又云謀官執處其罪。竟用兼舊書。流端州。前後似相違戾。總之士矩祇有此一事。既見狄梁公傳。此傳不增可也。（士矩傳書無恪新書所增。）

盧坦傳。新舊書坦奏劾柳晟、閻濟美違敕合進奉。及諫止毀李錡祖墓事。

新舊書紀。元和二年十二月。李錡伏誅。三年正月。大赦。能諸道受代進擧錢。其次序如此。而坦傳失之。

新舊書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新舊紀。少誠當作元濟。

案盧坦卒於元和十二年。（舊書云。十二年九月卒。）亦不及見吳元濟之誅也。（憲宗本紀。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吳元濟伏誅。舊云吳元濟之叛。）

柳晟傳。新舊吳通元得罪。晟上書理其寃。凡三上書。帝意解。通元得減死。

案新舊二書吳通元傳。並云賜死。此傳云得減死。未知孰是。

崔戎傳。新舊元暐從孫也。舊書伯高祖元暐。

案世系表。戎是元暐四世從孫。當以舊書爲是。

新舊子雍和州刺史。罷歸。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嚴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宜州。

案舊書詳載雍罪於憲宗紀內。其罪不可勝誅。而通鑑從之。新書述罷勛事於康承訓傳內。刪去雍事不載。而爲之附傳戎後。蓋本之唐闕史。未知孰是。余友端木星垣曰。舊紀所載。或即路巖傳致之辭。其意不失爲真也。

徐浩傳。新舊書銘明州別駕。舊書同。

案徐浩碑云。朗州別駕。

新舊書證曰定。舊書不載。

案唐會要與新書同。余所藏徐浩碑亦不載證。碑是其子徐現所書。不應有證而不言也。

呂渭傳。新舊書中書省有古柳。述中末枯死。德宗自槩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未善也。舊書。帝聞而嘉之。

案二說相反。未知孰是。考唐何要作帝聞而惡之。端木星垣曰。德宗多忌。本天之事。必諱言之。

楊憑傳。新舊書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

案柳宗元祭文云。入爲王傅。

崔龜從傳。新舊遷太常博士。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舊海路同。

新舊考異曰。舊禮儀志及舒元輿傳。大和元年。元輿奏言九宮之神。於天地猶子男。陛下爲天子。反臣於天之子男。臣竊以爲過。今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不宜稱臣。與名。召都省議。皆如元輿言。乃降爲中祠。然則此議實起元輿。其時龜從爲太常博士。或在預議之列。故舊書本傳亦及之。然新書不應舍元輿而專歸功於龜從也。

韋綬傳。新舊證通醜。故叔以爲言。改綬醜。不報。能。舊書。博士劉端夫請證爲通。殿中侍御史孟琯以爲非當。博士權安請證爲綬。竟不施行。

案舊書劉伯芻傳云。端夫駁韋綬證議知名。此傳乃端夫請證爲通。而孟琯駁之。權安易之。此舊書之自相違戾也。然通醜之證。不應下於綬醜。何以故叔反以爲言而欲改之。此又恐新書之誤。又考所會要。綬醜贈尚書右僕射。韋綬其下注云。博士劉端夫證通醜。博士權安復證爲綬醜。則是其事已施行。而非不報能也。未知孰是。

張鷟傳。新舊鷟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荅曰。近自御史貶官。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證聖元年乙未。開元元年癸丑。相去十九年。而鷟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鷟既以開元初自相違戾也。然通醜之證。不應下於綬醜。何以故叔反以爲言而欲改之。此又恐新書之誤。又考所會要。綬醜贈尚書右僕射。韋綬其下注云。博士劉端夫證通醜。博士權安復證爲綬醜。則是其事已施行。而非不報能也。未知孰是。

張鷟傳。新舊鷟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荅曰。近自御史貶官。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證聖元年乙未。開元元年癸丑。相去十九年。而鷟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鷟既以開元初以御史貶官。何緣復云武后時。此一節前後乖舛不可考。

姚南仲傳。新舊大厤十年。獨孤皇后崩。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云云。舊書。大厤十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厤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册爲皇后。然則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遽書爲后。此不惟義例不明。蓋亦未考其位號前後而言也。

案獨孤氏以大厤十年薨。十三年始葬。此傳所言將葬時事。當云大厤十三年。將葬貞懿皇后獨孤氏。二書皆下語未細。

新書長安乃祖宗所宅。舊書長安城是陛下皇居。

案此是南仲上疏中語。本爲葬后詔近城爲陵發。新書云長安乃祖宗所宅。於論事似未稱。舊書所云是也。

獨孤朗傳。新書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卽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舊書。高少逸入閤失儀。朗不彈奏。劾俸。朗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

案二書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段平仲傳。新書。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舊書。隋人部尚書達六代孫也。

案段達與王世充爲賊。何得仍大書階官。且新書刪落書傳中人之祖父子孫何可勝數。如段達者。竟刪之可也。

呂元膺傳。新書。都有李師道圍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登。元膺禽破之。東徼西南通鄧虢。川谷幽深。人業射獵。而不事農。號曰山棚。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舊書。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其前後略同。

案李師道欲使與邸兵同謀竊發者。山棚也。則與山棚當有成約。而引官兵以擒賊者。山棚也。元膺募之。以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者。又山棚也。二書皆不能分明其辭。使人生疑。總之山棚必爲地方之害。守土者不可不知。而預爲區畫耳。

薛存誠傳。新書。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勁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舊書同。

案舊書孔戣傳亦作重讜。此新書並沿舊書而致相戾也。然監軍中使之名。新書所刪者多矣。何不刪之。

新書糾謬曰。孔戣傳作高重讜。

孔戣傳。新書。子道猷。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作温猷。

孔戣傳。新書。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舊書。以季父巢死父難。

新書糾謬曰。案死難者巢父。傳云。從子戣、戡、戡、戣、戡。世系表。戣、戡、戡、戣、戡。巢父兄岑父之子。（錢竹汀曰。案韓退之孔戣墓志云。考岑父兄弟五人。戣、戡、戡、戣、戡。亦可證戡非巢父子。）

案舊書。本不誤。而新書易之。遂來吳氏之糾。錢氏又引韓誌以證之。然巢父無子。當是以戡爲之嗣。故授以官。不然。戡之兄尚多。何獨官戡而俟其讓也。疑新書有所據而言之未詳。

柳公綽傳。新書。字寬。小字起之。舊書。字寬。小字起之。新書。證曰。元和實錄。公綽字寬。舊書。證曰。成。

案唐會要證元。與新書同。

柳玭傳。新書。從官則絜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舊書。從官則絜己省事而後可以言養人。

案舊書所載。文義較順。

楊於陵傳。新書。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傾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甘調。退廬建昌。以文書相娛樂。滉卒。乃入爲膳部員外郎。舊書。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餘略同。

案韓滉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十二月始領度支鹽鐵使。三年二月薨矣。前後在位兩三月耳。如舊書云。於陵八年始入朝。則爲時甚久。新書刪去八年字。竟似滉卒而於陵即入朝者。尤非是。考舊書德宗

本紀。是時爲鄂岳觀察使者盧元卿。亦以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此傳所謂隨府罷者。卽元卿也。而於陵不調。至於七年之久。必有他故。非關避滉之權勢。亦可知矣。蓋滉入朝。而元卿府罷。於陵不調。適當其時。其家因取入誌狀。以爲陰柔之辭。史何不考而取之哉。

馬總傳。新書。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以明伏波之績。舊書。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案舊書似得當日建柱本意。新書蓋謂總爲伏波之裔。或竝見銅柱文中有是語。然殊不成文理。

新書。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會總卒。總復詔還鎮。

案四總字。皆當加姓以別之。

鄭珣瑜傳。新書。太常博士徐復證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證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證周漢以來有之。咸烈愼覩、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巽曰。證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證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

案李巽、徐復往復相難之辭。詳載於唐會要。此所引殊未得其要領。考唐自高士廉證文獻以來。習用二證已久。李巽之說雖正。而自可不發。史亦不必載也。但云證文獻足矣。

鄭絪傳。新書。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之糧。圍軍山東。李吉甫密奏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召李絳詰其故。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云云。又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强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能爲太子賓客。舊書。絪與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絪讓默多撫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鄭絪罷。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承宗反。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然則絪是時已去相矣。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出爲淮南節度使。五年。盧從史貶驩州。賜死。六年正月。吉甫再入相。則是時絪去相已再期矣。何得謂有潛絪之事。又案杜黃裳以元和二年正月罷。絪以四年二月罷。則黃裳罷後。絪猶居相位二期。何得謂絪之默默爲以是貶也。

案吳氏於此事反覆數百言。又爲表以紀其年月。可謂詳盡。今略節其要。考德宗云。由是罷爲太子賓客。其語誠誤。新書已知其失。而加先是以別之。不過追敍其事耳。非以此爲絪之貶也。至謂從史與承宗連和。而吉甫潛絪。則誠新書之大誤矣。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七

涇縣趙紹祖撰

杜悰傳。新書。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皆疑、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勒大臣名不在者抵罪云云。

洪容齋隨筆曰。案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令狐綯、蕭鄴、夏侯孜、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讀及審權。懿宗自旭。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

新書考異曰。案悰以咸通二年二月再入相。距懿宗踐祚之始。已兩年矣。使帝銜怒諸大臣。欲誅之死地。當不俟此時。傳所云未可深信。

案懿宗即位。已見本紀。此處敘事。未免重複。究長。其欲逭罪諸大臣。則或出自中人之意。故久而始發。亦未可竟必其無也。

新書。未嬰。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荊南節度使。從誉。加司空。繼加司徒。

新書糾謬曰。案紀與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悰守司空。十月。爲司徒。四年閏六月。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也。

新書點面觀察使案匡謀討螢。兵敗。奔于悰。

新書糾謬曰。案南蠻傳云。坦綽遮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案匡謀擢奔荊南。在悰傳則云討螢。在南螢傳則云螢寇黔中。二者不符。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錢竹汀曰。宋方鎮表。大曆十二年。置黔州經略招討觀察使。止是一官。非五異也。）

杜牧傳。新書。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云云。舊書略同。

案新書於舊書言之荒唐者。如鄭處晦夢過鄭朗。鄭顯詩序言夢至一地諸事皆驗之。可謂有證。而於牧傳仍載此。亦可不必。

新書。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舊書。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

案新藝文志有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傳所云恐誤。

令狐綯傳。新書。臨湘及監軍鄧厚本。舊書。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颿陷斷手足。以狗於康承訓軍。

新書考異曰。杜悰傳云。咸將郭厚本。

案此已見通鑑考異云。舊紀實錄俱作鄧厚本。今考舊紀及舊令狐綯傳辛謨傳皆作郭厚本。未知孰是。又舊紀云鄧監。綯傳云監軍。新書此傳仍從舊傳作監軍。而杜悰傳作戍將。皆不誰一。

新書。時浙西杜審權使裴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舊書略同。

案杜悰傳。浙西兵援在李湘敗沒之前。同在一卷。而彼此互異。此沿舊書而彼又據它書也。然不檢亦甚矣。又案辛謨傳。翟行約赴援。壁運塘。謨獨出犒之而還。使在李湘敗沒之後。則辛謨必告之。賊不得誘之也。疑當以杜悰傳爲是。

裴延齡傳。新書。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贈贈太子太傅。上柱國。舊書。延齡死。中外相賀。惟德宗悼惜不已。贈太子少保。

新書考異曰。舊書語甚明。新書改云人語以相安。殊難解。舊書贈太子少保。新書贈太子少保。太傅。未知孰是。上柱國勳視正二品。然唐時勳級甚濫。杜佑曰。魏晉柱國。當時貴重第一。國家以爲勳級。幾得地三十頃耳。延齡贈上柱國。未爲異數。它傳亦未有授勳官者。此所謂不必書而書也。

案唐會要證法門經字下有云。贈太子太保。裴延齡與二書又異。

韋渠牟傳。新書。工部侍郎述從子也。舊書。六代祖範。魏西陽太守。

案世系表。韋範六代孫撫渠牟。又案新書韋渠牟傳云。岳子孫渠。新舊書韋述傳並云。述、宏機曾孫。述弟適、迪。又並不云適與迪有子渠牟。若依二書所載。假宏機述渠牟皆範後。而

世系表皆無名。各傳中所云亦自參差不合。疑二書於此數傳世次皆失之。說互見宏機、晏傳下。

李舜弦傳。新書蔣王惲孫。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宗室世系表。是蔣王惲竹孫。

皇甫鎛傳。新書初吏貢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李道古傳並云。以服丹暈血死。是心實好之。爲泌所欺。非教泌爲奸也。

王起傳。新書以夙儒領宰相秩。前世所罕。

案新書此等語。其不知其從何處得來。豈儒不當相。而前世相者皆非儒邪。

王鑒傳。新書。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衙官江淮盜起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

案新書不言鑒爲賊所害。或有所據。不然不應刪也。又新書前云。起子鑒、式。故傳在式之前。考世系表。則式是鑒之兄。舊書亦云兄式。但以式爲播之子有異耳。

劉禹錫傳。新書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皋案貴不肯親叔文等。乖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憎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武元衡傳云。爲御史中丞。順宗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說。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以忤叔文、禹錫之故。與宗元無與。此不同者一也。竇羣傳云。王叔文欲逐之。羣執詔不可而止。然則羣未嘗罷官。此不同者二也。韓皋傳云。叔文怒出爲鄂岳觀沔觀察使。此當在叔文傳中。禹錫傳不當書。且皋之出爲鄂岳觀沔觀察使。又非湖南。此不同者三也。

案二書此一段並結之云。號二王劉柳。此所以書於禹錫傳。其他當如吳氏所糾。又元衡不爲宗元所喜。容亦有之。元衡固正人。而柳氏之家。實爲武氏所破。其仇不遠。而能強忍之邪。

新書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

新書考異曰。叔文傳。越州山陰人。此或舉其族望。

柳宗元傳。新書從竹祖與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

案柳與自有傳。當云中書令與之從竹孫也。不當重敍。

杜黃裳傳。新書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遂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云云。舊書貞元末。爲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云云。

案黃裳遷太常卿。在順宗即位之後。未改元。言貞元末可也。然新書於德宗言下。即云遷太常卿。敍事

不明。當移上文貞元末三字于不可易下。如舊書語本無弊。

新書趙昌宣獻。舊書。謚曰宣。

案唐會要作宣憲。又與二書不同。

李藩傳。舊書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舊書略同。

案李承自有傳。當云湖南觀察使承之子。

新書建封卒。濠州刺史杜黃裳、陸庭有說。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護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動君。德輿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裳。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河南節度王鍔賂權倖。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也。既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疏闊。

案崔氏此說。蔵唐會要通鑑考異引之。今考晁公武讀書志云。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敍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冕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案唐志。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等撰。崔鉉監修。此事在元和五年十月。正崔鉉之所敍錄。事既不實。便可不載。何爲自蔵而自駁之。新書宜亦見崔氏之駁。何爲仍取之邪。又合要載此事云。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故崔氏有得擬狀中陳論之說。新書刪去宜即擬來四字。

韋貫之傳。新書。程异皆諂道賦租。异瀘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左遷太子詹事。舊書略同。

案新書程异傳云。故异所至不剩下。不加斂。經用以饒。舊書異傳。語亦相似。與此互異。以意度之。當是異傳溢美。而此傳爲是。

韋溫傳。新書。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

新書糾謬曰。案陳夷行傳。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竇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書又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誤。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

案新舊二書韋倫傳並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是韋溫封還詔書。未見聽也。

新書溫少合所善惟商祐舊書作商祜。

劉昌裔傳新書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舊書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洺州刺史。

案宰臣有傳附其父智興後則雖傳不應如此疑但云王宰與雄有隙足矣。

案新舊本紀皆作楊子琳楊惠琳乃韓全義之甥以反叛者此誤以子琳爲惠琳。杜黃裳傳新書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潛欲殺之不果舊書無妄繫令狐運語。

順命後授滄州刺史舊書但作楊琳授洺州刺史乃舊書之失新書蓋叔倫傳亦誤以子琳爲惠琳吳氏糾謬所言是也但語稍煩耳。

案新舊本紀皆作楊子琳楊惠琳乃韓全義之甥以反叛者此誤以子琳爲惠琳。杜黃裳傳新書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潛欲殺之不果舊書無妄繫令狐運語。

案新舊二書令狐彰傳李素立傳皆言運爲杜亞所陷非黃也且運爲滄州刺史亞爲東都畿汝防禦使亦非東都將而未爲滄州將其非杜黃必矣舊書本無此語新書增之殆誤以亞事爲黃事耳。

王鍔傳新書劉約娶楊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爲郡人匿袋得不死舊書郡人朱忠獻匿之獲免。

婁度傳新書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舊書略同。

案朱忠獻所爲義士也新書不應刪其名。

案李憕傳憕夜出師盛軍泣曰果落賊計又余家藏唐官者朱孝誠碑碑稱其誠蔡之功孝誠時監李光顏忠武軍也然則度傳所云未爲得實。

孟元陽傳新書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澱水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韓全義傳云是時惟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澱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章宏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爲潭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爲元策者誤矣。

李逢吉傳新書父顏有錮疾舊書祖顏父歸期。

案通鑑考異曰實錄作仇士良恐誤然則新書所從者實錄也。

案世系表與舊書合。

元稹傳新書召還次澱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不讓中人怒壁之敗面舊書作內官劉士元。

牛僧孺傳新書敬宗立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僧孺罷相出鎮武昌在智厤元年正月今以方鎮表考之元和元年升鄂岳觀察使爲武昌軍節度使五年罷武昌軍節度使中更穆宗敬宗文帝武宗四朝俱無改易至宣宗大中元年始有復置武昌軍之文蓋方鎮表失載敬宗初復置一事矣僧孺鎮武昌凡五年復入相而杜元穎元稹之相繼爲武昌節度徵之卒而崔鄲爲鄂岳觀察使不稱節度是武昌節鎮之罷在大和五年也。

案錢氏此考頗精而誤著杜元穎一語蓋所據者舊本紀耳（舊書文宗本紀大和四年正月辛丑以尚書左丞杜元穎檢校戶部尚書充武昌鄂節度鄂岳觀察安申等州觀察）今考元穎傳以大和三年十二月貶循州司馬六年十二月卒於貶所又考元稹之傳大和四年正月爲武昌軍節度是元穎未嘗爲武昌軍節度祇是元稹之直接僧孺恐舊紀所謂杜元穎卽元稹之之譌而錢氏未細審也。

楊嗣復傳新書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舊謂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嗣復生滉撫其頂舊書略同。

案於陵自有傳其事已見於傳中矣此傳但當云於陵子也生而外祖韓滉撫其頂足矣。

竇羣傳新書京兆金城人舊書扶風平陵人。

案舊書羣其族望然京兆金城至德二載已改興平。

楊虞卿傳新書子知退知權、堪、堪漢公皆擢進士第。

石雄傳新書王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舊書略同。

案宰臣有傳附其父智興後則雄傳不應如此疑但云王宰與雄有隙足矣。

杜黃裳傳新書又妄繫令狐運語。

案新舊二書令狐彰傳李素立傳皆言運爲杜亞所陷非黃也且運爲滄州刺史亞爲東都畿汝防禦使亦非東都將而未爲滄州將其非杜黃必矣舊書本無此語新書增之殆誤以亞事爲黃事耳。

婁度傳新書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舊書略同。

案李憕傳憕夜出師盛軍泣曰果落賊計又余家藏唐官者朱孝誠碑碑稱其誠蔡之功孝誠時監李光顏忠武軍也然則度傳所云未爲得實。

李逢吉傳新書父顏有錮疾舊書祖顏父歸期。

案世系表與舊書合。

元稹傳新書召還次澱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不讓中人怒壁之敗面舊書作內官劉士元。

案通鑑考異曰實錄作仇士良恐誤然則新書所從者實錄也。

牛僧孺傳新書敬宗立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僧孺罷相出鎮武昌在智厤元年正月今以方鎮表考之元和元年升鄂岳觀察使爲武昌軍節度使五年罷武昌軍節度使中更穆宗敬宗文帝武宗四朝俱無改易至宣宗大中元年始有復置武昌軍之文蓋方鎮表失載敬宗初復置一事矣僧孺鎮武昌凡五年復入相而杜元穎元稹之相繼爲武昌節度徵之卒而崔鄲爲鄂岳觀察使不稱節度是武昌節鎮之罷在大和五年也。

案錢氏此考頗精而誤著杜元穎一語蓋所據者舊本紀耳（舊書文宗本紀大和四年正月辛丑以尚書左丞杜元穎檢校戶部尚書充武昌鄂節度鄂岳觀察安申等州觀察）今考元穎傳以大和三年十二月貶循州司馬六年十二月卒於貶所又考元稹之傳大和四年正月爲武昌軍節度是元穎未嘗爲武昌軍節度祇是元稹之直接僧孺恐舊紀所謂杜元穎卽元稹之之譌而錢氏未細審也。

楊嗣復傳新書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舊謂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嗣復生滉撫其頂舊書略同。

案於陵自有傳其事已見於傳中矣此傳但當云於陵子也生而外祖韓滉撫其頂足矣。

案傳中有云、族卿兄弟汝士、漢公、皆擢進士第、不應不稱弟、又不應遺
御汝士、而於汝士傳中別云登進士第也、新舊無知進、舊舊無知權、考世系表亦無知進、此或舊書之
誤、

韓愈傳、新書、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舊書略同、
案李訓敗事、並不關親、贅殊不得要領、
李德裕傳、新書、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
召、乃撤酒後使如詔旨、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漳王湊在大和五年、降爲巢縣公、在九年、序事亦不經、因與戶部尚書李
漢共譖德裕、言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盛其言、通鑑、初、德裕鎮浙西、製縗使、潛王傳作杜仲陽、坐宋申錫事被
誅、至是、王璠、李漢妄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悉蓄、舊書、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共給、仲陽
者、漳王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下同、
案二書俱未詳明、而新書尤誤、考德裕前鎮浙西、在長慶二年九月、至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
九月出爲鄭滑節度使、四年十月、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漳王湊以事連宋申錫得罪、降封巢
縣公、在五年二月、是時德裕已鎮蜀、無緣檄浙西之兵後使如詔旨也、六年十二月、德裕
自西川召爲兵部尚書、七年二月、同平章事、八年九月、李宗閔復相、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以白敏中
爲兵部尚書、十一月旋以李宗閔奏、徙浙西鎮海軍以代王璠、九年正月、巢縣公湊薨、三月、王璠等譖
德裕、曾賂仲陽、以通漳王、圖爲不軌、則德裕亦無被召事、且事前後俱在大和時、亦不得云先是大和
中也、又考通鑑語意、亦似指德裕前鎮浙西時、胡三省注亦知其謬、而不能詳考、三省注曰、德裕被譖見
三年、細勘見四年、宋申錫傳參稽之、疑德裕以八年十一月復鎮浙西而王璠以召入爲尚書左丞、
適有仲陽放歸之事、時王璠已去鎮、德裕未至鎮、故檄璠之圍後使如詔旨也、但漳王以五年得罪、何
以至八年始放仲陽、舊書於此未明、然語本無弊、若如新書與通鑑所言、則德裕鎮蜀已久、乃必無之
事、其譖亦不能入耳、

陳夷行傳、新書、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於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宋璟開元二十五年卒、不逮天寶時、珏所對未審、
新書、楊嗣復曰、太宗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仕魏徵十有五年、舊書同、
案元齡前後任政二十三年、中間惟以喪能三月耳、嗣復之言亦未審、
李紳傳、新書、紳族子虞、時來省紳、雅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來、虞與從伯耆、進士
程昔範皆依紳、
案通鑑作虞從父者、與舊書同、然觀新書文勢、非緣柏與伯聲形相近而誤也、考柏耆官拾遺、疑別
有所據、

李珏傳。新書。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舊書。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

案舊書武宗本紀。珏充桂管防禦觀察等使。再貶端州司馬。又考通鑑作出爲桂管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皆互異。

新舊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刺史。

新舊考異曰。案風泖題名。會昌五年五月。珏已稱郴州刺史。則珏之徙郴。在宣宗卽位以前。郴亦邊州。未可云內徙。當是宣宗初由郴徙舒耳。

崔珙傳。新舊會昌三年。珙以兄琯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舊書。琯以弟珙罷相貶官。亦罷鎭鎭東都。五年卒。

案二書互異。未知孰是。考舊書琯卒後贈僕射。詔曰。閥閱相受諡。廟堂議法。當是指宋申錫獲罪。而傳中不載琯爭宋申錫事。新傳載之。而但載是詔。恐誤以賢相爲珙。而臆爲以珙貶官而褒鎭也。

劉瑑傳。新舊。乃裒敕令可用。由武德迄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輕重。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舊書略同。

新舊考異曰。案刑法志。宣宗時。左衞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不云瑑所撰。又藝文志。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卷。劉瑑等撰。與張戣所撰大中刑律統類。各爲一書。疑瑑傳誤。

案唐會要。劉瑑等所撰在大中五年。張戣所撰在大中七年。同名刑法統類。未知孰是。

趙隱傳。新舊。與兄隨。俱皆作弟隨。

案世系表隨是弟。

王溥傳。新舊。失其何所人。

案世系表敍王溥家世最詳。王翊、王翃、卽其從曾祖。何自相矛盾。

盧光啟傳。新舊。檢長流瓊州。

新舊考異曰。案昭宗紀。天復三年二月。朱全忠殺蘇檢。宰相表亦稱檢爲全忠所害。傳不書檢之死。蓋也。

畢誠傳。新舊。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淩。淩生勻。世失官爲頗佶。勻生誠。舊書。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栩。鄧王府司馬。生淩。汾州長史。生勻。爲協律郎。

案新舊書云。構從曾孫。舊書云。伯曾祖構。又案新書傳中。多刪舊傳世系。以北見於世系表也。惟此傳歷敍不厭其復。又云。世失官爲頗佶。而世系表載其祖父官。與舊書同。不知何故。

馬植傳。新舊。鳳州刺史勛子也。舊書。扶風人。父曛。

案世系表亦作曛。且曛旣無傳。不當不書植爲扶風人。宜從舊書。

路巖傳。新舊。俄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詔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堉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新舊糾謬曰。今案南詔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嶲昌黎雅攝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邛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諒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錢竹汀曰。案宰相表。巖以成通十二年四月。由劍南西川節度使。兩川節度使。成通六年。定邊軍節度使。十一年。罷定邊軍節度使。復以七州隸西川節度。則巖兼七州。治邛州。十一年。罷定邊軍節度使。復以七州隸西川節度。則巖兼七州。治邛州。）

案南詔傳。成通十四年。楷入擊定邊軍。與方鎭表矛盾。未知孰是。又傳云。巖至新州。詔賜死。舊傳不載。而新紀亦不書。殺流人路巖。（章保衡之賜死。舊傳亦有之。而新紀亦不書。）不知何故。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八

涇縣趙紹祖撰

王鐸傳。新舊。韋保衡綠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鐸。鐸緡紳粗焉。舊書。宰相韋保衡以披攜之恩。事鐸尤謹。信宗卽位。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爲許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案鐸以咸通十四年六月。能九月而保衡貶。紀表皆同。舊傳之言固譌。然合觀韋保衡、王鐸二傳。則新舊傳多不得實。新保衡傳。保衡舉進士王鐸第於籍。遂遣與同升。以舊薛於己。皆見斥。遂揚收。傾路巖。人益畏之。舊傳。王鐸貢舉之師。遂遣同門生。皆擯斥之。以揚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媒孽逐之。今鐸傳乃言保衡謹事鐸。語旣不符。又十四年六月。鐸始能逐楊收。在七年。時保衡尙未相。路巖能在十二年。皆在此事數年之前。彼事亦頗倒不倫也。

新舊。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天下大震。朝廷議盜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討葬盜。帝卽以鐸爲侍中荊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舊書。四年。賊陷江陵。五年。以鐸充諸道行營都統。

案舊紀。鐸爲都統。亦在乾符五年。新紀及宰相表。竝在六年。而溫公從之。然合觀盧攜、鄭畋諸傳。恐當

以舊書爲是。新書虛撰傳云。鐸爲諸道都統。擣不說。黃巢求爲天平節度使。擣固不可。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是能而新紀及宰相表。繫擣畋之罷於五年五月。若鐸爲都統在六年。則擣傳所言。虛是虛謬。考鄭畋傳。畋與擣相爭而罷。新舊書竝在六年。然則鐸爲都統在五年、擣畋之罷在六年。舊書本不誤。而通鑑於此二事竝從新紀表。過矣。惟舊書於虛擣傳亦云五年罷。此則自相牴謬。不可貫通也。說互見本紀乾符五年下。

王徽傳。新書高浔與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招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舊書光啟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本紀。中和元年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浔及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浔。入於潞州。九月。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孟方立傳以高浔爲高都成麟爲成鄉。其事略同。獨此傳云。方立殺劉廣。疑誤也。以通鑑證之。昭義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在乾符二年。十將成麟殺高浔。在中和二年。前後本是兩事。

案舊傳不甚詳。光啟中當作中和中。而其事則與新紀合也。然考舊紀所載。（昔書・中和元年八月・昭義節度使高浔與賊將李詳戰於石橋・爲詳所敗・退保河中・九月・澤潞牙將劉悅擒逐監軍・潞州・是月・浔天井皮精孟方立率戍卒攻劉廣・殺之・）反與新傳同。彼此互異。亦可怪也。

新書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一段。舊書略同。

案舊書於王徽傳。首述此二百餘言。錢氏舊書考異。譏其取碑誌繁文。然舊書欲見徽之世系出自東兆。不同於琅邪太原之王耳。新書既立世系表。何復述之。刪之可也。

張渚傳。新書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渚始謀復振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舊書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渚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溯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能渚知政事。

通鑑考異曰。據舊紀實錄新紀。渚自光啟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未嘗罷免。舊傳誤也。

案舊紀。渚於光啟三年正月相。而溫公以爲九月。與新紀同。疑今本或以傳寫誤。又此數行中。兩言再幸山南。一以爲拜平章事。一以爲能知政事。不應錯誤至是。疑當時本亦或以傳鈔失之。考僖宗再幸山南。在光啟二年正月。令孜除西川監軍。而復恭代爲中尉。在二年四月。張渚之相。在三年九月。卽如舊紀。亦在三年正月。然則張楊之相惡。自是昭宗卽位後事。而於此時謂依田令孜而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者。新舊二傳皆不得其實也。

周寶傳。新書錄具盛礙迎寶舍樟亭。宋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紀。光啟三年九月。秦彥殺周寶。是駢死在寶前。紀傳矛盾。

案上文云。辭朗叛。寶奔牛塘。駢館以鑄葛。諷其且亡也。寶抵於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寶之奔在光啟三年三月。駢之見囚卽在四月。故此句云然。而不當繫於殺之之下。遂爲錢氏所譏。又案下云。文德元年。拔潤州。執卻。剖其心祭寶。殺之而又爲殺其叛人以祭之。錢繆行事。可笑如此。然考五代史云。寶病卒。或者此傳未幾殺之爲衍文。而紀又因傳而誤也。

楊守亮傳。新書復振據潞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

案新書昭宗紀。景福元年八月。李茂貞寇興元。楊守亮、滿存奔於閬州。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陷閬州。舊紀通鑑皆云茂貞。惟舊紀年月差異。此傳乃云洪。則王建所遣之將華洪也。何以一誤至此。

王重榮傳。新書贊曰。以亂止亂。賊屈者能之。以能不能止亂。幾賊者能之。（監本兩止字俱作致字・幾誤作險誤・）

案下二句文義甚不易解。

李罕之傳。新書言後嗣名全義。

案此張言也。改名全義。考昭宗本紀。張全義陷孟州。在昭宗初卽位時。新舊書皆同。是其時已改名全義。不待從朱全忠後也。又考五代史全義傳。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事梁賜名宗奭。此傳殊未詳明。

孟方立傳。新書以邏爲汾州刺史。

案此孟邏也。考新書昭宗本紀。天復元年三月。昭義軍節度使孟邏叛附於朱全忠。舊紀。光化三年七月。制以孟邏充昭義軍節度使。從李克用奏也。則克用以邏爲汾州刺史後。又表爲昭義節度。而叛附於全忠。傳既以邏附方立後。亦當終言之。

朱宣傳。（舊傳作垣・新書。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於陣。舊書。存實皆作全叡。餘略同。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紀。中和二年九月。平盧軍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是歲壬寅。敬武始得青州。而王仙芝伏誅。在乾符五年戊戌。時敬武尙爲偏裨。不得有遣將之事。五代史朱宣傳云。宣事王敬武爲軍校。隸其將曹全晟。與此傳略同。惟存實作全晟爲異。據僖宗紀。乾符六年。淄州刺史曹全叡克鄆州。中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則全叡與存實自是兩人。通鑑。中和元年十月。天平節度南面招討使曹全叡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則存實爲全叡兄子。此言當可信也。朱宣本隸全叡。因圍鄆州。全叡死後。復事存實。與王敬武無預。而史家以爲敬武所遣。誤矣。

案王敬武傳張渚傳。則敬武所遣之兵。隨渚而西。京師平。以功進檢校太尉。未嘗圍鄆州也。（此事在中和二年・據僖紀。淄州刺史曹全叡克鄆州。紀嘗書陷・不嘗書克・此則全叡時爲江西招討使。敗黃巢於荊門之兵師。

還而中道盜有鄜州，未嘗至京師也。（吟以授唐書代其使，故全此傳前存實當從舊傳作全義，五代史作全義還，新書作義還，傳可見。）後存實當從此傳作存實。（舊傳仍作全義，新傳改。）中間論御全義與城戰死一事，則二書之誤同。

田神功傳：新舊行密以康儒在潁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開之，頗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

案上文不見有康儒事，與其言此段殊憒突難曉，吳任臣十國春秋云：頗有良將，康儒者，與頗謀多不合，蓋見其失而以意補之也。

忠義傳

常達傳：新舊書從高駢征伐，與宋老生戰雀邑，軍敗自匿，舊書皆從高駢征伐，甚見親待，及養兵起，建在雀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

案新書州節衛舊語意不明，當從舊書。

王同皎傳：新舊書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太子，中宗也。）舊書定安郡主。

新舊書糾謬曰：案公主傳云，定安郡主姑封新城，又新都公主傳云，與長寧新寧安樂新平五郡主同進封，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其安定定安，未知孰是。（錢竹汀曰：依銑傳亦作定安，又王琪嘉話錄，謂定安公主，則作定安無疑。）

李憕傳：新舊源八歲家覆，長慶初年八十矣。

新舊糾謬曰：案元宗本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是戊子生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

案薛舊本無年八十之語，唐會要云，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為諫議大夫，時源年八十餘，新舊偶取之以示博洽耳。

顏杲卿傳：新舊與真卿同五世祖，舊書皆祖勉禮。

案舊書鈺杲卿世系甚詳，與魯公所撰顏氏家廟碑合，蓋與魯公皆為勉禮曾孫，同曾祖也，新書誤。

雷萬春傳：新舊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

案上云與潮語，下疑木人，亦是語病。

黃碣傳：新舊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道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

新舊考異曰：案僖宗紀，中和四年，婺州將王鎮執其刺史黃碣叛降於董昌，此傳云棄州去，則未嘗被執也。

案通鑑同本紀。

孝友傳

李知本傳：新舊父孝端，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閭，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舊書同。新舊糾謬曰：案李華傳云，脊祖太沖名冠宗族，閭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其得名之因，既已不同，凡知本

傳既載之矣，華傳何復載之乎。

循吏傳（舊書作良吏傳。）

李素立傳：新舊曾祖義深，父政藻，為陝水部郎，（舊書同，作郎中。）

新舊糾謬曰：今案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伯父，為宜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為水部郎中，未知孰是，又隋諱忠，凡郎中皆無中字，此本有之，亦誤。

韋丹傳：新舊封咸陽郡公。

新舊考異曰：咸陽當作武陽。

新舊宙弟岫亦有名，宙在領南以從女婿小校劉謹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

案劉知謹傳已載此事，彼傳以為宙語，此以為岫語，互異。

儒學傳

曹憲傳：新舊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廣雅，學者推其該。（舊書作博雅。）

案舊書作博雅者，當成於隋時，避煬帝諱，新舊藝文志亦云博雅十卷，又云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

穎當是總其事者。

孔穎達傳：新舊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誰耳。（舊書略同。）

新舊糾謬曰：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言，太宗誤問，穎達誤對，史臣誤書也。

案舊書作太宗問論語，而穎達所對亦云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又考新舊書獨孤及傳，亦稱孔子云，以能問於不能，可見唐人皆以此為孔子之言，故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其義自長。

歐陽詢傳：新舊通孟孤毋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遊鍛使市父遺迹，通乃到意臨做以求傳，德舊毋遊通錢，紿云，賈汝父書迹之直。

案舊書文憲，蓋胄紿以詢書可以貿錢，以波動通之心耳，新舊刪改似不得其意。

張後胤傳：新舊孫齊邱。

案家藏張允碑，止曰允，不名後允，考世系表，齊邱是曾孫，吳氏所糾是也。

孟文通傳：新舊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孟，舊書文懿者，貝州宋城人。

舊書考異曰：宋城當作宗城。

案新書不言文懿為何地人，非是，疑使人疑其與文通同為冀州信都人矣。

蕭德言傳：新舊陳吏部郎引子也，舊書父引，陳吏部侍郎。

新舊糾謬曰：案世系表引為陳吏部侍郎，又案南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新傳誤也。

（新舊德宗傳・吳氏誤作新至忠傳。）

郎餘令傳。新書兄餘慶。爲吏清而剋於法。下云。又貪貨無藝。又云。卒以貪殘廢。

案前後語意殊不合。

徐齊聃傳。新書時姑爲帝婕妤。堅傳。齊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衛王父孝德。以女爲才人。宦至果州刺史。堅傳。長姑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太宗賢妃徐惠召爲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舉即。女弟爲高宗婕妤。然則齊聃在本傳。則爲賢妃傳。則爲弟。而堅爲姪也。未知孰是。

案以德書相證。當以賢妃傳爲是。

褚無量傳。新書。乃遷郡常寧。舊書作都恆通。

案唐穆宗名恆。諱恆爲常。避宗名亨。諱亨爲通。二書似各諱其一。又案宋自當諱恆。其名當是郡恆亨也。

元行沖傳。新書。鄭舉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篇石開起。增革百篇。舊書。馬伾增革。向論百篇。業遊删定。值全十二。

案藝文志有孫炎注禮記三十卷。葉遵注十二卷。而馬伾書不見。然詳舊書所載元行冲釋疑文意。似謂馬伾增革孫炎。新書删存四字。竟似孫炎增革康成者。亦舛矣。

趙仝曦傳。新書。定州哀城人。弟居貞。吳郡采訪使。居貞子昌。別傳。

案新書趙昌傳云。天水人。舉其族望。而不言其爲居貞子。則例不一也。舊書昌傳云。耐不器。父居貞。而此傳亦不言父不器。皆漏。

陸堅傳。新書。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

新書考異曰。有詔上當有親喪字。

鄭欽說傳。新書。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墟中得銘。

新書考異曰。案梁書昉卒於天監七年。若大同四年。則在後三十年。此小說無稽之說。而史家采之。可謂不學矣。

盧僎傳。新書。兄倩。

案僎傳竝無一言一事。惟載其兄倩一疏耳。此與鄭欽說傳。俱可不立。但一見其名足矣。倩當從舊書載之突厥傳。

陳京傳。新書。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

新書考異曰。晉無高皇太皇之稱。詳其文義。司馬晉上當有晉魏二字。

案舊書禮儀志載京此議云。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據廟別室。東晉以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唐會要同。其上亦但脫一句。然東晉下本無高皇太皇字。新傳因下文有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之語而誤增之。

文藝傳舊作文苑傳。

袁朗傳。新書。典籤蘇幹。

新書考異曰。案蘇幹傳云。父勔。武德中爲秦王府諮議典籤。褚亮傳。敍秦府十八學士。亦有蘇勔而無蘇幹。然則幹乃勔之譌。

謝偃傳。新書。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蘊古、洹水人。後坐事誅。

案舊書張蘊古有傳。新書刪之而附於謝偃後。并不著於目錄。亦太略矣。考德傳。敍河內人李孝德事。是蘊古以直節死。新書雖見其事於刑法志。而此但以坐事誅三字了之。語殊不穩也。竊意當存其傳。而刑法志可略。

崔信明傳。新書。高祖光伯。舊書、光伯曾孫也。

案世系表。是光伯曾孫。又傳云。遷秦川令卒。而世系表云。饒州刺史。亦互異。

張昌齡傳。新書。爲崑山道記室。破盧明月。平龐苾。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

案舊云。破盧明月。平龐苾。考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崑邱道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及薛延陀俟利發乙失鉢等。率衆十萬。屯於鬱督軍山。以備北境。十月。及龐苾戰。敗之。舊書。盧明月乃處月之誤。新傳不知易。但以其誤而刪之。盧明月隋末賊。爲張須陀所破。見秦叔寶傳。處盧字形相近。傳鈔者強不知以爲知也。

崔行功傳。新書。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

案行功傳末云。兄子元暐。別有傳。新舊書皆同。以世系表考之。元暐高祖名伯謙。則當爲行功曾祖也。舊書不誤。而名伯讓。考北史伯讓字士遜。與世系表合。其弟名仲讓。則舊傳作伯讓亦誤。

王勃傳。新書。長安中。爲鳳閣舍人。薛春五王出閤。有司具儀。忘載册文。蔡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勃召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舉。舊書、薛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五王初出閤。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睿王憲傳云。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遣立爲皇孫。與諸王皆出閤。長壽二年。降王壽春。復詔入閤。武后本紀。長壽二年臘月。降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恆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卽此事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閤。以爲出閤。失其實也。

案此新書承舊書之文。然觀舊書云。五王初出閤。似實爲出閤也。考舊書元宗本紀云。天授三年出閤。蔣御入閤。長壽二年。改封臨淄郡王。聖曆元年出閤。以曾兩出閤。故云初出閤。天授無三年。即長壽元年。且其文又似入閤而後降封。則非獨出閤時不嘗云侍奉五王。即入閤時亦不嘗云侍奉五王也。恐其誤不在出閤而在侍奉五王之辭耳。

後又見唐曾要載此事爲天授元年。則爲出閤無疑。恐舊本紀誤以元年爲三年。傳又因三年而誤耳。

新書糾謬曰。案綰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邊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維傳云。以上元初卒。今案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乙未。至上元元年。庚子。五六年間。綰未嘗有入蜀及爲常侍之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舊竹汀曰。王維皮日休裴稹綰太原五年。施蟄存曰。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一卷。）

案舊書王綰傳云。加憲部彙本官。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屬平黔史朝義云云。據舊氏言。維裴稹綰在太原五年。則入爲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此與蜀州刺史或都督一事。當即在己亥庚子之間。此傳言久乃召綰爲左散騎常侍。又言維上元初卒。疾甚。綰在鳳翔作書與別。是綰爲散騎常侍在維卒之後。史錯舉其文耳。吳氏讀書甚少。心又不細。故往往不能深考。然亦新書刪削舊書過甚而有以致之也。）

吳武陵傳。新書。信州人。

新書考異曰。案李紳傳云。始澄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一稱信州人。一稱澄人。疑誤。

新書。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晉吐鴻暢。屬辭不細。坐客大驚。

案上言郾讀。下言武陵晉吐鴻暢。屬辭不細。

李商隱傳。新書。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舊書。曾祖叔恆。祖脩。父嗣。

新書考異引馮贄云。我家在山西。山西卽隴西也。蓋亦涼武昭王之後。

非世勣裔也。

案新傳刪舊傳所載世系。而引異說爲疑辭。非是。

方技傳

李淳風傳。新書。太宗得秘識。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舊書。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

案通鑑從舊書。考太宗本紀。殺李君羨在貞觀二十二年。戊申。其以秘識問淳風。亦當在是年。明年。太

宗崩。高宗卽位。三十四年崩。中宗嗣位。光宅元年。（甲申。武氏擅政。前後三十七年。當云不踰四十年。）張惠藏傳。新書。裴光廷當國。惠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司矣。尙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新書考異曰。案光庭當國。初無貶斥事。後讀劉賓客嘉話錄云。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云云。又李綽尙書故實。亦載此事。兩書所稱河東公者。張嘉貞也。新書乃以裴光庭當之。謬矣。又考嘉貞由中書令罷爲幽州刺史。其後雖貶台州。去作相之日久矣。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

盛善思傳。新書。頂補敗。坐謂通論死。吏部尙書宋璟、戶部尙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

新書糾謬曰。案蓉宗紀宰相表宋璟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伏誅。是時璟檢校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今捨宰相不書而載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元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是此時未爲戶部郎中。竝誤。

案下文云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是思復亦是薄其罪者。數語相連。文意亦未齟。舊傳本無宋璟、李邕二語。不增可也。

帥夜光傳。新書。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

新書考異曰。案公主未有封九仙者。

桑道茂傳。新書。道茂果汙朱泚僞官。晟收長安。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舊書。帝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案二書所載迥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杜佑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會中和日卒。

新書糾謬曰。案佑傳以太保致仕。非司徒也。又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德宗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而鄴侯傳以爲三月寒食卒。則中和日卒亦誤也。

列女傳

高愍女傳。新書。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舉城歸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憐其幼。請免死爲婢女。不肯。再拜就死。德宗嘉歎。詔太常謚曰愍。彥昭累功授潁州刺史。卒贈陝州都督。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贈工部尙書高彥昭謚愍。

案謚愍者。彥昭女非彥昭也。會要恐是彥昭下脫女字。觀其注大略同新書。其文意可見也。考新傳二書紀傳諸臣之未載謚者。新書考異取唐會要謚法二卷中之所有逐卷載之。甚盛意也。會要一書。世不多得。余初亦未之見。辛未秋。以事至安陸省。從盥江倪迂村（名模。已未進士。已借觀。）得以考正。是皆數十餘條。又取謚法核對。則考異尙多所遺。故爲之旁錄於此而補之。亦所以成錢氏之意也。

太保梁郡公通道。盧安　贈鱗州都督鄆城郡公梁禮。壯　贈尚書魏郡公晉文衍。勝　贈左武衛大將軍盛國公左難當。關　贈幽州都督道國公周法明。墜　皆見高祖本紀　贈幽州都督琅邪郡公牛進達。壯　見太宗本紀　贈右武衛大將軍新城縣侯楊胄。壯　贈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義　贈荊州大都督樂安縣男任雅相。敬　皆見高宗本紀　贈河南尹博陵縣公崔希逸。威　贈太子少傅王承業。義　元宗本紀　皆見　贈太子少傅李抱玉。忠烈　見代宗本紀　贈司空李懷讓。勇　見德宗本紀　贈荊州大都督長史孝昌縣男許智仁。敬　贈益州大都督鄧國公傅弈。忠烈　見睿宗本紀　贈太子少保薛元超。懿文　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賈周。忠　贈幽州都督譙國公周範。敬　皆見睿宗本紀　贈工部尚書謙國公周智光。安　紀紀字彩相近　未知孰是　贈禮部尚書嗣魯王道堅。忠　贈太子少保嗣吳王恪。義　皆見宗室傳　贈荊州大都督嗣虢王邕。景　贈尚書左僕射河南王贊。德　贈太子太保薛元賞。忠　贈幽州都督落國公薛萬均。武　贈益州大都督鄧國公公段綸。安　紀紀字彩相近　未知孰是　贈工部尚書謙國公周範。敬　皆見睿宗本紀　贈幽州都督譙國公周智光

範河閒王仁範子歲德類川王士稜孫攸寧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恆安王重規高平王衍皆但云后從父兄子不分其系而無仁範河閒王一句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世系表攸寧、攸止、攸望皆士讓之孫而傳獨以攸寧爲士稜孫表以仁範爲士逸子重規、歲德皆仁範子傳則以仁範爲士逸孫以重規爲惟良從子據表惟良與懷遠皆士讓子則攸宜、攸緒等亦士讓孫傳不應別而言之既別敍惟良之子而攸歸等何以不言懷遠之子據表攸歸、攸止、攸望皆懷遠子而傳或稱士讓孫或稱惟良從子似非同父昆弟皆可疑也文苑英華載宋之問爲武攸寧謝降王位表稱臣亡兄攸寧乃知攸寧、攸暨皆親兄弟而攸寧又爲攸暨之兄傳以攸暨爲士稜孫固誤表列攸暨於攸寧之前亦非也

案舊書本無仁範河閒王一句而前云又追封伯父及兄弟皆爲王則仁範爲后從弟非后姪可知本不誤新書欲詳而反誤耳況新書既立世系表則此等處尤宜從略也

武攸暨傳新書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嗣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舊書作隨例降封樂壽郡王延和元年卒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承嗣傳中宗復位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降封一級然則攸暨之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也而傳以爲長安中誤矣又案延秀傳延秀以皇后敗斬於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舉軍沒舊書略同

通鑑考異曰案南詔傳七年蒙歸羣死詔閣羅鳳襲殺南王不云幷爲貢子亡歸也九年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爲益州長史國忠傳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

案爲貢子者閣羅鳳之子鳳迦異也舊南詔傳云歸國恩賜甚厚新書雖不言然下文云異牟尋出銀鎧節工歌女稱先君歸國所賜則必無亡歸之事可知

宗室傳舊書作宜

程元振傳新書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勝扣便橋帝蒼黃出房陵舊書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至便橋

案新書此傳下載柳伉上疏云自十月朔召諸道兵遠近四十日無一輸入關者則是吐蕃已至便橋始下詔徵兵而九月前皆爲元振所蔽無徵兵事可知二書敍徵兵於前而後云勝扣便橋皆不得其實

故李光弼等傳並緣此而誤也又此疏所云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自其上疏時追溯之爲四十日祇欲極言元振之罪亦非事實考代宗本紀十月庚午朔吐蕃陷邠州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前後祇二十四日通鑑作庚寅吐蕃潰去則祇二十日吐蕃已潰光弼之軍自不能及事故軍出而復還徐州也又新舊書皆記馬璘聞詔赴援矣亦值至鳳翔遇吐蕃與戰而不復來京師則是吐蕃已退

自不必來而何疑於光弼耶說互見光弼傳下

魚朝恩傳新書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誣證

案新書序事顛倒相州敗在肅宗時今乃序於敗僕固瑒戰高陵後而云是時不成文理

賈文場、霍仙鳴傳新書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索賕數萬緡而潛鎮賂遺累百鉅萬掠士婦妾無所憚詔殺之於軍其隧赫如此

案此段語意不明文似不貫

劉貞亮傳新書本俱氏名文珍冒所賚官父故改焉舊書但作俱文珍

案昌黎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貞元十三年稱曰故我監軍俱公恐是初冒劉姓後復本姓也

新書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闕所破囚之崇文至闕錄康求雪貞亮勸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誅

案事又見高崇文傳以爲崇文斬之未知孰是

王守澄傳新書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和殿

案傳所書如此紀何以獨書陳宏志反

田令孜傳新書復光都將龐勗宏案舊作毅宏、矧氏有辨、此據改王建等以八都衆八萬取金洋等州進逼興元節度使牛頊奔劍州監本作必發

新書糾謬曰案僖宗紀作牛勖未知孰是

新書考異曰五代史錄建傳作牛勗舊本紀作牛蔚舊、蔚皆竹篇之子蔚皆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忤中官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不云爲公宏所逐

案蔚代還時以徐州龐勳之亂非是時也勗頊聲相近自別一人非舊、蔚也當爲德誤五代史之誤

楊復恭傳新書楊環者惠安太后弟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環乃恭遠太后弟此誤也舊竹汀曰二傳疑王環事、當去其一

酷吏傳

宋俊臣傳新書如意初經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裴宣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德書略同

案新書武后紀長壽元年一月庚午呂任知古爲江夏令狄仁傑彭澤令流裴仁本於嶺南二月戊午狄仁傑尚書裴宣智宏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八月司賓卿崔神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九月癸丑流李游道、

袁智宏、王璠、崔神基、李元素於嶺南。然則此六族非以同時下獄。新舊傳皆誤也。

來子珣傳。新書天授中人告子珣與與邱神勣謀反。

案上文云。子珣俄流死愛州。下文云。詔誅神勣而宥與嶺表。舊書子珣傳。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周興傳。天授二年十一月伏誅。是與神勣得罪在子珣前一年。非一事也。

傅世也。

田承嗣傳。新書。詔子華尚永樂公主。舊書同。

案此代宗時事。上文云。代宗以寧亂而平　公主傳。華尚新都公主。則在貞元時。自是兩事。

新書大厤八年。相衛薛嵩死。弟萼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萼。萼以衆歸承嗣。舊書。林甫專謀傳。大厤八年。

案新書代宗紀。大厤十年正月。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逐其節度使薛萼。萼奔洺州。舊紀薛萼作八年。舊紀在七年卒。誤。詔其弟萼知留後事。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萼奔洺州。舊紀薛傳並同。然則當以八年卒。萼代帥且三年。非以邀節見逐而歸承嗣者。志清非萼也。此處新舊傳皆誤。

田悅傳。新書。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援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於邵。舊書同。

案新書德宗紀。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八月。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留後。舊紀略同。新惟岳傳。求襲父位。帝不許。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正己謀拒命。舊書亦同。然則合謀同叛。在正己未死之先。而會於邵者。正己非納也。其即爲納。嬰亦正己使之。非納不許承襲而始與悅合謀也。此處新舊傳皆因田悅敗歸軍門持刀之言而誤。不知此乃田悅假此以釋於衆。非事實也。

史憲誠傳。新書。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翼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顧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留務。舊書略同。

案新書田布傳。憲誠者異志會大蝗。師潰糧乏。軍中訪。憲誠得閒。因以搖亂。則是憲誠搖衆。在布未自殺之先。而利得其處。二書此傳序事皆不合。

李寶臣傳。新書。使將驍騎十八人刼太原尹楊光朝。換以出。道兵萬餘不敢逼。舊書作八千人。餘略同。

案新書元宗本紀。范陽將何千年殺河東節度使楊光朝。安祿山傳。道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楊光朝殺之。通鑑作何千年、高邈、將突騎二十。劫楊光朝。皆不言寶臣。未知孰是。舊傳八千人當是十八人之誤。

新書。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稟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於客省。舊書。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

案二傳所言絕異。而下文言惟簡之忠於王室。雖有詳略。而意則同。然如新書所言。則惟簡始終純臣。新書既爲李洧、史孝章、劉濬等立傳。不使混於潘鎮。何獨客於惟簡而附之此也。

王庭湊傳。新書。會牛元翼出奔。庭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

潘鎮傳序云。朱克融反。傳十二世。宣武傳四世而滅。

案新傳敘事顛倒。

王元逵傳。新書。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舊書。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賜馬都尉。

案絳王悟女不應稱公主。考唐會要。憲宗十九女。壽安降王元逵。本深王女。豈憲宗愛其孫女。因而女之。如德宗以順宗之子爲子。與然公主傳。祇云憲宗十八女。不爲壽安立傳。則此處當分明其辭。絳王深王亦未知孰是。

王鍔傳。新書。匡威與從事李抱貞俱死。

案歐公五代史作李正抱。

李載義傳。新書。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舊書作五年。

新書考異曰。案文宗紀在五年正月。舊紀傳亦作五年。此誤。

李茂勳傳。新書。全忠遣還。盡失鴈糧仗鎧。懼得罪。乃襲餘衆反攻幽州。舊書同。

案唐北狄剔李克用題字云。幽州請就和斷。遂卻班師。是李全忠但請和而未嘗敗。蓋懷叛志。特揚言敗還。出其不意而反攻幽州。史不知而誤書之。

劉仁恭傳。新書。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誠於朱全忠。

案舊書昭宗紀。乾寧四年。劉仁恭大敗沙陀於安塞。李克用單騎僅免。五代史唐本紀及劉守光傳亦載此戰。而新本紀不書。又不書劉仁恭振附於朱全忠。但書和而未嘗敗。蓋懷叛志。特揚言敗還。出其不意而反攻幽州。史不知而誤書之。

新書。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

案舊書昭宗紀。光化二年三月。朱全忠遣大將張存敬率師援之。又案五代史劉守光傳。亦作李思安。未知孰是。而新本紀不書此戰。漏也。

李納傳。新書。正己死。祕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

案田悅傳亦載此事。然考本紀。悅渡水之戰。在正己死後。臨洛之戰。在正己死前。而悅傳敘此。旨既在正己死後。又在臨洛戰前。恐皆有誤。

程日華傳。新書。日華圍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衆復合突厥。盧爲所有而止。

案滄州不屬朱滔。武俊何懼於滔之怨也。舊傳似較得情事。通鑑作時方與馬燧鄂相距。不能攻取而止。與二書所言又異。

程懷直傳。新書。懷信其從昆也。舊書同。

案新書德宗紀。貞元十一年。橫海軍兵馬使程懷信逐其兄節度使程懷直。在本紀則懷直爲兄。在傳則懷信爲從兄。未知孰是。又新舊傳記懷直、懷信之死。舊傳俱詔徵死。而懷直實死。新傳俱懷直徵死。并程權事。舊傳俱詔徵懷信。新傳俱矯徵懷信。子絕不同。亦未知孰是。通鑑從新書。

李同捷傳。新書。自重允卒後。李寔傳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代。

案新書文宗紀。大和元年五月。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討李同捷。十一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寔討李同捷。三年四月。滄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降。滄景即橫海軍也。中閒更無傅良弼其人。又案傅良弼傳亦不載此事。

劉悟傳。新書。逼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

案新書劉全諒傳。正臣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王元志既殺之。與此不同。舊全諒傳亦云。爲元志所就。自當以彼傳爲是。其實此處祇云逼正臣。或云全諒姪也。足矣。

新書。與監軍劉承偕不叶。偕與都將張間謀縛悟送京師。以間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北屬置直言。貢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如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遜謝。卽撤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

新書。劉沔曰。案舊直言傳云。承偕陰與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耶。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在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在直言傳則云臣節光明。又張間張汶與賀答應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

案通鑑作張汶。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今名從杜書。

突厥傳。新書。四年。武德四年也。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新書劉沔曰。案孝基傳。武德二年。與劉武周戰敗被執。謀亡歸。爲賊所害。此蓋誤也。

案新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執行軍總管王孝基。蓋姓王名孝基。非永安王孝基也。此傳誤增永安二字耳。

新書。明年。遣順德等。且請和。又明年。與黑闥、君璋小小入寇。

案上文既言四年事。則言明年者五年也。又明年者六年也。考高祖本紀。黑闥自五年十二月魏州之敗。至六年正月被執。二月伏誅。未嘗復與突厥此必誤也。

新書。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

新書考異曰。上文云。那史那忠爲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則忠與泥孰非一人矣。此乃云泥孰賜名忠。何其相矛盾也。

案新書於薛將傳中。既立阿史那忠傳。此不必更言之。但書云。忠自有傳。西突厥傳。新書。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薛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有患。突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宜也。舊書。曷薩那先與始畢

有隙、友在京師、始畢遣人詐殺之。

案射匱西突厥、始畢北突厥、二書不同、通鑑亦作北突厥、詳殺之、但敍於始畢已死之後、又與舊書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舊書作金河公主。

案新舊書所載四夷人名多不同、吳氏亦頗有糾正者、然何可勝道、略之。

吐蕃傳、新書、證聖元年、孝傑以蕭遵道總管戰素羅汗山、敗歿、舊書、萬歲登封元年、戰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

案新書武后紀、素羅汗山之戰、在萬歲通天元年、卽萬歲登封元年也、在證聖元年後一年、又此戰紀傳竝書敗績、又不得爲勝敗還也、當從舊書。

新書、君奠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云云、舊書、及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云云、十五年正月、君奠破吐蕃於青海之西云云。

案新舊本紀、封禪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張說罷在十四年四月、王君奠破吐蕃於青海在十五年正月、君奠本傳在十四年冬十二月、新書此傳敍君奠破吐蕃於張說請和之前、誤矣、當從舊書。

新書、信安王禕出瀘西、拔石堡城、卽之盈振武軍、獻俘於廟、舊書略同。

案二書信安王禕傳、竝載此戰在開元十五年、而新本紀不書、闕也、石堡城爲唐與吐蕃大關係、甚不宜略。

結部已爲廬山府矣。

新書、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舊書、詔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出降。

案公主傳、肅宗七女、寧國第二、非幼也、且傳云、肅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衢、乾元元年降回紇、二年還朝、又和政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娠居、是先實已嫁矣、所會要云、寧國肅國、似較史傳所載爲得實。

僕骨傳、新書、歌濫拔延、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中、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案此傳文意不明、則未知懷恩爲歌濫拔延之子與、或首領僕固之子也、考新書僕固懷恩傳、貞觀二十年、以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衞大將軍、金微都督、詔爲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舊傳懷恩、歌濫拔延之曾孫、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生懷恩、雖舊傳以爲曾孫、而世次與新傳同、則爲孫也、至新書此傳、尤自相矛盾、無論懷恩傳無拔延見殺之事、卽貞觀二十年丙午、至開元元年癸丑、凡六十八年、亦無懷恩爲拔延之子之理也、余家藏顏魯公所撰臧懷恪碑、言懷恩父設之隨懷恪來降、與二書所載皆不同、魯公爲懷恩同時人、其言當可據也。

契苾傳、新書、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

案但書云何力自有傳。

拔悉密傳、新書、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爲哲獨吐伽可汗、不三歲、爲葛邏祿所破、奔北廷。

案葛邏祿傳亦云、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而回紇傳云、襲破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與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新舊唐書互證卷二十

涇縣趙紹祖撰

沙陀傳（舊書無傳）

新書考異曰、新史以國昌父子之故、特立此篇、然克用有功唐室、不當以沙陀目之、且其後嗣遂有天下、當從魏武、晉宣、齊神武、周文之例、入五代史本紀、則不列於唐書可也。

案克用始終一心唐室、其跋扈處、乃是無學術以制之耳、不得以操、懿、歆、秦等例之、且其後嗣有天下、乃得之梁、非取之唐、事在隔代、雖五代本紀不妨竝列、而唐書自當爲克用立傳、但不當僅附之沙陀傳耳。

新書、王仙芝陷荊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遵統蕃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新書考異曰、案國昌以成通十四年拒命、王仙芝陷荊襄在乾符四年、安得有逍突騎逐賊之事、考舊書是年、賊陷江陵之郭、楊知溫求援於襄陽、時沙陀五百在襄陽、擊賊收之、蓋沙陀別有從征襄陽者、非國昌所遣也。

案錢氏所考最是、然新書之誤、以國昌父子拒命在乾符五年也、此處下文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三

年乃五年之誤。（說已見本紀乾符五年下。）蓋新書誠緣此沙陀擊賊之事。而以爲國昌拒命後。不應復有沙陀助戰。故決謂克用殺文楚在乾符五年也。

新書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鎔、晉易定故燕趙地。請分取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昇崇攻無極。

新書考異曰。案景崇以中和三年卒。子鎔繼之。光啓改元。鎔州帥乃王鎔。非昇崇也。

案李可舉傳云。乃遣驃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是攻無極者鎔。此傳傳誤耳。但既下易州。則本紀例書陷。而昭宗光啓元年不載此事。但書幽州盧龍軍亂。何也。

新書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鎔降行營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

案新書昭宗紀。乾寧元年六月。大同軍防禦使赫連鐸及李克用戰於蔚州。死之。與此自相矛盾。舊本紀亦祇言鐸爲克用所執。不言死也。

新書。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辭褊亦不敢當。

案此等語最爲以辭害意。設不辭褊。可以當乎。非教臣子之道也。

黑水靺鞨傳。新書貞觀二年乃臣附。以其地爲燕州。薉書。武德初。道閒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爲總管。又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

案新書爲李謹行立傳。此處自可略。然須從契苾何力、渾瑊等例略見之。乃全無一語及焉。亦非也。又

案薉書地理志。營州都督府有燕州。武德元年置。新書地理志。幽州幽都下注云。武德元年燕州。則此言貞觀二年者誤也。當以薉書爲是。又新紀武德四年六月。營州人石世則執其總管晉文衍叛附於

靺鞨。傳亦不見此事。

高麗傳。新書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遼平。增道安撫大使。封元菟郡公。薉書。男生脫身來。詔授云云。

案泉男生傳云。封元菟郡公。則此言拜同善者誤也。當從薉書。

百濟傳。新書。增從子福信等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固麻城反。又云。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

豎湖者萬人。薉書略同。

案新書高宗紀不書此反及戰溺也。

新羅傳。新書。眞德織錦爲頌以獻。中有句云。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薉書作撫運邁陶唐。又收句云。昭

我唐家。薉書作昭我唐家光。

案二書所載小異。未知孰是。

高昌傳。新書。其王麴伯雅。隋時娶以威屬宇文氏女。儀華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太宗即位。賜

婁宇文華錦一具。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姓李。更封常樂公主。薉書同。

案二書俱未明言文泰所娶宇文爲何人。唐會要云。秦婁宇文。即隋時所賜華容公主也。然會要又未言以宇文賜伯雅。實所未詳。

吐谷渾傳。新書。果毅都尉席君買。薉書作瀚州刺史杜鳳舉。

南詔傳。新書。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墨白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緒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衆圍住。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裴無多內證。豐佑恕。即慢言案賀子。令宣宗崩。使者告哀。豐佑亦死。坦綽會龍立。悲朝廷不弔卹。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去州走。

通鑑考異曰。實錄或作琢。又作涿。蠻掉蠻書亦作涿。實錄新書皆有李琢傳。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爲安南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又曰。實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又曰。杜悰以咸通二年七月入朝。而豐佑大中十三年死。則建議滅蠻僕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案新傳通鑑皆謂安南再陷。今考實宗本紀。止有大中十二年六月。南蠻寇邊一語。無陷安南事。懿宗本紀。亦止有卽位時。是歲蠻南蠻寇播州。咸通元年十二月。蠻寇安南二語。無陷安南事。至四年正月。蠻圍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然則安南止此一陷。非獨新書此傳謂李琢時陷爲誤。卽溫公據實錄謂李鄠失守安南者亦誤也。且本紀亦未嘗陷武州。卽此傳但言李鄠棄州走。亦未言其陷。使蠻於李琢時陷安南。則紀傳何絕不見復安南事。又何以朝貢仍歲至。而朝廷備以名近元宗嫌諱絕其朝貢耶。若於李鄠時陷安南。則已在咸通時。蠻何棄之而復來陷之耶。又考薉書懿宗本紀。咸通四年內有云。初大中末。安南都護李琢貪暴。侵剝獠民。蔡襲引林邑蠻攻安南府。三年。大徵兵赴援。天下騷動。其年冬。蠻寇陷交州。所謂其年冬者。三年之冬。與四年之正月。正一時事也。新書此傳。本用其語。蓋薉紀綜前後大概言之。而新書修故時。諸視未審。遂致誤耳。又案通鑑云。咸通元年十月。安南都護復取播州。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此卽溫公所謂安南失守。從實錄書之者。考地理志。安南都護府。治宋平。交趾則安南之一縣也。特以其地爲漢交趾郡。故通言交趾。或曰交州。（如薉紀。其年冬。蠻寇陷交州。此實陷安南而云交州。是也。）其實分言之。則交趾自交趾。安南自安南。如新書此傳下文有云。南詔恐攻交州。進略安南是也。）實錄誤以陷交趾爲陷安南。而遂以爲安南失守也。今實錄不可得見。姑以意言之。如此以俟知者。至

李琢、杜悰二事。則溫公考之確矣。

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繞清溪關。薪引桑伐木開道。徑譬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陷嘉州。

案德宗本紀十年十二月，蠻南蠻寇嶲州，本不誤，此因譌坡二字，欲極言之，遂不覺誤耳。通鑑考異曰，案蠻以十一月至梁源，非盛夏。

新書故瀘州刺史楊慶復。

案下文言楊慶諫曰云云，通鑑考異曰，新傳作瀘州刺史楊慶誤，今本此處正作楊慶復，但下又祇言楊慶爲逵誓耳，又前言南詔內附楊思儉，通鑑考異曰，當從蠻書作楊思縉。新書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都護竇袞弭邊府，戍兵潰。

案上文言乾符四年，又云是時驃徙簡鎮海，則此五年後事。今考新舊傳宗紀及通鑑，此數年中，竝無蠻陷安南事，祇新紀六年有黃巢陷安南一語，然參考諸傳，亦無巢陷安南事，不知何故此兩處皆言陷安南而不相應也。

驃博新書十曰野鵝

案此下似脫驃曰某某一句，以上下文知之。

南蠻蠻傳新書貞觀三年南謝首領謝弭來朝，以其地爲莊州，後改莊州。

案地理志莊州下注云本南寧州，貞觀三年以南謝蠻首領謝弭置，四年更名，則當以舊傳爲是。

新書元和中辰溆蠻酋張伯靖叛，黔中經略使崔能、荊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

新書寓異曰案本紀同時討伯靖者，尚有東川節度使潘孟陽，傳失載。

新書又有圖獲東爨諸蠻，永徽三年，與胡鑒皆叛，高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爲溫州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

案本紀不書，漏也，通鑑事在永徽六年。

南平獠傳新書巴州山獠王多耀反，梁州都督屈玉袞其首，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益郭行方大破之。

案本紀不書此兩事，漏也，又案下文大中末，戎瀘間蕃獠，然以貞觀七年之東西洞獠，十二年之巫州獠例之，則彼皆而此亦宜書也，屈玉事見屈堅傳，通鑑在武德二年，郭行方事通鑑在武德九年。

西原蠻傳新書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陷欽橫禁貴等州，少卿子昌沔繼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晏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陷地皆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宋璡復叛。

案憲宗本紀元和二年二月，邕管經略使路恕收黃洞蠻，執其首領黃承慶，三年六月，黃少卿降，十二年，容管經略使陽晏克欽橫禁貴四州，則陽晏事在路恕後五十年矣，當是少卿降而復叛後也，今乃載之元和初前可乎。

新書公孫勍元宗恒以雍陽縣逗黃少度，元宗憾，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欽榮之，慫與公孫傳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榮以爲不直。

案穆宗本紀長慶元年五月，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於黃洞，蠻元宗果叛者，豈不加兵而可以一御史榮而罪之乎，且罪無過於叛，公孫所勍即誣而引兵持印依少度，亦無以自明矣，而尚得減死而罪止流，榮且以爲不直，何也，竊疑紀所謂引兵依少度，皆不得其實。

姦臣傳舊書無此目。

李義府傳新書侍御史王義方廷勍，梅陳北惡，帝陰德義府，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舊書義方言其爲劉泊、馬周所宰，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得無愧乎，義方云仲尼爲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前觀之下，義方任御史句有六日，不能去李義府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恥。

案舊書王義方傳，具載勍義府之疏，亦刪去言詞過褻者，新書刪之是也，至與義府相答之言，則正氣凜然，即不載之於此，或移入義方傳亦可，而竝刪之何耶，且新書許敬宗傳後，載袁思古戲許彥伯語，不過諧謔之辭，而從劉餗隋唐嘉話、竇綰嘉話錄增之者，欲備舊書以所無也，而所增若彼，所省若此，未爲允矣。

李林甫傳新書帝因嘉嘗盲，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擔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嘗林甫有宰相才，舊書略同。

案新舊二書韓休傳並云休直方，不務進趣，而此傳乃言以林甫之薦己而重德之，不知其事出於嵩而與之有隙，不務進趣者若是乎，考休生平不應至此，其薦林甫，自是不知人之過，而此傳未免經之太甚也，此皆是其時不喜休者所爲，舊書無識而載之，新書不知故而仍之，其失不獨與休傳矛盾耳。

崔昭緯傳新書居位凡八年。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及本紀，昭緯以大順二年辛亥正月相，至乾寧二年乙卯八月罷，居位未滿五年。

叛臣傳舊書無此目。

僕固懷恩傳新書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汝黃水，從舊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代宗實應二年，續考異曰，舊作元年，吳氏誤也。十月辛酉，雍王适討史朝義，甲戌，敗史朝義於橫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爲鄭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先破賊後爲副元帥，在傳則先爲副元帥，未知孰是，新書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竇師綸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從舊，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竇師綸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紀。實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節度使辛雲京自稱節度。案雲京爲河東節度之後。未嘗移鎮。卒於太原。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此誤審也。案是時爲充邠節度使者田神功也。蓋神功與梁諷、崔寧、王仲昇、李抱玉、皆襲命於李光弼而來會師。新書既沿舊書之誤。以神功爲雲京。而又刪去河南副元帥五字。使後人無從稽考。甚非是。余嘗與氏之糾而後得豁然於此。其用心不可沒也。

新書。詔宰相裴遵慶臨論詔旨。遵慶勸入朝。懷恩許之。副將范志誠諫。以爲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衛書同。

案此等皆非當時實有此語。史臣妄作之。而修史者不知改也。考李光弼上元二年（辛丑）二月。以邙山之敗。罷太尉副元帥。五月。復爲太尉河南副元帥。罷不三月也。寶應元年（壬寅）建酉月。光弼克許州。五月。及史朝義戰於宋州。敗之。十二月。及袁晁戰於衢州。敗之。廣德元年（癸卯）三月。李光弼及袁晁戰。敗之。九月。裴遵慶宣論僕固懷恩於汾州。是此數年前。光弼方宣力行閒。未嘗與朝廷有隙。而朝廷亦未嘗有薄待光弼之事也。至是年十月。朔代宗幸陝。十二月。自陝還京師。始以東京留守召光弼。而光弼未赴。則又非九月時范志誠之所預知也。而與來瑱並言之。豈非史臣妄意造作。自謂總括。以至迷亂人目。而反使光弼蒙不白之冤乎。

李懷光傳。新書。劉方都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衛書同。

案新舊二書張九齡傳並云。祿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知京師。通鑑考異引九齡集有賜守珪南敕。正言此事。則九齡傳破師之事得實。不知此傳何以不言。而以盜羊小事當之也。

新書。帝曰。是有異相。我欲厭之。

案九齡傳。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則祿山異相。帝豈識之。此事蓋從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增。不足信也。

新書。十一載。河東兵討奚契丹。舊書同。

案元宗本紀。在天寶十載八月。此誤。

新書。卽死年五十餘。

案此傳前云祿山生。望氣者言其祥。張仁愿欲殺之。今考仁愿聖歷元年（戊戌）已在幽州。至長安二年（壬寅）李多祚代之。且以長安二年計之。祿山死於至德二載（丁酉）則年五十六也。其天寶六載。請爲貴妃兒時年五十也。又以貴妃傳計之。妃死於天寶十五載。年三十八。則當六載時。妃年二十九。以二十九歲之母。養四十六歲之兒。元宗卽帝位。不應至是。此皆當時謗史。而史臣無識取之。意欲以垂鑑。然元宗內寵貴妃。外任林甫、國忠。其可以亡國者多矣。何必探野史無稽之言以醜之乎。

領節度使。

案田令孜傳。俄削官爵流僞州。然猶依敬瑄不行。非敬瑄以令孜得罪而被流也。且敬瑄既被流而拒詔矣。乃召之爲兩武統軍乎。此必誤可知。

新書。詔昭度還論建能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

案昭宗本紀。無以建爲招討事。建拒命不能兵。乃又以招討授之乎。此必傳之誤也。又案當時潘鎮。忽叛忽臣。忽合忽攻。一年蓋數反覆。故本紀並書相陷相殺。不以討屬之。并不以伏誅罪之也。惟楊守亮書伏誅。以至京師而帝自誅之故。然其事正與敬瑄類。而守亮不入叛臣傳。且劉巖、楊惠琳、楊弁亦不入而入陳少游、高駢、朱爲平允。

逆臣傳（舊書無此目）

新書考異曰。舊書以安祿山等殿卷末。而不題逆臣之目。蓋倣漢王莽、晉王敦、桓元、梁侯坎之例。

安祿山傳。新書。范陽節度使張仁愿。

案方鎮表。開元二年。始置幽州節度。天寶元年。更幽州節度使爲范陽節度使。張仁愿以聖歷元年爲幽州都督。時無范陽節度使之名也。

新書。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守珪將殺之。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張九齡傳並云。祿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知京師。通鑑考異引九齡集有賜守珪南敕。正言此事。則九齡傳破師之事得實。不知此傳何以不言。而以盜羊小事當之也。

新書。帝曰。是有異相。我欲厭之。

案九齡傳。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則祿山異相。帝豈識之。此事蓋從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增。不足信也。

新書。十一載。河東兵討奚契丹。舊書同。

案元宗本紀。在天寶十載八月。此誤。

新書。卽死年五十餘。

案此傳前云祿山生。望氣者言其祥。張仁愿欲殺之。今考仁愿聖歷元年（戊戌）已在幽州。至長安二年（壬寅）李多祚代之。且以長安二年計之。祿山死於至德二載（丁酉）則年五十六也。其天寶六載。請爲貴妃兒時年五十也。又以貴妃傳計之。妃死於天寶十五載。年三十八。則當六載時。妃年二十九。以二十九歲之母。養四十六歲之兒。元宗卽帝位。不應至是。此皆當時謗史。而史臣無識取之。意欲以垂鑑。然元宗內寵貴妃。外任林甫、國忠。其可以亡國者多矣。何必探野史無稽之言以醜之乎。

新書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接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擒戰六遇輒北。

案新紀至德二載十月戊申，廣平郡王俶及安慶緒戰於新店，敗之。癸丑，安慶緒陷睢陽，戰新店在陷睢陽前五日，與此傳矛盾。舊紀傳皆言陷睢陽在戰新店前，通鑑陷睢陽在癸丑，與新紀同，且戰新店在己未，又後陷睢陽六日，未知孰是。

史思明傳，新書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製位，舊書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合騎范陽，希德留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

案新紀至德元載十一月戊午，史思明寇太原，二載正月乙卯，慶緒弒祿山，二月戊子，李光弼及安慶緒之衆戰於太原，敗之，丁酉，慶緒將蔡希德寇太原，即自十一月戊午至二月丁酉，值百日耳，安得有十月之久，且二載正月，祿山已死，則二書之序事顛倒可知，若月字爲日字之誤，又不得云且十月不能拔，作如此駭異語。

新書，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舊書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

案新紀乾元二年，不書許叔冀叛，不知何故。

新書祿山思明傳贊云，如祿山、思明、希德、楊堅而不至者。

案祿山、思明與劉裕、楊堅無一毫相似，贊殊不得要領。

李希烈傳，新書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

案如此傳所云，則軍陵之全，皆高彥昭之功，而劉昌傳全以功歸昌，不敍昭彥一語，何也。昌傳贊引杜牧語，謂昌全軍陵而名不傳，如彥昭者，乃眞不幸也已。

新書洽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皆出，希烈大敗。

案新書柏良器傳，良器以救兵至，擇善手善游者，泅汴渠夜入，新舊書王栖曜傳並云，韓滉使栖曜以強弩三千夜入軍陵，三傳不合，未知孰是。

朱泚傳，新書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圍射日月，殺之。

案新書柏良器傳，良器以救兵至，擇善手善游者，泅汴渠夜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皆出，希烈大敗。

新書渾瑊傳，不載此事，上文云，渾瑊以數十騎白夾城入北內，衆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奔奉天，彼方倉皇之際，放城得以數十騎入，此則在高重傑已死之後，奉天圍方合，瑊宇猥不暇，安得引數十騎攻長安乎，疑此與前所云，本是一事，而射殺日月，則在此時，戰奉天城下事也，宋公取書甚多，因其書傳戰首尾，而遂誤入之，不關其前數語，遂至重複不可解耳，考新紀十月丁巳，朱泚犯奉天，乙丑，將軍高重傑死之，十一月癸巳，李懷光及朱泚戰於咸店，則此時正在重圍之際，而泚亦在奉天城下，

不在長安也，下文泚自將逼奉天，亦是彼次顛倒之故耳，又考下文云，城圍凡三旬有六日，正丁巳至癸巳日數也。

黃巢傳，新書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劇史走，東都大震。

案僖宗本紀，乾符三年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劇史王鎒，通鑑亦同，且言鎒在賊中，爲巢求官，而此與王鐸傳皆不言其降賊，舊紀亦言陷劇史王鎒，而傳則言其守汝州，爲賊所害，其不同如此。

新書攻荊南，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實擐甲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

案本紀，乾符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郭，又考新舊書李福傳並云，福以沙陀五百救之，賊圍亂至乃走，則此云城陷知溫走者非也。

新書仙芝乃遣蔡温、球、楚彦威、尙君長來降。

案本紀，乾符四年十一月，尙君長降，宋威殺之，在陷江陵外郭前，此敍於後，未知孰是。

新書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璵，又云詐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

案新紀崔璵作崔琢，當是紀誤，舊紀李迢作李巖，未知孰是。

新書巢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謂之洗城，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舊書略同。

案舊紀亦在二年二月，惟新紀在中和元年四月，通鑑以新紀書日之祥，從之。

新書，程宗楚聲京右。

案本紀，中和元年四月丁亥，宏夫、宗楚死之，即在二年二月，二人之死，必在巢復入京師時也，此傳上文但言賊執宏夫害之，而此處有程宗楚聲京右之文，紀傳不相應。

秦宗權傳，新書，使秦彥寇淮肥，舊書略同。

案此非和州刺史秦彥也，通鑑作陳彥，或爲是。

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撰.

古之史尚矣、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全而意全.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用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視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直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全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慆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辭其心迹而貶之.使罪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誼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乃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猶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牒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

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若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成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殁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備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慝之事.以君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日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故劉知幾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褒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日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悉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錄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辭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誼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前賢有患於史.稿藁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儁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則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開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雜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諸家著錄.參酌不差.是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猥闕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害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褒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倣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因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删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遽寫前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廢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帙.粗成一家言.才力不逮.缺研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褒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有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納諸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當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三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目錄

卷上
召突厥兵
殺劉世讓
復置十二軍
即位改元
中書門下議軍使諫官與聞朝廷之制
殺盧龍尚
房升相業
命李靖爲僕射
命李靖討吐谷渾
魏公諫諍
立太子
立建成爲太子
殺劉文靜和裘寂
放宮人
魏鄭公論治
晉封倫梁賢
任房杜
魏公不避形迹
處沈隆劫
封禪
貶權萬紀言利
以高昌爲州縣
親征高麗
劉泊賜死
降李勣濮州都督
命李勣爲僕射同門下三品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乾封改元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殺裘炎
狄仁傑薦張柬之
皇后安葬公主祔帝
卷中
景雲年
姚元崇相
陸贄尉裘甸客上疏
用李林甫平章事
刑開幾措推功李林甫
用王鉷聚斂
李光弼破復范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李峴降鴈州
顏眞卿降峽州
李揆罷卒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盧杞姦邪
疑忌李晟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李鄘辟平章事
裴度能相
韋貫之相裴度
貶杜元穎
後宮不著名
補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改元
殺上官儀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李敬元統兵
不稱武后年名
張柬之遂廢武后
帝王繼務
開元尊號
盧懷慎卒
張九齡乞斬祿山
册忠王爲太子
輔琦琳稱祿山撫事
破陷睢陽害張巡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李寶臣復叛
開覆州容陽渠
陸贄論吐蕃
李晟論張延賞
崔祐卒
用裴度相
注意相
失河北
劉晏明弒昭逐
拜刖篇

保全內臣
不能制內臣
李德裕謀太尉
貶李德裕
令狐綯縱賊
鄭畋能相
朱全忠弒帝
鄭覃請開成政事
殺陳王
不能留殷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用韋保衡路巖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唐史論斷卷上

宋　孫甫撰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烏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特其微功．迎義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爲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半世．固爲當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尙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當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移．爲人臣乎．建成自梁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尙不處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顧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曾王蕩誤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爲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陷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聰寂謀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爲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罰．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兼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固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遊擊．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陷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畧如是．我人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當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盛．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豈忘備哉．蓋人君廣盛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耳．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甯．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假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壁議．不行謬策．令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盛嬪御．其損有三．修飾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修飾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說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正而不顯仕也．況陪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菲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登勳．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尙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顓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爲天子．乃稱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毒所終之年．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難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諸侯即位．雖稱元年．必

皆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卽位也若夫怪天子之史可不知者元年卽位之法乎又後代雖踐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卽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倘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弊功業不遽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敷謨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好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眞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若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親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顯以爭之者君從之納挽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貲封倫不舉貲

論曰封倫眞姦人太宗莫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眞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當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俺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爲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旣不公知人不明雖過賢才不能深識盧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容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黃之則公卿使勗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智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正視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審其過則大臣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臣共聞之國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練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引奏又置立候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壅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末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側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御史得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疎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弄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舉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盧小臣閒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猶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爲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閒一令罔不雷然從之此無他胞明之性至公之心剛毅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妄曲恩盧以身爲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逐於退爵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潛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作犯主怒枉爲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褥也以此避嫌而不辨又如有姦慝之人將爲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爾非所以爲國計也矣有賢宰用

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視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爲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細觀魏公白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舉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非固詳。太宗卽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聖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謀議不暇。每簡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容。專任二相。而從其所斷。其賢又可知也。卽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卽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漸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諫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爲。稱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庶僚降膚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說。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膚內地。仍擇酋長備宿京師。處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仁愚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詭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爲逃死之計耳。酋之寒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遽庶酋有差也。溫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滅破亡之餘。不能爲患。但以大度畜之。亟仁懷之。夸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盡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爲撲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膚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膚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膚中。無紀安能成功乎。膚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服天威。雪國恥。安邊爾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奪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猶疑賢將。倘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賞。靖之忠誠。無所觖望。不然。君臣之間。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罷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僊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異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役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禍。郊祀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禍。郊祀之禮。足仲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奚天子使人至是著。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開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距萬紀言利。眞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付。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乎節用。用之有回。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大。而用無回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頗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大乎愛民之要。莫先乎節用。用之有回。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大。而用無回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頗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二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附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奉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幾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爲其行當之事。功者厚賞。賢者禮內。無變人私其恩。外無俸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爲得天子之體矣。嗚呼。爲天子者。皆可以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爲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侈廣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尊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傅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

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修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眞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當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竄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爲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爲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新。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爲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潮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時乘隙合從爲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爲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愼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爲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擇賢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豪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杖自苦。取決于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主之。仍命拜謝。輒太子良人情可鄙。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赫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息之道。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永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遼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拯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爲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使中國數萬之衆。暴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以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姿自恃。忽于深慮。牟勣順意生事。遂成躬計。且初議伐遼。精選良謀。正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逃延陀犯邊。更策本欲退慢。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勝殘地則中國士衆。須命于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蹈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裂之。大破北衆。是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北狄矣。厲兵爲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諫大臣之對。時已貴其疎雋。太宗至自遼東。不預洎謁見而深疑之。或言諫大臣事。亦與前疎雋之語何異。僅爲遂良所奏。太宗疑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于是矣。若洎止爲無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誅屢立皇后事。以忠而被讒。姦人從而譖構之。推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粗樂產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蓋爲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罪。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豐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豈可動帝王以正。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況親族竊恩。親爲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外事。復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祖中上官昭容等招權干外。廣植姦黨。天實中楊玉妃專勢干時。務殖親屬。國事既亂。數嫁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爲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既過于古矣。雖英明之君。爲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于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成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爲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爲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爲大臣固宜然也。以其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耳。勣雖高勳重望。位尚書。預中書門下。而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遣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威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行。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爲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僕而。詹事卑於尚書。稍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日同三品。故辭冕令聖駁北事曰。李勣還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

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卒不以爲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率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白黑。不率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逼陰謀之計。棲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位。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逆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爲聖父教誡。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姦人之言。上不率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讜。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爲嬖者賤賊。亦卒不問。此又古帝王之所憐之太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娶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祉。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甯順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甯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勘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甯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勣、志甯、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甯、無大臣可陵之心。背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體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王漢文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唯武德、正觀、雖爲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率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感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誣太宗實錄。移威風賊事。高宗明知不是。傳信。恆史尚不可信矣。鞫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陳問。遂窟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諂謗。無忌之非罪。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冤死遐徼。不惟昏瀆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泄漏。蹔致權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甯如是也。況君乘絕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

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爲。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揣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罪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若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豐稔。其四夷之助。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虛己所爲。未當天心。移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斃。太子廢殺。隔朝聽斷。則中宮雍蔽。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徇后之欲。舉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舉對之後。歲饑民困。日食薪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安告於天。又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盧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星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是果天佑哉。爲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證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證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祕廟之始。一二字爲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觀平大亂。成就王業。證武宣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稱紀號令。治與古同。證文宜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褻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溢。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證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安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祐其述。嗚呼。天子徇后之欲。悖大其稱。溢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迷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固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繼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理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遏。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理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甯輩。徒知廢立皇后之義。顯諫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譎躓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慎不忠之名。爲平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有若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貴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鎮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信叔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遠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特其功名歟。若以遠私怨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卒致兵師敗衂。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取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諫。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爲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攝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側於內。一語主豈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怍意預謀。及遂附武后爲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皆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益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既便得之。乃以廉恥爲責。令歸其寶。言得從乎。言既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惟當盡力於主。在操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非一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盛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薛仲璋、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國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有名中興。而天命未改。是以首耶。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作名不失正。體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是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皆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顯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聖歷、證聖、天冊萬歲、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神龍、景龍、歷事十朝。三入相。三爲僕射。其位僭竊天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歷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產絕等春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遂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移嗣君之位。經唐國號。因威唐法。爲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況實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嗣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鴆帝

論曰。中宗、眞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爲大臣所廢。途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卒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人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反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信韋氏。使預祕政。縱其姦慝。一不爲遏。忠臣諫而不納。囚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決廢。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爰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卒等人爾。故復位數年。昏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嫗逆女。結邪謀而不得正其終。由以至禍。自貽其禍也。

廢武后

唐史論斷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二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爲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敢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君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撫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太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表示變知行軍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卒成一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稱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元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蓋飾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眾說紛騰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五爲羣應人所惻用奢貪去忠良官職無敘紀綱大亂重以太平纂橫不改其還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之術一曰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值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服說有輔翊勳素親倚任方盛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於說適在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人主知疎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奢不踰德之所稱但自務極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衰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和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神龍睿宗並爲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安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罵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顧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逐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稱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當以古道諫之尚慮越逸何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乎

酸棗縣尉裴寬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顧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爲大過然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日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況萬乘之貴爲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惰之志必從而生姦人覬其所欲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則姦人之徒爭奔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覩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脩荒弟所述窮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靠俯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與爲霸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事識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威悟而爲也及即位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經久

志意衰怠，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雖才大略，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及，人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略，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遑暇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愼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遊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泰之，意撫不滿，何必從禽徇樂，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當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奇之事，曲牽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搖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愼，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燕懷愼還表薦宋璟庶從之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卿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愼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愼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爲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愼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俟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愼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爲罪人矣。

用李林甫牛仙客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鄙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鄙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辨其佞，既相之後，能識何事，況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考其經世濟民，理道開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爲不明，一旦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主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沒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傭頭，無入相之路，發成祿山內亂之禍，林甫致之也，嘻。

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己權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作意根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據疑似之事，從而譖毀，則人君忘之矣。既忘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圖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爲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發獨斷之論，非當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賞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壅正，必所違忤，又動姦言譖間，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嘻！賢者忠於國而君忘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發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間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殺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能免賢相，專任姦人，貶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罪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爲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黠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徐蠲細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悅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爲，天寶之亂，乃爲惡之效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己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册忠王爲皇太子

論曰：國之儲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爲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寵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大過，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則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說其意耳。立之幾久，中外不testify其過，人心有屬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吾觀太宗寫眞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設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非果便乎？蓋昭成方媛，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設事明皇不惟東宮之福，復貴先天盛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緣故

潛議也。若果以璞之才。不能任庶事。忠玉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璞於藩。而立忠玉。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密稱忠玉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璽韜蓋啟之言。入之易聞。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玉也。然璞之方肆囚計。誰復同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玉也。然璞之才。豈不遽忠玉。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費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謠說。無所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玉鉄

論曰。正觀十年。治尊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故尚儉德。非貴者不與。證非功臣不賜。內無嬖人擅其寵。外無姦臣竊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斂固不煩。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沿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曰恣侈奠。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竊其恩。恩俸寖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輦轂且猶運輜。楊慎矜以稽財進。至王鉄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戕死。邊追理脅課。謂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冤痛之聲。徧於天下。鉄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曰。陛下。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爲生民主。民勤勞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日廣。獨賜嬖寵之家。說爲僻侈。補葺之費。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臣。劘肌哂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開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鉄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益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誠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言則奉私慾。終乃爲盜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察於此。

中官輔璘砅融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若於明皇也。融山偪三道之權。勢力至重。又諸蕃將以代僭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融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潛使璘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臣相也。但融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璘必忠於我也。以此待璘。璘之意。過於國忠。及爲璘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漪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亦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斃之。則證朝廷於何地。況靈武初非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發之心。尊奉主室。以起盛大之勢。尚虛威盛。未張。安得爲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即崔漪奉詔宣慰。此則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方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實動則斬中丞。邪宰相則幅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檢真之輕監軍。以真起鬼。下。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權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殺漪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譏。且光弼忠貞。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爲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即崔漪奉詔宣慰。此則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方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實動則斬中丞。邪宰相則幅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檢真之輕監軍。以真起鬼。下。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權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殺漪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譏。且光弼忠貞。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爲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

論曰。宰相職事。繫天下利害。當盡大公之心。尚盡智謀。不周。或至敗事。況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爲相也。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稟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稟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殺漪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譏。且光弼忠貞。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爲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即崔漪奉詔宣慰。此則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方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實動則斬中丞。邪宰相則幅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檢真之輕監軍。以真起鬼。下。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權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殺漪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譏。且光弼忠貞。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爲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

之。世豈國體也。況河北諸鎮。倘未平定。假使之稔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爲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後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因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且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田神不一統帥。因鮮成功。又況內臣監其事也。庶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固而日一乎。儀一光弼討之。帥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雖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節制。裴冀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苟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蔡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深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暗使然也。峴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罔。致崔伯陽等無罪而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冤。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冤。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爲眾。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爲氣法。是果不能糾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讒從啟勞。濫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爲相。首論其狀。輔國尊寵任用。雖出怨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陳其弊。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慝。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提避。肅宗以爲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惘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已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其讒間。遂罷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爲朝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逢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朝恩。魚朝恩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論年平定扈賊。一門之內。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賊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我內結偉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亞相。守道寡援。尚盧宋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謂不能戢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我有內外之助。宋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忘人主。有爲之助。代

撓。天下有事。卽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尚容隱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而代皆寵內臣。過厚。將相不平。使懷恩猜貳。自爲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顏眞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苟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眞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塞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奏宰相而後上聞。眞卿極論其事。以開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神眞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眞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況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眞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眞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遂眞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若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遂貶臣。則尚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羣取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稽惡。眞卿不容於立朝。大歷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馬承倩所誘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恩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卒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取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命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錮之京師。是豐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可公勤之臣。使勢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論之。則前日焚墓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感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寵。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奇。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寶臣。承倩貪戾。寶臣遣之百練。承倩諂恩。挫於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操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歷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我內結偉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亞相。守道寡援。尚盧宋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謂不能戢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我有內外之助。宋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忘人主。有爲之助。代

宗知載義貪．既已不惡．其黨安能爲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殺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義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害生民多矣．孟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慨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爲宰相．論丙廉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顓柄其任矣．及建議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況淩渠之事．嚴郢引內園柵稻之役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職．謂天下利害．必在於是．不在於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衆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備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眞實．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勳賢．仍譁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己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己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非陋市朝．納可戒已矣．道明國常憲．使姦邪者知懼．忠愼者快心．反擅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爲君爲相．還私欲哉．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陳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彼荒遐貧苦之俗．習爭鬬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爲助．遂特徵功貢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因中國之釁．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俟罷．肯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藉使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結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爲鑑．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

泚交通．觀變之計．煩天赫唐師．使遠族按而退．不然．陳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御不前．外泰國家．內逆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應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斃．其勢至此．唐師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精求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肆也．及以大罪貶官．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己之罪．故沮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將其姦邪矣．既肆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爲．顯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蔣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裴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挾怨．以沮遏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當慕魏鄭公之爲人．思致君如正觀之治．事有當言．犯面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裴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論晟與之稱慊．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勤晟表薦延賞．功固拒主意．爲強臣之態也．延賞既相．爲德宗抑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頗賢才．業言事應賢顯．稱純直．延賞與不足．逐之遠郡．終晟不解．以證言能北兵權．又忌柳晟忠直．憤之能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眞罷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眞猶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謚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數員以解謗議．作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謂晟之衰．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固拒主意．爲強臣之態．無貴賤如晟．名德爲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爲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爲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況平大亂．爲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貴不貴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侵諸戎．必矣．逢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疑蕃將出降．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忌晟兵權．會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忠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譖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爲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爲豈非忠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

德。時無與比。尙疑不任。他帥寇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鎭而復爲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練忌賢臣。少畏憚也。德讓忠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爲深戒。

宰相崔損便辭倒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己爾。崔損輩官清要。無濟可稱。一姦人裴延齡之。遂用爲相。居位八年。略無能效。惟過爲恭遜。策事便辭。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寵之終身。爲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盧復清潔守正。才識高遠。而張密必禍。言宦官干政。識慮祀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疑平涼之會。爲戎所詐。蔣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或有先覺至忠之效。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爲姦人所閒也。賢者既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寖爽。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辭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爲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爲邪佞之計。干進於時。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職。但爲恭遜便辭。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勳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薦耶。由權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悲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爲何如。苟以循嘿爲恭。此正不悲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當保其寵。時之危。不顧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罪不及。何必忤意面白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若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悲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堯舜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於國。知無不爲。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言可貴者。如李嶠在正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退遜。似不能言。李勣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爲宰相。知俸臣所薦。竟辭不拜。韋渠牟大中朝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指紳貧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遇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如庸醫固寵之術爾。

唐史論斷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眞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虜德初難平之。時爲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爲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嘗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至大亂。憲宗又以鎭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鎭相爲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當人之見。殊不知三鎭相結。正爲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鎭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鎭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發之明。論河北諸鎭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焉。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爲變不得。又當主陵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嬰子爲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爲賊中患矣。衆既變起。必歸軍中一嬰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擅宅鎭攻討。非納謀士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算如神。其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代。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尙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

奏。猶請遣中使實勞。只覩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綘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諸鎮畏威如恩。平定兩河。自兹而始。以綘之賢明忠亮。親吉甫爲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各同之人也。但取智略不逮於綘。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爲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爲之助。故璟得施其才。爲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於時。若綘與吉甫。權德輿同列。綘、吉甫同於憲宗前論事。形於言色。其詰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故時論以術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撓綘正論。又與內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善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爲姦回也。後之爲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諸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矣。元濟於河南近鎮。擅斃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卿二賊。乘兒忿恣行逆計。至沮其黨於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傴駭。日慮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能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脫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眞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藍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卿辭平章事

論曰。李卿辭平章。將史謂卿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卿初爲李懷光從事。不顧國逆氣微。而奮其忠義。以卿宣使徐州。論叛兵離徧。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卿之風節如此。元和初。再佩翔鸞。度使。是鎮將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謝。卿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卿亦剛嚴自處。蓋相畏重。未害相失。承璀歸朝。應卿。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卿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誼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縕而已。我誰於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憑我事矣。卿況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卿若謂卿奏不以公輔自許。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卿爲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宜注意於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眞、李晟、張獻甫之將任之。莫不能平魏博潘帝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卽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周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張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雖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緊於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闢等。然馬燧、李抱眞、李晟之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於相也。建中元和之事。雖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復收田悅於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間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諸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旣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抱眞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爲險難。專招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尙盧杞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論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闢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鬪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於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爲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能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爲姦人所擠。能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能度之爭也。當淮西之亂。鎮卿連謀。變起稱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竊而乘之。一不聽納。鑄自知公議不容。益以侵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鑄以善價買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鑄於人主前引是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眞奴僕之態。憲宗謂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鑄書。能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忠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愚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況卿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

許爲宰相也。卿恥爲宦者所薦。不顧宰相之責。以全名節。吏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攜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卿爲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宜注意於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眞、李晟、張獻甫之將任之。莫不能平魏博潘帝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卽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周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張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雖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緊於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闢等。然馬燧、李抱眞、李晟之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於相也。建中元和之事。雖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復收田悅於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間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諸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旣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抱眞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爲險難。專招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尙盧杞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論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闢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鬪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於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爲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能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爲姦人所擠。能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能度之爭也。當淮西之亂。鎮卿連謀。變起稱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竊而乘之。一不聽納。鑄自知公議不容。益以侵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鑄以善價買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鑄於人主前引是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眞奴僕之態。憲宗謂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鑄書。能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忠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

事。說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溫鎮。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據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鎮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能也。度既能。鎮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虛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鎮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官官乘多日益親寵。不敗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官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溫姦。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尙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爲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崔誧、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爲相。止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敢恣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爲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崔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元和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故國威大振。鎮州舉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亟懼。幽自憬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尙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昌、崔植輩。常才可知也。豈不止失幽冀鎮。魏博亦爲陂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頗大勳德爲輔。必不至荒僻姦邪。俾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爲。藩鎮懼宰相威略。必不敢叛逆。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賢相。穆宗爲君。俾及中智。數常才相之。乘邪俾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顯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德隙。而薦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卽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自所貶逐者百僚。賀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曰。當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僭。我公直無邪。何畏彼哉。度雖昏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惶之時。度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爲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蓋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於天

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卽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懷北本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綠檀。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此觀之。本非荒時之主。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爲內臣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梁守謙、魏從簡、蘇佐明、王守澄、楊承和、烏重胤、韓文約、王踐言、石定寧、王守泰、王守澄、魏弘簡、梁守謙、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蘇佐明

進非明君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臧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舉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己取疑似之跡讒之於君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於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常勝於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若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雖瑀謂房喬杜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和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宜細詰之但未反罰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須慤愛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杜同心國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杜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以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明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勛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輔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畏鎛之邪黨如鷙鳳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仇怨排斥度逐李紳斥君冲幼略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預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寧紳之非羣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除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聲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斥時弊李吉甫作相憸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諸將惴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穆宗寵寶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中尉憸人裂均紫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擅權任既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盜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時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於時此內寵臣之尤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忘其所爲以至過惡之甚也推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衞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宥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衞昭愍之功樞密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顯事理但謂覃識己要君求退憲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置敕令一通以時省覽敕長吏奉行不遵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咨舉殿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漆偏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勑授衞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寵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禮遇有何缺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審於圖病於人圖於利其

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遠乎寮無仇怨乎何之小則疎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伴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備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憸殺之不以忤意疎之則公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雄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秉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稱遷明皇升黜將相晃橫既極殺之於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諸將惴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中尉憸人裂均紫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擅權任既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盜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時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於時此內寵臣之尤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忘其所爲以至過惡之甚也推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衞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宥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衞昭愍之功樞密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顯事理但謂覃識己要君求退憲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置敕令一通以時省覽敕長吏奉行不遵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咨舉殿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漆偏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勑授衞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寵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禮遇有何缺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審於圖病於人圖於利其

尙書等論朝廷事。文宗聽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於太陽院。仇士良用事中謀誘之事。枉害五千餘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但恨覃沮己。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爲瑕釁。盡力排之。置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非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怡心。以覃言爲過。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爲哉。不論年禩收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面諛。尙仁恵。納牟謨。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爲念。蓋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勢。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卽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屢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本意。亦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莫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無實狀。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其黨曷敢附之。況馬存亮置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遣益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爲。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度辭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珏等。不惟禍狼之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卽位。晚節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爲儲貳。李珏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於文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旣卽位。陳王李珏何罪。乃隱士良之譖。乘禍狼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珏。雖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者雖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衝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爲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當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坐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巢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便宜鎮先破壁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竟

伸遠略之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頗與。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卽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泰。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洋、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居其家。德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既平。太尉之命。實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盡惜仁德以保功名。反徼剛強之性。取怨於人。竟爲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卒其心無怨忌起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制殿李德裕

論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制之之術。則大臣得盡心於事。以成勳業。而推公於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正觀中。陳思令上拔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宜。逐。道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於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卒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爲將。一言於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制之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略。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旣專。權勢自重。權勢旣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背帖峙乎。必至於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盡其道。正議者雖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盡其術。爲害大矣。或曰。旣稱英主。賢相何待盡其道。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則銳於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於牛僧孺、李宗閔雖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僧孺。翟明特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皆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戮。至貶之遐荒。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卑其職。乃不復論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學士。無故能職。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得。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宜從事。或不明。覺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制殿。中常之君。何以驀委任之道。制殿之術。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制殿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武宗所禮。衆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等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悛意。宗閔周旋人。皆任宰輔。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譖其罪而流竄之。牛僧孺雖宗

閹黨然有一時名望后之還脅物議豈爭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己而忿及涯餗子孫避禍於上黨者已爲亂兵所害又爲勳臣晉涯餗之罪言已襲其後矣何須功效出於我哉此所以無異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同翫保位無至公之心於德裕雖無隙憾然德裕用不便於己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當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聽讞法令以甫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於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薨爲世所疑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和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謀於時何所經營哉至羣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開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堪至於亂是宣宗區區爲善止於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國盜賊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爲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其庸人苟且之見耳蔣系大亂塔雲十數郡生靈容誅矣綯爲武宗亂時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益懿宗止命罷爲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宰保衛路嚴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垂盛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亂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四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於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於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還脅保衡與嚴乘勢而人悉行是逐二兇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瘁德澤不及於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能相

論曰咸通以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妥切多中事機但同列扼倚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汨敗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綠山黃但困饑年煽細民劫掠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養癰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背奸險無節舉功忠能玩寇久權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於畋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鳳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遏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兇橫怒畋公正與奸黨誣譖罷之僖宗昏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祚必至於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爲功臣之首雖旅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不圖立功朝廷又與宜武大鎮克用追賊逗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況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賄賂討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兇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爲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縱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祀喪於盜手嗚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而大臣與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諸鎮爲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尚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謀宜交鬬蛟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於此昭宗欲何施爲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尚賞已厚但爲全忠所圖豈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解性勁在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宜官姦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爲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常處復留兇逆之人久爲輔相與互盜盡篡逆之計乃亡唐祚衰哉

附錄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藏其藁於篋，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篋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馹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廨舍，弟之子察親負以出，得不焚。北篋，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三載，察自陽翟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此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毎願見而未之得，得之旣喜曰：子呪我，衆金不如，顧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冀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德業，炳炳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驟然如曰見故學者以謂閱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贊宏贍，書未及成，卒於家。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秘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豁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刻泊，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圍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節，皆前史所不及，議論英偉，皆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謂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恨然，然足下欲使別譽此文人若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託宇宙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陋乎？

晁補之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治，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著書，蓋既歸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前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晁補之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祕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權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驚然。

晁補之續唐史論斷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皆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執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寫崑崙渠，誰爲喁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何嘗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四海製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舊若張禹手所除，陛來已網密貶筆，遁用紙謂放倉儲，舍持詩書白虎觀，更發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蔕稷，百年薤露休田廬，豪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樞，秋歸願事九江稻，夜出未倦安整漁，孔明苟欲性命逐，孟子豈病王公踈，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張惇頤後序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鯁之論，被遇昭陵，遂擢眞諫苑，嘗稽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生多褒言唐事，每嗟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孝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然，可爲龜鑒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臺諫之紀綱，非徒爲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稿，自公歿，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却來寧教玩平，今朝廷覃鑽耆之典，應本朝名士文集有益於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聘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鋟木於頖宮，以與學者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蓄積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於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於涑水、鹿陵、高堰、東坡諸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於世，茲不複敘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

南劒州學准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錢雕行申乞依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劒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令鏤板印行者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學錄劉光學錄學正鄧世英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劒州州學教授張敦頤鄭待聘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劒州軍州主管學士王以詠右朝奉郎知南劒州軍州主管學士許與古。

余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偪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鏤板於其家燬因循改之緩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本鋟板於東陽倅廳之雙桂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丞黃畧命工鋟板。

跋

唐史論斷三卷宋倘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紀七十五卷已佚此其論斷耳王偁東都事略邵經邦宏簡錄均稱其嘗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而聽者曉然如見云云殆並用歐陽盧陵所作墓志語宏簡錄又稱其按魏宗故實核當世之治有不逮者論述以為諷諫名三聖政範惜亦不傳又稱忻州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未有如此之久者則指唐高宗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其後昭儀幾移唐祚以諫蓋指溫成事云云而是書於高宗中宗兩朝武昭儀事三致意焉正未必不為溫成而發四庫提要已著錄吳白華省欽刻於藝海珠塵竹集中近購得吳中吳枚庵翊鳳鈔錄藍絲欄舊本亦及是書特互勘而重刊之咸豐辛亥歲暮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新舊唐書雜論

李東陽著

新舊唐書雜論

明 茶陵李東陽賓之著

舜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爲太宗之謀借陷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日之臨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爲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誅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與大事于衆疑之間其勢固有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窺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貿其横議也然太宗無臨湖之愛則建成雖死于陷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徐世勣既降唐以資建德後其父蓋亦復降于建德此固同于徐庶而賢於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爲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棄恩請殺蓋非建德猶有石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高宗而至于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爲而可以保其身以爲子孫之地□□□□也又忍棄其流涕斷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勣爲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爲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

鄴宰雖善脫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御而陰內之世固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爲則正中諫者之言而自戾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當人之所不爲正坐是哉

貴制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予可不可之間不能以變而況變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賊見劾太宗與紺數十匹以愧之抑揆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紺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變而亂之也夫間之不可以貴猶貴之不可以綱也且孫伏伽張元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貴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貴當何以處士得貴張蘊古以獻箴得貴長孫順德以受賊得貴斯可以類乎必以爲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貴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誾也或曰洪文帝之于張武肯爲之然則文帝非耶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爲多出于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距墓名徇欲而姑爲縱說云乎哉余懼後世操貴誾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欲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確斥道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于大盛而道瑀率坐是以貶誠者奕有以啓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陳叔毅兵先光則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根柢世操貴誾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欲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應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鞫下獄考文本曰命將出師生于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貰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呼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寃湯之于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非道又縱其貪而赦之矣不以甚哉厥後利死降湯死罪厥若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啓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禦其源且決之壑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謂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弒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闕不明請誅其證而武帝改諡爲武對德彝與弒陷煬亦賈充耳庶臨乃以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證而太宗改明爲繆夫有所諡而予之者私也有所誅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固武帝之所諡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弒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諡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嫌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貴德彝則唐臨不得而惡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罪以終其身又不能

正名定罪于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證之不當其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議。而惡謚之餘羊。猶存後世之謚議。不及于廷而惡謚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謚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于此時。無片長寸過。佥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疑其不類己。而欲立類己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爲類己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爲類己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己者之禍。故太宗啓關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婁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而況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及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未如之何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戒其勿取。愚者執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也。惟求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爲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奚甚于褒妲。妲已而禍于呂后。褒妲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讒。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假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思盜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爲君者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勳益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予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盤上亂下。至于播蕩顛沛。僅免其身於溺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德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覺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

嗚呼。其所言者旣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而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

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君悔弒不而自殺。傅證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弒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類。興弒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馬亮而悔。悔責梁甫德參。悔踏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汩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籍。若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之後。始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郤子謂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捐死而貨名。幾亦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流槩有所未開。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寬。任詐以行其志。至忍。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奚甚于褒妲。妲已而禍于呂后。褒妲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讒。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假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思盜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爲君者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勳益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予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盤上亂下。至于播蕩顛沛。僅免其身於溺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德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覺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

嗚呼。其所言者旣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而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

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君悔弒不而自殺。傅證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弒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類。興弒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馬亮而悔。悔責梁甫德參。悔踏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汩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籍。若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之後。始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郤子謂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捐死而貨名。幾亦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流槩有所未開。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寬。任詐以行其志。至忍。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奚甚于褒妲。妲已而禍于呂后。褒妲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讒。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假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思盜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爲君者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勳益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予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盤上亂下。至于播蕩顛沛。僅免其身於溺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德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覺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

嗚呼。其所言者旣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而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

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君悔弒不而自殺。傅證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弒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類。興弒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馬亮而悔。悔責梁甫德參。悔踏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汩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籍。若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之後。始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郤子謂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捐死而貨名。幾亦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流槩有所未開。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寬。任詐以行其志。至忍。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奚甚于褒妲。妲已而禍于呂后。褒妲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讒。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假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思盜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爲君者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勳益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予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盤上亂下。至于播蕩顛沛。僅免其身於溺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德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覺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

嗚呼。其所言者旣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而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

較緩。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舉于十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所以能基禍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罷既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不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東漢。力士皆察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況九齡忠亂。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其寵而不自知。非固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縱使其善爲計。有問則辭曰。臣有開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觀其失而不救乎。曰。寧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元宗當播遷之際。悖老既極。無尺寸之策。決于一走。使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元宗苟有高枕之言。亡繇於太子之留。而不繇於即位與否。肅宗以遭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竪武既沮于宮中之請。及得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竪武之報不行。而寶册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遭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遑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側。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即位也。未嘗不以爲嘗。然而其矯情固遲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後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即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當長君。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于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宦官之罪。

高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纖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爲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進。而一小人進。則其爲亂甚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誅。而魚朝恩進。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剗除。而旋已受弊。終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小人有所特而爲恩。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爲善。剛者不爲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爲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偏而成于讒。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曖之故。受卞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能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讒功臣以爲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掩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從鑿之乎。然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元宗啓禍。縱祿山、道惠力士。從失萬乘之尊。離身遂有掖禁兵以行劫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是稱兵犯闕。匿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厥。以至于永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愼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衆七萬。欲拒朝命。未有以劫其心也。洪經綸爲點陟使。直以一符能其四萬。使悅藉以滅其士。劫其心。而其妙遂燼。此乃高敞假以與虢。唐公假以與晉陽者。而經綸皆以遷悅。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助奸。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悔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奸也。而德宗從之。世人皆之。廢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既罷而復思殺之也。及僕光拒命。以杞爲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寬其怒而徐復之也。非陸贄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遂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嫌而蹈忍以移其忠哉。

郭汾陽敗于馬嵬之途。令而徵護以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遂渾誠之令而赦城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首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疑護也。豈得已哉。護不驗。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鍔、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廢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護之見疑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護之過。則可。謂數護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誠之罪。史抗語人之罪。而汾陽之護。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遲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固嫉。出而周旋於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己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挾以爲奇者。故其術雖高。而舉或未粹矣。

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城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非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猶悍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語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罪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縛約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翃輩數人。追及于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僅十七人。蓋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于咫尺之間。乃孀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用間以兌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兌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赴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擁袂慚笏。聲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錮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乘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恤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遂命以從。宦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陰謀。既得信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能吾之術術以自解於離閒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傳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啓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爲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成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恩。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捷。爲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李娟求食而立廟者。有稱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賜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旨其故槨。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自稱準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未必知之乎。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新唐書糾謬一卷。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是編摘唐史事蹟。辨其是非。所論太宗明皇之事爲多。持論亦皆平允。然東陽依違避嫌。固位取容。其論宋璟不與反正之功。無宰相之體。賈隱以自解。其論狄仁傑褚遂良優劣。謂二人易地。仁傑必能強諫於武后初立之時。遂良必不能成功於武后既篡之後。及論德宗猜忌。元載因嫉李泌。能周旋其間。亦隱然自以調停爲功。其駁胡寅論高力士一條。及論姚崇任諷用詐一條。亦欲以持論之正。自蓋其所爲也。

五代春秋卷上

宋尹洙撰

梁太祖

丁卯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汴州爲東都。改京師爲西都。五年李思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

戊辰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西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救潞。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人敗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張顥弒其君渥。吳人誅張顥。秦人來寇雍州。同州刘知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朗州。殺雷彥恭。

己巳 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三月甲申。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丹、延、鄜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殺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刘知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刘知俊弃秦、坳州刘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伐晉州。晉人還師。十月甲午。帝告謝于圜丘。秦人來侵鹽州。陝州虢懷英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侵。庚午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鄆王紹威薨。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丑。三年。正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刘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殺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刘知俊弃秦。坳州刘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伐晉州。晉人還師。十月甲午。帝告謝于圜丘。秦人來侵鹽州。陝州虢懷英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寇雞公山。庚午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鄆王紹威薨。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丑。

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相州。辛未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王鏻薨。六月。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壬申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寧強。進次蒲縣。閻之。晉人救蒲。帝還師。四月己巳。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都。辟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救河中。十月。懷英師敗于白徑嶺。十一月甲寅。葬太祖皇帝于宣陵。

末帝

癸酉 乾化三年。二月。帝即位于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掠。殺杜曉。五月。楊師厚帥師侵趙。十二月。晉王克幽州。以燕王守光歸晉陽。誅之。

甲戌 四年。七月。晉人來侵邢州。九月。徐州將殷叛附于吳。牛存節帥師討徐州。吳人救徐州。存節敗吳師于城下。

乙亥 貞明元年。正月。牛存節克徐州。誅蔣殷。三月。魏博賀德倫叛于晉。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魏以賀德倫歸。晉帥師逆取德州。七月。劉鄩帥師侵晉。十月。誅友孜。十一月。改元。

丙子 二年。二月。王檀帥師侵晉。攻晉陽。不克。劉鄩及晉王戰于元城。鄩師敗績。三月。晉人圍邢州。七月。相州張筠誘歸相州。入于晉。邢州閻寶叛。以地入于晉。滄州戴思遠逐歸。滄州入于晉。晉人又取貝州。盜殺鄆州王檀。

丁丑 三年。二月。晉人來侵黎陽。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晉人來取楊劉。

戊寅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帥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救楊劉。彥章及晉王戰。彥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瑰殺謝彥章。賀瑰及晉王戰于胡柳陂。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瑰師敗績。晉人遂取濮、鄆、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己卯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三月。兗州張守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瑰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瓚及晉王戰于河曲。瓚師敗績。

庚辰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據陷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鄩師敗績。

辛巳 龍德元年。三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四月。陳州友能反。帥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德勝北城。思遠師敗績。定州王處直薨。其子都所廢。

壬午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

段凝、帥師攻晉衞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張文禮。

癸未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師棄德勝北城、保楊劉、王彥章圍楊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帥敗于中都、彥章致于師、晉帥迫京師、戊寅、帝崩于北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癸未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甲申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月、秦王茂貞遣源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乙酉　三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庚辰、帝還京師、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趙光胤、魏太旱、秋大水、七月、皇太后曹氏崩、九月、皇子繼岌、郭崇韜伐蜀、十月、皇太后于坤陵、十一月、蜀王衍降。

丙戌　四年、正月、皇子繼岌、害郭崇韜于蜀、帝殺弟存乂及李繼麟、二月、康延孝據潞州拒命、盜發貝州、絡鄴都、李嗣源帥師討鄴都、三月、任圜帥師克潞州、誅康延孝、李嗣源入于鄴都、殺王衍、乙丑、帝幸汴州、次中牟、李嗣源入汴州、帝還京師、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弒逆、帝崩于絳霄殿。

明宗仁德皇帝

丙戌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子、帝即位、甲寅、改元、七月、邪王莊宗神閔皇帝于雍陵、殺豆盧革韋說、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十月、契丹寇新州、辛丑、帝幸汴州、戊子、次都李嗣源帥師討鄴都、三月、任圜帥師克潞州、誅康延孝、李嗣源入于鄴都、殺王衍、乙丑、帝幸汴州、次

丁亥　二年、二月、誅郭崇韜、三月、荊南高季興叛附于吳、蜀遣戍軍亂、房知溫討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京水、汴州朱守殷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誅朱守殷、安重誨害任圜。

戊子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公球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公球敗契丹于唐河、幽州趙德鈞收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段凝。

己丑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公球克定州、誅王都、翟協亂、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蠡州、七月、誅毛璋、荊南高季興順命、赦之。

庚寅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鄴國公仁矩薨。

辛卯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　三年、六月、河決德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川、誅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趙王鎔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癸巳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爲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十

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閔皇帝

甲午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益殺安州節度使趙二月、鳳翔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致于師、康義誠以師叛、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不克、從珂稱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致于師、康義誠以師叛、戊辰、帝遜于衞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于衞州。

五代春秋卷下

後唐末帝

甲午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祥稱尊號、九月、契丹寇雲州。

丁酉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閻王延鈞稱大燕、

乙未　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忻州、延州軍亂、殺楊洪、彙圍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迫京師、辛巳、帝崩于元武樓。

晉高祖

丙申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契丹、十二月乙酉、帝幸河陽、錢契丹大相溫。

丁酉　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安州盧文進叛、奔于吳、三月庚辰、帝幸汴州、遣登便奚、丹六月、天雄軍范延光拒命、張從賓以京師叛、附于延光、從賓殺皇子重信、重義、七月、誅滑州符彥饒、盜殺安州周瓌、

趙王元璟殺其弟元球。誅張從賓。

戊戌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七月。作受命寶。九月。范延光降。杖之。十月。建汴州爲東京。置道使契丹。

己亥　四年。四月。廢樞密院。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酉。京大水。岡人弒其君胡。

庚子　五年。五月。安州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

辛丑　六年。五月。鎮州安重榮叛。命。河決滑州。八月。壬辰。帝幸鄴都。十月。義州安從進拒命。高行周帥師討襄州。安重榮舉兵向京師。杜重威帥師敗重榮于宗城。重榮道歸。趙王元璟薨。

壬寅　七年。正月。枕重威克鎮州。誅安重榮。五月。帝不豫。六月乙丑。帝崩于鄴都保昌殿。

少帝

壬寅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于鄴都。八月。高行周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非高祖皇帝于顯陵。

癸卯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晉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甲辰　開運元年。五月。契丹陷貝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岡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乙巳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郓州。杜重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丙午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叛。以師入于契丹。盡市遇沒于師。相州張彥澤寇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丁未　四年。正月。帝遷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澤。癸卯。帝遷于遼陽。

漢高祖

丁未　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道歸。死雄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郁公從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鄴都杜威拒命。八月。趙王宏佐叛。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戊申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殿。

隱帝

戊申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侯益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趙人殺其君傳。十一月。殺李榮。壬申。非高祖皇帝于萬歲殿。

己酉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王鎔克鳳翔。誅王景崇。

庚戌　三年。二月。初舉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楊邠、史宏肇、王章、鄭都郭威舉吳向京師。邢州李榮、滑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陵。帝靳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贇。馮道往徐州迎贇。誅蘇逢吉、劉銖。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遇師王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希萼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辛亥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張漢瞪帝。楚人殺希萼。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高行周帥師討襄州。安重榮舉兵向京師。杜重威帥師敗重榮于宗城。重榮道歸。趙王元璟薨。

壬子　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逐吳人。復楚地。

癸丑　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賦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

甲寅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帝即位。晉人及契丹寇潞州。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晉人契丹敗績。丙戌。次潞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非高祖皇帝于嵩陵。馮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帥師圍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世宗

甲寅　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晉人及契丹寇潞州。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晉人契丹敗績。丙戌。次潞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非高祖皇帝于嵩陵。馮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帥師圍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乙卯　二年。五月。王景帥師伐蜀。九月。王景敗蜀師于黃花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十一月。克鳳州。景範薨。晉王崇薨。

丙辰　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城。壬寅。帝南征。李重進帥師敗吳師于正陽。甲寅。帝次正陽。吳王來貢方物。五月乙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

丁巳　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淮、泗、泰三州來歸。

戊午　五月。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帥師圍其城。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己未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莫三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庚申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于慶陵。

辛酉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宋。

丁亥冬十一月初九日黃昏假得馮己蒼卽夕揮毫漏三下錄完　林宗志

薛氏五代史敍事詳核而帝紀未免完烦尹師魯五代春秋書法謹嚴歐陽史帝紀所仿也論者多病其太簡然於十國興廢大事必書視歐陽史之不載於紀者爲得史法矣傳寫多脫誤鮑君以文以葉石君鈔本見示因取盧紹弓先生校本對勘參以彼時所見本爲校正四十一字至張顚作滴滇谷作幕薛歐二史本有異同今仍其舊云卻暫補識

乾隆丙午閏月從知不足齋假閱復爲校正數字　趙裘玉

乾隆癸丑仲秋校補一字删一字改六字文詔

卷一　吳臣傳二十二首
卷二　吳臣傳十八首
卷三　吳臣傳四首
卷四　南唐臣傳一首
卷五　吳越臣傳五首
卷六　前蜀臣傳十八首
卷七　後蜀臣傳二十七首

九國志

附拾遺

撰振路

九國志　總目

卷八　東漢臣傳五首
卷九　南漢臣傳八首
卷十　閩臣傳八首
卷十一　楚臣傳十九首
卷十二　北楚臣傳一首

按宋史路振傳。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淳化中。以處言日出賦擢甲科。真宗時。知制誥。嘗採五代僭偽吳南唐吳越前後蜀東南漢閩楚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未成而卒。王應麟云。嘗凡四十九卷。其孫綸增入荊南高氏。于治平元年六月辛酉上之。詔付史館。實十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宋藝文志及馬端臨經籍考。總題爲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俱不及其孫。蓋綸雖經增補。而當時所傳播者。則唐英補撰也。晉仍路氏之舊。故不改舊名。其書向無刊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郡二縣太史擷錄散籍。欲爲編輯。因閱軼過半不果成。乙未冬。二縣南旋。留稿于孔莊谷農部處。今年夏。莊谷出底本屬予續次。雖卷帙殘缺。而所存諸傳俱首尾完善。可補五代正史之遺。因爲分圖類敘。得列傳一百三十六首。蓋爲十二卷。並補世家目於卷首。且於目下略注始末。以便檢閱。吉光片羽。當亦嗜古者所同珍也。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有香周夢棠識于宣武門內員選衙衙之

九國志卷一

宋 路振撰

吳
太祖以唐昭宗光化元年再入揚州至睿帝天祐三年也歷僭四主凡四十六年爲
世家

太祖 姓楊名行密初名行愍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唐中和三年起兵爲觀光啓三年入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封宏農王天復二年遷
弘農王天祐二年十一月庚戌年五十四謚曰孝武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 名渭字承天行密長子唐天祐二年冬嗣位五年五月戊寅爲張顥徐溫所弒年
二十三謚曰威武孝烈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武皇帝

高祖 名昪字鑑原名誨字鴻原初名建雄又名謙天祐二年冬嗣位十六年建吳國改
唐天祐爲武義元年二年四月己丑受唐禪即皇帝位三年遷都金陵

睿帝 名隱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禪帝天祚三年遜位南唐
昇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謚曰睿皇帝葬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年太
和六年天祚三年

列傳

袁襲 劉威 陶雅 李神福 臺濛

張訓 李遇 劉金 秦裴 馬珣

劉存 李簡 柴再用
朱景 張崇 王綰
陳知新 朱慶緒

袁襲

襲、虛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洞明緯象。秦巢之亂。高駢辟行密爲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
襲言於行密曰。高駢倦於政事。聽惑妖妄。彥謙以涿呂用之爲名。觀北部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
贊於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衆。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巢害駢。襲勸行密稿秦巢良於
城下。衆哲襲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令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固城
是重授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據衆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
據大衆。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臨其士卒。懷而斬之。行密遂斬霸而併其兵。行密問孫儒
至。復欲還歸海陵。襲曰。不若歸合淝。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諸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
長遁。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平宣州。獲趙鍠。留與共弟同館。鍠與梁禮有素。果遣使來求鍠。時襲
寢疾。行密使人間襲。襲曰。但斬首送之。必無虛也。未幾卒。襲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密哭之
曰。吾每恤刑而襲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卷一 萬八千一百 第二頁 三十四

劉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爲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頵陶雅。俱爲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淝上。及平秦巢有功。表
領宣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收孫儒別將劉建鋒於武進。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頵屢爲所敗。行密將歸
銅官。威曰。今衆寡勢殊。殆難與爭。然儒被圍日久。糧盡援絕。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觀
之。坐待其弊。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
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食邑萬戶。將復
鍾傳舊地。時州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衆牙門。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
平。潛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爲請。威初聞不能無喜。及移鎮鍾
陵。復多專利。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客黃訥謂威曰。公受讒構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
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爲先容。消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卒於鎮。年五十八。

卷一 萬八千一百 第三頁 三十四

陶雅

雅、字國華。合淝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
防秋鑒夏。雅與行密淝上軍僧徒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陀有功。從爽鎮河陽。還都。盧州衡山指揮使行
密據合淝。遣雅率鄉兵定過修已諱。遷八營主將。光啓初。破桐城吳迥。擊李本於柳子山。乘勝攻舒州
下之。以雅爲舒州刺史。爲蔡邊詐勍潛兵夜至。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盧鎧。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
儒軍於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頵攻徹州。時給事中裴樞守新安。將歸款於行密。以
宣州副使魯郡往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虛欵爲事。惟雅寬厚。人多便之。樞因遣問政山人孟師道。
往說雅曰。苟得池陽阿牧爲宇州。人孰不承命。雅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樞奇之。及

陳堯 侯楷
王稔 李昇

楊至京師裴雅爲欽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頵以宣州叛雅以州兵助淮濱伐之頵出戰楊陷堕馬爲帳下小卒許歸王殺所殺宣州牢營兩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聚造據婺源行密以爲潛州刺史婺源欲歸邑武恃險未肯謁雅及頵叛武多行虐刻牢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源往武引弟婿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顯左右擒殺之緩衿入北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款吳越遣萬衆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鼓多疑營亂去將吏白雅欠伸不顧乃下令曰明旦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遷相傳告求頃而定明年破婺州陷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節度觀察等使十年八月卒於鎮章伏兵斷其歸路乃合大將軍令師弁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衡據婺三州復沒八年移鎮武昌雅利野川殷阜上書請之遂遷領武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鄂州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食邑五千戶開府置僚屬進爵爲公雅性沉靜好延接賢士不釋卷雖臨陣敵常褒衣博帶自幼年藏弄未嘗有錐刀傷手及爲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父兄以孝敬非公宴不舉香藥疎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鄂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爲字焉（卷一百八十一　三十四第三頁）

李神福、洺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滑鄰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唐末四境交爭勁兵因連上黨軍鎮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駢將王重屯淮海因投於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剡史高渥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於神福對曰此輩烏合易與耳公但資首赴援道以入既夕引州兵出外各持旌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奇之光啓二年睦州張錫叛寇漸上神福率兵與戰敗之於楮城秦皋之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途曲路劉金旺胎貢合滅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皋軍神福功居多會遷牟爲黃頭軍遥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渥縣王賞太平稽當潛供聚盜烟里神福引兵破之俱誅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溧水行密遣神福將兵禦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僧不戰況儒衆千倍於我當且避其銳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福乃選銳卒銜枚夜進行密大奇之光啓二年睦州張錫叛寇漸踏險夜襲之果大潰又破儒要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改左游奕將銅官鎮遏使田頵爲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鬬退無儲糧此送死之道行密從之儒食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嘉州刺史senior破之遂傳城下城平遷左衛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祐元年與昌師範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僞北走伏軍發神福返突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送先塋禁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臨賂而返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於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穀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謂曰分焚棚僞爲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穀盡之諸將伏其智梁軍道將韓勍率步騎萬餘屯溳口又合別兵以舟師赴援戒納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人雖盛然首尾懸絕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納果敗溺水死勍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向宣州田頵叛襲昇州刺神福與報下妻子俱歸宛陵原養之以餌神福

行密急詔召神福覽書卽痛之揚言曰鄂州尚宋下又合急取荊南因檄令諸軍趨楊順流而下頵遣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詣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緩壇建破之復戰於魏口又敗其衆浮尸塞舟艦江面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珠其衆於

臺濛、濛字頔寶盧州合淝人少爲金牛鎮將行密據合淝始來歸從征秦皋趙鍠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攻同州克其城從田頵解張翊於楮城因入衆趙鍠吕山兵破之克宜州調功居多遷左右黃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於黃池從李神福襲歷陽下滁州孫儒焚廣陵悉鋭攻宜州行密命調濛軍入廣陵滅其餘燼獲軍儲數十萬以賑饑民行密令焉爽守廣陵爽酸爽數爲諸將所殺城中大窘調整師以出衆乃定孫儒之起也毘陵守將劉建鋒從儒俱西土豪陳可兒據毘陵調率兵在至城下可兒倉卒出迎調於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絕儒糧道於安吉馬頭儒敗調論功爲最景福元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毘陵仔密顧左右曰毘陵大城也調以一劍下之不亦壯哉卽授溫州刺史乾寧二年屯兵湖水以備梁師劉知俊梁糧石碣戍守皆潰盡焚其儲積調歸路出東海爲知俊所邀測整大破之青口之役吳師悉起調帥所部迎行密行密喜以兵千人令爲前鋒會朱瑄張egr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調登岸張egr隨擊入遂破廬從軍以功授淮海游奕使天福三年王茂章平宣州以調爲刺史會梁確以大軍至調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棄城掠聚而去調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驛門立虛幟於城上遣老弱居前調自以銳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晏然如故亦不追之天祐七年濛黃州刺史卒於治所年五十（卷一百八十一　三十四第九頁）

李遇、遇合淝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啓中親梁軍於偃縣遇單騎接槊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

秦畢趙鎧孫儒皆有功。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當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毘陵。仁義率射諸軍多提避。遇晉城道戰。仁義斃。陣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爲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當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惡命柴再用將兵逆之。屢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遍月不克。時新王遣與客何蠲說遇曰。公本國反。請斬蠲以狥。本無反心。可陰納款。遇聞王命。遂開門委命。溫族之。孫仁義方學。爲人匿之而免。李昇乘政。以仁義爲縣令。（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第一頁）

劉金

金、淮陰洪澤人。光啓中。江淮兵亂。從鄉豪李章保曲路。章死。金代有其衆。行密營廣陵。金虛以其衆來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鍠於陵陽。明年。金度鍠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偽與鍠通好。約爲外應。鍠大以金帛爲遺。復夜迎金入臥內。詐妻以女。金歸營。虛鍠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爲女壻也。鍠聞之。汩喪。果背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被鍾離。移滁州刺史。未幾。邏圍線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密女。淑慤仁遵。過口兩城使。乾貞初。授淮南節度使。（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第一頁）

秦裴

裴、懷縣人。少驍勇。頗好獵。以鷹隼爲事。嘗云。天上黃鵠。地下黃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淝。因隸帳下。大順元年。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楊子縣。有虎入縣郭。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褒賞之。裴曰。此乘共殺。非獨能制也。行密歎曰。勇而能讓。必享富貴。隱高鄉無錫令。俱有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嵎山鎮。以千兵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衆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裴。裴封函納款。全武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曾爲僧。餐啖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糧盡告降。鏐鐫慎毀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士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患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慰諭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爲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宇救之。爲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易裴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背歲宜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荊南成汭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沂流逆戰。汭敗溺於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率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裴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請將相顯矢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驍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既而分軍晨出。盡鋭破柵。既拔柵。楚方傅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歲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爲出府帑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虛裴爲疑。急召歸。及湖口。過鄂。帥劉存與潯軍戰役。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潯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窺。乃以平頭舫順小校曰。但乘此容旗。怪潯人醉。裴因襲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禱湍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爲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踰疾求歸。至溫中卒。年五十九。裴

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闢青山大冶。公家仰足。（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第十頁）

馬珣

珣、廬江人。少驍勇。有機略。初以貨財商於江都。會秦彥圍城。乃歸。鎮錦軍。彥師潰於城南。立高樓以窺城中。呂用之患焉。募壯士擒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使劍入賊營。倒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錄爲偏將。與朱延壽相友善。乾寧初。授珣舒州刺史。移守濡水。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罷章於贛州。命珣率兵援之。贛州陷。戰不利。與張訓呂師造成知遁。石率等收散兵三百人。自贛州間道。緣分寧絕山谷而東。道經撫州。危全諷聞其來。布四壘於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坐縛也。今與當將擊其中堅。遂其軍師。取其資而食其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全諷僅免。乃飲宴於賊營。掠其利兵而行。密寇之。日晡張旗幟。揭壁伐鼓。從山直下。衝其連營。鋒者雷駭。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謁行密。言北戰狀。行密寇之曰。惴豎子何不遂據其城。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玅。樂歌舞。雖出師整騎。俳諧不輟。既而臥疾。謂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千。可以蕩平西南夷。狼俄而卒。衆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其二子。無不感慨。中敬。朱延壽錄其孤而字之。延壽敗。行密收其二子。給與宅第。（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第一頁）

劉存

存、陳州人。善榮勇。從行密起合淝。破秦彥趙鍠。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爲賊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獲居多。四年。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痏不許。因求皮履。裹疋而往。是日平儒。以功遷壽州爲軍都尉。乾寧中。領破萬從周於渦河。遊舒州刺史。改團線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田頵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師沂流而上。存與神福下濡池。破逆戰。爲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獲居多。四年。行密攻江夏。時神福病。存代爲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諭於高阜。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以旅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佗然有如自退。軍中服其膽略。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毅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急。圍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檢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以功授滁南行軍司馬。鄂治都圍線使。天祐三年。率舟師攻潯州。大雨不止。軍回至湓陽。爲潯人所敗。執存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背歲宜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鎬平湖南。道使就墳致祭。贈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四頁）

李簡

簡、上蔡人。有膽勇。貲質猥儁。始隸陳蔡軍中。趙鍠選武幹之士。因任爲帳下親信。龍紀初。鍠爲行密所圍。糧盡將遁。簡納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寇廣德。行密將逸。簡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援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潯州。潯水深闊。簡手搴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逵以獻。從攻詩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先是。江都多盜。令嚴殿禁。止及是。爲簡獲者。必殉其部分姓名所盜之物。盡陳於面。於是寇竊皆息。三年。從田頵破蘇州。崩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鼈。從於青口。敗梁軍於溵水河。副王茂章拔宿社。從臺濛圍田額於宣州。皆有功。簡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何知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漸遷位至茂章將。以宛陵叛。命簡率衆攻之。茂章開簡至。率衆奔越。改楚州團練使。杭人陞寇

鎮錫以節爲常州刺史改鄂岳觀察使天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大將軍幾復州破之俘知州龜鼎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面招討使入覲卒於朶石江年六十九節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關洞啓敵人不敢侵帙然忍面好殺又非法重歛鄂民之高貲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卷一百八十四第四頁）

柴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亂隨亂衆族避地祖訥歲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晚見面去之以是大爲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爲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新鞏而臥寢既新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捉逢奪馬而歸光啓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恃與軍中小校結爲死友今有告小校謀反者牒斬之執再用至詰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爲死友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悅衙將因遷諸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潞澤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再用至謂閻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爲死友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悅衙將因遷諸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潞澤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太宗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青福袴者四人舁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揭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蔚匡疑於義漢乘勝略淮上遣使謂再用曰苟以城降潛爾蔡州本郡爲賞再用乘閒面拜曰此州城小衆寡王若先下諸州而嘗自送款梁祖信之攻蔣州不拔而還再用襲之斬首二十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潭鄂位潛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衙將因遷諸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潞澤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再用至謂閻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爲死友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朱珪以鄆兵應命增爲偏將頃行蔣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嘗以勇果聞頃之隨瑄以兗鄆節度

攻蘇州。崇從孫漢敗越兵於小白。天復中安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盧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大傅。光州軍校王賁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累加安西大將軍。梁龐師古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崇爲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還。遷鎮海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大和中封滑河郡王。卒於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斂。泥人提之。督人貌。識者咸言不遠。郡市少年皆捋頤相慶。崇聞之。因斂撙頤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重章奏刁鑽。每謂左右曰。吾醉慎勿令銘出。一日醉甚。三召銘至。竟殺之。詰旦召銘。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其首視之。捶曰。罪過自外。其輕人命如此。顛倒鬼神。家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靠安道配座。乃遣巫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爲偶。當往視之。巫女潛燕翼香。以爲后土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爲改悔。歷藩鎮二。器識寬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戮。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已。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任其肆虐。凌下保全祿位。終身悉慎耳。

王綰

綰、盧江人。勇敢有謀。光啓中始從行密。破趙鍠。下蘇溪。累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漣水防邊使。光化三年。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款於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來附。授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兼歲青州王師範。告訴密內叛。授綰海州刺史。兼沂密等州副使。與臺濛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說者曰。城中堅旗臥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設兵近我。諸將曰。密城既下。沂不克。援兵且至。師無退。爲沂兵持其後。綰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濛爲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建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路洞民多爲盜。至晉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王稔

稔、盧州人。少驍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討有功。乾寧中梁祖遣將葛從周討揚州。稔與柴再用率兵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爲梁軍所圍。候者望見之。謂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疑也。稔與其徒解鞍而臥。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走。依林木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合峻。遂重裹梁兵。奪馬而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南將許貞率衆來援。貞軍騎來鬬。稔獨援長槊逐走之。袁州平。以功授滁州刺史。又從徐溫破寇於山南。遷海州團練使。未幾。授清淮軍節度使。稔好儒學。性寬厚。愛負吾者。耶則曰。信果。遂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潘佩。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虞。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陣行密遣臺濛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冒重創。及青人牆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費。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漳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舉兵敗漳將萬延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薦。聚殘黨爲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節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爲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

宋晚也。乃增以五旗。厚力戰。梁人衂。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濛破宣州。天祐三年。以兵援宣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黃州刺史。溥襲位。授奉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於金陵。年六十。（卷一百八十一第十四至十六頁）

陳知新

知新、盧江人。從行密起兵攻華師錄。積有功。歷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郡。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濛攻宣州。天祐元年。率兵攻邑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尋拾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劉陽。江爲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嘉勉之。稟爲己用。知新咤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敵。（卷一百八十一第十四至十七頁）

朱虔祐

虔祐、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爲淩興令。行密情其材。召居帳下。常率衆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爲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險。虔祐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祐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相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祐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祐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詰旦行矣。其妻沐浴裕之曰。王恩我窮。獨恐終不能自存。嫁我於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忠烈若是。殁豈無神。遂棄我耶。是夜無疾而卒。夫忠歸義如此。（卷一百八十一第十四至十七頁）

九國志卷二

吳

列傳

劉信　馮密鐸　賈鐸　危全諷

李涛　鍾章　朱瑾　朱志誠

張可琮　鄭璠　楊彪　陳紹

崔太初　陳彥謙　高澄

譚全播

翟虔

劉樞

信、字興遠。兗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勣軍中。勣敗。自滁州奔於行密。及破秦彙。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屬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遁。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潘佩。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虞。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陣行密遣臺濛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冒重創。及青人牆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費。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漳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舉兵敗漳將萬延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薦。聚殘黨爲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節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爲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

平諷率舟師而上，信意其已，乃乘小舟解其冠，詐謂諷曰：「卿命討諷，諷大驚，謂曰：「卿命討諷，諷以救死。遂改信爲招討使，令播懼，因納款，信受其官而遣徐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爲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捄之，溫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據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即遁，歸疾，遣。其城而還，先是，信辭於溫，言其遠提，故緩令播，至是，信自歙捷於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陳大夫薛昭文，期開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與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槊皮酒以勸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親東吉況，盛梁敬瑭，貨，盛植，遍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溫恐信爲變，急召歸江都，爲左統軍，溫卒，又領心事，知詩，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士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卷一百八十一百三十四第十一頁）

馮宏鐸

宏鐸，逆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爲吏所抑，因與北徙，亡入海爲盜，宏鐸隨之，聚衆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宏鐸殺其位，緊水軍於金陵樓艦之盛，聞於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宏鐸嗣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爲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頵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介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恐負抱嬰孩奔走，論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營壘拔樹，大石巨木，皆飄于空，聲震數十里，諸將討豫章，實欲襲頵，頵自帥舟師與戰于昌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于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使無失所，若欲推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鐸左右聞之，皆懼，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撫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東將分部安堵，營與行密同起，漢高廟，有二烏鬬于樹，行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烏俱墜，天祐四年卒。（卷一百八十一百三十四第十四頁）

賈鐸

鐸，字稽遠，唐相耽之孫，係，昨于上蔡，遇亂，爲秦宗權愛將，宗權驕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憤鬱及，乃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走，數日乃濟，淮，遂故人馬敬章，舟之，喚新蔡，破其城，推敬章爲帥，鐸爲牙將，鎮城，屬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出獵，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走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被羊皮夜入延壽所，披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偪兵，趨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其狀，謂曰：「吾恐其潛圍而出，今反憎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拔？」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書，齎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黎再用，臘，召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衙將軍，乾寧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于治所。（卷一百八十一百三十四第二十頁）

危全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爲農夫，初生赤面毛，體狀駭人，父母欲勿舉，其姊保鞠之，長而得金及長，體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聚其居爲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湖，而遽之，補爲討捕將，裘加憲職，既陣，黃天蕩據福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驍稱名號，官軍屢敗，肇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逢入之，詔即以全諷爲撫州刺史，都署及郭鄂，鄂謀略，皆乃悉心爲理，招懷亡散，興繕圮壞，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兩軍干鎬傅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爲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禁，承節度而全諷最強，尤驕傲不遜，遂爲動敵，久之，傅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既拔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傅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搏地而祭曰：「全諷之禍無害于民，烟焰遏止，天之惠也，盍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嫁傅之長子匡時，傅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餽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博卒，軍中以匡時爲留後，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溪間，全諷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于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盡更往十萬乎？」全諷不能悉衆，危全諷，全播，兄弟，皆驍勇，善騎射，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慫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盧公鑒視，宗室，眞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揖，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爲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爲兵馬留後，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溫人共伐番禺，下韶州，溫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睦戰敗奔還，溯湖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首將嫦康，遂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旗相續，數十里，圍城十餘里，光稠大懼，全播曰：「吾諸劉公易與耳，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陰，遂邱，巖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悉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敗，貴之，視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非之，延昌好游，貌荒傲，無度，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球以全播不與己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球方欲澄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球中丸而死，衙將李彥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稱疾篤，杜門，李彥圖疑之，與議親，網多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懼，覘爲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彥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衛，州人無歸，相與謀，全播第，請爲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

五領慶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閩國候在任七年人物殷盛儀衛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大衆壞其城諲全播合人潛爲地道運其土漸深如故信以爲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尅道使說之令歎服全播請從溫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回兵攻尅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節慶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監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讖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溫深鄙之稠有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球緜延李彦圖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災數之豫定若是乎（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四頁）

李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濤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啓三年秦彥因高駢濤從行密舉義列八牽維揚西彥遣以步騎背城來戰俄而彥軍已破一衆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怫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爲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淮夷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既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授宜論使李儼行軍副王意未決一日諮將其議國座長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神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諮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獨默然投杖而去濤襲位濠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天和四年卒年七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第十四頁）

鍾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淝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淝召益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朗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賜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弒濡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岡自立溫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選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爲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軍可中悔耶明日章與姚克瞻殺顥於衙堂濠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衙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衆夜歸越人襲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旌旗於孤浦間越兵退去絕糧三日章壯氣無衰章自以除顥功大實海會與竹言爭握槊因譖章於行密行密怒以知訓首擊柱詬溝曰憐夫卖足與數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滁州刺史濠民有壽章者章語金陵自理溫遣謂之曰無事爲坤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顥東告章使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察邸爲名往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於治所年六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三頁）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啓元年汝陽曹全晸遇害鄆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兒瑄爲留後瑾之季仲俱爲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使假稱聘禮改服甲士詐爲景夫面往親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居克讓語訖且自稱留後三年夏奉宗權師兵攻瑾瑾門梁祖提全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背遁祖突往返當者無不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爲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與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鄆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裕攻瑾壁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穡瑄瑾勢蹙因間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關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瑄先以齊州納款於梁梁祖使瑄隨兗州說瑾瑾怒瑄無急難之義僞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喜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細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瑄偕至瑾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瑄徑入宋城上大譟柳瑄首於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瑄食於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兗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爲其將尹處弢拒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迫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爲贈授甲第遣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吳師貪奕棋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牽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寨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濠河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鎮權授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衆挾渭登橋樓發武庫兵爲亂陳於門橋北球衆腹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爲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圖知訓息瑾位加於己請以泗州建節淮軍出瑾爲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錠瑾中胥先起請且度知訓酒方困復留東以去既旰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要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於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駿馬於廡下及將圖知訓者分釋其羈鞅馬果歸喻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譟於廷云今日爲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憐夫卖足與成事據劍復出望府門已閉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爲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支其放時年五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嫻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於行密雁從寇青口葛從周寨淮河志誠但爲前鋒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頵叛於宣州志誠與臺濛敗頵於廣德天祐六年遣范致屯上高以爲全諲犄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餘襲於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敗於袁州敗袁人於萬勝鋪崇景棄城遁去途入穴地爲釜圍箸爲飯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據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幷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聞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僞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於棊門之下諸子皆棄市（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翟慶

慶、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昭慶盡室南渡。淮行密於廣陵。及徐溫典右衙以慶爲軍佐。屢領顯之亂。溫與慶可求陰計其事。密遣慶往復傳達。及謀頗洩。慶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講廊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舉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慶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臨垣折足。自剄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慶言以襲瑾爲名。慶乘闕謂曰。瑾已斃矣。何不急自歸登。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官陵莊場慶爲官。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閤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曰爲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慶父名。吾憎讀矣。因言宮內諸事須索。慶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爲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慶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於江淮。行密識其勇敢。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吳人初得宣城毗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忠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鏻錫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閉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懼潰而去。更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閱於是息燈火。解旆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爲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於郡守李神福。神福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溫之命。掠東洲下之。卽以爲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遏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展斥候。無闕謀。徐溫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八頁）

鄭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神福攻臨安。掩越將顧全武方宇澤四十餘人。遷左衙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追城陷。中十餘創。以功授檢校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璋復東洲。璠城面守之。復脅呂師造攻蘇州。與越人戰。屢其次將陳綰。璠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於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面守之。尋以張宴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綠山疾戰。悉收其嚴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茂章攻虔州。克之。授璠羅城使。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州。軍事。乾貞元年。就拜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充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大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八頁）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倜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授衙內散指揮使。淮泗位。漕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諸軍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宜可輕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懈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勁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死者凱旋。授江寧鎮遏使。徐知誥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援無錫。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璋遇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

矢將盡。越人騎健。又藉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其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悰分直衙衙。徐知誥謂之曰。郭悰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三年卒。年五十二。（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陳紹

紹、蜀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淝。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亂。紹之卒伍獨成列。泊入宛陵。稍遷爲偏校。時行密經營江於天子。紹應募而行。達於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潤澤諸等州。重甲先登。戈傷身。墜而復上。敗乃從。從周朱友寧。皆預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宋思勍范師從陳錡以兵戍之。錡等皆遁。紹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心也。服愚忠。爲令紹以渥命往諫之。三校皆勇士也。願既遣紹行。甚憂之。紹瞰懷知兵。入秦裴帳下。要擊其衆。具告之故。因責裴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紹乃令召思勍等宴會。及至。則紹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紹。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紹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誅張顥。紹有力焉。天祐七年。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紹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紹告溫曰。寇謂我勢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溫從之。紹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溫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徒。懷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衙士無兵仗。拔武庫之鍵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襲紹。傷腦。踣於地。從者負之。息於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尚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紹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能去。溫手封其牓。授黑雲都尉。溫遷金陵。制宮室府署。命紹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於任。年六十五。（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於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頵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擢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爲寇所得。鏁縛見面叱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畜。泊通和。縱之歸。澤異位。補衙將。潤關。以權侍衙勤。旌授左衙副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衙列校。爲毗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潁川之役。授行營都虞侯。時徐知訓爲帥。而軍政皆委朱瑾。梁將袁象先帥部騎救潁。瑾最與望。西北皆營。梁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錦袍面至。瑾問曰。衙何賊。曰行營都虞侯瑾也。動必爲諸軍見。今氛與西北陰。鑠閉天。此梁人至矣。衙司斥候。尚爲此服。且軍禮何在。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往救之。崔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權將從而爲變。權出師而瑾自殺。衆乃帖然。徐知誥至自丹陽。遷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於沙山。溫祉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十二頁）

崔太初

太初、淮西人。父范。蔡州監收副使。太初身長七尺。膂力過人。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而偉之。召居帳下。歷濠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朱延壽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付諜延壽及延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非自乾符後守卒。俱爲多謀強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宜王遣王定持盧

衙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驗在衙將當審言之次因潛報太初曰陸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第遞捧而上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爾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應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敘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諮太初當善鄭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潤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著烏帽草履徒步至場山爲知訓馭馬十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偏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潛必置耳常謂人曰還俯瞰有耳否又曰非鵝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鉗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太和三年卒年六十六（卷一百八十一頁三十五第三百）

陳彥謙

彥謙、毗陵人少負壯節有理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爲潤州司馬以幹略聞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爲寄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副從人莫能間溫欲居金陵問策於彥謙對曰金陵昔爲王者都今實近樵圍輔也作鎮於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畫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急召之謂之曰蚓家雖亡枝蔓猶在令嚴腐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即位陰蜀建號彥謙勸溫誤沮朝廷及吏竟服彥謙顧有力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焉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吳越兵攻其幀我軍桴鼓失色彥謙即引旗鼓進於左其攻稍息及收越兵溫楚兵圍練使諸藩郡蔟時伏臘非厭賂道溫遽命納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即以用嫡嗣爲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卷一百八十一頁三十四第三百）

高澄

澄、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瑰湖州刺史澄爲銓選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澄嗜酒好使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日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澄召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操鋌於旁而以酒虐寬寬爲所圍乃以大觴酌之澄持推觴寬躍而取其鋌橫之於膝乃慢罵澄連以觴罰之澄辭不飲寬乃引鋌逐之澄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觴臥不能興寬乃下樓徐去泊上馬命以鋌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爲朱瑾所殺徐溫遷怒誅之（卷一百八十一頁三十四第廿一頁）

九國志卷三

吳

列傳

田頵　安仁義　朱延壽　徐溫

田頵

頵、字德臣廬州合淝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戍潯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還八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淝上頵首爲輔翼光啓二年壽春張翺遣將魏度率衆來寇行密使翟自審德之敗復命頵往大破虔衆於楮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于維揚頵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鍠於宛陵明年夏鍠糧盡舟出東溪乘瀑流以遁將奔淮南鍠度行密哲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頵疑鍠將遁密造輕舟挾之至是追及鍠奔不暇爲頵親執以獻奏授頵馬步軍都虞候檢校侍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爲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頵屯浙右營散於野二年春退軍黃池廣德與孫儒軍壘壁相望頵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等多登溺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頵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粲二寨破之擒粲而返十二月頵與劉威大爲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臧友規言於行密曰彊敵逼壘不用田頵恐非長策行密遽復思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頵親與其下范文威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頵

率國軍節度、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擯將自將介守上元、額以厚利賂得其工、介速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棟幹、既成、數十歲爲用、除本性不禁水、非久必敗、額云、汝但以此地木遣之、吾只圖一用、不暇多年、時因面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於葛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遂以上元地歸行密、額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賂、齊衆下及鐸夫、亦有私謂額、慨然不悅、謂所親曰、斯吏亦欲吾下猛哉、額方求池歙爲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額意望若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入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額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鷙驍勇、以攻取爲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發鄂遊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叛、召額爲應、綰得舟夜從水路入保子城、時額圍之愈急、鄂屢遣間使哀求行密、行密亦以額若得上、延壽等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向擁戴西華、昭宗開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賫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犄角、其誅梁祖、會風翔圍解而止、田頵安仁義結婚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於色、即詐爲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觴檢柱而朱夫人因以書召、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嬰俱幼、不如得三郎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靳州刺史石勝、既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用兵、有韜略、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反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面往、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疎財、每得賞賜、皆分賚將士、李昇建國、以延壽子鄴、列於環衛、復其官爵、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於潞上、以遏奔南河、隸秦宗權軍中、光啓三年、攝鴈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潰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頵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楊行愍於葛山、與頵攻杜稜於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師古攻陷蘇州、自是與儒奉夏鸞黃池、秋冬戰屢敗、儒軍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鋒於武進、儒復渡江

寢於是聞者莫不感激。渭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任重。溫以一旦之功。起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春謂人曰。徐溫何人。吾輩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溫。溫知其謀。遣榮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溫盛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頗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毗陵宣城新安池陽六郡為都督府。溫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為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代焉。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絕。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册建吳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溫大丞相。封東海王。賜車輅袞冕。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忠武。（卷一百八十一頁至卷一百八十四第一頁）

九國志卷四

南唐（烈祖昇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至後主煜。乙亥歲。歸宋。實宋開寶八年也。凡三主。共三十九年。）

世家

烈祖 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初為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吳太和二年。襲溫位。天祚元年。封齊王。三年。受禪。改元昇元。國號曰唐。廟號烈祖。追尊太祖獻皇帝。昇元三年二月乙亥。改元中興。是年十月己卯。改國號曰唐。廢帝封靜安公。永陵。

元宗 名璟。字伯玉。初名景遂。昇長子。昇元七年三月己卯。嗣位。故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冬。周顯德五年也。宋建隆元年六月己未。薨。年四十六。諡於宋。許復帝號。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永陵。

後主 名煜。字重光。初名重嘉。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六月。嗣立。在位十七年。至開寶八年十一月。王師圍金陵。城破。出降。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列傳

周本

周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嗣廟罷歸。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纔數十戶。本少孤貧。菁在田里。獨格

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嘗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師營。自燒戰烙其瘡。飲啖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舉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為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等乃安。中外遂定。以討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以內強迫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疆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將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定計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鄙戮。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賊去我遠。尺面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難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遷越人踰之。至中道宿。半夜。伐鼓。衆幡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吳遣司農卿盧獻使於濟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雄武統軍。出為滁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實禮賢屈己。不擅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風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為推戴之首。本以母老。仍不知時變。皆少子薛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廣陵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薛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薛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卷一百八十二頁至卷一百八十五第五頁）

九國志卷五

吳越武肅王以唐乾符二年起臨安至宋太平興國八年三世五主有國九十四年

世家

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巨源杭州臨安人唐僖宗中和三年司徒兼侍中東海郡王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謚武肅

文穆王於名璙字明寶初名元瓘天復元年襲封吳王第七子後唐長興四年三月壬申薨年十四六月己巳葬永陵謚文穆

忠獻王於名傳宏開運四年六月乙卯薨六子嘗天福六年於臨安山之原四十二月丙戌葬康陵謚忠獻

忠遜王名倧字正道文穆王第七子嘗出閤十遷中天福五年卒年二十四謚忠遜

忠懿王名俶字文德初名弘俶天福五年襲封吳王第九子嘗出閤十遷中天福五年卒年二十四謚忠懿

列傳

杜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稜廣明中爲鎮海軍節度副使屬當涂二州刺史兩浙行軍司馬黃巢之亂稜歸鄉黨保聚徒衆得千餘人號武安都鏐與董昌起兵石鏡及平劉漢宏其衆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則罰爲之傷心痛觀錢公每臨師決胥謀笑自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率衆歸附於鏐光啓中從征薛朗以稜爲常州刺史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逼東陽命稜率師討之仁義背逼鏐平宣州以其降率衆中軍號武勇都爲腹心稜常患之密遣人白鏐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都士卒終非大王所畜頗易之鏐不聽及徐綰叛鏐思稜言遣祭其墓建徽少强勇不與諸昆弟類嘗自署軍事押衙稜聞之頗加詰責建徽出頭左右面獻曰大丈夫何止一軍校耶後隨稜歸鏐稜治常州爲淮人所攻建徽率兵馳赴父難來及境而城已陷遂還新登後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撫改稜甚嘉之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常昌流矢貫臂而戰不輟開平中從征姑蘇與敵遇於河河梁隔案馬徑渡及岸而馬驚因墜之至今馬壕存焉徐綰之亂建徽率所部自新登來赴難或有勍鏐軍保會稽者鏐未之答建徽按劍叱之曰非若不濟當同死於此雖敗東渡耶鏐甚壯之睦州陳詢叛建徽之婿也鏐疑建徽不言俄有睦州親吏來降持建徽所遺詢書以示鏐皆戒勵語鏐大喜歎賜建徽錢百萬從兄建思皆謂建徽言其第中嘗兵仗將爲異圖鏐遣人密視之一日建徽方食堂上使者至徑抵臥內建徽但食不顧鏐感悟益加殊待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得賜予皆散施鄉里親族每朝使至鏐與之宴必指建徽以示之曰此杜丞相今月至此皆其力也其孫昭遂爲宏佐內都監使盛治第宅建徽曰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遂果以罪誅皆從盤踞于廣場艤辟大呼徵所中箭鏃忽自臂中迸出人皆壯之初稜之將死也散財物於諸子至建徽但得一笏謂曰此吾所乘者唯汝能保之建徽自授節鉞至於facing封郡國公皆奏授銅印子弟多至二千石連婚公室人稱其盛乾祐三年卒年五十八

鮑君福

君福字慶臣徐姚人少孤貧性淳厚有膽勇徐姚有非面闕丈餘橫以雙梁水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褰其上及從軍以驍勇聞初事劉漢宏及鏐東討乃率其黨來附號曰歸明都累從征討有功龍馬上蟠龍劍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不惱淮人遮三衙以君福爲壓援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城楊行密命其將李元嗣監守君福署以郡職君福不受鏐聞之恐其被害也乃密與紹宰令其就職君福竟拒之一夕與元嗣飲伺其醉面殺之舁歸錢塘授衢州刺史淮人屢寇其境君福每擊破之及龍歸鏐勞之曰公在郡數年戰鬬而已豈爲優賢邪因復遣之任元璙領海軍節度辟爲副使同平章事兼侍

成及

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監博士及性純厚鄉里所知光啓初江浙兵亂及保聚於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部兵從鏐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園鎮將孟安徙於席上拔劍將害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劍淋洛孟安仆於地左右因捽殺之以功奏澤授騎當侍靜

708

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丁從實。殺鏐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毗陵。從實具牛酒以犒之。並遣美女於路將及大怒曰。我當築醢從實諸女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遽索諸女而之。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副使。潤州刺史阮結卒。命及代之。濕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能守。遂降於楊行密。行密入城。閱府庫多圖讖圖書物。由是重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澄曰。及以百口託於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忍決。豈忍更圖富貴。願以一介之軀。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執其手。因厚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以泣。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微服將入城。及代乘其車。行與賊閽。鏐遂得入。綰率衆授保大軍節度使。遷彰義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乾化三年卒。年六十七。

（卷一百三　十七第八十一百三　二十二頁）

顧全武

全武。越州餘姚人。少時常爲僧。博通外學。機辯有才略。鏐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爲裨將。軍中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寧三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翟温李友率兵屯石侯。全武率衆擊破之。臨陣斬温。董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圍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資據浦湯四封九卿之地。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資皆乞降。盡總其衆。昌又遣裨將湯臼守石城。袁郢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臼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千餘級。臼僅以身免。去守檇李。昌遣將徐宣率兵援郢。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俟軍半過。備出擊之。殺二百餘人。擒徐宣。翌日袁郢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閉戰五雲門。懸王爵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幷力擊之。昌懼。退入城中。遏全武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攻五雲門。時淮將臺濛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備北寇。全武曰。賊之根本。繫於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大衆耶。當先拔越州。後復蘇。未爲晚也。鏐從之。俄而越州陷。執其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刺史。四年。興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進。嘉禾諸將欲緩攻。全武曰。嘉禾圍堅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趨之。因借道而過。城中見我軍旗幟。皆耦萬歲。全武與昌將李宗禮頓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趙宗全禮以歸。餘衆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吳將田頵守吳興。聞之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沈清者千計。遂悉收克復蘇州。吳將臺濛棄城遁去。時淮軍屯昆山。全武擊破之。擒吳將秦裴。光化三年。加檢校司徒。封東海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鐵券。恕十死。子孫三世免罪。全武忠勇有謀略。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色。每大敵在前。酣鼓動地。分布行陣。頫指口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昆山。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自爲長檄以諭裴。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乃佛書一卷。蓋以全武曾爲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卽死。何暇相謀也。及裴降。乃爲言於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卷一百三　十七第八十一百三　二十二頁）

九國志卷六

前蜀（高祖二年入成都。至後主。滅。凡三十五年。）

世家

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會黃巢亂。與鹿晏宏等。西迎僖宗於蜀。僖宗以爲諸衛將軍。光啓二年三月再西幸。幸昌符莊。建也明年赴行在。僖宗以爲壯武將軍。中和三年十二月。宗昌符叛。建擊破之。宗昌走興元。命爲壯州刺史。大順二年。破興元。敗宗昌。宗昌走興元。明年改元。凡改元五。武成三年。永平五年。遷正一都。篤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天祐元年。光天元年六月。襲襄州。良明四年也。年七十二。謚曰神武聖文孝德明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主名衍。字化源。初名宗儒。建第十一子。光啓元年六月癸卯誕。僖宗幸蜀。以建有功。封通王。建薨。嗣。光啓三年也。明年四月己丑。被殺於綿州。嗣位。是年六月。僖宗崩。中和三年十二月。宗昌符叛。建擊破之。宗昌走興元。命爲壯州刺史。大順二年。破興元。敗宗昌。宗昌走興元。明年改元。凡改元五。武成三年。永平五年。遷正一都。篤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天祐元年。光天元年六月。襲襄州。良明四年也。年七十二。謚曰神武聖文孝德明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主名衍。字化源。初名宗儒。建第十一子。光啓元年六月癸卯誕。僖宗幸蜀。以建有功。封通王。建薨。嗣。光啓三年也。明年四月己丑。被殺於綿州。嗣位。是年六月。僖宗崩。

列傳

王宗裕　王宗壽　王宗鐵　王宗侑

王宗滌　王宗侃　王宗瑤　王宗播

王宗弼　王宗範　周博雅　昝晫

張勍　李簡　潘在迎

王宗翰　王宗鍠　張造

王宗裕

宗裕、建之宗屬。幼從建入蜀。累授步軍都指揮使。領普州刺史。天復中。建北分普州之安岳、樂至二縣。置靜戎軍。以宗裕爲使。建親征山南。以宗裕爲御營使。師還。留屯普州。以防東川。宗裕必冒矢石以搏衝。軍士心大服。二年。與王宗結克西川。遷青州刺史。建徵梓潼。爲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攻野牛寨。宗裕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東川。宗裕日夜晉謁。建以其誠懇。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專戰。誰和接下人皆服其決。厚爲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慰勞。從不避成都尹崔朴。朴大長安。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教成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慚色。再爲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攜幼以迎於道。對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綿谷。宗裕饋悅貢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爲武德軍。以宗裕爲節度使。宗裕既垂旌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鋌。鑱記年月。每五鋌爲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曰。牛革著物堅靭。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歸。衍嫉盈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爲己任。纂第鄧城中。頗棲招民舍。有酤者。青陽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甕置其舍中。復投以汚穢。酤者將訴於建。宗裕權而止。又於郊外開廣林莽。填掘瑞雪。立亭榭。鑿池沼。樹花木。擁妓樂酒爲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陵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亦笑。遽仆於地。疑疾不數日卒。（卷一百八十六第十一頁）

王宗壽

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辯。好琴棊篇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署懷節軍使。以所部鎮遵義縣。嘗於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鑒。壽令工人鑿之。了無所睹。嘗市盜中有日炙。至是忽覺之。光采燁發。因兒市舍中。一小兒。青衣帢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恒之。不懼。因曰。我與鐵鏡來耳。公不見還。鄉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肝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準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得郡民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荊南高季昌略地三峽。建以宗壽爲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鏁斷夷陵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彀之。大敗荊人。季昌奔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鍊自娛。與孟襲、牟許寂、楊珍爲入室講誦之友。未幾。爲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郁受賕。鬻獄。宗壽捕鞫得其實。郁以重貨求救於大閹。爲解。宗壽不聽。竟棄郁市。建討風翔。以宗壽爲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衍襲位。宗壽請老。久之。衍耽酒色。時宜蓮苑初成。數爲長夜飲。宗壽在坐。諫衍。請以此樓爲念。少近奢酌。因感激流涕。俄見潘在迥顯在坰、韓昭等。衆曰。嘉王酒悲。撫怪也。乃大爲諧謔而罷。後。衍爲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械。檎其魁李茂貞。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況樹賊乎。遂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嚴求謁。衍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卽位。訪獲自陳。思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表請葬衍。許之。初。衍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棄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斂。編索徒步。親自營護。哲葬於三趙村。聞者義之。明年。授潤州刺史。卒。（卷一百八十三第二頁）

王宗鐵

宗鐵、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鹿都鎮遏使。天復中。值宗反正。建令宗鐵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鐵爲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犯固鎮。糧。宗鐵唐襲擊禦之。至青泥嶺。爲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鐵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漢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鐵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還中書令。衍襲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卷一百八十一第一頁）

王宗佶

宗佶、綿章人。本姓甘氏。幼穎利。建討徐堂畧於江西。獲之。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爲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龍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綿州。以宗佶爲兵馬留後。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佶與宗滌等率步騎迎衛。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爲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佶恃其位隆地長。顧盼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雍判官李鋼謀。求爲方鎮。欲爲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佶愈懼。陰養死士。出入臥內。將圖不軌。鄭雍等又教宗佶求爲大司馬。雍總六軍。幷乞爲儲貳。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建未之罪也。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因叱衛士撲殺之。繫鋼並賜死。（卷一百八十一第八頁）

王宗翰

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爲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爲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爲拱辰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樂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招討制置使。宗翰好蓄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虐。吝嗇。剌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爲沃饒。宗翰殺史氏而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辯。通正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爲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嗣地寨隘。以宗翰爲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爲不法。變嗣多諫止之。及爲招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頗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既而堂宇蕭涸。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亟。數日卒。（卷一百八十一第二頁）

王宗滌

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雅勇敢之士。以宗滌爲應將。宗滌力驍果。輕財好施。爲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爲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傾龍鉾兵奪星衍寨。進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鄂之。爲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救之。破存等衆。輸其粟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刺史。爲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頓名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旗幟。偏諸山谷。昭疑弱師不敢出戰。宗滌命壘機石。擊昭營中。擊震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衆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

武宗滅蜚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斬副彥暉，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濛爲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覲，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與崔允叶通，盧諶中官，更相引兵旅殺之下，題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論旨於建，建遣宗濛與宗侃宰步騎迎駕，至山南，遂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侃等以其功高，排以飛語，建疑之，因至書讓，將加之罪。宗濛對曰：天下寇盜孰多？是大王廝鄙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譴天塞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勳，尚爲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濛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官爵，流於松州。既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端門新樓，名曰紅樓，梁栿既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若使紅樓建，以宗濛得軍情，復有是讖，故誅之。人稱其冤。（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五頁）

王宗侃

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雄，爲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爲部將，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啓中，山令孜逼保宗西幸，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愚蹕，又從建起閬中，賜姓名，討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迎戰。宗侃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其昭度來鎮西川，敬瑄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浣塞，縣州刺史常厚奔留東川，頊產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厚奔縣谷，奏授宗侃雅州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遷侍中，城內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鐵等三將同破岐軍，斬彥琛，衛襲位，封魏王。卒年六十六，子承肇入洛，爲行軍司馬。（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瑤

宗瑤，字胄臣，燕人也。本姓委，名郢，以騎射隸許昌軍籍中。建樹爲隊長，建逐劉山南，宗瑤以勇伉得擢左神策軍，能馬上盤槊，長丈八尺，每臨陣馳突，人皆面畏之。遷威猛副兵馬使，建入閬州，爲先鋒，十九都都頭，左威猛都知兵馬使，賜姓王氏，更今名。軍至縣竹，誘諸蠻酋帥，置諫等，得其兵數千人，破當厚，授蜀州刺史。昭宗幸鳳石門，詔建赴難，以宗瑤爲北路行營都指揮使，奏授嘉州刺史。天復中，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加太子少傅，後封臨淄郡王。建病亟，以宗瑤爲命吾使，奏頒顧命，衛襲位，授太傅，皆自作高冢，遇暇則酣酒高歌於其中，無疾忽一旦默坐面卒，年六十七，人以爲知死。（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播

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爲裨校。宗權爲梁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荊州，聞郭禹在歸州，頗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荊州，靜江、遜奕將牟權領衆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諮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討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突行能挑戰，行能輕行能，磐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北軍皆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荊帥張環來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環懦弱，因據其城，奏宗權上蔡別將當厚以數千人山屯房來攻襄州，刺史毛湘棄城遁去，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櫂子兵寨於兩山以攻厚，厚令夔梭韓楚言嬖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棄

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已爲其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得爲常司空，固郭尚書，今寨柵危急，鎧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爲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刀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爲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刎死。禹聞之大慙賊，爲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浙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爲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獵蹋，乃曰：萬州必背我，勻腳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迎明其衆稍至。遂保雲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命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遂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爲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即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圍西縣，宗播爲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康讓水陸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勤磴擊之，岐軍大敗，遂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檢校中書令，爲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眞，封隴額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衛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鉷

宗鉷，許昌人。本姓李，名武，父裕爲忠武軍小校，鉷少無賴，善騎射，建募義兵迎駕，得宗鉷以隸帳下，至岐山，賜有戰功，署爲隊長，尋遷爲裨將，以勇過人，號爲武子路。建入蜀，賜姓名，常置左右，遇敵必自挑戰，挾人奪馬而還，遂爲軍中所推。建攻成都，一日城內出數騎，直抵七里橋，宗鉷因躍馬奪關子門，蜀將宗行能策馬援槊而至，將及宗鉷，佯墜馬，奪槊以刺，行能徑走入城，宗鉷逐之至門而還。建嘉勞久之，撫背曰：吾得成都，當宥汝十死，汨建開國，授普州刺史，性輕率，好貨，特勇不法，未周歲，以謀免官歸成都。（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七頁）

王宗弼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倘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州刺史，建征渠州，宗弼掠地於飛鳥，爲關彥暉所獲。彥暉責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爲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建遣宗弼領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領破城，彥暉必輸汝，汝當報宴，俟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爲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爲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沈飲自裁，無爲它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使劍入室，宗弼與諸子尚在，遂驅顯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刎。建入梓州，宗弼東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遂年復令將上軍，再授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衛襲位，拜宮城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衛將往秦州，宗弼曰：唐兵據境，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衛怒，鄰之於地，衛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衛遂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宋戰三招討俱遁，走，固令宗弼守縣谷面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遣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於魏王，遂衛及母妻於西宮，貴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徵有驻誤者，成遣錢蜀，蜀輦內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

王遣使徵輸軍儲數千萬。宗夔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賫衍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幷賂郭崇韜請以己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幷其子斬之於毬場。軍士取其尸臠而食之。先是蜀有諺曰。我有一點藥。其名爲阿魏。賈與十八子。至是宗夔背國歸唐。果其驗也。（卷一百八十一第三十六頁）

王宗範

宗範、本姓張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爲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爲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旅。暉以女妻之。封蔓王。加太子少師。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爲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崍關。至潘倉大破蠻衆。斬其首領趙蛯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洛。至長安。張鐵爲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鐵。請復姓爲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儔改蔓衍。師範來弔。贈宗壽不與當後爲雍州行軍司馬而卒。（卷一百八十一第三十六頁）

周博雅

博雅、潁川人。唐光啓中爲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以川路梗澁。乃寓止緜谷。建至。博雅謁策謁建於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席。博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土疆者恣爲吞噬。以強併弱。僕昨在龍州。已爲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總乘輿。衛衛棲道。懷國難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待窘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安之地。若不滅人。人將滅我。不如棄閬地與民豪。橫行邊爲陳田之肘腋。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士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爲判官。建赴成都。爲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今邛南城壁完。粟支數歲。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作奏牘。朝廷嘉之。下詔褒奬。乃授韋昭度西川節鉞。令與建同討敬瑄。割邛蜀黎雅四州爲永平軍節度使。建壁壘池與王師戰力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韋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加我何傳雅曰。今皇綱不振。彊臣擊肘。朝廷命令不出閨壺。明公嘗折節爲軍民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邕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召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追改之。（卷一百八十一第三十六頁）

晉暉

暉、許州人。父和。爲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爲頭管十將。從鹿宴宏迎駕至山南。宴宏還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輿播遷。甘菁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爲勤王之舉。不獨爲宴宏所累。且宮車反正。以吾輩爲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

然之。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爲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爲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部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嘉其彊盛。因能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黨。一歲之中。凡隸數郡。蓋欲窘之也。建圍梓州。遂往會焉。建以暉爲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黔中郡縣多剽掠。比部員外郎陳嶷爲涪州守。以暉制衙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論之。疑實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通寇。劉除舊弊。州民愛之。能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飲嬉爲娛。嘗自言曰。吾生履多難。學執干戈者。爲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王宗魯於行陳。令致位將相。女復爲王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卷一百八十一第三十六頁）

張造

造、長社人。父公素。賓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及宴宏據襄中。心無回志。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帥反側。或諸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衆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道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軍。及再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閬中。以造爲行軍司馬。席卷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衆皆感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遥茂州刺史。從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爲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子彥昭爲感德都知兵馬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於後。忠勇之節。出卿一門矣。（卷一百八十一第三十六頁）

張劼

劼、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劼義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候之要。著太一元精秘訣。謂七十一首以獻。僖宗奇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閬中。破德陽寨。斬王建儔。時建遷爲山行章所困。劼每臨陣。拔槊蒙輪。殺十餘人。敵爲之稍却。委署定信軍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亡命不還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劼爲諸都斬斫使。彙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劼既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人。悉鞭其胷。死者相藉。中外帖然。不敢偶語。建即位。遷眉邛二州刺史。卒（卷一百八十一第三十六頁）

李簡

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有功。遷爲列校。建起閬中。簡爲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西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誘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鼓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兵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爲前鋒。晉原守任從海領步騎二萬衙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爲兩翼。潛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海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都將李鼎率兵焚繁縣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斬鼎。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爲邛州刺史。卒於治所。（卷一百八十一第三十五頁）

潘在迎

在迎、字亞卿、閬蜀樞密使炕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任俠、不修細行、交結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開國、以爲愜躁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使、唐晟搆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鄰者既行、多以後命誅、在迎妻徐氏后兄女、爲營繕之雅、免衍荒於酒色、在迎與韓昭鬱多預宴宮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諫、衍在迎等結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壽鎮果州、以在迎爲都指揮使、知州鄰、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魏王繼岌平蜀、補爲右職、知祥鎮成都、復令典兵、未幾出爲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韜於郡中置邸回易、在迎給事蓋仁達益官婺以逃、禀告在迎、因并韜密餽金於蓋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尋命在迎以州兵安撫後田、乃潛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晟、安社稷功、當台輔、今遽事霸主、粗觀虎變、求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在迎辯而多智、以財養跡、至於權門要地、悉唱以厚利、曰未必豐仗之、但不欲其冷語爾、（卷一百八十一第四頁）

九國志卷七

後蜀（高祖、自後唐同光三年入蜀、至後主炅、政二十八年、凡四十二年、）

世家

高祖姓孟、名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淨王克讓之曾孫也、克讓培、建號、爲太原尹、同光三年、破蜀以歸、非宗遇弒、明宗立、加封太原公、長興三年、破重琮、重琮有神川、爲蜀王、明年、進國、改元明德、是年七月、甲子薨、年六十一、謚文武、廟德英烈明孝皇帝、命嗣虢高祖、第二子、和嗣立、

後主名禪、字保元、初名仁贇、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七月丁卯、嗣位、不改元、仍踰明德、光年、四年、宏德三年六月、也、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葬洛陽、

列傳

趙季良　趙崇韜　趙庭隱　張業　武海

李肇　李仁罕　李延厚　張公鐸　張虔釗

潘仁嗣　龐福誠　李彥琦　孫欽　何重建

孫漢韶　高彥儔　李廷珪　王齊鉢　李本虔

王昭遠　安思謙　焦彥蜜　王齊鉢　趙進

孟思恭　申貴　石處溫

趙季良

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脩庸、毅勇、季良幼涉書史、長於吏治、尤善騎射、王樞聞其名、辟爲保義軍節度推官、楊師厚鎮鄴、累元氏令、徙魏州都督府司錄參軍、後唐莊宗入鄴、召見與語、以季良有文武才略、即授大理評事、依舊司錄參軍、充義勝都指揮使、軍中謀議多以諮之、時兵革嘯興、剽邑租賦通久、一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寧與賦而稍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欽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大計、自是益加禮遇、遷興唐府少尹、司錄參軍如故、嘗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繇是頗逆天時人事以諷、非宗深納其言、及即位、授光祿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田都制置使、明宗即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圜兼鹽鐵事、薦季良爲判官、明年、授檢校戶部尚書、爲西川宣告使、兼三川都轉運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悅、奏留爲節度副使、累表不許、會李嚴來爲監軍、知祥深懷疑慮、乃誅嚴而署季良爲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知祥匿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請、自是傾心接待、情好款洽、或入謁稍晚、知祥必顧左右曰、副使來何遲也、及至則譫語竟日、每有謀議、無不見從、時期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季良言於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騎劍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儻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甲兵雖衆、然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閬、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閬已平、巢無功而還、及捷書至、知祥賜之詔、季良曰、北軍漸遷、奈何、季良徐曰、北軍至緜州、已來必遁、知祥問其故、對曰、緜師千里、饋運不繼、彼勢我逸、不走何待、知祥大笑、以捷書示之、及克黔夔二州、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兼瑋率衆入廣漢、知祥領兵拒之、季良留守成都、制置經度、軍用無闕、先是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狠戾、下多怨憤、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矣、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於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司空、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判三司、把鬚位、加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肅、季良性寬厚、居常撫喜愠之色、母早亡、事繼母如所生、季札季友皆從弟也、並賓位清顯、所上遺表言不及私、蜀人聽之、（卷一百八十一第九頁）

趙庭隱

庭隱、開封人、世爲卿家、庭隱少知兵律、尚氣義、始事梁禮子友亮、因鞭蹋監馬死、庭隱與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令給事左右、末帝即位、庭隱爲那州都監、累立戰功、節度使劉重霸嫉之、誣庭隱將所部兵降於莊宗、因械送汴州、末帝知其非罪、又重違邊臣之請、乃貶庭隱於南陽、未幾、追復舊職、王逢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逢章收庭隱爲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蜀也、其材可用、遂釋之、魏王繼岌討西川、以庭隱爲先鋒監押、自入蜀境、即禁兵士燒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魏王平成都、錄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庭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閬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留屯成都、長興初、明宗將議伐蜀、乃以夏魯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經略遂閬、魯

奇壁壁不出戰。會唐師入劍門。知祥急召庭隱令統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璋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寨。士卒不能前。庭隱撫諭勞問。將卒皆奮。遂登於普安深溝固棚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斷三蜀父之門。破柵捕者當滿。視知之。遽除十倍之法。衆子繼昭好擊劍。嘗與群指揮使孫漢韶與衆不協。告衆與繼昭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擊殺之。年五十七。（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一頁）

武漳

漳、字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別駕。漳少勇敢。善騎射。事莊宗爲定寨都虞候。莊宗以全軍授漳。漳與禪將數攻其別寨。斬首千餘級。擢太原衙前兵馬使。改匡聖軍指揮使。同光初。從魏王繼岌入蜀。因留成都。知祥鎮蜀。補衙內右第二指揮使。天成初。漳與張公鐸連壘拳公主於北都。中國兵革之後。盜賊充斥。漳被堅執銳。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揮使。奏授檢校僕射。其後東討果閬。北拓劍利。漳屢有功。授緜州刺史。知祥開國。改邛州。漳由南節度使。漳以蓑中川武之地。營田爲急務。乃發大通以導泉源。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入爲秦鄧節度使。未幾。改由南。加同平章事。廣政七年卒於治所。年六十四。漳知厚儉約。所至有治迹。俸入之外。不營貲產。蜀人稱之。（卷一萬八千一百十六第十一頁）

李肇

肇、汝陰人。父瑰。唐神策兵馬使。肇少以材勇從父征伐。後隸宦武軍。補左廷牙都頭。累遷陝虢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平梁。恢復河洛。割宣武一軍隸於河東。時知祥爲北京留守。待之甚厚。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繼岌討蜀。蜀平。班師。康延孝至普安叛。擁衆回據廣漢。肇在其伍中。延孝敗。肇被俘。而知祥親釋其縛。擢爲衙內都指揮使。未幾。奏授嘉州刺史。長興初。我師圍夏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緜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肇。論以禍福。肇素不知書。鄉之於地曰。此不過渤我叛爾。因并其使殺之。肇以足蹊。不即時來朝。視怒。能其軍權。授太子少師致仕。於邛州安置。坟墓不得意。廣政八年卒。年七十。（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三頁）

李仁罕

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少隸宣武軍爲小校。容貌瑰偉。梁祖爲四鎮節度。署爲衙內都指揮使。未幾。奏授嘉州刺史。長興初。我師圍夏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緜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肇。論以禍福。肇素不知書。鄉之於地曰。此不過渤我叛爾。因并其使殺之。以功授彭州刺史。遷蜀州。夏魯奇。梓州平。加昭武軍節度使。趙興入朝。既謁見。趙威動涕泣。賜金沃盥及給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仍就第册爲宋王。經歲不能起。賜何與入朝。既謁見。趙威動涕泣。賜金沃盥及給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

子張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頁）

趙崇韜

崇韜、少驍勇。有父風。累從征討有功。累副兵馬使。及庭隱卒。親以崇韜領其衆。形者號曰破柴。周師前鋒。屢爲崇韜所敗。至歸安而還。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崇韜與李延壽率兵拒之。遇王師於漢源。崇韜策馬先登。我師大敗。崇韜力戰不止。兵器皆斷。折矟手擊殺數人。爲王師所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三頁）

張業

業、開封浚儀人。性沈厚。有果斷。事梁爲東頭供奉官。時兩河兵革未息。業頗領盜賊之任。皆立戰功。法令嚴整。士卒畏之。莊宗入洛。開業有幹略。擢爲列校。繼宴伐蜀。以業監先鋒兵。補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部兵駐成都。知祥入蜀。奏授檢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蠭起。燒剽鎮戍。百姓驚擾。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爲小保。五十家爲大保。旬日之內。擒獲殆盡。計夏魯奇於遂州。以功授宿州軍節度使。又以所部兵定三峽。走夔州。安景崇。院知軍事。仁罕奉幼主無狀。情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揮使張公鐸。內臂韓繼勳。封德彝使韓保貞。簡州刺史。知祥在東府時。舊所親狎。素不爲仁罕所禮。哲悔怨怒。每謂仁罕欲納王衍妃徐氏爲側室。遂諫以姦衍大怒。僕仁罕入謁。令武士擊殺之。年六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四頁）

李延厚

延厚、洛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別駕。延厚少有膽略。善騎射。從父踪爲洛州節度使。率衆歸於梁祖。延厚

亦從焉。梁補左拱辰指揮第二都頭。後唐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入蜀。改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精兵二千會李仁罕往討之。將行。延厚集將卒於營中誓之曰。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有賞報國恩。不以家爲慮。將立東廂。衰疾住偏厢爲征行者立。仁罕以所部兵陳於赤水。埋以金。全軍二萬擊之。仁罕大敗。以十數騎潰圍而出。身被十餘創。臥於血中。及埋敗獲免。知祥親至其第。以藥傅之。明德二年。奏授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之任。卒於成都。年四十六。（卷一百八十一第十六頁）

龐福誠

福誠、河東太谷人。少善騎射。倜儻交結豪俠。頗竭家產。中原兵亂。福誠聚徒鄉里。黠掠縣鎮。知祥爲北都留守。署昭爲太谷主簿。令招諭福誠。因相率歸附。從知祥入蜀。補衙內指揮使。王兵據石橋。福誠夜領兵數百人。循水次東北上。出攻王師。夾其腹背。王師不虞其至。舉軍驚擾。因奮擊破之。以功遷茂州刺史。知祥建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授鄧州節度使。王師陷劍門。從趙廷隱率兵據守

立召將士告其事。遂率衆徑趨府中。承不左右皆奔散。因擒斬之。傳首成都。加檢校太子賓客。二十五年。寢疾。卒。年七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一頁）

何重建

重建。其先柯乾之別部。居黑潤間。祖允慶。父懷福。從後唐武皇世著勳閥。國家於太原。重建初事管叔琮奉德馬軍都指揮使。隨蠟睦鄆三州刺史。檢校司徒。會延州節度使丁審琦殘暴百日。都部請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琦遁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論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昭武軍節度使。累遷鄜延五鎮節度使。皆以廉儉簡易稱。未幾移鎮秦州。爲政十年。契丹犯中原。所使發僞詔。重建不勝其憤。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八擁旄節。人臣之榮已極矣。豈能交臂以事戎狄。乃斬其使。以秦成階三州歸款於我。祖道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馳往慰諭。賜予甚厚。加特進同平章事。依前雄武軍節度使。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懋經略討平之。祖大舉兵北伐。詔張慶劍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堅請入覲。祖不許。二十一年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九。（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孫漢韶

漢韶。太原人。祖昉。唐鳳州刺史。父存進。振武節度使。漢韶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存進尤愛之。起家安定軍使。知祥留守晉陽。屬莊宗圖蜀。漢韶時軍進討。莊宗知其可用。遂委以戎律。大破唐寇。捷聞。莊宗以功授檢校右僕射。綿州刺史。明宗即位。遷彰國軍節度使。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故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璜寶之文。非無故事。及潞王入洛。遂與張虔釗等來袭歸附。及踐見。與知祥語。彼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豎沛故人。相遇於此。何樂如之。於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授永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明德三年入爲匡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政十年。爲山南節度使。會何重建以秦階成三州歸附。鳳州石泉縣堅守不通。我使絕道。漢韶入城宣慰。號令嚴肅。秋毫無犯。駐數日乃還。加檢校太師。兼武軍節度使。後以疾乞解兵柄。尋樂安郡王。賜冊與舁入謁。卒年七十二。漢韶忠勇有父風。而重厚過之。居藩閫時有治迹。始以去危即安。委質於我。顧錫殷厚之力。終保富貴。識者多其淳懿。（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高彥儔

彥儔。太原人。少善騎射。慷慨有大節。知祥留守太原。召爲軍校。從入成都。授親衛指揮使。視牓位。遷蔡州刺史。廣政十年。秦州何重建以城降。以彥儔領維武軍節度使。節率守其城。未幾召歸。領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彥儔爲北路行營招討使。與李廷珪呂彥琦率兵赴援。與周師遇於唐倉大戰。我師敗績。彥儔保退青泥嶺。周師遂克階成秦鳳等州。彥儔歸成都。視釋不問。改寧江軍節度使。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分兵由峽路攻夔州。彥儔副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蹙。將何待也。乃獨領壯士千餘人以出。時王師順白帝廟西道騎將張廷翰引兵與守謙戰。我師敗走。廷翰率勝登城。彥儔率衆將出拒戰。王師已乘而入。彥儔力戰於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入府中。反拒其門。判官羅濟勸彥儔單騎歸朔。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爾。卻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爲計。俄而王師突門。彥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於是登樓縱火。自焚而死。大將劉光文憫其忠。藁收其骨以歸焉。（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李廷珪

廷珪。太原人。幼聰敏。七歲隸知祥帳下爲給使。從入蜀爲牙軍指揮使。征康延孝有功。遷陵州刺史。知祥奉德馬軍都指揮使。隨蠟睦鄆三州刺史。累改眉蜀二州。視奠位。遷泰壁接鶴都指揮使。領興元征東川。廷珪權領軍以從。累遷保平軍節度使。領興元節度使。隨雅逐閬三鎮。加兼侍中。廣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呂彥珂爲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彝於白澗。將腹背以攻。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我師敗走。王樞死之。領馬嶺斜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彥儔。嶺山是秦鳳階成之地。皆陷於周矣。廷珪上表請罪。視釋不問。明年來朝。遷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仍分衛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寧軍節度使呂彥珂爲之使。並隸於廷珪。二十八年。王師拔劍門。加廷珪太子太傅。令從元諲統兵以拒王師。至縣州。聞王昭遠趙崇韜之師皆收。奔歸成都。所過燒焚蓄積。及王師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接續詰所在軍資。將歸罪於廷珪。廷珪聞計於部將康延澤曰。吾觀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盜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蓄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還仁贍。繇是獲免。歸朝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王彥銖

彥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成。贈太子少保。彥銖性仁弱。不好弄。讀書究大義。天福中。事知祥於太原。後入蜀。累補節度押衙。詔使李嚴之爲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斬之。左右無敢動者。知祥破葉璋。擇腹心有權略者俾護其軍。於是以彥銖爲東川監押。及建國。轉授右僕射。兼雙位。遷嘉雅三州刺史。出爲山南兵馬都監。數載。罷歸。補左右羅城使。眉州刺史。遷昭武軍節度使。轉右衛聖馬軍都指揮使。罷歸。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復授昭武軍節度使。廣政二十四年。卒於治所。年六十五。（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李本慶

本慶。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陽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累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敵。授盧龍軍節度使。本慶幼有才略。不循小節。年十四。爲幽州衙內都指揮使。父喪。骨立數歲。及知祥鎮蜀。本慶懇請從行。補鄜直左押衙。明宗即位。充貢奉使。諸將進攻遂寧。王師拒全。劉門不守。知祥命趙廷隱督兵往拒之。署本慶爲兵馬監押。時衆寡不敵。人心動搖。本慶與廷隱率勵士卒。竟敗王師。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兼鎮位。領嘉州刺史。文思使。潛石金吾衛大將軍。爲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城。本慶浮舟開濠。濠二十餘處。洩其潦水。築堤以護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自監護擁節旄。自本慶始。人皆榮之。入爲左右街功德使。卒。年六十三。（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王昭遠

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衆東都。僧知證爲置子。知祥入蜀。薇僧於府署。昭遠持巾櫛從知證得入。時

昶方就學，見昭遠聽慧，留給事昶左右，昶嗣位，以爲卷雖使，邏諸司使，會楩密使王處回得罪，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悉北所取不問，未幾，漫山南節度使，判官張延儔言於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大功，何以鎮時論，莫若道人至誓通好，并關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子乎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可坐有關右之地，則若之功無有出其右者，昭遠然之，乃言於昶，遣人間行齎蠟書以往太原，爲魏連所獲，及王師來伐，昶令昭遠與韓保貞趙崇韜等領兵以拒王師，昭遠好讀兵書，頗以將略自任，始發成都，昶遣宰相李昊等餞於郊外，昭遠酒酣，攘臂而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貔貅，盡收中原如反掌爾，及行，執鞭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時王師已破劍門，昭遠大懼，俄與王師遇於漢源，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崇韜敗，乃免冑棄甲走投東川，爲追騎所獲，送闕下，授左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七頁）

安思謙

思謙，幷州人，幼事知祥於太原，以勤恪聞，知祥入蜀，補爲軍校，昶襲位，頗見親信，賜簡邛彭三州刺史，泰鑾接鶴馬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尚書令，改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由南節度，時鳳翔監軍王景崇以城歸順，命思謙率兵應接，且略地關中，會漢兵圍鳳翔，燒其雙門，景崇遣使來求救，昶遣思謙及韓保貞等率兵救之，兵次石晉，漢兵屯寶雞城，思謙令保貞分兵趨隴州，逼汧陽，以分其勢，又遣先鋒將申貴等分兵走摸蹬，設伏時家林，貴以數百人最賒寶雞，列陣以誘漢兵，漢兵爭出戰，貴僞遁，漢兵逐之，爲伏卒所擊，退入寶雞城，思謙次渭水，將引軍濟，會雍賊保義軍與東相應，掩我不備，多殺士卒，而漢兵復振，思謙與諸將議曰：糧儲將盡，而賊勢且盛，不如釋之以圖後舉，遂班師，十二月，景崇又來告急，昶復督思謙令進兵，思謙請先運糧四十萬斛，然後進軍，昶覽表不悅，謂左右曰：古之良將，因敵取資，近者奚丹温與諸軍討平之，知祥遣婁延美轉運江軍節度都知兵馬使，萬州管內義軍都指揮使，昶襲位，遷奉寧軍節度使，鳳翔初據石晉，招納亡命，遠近多歸之，由是邊事耕戰，常積穀數萬千石，前後累獻軍糧二十餘萬石，加之以寶貨，昶嘉之，加檢校司空，未幾，授萬州刺史，移閬州，仍分兵討集州，滅之，曰：賊少則與戰，賊衆則退守要害，我將濟師，及遇賊，思恭與之戰，不利，退求濟師，璋怒，放思恭歸，知祥免之，明年，隨趙廷隱破璋於雞鞦橋，以功改清遠指揮使，昶襲位，加檢校司空，改保義都指揮使，屯梓州，累遷飛捷都指揮使，歷劍階忠三州刺史，思恭有膽略，善撫士卒，廣政二十年，爲峽路行營都指揮使，屯赤岩山，時秋暑未退，思恭苦熱，食冷物，渚寒水，致疾，卒於任，年七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孟思恭

思恭，字近禮，紹川人，父彥暉，容爲許州獄吏，前蜀王建容隸忠武軍，坐事被繫，將戮，彥暉遂縱之，令亡去，及建新蜀，還使迎之，授簡州刺史，遷漢州團練使，赴家保信軍使，建容集文武射苑中，思恭膺中的，建大悅，賜衣服，以其女妻之，爲駙馬都尉，累遷靜塞軍團練使，王衍襲位，爲北路行營都指揮使，知鄆鎮蜀，以其宗姓補先登指揮使，分兵討集州，滅之，曰：賊少則與戰，賊衆則退守要害，我將濟師，及遇賊，思恭與之戰，不利，退求濟師，璋怒，放思恭歸，知祥免之，明年，隨趙廷隱破璋於雞鞦橋，以功改清遠指揮使，昶襲位，加檢校司空，改保義都指揮使，屯梓州，累遷飛捷都指揮使，歷劍階忠三州刺史，思恭有膽略，善撫士卒，廣政二十年，爲峽路行營都指揮使，屯赤岩山，時秋暑未退，思恭苦熱，食冷物，渚寒水，致疾，卒於任，年七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趙遇

遇，定州人，少以膽勇隸天雄軍籍，時河北宿兵，進累戰有功，泊莊宗入洛，猶在行間，屯於清、魏間，軍令嚴肅，士卒多懲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末，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副趙在禮相率夜犯鄴城，城中士卒，莫有不時給，遇等因陷其城，未踰旬，兵數萬，在禮署進衙內都虞候，三城巡檢使，莊宗遣元行欽以其言聞，因詔明宗馳往招論，及入城，乃共推戴，遂有洛中之變，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鄰都衙內指揮使，明年，移典軍州，屬慶州叛，遣進討平之，還雍州刺史，知祥入蜀，進來覲，知祥以遇始謀叛逆，將誅之，進大懼，植委良謀曰：莊宗季年，天下思亂，陣獨貝魏一境，公國之讎，親所宜責，以干紀，加其顯戮，進自知必死，歸命於我，所以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之，董璋之亂，我師致討，進戎服謁見，而言曰：進荷明公不殺之恩，今日有所報矣，請前躡白刃，決命破賊，乃署爲前鋒隊副使，先登立功，章平轉左衛山指揮使，親襲位，歷忠鳳邛普四州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修舉，戍卒有疾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暑汚溽，未嘗勞役將士，以此樂爲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遘月以疾聞，召還卒於道，年六十一。（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石處温

處温，萬州人，本波斯之種，仕前蜀爲利州司馬，同光中，知祥入蜀，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率義兵同收峽路，時通州大將王允璋侵擾邊鄙，及章寇杜景温據東鄉，豪殺縣令牟孟，剽略戶口，焚燒村落，處温與諸軍討平之，知祥遣婁延美轉運江軍節度都知兵馬使，萬州管內義軍都指揮使，昶襲位，遷奉寧軍節度使，屬温初據石晉，招納亡命，遠近多歸之，由是邊事耕戰，常積穀數萬千石，前後累獻軍糧二十餘萬石，加之以寶貨，昶嘉之，加檢校司空，未幾，授萬州刺史，移閬州，仍分兵討集州，滅之，曰：賊少則與戰，賊衆則退守要害，我將濟師，及遇賊，思恭與之戰，不利，退求濟師，璋怒，放思恭歸，知祥免之，明年，隨趙廷隱破璋於雞鞦橋，以功改清遠指揮使，昶襲位，加檢校司空，改保義都指揮使，屯梓州，累遷飛捷都指揮使，歷劍階忠三州刺史，思恭有膽略，善撫士卒，廣政二十年，爲峽路行營都指揮使，屯赤岩山，時秋暑未退，思恭苦熱，食冷物，渚寒水，致疾，卒於任，年七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申貴

貴，潞州人，驍冠有勇力，初事李存孝，爲帳下卒，天成中，歸於知祥，累補定遠都頭，從征伐，身當矢石，深爲諸將之所推許，改決勝都武指揮使，親襲位，遷右衙壘都指揮使，歷昌渝文涪四州刺史，貴貪鄙殘虐，所在聚斂財貨，民不勝其弊，典眉州，受財鬻獄，尤恣暴橫，嘗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發媒，隻不道如此，初，釋繫還至原補，賜自盡。（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九頁）

九國志卷八

東漢凡二十九年，歷十國紀年，及僭偽北漢，此與五代史同。

世紀，起乾祐四年，帝至英武帝盛運六年，國滅歷四主。

世家

世紀 姓劉，名旻，初名崇，後漢高祖母弟也，爲河東節度使，乾祐三年，隱帝遇弒，郭威篡漢，四年正月戊寅，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受契丹冊命，在位四年，歲六十，廟號世祖。

睿宗 名鈞，初名承鈞，妾次子，受契丹冊命，仍爲乾祐七年，行三年喪，服除改元，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至十二年七月戊申薨，年四十三，謚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

少主 名繼恩，本姓薛，鈞養爲子，謚曰徽，六十餘日，爲郭威所誅。

英武帝 名繼元，本姓何，亦鈞養子，賜姓劉，仍稱天會十二年，越五年，改元廣運，運六年，國滅，降封彭城郡公，源化中，徙追封彭城郡王。

列傳

翟進　衛儁　李隱

翟進、太原人，少有智力，身長七尺，日行二百餘里，高祖鎮并汾，進以材官給事，及高祖領軍，令負繈約，開運末，南行，留進於太原，爲崇湖衙，即授馬步軍指揮使，鈞襲位，領建寧軍節度使，典親軍如故，繼恩監國，郭威受詔輔導世子，無爲與進不協，出爲代州刺史，時無爲專政，繼恩潛欲圖之，進知其必爲亂，自以居親衛之地，頗懷危懼，及有中山之命，忻然即路，未幾繼恩遇弒，國人皆以進爲先見，以城納款，歸朝，授左

衛大將軍，領棣州刺史，卒年七十二。進無他能，惟掌兵方嚴，所至不敗，舉劉氏四主，以質直聞，歸老中國，終至二千石，亦武夫之終吉也。（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頁）

張元徽　元徽、邢州武安人，少以洗刷隸本城爲兵，累轉至列校，高祖鎮并汾，召置帳下，累從征討有功，晉開運末，破契丹於三交，以功授代州刺史，歷雲州防禦使，遷代州，與崇素相友善，及崇建號，領侍衛親軍，遷武寧軍節度使，崇舉兵南下，將圖周室，以元徽爲前鋒，與周師遇於巴公原，元徽以東軍先登陷陣，擒監軍使一人，降其步卒千人而旋，崇大褒賞之，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爲周帥所擒，殺之，其麾下十餘騎，單力血戰，奪其尸而出，俄而崇亦敗，先是前鋒兵將次巴公，一夕譽中刁斗皆噪，元徽亟道詣崇大寨易之，凡易數十，皆噪而不可擊，因以白崇，崇怒曰，故要吾金鉦耶，遂止，是夜有大星墜元徽營中，明日果敗，元徽沈厚有將帥材，善撫士卒，輕財好施，雖爵祿豐厚，而家無餘貲，既而軍更爲立廟晉陽城西北隅，塑其像，歲時祀之，見者必掩泣。（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頁）

鄭進　進、開封陽武人，身長七尺餘，饒勇多力，漢祖鎮并汾，以材官給事，累從征討有功，即位，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鈞襲位，以先朝勳舊，賜予彌厚，進性慷慨，重然諾，好施家無餘貲，繼元立，馬峯典機密，性鄙吝，與進不協，峯怒，譖其兵柄，進不堪辱，詣之於朝，繼元怒，壑日遣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三頁）

衛儁　儁、吐渾族人，少事鈞爲牽落小底，善騎射，驍勇絕倫，明審計，通六蕃語，鈞襲位，遷如京使，令專掌吐渾一軍以從征討，所向多克捷，屢授兵每至，即遣儁居前鋒，軍中凡布列烽燧措置寨柵，皆儁爲之，繼元立，爲閤人衛總費所誅，出爲遼州刺史，吐渾數千人，遮道請留，繼元不許，自是一軍失帥，不復可用矣，儁少長軍中，不樂爲郡，頗出怨言，繼元虛其爲變，潛遣人殺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三頁）

李隱　隱、雁門人，少以驍勇隸緣河十寨，善騎射，有膽略，鈞襲位，以軍功擢授馬步諸軍都引進使，累從征討，性純直，未嘗曲事權要，衛儁出知遼州，隱情其忠勇爲俾臣所逐，頗憤惋形於言，德貴聞而惡之，白於繼元，即日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三頁）

九國志卷九

南漢（唐天祐元年烈宗爲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歸自高祖乾亨元年爲始凡四主實五十四年）

世家

烈宗

烈宗姓劉名隱初名巖又名陟謚烈宗陵曰康陵

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進封南平王乾亨元年追尊帝曰海王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康陵

高祖

高祖名龔初名巖又名陟謚烈宗陵曰康陵

乾化元年五月甲辰梁以爲清海軍節度使三年正月進封南平王乾化元年三月丁亥德陵年

殤帝

殤帝名玢龔第三子初名宏度封賓王改封秦王及嗣位更今名改大

三年正月丁丑隱帝即位改元天興大赦改元三乾亨九年白龍三年

中宗

中宗名晟初名宏熙封晉王改封越王及嗣位改元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乾亨二年爲晉王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改是年爲大寶元年至十四年

後主

後主名鋹初名保興封荔波侯王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改是年爲大寶元年至十四年

國公五年冬十月降封恩赦侯王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改是年爲大寶元年至十四年也八年遷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遷封瀛王咸雲擾於韶州之曲江山南透

列傳

劉洪操　劉洪杲

蘇章　吳懷恩　陳道庠

鄧延琯　潘崇徹　鄧景昔

劉洪操

劉洪操字貞度襲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敗公漢求救於交趾白藤時吳權已殺公漢而據交趾親率衆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樁杙悉鍛其首以鐵鎖之潮退戰艦爲樁杙所絆士卒皆獲溺死者過半遂擒洪操殺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六頁）

劉洪杲

劉洪杲字日宣襲第十子母尚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鬬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幼不許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鞬乎驅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化元年三月丁亥德陵年冬十月葬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鞬乎驅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化元年三月丁亥德陵年冬十月葬

洪杲請統衆討賊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鞬乎驅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化元年三月丁亥德陵年冬十月葬

洪操字貞度襲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敗公漢求救於交趾白藤時吳權已殺公漢而據交趾親率衆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樁杙悉鍛其首以鐵鎖之潮退戰艦爲樁杙所絆士卒皆獲溺死者過半遂擒洪操殺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六頁）

洪杲字日宣襲第十子母尚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鬬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幼不許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鞬乎驅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化元年三月丁亥德陵年冬十月葬

洪杲請統衆討賊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鞬乎驅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化元年三月丁亥德陵年冬十月葬

洪操字貞度襲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敗公漢求救於交趾白藤時吳權已殺公漢而據交趾親率衆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樁杙悉鍛其首以鐵鎖之潮退戰艦爲樁杙所絆士卒皆獲溺死者過半遂擒洪操殺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六頁）

蘇章

蘇章封州人少事隱爲牙將性忠厚有勇力從征譚旺盧瑤有功歷王奏署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章延昌於韶州隱率舟師出雙石會天大霧晝暝如夜韶人四出以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斲鈎鈎皆斷折纜不能施韶人乃退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頗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斲鈎鈎皆斷折纜不能施韶人乃退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頗

磯礙隱慙甚不敢視左右靠伏舵樓中引弓射罵者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滑遠峽以北溫瀨尤駛糧運不繼會延昌父光僊自慶州擁兵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棄舟而走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馬援隱因徒行爲後殿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衛使奧喪位命章典禁衛諸軍白龍中楚人乘舟師來伐圍封州敗我師於賀江溺死者千人奧乃遣章領神弩軍三千人戰艦百艘拔之章至賀江沈鎖索水中兩岸設巨輪以挽索鑿連堤以隱之伏壯士堤中章以輕舟逆戰佯不利楚人逐之堤中挽輪舉索楚艦不能進退乃以強弩夾水射之楚人殲焉收戰船百艘以歸途解封州之圍以功遷團練使章子五人俱爲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爲不軌番禺號爲五郎將章年老不能教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功得不坐慙悸成疾大有十年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三頁）

吳懷恩

吳懷恩、番禺人、事奧爲內府局丞性謹愍、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移奧位、遷內常侍、移好宴樂、東西

爾教坊伶官千餘人。常盛夜出入宮中。懷恩屢言於玢曰。今禁中自有簫韶府內樂工百餘。皆洋音非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關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玢不聽。未幾果爲陳道庠所弒。

晟襲位。授宮闈諸衙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吳珣領兵侵楚。親曾矢石。半歲間取桂六州之地。以功加澧陽縣公。大寶中。王師取桴州。錄懼以懷恩爲桂州團練使。令治戰艦。懷恩駁下方設臨事精至。每舟成。必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杖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艦舟十。以備鎮親征。舟成。懷恩以綿幕北手。獨捫鈎梯。匠區淳希在側。運斤斫之。首墮艦中。左右皆蹙走。後數日。擒淳希斬於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害。國人哀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五頁）

陳道庠

道庠、潁川人。父瑤。唐末避亂於封州。哲力絕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爲虎賁郎。驍勇有父風。大有末給事晉王府。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發船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忻晉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援二王而出。玢既立。所爲不法。疑忌弟圖己。每宴集。則令宮宮守閤。供宋將吏。悉露索面。後入。及晟將爲亂。謀於道庠。玢好角抵。於晉王府中。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等數人。晉角抵於晉王府中。玢圍而悅焉。翌日大盈酒。長奉宮。召角抵與諸王觀之。至夕。玢大醉。既罷。晨遣道庠等掖之。因拉殺。玢血濺寢門。左右皆散走。晟立。以道庠爲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既得志。頗誅殺勳舊。功臣劉思潮等皆相次被誅。道庠不自安。特進鄧仲興瑤有咎。咎道庠濁紀。問其意。仲叱曰。慈獠。此豈有韓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晟覺之。乃收道庠。伸下獄。翌日。同斬於市。夷其族。（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六頁）

鄧廷琯

廷琯、循州人。幼爲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秦閣畏。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玢襲位。爲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惜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琯必先見之。爲具貲糧。面後引薦。多被任用。大寶中。潛內常侍。時鎮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懼。廷琯每從容言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鎮建馬廷琯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願爲宮使。鎮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琯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鈍。不可以禦大敵。乃爲式親督工匠造之。累言於鎮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朝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裘無事。師之耳目。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眞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琉璃翠羽。積於內府。歲久而不可較。陛下未嘗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鎮憮然不以爲慮。七年。王師克樟州。招討使龔茂瓊戰死。王師乘勝取連州。鎮始懼。乃加廷琯開府儀同三司。東面面招討使。以拒王師。既而王師既退。廷琯撫循將士。招輯亡叛。境土肅然。稱爲良將。因繕治甲兵。親加訓練。將復桴連。會同與者嫉之。投匿名書。言廷琯將圖不軌。鎮信之。遣使賜廷琯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訴。言廷琯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痛。爲立廟於沈口。至今祀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四頁）

潘崇徹

崇徹、南海人。舉國爲內侍省局令。頗知書。有鈐略。乾和中。晟遣崇徹率兵攻桴州。時江南將邊鎬據湘南。晉兵來援。相遇於宜章。崇徹令部將龔崇保分兵爲兩翼以掩賊。江南兵大敗。遂克桴州。明年。潭州節度使王逵率兵五萬來復桴州。晟遣崇徹領衆赴之。與逵遇於壚石。逵軍還來。能之不成列。崇徹登壚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敗。逵僅以身免。桂州吳懷恩爲部下所殺。遣崇徹代領其衆。加西北面招討使。裳除以飛語見疑於鎮。遣崇岳來覘其軍。臧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卽就誅之。崇岳至。崇徹知其意。悉以所部兵自衛以見。崇岳不敢發。還以白鎮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遊長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鎮方怒。會崇徹單騎來歸。東身請罪。鎮釋而不問。但奪其兵柄。自是常快快。及王師圍賀州。鎮以書召崇徹。崇徹難之。辭以目疾。鎮怒曰。何須崇徹。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鎮。召大臣議。皆請以崇徹領兵以拒王師。崇徹伍彥柔猶無方略耶。乃以彥柔代領其衆。彥柔至賀州。爲王師所擒。賀州陷。鎮愛迫計無所出。乃加崇徹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韶州。崇徹但據衆自保。不爲之援。王師度馬徑。崇徹請降。從鎮歸朝。太祖知其事。特敕崇徹以爲汝州別駕。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四頁）

郭崇岳

崇岳、番禺人。宮嬪梁鍠眞之養子也。幼爲閹人。以慧黠聞。乾和中。爲內侍監。鎮襲位。遷內侍中太徽宮使。大寶十三年。王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爲王師所敗。鎮震駭。顧諸將無可使者。驚其師禹。其子可用。乃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泉六萬。守馬逕。去番禺纔百餘里。時王師已過溫頓。翌日入馬逕。去我寨十里。游騎鏃雙女山。直瞰我軍。頓壘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統之衆。皆韶英敗卒。絕無鬬志。廷曉欲出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王師繼至。廷曉開崇岳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鋒不易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衰卒。今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於是傾衙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觀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而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甚厲。至是北風大起。王師縱火燒寨。崇岳大敗。死於亂尸之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五頁）

九國志卷十

閩司空以唐景福二年有泉汀虔州地爲節度使治于泉州天德三年滅於南唐歷七主凡五十三年

世家

司空

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唐末爲縣佐吏、與弟審邽、審知、以才藝知名、號三龍、潮著王緒家、緒推爲主、時光啓三年八月也、率二千人、渡江而有泉汀虔州之地、九月戊戌、唐以爲福建觀察使、三年九月庚辰、進爵琅琊郡王、梁開平三年、封閩王、光化元年、三月丁未、幾卒、贈司空、

太祖

名審知、字信通、潮季弟、以龍紀元年、冬潮有疾、託審知以大事、既卒、自爲留後、光化元年、三月丁丑、梁開平三年、封閩王、後唐光泰二年、十月癸卯、授本軍節度使、天贊元年、四月、封琅琊王、梁開平三年、四月、封閩王、後唐天成元年、十月、進爵閩王、三年七月、薨、追謚曰忠懿、謚曰忠武、孝德皇帝、廟號太祖、陵曰宣陵、

閩主

名延鈞、字子逸、審知子、初名延翰、後唐天成元年、授左衛將軍、同光元年、十月、改名延鈞、二年、授檢校太保、兼侍中、三年、正月、封琅琊王、四年、三月、加守中書令、天成元年、十月、進爵閩王、長興四年、正月、薨、廟號惠宗、

惠宗

名昶、初名延政、審知次子、建州刺史、王延羲、審知養子也、既與延鈞、延翰、推爲留後、天成二年、五月、發兵、攻唐以爲節度使、封琅琊王、長興四年、正月、薨、廟號惠宗、

康宗

名繼鵬、延鈞長子、既襲位、明日辛巳夜、控鶴都虞候、閩王親將、二都兵作亂、比明、親衛皆潰、既而佛節度使、奉表於唐、明年、改元通文、四年、改元應天、大和元年、十月、唐廢爲光州、

景宗

名曦、初名延羲、審知第七子、先是、被幽私罪、及繼鵬遇弒、控鶴軍使、連通遇等、迎立昌、曦即位、改名延羲、審知第二十八

遷陛下皆見之。勳忌欲噬。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以遣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即欲殺仁達。私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略。當吾之世。猶可羈縻。觀其詞氣。非幼主臣也。後竟誅以叛誅之。（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七頁）

楊思恭

思恭。建州建陽人。少俊爽好學。有心計。事閩爲同安尉。延政聞其名。辟爲節度巡官。及襲位。遷戶部尚書。時兵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爲僕射。錄國事。增山澤墟畝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算。道路側目。號楊剝皮。唐兵至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列寨相持。唐人不敢進。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詣唐。望對曰。江淮間多精兵將帥。練習戰事。未可輕敵。陛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衆以屬於臣。安危之機。在此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爲萬全之策耳。思恭大懼。復遣諫之曰。淮兵侵陵。百姓叛逆。睡不安席。食不知味。且彼之衆。不過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停糧。將軍擁衆數萬。兵精馬壯。今乘危授隙。與之角戰。是以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糧豐備。復何望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淮憧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者尤衆。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七頁）

留從效

從效。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爲衙兵。征臨汀。以功遷寧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羲。竊據福州。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從效與其裨校王忠順黃思安謀。同殺紹頗。迎立王繼勳爲刺史。從效自署爲平賊統軍。領兵進率兵來攻。從效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於是人心悉歸於從效。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效遂割據動遂於金陵。李璟以從效爲清源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效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於海。與福州世爲讎敵。而限廣州嶺嶠之地。人使不通。兩連鄰水。皆獷俗。偪是自贍。不煩大軍久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效遂有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效起自行陣。知人疾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內清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爲鄉人妻。從效每給其衣食。歲取進士則經。謂之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效遣衙將蔡仲興爲商人。以船艘詣軍帶中。由苦鄧竄歸附。又請發鄧章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便。不許。宋朝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效遣使賀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漢思昏老不能治事。以印見授矣。將吏皆賀。即日置漢思於別館。以兵監守之。遣使如江南請命。李璟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於揚州。江浙皆納款。洪進懼。乃還牙校奉表。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老歸第。以已領軍事。太祖賜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其子文顯來朝貢。因降詔洪進入覲。至建州聞太祖崩。乃還鎮。嘗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二年入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平章事。

陳洪進

洪進。泉州仙游人。少材勇。選爲州兵。留從效殺紹頗。遷爲指揮使。從效將逆王審下以道阻賊盛。莫有肯行者。獨洪進請往。時尤溪賊數千衆。遮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若。請賊曰。朱

忠順。泉州人。隸本城爲鄉軍。與從效同殺黃紹頗。選爲軍校。江南兵過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衆赴難。延政屯西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效首誅兇黨。克定泉南。踰越險阻。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赤也。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誓以必死奉報。時城中衆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爲王氏臣。今視其危而叛去。天下皆皆有容我者乎。衆感其言。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駱衆歸泉州。追兵不敢逼。（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八頁）

九國志卷十一

楚武穆王於唐乾寧三年丙辰自立於湖南凡五十七年薨

世家

武穆王 姓馬名殷字霸圖唐中和時張倩孫儒劉建鋒戍蔡州殷隸軍中及儒敗死乘擾逐詐爲節化殷

元年三月命知武安軍留後未幾封楚國王許自開國長興元年卒成

二年六月封楚國王許自開國

衡陽王 名希聲字若訥殷次子殷有子數十人雄武類己希聲特愛異之希聖異希範希杲希振希崇希旺希雋希尚希廓希杰希萼希梵希暨希仁希賓希聲字貴規殷第四子希聲既沒長興元年十一月丙戌殷表請以希聲爲節度使

封衡陽王

文昭王 名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希聲既沒長興元年正月壬辰殷表請以希範爲節度使天福四年四月加天策上將軍中書令

正月乙卯封楚王

十一月開天策府開運四年五月改國號曰漢

十九年四月卒

廢王 名希廓殷第五子希範病以希廓權知軍府事時遘希範喪之四日乙未也七月甲午漢封爲長沙王以勸希廓希振希崇希旺希雋希尚希杰希萼希梵希暨希仁希賓希聲希範希杲

爲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五里下營。業以遊騎偵邏。晝夜不絕。德勳選習水者五十人。斬木取其枝葉藏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襲營。令舉火爲號。俄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藉。火舉。德勳以勁兵在至大敗淮軍。斬首千餘級。捕獲及棄將二十餘人。以歸天威中。淮將王彥章。昔倫等。寇岳州。舟師萬餘人。泝江而下。屯君山側。殷遣德勳率艨艟戰艦千艘以禦之。德勳謂諸將曰。淮人遠來。挽吾不備。今若以全師陽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舟子湖。假旗幟鼓角。夜遣裨將王環以戰艦二百艘。楊林浦。絕其歸路。淮人覺之。遁明。淮人移軍荊江口。將會荊南兵合攻岳陽。德勳選輕艦三百。令裨將殷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德勳擁艨艟自後而至。大戰荊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擒彥章及倫以歸。而行密遣使來行成。且請二將。殷以禮歸之。遣德勳餞彥章等。德勳謂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尚在。願公此歸。勿以湖南爲念。若須得志。當待馬子爭草。然後可圖也。彥章等魏謝而去。是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爲江南所滅。人以德勳爲知言。天成二年。殷建國。拜右和卒。年七十餘。子可瓊。（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頁）

鄧進忠

進忠、淘陰人。世爲土豪。兄進思。唐中和初。爲劉陽鎮將。黃巢之亂。江湖荒殘。進思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盜。會巢弟黃浩領衆少數千。剽刼江左。號浪宕軍。轉入湖外。大掠劉陽。進思思之。乃與進忠謀。率壯士伏山塚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免。縣以事聞於州。奏授進思岳州刺史。天復中。遥思卒。進忠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勳襲荊南。回出戰艦。臨其城。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勳。大享將士。德勳感以禍福。孌月舉族南歸。長沙賜進忠鞍馬。緒帛金銀器。令權知衡州軍州事。未幾。奏授刺史。（同光中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頁）

姚彥章

彥章、字樞徽。汝南人。少倜儻。有武略。乾符中。黃巢盜起。秦宗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鐵槊。重百餘斤。每上馬。盤脾。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拔廣陵。儒死。宣城。隨劉建鋒入湖南。領廬江軍。城破。親信及建鋒遇害。張佶傷。神不能視事。佶與彥章首議迎殷。殷遂遣彥章率所部迎殷於鄧州。殷初疑之。猶豫不決。彥章入白殷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一體之人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悼病廢。是天意人望歸於足下。何遽疑也。殷釋然。遂令彥章統衆先歸國內。既定。翌日。殷至。代立。以功遷長直都指揮使。彥章建議平嶺北七州。薦李瓊爲游奕使。桂州平。奏授靜江軍行軍司馬。鹽鐵判官。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州刺史。容南廉巨。昭歸款。彥章率兵迎之。遷寧遠軍節度副使。知容州事。殷建國。拜左相。遷昭順軍節度副使。加兼侍中。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一頁）

秦彥暉

彥暉、上蔡人。宗權之族弟。父輿。仕郡爲牙校。彥暉少伉勇。有智略。宗權將敗。族人權禍。彥暉請隨族兄宗衡討揭州。宗衡爲儒所害。彥暉從儒攻宜州。儒敗。又從劉建鋒入湖南。爲提生指揮使。光化中。殷將平嶺北。以彥暉及李瓊爲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屬劉士政以功奏遷檢校太保。天祐末。淮將劉存劉威領戰棹攻湖南。殷以彥暉爲存威副指揮使。王建武督泰城。以拒我師。彥暉三戰不利。會金義民請爲鄉導。瓊使黃璠分戰棹三百艘。潛溯湓陽口。存以舟師至。逼隄。壁戰不利。乃遣使送書於殷。以請和。殷欲奪之。彥暉路背巖。閉。抵泰裁五十里。雖生荊棘。可通單騎。設乃自彥暉。請以步卒三百。騎兵六十。以巨槊長劍。銜枚

曰。淮人多詐。將緩我師而爲變。不可信也。使者回以其言白存。時彥暉與存對水爲陣。存登舟遙呼彥暉曰。我降矣。而公弗許。若人有言。殺降不祥。公豈不爲子孫計。彥暉怒曰。賊吾城下而不聲。笑顧子孫耶。乃鼓譟奔進。淮人遁走。黃璠自劉陽口列戰艦橫絕大江。合擊之。淮人大敗。擒劉存。至夕。劉威以輕舸道去。彥暉親發其裨校百餘人。以功奏加檢校太傅。開平三年。領兵攻朗州。殺其將區故思。擒節度使雷彥恭及其宗屬雷彥雄等七人以歸。朗州平。遷道州刺史。乾化中代歸。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二頁）

王環

環、許州人。少隸忠武軍。秦宗權據淮西。以環有勇力。召置帳下。後與劉建鋒從孫儒渡淮。儒死宣城。又隨建鋒入湖南。爲提生指揮使。剽略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鋒死。殷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略地上高。擒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徒。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纔四鼓矣。環桂纜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郗。遲明。城中懼擾。德勳乃賜其官屬將吏。資入舟中。大掠而歸。至縻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而鄂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破刻而行。鄂人不敢出。至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成初。史憲自京師還。爲荊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建鋒入湖南爲提生指揮使。剽略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鋒死。殷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略地上高。擒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徒。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纔四鼓矣。環桂纜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郗。遲明。城中懼擾。德勳乃賜其官屬將吏。資入舟中。大掠而歸。至縻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而鄂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破刻而行。鄂人不敢出。至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成初。史憲自京師還。爲荊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妓女。殷遣環與袁詮詣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略於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郎洑。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百餘艘。遂逼荊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殷建國。以環爲左六軍副使。長興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寡擊衆。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能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餓鈎夾名貴上藥。當位坐右。殷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隸環麾下者。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二頁）

王贇

贇、事希範爲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營飾宮室。類修佛廟而已。贇求自試。乃以爲岳州刺史。乾祐初。希夢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贇爲都部署。率衆禦之。敗朗軍於僕射洲。希夢奔歸武陵。密遣人以珍幣通好於贇。贇拒而不答。三年。希夢復大舉兵攻長沙。希夢不敢逼。潛人謂贇曰。比約與君同行。今何異心也。贇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何責將吏之雷心也。頃大王入長沙。無傷同氣。恒守岳陽。敢不盡恒節。希夢感其言。及篡位。奏授贇永州防禦使。淮將邊鎬據湖南。有占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贇有世功。當應其讖。鎬自於李瓊。乃慢贇鎮南軍節度使。賜襲衣巾帶。以毒置巾帽中。未幾。贇腦裂而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二頁）

李瓊

瓊、蔡州汝陽人。少以驍勇選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鋒入湖南。爲親從都押衙。殷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外初寧。土宇未廣。議者復請窺取嶺北七州之地。乃命瓊與秦彥暉爲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屬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營嶺下。指揮使王建武督泰城。以拒我師。彥暉三戰不利。會金義民請爲鄉導。瓊誘之。對曰。此去西南有古路背巖。閉。抵泰裁五十里。雖生荊棘。可通單騎。設乃自彥暉。請以步卒三百。騎兵六十。以巨槊長劍。銜枚

第二四輯
450
724

夜襲秦城，至建武蔡縱三鼓矣，時蔡中士卒，不虞我師之至，皆熟寢，令騎兵分布柵外，自以牛革裹柵門，踰入士卒隨之，蔡中亂，自相蹂躪，斬首百餘級，衆遂走，擒建武而歸，遲明至大寨，係建武以示棘，示可降，蔡中可璠不知我師已破秦城，寨猶鼓譟，來信，乃斬建武，投首於中，士卒震駭，彥暉因其懼，攻以全軍擊破之，擒可璠，降其將吏二千餘人，欲部送歸湖南，璆曰：我以七千人討桂林，諸分兵以送降者，前有大敵，何以當之，此敗軍烏雜，其心不一，不如殺之，以全軍直趨桂林，此席卷之勢也，於是遂坑降兵，自桑城以南，猶有二十餘柵，皆迴風而潰，璆以先鋒兵躡之，比至桂林，殺戮萬計，遂圍其城，九日而士政降，彥暉既師殷以璆爲桂州刺史，令經略嶺南，遂襲容州，降馮巨昭，明年又與呂師周克韶賀梧三州，璆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踞案大嚼，既飽，然軍中驟曰李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璆治桂州三年，招納通道，法令寬簡，吏民便之，開平中卒於治所，年六十八。（卷一百三十七第八千一百三十一頁）

呂師周

師周，廣陵人，吳將蒙之孫也，父珂，少以勇敢縱橫聞，任氣，隨父征討，臨陣未嘗介甲，金創被體，而談笑自若，衆皆服其果毅，珂卒，行密令代其父爲指揮使，師周少勇敢，初，副指揮使秦毋章，以所部兵屯七高，與湖南爲敵境，累戰殺傷者萬餘人，遷袁州刺史，師周性豪率，頗通緣候及兵機，自言世將家子，不可保富貴，每恣爲杯酌，狎客常十餘輩，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流涕，下行密聞而疑之，密遣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秦毋章曰：吾與湖南對壘，有日矣，觀其營上雲氣，常紛紛然，未易敗也，焉公覓仁，待士有禮，吾欲逃死焉，公以爲如何，章曰：公自閩之，章吾可斷而言不洩也，乃遣牙將呂壽通款於我，開平初，以所部兵大獵境上，因歸於湖南，章縱其親隨之人，殷聞歸周至，甚喜曰：吾方圖嶺表，得師周足矣，即以爲步軍都指揮使，領袁州刺史，明年率兵攻韶賀梧象賓容等州，與劉隱兵十餘戰而克之，表授韶州刺史，乾化中領兵破飛山蠻，斬其帥潘全盛，諸蠻悉歸款，表薦檢校太傅，清泰中卒。（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三頁）

盧光齊

光齊，有武幹，事殷爲決勝副指揮使，天成末，從許德勳討荊南屯兵沙頭，高季昌之子從嗣爲雲猛指揮使，驍勇無敵，一日單騎薄德勳營，衆不敢出，光齊怒，言於德勳曰：此豎也，請爲公擒之，乃介馬援槍而出，與從騎格鬬良久，光齊爲騷馬從鬬奪揭以擊之，反爲光齊所擒，時季昌以數十騎觀於蔑上，見其子被擒，面令騎士來請，及入營，光齊已拉殺之矣，季昌大慟，翌日道使請成，光齊以功邀決勝指揮使，性簡傲，使酒，因爭酒令，殿同列，黜爲郴州教練使，未幾復衙職，討溪州蠻中流矢而卒。（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四頁）

彭玕

玕，吉州廬陵人，世居赤石洞爲酋豪，黃巢之後，江表寇盜蜂起，玕於鄉里保聚徒衆，得數千人，自爲首領，抽逐/寨鎣有功，本州補玕永新洞營使，玕雅好儒學，精左氏春秋，當兵荒之歲，所在饑僅，玕延接文士，什無虛日，治具勤厚，人多歸之，廣陵筆工李營者，善爲詩，什嘗貽營於饒，以白金十兩市一筆，又令營訪石本五經，卷以白金百兩爲直，廣陵人相謂曰：玕以十金易一筆，百金酬一卷，況得士乎，於是顧謨摹數

人，咸往依之，經傳據江西，其裨將韓德師叛，傅令其弟璆攻破之，斬獲甚衆，軍政嚴肅，樵採不犯，傅以璆爲吉州刺史，未幾以玕代之，玕以傅爲輜車之勢，會傅死，楊行密將攻破豫章，虜其家數口，傅妻於敗，且覘舟之起居，殷勢之，翌日大宴府中，將吏畢集，以酣爲上客，於坐前先遣其黨數輩，李緒來致書

還綵分屯險阨，巢遲悔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衆歸附，殷道姚洽與行營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爲副使，言素知達等兇暴，謂其徒曰：南方擾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留書所部，以單騎行。達等遂殺光惠，推言權留後事。時周廣順元年也。言既立，遣使詣闕上表，又遣使納款於李璟，求授節鉞。璟未之許也。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於江南，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於金陵。二年冬，璟又下詔召言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王達行軍司馬何景興指揮使張倣痛公釜朱全琇宇文瓊周行逢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等號十指揮使，同率兵攻湖南，逐邊鎬，鎬奔歸江南。言乃以達權知潭州軍府事，遣使詣闕上表，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疆之意。周太祖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桂州之上，以言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達爲潭州刺史，武安軍節度使，景興爲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揮張倣而下，並領刺史爲節度副使。周行達爲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雄漸盛，言懼其爲變，將圖之。達與行達謀，先六月，達率所部兵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賚邸京師，歲時修貢。周祖下詔賜言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邸店，時王達爲節度使，周行達爲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雄漸盛，言懼其爲變，將圖之。達與行達謀，先六月，達率所部兵入朗州，殺言都將鄧政，收言囚於別館，經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幷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專言宣勤歸私第，委達以便宜安撫。復下詔令達歸治潭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於武陵。初，民間謂爲劉鬍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鬍鬍牙過今年。及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鎬蓋爲王達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爲叔嗣所殺，皆其驗也。（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五頁）

彭師暠

師暠，溪州人。世爲酋豪，蠻曾長。父士慥，唐末溪州刺史。其地西接黔洞，鬱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澧朗，方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氏爲大，即槃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繫於酋長，當土慥之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統兵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其患。天福五年，土慥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問寇。澄朗辰三州大掠縣邑，希範遣指揮使劉勍劉全明率衡山步卒五千人以救之，勍等擊敗其兵，士慥遁去，遂進兵襲溪州，在山頂爲堡，四面斗絕，勍選壯士緣崖梯山，縛棧道以圖守之。士慥夜舉烽火以集蠻軍，勍於溪洞中置毒，蠻軍至，飲其水，皆病嘔不能戰，死者甚衆。一日南風暴起，勍以火箭射堡中，盡焚其廬舍，蠻軍多死。士慥乃率所部夜踰絕險，遁入樊州。遣師暠率諸蠻酋長田汴賫璋行方向存勗羅君富等，撾牌印納款於勍，勍班師，與師暠等歸長沙，釋其俘，厚賜而遣之。樊授士慥溪州刺史，彰溪洞招撫使，以師暠補武安軍牙校，師暠有勇力，善射，嘗從諸將征討有功，漸衡山指揮使，希廣襲位，改強弩指揮使，僭辰州刺史。希萼舉朗州之衆以攻湖南，湖南戰棹於水西，軍勢甚盛，師暠登城觀之，白希廣曰：朗人驕而輕，雜以蠻兵，其勢易破，請假臣步卒三千人，南自巴溪渡江，趨縁艦後夜擊之，請令許可瓊以舟師陣於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瓊謀，壓沮止之。璧曰：師暠見可瓊於軍門，坐談戰事，師暠瞋目叱之曰：汝反文在面，即日當校賊，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請誅可瓊。希廣不從，師暠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稔惡無斷，敗亡可待矣。及朗軍攻長樂門，可瓊果東甲以入於城，城陷，師暠被擒。希萼命釋之，師暠溪洞人，性獷直，不喜阿附，雖爲希萼以罪答責，及希瀁篡立，令師暠衙逐希萼，因於衡山欲使殺之於路，而師暠奉事彌謹，終以保全，因與指揮使唐假同謀，立希萼爲衡山王，後隨希萼歸江南，李璟聞其忠節，擢爲殿直都指揮使，後卒於金陵。（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頁）

劉言

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玕爲伍長，以勇悍聞。開平中，玕納款於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即玕之壻也。出鎮朗州，名言爲牙校，及希範襲位，溪洞脅長多求款附，乃以言知辰州軍事，以鎮撫諸蠻便之。未幾，奏授辰州刺史。希萼入湖南，百役繁興，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周行逢叛歸朗州，初希萼令其子光贇爲朗州留後，

遣至廢之，以馬希振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能馭衆，下但儲淫戲而已。將吏患之，逵等懼亂，遂與行達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爲副使，言素知達等兇暴，謂其徒曰：南方擾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留書所部，以單騎行。達等遂殺光惠，推言權留後事。時周廣順元年也。言既立，遣使詣闕上表，又遣使納款於李璟，求授節鉞。璟未之許也。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於江南，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於金陵。二年冬，璟又下詔召言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王達行軍司馬何景興指揮使張倣痛公釜朱全琇宇文瓊周行逢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等號十指揮使，同率兵攻湖南，逐邊鎬，鎬奔歸江南。言乃以達權知潭州軍府事，遣使詣闕上表，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疆之意。周太祖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桂州之上，以言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達爲潭州刺史，武安軍節度使，景興爲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揮張倣而下，並領刺史爲節度副使。周行達爲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雄漸盛，言懼其爲變，將圖之。達與行達謀，先六月，達率所部兵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賚邸京師，歲時修貢。周祖下詔賜言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邸店，時王達爲節度使，周行達爲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雄漸盛，言懼其爲變，將圖之。達與行達謀，先六月，達率所部兵入朗州，殺言都將鄧政，收言囚於別館，經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幷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專言宣勤歸私第，委達以便宜安撫。復下詔令達歸治潭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於武陵。初，民間謂爲劉鬍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鬍鬍牙過今年。及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鎬蓋爲王達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爲叔嗣所殺，皆其驗也。（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五頁）

王逵

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少以驍勇選爲靜江兵。希萼入朗州，累遣討賊有功，遷本軍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令逵領戰棹爲前鋒，陷長沙，希萼既立，逵有力焉。時剽掠之後，城中帑廩盡以焚毀，賞賜不足，又重賦府署，執役者皆靜江士卒，相與怨憤，聚而謀亂，副指揮使周行逢聞之，以告逵曰：士卒怨讟深矣，不早爲計，難將及我。是夕，乃擁其衆以長柯巨斧斬關以出，逵歸武陵。時希萼方醉，遲明始遣裨將唐景領兵追之，不及。因徑趨朗州，士卒皆電駐，不復成列。逵先已入城，伏卒門下，纔至，逵縱兵擊之，玄軍大敗，追殺殆盡，乃以身免。逵乃逐留後馬光惠，請辰州刺史劉言爲帥。未幾，長沙兵亂，指揮使徐威等屢希萼而立其弟希崇，囚希萼於衡山。行軍司馬廖偃與指揮使彭師暠共立希萼於衡山王，將納之。希崇懼，納款於江南，且請兵爲援。李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擒馬氏之族歸於金陵，璟以鎬爲武安軍節度使，又遣將劉仁贍率師取岳州，鎬將圖朗州，密白璟請召言入覲，言不行，謀於逵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爲之奈何？逵曰：鎬之此來，以懈置潭朗爲名，公如東行，正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萬衆，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略未定，乘人心憤怨，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逵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俘奔歸江南，潭州屯守皆罷去，盡復湖外之地。時顯德二年冬也。逵遂據長沙，與劉言同遣使上表於朝。三年正月，周祖下詔褒諭，以逵爲武安軍節度使。逵出於行陣，本無鈐略，不能服衆，下時諸指揮使受詔爲節度副使者數人，各留長沙，各置牙兵，分廳案事，軍政淆亂，將吏患之，每宴集府中，喧嘩如市，逵莫能禁止。會廣兵乘

間盡取梧桂棚連之地。逵率衆南征。敗於庫石面還。時何景真朱全琇同在武陵。與劉言不協。各謀爲亂。言又以逵專制湖南。虛其難制。將并長沙之地。逵大懼。因與周行逢謀。名景真全琇領兵討桂林。至智殺之。又殺張傲於府中。景真之姻也。乃率所部兵襲武陵。幽言於別館。諜奏言欲併潭朗歸款於江南。周祁下詔委逵以便宜處置。逵既殺言。逵移治武陵。時顯德元年也。世宗下詔以逵爲武平武安等軍節度使。三年世宗征江南。詔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以所部兵逼鄂州。攻北長由寨面還。復領衆逼宜春。道出長沙。鐫遣走奏。授景真檢校太尉。靜江軍節度使。景真求歸治所。之時劉言已爲使相。景真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言不勝其忿。且意王逵等遣景真伺己也。將誅逵。景真亦欲殺言以據朗州。事未及發。逵智偵知之。因與周行逢密謀。將先誅景真。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僞名景真爲招討使。會兵於長沙。景真卽日以牢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逵迎勞於郊。相見甚歡。館於馬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算帳幛中。景真留連月餘。逵乃遣人僞自朗州來者。傳劉言之命。就請景真所爲。乃僞言就縛。送朗州。殺之於路。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八頁

周行逢

行逢、武陵人。少無賴。與王逵同里。俱爲靜江兵。事希萼爲小校。從希萼攻湖南。陷長沙。靜江軍叛。隨逵入朗州。破追兵於城門下。殺千餘人。逵攻邊鎬。令行逢領步率趨益陽。拔其寨。殺江南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勳。逵平湖南。周祖下詔以行逢爲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行逢行逢曰。言本江西反徒。景真全琇。今俱蠶無職。相與爲亂。必矣。會廣南兵寇全義。行逢乃與逵密謀。白於劉言。請以景真爲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令會兵於湖南。比至皆殺之。逵攻劉言於武陵。以行逢權知潭州軍府事。顯德元年。世宗下詔以行逢爲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逵率詔領軍征宜春。至長沙不行。遣副使毛立潘叔嗣張文表統衆南伐。行逢久專湖南之務。頗任威刑。逵屢以言規之。行逢不悅。叔嗣又怒逵卽安。而令已赴難。顧出怨言。叔嗣將行。行逢餞之湓口。吾不見師之入也。叔嗣懼。至澧陵。邑吏請以牛酒犒師。毛立不許。士卒皆怒。叔嗣乃與張文表械立送於行逢。明日擁衆圍長沙。叔嗣既殺逵。乃迎行逢歸治朗州。行逢至。懲王逵之亂。斬叔嗣以徇。遂自領兩鎮留後。遣使奉裝。詔以行逢爲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乃表宇文瓊爲武清節度使。張文表爲衡州刺史。領親衞都指揮使。彭萬和爲永州防禦使。觀察判官。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立爲水軍都指揮使。行逢既得志。恣行誅戮。逵之子弟及門將吏。死者百餘。罷性猶忌。每遣人伺察郡縣守宰有聚飲偶語者。必逮捕下獄。以謀反誅。宇文瓊彭萬和與行逢族兄欽酒。疑其謀叛。夜遣甲士圍其第。盡擒殺之。歷下之人。皆重足脅息。五年朝廷遣使儲魚鱷於境上。行逢懼。乃繕治戎器。增築城壁。聞諸州鄉兵大修武備。皇朝建隆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葬武陵之白山。子保權嗣。行逢性殘忍。然爲治嚴整。不徇私黨。躬履儉約。以率羣下。辟署官吏。必取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甚便之。有女壻求補吏。不許。給以柔桑面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祿。姑歸畊桑田以自給也。其妻嚴氏。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給賦調。人民化之。率務稼穡。四五年間。倉廩充實。尤崇信釋氏。嘗設大會。齋緇徒萬集。行逢徧拜之。捧盂執巾。親侍澣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報乎。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七頁

何景真

景真、武陵人。少以強勇隸朗州軍。希萼入朗州。署步軍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命景真率步騎五千陣於橋面。景真登橋望之。見旗幟不

整。曰。此非我敵也。乃縱兵噪之。潭人大亂。奔入城中。禮被傷。至其家而卒。明日城陷。希萼之攻長沙也。以其子光贇守武陵。至是。旣平湖南。乃以景真爲朗州衙內指揮使。以翊光贇。王逵周行逢謀。名景真全琇領兵討桂林。至智殺之。又殺張傲於府中。景真之姻也。乃率所部兵襲武陵。幽言於別館。諜奏言欲併潭朗歸款於江南。周祁下詔委逵以便宜處置。逵既殺言。逵移治武陵。時顯德元年也。世宗下詔以逵爲武平武安等軍節度使。三年世宗征江南。詔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以所部兵逼鄂州。攻北長由寨面還。復領衆逼宜春。道出長沙。鐫遣走奏。授景真檢校太尉。靜江軍節度使。景真求歸治所。之時劉言已爲使相。景真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言不勝其忿。且意王逵等遣景真伺己也。將誅逵。景真亦欲殺言以據朗州。事未及發。逵智偵知之。因與周行逢密謀。將先誅景真。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僞名景真爲招討使。會兵於長沙。景真卽日以牢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逵迎勞於郊。相見甚歡。館於馬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算帳幛中。景真留連月餘。逵乃遣人僞自朗州來者。傳劉言之命。就請景真所爲。乃僞言就縛。送朗州。殺之於路。卷一百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八頁

九國志卷十一

北楚武信王（唐昭宗乾寧元年據有朗州。至唐末。）
宋乾德改元國除。傳五世。四十五年。

世家

武信王　其先高氏。名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本名季興。避唐廟諱。更今名。初據朱友謙得見金忠奇。友謙薦爲子。冒姓朱氏。補都將。勝軍使。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徙硤州防禦使。復姓高氏。梁開平元年五月。拜荊南節度使。乾化四年八月。封渤海王。貞明三年十月。改封南平王。同光二年三月。丙午。封南平王。天成二年。因據唐所部。遂竊荊南。賜官誥。乾亨四年。進爵南平王。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開寶四年。薨。年七十一。謚武信。葬於吳王十二月。丙辰。葬於江陵城西之龍山鄉。

文獻王　名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庶出。吳以爲節度使。進封渤海王。順元年。正月。改封南平王。加中書令。以來當道。境上自爲一國。每貢物。請道於楚。楚自吳稱帝。而南漢竊楚。皆假道於荊南。以通貢奉。楚亡。荊南復以爲節度使。周廣順元年。封渤海王。顯德元年。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建隆三年。十一月。辛卯。薨。年六十。謚文獻。

貞懿王　名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漢乾祐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進封南平王。宋建隆元年。八月。癸卯。年四十一。葬龍山鄉。

侍中　名保勗。字昌時。保融弟。保融薨。以爲節度使。建隆三年。十一月。辛卯。年三十。加侍中。

侍中　名保寀。字和叔。保勗弟。保勗薨。以爲節度使。乾德元年。二月。宋師至。納土。出降。十月。至闕下。授武寧軍節度使。既而。保寀長子保義。以爲荊南節度使。周廣順元年。封南平王。宋建隆元年。八月。癸卯。年四十一。葬龍山鄉。

列傳

李景威

李景威、公安人。幼隸於軍。頗有智略。累以戰功遷突猛指揮副使。保勗以爲衙內兵馬副使。澈冲嗣立。多委任之。初聞嘉容延劍等伐張文表。景威乘間見澈冲曰。今王師雖稱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勢。恐因而襲我。景威欲效犬馬之力。願假兵三千人。於前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自必退郡。向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明公之功業大矣。不然。則有搖尾求食之禍。澈冲曰。吾家世世貢奉朝廷。必無此事。脩無過慮。況脩非嘉容延劍之敵也。景威又曰。俗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補一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福百咋此洲漂沒。不存。茲亦可憂。澈冲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死。及王師入城。澈冲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彼忠其主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卷一百八十一第二十四頁）

九國志拾遺

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昏天黑地二年。爲李昇所篡。（五代史世家注。）

陳儒同安賊也。（通鑑二百五十七注。）

盧延昌歸命于吳。僞乞命于梁。（舊五代史梁太祖紀注。）

爲赤縣。（通鑑二百七十二注。）

溥能委運終。不摧篡殺之禍。深于機者也。（通鑑二百八十一卷。）

吳殷文圭舉進士。湊中謁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眉綠。參必入。曰。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容貌人口。乾甯中擢第。（六帖三十一。）

徐溫客自迎變還。至百家渚。巢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溫乃袒揚。以船槳環之。顧謂婁御曰。吾遊遊。儘禍。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六帖二。）

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盡江爲界。（五代史南唐世家注。）

吳初。朝中大臣多藏貨。月爲十贓。贓之明日。太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至是果盡獻淮南之地。

楊璉拜陵。至竹篠日。維舟大醉。一夕而卒。（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末年少倦。乃刻木爲枕。以自警。或命諸孫讀詩以遣旦。昏天黑中。吳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爲儀伴使。厚有物貨。泳幽顧人。謂泳曰。吳越當不睡乎。泳請其故。對曰。昏聞五台山王子大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來。訪所聞。乃長興壬辰之後也。（六帖十五。）

吳越錢鏐嘗歲除夜宴。命諸子及諸孫。設胡床。一再行。遽止之曰。人將以我爲長夜之飲也。（六帖六。）

有胡僧以玉羊一獻于鏐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瓘果以丁未歲生。（六帖十六。）

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爲元瓘娶綽女。（六帖九。）

王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明宗出帝夏門。駐華嚴寺。晚出。宰相山之。涉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五代史周世家注。）

建將七夕出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妾飲。邸第中。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請朝元膺入白建曰。潘、毛文錫、雛間兒弟。將圖不軌。及聞唐獎徵兵。乃遣伶官安悉香。論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衛。明日。徐塌、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換元膺以逐唐襲元膺介馬帥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宗賀曰。兵起無名。不敢聞命。建急召宗佺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大安門發牌以入。攻璠謙等。（通鑑二百八十六卷。）

蜀許寂少學劍。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揚臺酒訪寂。面欲送謫以獻寂。寂飲訖。問室中爨聲有聲。視之。有數劍飛躍。寂甚懼。夫婦頗寂笑曰。舉以薄技佐酒。何懼也。及舉手叱劍。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語之。僧曰。知君好劍術。欲來相教耳。願公無好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益陰物。故婦人與僧尼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水拭之。騰空而去。（六帖十三。）

蜀杜光庭。黃巢之亂。從幸與元。進次西縣。遇陳休復。有道術。與光庭善。酌之不竭。光庭因問東都何時當還。答曰。五年後。浦星動。部歸奏。果如其言。（六帖三十二。）

蜀林知元所居。有茂林。修竹。爲山石之娛。嘗留三輪車。命僮牽之。隨意所至。（六帖二十一。）

王處回積錢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在太原。家甚貧。番相者周元豹每指謂知祥曰。此子寶精也。它日當大富。果如所言。（六帖二十一。）

王潛夜宴。盜入其家。盡取飲具。逮明方知。笑曰。亦好飲耶。竟不問。（六帖二。）

劉岌乾祐七年閏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喪服三年。服除。改十年爲天會元年。（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注。）

劉崇之長子曰贇。少慧黠。高祖憐之。錄爲己子。（通鑑二百八十九注。）

契丹右向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幽州七百里。（通鑑二百六十注。）

契丹宴臨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童曜北使。曜揣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通鑑二百九十注。）

南漢楊洞潛。游水合塗愚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脈貫眸子。行步蹉跌。類憨癡者。當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匯。颶風壞艦。壓死。（六帖三十一。）

閩王氏七主。六十年。審知同光元年卒。在位二十九年。鏻在位十一年。（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注。）

馬殷以大中六年戊午生。以建興元年辛卯卒。享年七十九。見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上。
唐國紀結。皆以郡人聚哭。據郡陳彥謙杜陽人。殺刺史黃皓。據郴州。魯景仁從黃巢。以病留連州。遂拔之。通鑑二百六十一注。
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通鑑二百六十一。考異。
乾寧三年。辛亥。國上。
楚馬希聲。海商有鐙屋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室。希聲殺商而取之。逾月。光遂滅。六帖十三。
馬希範十八學士。李弇、潘起、曹悅、李莊、徐收、彭繼英、裴頑、何仲舉、孟元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宏節。直洙、彭繼勳、拓拔恆、李宏皐、廬江周、徐仲雅。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楚馬希振天福初殷爲婁洪川鍾傅女。賈從甚厚。有玉碗照夜珠。希振以非人臣所玩。皆納之於殷。六帖七。
楚廖光圖與伊捨道士伊用昌爲林泉之交。母病思鮓。屬江水夏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出一木鯽。長三寸許。再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洶湧。遂擁一巨鱗出。猶若魚背。堅不可脫。用昌舉之。木鯽耳。因作鮓。母食。六帖三十一。
按宋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宋二卷。北楚。張唐英補撰。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四十九卷。不知何由誤題爲曾顏。然可見萬歷時振書猶未佚也。今傳鈔本十二卷。乃鄱氏晉涵從永樂大典錄出。周氏夢棠重爲編次。凡列傳百三十六篇。鄱氏編校。依五代史。晉宋取之。其世家全闕。周氏據歐史略注於卷首。撿十國世家年譜注。間及九國志。不盡相合。而通鑑考異及注。孔氏六帖所引數條。亦此本所無。因據錄附後。
中如柴再用傳。皇甫暉傳。王崇諫傳。錢鏐事。及陳休復伊用昌諸條。未免近小說家習氣。然大致質實。本末詳備。是補正史之漏略。惜吳志伊作十國春秋時猶未及見此也。錢熙祚識。

右九國志十二卷。宋路振撰。張唐英補。按振字子發。蒲陽人。洵美子。事蹟具見宋史文苑傳。鄧經邦宏簡錄稱其文詞溫麗。隆奏填委。應答敏贍。使契丹。獻乘軺錄。有集二十卷。雅言系述。載其伍彬歸隱詩。有庭樹鳥頻啄。山房人尚眠語。錢士升南宋書。亦稱其作詩有唐人風。又言采五代九國君臣事。作世家列傳。行於世。卽是書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商英兄。事蹟附宋史商英傳中。南宋書稱其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世。楊升菴丹鉛總錄。屢及其論姚鉉。論王威高雅等語。又議鉉公武誤以爲張君房。殆顛重其人矣。考五代諸嘉國事蹟。惟南唐顛詳。其他著撰遺佚已多。我朝吳任臣十國春秋。亦後來補作。是書久無傳本。曹溶絳雪樓書目跋。謂牧翁嘗云。有劉總十國紀年。及是書。而書目無之。甚可疑也云云。茲假得張聲泉孝廉仲冕士廣文。黃石齋明經各鈔本互勘。而付梓焉。雖非足本。然載耶編瑣。頗當珍惜耳。道光庚戌小寒節。南海伍崇曜識跋。

三楚新錄

周羽翀撰

三楚新錄卷之一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翀編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罹亂所在豪俠兢起時殷方處卒伍之列隨衆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頗有功何乃擢爲裨將且命爲邵州刺史殷覺厚大度能得士之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唯殷領士卒如故且素服爲何氏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嶺軍各殺其帥使人共迎殷爲主初猶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而不行將曉忽覩一

人黑色而貌甚雄偉手執大棒躬趨進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爲嘉兆其心始安乃謂所侍曰吾之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眾果欣躍而奉之殷且使人聞道上表僞宗在蜀聞之甚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且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而破其兵伏屍流血湘水爲之丹焉自是四方攝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昭陽叛舉族來奔其部曲踵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衆而眾多將扼而不納或有諫者曰廖者料也焉得料料必肥是國家強衛之兆何爲而拒之遂待之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且陳南越可取之宜詳語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所陳甚善使其部將李瞞將數萬眾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巖懼而乞盟瞞則李老虎也勇壯絕倫每一餐費肉十數斤皆割爲大臠而啖之故時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瞞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

於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殷聞鄉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邪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離閒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搆其罪郁竟至衆市自是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之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游楚泗聞知其來遽謁之且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

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自近古以來諸侯王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時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譏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俚竟至餓死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氣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維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此愚臣所以爲恥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未幾削思覲官希範姪而無禮至於先王妾媵無不烝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皆強取之前後約及數百然猶有不足之色乃曰吾聞軒轅賦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大爲識者所笑先是既殺高郁數覩形影將死郁又嘗見時謂之冥報焉時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長而當立具舟楫以竢及至長沙眾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皋爭之曰吾聞立嗣君必以家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攻將襲

長沙希廣聞之遽命將許可瓊拒之既而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眾僧念佛以爲禳獻比及城陷念誦之聲不輟其爲墨昧皆此類也尋爲希萼縊殺之且命捕李皋有檢而至者希萼責之曰吾雖生於庶孽然托體於先君汝何見毀而不使吾繼立耶皋無以對命壯士擬其肉而殺之先是皋問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搆九龍殿仍以沈香爲龍其數八各長百尺皆抱柱而相向作十乃倉卒而死焉既而希萼逞幸之每引延澤入內閣與妻趙捧之勢而希範坐於其間自謂一龍也每凌晨將坐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逼幸之每引延澤入內閣與妻

妻開坐而飲大為眾心所惡其弟希崇乘其懼而作亂擒希夔而囚於衡陽既而悔焉遣命舟檝而追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地號昭澤沈之路經衡山縣蒙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夔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王重恩而不能為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土乎乃率數百人刼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為府且使人募兵數日之間眾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時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

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為言希崇不得已逢降及希夔見鎬且請入吳於是鎬以禮遣希夔及希崇舉族而行先是吳加兵而來以鎬多藝且使詐為僧以游長沙既至且弄鈸行乞未幾詐亡去故吳竟以為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事而行時白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武陵會豪王達擁兵至竟實遣焉先是馬氏之強間海內講院公子長幼各八百餘人皆以侈靡放蕩為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恐時有國使張氏紿之曰彼所以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如若昆仲之眾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於是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此輩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然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前桂州修仁令周羽翀編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畊鋤為業嘗犯法黥德中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決徇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勍勝然安撫無策故眾民多怨叛武陵會豪王達劉咬牙等十數人乘眾心之怨謀舉兵襲之未數日而有八千之眾行逢始預焉倍道兼行遇夜奄至城下於是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當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散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而行逢始人察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管內稍稍

瞻望風采邪行逢感悟即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為西府且使人迎其妻潘氏潘貌素陋然為性剛烈雖行逢已為侯王而待之殘知也先是所侍皆勸之使詣行逢笑而對曰夫人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既老且醜雖欲往而公豈以襄時之心相向哉唯有死而已時

之乃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管內稍稍清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其選擇嘗有女壻乞補吏行逢度其非才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觀汝不堪其事吾當為汝置鑒犂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美事何祿之求於是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為英主然多猜忌好發人陰事故屢下將帥恐其不免多有謀起焉僞生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諸將處於南楚者誰為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溫耳僞主疑其當之謀殺溫且遣使拜溫為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幘仍密於巾中置毒及使至溫拜命者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遠舉兵襲長沙而據之即其應也遠好功名當秣馬勵兵以俟征戰時行逢已為麾下將眾頗伏其才略遠因命為副貳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遠非君長之才自是密結腹心以圖之未幾遠自領兵侵南越留行逢知留後事而行逢因忽謂所說曰王公遠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吾何憂乎及遠方至桂陽果為越兵所破遠僅以身免既而死於路行逢覓代其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夫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步自署為列侯可謂富且貴矣然而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平生親知將何以

僚吏而仲雅在座行逢又與之論事然行逢夷音每呼字音多誤仲雅因戲之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卻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寓歷事馬氏諸士民信之久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覩槊偏爭剝棱枝乃咏其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蓋怨行逢之棄而謗之也有鄧洵美者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笺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駝為性迂僻皆類其形眾咸不悅之故難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給

同年王溥為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為詩曰綠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古人布衣交不及此也久而忤行逢無鑑乃貶為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岳知洵美墳在近乃為詩弔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為節度副使以行逢嚴酷恐其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而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決於觀象而觀象性多嫉忌好敲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唫咏頗得風騷之旨嘗云綺羅因片葉桃李漫同時大為作者所許覩之佯驚曰此漢詩何蔣密之能為士林以此鄙之及行逢病又托疾復命子保權師尊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有兇很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禍一不可啟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奄然而逝未數月張文表果叛於衡州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眾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表殊不介意且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愛乎乃鼓伎飲酒如初於是至晚文表已入城麾軍直至會所時簡已醉不能發弓矢唯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在坐聞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膽氣聞叛歎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與禹餘眾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仍泣對三軍曰先君覺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君諸君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安先君於地下足矣各希勉

其敗且馳表而乞師未逾旬而師璠已大破文表於平亭津仍梟文表之首於是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領上出一龍及明以告而文表大悅曰此天命我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頷是禍將作神出焉保權以文表已滅且命使止師不意王師已破江陵而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王師者以討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王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於南地乎然我國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所且欲與王師相拒此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顯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之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王師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之命以禮遣既至宋族封拜有差先是行逢頗以淫祀為患管內祠廟自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令毀折之約省祭祀之費三分之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為明斷及末年酷信釋氏每一歲之間設大會齋者四季無非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廳中講唱

而己自執爐焚香以繞至披繡之士班三尺童子皆搶地伏拜之蓋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杜州修仁令周羽翀編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誥之後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元帥專征伐潛有飛揚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時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尋授爲制勝軍使其後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荊南兵馬留後及梁祖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陰

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奸者逮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其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功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兒女數百聲起將撲之奄然而滅如此者累月方定論者以爲發掘墳冢使幽魂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待士之下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邪於是求解職退處於郊外潛圖篡弒爲別業

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逾年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紿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冊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乃落筯而嘆曰此吾之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之言初季興必爲禍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梁震之言初季興

震登第後薄游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辭不就季興怒於用人進士梁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忻然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存併諸侯之心若我繕甲以自守猶恐不保其地況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且又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謀敵相待邪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夜將吏父老出迎於郊外季興乃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謂吳與蜀耳朕今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之江南才隔荊南一水耳朕欲先往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

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有梁延嗣者復州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既而逃歸益恨怨情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屋沙二縣延嗣兵敗爲季興所獲至從誨既立擢爲大校途承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寧親軍延嗣雖起非

行陣自以累典戎事綿年十九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或有傷犯之者往往交游變爲仇讎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旦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眾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健良由扶持者眾爾光憲乃回顧曰非因眾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憤怒論者少之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荊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且以惠範本將家子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爲人陰鷙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且辭之自是復以從誨爲不知己至

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閱爲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嗣位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直入長沙殺行軍司馬廖簡保權懼告急朝廷乞王師爲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人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沖不測先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故論者多光憲光遠每出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百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如不得志又嘗暴史氏之作

1446032

081·18
0022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2110100173209

實欲乘勝伐我耳況今精兵數萬自先王已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性命爲大王拒之繼冲聞之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冲大懼乃不得已出郊迎王師且詣李公乞上來入朝李公飛騎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其不用己謀途扼喉而死繼冲聞而傷之先是荆南尚使磁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盌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識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１１４
作者＝
页数＝７３４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